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拾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拾捌册目錄

水經注四十卷首一卷附録二卷　〔清〕王先謙合校　一
月令精鈔二卷　〔清〕鄭泰　吴振輯　六三九
廓爾喀案不分卷　〔清〕英善等撰　六八一

〔清〕王先謙合校

水經注四十卷首一卷附録二卷

清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刻本

合校水經注

光緒壬辰孟春
思賢講舍栞

御製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蹐曩或以熱源余因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卽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皇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贏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伙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爲賽音河爲郭勒）自翟爾霍克（蒙古語謂熟食）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旣匯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錘峰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於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於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梃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梃卽今錘峰其曰三藏水卽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爲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

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据今考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滿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泒水亦名鮑邱水即今潮河爲濡又從而傅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既會濡而東入於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蔥嶺

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爲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爲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 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於此 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乎近敕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御製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出安東入漆涑者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並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二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着梠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四酈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爲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爲鄂博方觀承乃書作戢鈹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證爲鈹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爲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倻緯克之爲倻催達巴罕之爲大壩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爲之辨訂也因命鑾道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竝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爲四條考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山爲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爲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圖揚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爲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爲名山山陽爲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見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爲一河河流始暢又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

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俗名西涼亭烏蘭河屯至上都店入多倫諾爾界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上都即元開平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綳河自東北來匯之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札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留台河合而爲一入於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透迤西南流錫喇札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札爾自東南入之匯注於此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

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其水出伊克空鄂洛鄂博西爲木蘭圍場西界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籌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入四旗廳界布爾噶蘇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俗名小灤河自北來匯之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和洛合爲一西南流會瑪尼圖卡倫哈朗圭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來郭勒哈爾渾諸水又噶拜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諸水復先後會之合爲一河注於此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於此折而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來匯之其水發源圍場內南流經博洛河屯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屈折注此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入熱河廳界又四十七里經鳳皇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簽音郭勒河合三源既匯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遂名熱河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

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安縣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瀲河橋瀲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恆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之清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蟆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特

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頭石入於灤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
十一里繞雪峰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
里至偏涼汀入灤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
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
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清河俱異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
名高密河常涸大雨時仍分流達海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
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為北魏六鎮
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之
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
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概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

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覈之
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
都爾本諾爾為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
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
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
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
北逕質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
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緯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
言之其云三泉雁次合為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綳河
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
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東南流
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
之曲河鎮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葢即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
元即闕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尚七
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外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
東南逕盧龍塞則為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
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無終為今玉田林蘭陘葢今喜峰
口清陘即今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疇引曹
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
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
約略可數而未至大外葢道元於諸水源委詢考綦詳故所言
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

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
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
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為黑老山
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
不為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
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
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
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滸東川更名曰金蓮
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

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卽今之上都河屯正
在灤水之北桓州尙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
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
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
中堂事記云灤野葢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
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爲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處也在上都西
少北察罕腦兒當爲察汗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
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爾之閒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
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葢金時於此
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
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葢卽

金史所謂曷里滸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
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
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葢灤河先逕
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
修元史者直以爲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御製闢新河記

熱河之水有三其自東北來者爲固都爾呼河三源匯而爲一
卽水經注所謂武列水也繞山莊東北錘峰下（中關東溫泉爲一源又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遂有熱河之名）東南流入於灤其水雖大然向有隄以障
之時復培鞏故得循軌而有所歸徜卽盛漲不爲患其自西來
者爲廣仁嶺及獅子嶺諸山之水水本無源常時無涓涔迹雨

後則循山東赴至西紅橋轉而北又由東紅橋轉而南始緣南
山溝流入熱河而溝道紆狹久復淤墊故宣導不能速向以其
無大患亦遂易而忽之己卯夏大雨驟霔西南諸山水一時並
集平地漲丈餘經西紅橋趨突北山下石激波轉勢益洶悍自
北而南衝擊東紅橋奔湍盪越市廛廬舍當之者多隨波而圮
事聞發內帑賑恤且量漂屋楹數給貲繕復之及庚寅災仍如
之其賑恤繕復亦如之夫十年之閒兩遭其害警於已事曷可
不籌度以善其後顧無源之水不能以有形治惟順其勢而疏
之使下流暢達則其上自不復壅潰爲害防弭之道無過於此
葢是水之致患徒以兩紅橋溝狹而不能容耳若舍此狹溝使
緣南山下新濬河寬而能容東赴熱河宜免搏擊之勢迺命內

大臣三和御前大臣努三等偕直隸提督王進泰熱河道明山
保由南山下寬開河道西自同知衙前東至旗營長六百九十
餘丈闊皆七丈深隨地形高下自三尺八寸至一丈二尺有差
其河身經流有直民居者令移構岸旁高地仍計屋授之值俾
各得安處工始於辛卯三月初至六月中告蕆通費內府金一
萬三千兩有奇新河既成是秋雨復大漲復盛而水皆循河安
行無遏無溢其效固已立覩矣熱河自
皇祖締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四方之民環集輻輳駢坒
殷闐盛若都會朕敬繩
祖武歲奉
聖母駐此承

志頤和因以順時行蒐習武從官衞士之扈行以逮新舊諸藩
之執役者內外咸集以故熱河煙火之盛月益歲增則計所以
保聚而安全之者誠爲切要而此新河之利尤大且遠也繼此
之修濬惟勤毋使壅塞實莅斯土者之責可不愼諸惟茲廣仁
嶺下爲每年躬迓
安輿所必至爰卽疏河起處規隙地樸築數椽以備憩候其前
實臨經涂因植碑爲亭記其原始以詔示無斁
御製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
今年春閒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
乾清門侍衞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
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

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
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
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
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
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釃爲百
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
頗爲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衞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卽指
爲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
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眞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並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爲
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
原委又因漢書河出崑崙之語考之於今崑崙當在回部中回
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
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崑崙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
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
加案語爲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崑崙之
南折而東復繞崑崙之北諸語夫崑崙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
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崑崙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
移此爲青海之河源既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
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

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葢蒙古以橫爲昆
都倫卽回部所謂崑崙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
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爲回部之崑崙山耳既解其疑不可不詳
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
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葱嶺匯鹽澤伏
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卽鹽澤之水入地
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案史記大宛傳
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
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既至蒲昌海則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
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

有奏牘式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爲備詳始末僅以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略也然則武帝紀所云昆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靑海之阿勒坦噶達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靑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朕從前爲熱河考卽言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豬爲蒲昌海卽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爲之究極原委則張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閱

訂是正訛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御製河源按語 載河源詩別集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卽星宿彼時訛譯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上遂得眞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靑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御製河源簡明語

予既爲河源詩並按語旣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有論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恐毫釐稍差義乃紊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葢河源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水經注皆略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註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致於煩文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靑海於阿勒坦噶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爾爲河源之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卽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靑海而出爲淸水黃河挾之

以流始為微淡後為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為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係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御製天竺五印度考訛

佛經此欲界內以須彌山為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為閻浮提即華言南贍部洲者是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各所屬及弗相屬之小國弗與焉而閻浮提又以崑崙為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即我中國為一大國居崑崙之南及西南者為天竺一大國（即今西藏所稱厄訥特珂克地）居崑崙之西北及北者為洪豁爾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即梵經所稱印達爾印達爾者華言自在境界之謂也五印度皆厄訥特珂克之地唐史宋史訛印度為身毒或稱身篤而所載事蹟及入朝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聲教所訖莫過於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特噶里畢拉奇碩拉汗曾遣婆羅門進表奉貢亦其東印度近我西藏之一小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葱嶺即拔達克山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為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為溫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為厄訥特珂克其方向如此其道里亦莫得而詳焉溫都斯坦雖回地也而回人相傳彼地有佛遺蹟益知即北印度交界或者昔為天竺屬而後為回部屬皆不可知溫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為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為溫

而回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所謂天竺北印度近回部此亦一驗也要知痕與溫與印與身及度與毒與篤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較是非於一字一句之間哉宋史載天竺僧施護行程有至誐惹曩國之語誐惹曩音聲亦與厄訥特珂克相近而通考所謂度雪山過伽濕彌勒國者雪山即今葱嶺而伽濕彌勒亦即克什米爾之誤耳若夫元史稱元太祖見角端於印度疑亦即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界者耳非中印度也東印度既近西藏故天竺之事西藏時聞之據西藏僧謂天竺雖佛見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興佛法而興異教此亦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漸微而漸流行東至震旦迺復興之語相符合夫以今中國之力若唐宋之假道葱嶺克什米爾以達天竺中印度亦何難但既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徠遠域何關實政故不為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狀若跪叩者三元太祖曰是殆上天示予自此往斡齊爾圖瑣林道遠難極遂振旅云云（斡齊爾圖瑣林者蒙古語謂金剛狀也即佛見身說法之中印度）益可為未至中印度之證而獸為人言更可信元史之謬為附會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闢其踳譌如右

御製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以來咸所稱引而遺蹤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猷詢所及或据肅州新志載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為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謂

關也況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晦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即今黨河龍勒縣即沙州衛今爲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境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考漢時三十六國即今回部回部東坑且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扼陽關之文脗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云送元二使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即今闢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即今土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即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

密之西是安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在敦煌縣境尤爲昭晳無疑矣夫古今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弗諸書即源流未備然徒眩惑於誌乘家之聚訟膠轕而不能確證之我疆我理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譌鑿空之誣而炳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御製濟水考

濟爲四瀆之一禹貢導沇爲濟以至會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爲不易之恆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酈道元李濂輩各持己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葢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即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葢即伏于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即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地志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爲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云云東出陶邱則今之曹州又至于菏則今之菏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菏派也又東北會于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靑以入于海者也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又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靑以入于海是即今濟水會汶爲大清河入海之證人但知大清河而不知濟豈誠無濟哉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棼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葢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

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證之總不出敷土奠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臣彭元瑞臣紀昀謹

奏乾隆四十九年二月　日由

行在內閣本報

發下

御製濟水考一篇奉

諭旨此文係在途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閱看覈對各說經家以及輿地家所言是否不甚徑庭詳考覆奏欽此臣等伏讀驚歎心悅誠服竊以自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

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爲截河南溢者妄傻數三伏三見
者泥不知大淸河爲濟水者昧紛糾轇轕歧中有歧我
皇上原本禹貢證以
鑾輅所親見發爲
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苞孕卽無不
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析至平至易之理氣盛辭達地負海涵
與天地經流相稱乃於
行殿從容之際不俟安排不假傅會而成之萬斛泉原隨地可
出皆由
典學高深
精神强固偶一發抒遂爲自有文字來所未有臣等孰讀百徧

服膺懽忭其儒先衆說有可與
聖製相發明者謹摘鈔加按容謹書卷呈
覽伏候
訓示謹
奏
御製卽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淸流入黃也益卽伏于黃
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
里溢爲滎澤　謹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後儒多斥其說
宋林之奇尚書解濟之流旣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爲一
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爲滎至于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

則以爲河濁濟淸南出還淸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爲以味
別也此二說者未爲確論夫濟淸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
淸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皆已化而爲濁矣旣合
流十數里安能自別其淸者以溢爲滎乎古之人蓋有知
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惟知其合之味而已
淄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
苟使淄澠旣合而爲一器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爲
淄別其半以爲澠則雖易牙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
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
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　謹按孔穎達正
義蘇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辨其淸濁別其

味林之奇駁之最爲得理
宋傅寅滎澤辨濟旣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
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
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
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
旣多而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
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爲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
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又有伊洛等水會之其盈
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
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沇水自北而來
勢銳而流捷衝河衡渡固當時所有之事也然其入河而

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概則濟耳　謹按傅寅葢主程
大昌之說未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
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
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
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
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見禹貢錐指　渭之言雖
非專闢寅而水勢之自然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
河之水既多則河勢益强河益强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銳
流捷能衝河衡渡有是理乎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
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

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菏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
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
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
溢出于滎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
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閒曰兗州之稱使其下
流至兗者非沇濟自來之濟則累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
水名兗疆域三也　謹按天與書出於蔡沈集傳後故兼
闢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吳澄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
為滎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
處　謹按澄說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理志所云濟水

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相合葢溢即
軼自中而滿即軼出地中也胡渭亦云泰澤之水有上源
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為潛行地下耳滎
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為源故
吳幼清云無來處也
胡渭禹貢錐指詩大雅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
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
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直泉也
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溢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
井趵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瀵大出尾下注云今河
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

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
上又有一瀵之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為陂
種稻呼其本出處為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瀵地
下潛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相似　謹按胡渭確主軼出
地中之說其引證汾陰馮翊三瀵潛通涌出理更昭晳脗
合
元陳櫟書集傳纂疏盧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
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以此驗之則
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為滎程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
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
河遂為枯瀆濟之貫河其迹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

千古一大快哉　謹按自孔傳以後截流伏地其說糾紛
者益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岐說方囘陳
橡在元時河徙而南之後遂得確指其迹今河之與濟相
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軼更彰明較著矣
御製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卽滎波之滎見豫州者
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
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
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
不復伏矣　謹按此確指濟水伏見之數與其地者
顧祖禹方輿紀要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自孔鄭諸家
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葢發源之處或有伏見
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　謹按祖禹不主三伏
三見之說然又以爲發源或有則仍未能以爲非也特不
泥其定處與定數耳
蔡沈書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
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
於渴馬之崖葢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
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葢五
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
泉今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葢

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
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
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葢皆
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
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
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
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葢
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
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謹按沈主伏見之
說而不實指三伏三見其所指趵突泉阿井至今不易葢
故時濟水所經之道隨地皆泉卽隨地皆濟益足爲無定
數無定處之證
胡渭禹貢錐指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於近世之
俗學殊不可信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
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
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
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義有未安耳沈
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
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
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沈引以證濟之
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
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

河南密邇滎澤尤爲明驗葢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
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於陶邱不必以
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並泰澤東邱數之爲三伏三見
也　謹按胡渭所指三伏三見復與鄭曉之說不同差有
據然終歸於無定處定數劇爲通論
御製宋樂史所云清河即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
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
杜佑通典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此水枯涸水但入河
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此不
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
名不審　謹按自佑有此說後世遂謂濟之一瀆不可復

考程大昌所以有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之作也
宋黄度尚書說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爲濟瀆已斷濟水
與禹貢不同爲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
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
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爲過　謹按黄度直闢
杜佑之說以上追禹貢之舊洵爲有識
宋程大昌禹貢論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
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
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嘗
考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及詢之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
之言皆信然則滎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概言

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亙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
脈豈以一濟溢而有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闊
長可以該他水而達於海故得爲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
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
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
樂史曰菏汾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葢出於佑
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
爲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兗豫之境凡水自南
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菏汶顧菏汶特其太而可
數者爾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菏汶則其
要會也陶邱以東適與菏會而遂分派會泗水以注于淮

者濟之注河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之
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目之今
南北清河皆在而菏汶故流水嘗竭滅又濟率並河行几
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爲濟水雖受河之口不
專在滎要之派流古今常通則酈桑所書悉皆實錄佑因
後漢一時滎口塞絕併與下流沒之以爲無有雖其所考
菏汶最爲精要亦並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夫桑氏之失
既引他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
者地理家所仗以爲指南也今而若此且並與禹貢無考
矣　謹按大昌主河濟並流之說未爲得理然此所指濟
之分派正派以實南北清河爲濟之證則確不可易足以

鍼杜佑之膏肓發樂史之墨守矣

顧祖禹川瀆異同杜佑曰今自東平以東有水流經濟南淄川北海界中入海者謂之清河蓋汶水菏澤之合流非古時之濟水也夫濟爲四瀆之一自昔推爲九州大川而湮沒無徵莫甚何歟　謹按祖禹確以大清河爲濟故闢杜佑清河非古濟之謬說見下　且如佑言汶水菏澤之合流則禹貢明云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矣非濟而何

顧祖禹方輿紀要今大清河自汶上縣北出至東平州西安山牐又西北與運河分流逕東阿縣西伏折而東北逕東阿縣北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齊河縣東又北逕歷城縣北而東北會于濼水又北逕臨邑縣東又

東北逕濟陽縣南又北逕齊東縣北又東北逕武定州南又東逕清成縣北及濱州之南又東北逕蒲臺縣北至高苑縣北又北逕利津縣東而東北入于海繇安山牐而下皆謂之大清河近志元人始于寧陽縣北築堽城壩遏汶水入洸以通運河永樂中又于東平州東築戴村壩盡道汶水入會通河今之大清河乃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西折而東北夏秋運河泛漲則張秋以南東岸有減水閘分流來合而東北出即濟水之故道說者謂大清河南古濟而今汶者也夫濟流雖與古異然今東平歷下諸泉皆入大清河則仍爲濟水溢流不得全謂之汶水矣　謹按祖禹所臚乃今大清河全勢脈絡井然愈足證大清河之爲濟而杜佑之說誠無足信矣

于欽齊乘入濟之汶即今大清河于愼行筆麈大清河第得汶之首尾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　謹按二于皆山東人皆實指大清河爲濟

胡渭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謹按此以今輿地印證禹貢濟水故道所謂本然之形勢也

御製淮源記

今歲豫旱於春夏荊皖旱於夏秋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既而豫得雨于夏末則更黃水盛而清口有倒灌之患其間晝夜卜

度往來疇咨蓋不可屈指數矣今歲春夏以來東南雨澤愆期淮水微弱以致清口淤淺無錫一帶河水乾涸糧船挽運維艱河漕諸臣辦理竭蹶再四馳詢旋命大學士阿桂前往會勘並諭引黃水以送今歲重運及回空之船蓄清水以俟明春開放濟運北上晝夜懸廑申諭不避辭多矣　因思淮之弱必其源之微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時撫臣畢沅以辦理賑恤事宜不能分身往則命布政使江蘭往致禱淮瀆祠且相其源之形勢既而江蘭奏淮瀆故有祠更有禹廟並得三大井于禹廟東引歸正河遂成巨川因具圖貼說呈覽江蘭奏查明淮源至桐柏山下據鄉耆稱禹廟前有井乃淮源所出因履勘至廟東里許沙土坌起微露砌石基址試挖至三尺許有三大泉湧出當即疏濬引歸河身下流旋即加長復沿流下勘至信陽正陽等各州縣抵江南境長五百八十餘里寬二三十丈深三四尺不等與一統志稱淮水伏流數里湧起三泉濬爲井之語相合云云朕批据云案其圖上疑更有源泝何未至其處並於圖中點出更馳諭畢沅前往詳悉履勘　朕觀其圖溪硐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必即眞

源也其時賑恤章程已定迺命撫臣畢沅親往以窮其實玆畢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眞淮源具圖以來據畢沅奏胎簪山乃桐柏之中峰從山麓南上約十六七里見水一泓土人指爲淮水之源稱曰淮池恐初源尚不在此因延緣細徑而上道路益險十餘里始至山頂有大石盤陀廣十餘畝石旁凹處成潭徑丈許泉從石縫出深尺餘遂飭從人汲乾積水旋涸旋盈其爲淮瀆眞源似無疑義等語于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即桐柏之中峰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爲淮澧同源西流爲澧東流爲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峰下按圖可求淮澧分流此又一證也夫天下之理豈易窮哉若據江蘭之奏定三井爲淮源則胎簪之眞源湮矣然弗湮也桑欽酈道元之語固在也今偶湮之而後世必有執水經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讀書者茲不惟喜瀆源之得眞更以佳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載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

江蘭向在部中爲能馳馬耐辛苦之能員是以屢陞用之今職而於登峰造極跋涉以求得眞源乃讓身軀孱弱佔畢之儒臣斯則在立心之堅定與不堅定及讀書與不讀書之分耳既記其顚末並以嘉畢沅也沅其勉之

御製廣陵濤疆域辨

枚乘七發觀濤廣陵之曲江註云廣陵國屬吳自是詠潮數典者概舉廣陵而於其封域則姑舍而未詳酈道元水經注於漸江引海水逆流江水上潮似神而非爲江流兩山間濤來高大之据亦不定云廣陵所屬自元時錢惟善試羅刹江賦始云惟羅刹之巨江實發源於太末人皆知此語始自惟善而不知惟善實祖元稹爲問西州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之句於是以浙江爲曲江而浙江潮廣陵潮遂溷而爲一矣夫乘漢人也其舉方域不能遠漢制攷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州十一年更屬吳所治廣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而錢塘在當時爲餘杭隸會稽郡雖顏師古注有景帝四年屬江都之文劉攽駁其非是攽長於考訂其說必有可信則會稽之不屬廣陵明甚然以今日濤形論之揚子之潮雖亦應朝夕期候若七發所侔揣刻劃目爲似神者固究於浙江之潮爲近然其理又實有不可強爲比附者即以乘所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而言不特越絕書所云巨食於組山晝遊於胥母其文與姑胥之臺相屬即胥山之見於史記及吳越春秋者注一以爲在吳縣西四十里一以爲在太湖邊皆不出今蘇州境於揚於杭又

皆風馬牛不相及矣揚子固不能遠踰吳松以通潮汐具區雖連亙數郡而去海遠甚浙江之濤又安能指數百里外之湖濵而弭且厲哉是乘之言已不免自相矛盾矣蓋七發之作不過文人託事抒藻之爲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志專供考覈者之脈絡分明也又唐李紳詩云揚州郭裏見潮生而蔡寬夫詩話亦以爲潤州大江與揚子橋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洲疑曩時大江之潮揚州固嘗見之又何必以文人怪異詭觀之辭本無確據而拘墟享帚定以廣陵古國屬之餘杭抑亦刻舟膠柱之甚矣

臣等伏見

御製廣陵濤疆域辨考据精博思力高健實足以破羣書之疑

而乃
聖懷沖挹爰
命臣等看詳臣等學識淺陋何能仰贊
高深憶臣等少時讀書至枚乘七發所稱觀濤廣陵之曲江一
語心竊疑之夫廣陵之名始於周顯王三十五年楚幷越
置廣陵縣秦屬九江漢屬荆楚既而屬吳景帝四年爲江
都國元狩六年爲廣陵國是廣陵歴楚至漢不易也而秦
之會稽郡兼有吳越之地漢時雖亦同屬荆楚然景帝四
年以後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廣陵並得鄣郡而
不得吳則漢之廣陵國疆域不能至吳明甚既不能至吳
豈能越二郡而兼有會稽之錢唐乘乃漢人以漢地證漢

文其非錢唐之潮而爲廣陵自有其濤審矣乘何以云廣
陵之曲江耶按水經注浙江逕錢唐定已諸山水流兩山
之閒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二八月最高峨峨二丈
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此與枚乘所言濤
之情狀相似葢本七發爲注故於岷江條下語不及濤或
酈道元泥於乘語耳至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地
皆在吳然吳錄所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是猶未
至錢唐而闔閭之旦食組山晝遊胥母與鷗陂石城長洲
並稱則實近蘇之地而錢唐之濤亦不能至也再如篇內
南山朱汜藉藉之口諸地名今亦未能確指其處文人之
筆縱其所之無乎不可誠如

聖諭況楚太子吳客問答原與子虛亡是相匹不足深泥而廣
陵之曲江五字絃雜强合穪謂江皆有潮非獨浙江潮之
壯卽不如浙何妨鋪張揚厲以作文瀾乘七發內似此者
甚多豈能一一求其指實臣等惟有咏歎
鴻文莫能妄置一喙臣莊有恭臣于敏中臣錢汝誠臣李因培
恭跋
臣謹案是書卷首有臣紀昀等校語云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抉摘舛謬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
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是當時傳本實以
純廟御製文冠首今江蘇福建流傳倣刻
武英殿聚珍板本及宅省續行繙本不知卷首何以皆闕臣

謹從
御製文二集中錄熱河考灤源考證二篇敬刊簡端以符元本
高宗皇帝聖學淵深於輿地辨析尤精爲前古所未有
御製集中關新河記編輯河源紀略諭河源按語河源簡明語
天竺五印度考訛陽關考濟水考淮源記廣陵濤疆域
辨諸篇傳正決疑於考訂班酈二書裨益宏遠一併敬
謹錄刊昭示千古準的云爾光緒十八年七月前國子
監祭酒江蘇學政臣王先謙恭跋

御製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 有序

酈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㙔校本行世其文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又多意爲改竄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裒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覈全文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既有異同且載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葢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臣排綴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並爲補正以數百年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亦藝林佳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眞卻以殘山將賸水竟如合浦與延津笑他割裂審無術（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分析破碎殊無體例是書亦其一也）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酈道元仕於北魏雖曾出使關中而足跡未嘗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即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訛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爲考訂祗據傳聞所及襲謬沿譌無怪其說之多盭也）古今略異究堪循悉心編纂誠宜獎觸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臣等謹按韻排大典披沙尚有遺金

敕選殘編入圍無非積玉彙萬種而先雕棗允羅散帙之精

建一議而特異泥鉛爰

錫聚珍之號天下文章在此古今祕奥如斯沾膏馥於藝林幸

獲書探四庫廣風聲於寰宇還期家擁百城惟

皇帝化倬雲章

恩頒瓊籍牙籤錯落東南五省之榮緗軸流傳文獻三吳之幸用敬鐫於匠氏乍發新硎旋恭誦於儒流儼陳古鼎昔分今合還廬山面目之眞後得先迷想赤水離朱之幻

聖學恢如滄海獨匯源流文光暎遍南天羣羅星斗從此靈威舊洞無須求蝌蚪奇書並教文選名樓不得擅琳瑯古藻

臣等校讎竊預涯涘未窺簡末署名曷勝榮幸兩江總督臣薩載江蘇巡撫臣閔鶚元安徽巡撫臣書麟江蘇學政臣謝墉安徽學政臣葉觀國江寧布政使臣劉墫蘇州布政使臣李慶棻安徽布政使臣陳步瀛江蘇按察使臣覺羅琅玕安徽按察使臣福寧同拜手稽首恭紀

督刊蘇州府知府臣胡世銓

試用知縣臣郭良義

校字吳縣教諭臣陸鴻績

承刊蘇州府學生員臣張鶴翥

吳縣學生員臣陳鳳喈

上海縣學生員臣黃炳章

寶山縣學生員臣陸惟軾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盧文弨羣書拾補用武進臧氏所得絳雲樓宋本校無序曰二字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盧本無兩所字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盧本作經拾補云大典作記今從臧本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盧本作蹟拾補云大典作賾余疑是蹟字今見臧本果然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盧本作反三拾補云大典作三反當由習讀論語者改之今從臧本對上訪一知二較整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盧本作注拾補云大典作述今從臧本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拾補云疑是貿字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拾補云書中亦每以奇為岐洄湍決澓拾補云新本多加水旁作澓舊本止作復字故不從新本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

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盧本有耳字拾補云大典無耳字戚本有

水經注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河水

卷二
河水

卷三
河水

卷四
河水

卷五
河水

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

卷七
濟水

卷八
濟水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卷十
濁漳水　淸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滱水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
卷十三
㶟水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浿水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汝水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潩水　潧水
渠
卷二十三
陰溝水　汳水
獲水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卷二十七

沔水

卷二十八

沔水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

淮水

卷三十一

滍水　清水

㶏水　灈水

瀙水　潕水

溳水

卷三十二

漻水　蘄水

決水　沘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卷三十三

江水

卷三十四

江水

卷三十五

江水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沬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泿水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灕水

溱水

卷三十九

洭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洣水　漉水

瀏水　溳水

贛水　廬江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臣等謹按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于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㙔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譌層出疊見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祕嚮然並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撝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

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蹟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為傳聞失實自我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為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擘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譌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

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
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
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
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
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九年
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　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舉人臣戴　震

予久聞仁和趙誠夫先生有釋水經注一書惜未之見昨春移
節大梁適先生子載元官是方以屬吏進謁言次及之載元知
隄防宣泄之宜能世其家學予旣以其治績奏于朝擢守歸德
今年夏謀鋟先生是書請序于予予始得受而讀之見其抉擇
之詳明徵引之該覈有升蕣之博而無其不可信有忠尉之勤
而去其不必疑洵謂有是書以來不可少之撰述矣予服官數
十年頗留意地理之學以爲有裨于民生實事自癸卯歲校刻
山海經畢卽欲疏是書是時幕下之士如邵錢洪孫諸子皆足
以襄予編校之役數年以來已十得其三四今覩先生是書條
剖縷析遠引博證有先得我心者亦或粗有知解可佐先生之
不逮者略列數條于後備讀是書者之采擇焉大遼水下云遼
東屬國首曰昌遼故天遼而前志又無天遼之目予以十三州
志校之知舊本今本皆誤刊三字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
道故交黎交黎前漢志屬遼西爲東海都尉治矣則知水經注
昌遼之遼亦沿續志而誤也洛水下引劉昭注云周無司隸當
爲司寇予按秋官司寇下有司隸鄭康成注云漢始置司隸亦
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屬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郡縣則司隸之
設實本于周劉昭之說未可據矣潁水下云固始卽固陵漢王
追項羽至固陵卽此予考固始之置在後漢建武二年高祖時
尚無固始之名知晉灼注誤也惟括地志云固陵在陳州宛邱
西北四十二里以今道里計之陳州府城西北三十里有固陵
諸地志皆云卽漢高追項羽處知與固始非一地矣洧水下云

鄭伯克段之鄢在潁川不在陳留今考杜預是說趙匡集傳首疑之而改鄢字爲鄔予以爲趙說亦非也惟陳留傿縣爲得矣廩延至傿既爲順道又渡河犇共亦便若南至潁川之鄢陵既無由北渡河若改從河南之鄔聚又嫌無別據仲拨之言斯不易矣贛水下云豫章郡有豫章縣蓋復漢之舊今考道元云循水東北逕豫寧縣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則晉志仍作豫章縣爲誤又沈志豫寧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要字係西字之訛杜佑通典吳置新安縣晉更名豫寧新安亦西安之誤至云漢郡不當有淮陽晉志不聞有長樂今考漢紀高后八年淮陽王武以非子誅至宣帝元康三年始以封子憲中間闊絕百十有餘年其地爲淮陽郡可知晉書太康五年改

安平爲長樂國封安平王孚曾孫祐爲王十年割武遂武邑觀津三縣爲武邑國以封南宮王承惠帝時承薨無後省還長樂國是長樂國之置志雖不詳而著于紀傳又盼盼可識矣又有可引伸先生之說者濕水下云濕濕音同而字近今考道元之說云濕水時人謂之敕水而高誘淮南王書注云濕讀如燕人强秦言敕同也是濕濕二字皆讀如敕元和郡縣志云大䃶山濕水源出于此太平寰宇記大䃶山濕水源出于此是濕濕二字古通疑叔重二水爲複載否或徐鉉等增入如莿之誤𦺈菥之誤㨨字皆重出非許氏之舊矣泚水下云改傳陽作偪陽今考漢書地理志楚國傳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注云妘姓卽偪陽子是偪福傳輔皆以音

同而轉也泲水下引左傳云及鄭亂女以濟淇水經典釋文淇誤作其予按淇水卽泲水道元云泲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泲淇音同傳寫誤耳凡此數條以迄邵子證南江入海之道錢子爲漢水兩源之釋洪子辨荆州湊之溠水孫子疏京兆尹之漕渠均足爲是書之證佐發前人所未發矣予又嘗疑唐宋諸人所引水經注不盡出于道元蓋郭璞三卷之著杜佑以爲疏略則必嘗親見之卽如李唐一朝陸澧既曾續水經李吉甫又嘗刪水經矣以是推之注水經者不止道元一人則諸書所引之水經注亦不必均據酈書以校其同異曾歷詢爲地理之學者頗以爲然惜不及先生在時並董浦謝山諸前輩一決之爲憾也總之道元之注足以證經史之闕遺而先生是書又

足以補道元之訛漏經不可無注注又不可無釋斷斷然也序是書畢適奉命兼督兩湖于先生所疑之東條大別又將以目驗之庶幾其有一得附先生是書以傳也

乾隆丙午八月既望鎭洋畢沅書于大梁使院

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皆于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于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睠懷世學不禁惝怳而東潛奪纛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爲卑耳之馬不棄其靮絆豈知羽毛齒革君之餘也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焉謝山全祖望序

安定君之注水經雖其于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于陂塘隄堰之屬固有用之書也乃以過于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其纚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據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兗公尚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于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以爲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虖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止小失乎哉然卽其所幸存者脫文訛字展轉沿譌蔡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造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溪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于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以通之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爲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證或以洮水爲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爲灉水(宛溪)或以漯水有二(百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之許叔重之說(東樵宛溪)斯其過皆不小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東潛者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于東南禀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于根柢之學一時詞章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裒然成編五君

盈天地之閒數物有萬而物莫不始於一說文部敘始一終亥徐楚金曰一天地之始也一气之化也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五行之次惟水最先此易數與箕疇乎相發也故水浮天而載地元氣之布濩筋脈之流通昔賢譔述尊之曰經酈氏條分詮之曰注審其遠近之端詳其小大之勢于是源流之徑趣歸宿之殊區所謂經水枝水川水者百世悠悠如指諸掌唐六典云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五十九蓋若是之夥也觀夫善長之爲人志氣剛毅故起例謹嚴博覽羣書故馳詞絢發以視江左諸公習尙浮華競誇雕組殆差與絳灌爲伍矣後之職志方輿者如李宏憲樂子正王正仲之流莫不掇其菁英奉爲蓍蔡其閒缺失五卷始記于崇文總目暨宋南渡中原文獻或失其傳學士

大夫罕言其義雖嘗補于元刊于明日月寖久訛舛實多南州朱鬱儀中尉起而箋之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論者以爲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余愛之重之忘其固陋而爲之釋釋之云者所以存朱氏之是兼彌鄺亭之違也錄取片長便成佳證助之張目足爲快心若夫箋有繆盭則刊而投之所遺漏則補之刑爲刊誤不欲羼入卷中惑人視聽閒關歲月始勒成編余因思水之爲道也由人之治與不治耳治之則爲利甚溥不治則爲患甚鉅而是書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善讀者追惟古帝澤水警予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業而況農田水利之興慶流于宗社澤被于生民關中鄭國之渠秦所以卒兼諸侯也塞下宜禾之府漢所以遂威絕域也陳協代龍之堰安平沁口之堨智通在我雲雨由人干戈擾攘之際曷嘗廢浚遏之勤乎且夫李冰之平涸崖楊渙之開石牛周君光瀧水之勳張景明漳河之績載籍書之于今爲烈彼杜君卿之不揆顚末橫肆譏評鹵莽滅裂斯已過矣嗚呼八枝代絕九畫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敵黃二渠不釃四瀆或亡豈天數之使然抑人謀之不臧也若乃絺章繪句躡影希聲規索枕中之祕竊侈談柄之助風斯愈下吾無取焉

乾隆十九年仲冬上旬東潛趙一清述

水經注原序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畱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冲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中闕洄湍決澓音伏纏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遐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矜求其尋省之易下俱闕

此是酈亭原本孫潛夫從柳大中鈔本錄得惜其失亡已大半矣然吉光片羽要爲天下至寶而自篇首至其鴻深也詹氏小辨能舉之則在明中葉此序未亡可知而楊用修黃勉之二家刻書反遺之何也昔義門何氏最稱博覽深以不見此序爲憾僅從玉海摘取大禹記著數語而云必得宋本乃爲全篇則予今日之獲較之先正不既多乎東潛郵民識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楊氏慎刊本升庵自序別刊水經三卷又其孫宗吾刻節錄水經注碑目一帙

黃氏省曾刊本五嶽山人自序嘉靖甲午年刊

歸氏有光本太僕家藏舊鈔何義門曾見之

柳氏僉本字大中吳人正德年舊鈔藏洞庭葉石君家

趙氏琦美三校本清常道人常熟人脈望館藏書最富一校於萬歷丙午年一萬歷己酉年正月二十七日起訖四月七日一萬歷庚辰年二月十三日盡是年十二月五日畢工孫潛夫稱爲趙氏三校本最佳本也

吳氏琯刊本字中行歙人萬歷乙酉年刊

朱氏之臣本字無易蜀人引辛氏三秦記補渭水篇神女唾瘡事義門稱之

周氏嬰本字方叔莆田人著析酈見巵林

陳氏仁錫刊本萬歷中明卿更校刊之

鍾氏惺譚氏元春刊本竟陵鍾伯敬譚友夏合共評點

全氏雙韭山房舊校本鄞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敘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敘之從孫吾騏字北翁三世校之今翰林祖望其孫也

錢氏曾本遵王有述古堂藏書蓋宋槧本也

黃氏宗羲刪本梨洲嘗盡刪酈注之無豫于水經者蓋欲復唐李氏刪水經十卷之舊而未成有今水經行于世

孫氏潛再校本字潛夫一字節菴又字知節君又字葭園吳人用柳趙影宋鈔本校過

顧氏炎武本亭林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昌平山水記辨正水經注極多義門云丙子九月二十四日得見先生改正者又改定二十餘字

顧氏祖禹本宛溪著讀史方輿紀要引水經注多所補正

閻氏若璩本太原閻百詩著古文尚書疏證潛邱劄記援引水經注精義多前人所未發

黃氏儀本崑山黃子鴻曾依酈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訂正
渭水篇胡朏明禹貢錐指從之辨誤
今是書歸于新城王氏池北書庫

劉氏獻廷本廣陽劉繼莊一字伯莊與黃子鴻友善同客崑山徐大司寇家與修一統志稱作楚水圖
記又欲作水經注疏而未就存其說於
雜記益北方之學者全謝山爲之傳

胡氏渭本德淸胡朏明一字東樵著禹貢錐指悉本水經注援古證今渭水洧水二篇是其釐定

姜氏宸英本西溟手自校定全謝山家有之

何氏焯再校本義門中吳名士生當文盛之日耆儒碩學風流未泯入官翰林多觀古圖籍世以博
洽推之故其勘定諸書頗可依據自記于康熙甲戌八月
初十日始校是書夜以繼日至九月十三日卒業戊戌八
月再跋其用力亦勤矣

沈氏本不詳何人見義門校本亦中吳之士

沈氏炳巽本字繹旃吳興人謝山引用最多

董氏熜本字訥夫吳興人

項氏絪本歙人郎用朱箋略加刪節

杭氏世駿本里人杭堇浦編修手校朱箋

齊氏召南本天台人字次風與堇浦謝山友善

全氏祖望七校本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于篁菴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
大字幾不可辨益述其先世舊聞斯言也予深然之河洛
淸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臥病中忽悟其義馳書三千里
至京師告予予初聞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今
秋下榻春艸園之西樓各出印證宛然符契舉酒大笑因製序焉

以上諸本予悉取之與明南州朱謀㙔中尉箋相參證錄其
長而舍其短第見聞有限頗懷生晚之歎覯者幸勿哂其陋

也古老傳言馮祭酒夢禎以經注混淆間用朱墨分句乙其
本惜未之見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北史本傳

酈範字世則魏書本傳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領涿縣有涿城巨馬水注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遒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纒絡墟圃匪直田漁之可懷信爲遊神之勝處也春明夢餘錄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爲酈道元故居一統志酈亭在新安縣西北舊志今有酈村酈亭莊皆在縣西北四十里畿輔通志紫泉在新城縣東北源出縣西北十五里能堂村至縣西十里合琉璃又南入白溝河**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晉書載記慕容寶垂之第四子紀元彙考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丙申垂卒子寶立改永康元年魏拓跋珪皇始元年地形志濮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以郡迎降**魏書帝紀道武帝皇始元年八月己亥大舉伐慕容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道武授兗州監軍**地形志兗州劉義隆治瑕丘魏因之魏書官氏志監軍從第三品中**父嵩天水太守**地形志秦州天水郡治上封按即前漢隴西郡之上邽縣也後漢屬天水郡師古曰邽音圭魏道武諱珪故改之官氏志上郡太守第四品**範太武帝給事東宮**魏書帝紀世祖太武皇帝諱燾延元元年立皇子晃爲皇太子正平元年薨諡曰景穆高宗即位尊曰景穆皇帝廟號恭宗**太武踐阼**按此文誤也魏書本傳是高宗踐阼考帝紀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景穆皇帝之長子乃太武之嫡皇孫太武崩以皇孫即帝位改元興安**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地形志瀛州高陽郡領永寧縣官氏志開國縣男第五品魏書本傳加寧遠將軍官氏志寧遠將軍階第五品**以奉禮郎**魏書本傳作治禮郎官氏志治禮郎從第六品下蓋範先給事東宮至是始仕於朝**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爲子**官氏志開國縣子第四品**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官氏志諸開府司馬從第四品中魏書列傳慕容白曜慕容元眞之元孫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赴之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王屯於碻磝爲諸軍後繼**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魏書本傳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剋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衆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栢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城彊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逼強敵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剋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剋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慕容白曜傳劉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幷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白曜攻纂于無鹽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而彧遣招慰復歸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肥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頓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自瑕邱遣將軍長孫觀率騎入自馬耳關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邱進攻歷城乃爲書以喻之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固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

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
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
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
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保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
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
史濟南王又列傳中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劉彧用爲兗州
刺史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初遷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
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
請師接應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于彧後州慕
容白曜既剋升城引軍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市
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
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躶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
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爲
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
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又房
天樂清河人有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
州府之事一以委之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
甚器任之宋書州郡志兗州刺史東平太守無鹽令漢舊縣青
州刺史治臨淄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城
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建二
年移治歷城大明八年還治東陽太原太守秦立屬并州文帝

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領縣三山茌太原祝阿又晉成帝立
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州并南兗今白曜傳云并
州刺史房崇吉則并州之號尚存也魏書地形志兗州東平郡
領無鹽兗州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丘劉義隆治瑕丘魏
因之青州漢治臨淄司馬德宗治東陽魏因之齊州治歷城劉
義隆置冀州皇興三年更名領東魏郡劉駿置治歷城東平原
郡劉裕置梁鄒東清河郡劉裕置治盤陽城太原郡劉義隆置
魏因之領太原縣治升城有廩溝垣城濟州東濟北郡領肥城
前漢屬太山後漢屬濟北晉罷復屬治肥城按沈約志濟北郡
領縣三蛇丘盧穀邱無肥城蓋縣廢而城存也水經注濟水右
逕爲淵湖又東北逕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又東與淵溝台淵
溝即廩溝亦即魏收志之廩溝垣苗城即垣城矣又水經注濼
水逕陰館縣故城西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於此立平齊郡
方輿紀要平齊城在山西大同府西二十里魏獻帝天安元年
之明年改元皇興此天安字酈道元誤
記也魏收志無此郡縣蓋已廢省矣**遂表爲青州刺史**魏書本傳
以據新民地形志青州領郡七縣三十二齊郡領臨淄昌國益
都盤陽平昌廣饒西安安平廣川北海郡領下密劇都昌平壽
膠東樂安郡領千乘博昌安德般渤海郡領重合修長樂高陽
郡領高陽新城鄚安文安平河間郡領阜城成平武垣樂成章
武南皮樂陵郡領陽信樂陵厭次新樂濕沃官氏志上州刺史
第三品中州刺史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青州當屬上中

進爵爲侯官氏志開國縣侯第二品**加冠軍將軍**官氏志冠軍將軍從第三品**還爲尚書**
右丞魏書本傳遷尚書右丞官氏志尚書右丞從第四品蓋京朝官尊于外職也**後除平東將軍青**
州刺史假范陽公官氏志四平將軍第三品散公從第一品舊制諸鎭將刺史假五等爵者皆不得世襲
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
史武進云公豪盛于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
牧全齊再祿營邱矣範笑答曰吾將謂卿必驗此夢後果如言
淄水注先公以太和中作鎭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又濁
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逄山北阜世
謂之陽水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爲靈昔在宋世是水絕而復
流劉晃賊通津爲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即
任未期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
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尨民孫道相頌曰唯彼繩泉
竭踰三齡新盡珪璧謁窮斯牲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耋民河間
趙嶷頌曰敷化未期元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漾波北海郭欽
曰先政輟津我后通洋
但頌廣文繁難以具載**時鎭將**官氏志舊制緣邊皆置鎭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城隍倉

庫皆鎭將主之但不治事故爲重於刺史**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鎭**
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
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勿復懷疑
魏書本傳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
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
鎭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
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
略勿復懷疑特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
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輯綏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卒京師**魏書本傳
年六十二諡曰穆子道元魏書本傳範五子道元任酷吏傳道元第四弟道愼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
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爲漢川行臺迎接降款
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爲正平太
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
刺史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道愼弟道約字善廬
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朴質遲鈍頗愛琴
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弄坎壈于
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年
五十三武定七年卒北史本傳範弟道峻子煇字紉和好學有

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暉頗兼武用恃以功名自許每進計于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暉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暉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尒朱榮稱兵赴闕暉與元珍不從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頗行于世撰慕容氏書不成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按道峻爲範子非其弟也道元兄弟五人其名皆以道字爲文道元死于陰槃驛有弟道某從疑卽道峻也故暉得爲之請贈道愼道約而外一則無聞範有弟曰神虎官尚書左民郎中神虎弟夔子暉則暉又非道峻之子未知何以外錯乃爾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官氏志散侯從第二品散伯從第三品魏書本傳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中水經泿水注余爲尚書祠部是也官氏志尚書郎中第六品**御史中尉李彪以**

道元執法清刻魏書本傳執法清勤**自太尉掾引爲書侍御史**官氏志闕府掾屬從第五品治書侍御史第六品此落治字魏書本傳有治字又列傳李煥字仲少與酈道元爲李彪所知**彪爲僕射**

李沖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魏書列傳李彪字道固頓邱衛國人家世寒微高閭稱之於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彪旣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舉劾

遠近畏之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李沖等意議乖異遂形于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己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于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按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illegible]東省宜感恩勵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儌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容臣輒集尚書以下令史以上升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于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于侍筵之次咸論于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醜疾爲訴毒譽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淸之操臣雖不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穢急之性而不以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國肅肅之稱著于京師天下改目貪夫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淸內發然時有私于臣云其威暴

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郎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窘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又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

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旣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沖時震怒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不能療或謂肝腸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景明中爲冀州鎭東府長史**官氏志四鎭將軍加大者位次衛將軍從第二品又第二品將軍長史從第四品**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按魏書外戚傳北史列傳皆不云于勁爲冀州恭失之**道元行事三年爲政嚴酷吏民畏之**淯水注長社縣穎川郡治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恭以長史行州事也**後試守魯陽郡**汝水注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地形志魯陽郡太和十一年置鎭十八年改爲荊州二十二年罷置領縣二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應山應城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官氏志中郡太守第五品下郡太守第六品魯陽郡當屬中下也**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校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昷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爲寇**魏書蠻傳永平初東荊州表蠻二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戸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鎭東府長

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延昌中爲東荊州刺史沘水注延昌中除東荊州刺史治沘陽故城按地形志東
荊州嘗爲荊州後郡屬廣州永安中置治魯陽武定中陷徙治襄城以其別于荊州與北荊州故此加東也官氏志中州刺史
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東荊州亦屬中下威猛爲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
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竝
坐免官魏書列傳寇字祖禮上谷人祖讚南雍州刺史父臻宏農太守後爲河南尹魏書本傳行河南尹
地形志河南郡太和中遷都爲尹天平初改官氏志河南尹第三品周書趙肅傳魏正光五年元爲河南尹辟肅爲主簿明
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鎭竝改爲
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驛與
大都督李崇籌宜等立裁減法留會諸鎭叛不果而還按此文有誤魏
書本傳肅宗以諸鎭竝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兵備等立郎
置立之誤法留亦去留之誤也魏書列傳後北鎭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賊衆日甚吏部尚書元修義曰彊寇充斥事須

得討臣謂須得貴重鎭壓總彼師旅備衞金陵詔曰去歲阿那
瓌投逆遣李崇令北鎭崇乃上表求改鎭爲州罷削舊貫朕于
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鎭非異之心致有
今日之事但旣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崇啟曰臣以六鎭幽垂
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鎭罰實可悅彼心
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室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
有餘責屬陛下慈寛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
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
世于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
暹鎭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太武五王列傳廣陽王建
閻子深字智遠沃野鎭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詔深爲北道大都
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邊
豎搆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
簡親賢擁麾作鎭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乃
至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任歷僕射李沖當官
任事涼州士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
莫肯與之爲伍征鎭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鎭者便爲淸途所隔
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鎭人浮游
在外皆聽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
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鎭將
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

官府政以賄立莫肯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
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
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鎭爲
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
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
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
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
非止西北將恐諸鎭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
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廷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
大使欲復鎭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鎭盡叛不得施行地形志朔
州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爲鎭後改爲懷朔孝昌中改爲州
後陷領郡五縣十三大安郡領狄那捍殊廣寧郡領石門中川
神武郡領尖山殊頹太平郡領太平太淸永寧附化郡領附化
息澤五原廣收蔚州永安中改懷荒禦夷二鎭領郡三縣七始
昌郡領千門蘭泉忠義郡領葦池楊柳附恩郡領西涼利石化
政靈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鎭孝昌中改郡縣闕按殊頹又曰
樹頹以水得名息澤當作恩澤廣收當作廣牧字之訛也志又
云蔚州寄治并州鄔縣則實改懷荒禦夷爲蔚州而二鎭又不
在鄔縣在鄔縣者特寄治之州孝昌以後恆代而北盡爲邱墟
故永安時諸州邑皆僑治非復太武所置之舊矣方輿紀要懷
朔城魏收曰本漢五原郡今榆林鎭故豐州也杜佑曰在朔州
北三百餘里後魏六鎭之一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如懷朔鎭又

如武川鎭如撫冥鎭復如柔元鎭胡氏以爲此六鎭自西徂東
之次第也正始初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鎭詔源懷出行北
邊懷還至恆代按視諸鎭左右要害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
西爲九城儲積倉仗爲大牙相救之勢使游騎之寇終不敢攻
城亦不敢越南寇從之正光四年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畔其
黨衞可孤圍武川鎭遂攻懷朔鎭旣而武川陷懷朔亦潰孝昌
中改置朔州僑置大安郡其後荒廢以朔州寄治并州界武川
城在大同府北塞外魏六鎭之一也北史魏主燾破蠕蠕列置
降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爲六鎭曰
武川曰撫冥曰懷朔曰懷荒曰柔元曰禦夷孝文太和八年高
閭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鎭之北築長城又云計六鎭東西不過
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
一月可就是六鎭皆在代都以北胡氏謂以千里計之六鎭相
距各一百七十許里是也又十八年魏主如武川鎭景明四年
使源懷巡行北邊六鎭恆燕朔三州正光三年沃野鎭民破六
韓拔陵叛其黨衞可孤圍武川又攻懷朔鎭六年阿那瓌爲
魏討破六韓拔陵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陵兵杜佑曰後魏六
鎭竝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其武川在白道中漢水上撫冥城
胡氏曰當在武川柔元鎭闕魏六鎭之一也宋元徽元年柔然
侵魏柔元鎭二部敕勒應之魏太和十八年如撫冥鎭遂東至
柔元鎭是也柔元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于延水東水經注柔
元鎭在長川縣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孝昌初柔元鎭

人杜洛周反于上谷圍燕州鎮蓋與上谷接境胡氏曰柔元鎮
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懷荒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魏六鎮
之一魏收志魏降高車時所置杜佑曰蔚州即後魏時懷荒禦
夷鎮魏正光三年遣元孚諭柔然阿那瓌于柔元禦夷二鎮胡
氏曰懷荒城在柔元之東禦夷之西禦夷鎮城在保安右衛西
北所謂濡源之地也魏初拓跋猗㐌分其國爲三一居上谷之
北濡源之西自統之魏主燾始置禦夷鎮于濡源西北爲六鎮
之一即此按六鎮莫詳于水經注以道元身歷其境嘗所經營
者具見本書魏世祖始置六鎮東西延亘三千里西起薄骨律
東盡禦夷孝文時改易舊章故高閭以爲計六鎮東西不過千
里也是時六鎮西起武川東抵禦夷其長不過千里目顧究淺
以太武置新人遂有六鎮之名考之魏書北史本紀並無其事
蓋誤證也六鎮之名當起孝文之世然孝文紀太和十八年詔
六鎮及禦夷城人是禦夷又在六鎮之外不可曉也今爲鈐次
薄骨律沃野二鎮如左水經注河水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在
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
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
以爲邑號故目城爲白口騮韻轉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
水又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漢書地理志北
地郡靈州縣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苑牧馬之所也水中可
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
奇也二苑皆在北焉禹貢錐指元和志靈州理迴樂縣本漢富

平縣地縣枕黃河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平西
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又
薄骨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一千餘頃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
六十里即後魏六鎮西頭第一鎮刁雍上表云臣鎮去沃野八
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以今輿地言之河水又東
北逕靈州所北折而北逕靈夏衛東南又北逕平羅所北又北
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觀李吉
甫所云沃野爲六鎮西頭之第一則知自武川以至禦夷六鎮
其中必有興廢之由而今不可考矣據杜君卿胡梅磵所指皆
不數薄骨律沃野二鎮官氏志餘官雜號多同于晉朝晉書職
官志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
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又給事黃門持節第四品一代
制度國勢强弱繫馬故詳列之

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魏書孝明帝紀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
城反害行臺高諓作自稱宋王年號天啟遣其子景仲歸
于蕭衍衍遣其將胡龍牙成景儁元略等率衆赴彭城詔秘書
監安樂王鑒回師以討之道武七王列傳陽平王熙子臨淮王
他他孫法僧爲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尚
書高諓反于彭城自稱尊號號天啟地形志徐州魏晉治彭城

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官氏志侍中列曹尚書俱第三品**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魏書列傳蕭衍遣其將左遊擊將軍趙祖悅
偷據西硤石以逼壽春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
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
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軍至渦陽**地形志譙州南
譙郡領渦陽武定六年置**敗退道元追討多所斬獲**魏書孝明帝紀鑒于彭
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盡
俘其衆既而不設備爲法僧所敗衍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
法僧擁寮屬守令兵戍及城郭士女萬餘口南入道武七王列
傳大軍致討法僧攜諸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又明帝
紀孝昌二年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于定州詔左光祿大夫長
孫稚爲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都督河閒
王琛率將討之失利奔還詔免琛稚官爵列傳會鮮于修禮反
于中山以稚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稚解行臺罷
大使遣河閒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稚遣子子裕奉表
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
非算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沱稚未欲戰而琛不從行
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與琛並除名又
崔孝芬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
河閒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孝芬齎庫刀催令赴擣
賊退而還按道元自渦陽還兵又與元琛同住裴邃之師後琛
別與長孫稚北討鮮于修禮雖有解罷稚之詔又命道元爲
行臺而琛與稚已爲修禮所敗道元不與其事故本傳略之

後除御史中尉魏書本傳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官氏志
四安將軍第三品御史中尉從第三品**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魏書神元
平文諸帝子孫列傳高涼王孤六世孫萇子子思字衆念爲御
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于公事
不應送御史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
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
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餘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
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
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
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
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便無準一按此即傳所謂不能有所
糾正聲望更損者也然道元固有鑒于李彪之禁止矣爲臨洮
舉哀孝文子京兆王愉以反
誅道封臨洮王郎其人也**司州牧汝南王悅**魏書孝文五王傳羅夫人生汝
南王悅地形志司州太祖天興
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魏書孝文
五王列傳悅又絕
房中而更好男色**及選州官多由于念念嘗匿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念身有勅赦之道元**

遂盡其命因以劾悅北齊書宋遊道傳中尉酈道元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疾惡能討宋
遊道時雍州刺史蕭寶夤魏書列傳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孝昌三年四月除使持節
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反狀稍
露魏書列傳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
朝廷頗亦疑阻侍中城陽王徽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城陽王長壽子鸞鸞子徽字顯順世宗時襲封素
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魏書本傳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蓋與徽同陷害之
又關右蕭寶夤傳作關中寶夤慮道元圖己魏書列傳寶夤謂密欲圖己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
說動又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
涼州還鄉里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
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爲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
道元乃稱兵反時湛臥疾于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
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
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湛聞之舉聲大哭儉謂曰爲我白齊
王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爲王族滅寶夤復報曰此自救命之
計不得不爾湛曰凡爲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

小兒輩計較辦有成理否湛恐荊棘必生庭闈願乞骸骨還鄉
里寶夤素重之知不爲己用聽還武功又楊椿出除都督雍南
豳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詔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
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于蕭寶
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
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于
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
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
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啟肅宗及靈太后竝不信
納及寶夤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
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按蕭寶夤傳作郭子恢圍道元于陰盤驛亭地形志雍
州京兆郡領陰盤眞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寰宇記關
西道雍州昭應縣卽漢新豐之地陰盤故城漢舊縣屬安定後
遇亂徙于此屬京兆是後魏太和九年移此額于冷水西戲水
東以城之是也方輿紀要陰盤城在陝西臨潼縣東宋白曰京
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寄
理于此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復移而東今昭應縣
東三十二里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有陰盤故城是也又有陰盤驛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
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弟

道按史文闕一字以魏書及本史參驗當是道峻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
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按蕭寶夤傳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事
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官氏志吏部尚書上州刺史竝第三品安定縣男
地形志涇州安定郡領安定縣晉罷後復按道元先襲父封永寧侯例降爲伯至此別封安定蓋始封之君也官氏志開國縣
男第五品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
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魏書列傳高謙之專意經史與袁翻常景酈道元之徒咸稱款舊按道元立身
行己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亂世而大節無虧卽其持法嚴峻亦
由拓跋朝淫汙闒冗救敝扶衰使然何至列之酷吏傳耶恐素
與魏收嫌怨才名相軋故耶
知人論世必有取于余言也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
薄之按此亦仍魏書之舊而未經裁削者觀其有從死之弟則非不能篤睦可知子孝友襲

水經注釋目錄

卷一

河水一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一清按河自章武入海之道水經則敘于濁漳水篇胡朏明以濁漳即古徒駭河所行河去而漳得擅其流漢人指此為禹河然云過郡十六以水經考之河自黎陽以上所過有金城河南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瀆所經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考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是過郡二十一也又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成至絫縣碣石山又過郡二右北平遼東合計過郡二十三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解自禹告成之年下逮周齊桓之世九河已亡其八後數十歲為定王五年已未當魯宣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餘歲

卷二

河水二

卷三

河水三

卷四

河水四

卷五

河水五

漯水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縣桑欽言漯水所出

卷六

汾水 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冀州寖

澮水 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

涑水 續漢書郡國志聞喜邑有涑水一清按漢志莽改河東郡曰兆隊左邑曰兆亭兆即洮洮水即涑水也

文水 一清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作文谷水以此水出文谷也隋置文水縣因水受氏焉

原公水 一清按原公水即原過水出原過祠下者也

洞過水 魏書地形志太原郡晉陽縣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廄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故曰同過西南入汾

晉水 漢志太原郡晉陽縣龍山晉水所出東入汾

湛水 說文湛水豫章浸一清按章字誤也當作州

卷七

濟水一 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卷八

濟水二

卷九

清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清河水出南

沁水 漢志上黨郡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德入河此云滎陽疑轉寫錯誤一清按水經用山經之文故主滎縣

淇水 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一清按道元以是文載于濁漳水注中淇水入白溝以入清河而歸于海蓋曹公過之北注故清河口有淇河口之稱也

蕩水 漢志河內郡蕩陰縣蕩水東至內黃澤

洹水 說文洹水在齊魯間一清按齊字誤當作晉見本篇注引說文並字林可證

卷十

濁漳水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闞駰曰濁漳即潞水為冀州浸

清漳水漢志上黨郡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一清按漢志所云則濁漳自鄴縣以下皆清漳之流也黽當作叟卽要字邑成是阜成之訛

補 滏水一清按魏都賦曰北臨漳滏是也

補 洺水一清按說文洺水名初學記引水經注曰洺水一名漳水

卷十一

易水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浸亦至范陽入淶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淶也

滱水漢志代郡靈邱縣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

補 滹沱水一清按漢志代郡鹵城縣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幷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是參戶之誤別下落河字河閒國弓高縣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是也從河見濁漳水注

補 泒水一清按說文泒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初學記引本注泒水南流所播爲澤俗名天井淀明實錄太僕少卿何棟言唐滋沙鴨四水由保定眞定會于河開天津入海唐卽滱水滋亦爲大川沙卽泒河鴨河不名鴉兒河卽滹沱之漫流四水相敵泒河雖不見漢志當據許氏之書補之

補 滋水一清按漢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虖池水說文作白陘谷俗本漢書誤也

卷十二

聖水一清按聖水不見漢志其源惟記于古碑而桃水涿水垣水之見于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巨馬水漢志代郡廣昌縣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幷州浸

卷十三

㶟水漢志雁門郡陰館縣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音弋之反燕刺王傳作台字一清按今誤本作㶟字依說文校正詳本卷㶟餘水同

卷十四

濕餘水漢志上谷郡軍都縣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一清按此卽溫字訛誤之始

沽水漢志漁陽郡漁陽縣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鮑邱水一清按鮑邱水出自戎方不見漢志而浭水灅水之見于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濡水漢志漁陽郡白檀縣灑水出北蠻夷師古曰灑音呼鵙反遼西郡肥如縣元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一清按灑水道元注引地理志作濡水灑字誤也南入海陽當作南至海陽入海

遼水漢志遼東郡望平縣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

小遼水漢志元菟郡高句麗縣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

浿水漢志樂浪郡浿水縣浿水西至增地入海說文浿水出樂浪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

卷十五

洛水漢志宏農郡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

伊水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二行四百五十里

瀍水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

澗水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一清按禹貢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明四水之相敵也孔穎達正義以爲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入河然所出之源既異水經漢沔自分淮泗各殊是其例也况澗水下流兼被穀水之稱水經尙不幷穀于澗而乃附三水于洛乎禹貢導水明云導洛自熊耳東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戰國時以河洛伊爲三川張儀曰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秦以之置郡而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說者謂澗水于是始有穀水之稱穀卽澗也觀此則安見三水之弱小于洛而僅僅附見也哉宋林少穎曰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禹貢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江以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可謂先得我心矣三水宜並列于目故詳著焉善乎胡朏明之言曰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而瀍水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于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逮東漢建都于此自河南

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瀍水
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瀔亦不過洛陽縣南而
未至偃
師也

卷十六

穀水漢志宏農郡黽池縣穀水出
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

甘水續志河南尹河南縣有甘城劉昭補注杜預曰
縣西南有甘泉京相璠土地名曰甘水北入洛

漆水漢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說文漆水
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

滻水說文滻水出京兆藍田入灞地形志京兆郡山
北縣苦谷滻水出焉一淸按漢志謂之沂水

𣸣水漢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東西入洛一淸按沮水
當依說文作𣸣水側加切又說文是出西東入洛與
漢志
異

補洛水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
褱德縣洛水東南入渭一淸按周禮雍州浸曰渭洛
孔安國尚書傳雍州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導渭曰漆沮
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說文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
夷界中東南入渭歸德屬北地郡許氏誤也然則班志所
云入河者蓋由渭以達于河也此與出自熊耳會伊入河
之洛截
然不同

卷十七

渭水上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
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
里雍
州浸

卷十八

渭水中

卷十九

渭水下

補豐水漢志右扶風鄠縣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入渭一淸
按禹貢漆沮既從豐水攸同詩大雅豐水東注維禹
之績豐亦入
渭之大川也

補涇水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
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一淸按
說文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
山東南入渭雝州之川也

補汭水漢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雍州
川一淸按說文汭水相入也師古曰汭在豳

卷二十

漾水漢志隴西郡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入漢師
古曰字本作漾或作瀁又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
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
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丹水漢志宏農郡丹水縣丹水出
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

卷二十一

汝水漢志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
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
淮一淸按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有東不羹城者
也續志潁川有定陵而汝南無之其潁川之定陵云有東
不羹劉昭補注引地道記云高陵山
汝水所出葢合前書二縣而一之

卷二十二

潁水漢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南
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荊州寖

洧水漢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
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

潩水漢志河南郡密縣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
一淸按說文潩與職切又有瀷水亦出河南密縣東
入潁音與職切二水字形相近
音聲又同似是一水而重出者

潧水說文潧水出鄭國詩
曰潧與洧方渙渙兮

渠水漢志河南郡滎陽縣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
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一淸按水經渠水下有渠水
即蒗蕩渠實大川也宜著于篇日善乎禹貢錐指之言曰
自滎陽引河後邇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後人目
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蒗蕩渠爲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
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
陽武分水又東南爲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
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
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爲蒗蕩渠陰溝
東南至大梁城合蒗蕩渠其東導者爲汳水至蒙縣爲獲

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蒗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爲鴻溝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爲百尺溝注于潁水此卽班固所謂蒗蕩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謂之沙汭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睢水自陳留縣首受蒗蕩渠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渦水自扶溝縣首受蒗蕩渠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于出河之濟故言鴻溝者指此爲鴻溝言蒗蕩渠者指此爲蒗蕩渠言汴水者指此爲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隄而其流遂斷其言至爲明晰今陰溝汳睢瓠子諸水皆自爲一篇而渠水無稱焉豈酈氏原書如是乎要爲後來之脫誤無疑也

卷二十三

陰溝水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

汳水漢志河南郡滎陽縣卞水在西南說文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入于泗徐鉉曰今作汴非是

獲水漢志梁國蒙縣獲水首受甾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一清按汳水雖亦至梁郡蒙縣爲雝水自與出蒙縣北之獲水源流有別今本篇目不具更列之

卷二十四

睢水漢志陳留郡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又沛郡芒縣應劭曰睢水出焉

瓠子水漢志陳留郡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一清按濮渠卽瓠子河

汶水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毋西入泲又萊蕪縣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所言一清按司馬彪郡國志云萊蕪有原山淄水出劉昭補注杜預曰汶水出然則淄水其異名乎

卷二十五

泗水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又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一清按班固所云若二水者及讀道元注濟水篇云乘氏無泗水乃菏水方知泗字是菏字之誤然則出卞者是也入沛當作入泲

沂水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說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

沭水一清按漢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沭水所出西至蓋入池道元注以池爲泗之誤說文云出臨樂山無子字世本目缺今補

卷二十六

沭水漢志琅琊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師古曰術水卽沭水

巨洋水漢志琅琊郡朱虛縣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

淄水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又千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寖

汶水漢志琅琊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爲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一清按此卽所謂東汶非禹貢之汶也

濰水漢志琅琊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兗州浸一清按北海郡有都昌縣昌都字倒互耳

膠水漢志琅琊郡邞縣膠水東至平度入海

卷二十七

沔水上漢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一清按世本沔水分上中下三篇今移下篇接上篇之末省去中篇之目改爲上下二篇

卷二十八

沔水下

卷二十九

潛水漢志巴郡宕渠縣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徐谷說文漢出爲潛

湍水漢志宏農郡析縣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

均水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育水南至順陽入沔過郡二行六百里一淸按育卽均也宏農郡丹水縣下作鈞師古曰鈞亦水名也音均

粉水太平寰宇記粉水出房陵縣北永林山一淸按粉水不見漢志卽上粉縣亦莫能定爲何時所置姑以樂史所云補之

白水一淸按此卽漢志所謂蔡陽白水鄉也舂陵之封徙于此

泚水漢志南陽郡比陽縣應劭曰泚水東入蔡一淸按泚水今誤本漢書俱作比當以水經注正之

卷三十

淮水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靑州川

卷三十一

滍水漢志南陽郡魯陽縣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

淯水漢志南陽郡酈縣育水出西北南入漢說文淯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沔或曰出酈山西

濦水漢志汝南郡濦强縣應劭曰濦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灈水漢志汝南郡灈陽縣應劭曰灈水出吳房東入瀙

瀙水漢志南陽郡舞陰縣中陰山瀙水所出東至蔡入汝一淸按水經是上蔡入汝今本漢書落上字說文瀙水出南陽中陽山入潁

潕水漢志潁川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淸按說文潕水出南陽舞陰東入潁今本漢書出南下落陽字潕陰南陽之屬縣也

湞水說文湞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

卷三十二

漻水一淸按漢志無漻水說文漻淸深也亦不云是水名

蘄水說文江夏有蘄春亭徐鉉曰按說文無蘄字他書亦無此篇下有蘄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重出一字渠支切又說文蘄从艸靳聲江夏平春有蘄亭鉏斤切一淸按江夏有蘄春縣晉改曰蘄陽是因蘄水得名不知鼎臣何以云爾

決水漢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一淸按入淮之淮卽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

沘水漢志廬江郡灊縣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

泄水說文泄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入氐一淸按全氏祖望曰洵波當是芍陂之誤又九江不聞有氐水蓋泄水合沘水以入淮而或誤以爲入沘水經沘水篇云泄水從南來注之善長糾之曰沘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沘泄耳又因沘訛而爲氐

肥水漢志九江郡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父城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一淸按所謂夏水卽漢志沛郡城父縣之夏肥水也然夏肥與肥隔淮南北仲瑗合而一之誤矣

施水一淸按施水合肥故縣有合肥之稱水經不溯其所出而曰亦從廣陽鄉東南入湖與全書義例多所未合

補

滁水一淸按說文滁水名唐六典七曰淮南道其大川有滁肥之水巢湖在焉是也

沮水漢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

漳水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

夏水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又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江夏郡注引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一淸按本篇注引郭璞語與孟堅南郡下分注合是文則又主康成之說自相矛盾道元故起而糾正之

羌水漢志隴西郡羌道縣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又廣漢郡甸氐道縣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

涪水漢志廣漢郡剛氐道縣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

梓潼水漢志廣漢郡梓潼縣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一淸按

據經文當作梓潼水

潛水 一淸按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無潛水其安陽縣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即潛水也道元載于沔水注中

卷三十三

江水上 漢志蜀郡湔氐道縣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一淸按今本漢書譌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又廬江郡尋陽縣九江在南皆東合大江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又水經江水東逕宜昌縣之流頭灘注引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干寶晉紀云紀陟對司馬昭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也在西陵之東誠如所言則江自岷山至江都入海行萬餘里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

卷三十四

江水中

卷三十五

江水下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 一淸按道元引此文在江水篇渽乃涐之譌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

桓水 漢志蜀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若水 漢志蜀郡旄牛縣若水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繩過郡二行千六百里

沫水 一淸按即漢志蜀郡青衣縣之大渡水也又續志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劉昭補注引華陽國志曰有沫水從邛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合郡下青衣水入大江

延江水 一淸按延江水不見漢志而牂柯郡鄨縣之鄨水犍爲郡符縣之溫水斷水皆載入卷中又此下俗本有沅酉水篇目卷中只有經文一句而酉水源流附見沅水注且南方之水無沅酉之名蓋是延江水注尾結語而誤以爲經者今注既改正並削其目

存水 一淸按漢志犍爲郡郁鄢縣不云有水而鬱林郡定周縣水首受無斂據道元注似在郁鄢爲存水在定周爲周水也

溫水 漢志牂柯郡鐔封縣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

卷三十七

淹水 說文淹水出越巂徼外東入若水

葉榆水 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在東

夷水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油水 漢志南郡高成縣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說文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

澧水 漢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一淸按據道元注特其支流入沅耳

沅水 漢志牂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泿水 漢志武陵郡鐔成縣康谷水南入海 一淸按康谷水豈即泿水乎

卷三十八

資水 漢志零陵郡都梁縣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

漣水 一淸按漣水不見漢志道元所謂資水之別是也

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灕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又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 一淸按班固但記離水于零陵縣下耳初不云出陽海山也道元不知以爲湘灕同源此大謬也灕水乃牂柯江下流至秦史祿始通之于湘所謂靈渠者也見范成大

桂灕虎
灕志

溱水 漢志桂陽郡臨武縣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行七百里

卷三十九

洭水 漢志桂陽郡桂陽縣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一清按匯當依說文作洭云水出桂陽盧聚山洭浦為桂水溱水經云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南入于海注云溱水又南注于鬱而入海其言與班固合應劭曰洭水所出東北入沅道元起而糾正之說文洭湔下落闕字

深水 說文深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从水寞聲一清按據水經當云西至營道入湘

鍾水 一清按鍾水水經有灌水之稱乃俗傳之誤亦即桂水也道元故特起而糾正之

耒水 漢志桂陽郡郴縣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

洣水 漢志長沙國茶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漉水 一清按羅含湘中記曰漉水注湘

瀏水 一清按羅含湘中記曰瀏水注湘

溳水 說文溳水出豫章艾縣西入湘

贛水 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入大江又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里一清按此即道元注所云豫章水右會湖漢水者也

廬江水 漢志廬江郡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卷四十

漸江水 漢志丹陽郡黝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一清按說文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又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續志會稽郡山陰有浙江劉昭補注引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歙縣玉山

斤江水 漢志鬱林郡領方縣有斤員水

日南水 漢志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一清按今卷末有容容諸水注云右二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數與班志不合實即是水也當補列于目

補 弱水 說文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

補 黑水 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一清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有合黎山則弱水所經也三危山則黑水所經也二水為雍梁之大川水經不應遺之史記索隱引書正義俱引其書則是二篇亦在失亡之列致使言禹貢者莫能詳二水之源流惜哉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一清按從尾嵩高為中嶽已下至三澨池是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今本不具于目似亦缺漏

一清按李林甫唐六典註云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王應麟玉海云自河水至斤江水河漯汾澮涑文原洞晉湛濟清沁淇蕩洹漳易滱聖巨馬濕沽鮑邱濡遼貝洛穀甘漆瀍沮渭漾丹汝潁洧潩潧陰汳睢瓠子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潛湍均粉白泚淮溠淯濦灈瀙潕溳蘄決沘泄肥施沮漳夏羌涪潼涔江青衣桓若沫延江沅酉存溫淹葉楡夷油澧沅泿資漣湘灕溱匯深鍾耒洣漉瀏溳贛廬漸江斤江非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末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深寧叟所記水經之目與今本不殊以原公為原洞渦為洞陰溝為陰則其所省也以梓潼為潼廬江為廬舊本之脫耳以瀔水為濕水瀘水為沮水施水為施水洭水為匯水深水為深水皆誤文也經水凡百十六較唐六典少二十一篇證以本注及雜採他籍得滏洺滹沱泒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而灅下當有灅餘清濁漳大小遼原分為二刪去無注無名之沅酉水合一百三十七水與唐六典數合也

水經注箋刊誤卷一 元式如此卷二三以下同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格後不復出

水經注自唐李吉甫刪後蜀板遷就頗失其眞宋崇文總目遂缺五卷前明校刊者屢矣惟朱中尉箋較諸家稱最善然於禹貢史漢尙未究心何況他籍余夙躭嗜此書隨讀隨正頻年竭精力以探求之薈萃羣言參之本注遺漏者補其缺紕繆者訂其譌古人愼於傳疑於所不疑又何欲焉然以之編入正文閱古之士不免閒續之憾若不著厥從來又恐蹈誕妄之誚暇日因取朱箋爲之言詮句詁鱗次櫛比各具本元作爲刊誤掩卷而思固不如披檢之足快矣是顯前修之失聊以釋庸俗之紛爾凡某卷某葉如朱本原數趙一淸識 此趙箋刊誤小引舊在刊誤各條前一格今刊誤散入正文下故錄附首

序

少時讀漢書地理志驚歎以爲絕作惜其上溯古蹟旁羅水道宏綱已舉細目未賅雖爲書之體固然而於探奇者古之懷猶歉然弗愜也嗣讀酈善長水經注深美其用意足輔班氏所不逮蓋班之志水撮舉終始而所過之地從略酈則於漢世郡縣端委幷包曲折貫串旁引支流以千數百計使後之按渠訪瀆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圖書班之志地根據經籍俾三代以來之要典不至放失無稽酈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攷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洵乎閎覽之山淵方輿之鍵轄也已夫地無古不立水非地不章酈氏爲書之恉在因水以證地而卽地以存古是故遷貿畢陳故實駢列世或訾其好奇騁博及視爲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也今非無顓疏水道之書以校彼優絀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年足跡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參列今地兼思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及經注未備各水爲之作疏人事牽率懼不獲卒償斯願曾用官校宋本參合諸家輯爲一編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質海內之好讀是書者而推論其要義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則備具例略中

例略

一校官本 四庫提要稱官校宋本 乾隆中裒集永樂大典就所引水經注排比原文鉤稽近本

武英殿聚珍板印行其後蘇州福建皆有刊本茲取用互校與

朱趙同者列爲正文而雙行標注異文於下以袪歧惑當時校上此書出戴震東原之手戴氏號稱究心酈亭之學自有刊本行世預修四庫全書以乾隆三十九年校上此本（見官本案語）而趙氏之書先成於乾隆十九年（見趙本自序）至五十一年丙午始謀鋟板（見趙本畢序）其流布反在官本之後世罕覩大典元文見戴校與趙悉合疑爲弋取然聖明在上忠正盈廷安有此事且書中增補刪改多至七千餘字既著之案語中其訂正各條明注本文之下並非盡出大典是纂修時或旁攷羣書或獨伸己見亦未嘗隱而不言也趙氏覃精極思旁按廣證合契古籍情理宜然特以數十年考訂苦心一旦爲中祕書所掩因之俗論滋紛今於官本案語下並列趙氏所釋及刊誤各條俾讀者知

右文盛世祕籍應運而呈奇而鴻生稽古之功亦不至聽其湮沒庶因兩美之合以釋千載之疑諸家聚訟若段玉裁茂堂（見經韻樓集）魏源默深（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張穆石舟（見近刻全校水經注附錄中兼言畢秋帆尚書索趙書於一清子載元載元恐父書不當畢意以巨貲購謝山本合併修飾此則過信無稽不通情理之言殊爲無識）各執一詞存而不論可也

一校朱本明中尉朱謀㙔鬱儀所箋趙氏本之以作刊誤者也朱氏之前水經注本著稱者有二一黃省曾刻於嘉靖甲午一吳琯刻於萬歷乙酉朱氏復與其友謝耳伯孫無撓輩商榷校讎以成此書萬歷乙卯齊安李長庚序而刻之崇禎己巳竟陵譚元春鍾惺等加以評點重刻之所載箋語頗有異同至趙氏稱眞州鋟板竊朱箋爲己有者（見趙附錄）今未得見有新安歙西黃晟曉峰者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刻水經注前列歐陽玄黃省曾王世懋朱謀㙔李長庚五序（文皆見趙附錄）自跋云爰取舊本重爲校刊而不著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氐與朱箋合豈卽趙所稱邪自來論朱箋者褒貶互見其攷訂誠爲未精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厥勞甚鉅黃梨洲訾其無所發明未爲確論近因戴趙啟爭疑議蠭起至有謂朱箋尚存眞面遠勝二家改訂者此則全未讀書之言也今於趙氏刊誤所引外全錄箋語以資蒐討譚黃二本所載容有它人羼入者不復加以區別矣

一校趙本趙讀酈書首爲之釋列於卷中存朱氏之是彌酈亭之違其朱箋謬者削之漏者補之別爲刊誤十二卷今倂散入正文下俾讀者開卷瞭如易於尋究酈注字分大小發自全氏而趙因之條理分明茲特參用其例家藏本冊面題籤（水經注釋大字卷某之某小字後十二卷水經注朱箋刊誤大字卷某之某小字）刻畫精善極爲我友繆筱珊朱蓉生兩太史所鑒賞眞最初本也別有舊藏一部字句增損竄易往往同符官本蓋出後來刊改頗失趙書面目故茲校一以初本爲主（惟八卷濟水篇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下釋曰金石錄跋尾云魯峻碑其他云云改曰金石錄魯峻碑跋尾云嘗得石室所刻畫象與延之所記合其他云云地多十四字又文字分明下釋曰一牓鈴下二字三十餘騎刪二字兩字後有騎馬二匹牓曰持騎馬刪牓曰持騎馬及下又字亥橫牓曰薦士一人刪牓曰二字又騎吏僕射二騎刪又字益闕里之先賢也字而不名刪字而不名四字與史家異同辨二字不能次以爲兩魯韔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檀弓以申詳爲顏孫子張之徵一地云云刪上缺二字三字移家不能次以爲兩於地字之上客拜侍於前後者六人侍者四人並刪人字皆

駕以一馬刪以字鮮明卒上罡有字朱浮墓畫象墓下增壁字十六卷穀水篇世謂之狩麻溯下釋曰此句是善長所增加改曰此句是連引郭璞注三十八卷資水篇縣故昭陵也下釋曰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即前漢之昭陵云云改昭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虎路三嵏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云云此四條有裨考訂附記於此刊誤有增改然關要義不錄 至若猶爲由邪爲耶已爲以克爲剋侵爲寖升爲昇德爲悳懷爲褱隙爲隟巢爲罺臘爲臈喜爲憙懸爲縣雝爲雍燕爲鷰蛇爲虵貌爲貇麴爲蘜綠爲淥虛爲墟野爲壄淀爲澱嶺爲領嵎爲隅岡爲崗隥爲磴崖爲厓嶂爲障嶠爲岻洛爲雒沇爲兗淄爲菑滹沱爲滹池瑯琊爲琅邪險阻爲嶮岨或本同字或由叚借如此之類卷中不能悉出標舉首簡以備參稽

一校孫本孫星衍伯淵所手校桐城蕭穆敬甫閩余校刊水經持以相餉末卷孫氏自記略云水經絕無善本予屢讀之便知經注錯亂以意定之嗣以唐人引此書若史記索隱正義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元和郡縣志校之得休寧戴東原本多與鄙意相合復是正數十條其與戴不同者不敢附和也顧千里跋云伯淵觀察於此書用功甚深晚年對客猶能稱引爛翻不須持本也手校丹青滿紙中多與戴東原氏異說尤可資考索道光四年閏月觀於桐城汪君均之插架爲識其後今觀所校亦不能盡如其說其引證今地極便考覽世無傳本悉登之以備一家漢志迺人人能讀之書繁稱無當不備載焉

一參校各家善長一序大典僅存餘姚盧文弨紹弓用武進臧氏所得絳雲樓舊藏宋本校之頗有奇異刊見羣書拾補中茲標注宮本原序下陽湖董祐誠方立研精酈書著圖說四卷未竟而殁其兄基誠取其說刊入遺書而圖遂佚茲全錄入注此外如武進丁履恆游水疏證謝鍾英洛涇二水補亦備采之近世爲水經之學者江甯汪士鐸水經注圖精思密致經緯釐然然亦頗有譌誤惜其不及參繪今地未爲盡善全氏七校水經注晚出浙中慈谿林頤山晉霞斥其僞造抉摘罅漏至數十事頃歲刊行茲編一字不敢闌入

一是編輯成久未付梓長沙張祖同雨珊謂可公諸同好遂用局錢刊行平江蘇海淵泉長沙王先慎惠英實助讎校蘇君匡正之力尤多時閱一期紙勞十返自慚獨學衰白無成敢居汗簡之名亦志他山之美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秋七月王先謙識於長沙之葵園

合校水經注總目

卷首
- 御製文
- 官本卷首
- 官本原序
- 官本目錄
- 官本畢序
- 趙本全序
- 趙本自序
- 趙本原序
- 趙本參校諸家
- 趙本酈道元傳
- 趙本目錄
- 趙本刊誤小引
- 自序
- 例略
- 目錄

卷一
- 河水

卷二
- 河水

卷三
- 河水

卷四
- 河水

卷五
- 河水

卷六
-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

卷七
- 濟水

卷八
- 濟水

卷九
-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卷十
- 洹水
- 濁漳水　清漳水　趙補滏水　趙補洺水

卷十一
- 易水　滱水　趙補滹沱水　趙補泒水
- 趙補滋水

卷十二
- 聖水　巨馬水

卷十三
灅水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邱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浿水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　趙補洛水　謝補洛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趙補豐水　趙補涇水　謝補涇水
趙補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汝水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溴水　潧水
渠
卷二十三
陰溝水　汳水　獲水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卷二十七

沔水
卷二十八
沔水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
淮水
卷三十一
溳水　淯水　㶏水　灈水

瀙水　潕水　溳水
卷三十二
漻水　蘄水　決水　沘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趙補滁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卷三十三
江水
卷三十四
江水
卷三十五

江水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沬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灕水
溱水
卷三十九

洭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洣水　漉水　瀏水　溳水
贛水　廬江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趙補弱水　趙補黑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卷末
趙附錄上
趙附錄下

水經注卷一

後魏 酈道元 注

河水 官本曰按二字原本誤連經有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
水下有一字

崑崙墟在西北 趙墟作虛下同

三成爲崑崙丘 趙三上增山字刊誤曰趙琦美據爾雅三成上校補山字 崑崙說曰崑崙

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 官本曰案桐近刻訛作松 案朱趙作松朱箋曰廣雅云

崑崙墟有三山閬風板桐玄圃淮南子云縣圃凉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山上有層城九重楚詞曰崑崙縣圃其尻安

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嵇康遊仙詩云結友家板桐但未聞板松耳疑或字譌孫校曰樊亦扳字故嵇康詩作扳桐 二

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 官本曰案層近刻作增 案朱同趙改 一名天庭

是爲太帝之居 朱趙爲作謂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孫校曰五萬里之說極謬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

而通之出積石山 案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

官本曰案近刻千上有一字 案朱趙有 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

餘里又案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 官本曰案近刻作崑崙山 案朱趙有崙字 入

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 官本曰案近刻作以西北衍北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全祖望校衍北字 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

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 趙釋曰一淸案三國志蜀書郤

正傳其釋譏曰陽盱請而洪災息裴松之注引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于陽盱之阿即陽紆也漢志冀州藪曰陽紆爾

雅作陽陓又一陽紆也 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

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 朱趙作岨下並同 且長經記緜褫 官本曰案

近刻訛作遲記緜褫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疑當作經記緜邈案褫字不誤易訟卦疏云三見褫脫益褫有脫義言

經記歲遠號脫耳巨洋水注云遺文沿褫其詞例然也 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

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

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官本曰案三尺近刻

訛作二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當作三淮南子校正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

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

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

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 官本曰案近刻

脫如字 案朱趙無 故曰水具財也 官本曰案具上近刻有其字衍 案朱趙有 五害之屬

官本曰案近刻脫此四字 案朱趙無 水最爲大 官本曰案近刻水上有而字衍 案朱趙有 水有

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于大

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

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

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

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

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 官本曰案逝近刻訛作遊 案朱作遊箋曰玉海引此作逝趙改逝 北

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 官本曰案浮近刻訛作望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望全氏校改

作浮 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爲四瀆 官本曰案近刻河字在淮字下 案朱趙同 瀆通

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孫校曰說文陬隅也文選注向曰陬陵角也善曰山足也董祐誠曰此河水自蒲昌海伏流重源所出當崑崙東北陬也今中國諸山之脈皆起自西藏阿里部落東北岡底斯山卽梵書之阿耨達山緜亙東北數千里至青海之玉樹土司境爲巴顏哈喇山河源出焉河源左右之山統名枯爾坤卽崑崙之轉音蓋自岡底斯東皆崑崙之脊古所稱崑崙墟卽在乎此山海經西山經稱崑崙之邱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出焉郭注洋或作清海內西經稱海內崑崙之墟赤水出東南隅河水出東北隅黑水出西北隅大荒西經稱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穆天子傳稱天子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今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謂赤色爲烏蘭蓋卽赤水怒江上源有池曰喀喇池東流曰喀喇烏蘇河蒙古謂黑色爲喀喇蓋卽黑水其西流卽今青海亦曰西海蒙古曰庫可諾爾庫可者譯言青蓋卽青水流沙卽今戈壁當安西州南青海之西是青海西南北濱戈壁黃河金沙江怒江三源之間山名崑崙而迤東山脊爲崑崙之證惟經敘四水所出之方隅前後互異則傳寫之誤也海內東經稱西胡白玉山在流沙西崑崙墟東今岡底斯山北支爲蔥嶺戈壁當其東穆天子傳亦先升崑崙之邱復西征至西王母之邦是迤西山脊皆爲崑崙之證崑崙本在域中爾雅以西王母與觚竹北戶日下爲四荒則亦國名周衰德不及遠怪迂之說復興遂謂去中國有五萬里之遠又移崑崙於海外指西王母爲仙人後儒震於怪物並禹貢之崑崙而疑之山海經乃秦漢人據古圖所爲更經錯亂加以附會故太史公已不敢言然遺文軼句猶資考證酈氏有云自不登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塗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訒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聖朝中外一家西陲萬里並入圖籍文軌之盛遠軼軒姒先聖平成之迹絕而復彰酈氏所稱適應今日惜古籍散亡僅存大略耳

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虛 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五字 案朱趙無趙刊誤曰箋曰爾雅曰下當補河出崑崙墟五字案注上文引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故節去爾雅之文以免重複朱氏欲補之未識古人裁取之妙爾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 官本曰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 百里一小曲

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 官本曰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此脫史字功字 案朱同箋曰案張仲事出桓譚新論而漢書溝洫志議河濁不宜溉田者乃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字仲功今稱張仲疑誤趙於仲下補功字釋曰一清案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灌溉事也 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 官本曰案令近刻訛作今 案朱訛趙改 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 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案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朱箋曰述征記郭緣生所撰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 官本曰案入下近刻有于字 案朱趙有

山海經曰南卽從極之淵也 孫校曰酈君說從極之淵不知在何處反駁陽紆秦藪之說謬矣 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 趙釋曰一清案山海經本作冰夷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 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 官本曰案此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 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 朱趙陵作凌 而注于馮逸之山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 趙釋曰一清案穆天子傳本作無夷注無夷馮夷也 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 朱趙璇作璿 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于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于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

釋氏西域記曰朱趙記作志下同**阿耨達太**朱同趙作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官本曰案近刻作升崑崙封豐隆之葬　案朱趙同趙釋曰何氏焯曰吳中沈本作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官本曰案此三字近刻訛作雷電龍　案朱趙同趙釋曰箋曰三字誤一讀案三字句截龍卽蟼字卽古字通用㴒水注龍下地名也有邸郭埇墟卽是此義**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官本曰案大段朱訛埠云當作火煅非　案朱趙作火煅康泰曰安息月氏朱趙作支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朱趙作岨朱箋曰一作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凡度七百渡梯已　案朱訛又傍作倚趙改刊誤曰黃省曾本傍作倚度梯二字倒互作凡度七百梯句度已句于文義爲順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朱作驛趙改刊誤曰箋曰法顯傳作九驛所記謝兆申云驛當作譯按謝說是溫水注引林邑記曰重九譯而來舊唐書張仲武傳李德裕銘云萬里昆夷九譯而通李商隱詩還期九譯通九譯所絕道路險遠無人行跡也絕字義長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朱箋曰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備其土風傳其珍怪余診諸史傳卽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

里方到懸度官本曰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爲正　案朱作十作渡趙改千改度刊誤曰漢書西域傳作二千餘里懸度之度不從水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趙釋曰案後漢書章懷注引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又曰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有白草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白羊原本及漢書作白草　案朱譌趙改小步馬趙小上有出字刊誤曰漢書西域傳作有白草出小步馬今補正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官本曰案長近刻作萇　案朱趙作萇烏長國卽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迹于此其迹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官本曰案近刻脫般字　案朱脫趙增又蒲改捕刊誤曰箋曰蒲法顯傳作捕案那下落般字黃省曾本校增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摩頭羅國**官本曰案逕字下近刻衍流逕二字　案朱衍趙存流刪下逕刊誤曰下逕字衍文**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萬里也**官本曰案近刻四下有五字　案朱趙有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也官本曰案訶近刻訛作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摩河剌當作摩訶剌董祐誠曰新頭河注引郭義恭廣志曰甘水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釋典亦作辛頭河大唐西域記作信度河梁史諸夷傳謂新陶河總曰恆水非也法顯稱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順嶺西南行十五日下有水名新頭河山卽罽賓盤石之隥釋氏西域記又稱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今巴達克山部落以南至痕都斯坦部落北境爲罽賓地漢書西域傳罽賓東至烏秅東北至難兜難

兜在葱嶺上休循南無雷西近今巴達克山部落烏秅在蒲犂南難兜東當今葉爾羌西南境外則罽賓爲痕部斯坦無疑大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舊曰罽賓北印度境是巴達克山南即爲北天竺境矣今痕都斯坦有河東西二源俱出北境西南流折而東南流至痕都斯坦所居阿噶拉城北而合南流逕城東又西南流右合二水又東南流逕得懇部落東又逕斯布部落南入南海逕爲札馬訥必拉必拉譯言河疑即新頭河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褐國官本曰案褐近刻作竭下同案朱作竭趙改竭刊誤曰竭全祖望校改竭下同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褐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朱箋曰觀佛三昧經作熙連河佛國記作希連禪河佛本行經作尼連禪河法顯傳無禪字或云河下疑又有一河字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朱箋曰佛國記作北首般泥恒遠法師不敬王者論云冥神絕境謂之泥洹昔作泥涅誤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栴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官本曰案娑羅近刻訛作婆羅案朱訛趙改其樹花名娑羅佉也官本曰案佉近刻訛作法案朱訛趙改朱趙花作華下同刊誤曰婆羅樹當作娑羅樹法當作佉佉是梵音此花色白如霜

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官本曰案枝原本訛作芝案朱作枝箋曰一作芝趙改芝下同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官本曰目近刻訛作自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自孫潛本作目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官本曰案刹近刻訛作利案朱作利箋曰一作刹趙改刹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于恒官本曰案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亂流下落注字恒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官本曰案利近刻訛作離案朱訛趙改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官本曰案十近刻訛作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千當作五十十六里爲一由旬五千由旬得八萬里矣相距不應如是之遠也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于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官本曰案奄近刻作菴案朱趙作菴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官本曰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夫人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王字上黃省曾本有國字今校增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官本曰案好近刻作特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特黃省曾本作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官本曰案服近刻作伏案朱趙作伏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官本曰案西近刻作東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東黃省曾本作西上云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西字是也賊來時上我置

樓上官本曰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案朱趙同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捋乳官本曰案捋近刻作將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佛國記作兩手搆乳案大集月藏經云牛穀乳時出醇淨乳亦讀若搆互相爲用孫潛云將即捋字之譌詩詁云以指歷取也本作守音律說文五指捋也从爪从又从一一者物也佛國記之搆乳義本難通朱氏又引大集月藏經穀乳讀若搆解之失之愈遠將捋字形相似捋字是也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官本曰案父母近刻作二父王案朱趙同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官本曰案其近刻作二案朱趙作二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恆曲中次東有僧迦扇柰揭城官本曰案近刻僧訛作中又城下衍也字案朱僧箋曰也疑當作即趙申改僧也改即刊誤曰注下文引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中迦當作僧迦佛下三道寶階國也官本曰案近刻脫道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三下落道字下文校增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爲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于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爲吼怖效心誠官本曰案近刻作怖懼心伏案朱作怖懼心伏趙改怖效心誠刊誤曰箋曰舊作怖效心誠案朱氏所引舊本即黃本也何焯曰外道怖懼乃效誠伏之心何苦改之且朱氏又引佛國記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怖懼心伏而退之文爲證與注相符復載舊文致有異同何也恆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城南接恆水官本曰案近刻作饒夷城南南接恆亦案朱同趙饒夷城南下增城字刊誤曰南上脫城字城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逕沙祇朱箋曰法顯傳祇下有大字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

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官本曰案故下近刻衍曰字案朱趙有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官本曰案出下近刻有池字案朱趙有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官本曰案扳近刻作攀下太子同案朱趙作攀下同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眾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朱無城字箋曰宋本作城北趙增三里恆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官本曰案父近刻訛作佛案朱作佛箋曰疑當作父趙改父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官本曰案羅衛羅越互相通稱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朱箋曰詳見摩登伽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曰浮圖壞盡條王彌更脩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官本曰案送近刻訛作迸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孫潛云迸柳僉本作送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官本曰案近刻脫訶字案趙作迦釋曰朱氏謀㙔箋曰須字之下原缺一字因果經云樹名無憂即此樹乎一清案翻譯名義集阿輸迦大論翻無憂樹史記正義曰浮圖經曰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全氏祖望曰須迦即阿輸迦也音同阿育王以青石作石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迹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迹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恆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官本曰案吉貝近刻訛作古具案朱作古具箋曰具鈔本作貝趙改吉貝太子生時以龍王夾

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者官本曰案一據下近刻訛作據左一據據右六字 案朱趙同趙改右作者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强水即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强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徑

詣貝多樹官本曰案徑近刻訛作逕貝多樹在閱祇北官本曰案在下近刻有貝多二字 案朱趙有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朱箋曰普曜經云菩薩於樹下坐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年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竺法維曰迦維衛國官本曰案近刻作迦維國脫衛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維下落衛字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趙刊誤曰箋曰萬一本作宮案萬字不誤因果經云太子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維衛國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釋道世法苑珠林云便有一百萬億日月四百萬億三千者略舉其要故知華戎之判非易而詳海內經云身毒之國是軒轅氏居之郭氏云天竺國也康泰扶南以此而言天地中央未爲甚濫據此則朱氏誤矣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爲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官本曰案委近刻訛作妄山川饒沃恣所欲官本曰案恣下近刻衍其字 案朱趙有左右大國世

尊重之旃問云官本曰案云近刻訛作之 案朱趙作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回黎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爲天地之中也官本曰案地近刻訛作竺 案朱作竺趙改地刊誤曰天竺之中梁書天竺國傳作天地之中恆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無人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中二字空荒作荒蕪 案朱趙無二字朱作荒蕪趙改空荒羣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恆水又東至五河口官本曰案近刻河下有合字 案朱趙有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利官本曰案舍利原本訛作舍離 案朱訛趙改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官本曰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離諸四字乃衍文 案朱趙有趙離作利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

郤則黎車復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官本曰案具兩近刻訛作身而 案朱趙同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官本曰案由巡即由旬書內通用近刻訛作由延 案朱趙作延趙釋曰朱箋曰毘曇論云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爲一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衆天身長半由延梵輔樓身長一由延而不言由延之數疑與由旬同義兩字殊耳一清案由旬亦作由巡又因巡轉爲延也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官本曰案弗邑近刻作佛 案朱同趙改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后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國中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中國今改正 案朱趙作中國惟此城爲大民人富盛競

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官本曰案二近刻作三　案朱趙作三朱箋曰一作二趙釋曰一清案黃氏愼中本作二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北戶向塔官本曰案北戶近刻作戶北　案朱趙同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訛作圍丈四五　案朱趙同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百步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塔字作北三四百步　案朱趙有四字塔字朱脫趙增刊誤曰於文當重一塔字阿育王于此作泥犂城朱箋曰翻苑云梵稱泥犂秦言無有言更無赦處是地獄名也城中有石柱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城字　案朱趙無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官本曰案此句原本脫畫石二字據近刻補　案朱趙不重佛字有畫石二字趙釋曰一清案孫氏潛用趙清常三校本旁注佛以三指畫石愚意古書凡重文者作二此句之首應有佛字與上佛字重後人傳鈔遂析為一一趙本三字疑亦妄增爾畫迹故在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卽是蓱沙王舊城也官本曰案瓶沙蓱沙互相通用　朱箋曰前云瓶沙此云蓱沙不知是一是二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逕入谷傳山官本曰案傳近刻訛作搏　案朱作搏趙改傳刊誤曰搏當作傳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官本曰案四近刻作三　案朱趙作三朱箋曰一作四趙釋曰一清案黃本作四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官本曰案天妖通近刻訛作天　案朱趙作天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迹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

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朱箋曰舊本此處錯簡今據謝耳伯所藏宋本改正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胡語耆闍鷲也官本曰案胡語二字近刻訛在文竺法維云下此處作山名耆闍鷲也　案朱趙與近刻同又竺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官本曰案近刻脫一石字　案朱趙無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三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迦作伽三作二　案朱同那作邪箋曰一作那趙改迦改那仍二釋曰一清案黃本作三到佛苦行六年坐朱作其箋曰一作坐趙改樹處有林木朱箋曰佛國記作本苦行六年處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卽有佛影見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官本曰案旬近刻作延　案朱趙作延朱箋曰古本作減半由旬佛國記作減半由延案毘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眾天身長半由延梵輔天身長一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西去官本曰案西近刻作而　案朱作而趙改刊誤曰而黃省曾本作西

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朱作而趙改西誤曰而黃省曾
作西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官本曰案近刻無此二字　案朱趙無魔
王自從南來試官本曰案近刻下有試字　案朱趙有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
散三女變爲老姥不自服官本曰案朱謀㙔云不字上疑脫一莫字　案朱箋曰佛國記作魔
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又不字上疑脫一莫字趙增莫字佛于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
坐官本曰案有兩峰雙立兩字起至此句向字止黃省曾刻訛在後卽是佛外祖國也祖字下國字上原本不誤梵
天來詣佛處官本曰案詣近刻訛作諸　案朱作諸箋曰疑作詣趙與[illegible]四天王捧鉢處
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棃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
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禪河浴官本曰案近刻脫禪字　案朱
脫禪字趙增又改作往無足字住浴竟于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
鉢沒河中官本曰案沒近刻訛作投　案朱作投趙改沒刊誤曰投當作沒迦棃郊龍王接

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
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于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
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恆水朱作南流趙增注字刊誤曰南流下落注字水
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
上卽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脩官本曰案拘律近刻作衞立
案朱作衞立趙作拘律刊誤曰尼衞立全氏校改尼拘律舍女上糜于此于是西度水于
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趙刊誤曰箋曰於字疑衍案於字不當衍若去於字文義不可通矣降
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
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
邑順恆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恆水西下
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衞國南

千二百里中間有恆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卽鹿野苑
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
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
恆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有佉下蘭池　案朱
作有佉下蘭池趙改有卜佉蘭池刊誤曰箋曰舊本作有卜佉下蘭池案孫潛本校衍下字恆水在北官本
曰案近刻訛作池水恆在北　案朱趙同佛下說戒處也不官本曰案下近刻訛作不　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不孫潛本校改下恆水又逕波麗國卽是佛外祖朱箋曰元本此下接兩峰雙立今移
於前國也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棃軒國官本曰案軒近刻訛作帝下同　案
朱訛趙改下同刊誤曰案棃帝漢書西域傳作棃軒史記作棃軒卽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
曰大秦一名棃軒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

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
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
恆水江口有國號擔袂官本曰案袂近刻作袂　案朱趙作袂下同屬天竺遣黃
門字興爲擔袂王釋氏西域記曰恆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
所注兩海所納自爲東西也趙釋曰周氏嬰卮林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陬恆水出西北隅恆
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于東海河流小渚緫不違波
善長敍恆于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紬
奇甄異六合之外苑在目中三竺之流如襟足下神州地志
斯爲最瓌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之洄洑其間水陸
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爲兩較之法顯傳
云渡新頭河至毘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
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罽賓饒夷
城城接恆水渡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棃林又東南行十由
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衞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
那毘迦又東南行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衞又東行五由延到
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毘舍
利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

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迦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邑此皆顯蹤原越黑暗職畧以退徂尋途投罽僞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竺毘荼國又逕摩頭羅澤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逕毘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迦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向巴連弗邑皆以原野之遞征爲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毘舍在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毘伽去伽維北劣一由延恆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萇佛足迹曬衣石卽得陀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蔥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爲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無補綴但改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麗僧城敘多支復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畢不合好古之士恨作者之疏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濟去也此邑恆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于巴連弗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

廣衮計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翰略記者忘準之地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子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積璧崑圖一片是衛武之圭翟鍚江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董祐誠曰恆水之名釋典最著大唐西域記謂之競伽河記稱競伽河東岸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北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邏國東接土番北接于闐是今後藏西境已爲北天竺中天竺諸國阿耨達山卽今後藏西境阿里部落北之岡底斯山爲諸山之大脊東西縣亙康泰扶南傳所稱山出五大水諸水皆由此分流當卽指橫都怒江瀾滄金沙諸水之源今岡底斯山南瑪帕木達賴池西通朗噶池又西曰狠楚河逕阿里城極西拉楚河出僧格巴喀布山西流折南流來會又南折東流逕阿里城南瑪楚河出阿里北山南流逕城東來會通爲岡噶江東南流逕外夷達噶部落西又東南入南海疑卽此注之恆水案輿圖南海于岡噶札馬訥二水入處海水皆北溢東西相望與西域記所稱兩海所納自爲東西亦適相合也 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 官本曰案近刻脫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吳琯本佛圖下有調字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

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 朱祖作粗趙改祖刊誤曰粗孫潛本校改祖 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爲解乃宣爲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 官本曰案河近刻訛作何 案朱作何趙改河刊誤曰箋曰何疑作向案非也何乃河字之譌 釋云復書曰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日 案朱作日箋曰當作曰趙改曰 案穆天子傳穆王于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爲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爲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緼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

多差遠意 趙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遠當作違違謂當作意多差違案依本文自通紛紛臆說終屬辭費 至欲訪地脈川 官本曰案欲近刻作若 案朱趙作若箋曰古本作欲刊誤曰若古本作欲古本卽黃省曾本亦非不如仍舊 爲莫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衆歸之鴻[illegible]宗 本曰案衆近刻作 案朱趙作衆 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案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案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 官本曰案近刻脫在其西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不死樹下淮南子有在其西三字今補入 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

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傾宮旋室案淮南子正作旋室不得據誤本以改古書）縣圃涼（朱箋曰古本作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朱作原趙改源刊誤曰原黃省曾本作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趙增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十字刊誤曰據淮南子西北陬下脫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十字今補正）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爲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十九字考山海經中言不周之山者亦無此語當是衍文　案趙釋曰全氏祖望曰七字注中注本雙行夾寫

後人傳鈔連作大字下文多有之又案朱趙有十九字孫校曰今本山海經脫之）則以髣髴近佛圖調之說（官本曰案佛圖調近刻訛作浮圖謂　案朱作浮圖謂趙作浮圖調刊誤曰謂當作調浮圖調卽佛圖調）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案十洲記（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十三洲說　案朱訛趙改）崑崙山（官本曰案山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衍趙删）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東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東海黃省曾本作北海以西與北連戌與亥近也）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帀繞山（官本曰案近刻作周帀繞帀山字屬下句　案朱趙同）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闊之井（官本曰案闊近刻作活　案朱趙同）西南近承淵之谷（官本曰案近近刻作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至黃省曾本作近）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陽四十六萬里（朱趙無云字四作三朱箋曰十洲記作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

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官本曰案近刻脫下狹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沈炳巽云據本書上廣上落下狹二字今補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煇（官本曰案干近刻訛作于　案朱訛趙改）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官本曰案山近刻訛作出　案朱趙作出）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趙刊誤曰箋曰十洲記作流精之闕案道元所引猶是曼倩原文朱氏所見則唐人避諱改易之書也）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官本曰案近刻作錦雲燭日　案朱同箋曰舊本作景燭日暉趙改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眞官仙靈（朱作虛箋曰十洲記作靈趙改靈）之所宗上通旋機（官本曰案近刻作璿璣　案朱趙同）元氣流布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官本曰案玉衡常理順九天近刻作五常玉衡

理九天　案朱趙同）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官本曰案下狹上廣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皆往來也下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上今據十洲記訂正　案朱趙同）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官本曰案近刻脫此八字　案朱趙無）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官本曰案近刻作所合　案朱作合趙改舍刊誤曰合當作舍）天帝居治處也（官本曰案居近刻訛作君下有所字衍　案朱趙同）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佛圖調康泰之傳是矣（官本曰案佛近刻訛作浮又脫傳字　案朱趙同）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趙刊誤曰箋曰十洲記作方丈方面按十洲記無下方字與注所引正同不如朱氏所云）各五千里上專是

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朱趙故曰崑崙山至不可具記一百六十二字在此下今移上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案朱趙有一字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滎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官本曰案近刻脫五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行神上全祖望校增五字五龍降天皇兄弟

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案朱趙有一字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趙囿作西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一渾字案朱衍箋曰渾字疑贅趙刪思絕根尋朱箋曰謝云根鈔本作垠自不登兩龍于雲轍趙刊誤曰箋曰不疑作非案不字義亦通騁八駿于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官本曰此下原本及近刻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考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即今河行積石山南邊其東折而西流逕山北然後轉東北流形勢適合石門當在折西之處不得云西南流也作水經者誤以爲河自石門潛行地中而入蔥嶺然後復出故不取冒以西流之語下言入蔥嶺則上不得言其流當是後人見山海經河水冒以西流句與下有石門相連遂掇其語于此又因下文言南入蔥嶺更臆改西流爲西南流耳杜佑通典兩引水經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卽接以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絕不及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其爲唐時本所無甚明今據通典訂正刪去七字　案朱趙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趙釋曰全氏曰杜君卿之譏水經誠有過者胡東樵欲爲水經護法而以爲錯簡以愚考之則亦非也水經開卷數語純引山經蓋以爲河水緣起蔥嶺而下則申明乃開卷數語之釋文此其行文之拙非後人所竄易也但其所引山經亦有甚不同者則可怪也萬斯同曰山海經河水出崑崙之東北以行其北西南入于勃海水經則謂東南入于勃海山海經積石之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水經則謂冒以西南流道元不能辨正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者況河自鹽澤以下皆東流也

山海經曰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出海又海水案朱趙同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趙釋曰全氏曰案山海經本文曰河水西南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今是注所引非完文山在隴西郡河關縣朱關作開箋曰孫云開當作關漢地理志云金城郡有河關縣趙改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

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尙美于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記朱趙作傳刊誤曰箋曰李云傳當作記案玉海引此注作傳字蓋傳記志之文古通稱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官本曰案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蓋本其說後記蔥嶺于闐河則又本之西域傳其書雜襲而成故漫無倫次道元則以蔥嶺于闐之河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復出爲積石河蔥嶺在今回部葉爾羌西于闐卽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卽羅布淖爾在闢展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卽星宿海今呼鄂敦搭拉朱思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者也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卽指星宿海　趙釋曰杜佑通典曰案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二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

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
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
西河關縣北云云案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
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愚謂二子博贍解
釋周應精當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水經所云河
出崑崙山者宜出于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
闐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
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
入葱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
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
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
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
東敦煌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
注記不絕大磧亙數千里未聞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
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案禹導河積石者
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又積石之西皆鹵
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迹自
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
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固云
言九州山川者尚書近之矣誠爲摭當其後漢書西域傳云
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
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云比禹紀山經猶較附近終是紕

繆案此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
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
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
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
堅又云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
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强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
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
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
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案尚書云織皮崑崙
析支渠叟西戎卽敘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
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
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
吐蕃中當亦非繆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
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知覩或有好事者于諸書中見有
引據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說辨千
古訛舛是故曲折言之胡氏渭禹貢錐指解之曰案水經敘
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爲明備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
下葱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
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
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爲渤海殊不知渤澤之
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

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渤澤最近故移積石于渤海
之下使渤澤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葢漢
世河關以西皆爲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
之南以表之非眞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
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
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葱嶺山以下發明頗多其
所言崑崙虛也曰淺見末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也曰宜在
蒲昌海下其言葱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
海也曰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正其繆而補其闕亦可謂精
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乖誕道元豈通論哉又曰此渤海當
在葱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卽蒲昌雷翥半蔚之類
非眞海也又出海外二十字酈意以此爲錯簡葢以下文南
入葱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葱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
又東注于渤澤之下則自崑崙而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
秩然方位悉當矣一清案通典爲學人所尊信其議水經以
爲纂集之不詳其摘酈注云都不詳正又云亦不尋究是於
本書尚未通覽僅掇割數言以逞其私說而其所指積石乃
是隋置河源郡唐置積石軍之地誤以龍支之積石當禹貢
之積石曾不悉在塞外西南羌中者大積石也在枹罕西北
者小積石也地理志括地志之文可覆案也東樵之言可稱
諍友董祐誠曰酈氏此注辨正積石之河爲葱嶺之河重源
所發至爲詳盡知通典所譏皆非其實經自此以上爲河之源

東源下從葱嶺出者爲河之西源西源至蒲昌海伏流而重
見爲東源經乃敘積石於葱嶺之前故酈以爲不比也所云
渤海當卽指扎凌鄂凌諸海猶青海之稱西海注所稱淪於
蒲昌出於海水也積石山爲大積石今爲雪山蒙古爲木素
鄂拉在青海土爾扈特南前旗黃河之南阿里克土司之東
今黃河自羅布淖爾伏流至噶達素齊老山復出爲阿勒坦
河東流穿鄂敦他拉海而東豬爲扎凌海又東爲鄂凌海折
而南逕蒙古爾津土司又東逕積石山南卽經所謂東南流
入渤海又出海外
南至積石山也

水經注卷一

水經注卷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官本曰按二字原本譌連經文今改正近刻篇題作河水二經文上復衍河水二字今删去　案朱趙作河水二經文上有河水二字趙釋曰一清案凡經文次篇之首有某水二字皆後人所加蓋漢人作經自爲一篇豈能逆料酈氏爲之注而先于每卷交割之處揩二字以別之哉或酈注既成用二字爲提掇則可耳然非經之舊也此卷首列河水二字謂重源之再見也其義例如此

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脫此九字杜佑通典引水經有此文蓋唐已後始脫去今據通典補正　案朱趙無九字孫校曰此句不合增又曰星衍案山海經北山經邊春之山多葱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疑即葱嶺也其杠水即後以爲河水者也董祐誠曰經以河水至積石又南入葱嶺山故通典譏之酈注則兩源分敘本不相淆也南入趙氏本作南出於義較順然通典所引已作南入矣今案趙作南入疑董誤記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朱惟作爲趙改刊誤曰爲全祖望校改惟一源西出捐毒之國官本曰案捐毒近刻訛作身毒　案朱趙作身趙釋曰禹貢錐指曰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爲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蓋承其誤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董祐誠曰葱嶺即天山西南之正幹漢書西域傳所稱南山北山皆葱嶺所分今自西布魯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克善諸部落皆在葱嶺間西域傳捐毒國東至疏勒南與葱嶺屬西上葱嶺則休循是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注言河水發其嶺分爲二水者蓋謂東西源皆出葱嶺非必謂一水而東西分流也注引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斯言簡而該矣今葱嶺西界之水盤曲嶺中匯爲圖斯庫爾及伊西洱庫爾其西北則入達里岡阿鄂謨然道里較近又與下逕安息入西海之文不合則注所稱葱嶺西流之一水自當指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部落入騰吉斯鄂謨者亦出葱嶺特南北睽隔蓋西流之水自入安息之西海本非河源酈氏特因葱嶺而類及之與上注述新頭河恆河正同今西布魯特西南直接葱嶺東山曰伊斯克里克水曰赫色爾西山曰吉布察克水曰哈喇庫爾二水南流瀦爲哈拉庫爾庫爾者回語謂池東出爲喀什噶爾達里雅回語謂大河爲達里雅即葱嶺之河源也**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敘葱嶺之水分東西先載葱嶺分源西流逕休循難兜罽賓月氏安息入雷翥海之水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于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國南**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又奪國字趙改增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安息下落國字城臨嬀水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趙刊誤曰箋曰前漢書云書革旁行案此誤本漢書史記是畫字爲書記也朱箋曰元本此下接空須菩提至于合同乃錯簡今改正於又西逕陁衛國注或云懸鉢虛下**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內敘葱嶺西流之水終於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葱嶺此以西水皆西流不爲中國河源注因葱嶺之源而類及之故亦稱河水也今葱嶺之水西流者盤洄山中其西北入達里岡阿鄂謨者川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今巴達克山部落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厄爾古一源又西流

東南合達里木一源皆出西南葱嶺中三水合而西流逕科克倫回部南又西逕噶伊斯巴爾回城南又西逕哈扎爾巴什紅帽回部南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大水又西北逕布哈爾部落西南又北流入騰吉斯鄂謨與北注西流之河較合騰吉斯鄂謨周圍數千里疑即所謂雷翥海唐書突厥傳西突厥西至雷翥海蓋其時突厥西境至此漢書西域傳捐毒西上葱嶺即休循難兜西至無雷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罽賓東北至難兜西北與大月氏接大月氏西至安息南與罽賓接安息北與康居接史以此注證之則今巴達克山休循爲其北境難兜爲其南境痕都斯坦北境爲罽賓科克倫諸部落爲大月氏布哈爾諸部落爲安息也西域傳大月氏都嬀水北安息亦臨嬀水嬀水其即葱嶺西流之水與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褅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官本曰案西字近刻訛在之北上案朱趙同趙西字下旁注一句字釋曰全氏曰之北猶言如北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官本曰案之近刻作以注下有于字案朱趙同又西逕四大塔北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注內言葱嶺西流之水因連及蜺羅跂褅水逕于闐四大塔陀衛安息同入雷翥海亦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釋法

顯所謂糺尸羅國官本曰案糺近刻作竺刹二字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竺刹尸羅黃省曾本作糺尸羅今校正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皆起塔官本曰案飼近刻作餧案朱趙作餧又西逕揵陀衛國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脫揵趙改增揵下同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陀衛上落揵字以法顯傳校增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官本曰案弗近刻訛作佛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法顯傳作弗樓沙國今改正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趙刊誤曰箋曰一本無鉢字案於文應有鉢字于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

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花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朱趙花竝作華佛圖調曰官本曰案近刻脫調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佛圖下落調字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案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縣鉢朱趙鎖作鏁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虛空官本曰案旁行爲書記也爲字起至此句虛字止近刻訛在後俗與子合同下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之前原本不誤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朱作机趙改机刊誤曰瑞應本起經云梵釋下侍四天王接菩薩身置金机上机當作机佛一足迹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迹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朱裟作娑趙改刊誤曰袈娑之娑竝當从衣不从女廣韻袈裟胡衣也下袈娑王城亦同此誤佛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揵陀

越王城西北官本曰案揵近刻作捷下同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捷何焯本校改揵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官本曰案近刻脫淵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佛到下落淵字全祖望校補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官本曰案注內敍蜺羅跂褅水終於此董祐誠曰葱嶺西流之水南合二水其源出和斯替恆占諸部落皆不逕于闐于闐西南二面葱嶺環帶亦無西流之水蜺羅跂褅無可指證自新頭河以下地處荒遠傳記缺略惟有釋典未可爲據今竝闕疑不復爲圖又曰揵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黎靬條支臨西海官本曰案黎近刻作犂案朱趙作犂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西行可月餘日近可十日日所入也案所謂

古本卽黄省曾本也是注原文校漢書西域傳悉無舛譌無據更引後人誤本改易古書凡遇此等皆所不取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朱趙有者字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迦舍羅國官本曰案迦近刻作伽　案朱趙作伽董祐誠曰當在今喀什噶爾極西蔥嶺中大唐西域記稱朅盤陀國大崖東北至奔攘舍羅蔥嶺東岡四山之中商旅往來從此東下蔥嶺唐書地理志疏勒西南蔥嶺守捉故朅盤陀國爲今葉爾羌所屬喀爾楚遮西地河源之哈拉庫爾正當其北注引釋氏西域記稱爲萬國要道蓋由此東下蔥嶺奔攘舍羅當卽迦舍羅矣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緫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卽蔥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董祐誠曰案今哈拉庫爾水東流逕喀什噶爾南爲喀什噶爾河卽注所言北河其自葉爾羌西南遶城者爲葉爾羌河卽注所言南河二水異源而注稱一水所

分與今水道不合今喀什噶爾自西迤南至英吉沙爾西迤東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囘語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卽古蔥嶺岐沙谷當卽在今喀什噶爾之西蔥嶺中自此以東出山卽爲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傍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後更湮塞與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董祐誠曰此南河也漢書西域傳無雷南至蒲犂烏秅北與捐毒接蓋在蔥嶺上其難兜國下言西至無雷者誤字也無雷當今西布魯特部落之南博羅爾部落之北喀什噶爾西邊地分流之水當卽傍山東南流逕其北也治盧城其俗與西夜子合同官本曰案其字原本訛在俗與下今據文義改正　案朱訛箋曰當作其俗與西夜趙改又東流逕依耐國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依耐國北至疏勒此注在無雷之東蒲犂之西當在今英吉沙爾南界中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水又東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作又東流三字案朱趙同逕蒲犂國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蒲犂東至莎車北至疏勒證以此注在今英吉沙爾葉爾羌之間分流之水當自此東流至葉爾羌合葉爾羌河今葉爾羌河自葉爾羌西南徼外曲流東北逕拉虎爾克什米爾諸部落左合米勒台玉山一水東北歧爲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囘語爲葉爾羌諤斯騰諤斯騰者譯言濬成之河自

此以下卽注所言南河矣治蒲犂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蔥嶺河自岐沙谷分爲二此先敘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犂皮山而東合于闐河不得與經淆案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皮山西南至烏秅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唐書地理志于闐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朱箋曰案宋本下文其一源接此入十里下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案自罽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酈注爲之發明人始知有蔥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蔥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蔥嶺大惑不解矣一淸案水經世傳脫誤乖之經注混淆此篇尤甚一爲改正脈界豁然覺東樵之言猶爲唐突前人也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所出二字今據通典補正　案朱趙無又東注蒲昌海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又字今據通典補正　案朱趙無孫校曰山海經注泑澤之水有口訛水出長沙山北流邸時水出槐江山北流潅水出單狐山西流杠水出邊春山交欃

水欃水又受遝水西流匠韓水出灌題山西流敦薨水出敦薨山西流凡六水皆注泑澤澤卽蒲昌海也山海經言敦薨水出於崑崙之東北實惟河源是衍案東北隅卽積石也是山海經以敦薨爲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官本曰案此九字近刻訛作經原本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疑其一源以下至與于闐河合三十字是注埠案玉海引水經其一源以下至蒲昌海皆經文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是注文案王海所引是也謝說非也朱氏旣述孫潛之書又存耳伯之說請歸畫一無事兩歧自此以下至又東入塞以上惟此條其一源至東注蒲昌海二十一字是經餘告是注觀下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經云蒲昌海注以泑澤釋之若如今本不幾複與董祐誠曰此南河也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孫校曰卽漢武所名崑崙也董祐誠曰今和闐南大雪山縣亙數千里東達庫爾坤南接阿底斯西迤北爲蔥嶺史記大宛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爲崑崙卽此山也蓋山脈縣亙河水所出通爲崑崙梵書則同爲阿耨達山矣今和闐河囘語爲和闐達里雅源出和闐所屬皮什雅南五十里南山中北流上源東爲玉隴哈什河西爲哈拉哈什河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董祐誠曰于闐卽今和闐魏書西域傳于闐國城東二十里有大水

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今和闐城東爲玉隴哈什河城西爲哈拉哈什河並北流至喀提里什合與魏書正同此云逕于闐國西是以哈拉哈什河爲正流也治西城朱趙作城趙刊誤曰箋曰西城西域傳作西域案杭世駿云西城見漢書西域傳作西域者誤土多玉石官本曰案土近刻訛作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當作土西域傳云于闐國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朱亦作烏帝箋曰佛國記作傿夷趙改傿夷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趙刊誤曰箋曰沙行一本作涉行案沙行言行沙磧中也涉字義非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十五里官本曰城南近刻訛作南城案朱訛趙改又十上並有一字趙刊誤曰何焯校改南城爲城南有利剎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迹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于闐河入蔥嶺南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自喀提里什合爲和闐達里雅又北流五百里會葉爾羌河卽南河也惟今葉爾羌河右合和闐河卽左與北河會通爲塔里木河而注敘南河合北河在合且末水之下與今水道不合葢塔里木河所經皆戈壁沮洳之地水道或有改易矣卽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上下文並注內敘蔥嶺南河逕于闐扜彌精絕且末鄯善入牢蘭海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又朱脫國字趙增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于闐下落國字董祐誠曰自此至通爲注濱河南北河當相去不遠至今遂合爲一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當在今和闐所屬克爾雅城以東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董祐誠曰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朱箋

曰前漢西域傳扜彌作扜彌注云扜音烏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亦爲大戈壁唐書地理志播仙鎮西五百里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三百里至于闐與注所稱西去于闐里數不合注本漢書西域傳葢荒遠之地史志里數多未得其實也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董祐誠曰水無攷詳見下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兵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孫潛云兵當作其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董祐誠曰隋書地理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書地理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葢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中皆大戈壁水皆流入沙中別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所云阿耨達大水無可指證以理推之流沙之地古今互異漢書西域傳稱從鄯善南水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唐書地理志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又西自石城鎮播仙鎮至于闐又唐西域記元奘之歸由瞿薩旦那國卽于闐國東過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從陽關涉鹻磧渡陷河至于闐皆出大戈壁中今驛道則自嘉峪關外西經哈密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至葉爾羌乃折而東南至和闐無由漢之南道者西域傳南道自陽關以西樓蘭且末精絕扜彌小宛皆在今戈壁中城郭相望元奘所記稱于闐東行入大流沙入畜昏迷屢有喪亡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又六百餘里至折摩䭾那故國卽涅末地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東北千餘里至樓蘭是唐時已爲無人之境與漢志所稱迥異今則盡爲荒服唐代諸鎮城並淪沙磧葢風沙相摶故道或湮戈壁之中水泉之匯爲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在古時或有北行入河之迹與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董祐誠曰北河下有注濱城葢南北自此合流矣以下與南河皆一水所逕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濱趙並作賓下同董祐誠曰當在蒲昌海西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

子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趙刊誤曰箋曰據漢書西域傳脫一其字案西域傳云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不作其王也朱氏乃據黃省曾本託言漢書誤矣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趙釋曰全氏曰貳師之官後漢所無且其時刺史秩卑不得表行將軍也何焯曰其事無可考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勱厲聲曰王尊建節官本曰案尊近刻訛作遵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作王尊不從趸王遵後漢人見隗囂傳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回減

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官本曰案注內敘蔥嶺南河合于闐河終於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董祐誠曰城當在蒲昌海南澤即蒲昌海也注引西域記云南河自于闐東迤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亦名牢蘭海詳見北河下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官本曰案八百近刻訛作三百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漢書西域傳作八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脫文故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官本曰案澤原本訛作海據上文其水東注澤改正案朱趙作海釋氏西域記曰南河孫校曰即漢武帝所名也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趙東於作於東刊誤曰東於二字當倒互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

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趙作傷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趙刊誤曰箋曰李克家云禪當作鄯案何焯云禪鄯音同通泰胡語異而譌不必改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官本曰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蔥嶺河自岐沙分爲二此敘北河逕疏勒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入蒲昌海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疏勒國南至莎車捐毒國東至疏勒莎車國西至疏勒則疏勒在莎車西北捐毒之東蔥嶺河東流所經唐書地理志稱疏勒鎮三面皆山自于闐鎮西北至疏勒鎮千二百三十里又稱疏勒西南入蔥嶺則即今之喀什噶爾也至耿恭所守疏勒城非疏勒國治通鑑注所辨甚確此注引之蓋偶失檢耳今哈喇庫勒東出至喀什噶爾城南爲喀什噶爾河漢書西域傳曰蔥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官本曰案以上約舉漢書西域傳之文近刻西域上衍釋氏二字朱謀㙔箋謂當作釋氏西域記非也案朱衍二字箋曰漢書西域傳無此文當作釋氏西域記趙依改暨于

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朱趙不重枝水二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尉頭國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疏勒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溫宿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是溫宿疏勒東西相距約千里與今烏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山緜亙尉頭在溫宿之西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圖勒扎巴什諸山是也喀什噶爾河東流逕葉爾羌北又東流逕烏什南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董祐誠曰今喀什噶爾城北山麓有水同源異流北曰赫色勒南曰特爾墨楚克東南流復合入喀什噶爾河又有木什河特們河皆入赫色勒河當即注所稱疏勒北山水也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趙南上有漢書西域傳曰六字刊誤曰全祖望云此下三句是引漢書南去上脫漢書西域傳曰六字今補正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趙刊誤曰箋曰宋本無西字案漢書西域傳有西字朱氏妄引宋本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

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趙刊誤曰箋曰後漢書作澗傍有水可因案道元未徵引范史不得據彼以規此也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歎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卽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納司徒鮑昱之言官本曰案章帝近刻訛作明帝案朱趙作明帝趙釋曰案建初是章帝年號酈氏誤記後漢書耿恭傳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則明帝字誤無疑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

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遙呼曰官本曰案遙近刻訛作遥案朱作遥箋曰後漢書作遥呼趙改遥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枝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文北河至溫宿合枝河因敘枝河逕疏勒莎車至溫宿而入北河此枝河所逕不得爲北河蓋注訛作經於是枝河北河相亂後人妄改耳案朱訛趙改枝竝作北下同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西域傳疏勒南至莎車莎車西至疏勒南至蒲犂此言枝河東逕莎車國南則漢莎車城在葉爾羌北境竝在北河之北當今葉爾羌所屬巴爾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莎車也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犂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于此有鐵山出青玉枝河又東逕溫宿國南官本曰案此九字近刻訛作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上下文皆敘枝河所逕此北字亦屬後人妄改今訂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之當作又南字當移溫宿國下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

善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右入北河官本曰案注內敘枝河終於此董祐誠曰喀什噶爾河自喀什噶爾城南東流逕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南界別無支流河北近大山以此注言之當自喀什噶爾城南分枝水北流又東隨山麓東行逕巴爾楚克城諸地至烏什南界合爲一古今或有變徙也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蔥嶺北河所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接下入姑墨川水注之於文爲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句南入句姑墨川水注之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溫宿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今阿克蘇城距烏什城里數略同自阿克蘇城南渡河循和闐河有道通和闐城卽馬行十五日之道唐書地理志撥換城一日姑墨州西二百里至溫肅州自撥換南至于闐鎭城竝與漢書及今地合今喀什噶爾河東流自烏什南逕阿克蘇南又東南卽與葉爾羌來之南河會通爲塔里木河姑墨川水注之官本曰案姑字上近刻衍入字案朱趙有水導姑墨西北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導上落水字歷赤沙山官本曰案近刻脫歷字案朱趙無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

城官本曰案近刻脫南城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治下脫南城二字漢書西域傳校補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及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河官本曰案北河字近刻訛作波案朱趙作北波河趙釋曰一清案北波河謂北循河也章懷後漢書注曰波傍也音詖又西域傳作陂章懷注曰循河曰陂音波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董祐誠曰唐書地理志撥換城西有撥換水當卽姑墨川水今阿克蘇河出阿克蘇西北山東南流經阿克蘇城西南烏什河出烏什西山逕烏什城北東流來會又東歧爲二支入塔里木河天山正幹今爲漢騰格里山亙阿克蘇城庫車城北而東庫車北山出硇砂爲赤砂山當以此得名下龜茲水亦逕赤砂山則赤砂緜亙甚遠也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案朱趙無北河二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記唐顯慶三年移安西都護府于龜茲故國正南與于闐城守捉南北相當正西至撥換五百六十里又從撥換西北經拔達嶺至碎葉城大唐西域記屈支國舊曰龜茲西行六百餘里至拔祿迦國舊謂姑墨唐書地理志于闐東薊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闐今庫車城西至阿克蘇南直和闐之東西北由阿克蘇一度冰山通伊犁方位道里皆合魏書西域傳龜茲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

式水即黃河白山即城北天山計式水即北河今塔里木河自阿克蘇城南東流逕庫車所屬沙雅爾南亦爲額爾句河
也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
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
炭治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云官本曰案近刻脫云
字案朱脫趙增曰字刊誤曰廣志下落曰字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
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
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
北河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朱訛趙改刊誤曰此當作北案東川水官本曰案東字近刻衍又字
案朱趙有又字出龜茲東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出字案朱趙無趙增逕刊誤曰東川水下落逕字何
焯校增歷赤沙積棃官本曰案近刻脫歷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北下落歷字何焯校增南流
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趙釋曰全氏曰四字注中注故延城

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
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接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謂今喀喇沙爾所屬布古爾城諸地以此注推之輪臺
在庫車河之西近今庫車城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
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千頃
以上官本曰案可近刻訛作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有全祖望校改可其處溫和田美可益
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
徙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
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董祐誠曰一源即西川水枝水左派者一源即西川水三分中之一水
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
水東南注東川董祐誠曰今拜河二源東曰哈布薩朗河西曰穆薩爾河俱出阿克蘇屬拜城西北山合
干城西南東流逕城南合北來察罕水又逕賽里木南而東赫色爾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來會又東逕庫車城南而

東庫車河出城東北山二水合南流逕城東來會又東南注塔里木河拜河當即注之西川庫車河當即注之東川其西
川逕入北河及枝流分四二流通東川故道多不可考至龜茲城當今近庫車城固無可疑也注于北大山引西域記屈
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案回疆通志火焰山自喀喇和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一帶山皆赤色如
火焰形其中產硇砂常有煙霧湧起至夕光焰若炬蓋即注所稱北大山矣東川水又東南逕烏
壘國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當在今庫車城東西南接庫車河傳又
言烏壘南至渠犂南字當東字之誤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
門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
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並護北道故號都護
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
薨之水董祐誠曰右當作左注自此以下或言大河或言河水不復言北河蓋二河之合在此今塔里木河自沙
雅爾南東流至喀喇沙爾所屬庫勒爾城南合開都河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董祐

誠曰今裕勒都斯河爲西源出喀喇沙爾西北楚爾達山哈布齊哈河爲東源出喀喇沙爾北和屯博克塔山皆天山正
幹即敦薨山也注稱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今是山迤東爲鎮西府所屬當漢匈奴蒲類王地迤西爲伊犂所屬當漢
烏孫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
出焉官本曰案近刻脫敦薨之山四字案朱趙無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
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
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官本曰案近刻脫左水二字案朱趙無逕流焉耆之野
官本曰案逕近刻訛作經案朱趙作經屈而東南流官本曰案而字近刻訛作南案朱作南箋曰疑作
而趙改而注于敦薨之渚董祐誠曰左水今無攷以今水道證之則西源應有二一爲裕勒都斯河西南
流即此注之左水一爲達賴克河東流即此注之右水注云注于敦薨之渚謂合爲敦薨之水也東流分爲四字疑有誤
右水東南流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自楚爾達山西南流至喀爾喝圖北折東達克賴河東流來會之折
而東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董祐誠曰今裕勒都斯河東流分爲二行百餘里復合後

漢書西域傳焉耆四面有大山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而其城此注言城居四水之中今喀喇沙爾城東海都河環繞之中天山四面環繞焉 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耆員渠城蓋在此矣

城西去烏壘四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董祐誠曰今海都河二水合東南流為海都河左與哈布齊哈河合而同注于博斯騰淖爾 東源東南流分為二水澗瀾雙引官本曰案瀾字上近刻衍但字 案朱趙有 洪湍濬發俱東南流董祐誠曰今哈布齊哈河東南流當喀喇沙爾東北分為二水合海都河 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官本曰案國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國下云國治危須城是也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危須國西至焉耆南至尉犂 當即今喀喇沙爾 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官本曰潭近刻訛作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潯孫潛校改潭 溢而為海官本曰案而原本訛作流據宋本改正 案朱趙作流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溢海為海吳琯本改作溢流謝兆申據宋鈔本作溢而為海是也案流字與海字俱從水得其偏旁以意推之流字為近董祐誠曰今海都河匯于喀喇沙爾之南為博斯騰淖爾 史記曰焉耆東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所謂敦薨之藪也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龜茲東通尉犂焉耆南至尉犂更證以此注尉犂蓋在博斯騰淖爾之西庫車之東後漢班超討焉耆自西而東先至尉犂焉耆絕葦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屬布古爾城有葦湖惟一土橋可渡則尉犂正當今布古爾地也 國治尉犂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董祐誠曰今博斯騰淖爾南出西流仍為海都河又西逕庫勒爾山北山東接額格爾齊山今猶以漢名相傳曰沙山在博斯騰淖爾南一百二十里晉書西戎傳沙州刺史楊宣驅理西域以張植為前鋒焉耆王熙拒戰于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即所謂鐵關谷矣 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官本曰案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別改引刊誤曰西南流下落逕字別注是引注之譌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喀喇沙爾西南庫勒爾城之西自連城西至輪臺皆故屯田地 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

而南逕渠犂國西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渠犂城東北與尉犂接西有河今海都河西南流屈南逕喀喇沙爾所屬庫勒爾城當漢渠犂國也 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董祐誠曰今海都河折東南逕庫勒爾城南 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犂接又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今海都河南入塔里木河注中所稱凡天山南境諸大水入蒲昌海者備舉無遺當元魏時玉門以外久淪異域酈氏博考傳記以成此注今則蔥嶺以東盡登戶版雖川流變遷古今或異而證以輿圖大勢較然若合符節如敦薨之水敘次詳盡與今道曲折不爽酈氏之書可謂俟百世而不惑者矣 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趙釋曰一清案漢書西域傳作山國云鄯善國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又云山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漢書脫去墨字師古遽以臆解之更不識所居何山所治何城觀酈注甚是分明可補史傳之闕文正小顏之曲說董祐誠曰趙氏據此注謂漢書山國脫去墨字以正小顏之誤案注稱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蓋皆西域傳文是今本漢書更脫去治墨山城四字也西域傳言西北至焉耆東南至鄯善西至尉犂危須當在今庫勒爾之東南濱塔里木河 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董祐誠曰蓋以注濱河得名城當在墨山東 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官本曰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注稱墽田士所屯故城稱國名蓋樓蘭田士屯此非樓蘭治也 蓋墽田士所屯官本曰案墽田士近刻訛作發田士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發田士當作墽田士即屯田卒也 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至此乃注內敘蔥嶺北河所終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靈 案朱訛趙改 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官本曰案近刻脫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蒲下

落字
昌盪覆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元孫
潛改作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澮其岸岸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全祖望云岸岸當作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面向海官本曰案西字上近
刻衍皆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皆字衍文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
也朱箋曰此注譌錯難以意通據御覽所引涼州異物志云姜賴之虛今稱龍城恆溪無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海溢
盪傾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碁而生卽此事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掘
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桃案朱作桃箋曰宋本作枕趙改枕以
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官本曰案起近刻訛作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氣姜宸英本作起寡見
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
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
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

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官本曰案漢書西域傳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後漢書同惟
水經注作千三百里足證二書皆脫千字案朱趙千上有一字又朱作至趙改去趙刊誤曰至黃省曾本作去趙釋曰
全氏曰案郭璞注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與漢書西域傳合也廣輪四百里官本曰案近刻作廣袤三百里
案朱趙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朱箋曰電御覽作雷趙改雷
爲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官本曰案近刻脫其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下落其字太
平御覽引此文校增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矣卽河水之
所潛而出于積石也董祐誠曰蒲昌海今曰羅布淖爾蒙古語謂淖爾爲池當土魯番廳之西南周
圍數百里停而不流天山以南蔥嶺以東之水皆會于塔里木河而瀦于此自此伏流至鄂敦他拉眾泉竝發爲大河重
源據注則今羅布淖爾鄯善在其西南龍城在其東北也三沙當卽今敦煌西境外之沙磧古稱白龍堆三國志注引魏
略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蓋三隴沙卽注所稱三沙矣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竝間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求實致
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于積石之山董祐誠曰積石山見上河
水自蒲昌伏流至噶達素齊老山而復出注言出于積石之山蓋積石以西古爲荒略故據積石爲限也山海經
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官本曰案西下近刻衍南字案朱
趙有是山也萬物無不有官本曰案近刻下有焉字案朱趙有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
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
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官本曰左近刻訛作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在孫潛校改左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官本曰案逕下近刻
有於字案朱趙有是爲河曲矣董祐誠曰今河水繞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東而西逕蒙古和碩特前頭
旗土爾扈特南前旗南又西北流逕和碩特南左翼中旗南阿里克土司北又東北流逕土爾扈特南中旗東又北流逕

和碩特南左翼次旗東南又東流逕和碩特南右翼末旗輝特南旗南又東流入貴德廳界河曲之中爲和碩特前頭旗
南左翼中旗南右翼中旗土爾扈特南前旗及察漢諾們罕喇嘛遊牧處卽析支地也應劭曰禹貢析
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
曲羌也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朱趙北下有逕字趙釋曰一清案漢書地理志敦煌
郡下云有蒲昌海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龍勒縣氐置水出南羌中
東北入澤溉民田效穀縣師古曰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穀因立爲
縣名淵泉縣師古曰闞駰曰地多泉水故以爲名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障酒泉郡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師古
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祿福縣呼蠶水出南羌中東至會水入羌谷會水縣北部都尉治偃泉障東部都尉
治東部障闞駰曰衆水所會故曰會水樂涫縣說文曰涫鬵也酒泉有樂涫縣又曰涫涫溢也今西河朔方言謂沸溢爲涫
涫張掖郡觻得縣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一百里刪丹縣桑欽以爲
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都尉治此卽三郡之水也應劭地理風

俗記曰敦煌官本曰案下酒泉張掖皆釋其義此當有脫文漢書注引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敦煌郡注引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與酒泉張掖俱是仲瑗之說則此不應獨遺之劉昭郡國志補注敦煌郡下引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虛水有懸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邑君聲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于君謂之郡孫校曰郡非會意鄺說失之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

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章樹生庭雁門雁之所有是也孫校曰雁門之山出山海經則此亦以山陵名耳其說非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官本曰案因字近刻訛作國上衍會計二字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元文大計東治之山因名會稽是注所引有舛譌又東治之名更在會稽之後蓋自區治死始有之仲瑗反以爲古地名亦誤也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董祐誠曰河自蒲昌伏流重源再發並行塞外故舉三郡以表其地敦煌郡今安西州地酒泉郡今肅州地張掖郡今甘州地經合言過郡南注言纏絡遠明河去三郡尚遠通典必求河于三郡中誤矣河水自河曲又東逕西海郡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訛作河水自東河曲考注義乃承上河曲之文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自東二字胡渭校改東自董祐誠曰下注引十三州志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西海郡治此當在今青海南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

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棄廢趙釋曰全氏曰案五縣謂修遠監羌興武罕虜順礫也據莽傳居攝二年西羌怨莽奪其地攻走西海太守程永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通鑑注大小榆谷卽唐之九曲在積石軍西二百里宋史地理志積石軍北至西甯州八十里則榆谷當在今貴德廳西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爲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于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官本曰案且近刻訛作其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其全氏校改且于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八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沈炳巽云本傳是九年今改正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大小榆谷迷唐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種人二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此處似多種人

二字後漢書西羌傳云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飢餓不肯遠出遂復背叛云云則背叛者止迷唐耳故下有與羌爲讐種人與官兵擊之之文擊之者擊迷唐也豈有種人背叛種人復擊之之事乎其云與羌爲讐據後漢書云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讐鄺注刪落不存故難曉耳謂漢造河橋官本曰案謂近刻作以 案朱趙作以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爲讐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于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官本曰案近刻脫谷字 案朱脫趙增無復聚落隃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河以廣田畜官本曰案河近刻作水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水黃

省曾本作河故能彊大常雄諸種今窯援汎壞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壞沮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壞沮黃省曾本作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
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
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遂開屯田二
十七部官本曰案近刻脫屯字　案朱趙無列屯夾河官本曰案近刻脫列屯二字　案朱脫趙增
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案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
作橋謂之河厲長朱趙有一字百五十步兩岸纍趙作壘石作基陛
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鎭壓兩邊俱平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來　案朱作俱來趙
改往來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嚴飾橋在清
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趙釋曰全氏曰施廷樞曰水經全用後漢地名不然河關故屬金城郡也上曲
陽之稱中山亦其證因河關之屬隴西而知水經爲東京之作
義最精審予嘗謂山經亦成于後漢故其稱河關亦曰隴西也

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趙釋曰全氏曰道元歷敘河關一帶大河所會之水而以洮水終之舊本錯誤
以注爲經于是胡渭疑洮水不應再見反改河關下之經文洮
水爲澆水以避之不知河關一帶之水通名洮河非別有所謂
澆水也胡氏畢生
治水經乃有此謬

河水右逕沙州北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又　案朱趙作又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前涼以敦煌西域
都護等三部三營爲沙州則在今安西州界中之沙州也西
秦錄乞伏熾磐以沙州刺史麴景鎭西平通鑑呼盧古等攻
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是當時西平湟河諸郡皆屬沙州
卽此注所稱沙州蓋乞伏氏所移置也熾磐當宋元嘉時隋
書經籍志稱宋新亭侯段國此注引國所撰沙州記有吐谷
渾河橋有彊臺山有墊江源則今貴德循化以南諸番界直
接松潘廳北境皆當時沙州地記又有臨洮城臨洮與枹罕
西秦同屬隴西郡以記言之則是時北河州雖鎭枹罕而臨
洮則屬沙州矣河水所逕之沙州諸地志皆不載賴有此注
猶可考證其治當在今貴德廳西所治之城已不可攷詳釋
注文似卽漢之河關縣也**段國曰澆河**朱箋曰段國沙州記云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彊臺山而此注說澆水
知洮字乃傳寫之誤耳西南朱趙有一字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朱趙有一字
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官本曰案楊近刻作陽　案朱同趙改董祐誠
曰澆河見下大楊川當在今貴德廳西南望黃沙猶若人委乾糒于地官本曰案乾糒近刻
作干糒　案朱作干糒趙改干糒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段國
沙州記作若人委乾糒於地案何焯云晉人帖中或以乾爲
于蓋乾干古通用初月帖淡悶干嘔是也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
州于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趙釋曰晉
氏召南曰今本漢志是文在破羌縣下豈誤移于河關與抑
俱有而一存一脫與全氏曰案道元注于破羌縣亦有此語
而所引是應劭說則知此是班固河關之本注而應劭又再
注之于破羌今本漢書于河關下失去元注于破羌下復脫
應劭曰三字猶幸是文有可考爾董祐誠曰今本漢志無此
文蓋脫簡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續漢書屬隴西
經言隴西河關縣知作者在東
京後矣縣當在今貴德廳界中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
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舉首易偏矣官本
曰案此句有脫誤未詳　案朱趙作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平徭役也朱無平字箋曰御覽引作
玄靜平徭役今本風俗通缺趙增平字釋名又曰縣懸也朱趙懸作縣下同朱脫縣趙增刊誤曰又
曰下脫縣字縣也之縣其音爲懸與懸通用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
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
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糸字在半也官本曰案此句有脫誤未詳
案朱趙系作縣趙釋曰一清案此句疑有誤漢高帝六年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六並訛作元據漢書改
正　案朱作漢帝元年箋曰漢書作漢高帝六年趙改正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
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

又東北濟川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文河關縣至後敘洮水
皆依經爲注又平近刻訛作卑　案朱訛經平作卑箋曰謝
云據後注西卑當作西平趙並改刊誤曰二十七字是注混
作經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西平郡領西都臨羌長甯安夷
四縣元和郡縣志後漢獻帝分金城置西平郡後魏以爲鄯

善鎮葢在河水北界今自貴德以北皆西平郡地又曰今貴德廳西北有公庫勒諸水疑卽二川也**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董祐誠曰谷當在今貴德廳南**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南涼禿髮烏孤以西平河南地爲澆河郡下注云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廓州至鄯州一百八十里達化縣西三十里澆河城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則城在今西寧縣西南近今貴德廳治**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今貴德廳東有野橋下必拉西有和卓蘭台必拉皆出廳南北流入河未審何者爲濟川水也**河水又東逕澆河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訛作東又 案朱訛趙改董祐誠曰卽濟川水所逕城也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趙釋曰一清案通鑑宋紀作阿柴爲安西將軍澆河公卽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董祐誠曰城無攷唐書地理志達化縣東有黃沙戍疑卽此當在今貴德廳東**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廓州化城縣郭下本後魏石城縣黃河在縣南八十步卽此石城也當今西甯縣直南南臨

水二　卅三

河水魏書地形志無石城縣葢屬鄯州今本闕也**左合北谷水**官本曰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南昔段頻擊羌于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卽于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通典廓州前涼以其地爲湟河郡張猛龍頌有涼黃河太守諸書無黃河郡則黃河郡卽湟河郡也太平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云湟河郡後魏太平眞君十六年置洮河郡屬鄯州今本地形志鄯州下郡縣俱闕此注稱黃河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當在今西寧縣東南巴燕戎格廳西境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趙釋曰全祖望曰斗司空公曰廣違卽廣威音同字異字文葢取此城以名縣董祐誠曰通典廓州廣威縣本後魏石城縣是廣威與石城相近唐之廣威葢卽以此廣違得名當在今循化貴德二廳間**右合烏頭川水**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右訛作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又朱趙右作又**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董祐

誠曰今有清水河出貴德廳南東流合南來一水北流東爲循化廳界西爲貴德廳界又北入于河疑卽烏頭川水其南來一水疑卽所謂支津也**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後漢書馬武追擊羌到東西邯注云葢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化隆縣東案化隆卽化城唐爲廓州郭下縣廓州故石城也邯川城當在今巴燕戎格廳所屬土司境元和郡縣志合川郡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邯合聲相近疑爲一地**城之左右歷谷有二水**官本曰案二近刻訛作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祖望云三當作二杜佑曰東西邯水各分左右是也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馬武傳章懷注曰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董祐誠曰今巴燕戎格廳西境東有克欠河西有克犨河疑卽東西邯水也**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永嘉中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所統有臨津縣魏書地形志縣闕當在今循化廳西北土司境**而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循化廳西**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

水二　卅四

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二漢志白土皆屬上郡非此城也晉書地理志金城郡有白土三國志正始九年叛羌屯河關白土故城則漢末已有城矣魏書地形志縣闕此注引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當近今巴燕戎格廳治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官本曰案近刻脫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白土城上落有字孫潛校增城在大河之北而爲緣河濟渡之處官本曰案之處原本訛作之北近刻之處下復衍北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黃省曾本無處字全氏曰北字是地字之誤今以通鑑注所引校正之案卽作處字義亦通北字衍文趙釋曰全氏曰案胡三省曰漢左南津之白土城晉置白土縣屬金城郡其漢上郡之白土縣乃後魏新平郡之白土縣也不可溷也魏涼州刺史郭淮官本曰案淮爲雍州刺史此云涼州誤 趙釋曰何氏曰據三國志淮領雍州非涼州刺史葢史傳之略破羌遮塞于白土卽此處矣官本曰案塞近刻訛作寒 案朱作寒箋曰魏志作塞趙改塞**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

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 董祐誠曰水當逕今巴燕戎格廳治 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 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當在今巴燕戎格廳西 參差夾岸連壤 朱作壤箋曰舊本作襄趙改襄 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嵾嵾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逵者 官本曰案逵近刻作逮案朱趙作逮趙釋曰何氏曰歸太僕家鈔本作津遣 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 官本曰案之為近刻訛作為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為之二字當互易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枹罕縣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又龍支縣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今為河州西北黃河之北巴燕戎格廳之西 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川 趙改州刊誤曰秦川黃省曾本作秦州秦州記郭仲產撰劉昭續志補注引之 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筥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字朱作字箋曰當作筥趙改筥案亮南安人也趙釋曰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于此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境中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其說蓋本于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崐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為崑崙後人遂並積石亦失其實耳至水經並云積石在蔥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戴識杜

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一清案此言積石主通典與禹貢錐指異錐指主水經注不以杜佑之言為然 下封有水 官本曰案下封未詳疑是地名趙刊誤曰箋曰下封當作崖下全祖望云非也下封即下邽也字不誤案元和郡縣志云後魏避道武諱改為夏封而魏收地形志不載此縣惟馮翊蓮勺縣下云有下邽城則其後廢省矣然秦州天水郡之上封云避道武諱改則夏封易名李宏憲不為無據也董祐誠曰戴氏曰下封未詳疑是地名趙氏引全氏說謂下封即下邽避道武帝諱然下邽與此相距絕遠當從戴氏闕疑為正 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 董祐誠曰水當在巴燕戎格廳西 河水又東得野亭南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南字即屬訛衍此下敘野亭水所出之文亦脫案朱訛趙改又改得為逕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全氏曰先贈公云得當作逕野亭是地名於例不得曰得董祐誠曰戴氏曰南字有訛衍此下敘野亭水所出之文亦脫 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河州西 謂之野亭口 官本曰案亭近刻訛作城案朱趙作城 河水又東歷鳳林北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枹罕縣鳳林山在北三十五里今為河州之北 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 官本曰案彥近刻訛作菸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菸當作彥耆彥猶云耆舊耳 昔有鳳鳥飛遊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灕水合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灕漢志作離 水導源塞外羌中 董祐誠曰水今曰大夏河源出循化廳西南邊外山曰苔蘇爾海阿林水曰和爾藏必拉 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 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循化廳南 又東北逕列城東 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逕下又衍河字案朱趙同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循化廳南通鑑秦王熾磐築列渾城于汁羅方輿紀要列渾城在河州西南百八十里疑即列城也 考地說無旨蓋出自戎方矣 左合列水 官本曰案合近刻訛作右案朱訛趙改 水出西北

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右入灕水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又案朱趙同趙下增東字刊誤曰又下落東字董祐誠曰今循化廳西南山口達那阿林南有水東流合和爾藏必拉疑即列水也城居二水之會也灕水又北逕可后孤城西董祐誠曰城當在今河州西南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石案朱作石箋曰疑作右趙改右董祐誠曰右當作左水出西北山下官本曰案山近刻訛谿溪案朱趙作谿東南流逕黑城南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循化廳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灕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循化廳南灕水又東北逕榆城東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循化廳東南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細越川官本曰案逕下近刻有于字案朱趙有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董祐誠曰當竝在今循化廳西南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北注之榆溪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循化廳南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灕

水灕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峻絕官本曰案近刻脫峻字案朱趙無險作嶮全書同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皋蘭山門也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石門山在鳳林縣東北二十八里即皋蘭山門也鳳林縣元和志謂東南至河州八十里太平寰宇記謂在州西南八十里寰宇記爲是山在今河州西南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謂是山之關塞也官本曰案謂字上近刻衍應字案朱衍趙刪應劭漢書音義曰官本曰案近刻脫應劭二字案朱脫趙增皋蘭在隴西白石縣塞外官本曰案在字上近刻衍應字案朱衍趙刪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關矣趙刊誤曰兩皋蘭應之應字俱衍文漢書音義上脫應劭二字隋書經籍志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孟康漢書音義九卷今注引二家之言各加姓名以別之後來傳寫脫誤衍闕散佚隨筆補綴今漢書武帝紀注文具在可考而知也謂是山之關塞也一語是道元自己解說如此蓋皋蘭本山名而應劭以爲河名孟康以爲山關名故又以論者疑目河山之關釋之灕水又東北皋蘭山水

自山左右翼注灕水董祐誠曰當在今河州西南灕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山下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北下落山字即白石山也董祐誠曰縣即白石縣也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董祐誠曰即下所云白石故城也漢志白石縣屬金城郡續志屬隴西郡晉廢故下云故城元和郡縣志言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地下注引闞駰謂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則當在今河州西南而注灕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河州西南灕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朱脫灕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灕字王莽更曰順礫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灕水逕其北今灕水逕其南官本曰案其字近刻訛作東案朱作逕東南注之趙刪逕字刊誤曰逕字衍文而不出其北也灕水又東逕白石山北董祐誠曰山當在今河州西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水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羅谿下落水字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灕水董祐誠曰今牛脊河出河州西南牛脊山東北入大夏水

疑即羅谿水也灕水又東左合罕幵南溪水朱無灕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灕字水出罕幵西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水字案朱趙無東南流逕罕幵南董祐誠曰蓋罕幵羌所居當在今河州西注之下官本曰案此二字近刻訛在前灕水逕東南案朱趙同董祐誠曰水當在今河州西十三州志曰廣大阪在枹罕西北罕幵在焉趙釋曰一清案此句有脫字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罕幵谷在河州西水經注白石縣東有罕幵渡又東則枹罕故城也蓋誤以溪爲渡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乎此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金城郡續漢志屬隴西郡魏書地形志河州治枹罕而無枹罕縣元和郡縣志魏置枹罕鎮太和十六年改爲河州此注云枹罕故城下又別出枹罕城則後魏之枹罕非二漢故城矣諸家地志皆以漢魏迄唐之枹罕皆即今河州治此注引十三州志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今大夏河北至州城尙西五里而洪水河經州南門外東入大夏河似與白石枝津相合疑今河州城爲北魏以後之枹罕而二漢故城尙在今州治之南濱于灕水也應劭曰故枹罕侯邑也官本曰案枹罕近刻訛作罕羌案朱同趙改枹罕羌刊誤曰作枹罕今

本漢志注亦誤顧景范校正案太平寰宇記河州枹罕縣下引周地圖云枹罕卽故枹罕侯邑也疑故下脫枹字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枹罕縣屬金城郡續志屬隴西郡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灕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大嶺北官本曰案紐大二字近刻訛作細北　案朱作細北趙改紐北刊誤曰全氏云隋五代史志云枹罕郡大夏縣有金紐山紐字誤也案太平寰宇記金紐山在大夏縣西二十里亦有金紐城一號金柳城卽前涼曾爲金紐縣於其中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灕水董祐誠曰今河州東南有廣通河有二源當和政驛東西北流合爲一入大夏河疑卽故城川水而方位稍異灕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董祐誠曰當卽前白石故城又東絕罕幵溪又東逕枹罕城南董祐誠曰此後魏之枹罕城也疑卽今河州治又東入灕水董祐誠曰今河州西南洪

水河源出大溝河流逕州治南門外又東入大夏河疑卽白石枝津灕水又東北出峽董祐誠曰峽在今河州東北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今灕水發源循化廳西南邊地東流逕廳南又東北流逕河州南折北流逕州東及東北入河在漢爲逕白石枹罕二縣境故漢書地理志曰白石縣灕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置左南縣屬晉興郡魏書地形志闕此注引十三州志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當在今巴燕戎格廳之東大夏河口之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張瑨從左南渡河襲麻秋軍後益其地爲河水津渡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卽河夾岸也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張瑨屯于河夾岸麻秋襲敗之當在今河州東北大夏洮河二口之間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

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朱謀㙔箋於前經文欲改洮水爲澆水由不察此屬注文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隴西郡臨洮縣洮水出西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孫校曰初學記引此正作強臺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嵹臺西傾之異名也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洮州臨潭縣洮水出縣南三百里嵹臺山卽禹貢西傾山也太平寰宇記西傾山在金城西南大河所經其下一名西彊山一名嵹臺山在積石山東董祐誠曰西傾山在今洮州廳西南接青海所屬蒙古境當和碩特前頭旗之東山脊南北橫亙洮水出其東曰巴爾巴必拉東南流折而東流爲洮河其西卽黃河當積石東東流折而北流又折而西北流之處遶南山脊東出有水出其陽爲祿楚必拉卽墊江水源下會西漢水入江山爲江河之大戒故禹貢導山以西傾爲次陰列之首洮

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官本曰案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北流下落逕字董祐誠曰今洮州廳西南皆吐谷渾故地吐谷渾者始是趙作自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嵹南北三百至中地草徧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曾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洮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逕下落洮字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洮陽屬狄道郡惠帝立後廢元和郡縣志後周置洮州唐爲洮州治臨潭縣其城東西北三面並枕洮水嵹臺山在縣西南三百里與此注所引沙州記嵹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正合今洮州廳西南七十里故城卽洮陽城也沙州記曰嵹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于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卽此城也洮水又東逕洪和山南官本曰案洪近刻訛作共　案朱趙作共城在四山中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洪和郡屬河州元和郡縣志貞觀四年於洮州自洮陽城移治故洪和城

八年復舊美州縣西至州七十五里貞觀移州縣亦隨徙是
洪和在洮陽東七十餘里也今爲洮州廳治方輿紀要魏鄧
艾敗姜維于侯和涼張駿置侯和屯護軍苻秦王猛討枹羌
使別將守侯和後魏太和十五年吐谷渾侯泥和城置戍魏
攻拔之侯和洪和泥和迷和郎一城也音轉耳案下注言又
東逕迷和城北則迷和在洮水南與洪和之在水北者不同
洪侯音相轉侯和當郎洪和泥迷音相近泥和當郎迷和也**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董祐誠曰
城當在今岷州西**羌名也**趙釋曰一清案魏志鄧艾傳景元三年破姜維于侯和通鑑晉武帝紀魏主召吐谷
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臨洮泥和二城置
戍兵守焉胡三省曰泥和郎水經注所謂迷和城洮水逕其
南又逕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城本名泥陽在洮水
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險峻今謂之洪和城其和
郎洪和也侯和郎泥和亦郎迷和耳**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孫校曰望曲在今岷州西南董祐誠
曰注言在臨洮西南是洮水逕其北也通鑑後漢建初二年
馬防擊解臨洮圍布橋等屯望曲谷不下注引此注爲證當
在今岷州西南在臨洮西南官本曰案近刻脫臨洮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在疑作右案非也後
漢書馬防傳章懷注引酈道元水經注云望曲在
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今補正望曲谷名也去龍桑城

二百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董祐
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郡晉志屬狄道郡魏書地形志有
臨洮郡無臨洮縣蓋郡治在龍城故此言故城也元和郡縣
志岷州城郎秦臨洮城案唐州治郎今州治
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
黑玉書于斯水上孫校曰尚書禹錫玄圭是也**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
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溪祥檻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一作檻檻卜
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俗
名赤水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俗名二字案朱脫趙增亦曰二字刊誤曰赤水城上全氏校增亦曰二字孫校
曰臨洮城亦名赤水城則亦曰臨洮東城也董祐誠曰魏書
洮水郎赤水出昆侖者也地形志赤水縣
屬河州臨洮郡在今岷州東北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朱趙有一字百二十里
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
年從安故五溪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趙釋曰一清案龍桑

城六朝史亦作桑城通鑑因之蓋省文也不然酈以爲俗名
龍城豈又有桑城一名乎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臨洮郡龍
城縣太和十年置城當在今岷州東北麻竜里諸土司境**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董祐誠曰
亭當在今洮州廳東北**步和川水注之**孫校曰步和水在岷州北**水出西山下東北**
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洮州廳北土司境**洮水**
又北出門峽董祐誠曰峽當在今狄道州南界**歷求厥川**趙改歷東歷川刊誤曰箋曰求一作
東案厥當作歷郎下歷水也**蕈川水注之**趙川上增塏字下同刊誤曰蕈下落塏字下文注可證後並同
孫校曰蕈川水在狄道州南**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蕈川**
北東入洮水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河州洪和郡蕈川縣延興四年置郎此注所稱蕈川也隋書地理志水
池縣後魏曰蕈川水池故城在今洮州廳東北一百六十里蕈川水當在其北**洮水又北歷峽**董祐誠曰
今狄道州南六十里有鎖林峽洮水所經兩崖懸絕疑郎此峽也**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
塏川水孫校曰蕈塏川水疑郎抹邦河董祐誠曰今狄道州南有南川水源出州東南渭源縣界露骨山西北流

逕抹邦山曰抹邦河至州南六十里入洮疑郎蕈塏川水**水東南出石底橫下**朱趙無水字出字趙
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右底橫下案全氏云石字不誤**北歷蕈塏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
東北逕桑城東趙桑上有龍字董祐誠曰晉書載記劉曜陷安定南陽王保遷于桑城通鑑注保欲自桑
城奔河西也城當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境**又北會藍川水**孫校曰藍川水在狄道州南**水源**
出求厥川西北溪官本曰案近刻作出來歷川西北溪南流歷川案求厥朱作來歷趙改東歷並有
南流歷川四字趙刊誤曰來當作東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脫字**東北流逕藍川歷桑城北**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歷水城城北案朱趙桑作水朱重城趙刪刊誤曰城字重文宜衍趙釋曰一清案魏書地形志洪
和郡藍川縣眞君八年置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河州洪和郡藍川縣眞君八年置郡後改郎此注所稱藍川也當在今
狄道州西南土司境**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董祐誠曰城當在今狄道州南
又北逕和博城東董祐誠曰城當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境**城在山內左合和博**
川水官本曰案水字近刻亦作川案朱趙同孫校曰和博川水在狄道州南今名邦金川董祐誠曰水當在今狄

道州西南土司境州西南有水出番界山曰札噶爾阿林東北流逕八角城北入于洮水未知其爲藍川與和博川也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郡晉省十六國春秋前涼復置兼置郡西秦亦曰安固郡魏書地形志無之是縣廢也注引十三州志縣在郡南四十七里郡謂隴西郡二漢並治狄道也故城當在今狄道州南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案朱趙有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益延轉擊狄道安故五溪反羌官本曰案反近刻訛作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及當作反大破之卽此也洮水又北逕狄道故城西官本曰案狄道原本並作降狄道據漢書刪下同案朱趙有降字下同董祐誠曰二漢志狄道並屬隴西郡晉書地理志惠帝置狄道郡前涼置武始郡太平寰宇記晉惠帝時以狄道爲降狄道十三州志云降狄道今曰武始魏書地形志河州武始郡領狄道縣此云故城疑有改治蘇氏據漢書刪去降字今案寰宇記所引十三州志卽此注所稱闞駰說是原本作降惟下引漢書則本無降字後人因前後文而誤增耳今狄道州南里許有舊土城俗名番城當卽狄道故城其城北之武始故城則後魏之武始郡治勇田者也闞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官本曰案北流近刻訛作東北下案朱同趙刪東字刊誤曰東字衍文又北隴水注之官本曰案隴近刻訛作壟案朱訛趙改卽山海經所謂濫水也孫校曰隴水原出渭源縣界西北流逕狄道州東入洮山海經濫水入漢此誤引也董祐誠曰今本山海經稱濫水西流注于漢水漢字當誤水出烏鼠山西北高城嶺董祐誠曰今渭源縣北分水嶺卽烏鼠山之幹東則渭水源西則濫水源也俗曰東谿河西逕隴坻官本曰案近刻脫隴字坻訛作底案朱作西逕底箋曰宋本作西逕隴坻趙改西逕隴底董祐誠曰當在今狄道州東此與天水之隴坻地異而字亦異注引揚雄解嘲響若坻頹文選注引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依應說則當作坻依韋說則當作坻顏師古注從韋說是也若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則當作坻字耳其山岸趙作崖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董祐誠曰當在今狄道州東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趙釋曰一清案狄道稱降渭水篇隴縣亦

稱降欒史太平寰宇記云蘭州狄道縣漢書地理志屬隴西郡惠帝時改爲武始郡以狄道爲降狄道則是晉時改稱道元引班志稱降斯共謬耳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官本曰案街近刻訛作階案朱趙同董祐誠曰晉書惠帝分狄道置武街縣又云咸和五年張駿置武街護軍當在今狄道州東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公主所食曰邑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有公主曰邑案朱趙作有公主謂之邑趙釋曰全氏曰案本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今鈔變割截不可曉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爲隴西太守六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卽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注于洮水官本曰案流下近刻衍逕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逕字衍文董祐誠曰今東峪河自渭源縣北西北流入狄道州境逕州城東又逕州城北入洮水洮水右合二水董祐誠曰今洮水自會東峪河後右合之水有打壁水又北有好水又北有東峪河又北有沙泥河又北有石井泉皆在狄道州邊北境未知二水何指也左會大夏川水官本曰案左近刻訛作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右會黃省曾本作左會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紐城南官本曰案紐近刻訛作柳下同案朱趙作柳下同趙釋曰全氏曰金柳亦金紐之轉音魏書地形志大夏縣有金柳城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大夏有金柳城隋書地理志大夏有金紐山太平寰宇記大夏縣西三十里金劍山亦有金劍故城一號金柳城今案金紐金柳金劍皆一也當在今河州東南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並屬隴西魏書地形志金城郡領大夏此曰故城則縣當徙治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並云大夏縣西北至河州七十里金劍山在縣西二十里而此注引十三州志縣西金紐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是唐宋之大夏卽元魏大夏城而二漢故城尚在其東二十里也城當在今河州東南境

接狄道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
州界衍曰字案朱趙有
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董祐誠曰今三岔河
自河州東南合麻山關大馬家灘火石界內三派合東
北流逕狄道州西北又東北入洮水當即大夏川水也洮水
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董祐誠曰洮水今自鞏昌府洮州廳西東南流折東北流逕臨
南又逕岷州北折北流又西北流逕洮州廳東又北流逕蘭
州府狄道州西又北逕皋蘭縣西河州東入于河在漢則逕
隴西郡之臨洮安故狄道至金城郡之枹罕東境地理志曰
故漢志云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
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

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
吾爲修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董祐誠曰二漢志允吾皆金城郡治晉廢元和
郡縣志廣武縣前涼置廣武郡開皇罷郡置縣允吾故城在
縣西南一百六十里又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後魏于此置金
城縣是允吾在後魏爲廣武金城而地形志並闕疑皆屬鄯
州也唐廣武縣即今莊浪廳治允吾故城當在廳西南河水
之北西接巴燕戎格廳界南接皋蘭縣界南趙作西有湟水董祐誠曰湟水下云逕允吾縣北與此不合元
和郡縣志鄯州湟水縣郭下本漢破羌縣地龍支縣本漢允
吾縣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是允吾在破羌南以下文湟水
逕破羌城南及湟水不言逕允吾縣推之此南字當作北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
西海鹽池北孫校曰西海即青海亦曰仙海西仙青音相近董祐誠曰漢書地理志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
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即此注所本僊海即西
海今曰青海蒙古曰庫克諾爾鹽池在其西南蒙古曰達布
遜諾爾庫克謂青達布遜謂鹽諾爾則積水之名也今湟水
出青海東北實不逕青海鹽池之北漢志北則湟水所出蓋
指縣北言之與上西北一例非蒙上僊海鹽池也酈氏偶失一檢耳故闞駰曰其西即湟水之
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官本曰案出下近刻有也字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金城案
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
所出東至允吾入河西有須抵池善長所引似有割截之誤
且先引注文而後言臨羌亦未合又僊海疑當作僊海僊
字形相近致譌孫校曰太平寰宇記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

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董祐誠曰即河水所
逕之西海郡也後漢書永元中曹鳳請收復西海郡徙土
屯龍耆耆夷益發之轉湟水雖不逕城北然以上鹽池下卑
禾羌海及河水自河曲東流逕郡南推之城當在今青海南河水北折轉東蒙古游牧之地故西零之地
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孫校曰湟水自塞外來經
闞伯縣南門外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
逕卑禾羌海北董祐誠曰卑禾羌海即西海也今湟水出青海東北有二源當和碩東上旗之南南右翼
後旗南左翼末旗之間西曰博羅沖克克必拉西曰昆
都侖必拉合而東南流下流曰西川河皆青海東境也有鹽
池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臨羌縣下注引闞駰曰西有卑
禾羌即獻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孫校曰此鹽池及卑禾羌海地志所謂僊海鹽池矣世謂之青海東
去西平二百五十里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寰宇記甘州張掖縣下云甘峻山一名紺峻山水經注云
張水歷紺峻山南與張掖河合即鮮水也今本無之方輿紀
要云西海亦曰僊海鄺道元曰古西僊之地也亦曰青海亦
曰卑禾羌海亦曰鮮水海亦曰允吾谷鹽池
西海則其總名也在張掖境謂之張掖水湟水東流逕湟
中城北董祐誠曰亦曰小湟中通鑑注湟水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城本小月支之地因謂之小湟中後漢建安
十九年夏侯淵遣別將張郃渡河入小湟中是也城當在今青海東湟水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
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范曄後
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
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
傳曰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怪爲神官本曰案近刻脫怪字案朱脫趙增推以爲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爲
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趙釋曰沈氏炳巽曰道元引此文不甚了然爰劒以被焚不死故羌神之
又以教民田畜故羌敬信之不應節去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爲湟中羌也湟水
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董祐誠曰四水當在今青海東南鄰

羅斯南右翼頭旗之東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董祐誠曰隋書大業中宇文述出西平至臨羌城進
拔吐谷渾曼頭赤水二城疑赤水城即赤城正當臨羌之西也城當在今綽羅斯南右翼頭旗東而東入經
朱同趙作逕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水字 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逕護羌城東董祐誠曰通鑑注漢宣帝置護羌校尉治金城令居東漢初治安夷
建初二年徙治臨羌當即此城也城當在今綽羅斯南右翼頭旗東輝特南旗北故護羌校尉治又
東北逕臨羌城西董祐誠曰此即下臨羌縣故城也二漢志縣屬金城郡晉志屬西平郡後魏廢注別
見臨羌新縣故城則此爲二漢故縣矣注引十三州志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
故縣新縣中隔湟水相去不遠西平郡即今西寧府城以道里約之臨羌城東至今西寧縣幾二百里出邊外百里西去
西海郡幾三百里也當在西寧縣西鎮海堡邊外輝特南旗之東北圖爾根察罕必拉入湟水處東北流注
于湟官本曰案近刻脫注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北流下孫潛校增注字董祐誠曰今邊外有水曰圖爾根察
罕必拉出西南山東北流入博羅冲克克河當即羌水也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校孫
日臨羌故城在青海之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官本曰案元封近刻訛作元狩 案朱訛趙改釋曰沈氏
曰據史漢表乃封臨蔡非臨羌是元封非元狩以封孫都爲全氏曰臨蔡漢表云屬河內當是鄉亭之名也
侯國王莽之監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
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西邊外接青海境
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董祐誠曰臨羌徙治年代無攷注言故城當魏晉間所徙
也注引十三州志在郡西百八十里郡即西平郡城當在今西寧縣西邊外接青海境、闞駰曰臨羌新
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
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蘇四川東北流注之董祐
誠曰西川當存今西寧縣西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
北東南入湟水董祐誠曰今和碩特南左翼末旗東南有水合四水東南流至西寧縣西鎮海堡入湟水
疑即臨羌谿水也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官本曰案

右近刻訛作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右東北流逕龍駒城董祐誠曰城當在今西寧縣西
注不言逕城之東西明西寧衛志謂城在鎮海堡東則水當逕其東也北流注于湟水董祐誠曰水當
在今西寧縣西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董祐誠曰長寧水今曰北川河
有二源東源即此水西源則養女川水也東源有二水其西一水東南流當即長寧水北山曰阿爾坦阿林當大通縣南
土司境即松山也東南流逕晉昌城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川當作城董祐
誠曰城當在今西寧縣北土司境注不言逕城之東西以東南流合晉昌川推之則逕城之西矣晉昌川水
注之董祐誠曰此東源二水之東一水也西南流與西一水相合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
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
女山謂之養女川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御覽云彼羌多禱而祈女董祐誠曰今青海和碩特東上旗東
北有水曰布庫克必拉出北山曰沙拉克圖阿林其水東南流右合一水曰沙庫克必拉出和碩特南左翼末旗東北山
曰察罕鄂博圖阿林所謂水有二源皆長湍遠發也自沙拉克圖阿林至阿爾坦阿林皆重山縣亙當大通縣西南諸土
司境北至大通河南抵西寧縣北注引闞駰所謂浩亹山即西平北山也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
女嶺即浩亹山西平之北山也朱趙山作之趙增一西字刊誤曰於文當重一西字孫潛
校增亂流出峽董祐誠曰今北川河東西二水至西寧縣西北相合南逕長寧亭東城有
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長寧屬西平郡後魏廢或屬鄯州今本地形志闕
也注言在西平西北四十里當在今西寧縣西北北川土司境在西平西北四十里朱無在字趙增
去字刊誤曰西平上落去字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
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南山上官本曰案南上近刻衍出字 案朱衍趙刪刊
誤曰出字衍文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
寧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西北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董祐誠曰今北
川河至西寧縣西北入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官本
曰案西近刻訛作其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其孫潛校改西董祐誠曰牛心川水今曰南川河出西寧縣西南土司境

東北流逕牛心堆東朱箋曰古本作牛心堆御覽引湟水注云牛心堆乃湟水源山名也吳本改作
牛心川非矣董祐誠曰亦曰牛心山通鑑貞觀九年敗吐谷渾于曼頭山進敗之于牛心山當在今西寧縣西南又
北逕西平亭西董祐誠曰西平郡之亭也東北入湟水董祐誠曰今南川水東北逕西寧縣
西又北入湟水湟水又東逕西平城北朱趙無東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後漢獻帝立西平郡
與注言魏黃初中立者小異後魏于此置鄯州郡當爲州屬
今本地形志鄯州下闕隋唐鄯州治湟水縣在西平故郡東
唐儀鳳中分湟水置鄯城則與故郡相接元和郡縣志湟水
縣本破羌縣地土樓山在縣西百三十里鄯城縣東至州一
百二十里北枕湟水西即土樓山以此注土樓在西平亭東
北五里推之則土樓正當故郡之北鄯城在東其地相接太
平寰宇記鄯城縣下西平故城在今縣西一百三十二里者
蓋由湟水縣言之猶元和志土樓在鄯城之西而湟水縣下
猶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皆誤錄舊圖經之文未及改正也
輿地廣記鄯城縣唐沒于吐蕃皇朝收復改爲西寧州是宋
之西寧州城爲唐鄯善縣非隋唐鄯州治州城之西即與西
平故城相屬今西寧府治即宋之州城明之衛城攷陝西行
都司志謂自衛城西至南邈東約八里餘乃古城信矣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

水二　兲

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據史漢表俱作平曲其子賀傳亦作
平曲乃東海之屬縣全氏曰索隱曰漢表在高城則是渤海
非東海也今本無之蓋脫失也寰宇記曰在霸州永清縣漢
志東海有二平曲縣齊召南曰縣邑同名者皆異郡故或加
東西字以別之東海一郡而平曲二縣同名殊不可曉以莽
所改一曰平端一曰端平推之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乎道
元以爲西平蓋誤以曲爲西耳一清案後漢書葛修傳永初
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爲曲平亭侯則以第二平曲爲曲平非無證也魏黃初中立西平郡
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董祐誠曰在今西寧縣北
樓北倚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
祠雕牆故壁存焉闞駰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
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
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董祐誠曰泉當在今西寧縣西北湟水又東右合慮
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東湟水

又東逕東亭北朱趙不重湟字董祐誠曰西平郡之東亭也當在今西寧縣東東出漆峽董祐
誠曰當在今西寧縣東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
水入焉董祐誠曰二水當在今西寧縣東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
山西北流控引眾川官本曰案近刻流訛作逕脫引字案朱趙同北屈逕安夷城
西北董祐誠曰此安夷城在湟水南即下安夷縣故城也二漢志縣屬金城郡晉志屬西平郡禿髮利鹿孤鎮安夷
蓋即此城後廢下注云在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曰四十里
以下宜春水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入湟推之知別是一城在
湟水北此水以安夷名則由來已久所逕城自即故城矣當
在今西寧縣東接碾伯縣界明西寧衛志以衛東七十里平
戎驛當之東入湟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西寧縣東界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
董祐誠曰注不言逕城之南北以安夷川水推之當逕城北也城有東西門在西平亭東七
十里官本曰案在近刻訛作去案朱趙同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
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安夷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

水二　罕

趙作至于安夷南董祐誠曰此安夷城在湟水北非二漢故
縣安夷之廢地志不詳或後魏時僑置縣以屬鄯州故地形
志闕之歟城當在今西寧縣東北碾伯縣西入湟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碾伯縣西湟水又東勒
且溪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
湟水董祐誠曰水當在今碾伯縣西南所逕安夷城當即故城在湟水南者湟水有勒且之名
疑即此號也朱箋曰勒且後漢書耿恭傳作勒姐注云姐音紫闞駰曰金城河初與
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則承流谷水南
入官本曰案左則近刻作左合案朱趙作左合右會逵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
亂流東出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官本曰案期字上近刻衍東流二字案期字
下朱有六山名也東流六字趙改六山名爲六谷山刊誤曰
六山名當作六谷山下云六谷水自南溪羌川自北水出此
山故名案官本止言衍東流二字移六山名也四字於下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吐
那上落又東二字吐那朱作鄯箋曰疑作那趙改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董祐

誠曰諸水當並在今碾伯縣西境湟水左右六山名也官本曰案此四字原本訛在上亂流東出句下今考上六水出六山之溪谷皆舉山以名其水故總釋之亦注內之小注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馬武傳又戰于洛都谷章懷注云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洛都即樂都也孫校曰穆天子傳留谷樂都即此董祐誠曰漢書趙充國傳夜引兵至落都即樂都也後涼有樂都太守田瑤則郡即呂氏所置南涼禿髮烏孤大城樂都而居之後魏置鄯州領縣並闕隋唐爲湟水縣地志皆以樂都即今碾伯縣治而後漢書注輿地廣記皆言破羌縣故城在湟水縣西與此注先逕樂都後逕破羌者不合當以此注爲正蓋二城俱相近也東流右合來谷乞斤二水官本曰案近刻右訛作又斤下衍流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右又朱趙有流字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董祐誠曰諸水並當近今碾伯縣治東逕破羌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縣屬金城郡晉廢當在今碾伯縣東明西寧衞志謂即碾伯東四十里老雅驛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

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董祐誠曰晉書地理志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一統志云小晉興蓋即晉興郡治之晉興縣猶沛郡沛縣之爲小沛也後魏廢故都注引闞駰說城在允吾縣西四十里當在今碾伯縣南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官本曰案城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趙有湟水又東與闍門河合即浩亹河也孫校曰後漢書注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山峽間兩岸深若門也出西塞外官本曰案西下近刻衍北字案朱衍趙刪增水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北字衍文漢書地理志校董祐誠曰浩亹河今曰大通河出青海西北山曰阿木尼厄庫阿林水曰烏蘭木倫必拉當安西州東境之直南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董祐誠曰今當肅州甘州府南境邊外爲青海北境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董祐誠曰城當在今青海北又東南與湛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爲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闍門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青海東北闍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董祐誠曰養女山見上闍門逕其北在今大通縣西境東南左合南流川水水出北山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水字案朱趙無南流入于闍門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大通縣西境闍門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朱趙不重闍門二字董祐誠曰二漢晉志俱屬金城郡後廢元和郡縣志浩亹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允吾故城在廣武縣西南一百六十里是水流二縣間也當在今平番縣西南土司境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闍門水兩兼其稱矣朱箋曰孟康漢志注云浩亹音閤門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水又東流注于湟水董祐誠曰今大通河自青海西北東流逕和碩特前左翼頭旗北又東逕和碩特右翼前旗南又東逕和碩特東上旗北又東逕大通縣南又東南逕碾伯縣東平番縣西又東南逕莊浪廳西南碾伯縣東南入湟水大通以下爲漢浩亹允吾二縣境故漢志云浩亹水出浩亹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趙釋曰一清案師古曰浩音誥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耳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朱趙不重湟水二字與澗水合官本曰案澗近刻訛作澗志案朱作澗箋曰漢志作澗趙改澗水出令居縣西

北塞外官本曰案出下近刻衍縣北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縣北二字衍文漢書地理志校董祐誠曰合居故城當在今平番縣西北土司境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董祐誠曰當在今平番縣西董祐誠曰當在今莊浪廳西南流注鄭伯津董祐誠曰今有可可川出古浪縣西南東南流逕平番縣西又南逕莊浪廳東南入湟當即澗水漢志云澗水出令居西北塞外至縣西南入鄭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晉志縣屬金城郡後廢太平寰宇記謂在昌松縣南案允街爲湟水所經不得越廣武而入昌松也城當在今莊浪廳西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遠亭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無亭字然莽改允吾縣爲脩遠則此宜有亭字以別于郡治今漢書有脫文當以水經注補之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龍官本曰案交近刻訛作妏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校全氏校改交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董祐誠曰二漢

志屬金城郡晉廢前涼復置後魏廢當在今莊浪廳南 逆水注之 孫校曰元和志廣武縣烏亭逆水在縣西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 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 董祐誠曰允吾當作允街允吾在湟水南不得越允街令居諸縣而有逆水源太平寰宇記所引亦誤蓋由允吾允街相近王莽又並改曰脩遠故漢志錯入允吾下後人遂據以誤改耳漢代未有廣武縣今平番西南迤北至縣西北皆當在漢允街地莊浪廳則枝陽地也參街谷疑亦允街谷之誤 東南流逕街亭城南 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禿髮烏孤敗呂光將于街亭即此太平寰宇記言允街故城在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即逆水與地廣記亦言在昌松東南疑即此街亭城非允街故城也當在今平番縣西北 又東南逕陽非亭北 官本曰案亭北近刻訛作北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亭當作亭北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涼將馬健自陽非退屯清塞即此亭也當在今平番縣西 又東南逕廣武城西 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廣武本漢枝陽縣前涼置廣武郡隋書地理志後魏置廣武縣並郡魏書地形志無之城當在今平番縣南近莊浪廳治 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 趙無叛字 治無戴 官本曰案原本訛作故無載據三國志改正 案朱作故無載箋曰魏志作治無戴乃羌人名趙改 于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蹏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武帝天馬之歌曰 官本曰案武帝二字近刻訛作賦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賦當作武帝 天馬來兮歷無草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皐 案朱訛趙改 逕千里兮循東道 官本曰案循近刻訛作巡 案朱趙同 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 官本曰案夕字近刻作食時二字 案朱趙作食時 長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蹏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 朱箋曰疑作足趙改足 有大小之迹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水 董祐誠曰今莊浪河出平番縣北東南流繞莊浪廳西而南當即逆水然入河不入湟或古今有變遷也 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 朱無出字趙增吾下增參街谷三字 東至枝陽

入湟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謂之烏亭逆水 湟水又東流 官本曰案湟水二字近刻訛作河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案河字當作湟水二字漢書地理志所謂湟水東至允吾入河者也 注于金城河 董祐誠曰今湟水自青海東北和碩特東上旗南和碩特南右翼後旗北東流逕和碩特南左翼末旗內又東入邊逕西甯縣北又東逕碾伯縣北又東南逕巴燕戎格廳東南莊浪廳西南入河在漢爲臨羌安夷破羌允吾允街枝陽境故漢志云臨羌北則湟水所出東至允吾入河 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 趙釋曰一清案屯皇即敦煌師古曰敦音屯漢志曰敦煌郡有白龍沙堆 東南四百里阿步干 官本曰案阿步干近刻訛作河步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阿步干鮮卑語也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渾因作阿干之歌蓋胡俗稱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蘭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縣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惠渠又有沃干嶺亦阿干之轉音胡三省曰阿干嶺在晉興郡大夏縣東南此水西北又曰大干元和志文水縣有大干城本劉元海令兄延年鎮之胡語長兄爲大干是也于字誤趙釋曰一清案通鑑晉紀冀州刺史阿薄干胡三省註魏書官氏內入諸姓阿伏干氏後爲阿氏薄伏皆與步音通轉而人又取山之號爲姓名也 鮮卑山 趙釋曰一清案三字注中注 東流至金城爲大河河出崑崙 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河字 案朱趙不重 崑崙即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字是注混作經 謂之石城津 董祐誠曰晉書載記苻堅使苟萇等伐涼商自石城津即此津也當在今莊浪廳南接皐蘭縣界 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 董祐誠曰二漢晉志縣俱屬金城郡元和郡縣志後魏於允吾置金城縣則在河北故此言故城也城在今皐蘭縣西四十里曰西古城北臨黃河 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註薛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爲之城 朱同趙改之爲刊誤曰爲之二字當倒互 城外爲之郭 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城字 案朱趙作外之爲郭 郭外

爲之土闕上闕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郭外之案朱訛趙上改上地高則滿之官本曰案地近刻訛作池案朱趙作池下則隄之官本曰案近刻脫此四字案朱趙無命之曰金城十

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趙出上增泉字刊誤曰出上落泉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董祐誠曰泉當在今皋蘭縣界明一統志以東南八十里白石山泉當之

又東過榆中縣北孫校曰地理志金城郡縣有榆中章懷曰榆中在金城縣東北案金城故城今蘭州治也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金城郡榆中二漢晉屬通鑑注榆中在蘭州東五十里今皋蘭縣東境接金縣界

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案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朱趙有案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東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趙釋曰一清案任氏廣書敘指南曰水經河州地名曰榆城太平寰宇記河州枹罕縣榆城漢烏頭川在郡東方輿紀要蘭州有榆中城漢縣杜佑以爲郎故大小榆谷誤也

又東過天水北界孫校曰地理志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塡戎董祐誠曰勇士縣漢志屬天水郡蓋榆中之東鄙勇士縣界

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官本曰案苑近刻作菀下同案朱趙同孫校曰案今靖遠縣西有苑川城黃河自蘭州界東北流逕亂山中二百餘里入縣界爲落巨川有如瀑布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董祐誠曰勇士縣漢志屬天水續漢志屬漢陽晉廢十六國春秋苻秦置勇士護軍漢故城當在今金縣東北此云子城蓋西秦後所置輿地廣記稱苑川城乞伏國仁據此後曰子城縣是也當近今金縣治東北流歷此成川官本曰案成近刻訛作城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成案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官本曰案迷近刻訛作迷案朱同箋曰漢書通典竝作迷吾趙改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抄此苑馬官本曰案抄上近刻衍至字馬訛作焉案朱同趙存至乙抄此焉改馬刊誤曰箋曰焉當作馬案於文是至此抄苑馬朱氏箋之未盡顏師古曰苑古苑字焚燒亭驛卽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官本曰案近刻作七里案朱趙同西城卽乞佛所都也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乞伏國仁置苑川郡乞伏乾歸自金城遷都西城二城當在今金縣界中又北入于河也董祐誠曰今金縣南有水出馬寒山峽中東北逕縣南門外北流逕縣西又北流入河俗亦曰浩亹河當郎苑川水也

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案朱訛趙改又南作東刊誤曰又下落東字東北之東衍文河水東注不應遠折而出北或斜趨東北則可矣例以下天水勇士縣經文校改孫校曰今中衞縣西南有媼圍水下流入黃河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衞之西南也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西年開莽曰張掖縣有媼圍董祐誠曰二漢志縣皆屬武威郡晉省在今皋蘭縣西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趙釋曰全氏曰案胡三省曰禿髮傉檀之拒赫連其臣焦朗勸令從溫圍水北渡疑因媼圍縣得名訛媼爲溫也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則省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又訛圍爲圍矣是卽道元所謂泉源逕縣南入河者董祐誠曰泉當在今皋蘭縣西北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孫校曰地理志天水郡縣有勇士今靖遠縣西二百里有勇士故城

地理志曰滿福也官本曰案滿近刻訛作蒲案朱訛趙改屬國都尉治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勇士縣下云屬國都尉治滿福似別是一城道元顚倒引之有舛誤也王莽更名之曰紀德

有水出縣西官本曰案近刻脫有字西訛作山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此句有脫文當云有水出縣西後漢書西羌傳趙沖復追羌到建威鸇陰河章懷注曰續漢志建威作武威鸇陰縣名屬安定後漢屬武威云白日郎水經河水東北過勇士縣處也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縈曲途出

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于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

注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金縣東北又有赤䁆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

䁆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

流注于河也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金縣東北接靖遠縣界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

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漢志祖厲縣屬安定郡續漢志屬武威郡晉省元和郡縣志前涼張軌收其縣人于故武威縣側近別置祖厲縣是前涼祖厲縣在今涼州魏書地形志隴東郡有祖厲縣又在今平涼皆非河水所逕也故城在今靖遠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漢武帝元鼎三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五年　案朱趙同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于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朱箋曰漢地志安定郡有祖厲縣本紀李斐注云祖厲音嗟賴趙釋曰一清案五字注中注全氏曰漢書注李斐云祖厲音嗟賴祖字从衣不从示从示者作阻音是也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董祐誠曰今會甯縣故漢祖厲縣地川水出其南也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官本曰案河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衍趙刪董祐誠曰祖厲川今曰南玉河出會甯縣東南西北流逕縣南及西又西北流逕靖遠縣西南入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孫校曰麥田故城在靖遠縣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自苑川遷於麥田即此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西秦乞伏傳大寒自苑川遷於麥田無孤山即此在今靖遠縣東北又北與麥田泉水合官本曰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靖遠縣東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上注文記河之西南來所逕至此即經所謂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也　案朱訛經趙改注又朱山西下無谷字趙增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宋鈔本西下有谷川二字案十字是注混作經謝說谷川之川是山字之誤於文爲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句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經注割裂故有此誤其實皆注文也董祐誠曰在今靖遠縣東北山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董祐誠曰城在今中衞縣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即苦水也官本曰案苦近刻訛作若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若水方輿紀要作苦水云水味苦故名下並同董祐誠曰今曰清水河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官本曰案隴近刻訛作壟　案朱訛趙改董祐誠曰今清水河出固原州西南六盤山即大隴山也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吳漢從高平第一城苦水谷入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吳字據後漢書補　案朱脫吳字趙並刪漢字城字刊誤曰漢字衍文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建武八年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隗囂傳云八年帝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長安又云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吳漢傳云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蓋吳公始屯長安帝自將至高平後乃命與岑征南同圍西城漢字爲羨文無疑又黃省曾本無城字朱氏據續漢志增然范史俱作高平第一正不必增也若水是苦水之誤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董祐誠曰高平二漢皆安定郡治魏書地形志原州太延二年置鎮正光五年改置幷置郡縣治高平城領郡二高平郡領高平元和郡縣志高平縣後魏太延二年於今縣理置平高縣屬平高郡是地形志高平當作平高矣原州之高平爲漢縣地形志不注而高平二漢屬安定之文乃反在新平郡移置之高平下誤矣諸志皆以今固原州城爲漢魏迄唐之城然此注既言故城而元和志又明言於今理置平高縣則魏城非漢城矣下注言長城在高平北十五里而元和志作十里今州志亦同是高平故城當近今固原州治而稍南也方志多以高平在鎮原誤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官本曰案近刻脫置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安定郡上落置字全氏校增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爲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董祐誠曰今州北五里有暖泉流入清水河疑即此川水又北出秦長城官本曰案長字近刻訛在城字下　案朱無長字箋曰宋本無又字秦城字作長城趙秦下增長字川水下依宋本刪又字董祐誠

曰注勝在縣北十五里今州西北十里有遺址城在縣北一十五里趙刊誤曰在上脩城字黃省曾本校增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土樓故城門北官本曰案土樓近刻訛作太婁案朱趙同刊誤曰姜曰太字疑誤案寰宇記云原州蕭關縣本隋他樓縣地方輿紀要平涼府鎮原縣有他樓城本漢高平縣地晉太元十六年乞伏乾歸擊鮮卑部帥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蓋舊有此城隋因置縣他太聲之轉樓婁形之近也不得云誤字董祐誠曰朱氏本作太婁箋曰太字疑誤戴氏據永樂大典本作土樓趙氏曰晉太元十六年乞伏乾歸擊鮮卑部帥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隋有他樓縣他太聲之轉樓婁形之近不得云誤字今太字從趙氏本樓字從戴氏本城當在今固原州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安定郡朝那縣有湫淵祠說文云安定朝那有湫泉劉昭補註續志云朝那有湫淵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湫水北流董祐誠曰史記封禪書湫淵祠朝那即此蓋朝那故城在今平涼縣西北與固原州西南接壤也今固原州西南六盤山之陰山腰有泉徑廣一里名曰西海下流爲海子河即此北流之水也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

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董祐誠曰今硝河出固原州西山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董祐誠曰當在今固原州西北硝河上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趙出上增水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董祐誠曰今須滅都河出硝河之西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董祐誠曰今小黑河出須滅都河之西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酸朱作酸箋曰宋本作酸趙改酸陽山董祐誠曰今大黑河出小黑河之西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爲一川董祐誠曰今五水會於固原州西北東逕西樓北官本曰案樓近刻亦訛作婁案朱作西婁趙增太字刊誤曰西下落太字董祐誠曰太樓之西城也二城當夾清水河東注苦水董祐誠曰今五水合清水河於固原州北段熲爲護羌校尉于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于是水之上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

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爲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董祐誠曰按方志輿圖皆無石門水姑從闕疑以俟博訪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趙無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百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在字縣下復衍之字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縣上落在字之字衍文又朱趙百上並有一字又東北逕延城南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固原州北東入高平川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固原州北舊州志謂即甜水河一統志辨之川水又北逕廉城東董祐誠曰注稱案地理志北地有廉縣云云蓋下文河水所經方爲漢縣故城此廉城當在今固原州東北按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北字案朱趙有北地有廉縣官本曰案近刻廉下衍城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北地郡廉縣不云廉城縣亦見下卷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爲狄場故城

舊壁畫從胡目官本曰案胡近刻訛作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故孫潛校改胡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官本曰案此處應有訛脫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流注高平高平又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高平二字重文誤也孫潛校改作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逕三水縣西逕三水董祐誠曰縣見下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趙釋曰一清案方輿紀要平涼縣有牽屯山名見北史爾朱天光及賀拔岳傳亦即地理志之开頭山師古曰开音苦見反又音牽上俗語訛謂之汧屯山杜佑曰笄頭山訛爲牽屯山此名牽條蓋異名也董祐誠曰今固原州西北二百十里有海喇都堡西有水牽條山當在此東北流與若勃溪合水有二源官本曰案水字近刻訛在合字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合二字當倒互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固原州西北肥水又東北流違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于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董祐誠曰水當在今固原州西北肥水又東北出

峽注于高平川董祐誠曰今海喇都堡西之水東北流右合一水東北流入清水河當即肥水也水
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安定後魏移置三水縣于新平故此言
故城也城當在今固原州東北清水河東隔山接環縣界通典謂在安定元和郡縣志謂在良原或魏晉廢縣時更有遷
徙皆非漢縣也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
百四十里議郎張奐官本曰案議近刻訛作侍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張奐傳是議郎侍字
誤也爲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
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
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
志曰縣有鹽官今于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
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趙刊誤曰箋曰宋本河下有一㴰字案黄省曾本無
㴰字董祐誠曰今清水河自固原州北流至中衞縣東靈州鳴沙堡西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眴卷
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眴
卷故城在今中衞縣東唐爲靈州鳴沙縣地董祐誠曰漢志縣屬安定郡後漢省故城在今清水河口當靈州西南近鳴
沙堡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董祐誠曰河溝當即
下枝津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

水經注卷二

水經注卷三

後魏

河水官本曰案二字原本訛在刻又增河水三字表目　案朱趙[illegible]
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孫校曰元和郡縣志靈武縣本漢富平縣地黃河自回祿界流入今甯夏府治
故富平地
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也官本曰案近刻脫也字　案朱脫趙
增世謂之爲青山峽官本曰案近刻脫峽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太平御覽引此文作即上河峽
也寰宇記引此文作世謂之爲青山峽今校補二字董祐誠曰今曰峽口山亦曰青銅峽在靈州西河出其中河水
歷峽北注枝分東出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寰宇記慶州樂蟠縣馬嶺山俗名箭筈嶺與青山相連亙
有馬嶺坂左右帶川相傳漢之牧地也有水出縣西北注水經云與青山水合今本無之樂蟠縣漢北地郡富平縣地章
懷後漢書注云青山在北地參䜌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志北地郡參䜌縣故屬安定有青山馬嶺水亦見補附洛水董
祐誠曰即下枝津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經今考經舉當時郡縣至道元時或廢或徙往往是以目爲故城後並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秦
置北部都尉官本曰案部原本訛作地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地漢書地理志作北部地字
誤也治縣城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北地郡富平縣北部都尉治神泉障云治在障則非縣城矣道元誤也王
莽名郡爲威戎縣曰持武官本曰案持近刻作特漢書作特　案朱作特箋曰漢地志作特武
趙改持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于
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尺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
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又增逕字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又北下落逕字困學紀聞云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
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與可見經注混淆相沿已久在河渚上官本曰案渚字上近
刻衍城字　案朱趙有董祐誠曰城即唐宋靈州城在今靈州西南十餘里赫連果城也桑果

林仍列洲上趙洲作州但語出戎方官本曰案語近刻訛作諸案朱訛趙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云官本曰案云近刻作言案朱同趙改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爲邑號故目城爲白口騮韻之謬朱箋曰韻字下當有轉字謂白口騮轉讀作薄骨律耳趙增轉字遂仍今稱所未詳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北地郡靈洲縣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苑謂馬牧也水中有可居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洲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方輿紀要漢靈洲縣其後赫連夏據其地後魏主燾滅之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在河渚上孝昌中改置靈洲初在河北後于果園所築城爲州治駿馬之稱或因漢舊牧苑而得名也寰宇記薄骨律渠在回樂縣南六十里溉田一千餘頃回樂縣即漢富平縣地河水又逕典農城東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釋又下應脫北字案朱訛脫趙改增逕下增朔方郡宏靜鎮六字釋曰一清案太平寰宇記引此注作宏靜縣非也隋圖經云宏靜縣本漢城居河外三里乃舊傳薄骨律鎮倉城也後魏立宏靜鎮徙關東漢人以充屯田則縣是周隋之際所置也趙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又逕下落朔方郡宏靜鎮六字寰宇記校補釋詳本卷董祐

誠曰諸本皆作逕典農城東趙氏據太平寰宇記所引作朔方郡宏靜縣典農城東又改縣爲鎮案元和志保靜縣本漢富平縣地後漢立宏靜鎮今爲甯夏縣東南境與此注合然典農城既兩見而甯夏亦非朔方郡地寰宇記所引當非原文今刪朔方郡及典農城六字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董祐誠曰在今甯夏縣南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官本曰案漢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馮參乃農都尉典字衍典農之名始於建安中趙釋曰厄林曰漢書馮參爲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略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誤一清案續志注農都尉以下無漢官儀一條而御覽所引魏略之文則見於大司農之下作魏志也然愚竊有疑者裴世期注三國志引先賢行狀云陶謙表陳登爲典農校尉則在曹氏之先已有典農之稱矣此與厄林所引范書可參證也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官本曰案此九字近刻訛作經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太平寰宇記保靜縣有典農城當在今甯夏縣東俗名之爲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甿官本曰案原本脫甿字宋本有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農下有一甿字案甿字絕無意義當是甿字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二漢志縣皆屬北地郡漢末廢注於高平川水下引闞駰曰在富平北當在今甯夏縣北境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北與枝津合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北訛在與字下案朱訛趙改又增合字刊誤曰箋曰宋本津下有一合字按七字是注混作經與北二字當倒互胡渭校改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董祐誠曰今靈州漢伯渠自青銅峽之麓釃河東出相傳爲漢時所鑿當即枝津亦即漢志之河溝也下流數改在酈氏時已無水則今渠亦非盡舊蹟矣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漢之有潛也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障西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

朱訛趙改又朱作鄣趙改障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鄣當作障後並同董祐誠曰注云南去北地三百里元和郡縣志廢靈武城在懷遠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障案懷遠即今甯夏渾懷障當在河東鄂爾多斯右翼中旗界中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案朱趙有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北地郡富平縣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城之名矣官本曰案城近刻作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歷地當作歷城南去北地三百里官本曰案北地近刻訛作北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漢志渾懷都尉治在北平此北北城誤當作北平案漢書地理志北地郡富平縣下云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北城是北地之訛朱氏以爲治在北平何其繆也下同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石崖山在今甯夏府平羅縣東董祐誠曰當即今阿爾布斯諸山在鄂爾多斯右翼中旗界中去北地五百里官本曰案北地近刻訛作北城案朱訛箋曰城當作平趙見上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虎馬之狀官本曰案虎太平御覽引作獸近刻訛作戰案朱訛戰趙改

獸刊誤曰御覽引此文作獸馬原作虎馬唐避諱改虎爲獸郡中二臺以金虎爲金獸可證也粲然成著類似圖焉趙刊誤曰箋曰當作頗似圖董案依文自通無容更易故亦謂之畫石山也

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孫校曰臨戎故城卽舊朔方郡在今定邊縣北

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董祐誠曰二漢志三封俱屬朔方郡漢末廢元和郡縣志漢三封在今豐州西一百里又云夏州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卽今縣北二十里三封故城二說互異長澤在今榆林非漢朔方地且志言夏州西北至豐州七百五十里長澤又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相悖顯然志又言豐州治九原縣本廣牧縣州西一百六十里永豐縣本臨戎縣三封又在臨戎之西則所云豐州西百里亦有誤字此注引十三州志曰三封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北河外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朱趙有一字百四十里官本曰案四近刻作三案朱趙同河水

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十一字近刻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二漢縣屬朔方郡注云舊朔方郡治而元和志謂朔方理三封趙氏據續漢志謂酈注所稱係後漢治所然酈注多詳前漢事蹟而前志所書每郡第一縣不必皆爲郡治且志稱元朔二年開朔方郡而臨戎卽城於五年當與郡同置三封之置則漢志及此注俱在元狩三年朔方之治臨戎二漢當無改易也元和志永豐縣在豐州西一百六十里本漢臨戎舊地後漢末廢北人謂之賀葛眞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界內與三封城隔河相望元朔五年立趙增漢字刊誤曰元朔上黃省曾本有漢字舊朔方郡治趙釋曰一清案續志云凡縣名先書者卽所治也此是東漢郡治王莽之所謂推武也官本曰案河水又北至此共二十九字原本脫近刻有案朱趙有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又脫縣字趙改增刊誤曰二十字是注混作經沃野下落縣字孫校曰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北六十里今靖邊縣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朔方郡漢末廢當在廣牧臨戎二縣之間今爲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境元和郡縣志所稱天德軍北沃野故城當是後魏鎭城非漢舊縣注敘枝渠於河水逕臨戎縣故城西之下屈爲南河之上則沃野之在臨戎東北及南河之南可知而南河下不言逕沃野縣北疑不能明也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渠東注以溉田董祐

誠曰渠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中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渾縣故城東官本曰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又爲下增屠申澤三字刊誤曰二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而爲下落屠申澤三字孫校曰南河自靈州北行至此始折而東流窳渾故城在廢夏州西北今靖邊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朔方郡後漢省故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河外騰格里鄂謨之西南河見下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縣卽西部都尉治官本曰案縣卽二字近刻訛作治又有三字案朱訛趙改以縣爲三字刊誤曰全氏云漢之守尉不同城窳渾亦非首縣此必不學人見此處有脫誤而妄塡之今據漢志改正作開朔方郡以縣爲西部都尉治於事方合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王莽更郡曰溝搜縣曰極武其水積而爲屠申澤澤東西朱趙有一字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卽是澤也闞駰謂之窳渾澤矣官本曰案近刻脫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窳渾澤縣卽以窳渾澤得名今陝西榆林鎭有窳渾城漢朔方郡之舊縣也董祐誠曰今日騰格里鄂謨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河水西岸

屈從縣北東流官本曰案近刻脫東字此句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謂之渾澤矣下今考文義乃承上經臨戎縣非注文體例案朱訛趙改並無東字刊誤曰五字是經混作注

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其脈絡乃承上注屈而爲南河又北迤西之文案朱訛趙改孫校曰杜佑云河經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官本曰按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王莽之監河也下至河曰縣西上案朱趙同東逕高闕南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接爲北河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臨戎縣北有連山俗名曰高闕當卽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河外阿爾坦山也史記趙武靈王旣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

望若闕焉即狀表目官本曰案即近刻訛作節　案朱作節箋曰大事記注引此作峩然雲舉節作即趙改善能爲峩然節爲即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官本曰案自近刻作上　案朱趙作上趙刊誤曰箋日大事記引此作自古及今案依文自通無容改易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于高闕即此處也**河水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朔方郡後漢省元和郡縣志西受降城漢臨河縣故理蓋臨河兼有河北地也故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兩河之閒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賢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代恭王子皆封西河此或是西河之臨水縣一清案西河近代宜是也而史漢表俱作臨河王莽之監河也朱趙有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二十字官本移上**至河目縣西**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梁北河是也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字是經混作注

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文義乃承上注文臨河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臨河縣在今靖邊縣北董祐誠曰當即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碩隆迤東達爾德爾諾山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逕石跡阜西**董祐誠曰當在今烏喇特旗西境大河之東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納斯稱焉官本曰案近刻作故斯阜納稱焉　案朱趙同**南屈逕河目縣**董祐誠曰漢志縣屬五原郡後漢省當在今烏喇特旗西境大河之東**在北假中**官本曰案近刻在訛作左脫中字　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左北假文有脫誤史記匈奴傳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五原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是也孫校曰河目故城在北假中屬勝州銀城縣在今懷遠縣西北董祐誠曰今自阿爾坦山迤東至烏喇特南至黃河皆古北假地地名也官本曰案此三字亦注內之小注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官本曰案近刻作去朱謀㙔云宋本作西　案朱作去趙改西皆北假也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胡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

也北河又南合南河南河上承西河官本曰案近刻脫南河二字　案朱趙無董祐誠曰今河水自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境勝格里鄂謨之南州支東出**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董祐誠曰並見上**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孫校曰廣牧屬朔方郡即豐州也在今懷遠縣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並屬朔方郡魏晉移置屬新興郡非此城也元和郡縣志豐州九原縣郭下本漢之廣牧舊地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地東部都尉治官本曰案東上近刻衍有字　案朱趙有王莽之鹽官也**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董祐誠曰今南河逕鄂爾多斯後旗之北東會北河也**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南近刻作東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烏喇特旗西北喝扎爾諸山迤東歷茂明安旗四子部落旗南接歸化城諸山皆古陰山候應所謂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余案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佗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義志之僻也官本曰案義志近刻作議誌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議誌即上音義廣志旁加言非也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案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漢朔方縣即什賁故城在今懷遠縣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俱屬朔方郡漢末廢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境內注引魏土地記縣有大鹽池當即今之哈拉莽乃鄂謨漢志謂鹽澤在縣南則故城在鄂謨北矣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王莽以爲武符者也趙釋曰一清案寰宇記夏州朔方縣下引水經注曰有蒙水合金河而南流初學記引水經注云朔方郡有濛水紫河今本無之陝西行都司志曰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甘州西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關是也方輿紀要

云紫河在大同府西北塞外杜佑曰勝州榆林縣有金河紫
河自馬邑郡善無縣流入境合金河南流入大河魏道武帝
擊劉衛辰自五原金津濟卽金河之津案地理志云金連鹽澤官本曰案金近刻訛作今案
朱作今箋曰前漢地志作金趙改金青鹽澤竝在縣南矣趙刊誤曰箋曰前漢地志朔方縣有金連
鹽澤青鹽澤皆在南案二鹽字今漢書竝作鹽朱氏誤引又案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
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鹽官官本
曰案近刻訛作典官鹽　案朱趙同池去平城宮千二百里官本曰案城近刻訛作地　案朱作
地箋曰疑作平城趙改城在新秦之中服虔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
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瓚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
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也

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誤入注內按謂之新秦也下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十字是經混作注孫校曰安陽城在慶豐州東北今榆林府西北

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渠搜縣在
慶夏州北今榆林府西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朔方郡後漢
省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之東接左翼後旗界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　案朱趙有朔方
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趙釋曰一清案今本漢書落亭字
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對南官本曰案舉近刻訛作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與當作舉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傅同叔云
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以余
考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
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
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案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
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對
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誤始道元而陸氏因之大戴禮
漢武紀竝有三朝記語渠搜與交阯對舉則不在朔方可知
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鏺汗
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渠搜之在西域明矣**河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東字　案朱趙無

逕西安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縣字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安陽下落縣字故城下
落南字孫校曰安陽縣屬五原郡在慶豐州東北今榆林府
西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當在今烏喇特
旗南北距陰山南臨河水王莽更之曰漳安矣官本曰案漳近刻訛作障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鄣
漢志作漳注**河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又字　案朱趙無**逕田辟城南**孫校曰田辟地名爲
五原郡董祐誠曰當亦在烏喇特旗南爲西安陽之東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

屈東過九原縣南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誤入注內接西部都尉治也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七字是經混作注

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成宜宜梁皆
在九原之西河水又東乃承上注文田辟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成宜在慶豐州界今榆
林府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王莽更曰艾虜也**河水又東逕原亭**
城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原亭地名屬五原

郡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趙釋曰一清案原亭今本漢書作原高疑彼文爲誤
蓋中部治原亭西部治田辟辟與壁同城障之名二語皆孟
堅自註道元不應一引班書一引闞志也似十三州志曰下
別有闕語今缺失矣而**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
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孫
校曰宜梁縣在五原西南六十里慶豐州今榆林府北董祐
誠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闞駰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
城**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稒作副今考漢書地理志
于五原郡下云東部都尉治稒陽郎此稒陽城也亦謂之稒
陽塞別有稒陽縣故城塞在縣西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箋曰稒陽舊本作副陽案漢書地理志稒陽及五原郡之屬縣
也稒字不誤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副陽及下河陰俱在
今神木縣北董祐誠曰舊本皆作副陽趙氏戴氏據漢志改
作稒陽謂與下稒陽縣爲兩地然或鄭氏所見漢書本作副
陽亦未可定今姑闕疑仍從舊本自西安陽以下諸城當竝在今烏喇特旗之南大河之北東西相列東部都
尉治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此語在五原郡下而稒陽縣下反無之道元注于臨沃縣下重敘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

城南山地而再見豈別是一城耶殆不可曉也**又逕河陰縣故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又字案朱脫趙增又東二字刊誤曰遝上落又東二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界內**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五原郡治九原縣漢末廢元和郡縣志敬木故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賈耽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當在今烏喇特旗東南境**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當在今烏喇特旗之東近茂明安旗界**王莽之塡河亭也竹書紀年**官本曰案年下近刻有云字案朱趙有**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矣**朱戍作伐貉作貂箋曰今竹書紀年作適子代吏趙改同官本刊誤曰全氏云伐吏當是戍吏貂服當是貉服之誤貉服卽胡服也北方多種曰貉**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爲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卽此山也**朱趙陰並作陶趙釋曰一清案史記始皇紀云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蒙恬傳曰于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此陶山似是陰山之誤始皇紀云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道元以陰山不在河南旣于史記之文無礙陰陶字形相似故耳非別有一陶山也劉向七略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如此類多**始皇三十三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二十四年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史記年表是三十三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開南越地**朱無開字趙增刊誤曰及下落開字**晝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寃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

又東過臨沃縣南孫校曰臨沃縣屬五原郡在今府谷縣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五原郡漢末廢當在今烏喇特旗東南接歸化城土默特界蘇爾哲河之西**王莽之振武也河水又東枝津出焉**董祐誠曰枝津見下**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官本曰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俗以爲皇甫川在今府谷縣北東入河**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朱作鄣趙改下同刊誤曰鄣當作障漢志注校**卽此山也**董祐誠曰當在今茂明安旗南烏喇特旗東**西北趣光祿城**趙釋曰一清案漢志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虜城**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還詔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爲所築城也**官本曰案保近刻訛作堡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堡黃省曾本作保**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卽懷朔鎭城也**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光祿城東北有懷朔古城在今中受降城界向北化榆側近光祿城當在今烏喇特旗界內懷朔城當在今茂明安旗界內**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于河**董祐誠曰今蘇爾哲河自茂明安旗南南流入河當卽石門水也**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稒陽縣在廢勝州西南今府谷縣東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五原郡後漢省當在今歸化城所屬薩拉齊廳西境蘇爾哲河之東南臨大河**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于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趙北改流刊誤曰北全氏校改流**注于河**董祐誠曰水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北境**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城當在今薩拉齊廳西境**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

縣西孫校曰楨陵卽廢東勝州沙陵漢屬雲中郡並在河東岸今屬山西沙南在河西今府谷縣東北元和郡縣志榆林縣本漢沙南縣地黃河西南自夏州朔方界流入河濱縣本漢沙陵縣地黃河在縣東一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舟楫卽河濱關渡河處名君子津

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漢末廢當在今薩拉齊廳西境王莽之寶武也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塞外董祐誠曰白渠水當卽今黃水河蒙古曰西拉烏蘇出托克托城東山西逕定襄武進縣故城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定襄郡續漢志屬雲中郡漢末廢城當近今托克托城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蠻官本曰案近刻作名 案朱趙同世祖建武中封趙慮爲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城趙增固刊誤曰成樂下黃省曾本有固字方輿紀要盛樂城在大同府西北三百餘里漢置成樂縣爲定襄郡治後漢改屬雲中郡後廢鮮卑拓跋力微始居其地晉太康五年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一居定襄

之盛樂故城建興初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都後爲石虎所敗部族東徙至拓跋鬱律於咸康初復城盛樂而居之弟什翼犍於咸康六年始都雲中之盛樂宮明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卽漢成樂縣之故地也董祐誠曰漢志成樂屬定襄續漢志作盛樂屬雲中後魏初都於此魏書有雲中之盛樂有定襄之盛樂通鑑注定襄之盛樂卽雲中之盛樂魏書什翼犍立三年移都於雲中之盛樂明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則已非後漢之盛樂城疑定襄之盛樂乃前漢之成樂城也雲中定襄地名混亂而盛樂則一今案此注作成樂又引郡國志成樂故屬定襄之文知同在一地又案定襄郡縣在東雲中郡縣在西疑此爲定襄之盛樂下雲中宮爲雲中之盛樂也城當在今歸化城南郡國志曰成樂故屬定襄也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董祐誠曰注引魏土地記成樂在雲中城東八十里雲中宮在雲中城東四十里則宮在成樂西亦四十里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縣故城東四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城上落縣字下同白渠水又西南逕雲中趙有縣字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雲中郡

治雲中後魏雲中治盛樂故此言故城當在今歸化城西南今黃水河自托克托城北左合南來一水西北流至歸化城西南會黑水河入湖不西南流亦不逕入湖或古今之異也故趙地虞氏記云趙武侯官本曰案近刻脫武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何焯云當作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于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趙刊誤曰箋曰大一作火 案大光言光之非常作火非黃省曾本是大字武侯曰此爲我乎乃卽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七字 案朱趙無釋曰一清案漢志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雲中縣莽曰遠服今注云云有缺失矣縣曰遠服矣白渠水又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漢末廢當在今歸化城西南黑水河之南王莽之希恩縣也其水西注沙陵湖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定襄郡武進縣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董祐誠曰湖見下又有芒干水

官本曰案干原本訛作于據漢書改正下同 案朱作芒于趙改荒干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定襄郡武皐縣下云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芒于是荒干之訛下並同出塞外董祐誠曰今黑水河蒙古曰哈喇烏蘇出綏遠城東北境近四子部落旗界南逕鍾山山卽陰山故郎中侯應言于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于漢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其水西南逕武皐縣董祐誠曰漢志縣屬定襄郡後漢省當在今綏遠城東北四子部落旗之南王莽之永武也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後漢末省當在今綏遠城東北黑水河西又西南與武泉水合其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後漢末廢當在今歸化城東武泉水疑卽今之哲爾德必拉也縣卽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漢末廢當在今歸化城東哲爾德必拉之北按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 案朱趙有五原有南輿縣

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
有朱箋曰當有南字與官本曰案與漢書地理志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故此加北疑太疏
遠也其水又西南入芒干水董祐誠曰今哲爾德必拉西流至歸化城東境合哈喇烏蘇通
爲圖爾根必拉芒干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朱趙無芒干水又四字有城在
右朱有下有長字趙刪刊誤曰黃省曾本無長字縈帶長城官本曰案縈近刻訛作側案朱趙作側背
山面澤謂之白道城官本曰案白道下近刻衍南谷口有四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太平御覽引
此文作謂之白道城南谷口有四字與上重文宜衍董祐誠曰城當與今歸化城相近自城北出有高
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
琴愼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跋陟斯途官本曰案跋近刻訛
作坂案朱趙同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趙釋曰一清案李善文選注引酈善
長水經注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蓋櫽括其辭此引書鈔變之例也顧

瞻左右山椒之上官本曰案椒近刻訛作樹案朱作樹箋曰宋本作椒趙改椒有垣若頹
基焉沿溪亘嶺趙刊誤曰亘當作亙音恒說文作恒竟也經史通作亙从二从舟與从二从月之亘有別
亙卽恒字若从二从日作亘音宣本字从二从回回卽回字大非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
所築也芒干水又西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又南西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芒干水當作荒干水
南西二字當倒互逕雲中城北董祐誠曰卽上雲中故城也白道中溪水注之水
發源武川北塞中其水南流逕武川鎭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城字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武川鎭下落城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武川鎭今名黑城在東受降城北三百里當在今歸化城西北今
克魯倫必拉出歸化城西北接茂明安界西南流逕城西境會圖爾根河疑卽白道中谿水也城以景明中
築以禦北狄矣其水西南流歷谷逕魏帝行宮東董祐誠曰當在今歸
化城西世謂之阿計頭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圜角而
不方四門列觀城內惟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溪出山

西南流于雲中城北官本曰案此下原本及近刻並重于雲中城北五字係衍文案朱衍趙刪刊
誤曰杭世駿云下五字重文宜衍南注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
脫趙增又刪又字刊誤曰於文是荒干水西出塞外懷朔鎭東北荒中塞水出懷朔鎭東北芒
中趙塞水出作出塞外芒作荒董祐誠曰懷朔鎭見上今克魯倫必拉之西有多羅圖必拉察蘇七必拉皆南流入圖
爾根必拉未知何水爲塞水也南流逕廣德殿西山下董祐誠曰殿當卽在行宮中二水夾之
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于陰山之講武臺臺之東
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
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官本
曰案注近刻訛作柱夏厦同案朱趙同堂宇綺井官本曰案井近刻訛作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棋孫潛
校改井綺井出左思魏都賦圖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
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

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以廣
德爲名魏太平眞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
帝道振懾朱趙作攝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
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峩峩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
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臣姓
名若新鏤焉其水歷谷南出朱趙有陰字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
水又西南注沙陵湖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定襄郡武皋縣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趙刊誤曰
芒干水當作荒干水南齊書魏虜傳云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爲索干都干水卽荒干水也
而云流入海與漢志水經注異蓋南人不習北地故耳董祐誠曰今圖爾根必拉逕薩拉齊廳南境又西南匯爲澤西流
入河澤卽沙陵湖也湖水西南入于河董祐誠曰漢志白渠水出武進塞外西至沙陵入河荒干水出
武皋塞外西至沙陵入河是漢時二水各入河也此注二水俱入沙陵湖是白渠下流徙而東北與荒干水相合今黃水

一河合黑水河更在沙陵湖之上流是白渠前徙而東也 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 朱訛稱又楨訛作楨趙改注楨改楨刊誤曰漢書地理志雲中郡有楨陵縣楨當作楨九字是注混作經 緣胡山 董祐誠曰楨陵漢志屬雲中郡後漢省志云緣胡山在西北當即今托克托城西北臨河諸山楨陵城當在托克托城之西南太平寰宇記謂在榆林縣西北非 歷沙南縣東北 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雲中郡漢末廢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中 兩山二縣之間而出 官本曰案此二十六字爲句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九字訛作經下十七字仍屬注文 案朱箋曰而一作南趙改南 余以太和中爲尙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 趙作陟 縣在山南王莽之楨 朱趙作楨 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 官本曰案此駁正經文東過楨陵沙南之誤 董祐誠曰此駁正經文之誤

又南過赤城東 趙釋曰全氏曰胡三省云後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鄣此城也但考登國二年幸赤城三年又幸東赤城疑有兩赤城而今不可考矣一清案顧景范曰赤城堡在萬全指揮司東北二百里其地相傳蚩尤所居後魏主珪登國二年幸廣寧遂如赤城神瑞二年復如赤城此東赤城也司治即今宣化府史云幸廣寧遂如赤城其爲東赤城無疑東赤城見沽水篇注河水所逕之赤城在朔州西北董祐誠曰城當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中

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 孫校曰定襄桐過並在河東岸屬山西董祐誠曰漢志縣屬定襄郡續漢志屬雲中郡漢末廢當在今托克托城西南烏蘭木倫河之北

定襄郡漢高帝六年置 官本曰案近刻脫帝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高下脫帝字 王莽之得降也桐過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于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 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周嬰何焯皆疑及此趙釋曰一清案寰宇記雲州雲中縣下引冀州圖經曰雲中郡南有君子津即大河之津又勝州河濱縣下云本漢沙南縣地有君子津引水經注云云今注云河水於二縣之間似指雲中之沙南定襄之桐過而言也董祐誠曰今曰湖灘河朔 皇魏桓帝十一年 官本曰案皇魏近刻訛作告漢一訛作三 案朱趙同趙釋曰巵林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南轉不屆榆中且京雒宅中代歟不爲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得十三嘉君子之名必非義吾之主案魏收書以猗㐌爲桓帝猗幷之間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振參合以張猗故以榆林爲西桑乾爲左矣尋厥昆蔚屢遊斯津則桓即猗㐌差無乖爽但猗㐌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一清案十三三十一字書訛誤君子濟名經注混淆方叔之言義猶未盡敢附窺虎之末以成析酈之功 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 趙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無曰子封三字埤疑當作田子封是津長姓名案通鑑晉紀胡三省註亦引此文作田子封古人文義簡質書名不書姓者多矣何必改爲田字以實之乎 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 一本作與 尸資囊一無所損 官本曰案資近刻訛作貨 案朱作費趙改費刊誤曰費通鑑注引此文作資貨寰宇記作資囊 從之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帝曰君子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帝字 案朱脫箋曰御覽有兩帝字趙增 即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

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左疑右字 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 官本曰案南下近刻衍而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而字衍文 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于河 董祐誠曰水當在今湖灘河朔南烏蘭木倫河北

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一清案史記周本紀曰吾聞犬戎樹敦韋昭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敦篤也方輿紀要云志云周穆王時犬戎樹惇居此有城在寧夏衞西周涼州刺史史寧曰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魏書地形志朔州神武郡領殊頹縣今注云樹頹蓋語出戎方音之異耳孫校曰疑今保德州南之岢嵐水 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縣西南山下 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箋曰縣下黃本缺一字吳本補作東字謝云宋本作西字趙增西字 北俗謂之大浴眞山 官本曰案近刻脫眞字山下衍其字 案朱趙同 水亦取名焉東北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 王莽之

滱害也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趙釋曰一清案班志已有中陵縣不應置自光武也司馬彪郡國志云定襄郡中陵故屬雁門以言改隸則可耳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東山官本曰案出近刻訛作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自當作出北俗謂之貸敢山水又受名焉其水西北流官本曰案水下近刻衍自字　案朱趙有注于中陵水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朱趙不重中陵水三字王莽之陰館也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雁門郡治官本曰案近刻志下衍曰字　案朱趙有其水又西北流右會一水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又　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右　案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孫校曰疑今蔚文水在保德州南山又取名焉北流逕鋤趙作鉏亭南又西流逕土壁亭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又字逕字　案朱脫二字趙增逕字刊誤曰西流下落逕字西出峽左入中陵水中陵水朱趙不重中陵二字又北分爲二

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沃水官本曰案沃原本訛作流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流水當是沃水之誤以下文校正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故近刻訛作坎　案朱作坎箋曰李云當作故城趙改故北俗謂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陽也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埿水水出東南六十里山下朱不重水字趙增又出下增縣字刊誤曰通鑑注引此文作水出縣東南出字上下皆有脫文西北流注沃水沃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沃水二字又下衍會字　案朱趙不重沃水二字朱作又會趙改合流而刊誤曰通鑑注引此文又會二字作合流而三字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陘在縣之西北官本曰案陘在近刻訛作徑左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徑左當作陘在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西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濕水注引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寶自河西還軍敗於參合河下落西字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即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官本曰案近刻郡下有也

字　案朱趙衍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災豆渾水西北流注于沃水沃水朱趙不重沃水二字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陽縣故城六十五里官本曰案近刻脫縣字　案朱趙無池水澂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官本曰案近刻作十里　案朱趙同即涼城郡治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注　案朱作注箋曰疑作治趙改治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官本曰案漢官制有令有長令長皆有丞此城即長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東南流注池北俗謂之大谷北堆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此佳　案朱作此佳趙作堆此分屬下讀刊誤曰箋曰此佳二字疑誤案大谷下落堆字佳字衍文水亦

受目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于連嶺北水出沃陽縣東北山下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北俗謂之烏伏眞山官本曰案謂近刻作名　案朱趙同水曰誥升袁河趙釋曰一清案晉書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子曰誥升爰魏書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虎父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則此河以人得名爰袁音同通用趙刊誤曰箋曰袁河當作緣河案全氏云案晉時匈奴右賢王劉誥升爰劉衞辰之所出也河或以此得名爰與袁通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頹水水出東山下西南流右合誥升袁水亂流西南注分謂朱趙作爲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羅河右水西逕故城南北俗謂之昆新城官本曰案謂近刻作名　案朱趙同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州縣

故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州字下同　案朱脫趙增釋曰一清案禹貢錐指云河水折而南逕廢東勝州東入塞其東岸川平幽衛杜佑曰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幽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本漢雁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爲朔州地今山西朔州有武州城亦謂之河套魏收地形志恆州代郡領武縣）周十三州志曰武州縣在善無城西南百五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南字　案朱脫又無州字趙增州城無南字刊誤曰武縣當是武州縣釋見本卷善無下落城字）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一水注之（官本曰案一近刻作右　案朱趙同）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逕城西北俗名之曰故槃迴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俗字　案朱脫趙增）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湳水口（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左疑右當在今府谷縣說文湳水出西河董祐誠曰左當作右）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字細侯（官本曰案近刻脫字字　案朱趙無字字）

（趙刊誤曰箋曰郭伋下當作字細侯　案細侯爲伋字夫人知之何庸證明）爲幷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羌人因水以氏之漢沖帝時羌湳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爲遺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湳水湳水（朱趙不重湳水二字）又東南渾波水出西北窮谷東南流注于湳水湳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孫校曰隋亦曰富昌當在今府谷縣）王莽之富成也湳水又東流入于河（官本曰案原本訛作瀉今改正　案朱作湳水水字截屬下趙入於湳水作謂之湳口刊誤曰湳水何以入湳水全祖望云入於湳水當作謂之湳口）河水左合一

水（官本曰案原本脫河字　案朱趙無）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山巖層岫衍（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古本作巖層岫行埻疑當作岫複案衍字不誤其下落山字）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涌波襄雷渀電洩（官本曰案雷近刻作雲　案朱作雲箋曰一作雷　趙改雷渀改奔）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于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過峘（官本曰案竝近刻作乃過峘朱謀㙔云當作過阻　案朱作乃趙改竝過峘改過峘刊誤曰箋曰過峘字訛當作過岨案乃黃省曾本作竝）至是乃爲河之巨險（官本曰案近刻脫河之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乃爲下落河之二字黃省曾本校增）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里下孫潛校補也字趙釋曰一清案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爲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是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迹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禹貢錐指曰呂梁即禹貢之梁山龍門之南山也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董祐誠曰今河曲縣西南天橋峽河經其中激浪如雷聲聞數十里即注所云呂梁也）

又南過西河圁陽縣東（朱箋曰圁音銀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西河郡有圁陽圁陰二縣師古曰圁字本作圁音銀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作圜字矣今有銀州銀水之稱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然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錯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圜字以實之乎孫校曰今神木縣董祐誠曰圁陽二漢志皆作圁陽屬西河郡漢末廢顏師古漢書注圜陰圜字本作圁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圜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案少室開母石闕所刻圜陽圜陰字皆從睘此漢時已作圜字之證至銀州之水即此注之奢延水與此圁水迥異元和郡縣志謂銀州治儒林縣本漢圁陰縣地亦與顏氏同誤儒林在奢延水北當漢龜茲屬國施諸縣地今爲米脂縣境圁陰則今葭州也惟麟州有銀城縣則當以圁水得名耳故城見圁水下）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圁水孫校曰今葭州禿尾河也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東入河官本曰案東近刻作南蓋後人所妄改案朱訛趙改王莽更曰黃土也東至長城與神銜水合官本曰案銜近刻訛作御下同案朱作御箋曰古本作銜趙作銜下同水出縣南神銜山官本曰案近刻脫神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南下落神字出峽東至長城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峽山東出至長城案朱趙同趙峽改峽入于圁圁水又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地理風俗記曰圁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天封苑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苑案朱訛趙改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圁水又東梁水注之水出趙有縣字西北梁谷東南流注圁水圁水又東朱趙不重圁水字逕圁陰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陰矣又東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溪官本曰案此句之下近刻又有東北桑溪四字係衍文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東北桑溪四字衍文東北流入于圁圁水又東逕圁陽縣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逕圁陰南案朱趙同趙南上增縣字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官本曰案此入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端水俗以爲盧河在神木縣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木多漆棕官本曰案其下近刻衍山字案朱趙有其草多芎藭官本曰案即芎藭案朱芎窮趙芎藭是多冷石官本曰案冷近刻訛作冷案朱作冷箋曰經作冷石郭注音今云未詳趙改冷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出上郡諸次山孫校曰諸次山當在榆林府北套外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馬字案朱脫趙增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象蛇官本曰案象近刻訛作眾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施廷樞云眾當作象今本山海經亦誤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

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官本曰案柳近刻作林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林通鑑注引此文作柳黃省曾本原是柳字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西出案朱趙同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爲塞謂此矣蘇林以爲榆中在上郡非也案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漢書音義蘇林爲失是也官本曰案失是近刻訛作是失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案胡三省曰蘇林之說固未爲盡是酈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衞青取河南地案榆谿舊塞正在唐麟勝二州界其西則援古上郡之境說諸次水出上郡逕榆林塞入河則榆林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之理夷攷其故道元特以金城郡有榆中縣遂牽合之不知此誤尤甚於蘇林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水合焉官本曰案榆下近刻衍林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林字衍文歷澗西北官本曰案澗近刻訛作源案朱作源箋曰源古本作澗趙改澗窮谷其源也又東合首積水水西出首積溪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又重一溪字案朱脫趙增不刪溪字刊誤曰西出上落水字東注諸次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即此水也河水又南湯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入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字是注混作經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也孫校曰今有水出米脂縣桃花茆東流逕葭州南入河即湯水也米脂縣北諸山當即上申山今俗有白雲山馮家山之名也又南離石縣西官本曰案又南下脫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南下脫過字孫校曰離石今永甯州今無定河於綏德州清澗縣東入河董祐誠曰縣故城見離石水下奢延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水經必云某水從某來注之不言從某來者乃注文案朱趙作經董祐誠曰五字舊刻乃永樂大典本俱作經戴氏以不言從某來改爲注文又注文奢延水入河本在陵水離石水上案離石今永甯州離石水今州西之北川河奢延水今綏德州之無定河奢延水入河實在離石水入

河之下河東西其在萬山中水口當無改易詳釋經文河水先過離石西而後右會奢延水則以五字仍作經文正與水道相合其不言自某來者或更有脫佚而注中奢延水一條當移在離石水曰之下則經注皆符矣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孫校曰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今榆林縣北十里有江山即赤沙阜也山海經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官本曰案孟近刻訛作盂　案朱趙作孟下同郭景純曰孟或作明趙釋曰一清案八字注中注又山海經注無此文也西山經曰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郭璞曰音于黃本訛孟作盂後之讀者祇聞孟津之爲盟津孟豬之爲盟豬遂謂字得通用因改郭注以就之而不知其元文之不可掩也然則此八字並非酈注之舊漢破羌將軍段熲破羌于奢延澤虜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矣官本曰案近刻脫方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通鑑注引此文作朔方水今校補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之奢節也赫連龍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叱于阿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叱干姓也干字誤梨當作利何焯據晉書載記校正釋曰沈氏曰是年三月赫連改元鳳翔然後以阿利領將作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並造五兵器銳精利乃咸百鍊爲龍雀大鐶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又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東北與溫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埠云當作奢延水又東與黑水合黑水出奢延縣黑澗謝兆申云案宋本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案原文只出字上落水字耳何必多其詞說乎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合交蘭水水出龜茲縣交蘭谷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龜茲下落縣字漢書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北流與鏡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東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處龜茲降胡著稱又東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奢延水三字及東字　案朱趙無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并三秦復以爲郡王莽以漢馬員爲增山連率歸世祖以爲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官本曰案馬員字季主　趙釋曰全氏曰朱謀㙔曰漢志西河自有增山縣愚謂班固不書王莽所改上郡之名是脫文意者莽卽以增山名上郡故司馬彪云然今世本缺失當以水經注補之正不礙西河之別有增山縣也馬員字季主新息侯援之兄也見後漢書本傳及章懷注東入五龍山孫校曰五龍山在綏德州南五里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帝原水也官本曰案山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也字衍文漢志分注校趙釋曰一清案漢志上郡膚施縣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自下亦爲通稱也歷長城東出于白翟之中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出於赤翟白翟之中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赤翟在中山不應在此道元注頗滑矣又有平水官本曰案平近刻訛作年　案朱作年箋曰宋本作平水趙改平出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奢延水又東朱趙不重奢延水三字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時山上有黃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卽此處也門卽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卽是城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朱趙不重奢延水三字與白羊水合其水出于西南白羊溪循溪東北注于奢延水官本曰案循近刻訛

作遡宋趙同　案奢延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生水東流注于河
一河水又南陵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作經孫校曰臨泉縣本漢離石縣地臨泉水在縣北一百步即此水今俗名南川河水出陵川北溪南
逕其川西轉入河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出離石北山官本曰　案近刻脫水出二字　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離石上落水出二字　孫校曰離石北山今俗名赤堅嶺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孫校
曰今永甯州甯鄉臨縣二邑皆離石境　案此永甯當是古離石治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
石者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綰爲侯國後漢西
河郡治也其水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孫校曰今當是永甯北境
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忠爲侯國王莽之慈平亭
也胡俗語訛尙有千城之稱朱作千趙改千刊誤曰千城當作千城其水西流

注于河也孫校曰離石水入河在永甯
又南過中陽縣西孫校曰地理志西河郡有中陽縣其地當在今岢嵐州治
中陽縣故城在東官本曰案陽近刻訛作南　案朱作南箋曰孫云中南疑作中陽趙改陽東翼
汾水隔越重山不濆于河也董祐誠曰中陽二漢志屬西河郡漢末廢一統志云西河郡前
漢治富昌後漢治離石所領諸縣皆夾黃河兩岸從無東附
汾水者漢末寇亂諸郡荒蕪曹魏時始移郡東出縣亦隨之
元和郡縣志云曹魏移中陽縣于茲氏縣界是已酈注反以
魏所移之城爲兩漢故縣誤案經所稱河水過中陽縣西者
兩漢之中陽在今甯鄉縣西者也文水注所稱文湖逕中陽
縣故城東者曹魏移治之中陽在今孝義縣北者也注於文
湖所逕之中陽故城下僅引晉代地志初不以爲二漢之中
陽於原公水下又明言魏置西河郡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
邑而此乃誤證以彤
經叅偶有不照耳
又南過土軍縣西孫校曰今石樓縣屬汾州府
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董祐誠曰漢志土軍屬西河郡後漢省魏書地

形志吐京郡眞君九年置元和郡縣志石樓縣本漢土軍縣今石樓縣治即唐舊治胡漢譯言音爲訛
變矣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皆訛爲變矣　案朱訛趙改皆爲訛變矣刊誤曰僞當作爲與訛字倒互其城圓
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案漢表
云譎式此從史表又索隱曰案位次曰信成侯也縣有龍泉孫校曰今在縣南出城東南道
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產名駒駿同滇池天馬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元河　案
朱訛趙改又牧馬川作牧龍川下重川字刊誤曰九域志延安府古跡引此文作牧龍川又於文當重一州字箋曰元下
脫一馬字案元字亦誤當作天河字是馬字之誤無脫文其水西北流至其城東南土軍
水出道左高山孫校曰今名左山在石樓縣東南西南注之龍泉水又北屈
逕其城東西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契水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傍溪東入窮谷其源也又南至祿谷
水口水源東窮此溪也孫校曰二水當在石樓南河水又南得大蛇水官本

日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發源溪首西流入河
河水又南右納辱水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經右作又趙改注改右刊
誤曰箋曰舊本作河水又右納辱水案非也惟又納之又當作右南字不宜衍也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在延安府
延川縣境入河山海經曰辱水出鳥山官本曰　案出下近刻衍于字　案朱趙有其上多
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于河俗謂之秀延
水東流得浣水口傍溪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辱水又
東官本曰案辱水近刻訛作延水下同　案朱作延趙作秀延下全同會根水官本曰案會下近刻衍于字
案朱趙有西南溪下根水所發而東北注辱水辱水又東南官本曰案
近刻脫辱水又三字　案朱脫三字趙增一又字露跳水出西露溪官本曰案出西近刻訛作西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延水上落秀字上延水又東會於根水同延水下落又字西出二字當倒互此水所出名西露溪
也東流又東北入辱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

一水發源東露溪官本曰案近刻脫溪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露下落谿字西流入于河

河水又南左會石羊水循溪東入導源窮谷西流注于河朱作注入河趙改注于河刊誤曰入當作于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西河郡穀羅縣武澤在西北武澤本曰虎澤唐人避諱改之後漢建武二十八年詔南匈奴居西河美稷之虎澤即此澤也胡三省曰虎澤應在五原曼柏之北在今榆林鎮之東北而是注無聞焉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孫校曰當今宜川縣董祐誠曰高奴二漢志屬上郡晉廢元和郡縣志延州理即漢上郡高奴縣之城案唐延州城在今膚施縣城東北延水之東

域谷水東啟荒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西歷長溪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孔溪口官本曰案近刻脫孔字案朱脫河字孔字趙增一河字刊誤曰水上落河字水出孔山南孫校曰孔山在今山西大甯縣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在蒲城西南三十餘里河水又右會區水孫校曰水在宜川東北入河山海經西次四經之首官本曰案西近刻訛作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日次當作西次曰陰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官本曰案近刻脫其陽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多金玉上落其陽二字據山海經校補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水東流入上郡長城官本曰案上郡二字近刻訛在東流上案朱作上郡東流入於長城趙增清水出三字刊誤曰上郡上落清水出三字據寰宇記校補逕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傍水北出極溪便得水源清水又東得龍尾水口水出北地神泉障北山龍尾溪東北流注清水清水朱趙不重清水二字又東會三湖水水出南山三湖谷東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爇朱爇

己古然字趙釋曰一清案俗本漢書落肥字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項羽以封董翳爲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漢高祖破以縣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語訛謂之高樓城也豐林川長津瀉注北流會清水官本曰案近刻清訛作洧下同又脫水字案朱趙作洧下同無水字清水又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有案朱訛趙改奚谷水注之官本曰案奚近刻訛作溪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有當作南谿當作奚下云水西出奚川是也水西出奚川東南流入清水清水朱趙不重清水二字又東注于河河水又南蒲川水出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本脫水出二字案朱同趙又南下增逕字無水出二字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又南下落逕字孫校曰石樓山在今興縣東北一統志說疑非也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闞駰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帝置其水南出得黃盧水口水東出蒲子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出下復衍懸字案朱趙同東北入谷趙入下增黃盧二字刊誤曰初學記引水經注云黃櫨水出隰川縣東北黃櫨谷又任廣書敘指南曰水經敘隰川曰紫川黃谷即黃盧谷也此北宋見行之本宜爲可據谷上落黃盧二字極溪便水之源也蒲水又南官本曰案近刻脫蒲水二字案朱趙無合紫川水水東北出紫川谷官本曰案水字下近刻衍出字案朱有趙刪北下出字西南合江水江水出江谷西北入紫川水紫川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水朱紫下並無川字趙增又又上補出石樓山下五字刪河下水字刊誤曰兩紫水俱當作紫川水蒲水下寰宇記引此文有出石樓山下五字今校補河水之水衍文孫校曰在大甯南入河河水又南合黑

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河水入南黑水案朱同趙入南改又南刪下出上水字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瀉一壑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水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東近刻作更案朱訛趙改應劭曰縣在定水之陽也孫校曰定陽今宜川縣定水今俗以為宜川水也定水又東注于黑水亂流東南入于河

水經注卷四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官本曰案二字原本訛在經文又南上近刻又增河水四三字表目案朱趙同

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

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董祐誠曰二漢志縣屬河東郡晉志屬平陽郡魏書地形志平陽郡禽昌二漢屬河東郡漢晉之北屈也神䴥元年世祖禽赫連昌仍置禽昌郡真君二年改七年並永安屬焉又定陽郡定陽延興四年置元和郡縣志後魏孝文帝於北屈縣南二十一里置定陽郡即慈州理是也太平寰宇記魏於白馬城置禽昌縣案禽昌治白馬城即今臨汾不得在北屈考魏平陽郡北屈與狐讘等縣同屬太平寰宇記永和縣西南三十五里漢狐讘縣故城曹魏別置狐讘縣是魏晉之狐讘已非漢舊今吉州北接大甯為漢北屈其北則永和為漢狐讘又北則為漢西河郡地蓋漢末地荒西河之中陽諸縣既移治太原而狐讘北屈亦移治平陽狐讘以寰宇記曹魏別置之文人猶知其移治而移治所在已不可攷則名存而實晦北屈徙治世無知者然地形志既謂禽昌即北屈寰宇記又謂禽昌在白馬城與二漢志所稱北屈有壺口山采桑津者明為二地則實存而名晦參互考之猶可得其大略司馬子政廟碑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蓋狐讘北屈近接西河其移治必在同時晉以後皆因魏舊魏世祖所置禽昌乃魏晉移治之北屈至延興中始於漢北屈縣地置定陽郡縣也唐慈州城即今吉州則北屈故城亦在今州北西四十里有風山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四二字案朱趙無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慈州吉昌縣郛下風山在縣北三十里即今吉州治北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略無生草官本曰案略上近刻衍而字案朱趙有蓋常不定官本曰案近刻脫常字案朱脫趙增眾風之門故也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趙有與龍門山相對六字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孟門山下有與龍門山相對六字今校補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文城縣東南至慈州六十五里孟門山俗名石槽在縣西南三十六里案山在河中故曰河南在今吉州之西北宜川之東北河流所經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黃堊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

一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
門九河之隥朱作隥趙改隥又改登爲升刊誤曰登當作升隥當作隥孫潛校改孟門卽龍門
之上口也並黼誠曰南距龍門幾二百里實爲河之巨阨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貢謂黃河之巨
阸案朱同謂爲通非訛也趙改爲刪黃字刊誤曰謂當作爲黃字衍兼孟門津之名矣官本曰案
近刻脫門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孟下有門字御覽引此文校正此孟門山在陝西延安府宜川縣東南二十里與山
西吉州鄉寧縣孟門山參差相接卽河中之石檀山也與洛陽孟津有別辛氏三秦記亦云孟門津寰宇記云孟門關在
定胡縣西一百里後周大象元年於此置孟門關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
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
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衡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
露沾人窺深悸魄官本曰案魄近刻作魂 案朱同趙改其水尚崩浪萬尋懸
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

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異源合舍
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鯉魚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有脫文應作鯉魚
澗 案朱訛脫趙改又增水字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鯉魚下落水字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
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
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河水又南
羊求水入焉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東
出羊求川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出上落水字西逕北屈縣故城
南城卽夷吾所奔邑也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
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二五言于獻公曰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其水西流注于河河又南爲採桑津官本
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河下並有水字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兼黼誠曰左氏傳杜注北

一屈縣西南有採桑津史記晉世家作齧桑集解引服虔曰翟
地索隱曰衞地案齧桑有二晉與翟戰之齧桑卽採桑在北
一屈西南今鄉寧縣西是也秦張儀與齊楚相會之齧桑徐廣
謂在梁與彭城之間漢武帝瓠子歌齧桑浮兮淮泗滿後漢
王梁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皆梁楚間之齧桑
也索隱又謂平陽西南七十里有采桑津亦因徙治而誤
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採桑是也又南過皮氏縣西七字經文朱趙本
在此下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于河河水又
南合蒲水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西則兩
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陰山縣王莽之山寧也陰山東麓
南水東北與長松水合水西出丹陽山東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水出西三陽山
東 案朱趙同東北流左入蒲水蒲水又東北與北溪會同爲一川
東北注河河水又南丹水西南出丹陽山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
截上九字訛作經下三字仍屬注文 案朱作河水又南逕丹水西南無出字趙改河水又南得丹水刪西南二字增水

出二字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全氏曰水經注之例地曰逕曰歷若水則曰注曰合曰得丹水非地不得曰逕當作得
西南二字衍文丹陽山上落水出二字東北逕冶官東官本曰案近刻脫官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冶下落官字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趙刊誤曰箋曰漢書食貨
志注云金有三品丹陽銅爲赤金神異經云丹陽銅似金可煅以作錯塗之器案班固孟康東方朔之言丹陽產銅皆指
揚州鄣注丹陽山在晉河東境內風馬牛不相及朱氏據彼證此大謬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
出丹山東而西北注之丹水又東北入河官本曰案近刻重一東字 案朱趙重
重河水又南黑水西出丹山東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六字訛作經下
五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又黑水下有注之二字箋曰宋本鈔本俱無注之二字趙改刪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注之
二字本衍文而東北入于河河水又南至崿谷傍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曰八字是
注混作經釋曰全氏曰下當有合崿谷水四字谷東北窮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九字
訛作經下四字仍屬注文 案官本東上有谷字故云九字朱趙並無此谷字水源所導也西南流

注于河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官本曰案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一作大河案楊愼刊本作大河又南在此行之首黃省曾刊本云一本河上有大字然義無足錄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淮南子洛出獵山卽此　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

又南過皮氏縣西官本曰案此經原本及近刻並訛在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之前　案朱趙見上

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屆龍門也官本曰案此注原本及近刻並訛在上注之末接指謂是水也下

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孫校曰東當作西

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孫校曰在河津之西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尙存岸上並有廟祠朱作幷趙改並刊誤曰幷玉海引此文作並　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官本曰案近刻河下有水字　案朱趙有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

河水又南右合暢谷水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自溪東南流逕夏陽縣西北東南注于河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河逕今韓城山卽韓城縣北大梁山　原自山東南出至河官本曰案原自近刻訛作自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自原二字當倒互黃省曾本校　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　案朱趙無　臨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官本曰案近刻以下衍此字　案朱趙有　卽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

年梁山崩趙無公字遏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輦者不避使車右轅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因問之輦者曰君親縞素率羣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朱箋曰伯尊卽伯宗聲相轉也

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名濂水　水出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水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橫溪下落水字　水出三累山朱出下有于字　趙刪刊誤曰于字衍文　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案爾雅山三成爲崑崙邱官本曰案近刻脫崙字下同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字衍爾雅作崑崙邱寰宇記引此文有崙字　斯山豈亦崑崙邱乎朱作崑邱趙改崑崙無邱字　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于崌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官本曰案西面近刻訛作面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面西二字當倒互黃省曾本校改　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舊宇處尙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敎授西河官本曰案近刻脫授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敎下落授字史記孔子弟子傳校補　疑卽此也而無以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以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無下落以字趙釋曰一清案寰宇記相州安陽縣西河隋圖經云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以魏趙多儒學齊魯及鄴皆謂此爲西河非龍門之西河也孫校曰今郃陽有翊教洞

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北故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從今名矣王莽之冀亭也其水東南注于河官本曰案注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流箋曰疑脫注字趙增注字　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

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水出西北梁山趙增縣字刊誤曰水出下落縣字　東南流逕漢陽太守

殷濟精廬南官本曰案南朱謀㙔云舊本作尙宋本作尙在吳本改爲南今考原本已作南非吳本改也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精廬尙謝兆申云宋本作尙在此脫一在字也吳本改爲精廬南似誤案謝說非也此云逕精廬南言陶渠水之所向耳豈可因誤本尙字又妄增在字也俗謂之子夏廟陶水又南逕高門南官本曰案陶近刻訛作河　案朱作河趙改渠又增原字刊誤曰寰宇記引此作陶水準下文是渠水河字誤高門下落原字蓋層阜墮缺故流高門之稱矣朱作東門趙改高門又改墮爲隳刊誤曰墮當作隳東門當作高門趙釋曰一清案太平寰宇記同州韓城縣下引水經注云高門原南有層阜秀出雲表俗謂馬門原今本無之曹氏學佺名勝志引注云層阜相承秀出雲表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官本曰案近刻此下有西城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凡十四字卽係上文衍複在此　案朱趙有西城趙改城西刊誤曰西城二字當倒互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朱作溪趙改渠下同刊誤曰溪水當作渠水卽隋渠水也下同服虔曰夏

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城南二字亦衍文　案朱趙有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春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元凱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案漢志宏農陝縣注故虢國在大陽東馮翊夏陽縣注故少梁龍門在北則下陽夏陽兩地也公羊傳下陽作夏陽服氏因之誤矣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柏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隸釋載此作樹垣何焯曰當作桓謂樹表也說文桓郵亭表也徐鍇繫傳曰表雙立爲桓漢法亭表四角建大木貫以方版名曰桓表縣所治兩邊各樹一立碑樹桓標表之制耳宋人寫本避廟諱缺筆作桓轉訛作柏也太史公自敘曰遷生于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卽下此也河水又南徐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南訛作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西準上文當作南水出西北梁山趙增縣字刊誤曰水出下落縣

字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東南流絕彊梁原官本曰案近刻脫原字　案朱作石趙改原刊誤曰石寰宇記引此作原彊梁原在今朝邑縣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襄德縣下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方輿紀要云俗謂之朝坂卽荊山北麓矣右逕劉仲城北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石　案朱趙無右字官本改石作右故上云脫文是漢祖兄劉仲之封邑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郃陽官本曰案郃近刻訛作部　案朱作部箋曰部陽當作郃陽案史記高祖紀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索隱曰合陽屬馮翊正義曰在郃水之陽也趙改郃國名也高祖八年侯劉仲趙釋曰一清案史表合陽侯喜徐廣曰一名嘉則仲是其字索隱曰屬馮翊而漢諸侯王表作郃陽王于侯表作合陽寰宇記冀州信都縣合陽城漢縣高帝時以代王喜棄國降爲合陽侯後漢省幷入扶柳舊地理書竝失所在蓋在今郃東界地理志下原郃有介陽縣云侯國王莽曰宜鄉者也樂氏之記是爲非矣又案名勝志引注云河水又逕劉仲城北又逕姚武壁南今本僅有劉仲城而無姚武壁蓋有脫失矣案寰宇記同州夏陽縣有姚武壁姚萇僭號於此蓋以武功立因名姚武壁是也趙是也上有元年二字刊誤曰是也黃省曾本作元年元年下有脫文是也蓋

其勝字耳釋見本卷其水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九字訛作經東字仍爲注　案朱訛趙改又朱作河入趙改河水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入當作水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卽子夏廟室也孫校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水經注云其山崖壁立崖畔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碑祠今見在

又南過汾陰縣西孫校曰今榮河縣

河水東際汾陰脽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脽下同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縣故城在脽側漢高帝六年封周昌爲侯國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邱孫校曰今榮河西北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脽邱是也又有萬歲宮漢宣帝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

神魚舞水矣昔趙簡子沈欒徼朱趙作激趙釋曰朱氏箋曰呂氏春秋作欒徼于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長吾過而黜吾善君子以爲能譴矣官本曰案近刻脫長吾二字黜訛作點案朱脫訛趙增改絀河水又逕郃陽城東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今臨晉縣陰郃陽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郇此郃縣黃省曾本作郃陽事亦見史記魏世家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瀵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城北在北瀵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在當作有下北字衍文孫潛校正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于城內側中官本曰案內近刻訛作南案朱趙同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于河官本曰案近刻流下

衍東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下東字衍文寰宇記引此文校正水南猶有文母廟廟前有碑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於文當重一廟字去城朱趙有一字十五里水郎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涌朱濆作瀵箋曰當作濆趙改濆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爲瀵魁朱箋曰郭璞爾雅注云汾陰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古人壅其流以爲陂水種稻東西二百步南北朱趙有一字百餘步趙釋曰一清案王氏存元豐九域志河中府古跡瀵水下引水經云瀵水出汾陰南四十里周回一百八十步冬溫夏冷清澈見底今本似缺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朱趙不重河字又有一瀵水皆潛相通官本曰案近刻作皆相潛通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相潛二字當倒互爾雅注校改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趙釋曰一清案滎河縣本漢汾陰縣地道元何以不取爾雅郭註原文僅錄呂忱字林數語致與經典全相乖

近殆故以示博爾今疏記於左以正其失爾雅釋水瀵大出尾下註云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湧出其深無限名之曰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中陼上又有一瀵瀵源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出處爲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逕陶城西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對蒲津關汲冢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

又南過蒲坂縣西

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爲蒲反官本曰案漢書作秦世家云以垣爲蒲反此史記秦本紀語索隱曰爲當爲易蓋字訛也然則本非蒲也趙釋曰全氏曰孟康解因魏壽餘事而參錯其說皇甫謐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者也官本曰案潘原本訛作瀵今考潘縣漢書地理志屬上谷郡㶟水章潘泉故瀆上承潘泉於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案朱趙作瀵趙釋曰一清案舜都應甯今直隸之懷來縣漢上谷郡之潘縣也師古曰音普拌反而胡三省通鑑註曰據水經注潘當作瀵然其引皇甫士安之書則又云或言蒲阪或言潘可知宋本水經已誤潘爲瀵梅磵不能決擇所從徙啟後學之疑漢志續志晉志魏志皆作潘亦見㶟水篇注蓋瀵是夾河中陼非可以建都也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罷州置河東郡郡多流雜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離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流離黃省曾本作流雜後卷注中多有之

蓋魏晉間人語也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
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朱箋曰懸食二語字有脫誤案
洛陽伽藍記云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六月中以甖貯酒暴
于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朝貴千里相餉命曰鶴觴
民要術云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爲上時春酒正月晦
日收水爲中時春酒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二語有訛脫一
清案宋李厚註東坡詩引三省註通
鑑引水經注語正同則知相沿已久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
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
逸趙釋曰一清案通鑑注作馨遠方土之貢選最佳酎矣自王公庶友牽拂
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
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郡南有歷山官本曰案山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趙有
孫校曰在今蒲州府南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趙無也字有舜井嬀汭二水
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官本曰案西近刻訛作迺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迺沈炳巽校改西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
云耕于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
官本曰案上虞剡竝屬會稽郡順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始寧縣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
曰歷山余案周處此志爲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
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强引大舜卽比寧壤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寧懷　案朱趙
作寧懷朱箋曰寧字誤當作甯懷括地志云河內郡獲嘉縣
有甯城而懷縣亦屬河內又嬀州懷戎縣西有舜井路史國
名記云陽處父聘衛過甯一作寧趙釋曰全氏曰寧懷當作
甯壤寧與甯通卽指舜都廣甯朱謀㙔箋强引河內之甯城
於舜何與又引嬀州懷戎縣之舜井以解懷字六朝何嘗有
懷戎之稱乎蓋謂以歷山在東越猶之以廣甯之壤爲歷山
也刊誤曰箋曰寧字誤當作甯案寧甯音同通用朱
氏引路史國名記固自言之矣又以誤字目之何也更爲失
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歷山嬀汭言是則安于彼乖
矣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嬀汭也孔安國曰居嬀水之內王

肅曰嬀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于嬀水之汭馬季長曰
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
流西注入于河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官本曰案此入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南上
近刻有又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又朱趙有又字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
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官本曰案近刻脫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者下落也
字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堯
都按地理志曰縣有堯山首山祠官本曰案首近刻訛作有下脫山字　案朱訛脫趙
改塪刊誤曰案漢志作首山祠有字誤也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似朱趙作是
于載眇邈非所詳耳又南涑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在今蒲州治北注河也水出河北縣雷首山趙釋曰全
氏曰此別是河北縣之涑水非聞喜縣之涑水也蓋聞喜之
涑水水經以爲出東山黍葭谷注以爲至周陽與洮水合通

鑑地理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涑
水則雷水亦卽陽安澗水地理通釋所云在河中府臨晉縣
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合而一之樂史曰涑川自聞喜接河
今涑水篇但言涑水入張澤而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
去蒲坂一十五里然則聞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涑水
所出相接而又皆名涑水道元不細剖之兩處並引左傳伐
我涑川之語已自蒙混及讀唐志虞鄉縣北十五里有涑水
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所開自聞喜引流入臨晉
以溉田乃恍然曰是兩涑水所由合也鹽池圖說曰涑水中
尾多窄至臨晉而小谿諸水咸注之不知涑水本至張陽而
止所謂中尾多窄者出於人力之通也過此則又一涑水也
若左傳之涑川則在聞喜不在蒲坂蓋王官城亦在聞喜故
也一清案全氏之說甚辨然涑水實非有二也涑之別曰洮
而其截爲二則自金天氏始左氏傳云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
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則是張陽澤乃臺
駘之遺迹故禹貢曰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蓋治汾洮之水也
曰修者修鯀之功至於岳陽而止岳陽霍太山之陽也其不
及河可知鯀且不毀臺駘之業至唐乃溝而通之此數千年
之水道一變也又徵之杜元凱之言矣左傳成十三年注云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是二涑水本有相
通之道杜故云然杜又在酈前惟其有道可通唐人乃得
溝而合之如二涑水各異則源流判然何以稱名合一乎縣

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闕駰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
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
墓也官本曰案也字近刻訛在其水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字當移在墓字之下趙釋曰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莫徵信於酈注然已兩說互存益莫能定爾
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
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
于雷水之干是也趙刊誤曰箋曰穆天子傳良馬作食馬受之干雷水之平案良馬見於經典良馬四六所載二十四匹也雷水之干干是水涯詩魏風寘之河之干兮傳曰干厓也朱氏所引皆誤昔趙居田首
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官本曰案祁左傳作提　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左傳作提彌明全氏曰祁提音近致訛然食者州是靈輒非提彌明史記則以翳桑餓人爲祁彌明斯乃善長有意舍左用史義門所謂故以示博者也趙刊誤曰箋曰左傳作提彌明案公羊傳作祁彌明此是道元有意立異非傳寫之誤詳本卷史記作示眯明鉏誕生音示眯爲祁彌即于此也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
涑川者也俗謂之陽安澗水
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
汲郡朱作冢箋曰舊本作汲郡乃汲郡之訛吳改汲冢趙改郡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
年趙釋曰沈氏曰晉惠公以十四年卒無十五年乃周襄王之十五年是年秦納重耳次年至河上則周襄王之十六
年也涑水篇誤同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春秋左氏僖
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
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于此官本曰案投近刻訛作授　案朱訛趙改子推笑曰官本曰案笑近刻訛作哭　案朱趙作哭天開公子子犯以
爲功吾不忍與同位遂逃焉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官本曰案

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　案漢書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　案朱趙有舊京兆尹之屬縣也官本曰案尹近刻訛作郡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郡當作尹趙釋曰一清案既引漢志不當云舊也左邱明國語云官本曰案此六字訛外當作古語云　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案巨靈事在辯綜西京賦注引古語云云非左氏國語也此乃誤記耳華岳本一山當
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
迹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官本曰案近刻徧訛作偏坤訛作神　案朱趙同能造山川出江河官本曰案近刻脫江字　案朱趙無所謂
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官本曰案近刻作人　案朱趙作人
故升華岳而觀厥迹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迴三
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
至此皆祈請焉從此南入谷七里官本曰案此近刻訛作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當作此又屆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
至天井官本曰案又近刻訛作入　朱作入箋曰疑作又趙改又　案井裁容人穴空迂迴
頓曲而上官本曰案頓近刻訛作傾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初學記引此文作頓曲而上傾字誤可高
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
所由陟朱趙作涉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也出
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
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旁
稍進逕朱趙有一字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官本曰案祠近刻作神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魏書地形志每縣下皆載有祠但直作神字疑是北人竟以神字當祠字耳名
曰胡越寺朱趙越作趨趙刊誤曰箋曰郭緣生述征記云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神　案北人呼祠曰神神即祠也魏收多單舉神字可證胡越寺亦無可考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

嶺廣裁三尺餘兩箱懸崖數萬仞官本曰案近刻脫懸字案朱無懸字箋曰宋本有
懸字趙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朱有也字箋曰宋本無也字趙刪然
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爲掮嶺矣度
此二里便屆山頂官本曰案便近刻訛作復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復當省留本作便上方七
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于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
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塞實雜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
出四百五十步有屈嶺東南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
已都無山下上觀之分均矣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
之潼關濩水注之官本曰案濩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瀋今據山海經改正案朱訛趙改水出
松果之山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鍾伯敬云水出松果之上奇境奇語戹林云山海經
曰太華之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則濯水當作濩水之上當作之山松果山名伯敬豈以爲懸泉
樹杪激波木末乎觀周方叔所析鍾譚不學之妄可見矣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
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
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官本曰案巷近刻訛作卷
下同案朱訛趙改釋曰一作黃巷坂傍絕澗官本曰案近刻脫坂字案朱脫趙增說見下陟朱趙作涉
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官本曰案潼下近刻有關字案朱趙有
朱作卷趙改巷趙刊誤曰箋曰潘岳西征賦云遡黃巷以濟潼案今西征賦泝作遡何焯校衍關字愚謂注特撮其文耳
通典虢州宏農縣有黃巷陌引西征賦亦作黃巷字寰宇記陝州閿鄉縣下云黃巷坂卽潼關路引述征記西征賦俱作
黃巷疑卷字是近代傳寫之誤又黃巷坂下當重一坂字歷北出東崤官本曰案崤近刻訛作峪案朱訛
趙改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
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
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

關圖王不成其弊足霸矣翁釋曰全氏曰案何焯曰函谷關潼關蓋一地而異名也通典漢武
帝從函谷關于新安至獻帝西幸出關猶在新安建安十六
年曹操破馬超於潼關卽是中間移此所謂國之巨防不爲
細事而史官失之是以杜岐公亦直謂函谷關卽潼關特從
其地耳然通典於新安縣下云魏明帝景初元年河南尹盧
延請徙函谷關於崤下宏農守杜恕議以東徙潼關著郡下
省函谷關徙蒯關於盧氏正始元年宏農守孟康請移函谷
關吏號大崤關又爲金關地理志曰是年廢函谷關然則潼
關置於季漢而函谷關廢於魏之正始岐公前說未經刊正
而善長亦同此誤耳王元泥
封之說豈指華陰之潼關乎郭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
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東原上朱東作來
趙改刊誤曰來吳琯本作東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西征
記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舊城官本曰案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舊城上落有字方輿紀要校增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姚氏置關
以守峽宋武帝朱趙作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
平地結壘官本曰案地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平城當作平地爲大小七營濱
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官本曰案近刻脫陵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阜上落陵字十六國春秋校增向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
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趙釋曰全氏曰史記作封陵戴延之所謂風塠
者也朱箋曰風塠御覽作風堆又引戴延之西征記云伏羲女媧風姓也此當是女媧之墓九域志云女媧墓在今
潼關口河灘上屹然介河有木數株雖暴漲不漂沒也寰宇記云河東縣三里風陵是女媧之墓南則河濱
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水在閿鄉西南五十里源出秦山經文底鎮入河又文
谷水會玉溪澗北流入河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
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于其上
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孫校曰臺在閿鄉縣西北又北逕閿

一鄉城西官本曰案闅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閺下同案朱趙作閺下同郡國志曰宏農湖縣有閺鄉趙釋曰全氏曰案師古曰閺本從旻許慈反後訛作受而妄音汝授反今俗讀門音則以閺與閿近致訛傳呼失其實也一病案後漢書鄭興傳云客授閺鄉章懷註云閺音閒建安中改作閒今世但有閒音而許密反之音隱矣又李宏憲云閺古文𨳝說文從門受聲則知閺卽閺也世謂之閺鄉水也魏尚書僕射閺鄉侯河東衞伯儒之故邑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閺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合官本曰案城北近刻訛作侯河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經趙改注侯河改城南刊誤曰箋曰孫云侯河當作城南案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元和志靈寶縣全鳩水一名全節水當卽今沙河又玉娘湖在閺鄉縣西南四十五里皇天原旁水出南山朱出作北趙改刊誤曰北吳琯本作出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朱箋曰圖經云全節卽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孫校曰桃原在靈寶縣東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賦曰咸徵名于桃原朱趙

作園者也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閺鄉南谷中其水又北流注于河官本曰案流近刻訛作河 案朱作其水入北河箋曰北河疑作河北蓋謂河北縣也趙改河北又東過河北縣南孫校曰今芮城縣縣與湖縣分河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注于河官本曰案注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流趙流下增注字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萬後其昌乎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也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朱趙有一字十許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城內有龍泉南流出城又南斷而不流永樂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山經官本曰案近刻

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中下落山字卽渠豬之水也太史公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朱山下有有字趙刪刊誤曰有字衍文薄山卽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山海經曰蒲山之首曰甘棗之山朱作甘桑箋曰今山海經作甘棗之山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一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一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豬山趙改甘棗其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東則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如準封禪書二水無西南注朱趙作流河之理今診蓼水川流所趣趙作趨與其水相扶永樂溪水導源注于河又與渠豬勢合蒲山統目總稱亦與襄山不殊故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踢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玃踢 案朱作玃踢趙改玃踢掌華蹈襄趙釋曰沈氏曰原賦作爪華蹈衰蘇林曰衰山也師古曰爪古掌字注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知襄山在蒲坂溪水卽渠豬之水

也官本曰案溪近刻訛作蓼 案朱趙同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干木晉之賢人也魏文侯過其門式朱趙作軾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芳越來今矣汲冢竹書紀年曰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匪直大荔故芮也此亦有焉趙釋曰全氏曰案大荔之戎亦名芮戎在北地而芮伯之國在臨晉其後大荔滅于秦種落蕃有居于臨晉者漢人遂合芮戎芮伯之國而一之謂臨晉卽故大荔是大繆也惟善長稍辨之曰匪直大荔故芮也此亦有焉則三芮了然矣而讀其注者鮮知之紀年云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圍朱作圖箋曰今竹書作圍魏趙改圍取芮伯萬而東朱趙有之字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郊官本曰案郊近刻訛作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郟字誤斯城亦或芮伯朱趙芮伯作伯萬之故畫也官本曰案畫朱

謀埠云疑是彊字趙刊誤曰箋曰畫字誤疑是彊字案畫界限也左傳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故畫猶故疆也河水

右會槃澗水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右訛作又　案朱訛經脫水趙改增右並作又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槃澗下落水字孫校曰水在陝州城西三十五里源出秦山北流入河水出湖縣夸父山孫校曰山在閿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思臺東官本曰案思近刻訛作子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望子全祖望校改望思見漢書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元和志湖縣故城在湖城縣西南十里又閿鄉縣本漢湖縣地昔范叔入關遇穰侯于此矣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孫校曰水在陝州廢湖城西門外源出秦山北流入河廣圓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嶽瀆官本曰案巡近刻訛作及　案朱趙作及趙刊誤曰箋曰及字誤當作巡周頌時邁所謂及河喬嶽案全祖望云箋既引詩則及字不誤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卽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記曰宏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荊山之下孫校曰荊山在閿鄉縣南三十里有龍垂胡于鼎黃帝登龍從登者七十人遂升于天故名其地爲鼎胡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鼎湖之湖當作胡不從水荊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朱同趙作胡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也漢武帝改作湖俗云黃帝自此乘龍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是漢志原文湖當作胡不言黃帝升龍也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朱無曰字趙增刊誤曰西九十里下山海經有曰字今校補其木多椶柟多竹箭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

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故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河水又東合柏谷水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宏農縣南石隄山官本曰案南近刻訛作兩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名勝志引此文作南孫校曰山在靈寶縣西南萬度里山下有石隄祠銘云魏甘露四年散騎常侍征南將軍豫州刺史領宏農太守南平公之所經建也其水北流逕其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官本曰案晉近刻訛作昔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昔通鑑地理通釋引此文作晉及柏谷卜適齊楚孤偃曰不如之翟漢武帝嘗微行此亭孫校曰柏谷亭在靈寶縣朱陽谷見饋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傲客于柏谷朱作微客箋曰微客賦作傲賓趙改傲賓妻覘貌而獻餐謂此亭也谷水又北流入于河趙增柏字刊誤曰據上文谷水上有柏字今校補河水又東右合門水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門水卽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于拒陽城西北官本曰案近刻脫陽字　案朱作拒城之西北趙改刊誤曰禹貢錐指作拒陽城之字衍文方輿紀要商州洛南縣有拒陽城云在縣東南東晉時置縣於此舊唐書隋改拒陽爲洛南舊治拒陽川卽斯城矣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官本曰案卽字下近刻衍華陽二字　案朱趙有門水出焉者也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上落水字卽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鳥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鳥字誤當作堡世亦謂之劉項裂地處非也余按上洛有鴻臚圍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爲鴻臚澗孫校曰元和志鴻臚水過宏農縣北十五里入靈寶界溉田四百餘頃水在今靈寶縣西源出朱陽鎮藏牛谷會崤澗諸水西入河

鴻關之名乃起是矣門水又東北歷邑川二水注之官本曰案二近刻訛作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祖望曰此燭水是二水之誤不然與下文複出今以先贈公本校正案二水卽下左水右水也左水出于陽華之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陽　案朱趙作陽孫校曰左水卽山海經楊水東北流逕盛牆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右水出陽華之陽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陰　案朱趙作陰東北流逕盛牆亭東東北與左水合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東字　案朱盛牆亭下少一東字趙增刊誤曰盛牆亭下落東字卽山海經所謂綪姑之水官本曰案綪姑近刻作綪茹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沈炳巽曰綪茹當作綪姑綪音藉下同史記秦本紀靈公十三年城籍姑正義曰括地志云籍姑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北蓋因水以受氏也出于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又東北燭趙作燭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于衙嶺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衡嶺下同今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宏農郡宏農縣衙嶺下谷燭水所出北入河燭當作燭衡當作衙下同郡國志劉昭補注亦作衡山蓋誤字也世謂之石城山其水東北流逕石城西東北合右水右水出石城山東北逕石城東東北入左水地理志曰燭水出衙嶺下谷官本曰案燭漢書作燭　案朱作燭趙改燭䦎山圖曰衙山在函谷山西南孫校曰衙山在靈寶山西十二里是水亂流東注于綪姑之水二水悉得通稱矣歷澗東北出謂之開方口水側有阜謂之方伯堆官本曰案堆近刻作名　案朱趙作名孫校曰元和志方伯堆在宏農縣東南五里宋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等官本曰案武近刻訛作威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宋書南史薛安都傳俱作建武將軍今改正與建威將軍柳元景北入軍次方伯堆者也堆上有城卽方平所築也官本曰案平近刻訛作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方伯當作方平卽魯方平也又東北逕邑川城南官本曰案邑近刻訛作入　案朱作入箋曰宋本作逕邑川城趙改邑卽漢封竇門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竇門城在函谷關南七里又東北

田渠水注之官本曰案渠下近刻衍川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川字衍文孫校曰水在靈寶縣源出乾山歷困水川而下西北注於澗水今名霸底河水出衙山之白后谷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衙訛作衡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衡山當作衙山東北流逕故邱亭東是薛安都軍所從城也其水又逕鹿蹏山西孫校曰山在靈寶縣號州鎮西亦見山海經也山石之上有鹿蹏自然成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者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者當作著此與沁水篇注正同非人功所刊歷田渠川謂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燭水燭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卽函谷山也門水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城卽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孫校曰元和志宏農縣本漢舊縣又函谷故城在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關城漢宏農縣也終軍棄繻于此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于其下可謂深心有感志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于此也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亦言與嵇叔夜書及關尹望氣之所異說紛綸竝未知所定矣漢武帝元鼎四年趙釋曰沈氏曰是三年徙關于新安縣以故關爲弘農縣弘農郡治王莽更名右隊劉桓公爲郡虎相隨渡河光武問朱趙作聞而善之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浢津之名官本曰案浢近刻訛作洹　孫校曰浢津在靈寶縣西北三里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旣返玉階厚賞竇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竇津是也官本曰案津下近刻衍者字　案朱趙有故潘岳西征賦云官本曰案近刻脫云字　案朱趙無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袁豹之徒竝以爲然余案河之南畔夾側水濱有津謂之浢津朱有津作有澗趙改有澗刊誤曰箋曰澗一作澗或作津案澗字與浢字形相近澗字爲是河北縣有浢水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浢津其水四字　案朱趙有南入于河河水故有

洹津之名不從門始蓋事類名同故作者疑之官本曰案疑近刻訛作是案朱趙作是竹書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賓軨乃次于洹水之陽丁亥入于南鄭考其沿歷所踵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鍾案朱趙作鍾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門矣俗或謂之偃鄉澗水也河水又東左合一水官本曰案近刻東訛作有合訛作右案朱訛趙作又合左右二水刊誤曰有當作合一水當作二水其水二源疏引官本曰案二近刻作三下同案朱作三趙改二刊誤曰三源當作二源俱導薄山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薄水是薄山之誤南流會成一川其二水之內朱二作三趙改刊誤曰三水之內當作二水之內世謂之閑原言虞芮所爭之田所未詳矣又南注于河河之右曹水注之官本曰案近刻之訛作水曹訛作會案朱訛趙改河水右會谷水刊誤曰水上落谷字下文注云谷水自南山通河是也注之二字衍文孫校曰水在靈寶縣原出峴山今名好陽河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孫校曰元和志曹陽亭在靈寶縣東南四十里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于此魏氏以爲好陽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

河水又東菑水注之孫校曰水在靈寶縣東二十里經曲沃村西北流入河水出常烝之山孫校曰見山海經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魏司徒崔浩以爲曲沃地名也余案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矣

河水又東得七里澗孫校曰在陝州城西南七里今名后橋澗北入河澗在陝城西七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趙無朱箋曰陝縣之西故因名焉其朱趙作谷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潘岳西征賦曰行于漫瀆之口憩于曹陽之墟袁豹崔浩亦不非其地矣余按漢書昔獻帝東遷逗以寇難李傕郭汜追戰于弘農澗天子遂露次曹陽孫校曰元和志曹陽墟俗名七里澗在陝縣西南七里楊奉董承外與傕和內引白波李樂等破傕乘輿于是得進復來戰奉等大敗兵相連綴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是推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朱有曰字趙刪刊誤曰日字衍文求之菑曹字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趙釋曰王氏世懋讀史訂疑曰靈寶之西函谷之東有澗直下黃河曰弘農澗一統志云宋避英宗諱改爲鴻臚澗疑宋爲太祖父諱宏殷耳何必並農字改之英宗初名及後更名俱不犯二字以爲英宗者尤誤也後閱王得臣麈史始知其大繆不然得臣曾修陝志云靈寶之西有澗曰洪溜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注云縣有鴻臚園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爲鴻臚澗是知洪溜語之訛也灑然始悟當時俗名是洪溜原非宏農所謂鴻臚者卽得臣援證水經修志時改之耳彼自云鴻臚非鴻蘆也得臣政和時年八十所著書正當英宗前後何嘗有避諱之說乎蓋陝州古名宏農而是澗先名洪溜後名鴻臚其聲近於宏農措大强解事遂以意傅會其說以爲復古而名之事故有習而非眞予故拈出之以雪斯澗之誤名今靈寶人亦順呼爲宏農無有知其非者仍當稱鴻臚爲是不然稱洪溜猶是宋以前之語也一淸案敬美之言非也據酈注鴻臚園池在上洛縣上洛屬商州去陝四百餘里安可便以鴻臚爲宏農也後漢書獻帝紀云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章懷注云曹陽澗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澗董卓傳云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宏農東澗天子遂露次曹陽寰宇記陝州陝縣下云曹陽城俗名七里澗在縣西四十五里魏武帝改曰好陽澗本曰曹陽以在曹水之陽然則傕汜戰處乃是宏農之東澗一名七里澗者是今節去東字直云宏農澗方土之稱酈氏因之未爲失也若以鴻臚園池釋之抑更差遠巳且洪溜澗名見漢書注顏師古曰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卽古之函關是也紛紛辨質實爲辭費又全氏曰善長疑曹陽卽菑陽然師古注陳涉傳云曹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則菑水外別有曹水不如善長所云

河水又東合潐水官本曰案潐水近刻訛作譙譙案朱作譙譙趙改潐水刊誤曰下譙字是水字之誤又朱趙並無又字水導源常烝之山孫校曰亦見山海經俗謂之爲干山官本曰案干近刻訛作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于孫潛本校改干蓋先後之異名也山在陝城南八十里其川官本曰案

此下近刻衍流也二字　案朱趙有二源雙導同注一壑而西北流注于河
又東過陝縣北孫校曰元和志陝縣本漢陝縣地也歷代不改硤石縣本漢陝縣地
橐水出橐山孫校曰見山海經水在陝州城南一名永定澗出橐山南流入河橐山在陝州東五十里西
北流又有崖水官本曰案崖近刻作千　案朱作于趙改千刊誤曰于當作千出南山北谷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合孫潛本校改谷逕崖峽北流與千山之水
會官本曰案千近刻亦訛作千下同　案朱訛趙改水出千山東谷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
趙無兩川合注于崖水又東北注橐水橐水朱趙不重橐水北流出谷
謂之漫澗矣孫校曰元和志陝縣北利人渠隋開皇六年文帝遣邳國公蘇威引橐水西北入城百姓賴其
利故以爲名南利人渠東南自硤石界流入與北渠同時疏導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
西逕安陽城南漢昭帝封上官桀爲侯國官本曰案昭帝近刻訛作武帝　案
朱趙同國下並有也字趙釋曰一清案史記索隱曰表在蕩陰志屬汝南地理志汝南郡安陽縣下云侯國是也方輿紀

要云彰德府安陽縣本紂之朔歌地七國時爲魏寧新中邑
秦昭襄王五十年王齕從張唐拔之更名安陽漢省入蕩陰
縣昭帝封上官桀爲侯邑然則非陝之安陽城也外戚恩
澤侯表桀以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壬寅封武帝字亦誤潘
岳所謂我徂安陽也東合漫澗水水北有逆旅亭朱趙不重水字謂
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
上下文乃注內敘橐水所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
孫校曰疑郎青龍澗南出近溪北流注橐橐朱趙作其水又西北逕陝城西
西北入于河官本曰案注內敘橐水終于此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
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朱之作入趙改刊誤曰人公羊傳作之津亦取名焉
春秋文公二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是也東則
咸陽澗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陝津注河河南即陝城也
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

仲之所都爲南虢三虢此其一焉趙釋曰一清案地理志陝縣下云北虢在大陽東虢
在滎陽西虢在雍州並此是四虢矣與大陽夾河對岸南
虢即北虢故有上陽下陽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稱矣陝縣
虢都大陽爲虢塞邑穀梁傳及杜註可證下陽失而虢不守
故春秋書曰滅也何焯云案杜預云陝縣東南有虢城即是
西虢內此南字或是西字之誤蓋虢仲之封非雍州之虢其
說與班志異春秋分記曰僖五年滅虢虢叔王季之穆此二
虢西虢也仲之封今陝州陝縣又以別於鳳翔之虢故亦謂
之南虢虢叔之封今鳳翔府虢縣以虢在中國之西又謂之
西虢隱元年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東虢也今鄭州滎陽縣虢
此則北虢即南虢而非西虢分記所言本于孟堅足證何說
之繆分記爲宋程公說撰其疆理書最稱覈于嘗見宋鈔于妹壻姚小坡家眞異寶也其大城中有小
城故焦國也孫校曰元和志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
王莽更名黃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
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
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沒處官本曰案沒近刻訛作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投當作沒

又云石虎載經于此沉沒二物竝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
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恆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
今惟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案秦始皇二十六年長
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爲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
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胸云皇
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
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衞恆敘篆曰秦之李斯
號爲工篆諸山碑及銅人銘官本曰案近刻脫碑字　案朱脫人作山趙增改刊誤曰襄曰銅山山當作人案諸山下落碑字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宮前朱趙無宮
字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
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鑴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

毁其九爲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朱苻作符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是符字吳本作付誤案苻堅之苻从草不从竹見晉書載記朱氏亦誤金石文字記曰考漢碑隸書率以竹爲卄少有从竹者如符節字皆然今漢書符瑞多从卄魏晉以降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耳此不可不知案符節之符或从卄而苻堅之姓不可改从竹也毁二爲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于是金狄滅余朱作除箋曰一作余趙改余以爲鴻河巨瀆故應不爲細梗躓湍長津碩浪無宜以微物屯流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索隱引謝承後漢書銅人翁仲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董卓壞其十爲錢餘二猶在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之長安而銷之也則銅人存者只二枚非三枚亦非百姓推置河中識如道元所云足以杜悠謬之口也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日夕潛渡官本曰案日近刻訛作自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自孫潛本校改曰據後漢書董卓傳夜乃潛議過河之文則日夕爲是日夕字本史記項羽本紀墜坑爭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

又東過大陽縣南孫校曰今平陸縣

交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路澗水亦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流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注水二字案朱衍趙改注中澗水四字刊誤曰箋曰西南流注疑有脫落案方輿紀要解州平陸縣下云交澗水出中條山東西二溝流與中澗合俗名三汊澗流注于河蓋交澗路澗即東西二溝也合流注于中澗水而入于河是注字下脫中澗二字今補正入于河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竹書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趙釋曰全氏曰善長書多不引三傳而引竹書如晉滅下陽是一事在僖二年滅虢又一事在僖五年明見三傳今竹書混而舉之非矣且醜奔京師不奔衛也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天子廟王莽更名勤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朱趙無曰字城在大河之陽也官本曰案在近刻訛作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南孫潛本校改在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北出虞山朱無水字趙改北爲水刊誤曰北孫潛本校改水東南逕傳巖歷傳說隱室前孫校曰在今平陸界俗名之爲聖人窟孔安國傳傳說隱于虞虢之間即此處也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巓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巓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傳說傭隱止息于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橋之東北有虞原原上道東官本曰案近刻脫一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於文當重一原字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趙釋曰全氏曰釐降嬀汭在蒲坂道元明載二水于前與虞何豫張冠李帶不亦僨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于此官本曰案後近刻訛作弟案朱趙作弟趙釋曰一清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縣下云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此是孟堅誤記史記吳世家云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然則虞仲是仲雍之會孫周章之弟明係二人小司馬以爲祖與孫同號也古今人表有中雍在上中列太伯之次有虞仲在中中云周章弟與史記合今注作太伯弟虞仲酈氏亦誤當作太伯弟後虞仲也是爲虞公晉太康地記官本曰案近刻脫晉字康訛作原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太原是太康之誤上又落晉字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春秋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曰是取中府置外府也公從之及取虢滅虞乃牽馬操璧璧則猶故

馬齒長矣卽宮之奇所謂（官本曰案所下近刻衍以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全氏校衍以字）虞虢其猶輔車相依脣亡則齒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于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此蓋其困處也橋之東北山溪中（官本曰案之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橋水之水當作之）有小水西南注沙澗（官本曰案注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增注字刊誤曰西南流下落注字）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郡治也趙釋曰一淸案河北郡見魏書地形志是拓跋氏所置隋書五代志河東郡河北縣下云舊置河北郡開皇初郡廢則又似治河北縣也且魏志大陽縣亦居河北郡之第四其第一縣爲北安邑也）沙澗水南流注于河（官本曰案近刻脫沙字流下衍逕字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澗水上落沙字逕字衍文）河水又東左合積石土柱二溪（官本曰案近刻東下衍右字合亦訛作右案朱東下有右字箋曰一作南趙改南朱合作右趙改合刊誤曰右黃省曾本作合）竝北發大陽之山南流入于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爲薄山矣故穆天子傳曰天子自盬（趙刊誤曰箋曰盬舊本作臨案盬卽盬池臨是何地乎）己丑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薄下落山字）乃宿于虞是也

又東過砥柱閒（孫校曰底柱山在陝州東四十里河中今平陸東南）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旣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趙釋曰全氏曰趙冬曦云砥柱山之六峰皆生河之中流夏后所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卽所謂三門也都穆云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中循河至三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閒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卽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以三門爲砥柱者誤也孫校曰三門山在底柱上流百餘步有魏徵勒銘）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搜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趙有驚字）惕古冶子于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亦或作江沅字者也若因地而爲名則宜在蜀及長沙案春秋此二士竝景公之所不至古冶子亦無因而騁其勇矣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不言江沅矣又考史遷記云景公十二年公見晉平公十八年復見晉昭公旌軒所指路直斯津從黿砥柱事或在茲又云觀者以爲河伯賢于江沅之證河伯本非江神又河可知也（朱作又河可知）

也（趙刊誤曰箋曰舊本又何可知也何字亦衍案又河可知所以證其非江沅河字不誤）河之右側崤水注之（官本曰案側近刻訛作則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經趙改注朱趙竝作則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崤水在永甯縣北六十里出崤山南流入洛）水出河南盤崤山（朱無水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孫校曰崤山在陝州東三十里）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謂之鴨橋也歷澗東北流（朱澗下有水字趙刪刊誤曰水字衍）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峻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秦將襲鄭蹇叔致諫而公辭焉蹇叔哭子曰吾見其出不見其入晉人禦師必于崤矣余收爾骨焉孟明果覆秦師于此崤水又北左合西水（官本曰案左下近刻衍右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右字衍文）亂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南導于千崤

之山其水北流纒絡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今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宏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太崤以東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西有二石又南五十步官本曰案近刻作五六十步案朱趙同臨溪有栝漢先生冀神碑蓋隱斯川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官本曰案峻近刻訛作峻案朱趙作峻羣山疊秀重嶺干霄鄭玄案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案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官本曰案擬近刻訛作儗案朱是作自擬作儗趙改刊誤曰自禹貢錐指作是儗禹貢錐指作擬自砥柱以下五戶已趙作以上其間朱趙有一字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官本曰案中近刻訛作水案朱趙作水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朱趙有一字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邱朱作兵箋曰一作丘趙改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茲案朱趙作茲趙釋曰一清案元和郡縣志引此文作寇慈帥工五千人官本曰案近刻脫工字案朱帥下無工字箋曰脫一工字趙增五趙作三歲常修治以平河阻官本曰案近刻脫以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元和郡縣志引此文作帥工三千人平河岨土有以字晉泰始三年正月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泰始皇三年五月案朱趙同官本正作五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趙釋曰一清案下缺人姓名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湍

漭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躅難濟故有眾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也

又東過平陰縣北朱有又東至鄧四字官本移此卷之末趙刪刊誤曰全氏云又東至鄧四字諸本錯簡入清水條清水即是瀑水並不至鄧至鄧者湛水也注於清水下並不志鄧地所在而下卷湛水下則云洛陽西北故鄧鄉合觀湛水篇注則更了然矣

清水從西北來注之

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之清營山朱無之字趙增刊誤曰亦謂下落之字其水東南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防也清水歷其南東流逕臯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轉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傳案朱趙同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者也與倚亳川水合水出北山礦谷東南流注于清清水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右會南溪水官本曰案近刻右訛作又水訛作溪案朱作又作溪趙改右不改水刊誤曰又當作右水出南山而東注清水清水朱趙不重清水二字又東合乾棗澗水官本曰案近刻脫乾字案朱脫趙增水出石人嶺下官本曰案石近刻訛作左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初學記引此文作乾棗澗水左人嶺作石人嶺南流俗謂之扶蘇水又南歷圻苗北馬頭山亦朱作赤箋曰疑作亦趙改亦曰朱箋曰宋本無曰字白水原西南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垣即是縣也其水西南流注清水官本曰案流注二字近刻訛在初會清流句下案朱流注作入字趙改刊誤曰入孫潛校改作流注水色白濁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清水下當重一水字初會清流朱有流注二字箋曰宋本無流注字趙移於上乃有玄素之異也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邱亭官本曰案邱亭上原本及近刻竝重城東即垣縣之壺七字案朱重趙刪刊誤曰城東即垣縣之壺七字重文寰宇記校衍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

一河水又東與教水合經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作經水出垣縣北教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出字上有水字南逕輔山
山高三十許里朱趙不重山字上有泉源官本曰案近刻脫源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名勝
志引此文泉字下有源字不測其深山頂周圓五六里少草木趙釋曰一清案太平
寰宇記東輔山在沁水縣西南九十二里其山及西輔山與析城山相連有相輔之勢又澤州沁水縣下云害水出西輔
山水經云害水出垣曲縣界今本無害水之目蓋缺失矣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
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
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
秀舉官本曰案輕近刻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經崖孫潛校改作輕崖百有餘丈峰次青
松巖懸頳石于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
水廣朱趙有一字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

朱趙有一字百六十許里山岫迴岨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
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水趙釋曰一清案續志聞喜邑劉昭補注引
史記曰伐韓到乾河郭璞曰縣東有乾河口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而注下文又有冬乾夏流之稱然則未嘗竟枯絕也
亦見澮水注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之左右猶有遺
銅及銅錢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
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即是
山也其水重源又發官本曰案又近刻訛作雙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雙黃省曾本作又南至
西馬頭山東截朱作截箋曰疑作截趙改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
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河官本曰案而近刻訛作又　案朱作又南流箋曰今山海經作西流趙改西南流是水冬乾
夏流實惟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爲乾澗矣河水又與畛水

一合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水出新安縣青
要山孫校曰山在新安縣西北二十五里今謂之彊山官本曰案彊近刻作殭下同又此句之下衍山
海經曰河長澗七字　案朱趙作殭下同又朱衍七字趙刪山海經曰河長澗水北流入于河十三字刊誤曰孫潛校衍
此十三字其水北流入于河朱無其字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
即是水也朱箋曰此處錯誤當云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北流注于河即是水也趙即上增北流注于
河五字河水又東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騩山彊山東阜也東流
俗謂之彊川水與石瓜疇川合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與石等瓜川合　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等字誤當作疇移在瓜字下水出西北石澗中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
落水字東南流注于彊川水朱無川字下同趙增刊誤曰準上文當作彊川水下同彊川
水又東逕彊冶鐵官東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合庸庸之
水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經箋曰山海經作溓溓趙改注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

出河東垣縣宜蘇山官本曰案東近刻訛作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垣縣屬河東郡南字誤
俗謂之長泉水山海經曰水多黃貝伊洛門也其水北流分
爲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平
陰縣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地理風俗
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趙釋曰全氏曰案陰戎是陰地之戎
杜預曰在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觀左傳釁子奔晉陰地是上洛善長以爲平陰非矣又曰在平
城之南故曰平陰也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所謂皤皤董
叟謨我平陰者也魏文帝改曰河陰矣河水又會溓水官本曰案
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經又會又作酉趙改右刊誤曰箋曰酉一作右案六字是注混作經水出
垣縣王屋山西溓溪官本曰案山西近刻訛作西山　案朱趙作西山夾山東南流
逕故城東即溓關也漢光武建武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溓

關天井關擊赤眉別校皆降之獻帝自陝北渡安邑東出濝關即是關也**濝水西屈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東流注于河經書清水非也是乃濝水耳**官本曰案清水入河處在平陰縣西濝水則在縣東經于大河東過平陰縣北之下乃言清水注河故道元辯其非

又東至鄧官本曰案此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上句清水從西北來注之上考濝水入河之後河乃至鄧而平縣又在其東今濟源縣西有濝水有苗亭孟縣西南有鄧城道元敘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即云河水於斯有盟津之目盟津值今孟縣南上注不言經文之誤然則二語上下倒亂在道元後矣今訂正　案朱訛說見上趙移五卷第一條經文說見後

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矣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條注內南臨孟津河之下今訂正　案朱趙同

水經注卷五

後魏　酈道元　撰

長沙王氏校本

河水官本曰案二字原本訛在水五三字表目　案朱趙[illegible]河

又東過平縣北官本曰案平下原本及近刻並衍陰字今考上言過平陰清水來注此不得言過平陰湛水來注明矣後人習見平陰罕見平因而妄加然湛水入河在鄧不在平縣故城之東道元于河水逕平縣故城北下即云又東湨水入焉于湨水云斯乃湨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間關也可證此經本作平縣　案朱作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趙改又東至鄧四字刊誤曰全氏云九字與上卷清水條複出當是衍文易以又東至鄧四字在此以注中有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之語及湛水篇可參證也

湛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河陽臨平洛陽皆在平陰之東平縣之西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春秋經書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衞侯歸于京師案朱下有而字趙刪刊誤曰而字衍文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執衞侯是會也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服虔賈逵曰河陽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官本曰案山松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一崧字今改正後同　案朱訛趙改釋曰一清案通鑑晉紀吳國內史袁崧胡三省曰袁崧當作袁山松此本晉書列傳耳案傳袁山松有名無字諸本亦有作崧者豈山松即崧之字而以字行者耶　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官本曰案河陽故城在今孟縣西三十五里溫故城在今溫縣西南三十里是以道元辯之　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爲侯國王莽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治坂城官本曰案治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治下同今考治坂城其下爲治坂津在今孟縣西南而踐土在今滎澤縣西北王宮城之內故道元辯其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坂魏書作治坂亦作野坂宋書亦譌

一惡傳云衆虜野坂戍主黑頭公遊騎在芒上是也野冶音同是名異春秋焉非也朱趙無也字
今河北見者河陽城故縣也在冶坂西北蓋晉之溫地故羣
儒有溫之論矣魏土地記曰冶坂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
瀕孟津河朱趙有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矣十二字官本移入上卷末河水右逕臨平
亭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右訛作又案朱訛經訛又爲改注不改又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河水又
東逕洛陽縣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河
之南岸有一朱作二箋曰宋本作一趙改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津水二
渚分屬之也官本曰案近刻脫津字屬訛作爲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水上落津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爲全氏校改屬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頒世
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

水五　二

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上注文記河之西來所逕至此即上經文所謂又東過平縣北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地理志河南有平縣括地志平縣故城在濟州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漢武
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爲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漢表作濟北式王子此從史表又史表貞王子十一人其五人漢表以爲式王子莫可考也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
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
郎府徒諸徒隸府戶官本曰案徒近刻訛作從朱訛趙改刊誤曰從當作徒案并羽林
虎賁領隊防之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孫校曰公羊穀梁經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左傳作首止杜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夷齊之歌所
以曰登彼西山矣朱趙作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趙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宋本作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案本文自通無庸假宋本改作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

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官本曰案近刻脫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平下落原字隸釋校補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趙釋曰全氏曰案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作夷齊廟碑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夢陟上聞詔使者登山升祠天尋雨是即善長所云事具其碑也然是平陽非平原考洪氏隸釋所引則是平原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觀于芒垂張景陽玄武
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岧嶢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
飈也朝廷又朱作有箋曰當作又古通用趙改又置冰室于斯阜室內有冰井
春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于河津之
隘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矣而內于
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
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

水五　三

鬬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
臨之辰則決禽敵官本曰案決近刻訛作袂案朱作袂趙改決刊誤曰箋曰袂疑誤案集韻袂祭有決也亦作袂是以壘資其名矣河水于朱趙作至趙刊誤曰箋曰至謝作由一作於案至字義長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
流官本曰案逆近刻訛作疾朱作疾箋曰當作逆趙改逆案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
畢除中流白魚入于舟燔以告天官本曰案燔近刻訛作熕案朱趙作熕與八
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
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孫校曰唐志偃師有故富平津
晉陽秋曰杜預造河橋于富平津官本曰案近刻脫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橋上落河字何焯校增所謂造舟爲梁也又謂之爲陶河官本曰案爲近刻作曰案朱趙作曰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朱作將許箋曰魏志云帝將幸許趙增幸字

試樓船覆于陶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于淵及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于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爲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爲玉也洄

水又東溴水入焉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溴訛作湨溴水詳見卷七濟水內案朱訛經作湨趙改注不改湨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溴水出濟原縣瑓山俗呼白澗水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朱作五典箋曰山海經作五曲趙改五曲合而北流注于河其陽多蒼趙作倉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萯山之陽朱同箋曰山海經作是好居於萯山之陽趙增好居二字出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遇大風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川域改狀矣趙釋曰全氏曰案魏書地形志曰武德郡溫縣有貝水予謂善長尚未能詳貝水之顛末則地形志所言亦襲舊文書之耳竊疑是溴梁之溴水而誤爲湨字蓋溴水正流入河支流入濟適當溫原之地善長偶有不照遂引山經之言滑突了之而云無水以應川域改狀則不識湨水之爲誤文也趙刊誤曰箋曰一作或山川改狀案依本文無誤

昔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官本曰案遵近刻訛作導案朱趙作導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爲流星而升于昴即于此也朱箋曰論語比考讖曰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歌訖五老飛入於昴

又東濟水注焉官本曰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此即後注內所謂今濟水自溫縣入河者也案朱訛經濟作沛趙改注改沛刊誤曰箋曰孫云沛水當作泲水案六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泲水源出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濟源縣有東西二源出流至溫縣南入

氾水境又南十里入河

又東過鞏縣北孫校曰地理志河南縣有鞏東周所居元和郡縣志鞏縣黃河西自偃師界流入

河水于此有五社渡爲五社津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章懷註引水經注曰五社津一名土社津蓋異名也建武元年朱鮪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縣北有山臨河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河即所謂直穴有渚也謂之崟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官本曰案近刻脫淮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注引此文作潛通淮浦張衡東京賦曰王鮪岫居薛綜注云山有穴曰岫長老言王鮪從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是也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春暮來遊官本曰案近刻脫春字案朱脫趙作暮春刊誤曰大河賦作暮春來遊禮記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佗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處矣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處也二字刊誤曰即是下落處也二字禹貢錐指引此文校增

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洛水于鞏縣官本曰案近刻縣下衍而字案朱衍趙刪說見下東逕洛汭官本曰案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衍而字東下有逕字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河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洛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洛水入河洛字誤當作河淸濁異流皦焉殊別應瑒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官本曰案靈近刻訛作虛案朱訛趙改說見下出崑崙之神邱涉津洛之阪泉官本曰案阪近刻訛作峻案朱作峻箋曰原賦虛作靈峻作阪趙改阪播九道于中州者也

又東過成皋縣北孫校曰成皋故城在汜水西北濟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皋縣南官本曰案皋近刻訛作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高當作皋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官本曰案河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水字衍文河水右逕黃馬坂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近刻右訛作又　案朱訛經訛又趙改注不改又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謂之黃馬關孫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朱箋曰晉書云武帝崩楊駿輔政百官總己公室怨望天下憤然駿自知素無美望乃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後駿果敗死於馬廄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今成皋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皋也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門者也河水又東逕成皋大伾山下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趙無又字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曰箋曰孫云案史記括地志云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在衛州黎陽南張揖云今成皋非也案孫汝澄所稱史記括地志即是史記夏本紀張守節正義所引之括地志也唐書藝文志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勖譔以大伾爲黎陽東山其言發於臣瓚漢書音義而泰書述之箋說祇據史記註文然不云正義而云史記括地志則繆矣十字是注混作經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愼呂忱等竝以爲邱一成也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非也尙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沇朱作流箋曰宋本作沇趙改沇出伾際矣官本曰案此句之下近刻衍然則大伾四字　案朱趙有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鄭玄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又曰薛士龍曰大岯山許愼說文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不始於臣瓚矣今案岯伾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坯字下云

邱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愼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愼後張揖三國魏人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山爲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鄭元猶不從從瓚自潁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傳語出楚金誤爲叔重耳又云大岯山在汜縣西一里有大淵九曲一名九曲山西去洛口裁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山明甚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溫縣入河官本曰案濟近刻訛作沛　案朱作沛趙改沛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官本曰案溝近刻訛作濟案朱作濟箋曰舊本作溝趙改溝即濟沇之故瀆矣官本曰案濟近刻訛作溝　案朱作溝箋曰舊本作濟趙改濟釋曰禹貢錐指曰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皋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溴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內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入河之道凡再變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在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故下落城在二字下文注云遂城虎牢蓋修故耳可證也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朱作咸箋曰左傳作戚趙改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于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于朱作乎趙改刊誤曰箋曰乎舊本作于按乎義亦通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官本曰案捕近刻作擒　案朱趙同命之爲柙畜之東虢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虎　案朱趙作虎趙釋曰全氏曰案東虎漢志師古注作東虢是也元和志引此文作東虢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泰以爲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朱趙作岧岧趙刊誤曰箋曰當作苕苕案沈名蓀云詩苕之華即今凌霄花也附木而上最能高矣苕苕孤上義取象斯無可疑者漸沘水注云苕苕孤危是其詞例也景明中言之壽春路值茲邑升眺清遠勢盡川陸羇途遊至有傷深情河水南對玉門官本曰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

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于是處也門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北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官本曰案北司州近刻訛作此同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此宋本作宋案此同二字當作北司宋書州郡志云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少帝景平初司州後沒北虜文帝元嘉末僑立於汝南尋亦省廢云云是當時以治虎牢者爲北司州而僑置汝南者爲南司州魏書地形志以宋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復設之司州爲南司州故道元以劉武王所置治虎牢者爲北司州也又梁書夏侯夔傳大通二年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也此道元身後之事所不及知也若朱氏以此爲宋殆未審北字之義耳且又不釋同州之譌何居戰經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河水又東合氾水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朱箋曰氾音似氾水在成皋故城東趙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氾水在氾水縣西一里出鞏縣玉仙山北流逕古崤關東入河水南出浮

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北流合東關水官本曰案近刻脫合字東訛作車　案朱同趙車改東不增合字刊誤曰車關濟水注作東關寰宇記引濟水注亦是東字下並同水出嵩渚之山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作出于嵩渚之山也　案朱趙同泉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后泉水也東爲索水西爲東關之水官本曰案近刻作東流爲索水西注爲車關　案朱同趙作西注爲東關水西北流楊蘭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東關水官本曰案注下近刻衍爲字　案朱衍又東作車趙爲改於車改東刊誤曰爲當作於篆近致譌車是東字之誤東關水又西北清水入焉官本曰案清近刻訛作蒲　案朱趙不重東關水三字朱作蒲趙改清刊誤曰蒲當作清水自東浦西流與東關水合而亂流注于氾氾水又北右合后城水水出后城山其山複澗重嶺欹疊若城山頂泉流瀑布懸瀉下有濫泉東流洩注邃有數十石畦畦有數野蔬朱數作聲趙刪刊誤曰箋曰聲宋本作數案沈炳巽校衍聲字巖

側石窟數口隱迹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又東北流注于氾水朱注下有入字趙刪刊誤曰入字衍文氾水又北合鄤水官本曰案又近刻訛作下　案朱趙作下水西出婁山至冬則煖故世謂之溫泉東北流逕田鄤谷謂之田鄤溪水東流注于氾水氾水又北逕虎牢城東漢破司馬欣曹咎于是水之上氾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朱箋曰盧諶有征艱賦所謂步氾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者也余案昔官本曰案近刻脫昔字　案朱儒上脫箋曰疑脫一先字趙增先字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爲水目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氾鄭爲名故也是爲爽矣又案郭緣生述征記劉澄之永初記並言高祖卽帝位于是水之陽朱陽上脫箋曰當有之字趙增刊誤曰是水下落之字今不復知舊壇所在盧諶崔雲亦言是矣余案高皇帝受天命于定

陶氾水朱趙有又字不在此也于是求壇故無髣髴矣官本曰案無近刻訛作爲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爲黃省曾本作無又朱箋曰定陶氾水音泛取其氾愛而潤下河水又東逕板城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塢臨長河官本曰案塢字近刻訛在河字下　案朱趙同有五龍祠應劭云崑崙山廟在河南滎陽縣官本曰案南近刻訛作東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東當作南疑卽此祠所未詳

又東過滎陽縣北蒗蕩渠出焉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蕩訛作蕩　案朱趙作蕩朱脫北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滎陽縣下有北字今校補

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卽經所謂蒗蕩渠也趙釋曰全氏曰以滎澤爲禹所塞善長之謬極矣一淸案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禹陂水爲澤故道元濟水注云大禹塞其淫水則指既豬而

言此言禹塞滎澤辭不違意未爲大非惟云闢之以通淮泗則指鴻溝爲禹迹乃其繆耳漢平帝之世河
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閭故處皆在水中官本曰案門閭近刻訛作水門　案朱趙作水門趙水中作河中朱箋曰御覽引此作門閭故處後漢書王景傳作皆在河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汳朱趙作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
問水形便官本曰案近刻問下有理字　案朱趙有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
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隄發卒數十
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築隄防脩堨官本曰案近刻吳訛作昊治渠訛作共防又隄下脫防字　案朱同箋曰後漢書及王海皆作王吳御覽引此亦作吳下作治渠築隄防脩堨趙作共築隄防修堨于吳改王吳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
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門更相迴朱趙作洄注無復滲漏之患官本曰案滲近刻作潰　案朱作潰趙改滲刊誤曰潰太平御覽引注文作滲

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
景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
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渠官本曰案河字近刻訛在爲堰下渠訛作淮下衍古口二字　案朱同緣下箋曰宋本作緣河河下箋曰宋本無河字通淮古下箋曰疑作古淮趙改緣河積石爲堰通古渠口刊誤曰箋曰疑作古淮案富作古渠即蒗蕩渠也下同咸曰金隄朱箋曰御覽作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官本曰案渠近刻亦訛作淮　案朱訛趙改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司馬彪不志河渠東漢後無可考據賴有水經注存其所敘當時見行之河自涼城縣長壽津東逕鐵邱南至東北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于海者東漢以後大河之所行也又曰王景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即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之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

決敗矣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隄自滎陽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陶邱以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
拜河隄使者賜車馬縑錢陶邱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
所經之地也二渠既成則東南之漕由汴入河西北之漕由
濟入河舳艫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又曰武帝
疏于討論執北瀆爲禹河及哀平之世人始有知禹河之所
經者意欲復禹故道而國事阽危事不可爲矣永平上距平
帝時僅六十餘歲故道豈遽堙滅而王景治河惟從事汴濟
蓋當時所急在運道就其便者爲之不暇遠圖耳史稱景鑿
山阜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立一水門費以百億
計財力之充裕若是向使講求禹迹故道而復之則河流歸
北汴濟不勞而治功施到今五代以降潰溢橫流之禍可以
免矣惜乎其見不及此也河雖從自周定王時而東光以下
至章武入海猶是徒駭之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
入海而景遂因之禹迹蕩然無存君子於此有遺憾焉河水
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
紀年晉出公十二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二十二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何焯云上二字衍文竹書周貞定王六年晉河絕于扈正出公十二年也河絕于扈即于是趙作此也河水又
東逕八激隄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漢
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于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
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河水又東逕卷縣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
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河水又東北逕赤岸
固北而東北注官本曰案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又朱趙注下有之字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
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北來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北來注四字　案朱同趙增西來注三字刊誤曰禹貢錐指引此文作沁水從西來注之今本脫三字
河水自武德縣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叡爲侯國朱無侯字趙增刊誤

一日三國志魏書明帝紀云年
十五封武德侯爲下落侯字卽魏明帝也東至酸棗縣西濮
水東出焉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戰國時河
溢酸棗漢世又決孝文塞之故無濮水而東漢見行之濮水
則上承濟水于陳留封邱縣班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東北
至都官入羊里水者也應劭則以爲南入鉅野而道元從之
濮水水經敘入濟水及瓠子水而以新溝目之此條注所以
補經當與
彼文參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大
發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
水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
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十字是
注混作經石勒之襲劉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
號是處爲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
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官本曰案近刻
訛作卻　案朱
趙不
訛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毁
璧而去示無吝意趙建武中造浮橋于津上採石爲中濟石
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工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璧
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河水又逕東燕
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脫
逕字又此句之下衍有濟水自北來注之九字
案朱同趙改注增逕不刪九字刊誤曰十八字是注混作
經　河水又下落逕字通鑑注引水經注校補胡三省曰考兩
漢志東郡有燕縣無東燕縣東燕縣魏收地形志東燕縣晉屬濮陽
國賢曰東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今案班志東郡有南燕縣
續志始去南云燕本南燕國有胙城占胙國梅磵所引容有
差錯且又引魏收志及晉屬云云似疑不當作東燕字也蓋
不悟此條之爲
酈注非經也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官本
曰案
原本及近刻並脫石字今攷卽胙
城縣東北石濟津　案朱脫趙增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
八年朱八作一趙改刊誤曰晉文公伐
曹經傳是僖公二十八年今校改晉將伐曹曹在衞東
官本曰案衞近刻訛
作縣　案朱訛趙改假道于衞衞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卽此

也官本曰案濟字近刻訛在卽此下又此句之下衍河水于
是亦有棘津之名十字　案朱趙作卽此濟也朱有十字
趙作河水於是亦有石濟之名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濟卽此
也案孫云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
人弗許還自南河濟注云曹在衞東故從衞借道案傳文還
自南河濟人所共曉何難據傳校增必欲託名宋本可謂陋
矣抑知酈氏原書割去濟字程公說春秋分記引此文作還
自南河卽此濟也克齋所見之本何以與朱氏異耶又曰下
文云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卽此處也又云又東逕棘津南
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以爲卽石濟南津也是句不當
重上作棘津宜改石濟蓋一地而二名也宋
書垣護之傳云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晉伐陸渾亦于
此渡宋元嘉中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年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年黃省曾本作中遣輔國將
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謨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官本曰
案垣近
刻訛作桓　案朱訛趙改刊
誤曰宋書作垣从土不从木以水軍守石濟卽此處也趙釋
曰一
淸案石濟資治通鑑作文石津懷帝紀永嘉四年石勒爲王
讚所敗退屯文石津胡三省曰據帝紀文石津在河北又據
永嘉六年勒自葛陂北行至東燕使孔萇自文石津潛渡枋
頭取向永船則文石津在東燕之東北枋頭之東南蓋濟者
津渡之名非四瀆之濟
並非常山之石濟也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
南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漢書溝洫志
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
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官本曰案近刻脫高字　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漢書亭字下有
高
字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官本曰案此所謂舊河卽
禹貢古河也　案朱脫處
字趙增刊誤曰
北入下落處字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經　案朱訛脫北字趙改增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寰
宇記引此文城下有北字趙釋曰一淸案何焯曰自滑臺城
北至長壽津皆古潔也胡東樵亦以爲然詳見
河水又東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下城有三重朱
無
城字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
此文作城有三重落城字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
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爲城卽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春
秋傳曰孔悝爲蒯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趙
釋

日一清案今本左傳哀十六年載伯姬于平陽而行及西門無于延津字蓋酈氏所見之書異矣廩延南故
城郎衞之平陽亭也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宋元嘉中右
將軍到彥之官本曰案近刻脫將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南史宋文帝紀元嘉七年十一月右將軍到彥
之自滑臺奔退落將字畱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魏軍南伐脩之執
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踊告家人曰我年
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脩之絕援果以其日陷
沒城故東郡治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
水淸襄楷上疏曰朱箋曰襄楷詳後漢書春秋注記未有河淸而今有
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淸京房易傳曰河水
淸天下平天垂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翼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翼全氏校改異地吐妖民
厲疫官本曰案近刻作疾　案朱趙作疾三者竝作而有河淸春秋麟不當見
而見孔子書以爲異河者諸侯之象朱趙作相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諸侯之象案渭水注云非人臣相蓋其詞例如此之淸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
明年宮車宴駕徵解瀆侯爲漢嗣是爲靈帝建寧四年二月
河水又淸也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孫校曰元和志臨河縣本漢黎陽縣地黃河南去縣五里
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衞是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
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王
莽之黎蒸也官本曰案黎蒸近刻訛作魏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魏郡黎陽縣莽曰黎蒸魏丞字誤
今黎山之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憑山
爲基東阻于河官本曰案于近刻訛作爲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爲當作於故劉楨黎陽
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昔慕容玄

明自鄴率衆南徙滑臺既無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
于夜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爲天橋津東岸有故城
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逯明壘官本曰案逯近刻訛作遞下同　案朱訛趙改周二
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騎中之一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晉
書載記云石勒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八騎爲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畧
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十八騎逮當作逯十八騎中下落之一二字案亦作六明通鑑後周紀河決靈河魚
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鎭原武凡八口胡三省曰六明鎭卽大通軍大通軍卽胡梁渡六逕音同字變耳城
因名焉郭緣生曰城袁紹時築皆非也余案竹書紀年梁惠
成王十一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十三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竹書紀年是十一年鄭釐侯使
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道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地　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馳地竹書紀年作馳道通鑑地理通釋校同我取枳道與鄭鹿官本曰案此下近刻
重鄭鹿二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鄭鹿二字重文宜衍卽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俗謂
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濟取
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衞文
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
延于白馬關羽爲曹公斬良以報效卽此處也官本曰案也上近刻衍是
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是字衍文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亦有韋津之稱史
記所謂下修武渡韋津者也官本曰案下脩武近刻訛作脩武下武　案朱訛趙改又白馬
下增縣字刊誤曰白馬下落縣字史記是下脩武渡韋津此文誤也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泆通
濮濟黃溝趙刊誤曰箋曰泆當作決案泆與溢同說文解字云水所蕩泆也字不誤故蘇代說燕
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
師出河水官本曰案出近刻訛作決　案朱出作山趙改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宋本作楚師決河水案趙琦

吴云竹書是出一字於山字相近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隄既建故渠水斷尚
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
北耆舊傳云 朱有耆舊二字箋曰疑衍趙刪 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層
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狀邱斬城也 官本曰案此句有脫誤未詳
自外耕耘壍斫削落平盡正南有𨻶陛陟上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陟𨻶陛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陟字當移在𨻶陛之下全氏校正 方軌是由西南側城有神馬寺
樹木脩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
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也山下常有白馬羣行
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注云山在鄭北 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又訛在下
句故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孫潛云當作山在鄭北故鄭也 故鄭也所未詳劉澄之云
有白馬塞孟達登之長歎可謂于川土疏妄矣亭上舊置涼

城縣治此 官本曰案舊字下近刻衍曰字涼訛作源 案朱訛衍趙改刪刊誤曰舊曰之曰衍文源城當作涼
城 白馬瀆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
以成往復也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 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 河北有般祠孟氏記云祠在河中積石
爲基河水漲盛恆與水齊戴氏西征記曰今見祠在東岸臨
河累石爲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無靈不如孟氏所記將
恐言之過也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 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
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祠在北岸頓邱郡界臨側長河廟
前有碑魏青龍三年立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
里河之故瀆出焉 朱六字亦作注趙改經刊誤曰全氏云六字是經混作注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案水

經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者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空者唯此
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爲東漢見行之河則敘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武爲清河漳水之所行
則敘入清河漳水並不列大河故瀆 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
河自積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 官本曰案此有脫文漢書作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
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
趙二上增釃字刊誤曰漢書溝洫志云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是注二渠上落釃字史記河渠書作廝趙釋
曰一淸案釃史記河渠書作廝索隱曰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章昭云疏決爲灑字音疏跬反顏師古音山
支反然則釃字近本之誤耳漢書溝洫志注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折者也其一則漯
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 一則漯川 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則字 案朱作今則趙刪則刊誤曰箋
曰宋本作則今案非也則字衍 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 趙刊誤曰箋曰空一作塞
案溝洫志注孟康曰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空字不誤 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

故瀆東北逕戚城西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敘河之故瀆所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字是注混作經 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
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邱衛國縣西
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
國矣 趙釋曰一淸案史記索隱曰戚漢志闕地道記屬東海又曰案灌嬰傳云重泉人李必此云季必誤也然則酈
注所引是漢書列傳而表亦作季必與史表同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郞必曾孫又史記灌嬰
傳索隱曰姚氏云案漢紀桓帝延熙二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則作李姓者是也又戚是
衛邑東海亦有之地理志東海郡戚縣注引鄭氏門音蹙戚故城在山東滕縣西南五十里本秦縣史記曹參嘗遷爲戚
令是也此戚在今開州北七里李必封邑當在東海如小司馬說姚氏察也鄭氏德也 故瀆又逕繁陽
縣故城東 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 史記趙
將廉頗伐魏取繁陽者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取字 案朱脫趙增 北逕陰安縣

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漢武帝元
朔五年封衞不疑爲侯國故瀆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官本
日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案朱譌經樂昌譌昌樂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昌樂當作樂昌說詳
木卷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東郡有樂昌縣後漢省今本作昌樂縣誤舊唐書地理志以爲晉置昌樂而晉志不載魏書地
形志昌樂縣太和二十年分魏置似非漢縣地理志東郡之屬縣也漢宣帝封王
稚君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案稍表樂昌侯王稚君名武平昌侯王長君弟也索隱曰表在汝南案地理志汝
南無樂昌徐廣曰細陽之池陽鄉也細陽汝南郡屬縣道元蓋誤證也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
西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竹書紀年晉烈
公二年官本曰案近刻譌作四年案朱趙同趙釋曰沈氏曰當作二年趙城平邑五年田
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九年官本曰案近刻譌作十年案朱趙作十齊田肸
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官本曰案肸近刻譌作盼案朱譌趙改邯鄲之師敗逋

官本曰案近刻譌作遯案朱譌趙改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又東北逕元城縣
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案朱譌故城作故縣趙改
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故縣何焯校改故城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
故縣氏焉官本曰案漢書地理志魏郡元城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此引史記當是地
理風俗記之誤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公子元食邑於此出漢書地理志應劭注非史記也一清案漢志常山郡元氏
縣下師古又引闞駰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史記趙世家惠成王十一年城元氏蓋道容桑隨筆疑之曰二邑命
名不應相似如此竊謂闞駰十三州志之說多本仲瑗或誤以魏爲趙師古兩引之非矣郭東有五鹿墟
墟之左右多陷城官本曰案之字下近刻衍在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在字衍文公羊曰
襄邑也說曰襄陷矣郡國志曰五鹿朱趙有墟字故沙鹿有沙亭
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姓居此思哭是曰女
姓之邱爲沙鹿之異名也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

史計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
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翁孺自濟南官本曰案濟近刻譌作齊脫南
字案朱譌脫趙改增刊誤曰齊全氏校改濟南二字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
氏爲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見月入懷年十
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爲元后漢祚道汙朱作沿箋曰宋本作道汙趙改汙
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爲雄也及崩大夫揚雄作誄曰
太陰之精沙鹿之靈作合于漢配元生成者也獻帝建安中
官本曰案獻帝上近刻衍漢字案朱趙有袁紹與曹操相禦于官渡官本曰案禦近刻作
襲案朱趙作襲紹逼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已下
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人玄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述于
世故范曄贊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矣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贊云元定義乖褒

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是也曹褒鄭玄合傳故章懷注云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則漢章句無與于康成偶牽連引
之實爲詞句之累縣北有沙邱堰朱趙有若字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水經以王莽河爲禹河故以沙邱
堰爲禹迹推其意似謂古河不東行禹作此堰以障之使北而九河自此播焉不遵其道是爲降水唐人言河自貴鄉縣
界分爲九道宗此說也然禹河不經元城此堰必非禹所作黃文叔云今濬州臨河有蘇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
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埽之水是也蓋以堰爲鯀所作或曰元城爲戰國魏地北與趙接壤賈讓云隄防
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過水使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以防
之沙邱堰疑趙所作以障水使不得北而注于齊魏所謂以鄰國爲壑者也全氏曰此下有脫文當補尙書北過降水之
故道也十字觀下文注云不遵其道曰降是言降水而瀆漳水注中論降水曰館陶北出屯氏河其故道與是明以沙邱
堰一帶爲降水故竊取其義補此一句一清案全說是也寰宇記魏州大名縣下云本漢元城縣地水經注云沙邱堰在
貴鄉今本無之則知此處有脫誤通典魏州治貴鄉元城二縣貴鄉有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魏書地形志司州魏尹貴
鄉縣天平二年分館陶置治趙城上去孝昌三年已九年矣道元所不及知元和志云後魏孝文分元城置方輿紀要云

五代志前燕慕容暐前屬邑樂郡則是先曾置縣旋廢復立
于天平二年地形志略前著後殆爲疏矣且道元恪守班固
漢志魏郡鄴縣下分注云故大河在東北故大河即大河故
瀆今注無鄴縣是知其缺失多矣東樵不察注文縣北有沙
邱堰者與下不遵其道曰降義不連屬以意測識不亦誣乎
堰障水也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訛在亦曰瀆
下**尚書禹貢曰北過降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九字朱趙無全氏以爲當補說見上案**不**
遵其道曰降亦曰瀆堰障水也四字朱趙在此下**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此即上文所
引禹貢以解釋雜其間耳案朱訛經爲作于趙改刊誤曰
播于之于當作爲蓋因于字篆近致譌禹貢經文校正九字
是注混作經全祖望曰此節經文不與上下相比屬所以孰
于水經之學如閻百詩黃子鴻皆疑之多所辭費而不知大
陸九河之之非經也水經于河濟江淮渭洛沔漾諸篇從無直
鈔禹貢之例善長之注上文已承沙邱堰而言之序及降水
故釋之曰不遵其道曰降亦曰瀆堰障水也而因接之以大
陸以九河又接之以齊桓塞河自堰以北故迹多亡所云堰
者沙邱堰也善長蓋謂沙邱堰以北是禹治水之故道自齊
桓閼河之後而堰以起堰起而九河亡矣是屯氏諸河之所
由出也其文明白了當胡東樵竟謂水經以王莽河爲禹河

亦誤會也趙釋曰古文尚書疏證曰案水經注河水篇凡五
敘至長壽津而止下便及大河故瀆故瀆皆周漢以來之新
道非禹河故道也然中有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經文及注
一段上不與元城縣沙邱堰相次下不與沙邱堰南分屯氏
河出焉相次分明經注別有及禹河故道者惜不傳耳偶閱
于黃子鴻驚曰某讀水經注三十年從未聞此論參以濁漳
水條詳北過洛水是禹河自大伾以下至入海處了了然見
于經注或當日有意互見或後人任意錯簡一滿案潛邱既
不識縣北有沙邱堰者下有脫文又不悟此九字是注混作
經蓋水經一書從無直鈔禹貢經文之例其得間猶未精于
考核爾**風俗通曰河播也**趙有昔禹治洪水五字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河播也下有昔禹治洪水字
五字今校補**播爲九河自此始也禹貢沇州九河既道**官本曰案道下近刻
有矣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矣字羨文**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句盤**
鬲津也同爲逆河鄭玄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迎受矣官本曰案
迎近刻訛作承案朱趙作承**葢疏**朱趙作所**潤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
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朱箋曰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故自堰以北館**

陶廮陶貝邱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官本曰案川近刻訛
作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信都國有廣川縣光字誤**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
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官本曰案
穿近刻訛作川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川孫潛校改穿**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
漢北亡八枝者也朱北亡八枝作北三八枝趙改刊誤曰漢書敘傳云北亡八枝今改正趙釋曰禹貢
錐指曰許商云徒駭在成平漳水即徒駭古之九河並東北
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合爲逆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
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是
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勃海郡曰迎河郡南皮縣曰迎河亭
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趨東八枝太史最
北宮最短向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
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馮逡云九河既滅
難明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酈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
多亡斯爲實
錄無俟深求**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
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官本曰案此三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經案朱訛經故城作北城趙自河水下十八字改作注
河之下十五字仍作經北城改故城其下增城字刊誤曰十
八字是注混作經北城禹貢錐指作故城其下落城字王莽之所謂戢楯矣漢武帝以
大將軍衛青破右賢王功朱右作左趙改刊誤曰史漢表傳左作右封其子登爲
侯國**大河故瀆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于貝邱是
也朱無傳字趙增刊誤曰左氏下落傳字余案京相璠杜預並言在博昌即司
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者也應注于此事近違矣**大河故**
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地理志之所謂厝也王莽改曰厝治者也漢安帝
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廢爲王薨于此乃葬其地趙作乃其葬地尊陵
曰甘陵縣亦取名焉桓帝建和二年改清河曰甘陵官本曰案縣亦

取名焉五字近刻訛在此曰甘陵下二訛作元脫淸河二字案朱趙訛又脫二字趙釋曰一淸案是注殊欠分曉續漢志淸河國劉昭補注云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又云甘陵故居安帝更名則是安帝更名居縣爲甘陵縣而桓帝改淸河國爲甘陵國也後漢書淸河孝王慶傳亦云梁冀惡淸河名乃改爲甘陵於文當云尊陵曰甘陵縣亦取名焉桓帝建和二年改淸河國曰甘陵方合是周之甘泉市地也官本曰案市近刻訛作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币寰宇記引此文作市陵在瀆北邱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世謂之唐侯冢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冢案朱訛趙改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陽文叔良以建安中爲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蘭襄夢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于水側得棺半許落水叔良顧親舊曰若聞人傳此吾必以爲不然遂爲移殯醊而去之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逕平晉城南今城中有浮圖五層上有金露盤題云趙建武八年比釋道龍和上竺浮圖澄樹德勸化興立神廟官本曰案興近刻訛作舆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舆當作興浮圖已壞朱已作以趙改刊誤曰箋曰以當作已案以已古字通用露盤尚存煒煒有光明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王莽之播亭也河水于縣官本曰案水近刻作瀆案朱同趙改趙刊誤曰瀆漢書地理志作水別出爲鳴犢河河水故瀆趙河水改大河刊誤曰河水禹貢錐指作大河又東逕鄃縣故城東呂后四年以父嬰功封子佗襲爲侯國官本曰案襲近刻訛作龍案朱訛趙改釋曰一淸按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俞侯嬰子它襲功用太中大夫侯謂它襲父功爲侯耳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俞侯呂佗可知佗只單名酈注連佗襲爲稱蓋其誤也王莽更名之曰善陸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官本曰案三瀆謂屯氏河及屯氏別河之南北瀆近刻三訛作二案朱作三趙改二刊誤曰三當作二卽屯氏南北二瀆也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三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十九字是注混

作經地理志曰鬲津也趙釋曰一淸案漢志云平當以爲鬲津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羿國也官本曰案近刻脫羿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何焯云后下落羿字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趙釋曰全氏曰案先賢公曰有鬲氏當是夏之同姓應氏以爲偃姓恐非若以爲有窮之國則竟大謬矣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義將軍朱祐爲侯國官本曰案義近刻訛作議祐訛作祜案朱訛趙改議存祜刊誤曰議後漢書作義大河故瀆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官本曰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本脩之安陵鄉也地理風俗記曰朱理下有志字趙刪刊誤曰地理風俗記應劭撰志字衍文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禹貢錐指引此文作有安陵鄉縣字誤故縣也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官本曰案注內敘河之故瀆終于此趙釋曰禹貢錐指曰禹河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爲大河一東爲漯川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縣南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爲長壽津河至此與漯別行而東北入海水經謂之大河故瀆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故城在今東光縣東洪水篇云淸河自東光縣西南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淸漳水篇云漳水自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淸河故大河也大河自宿胥口徙流至成平合漳水復歸禹河故道又東北歷浮陽參戶平舒至章武入海定王五年歲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官本曰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三字屬注文下十八字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御覽引此文亦作注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復北決于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上使河隄謁者王延世塞之三十六日朱作二十箋曰前漢志作三十六日趙改三十六日下增河字隄成詔以建始五年爲河平元年以延世爲光祿大夫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

北逕信成縣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信城縣下同訛趙改刊誤曰信城漢書地理志作信成案朱張甲
河出焉官本曰案近刻脫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張甲下落河字孫潛校增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
近刻有曰字 案朱趙有張甲河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及瀆二字 案朱作及瀆趙改故瀆刊誤曰地理志清
河郡信成縣下云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及瀆當是故瀆之誤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分注無故瀆字蓋道元所加首
受屯氏別河于信成縣者也張甲河故瀆官本曰 案故近刻訛作及 案朱訛
趙改北絕清河于廣宗縣官木曰案清字近刻訛在縣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一本絕下
有清字案及瀆當作故瀆下清字衍文朱氏箋之未盡分爲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
西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田融趙釋曰全氏曰案五代志云燕太傅長史田融著趙書云
趙武帝十二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二十二年 案朱訛趙改立建興郡官本曰案近刻脫郡
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趙武帝三字有誤案趙武帝石虎也魏書地形志廣宗郡廣宗縣有建始城資治通鑑晉
紀建興人史科胡三省注云水經注云田融言趙立建興郡于廣宗城第石虎前後改元共計十五年不得云二十二年
上二字衍文建興下落郡字治廣宗置建始興德五縣隸焉左瀆又北逕
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官本曰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經今考注內敘張甲河左瀆終于此 案朱訛趙改右瀆朱趙有又字東北逕廣宗縣
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棗彊縣故城
東官本曰案棗彊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武彊今訂正又此三十二字亦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敘張甲河右瀆所逕
案朱訛經趙改注又朱趙作武彊刊誤曰五十四字是注混作經程大昌考古編云河水右瀆東北逕長樂郡武彊縣
故城東酈注曰長樂故信郡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案杜佑以桑欽所紀有後漢和帝時地名疑其人出和帝以後今
此既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閒事也議者以爲後人誤以酈注加之本文然此所訂正信都改爲長樂乃酈所注則不
得以爲酈注而入之經程氏之言非也統上皆是注道元蓋自爲釋文耳程氏所謂議者云云是宋本固有以左瀆右瀆
一條爲注者且左瀆右瀆乃張甲河所行之道而以爲河水右瀆是于本文尚未細審何況其他長樂故信
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趙釋曰一清案長樂郡不見晉志地形志云晉改又東

北逕廣川縣與絳瀆水故道合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脫絳瀆二字今考濁漳水注內
言絳瀆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河同歸于海其爲絳瀆合流顯然 案朱脫趙增屯氏河三字刊誤曰與木故道合與下
落屯氏河三字全祖望校增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
官本曰案此二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徐廣曰棘津
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尙賣食之困疑在此也
劉澄之云譙郡鄼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尙所困處也
余案春秋左傳伐巢克棘入州來無津字杜預春秋釋地趙釋
曰全氏曰杭世駿曰杜預書名釋例所謂釋地特其中一種耳當作釋例予謂非也引班書者但云地理志引續書者或
云郡國志莫之非也然則引釋例而但云釋地庸何傷乎又言棘亭在鄼縣東北亦不云
有津字矣而竟不知澄之于何而得是說然天下以棘爲名
者多未可咸謂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七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十四
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滅陸渾傳是十七年晉侯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用牲
于洛遂滅陸渾杜預釋地闕而不書服虔曰棘津猶孟津也
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于枋頭官本
曰案近刻訛作入向水 案朱訛趙改又朱訛方趙改枋刊誤曰晉書載記石勒自葛陂退還壽春行達東燕聞汲郡向
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于棘津北渡又通鑑晉紀勒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
則冰是汲人注文入當作人水當作冰方當作枋濟自棘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閒田
融以爲卽石濟南津也雖千古茫昧理世玄遠遺文逸句容
或可尋沿途隱顯方士可驗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
而無遇以釣千朱作于箋曰當作千趙改千周文王又云朱無云字箋曰脫一云字趙增
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爲
帝師皇甫士安云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于

周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迄于酆雍緣其
逕趙魏爲密居之譙宋事爲疏矣趙釋曰一淸案名勝志引水經注云淸河又東
北逕棗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棘津津上有古臺者舊相傳呂望賣漿臺疑是淸水篇注之逸文又司馬彪郡國志云淸
河國廣川縣故屬信都有棘津城劉昭補注云太公呂尚困於棘津城在琅邪海曲非此城也琅邪國西海縣補注引博
物記云太公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尚存西海縣卽前漢之海曲縣也今莒州日照縣是是眞所謂東海
者矣道元以劉澄之之說爲非今覩昭注較酈氏爲尤密也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
會淸河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內敘張甲河右瀆終于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
四字是注混作經十三州志曰張甲河東北至脩縣趙釋曰一淸案漢志作修分注
作蓨顏師古曰音條入淸漳者也屯氏別河又東枝津出焉東逕信成
縣故城南又東逕淸陽縣故城南淸河郡北官本曰案此三十一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今考屯氏別河又東承前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之文以下則又敘屯氏別河之枝津也　案朱訛經東

上脫又字信成下脫縣故二字淸作信趙改增刊誤曰二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別河下落又字信成下落縣故二字信陽
吳琯本作淸陽漢書地理志淸河郡有淸陽縣魏自淸陽徙置也又東北逕陵鄉南
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
此二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地理志曰王莽更
之曰胥陵矣俗人謂之高黎郭非也應劭曰東武城東北三
十里趙釋曰一淸案淇水篇注引應劭語作西南七十里兩楕互異有陽鄉趙陽改陵刊誤曰陽鄉據上文
當作陵鄉此文互見淇水又東北過東武城縣注故縣也又東散絕無復津逕官本曰案
注內敘屯氏別河枝津終于此屯氏別河又東北逕淸河郡南又東北逕淸
河故城西官本曰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屯氏別河所逕　案朱訛又別
河作別瀆趙改刊誤曰二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別瀆上下文俱作別河漢高帝六年朱無帝字趙補刊誤
曰準後文當作高帝今補正封王吸爲侯國朱箋曰漢功臣表高帝六年封王吸爲淸河侯吳本作王

及誤矣趙釋曰一淸案史表淸陽侯王吸索隱曰漢表作淸河地理志淸陽淸河郡之屬縣也寰宇記云後漢甘陵國除
復爲縣晉省于厝城西南十七里置淸河縣魏又移淸河縣并淸河郡于故厝城中又云淸陽漢縣後漢并入甘陵西晉
省甘陵于此置淸河郡理淸陽縣復漢名今注云漢封王吸爲淸河侯益用漢表地理風俗記曰甘
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淸河故城者世謂之鵲城也趙釋曰一淸案續漢
志云甘陵故厝鵲城卽厝城之轉音師古曰厝音趨亦反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爲二瀆
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
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朱東絕作東邑趙改刊誤曰三十七字是注混
作經東邑大河故瀆當作東絕邑字誤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
南官本曰案此五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屯氏別河北瀆承上分爲二瀆之文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應劭曰重合縣西南八十里有重平鄉故
縣也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縣故城南漢武

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越爲侯國官本曰案越近刻訛作成　案朱趙同趙
釋曰一淸案成史漢表皆作越史表云謚敬漢表云謚敷索隱曰說文云敷讀如躍今說文敷音芳无切無躍音疑誤也
嘗考當作敫字中山靖王子有臨樂敫侯光齊太史敫徐廣音躍可證也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
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
縣今無水又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三十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東入下作信陽趙改刊誤曰三十字是注混作經東入信陽縣誤漢書地理志勃海郡
有陽信縣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官本曰案注內敘屯氏別河北瀆終于此
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
枝津右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朱訛經右作又趙改枝上並有東北字刊
誤曰四十字是注混作經東北二字宜衍枝津又出當作右出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于平
原界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朱訛經箋曰孫云案上下文屯氏別河南瀆當

相續趙改注刊誤曰二十五字是注混作經又誤分爲二條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官本曰案此八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屯氏別河南瀆所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朱脫行字趙增刊誤曰入海下當有行字以黃省曾本參校彼落海字此落行字今本漢書地理志注亦脫行字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始東齊未賓官本曰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十八字訛作經下四字仍屬注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始字是注案十八字俱是注混作經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邱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二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邱朱無于字趙增刊誤曰左傳同盟下落于字伐齊故也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邱鄉故縣也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北海有平昌縣故加西趙釋曰漢志兩平昌縣一屬平原郡一屬瑯琊郡續志北海國平昌侯國故屬瑯琊而平原郡無之平原郡九縣數之適合是省併也晉志平原國西平縣蓋今誤本脫去昌字地形志安德郡平昌縣下云二漢晉屬平原後漢晉曰西平昌是西平昌之名沿于典午而遂波于後漢爾及漢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長君爲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漢表是地節四年善長蓋從褚表王長君名無故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後漢書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河即此瀆也朱趙無後字趙釋曰一清案當作後漢書又漢志注如淳曰般如面般之般韋昭曰音逋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然今土俗用如韋之音又東爲白鹿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其水冬清而夏濁渟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瀆趙增馬字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般瀆下有馬字又逕

般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句九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二字屬注文下七字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敘屯氏別河南瀆爲般河者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王莽更之曰分明也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晏謨言平原邑今分爲郡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內敘屯氏別河南瀆終于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乃注內承前敘屯氏河之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地理志曰安帝更名安平官本曰案安帝近刻訛作順帝案朱趙作順趙釋曰一清案此是應劭注本云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國司馬彪郡國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延光爲安帝紀年非順帝也道元誤矣應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又東朱趙無又東二字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于靈縣南官本曰案此四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四十字是注混作經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爲鳴犢河者也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稱也又東逕鄃縣故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鳴犢口官本曰案近刻脫鳴犢二字注內敘屯氏河終于此案朱脫趙增靈鳴犢三字刊誤曰漢書溝洫志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謂之下落靈鳴犢三字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官本曰案此六十六字原本訛作經近刻截上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十六字訛作經餘仍屬注文案朱同近刻趙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魏郡館陶縣下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者也溝洫志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遂絕蓋屯氏河漢世絕後不復流行賴有水經及酈注猶存故道而別河而南北二瀆而張甲河亦得附見

否則遺迹罔知名稱莫辨如師古所云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之失也**又東北過衛縣南**官本曰案近刻作又東北右過衛國縣南案朱訛趙存右刪國刊誤曰全氏云案東漢至晉皆名衛縣不名衛國縣也東漢以衛縣爲衛國耳而國與縣未嘗連稱拓跋氏始稱衛國縣善長注中所云者是也經文及注所引京相璠土地名但當稱曰衛縣此是後人妄加**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

河水東逕鐵邱南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鐵邱戚竝值長壽津東濮陽衛國兩縣之西南乃注文不得與經相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趙增救衛二字刊誤曰帥師下落救衛二字**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傳是鐵上邱字誤**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卽此處也京相璠曰鐵邱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目城案朱作目箋曰後漢志作聶城趙改聶**戚邑也東城有子路冢**官本曰案近刻脫東城二字戚邑上衍城字案朱脫衍趙增仍留戚上城字刊誤曰吳琯本作東城有子路冢增二字**河之西岸有竿城**朱箋曰舊本在河之有竿城吳作河北非今據宋本改正**郡國志曰衛縣有竿城者也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人塞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于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經文濮陽在衛縣下于地望疏舛故注正其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宣房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堰當作堰**粵在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尊**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遵下同案朱訛趙改下同**自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朱趙徐作益趙釋曰一淸案漢書尊自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非益州也**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尊躬率民吏投沈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塡隄廬居其上民吏皆走**官本

曰案近刻作吏民皆走案朱趙作吏民**尊立不動而水波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口津**趙釋曰黃氏曰郭口一作匽口全氏曰一作谷口方輿紀要晉太元十年秦苻丕與晉將桓元戰于谷口胡三省注谷口在枋頭西卽此處也漢志河內郡隆慮縣國水東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一千八百四十里凡漢志之水大較皆見于水經注獨國水不著絲馬迹蓋賴此文劉東樵求其詳而不得竟以淇水當之非也漢志淇出共而國出隆慮淇入大河而國入張甲河源流判然水經以淇出隆慮隆慮與共本屬接壤或是水源之互見然未可遂以國水當之也東京以後張甲之瀆已枯而國水無所考見道元亦遂失之使國水卽是淇水則遮害亭上淇已入河矣安得至此又以國口名其津哉**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官本曰案此二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四字是注混作經**故城在河南**朱趙有一字**十八里王莽之鄄良也沇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于此河上之邑最爲峻固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越惡之移治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沇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河之南岸有新城**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所築也**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齊姜所賦也爲盧關津**官本曰案盧近刻訛作廬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盧當作盧方輿紀要引唐志曰盧關津一名高陵津宋祁曰在臨黃縣東南案盧與廬古亦通用**臺東有小城崎嶇頹側臺址枕河**官本曰案近刻脫址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作臺址枕河落址字**俗謂之邸閣城**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俗爲之底閣城案朱作爲趙改謂邸竝作底**疑故閣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春秋經書築臺于秦者也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大河之北卽東**

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官本曰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　案朱趙作經故瀆上承大河于頓邱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故字　案朱脫縣字有故字趙增刪刊誤曰繁陽下落縣字故應劭曰故字衍文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注張晏曰其界爲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淵趙釋曰一清案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盟于澶淵杜預曰澶淵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二十六年傳云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此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許慎說文澶淵水在宋是爲宋地司馬彪郡國志沛國杼秋故屬梁有澶淵聚則非此繁汙也澶淵卽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卽是瀆也趙釋曰一清案書敘指南曰水經澶州地名曰龍矟今本無之蓋缺失矣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譌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浮水所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晉文公受塊于野人卽此處矣京相璠曰今衛縣西北三十里官本曰案衛下近刻衍國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國字衍文說見上有五鹿城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今地當作城國語齊桓公築五鹿以衛諸侯是也屬頓丘縣趙釋曰一清案杜預曰衛地有二五鹿一在元城東一在衛縣西北寰宇記云元城東爲五鹿墟卽重耳乞食處此爲五鹿城道元合而一之浮水故瀆又東南逕衛國邑城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十一字訛作經下二字仍爲注　案朱訛無衛字趙改增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漢書地理志東郡畔觀縣應劭曰夏有觀扈故衛公國也漢光武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此落衛字以封周後也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應劭曰夏有觀扈卽此城也朱箋曰左傳曰夏有觀扈謂五觀及有扈也趙釋曰一清案所謂觀扈是五觀漢志之畔觀與有扈同或曰卽太康姦子五人王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豈朱均管蔡比水經本韋氏之說非也全氏曰夏時有斟灌無斟觀得無以畔字之

形近斟而誤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率師伐我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趙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竹書紀年作伐我趙字誤圍觀觀降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郡國志曰衛本觀故國姚姓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衛故觀國姚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衛下脫故觀二字案郡國志云東郡衛公國本觀故國今校正有河牧城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注內敘浮水終于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又有漯水出焉官本曰案此六字亦訛作經　案朱趙作經孫校曰漯當爲濕戴延之謂之武水也官本曰案水字近刻訛作陽又後注弖漯水注之下九十八字原本重見于此　案朱同趙陽改水刊誤曰武陽當作武水趙釋曰一清案困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灑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漯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也武河以漢武帝導河北流而得其名又案朱趙此下有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縣今

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爲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尙存中城內又立一石臺甚大城西門名冰井門內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匝臺亦有隅雉遺迹一百字官本移後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官本曰案此十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七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一清案禹貢錐指曰河自此與漯別東北逕東阿茌平等縣至千乘入海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川之源委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又東北過東阿縣北

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爲倉亭津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倉亭津及柯澤皆値東阿西南乃注文不得與經条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武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濟名也河水右歷柯澤官本曰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朱趙右作又趙又下增東字刊誤曰箋曰今左傳作阿澤杜預曰東阿西南有大澤案七字是注混作經春

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者也朱趙阿作柯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脫又東北三字　案朱訛趙改並無又東北三字刊誤曰箋曰孫云此下疑有鄧里渠三字案非也十三字是注混作經河水枝津東出謂之鄧里渠也

又東北過茌平縣西孫校曰茌當爲茬

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又東北逕碻磝城西官本曰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趙無又東北三字朱訛經趙改注河下增水字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河下落水字述征記曰碻朱作磊趙改磊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磊磝當作碻磝案太平御覽碻磝城沈約宋書作敲囂字今酈注作囂磝音聲之轉耳囂字是囂字之譌史記殷本紀仲丁遷于隞孔安國曰河南敖倉是也索隱曰隞亦作囂並音敖字又詩車攻薄狩于敖春秋傳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杜預以爲二山名皆一地也磝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其城臨水西南崩于河宋元嘉二十七年趙刊誤曰宋元嘉下全氏據通典校增七年到彥之北入拔之後失至十二字案趙本今增十二字以王玄謨爲寗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堪守召玄謨令毀城而還後更城之官本曰案更近刻訛作登　案朱訛趙改魏立濟州治此也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玉海引此作魏置鎮守名濟州關隸作縣對之一句河水衝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即故茌平縣也應劭曰茌山名也縣在山之平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陸　案朱趙作陸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經曰大河在其西鄧里渠歷其東官本曰案水經瓠子河章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爲鄧里渠即此所引趙釋曰全氏曰此葢約舉瓠子河篇經文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隸師懽屯耕于茌平聞鼓角鞞鐸之聲于是縣也朱箋曰十六國春秋云石勒年二十餘爲并州刺史司馬騰所執賣送冀州賣充軍賞東至平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屯耕于野常聞鞞鐸音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西與聊城分河官本曰案近刻西訛作而聊訛作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柳城當作聊城不言西者偶漏河水又東北與鄧里渠合水上承大河于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二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並無東北二字朱脫合字趙增　刊誤曰二十五字是注混作經鄧里渠下落合字故衞邑也應仲瑗曰有西故稱東魏封曹植爲王國朱趙王作侯趙釋曰朱氏箋曰案魏志曹植自雍邱徙封東阿非侯國也案朱校作雄箋曰案魏志曹植自雍王王徙封東阿王非侯國也宗室中亦無曹雄趙有刪改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嘗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縣出佳繒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劒阿縞之衣也又東北逕臨邑縣與將渠合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流逕四瀆津官本曰案此三十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九字是注混作經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然滎口石門水斷不通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滎口水右斷門不通今據濟水注內有滎口石門訂正　案朱訛趙改滎口水斷石門不通刊誤曰右當作石移在斷字下於文云滎口水斷石門不通詳濟水注始自是出東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故濟瀆也官本曰案故近刻訛作放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放沛當作故沛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昔趙趙釋曰一清案史記孔子世家及家語趙下當有鞅字或簡子二字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朱箋曰鳴犢國語作鳴鐸竇犫字夫琴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官本曰案近刻脫矣字曰作云　案朱趙同狄水衍兮風揚波船趙作舟楫顛倒更相加余案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官本曰案也字近刻在逕字下　案朱同趙刪也字釋曰于氏欽齊乘曰朱子韓文考異曰水經河水至東阿茌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灌注之河水東分濟水受河蓋滎口水斷石門不通始自是出與清水合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歎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

倒更相加歸來胡爲期臨濟故狄也是濟所經得其通稱詳此則是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爲狄水然此皆齊地在今濟鄒之間史記以爲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又不可曉者今姑闕之以俟深于地理者考焉案漢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故狄也蓋濟水出陶邱北南被孟豬北瀆注巨野亭臨此瀆故曰臨濟春秋時狄人據此因以名焉此水夫子所歌至王莽時枯竭水經所謂齊枯渠注巨野者也其自巨野至四瀆津與河合流者乃齊之清河水經所謂得其通稱者是也漢千乘郡別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唐又別以漢東朝陽縣爲臨濟今章邱之臨濟鎮也文公蓋疑于此云

河水又逕楊墟趙作虛縣之故城東俗猶謂是城曰陽城矣河水又逕茌平城東疑縣徙也官本曰案今本脫此四字考上文以碻磝城爲茌平縣至是又有茌平城故道元疑縣嘗徙此案朱趙無四字城內有故臺世謂之時平城非也蓋茌時音相近耳趙刊誤曰黃省曾本是注下有疑縣徙也四字孫潛云竟陵本無

又東北過高唐縣東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作縣界蓋後人所改今考下注云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經言出東誤耳可證經本作東故注特辯之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界當作東下文注云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蓋指此也

河水于縣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朱趙有縣字又朱東下有郡字趙刪刊誤曰漢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東武陽三字縣郡字宜衍趙釋曰一清案地理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無出字漯始黎陽宿胥口不僅出此也應劭於平原郡漯陰縣注云出東武陽鄃蓋誤以應說爲班志也續志亦云東武陽漯水出皆與班志異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趙西改而刊誤曰西何焯校改而曹操爲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城內有一石甚大朱作中城內又立一石甚大趙石下增臺字刊誤曰初學記引此文作又立一石臺甚大今改正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帀臺亦有隅雉遺迹官本曰案此九十六字原本又見前臧延之謂之武水也下近刻刪此存彼考下文

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所謂自城者承上武陽新城也若徑接漯水注之則漯注河在高唐縣水自城三字不可通矣然則九十六字本應繫之于此後人妄移前耳今存此刪彼案九十六字朱趙本見上此無今從官本併趙注移此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趙釋曰一清案此句文義難解蓋高唐漯水與東武陽漯水相承而有別禹貢錐指曰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案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于東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以後言之觀此益知高唐在東武陽之東北漯水既至高唐不得復經東武陽城或城東北上脫去涼字蓋河漯分流自涼城長壽津始也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漯水亦或武水矣朱作也趙改矣刊誤曰也名勝志引此文作矣

臧洪爲東郡太守治此曹操圍張超于雍邱洪以情義請袁紹救之不許洪與紹絕紹圍洪城中無食洪呼吏士曰洪于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官本曰案與近刻作受案朱趙作受眾泣曰何忍捨明府也男女八千餘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紹殺洪邑人陳容爲丞謂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紹又殺之士爲傷歎今城四周紹圍郭尚趙作猶存水帀隍塹于城東北合爲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成城西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成字據後漢書補案朱脫趙增郡國志曰陽平縣有岡成亭官本曰案成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又北逕陽平縣故城東朱趙無北字朱無又字趙增刊誤曰逕上落又字漢昭帝元平元年封丞相蔡義爲侯國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

年朱無六字趙增刊誤曰左傳是十六年落六字衛宣公使伋使諸齊令盜待于莘伋壽繼殞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官本曰案平原近刻訛作平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平陽當作平原漢書地理志陽平縣屬平原郡又朱趙十上有一字有故莘亭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道字　案朱趙有阸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于河上感二子于夙齡朱趙作宿齡趙刊誤曰箋曰當作夙齡案說文解字宿从宀佰聲佰古文夙二字通用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爲孝祠矣官本曰案近刻脫爲字　案朱趙無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縣故清也漢高帝八年封室中同于清官本曰案近刻室訛作室脫同字　案朱趙作封空中於清箋曰史記年表云清簡侯空中漢功臣表作室中徐廣云一作室中索隱云室中姓也趙釋曰沈氏曰漢表作室中同徐廣云一作室中索隱曰室中姓也史表作空中脫同字宣帝封許廣漢少弟翁孫于樂平趙釋曰沈氏曰褚表作樂平班表作樂成屬平氏與褚表異然則非平原之清也一清案此是褚表之謬而道元誤承之者漢表樂成侯許延壽翁孫延壽字也褚少孫以爲樂平樂平是霍山封邑非翁孫也詳具漳水篇吾于此更有一疑地理志東郡清縣師古注引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夫樂平既始自章帝則何以宣帝時封邑即有此稱且班固于外戚恩澤侯霍山封邑明注云東郡則又非他處可知此皆事之不可以臆測者至清本屬東郡沈氏云平原誤也竝爲侯國王莽之清治矣漢章帝建初中官本曰案初近刻訛作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章帝改元建初非建始以後漢書校改更從今名也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帀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雲表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秀出下有雲表二字今補正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眾者也趙釋曰一清案寰宇記博州聊城縣下云石柱後魏孝文所立爲鄴東之表水經曰武水東流從石柱北是也今本無之蓋缺失矣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漯水所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地理風俗記曰甘陵故清河清河在南朱趙有一字十七里今于甘陵縣故城東南無城以擬之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東南四十里有此城擬即清河城也朱作擬趙改疑刊誤曰擬當作疑後蠻居之故世稱蠻城也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蠻城下黃省曾本有也字漯水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十八字訛作經下三字仍爲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城內有層臺秀上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內二字　案朱趙無王莽改之曰加睦也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黃溝承聊城郭水水泛則津注水耗則輟流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俗稱郭城非也城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東西隅有金城城卑下墟郭尙存左右多墳壠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許即攝城者也又東逕文鄉城北又東南逕王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黃溝所逕　案朱訛趙改朱脫北字趙增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文鄉城下脫北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鎮平原所築世謂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罷鎮立平原郡治此城也趙釋曰全氏曰案魏書地形志所謂太平鎮者也但據志則以太和十一年分屬濟州非二十三年置也蓋罷鎮在是年而平原之爲郡固久矣黃溝又東北流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于高唐縣大河右迆東注漯水矣官本曰案此三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朱流作逕趙改迆刊誤曰三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迤當作迆桑欽地理志曰趙作地理志桑欽曰刊誤曰全氏云案桑欽地理志不見簿錄此文今載漢書地理志注引桑欽語蓋傳鈔者倒互耳漯水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

邱已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
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官本曰案近刻脫所字案朱趙無次于是
間也官本曰案近刻是訛作所案朱趙作所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
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惟知出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則疏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漯出漯
陰縣故城北河由平原縣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北矣今
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一清案上條經云又有漯水出焉鄃以東武陽隸之而漢志則引桑欽之
語以爲漯出高唐後人猶指水經爲桑欽作豈其然乎漯水又東北逕援趙釋曰一清案漢志作瑗
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王莽
之東順亭也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漯水又
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
是注混作經又朱趙無東北二字昔齊威王使肸子守高唐官本曰案肸近刻訛作盻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盻子當作肸子史記世家校正趙人不敢漁于河即魯仲連子謂
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者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趙
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官本曰案犂近刻訛作黎下同案朱趙作黎下同毀高唐之
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東北逕
漯陰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
縣故犂邑也趙釋曰一清案春秋傳注作犂邱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
王趙增昆邪爲侯國五字刊誤曰降王下全祖望據漢表校增昆邪爲侯國五字王莽更名翼成歷
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趙釋曰一清案是注可與下經注相參證南有魏
沈州刺史劉岱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
也漯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濟南郡著縣師古曰音竹庶反又音
直庶反而韋昭誤以爲著貙之著字乃音紀杏反失之遠矣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官本曰案此十

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
年崔成請老于崔者也官本曰案近刻脫于字崔下衍氏字案朱脫衍趙增刪杜預釋
地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漯水又東北逕東朝陽
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經東北作東南趙改水下竝無又字刊誤曰
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東南禹貢錐指引此文作東北漢高帝七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六年案朱趙作六
年趙釋曰沈氏曰本表是七年封都尉宰寄爲侯國官本曰案宰近刻訛作華案朱趙作華地
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脩治
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濟南郡朝陽縣應劭曰在朝水之陽至續志始加東字後漢書耿弇傳云從朝陽橋濟河以渡
章懷注曰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濟州臨濟縣東亦見濟水篇注漯水又
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
字是注混作經碑碣尚存以明經爲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

興教于齊魯之閒撰五經尚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官本曰案文帝
二字近刻訛在撰字上案朱訛趙改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
于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
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古鄒侯國官本曰案古近刻訛作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有孫潛校改古舜後姚姓也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官本曰案
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朱逕下有界字趙刪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楊慎刊本經文無界字名
勝志引此文同地理志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案朱趙有千乘郡有東鄒縣漯水
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漢高帝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
五十里有建信城官本曰案信下近刻衍侯字案朱趙有趙釋曰全氏曰婁敬以關內侯號建信耳
是虛名非封國也故史漢表中俱不列敬封爵而地志亦不稱建信縣爲侯國然應劭載有建信侯城之名則又何居考

漢家關內侯之制不得稱國而未嘗不有食邑蓋數所食邑在建信故以名其城焉都尉治故城者也

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爲王國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故齊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伏琛曰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在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千乘城下全氏校增在字　又朱趙百上有一字隔會水卽漯水之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朱箋曰玉篇有坑字而勇切云地名也案此注里數則坑是藪澤之名趙釋曰一清案馬常坑卽馬車瀆見溜水注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官本曰案注內敘漯水終于此河海之饒茲焉爲最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

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川之源委也

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官本曰案楊虛今漢書地理志訛作樓虛功臣表同惟王子侯表仍作楊虛又河先逕楊虛乃至高唐經次楊虛于高唐後非也注就高唐下附記漯水至此經之後始敘河流

地理志朱趙有曰字楊虛平原之隸縣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平原郡有樓虛無楊虛齊氏曰樓乃楊之譌當以水經注正之然功臣表元帝封樓虛侯訾順而范史馬武亦封楊虛侯續志無樓虛並無楊虛似是明章以後所省樓虛楊虛二名並見漢封抑或原是楊虛後改樓虛東京始建旋復故稱迨乎廢并杳𨻶無聞如以爲誤殆不然矣漢文帝四年官本曰案文近刻訛作景　案朱趙作文景趙釋曰一清案景帝史漢表皆作文帝以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爲侯國也官本曰案閭近刻訛作盧　案朱趙作盧趙釋曰將盧漢表作將閭注從史表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于此是不比也商河首受河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受河下落水字亦漯水及澤水所澤也官本曰案澤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澤水之水衍文淵而不流世謂之

清水自此雖沙漲填塞厥迹尙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

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世謂之落里坑六字係衍文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六字重文宜衍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趙釋曰一清案元和郡縣志云漢鴻嘉四年河水泛溢河隄都尉許商鑿此河通海故以商爲名禹貢錐指曰商河行大河之南漯水之北改亥于四瀆津之下高唐漯水之上緣道元有不比之糾也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官本曰案平昌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昌平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趙改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四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混作經內敘商河所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四十四字是注混作經昌平縣當作平昌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平昌縣漢宣帝地節四年封侍中史子長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案褚表史子長名高商河又東逕枋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枋訛作初下同　案朱訛趙改朱枋作初鄉趙改枋鄉刊誤曰十一

字是注混作經初當作枋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枋縣道元謂之枋鄉縣也孫校曰元和志滴河縣漢枋縣黃河在縣南八十里滴河縣北十五里高后八年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爲侯國朱趙有也字趙釋曰沈氏曰案本表是文帝四年封王莽更之曰張鄉朱趙有也字應劭曰般縣東南六十里有枋鄉城故縣也沙溝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字是注混作經水南出大河之陽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官本曰案此二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西北下朱有而流二字趙改南流刊誤曰二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而流當作南流城在河曲之中東海王越斬汲桑于是城趙釋曰全氏曰此語出晉書然其實是并州乞活之田甄田蘭所斬非越也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元和志厭次縣本漢富平縣黃河在縣南三里滴河在縣南四十里地理志

日侯國也王莽曰樂安亭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安樂亭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安樂漢書地理
志作樂安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官本曰案近刻脫此闕駰曰厭二字案朱脫趙增
次縣本富平侯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官本曰案侯近刻訛作矣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矣當作侯非也案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右將軍張安世
爲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官本曰案近刻脫在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別邑下落在字漢書校補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
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歲入租千餘萬延壽自以身
無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國上書請減戶官本曰案近刻脫請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上書下落請字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
而稅減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案史記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頃爲侯國徐廣音義曰

漢書作爰類官本曰案作下近刻衍侯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爰類下舊本有一字字案史漢表俱
無之侯字衍文趙釋曰全氏曰十字注中注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
趙釋曰一清案小司馬云漢志闕蓋疏忽之甚耳縣西有東方朔冢冢側有祠官本曰案
近刻脫一冢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於文下當重一冢字祠有神驗水側有雲城漢武
帝元封四年封齊孝王子劉信爲侯國也趙釋曰一清案索隱曰志屬琅琊又
史表是元狩漢表是元朔商河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叢溝官本曰案此十四字
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叢朱作聚趙改叢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寰宇記引此文作長叢溝韻會云
叢或作蕞聚字誤東流傾注于海官本曰案于近刻訛作爲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爲當作于趙釋曰
一清案郡國志平原郡鬲縣劉昭補注引魏郡賦曰縣有蓋節淵疑卽長叢溝溝南海側有蒲臺臺
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齊略記曰鬲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
遊海上于臺上蟠蒲繫馬朱作上趙改下刊誤曰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三齊記作臺下至

今每歲蒲生官本曰案近刻脫每字案朱脫趙增每蘩委若有繫肰似水楊可
以爲箭今東去海三十里北水世又謂之百薄瀆官本曰案此九字原
本及近刻並訛作經百訛作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初學記引此文作百薄瀆白字誤東北
流注于海水矣官本曰案注內敘商河終于此趙釋曰一清案全氏校本於此注下增又東北過高唐
縣東經文一條予謂非也上文注云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
次于此是不北也則經文楊虛宜在高唐之前矣而下文大
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當直接前漯
水入海之下緣經之誤文義遂乖隔爾大河又東北逕高
唐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經敘河水云又東北過高唐縣東已見前此
係注文正經之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春秋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
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衛爲少傅齊侯卒崔杼逆
光光立殺公子牙于句瀆之邱衛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
平原縣也齊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

誤耳官本曰案此辯前經文過高唐縣東之失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官本
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衞青州刺史張治
此官本曰案張某脫其名趙釋曰一清案張下失其名魏青州後魏之東青州魏書地形志東平原郡治梁鄒領平
原鬲臨濟茌平廣宗高唐六縣屬齊州不屬青州隋書地理志平原郡平原縣下云後魏置東青州未久而廢史記正義
曰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焉俗名張公津恐此平原郡古津也魏書張彝傳曾祖幸位青州刺史
祖準之又爲東青州刺史東青州暫置旋廢未必更有一張姓者莅其土或卽是彝之祖未可知也以彝貴重故稱張公
云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
平原縣故城東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漢
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晉灼曰齊西有平原官本曰案此下
近刻衍河字案朱衍趙刪河水東北過高唐官本曰案近刻作河水北過高唐縣案朱同趙改

高唐即平原也官本曰案近刻脫高唐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平原河之河重文宜衍河水下落東字高唐縣之縣羨文當重高唐二字以漢書高帝紀注校正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官本曰案北明河水逕高唐縣西平原縣東而經云過高唐縣東者由誤以平原爲高唐非也按地理志曰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此下有高唐平原也五字係複上衍文地理志無足語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高唐平原也五字重文錯簡宜衍高唐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爲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大河右溢世謂之甘棗溝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側多棗故俗取名焉河盛則委泛水耗則輟流故溝又東北歷長隄逕漯陰縣北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溝訛作瀆漯訛作濕今改正　案朱訛經漯作濕趙改朱趙溝作瀆刊誤曰箋曰濕陰宋本作漯陰案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東逕著城北東爲陂淀淵潭相接世謂之穢野薄河水又東北逕阿陽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阿陽近刻訛作陽阿下同　案朱訛趙改朱趙作陽阿下同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朱作萬訴趙改刊誤曰萬訴沁水注作卞訢訴字誤趙釋曰一清案漢志上黨郡有陽阿縣非河水逕流之地平原郡有阿陽縣與濕陰縣相近萬訢史漢表皆無其姓名表有陽河齊侯其石索隱曰縣名屬上黨是知河字誤也當作陽阿陽阿與阿陽其文互易因致混淆漢書孝成皇后傳云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爲河字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方輿紀要濟南府臨邑下云著城在縣東南五十里秦縣漢書灌嬰取著漯陰平原鬲盧此即著也漯陰城在縣西十里本齊之犁邱邑阿陽城在縣南漢縣屬平原郡後漢省太平寰宇記云阿陽城在禹城縣南七十里漢魏以下郤改爲陽阿然則阿陽之在平原審矣酈氏既誤記陽阿爲訢封邑而沁水篇注陽阿縣下又引卞訢爲證一事兩隸書成一手隔越不過數卷猶有斯謬信乎撰述之難也已又案訢封邑宜爲阿陽非上黨之陽阿齊侯其石封邑也然訢名不見于史漢表則以世本漢書多脫失是以班固云高祖百四十七人今實數之得百三十三人耳訢亦在失亡之中矣不然道元既記于此而又筆之沁水篇豈眞鑿孔造作耶但此篇作萬訢沁水篇又作卞訢萬古省作万與卞字相似不妨兩存其疑義耳應劭曰漯陰朱作濕陰箋曰

宋本作漯陰趙改漯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故縣也朱趙阿陽作陽阿箋曰上又東北過漯陽縣北官本曰案陽近刻訛作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胡渭云此北漯陰也伏琛謂之漯陽城黃省曾本正作漯陽字寰宇記云漯陰縣漢縣今廢城在臨邑縣西十里宋武帝平廣固遂移理于今臨邑縣西北五十里北漯陰城今縣北有故城漢城亦謂之南漯陰城凡水以南爲陰北爲陽意者漢有漯陰漯陽二縣南北對立道元故云漯陰縣故黎邑王莽更名翼成又云漯陰縣王莽之巨武今翼成之文見於漢志而巨武無考豈世本漢書脫失漯陽道元猶見善本故耶不然二城明有分畫新莽又制異名尚賴水經漯陽一語酈以巨武釋之可補漢志之缺

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枋鄉至厭次縣故城南爲厭次河官本曰案此三十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經枋作初脫城字爲字趙改增鄉下竝無至字刊誤曰三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初鄉當作枋鄉故下落城字南下落爲字孫潛校增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官本曰案豪近刻訛作毫下同　案朱訛趙改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竝爲賊擒求代雄趙求上增輔字刊誤曰擒下落輔字孫潛校增豪縱雄于此津所輔趙刪所字刊誤曰孫潛校衍所字此句有脫誤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案輔下脫文范史劉茂傳豪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道元不應沒其大節也可謂孝盡愛敬義極君臣矣河水右逕漯陰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經右作又箋曰一作右逕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又黃省曾本作右王莽之巨武縣也朱趙巨作臣趙釋曰一清案此北漯陰也伏琛之所謂漯陽城者也今本漢書脫去漯陽縣故竝王莽所改臣武之名亦失之又臣武孫潛夫校本作巨武巨字是也前北漯陰注引地理風俗記云今巨漯亭漯水即武水故新莽有巨武之稱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脫爲字趙改增刊誤曰箋曰孫云漯沃誤漢志千乘郡有溼沃縣案非也胡渭云濟漯之說文本作濕濕之濕說文本作溼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漯水之所逕故名而地理志譌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漯沃當從之字是注混作經東北下落爲字八任漯沃縣故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在

一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潔沃上落在字王莽之延亭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千乘
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魏改爲後部
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輔城**河水又東逕千乘城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
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乘下增縣故二字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千乘下落縣故二字伏琛之
所謂千乘北城者也
又東北過利縣北官本曰案利縣原本及近刻竝訛作黎城縣考濟水章經文云東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
甲下邑入于河可證此經訛外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黎城當作利城漢書地理志齊郡有利縣濟水篇經云又東北
過利縣西即是城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齊郡利縣續志樂安國利故屬齊**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
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
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
濟官本曰案此二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經脫馬字坑作沆箋曰孫云案上文有馬常坑此沆字疑

當作坑趙改增刊誤曰二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胡渭不悟此條是注移在又東北過利城縣之上非是經言濟
水注河非也官本曰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在倉子城下考濟水注云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
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其文與此注互相發明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濟水注下落河非也三字濟
水篇注可互證案朱趙一清云河下脫三字是也屬爲本此文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世謂
之倉子城朱有非也三字趙刪刊誤曰非也二字衍文**又東北流入于海**官本曰案此即
濟水注所謂河水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者是也淮南子曰九折注于海朱于作爲趙改刊誤
曰爲當作于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尚書禹貢曰夾右碣石入
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
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官本曰案所近刻訛作可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可當作所非禹
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官本曰案竭近
刻訛作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碣漢書敘傳是竭字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趙無

一字又從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璜趙釋曰一清案漢書儒林傳琅邪王
橫平仲傳古文尚書溝洫志亦作王橫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官本曰案近刻作往
廿大嘗連北風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漢書溝洫志作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今改正海水溢西南出
侵數百里故張折云官本曰案折近刻作君案朱趙作君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後漢志注禹貢正
義竝引張氏地理志張氏不知其名豈即所稱張君耶程大昌以爲張揖案隋書經籍志有魏博士張揖撰廣雅二卷而
無張氏地理志未審張君是揖否碣石在海中蓋淪于海水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案道
元卒于魏孝昌二年歲在丙午下距齊文宣登碣石之歲天保四年癸酉凡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乃在營州前此未聞
營州有碣石疑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臨海之一山登之以修故事不然豈有舍此登彼之理自是以後登碣
石者無聞焉妄意推測碣石之亡當在魏齊之世丙午至癸酉二十八年間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
州今城届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朱無者字箋曰宋本作城垂淪者半趙增
者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薛氏曰河

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
海舊道堙矣又曰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九河但堙塞耳而
橫云爲海所漸世莫不痛詆之百詩獨爲余言曰九河若作
逆河則未爲不是余領之而未有以見其誠然及讀薛氏語
始知古人先得我心又曰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璜之言誠
誤若程大昌云酈道元亦謂九河淪苞于海則善長實未之
有也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五卷
河水注云自鬲般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地竝存川瀆多亡
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
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
酈亭負此長冤吁可怪也一清案酈注引王橫之言以證碣
石淪海而九河爲海所漸之語竟概從刪削卓見特識得東
樵爲之闢明善哉言乎薛氏名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宋史儒
林傳焦氏經籍志書古文
訓十六卷薛季宣撰著

水經注卷五

水經注卷六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朱趙過作渦　晉水　湛水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孫校曰元和志靜樂縣本漢汾陽地管涔山在縣北一百卅里

山海經曰北交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 官本曰按近刻其下衍東字汾字下有其名二字 案朱趙並有 曰管涔之山其上無木而下多玉 官本曰按山海經作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 案朱木上有草字趙依山海經改 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 案朱作而趙而下加西字 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 孫校曰御覽引云管涔山汾水所出土人亦爲箕管山見多管草或以爲名又爲管子山 董祐誠曰武州二漢縣屬雁門郡今管涔山綿亘甯武五寨諸縣漢武州城在今清水河廳界中偏關五寨縣地皆其東南境矣 其山重阜脩巖 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修層按巖字爲是 有草無木泉源導于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 趙濛改蒙刊誤曰濛當作蒙易蒙卦象山下出泉曰蒙不从水說文濛微雨也義異 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 劉淵族子曜嘗隱避于管涔之山 官本曰按避近刻作居 案朱趙同 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御 官本曰按御上近刻有服字 案朱趙有 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也後曜遂爲胡王矣 汾水又南與東西溫溪合水出左右近溪 官本曰按近刻脫左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下落左字 聲流翼注 董祐誠曰二溪當在今甯武縣 水上雜樹交蔭雲垂煙接自是水流潭漲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東 憑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重一城字 案朱重趙刪刊誤曰城字衍文 董祐誠曰代城劉朱本作代城城疑係伏戎城之誤元和郡縣志伏戎城在靜樂縣北八十里在今甯武縣西南 又南出二城間 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干城 董祐誠曰當在今靜樂縣 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也 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 董祐誠曰續漢志無汾陽蓋省入晉陽故城在陽曲縣西北 川土寬平峘山夾水 地理志曰 官本曰按近刻作故地理志衍故字脫曰字 案朱同趙存故增曰刊誤曰地理志下落曰字 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 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爲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 董祐誠曰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案漢永平中通呼沱石臼河自都慮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苦役連年肅宗知其難而止蓋漢鑿此道以通汾於虖沱太平寰宇記引皇甫謐羊腸塞卽龍山晉陽西北九十里交城本分晉陽地故言晉陽西北也海內東經虖沱水出晉陽城南而西至陽曲北東注勃海必因舊圖有永平所通故道故竟以虖沱爲出晉陽下文南而西三字當有錯誤知今本山海經尚有東漢人羼入者並非建平定本漢陽曲爲今定襄縣虖沱經其北永平所鑿當自今交城太原北山絕汾逕陽曲忻州之北至定襄會虖沱正可因誤而得其大略也 在晉陽西北石磴縈行 官本曰按近刻作縈委 案朱趙同 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 官本曰按此十九字亦注內之小注 趙釋曰一淸按十九字注中注寰宇記平山縣下云隋圖經房山滋水出焉亦謂之石臼河又謂之行唐水出行唐東入博陵謂之木刀溝一謂之婆娑水南流入虖沱滋水一見於清水篇曰滋邑是也再見於濁漳水篇曰滋曰是也皆是水流逕通者也 蓋資承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 官本曰按近刻資承訛作齊乘漕訛作費 案朱趙作齊乘趙釋曰朱氏謀瑋箋曰御覽作資承又朱作費箋曰李云疑作漕趙改漕 自都慮至羊腸倉 官本曰按慮近刻訛作盧 案朱趙作盧 將憑汾水以漕太原 趙釋曰一淸按古今注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也此卽所謂轉山東漕之道也 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 官本曰按三近刻訛作二 案朱訛 道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

詔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官本曰按熹近刻譌作憙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憙當作熹叔父陵以爲訓積善所致也官本曰按原木及近刻竝脫陵字今據後漢書補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叔父下落陵字後漢書后紀校正羊腸即此倉也又南逕秀容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七字誤曰魏土地記上脫又南逕秀容城東七字案朱脫趙增刊全氏曰以先司空本校補孫校曰元和志宜芳縣秀容故城在縣南三十里劉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爲名也董祐誠曰本注引魏土地記東去汾水六十里今爲嵐縣秀容都太平寰宇記以爲即漢汾陽故城誤魏土地記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官本曰按汾近刻訛作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洺當作汾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陽之山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稱少陽山在交城縣西南九十五里自天授移縣後山在縣北云西南者蓋圖經之文二家仍而未改方志皆以交城爲漢晉陽地此亦據舊治言自唐以來縣治實漢大陵地也諸志俱不言酸水所在李吉甫言少陽山周回二十里則山之縣亘可知今孔河出交城縣西北龍贊山東南流又東逕故交村逕檢司入汾疑

〈水六〉 三

即酸水也東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孫校曰洛陰水在今太原府北水出新興郡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肆州永安郡後漢末置新興郡永安中改郡氏時尚爲新興郡也晉志新興郡治九原蓋後漢僑縣即今忻州治今洛陰水自忻州流入陽曲縣又忻州別有洛陰水合牧馬河入滹沱非此水也西流逕洛陰城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永安郡陽曲有羅陰城洛羅聲相轉在今陽曲縣東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晉志屬太原郡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盂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案唐陽曲城在今治東北盂縣故城又在其東北也今平定州屬盂縣隋代所置元和郡縣志辨之其明後漢書注謂即漢縣誤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爲大夫之邑以盂丙爲盂大夫朱作孟丙趙改盂釋曰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孟丙爲孟大夫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洛陰水又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洛陰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洛陰二字逕狼盂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晉志屬太原郡元和郡縣志晉

末省在陽曲縣東北三十六里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爲城有南北門門闔故壁尚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董祐誠曰今洛陰水自忻州至陽曲縣北入汾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太原郡陽曲縣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陽曲本漢舊縣今定襄縣是也後漢末移于太原縣北四十五里陽曲故城後魏又移于今縣南四里又云縣城故木井城也案陽曲縣志木井城在東北七十里則直南四里即魏城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官本曰按近刻南字譌在東字下案朱趙同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官本曰按莊近刻譌作昭案朱趙作昭尚書所謂既脩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

〈水六〉 四

平而有度廣雅曰朱作廣延箋曰延當作疋古雅字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鹵罏也官本曰按近刻罏譌作盧脫一鹵字及也字案朱趙同朱箋曰釋名曰鹵罏也如罏火處也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太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梁青荓殞于梁下官本曰按青荓近刻譌作清洴案朱趙作清洴豫讓死于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朱箋曰呂氏春秋云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進使青荓進視則豫讓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吾且有事青荓退而自殺史記索隱引古本趙策云襄子使持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董祐誠曰晉縣二漢晉魏志皆屬太原郡即今太原縣治汾水在城東南流不得屈西過縣南觀晉水注可見此有誤字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朱不重祠字趙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重一祠字廟宇頓頹唯單

碑獨存矣今文字剥落無可尋也

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 官本曰按過近刻作渦下同 案朱趙作渦下同

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 董祐誠曰縣故二字衍城在清源縣南關今縣廢入徐溝故榆次之梗陽鄉也 官本曰按鄉近刻訛作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縣漢書地理志分註 史記索隱俱作鄉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趙釋曰名勝志清源縣下引水經注云汾水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有白石水中隱水俱來注之今本無之

汾水又南即洞過水會者也

又南過大陵縣東 孫校曰地理志太原郡縣有大陵故城在今文水縣北十三里董祐誠曰大陵見文水下

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 朱箋曰史記載其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 吳廣進孟姚焉即于此縣也王莽

改曰大寧矣 汾水于縣左迆爲鄔澤 董祐誠曰今爲鄔城泊在平遙縣西南跨介休縣界注敘鄔澤於大陵之下平陶之上與地形不合案注言迆爲鄔澤下言西北入鄔陂歸於汾流廣雅言水自汾出爲汾陂是汾水別出在大陵平陶之左迆南至平遙介休爲鄔澤也昭餘祁既涸汾水復徙而西而故道多湮矣 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 朱趙有一字 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幷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 俗謂之鄔城泊 官本曰按近刻脫泊字 案朱脫趙增又朱箋曰呂氏春秋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周禮云正北幷州其川虖池嘔夷注云嘔夷祁夷也 許慎說文曰滱水出西河中陽縣北沙 官本曰按近刻作之西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之西當作北沙說文校正 南入河即此水也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鹿孫炎曰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與禹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脩武縣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一在

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鄔縣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幷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鄔澤當之蓋晉爲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爲趙地故分爲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陵之誤全氏曰昭餘祁是鄔水謁而爲滱水滱爲字之變也是爲幷州藪若幷州之川曰嘔夷則滱也呂覽以二者合而爲一善長於滱水明指之爲漚夷矣而鄔水又潤引之荅失檢也董祐誠曰案呂覽又稱燕之昭餘高誘以爲鄔澤酈氏蓋又以鄔澤不當在燕也

滱水又會嬰侯之水 董祐誠曰酈氏以曹魏徙治之中陽縣爲二漢縣河水下既誤據以駁經此引說文亦爲誤證二漢中陽在甯鄉西滱水無越汾而東會嬰侯以入鄔澤之理戴氏之辨甚明說文所稱當即離石諸水固言入河不言入汾也全氏說鄔爲滈字之變今案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有鄔臧釋文云鄔舊烏戶反又音偃案地名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鄔劉是也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是也在楚者音於建反又音偃昭十三年王沿夏將入鄢是也在晉者音於庶反字林乙祛反郭璞三倉解詁音瘀於庶反闞駰音厭飫之飫重言之太原有鄔縣唯周

地名從烏餘皆從焉字林亦作鄢音同舊音誤據陸氏說則呂忱郭璞諸家皆以太原之鄔从焉不从烏酈氏既以鄔澤爲滈水則凡篇中鄔字亦當作鄢今仍作鄔或後人所改說文鄔太原縣名从邑烏聲鄢南郡縣从邑焉聲二字之別較然固不當舍說文而從字林說文既不以太原之鄔爲鄢則鄔澤必非滈水矣 山海經稱謁戾之山

嬰侯之水出于其陰 董祐誠曰寰宇記謁戾山一名麓臺山在今平遙縣東南四十七里中都水出焉即此 北流注于祀水 官本曰按祀近刻訛作汜下同 案朱趙作汜 水 朱趙作右 出祀山

其水殊源共舍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其合 案朱訛趙改 注于嬰侯之水 董祐誠曰今平遙縣東南十五里有源祠水北注中都水疑即祀水也 亂流逕中都縣南 董祐誠曰此故縣也見下

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祁縣胡甲山 官本曰按近刻源訛作原祁訛作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按漢地理志太原郡有原平縣按非也原當作源平當作祁侯甲水發源太原之祁縣耳孫校曰元和志胡甲水一名大谷水東南自潞州武鄉界流入祁縣又南入汾州平遙界侯胡一音之轉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太原郡祁二漢晉屬胡甲山在今武鄉縣西北一百里 有長坂謂之胡甲

一嶺朱作領趙改嶺刊誤曰領黃省曾本作嶺古領嶺通用卽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
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又西北
歷宜歲郊董祐誠曰當在今武鄉西北境逕太谷謂之太谷水董祐誠曰大平寰宇記太
谷縣太谷山山海經云少山晉地記云少山卽太谷水衍出經祁縣界案當在今太谷縣南出谷西北流
逕祁縣故城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太原郡祁二漢晉屬有祁城元和郡縣志漢祁縣在祁縣東南五
里明一統志後魏徙今治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爲祁藪也卽爾雅所謂
昭餘祁矣朱譌作爲祁作祈趙改刊誤曰爲當作謂爾雅祈本作祁古祁祈通用董祐誠曰今無復有水賈
辛邑也辛貌醜妻不爲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官本
曰按左傳魏子引叔向稱賈大夫事杜預云賈國之大夫是也此誤以爲賈辛　趙釋曰朱謀㙔箋曰據左傳貌醜者自
是賈大夫非賈辛也王莽之示縣也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董祐誠曰二漢志晉
志縣屬太原郡魏書地形志太原郡平遙有京陵城是魏省京陵改置平遙也在今平遙縣東注以爲春秋九原之地日

知錄辨其非而以太平西南二十五里九原山當之王莽更名曰致城矣于春秋爲九
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原曰死者若可
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并植朱趙
作廉直于晉國不免其身智不足稱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
夫舅犯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十三字　案朱趙無吾
其隨會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
阿而退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十六字　案朱趙無師下有矣字其故京尚存官本曰按故字近刻
譌在其字上　案朱同趙刪故字漢興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焉趙釋曰方輿紀要平
陶城後魏改曰平遙避太武嫌名水經注西胡內侵徙居京陵今本無之侯甲水又西北逕中都
縣故城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太原郡中都二漢晉屬有楡次城鄔有中都是魏以中都入鄔縣別于楡次
置中都縣也在今平遙縣西北城臨際水湄官本曰按城臨近刻譌作臨城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臨城二

字當倒互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于中都者也漢文帝爲
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
罪以下侯甲水又西合于嬰侯之水朱無侯字于作爲趙增改刊誤曰甲上落侯字
爲當作於董祐誠曰昭餘祁既涸侯甲水亦獨入汾不復會嬰侯水今水出武鄉西北逕祁平遙南東入于汾逕鄔
縣故城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太原郡鄔二漢晉屬有鄔城介休下亦有鄔城蓋二縣之交亦後魏徙治之
證在今介休縣東北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也謂之鄔水朱趙有也字俗亦
曰慮水慮鄔聲相近故因變焉又西北入鄔陂而歸于汾流
矣董祐誠曰今中都水自平遙縣東南橫嶺下西合源祠水逕平遙城南至介休東北鄔城泊入汾
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孫校曰平陶故城在今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
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卽綿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董祐誠曰
今亦曰洪山水出介休東南三十里洪山四泉並發石桐水出其下北流逕石桐寺西卽介子

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于綿上之山也晉文
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爲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
名斯山爲介山故袁山松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朱趙有有字
綿上聚子推廟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
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于介子推子推晉
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
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
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賁于地官本曰按
賁近刻譌作賈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箋曰賈字脫誤當作貿貿檀弓蒙袂輯屨貿貿然來注云貿貿目不明貌全氏云
非也蓋是賁字之誤又箋曰異苑載子推逃祿隱迹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
乎足下足下之稱將起於此矣故作桂樹焉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用

桂樹爲余按夫子尙非璠璵朱趙作璵璠送葬安能問桂樹爲禮
乎王肅此證近于誣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董祐誠曰今水在介
休入汾汾水又西南逕界休縣故城西朱不重汾水二字界作介趙增改刊誤曰又上
落汾水二字介休之介當從漢志作界董祐誠曰二漢志界休屬太原郡晉志屬西河國曰介休魏書地形志晉亂罷太
和八年復有介休城是後魏徙治也故城在今介休縣東南王莽更名之曰界美矣城東
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官本曰按此句有脫
誤未詳林宗縣人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人字案朱趙不脫辟司徒舉太尉以疾
辭其碑文朱有之字箋曰之字疑衍趙刪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
軌翔區外以舒翼超朱作起箋曰一作超趙改超天衢朱趙作踰以高峙稟命
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官本曰按近刻作三案朱趙作三建寧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四年案朱趙作四正月丁亥卒趙釋曰一清按漢隸字源載此碑作乙亥文選同後漢書靈帝紀建寧四

年正月甲子是有乙亥無丁亥注文誤月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
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
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官本曰按近刻脫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朋友上落持字隸釋校補心
喪朞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
者千數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其碑文故四字案朱趙有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
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惟郭有道無愧于色矣汾
水之右有左部城董祐誠曰太平寰宇記左部城在孝義縣南二十五里案今縣治卽宋城側臨
汾水葢劉淵爲晉都尉所築也
又南過冠爵津朱作寇爵箋云一作冠御覽引此作冠爵津趙改孫校曰在介休縣西南
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董祐誠曰今在介休縣西南接
孝義縣界數十里間道險隘水左右悉結偏朱箋曰御覽引此偏作編梁閣道

纍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五
字尺訛作丈案朱同趙增水字五字下丈改尺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云或去水一尺孫潛云一丈字不誤上戴
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爲魯般橋葢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
之地險也朱矣作又箋曰一作矣趙改矣釋曰太平寰宇記靈石縣下引水經云汾水又南過冠爵津與榾水
合注云汾水關名也在雀谷一名雀津俗謂之雀鼠谷校勘云按今水經及注與此皆小異大抵今記所引古書但取其
意而增損其文務要通俗不與古書合又寰宇記洪洞縣下引水經云霍山北有雀鼠谷谷中道險左右悉結成偏梁累
石就路俗謂之魯般橋與今文差近也
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董祐誠曰永安見彘水下
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卽此城也王莽更名黃城漢順帝
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
歷唐城東官本曰按此西字原本及近刻並誤入注內接霍伯之都也下以體例考之乃經之書法與注異今改正

案朱趙作注董祐誠曰本注引辟瓚注漢書云堯所都也東去彘十里詞正義引作東於彘十里則在彘東汾水不得出其
東正義本誤也城在今霍州西臣瓚以爲堯所都諸家皆以爲誤
辟瓚注漢書云堯所都也東去彘十里朱趙無辟字汾水又南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又東案朱趙作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董祐誠曰霍山在今霍州
東南南接趙城洪洞二縣界周二百餘里有石穿谷在霍州南五里卽彘水所出禹貢所謂岳陽也
卽霍太山矣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朱箋曰疑脫以字趙
增以字多力見知周武王伐紂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案朱趙無兼殺惡來飛
廉先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壇于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
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焉朱焉作
於箋曰疑作焉趙改焉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烏雀不棲其林猛虎常
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官本曰按近刻作事案朱同趙改刊誤曰事孫潛校改祀

鼓動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陰山縣有侯塁山上有靈壇壇前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㶟水又西流逕觀阜北董祐誠曰今有觀堆祠在霍州東南故百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于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朱作月箋曰舊本作日趙改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朱作天史箋曰宋本作大使史記同趙改天使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朱趙有也字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爲觀阜也㶟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永安郡永安二漢屬河東前漢曰彘順帝改眞君七年併禽昌正始二年復屬治仇池壁是魏時徙治故稱故城太平寰宇記魏末復還治在鄭氏後漢永安城即今霍州治西南流注于汾水董祐誠曰今㶟水出霍州東南西流至州西南入汾水汾水又南逕

霍城東董祐誠曰史記索隱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在今霍州西南十六里故霍國也昔晉獻公滅霍趙夙爲御霍公求奔齊官本曰按霍公求近刻作霍哀公下同案朱作求公下同趙改公求刊誤曰箋曰求公當作哀公按史記趙世家是霍公求徐廣曰求一作來盎字倒互耳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奉祀晉復穰朱趙有也字蓋霍公求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永安縣有趙城太平寰宇記趙城在趙城縣南三十五里案今縣治南至洪洞縣治三十五里洪洞治即宋治今趙城治又視宋城稍移而北記所云三十五里當有誤字或即義甯所置縣在宋城之西三里今縣之西南也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董祐誠曰今爲趙城縣霍山西麓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趙釋曰太平寰宇記洪洞縣下引水經云霍水出趙城縣東二十八里廣勝寺大郎神西流至洪洞縣界與今本異董祐誠曰今至洪洞縣北入汾

又南過楊縣東孫校曰楊縣故城在今洪洞縣東南

澗水朱作間水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疑作澗水按嘉靖洪洞縣志澗河其源二出岳陽安吉嶺與金堆里水經注曰澗水東出穀遠縣西山逕楊縣西流入于汾是也東出穀遠縣西山董祐誠曰穀遠二漢志屬上黨郡晉省魏書地形志義甯郡治孤遠城即穀遠也城在今沁源縣南門外今澗水出岳陽縣東北堆金嶺爲穀遠二縣西境西南逕霍山南又西逕楊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楊縣二字近刻訛在霍字上案朱趙同趙故城上又增楊縣二字刊誤曰故城上落楊縣二字董祐誠曰楊縣見上魏書地形志楊治楊城是魏末徙治此云故城未詳晉大夫僚安之邑也官本曰按僚安近刻訛作僚公去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郡國志云河東郡楊縣有高梁亭晉羊舌大夫叔向邑也此云僚公去安誠所未詳按顧炎武云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僚安爲楊氏大夫公去二字衍文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董祐誠曰今自洪洞縣南入汾汾水逕楊城西不于東矣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永安郡楊縣二漢屬河東晉罷太和二十一年復治楊城在今洪洞縣東南魏土

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

西南過高梁邑西

黑水出黑山董祐誠曰山在今浮山縣北四十里接岳陽縣界澇水所出即黑水也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孫校曰畢沅案山海經道里酈君所論是也而世以山海經勞水爲是關中之水非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董祐誠曰巢山今爲崇山在襄陵縣東南三交水出焉即巢山水也北逕浮山東董祐誠曰山在今臨汾縣東南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董祐誠曰今澇水會潏至臨汾縣北入汾水汾水朱趙不重二字又南逕高梁故城西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平陽郡平陽有高梁城在今臨汾縣東北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害懷公于此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三

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十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今竹書作二十年沈炳巽云按竹書是十三年智伯
瑤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爲侯國封恭侯酈疥于斯邑也
官本曰按疥近刻訛作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介本表作疥
又南過平陽縣東孫校曰平陽故城在今臨汾縣西南汾水之西
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
今平陽郡治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平陽郡太和十八年置一統志云白馬故城即今平陽府治又即魏禽
昌縣又云神䴥時置禽昌郡在北屈眞君時改縣乃東徙太和時又徙白馬城汾水又南逕平陽縣
故城東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平陽郡平陽二漢屬河東晉屬眞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十一年復自魏以前諸志
並不言徙治案太平寰宇記劉元海築平陽城太平御覽引和苞漢趙記石勒攻平陽小城是前趙築城置都時已有改
易故此言故城也在今臨汾縣西南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
之陽堯舜竝都之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

漢昭帝封度遼將軍范明友爲侯國趙補二十五字於漢下昭上刊誤曰名勝志引
註云初曹參擊魏王豹走之盡有魏地後封列侯食邑平陽固斯境矣二十五字今補正于此文之上王莽之
香平也魏立平陽郡官本曰按魏近刻訛作晉　案朱趙作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魏書三少帝
紀齊王芳正始八年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非始于晉也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廟
前有碑朱不重廟字趙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重一廟字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
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劉淵
徙平陽于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
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
元年汾水南與平水合官本曰按平水近刻訛作平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平陽胡渭按改平
水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趙無董祐誠曰漢志壺口在北屈爲
禹貢之壺口此注以平陽之壺口當之禹貢錐指已辨其誤
酈氏篤守班志何以忽生異文蓋魏晉之北屈移治平陽本

非漢縣故北屈之山亦誤移於此魏收地形志以禽昌爲二
漢北屈是北屈徙治當時罕知之者酈氏不察故亦有此誤
元和郡縣志平山一名壺口山今平山在臨汾縣西南而臨
汾治即白馬城以地形志禽昌即北屈寰宇記禽昌在白馬
城證之蓋誤以魏晉北屈縣西南之山當二漢北屈縣西南
之山也漢志壺口山在北屈東南禹貢錐指謂在西南而斥
漢志爲非以此注致誤之由推之則知漢志本作西南矣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趙釋
曰禹貢錐指曰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
也一爲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
射山酈道元謬以爲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
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註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
今潞城縣關以山名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又曰壺口
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
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
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二十里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
南漢志云東南誤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董祐誠曰在今襄陵縣西春秋時狄侵晉
取狐廚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董祐誠曰今平水出臨汾縣西南平山東
流至縣西爲平湖分流至襄陵縣界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平陽有晉水太平

寰宇記引冀州圖平水即晉水皆俗說也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董祐誠曰在今縣東
南魏書地形志平陽郡襄陵二漢屬河東晉屬治襄陵城是漢晉及魏未嘗徙治此云故城所未詳矣晉大夫
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西北有晉襄公陵官本曰按
近刻脫此七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襄陵縣注應劭曰襄陵在西北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
縣全氏校本縣上補西北有晉襄公陵七字縣蓋即陵以命氏也官本曰按命近刻作名　案朱
作名世趙改刊誤曰名世字誤當作命氏黃省曾本原是氏字王莽更名曰幹昌矣朱更作改矣作
也趙改更改矣刊誤曰改黃省曾本作更
又南過臨汾縣東董祐誠曰臨汾見古水下
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
也董祐誠曰太平寰宇記烏嶺山即鈃隥山在今翼城縣東北六十五里今天井水出臥龍山蓋即東陘山也穆
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盬是也官本曰按盬近刻訛作鹽

案朱隥作隥盬作盬箋曰穆天子傳隥作隥鈃音邢郭注云即井鈃之山趙改同官本刊誤曰盬當作盬穆天子傳校
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董祐誠曰今有溫泉諸水會之西逕堯城
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故唐城在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此堯城當在曲沃縣北蓋別一堯城也又西流
入汾官本曰按流字近刻訛作南案朱作南趙於南下加流字刊誤曰西南下落流字董祐誠曰今日合水出臥龍山逕曲沃縣北入于汾又古水故溝東流入汾亦當在此下
又屈從縣南西流
汾水又逕絳縣故城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曲沃漢絳縣後漢加邑字後魏孝文于今縣東南十里置曲沃縣屬正平郡在今曲沃縣西南案此絳爲新田二漢皆治此屬河東郡詩譜晉穆侯遷絳孝侯改絳爲翼後魏置北絳郡今爲翼城史記晉世家城聚都之命曰絳後魏于此置南絳縣今爲絳縣春秋大事表云左氏城聚城絳非一地史記混而一之誤竹書紀年梁武王二十五年官本曰按朱謀㙔云當作梁惠成王案趙改惠成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

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
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董祐
誠曰本注云故東雍州治太和中罷州立郡魏書地形志東雍州太和中罷正平郡故南太平神䴥元年改爲征平太和十八年復是正平故有郡特罷州而改郡名也元和郡縣志絳州正平縣郭下因故郡城爲名案今絳州治即唐治故
東雍州治官本曰按近刻脫雍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魏書地形志正平郡屬東雍州世祖置太和中罷東
下落雍字太和中皇都徙洛罷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澤官本曰按原本訛作王橋近刻訛作正橋考原過受竹書于王澤即此地今改正案朱作正橋箋曰一作王橋趙改王橋董祐誠曰在今絳
州西南七里澮水入焉
又西過長脩縣南
汾水又西與古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胡渭校增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平陽郡臨汾二漢屬河東晉屬真君七年併泰平太和十一年復此云

一故城是太和後縣及分臨汾置正平郡時縣更徙治也故城在今絳州東北水在西北古山下亦名鼓堆泉其大
若輪西南流故溝橫出焉官本曰按溝橫近刻訛作橫溝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橫溝二字當例互
東注于汾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
董祐誠曰在今絳州西十五里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
原氏也趙氏下補黯是爲荀叔五字刊誤曰原氏下落黯是爲荀叔五字以漢書地理志注應劭引汲郡古文校增
古水又西南入于汾董祐誠曰今古水出絳州西北南入汾隋唐後穿渠溉田故道多易汾
水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董祐誠曰漢志縣屬河東後漢省在今絳州西北漢高
帝十一年以爲侯國封杜恬也官本曰按杜近刻訛作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史漢表俱作杜恬莊字誤趙釋曰一清按史表曰一云杜恪有脩水出縣南董祐誠曰今泉掌泉在絳州西北三
十里即脩水而西南流入汾董祐誠曰今泉水分渠溉田汾水又西逕清原城
北董祐誠曰在今稷山縣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

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董祐誠曰元王思誠圖記冀亭在河津縣北十五里案冀亭在華水及稷山東不得在河津北續漢志皮氏有冀亭杜預曰在縣東北諸家俱以稷山爲漢聞喜地故皮氏專屬河津續漢志聞喜有董池陂稷山亭涑水洮水皆不及汾北則今稷山當爲皮氏東境冀亭即在界中昔臼季使過冀
野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爲卿
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
也杜預釋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亭也汾水又
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董祐誠曰水在今稷山縣北亦曰清水亦曰黃華谷澗西
南流逕一朱箋曰一作于故城西俗謂之梗陽城非也梗陽在榆次
不在此二字朱作在此非箋曰宋本作非在此趙改非在此按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
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般歷周官本曰按歷近刻訛作立案朱作立箋曰疑作歷
周趙改歷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鄭士蔿斯其胄朱趙竝作

喬朱箋曰一作胥也食采朱作于箋曰宋本作采趙改采華陽今蒲坂北亭朱趙有地字
即是城也董祐誠曰城在今稷山縣西北二十里爲華谷鎭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汾
水又逕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
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一朱趙有字十五里董祐誠曰稷山在今稷山縣南介山在今
萬泉縣東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官本曰按近刻脫伐晉晉侯四字案朱趙無趙釋曰朱氏謀㙔箋
曰孫汝澄云按左傳秦桓公伐晉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
又西過皮氏縣南孫校曰皮氏故城在今河津縣西二里
汾水西逕郊邱北官本曰按郊近刻訛作鄧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何焯云鄧當作郊顏師古曰
郊與葵同漢舊儀作葵上宋史鎭王元儼傳上登郊邱亭是也董祐誠曰在今萬泉縣東北介山北故漢氏之
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邱故謂
之方澤邱即郊邱也許愼說文稱從邑癸聲官本曰按癸近刻訛作登案
朱作發趙改癸刊誤曰發當作登按非也當作癸說文校正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
北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
氏縣東南則可三十里官本曰按則近刻訛作側案朱趙作側乃非也今準此
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
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揚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
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龍門晉太康記及地
道記與永初記竝言子推所逃隱于是山即實非也余按介
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爲介推田號其山爲介山
杜預曰在西河界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董祐誠曰
在今河津縣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敘曰祖

乙圯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
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亳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後字案朱趙有晉獻公滅
耿官本曰按近刻作滅之案朱趙作之趙釋曰一清按此註語有病漢志云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
夙斯爲無弊也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
子都安邑號爲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
秋風辭于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董祐誠曰見河水下竹書
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
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太守潘朱箋曰舊本作番趙改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朱趙無也字
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孫校曰汾陰故城在今榮河縣北董祐誠曰汾陰縣見河水下
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
歷其陰西入河董祐誠曰見河水下河津縣志汾水舊西南流至榮河入河明隆慶四年徙縣西南入河則榮河入河之流爲水經故道也今汾水自甯武縣北逕忻州之靜樂縣西太原之陽曲縣西太原縣東徐溝縣西交城縣東文水縣東汾州之汾陽縣東平遙縣西孝義縣東介休縣西霍州之靈石縣西平陽府之汾西縣東霍州之州治西趙城縣西平陽府之洪洞縣西臨汾縣西襄陵縣東太平縣東曲沃縣西絳州之州治南稷山縣南河津縣南入河在漢則逕太原郡之汾陽晉陽大陵平陶鄔茲氏界休河東郡之彘楊平陽襄陵臨汾絳長脩聞喜皮氏汾陰入河
故漢志云過郡二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邱類也汾陰男子公
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獲寶鼎
焉遷于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即此處趙增也字刊誤曰處下落也字孫潛校增
趙釋曰沈氏曰望氣者汾陰男子公孫滂洋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脽見漢書郊祀志得鼎者汾陰巫錦上遂改元見史記封禪書自是二事且公孫滂洋非祥也得鼎于地非水也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

澮水東出絳高山官本曰按絳近刻作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詳高是絳高之誤孫校曰御覽作詳高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董祐誠曰澮山又名翔高山在今翼城縣東南十五里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蓋沁汾二水之間皆霍太山之脈也西逕翼城南董祐誠曰在今翼城東南十五里地名故城村按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朱作翼箋曰舊本作翼宋本作暨趙改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朱趙有又字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嶺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嶺字衍文水導源東北黑水谷董祐誠曰水出今翼城縣北烏嶺山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水出平川南流注之朱趙不重水字董祐誠曰當亦在翼城縣北亂流西南入澮水澮

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董祐誠曰今大交鎮在絳縣東北四十里即澮交魏書地形志南絳郡治會交川即澮交矣北絳南絳置郡皆在酈氏作注後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作爲文公也官本曰按此句有訛舛未詳趙釋曰一清按作字疑誤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董祐誠曰在今翼城縣東南賀水村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董祐誠曰在今翼城縣東南西北趣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董祐誠曰太平寰宇記絳縣絳山東距白馬山蓋在翼城縣南遁甲開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熒庭城南官本曰按熒近刻訛作榮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張武軍于熒庭春秋分記云絳州翼城縣東南八十五里有古熒庭城榮字誤董祐誠曰在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而西出紫谷董祐誠曰太平寰宇記熒庭城與紫谷相當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董祐誠曰見河水下史記白起傳稱涉河趙涉上增起字刊誤曰稱下落起字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

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溪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于家水官本曰案于近刻訛作女案朱趙作女董祐誠曰今亦曰女家水在絳縣東北大交鎮東出于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于壁下董祐誠曰今亦曰故郡水在絳縣東北四十里其地有范壁里亦曰范壁水竝西北流至翼廣城董祐誠曰當近今大交鎮昔晉軍北入翼廣朱趙有以字築之因即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朱趙有爲字趙釋曰全氏曰此處有脫文西北流董祐誠曰今至大交鎮西合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董祐誠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絳水一名白水即俗說也水出絳山東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至字案朱有至字趙改南刊誤曰至當作南漢書地理志絳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董祐誠曰山在今絳縣北寒泉奮湧揚波北注懸流奔壑一十許丈官本曰案一十近刻訛作十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一十許丈董祐誠曰水經今曲沃縣景明山縣崖瀑布而下也

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水西北流注于澮董祐誠曰今至曲沃縣南入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絳水可以浸平陽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今據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訂正案朱趙同時韓居平陽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車朱作足箋曰史記作車趙改車上而智氏以亡魯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余覩趙作覩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灌平陽未識所由也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亦安邑平陽互訛今據括地志及胡三省注通鑑所引此文訂正案朱趙互訛灌安邑作淒安邑趙刊誤曰箋曰淒當作浸案閻若璩曰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如適

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胡身之引酈注曰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此是宋時所見本如是未經舛譌朱氏何不引梅𥳑本校正之趙釋曰資治通鑑周威烈王紀云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胡氏三省注曰水經注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于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山川之遷改有不可以一時所略爲據者史記正義曰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曰絳水一名白水今名滮泉源出絳山可接引灌平陽城酈道元父範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後入關死于道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于唐之魏王泰羅致天下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爲據一清案梅𥳑所引酈注與今本全相乖迕閻百詩潛邱劄記曰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澆安邑此亦何須說余嘗往來于平陽夏縣而悟二語具有妙解蓋汾水井可以灌安邑至絳水則又不待言絳水井可以灌平陽至汾水則又不待言交錯互舉總見水之爲害溥爾然梁書韋叡傳卻是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不如通鑑所云又案顧景范已括地志亦因舊文强爲附會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舊史云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乃文互耳又云涑水在蒲州東十里有孟盟橋其上流卽絳水自絳縣歷聞喜夏縣安邑倚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又西南注于大河俗名陽安澗水水經注涑水出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水是也戰國策絳水可以灌安邑以絳水爲涑水蓋合聞喜河北二涑爲一今觀道元注絳水出絳山下流入澮澮入汾汾入河不與涑水合也董祐誠曰此條戴氏據通鑑注改正蓋梁書韋叡傳所稱爲史記本文酈氏所見史記本上下互易故深以爲疑今史記戰國策本並與酈氏所見同諸家爲渠接引及交互錯舉之說皆爲强解絳水灌安邑中隔涑水故顧景范有涑水上流卽絳水之解然絳涑二水實不相通趙氏注釋辨之當矣

西過其縣南

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六年訛作元年晉景公訛作晉悼公韓獻子訛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　案朱趙同趙又改獻爲莊釋曰何氏曰事在成六年非元年晉景公非悼公韓獻子非魏莊子柳子厚晉問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自本水經注非不記左氏傳故以示博也**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

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董祐誠曰注據史記以絳縣爲漢絳陽侯國趙氏云漢表作終陵又稱曾孫於陵大夫蓋終陵卽於陵之譌於陵屬濟南漢高帝六年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趙釋曰厄林曰故絳猶故宅耳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曰及命新田爲絳故謂此爲故絳杜蓋以新田爲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既絳邑而新田又復同處杜之釋地殆自相且殷人稱新亳周京屢徙非常舊豳齊都臨淄使尋薄姑之號淑郡豈仍故郢之思別絳本非嘉名不過所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絳陽侯無害司馬貞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則史記之絳陽未足以證新出也閻氏若璩曰故絳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新絳去故晉城五十里土人呼爲王官城一清案厄林之說甚辨然究不能名終陵爲何地漢表華毋害孫祿失侯其曾孫於陵大夫告元康四年詔復家適陵者於陵之訛地理志於陵濟南郡之屬縣**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誠曰今故城基存南對紫金山有中城有外城其南面爲澮水衡沒紫金山蓋卽絳山矣**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朱趙作大下同**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趙增曰字刊誤曰對下落曰字**有大貍身狐尾其名曰**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名曰一作逢君**者飲酒得福則徼之蓋于是水之上也**官本曰案此有脫誤朱謀㙔云太平廣記引汲冢瑣語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貍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貍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

又西南過虒祁朱作新箋曰左傳作祁趙改祁**宮南**

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在正平縣南六里案宮當在王澤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王澤在正平縣西南宮亦當在西南元和志脫西字今爲絳州西南也**晉平公之所構也時有石言于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

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爲子野之言君子
矣其宮也背汾面澮官本曰案也近刻訛作地　案朱趙作地西則兩川之交會
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卽是水也
又西至王澤注于汾水官本曰案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橋下注內不誤　案朱趙同董祐誠曰今澮
水出翼城縣東南逕絳縣及曲沃縣南至絳州西南入汾水
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遇三人于此
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原過受
之于是澤所謂王澤也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孫校曰黍葭谷三字疑屬注上董祐誠曰二漢晉志聞喜
屬河東郡魏書地形志屬正平郡漢聞喜縣卽下左邑城故曰東山
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趙釋曰太平寰宇記校勘云涑水出黎葭谷俗謂之葦谷水經涑水出黍

薛谷俗謂之華谷今黍作黎薛作葭華作葦未知孰是一清案校勘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水經以黎葭爲黍薛今本皆作
黍葭與校勘所見之本異當作黍葭爲是又汾水篇長脩縣下注云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蓋其地相連接
北史載韋孝寬之守玉壁請于華谷及長秋築城及周武帝東伐趙王招率兵出稽胡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
應接之卽是谷也董祐誠曰水在今聞喜縣東南源出絳縣陳村谷伏流至柳莊復出流入縣界陳村谷當卽華谷也趙
氏謂與汾水篇下華水所出之華谷其地相連接案二谷相距尚遠且隔汾水趙氏偶失檢耳至周陽與洮
水合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也其水東逕大嶺
下官本曰案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逕字方輿紀要引此文增董祐誠曰水出今絳縣橫嶺山歷
莊谷山在聞喜縣東南九十里跨絳及垣曲界在聞喜者名小橫嶺在絳縣南者名大橫嶺在垣曲西北者名清廉山清
廉清營清野清襄四名皆橫嶺山也西流出謂之唅口董祐誠曰卽歷莊谷口出谷卽聞喜縣界又
西合涑水董祐誠曰今陳村谷水卽涑水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平公卜
云臺駘爲祟官本曰案駘近刻訛作台下同　案朱趙作台下同朱箋曰左傳作駘史官莫知

敢問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能相容
帝遷閼伯于商邱遷實沈于大夏臺駘實沈之後趙釋曰全氏曰案善
良于左學甚疏左氏明云實沈出高辛爲參神臺台出金天爲汾神是二祟也乃曰臺台實沈之後不其舛與能業
其官帝用嘉之國于汾川官本曰案近刻脫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國下落于字名勝志
引此文增由是觀之臺駘汾洮之神也賈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馬
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趙釋曰全氏曰案漢志王莽以
左邑爲洮亭不以聞喜下注可驗益善長失檢也董祐誠曰今案續漢志別無左邑而聞喜移治左邑則後漢之聞喜正
王莽之洮亭注兩見洮亭引前志則曰左邑引續志則曰聞喜精審如此不得云失檢也然則涑水殆亦
洮水之兼稱乎
西過周陽邑南朱趙西上有又字
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聞喜有周陽城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在聞喜

縣東三十九里案唐初聞喜治甘泉谷在今縣東二十里則周陽城當在今縣東六十里竹書紀年晉獻
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卽是邑也漢
景帝以封田勝爲侯國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沈氏曰索隱曰在上郡
則是陽周之譌善長誤矣全氏曰案趙兼田勝皆封周陽索隱皆以爲陽周然考周陽由以周陽侯受姓則非陽周矣恐
是索隱之誤善長所云足以正史表之失也一淸案外戚世家索隱曰周陽縣名屬魏郡是又一說也尋地理志無之故
不足爲據又案趙兼以淮南王舅封而厲王子賜亦封周陽後以侯立爲廬江王則其地當在九江廬江境內而今不可
考矣涑水西逕董澤陂南董祐誠曰左氏傳杜注以董爲汾陰之董亭與酈氏異澤在今聞喜
縣東北四十里卽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
官本曰案此句下近刻衍澤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何氏曰左傳作蒐于董杜元凱注云汾陰縣有董亭宣十二年傳董
澤之蒲注云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澤陂則文六年改蒐于董者非董澤也卽斯澤也涑水又
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董祐誠曰山在今聞喜縣東南三十里卽中條最高峰也景水卽在

縣東南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草多藷藇
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
也案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
又西南過左邑縣南官本曰案左邑縣近刻訛作其縣案朱趙同董祐誠曰戴氏本作左邑縣案續漢
志有聞喜無左邑太平寰宇記後漢廢左邑移聞喜理之是左
邑即後漢聞喜經云其縣承上聞喜言尤水經作于東京以後
之證今從朱
氏趙氏本
涑水又西逕仲郵鄒趙釋曰一清案三字疑有誤趙氏琦美曰小學書無鄒字疑是郭字亦未有據說文高陵有郵徙歷切則郵本地名北又西逕桐鄉城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桐鄉故城漢聞喜
縣也在聞喜縣西南八里案當在今縣東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
請成于翼官本曰案成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至桐乃返者也官本曰案近刻桐訛作洞
下衍庭字案朱作洞庭趙改桐庭刊誤曰箋曰洞一讀作
桐庭當作渦又曰今竹書云武公請城于翼至桐而還案朱
氏既以桐釋洞字又欲改庭爲渦洞渦水名與曲沃無涉自
相乖繆何也漢河東聞喜縣故晉之曲沃秦改爲左邑者也
武帝紀云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師
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桐爲左邑之鄉即是
曲沃之鄉北近都邑翼侯伐曲沃敗曲沃而還自其地桐庭
即桐鄉矣城當作成但其事有可疑者據竹書紀年周桓王
之元年壬戌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
追之至于家谷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翼侯伐曲沃大捷武
公請成于翼至桐而還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
卒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四年曲沃莊伯
卒子稱立是爲武公尚一軍武公者莊伯之子元年搆兵莊
伯未死何以書武公請成乎左傳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
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
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同晉世
家云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平乃桓之誤翼侯者
鄂侯也孝侯之弟與曲沃莊伯相繼殺左傳史記皆無武公
請成之事且太史公取周譜以成年表隸漢書曰朱趙有武漢字
事最密缺而不書汲冢之文未足信也
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
者也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水出東南近川董祐誠曰今日呂莊河在聞喜

縣東南西北流注于涑水涑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董祐誠曰經所謂聞喜縣也漢志屬河東郡後漢移聞喜來治即今聞喜縣治也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
陽徙此趙釋曰全氏曰案晉穆侯自晉陽徙翼武公自翼徙曲沃善長誤矣秦改爲左邑縣詩
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
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
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
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
使登僕朱作登僕使箋曰宋本作使登僕趙依改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
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于新城西偏
及期而往見于此處故傳曰鬼神所憑有時而信矣涑水又
西逕王官城北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王官城在虞鄉非注所言王官也在今聞喜縣南城在南
原上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在上落城字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
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
又西南過安邑縣西董祐誠曰二漢晉志縣皆屬河東郡魏書地形志河北郡北安邑太和十一年置爲
郡十八年復屬元和郡縣志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別置安邑
縣十八年改爲夏縣案地形志言太和十一年置郡不言置縣
言十八年復屬不言別置夏縣元和志未知何本下注言故城
是分縣時徙治元和郡縣志安邑故城在夏縣西北十五里今
夏縣即
唐縣
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
門臺基猶存余案禮天子諸侯臺門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
如書傳也故晉邑矣春秋時魏絳自魏徙此昔文侯懸師經
之琴于其門以爲言戒也朱箋曰劉向說苑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

經援琴而撞文侯中旒潰之文侯將烹經經曰堯舜唯恐言之而人不違桀紂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
文侯令懸琴于城門以爲寡人戒武侯二年又城安邑益增廣之秦始皇使
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洮隊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陽案朱
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洮陽當作洮隊乃巨君六隊之一今本漢志亦誤以莽傳考之則知善長所見之漢書亦已誤矣
縣曰河東也有項靈趙作曼都學道升仙忽復還此河東號曰
斥仙朱作升仙箋曰王充論衡作項曼都號曰斥仙趙改斥漢世又有閔仲叔隱遁市
邑罕有知者後以識蹻而去涑水西南逕監鹽縣故城官本曰案
此縣即下文所云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者也案朱趙水下有又字趙刊誤曰箋曰監疑作鹽案非也史記秦本紀
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徐廣曰鹽一作監正義曰括地志云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
在蒲州安邑縣案掌鹽池之官因稱氏寰宇記解州安邑縣下云司鹽城在縣西二十里蓋漢司鹽都尉治此司即監也
蓋鹽官亦見三國志衛覬傳所謂鹽國之大寶宜如舊置使者監賣是也官居此城故曰監鹽城下文注云杜預曰後罷

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蓋晉初置縣旋廢耳朱氏不審改作監鹽大繆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
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章懷注曰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鹽監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池鹽監即
監鹽城也董祐誠曰下注云司鹽都尉治杜預曰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是晉嘗置縣旋省也在今安邑縣
西南十五里即運城城南有鹽池董祐誠曰鹽池圖考今池東西長五十五里周一百四十四里安邑南者
爲東池安邑西南村者爲中池解州東三里者爲西池上承鹽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水承之鹽案朱訛
作水承鹽趙改刊誤曰箋曰承字下脫一之字案通鑑注引此文作上承鹽水水字宜移在鹽之下
水出東南薄山董祐誠曰今鹽水出夏縣南中條山一名白沙河又名姚暹渠又名巫咸河河水注以中
條山在蒲坂者爲薄山此爲安邑之薄山亦中條山河水注所云通謂之薄山也西北流逕巫咸山
北董祐誠曰漢志安邑巫咸山在南在今夏縣東亦即中條山也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南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安邑縣下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西南東當作南海外
西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海經作巫咸國落

國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
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眞
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官本曰按近刻肦作盼眞作貞禮作孔案朱趙貞孔同朱作盼趙作肦朱箋
曰今山海經貞作眞又有巫禮趙釋曰一清按山海經巫貞作巫眞巫孔作巫禮禮本書作礼形似孔字然寰宇記引注
文亦作孔字是宋初本已如是矣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景純曰言羣
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谷口
嶺上官本曰按口近刻訛作曰案朱作曰箋曰疑作口趙改口有巫咸祠其水又逕安
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董祐誠曰今鹽水自夏縣南逕安邑解州之北至虞鄉北入五
姓湖水入鹽池則鹽不成故障之不復入池注云注于鹽池蓋今昔懸殊矣地理志曰鹽池在安
邑西南許愼謂之鹽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謂之鹽鹽案朱趙同長五十一里廣
七里周百一十六里從鹽省古官本曰按近刻作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從鹽古

聲案朱趙同朱箋曰今許愼說文解鹽字云鹽鹽池也在河東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从鹽省古聲趙加省
字呂忱曰夙沙初作煮海鹽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呂沈沙煮海謂之鹽案朱同趙作
呂忱曰宿沙煮海謂之鹽刊誤曰呂忱作字林呂宿字誤當作呂忱曰宿沙煮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
鹽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謂之解鹽蓋後人所改案朱趙同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
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官本曰按潭近刻訛作渾案朱趙同水出石鹽自
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山水暴至雨澍潢潦奔泆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惟水暴雨澍甘潦奔泆案朱趙同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徑防
其淫濫朱趙有故字謂之鹽水亦謂之爲堨水官本曰按近刻脫謂之二字此句之
下有也故二字衍案朱趙同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
雲秀地谷淵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池谷泉深案朱作池箋曰一作地趙改地淵朱趙作泉左右
壁立閒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

暨鹽澤官本曰按暨近刻訛作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塈當作暨趙釋曰一清按解州有白徑嶺路通陝州大
陽津渡志云由檀道山陡徑出白徑岸趨陝州卽石門百梯之險也注所云名之曰徑者也池西又有一
池謂之女鹽澤董祐誠曰在今解州西北亦生硝曰硝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
十里在猗氏故城南董祐誠曰猗氏縣二漢晉魏志俱屬河東郡太平寰宇記猗氏縣漢舊縣在南
二十里此言故城是後魏時已徙治也今縣治卽宋治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
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朱作鹽箋曰左傳作沃饒而近鹽趙改鹽服虔曰土平有
溉曰沃鹽鹽池也官本曰按此四字近刻訛作鹽鹽也三字　案朱趙同土俗裂水沃
麻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　案朱同趙刪水字刊誤曰箋曰裂字疑衍全氏云當衍水字分
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卽所謂鹹鹺也官本曰按鹹近刻訛作鹽　案
朱趙同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始資是矣本司鹽都尉治
領兵朱趙有一字千餘人守之周穆王漢章帝竝幸安邑而觀鹽

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
之
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
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
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駰曰令狐卽猗氏也刳首
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卽猗頓之故居也孔叢曰猗頓魯之
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朱作特箋曰牸當作牸牝牛也謂牛馬豬羊驢五畜之牸孫校曰特
當爲牸不當作牸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
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
也涑水又西逕郇城董祐誠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郇城在猗氏西南八里案今治卽唐治詩

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
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
年云晉惠公十有四年朱趙四作五趙釋曰沈氏曰是十四年說見河水篇秦穆公率
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官本曰按于近刻訛作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焉當作於篆近致譌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趙釋曰全氏曰
狐毛與子犯兄弟竝從文公其父突以此死如何反爲子圉禦秦師耶竹書之謬甚矣董熜曰其時晉將爲呂郤乃
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朱無乃謂二字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無乃謂二字按二
字宜存箋說非也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官本曰按
曰字近刻訛在春字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春秋土地名晉京相璠撰曰字當移在土地名之下桑泉臼衰
竝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
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

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于杜氏單文孤證矣涑
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董祐誠曰二漢晉志屬河東郡魏書地形志分南解北解案一統志
云解縣故城在臨晉縣東南又云地形志言南解有桑泉城在今臨晉縣其地在北北解有張揚城其地在南又以漢解
縣改爲南解縣與寰宇記不合則今本魏志南北二字傳寫互易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
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卽斯城也涑水朱作川箋曰當作水趙改水又
西南逕瑕城董祐誠曰注引京相璠曰解縣西南五里當在今臨晉縣南北爲郇瑕之瑕非詹嘉所處日知
錄辨之審矣城下當脫南字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趙釋曰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晉有二瑕其
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
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
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解以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則瑕必在河外
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二年更名湖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

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氏註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爲胡又改爲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爲閿鄉縣治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邑誤矣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謂秦穆公曰官本曰按近刻脫穆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秦穆公落穆字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水朱作川箋曰一作水趙改水又西南逕張陽城東董祐誠曰在今虞鄉縣西北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官本曰按張城近刻訛作城張案朱訛又城張下有陽字箋曰今竹書無陽字趙改刪刊誤曰城張當作張城潛夫論河東解縣有東張城西張城漢書之所謂東張矣高祖二年曹參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軍東張官本曰按孫下近刻衍林字案朱衍箋曰大史記無林字趙同釋曰全氏曰史記無林字破之蘇林曰屬河東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董祐誠曰今亦曰壇道山在虞鄉縣西南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回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鴦漿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菀之族也孫校曰本草防風一名銅芸是以緇服思元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崟趙刊誤曰箋曰崟疑作嶔按崟音吟說文山之岑崟也杜甫詩挽葛上崎崟正是援蘿騰崟之意箋說非尋葛降深于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自山官本曰按自近刻訛作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當作自北流五里而伏云潛通澤渚所未詳也董祐誠曰在今虞鄉縣南十二里方山頂

注云潛通澤渚蓋即五姓湖矣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朱趙有一字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積水亦時有盈耗也董祐誠曰今曰五姓湖在永濟縣東南三十里分屬臨晉虞鄉界又此下董有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也十六字曰此條見河水下左傳涑川杜注涑水至蒲坂縣入河是晉時涑已入河而經不言故酈注補見于河水下秦渡河伐晉循涑川而至王官正其道也雷水在河北與涑水隔山注有脫文遂上下互易詳見河水下今涑水自絳州之絳縣西逕聞喜縣南解州之夏縣北安邑縣北蒲州府之猗氏縣南臨晉縣南虞鄉縣北至永濟縣東南入五姓湖又西南入河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董祐誠曰今文水有二源一出孝文山後名渾谷水一出劉王嶂山名西文谷水流至榆城合渾谷水孝文山在交城縣西北一百六十一里劉王嶂山在交城縣西北一百九十里榆城在交城縣西北一百三十里元和郡縣志交城縣文水出縣西南文谷東南流入文水縣界行八十里蓋天授移治後在縣西南者皆爲西北榆城以上通蒙文谷之稱故交城西北九十里文水旁復有文山也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

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趙釋曰一清按善長不記文水之所出而云逕大陵縣故城西蓋率筆也太平寰宇記云出交城縣西南文谷大陵縣故城在文水縣北十三里發源此城流入文水縣界文水縣隋開皇十年置因縣西文水爲名董祐誠曰二漢晉志縣皆屬太原郡魏書地形志太原郡受陽有大陵城文谷水是魏移受陽至汾西而省大陵也在今文水縣東北而南流有泌水注之縣西南山下趙縣上增水出二字刊誤曰縣上落水出二字寰宇記校增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流當作地名勝志校改東南注文水董祐誠曰水在今文水縣北寰宇記謂之神福泉文水朱趙不重文水二字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董祐誠曰二漢晉志縣皆屬太原魏書地形志太原郡平遙有平遙城蓋避陶作遙又改治也元和郡縣志漢平陶縣城在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案今縣治移而西當在今縣南平陶以下經注不合詳原公水下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逕縣董祐誠曰此後魏平遙縣也元和郡縣志後魏改斗遙縣後西胡內侵遙居京陵塞酈氏時尚未徙治京陵故縣在汾水之西漢平陶城之南也注

不言遷縣之東西今無攷右會隱泉口董祐誠曰原公水入文水在此下水出謁泉山之上頂宮本曰按近刻脫出字案宋本脫疏增刊誤曰箋曰謝兆中云出謁泉山之頂上按上頂字不誤董祐誠曰山在今汾陽縣北接文水縣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崖半有石室隴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史記考異云謁泉當作謁泉堰城當作隰城案隰城即今汾陽在漢爲茲氏屬太原郡以爲西河者子夏石室蓋魏晉移西河郡於此因而附會與酈氏中陽之誤正同然酈氏於夏陽石室云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無以辨之而此謂泉山石室下不言子夏其於中陽故城下亦惟引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不及漢代亦足見古言之慎而河水及遷水之誤誠千慮之偶失矣俗云暘雨愆時是謂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崖絕險朱作石岸地險箋曰御覽引此作石崖絕險趙改石崖絕險壁立天固崖半朱作平箋曰當作半趙改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有層松飾巖列柏綺望惟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朱趙有一字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剎泉發于兩寺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趙刊誤曰箋曰又一作入按又東之文見注中恆而不恆流故有隱泉之名矣雨澤豐澍則通入文水文水朱趙不重文水二字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董祐誠曰三漢志縣屬太原郡魏書地形志西河郡晉亂罷太和八年復治茲氏城原公水注所謂茲氏故秦置魏黃初二年分置西河郡故縣有西河也故城即今汾陽縣治爲文湖東西朱趙有一字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湖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西河案朱作河趙河下增泊字刊誤曰寰宇記汾州西河縣下云文湖一名西河泊落泊字在縣直東朱趙有一字十里董祐誠曰當在今汾陽縣東湖之西側臨湖又有一城謂之瀦城朱趙作豬趙刊誤曰箋曰豬當作瀦按尚書禹貢大野既豬又被孟豬之豬俱不加水漢書地理志經典釋文並同董祐誠曰在今汾陽縣東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瀦蓋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又東董祐誠曰下當脫南字逕中陽縣故城東董祐誠曰此魏晉中陽縣也二漢志中陽屬西河郡元和志孝義本漢茲氏縣地曹魏移西河郡中陽縣于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

後魏又分隰城于靈石縣東三十里置永安縣故酈氏謂之故城又引太康地記西河有中陽城也孝義縣志以縣西二十五里故城當魏中陽城案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有以此注推之當在縣北中陽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縣字當作城舊縣也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官本曰按西出近刻訛作出西案朱趙作出西孫校曰山海經狐岐之山勝水出焉董祐誠曰山在今孝義縣西八十里勝水出焉亦曰孝水有南北二川南川即勝水北川即陽泉水也東逕六壁城南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顯州永安中置治汾州六壁城在酈氏後今爲孝義縣西六壁村魏朝舊置六壁于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太和中罷鎮仍置西河郡焉勝水又東合陽泉水水出西山陽溪朱趙不重水字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于勝水董祐誠曰今南北二川合于六壁村日勝水波勝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趙增縣字刊誤曰中陽下落縣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董祐誠曰今文水在文水縣東入汾與注所稱異詳原公水下

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董祐誠曰白彪山在汾陽縣西北三十里原公水一名壺溪水又名馬跑泉出白彪山麓東過其縣北

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沂陽侯嬰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沂陽是夏侯嬰初封而食邑茲氏非封國也更封是汝陰王莽之茲同也魏黃初二年趙增置西河郡四字刊誤曰全氏云西河本漢郡尚在太原之西建安之亂字荒黃初復立注所載碑文可證二年下當有置西河郡四字今補正分太原復置西河郡晉徙封陳王斌于西河故縣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官本曰按近刻脫分太原至故縣有凡二十字又繆訛作恭政訛作盛案朱趙無訛同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趙釋曰全氏曰西河本漢郡建安之亂空荒其土黃初復立而割太原之地以隸之攷晉志太原郡統縣十三皆漢之舊所少者界休茲氏虞虒三縣碑云分割四縣蓋破三爲四也晉志西河郡統縣四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其三縣又皆是漢西河郡故縣名蓋以此三縣之名加之茲氏虞虒之地耳其

郡帶山側塞矣工以咸寗三年宫本曰按近刻作四年案朱趙作四改命爵
土明年宫本曰按近刻作其年案朱趙作其十二月農國臣太農閤崇離石
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
存也趙釋曰一清按此碑文多與史異晉宗室無司馬子盛其人者晉書云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三年改封西河咸寗四年薨其年與碑同而改封之歲碑在四年傳在三年傳云字子政碑云子盛傳云諡繆碑云諡恭善長親見其碑或是史誤
又東入于汾董祐誠曰今原公水分澮洮田下流入汾趙氏謂原公水即原過水善長失於分疏誤
水注文湖不至汾也趙釋曰一清按原公水即洞渦水篇注之原過水魏書地形志所謂出原過祠下者也善長蓋失于分疏董祐誠曰案文水原公水注與經異以今水道證之則又與經合而與注異經言文水止于平陶原公水逕入于汾注言文水至兹氏縣東爲文湖東南注于汾水原公水注文湖不至汾今文水自文水縣之宗入汾不入古兹氏境而汾陽亦無復有文湖原公水勝水皆遷入汾並與經合推校其故由汾水有遷徙故諸水皆有變更元

和郡縣志文水縣下云城甚寬大約三十里汾水經縣東十五里文水自交城縣界入經縣西又南入隰城縣界西河縣下云隰城縣上元元年改爲西河縣文湖在縣東十里多蒲魚之利是唐時文水與酈注正同也一統志文水故城在今縣東十里宋元符間因水患徙此宋時汾水西徙之證太原府志汾水舊西南流入汾陽縣界明代東徙南流入平遙縣界是明以前汾水益西今乃稍東也汾水既西文水下流皆爲所奪故遷自文水縣東入汾不復南注文湖既漂而原公水勝水亦獨流注汾經所言者漢魏之文水注所言者後魏至宋初之文水而宋以來之文水又近于經而異于注也又案元和郡縣志言文水城中種水田新唐書地理志文水有柵城渠甘泉渠蕩沙渠靈長渠千畝渠俱引文谷水溉田既多則水皆入田故道之湮或由此歟
洞過水出沾縣北山官本曰按魏書地形志作同過云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近刻過作渦案朱趙作渦下同董祐誠曰二漢志沾屬上黨郡晉志屬樂平郡其故城在今樂平縣西南今洞過水出縣西當時則爲北山也一統志陘泉山在樂平縣西四十里洞過水出其西
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過水董祐誠曰當亦在樂平縣西按壽陽界
洞過水朱趙三字不重又西北黑水西出山趙作出西山三
源合舍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合源舍案朱同箋曰宋本作合三源無舍字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合三源同歸一川無舍字按名勝志引此文作黑水出西山三源合舍箋說非
同歸一川董祐誠曰水出今壽陽縣西北七十里西山又有龍門河在壽陽縣西北三十里壽水在壽陽縣南二里俱入黑水益龍門河爲西源壽水爲東源也
東流南屈逕受陽縣故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南屈下落逕字孫潛校增董祐誠曰魏地形志太原郡受陽有大陵城中都有壽陽城是魏移晉受陽于大陵又移中都于榆次以受陽人之也元和郡縣志受陽貞觀十一年更名壽陽今晉志亦作壽陽此注尚係受字元和郡縣志言隋于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即今縣也方志皆以今壽陽城即唐城按酈注言黑水逕其東今乃逕其西或唐以後更徙治歟
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其水又西南入洞過水朱趙無又字董祐誠曰黑水至壽陽縣南五十里入洞過水
洞過水朱趙三字不重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董祐誠曰一統

志云涂水在榆次縣南一曰大涂水出和順縣入縛嶺西北流至縣東南十五里入洞渦水一曰小涂水源出鷹山西流入大涂水水經注涂水入洞過水在原過水之下今此水反在上流蓋水經所謂涂水即今金水河而此實蒲水也案今涂水即注所稱蒲水入縛嶺以上又有木瓜水出遼州木瓜嶺西流至入縛嶺入蒲水魏收所謂同過水出木瓜嶺者也
洞過水又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于洞渦又西案朱趙同與原過水合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太原郡晉陽下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案志所述止四水其出沾嶺者爲洞過水出木瓜嶺者爲蒲水出大廉山者即涂水出原過祠者即原過水此注自原過水以上有南溪水黑水蒲水并洞過已有五水
近北便水源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北便水流也案朱同箋曰逕舊本作近趙改同官本
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董祐誠曰一統志在榆次縣東益懷道協靈受
書天使憂結宿情傳芳後日棟宇雖淪攢木猶茂故水取名
焉官本曰按故下近刻有層崖二字衍案朱趙有其水南流注于洞過水也
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

榆次縣故涂水鄉官本曰按涂近刻訛作塗下涂陽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塗水漢志分註作涂水晉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晉侯築虒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服虔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以為涂陽縣矣王莽之太原亭也**縣南側水有鑿臺**孫校曰卽鹿臺山見山海經元和志鹿臺山俗名鑿臺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董祐誠曰榆次二漢晉志皆屬太原郡魏書地形志眞君九年併晉陽景明元年復故注不言故城然後魏移置中都縣于榆次卽元和郡縣志所稱中都故城在榆次東十里者地形志中都下有榆次城似漢榆次城已廢入中都而別於縣東南置榆次縣者不言故城或注偶有脫略歟元和郡縣志榆次縣高齊移中都縣于廢榆次城卽今縣理是也廢城卽漢城今治卽唐治則今城卽漢城矣元和郡縣志鑿臺在縣南四里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官本曰按近刻頸訛作頭摺訛作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元和郡縣志引此作折頭摺頤寰宇記引此作折頸摺頤今從樂氏趙釋曰戹林曰史記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乃知漆頭之謔實報

灌首之辱諸家解同虎子已屬尾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智伯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恭所未聞尋史記及新序載黃歇上秦王書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身首分離暴骨于草澤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酈氏誤以為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矣**其水又西南流逕武灌城西北**官本曰按灌近刻訛作觀 案朱趙同董祐誠曰在今榆次縣西南二十里陳侃村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厥塗之遠近官本曰按塗近刻訛作墬 案朱訛趙改**洞過水又西南為淯湖謂之洞過澤**官本曰按澤近刻訛作津 案朱訛津趙作洞湖津董祐誠曰今分渠日多不復成澤**澤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 案朱趙同並無澤字**涂水注之水出陽邑東北大嵰山涂谷**孫校曰魏收以此為同過別原董祐誠曰二漢晉魏志陽邑皆屬太原郡一統志金水河卽涂水出太谷縣東北大塔山案陽邑故城在太谷縣東則大塔山卽大嵰山魏收所謂大嵰山地形志又稱陽邑有徐水卽涂水之譌**西南逕羅磨亭南**朱磨作磐趙改刊誤曰磐曰籀云一本作羅磨亭按寰宇記云羅磨亭俗名落莫城原字是也董祐誠曰元和

郡縣志羅磨亭俗名洛漢城在太谷縣西北十九里今為太谷縣登豐村**與蔣谷水合**孫校曰地形志榆次有長寧水西北合同過此疑卽魏收所說長寧水也董祐誠曰今金水河至徐溝縣合象谷水**水出縣東南蔣溪**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蔣谷水今名象谷水今水出榆社縣偏張嶺下流逕太谷縣東北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朱趙有一字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于武鄉**水自蔣溪西北流西逕箕城北**董祐誠曰城在今太谷縣東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卽陽邑縣故城也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太谷縣本漢陽邑今縣東故城是也後魏景明復置陽邑縣卽今縣也是後魏徙治之所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者也孫校曰地形志陽邑有白壁嶺樊陽水八表曰徐水又曰沾有夾山豫水出得車嶺西北入汾王莽之繁穰矣**蔣溪又西合涂水亂流西北入洞過澤也**董祐誠曰今象谷水西北流至徐溝縣界入洞渦水

西人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趙七字改注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一過水亦曰洞渦水俗名小河自樂平縣西逕壽陽榆次至徐溝縣西北入汾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曜引兵邀擊之官本曰按劉曜近刻訛作劉淵 案朱趙作淵合戰于洞過卽是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晉書劉曜攻晉陽劉琨使張喬拒之戰于武灌喬敗死晉陽太守高韜等皆降琨屯榆次與左右數十騎攜妻子奔趙郡遂如常山酈以為琨與劉淵戰誤也**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朱趙懸作縣朱甕作壅趙改甕下同刊誤曰箋曰縣舊本作懸孫云甕山海經作雍注云音甕按縣古懸字壅當作甕从缶不从土方輿紀要云懸甕山腹有巨石如甕亦曰汲甕山蓋取象斯形壅是壅塞之義為誤無疑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為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

以告周公孫校曰史記以爲史佚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
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于唐孫校曰地理志太原郡縣有晉陽故詩唐
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縣有晉水後
改名爲晉孫校曰闕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卽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
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儉
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
出龍山一名結絀山官本曰按名近刻訛作水案朱同趙改一云出結絀山刊誤曰箋曰宋本一
下有云字按水字亦誤當作出在縣西北非也董祐誠曰魏書地形志晉陽有懸甕山一名龍山晉水所
出元和郡縣志因之是又合龍山懸甕山爲一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
縣之西南董祐誠曰漢志晉陽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蓋別志龍山所在非蒙下晉水也積志
以下因之而誤故酈氏辨之山在今太原縣西南十里晉水所出曰滴瀝泉昔智伯之過晉水以

灌晉陽官本曰按水以近刻訛作以水案朱訛趙改刪之字刊誤曰箋曰以水當作水以按之字衍文其
川上流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
祠趙釋曰方輿紀要云臺駘驛在太原縣南十里卽晉澤也舊爲晉水匯流處蒲魚所鍾水經注晉祠南有難老善利
二泉大旱不涸隆冬不凍溉田百餘頃又有泉出祠下曰滴瀝泉其泉導流爲晉水緒爲晉澤今本無之水側有
涼堂趙刊誤曰箋曰御覽作涼臺按今御覽引此文是堂字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
交陰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
相娛慰于晉川之中最爲勝處
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
沼水分爲二派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汾水分爲二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汾水舊本作湖水按非
也寰宇記引此文云沼水分爲二派沼水卽上文智伯過晉水以灌晉陽蓄以爲沼之水其水流入汾後漢書安帝紀元
初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章懷注引酈元水經曰昔智伯過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踵其遺跡蓄

以爲沼分爲二派北瀆卽智氏故渠也其瀆乘高東北入晉陽城以周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今所修渠卽謂此與寰
宇記所引正同箋云舊本作湖水蓋誤耳北瀆卽智氏故渠也昔在戰國襄子保
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沒者三版與韓魏望歎于此故
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溉官本曰按灌近刻訛
作圓案朱趙同漢末赤眉之難郡掾劉茂朱作椽趙改掾刊誤曰椽當作掾負太
守孫福匿于城門西下空穴中其夜奔盂卽是處也東南出
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瀆于石塘之下伏流逕舊溪東南出
逕晉陽城南城在晉水之陽故曰晉陽矣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案朱趙無
經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杜預曰大鹵晉陽縣也爲晉
之舊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爲趙矣其水
又東南流入于汾董祐誠曰元和郡縣志晉水初泉出處砌石爲塘自塘東分爲三派其北一派名智

伯渠東北流入州城中出城入汾水其次派東流逕晉澤南又東流入汾水此二派卽酈道元所言分爲二派者其南派
隋開皇四年開東南流入汾水唐書地理志貞觀中引晉水入城謂之晉渠太原縣志晉渠俗謂之北派餘復分二派中
派曰中河又分流爲陸堡河南派曰南河會流曰清水河今入城之流已涸餘引爲渠以溉田
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
湛水出軹縣南原湛溪官本曰按近刻軹訛作枳原訛作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枳縣當作軹
縣南源當作南原俗謂之椹水也官本曰按椹近刻訛作湛案朱作湛趙改須釋曰全氏曰先司空
日須讀作須趙刊誤曰全氏云湛水字誤先司空校本作須水旁註云須讀作須通鑑隋漢王諒遣其將屯河陽與史詳
戰于須水是也是蓋聲形盡鄰朱作聲盡鄰趙改聲畫故字蘙俱變鄰刊誤曰盡當作畫
同于三豕之誤耳其水自溪出南流朱出作之趙改又刊誤曰之當作又
東過其縣北又東過波縣之北官本曰按波近刻訛作皮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
河內郡有波縣皮字誤

湛水西逕向城東而南注

又東過毋辟邑南

原經所注官本曰按原近刻訛作源朱訛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案斯乃湨川之所由官本曰按湨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沮今改正湨水詳見卷七湇水內案朱作沮趙改湨刊誤曰箋曰舊本作沮川按沮川是湨川之誤訛而爲沮又缺筆作沮非湛水之閒關也是乃經之誤證耳官本曰按近刻脫乃字案朱趙無湛水自向城東南逕湛城東時人謂之椹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湛城案朱趙同亦或謂之隰城矣溪曰隰澗隰城在東言此非矣趙此改北刊誤曰此當作北後漢郡國志曰河陽縣有湛城是也

又東南當平縣之東北官本曰按平縣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平陰縣考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又東湨水入焉此注云原經所注斯乃湨川之所由不得爲平陰明矣今訂正案朱趙有陰字南入于河

湛水又東南逕鄧南流注于河故河濟有鄧津之名矣官本曰按鄧津在孟津西河水自西而東先得清水次敎水次畛水次庸庸之水乃至平陰又得溴水次至鄧得湛水次至平縣得湨水湨水經者敘清水于平陰下敘湨水于平縣下皆于地望不協故道元辨其非

水經注卷六

水經注卷七

後魏　酈道元撰　長沙王氏校本

濟水朱趙有一字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四字案朱脫趙增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官本曰按泰近刻訛作秦案朱作秦箋曰泰澤山海經作泰澤聯作䜌音攣史記夏紀兖州作沇州沇當讀如兖故聲相近趙改泰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卽沇水也趙改沇卽濟也刊誤曰山海經註云沇則濟也則當作卽今本誤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邱今原城東北有東邱城孔安國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貞朱作員箋曰一作貞趙改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三字案朱趙無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官本曰按名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趙有所出不同鄉原亦別官本曰案原近刻訛作源案朱趙同斯乃應氏之非矣趙釋曰一清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沇水文俱作泲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說文云泲沇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叔重說文尤精覈詳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泲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二濟同名未免騎牆之見也江南徐鍇撰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此非四瀆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泲今人多亂之又云泲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泲楚金辨泲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兖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濟北濟之分且全不考水道之源委果於自信輕毀古義厚誣前哲如此唐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相去亦踰千里渠雖習尚詞章尚能別白不似草廬解經反矜淆亂也今濟水重源出軹縣西北平地官本曰案軹縣近刻訛作溫城

案朱趙同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官本曰案近刻重一城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城字重文宜衍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卽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官本曰案漢書地理志軹縣孟康曰原鄉晉文公所圍是也此故縣卽承上文軹縣言杜預曰沁水縣西北有原城者是也官本曰案沁近刻訛作沇又是字訛在也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沁水縣是沁水縣之誤以隱十一年傳註校也是當作是也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官本曰案西字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東流水注之官本曰案流近刻訛作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東沇水當作東流水水出西南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爲衍水卽沇水也衍沇聲相近轉呼失實也官本曰案轉近刻作傳 案朱趙作傳濟水又東南逕絺城北而出于溫矣官本曰案絺原本及近刻竝訛作郗今考左傳蘇忿生之田絺其一也後漢志波縣有絺城在今懷慶府西南三十二里 案朱作郗趙改郗刊誤曰郗說文作郗亦作絺郡國志河內郡波縣有絺城劉昭補註曰左傳曰王與鄭絺杜預曰在野王縣西南胡渭曰今河內縣西南有絺城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朱箋曰湨音鶪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湨字 案朱趙不重湨字俗謂之爲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湨梁梁水隄也湨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水出陽城南溪陽亦樊也一曰陽樊國語曰王以陽樊賜晉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君而殘之無乃不可乎公乃出陽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于京師卽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漫流水合水出軹關南東北流又北注于湨官本曰案湨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漫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謂

之漫流口湨水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湨水又東逕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漢文帝元年封薄昭爲侯國也又東北流注于湨湨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不害爲侯國官本曰案湨水所逕乃今濟源縣東南二十里波城不害封波侯或波訛汲耳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波縣當作汲縣案史記年表高帝十一年封公上不害爲汲侯索隱曰汲縣名屬河內案非也波汲竝縣名俱屬河內郡今本史表作汲侯索隱曰漢表作汲此必古本原是波字故小司馬以汲字證之正馬班異同處不然史表旣是汲侯矣又證以漢表之汲侯義可通乎道元所見故宜無誤孫汝澄改波從汲殆未之察耳趙釋曰一清案史表作波侯漢表作波侯索隱曰波與汲竝縣名屬河內益莫能定也善長從史表書之湨水又東南流天漿澗水注之朱漿下有水字趙刪刊誤曰上水字衍文水出軹南皋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睪下同 案朱作睪趙改皋向城北城在皋上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在上落城字睪當作皋與皋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城名向官本曰案城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今無杜元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相襲之向故不得以地名而無城也闞駰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者矣趙釋曰全氏曰案左傳盟向之向在周圻內杜所云軹縣者也向姜之向地在莒州善長誤合爲一汲郡竹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卽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爲一川名曰天漿溪又東北逕一故城俗謂之冶城官本曰案冶近刻訛作治下同 案朱訛[illegible]改刊誤曰兩冶字俱當作[illegible]水亦曰冶水朱無上水字趙增刊誤曰亦曰上落水字又東流注于湨湨水又[illegible]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原下官本

曰案原近刻訛作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
爲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惟西版築而已東北流逕
安國城西又東北注溴水溴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毋
辟邑西世謂之無比城亦曰馬髀城皆非也朝廷以居廢太
子謂之河陽庶人朱趙有也字溴水又南注于河朱趙有也字
又東至温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
濟水于温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温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
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朱作秋箋曰宋本作狄趙改狄滅温温
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温
城南有虢公臺基趾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
曰濟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補出字刊誤曰濟下落出字河內温縣注于河

蓋沿歷之實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瀆于温城西北東南出
逕温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朱作堆箋曰宋本作在趙
改在温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
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趙釋曰通典曰詳水經所
作殊爲詭誕至無憑據案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
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郡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
注解又甚疏略又曰案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
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
云南過滎陽封邱冤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
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並
大紕繆一清案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之失一在雍州風
俗下一在荆州河南府濟源縣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
云順帝時撰注則云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錐指
解之曰河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瀆河
所侵空竇盡窒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以迄唐初
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是鵲巢而鳩居胍名
而圖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
因是而得其十之七八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
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
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緍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
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
滎與濟合鴻溝既開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
惟河水矣汴渠不通而鉅野以北所行惟菏汶藪材已築則
東阿以下所行唯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
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
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
論濟水荀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
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
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卻一邊眞可笑又可論也
古文尚書疏證又爲之解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
復截河南過者晉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
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
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都不詳悉其餘可知余謂
郭璞山海經注而數恐未足以服水經之心何則璞固有言
矣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
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
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虢公臺東入河
出在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自虢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
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爲二爲不同與又潛邱劄
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碧山堂問曰後漢志温

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
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
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
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爲彪不
過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遂眞
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尚有宗主其說者余曰枯而復通既
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
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
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
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
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
屋山爲流水東經温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
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粹此三說以覆子鴻喜獲所
未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
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
北東流經温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
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
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
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
竟在何時予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
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毁濟渠所漂
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

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傅祗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傾壞祗乃造沈萊堰兗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温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絕者哉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言也祗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敢遂枯絕爲會枯絕則妙矣潛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祛君卿之惑其無累于桑酈也明矣又孔穎達左傳正義曰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觀此則亦不以濟水爲竟枯絕也

屈從縣東南流過隤城西 官本曰案隤近刻訛作墳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墳城當作隤城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有隤城劉昭補注曰左傳隱十一年以隤與鄭 **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

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溝于野王城西東南逕陽鄉城北 官本曰案此下近刻重又東南流逕陽鄉城北九字 案朱衍趙刪存流字刊誤曰下逕陽鄉城北又東南重入字文宜衍 **又東南逕李城西** 秦攻趙邯鄲且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敢死者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退同死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李同死 案朱同趙刪 封其父爲李侯故徐廣曰河內平皋縣有李城即此城也于城西南爲陂水淹地百許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李陂又逕隤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皋城南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邱以其在河之皋勢處平夷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處勢平夷 案朱趙同 故曰平皋瓚注漢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此下落也字孫潛校增 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 朱而上有一字趙刪刊誤曰一字衍文孫潛校 平皋是邢邱 朱趙作邢是上名朱箋曰舊本作平皋是邢丘 非國

也余案春秋宣公十六年赤狄伐晉圍邢邱晉侯送女子楚送之邢邱即是此處也非無城之言 趙釋曰一清案師古亦曰應說非也 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 朱作二年趙改刊誤曰竹書紀年是三年 鄭城邢邱司馬彪後漢郡國志云縣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七年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六年 朱趙同趙釋曰沈氏曰是七年 案 封碭郡長項佗爲侯國 官本曰案佗近刻訛作佰 案未訛趙改刊誤曰史表是項佗 賜姓劉氏武帝以爲縣其水又南注于河也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溪南 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作又東至北礫溪南北字後人所加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水經泲水東過礫谿無北字可證辯又詳注內 案朱同趙改東北至谿並作谿刊誤曰至北二字當倒互礫谿只一處不分南北胡渭亦爲此文所誤而强名之宜其獻笑後來也說見後 **東出過滎澤北** 官本曰案滎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滎陽今考此即注內所謂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者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滎陽是滎澤之誤注云濟水又東逕滎澤北所以釋此條之經也

釋名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尚書曰滎波既豬 趙作豬下同 孔安國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 官本曰案近刻脫澤字遏字 案朱脫趙增朱趙已作以刊誤曰書傳云滎澤波水以成遏豬今補正下滎波之波衍文 闞駰曰滎播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滎波嶓 案朱訛衍趙刪朱趙播作嶓下同 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 趙釋曰一清案滎嶓之嶓當作播禹貢錐指曰滎波既豬史記作播漢書作波閻百詩云馬鄭王本竝作播播是澤名不從山作嶓可知也又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從水番聲普官切不謂叔重有此大繆此與闞駰以潘水爲瀾水正相似也 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河與滎瀆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爲平地酈道元云云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謬妄不足深辨全氏曰以溝爲禹

迹善長之繆也而張垍等宗之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空伏恭薦樂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吳下同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吳所脩故瀆也官本曰案吳近刻訛作作　案朱趙同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隄謁者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漢字　案朱趙有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官本曰案朱謀㙔云玉海引水經注浚儀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續述征記曰汴河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河南流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　趙刊誤曰玉海所引酈注本是二條自浚儀縣竹書紀年至汴東注河南流係二十二卷渠水注汴河原作汴沙河南流原作沙南流謂沙水也纂彼卷有錯簡故其文不屬朱氏因浚儀渠而載之於此可稱稱繆建寧四年以下現載本篇乃更詳錄無遺疏鹵之懲抑又甚矣魏太和中又更脩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水北有石門亭戴延之所云新築城城周三百步官本曰案城周近刻訛作周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周城二字當倒互滎陽太守所鎮者也水南帶三皇山官本曰案近刻脫皇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一作三皇山案三下脫皇字三皇山即皇室山朱氏不注于三山之下而注于皇室山之下斯爲繆矣即皇室山亦謂之爲三室山也朱箋曰郡國志注引西征記云滎陽有廣武城在三皇山上或謂之三室山上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廣武二城敖山及滎瀆所人皆值滎陽縣之西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爲高壇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祖　朱謀㙔云宋本作俎　案趙改俎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于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官本曰案今詩作搏獸于敖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濟水又東合滎瀆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滎瀆近刻訛作滎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滎澤玉海引此文作滎瀆下云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瀆首受河水官本曰案首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瀆水之水胡渭校改首有石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書作滎波案孫汝澄之言蓋不知馬鄭王本波皆作播亦不記夏本紀滎播既都之文而爲此辭也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遹荒庶土官本曰案遹近刻訛作述　案朱作述箋曰疑作遂趙改遹往大河衝塞官本曰案往近刻訛作云　案朱趙作云侵齧金隄以竹籠石葺土而爲堨官本曰案近刻石下衍葺字　案朱趙有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趙改辛未刊誤曰箋曰玉海二十一卷氏引此文無未詳二字疑衍案隸釋載此文有未詳二字蓋誤文也當作辛未詳字之

半似辛丑文又互易益謬旹以辛未日下去丁丑才四十五
日即在陽嘉三年二月之明月故不再書年月也下文歲在
甲子被癸丑詔書及瀍水注幽冀二州郡縣分境立石標界
亦云戊子詔書事在熹平四年是其切證戊子今本水經注
訛作代子據隸釋校改此未詳二字盤洲既不能發明斯義厚齋竟節去之無惑乎朱氏以爲疑衍也詔書許
誨立功府卿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府鄉當作府卿謂少府卿也漢都水舊屬少府規基經始詔策加命官本曰案策近刻訛作縈　案朱同箋曰疑作策趙改策遷在沇州
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
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
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
所常蹙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于是乃跋涉躬
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
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

水七　十

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昔禹
脩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
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
于後其辭云云使河隄謁者山陽東緡司馬登官本曰案緡近刻訛作昬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日知錄曰漢陳留郡有東昬後漢志
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山陽郡有東緡後漢志
春秋時曰緡註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
師古曰緡音旻左傳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
記絳侯周勃世家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
屬陳留者音昬屬山陽者音旻括地志云東緡故城在兗州
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誨碑辭曰河隄謁者山陽東昬司馬
登是以緡爲昬誤矣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昬長蘇勝則
陳留之東昬也字伯志代東萊曲成王誨官本曰案曲成近刻訛作典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曲成縣典城字誤字孟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官本曰案近刻訛作
守城向豹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隸釋作宋城向豹今校正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

懷令劉丞字季意河隄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
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滎瀆又東南流注于
濟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浦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浦當作泲今無水次東得宿
須水口趙須改胥刊誤曰須當作胥下同水受大河渠側有扈亭水官本曰案亭近
刻訛作城　案朱作扈城趙增亭字以水字下屬　刊誤曰扈城下落亭字自亭東南流注于濟今
無水宿須在河之北不在此也蓋名同耳自西緣帶山隰秦
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晉太和中桓温北伐
將通之不果而還義熙十三年劉公西征又命寧朔將軍劉
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東注而終山崩壅塞劉公于
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官本曰案今近刻訛作合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合當作今孫潛校改川瀾是導耳濟水于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

水七　十一

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官本曰案音近刻訛作昔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昔當作音孫潛校改趙釋曰全氏曰二字注中注京相璠曰在敖北濟水又
東逕滎陽縣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自濟水分河東南流至此則經所謂過滎
陽縣北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曹太祖與徐榮戰不利曹洪授馬
于此處也濟水又東礫石溪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礫石
溪上又加南字胡渭禹貢錐指云上有北礫溪故此爲南礫
溪石字衍考下云世謂之礫石澗則石字非衍明矣經言
溪于滎陽縣下此亦言于滎陽縣下豈有兩滎陽縣乎後人
不察前屬經文後屬注文故妄加南北二字耳　案朱訛經
又作南礫石溪水趙改注作礫磎水南字不刪上屬爲句刊
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石字衍文溪當作磎胡渭禹貢錐
指以上文誤本經文又東至北礫磎爲北礫磎而不知至北
二字之倒互也以此條濟水又東爲句南礫磎注之爲南礫
磎注之而不知此條之非經也其言曰蔡傳曰周定王五年
河徙砱礫不知在何處案溝洫志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
如淳曰今礫磎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泲水
東過礫磎者阿誰讀誤本漢書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砱殊足

使人濆飯即以礫磎言之水經濟水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
滎陽縣北又東句南礫谿水注之礫谿口即南礫磎水入濟
中古之決口皆在大伾之東金元時所決漸西至明天順
中河日武陟徙人原武而獲嘉之流遂絕變斯極矣滎陽今
爲滎澤縣與獲嘉相對周時河徙豈遽在此耶唯漢平帝之
世河侵汴濟謂徙從礫磎口則可然亦無砱礫之名也此說
必有所本頃閱王伯厚河渠考引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
至漢又改頓邱東南流程氏疑即大昌及檢禹貢論其第十
一篇有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從從頓
邱東南流入勃海卻無砱礫字又圖說萯蕩渠口辨引如淳
註亦作今礫磎口不作砱礫則二字明係杜撰絕無根據誕
妄乖繆莫此爲甚而學者宗之以王伯厚之淹博亦不能正
其失而且累及程氏地理之學談何容易東樵之山可謂辯
矣然礫磎只一水別無南北之分既强讀又東爲句以是爲
南礫磎矣顧何以又云北礫磎未詳蓋在河南瀆北其水西
注於河者耶苟不知所在亦不當强爲立名以疑誤後學也
[illegible]
[illegible]全氏云蔡九峰雖誤以今爲砱然猶祇是一礫磎
東樵乃分爲南北二礫磎其繆又甚於九峰 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

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
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于敖前謂是也逕虢亭北池水又
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
謂礫溪矣經云濟出其南非也 官本曰案濟東流而礫溪東北注之則濟至其北經不當
云又東至礫溪南故道元辯之 濟水又東索水注之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水同源分
流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與東關分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與東關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今補
王 即古旃然水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然字 案朱脫趙增 其水東北流器難之
水注之山海經曰少陘之山器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侵
水 趙釋曰一清案山海經作役水郭璞曰一作侵 即此水也其水北流逕金亭又北
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
號京城 太叔祭仲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趙釋曰一清案傳文是都城此

句足矣元刪去今 泛言先王建侯之制故曰都城京不度何庸改都城爲京城也 道 城北有壇山岡
朱趙岡作罡下同 趙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獻滎陽因以爲壇臺岡也
趙釋曰沈氏曰史記魏獻滎檯趙因以爲檀臺滎椽木材非
地也檀臺是屋非岡也善長不知何以有此誤考檀臺在襄
國見于續漢志而滎陽乃韓地後之爲滎陽圖經者因造爲檀山以相附會益更繆矣 其水亂流北逕
小索亭西 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爲本索氏兄弟居
此故號小索者也又爲索水索水又北逕大柵城東 晉滎陽
民張卓董邁等遭荒鳩聚流雜保固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流雜堡固 案朱作雜堡
趙改雜堡 名爲大柵塢至太平眞君八年豫州刺史崔白 官本曰案豫近
刻訛作潁 案朱趙同無八字趙釋曰全氏曰太平眞君下脫ム字魏地形志太平眞君八年滎陽省併屬縣則移治或
在是年但是豫州非潁州也 自虎牢移州治此又東開廣舊城創制改築
焉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邑省州置郡 趙釋曰全氏曰案胡三省曰太和十九年罷北

豫州置東中府非郡也郡固先州置亦非十七年 索水又屈而西流與梧桐澗水合
水出西南梧桐谷東北流注于索斯水亦時有通塞而不常
流也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 春秋傳曰鄭子皮勞叔向
于索氏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索水當作索氏左傳校 即此城也晉地
道志所謂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閒也索水又東逕
虢亭南 應劭曰滎陽故虢公之國也 朱有之字趙刪 今虢亭是矣司
馬彪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故馬淵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故字衍文馬淵是司馬彪之誤 郡國志曰縣
有虢亭俗謂之平桃城 官本曰案桃近刻訛作咣 案朱作平咣趙改平咣刊誤曰平黃省曾本
作乎魏晉孝文帝紀作平桃城趙釋曰全氏曰案乎咣六朝時曰平桃見魏書蓋虢脫其半爲乎乎又變而爲平而咣又
轉而爲桃也 城內有大冢名管叔冢或亦謂之爲號咣城非也蓋
號虢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于

京索遁于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鳩一名嗥啁朱作嘷趙改刊誤曰嘷當作噑嗥音豪若噑音睪非其義矣號咷之名蓋因鳩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焉水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柰榆溝也又或謂之爲小索水東北流木蓼溝水注之水上承京城南淵世謂之車輪淵淵水東北流謂之木蓼溝又東北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于滎陽城西南北注索索水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滎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閒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得免楚圍朱無圍字趙增刊誤曰楚下落圍字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

蔡伯喈述征賦曰過漢祖之所隘弔紀信于滎陽其城跨倚岡原居山之陽王莽立爲祈隊官本曰案祈近刻訛作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新當作祈漢書王莽傳校倫周六隊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官本曰案鞏字近刻訛在縣字上　案朱脫縣字又作鞏自趙增乙刊誤曰郡下落縣字鞏自二字當倒互謂鞏縣及伊闕也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筑陽亭侯朱筑作築陽下有城字趙改刪又朱趙亭上有鄉字刊誤曰晉書地理志筑陽縣屬順陽郡故魏武之南鄉郡也太康中改今名築字誤城字衍文李勝字公昭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照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國志魏書曹爽傳注李勝字公昭照字誤也爲郡守故原武典農校尉官本曰案故近刻訛作顧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顧當作故政有遺惠民爲立祠于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鼬鼬上有石的朱箋曰案會稽記縣東有射的山山有石壁方二丈的的如射侯則此石的卽其類也石的銘具存其略曰百族欣戴咸

推厥誠今猶祀禱焉索水又東逕周苛冢北漢祖之出滎陽也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項羽拔滎陽獲苛曰吾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侯能盡節乎苛瞋目罵羽羽怒烹之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杜預曰旃然水出滎陽成皐縣東入汳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右師涉潁次于旃然卽是水也濟渠水斷汳溝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矣官本曰案汳近刻訛作吸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汳水注云陰溝卽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河濟水亂汳承旃然吸是汳字之誤亦謂之鴻溝水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爲斷故也郡國志曰滎陽有鴻溝水是也蓋因城地而變名爲川流之異目濟水又東逕滎澤北官本曰案此卽經所謂東出過滎澤北也原本及近刻並作滎陽澤陽字衍　案朱衍陽趙刪刊誤曰通鑑地理通釋校衍陽字故滎水所都也趙刊誤曰箋曰

都疑作瀦案古都豬字通用史記夏本紀大野既豬作既都孟豬作明都是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朱衡作恒趙改刊誤曰恒當作衡案春秋時衡雍後改垣雍史記秦昭王四十八年韓獻垣雍以和戰國策魏王曰秦許我以垣雍魏公子無忌謂秦有鄭地得垣雍是也恒垣字近致譌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闕其地而曰水名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而名之水也　案朱趙同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趙釋曰一清案下有脫文滎澤中北流至衡趙作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朱箋曰濟水伏流自河而出故謂之出河之濟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朱箋曰漢志作波河濟往復徑通矣官本曰案徑近刻作逕　案朱趙作逕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隄于河陰水脈徑斷故瀆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既

斷趙增旃字刊誤曰然上落旃字民謂其處爲滎澤春秋衞侯及翟人戰于滎澤而屠懿公宏演報命納肝處也朱箋曰呂氏春秋云狄人殺衞懿公食之遺其肝宏演使返報命肝下自剖其腹納懿公之肝趙釋曰全氏曰案杜預曰戰處當在河北非此滎澤也又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錡及滎澤即此矣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朱作三箋曰左傳作二年趙改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垂隴城官本曰案近刻脫垂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垂隴城落垂字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濟瀆際又有沙城官本曰案瀆近刻訛作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澤當作瀆城左佩濟瀆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者也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者下落也字瀆際有故城世謂之水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又此句之下衍非也二字　案朱趙有史記秦昭王三十二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四十二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四當作三事在穰侯傳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趙刊誤曰箋曰竹書宅作宅案係俗本誤字朱氏引之非即故宅陽城也竹書紀年曰惠成王十三年官本曰案近刻脫成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今竹書巫沙之盟是顯王十一年事案竹書惠王是梁惠成王周顯王十一年正梁惠成王十三年朱氏因刻本失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去成字遂以周顯王譏之非矣宅陽之園歸釐于鄭者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衞荀瑤城宅陽俗言水城非矣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謂此濟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爲北濟也　案朱趙同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濟水右合黃水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又　案朱趙作又水朱趙水上有黃字發源京縣黃堆山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黃淮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止一作山宋本作上案寰宇記引此文作

黃堆山方輿紀要云嵩渚山一名小陘山水經注以爲黃堆山也全氏曰亦即黃雀山淮止二字誤也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涌狀若巨鼎揚湯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湯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御覽引此文作巨鼎揚湯上湯字誤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又屈而北注魚子溝水入焉朱箋曰宋本作北注于濟魚水入焉趙依宋本改水出石暗澗東北流又北與湿湿水合水出西溪東流水上有連理樹其樹柞櫟也官本曰案近刻脫樹字　案朱脫箋曰其下脫樹字趙增南北對生凌空交合溪水歷二樹之間東流注于魚水魚水又屈而西北注黃水黃水又北逕高陽亭東又北至故市縣重泉水注之水出京城西南少陘山官本曰案少陘近刻訛作小陘　案朱同箋曰小宋本作少趙改少陘東北流又北流逕高陽亭西東北流注于黃水又東北逕故市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官本曰案漢近刻訛作溪　案朱訛趙改封閻澤赤爲侯國河南郡之屬縣也官本曰案近刻脫河南郡之四字　案朱脫四字趙補三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故市縣此文屬縣也上當補河南之三字黃水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甲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穆天子傳是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穆天子傳曰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也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朱趙作合爲黃淵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泉　案朱趙作泉北流注于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南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縣北考南濟在陽武南其在陽武北者乃北濟酈道元于此下敘南濟所逕而北濟則追敘於後封丘下經本作縣南明矣今改正　案朱趙作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趙增北字刊誤曰陽武縣下名勝志引此文有北字歷長城

東南流濩蕩渠出焉濟水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南濟所逕而此句則釋經所謂東過陽武縣南也案朱訛趙改南濟趙改北濟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南濟當作北濟濟至定陶斯有南稱王莽更名之曰陽桓矣又東爲白馬淵淵東西二里朱無二趙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作東西二里落西字南北朱趙有一字百五十步淵流名爲白馬溝官本曰案近刻淵作泉脫馬字案朱趙作泉朱無馬字趙增刊誤曰當作白馬溝落馬字又東逕房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里甫田之路朱趙作圃田下同趙刊誤曰箋曰圃一作甫案甫田即圃田朱氏釋之實爲辭費東至于房疑即斯城也郭注朱有云字趙刪刊誤曰云字衍文以爲趙邵房子也余謂穆王里鄭甫而郭以趙之房邑爲疆趙刊誤曰箋曰而當作田案周禮職方豫州藪曰圃田然亦可單稱圃詩曰東有甫草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史記魏公子無忌曰秦七攻魏五入圃中邊城盡拔劉伯莊曰圃讀作圃即圃田澤也朱氏改而爲田非更爲非矣濟水又東逕封邱縣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此注內敘南濟所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又東逕大梁城北又東朱作東左箋曰左宋本作南一作又趙改又東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說濟趙作倪濟刊誤曰箋曰孫云疑作臨濟案春秋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預曰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說濟當是倪濟之誤又謂之曰黃溝官本曰案此句之上當有脫文未詳縣故陽武之東黃鄉也故水以名縣官本曰案此句亦有脫誤朱箋曰故下疑脫因字趙增案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丹蛇自水濯洗官本曰案蛇近刻訛作旋案朱作旋箋曰丹旋當作丹蛇陳留風俗傳云有丹蛇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宮趙改丹蛇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濟水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亦注內敘南濟所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陽武縣

之戶牖鄉矣朱作武陽趙改陽武刊誤曰武陽當作陽武漢丞相陳平家焉平少爲社宰以善均肉稱今民祠其社平有功于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王莽改曰東明矣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亦注內敘南濟所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爲名王莽改之曰濟前者也光武生濟陽宮光明照室即其處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大于凡禾縣界大熟因名曰秀

又東過封邱縣北

北濟也官本曰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濟自滎澤流出有南濟北濟之分南濟行陽武封邱濟陽冤朐定陶之南而不逕其北北濟則行陽武封邱濟陽冤朐定陶之北而不逕其南作水經者敘濟水東過陽武南封邱北平邱南濟陽北冤朐定陶南道元不顯言其非因于過陽武南下敘南濟逕陽武封邱濟陽南于過封邱北平邱南濟陽北下皆以北濟釋之于過冤朐定陶南下又敘南濟所逕其北濟之逕冤朐定陶北則補敘于從乘氏縣東北流入鉅野澤下經雖外誤注內分南濟北濟各有條理自注多訛爲經于是愈益淆紊不可讀今詳爲訂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字是注混作經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修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朱作十五年箋曰左傳作十年趙刪五字鄭子然盟于脩澤者也鄭地矣杜預曰卷東有武修亭趙釋曰一清案方輿紀要原武縣有武修亭或以爲修魚也秦紀惠文王後七年韓魏燕齊率匈奴共攻秦秦使樗里疾與戰於修魚今本左傳成十年註作修武修武在河北漢屬河內郡卷在河南漢屬河南郡則此宜是武修亭而非修武縣板本爲誤也故卷城在原武縣北七里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原武在陽武封邱之西乃注內敘北濟所逕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又水改瀆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濟水當作濟瀆所謂北則濟瀆是也春秋之原圃也穆天子傳曰祭父自圃鄭來謁天子夏庚午天

于飲于洧上趙刊誤曰箋曰洧一作涌案洧字不誤乃遣祭父如圖鄭是也王
莽之原桓矣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官本曰案
此下近刻有築也二字衍案朱有築也二字趙築上增鄭字刊誤曰長城下落鄭字全氏校增案竹書紀
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于西邊自亥谷以南
鄭所城矣竹書紀年云朱趙無紀年二字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築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成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惠下落成字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
到密者是矣濟瀆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澤北官本曰案近刻脫一
澤字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烏巢澤在陽武東封邱西亦往內敘北濟所逕案朱訛經北澤倒以澤字
下屬趙改注刪北字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北字衍有故市亭字官本曰案朱脫趙增又
澤下增北字刊誤曰澤下落北字故下落市字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註云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是也故市
前漢爲縣後漢省晉太康地記曰澤在酸棗之東南朱脫在酸二字箋曰宋本作澤

在酸棗趙據增昔曹太祖納許攸之策破袁紹運處也朱作軍趙改運刊誤曰軍
當作運濟瀆又東逕封邱縣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案朱趙無趙下文南作大字上屬
南燕縣之延鄉也其在春秋爲長邱焉應劭曰左傳宋敗狄
于長邱獲長狄緣斯是也漢高帝封翟盱朱趙作盱爲侯國官本曰案
近刻脫此三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闕文史漢表衍簡侯翟盱以十一年七月封衍地闕酈氏以盱封在
延鄉未知所據且其事古傳有明徵矣地理志封邱縣注孟康曰春秋傳敗狄于長邱今翟溝是彼封邱縣志云翟溝者
因翟母得名母墓在縣西南溝當墓前爲津渠所逕陳留風俗傳云漢高祖與項羽戰敗于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也又
魯國都記云封邱衛地之延鄉漢高祖與項羽戰敗遇翟母免難之處後以延鄉爲封邱縣以封翟母卽此地也然則封
于延鄉者是翟母非翟盱也又案史漢表侯功狀云盱以漢王二年爲燕令又堅守燕侯豈燕卽衍聲音之轉字從而變
未可知也濮水出焉濟瀆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注

又東過平邱縣南

北濟也官本曰案此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字是注混作經縣故衞地
也春秋魯昭公十二年諸侯盟于平邱是也縣有臨濟亭田
儋死處也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官本曰案此句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下
三字訛作經上三字仍屬注文案朱同趙改注別增濟水二字以濟水者下屬刊誤曰臨側下落濟水二字孫潛校增

又東過濟陽縣北

北濟也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北字下二字訛作經今補正案朱上濟水者下濟也並訛經不重北字趙
刪增改注刊誤曰濟水者三字衍文濟陽縣下落北字北濟也三字是注混作經自武父城北官本曰案
此下原本及近刻並有圖稱曰三字因下文郎引圖稱陳留風俗傳故訛而致衍案朱有箋曰案隋經籍志闞駰撰十
三州志十卷漢議郎圖稱撰陳留風俗傳三卷圖稱曰下應有別文趙刪三字闞駰曰在縣西北鄭
邑也東逕濟陽縣故城北圈稱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也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漢景帝中六年官本曰案中下

近刻衍元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元字衍文封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應劭曰濟
川今陳留濟陽縣官本曰案近刻脫留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陳下落留字是也

又東過冤朐縣南趙釋曰一清案漢志作冤句師古曰亢劭孫校曰冤朐今曹州府曹縣又東過

定陶縣南

南濟也官本曰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字是注混作經濟瀆自濟
陽縣故城南趙瀆改水刊誤曰瀆當作水東逕戎城北春秋隱公二年公
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是也濟水又東
北菏水東出焉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濟別出爲菏値冤朐之西乃注內追敘南
濟所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濟水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南呂
后元年封楚元王子劉執爲侯國趙釋曰朱氏箋曰案漢表景帝封王莽之
濟平亭也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

經今考魏冉冢恭王陵皆值冤朐之定陶之西亦注內敘有濟所逕　案朱訛趙改朱無南字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冢下有一南字案十字是注混作經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壽燭為相封于穰益封于陶號曰穰侯富于王室范雎說秦秦王悟其擅權免相就封出關輜車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謂之安平陵墓南崩碑尙存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漢哀帝父也帝卽位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送葬定陶貴震山東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趙作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時有羣燕數千銜

土投于丁姬窟中今其墳冢巍然尙秀隅阿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尙謂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蓋所毀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墳南官本曰案墳近刻訛作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墳南當作墳南卽丁姬墳也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側城東注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趙有也字趙刊誤曰箋曰也字似譌疑當作此案也字不誤作此非縣故三鬷國也湯追桀伐三鬷卽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故曹國也朱無也字箋曰宋本作叔振鐸之邑故曹國也趙增也字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國王莽之濟平也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朱趙有之字于陶為

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好行德子孫修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

又屈從縣東北流

南濟也官本曰案此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字是注混作經

又東北右合菏水

官本曰案菏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河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當作菏御覽寰宇記引此文校正下竝同水上承濟水朱水下有瀆字趙乙刊誤曰水瀆二字當倒互于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在定陶西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　案朱趙同陶邱亭在南趙釋曰一淸案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今注以禹貢二字冠定陶之上非是又陶邱亭下似今本漢書脫在南二字當以此文補之墨子以為釜邱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者也尙書所謂一本作曰導菏水自陶邱北趙釋曰一淸案尙書禹貢導沇水下是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善長所引顛倒之矣謂此也菏水東北出于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濋呂忱曰水決復入為氾官本曰案爾雅乃氾字音似與此處氾水下云取其氾愛者異道元誤引廣異名也氾水又東合于菏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卽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陽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氾水之名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氾水下落之字于是乎在矣菏水又東北官本曰案菏原本訛作河近刻訛作氾　案朱趙作氾逕定陶縣南

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北合菏而北注濟瀆也

水經注卷七

水經注卷八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濟水官本曰按二字原本譌在經文又東上近刻又增濟水二三字表目　案朱趙同

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

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官本曰按原本譌作二十八年近刻譌作三十四年今據左傳改正　案朱作四箋曰左傳作三十一年趙改一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官本曰按近刻譌作北東流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北東當作東北胡渭校改出鉅澤朱趙鉅作巨

其一水東南流朱作南流箋曰宋本水下有東字趙據增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官本曰按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譌入注內接出鉅澤下今考下云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于鉅野也可證此屬經文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八字是經混作注下文注云亦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于鉅野蓋指此也

南爲菏水北爲濟瀆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朱作菏趙改菏逕乘氏縣與濟渠濮渠合朱作濮溝趙改經刪濟渠濮溝改濮渠逕改過刊誤曰箋曰克家云濮溝當作濮渠按濟渠二字衍十字是經混作注逕當作過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煮棗城南郡國志曰冤朐縣有煮棗城卽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革朱爲侯國朱箋曰孫云史記年表煮棗靖侯赤索隱曰漢表作革朱革音棘棘子成之後北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今考前卷注內敘北濟至濟陽止此復補敘濟陽以下北濟所逕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又東北逕呂都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也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漢景帝中六年官本曰按此三字近刻作中元六年又譌在東注下　案朱趙同趙刪元字以濟水出其北東注朱箋曰宋本作流趙改流分梁于定陶置濟陰國指北濟而定名也官本曰按近刻國譌作郡北譌作爲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濟陰郡當作

濟陰國考漢書諸侯王表景帝以中六年封梁孝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始有濟陰之稱故地理志云濟陰郡故梁景帝六年別爲濟陰國不識立二年而薨無後則是國已除矣其時或仍屬于梁或立爲郡志不之詳也又云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是又爲王國矣其時以封皇子囂後徙王楚迨元帝永光八年徙皇子山陽王康爲定陶王是爲共王共王子欣卽哀帝既入繼大統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二年徙景王信都如淳曰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己爲後故哀帝崩無後徵立中山孝王之子衎爲帝是爲平帝其時王莽擅權與傅丁爲仇之際定陶國之廢必在斯時故續志云濟陰郡治定陶劉昭補註惟以郡故梁景帝分置爲言而其顛末亦不暇詳也獨怪班固既詳建國之始乃遺立郡之由不幾犯張冠李戴方鑿圓枘之誚耶道元亦因仍書之誤矣又曰一淸按爲字疑誤又東北與濮水合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又水下脫一字趙改增會字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濮水下疑有合字或會字按會字是也六字是注混作經水朱趙無上承濟水于封邱縣卽地理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闞駰曰首受別濟卽北濟也其故瀆自濟東北流左迤爲高梁陂方三里濮水又東逕匡城

北孔子去衞適陳遇難于匡者也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于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漢世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棗野官本曰按近刻譌作大堙酸棗也　案朱同趙大改文下四字未改刊誤曰漢書敘傳曰文堙棗野大字誤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間左傳襄公五年楚子囊伐陳公會于城棣以救之者也濮渠又東北逕酸棗縣故城南韓國矣圈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官本曰按令近刻譌作合　案朱作姓趙改令刊誤曰箋曰古本作或以合名吳本改作姓名玉海十五卷內引此文亦曰作合名按當作令名如闞喜獲嘉之類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官本曰按近刻譌作郡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寰宇記開封府酸棗縣下引風俗通云豫章以樹氏郡困學紀聞引此文云豫章以木氏郡何焯曰郡字乃傳寫之誤樹爲木則宋人避諱也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漢官儀

司晉河隄謁者居之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荆故臺賦敘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故老云官本曰按故近刻訛作闕朱趙同案韓王聽訟觀臺高十五仞雖樓榭朱無箋曰謝云樓下當有榭字趙增泯滅然廣基似于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于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蔑邱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言壯觀也城北韓之市地也聶政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遂皮面而死官本曰按皮近刻訛作披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戰國韓策史記刺客傳竝作皮面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披字誤其姊哭之于此城內有後漢酸棗令劉孟陽碑趙釋曰一清按孟陽名熊見趙明誠金石錄跋尾濮水北積成陂官本曰按積近刻訛作稱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誤陂方五里號曰同池陂又東逕胙亭東注故胙國也富辰所謂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內當作南故南燕姞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縣東爲陽淸湖陂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里亦曰燕城湖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酸棗虛桃者也官本曰按虛桃近刻訛作桃虛脫者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古本作虛桃者按者也二字宜竝存若截去也字豈足成文乎漢高帝十二年封劉襄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孫汝澄云劉襄所封之桃在信都道元于濁漳水篇已證之誤複于此而東注于濮俗謂之朝平溝濮渠又東北又與酸水故瀆會酸瀆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謂之酸水竹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者也酸瀆水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公八年公會晉師于瓦魯侚執羔自是會始也又東南會于濮世謂之百尺

溝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衞取漆富邱城之者也或亦謂之宛濮亭官本曰按宛近刻作苑下同又訛在濮字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濮苑當作宛濮春秋甯武子與衞人盟于宛濮朱作苑趙改宛刊誤曰苑左傳作宛下同杜預曰長垣西南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左傳註作西近濮水也京相璠曰衞地也似非關究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苑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苑當作究而不知其所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朱箋曰一作韓我師敗逋澤北有壇陵亭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澤北下落有字亦或謂之大陵城非所究也又有桂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陵案史記齊威王使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于是彊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濮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衞之蒲邑孔子將之衞子路出趙增迎字刊誤曰出下落迎字于蒲者也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眾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余按家語言仲由爲郈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蒲宰案朱趙同脩溝瀆與之簞食壺飲夫子令賜止之無魯字趙釋曰全氏曰韓非子本言子路爲郈宰故屬之魯道元既誤引而又贅辨之不然是俗本誤郈爲蒲也又入其境三稱其善身爲大夫終死衞難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城西出而不方城中有六大井皆隧道下俗謂之江井也有馳道自城屬于長垣濮渠東絕馳道東逕長垣縣故城北衞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王莽改爲長固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故縣氏之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爲侯國朱宋作來趙改刊誤曰箋曰來一作宋按

宋字是也漢安帝祖母爲宋貴人漢書章帝八王傳云清河王慶母宋貴人父楊安帝追諡當陽穆侯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後乃四列侯之一縣有祭城濮渠逕其北鄭大夫祭仲之邑也杜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者也圈稱又言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漢封後將軍常惠爲侯國地理志曰王莽更長羅爲惠澤後漢省并長垣有長羅澤卽吳季英牧豬處也朱箋曰㢸按後漢書吳祐字季英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儲牧豕長垣澤中後舉孝廉官河間相又有長羅岡朱趙作罡下同蘧伯玉岡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邱墟兮生荊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嚮其邱墳官本曰按嚮近刻訛作響案朱趙作響惟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昔吳季札聘上國至衞觀典府

賓亭父嚀以衞多君子也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左傳云延陵季子去鄭適衞說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子發公子朝此云觀典府賓亭父嚀未詳濮渠又東分爲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北衞詩云思須與漕也毛云須衞邑矣鄭云自衞而東逕邑故思濮渠又北逕襄邱亭南竹書紀年曰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邱九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字案朱作十箋曰一作九趙改楚庶章率師來會我文于襄邱者也濮水又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朱無又字趙增刊誤曰濮水下落又字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矣後衞靈公將之晉而設舍于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受之于是水也濮水又東逕濟陰離狐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瑞狐也朱作狐瑞箋曰吳本作瑞狐趙改瑞狐郡國志曰故屬東郡濮水又東逕葭密縣故城北孫校曰太平寰

宇記乘氏縣有葭密城南華縣本漢離狐縣濮水西自滑州韋城縣界入任縣五里又東入乘氏縣界竹書紀年元公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幽王十三年案朱訛趙改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官本曰按幽公近刻訛作文公案朱訛箋曰一作幽公趙改取葭密官本曰按取近刻訛作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郎寰宇記引此文作取遂城之趙釋曰一清按此文本作幽王十三年魯季孫會晉文公于楚邱卽葭密遂城之朱氏謀㙔箋云幽王舊本作幽公十三年宋本無十字今本竹書紀年周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無卽葭密遂城之六字寰宇記曹州乘氏縣下云竹書紀年幽公十三年季孫會晉文公于楚取葭密遂城之則知古本竹書如是然而有大可疑者史記六國年表周考王元年歲辛丑十四年甲寅當魯元公嘉之二年晉幽公柳之十年而魯世家注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公元年辛亥終辛未得二十一年與世表參校差二歲此云三年又差一歲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郡國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鹿乘郡國志作鹿城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

朱脫二字趙以下瀆字上屬增會字刊誤曰句瀆下落會字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邱也左傳以爲句瀆之邱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又東入乘氏縣左會濮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趙釋曰一清按此是應劭說非班固元文亦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于鉅野也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通鑑注校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官本曰按此不近刻衍渚字案朱脫水衍渚趙增刪刊誤曰上承上落水字下渚字衍文又北逕闞鄉城西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闞亭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冢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爲蚩尤旗十三州志曰壽張有蚩尤祠趙釋曰漢

志東郡壽良縣蚩尤祠在西北泲上又北與濟瀆合官本曰按近刻脫與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北下脫與字孫潛校增自渚迄于北口朱趙有一字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温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經書夏公追戎于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

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

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注濟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增入刊誤曰北流下落入字孫潛校增或謂清卽濟也朱卽作則趙改刊誤曰則當作卽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鉅澤鉅澤北則清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清水當作清口胡渭校又鉅朱趙作巨清水與汶會也李欽曰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卽此處也劉澄之引是山以證梁父爲不近情矣山之西南有呂仲悌墓河東岸有石橋橋本當河河移故廁岸也官本曰按廁近刻作側案朱趙作側古老言此橋東海呂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呂母宅朱箋曰東觀漢記海曲呂母之子爲縣令所殺母破產結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宅東三里卽濟水濟水又北逕須朐城西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城臨側濟水故須朐國也官本曰按近刻作故須國風姓也朱同趙增朐字刊誤曰故須下落朐字案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魚曰趙刊誤曰箋曰三字宜刪按非也三字是道元誤引非衍文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此三字宜刪一清按三字是酈氏誤引傳文任宿須朐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

與有濟之祀官本曰按此非子魚語道元偶誤引耳朱謀㙔云左傳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則子魚之語已卒于此其任宿須朐等語別自更端爲邾人滅須朐張本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西北有朐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也山西有冀州刺史王紛碑漢中平四年立趙釋曰趙氏明誠金石錄跋尾曰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立桑欽水經云濟水逕須句城西酈道元注濟水西有安民山山西有冀州刺史王紛碑漢中平四年立按地理書須句卽今中都縣此碑在中都又其官與姓氏皆合疑其是也然以純爲紛以延熹爲中平則疑水經之誤葉氏奕苞續金石錄曰漢冀州刺史王純碑云君諱純字伯敦年五十九延熹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甲寅隕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丙申葬而立此碑也按水經王紛碑立于中平四年去延熹已二十餘年或別有王紛非王純也且隸書純紛二字絕不類而此碑純字完好更無殘泐若趙氏所云乃好奇之過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無北字趙改增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又下落北字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在字案朱趙同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爲二水其枝津西北出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焉字案朱趙同謂之馬頰水者也孫校曰馬頰河今名小鹽河

又北過須昌縣西孫校曰今陽穀

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朱箋曰公羊作須朐左傳作須句漢高帝十一年封趙衍爲侯國朱無封字趙增刊誤曰趙衍上落封字濟水于縣趙溝水注之濟水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魚作漁趙改正刊誤曰箋曰克家云漁山作魚山者是按十三字是注混作經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

趙滿出馬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春秋桓公十年經書公會衞侯于桃邱衞地也杜預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左傳註云有桃城落城字卽桃邱矣馬頰水又東北流逕魚山南官本曰按近刻脫魚字　案朱脫趙山增刊誤曰山南上落魚字胡渭校補卽吾山也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官本曰按柳近刻訛作抑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抑舒當作柳舒路史國名紀以爲卽春秋傳之鄑舒也杜預曰鄑舒齊地鄑柳聲相近其說非也魏書地形志濟北郡盧縣有柳舒城按寰宇記陳州西華縣下云柳城本名媯城魏鄧艾營稻陂時柳舒[illegible]爲柳城此城疑亦是其所築魏東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西去東阿城四十里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無西字按二西字俱不宜衍水當作城其水又東注于濟官本曰按近刻濟上衍清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清字衍文謂之馬頰口也濟水自魚山北逕

清亭東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者也二字　案朱趙有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是下濟水通得清水之目焉官本曰按近刻脫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是下落下字又朱趙無下水字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官本曰按濁近刻訛作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濟河當作濁河戰國策校改卽此水也

又北過穀城縣西

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內有夷吾井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縣有黃山臺官本曰按縣近刻訛作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穀當作縣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又有狼水出東南大檻山狼溪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西狼溪三字衍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狼溪西三字重文宜衍西北逕穀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東近山西北逕穀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卽名焉趙釋曰趙秉文滏水集雙溪記東平黃山之下曰浪溪酈道元水經注所謂狼溪者是也狼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溪源于此築堰匯水爲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侵山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一清按雲溪似卽注中所謂西流泉也又西北入濟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清水　案朱趙同城西北三里有項王羽之冢半許毀壞石碣尚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余按史遷記魯爲楚守漢王示羽首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于穀城寍得言彼也

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春秋文公十有一年官本曰按一近刻訛作二　案朱訛趙改左邱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卽是邑也朱箋曰按左傳文公十一年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

又北過臨邑縣東

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朱趙有也字王莽之穀城亭也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公五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卽于此也朱作憤濟箋曰左傳作三年憤作僨趙改三改僨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汶上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
沈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
也杜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
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
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
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趙釋曰全
氏祖望曰八字注中注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趙釋曰何氏曰杜氏以爲防門之塹
其廣一里耳善長則以廣爲里名全氏曰杜說是也酈以聲音之變爲證非矣又云巫山在平陰東
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衆而歸師曠邢伯聞烏烏之聲知齊
師潛遁人物咸淪地理昭著賢于杜氏東北之證矣今巫山
之上有石室趙增耆老言郭巨葬母處八字刊誤曰石室下名勝志引此文有耆老言郭巨葬母處八字今

校補世謂之孝子堂孫校曰孝里鋪今在長淸縣西南五十里與肥城接界因郭巨得名濟水右
逕遏爲湄湖官本曰按遏近刻訛作過　案朱訛趙刪刊誤曰過字衍文方四十餘里濟
水又東北逕垣苗城西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經又逕作至趙改注
改逕字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至湖渭校改逕孫校曰垣苗城在今長淸縣西南五十里故洛當城也
伏韜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淸河合流至洛當者也宋武帝西
征長安令垣苗鎭此官本曰按垣苗近刻訛作桓遵　案朱訛趙改垣遵故俗又有垣
苗城之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故俗人有桓苗之稱　案朱同趙桓改垣增城字刊誤曰桓遵人姓名當從土
作垣宋書垣護之傳云伯父遵父苗高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竝以爲太尉行參軍二人皆從武帝西征故城鎭遂留
其名也趙釋曰一淸按垣遵垣苗伯仲竝爲劉武帝參軍從征長安豈可兄鎭此城弟襲其號乎且一城亦未必二人居
守而城有垣苗之稱則垣遵爲誤引也又按通鑑宋紀孝武大明三年以義陽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閬遵之子也胡三
省注曰垣遵卽垣苗也武帝西征長安使遵守洛當城城據河濟之會人謂之垣苗城此是全襲酈注之誤忘卻晉安帝

義熙五年劉裕伐慕容超超尚書略陽垣遵及弟京兆太守垣苗踰城來降之文遵乃苗之兄不審梅磵何以失檢乃爾
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爲濟官本曰按四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泗今改正四瀆口見卷
五河水內又濟近刻訛作蒲　案朱訛泗訛蒲趙改四改淸刊誤曰泗瀆口當作四瀆口見河水注蒲是淸之誤河水篇
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然滎口水斷石門不通始自是出東北流逕九里與淸水合故泲瀆也自河入濟自泲
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彼文訛泲作沛此又訛淸作浦也魏土地記曰盟津河
別流十里與淸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渭
殊別而東南流注也
又東北過盧縣北孫校曰盧城在今長淸縣西南六十里
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爾雅曰水草交
曰湄通谷者微犍爲舍人曰水中有草木交合也朱箋曰按爾雅疏李
巡云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郭景純曰微水邊通谷也釋名曰湄眉也臨

水如眉臨目也趙釋曰一淸按魏書慕容白曜傳作糜溝卽湄溝音同通用濟水又逕盧
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濟北郡
治也漢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蓋以濟水在北故也濟水
又逕什城北孫校曰什城在今長淸縣西南五十里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
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濟水又東北與
中川水合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中川水
源出今泰山西麓西流至界首村入張夏村小崮山又逕王宿鋪葉家莊入大淸河水東南出山茌縣
之分水嶺朱作縣箋曰宋本作嶺趙改嶺孫校曰山茌城在今長淸縣東南五十里溪一源兩分
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茌
縣西北流逕東太原郡南官本曰按東字近刻訛在逕字上考東太原係劉宋僑置　案朱訛
趙乙刊誤曰箋曰孫云太原劉宋僑郡按東逕二字當倒互黃省曾本校正方輿紀要云劉宋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郡

立太原郡泰始三年爲後魏慕容白曜所陷魏收地形志郡云太原郡劉義隆置魏因之是也時又謂之東太原郡
治山爐固非官本曰按山爐地名改作山荘西者案朱趙作山荘西趙以西下屬**北與賓溪水**
合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與漢賓谷水合案朱同趙作賓溪谷水刊誤曰漢賓谷水方輿紀要作賓溪谷水今校改下
同**水出南格馬山賓溪谷**官本曰按近刻賓上衍漢字又脱谷字案朱衍脱趙刪增**北**
逕盧縣故城北陳敦戍南西北流與中川水合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中
川下落水字**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
俗謂之爲沙溝水孫校曰今長清沙河**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官本曰按此九
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案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導源太山朗公谷**官本
曰按近刻重一谷字案朱無水字下重谷字趙增刪刊誤曰導源上落水字下谷字重文宜衍孫校曰朗公山在長清
縣東南九十里**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
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

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
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官本曰按累近刻訛作疊案朱訛疊趙改纍刊誤曰疊全祖望校改纍
雖素飾不同竝以靜外致稱即此谷也**水亦謂之琨瑞水也**
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孫校曰玉水即今長清縣豐亭河在縣東北三十里
又西北逕獵山東孫校曰獵山在長清縣東北四十里**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
東野井亭西孫校曰祝阿今長清縣東北三十里野井亭在縣東北四十里**春秋昭公二十**
五年經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
于祝柯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阿案朱同箋曰春秋作柯趙改柯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
興改之曰阿矣漢高帝十一年封高邑爲侯國朱作色趙改邑刊誤曰高
色史表作高邑王莽之安成者也**故俗謂是水爲祝阿澗水北流注**
于濟建武五年耿弇東擊張步從朝陽橋濟渡兵趙釋曰一清按後漢

書耿弇傳東從朝陽橋河以度章懷注云朝城即是處也有濟水北有漯河酈氏以濟渡連稱詞義乖舛**濟**
水又東北濼水入焉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入訛作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
字是注混作經又入朱趙作出**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官本曰按歷城近刻脱城字案朱脱趙
增又水上竝有濼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歷城縣落城字**泉源上舊**朱作舊箋曰謝云舊疑作奮一
本無舊水二字趙改奮**水涌若輪**孫校曰即今趵突泉在濟南歷城西門外春秋桓公十八
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朱趙竝有也字趙刊誤曰箋曰娥姜
一作娥英按魏書地形志濟南郡歷城縣有娥姜祠路史云祝阿故縣又有濼水俗呼姜水源有娥英之廟姜字不誤
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
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
此孫校曰歷山在歷城縣南五里所未詳也**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
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

負日俯仰目對魚鳥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極字案朱趙有趙刊誤曰箋曰極下脱一字或是極
望按依文自足無煩增補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
瀆東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陂水上承東城歷祀
下泉官本曰按陂近刻作湖案朱趙同又朱箋曰李云祀疑作祠趙改祠**泉源競發**官本曰按近刻
脱泉字案朱趙無**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
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爲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
北爲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又北歷水枝津官本曰按此六字近刻訛作自
水枝津合水案朱同趙刪會自水三字作與濼水枝津合以末水字下屬刊誤曰會自水三字衍文**首受歷**
水于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濼水又北聽
水出焉濼水又北流注于濟謂之濼口也濟水又東北官本曰按
此句之下朱謀㙔云脱一逕字據華不注山乃華水之源非濟水所逕箋說非也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華**

不注山官本曰按此四字原本及近刻亦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上增逕字刊誤曰箋曰脫一逕字按九字是
注混作經孫校曰山在歷城縣東北十五里單椒秀澤不連邱陵以自高虎牙桀
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
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官本曰按曰字近刻訛在春字上名下復衍也字　案朱訛衍趙改删刊誤曰
曰字衍文也字誤當作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傳成公二年
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
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
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卽華水也北絕聽
瀆二十里注于濟

又東北過臺縣北

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討張步也
守巨里卽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朱趙作坑字同坑西卽弇所
營也與費邑戰斬邑于此巨合水又北合關盧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
衍關盧二字　案朱趙有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
城官本曰按陵近刻訛作陸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東平陵縣續志屬濟南國陸字誤當作陵
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澤中世謂之武原淵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泉　案朱趙作泉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官本曰按布近刻訛作有　案朱作有趙
改古刊誤曰齊乘云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春秋譚國齊滅之古城在西南龍山相對有當作古又北逕
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
譚譚不禮焉魯莊公九年卽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

有樂安任照先碑趙釋曰一清按名勝志引此注云城東有漢相劉衡碑又有樂安任照先碑今本無
劉衡碑之目蓋有脫失矣濟南郡治也官本曰按近刻脫郡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濟南下落郡字漢
文帝十六年置爲王國景帝二年爲郡王莽更名樂安官本曰按
此下近刻衍郡字　案朱衍趙删刊誤曰郡字衍文其水又北逕巨合城東漢武帝以
封城陽頃王子劉發爲侯國官本曰按發下近刻衍于字　案朱趙有于字趙釋曰沈氏曰
史漢表俱無于字又按漢表云平原索隱亦云皆爲誤也後
漢書章懷註云巨里聚一名巨合城在齊州全節縣東南全
節唐改卽　漢東平陵也其水合關盧水西出注巨合水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　案
朱訛趙改刊　誤曰而當作西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朱趙不重巨合水三字漢
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爲侯國王莽之臺治也趙釋曰一清按高祖
功臣表臺定侯戴野日知錄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
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
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後人讀漢書
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
南郡後漢改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
妄爲之說也漢志常山郡有平臺縣是史子叔封邑亭林之
說是也其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出臺城西南白野泉北
逕留山西北流而右注巨合水巨合水朱趙不重此三字又北聽水
注之水上承濼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于巨合水亂流又
北入于濟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城東又西
北入于濟水

又東北過菅縣南

濟水東逕縣故城南趙縣上增菅字刊誤曰東逕下落菅字漢文帝四年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景帝二年　案朱趙同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爲侯國朱箋曰按漢表菅共侯罷
軍經文菅字當作管師古注曰罷音皮波反趙刊誤曰史漢表皆作管共侯罷軍誤也管城縣自漢迄隋皆爲中牟縣地

開皇十六年始立管城縣是以班志僅于中牟縣註云筦叔邑續志亦于中牟下云有管城而已罷軍王子必有封邑故非鄉亭可知且郡音地管字爲是齊乘云管城在章邱臨濟鎮北記引晉太康志以管叔之後封于此齊滅管故其子孫仕齊按書稱致辟管叔古史謂管叔鮮罪大無後管夷吾出自周穆王至夷吾始顯豈管叔之後耶鄭州管城乃管叔所封魯有管邑大夫采地准齊無管城此卽漢之菅縣而傳寫致誤于氏之言切而當矣趙釋曰全氏曰于欽云菅史漢表皆誤爲管故索隱以爲𦰡陽又表是文帝四年封**右納百脈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百脈二字案朱趙有**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官本曰按鼓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鼓今據漢書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穀漢書地理志作土鼓方輿紀要云土鼓城或譌爲上穀城水經注云云此蓋世本之繆何足據也**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陽邱縣故城中**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楊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楊邱漢書地理志作陽邱下同**漢孝文帝四年**官本曰按文帝近刻訛作景帝案朱趙同**以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爲陽邱侯**趙釋曰一清按漢表陽邱侯安以文帝四年封而史表無之史表有瓜邱侯寍國索隱曰縣在魏郡地理志魏郡無瓜邱則斥邱之誤也漢表云氏邱侯寍國氏邱亦斥邱之譌又按氏邱侯封十一年而薨十五年侯偃嗣十年爲景帝三年反誅楊邱侯封十二年而薨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爲景帝四年坐出國界耐爲司寇嗣侯名爲偃其封薨與嗣總差一年一似氏邱之卽楊邱者未知史表脫一人也抑漢表多一人也世謂之章邱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謂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黃巾固蓋賊所屯故固得名焉**百脈水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又案朱趙同**有楊渚溝水**趙重一水字**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官本曰按出逢陵近刻訛作逕於陵又脫二十里三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於陵漢縣後魏改曰逢陵魏書地形志濟南郡逢陵縣有於陵城道元蓋從其新制書之後人據班志改曰於陵非矣西北字是二十里之譌**西北**朱有二三趙改二十里三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邱城東又北逕甯戚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城二字案朱脫趙增**而北流注于濟水也**趙無而字

又東過梁鄒縣北

隴水趙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瀧水瀧有龍雙二音按隴水字不誤魏書地形志東清河郡繹幕縣有隴水寰宇記淄州淄川縣有籠水古名孝水引輿地志云齊孝婦顏文姜緝籠盂泉則知籠水古名後更爲隴耳若作瀧水則是嶺表之昌樂瀧矣孫汝澄之說非也又按方輿紀要孝婦河在鄒平縣東引輿地志云戰國時齊人顏文妻事姑孝常遠汲以供姑嗜一旦甘泉湧于室內常以緝籠蓋之籠發而泉湧因名籠水集異記作顏文姜誤寰宇記文亦有訛**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故資名焉**官本曰按故近刻訛作縣案朱趙作縣**其水又南屈西入隴水隴水**朱趙不重隴水二字**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萌字案朱趙有**水出西南甲山**趙刊誤曰箋曰孫云甲山當作萌山按方輿紀要云明水亦曰萌水出淄川縣西南夾谷山又云夾谷山一名祝其山又謂之甲山其陽卽齊魯會盟處萌水出焉濟南府志云甲山在淄川縣西南四十里萌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蓋甲山萌水所出而萌山其經流也孫說非是**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隴水隴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官本曰按柳近刻訛作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栁泉當作栁泉淄川縣志云栁泉在縣北十五里旁植高栁可飲可憩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栁泉縣卽其地也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蓋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卽此處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之子昱爲侯國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子昱三字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侯霸傳建武十三年薨帝親自臨弔下詔追封謚則鄉哀侯何緣有十五年更封之事本傳又云子昱嗣昱後徙封於陵侯是霸之子非霸也善長誤矣**其水北流注于隴水隴水卽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隴水又西北逕梁鄒縣故城**

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武虎爲侯國朱箋曰史記作武儒漢書作武虎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作武儒此從漢表其水北注濟朱趙有其字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

又東北過臨濟縣南

縣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漢記安帝永初二年改從今名以臨濟故地理風俗記云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有字　案朱衍有趙改古刊誤曰有當作古孫潛校改樂安太守治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水南朱作南水箋曰一本作水南趙改水南城卽被陽縣之故城也北枕濟水地理志曰侯國也如淳曰一作疲音罷軍之罷也朱趙無一作疲三字宋音下有滅字箋曰漢志注如淳曰被一作疲音罷軍之罷滅字疑衍又曰孫云按史記劉燕封披陽侯索隱曰披音皮劉氏音皮彼反趙刪滅字釋曰一清按漢志注如淳曰一作疲史表作披索隱曰蕭該披音皮劉氏音皮彼反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封菑孝王子敬侯劉燕之國也今渤海僑郡治濟水又東北迆爲淵渚謂之平州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州下增坑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齊乘引此文作平州沉沉是坑之誤今校補漯沃縣側有平安故城官本曰按縣字近刻訛在安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溼沃縣名屬千乘郡而平安縣在其次按溼沃當作濕沃縣字全氏校移濕沃之下俗謂之會城非也趙釋曰一清按漯水注云伏琛曰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卽漯水之別名故漯沃縣側之城俗謂之會城也以此按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趙釋曰全氏曰地理志有此語而侯表中無以平安封者蓋失之一清按孝成許皇后傳后姊子平安剛侯謁則是平安之封邑可知但侯表中無之耳王莽曰鴻睦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朱作安平趙乙刊誤曰安平當作平安故縣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案地理志朱趙有曰字千乘郡有高昌縣漢宣帝地節四年封董忠爲侯國世謂之馬昌城非也官本曰按非近刻訛作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此也舊本作北也按孫潛校改作非也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伏琛齊記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爲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漢表李蔡封安樂是耶邪之昌縣非千乘之樂安也史表作樂安而索隱曰表在昌可證也一清按全說非也李蔡封樂安侯史漢李廣傳功臣表衛青傳及百官公卿表凡七見惟漢書功臣表作安樂耳故師古以表爲誤蓋封在樂安而食邑于昌亦或是博昌與樂安同屬千乘並非耶邪之昌轉寫者脫失耳禹貢錐指曰樂安故城在今博興縣東隋改樂安曰博昌五代唐曰博興元和志博昌縣清水在北去縣百步按此經舊在高昌下今據薄姑利縣俱南直臨淄而樂安故城在博昌縣東北則此經乃錯簡故移于利縣之後甲下邑之前一清按東樵不知此條是注所謂先經起事有錯簡之疑卽實非也今仍其舊乃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光是宛縣人官本曰按近刻脫宛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後漢書任光傳云南陽宛人落宛字不得爲博昌明矣濟水又經趙作逕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理書趙作志曰呂尚封于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遷曰獻公徙薄姑官本曰按獻公近刻訛作胡公　案朱趙同釋曰一清按齊世家是獻公城內有高臺春秋昭公二十年朱作二十二年箋曰按左傳昭公二十年趙刪下二字齊景公飲于臺上曰古而不死何樂如之晏平仲對曰昔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又因之朱趙無又字薄姑氏又因之而後太公朱趙有又字因之古若不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樂卽于是臺也濟水

又東北逕狽牙固西而東北流也

又東北過利縣西

地理志朱趙有曰字齊郡有利縣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也官本曰按齊近刻訛作濟又脫也字案朱作濟趙改齊刊誤曰濟城當作齊城又朱趙無也字

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孫校曰郭注山海經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

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官本曰按齊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濟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濟山海經作入齊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為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官本曰按此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經言濟水入河其文已終觀此下仍辯經濟水入河之非可證五字屬注文甚明案朱趙作經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趙輟改綴刊誤曰輟當作綴師古註漢書曰綴言不絕也綴流微涓濼注而已輟流則竟絕矣其義作矣郭或以為濟注之即實非也官本曰按即近刻訛作事案朱趙同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為密矣

其一水東南流者朱趙無南字過乘氏縣南官本曰按近刻脫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乘氏縣下吳琯本有南字孫校曰今定陶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官本曰按菏字近刻訛作河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水當作菏水胡渭校改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傳寅尚書集解云許氏說文菏水出山陽湖陵南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為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湖陵者其流也其流與泗合正在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州東北百里而近正古湖陵地也而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于南也東南右合黃溝朱作汲箋曰李云疑作黃溝趙改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官本曰按已近刻訛作元案朱作元趙改已刊誤曰箋曰元氏縣孫云與常山別按此是戎州已氏邑前漢置已氏縣屬梁國續志屬濟陰郡春秋分記以為即戎伐凡伯于楚邱之地非衛文公所徙之邑元氏是已氏之誤孫汝澄不察云與常山別蓋不悟元氏之非矣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此非衛詩之景山歐陽忞輿地廣記曰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皆後人附會又北逕楚邱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為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朱作志云箋曰志云當作忘亡趙改忘亡即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趙釋曰程氏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已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邱在河南宜為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在二漢晉屬梁國杜誤以此為即僖二年衛所城之邑于隱七年釋云在濟陰城武縣于僖二年城楚邱則釋云衛邑是以城楚邱為前日戎伐王使之楚邱矣水經亦以戎伐凡伯于楚邱為衛文公徙居于此按濟陰城武縣即今開德之衛南蓋隋大業初改從此名謂梁郡有楚邱縣故以別之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邱曹邑在今滑之白馬衛南為近二邑不出邦域之中斯文公所由徙也又衛南之楚邱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南而使于魯邪故衛南之楚邱為衛所城之邑而拱州之楚邱則戎州已氏邑云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杜氏曰楚邱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夫濟陰之城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與僖公二年城楚邱同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為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盧于漕杜氏曰漕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盧者無城郭之稱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邱杜氏曰楚邱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邱也但云衛邑而不詳

其地然必在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邱在城武西南郎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邱之名又同遂爲一爾一清按亭林之學見與克齊合前輩立說大氏必有依仿克齋遂于春秋之學本史記體制撰分記九十卷彊理書尤稱詳覈然謂濟陰城武縣郎開德之衛南誤也濟陰郡宋時爲曹州地方輿紀要云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邱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邑左傳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又襄公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蓋在曹宋間漢置己氏縣屬梁國是郎杜氏所云在濟陰城武縣者也楚邱在漢爲己氏縣屬梁國後漢屬濟陰郡隋屬梁郡開皇六年改從今名唐屬宋州宋建州爲應天府號南京楚邱縣隸焉拱州崇寧四年建于開封府襄邑縣領縣二襄邑柘城克齋云今拱州楚邱蓋當日曾以楚邱屬也迨元始屬曹州明初省入曹縣衛南屬滑州後改隸澶州文獻通考云崇寧四年建州爲北輔五年升爲開德府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郎此城也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于此置楚邱縣後以曹州有楚邱縣改名衛南此之衛之南垂故以名縣又云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城冢記云齊桓築楚邱之城郎此也是郎亭林所謂不詳其地必在滑縣開州之間者也兩地縣殊何乃混而爲一乎杜注于隱七年戎伐凡伯之邑也釋曰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于僖二年所城則曰衛邑本自不錯惟于戎伐下多衛地二字爲不合耳然酈氏之說亦本漢志山陽郡成武縣下云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子成公從濮陽東郡濮陽縣下云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蓋篤信班固而不暇詳審爾泗水篇注云又東逕山陽郡城武縣之楚邱亭北而不別其一語以釋之于瓠子水篇濮陽西南十五里之鉏邱亭以沮楚同音以爲楚邱非也了之合而觀之眞可謂滑突矣

又東北逕成武城西

又東北逕郕城東疑郕徙也所未詳矣 趙釋曰全氏曰郕是魯邑如何徙此蓋部城之誤

又東北逕梁邱城西 官本曰按邱近刻訛作山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山當作邱 案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邱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宋人齊人會于梁邱者也 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孫汝澄云按春秋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邱鄉

又東北于乘氏縣西而北注菏水

菏水**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郎春秋之乘邱也故地理風俗記曰 理下朱有志字趙刪刊誤曰志字衍文 濟陰乘氏縣故宋乘邱邑也 趙釋曰全氏曰乘邱非乘氏乘氏非宋地乃魯地一清按地理志濟陰郡乘氏縣師古注引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邱此鄉亭之所本 漢孝景中五年 官本曰按中下近刻衍元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景帝稱元年又稱中元年二企以至六年改後元年凡中後字下不得別加元字也此不學人所妄添故前後有加元字者悉刪去之 封梁孝王子買爲侯國也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菏澤也** 官本曰按菏澤近刻訛作河濟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河濟俱當作菏澤 **尙書有導菏澤之說自陶邱北東至于菏無泗水之文又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之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澤水淼漫俱鍾淮泗** 官本曰按淮近刻訛作睢 案朱趙作睢 **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終歸泗水便得擅通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其目所未詳也**

又東過昌邑縣北 孫校曰在今金鄉

菏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景帝中六年 官本曰按中下近刻衍元字 案朱衍趙刪 分梁爲山陽國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漢字 案朱趙有 武帝天漢四年更爲昌邑國以封昌邑王髆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賀 案朱趙作賀趙釋曰一清按諸侯王表天漢四年封者是哀王髆亦見武五子傳乃賀之父也道元誤矣 賀廢國除以爲山陽郡王莽之鉅野郡也後更爲高平郡 趙釋曰一清按晉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宋志云晉武帝泰始元年更名 後漢沇州治 官本曰按近刻脫治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續志兖州山陽郡昌邑刺史治落治字 縣令王密懷金謁東萊太守楊震震不受是其愼四知處也大城東北有金城城內有沇州刺史河東薛季像碑 官本曰按季近刻訛作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宗隸釋載此文作季下云表

魏棠政言紀鮮甘棠之政棠非鮮名何焯亦云如此以郎中拜刻令甘露降園熹平四年遷州明年甘露復降殿前樹從事馮巡主簿華操等相與褒樹表勒棠政於西有沇州刺史茂陵楊叔恭碑官本曰按陵近刻訛作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茂陽是茂陵之誤兩漢志右扶風有茂陵縣從事孫光等以建寧四年立西北有東太山成人班孟堅碑建和十年尚書右丞拜沇州刺史從事秦閏等官本曰按閏近刻訛作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閭字似誤當作閏按隸釋載此文作閏刊石頌德政碑咸列焉

又東過金鄉縣南

郡國志曰山陽有金鄉縣菏水逕其故城南朱作河趙改菏刊誤曰河當作菏世謂之故縣城北有金鄉山也趙釋曰一清按郡國志山陽郡金鄉縣劉昭註引晉地道記曰縣多山所治名金山鑿而得金故名今注云金鄉山縣蓋以山得名

又東過東緡縣北

菏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官本曰按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菏訛作濟　案朱訛趙改又朱趙菏作濟下同刊誤曰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筆談云今之衣冠非古惟朱鮪石室所刻衣冠眞漢制也末幅有朱長舒之墓五字墓北有石廟菏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後漢世祖建武十一年封馮異長子璋爲侯國朱趙有也字

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

菏水東逕重鄉城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菏訛作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又朱趙菏作濟孫校曰今魚臺左傳所謂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孫校曰亭在今魚臺縣北三十五里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官本曰按臺字近刻訛在高字下　案朱趙同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菏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朱水上無菏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菏字孫校曰郡國志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亭在縣東北三十六里穀亭鎭春秋左傳僖公七年秋盟于甯母謀伐鄭也菏水又東與鉅野黃水合菏澤別名也官本曰按澤近刻訛作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濟當作澤黃水上承鉅澤諸陂澤有濛淀盲陂官本曰按盲近刻訛作育　案朱趙作育淀作澱朱箋曰育一作盲黃湖水東流謂之黃水又有薛訓諸水自諸歷薛村前分爲二流一水東注黃水一水西北入澤卽洪水也黃水東南流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官本曰按平近刻訛作車　案朱作車箋曰按郡國志山陽郡有高平縣此作高車誤趙改高平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

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側荷梁柱官本曰按荷近刻訛作菏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菏隸釋載此文作荷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案朱脫麟字趙增刊誤曰龜龍下落麟字隸釋校增劉昭郡國志補註曰北征記云彭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有宋桓魋石槨皆青石隱起龜龍麟鳳之象與此相似古人制作多如此也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趙釋曰洪氏适隸圖曰右荊州刺史李剛石室殘畫象一軸高不及咫長一丈有半所圖車馬之上橫刻數字云君爲荊州刺史時前後導有騶騎有步卒標榜皆湮沒在後一車碑失其半止存東郡二字向前一車車前有榜惟郡太守三字可認前後亦有騶步卒及後字榜又一車僅存馬足泰半無碑少前六騎形狀結東胡人也其上亦刻數字惟烏桓二字可認漢長水校尉主烏桓騎又有護烏桓校尉此以烏桓爲導騎必二校中李君嘗歷其一所圖列女傳三事其一三人車一馬一無鹽醜女齊宣王侍郎凡三列榜車前一榜無字其一人一車四人高行梁使者二榜有字此二列女武梁碑中亦有之其一四人樊姬楚莊王孫叔敖鄭女凡四榜後有一榜而闕其人子閒閣人李丙仲南得此碑于西州爲方圓仲宛轉假借書欲絕筆而得之酈氏所載古碑百餘惟李剛魯峻二墓有圖畫趙

氏雖云曾得魯君畫像而碑錄中無其目此碑自來好古之士未之見也隸釋所有僅七種除武梁之外餘碑他無別本數十年後紙敝墨渝耽古之士撫卷太息亦猶今之閱水經也

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

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欲置戍于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皇覽曰山陽鉅野縣官本曰按野近刻訛作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澤當作野漢書地理志校有肩髀冢重聚大小與闞冢等朱闞作闞箋曰史記注引皇覽作闞冢趙改闞傳言蚩尤與黃帝戰克之于涿鹿之野身體異處故別葬焉

黃水又東逕咸亭北

春秋桓公七年經書焚咸邱者也水南有金鄉山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下云焦氏山東即金鄉山此落山字縣之東界也金鄉數山皆空中穴口謂之隧也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里官本曰按里近刻訛作山下復衍有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山字當作里又朱趙有字漢司隸校尉魯峻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恭案朱趙同趙又增冢字刊誤曰魯恭下落冢字金石錄校增趙釋曰一清按魯恭當作魯峻其墓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金石錄跋尾云魯峻碑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爲恭隸釋曰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在濟州任城縣魯君名峻歷郎中謁者河內丞侍御史頓邱令九江守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靈帝熹平元年卒明年葬門生丁直等三百二十人諡之曰忠惠其子叙立石作銘水經亦載此碑但誤以爲名恭爾按酈注止言魯冢及石祠石廟而不言有碑也詳見下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趙刪鄉字刊誤曰此鄉字衍文劉昭郡國志補註引晉書地道記曰縣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鑿石爲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卻入爲室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漢昌邑所作或云秦時其言與西征記異而是注下亦云有冢謂之秦王陵即所謂秦時冢也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趙釋曰隸續魯峻石壁殘畫像跋曰右二石並廣三尺崇二尺此石上下三橫首行一牓云祠南郊從大駕出時次有大車帳下騎鮮明小史騎凡十六牓大車之上一牓三字上兩字略有左畔偏傍似是校尉騎字車前兩旁鮮明八騎步于中者四人一牓鈴下二字三十餘騎如魚鱗然列兩行橫車之後後有騶馬二匹牓曰持騶馬又帳下一騎小史持幢四騎次橫牓曰薦士一人有牓奏曹書佐主簿車各一牓有車馬又騎史僕射二騎鈴下二騎各有牓第三橫冠劍接武十有五人人一牓蓋闕里之先賢也字而不名次石上橫兩牓云君爲九江太守時車前導者八人後騎石損其半少前一牓云功曹史導有車馬車前二騎其牓漶滅中橫但刻雲氣下橫十有六人形象標牓與前石同後漢志大駕鹵簿五校在前按魯峻碑嘗歷九江太守終于屯騎校尉從駕南郊乃屯騎之職蕆此者不知爲何人碑既有九江標牓又有屯騎職掌更有先賢形像定爲魯峻石壁所刻其誰曰不然有孔子家語史記七十子傳邦子斂名巽梁子魚名鱣商子木名瞿左子行名郢縣子期名成樊子遲名須顏子柳名辛冉子產名季顏子路名無繇叔子其者叔仲會也史作子期子魯者姓冉名孺子象者姓縣名亶子景伯者子服何也唐劉懷玉作孔聖眞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閒求子斂者疑是漆雕哆地皇侯鉦書七作柬韓勅碑書漆作柒漆雕哆字子斂恐此求字是漆之省文縣子期史作子祺姓騶者恐是壞騶赤子偃恐是言游如顏子思襄子魯襄子思數人姓氏分明與史家異同讖二家不能次以爲兩魯振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績檀弓以申詳爲顓孫子張之讖二地音聲如此則傳聞異辭無足疑者又二石長過于前其一之上橫畫圖人物如武梁畫象主坐客拜侍于前後者六人又主客三人列坐侍者四人中橫二車如雍邱令畫一車導騎二一車兩人在前一車一人在後屋下之人三五賓主三車有標牓皆湮滅下橫十有七人如前石所圖聖門高弟一人亦一牓一字不可認其一則上橫七騎皆右馳中橫二車一人有一導騎一則一倍之末有五人在屋下二稚子在屋上下橫兩檀車皆駕以一馬又一車有導騎二末有五人在屋下立車皆有牓惟四導騎者上下各　字粗可認上曰君下曰郎魯君再爲議郎豈謂是乎以其冠劍人物絕類九江石壁所畫疑此二石亦是魯祠四壁者汪聖錫家有此碑後漢志列侯會耕祠導從中鮮明卒米氏畫史朱浮墓石壁人物有鮮明隊或者不能細認先賢姓氏但見有鮮明數牓遂謂是朱浮墓畫象非也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拆敗石牀各取去爲魯氏之後所訟二人並免官焦氏山東

郎金鄉山也有冢謂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壍深十
丈兩壁峻峭廣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門門外左右皆有空
可容五六十人謂之白馬空埏門內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後
又得內堂觀者皆執燭而行雖無他雕鏤然治石甚精或云
是漢昌邑哀王冢所未詳也東南有范巨卿冢名件猶存官本
曰按名件近刻作石柱　案朱趙作石柱趙刊誤曰隸釋載此文作名件猶存自記云范巨卿碑至今尚在恐名件二字
水經誤也宋時寫本誤以石柱爲名件以盤洲之淹博猶不敢妄下雌黃如此巨卿名式山陽之金
鄉人漢荊州刺史與汝南張劭長沙陳平子石交號爲死友
矣趙釋曰一清按隸釋云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在濟州任城魏明帝青龍三年縣長薛君鄉人翟循等所立也
黃水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朱無南字趙增刊誤曰又東下落南
字孫潛校增孫校曰今濟甯州夏后氏之任國也漢章帝元和元年別爲任
城在北趙釋曰一清按續志任城國劉昭補註云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王莽之延就亭
也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朱箋曰後漢郡國志亢父縣有郡亭王莽更之日
順父矣地理志東平屬縣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劉隆爲侯國
其水謂之桓公溝官本曰按水近刻訛作中　案朱趙作中南至方與縣入于菏
水菏水又東逕秦梁夾岸積石一里高二丈言秦始皇東巡
所造因以名焉

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

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官本曰按說文菏字下亦引禹
貢浮于淮泗達于菏　案朱菏作河趙同釋曰一清按達于河之河當依說文改作菏字黃公紹韻會舉要曰菏或作荷
余按舊注尚書導菏澤被孟豬集韻亦作菏案淮泗入河必導于汴世謂汴是隋煬帝始通而疑禹貢有浮于淮泗達于
河之文說者牽合傳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蔡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案
說文菏是音柯注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與導菏澤同則是達于菏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
誤不知從草例以禹貢上下文達于河爲句改菏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啟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陸氏于
菏澤下注徐音柯又工可切于浮于淮泗達于河下亦注云說文作菏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
字之音陸氏誤也近世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滎會于菏注于泗則河爲菏益明矣新安王氏是王炎晦叔尚書全
解古文尚書疏證曰按浮于淮泗達于菏今本作河二孔無傳疏止陸德明引說文作菏余考之菏字是也蓋菏者澤名
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
道也或曰曷不詳言之余曰以上文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次青州便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次徐州浮于
淮泗達于菏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言達于菏矣不復言者蒙上文也一層貶卻一
層雖由當日水道之自然而其敘法從變字法從簡貢屬聖經之筆直言達于河不識其何途之從惟言達于菏而水道
歷歷然在目一字之長有助不小禹貢雖指曰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菏則由菏入濟可
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蓋闓
以順推胡以逆泝可互相發明也錐指又曰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漢時湖陵縣安得
有黃河蓋河字明係菏字之誤水在南謂菏水在南也酈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菏水在南水經濟水篇言菏水過湖陸
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說文作菏也東觀漢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
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陵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陸　案朱趙作陸與劉永相會濟陸山陽濟兵于此處也朱箋曰孫云按
史記索隱曰胡陵縣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

又東南過沛縣東北

濟與泗亂故濟納互稱矣官本曰按近刻濟訛作沛互訛作于　案朱作沛作于趙仍沛字改
于爲兩刊誤曰于作兩郎上文所謂濟與泗亂是也東觀漢記安平侯蓋延傳曰延爲
虎牙大將軍與永等戰永軍反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與戰水軍反走　案朱訛趙與
下增永等二字水改永刊誤曰箋曰水軍一作永等即劉永也按當作永軍軍字不誤溺水者半復與

戰官本曰按復近刻訛作後朱訛趙改刊誤曰後當作復案遫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
降延令沛脩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

又東南過留縣北

留縣故城翼佩泗濟宋邑也春秋左傳所謂侵宋呂留也故
縈休伯避地賦曰朝余發乎泗洲夕余宿于留鄉者也張良
委身漢祖始自此矣終亦取封焉城內有張良廟也

又東過彭城縣北獲水從西來注之官本曰按獲原本訛作雅近刻遂訛作睢注同今改正獲水見卷之二十三案朱趙作睢下同

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朱趙有之字故城東北隅不東過也獲水自
西注之城北枕水湄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不逕其北也官本曰按其下近刻衍縣字案朱趙有蓋經誤證

又東南過徐縣北

地理志曰臨淮郡漢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王莽更之曰
淮平縣曰徐調故徐國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徐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曰徐故國莽曰徐調寰宇記引班志云故徐國也此文徐調下落故徐二字春秋昭公三十年吳子
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遂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
及遂城夷以處之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溫所爲送官本曰按此三字當有脫誤未詳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朱趙作曰徐偃王之異言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
日鵠倉獵于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孤獨母以爲異官本曰按近刻脫孤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孤獨母落孤字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

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
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中官本曰按葬近刻訛作昔案朱作昔箋曰昔字誤謝云疑作厝瑋云當作葬按博物志云偃王葬之徐界內是也趙改厝今見有狗壟焉偃
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官本曰按通近刻訛作導案朱趙作導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江
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
愛民不鬬遂爲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
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依
文郎事似有符驗但世代緜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
墓昔延陵季子解劍于此所謂不違心許也

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

濟水與泗水渾濤東南流官本曰按渾濤近刻訛作澤渹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澤宋本作渾按渹當作濤朱氏失箋至角城同入淮經書睢陵誤耳

水經注卷九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清水出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

黑山在縣北朱作地箋曰宋本地作北一作境趙改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朱同官本趙作西南流屈曲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作南流屈曲按今御覽引此作西南流屈曲朱氏所引脩失西字瀑布乘趙作垂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赴之聲官本曰按赴近刻作扑案朱作扑趙改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官本曰按近刻脫石字案朱無箋曰疑脫一石字趙增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親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達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達吳珸本作遠仁智之性其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流官本日按飛流近刻訛作流飛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作清泠洞觀按流飛御覽作飛流朱氏失引清泠洞觀朱無泠字趙增謂之清水矣溪曰瑤溪又曰瑤澗清水又南官本日按近刻脫清字案朱脫趙增與小瑤水合水近出西北窮溪官本日按西下近刻衍溪字案朱趙有東南流注清水官本日按注下近刻衍之字案朱趙有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于脩武縣故城西北脩武故甯也亦曰南陽矣官本日按南近刻訛作朝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南陽案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又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始皇改曰脩武徐廣王隱竝言始皇改瓚注漢書云案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官本日按近刻脫趙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越下落趙字漢書地理志註校補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余案韓詩外傳言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更名甯曰脩武矣魏獻子田大陸還卒于甯是也漢高帝八年封都尉魏遬爲侯國亦曰大脩武有小故稱大小脩武在東漢祖與滕公濟自玉門津而宿小脩武者也大陸即吳澤矣魏土地記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官本日按澤近刻訛作溝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溝當作澤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官本日按西近刻訛作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東則當作東西名勝志校改西則長明溝入焉官本日按近刻訛作蔡溝入焉案朱作蔡溝趙改界溝水刊誤曰蔡溝當作界溝溝下落水字水有二源北水上承河內野王縣東北界溝趙界改光刊誤曰界溝當作光溝此文互見沁水篇分枝津爲長明溝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爲長明溝分枝津案朱趙同東逕雍城南寒泉水注之水出雍城西北泉流南注逕雍城西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雍文之昭也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西官本日山上近刻衍出字案朱衍趙刪有故雍城又東南注長明溝溝水又東逕射犬城北漢大司馬張揚爲將楊醜所害睢固殺醜屯此官本日按睢近刻訛作睢下同案朱作張陽睢固箋曰魏志作張揚眭固趙改欲北合袁紹典略曰眭固字白菟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固不從官本日按固近刻訛作菟案朱趙作菟漢建安四年官本日按近刻訛作興平四年案朱趙作興平趙釋曰一淸按魏書武帝紀事在建安四年興平改元僅二年酈氏誤記也魏太祖斬之于此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守之兗州叛太祖曰惟种不棄孤及走太祖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朱作不置汝也箋曰一作不汝置也趙依改射犬平禽之公曰惟其才也釋而用之官本日惟近刻

誂作雖　案朱趙作難趙釋曰一清按魏書作唯何氏焯曰此正可與史參異同耳長明溝水東入石澗官本曰按長上近刻衍故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故字衍文東流蔡溝水入焉水上承州縣北朱箋曰漢志河內郡有州縣白馬溝東分謂之蔡溝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爲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爲當作謂東會長明溝水又東逕脩武縣之吳亭北朱作具亭箋曰宋本作吳亭趙改吳亭東入吳陂朱有又字趙改水刊誤曰又當作水次北有荀泉水入焉水出山陽縣故脩武城西南同源分派裂爲二水南爲荀泉北則吳瀆二瀆雙導俱東入陂山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有陸眞阜南有皇母馬鳴二泉東南合注于吳陂也次陸眞阜之東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參差次合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合次　案朱趙同南注于陂泉在濁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漢獻帝爲山陽公濁鹿城即是公所居也陂水之

水九　三

北際澤側有隤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陂澤側有隤牠也案朱同箋曰地疑作城趙陂改際地改城不賴也刊誤曰陂當作際孫潛校改春秋隱公十一年王以司寇蘇忿生之田攢茅隤十二邑與鄭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譌作王以攢茅隤十二邑與司寇蘇忿生者也　案朱趙同趙釋曰何氏曰按左傳乃是以蘇忿生之田與鄭蘇公武王之司寇注誤記京相璠曰河內脩武縣北有故隤城實中今世俗謂之皮垣朱作壇箋曰宋本作垣趙改垣方四百步實中高八丈際陂北隔水朱趙有一字十五里俗所謂蘭邱也方二百步西朱趙有一字十里又有一邱際山官本曰按山近刻訛作陂　案朱作陂箋曰陂舊本作三朱本作山或疑作之趙改山世謂之勑邱方五百步形狀相類疑即古攢茅也杜預曰二邑在脩武縣北所未詳也又東長泉水注之源出白鹿山東南伏流逕朱趙有一字十三里重源濬發于鄧城西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又有東南伏流四字係衍文　案朱趙有世亦謂

之重泉水也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爲竹林七賢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孫校云七賢觀在輝縣西南六十里後廢爲寺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于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其水又南逕鄧城東名之爲鄧瀆又謂之爲白屋水也昔司馬懿征公孫淵還達白屋即于此也其水又東南流逕隤城北又東南歷澤注于陂陂水東流官本曰按陂近刻訛作泉　案朱趙作泉謂之八光溝而東流注于淸水

水九　四

謂之長淸河而東周永豐塢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黃省曾本作塢有丁公泉發于焦泉之右次東朱趙有又字得焦泉泉發于天門之左天井固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當作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更無所出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平得二字係衍文　案朱有箋曰二字疑誤孫云或作平行趙改平行東南人徑至天井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御覽河北天門山引水經注曰俗謂之百家巖巖可容百家故以爲名山有石穴狀如門纔得通人自平地東南入便至天井與此文不同直上三匹有餘扳躡而升至上平東西二百步官本曰按東字近刻譌在平字上　案朱同箋曰一作平東趙依改南北七百步四面險絕無出升陟矣上有比邱釋僧訓精舍寺有十餘僧官本曰按有十近刻訛作十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孫潛校本作卉有十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卉

左右雜樹疏頒官本曰按近刻作挺案朱趙作挺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
然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朱作間箋曰古本作二口
吳改作二間趙改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于北阜南流
成溪世謂之焦泉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世謂下落之字次東得
魚鮑泉次東得張波泉次東得三淵泉梗河參連官本曰按河近刻訛
作柯案朱作柯箋曰古本作梗河參連女宿相屬吳改作柯㙔案隋天文志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李云女宿即須女四
星此蓋謂魚鮑張波三淵之三泉如梗河之參連並焦泉爲四似女宿之相屬也趙改河女宿相屬是四
川在重門城西並單川南注也重門城昔齊王芳爲司馬師
廢之宮于此即魏志所謂送齊王于河內重門者也城在共
縣故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陽陂次東又得卓水陂次東
官本曰按次近刻訛作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穴當作次有百門陂官本曰按近刻作北門陂案朱趙
作北門趙釋曰一清按北門陂即百門陂也魏書地形志林慮郡共有卓水陂柏門山柏門水南流名太清水金史地理
志衛州蘇門有百門陂蘇門即漢志之共縣隋曰共城金改蘇門今河南衛輝府之輝縣也縣西北七里有蘇門山亦曰
百門山有百門泉左傳定公十四年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即百門泉矣百與北音相近致訛陂方五
百步在共縣故城西漢高帝八年封盧罷師爲共侯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封旅罷師爲共嚴侯國案朱同箋曰㙔按史記年表云八年封盧罷師爲共侯諡曰莊此旅字當作旅即盧字古
通用嚴避明帝諱趙改旅爲旅餘不改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遙
于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朱箋曰莊子云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注
云厲王之難共伯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召公卜之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
仙者孫登之所處袁彥伯竹林七賢傳嵇叔夜嘗採藥山澤
遇之于山冬以被髮自覆夏則編草爲裳彈一絃琴而五聲
和其水三川南合謂之清川又南逕凡城東司馬彪袁山松

郡國志曰共縣有凡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汎亭案朱趙作汎周凡伯國春秋
隱公七年經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東南
有凡城今在西南其水又西南與前四水總爲一瀆又謂之
陶水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東周新豐塢又東注也趙釋曰一清案
太平寰宇記修武縣下引水經注云五里泉在脩武鄉今本無之
東北過獲嘉縣北
漢書稱越相呂嘉反武帝元鼎六年巡行于汲郡中鄉得呂
嘉首因以爲獲嘉縣後漢封侍中馮石爲侯國縣故城西有
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彥善縣人也累遷桂陽
郡五官將尙書僕射遭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
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淪毀莫記清水又東周
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汲之新中鄉也官本曰按之近刻訛
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汲水當作汲郡按非也水當作之漢書地理志註校改
又東過汲縣北
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官本曰按
此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趙有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于此也官本曰按當近
刻訛作常案朱趙作常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
者朱作君箋曰宋本作者趙改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
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官本曰按本近刻作甫案朱作甫趙改刊誤曰甫隸釋載此文作本
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
位以明尊祖之義于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朱作邲箋曰舊
本作邠趙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爲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

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
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于其上
趙釋曰金石錄跋尾曰晉太公碑略云太公望者此縣人大
晉受命四海統一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
之書藏書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又云其周志曰文
王夢天帝服元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
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
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詢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文王
曰吾如有所於汝見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
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又曰其
紀年日康王六年齊太公卒參考年數蓋一百一十餘歲按
前世所傳汲冢諸書獨有紀年穆天子傳師春等不載所謂
周志者不知爲何書而杜預左氏傳後敘云汲冢書凡七十
五卷皆藏祕府預視見之以此知不特十餘萬言其亡逸見
于今者絕少也碑汲縣令盧無忌立後題太康十年三月云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
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
斯無嫌矣清水又東逕故石梁下梁跨水上橋石崩褫餘基
尚存清水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上案朱作上
趙上上增山字山西有倉谷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作山西倉谷趙作方山在衞縣西有倉谷刊誤
日方上山名勝志引此作方山上寰宇記衞州衞縣下引水經注云方山在衞縣是也元豐九域志衞州汲郡防禦古跡
引水經注云方山西有倉谷落有字谷有倉玉瑉石故名焉其水東南流潛行
地下又東南復出俗謂之雹水東南歷坶野朱箋曰一作牧野自朝
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
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
之于坶野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
家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
不知誰所誌也趙釋曰曹氏安太師比干錄曰按衞輝府舊志云殷少師比干墓在汲縣西北一十五里
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碑年深石斷字畫不全世傳以爲孔子所書今此碑見存竊觀其體勢與周穆王時書吉日癸巳

石刻相類其爲古筆無疑謹用摹鋟以暴于世云葉氏奕苞續金石錄曰比干墓碑在汲縣漢隸釋文漢隸字源辨其繆
然比干爲三古殺身成仁之第一人而尼父是其族孫爲之標識宜也以疑傳疑存之亦無不可洪氏曰大觀中會稽石
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闕其三字書清勁乃東漢威靈時人所書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予按今存四字乃隸書洪非
宣聖之筆洪說當不繆也一清按漢隸釋文洪文惠公撰集郎葉氏所引之文是也亦見隸續洪隸字源乃宋婁機
彥發所纂其言曰水經云朝歌縣南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
干墓四字在今衞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又比干錄尙有銅盤銘
十六字左林右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亦是先聖古文篆書以寧云唐開元中爲耕地者所得至元延祐戊午
衞輝府路學正王公悅臨摹汝帖推官張淑記之汲尹王元恕勒石是則善長所不及知也好古之士安得長存天地間
哉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
碑列于墓隧矣趙釋曰金石錄跋尾曰後魏孝文帝弔比干文其首已殘缺惟元載字可識其下云歲御
次平闕茂望舒會于星紀十有四日日惟甲申按爾雅云歲在戊曰闕茂又鄭康成注月令仲冬者日月會于星紀後魏
孝文以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經比干墓覩爲弔文樹碑而刻之是歲甲戌其說皆合其未嘗改元而稱元載者孝文
以是歲遷都洛陽蓋以遷都之歲言之也又云碑陰盡紀侍從羣臣官爵姓名一清按是碑文載太師比干錄及衞輝府
志文繁不錄德甫所云碑首殘缺惟元載字可識今其碑云惟皇構遷中之元載正以宅洛之歲言之也雹水又
東南入于清水清水又東南逕合城南朱趙不重清水二字故三會亭
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逕鳳皇臺東北官本曰按鳳近刻訛作屬案朱趙作屬南注朱趙有之字也
又東入于河
謂之清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黃省曾本作口即淇河口也蓋
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魏郡內黃縣清河水在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惟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
瀆移匯流逕絕官本曰按匯近刻訛作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姜宸英校本唯作匯餘目尚

存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餘目下落尚存二字故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目尚存故東川六字係衍文重出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六字衍文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

沁水出上黨湼縣謁戾山官本曰按湼近刻訛作沮　案朱作沮箋曰沮當作湼宋本作洹後漢郡國志上黨郡湼縣注引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云在湼趙改湼

沁水即湼水也官本曰按湼近刻訛作洎　案朱作洎趙改湼刊誤曰說文洎灌釜也不云是水名寰宇記云沁水出沁州緜上縣覆甑嶺濁漳水注云有湼水西出覆甑山東流與西湯谿水合水出湼縣西山湯谷又東逕湼氏縣故城南縣氏湼水也然則沁水與湼水同源合注洎當作湼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歷落朱作歷洛趙改沿歷刊誤曰歷洛孫潛校改作沿歷參差翼注之也

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官本曰按猗氏屬上黨猗氏屬河東原本及近刻猗並訛作猗注內同今改正　案朱趙作猗下同孫校曰元和志冀氏縣本漢猗氏縣地沁水在縣東一里

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以詹事魯繇爲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駿山朱趙作峻下同朱箋曰峻御覽作駿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于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出巨駿山東帶引眾溪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于端氏縣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

又南過陽阿縣東

沁水南逕陽阿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阿縣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城

西白澗嶺下官本曰按近刻脫濩字　案朱趙出下並無濩字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澗水水出其縣北官本曰按縣近刻訛作城　案朱趙作城東南逕濩澤城東官本曰按近刻作經澤城東　案朱作經澤城東趙經改逕又南入于澤水朱同趙改濩澤水下同刊誤曰當作濩澤水落濩字下同澤水又東得陽泉口水出鹿臺山官本曰按水字近刻訛在口字上　案朱同趙口下又增水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朱作下訢趙改卞訢刊誤曰箋曰墶按謝本作卞訢考史漢表並無其人惟琴操云卞和獻玉于楚王封爲陵陽侯辭不受退而作歌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表陽河齊哀侯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胡侯索隱陽河縣名屬上黨地理志上黨郡有陽阿縣續志同魏書地形志高都郡領縣二高都陽阿二漢屬上黨晉罷後復屬方輿紀要云陽阿城在高平縣南六十里河字是阿字之誤齊哀侯漢表作齊侯其石齊又是諡而失其姓與是注下訢均爲不同下訢當作卞訢河水注云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雖彼文以上黨之陽阿蓋平原之阿陽出于外繆然載筆之于書可知陽阿爲訢封國與馬班可參同異齡殊齟齬卞萬互差要是傳寫之訛耳朱氏不察紛挐引甚無謂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作齊哀侯漢表作齊侯其石卞訢封邑當屬平原之阿陽非此陽阿也詳河水篇注水歷嶕嶢山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焦嶢山東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焦宋本作燋按寰宇記引此文作嶕嶢東都賦注云嶕嶢高也若從火作燋燒果何義乎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黑嶺下即開隥也朱作隥趙改隥刊誤曰穆天子傳云西絕鈃隥即禹貢之岍山馬融本作開山隥郭璞註云阪也玉篇云或作蹬當從古文作隥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官本曰按鄉近刻訛作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卿當作鄉孫潛校改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泉水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黃省曾本作注陽泉水又南注濩澤水澤水又東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又字　案朱趙有

又字並不重澤水二字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于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孫潛校改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其水沿波漱石官本曰按其水二字近刻訛在又東南流句之上案朱趙同湍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朱趙不重沁水二字五十餘里沿流上下朱沿作汾趙改又增流字刊誤曰箋曰汾宋本作沿按寰宇記引此文作沿流上下落流字步徑裁通官本曰按徑近刻訛作逕案朱趙作逕小竹細筍被于山渚蒙蘢茂密奇為翳薈也朱蘢作籠茂作拔趙改刊誤曰箋曰拔宋本作茂奇宋本作冣按蒙蘢當從艸作蒙蘢奇字義通下云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是其詞例也

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

沁水南逕石門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衍也趙改世刊誤曰也當作世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西七十里有沁水左逕沁水城西趙刊誤曰箋曰左逕舊本作逕在按左逕二字不誤附城東南流也官本曰按原本此下有南逕石門四字係衍文案朱趙無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為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按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官本曰按鞮近刻訛作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堤當作鞮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朱無里字箋曰御覽引此作九百里趙增里字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眾谷走水小石朱作口箋曰宋本作小石趙改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

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累方石為門官本曰按近刻脫累字案朱趙無若天暘旱官本曰按暘近刻作亢案朱趙作亢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防斷水朱趙作閉石朱箋曰御覽引此注作閉防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聽許于是夾岸累石結以為門用代朱作伐箋曰御覽引此注作用代木門趙改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孫校曰枋口水在今濟源東北三十里溉田頃畮之數間二歲月之功官本曰按間二訛舛朱謀㙔云當作間關案朱作間二箋曰玉海引此亦作間二似疊一字當作間關趙改間關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舊傳云自然成著官本曰按著近刻訛作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者寰宇記引此文作著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為二水一水南出為朱溝水沁水又逕沁水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沁水縣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沁水縣落水字葢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案朱脫趙增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渟淵南流為臺渟水東南入沁水官本曰按東南近刻訛作南東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南東二字當倒互沁水又東倍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水

又東過野王縣北

沁水又東邘水注之官本曰按邘近刻訛作刊下同案朱趙不誤孫校曰邘水出懷慶府城北三十里逕邘城西水出太行之阜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山即朱作則箋曰宋本作即趙改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

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朱趙有也字詩所謂徒於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卽此山矣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朱作關箋曰宋本作邘國趙改國也城南有邘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伐鄭富辰諫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表是征和二年封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脩復野王令范眾愛河內朱作中箋曰宋本作河內趙改內太守元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于廟治中劉明別駕朱無別字箋曰宋本作別駕趙增別字呂次文官本曰按近刻作父案朱作父趙改文主簿向

班虎荀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官本曰按近刻作犢案朱趙同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竝言仲尼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言是矣官本曰按是近刻訛作至案朱趙作至蓋孔氏遷山下官本曰按氏近刻訛作因案朱趙作因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于山矣非謂迴轅于此也邘水東南逕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臺朱作橋箋曰一作臺趙改臺西南三十里今是亭在邘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謬耳朱謬上有所字趙刪刊誤曰所字衍文或更有之余所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東逕野

王縣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東地置東郡衞元君自濮陽徙野王官本曰按濮近刻訛作漢案朱作漢箋曰當作濮趙改濮卽此縣也漢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郡官本曰按近刻脫郡字案朱脫趙增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矣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當作洛魏孝文帝自代遷洛陽魏書地形志懷州天安二年置太和十八年罷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柏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孫校曰丹河在懷慶府城東北十五里源出澤州界內穿太行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

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朱作陽趙改楊刊誤曰陽谷當作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朱箋曰舊本無會字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趙釋曰一清按魏書地形志邵郡皇興四年置領長平縣卽斯縣也泫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遣馬服君之朱無之字箋曰舊本無君字有之字吳本以之字改作君字趙增之字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眾降起起坑之于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眾收頭顱築臺于壘中

正山爲臺崔嵬桀起今仍號之曰白起臺朱無之字趙增刊誤曰號下御覽引此文有之字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舊疑作猶按舊字不誤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侯國官本曰按近刻脫國字朱脫趙增刊誤曰侯下落國案字趙釋曰全氏曰衛將軍所封國索隱曰汝南其子封宜春侯亦在汝南然則非上黨之長平也一清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裴駰曰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六十里其水東南流注絕水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其下落水字絕水又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泫谷朱作玄趙改泫刊誤曰章懷後漢書註曰泫氏縣名屬上黨西有泫谷水故以爲名元當從水作泫後魏改泫氏縣爲元氏然谷名當仍其舊東流逕一故城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丹水入泫泫卽絕也絕水南至壄王入沁善長分爲二水與班固異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趙釋曰一清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上黨記曰白起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長平城卽白起城也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于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趙釋曰巵林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蓋卽酈元之說予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雒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躡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盥有天井關頭可睇德陽殿角乎考地志宏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均者斯爲近之耳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官本曰按人近刻訛作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當作人古人字與入相似而各

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流巨輸朱作洪源巨輸箋曰宋本作洪流巨輸埠案疑當作洪流巨輸趙從之淵深不測蘋藻芟芹官本曰按芟近刻訛作冬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冬字疑誤按孫潛云冬蘇冬也字不誤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官本曰按無變近刻訛作燕麥案朱趙同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于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朱趙有一字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太行山上天井關南有天井泉水三所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出山逕鄈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鄈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鄈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卽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朱趙有也字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沁水又東南流逕成鄉城北朱趙不重沁水二字又東逕中都亭南左合界溝水官本曰按左近刻訛作又案朱趙作又水上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

于沁水也

又東過州縣北官本曰按州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周注內故州也同今改正　案朱趙作周

縣故州也朱趙作周趙釋曰一清按水經多以州爲周如武周泉周之類此是漢志河內郡之州縣而水經以爲周鄙故以縣故州也釋之後人併注之州字亦改從周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官本曰按此三字上有脫文當云昭公三年晉以州田賜鄭公孫段六國時官本曰按此三字誤當作其後二字　趙釋曰何氏曰此注多誤文公孫段事在昭公三年去隱公十一年甚遠韓起又不逮六國時且亦未嘗徙居之全氏曰周以賜鄭下有脫文蓋州本温地蘇忿生叛王王以賜鄭而鄭不能有也晉啟南陽州入焉趙氏郤氏欒氏遞有之昭公三年晉以賜鄭公孫段七年復歸之晉而韓宣子以易原縣于宋樂大心然其後仍屬晉公家宋行人樂祁之死晉人止其尸于州以求盟是也史記韓宣子晚居州然則宣子雖不逮六國時而未始不居州也其文不見于左而見于史義門蒐之未盡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

亭西分爲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注于沁也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流趙下增注字刊誤曰南流下落注字孫潛校增

又東過懷縣之北官本曰按近刻作過邢邱　案朱作過邢丘箋曰一曰懷縣之北趙改懷縣之北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邱更名邢邱曰懷朱箋曰據今韓詩作懷甯春秋時赤翟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爲河內故河內郡治也舊三河之地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

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

沁水于縣南水積爲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縣西北自枋口東南流官本曰按枋近刻訛作方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方口當作枋口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于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官本曰按出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當作出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官本曰按卬近刻訛作卬下同　案朱訛趙改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官本曰按此下近刻重一殷字　案朱重趙刪刊誤曰殷字重文宜衍即是城也然則殷之爲名久矣官本曰按近刻脫則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然下落則字知非從卬始昔劉曜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聰　案朱趙作聰趙釋曰全氏曰郭默當附劉曜非劉聰以郭默爲殷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官本曰按督上近刻衍都字　案朱趙有朱溝水又東南注于湖湖水右納沙溝水朱朱溝下無水字湖水下有又字趙增刪刊誤曰朱溝下落水字湖水下又字衍文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

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張禹所封在汝南地理志汝南郡安昌縣下云侯國外戚恩澤侯表亦云是汝南方輿紀要安昌城在信陽州西北七十里漢縣屬汝南郡亦見淮水注今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人徙家蓮勺朱作芍趙改勺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骨官本曰按近刻脫骨字　案朱趙同自治冢塋起祠堂于平陵之肥牛亭官本曰按近刻陵下又有平字衍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下平字衍文近延陵奏請之詔爲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于彼此則非也沙溝水又東逕隰城北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沙溝下落水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懷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于陂陂水又值武德縣南至滎陽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九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值當作直又直下落武德縣南至滎陽縣北九字全祖望校補方輿紀要懷慶府武陟縣下云沁河在縣東一里自河內縣

流入又南達于河其入河之處名南賈口支流復自縣東北引灌田二千餘頃禹貢錐指曰沙溝卽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濟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今懷慶府河內縣東有武德城又有丹河在府東北二十五里名曰丹口南流三十里入沁河沁水入河之處在武德縣界而爲陂水之所匯也東南流入于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爲濟渠故班固及闞駰竝言濟水至武德入河蓋濟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亦兼丹水之目矣

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

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官本曰按洳近刻訛作如 案朱訛趙改水出山側頽波瀨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潤趙作閒傾瀾漭盪官本曰按漭近刻訛作漭 案朱趙作漭朱箋曰御覽引此作傾瀾莽盪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曖若霧合又東北沾水注之官本曰按沾近刻訛作浛下沾臺訛作玷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浛水當作沾水全氏曰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下云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此卽沾縣所以得名也有沾縣因有沾城魏書地形志樂平縣有沾城是也有沾城因有沾臺晉書誤以沾城爲玷城而是注亦訛沾臺爲玷臺何超晉書音義從而實之賴有胡梅磵不錯今校正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于西北隅與金谷水合金谷卽沾臺之西溪也東北會沾水朱無沾字趙增刊誤曰會下落沾字又東流注淇水趙淇水作于淇淇水又逕南羅川朱本不重淇水二字又歷三羅城北官本曰按三原本及近刻竝訛作之考寰宇記共城縣治西北六十里大山中有羅門卽山峽經東之所內有南羅中羅北羅三城可證之乃三字之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之全祖望校改三東北與女臺水合朱合上有會字趙刪刊誤曰會合義複衍會字水發西北三女臺下東北流注于淇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上黨郡壺關縣下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淇水又東北歷淇陽川官本曰按歷近刻訛作逕 案朱趙作逕逕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帶澗枕淇淇水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綵垂禁立亭亭極峻其水西流水也又東逕馮都壘南世謂之淇陽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東出山分爲二水水會立石堰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會上落水字遏水以沃白溝左爲菀朱作宛箋曰舊本作菀趙改菀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十八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二十八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字衍文竹書紀年校淇絕于舊衛卽此也淇水又東右合泉源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太和泉源水案淇水又東下朱趙有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闞駰云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西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邱釋名謂一頓而成邱無高下大小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于邱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八十七字今依官本移後淇水又北下太和泉源水五字朱趙同朱箋曰此下自水有二源至更相通注河清止九百十五字共本誤入于十三卷㶟水注中今移按于此趙刊誤曰太和泉源水五字中有脫文太和下是言頓邱郡廢置之由泉源水當連下水有二源趙釋曰一清按太和下有缺文魏書地形志頓邱郡晉武帝置頓邱縣太和中併汲郡此必言頓邱郡縣廢置之由故有太和二字太和爲魏孝文帝年號朱氏僅知正其錯簡惜不知指其缺失也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 案朱趙無流字趙北下增一出二字刊誤曰東南上落一出二字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朱作畏箋曰謝云宋本作晨寒寒埻案當作畏寒趙改畏也紂乃于此斮脛而視髓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沫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趙釋曰一清按禹貢錐指曰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此卽紂都朝歌也武丁自鄴南復遷于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于朝歌淇水注引晉書地道記謂武丁遷居沫邑蓋誤以武乙爲武丁耳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官本曰按禹貢二字近刻訛在紂都上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此句甚費尋思蓋抄變漢書地理志而誤者班固于鉅鹿郡鉅鹿縣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紂所作沙邱臺在東北七十里鄘氏率筆書之今尚書具在烏有是耶史記殷本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蓋四世至紂不復再遷河北卽朝

歌城 杜佑曰衞縣西二十五里有古朝歌城劉昫曰紂所都
朝歌城在衞縣西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河南衞輝府淇縣交
界之地也 卽此矣有糟邱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 孫校
曰山海經有朝歌之山當是以此得名非紂樂也 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
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語比
考讖曰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論撰考讖曰 案朱訛趙增語字刊誤曰論語撰考讖是緯書脫語字 邑名
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墮車 官本曰按蹙近
刻訛作蹙下同 案朱趙作蹙 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
使墮車也今城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于火處也竹書紀年
曰武王親禽帝受辛 朱作辛箋曰當作辛舊本無此字瓘按書泰誓稱商王受則呼其名也史記名
辛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竹書亦名受而沈約注一曰受辛呂氏春秋云紂名受德孟子墨子尸子皆稱紂謚法殘義損
善曰紂蓋死後人謚之也趙改辛 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
臺之異名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于茲邑分其地
爲三曰邶鄘衞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爲三監叛周討平以
封康叔爲衞箕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箕子操遷其墟父母
之邦也不勝悲作麥秀歌後乃屬晉 官本曰按此四字近刻訛在有紂之餘風下
案朱同趙改在地居河淇之間下說見下 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于趙男女
淫縱有紂之餘風 官本曰按餘近刻作遺 案朱趙作遺 又朱此下有後乃屬晉四字今移上 土
險多寇 官本曰按土近刻訛作山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晉土嶮舊本作晉王嶮瑋謂晉字屬上句
若言土嶮不成文理或是山字乃通按朱氏此條可謂亂道
土嶮謂地土嶮巇耳地理志云土陋而嶮文理未嘗不成也
後魏書崔延伯傳云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正與此文土險多
寇相證晉字阿誰實連下讀耶全祖望曰後乃屬晉四字當
移在戰國時皆屬于趙之上不然三家分晉趙乃在後若云造父之國則又不得云戰國時也 漢以虞詡爲
令朋友以難治致弔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又

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
東 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至當作逕 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
歌西北大嶺下 官本曰按此卽二源之一 東流逕駱駝谷 官本曰按東流近刻訛作更出
案朱作更出趙改東出刊誤曰更當作東 于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
矣歷十二嶝嶝流相承泉響不斷返水捍注捲復深隍 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倦後深隍 案朱訛倦後趙改捲復刊誤曰箋曰倦後二字訛誤未詳按廣韻捲水回旋貌經典釋文春秋左
氏傳音義曰後深也倦後當作捲復 隍閒積石千通水穴萬變 朱千作下萬作爲箋曰古本作
積石千通水穴萬變趙改從古宋本 覩者若思不周賞 趙刊誤曰箋曰作苦思按若字不疑
誤 情乏 朱作之箋曰疑作乏趙改乏 圖狀矣其水東逕朝歌城北 官本曰按東近
刻訛作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更當作東 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
爲肥泉也故衞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
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水
少 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趙無 所歸枝散而多 官本曰按歸下近刻有各字 案朱趙有 似
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
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毛云菉王
芻也竹編竹也 朱箋曰毛傳作篇竹爾雅作萹蓄趙改萹竹 漢武帝塞決河斬淇
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
軍資 朱輸作論箋曰論當作輸寬引此作輸後漢書寇恂傳作以給軍士趙改輸 今通望淇川無
復此物惟王芻編草 趙編改萹刊誤曰編當作萹 共縣淇水出劉昭補註云有綠竹草唐
韻萹竹草名 不異毛興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注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不異毛注按詩地攷引此文是興字
又言澳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
入于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 官本曰按泉源近刻

訛作源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源泉詩作泉源　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　趙釋曰一淸按泉源水入淇卽今衛輝府輝縣之衛河也道元詳其水而遺其名　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南當作口　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在字　案朱趙有　遮害亭西　朱趙有一字　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是下落也字　漢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隄者也自後遂廢魏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歷枋城北　官本曰按枋近刻訛作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楊城當作枋城　東出今瀆破故堨　官本曰按近刻作堰　案朱趙作堰　其堰悉鐵柱木石叠用其故瀆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爲二水一水南注淸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淸水盛　官本曰按水有二源至此句淸字止舊刻訛在瀷水注內　八風谷之緇石也緇字下原本不誤　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菀口合　朱作宛趙改菀刊誤曰宛口寰宇記作菀口下菀水菀城竝同全氏曰卽博物志之澳水澳菀聲相近　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菀城西　官本曰按東下近刻衍注字　案朱衍趙刪　屈逕其城南又東南流歷土軍東北　官本曰按土軍原本及近刻竝訛作五軍考土軍漢書地理志屬西河郡北魏立吐京郡吐京卽土軍音聲之轉魏討九原西河吐京諸叛部出配郡縣置吐京民於此但魏書作吐京道元猶用土軍字耳　案朱趙作五下同　得舊石逗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沮　案朱訛沮趙改逗刊誤曰沮當作逗與逗同穀水注云又枝流入石逗是也義與石竇通　故五水分流世號五穴口今惟通幷　朱作井箋曰宋本作幷趙改幷　爲二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趙無水字　一水西注淇水謂之天井溝一水逕土軍東

分爲蓼溝東入白祀陂　朱作祠趙改祀下同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內祀舊本作白祀未詳孰是按方輿紀要云同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其麓縣亙四十餘里形若游龍高處如龍脊曰龍脊岡龍脊之左有山曰白祀淇水所逕多溉爲陂祀字是也　又南分東入同山陂溉田七十餘頃二陂所結卽臺陰野矣菀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　官本曰按令近刻訛作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今當作令　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卽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者也　官本曰按榆下近刻衍城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春秋經無城字衍文　淇水又北逕其城東　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北二字　案朱趙無　東北逕同山東又東北逕帝嚳冢西　官本曰按又字下近刻有北逕其城東五字係衍文　案朱趙有　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又北逕白祀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頓邱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淇水又北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闞駰云頓邱在淇水南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又屈逕頓邱西六字係訛舛衍文　案朱趙有　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邱釋名謂一頓而成邱無高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　官本曰按土軍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出軍係後人所改　案朱作出趙改土刊誤曰出軍當作土軍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土軍縣魏書地形志有吐京郡卽土軍也　置土軍于邱側　官本曰按此上軍原本及近刻竝訛作五軍下同　案朱趙同　故其名亦曰土軍也　官本曰按此上八十一字近刻訛在前淇水又東之下右合泉源水之上　案朱趙八十一字俱在前淇水又東下趙釋曰一淸按魏書地形志有南北吐京郡後從其

民于此故有壯京之名士軍五軍蓋吐京之變音**又屈逕頓邱縣故城西**官本曰按又屈二字
近刻訛在上頓邱在淇水南下　案朱趙同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
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邱皇
覽曰頓邱者城門名頓邱道世謂之殷皆非也蓋因邱而爲
名故曰頓邱矣**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官本曰按枉近刻訛作柱
或案朱作柱箋曰當作枉隋圖經曰枉人山谷名山陽三山云紂殺比干於此山因得名古几伯國地也隋書地志云
汲郡黎陽有式佂山枉人山趙改枉春秋左傳定公十四年朱四作三箋曰春秋作十四年趙改
四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者也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卽此
城矣**淇水又東北逕石柱岡東北注矣**
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朱趙東上並有又字孫校曰元和郡縣志內黃縣本漢舊縣黃澤在縣西北五
里水濟渠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北去縣二百步

淇水又東北逕并陽城西世謂之辟陽城非也卽郡國志所
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白溝又北左合蕩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陽水
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陽水當作蕩水亦曰湯水方輿紀要名府內黃縣下云湯水在府西南自河南湯陰縣流入縣
境合洹水入於衞河一名黃雀溝互見蕩水注**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
黃澤郡國志曰縣有黃澤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者下落也
字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史記曰趙廉頗伐魏
取黃卽此縣
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
白溝自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羛陽聚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義陽郭　案朱
趙同趙刊誤曰後漢書光武帝紀作羛陽章懷註云羛陽聚名羛與義同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光武帝紀李內
黃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章懷註云羛陽聚名屬魏郡左傳云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於戲陽杜預註云內黃縣北有戲

陽城戲與羛同義陽郭當作羛陽聚說文羛字下云墨翟書義從弗魏郡有羛陽鄉讀若錡則羛與義字可通用也春
秋昭公十年趙釋曰沈氏曰是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戲陽是也
白溝又北逕高城亭東洹水從西南來注之朱東下有又字趙改又東刊誤
曰東又二字當倒互**又北逕問亭東**卽魏界也魏縣故城官本曰按近刻脫魏字縣
故城三字訛在應劭曰下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漢志註引應劭語無縣故城三字當移在應劭曰之上縣故城上
又落魏字應劭曰魏武侯之別都也城內有武侯臺王莽之魏城
亭也左與新河合洹水枝流也白溝又東北逕銅馬城西蓋
光武征銅馬所築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溝又東北逕羅勒城
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官本曰按魏志建安十八年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
通河是也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
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

白溝水又東北逕趙城西又北阿難河出焉蓋魏將阿難所
導趙釋曰一清按元和志云魏將李阿難以利衡瀆遂有阿難之稱矣官本曰按遂近
一刻訛作首　案朱趙作首白溝又東北逕空陵城西又北逕喬亭城西東
去館陶縣故城十五里縣卽春秋所謂冠氏也魏陽平郡治
也其趙作淇水又屈逕其縣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
風俗記曰縣故館陶之別鄉也漢宣帝地節三年置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元康三年置　案朱趙同趙釋曰沈氏曰是地節三年封一清按宣帝地節四年改明年元爲元康廣漢以神爵元
年病死無子絕元帝初元元年紹封弟子嘉伯卽廣漢也以封后父許伯爲侯國地理志
王莽之延平縣矣其水又東過清淵縣故城西官本曰按其水近刻訛作
淇水下同　案朱趙作淇下同又歷縣之西北爲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魏郡清淵縣應劭曰清河在西北世謂之魚池城非也其水又東

北逕楡陽城北漢武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昭帝案朱趙作昭封太常江德爲侯國文穎曰邑在魏郡清淵趙釋曰一清按褚表作潦陽小司馬曰表在清河漢表作㨾陽侯江喜地理志清河無潦陽或是魏郡清淵縣又褚表江德以捕淮陽反者公孫勇侯是武帝非昭帝世謂之清淵城非也

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

清河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和帝永元五年官本曰按和帝近刻訛作順帝案朱趙作順封皇太子萬年爲王國趙釋曰沈氏曰范史章八王少子廣宗殤王萬歲以和帝永元五年封注未覈田融言趙立建興郡于城內置臨清縣于水東自趙石始也清河之右有李雲墓雲字行祖甘陵人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等立掖庭民女亳氏爲后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雲上書移副三府曰官本曰按副近刻訛作列案朱訛趙改孔子云帝者諦也今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者案朱訛趙改是帝欲不諦乎帝怒下獄殺之後冀州刺史賈琮朱作瑤箋曰後漢書作賈琮趙改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尙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清河又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官本曰按麴近刻作鞠案朱趙作鞠破瓚于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于橋上即此梁也世謂之鬲城橋蓋傳呼失實矣清河又東北逕信鄉西趙增縣故城三字刊誤曰信鄉下落縣故城三字以河水篇注參校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清河又趙有東字北逕信成縣故城西應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故縣也趙置水東縣于此城故亦曰水東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祖置清河郡治此景帝中三年官本曰按此五字近刻訛作中元二年景帝六字案朱訛趙止刪元字釋曰沈氏曰本表是三年封皇子乘爲王國王莽之平河也官本曰按平河近刻訛作河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平漢書地理志作平河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尙節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廣記引水經作貴尙小節晦龍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媢世末顯偸竊很鄙有辱天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偸竊銀艾鄙辱天官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廣記引水經作偸竊很鄙有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弭幽中之訟官本曰按弭近刻訛作旌案朱趙作旌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廣記引水經作弭漢桓帝建和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延和元年案朱作延和元年趙改建和仍元年刊誤曰延和當作建和趙釋曰沈氏曰是三年改清河爲甘陵王國以王妖言徙其年立甘陵郡治此焉

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

清河又東北逕陵鄉西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爲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遂立侯城縣治也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西官本曰按故字近刻訛在縣字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縣故城卷中恆有故縣二字當倒互史記趙公子勝號平原君以

解邯鄲之功受封于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清河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陳胥所封索隱曰是南陽地理志南陽郡復陽縣侯國然清河郡亦有復陽縣一清按方輿紀要復陽城在棗彊縣西南十八里漢縣屬清河郡後漢時省趙澄曰為枯絳水所逕此郡陳胥之封邑非南陽之復陽也南陽之復陽闞駰曰故湖陽之樂鄉元帝元延二年置安得以為陳胥封邑小司馬誤矣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清河又東北流官本曰按清河下近刻有水字　案朱趙有逕棗彊縣故城西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廣川惠王子晏為侯國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縣西北五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趙無有棗彊城故縣也

又北過廣川縣東

清河北逕廣川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河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當作河闞駰曰縣中有長河為流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中字以漢志校補故曰廣川也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今廣川縣治清河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地理志信都之屬縣也王莽更名曰歷寧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如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如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如當作而按如往也之也此當作北如北言自東往北也古傳如而字通用然非所論於是也水濟尙謂之為歷口渡也

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

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阻深隄高鄣無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屈逕其城東脩音條趙釋曰全氏曰王三字注中注莽更名之曰脩治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治脩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脩治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清河又東北左與橫漳枝津故瀆合官本曰按橫近刻訛作黃　案朱訛趙改又朱作板津趙改枝津刊誤曰箋曰板津宋本作枝津按黃漳當作橫漳卽衡漳也朱氏失箋又東北逕脩國趙釋曰一清按脩是縣名非國名也道元誤矣故城東漢文帝封周亞夫為侯國故世謂之北脩城也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脩縣治城內有縣長魯國孔明孫校曰他處作孔枏碑清河又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趙釋曰劉昭郡國志補注曰東光有胡蘇亭胡蘇河之名見爾雅地理志東光有胡蘇亭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地理志東光有胡蘇亭九字及也字　案朱趙同者下有是字趙釋曰一清案二字上下有脫誤世謂之羌城非也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後漢封耿純為侯國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人入渤海官本曰按近刻作北海　案朱同趙改又趙脫人字公孫瓚破之于東光界追奔是水斬首三萬流血丹水卽是水也

水九

又東北過南皮縣西

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逕樂亭北地理志之臨樂縣故城也趙刊誤曰箋曰之疑作云按之字不誤王莽更名樂亭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卽此城矣又東逕新鄉城北卽地理志高樂故城也王莽更之曰為鄉矣無棣溝又東分為二瀆無棣溝又東逕樂陵郡北官本曰按逕下近刻有于字　案朱有趙刪刊誤曰于字衍文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苑鄉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宛鄉故城南　案朱訛趙改增刊誤曰方輿紀要順德府任縣苑鄉城云本漢南欒縣地後為閼廢之所謂之苑鄉志云石勒置縣於此又改為清苑縣後魏時廢魏書地形志任縣有苑鄉城宛鄉當作苑鄉下落縣字趙釋曰一清按此縣名不見兩漢晉魏史志未詳處所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南官本

日按高成近刻作高城與枝瀆合枝瀆上承無棣溝官本曰按近刻脫枝字瀆訛作溝　案朱訛趙改不補枝字刊誤曰上溝字當作瀆卽上枝瀆也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帝元朔四年封河間獻王子劉陰爲侯國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靖王按史表是獻王而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嗣王亦無諡靖者應劭曰漢靈帝改曰饒安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表千鍾侯劉搖一云劉陰索隱曰一作重漢表作重侯搖在平原地理志有重邱也若渤海之千童別是一縣漢志注應劭曰靈帝改曰饒安者也道元混而一之滄州治枝瀆又南東屈東北注無棣溝無棣溝又東北逕一故城北世謂之功城也又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春秋僖公四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趙無齊楚之盟于召陵也管仲曰昔召康公賜命先君太公履官本曰按賜近刻作錫　案朱趙同北至于無棣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之爲近既世傳已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以文　案朱趙作以久以已通且以聞見書之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官本曰按迎近刻訛作逆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逆河漢書地理志作迎河莽多忌諱故以逆爲迎也史記惠景侯者年表云漢景帝後七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文帝後元年中　案朱訛趙改景帝後元中刊誤曰文帝當作景帝與下竇廣國之封其誤同年字以後文校衍趙釋曰一清按史表長彭祖與竇廣國皆以景帝後七年封非文帝也又文景改年只稱後元年後二年中元年中二年耳則亦不當云後元年中也後元非紀年之號此蓋史表而誤者也他處引史有年數者皆據史改正而特存其說于此封孝文后兄子彭祖爲侯國朱趙有漢字建安中魏武擒袁譚于此城也清河又北逕北皮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　案朱脫趙北逕二字乙說見下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左會譚地別瀆　案朱訛趙改譚地爲滹池刊誤曰箋曰地宋本作池按北逕二字當倒互譚地是滹池之誤謂之合口官本曰按近刻脫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城謂之合下落口字此文當與濁漳水篇注參校謂之合城也官本曰按城謂近刻訛作故謂　案朱趙同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卽是城矣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四字作有北皮城也　案朱趙同

又東北過浮陽縣西官本曰按過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

清河東北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清字流字　案朱脫趙補清字刊誤曰河上落清字浮水故瀆出焉按史記趙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陽之稱者蓋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迹又自斯別是縣有浮陽之名也官本曰按浮陽近刻訛作浮水　案朱訛趙改首受清河于縣界東北逕高成縣之苑鄉城北官本曰按高成近刻訛作高城苑訛作宛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高城漢書地理志作高成宛鄉當作苑鄉又東逕章武縣之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城下落北字孫潛校增漢景帝後七年朱趙作文帝後元中趙釋曰一清按此注誤文說見前封孝文后弟竇廣國爲侯國王莽更名桓章晉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瀆又東逕篋山北魏土地記曰朱魏下有氏字趙刪刊誤曰氏字衍文高成東北五十里有篋山長七里浮瀆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陽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成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趙釋曰一清按一統志武帝臺在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水經注浮水所經蓋南臺也下章武縣臺乃是北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浮陽縣官本曰按近刻脫陽字　案朱脫趙改縣爲陽刊誤曰縣當作陽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曰再官本曰按朝夕近刻作潮汐　案朱趙同今溝無復有水也清河又北分爲二瀆枝分東出又謂之浮瀆

清河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浮陽下落縣字王莽之浮城也建武十五年更封驍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爲侯國官本曰按近刻脫驍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浮陽郡治曰驍騎將軍劉歆見後漢書岑彭傳落驍字

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朱作滹趙改滹刊誤曰滹字誤寫當作滹後竝同謂之合口也官本曰按口近刻訛作河　案朱訛趙改

又東北過濊邑北

濊水出焉官本曰按濊水詳濁漳水注內

又東北過鄉邑南

清河又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逕漢武帝故臺北魏土地記曰官本曰按魏下近刻衍氏字　案朱衍趙刪章武縣東朱趙有一字百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又東注于海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非也

又東北過窮河邑南官本曰按過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

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俗謂之三女城非也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　案朱趙作周下同水經曰笥溝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自下爲派河尾也官本曰按原本訛作水經曰笥溝泉周縣東南與清河合者自下爲清河下邑也近刻日又訛作自自又訛作日考沽河經文云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爲笥溝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今據以訂此文之舛誤　案朱訛趙作水經曰笥溝至泉周縣東南與清河合者日爲清河下邑也刊誤曰箋曰當作白溝當作溝按曰字不誤曰下之下衍文沽水篇經云又東南至雍奴縣入笥溝又東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此即酈氏所稱經曰者也本文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水句經曰句笥溝下落至字迷下讀若依朱氏所云曰作白不知撫趙之境有白溝亦有笥溝而無白笥溝其誤審矣又東泉州渠出焉官本曰按近刻渠訛作泉泉州渠詳鮑邪水注內　案朱訛泉趙改　刊誤曰箋曰泉當作縣按孫潛校改作水泉周水即泉州渠魏書武帝紀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詳見沽水注中朱氏改泉周縣非是

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煑鹽于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趙作成北朱趙有一字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煑海水藉鹽爲業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

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趙釋曰何氏曰蕩廣韻作簜從竹

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泉趙作東流逕其縣故城南縣因水以取名也晉伐成都王穎敗帝于是水之南盧綝四王起事曰官本曰按綝近刻訛作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隋書經籍志晉四王起事四卷晉廷尉盧綝撰林當作綝惠帝征成都王穎戰敗時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上軍人競就殺舉輦者乘輿頓地帝傷三矢朱作夫箋曰一作矢趙改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衆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帝袂將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此則嵇延祖殞命之所

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

美水出蕩陰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美水所出也美水又東逕韓附壁北又東流逕美城北故羑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牖獄犴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廣雅稱獄犴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稱全氏校改牖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昔

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于此散宜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羑城北水積成淵方朱趙有十一字餘步深一丈餘東至內黃與防水會水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盧諶征艱賦所謂朱作爲箋曰當作謂趙改謂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羑水又東歷黃澤入蕩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內黃官本入蕩者也蕩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黑山北谷曰按黑近刻訛作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里山當作黑山見淸水注東流逕晉鄙故壘北謂之晉鄙城名之爲魏將城昔魏公子無忌矯奪晉鄙軍于是處故班叔皮遊居賦曰過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者也其水又東官本曰按其近刻訛作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淇水當去水傍作其卽長沙溝水也非出隆慮之淇水謂之宜師溝又東逕蕩陰縣南又東逕枉人山官本曰按枉近刻訛作柱案朱作柱箋曰柱當作枉趙改枉東北至內黃縣澤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郡國志曰內黃縣有黃澤內黃縣名非澤名澤當作縣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是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蕩水又逕內黃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蕩字案朱脫趙增其又增東刊誤曰水上落其字又下落東字陳留有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溝

洹水出上黨泫氏縣

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

東過隆慮縣北

縣北有隆慮山昔帛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帝六年封周竈爲侯國應劭曰殤帝曰隆故改從林也縣有黃華水官本曰按近刻脫華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黃水御覽玉海引隋圖經竝作黃華水下同出于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上官本曰按近刻脫上字案朱作地崖無上字趙地改北下山改上刊誤曰箋曰地宋本作北按山階圖經作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卽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天台赤城之流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又朱箋曰史游急就章曰春草雞翹鳧翁濯顏師古注云雞翹雞尾之曲垂也又漢輿服志云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世謂之雞翹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朱趙有一字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黃華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葦泉水注之水出林慮山北澤中官本曰按山近刻訛作川案朱訛又脫水字趙改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川當作山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魯般門東下流入葦泉水葦泉水又東南流注黃華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于洹水也趙釋曰虞氏世南北堂書鈔引水經注曰黃華谷內西洪邊有一洞深數丈去地千餘仞俗謂之聖人穴太平寰宇記引水經注云黃華谷西北有洞穴謂之聖水窟今本無之

又東北出山過鄴縣南官本曰按過近刻訛作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

洹水出山東逕殷墟北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連當作東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官本曰按北蒙近刻訛作此遂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遂全氏校改北蒙按竹書紀年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都卽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是也此遂字誤昔者項羽與章邯盟于此地矣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分爲二水一水北逕東明觀下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水二字案朱脫趙北下增水字刊誤曰北下落水字下南水字可證昔慕容雋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之知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莫知之案朱趙同後宮嬖妾言虎葬東明觀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雋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陽約官本曰按陽近刻作楊

案朱衍趙改數其罪而戮之此葢虎始葬處也又北逕建春門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舊橋首夾建兩石柱螭矩趺勒甚佳官本日按矩近刻訛作短案朱作短箋曰宋本作矩恐當作距趙改矩乘輿南幸以其作制華妙致之平城東側西闕朱作屈箋曰宋本作闕趙改闕北對射堂淥朱趙作淥水平潭碧林側浦可遊憩矣官本日按側浦近刻訛作浦側憩訛作意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浦側當倒互作側浦意當作憩其水西逕魏武玄武故苑官本日按近刻其水下有際其二字係衍文案朱趙有趙其改淇刊誤曰全氏云其水當加水作淇淇水經云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是也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魚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南水東北逕女亭城北趙南水下增又字刊誤曰東北上落又字又東北逕高陵城南東合坰溝又東逕鸕鷀陂趙有黃衣水注之五字刊誤曰鸕鷀陂下名勝志引此文有黃衣水注之五字今校增北與台陂水合陂東

西三十里南北官本日按此下有脫文下云注白溝河溝上承洹水亦訛脫不可考趙釋曰一淸按下有脫文注白溝河溝上承洹水北絕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邱縣故城西縣南角有斥邱朱箋曰舊本作赤丘趙南上增西字刊誤曰地理志魏郡斥邱縣應劭曰斥邱在西南落西字葢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經書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朱作始之箋曰當作公如趙改公如晉次于乾侯也漢高帝六年封唐厲朱作廣箋曰按史記斥丘侯唐厲趙改厲爲侯國王莽之利邱矣又屈逕其城北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北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城當作城北東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城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李城北入斬張豺于安陽是也官本日按近刻李訛作季豺訛作豹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季城當作李城張豹當作張豺方輿紀要云晉永和五年石虎沒其下張豺擅命虎子遵時出鎮關右至李城舉兵趨鄴晉書載記作李城誤也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洹水又東至長樂縣左則枝溝出焉官本日按近刻訛作側則溝出焉案朱訛趙改則爲白刊誤曰則當作白洹水又東逕長樂縣故城南按晉書地理志曰魏郡有長樂縣也

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

洹水逕內黃縣北孫校曰黃城縣本漢內黃地洹水在縣北四里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口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水案朱趙同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閒趙釋曰一淸按俗本說文作齊魯之閒當以此注正之昔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已瓊瑰而食之官本日按已近刻訛作其案朱趙同又瑰趙作瓌下同泣而又爲瓊瑰盈其懷矣官本日按爲近刻訛作與案朱訛趙改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後言之之暮而卒官本日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卽是水也

水經注卷十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　酈道元　撰

濁漳水　清漳水趙下增補洺水二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官本曰按此下原本及近刻有之漳水焉四字因注文漳水二字訛作經後人又加之焉二字宜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之漳水焉四字衍文孫校不衍四字改漳爲湪加入字作發鳩山之湪水入焉云下條注湪水出發鳩山故知此漳水是湪水之訛戴校並刪此句未是也

漳水出鹿谷山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脫漳水二字及山字太平御覽引此注云漳水出鹿谷山據以訂正　案朱脫趙增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孫校曰發苞疑發包之訛說文云湪水出發鳩山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然則出發鳩者湪水也詳注云云正以淮南子高說濁漳出發苞而釋明之耳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繖蓋水入焉官本曰按繖近刻訛作散　案朱趙同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爲別耳

東過其縣南

又東堯水自西山東北流逕堯廟北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

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朱箋曰劉向別錄云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文王以爲公卿封之長子漢志注云長讀作長短之長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衞行人石買于長子卽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朱趙有也字其水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于梁水梁水出南梁山趙出南作南出刊誤曰出南二字當倒互孫校曰地形志長子有長潞水東流至梁川北入濁漳北流逕長子縣故城南官本曰按逕近刻作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至當作逕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尙子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沮箋曰沮一作洹疑作則按非也蓋是涅字之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尙子卽長子之異名也梁水又北入漳水

屈從縣東北流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注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注字衍文

陶水南出陶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出南陶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南陶當作陶鄉魏書地形志長子縣羊頭山下有神農泉北有穀關卽神農得嘉穀處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頭山水北流入濁漳是也北流逕長子城東朱作至趙改逕刊誤曰至當作逕西轉逕其城北東注于漳水

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南官本曰按此八字近刻移在後潞縣北之上又脫南字　案朱趙八字見後孫校曰星衍詳注有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之辨則下文漳水東逕屯留縣南至有絳水注之四句經文也故地理志引之戴君以注所辨求其說不得乃欲取注中東逕屯留縣南移作經文何太割裂也

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絳字　案朱趙有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爲濫水也官本曰按謂之下近刻有絳水西出穀遠縣七字係複上衍文　案發鳩之谷趙改之發鳩谷朱衍七字趙謂之絳改又有一存西下五字刊誤曰之字當移在發鳩之上全氏云謂之絳水四字誤文宋槧本是又有一水今校正胡東樵不識因以濫水爲絳水之源大非又案也朱作屯箋曰宋本作也趙改也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留吁國也官本曰按吁近刻訛作子　朱訛趙改刊誤曰子當作吁　案潞氏之屬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朱箋曰左傳注純音屯留是也其水東北流入于漳孫校曰屯留絳水自谷氏界來入濁漳因名交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官本曰按出近刻訛作逕　案朱缺一字趙作出刊誤曰箋曰孫云水下當有逕字按漢書地理志注是出字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宋張珦云降水卽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郡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一清按後鉅鹿縣下引地理志信都國信都縣下班固原文云入海則此漳字明是道元所改也觀其自相詰難知之以絳水爲入漳絳瀆爲入海然絳瀆自是漳水一時之徙流非禹貢之絳水益班志之誤道元未敢顯言之漳水又東湪水注之官本曰按湪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陳下同今據說文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陳當作湪說文校正水西出發鳩山官本曰按西出近刻訛作出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出西二字當倒互東逕余吾縣故城南漢光武建武六年封景

丹于尙爲侯國官本曰按子尙近刻訛作尙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尙子二字當倒互後漢書景丹傳
校涷水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
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史記趙肅侯奪晉君端氏而
徙居之此矣其水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愼曰水出發鳩山入
漳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訛作關案朱作關趙改河說見下從水東聲也官本曰按東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章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關當作河章當作東說文校正漳水又東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漳水下落又東北三字孫潛校增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
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呂后元年立
孝惠後宮子武爲侯國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趙釋曰厄林曰漢書戾太
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今荀紀
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漢史稱壺關三老令狐茂然漢武
故事曰壺關三老鄭茂上書未知誰信又漢書王尊傳有湖
三老公乘興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長以茂爲興大誤

一淸按王伯厚曰今漢紀脫令狐茂三字又御覽引上黨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疑卽茂也上書訟衞
太子卽邑人也縣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漳水
歷鹿臺山孫校曰鹿臺山出山海經又地形志襄垣郡建義分上黨之屯留置有鹿臺山與銅鞮水
合官本曰按近刻脫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銅鞮水落銅字水出銅鞮縣西北石隥
山趙釋曰一淸按太平寰宇記銅鞮縣下引水經注云銅鞮水出覆釜山經襄垣縣道又石梯山下引水經注云銅鞮
縣有石梯山高一千九百尺今本無之魏書地形志鄉郡銅鞮縣有銅鞮城石梯水東行入漳然則銅鞮水卽石梯水而
石梯山亦疑卽石磴山也東流與專池水合水出八特山朱無水字特作持箋曰當作八
特潘尼西道賦云羊叢八特成阜黃馬是也趙增水改持刊誤曰箋曰八持當作八特按出上落水字東北流
入銅鞮水銅鞮水又東南合女官本曰按合近刻訛作逕案朱趙作逕趙釋曰一淸按
下有脫文諫水水西北出好松山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北下落出字
趙釋曰一淸按太平寰宇記上黨縣有八諫水引水經云諫水源出上黨縣西魏書地形志上黨郡寄氏縣有八諫泉上

黨谷卽八諫水也又朱趙不重水字官本增以女諫爲水名孫校曰好松山出山海經東南流北則葦
池水與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則榆交水與皇后水合而左
入焉亂流東南注于銅鞮水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銅鞮下落水字銅鞮水又
東逕李憙墓朱趙無又字不重墓字墓前有碑碑石破碎故李氏以太
和元年立之其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
東西北三面阻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卽故縣之上虒亭也
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
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于此縣朱趙有也字銅鞮
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趙刊誤曰箋曰頃一作項按朱氏下文既引後魏地形志長子有頃城而
此又云一作項何無定見也卽縣之下虒聚也地里志曰縣有上虒亭下
虒聚者也朱箋曰後魏地形志長子有應城傾城幸城而前漢地志銅鞮縣有上虒亭下虒聚則後魏之傾城

卽漢之銅鞮也銅鞮水又南逕胡邑西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銅鞮下落水字又東屈
逕其城南又東逕襄垣縣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流逕襄垣縣
故城南王莽之上黨亭
潞縣北朱潞上有又東北過屯留縣七字箋曰宋本無屯留縣三字按屯留與潞縣俱屬上黨郡趙作又東北過屯留
縣南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宋本無屯留縣三字全氏曰謝耳
伯所見是誤本非眞宋本也上文注云壺關在屯留東不得先
壺關而後屯留則經文以屯留置壺關之後明矣道元所以糾
之李何謂經無此文乎但今本屯留縣下脫去南字耳今從官
本移前又東過
壺關縣北下
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儁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
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
也余按燕書王猛與慕容評相遇于潞川也評障錮山泉官本
曰按近刻脫評字案朱脫趙增障錮朱趙作鄣固刊誤曰鄣固上落評字全氏校增鬻水與軍入絹

匹水二石趙刊誤曰箋曰入宋本作人按人古字與入相似然此是入字不是人字十六國春秋亦作入無
佗大川可以爲浸官本曰按近刻脫無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佗上落無字何焯校增所有
巨濆長湍惟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縣北對故
臺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壁臺下同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臺壁地名在今潞城縣北魏書地形志并州漢晉治晉
陽晉末治臺壁是也二字當倒互下並同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爲
臺壁朱趙有也字慕容垂伐慕容永于長子軍次潞川永率精兵
拒戰阻河自固垂陣臺壁一戰破之卽是處也漳水于是左
合黃須水口官本曰按合近刻訛作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右全氏云當作左合水出臺壁
西張諱巖下世傳巖赤則土羅兵害朱趙羅作離刊誤曰箋曰宋本作羅按法言羅
謂之離易小過飛鳥離之義自通也故惡其變化無常恆以石粉汙之令白是
以俗目之爲張諱巖其水南流逕臺壁西又南入于漳漳水

又東北歷望夫山孫校曰地形志上黨樂陽晉義中分長子寄氏置有望夫嶺絳水所出山之
南有石人竚于山上狀有懷于雲表因以名焉有涅水官本曰按
涅近刻訛作洹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洹當作涅西出覆甑山而東流與西湯溪水
合水出涅縣西山湯谷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五泉俱會謂之五
會之泉交東南流謂之西湯水又東南流注涅水涅水又東
逕涅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涅下有氏字考地理志上黨郡涅氏後漢爲涅縣 案朱趙有氏字不重
涅水二字縣氏涅水也東與白雞水合朱無水合二字趙增刊誤曰白雞下落水合二字孫
潛校增水出縣之西山東逕其縣北東南流入涅水涅水又東
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與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與字衍文武鄉水會焉水源出武山
朱作武山趙增鄉字刊誤曰武山當作武鄉山晉書載記云石勒居武鄉北原山下是也西南逕武鄉縣
故城西而南得清谷口官本曰按而南下近刻衍出字 案朱衍趙刪水源出東北

長山清谷西南與轑轄白壁二水合官本曰按近刻轄訛作轄壁訛作壁 案朱作
轄壁趙改轄壁刊誤曰轄當作轄壁當作壁黃省曾本校南入武鄉水又南得黃水口黃
水三源同注一壑東南流與隱室水合水源西北出隱室山
東南注黃水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流黃訛作潢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流當作源箋曰宋云潢水疑作
涅水疑非也卽上文黃水又東入武鄉水武鄉水又東南注于涅水涅
水又東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磻陽城北倉谷水入焉
官本曰按谷近刻訛作石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當作谷下同水出林慮縣之倉谷溪
東北逕魯班門西雙闕昂藏官本曰按近刻脫雙字 案朱趙無西字下屬石壁
霞舉左右結石脩防崇基仍存北逕偏橋東卽林慮之嶠嶺
抱犢固也石磴西陛陟踵脩上五里餘鳥路中斷四五丈中
以木爲偏橋劣得通朱作道箋曰宋本作通趙改通行亦言故有偏橋之名

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山頂趙津改臻刊誤曰津當作臻卽庚
衮眩墜處也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卽庚眩墜處也考晉書庾袞傳袞適林慮山石勒來攻乃相與
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穫命子怛與之下山中塗目眩隊崖而死可證此塈庾袞眩墜事庾誤作庚又脫袞字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庚眩未詳或當是爰眩之譌地志所謂援眩之岸也按閻若璩云晉書庾袞傳袞適林慮
山石勒來攻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穫命子怛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殆是卽庾袞眩墜處也朱
氏不知妄爲附會亦由未記晉書耳倉谷溪水又北合白木溪溪水出壺關縣
東白木川東逕百晦城北蓋同仇池百頃之稱矣朱箋曰後漢書云白
馬氏勇驍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圍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
千仞凡二十一道可攀緣而上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倉溪水朱作
蒼趙改倉刊誤曰蒼當作倉卽倉谷溪水也倉溪水又北逕磻陽城東而北流注
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而東注朱趙作去矣

又東過武安縣趙增南字刊誤曰武安縣下落南字以清漳水經文參校補

漳水于縣東官本曰漳水下近刻衍逕字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漳水下有逕字按漳水於縣東自足成文不煩添補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漳字又注下衍流字　案朱脫衍趙增乙刊誤曰清水當作清漳水注流當倒互作流注世謂決入之所為交漳口也官本曰按為近刻訛作謂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下謂字當作為趙釋曰全氏曰按地理志則是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不如酈言杜君卿曰清漳今為濁漳所奪李宏憲曰清不勝濁故也

又東出山過鄴縣西

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張晏曰三戶地名也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四十里趙釋曰一清按裴駰史記集解引張說梁期作梁淇引孟說四十里作三十里詳見下又東汙水注之官本曰按汙近刻訛作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汗宋本作洧按史記項羽本紀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汙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汙城劉昭補註引水經注證之洧字非也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逕汙城北官本曰按汙城近刻訛作于城　案朱訛趙改昔項羽與蒲將軍英布濟自三戶破章邯于是水汙水東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梁期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為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縣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趙釋曰一清按梁期城在鄴北而三戶津在鄴西漳水先逕武城而後梁期武城一名期城與梁淇地望相近善長故以俗傳為非矣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為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脩也官本曰按建近刻訛作逵　案朱趙不誤魏文帝述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遙睇其靈宇漳水右與枝水合趙釋曰全氏曰漢志魏郡武始縣漳水東至邯鄲入漳指此水也然漳水入漳其說不甚分明當如張晏所云漳水之別注云枝水蓋本之晏也其水上承漳水于邯會西而東別與邯水

合水發源邯山東北逕邯會縣故城西北注枝水官本曰按枝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漳今改正　案朱趙作漳故曰邯會也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旁猶有溝渠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趙敬肅王子劉仁為侯國其水又東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也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又堨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二十里中官本曰按近刻脫二十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御覽引此文里中上有二十字今校補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陸氏鄴中記云水所溉之處名曰堰陵澤官本曰按近刻作晏陂澤　案朱趙同故左思之賦魏都朱趙有也字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武之攻鄴也引漳水以圍之獻帝春秋曰司空鄴城圍周四十里初淺而狹如或可越審配不出爭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脩廣深二丈引漳水以注之遂拔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坟　案朱作坟箋曰宋本作始封此地趙改此故曰魏也趙釋曰一清按左傳閔公元年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魏大名也史記魏世家晉獻公之十六年魏文侯乃桓子之孫畢萬之後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孫子旗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今注云文侯始封此地獨不記詳之魏屬乎蓋誤證也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王莽更名魏城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魏武又以郡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魏武封于鄴為北宮宮有文昌殿溝水南北夾道

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堰下官本曰按近刻脱堰字　案朱脱趙增刊誤曰石竇下落堰字地形志校補注之湟水官本曰按湟近刻訛作湟　案朱訛湟趙改洹刊誤曰湟水當作洹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石氏于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于濟北穀城之山官本曰按穀近刻訛作殿　案朱作殿箋曰當作穀趙改穀採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趺瓦趙刊誤曰箋曰屈柱似是屋柱之訛按屈柱曲柱也與趺瓦字對趺瓦今所謂筒瓦其形半圓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爲基　案朱同箋曰當作城爲之基趙依改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邱地名今鄴西三臺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脱三字　案朱脱趙增刊誤曰嵬作鄴西三臺落三字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中曰銅雀臺官本曰按中上近刻有其字　案朱有其字無雀字趙刪增刊誤曰箋曰謝云銅下當有雀字按通鑑注引此文無其字衍高十丈有屋百一間官本曰按一近刻作餘　案朱趙作餘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與其屬攻掖門脩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爲美談矣石虎更增二丈趙石上有其後二字刊誤曰通鑑註引此文石虎上有其後二字今校補立一屋連棟接榱朱作檐箋曰宋本作榱趙改榱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虎臺官本曰按虎近刻訛作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金雀當作金虎事見魏書武帝紀李善文選魏都賦註云銅雀園西有三臺中央銅雀臺高十丈有屋一百一間亦曰中臺南有金虎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亦曰南臺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亦曰北臺有屋一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藏冰及石墨又有粟窖及鹽窖其言三臺名義制度詳晰如此溫飛卿有金虎臺詩云碧草連金虎青苔蔽石麟初學記引陸翽鄴中記作金獸臺時避虎諱故作獸而劉逵文選註曰南有金鳳臺則誤也劉獻廷廣陽雜記曰方晉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尚餘其半金鳳上有貞武閣乃獨存耳按齊文宣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訛若此唐人避諱故以虎爲武高八丈有屋朱趙有一字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朱趙有一字百四十五間官本曰按近刻脱五字　案朱趙無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窖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及監脱窖字　案朱訛脱趙改增刊誤曰箋曰監疑作鹽按李善文選註作鹽窖黃省曾本作監窖此落窖字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朱作達春箋曰一作建春趙改之北曰廣德門次曰廏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斗樓官本曰按斗近刻訛作午　案朱作午箋曰宋本作斗趙改斗超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及字　案朱訛趙改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之遺跡鄴爲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今相州刺

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閱馬臺西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朱趙有於字）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爲軍騎出入之節矣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爲河伯取婦祭于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約諸三老曰爲河伯娶婦幸來告知（官本曰按幸近刻訛作李　案朱訛趙改）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爲河伯婦（官本曰按祝近刻訛作呪　案朱趙作呪刊誤曰箋曰呪字誤史記作云是當爲河伯婦按廣韻呪詛也通作祝書無逸厥口詛祝疏云以言告神謂之祝不當引史記以相難也）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爲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于河豹磬折曰（官本曰按磬近刻訛作罄　案朱作罄箋曰當作磬趙改磬）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爲河伯取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又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田融以爲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于水上爲佛圖澄先造生墓于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卽此處也漳水又（趙釋曰一清按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又下疑落南字）對趙氏臨漳宮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今地有遺桑墉無尺雉矣漳水又北滏水入焉（官本曰按滏近刻訛作溢又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奮涌滾滾如湯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滏水東流注于漳謂之台河文當在此句之下原本及近刻並脫落　案朱作溢趙改滏刊誤曰溢當作滏滏水見前壺關縣注）漳

水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記項籍本紀注引張晏說作梁淇索隱曰淇當作湛晉八王故事云王浚伐鄴前至梁湛蓋梁湛在鄴西四十里闞駰十三州志曰鄴北五十里梁期城故縣也蓋本之應劭）漢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胡爲侯國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丸渴末逕至梁期侯騎到鄴成都王穎遣將軍石超討末爲末所敗于此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也字　案朱趙無）又逕平陽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鄴師下落敗字寰宇記云臨漳縣有平陽故城孫之騄考定竹書曰今本無之）司馬彪郡國志曰鄴有平陽城卽此地也

又東過列人縣南

漳水又東右逕斥邱縣北卽裴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卽是也地理風俗記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有卽裴城故縣也

漳水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爲列治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者也于縣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朱水下有水字　趙刪刊誤曰水字重文宜衍）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與拘澗水合（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澗下同今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拘澗水澗字誤下並同）水導源武始東山白渠（趙白上增入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云拘澗水東北至邯鄲入白渠落入字）北俗猶謂是水爲拘河也拘澗水又東（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白渠水又東今改正　案朱趙作同）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爲二水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漢景帝時七國悖逆（官本曰按七近刻訛作六　案朱趙同）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捍七月（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日　案朱趙同趙釋

漢書趙幽王友酈商二傳俱作七月此文誤也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
水東入邯鄲城逕溫明殿朱作尉箋曰宋本作殿趙改殿南漢世祖擒王郎
于邯鄲晝臥處也其水又東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
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于南宇立
叢臺于少陽者也今遺基舊墉尙在其水又東歷邯鄲阜張
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也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邯
鄲之名蓋指此以立稱矣故趙郡治也長沙耆舊傳稱桓楷
爲趙郡太守當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挂囊粟于樹莫敢取
之郎于是處也其水又東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東澄而
爲渚渚水東南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沁水東南涓案朱同箋曰涓宋本作流趙改流不改沁釋曰
全氏曰顧景范曰今城南五里有渚河城西半里有沁河合流爲西河蓋是二水名注拘澗水趙釋曰漢志魏

郡武始拘澗水東北至邯鄲入白渠又東入白渠趙釋曰漢志趙國邯鄲縣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
又東故瀆出焉一水東爲澤渚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
雞丘矣東北通澄朱作登箋曰宋本作澄趙改澄湖白渠故瀆南出所在枝
分右出卽邯溝也歷邯溝縣故城東蓋因溝以氏朱作名箋曰宋本作
氏趙改氏縣也地理風俗記曰邯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溝城故
縣也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朱作惠王箋曰
宋本作梁惠成王趙增成字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晉書地道記曰太康
中立以隸廣平也渠道交徑互相纏縻朱作靡趙改縻刊誤曰靡黃省曾本作縻
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
列人入漳是也
又東北過斥漳縣南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
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斷
舊溪東北出官本曰按舊字近刻訛在斷字上案朱趙同涓流濡注而已朱箋曰玉篇云
濡莫歷切淺水也尙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孔安國曰衡
橫也言漳水橫流也官本曰按言下近刻衍覃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覃字衍文孔安國傳云漳
水橫流入河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應劭曰縣故館陶之別鄉
漢宣帝地節三年置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帝元康三年置案朱作元趙改宣元康同趙刊誤曰
元帝當作宣帝別見淇水館陶縣注中趙釋曰一淸按以封許伯封已見淇水篇館陶縣下注此複出是地節三年
后父許伯爲侯國王莽更曰延平也官本曰按平近刻訛作年案朱訛趙改
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地理志廣平有南曲縣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曲周縣案朱訛趙改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
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地理志曰漢武帝建元四年置王
莽更名直周余按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
爲侯國又考漢書同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史記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史記二字疑誤
按史記當作漢書蓋曲周置縣與酈商封國班史志傳異文耳趙釋曰全氏曰五字注中注是知曲周舊
縣非始孝武嘯父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蓋商案朱趙同釋曰孫氏潛曰蓋商下有缺文下文注云
冀州人在縣市補履數十年云是列仙傳嘯父事非酈商也冀州人在縣市補履數十年
官本曰按近刻脫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列仙傳作數十年落十字人奇其不老求其術而
不能得也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朱作祗趙改柢刊誤曰祗當作柢柢閣卽邸
閣也柢邸字通舊有大梁橫水故有巨橋之稱昔武王伐紂發巨橋
之粟以賑殷之饑民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愼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脱趙增刊誤曰按史記殷本紀裴駰集解引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則鉅鹿水之大橋木杈重說今補此三字鉅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邱墟蓋遺囤故窖處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趙釋曰一清按此是緯書路溫舒縣之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卽此澤也鉅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爲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官本曰按近刻重一元字案朱重趙刪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年案朱趙作二以封趙敬肅王子爲平干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爲廣平侯國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鉅鹿郡秦置又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莽曰富昌蓋郡國𨻶列不得如酈所言又沈氏曰敬肅王子偃以征和二年立爲平干王卽廣平也然是王國非侯國善長又誤世祖中興更爲鉅鹿也趙釋曰一清按續志鉅鹿郡劉昭補註云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非更廣平爲鉅鹿也或曰爲乃屬字之誤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鉅鹿郡鉅鹿縣云禹貢大鹿澤在北與康成說同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趙釋曰全氏曰此地理志非班志安帝改信都曰安平則是安帝以後之書一清按全說是孔穎達尚書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案班固漢書以冀國爲信都云云則知此地理志非班志明矣然漢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而趙國襄國下不及絳水孔氏之云未知所指桑欽亦有地理志上黨郡屯留下引桑欽言或是也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北共山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縣下云北山淇水所出淸水注云共縣故城卽共和故國共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北共二字當倒互淇水出焉官本曰按淇水下近刻有共水

二字係衍文案朱趙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官本曰按郕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郕此春秋之郕國也蓋周時國于此地者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地上落此字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官本曰按云近刻訛作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之當作云又今河所從趙改徙刊誤曰從當作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余按鄭玄據尚書有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推次言之故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所未詳也稽之羣書共縣本共和之故國官本曰按本上近刻衍故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上故字衍文是有共名不因惡降而更稱官本曰按近刻脫因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不下落因字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革爲今號但是水導源共北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共出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出宋本作山按當作共北山玄欲成降義官本曰按欲下近刻有因字義訛作議案朱趙有因字朱訛議趙改義刊誤曰議當作義故以淇水爲降水耳卽如玄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逕直信都于大陸者也官本曰按此語有舛誤惟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按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而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官本曰按近刻脫氏字案朱趙無乃書有過降之文官本曰按近刻脫文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下落文字與地說千里之誌官本曰按近刻訛說二字在與字上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與字誤卽之途致與書相鄰河之過降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甯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耿矣九河既播八枝代絕官本曰按枝近刻訛作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牧當作枝漢書敘傳云北亡八支遺迹故稱往往時

存故鬲般列于東北徙駭瀆聯漳絳同逆之狀粗分陂障之
會猶在按經考瀆自安故目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冀州疏曰春秋魏獻子田于大陸焚
焉還卒于甯杜氏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
即脩武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
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此說允當脩
武今獲嘉縣縣西北有吳澤陂其旁近地即大陸也水經濁
漳注曰鄭元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
大陸爲地腹今淇水東至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蓋以淇口
應北過降水之文也道元疑之曰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遥是
矣而其下又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則以南
北兩大陸聯爲一地以應千里之數何其無定見也信如鄭
言則淇口在黎陽西南距脩武二百餘里河之所經當先大
陸而後降水矣鄭說亦豈可通乎又曰正義曰地理志降水
在信都縣漢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西或降水發源在此
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鄭以降讀爲下
江反聲轉爲共河内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
此近降水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謂之共此鄭胸臆不
可從也按襄國今爲邢臺縣界絕無降源孔說非是酈注濁
漳引鄭玄尚書注言降水字不當作絳是也而讀降爲郕降
于齊師之降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則繆一清按道元

極辨康成降水共城之失未嘗附和雷同東樵規之似未允
當惜河水篇注脫去釋禹貢北過降水之文大致不明啟人
疑惑耳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趙釋曰一清按
續志安平國經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地理志無經縣鉅鹿
郡堂陽縣下云當分爲涇縣涇即經蓋前漢已置是縣旋廢
而後漢復置之又方輿紀要趙州甯晉縣有楊氏廢縣云周
禮職方冀州藪曰楊紆水經注楊紆即大陸澤或曰古有楊
城澤流紆回城下因曰楊紆漢置楊氏縣治焉又云胡盧河
在縣東南二十里即禹貢之大陸澤呂氏春秋九藪趙之大
陸其一也酈道元以爲即楊紆藪亦謂之薄落水亦謂之廣
阿澤其上流即漳水也自順德府南和任縣逵隆平而東北
匯大小羣川以注于縣境而趙州西境及滹沱河以南諸水
亦悉東南流至縣境匯爲大澤每至夏秋之交霖潦爲患則
漳水滹沱南北交注泛濫甚廣東注深冀及阜城獻縣以東
至交河縣而合于滹沱下度曰胡盧河横漳之別名也冀北
之大川胡盧河其最矣宛溪去今未遠所引水經注今本無
之蓋從他書採錄耳漢志冀州藪曰楊紆師古曰爾雅曰秦
有楊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也楊紆爾雅作楊
陓郭璞註云今在扶風汧縣西邢昺疏曰周禮雍州澤藪曰
弦蒲即此楊陓蓋相承之繆也道元河水注云高誘以爲楊
紆秦藪非也楊紆不屬雍州則當屬冀方矣足正羣說之失

也呂氏春秋云秦之陽華或者以陽華爲楊陓乎然禹貢曰
九澤既陂爾雅乃有十藪周秦同域周有焦穫秦有楊紆是
多一澤矣呂覽淮南仍作九藪或以州言或以國言雖各不同要是九而非十昔袁本初還自易京
上已届此率其賓從趙釋曰後漢書袁紹傳作賓徒禊飲于斯津矣衡漳又
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趙武靈王
與秦始皇竝死于此矣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也朱趙無也字
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銅馬于館陶大破之遂降之賊不自安
世祖令其歸營乃輕騎行其壘賊乃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將降人分配諸將衆數十萬人故
關西號世祖曰銅馬帝也祠取名焉廟側有碑述河内脩武
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爲鉅鹿太守趙釋曰一清按建和漢和帝年號張
景明爲袁紹說冀州牧韓馥讓位事在獻帝初平二年相距
四十餘年不應如是之久建和字誤當作建安魏書臧洪傳

云洪答陳琳書曰昔張景明親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
牧讓節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
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則景
明作郡宜在建安初年而亦爲紹所殺漳津汎濫土不稼
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
脩防排通以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壇碑
而俗老耆儒猶揭斯廟爲銅馬劉神寺官本曰按揭近刻訛作謁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箋曰謁當作揭按隸釋載此文作揭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
逕南宮縣故城西漢惠帝元年趙釋曰沈氏曰是高后六年以封張越人
子買爲侯國王莽之序中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序下隋人諱忠故改之也趙釋曰按全氏
曰此下有脫文當補列葭水出焉五字列葭水即長蘆水
也愚謂非也此處無脫誤列葭水漢志注于南和南和在經
縣之西南乃其上游也長蘆水水經注始見于列人列人今
肥鄉由肥鄉而曲周而廣宗廣宗漢經縣而南宮而南宮以
達於信都至下博列葭水注之在今深州之域長蘆水至經
縣爲薄落津續志鉅鹿郡癭陶有薄落亭可知其水在注當

沓泊中矣據道元注薄落津有長蘆注水之稱至堂陽乃變列葭之名若此云列葭水出焉下又云列葭水注之于義豈可通乎近代復以衡漳爲胡盧河宋史河渠志云胡盧河源于西山西山即今廣平順德二府以西之山在漢爲鉅鹿郡廣平國地葭水至深州合于胡盧河而長蘆本有薄落之稱故後世變呼爲胡盧漢志有列葭無長蘆因知長蘆之即絳水也**其水與隅醴通爲衡津**官本曰按隅說文作湡案趙改湡刊誤曰隅當作湡寰宇記邢州龍岡縣下云湡水一名澧水說文音隅師古音耦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寰宇記邢州龍岡縣下云湡水一名澧水俗謂之百泉水出縣東平地以其導源總納衆泉合成一川故也亦謂之鴛鴦水魏都賦所云鴛鴦交合當作交谷劉逵曰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又南和縣下引水經注云北有和城縣故此云南也鴛鴦水在縣北五里水經注云南和西官治東有使水一名鴛鴦水又沙河縣下云沙河即湡水也水經云湡水出趙國襄國按胡三省通鑑注引水經此句下有東過沙河縣五字朱白日沙河即湡水也漢志趙國襄國渠亦所出東北至任入寖又有蓼水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湡師古曰湡音藕又音牛吼反說文湡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寖渠水字誤發即漳也列子牛缺下之邯鄲遇盜于耦沙之中即湡水也又龍岡縣下云蓼水一名逵活水水經云蓼水出襄國西石井岡岡上有井大如車輪按朱氏弁

水十　十九

曲洧舊聞云去鉅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水經名逵活源流深長廣輪數百步享其利又內邱縣下引水經云中邱有逢鵲之山按全氏曰漢志常山郡中邱縣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說文亦云水出中邱逢山長谷即逢鵲之山也諸水是渚水之誤入濁是入湡之誤內邱有渚水亦名澩水張縣後省入任縣其地一名曰洛陽城城在渚水之陽也晉書段疾陸眷攻石勒屯渚陽即此又龍岡縣下引水經云鵲山有穴出雲母其西有龍騰溪鶴渡嶺按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石勒時大旱沙門佛圖澄于石井岡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蘇咒而祭之龍騰而上天即雨降因名龍岡凡此諸所引文今本皆無之**又有長蘆淫水之名絳水之稱矣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更始二年和戎卒正邳彤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和城太守邳彤案朱趙並同趙釋曰全祖望曰按後漢書光武帝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注引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戎郡

卒正職如太守邳彤戎亦作成字注又引東觀記爲證太守之稱善長之牽筆耳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即此處也**故瀆又東北逕辟陽亭**漢高帝六年封審食其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書張陳王周傳云辟陽近淄川疑非趙地審食其封邑當是流水屬之辟陽城陽頃王子節侯壯亦封辟土侯是也王莽之樂信也地理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絳瀆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漢志雜採古記故漳絳二水並存實一川也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稱信都後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然漢志信都之絳水則又有別志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從流酈元之所謂絳瀆者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爲絳水而自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縣而酈元云絳瀆今無水唐

水十　二十

人遂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洚渠北入信都郡界是也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以爲禹貢之絳水大繆而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自後說經者動稱枯洚以證導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也

又北過堂陽縣西

衡水自縣分爲二水官本曰按縣近刻訛作堰案朱趙同**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趙逕故經刊誤曰逕縣當作經縣郡國志經屬安平國地理志堂陽縣下云當分涇縣即經縣也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陽降水者也水上有梁謂之旅津渡商旅所濟故也**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門石崩褫餘基殆在**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趙引改列刊誤曰引葭漢書地理志作列葭趙釋曰太平寰宇記滄州清池縣下引水經云長蘆水出列人縣以其水旁多蘆葦故名今本無之一清按太平寰宇記邢州南和縣下云列家水在縣西南十里下至狼滿河今邢臺沙河南和之界有東西狼河即百泉之支流下流入澧亦謂之小澧河即注上云其水與湡澧通爲衡津者也樂史所云與漢志合是沙邱堰以下後人又有長蘆之一稱而道元下

文仍以列葭之名歸之長蘆水東逕堂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堂水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也今于縣故城南官本曰按縣字近刻訛在故字下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故縣二字當倒互更無別水惟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包堂水之兼稱矣長蘆水又東逕九門城北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波又脫北字　案朱作波趙改陂又朱趙無北字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坡一作城按通鑑註引此文作九門陂一統志九門故城在藁城縣西北本戰國時趙邑漢置九門縣屬常山郡後漢至晉因之後魏從常山郡治此北齊縣廢陂在縣境故郎縣以名之趙釋曰一清按九門陂在漢九門縣陂郎縣以受氏九門本趙邑見史記趙世家漢爲縣屬常山郡後漢晉因之後魏從常山郡治此北齊廢自漢迄拓跋朝無省併之事道元云故縣中間必有遷徙而史志不之詳也故縣也又東逕扶柳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扶柳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扶都今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信都國有扶柳縣都字誤世祖建武三十年封寇恂子損爲侯國官本曰按損近刻訛作楫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楫後漢書作損又東屈北逕信都縣故城西信都郡治也漢高帝六年置景帝中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劉敞曰景帝前二年初封王子彭祖爲廣川王都信都四年徙趙國除爲信都郡中二年封王子越爲廣川王傳國至王汝陽廢當甘露四年也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有信都太守是廣川國除爲郡矣後漢志劉昭註云安平故信都高帝置又志云景帝增六郡若信都爲高帝置則又不及此數疑當云景帝前二年爲廣川國四年爲信都郡中二年復爲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也爲廣川惠王越國王莽更爲新博朱箋曰舊本作傳下同縣曰新博亭光武自薊至信都是也明帝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樂安誤也當以續志酈注正之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城內有漢冀州從事安平趙徵碑又有魏冀州刺史陳留丁紹碑青龍三年立趙釋曰一清按丁紹見晉書良吏傳在惠帝之末去魏代已遠寰宇記冀州信都縣下引郡國縣道記亦云信都城內有曹魏冀州刺史陳留丁紹頌德碑青龍三年立疑別是一人城南有獻文帝南巡碑官本曰按近刻脫文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是後魏獻文帝落文字其水側城北注又北逕安陽城東又北逕武陽城東十三州志曰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故縣也又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又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于衡水也

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

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逕其西官本曰按絳瀆之左出者北逕信都城東長蘆水自扶柳城南屈北逕信都城西而衡水則逕扶柳城西不得逕信都城西水經之文誤故道元正之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註此是闞駰說衡水又北逕昌城縣故城西地理志朱趙有曰字信都有昌城縣官本曰按今漢書作昌成無土旁　案朱上成下城趙並作成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云昌侯劉差索隱曰志屬琅邪漢表同而地理志信都國昌成縣下云侯國王子侯表廣川繆王子節侯元以宣帝神爵三年封爲昌成侯而琅邪郡昌縣下無之道元誤矣闞駰曰昌城本名阜城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世祖之下堂陽昌城人劉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是也朱阜下作成餘作城趙並作城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故縣也世以爲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耳衡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漢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云項氏親賜姓王莽改之曰桓分也合斯洨故瀆斯洨水首受大白渠大白渠首受綿蔓水綿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朱作及趙改又刊誤曰及當作又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朱逕作至箋曰宋本作逕趙改逕趙釋曰太平寰宇記平定軍平定縣下云澤發水一名畢發水一名阜漿水一名祁女

泉郡國志云子推妹也水經注云澤發水逕董卓壘東今本無之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世謂之石勒城蓋趙氏增城之官本曰按城近刻譌作成案朱譌趙改故擅其目俗又謂之高功城官本曰按近刻脫俗字城下有也字案朱趙同地理志曰侯國也趙釋曰一淸按漢書王子侯表宣帝地節二年封趙頃王子廣漢爲桑中戴侯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王莽之綿延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況爲侯國自下通謂之綿蔓水綿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西官本曰按近刻譌作而案朱譌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俗謂之故壘城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于此不納左車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自閒道出立幟于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水又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綿蔓水

趙釋曰全氏曰漢志常山郡元氏縣下云沮水首受中丘窮泉谷東至堂陽入橫河而水經無聞及讀郭氏山經注曰泜水今出中丘窮泉谷乃悟泜水之譌爲沮水也一淸按太平寰宇記趙州臨城縣下引水經注云泜水東出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色奪霜雪光彩鮮潔異于常綿俗以爲美談言房子之纊也抑亦如蜀錦之得濯江矣按御覽引此注云故歲貢其綿以充御用又縣有百暢亭水經注云泜水東逕百暢亭又漢志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石邑縣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寰宇記鎭州石邑縣下云洨水一名童水引水經注云洨水出常山郡石邑縣又獲鹿縣下飛龍山引水經注云洨水東逕飛龍山北是井陘口今又名土門又趙州平棘縣下引水經云洨水又東逕平棘縣南有石橋跨水闊四十步長五十步橋東有兩碑又石柱下引水經云平棘城南門夾道有兩石柱翼路若闕焉洨水即洨水也洨汶字近致譌又九域志邢州古蹟千言山引水經云泜水又東南逕千言山邶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也趙州沃州城引水經云沃水東至沃州城入于沃湖按魏書地形志鉅鹿郡廮陶縣有沃州城又趙州有平州城引水經云槐水又逕平山南按地形志趙郡房子縣有平州城寰宇記平棘縣下引水經注云槐水出黃石山山海經曰泜水東流注于彭水顧景范曰水經以爲一名槐水者也又寰宇記趙州高邑縣下引水經注云漢章帝北巡至高邑亦光武卽位于此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卽帝所建章懷後漢書注引水經注曰亭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相對焉凡此引文今本皆無之

綿蔓水又屈從城南俗名曰臨淸城非也地理志曰侯國矣趙釋曰一淸按王子侯表宣帝地節二年封趙頃王子說爲樂陽繆侯王莽更之曰暢苗者也官本曰按暢近刻譌作申案朱譌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暢苗申字誤東觀漢記曰官本曰按記近刻譌作書案朱趙作書光武使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銚期爲偏將軍別攻眞定宋子餘賊拔樂陽稾肥壘者也官本曰按拔近刻譌作援案朱作援箋曰埼按漢書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則援字亦譌當作拔趙改拔綿蔓水又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趙釋曰一淸按漢志太原郡上艾縣綿蔓水東至蒲吾入虖沱水而注略焉又東謂之大白渠地理志所謂首受綿蔓水者也白渠水

趙釋曰全氏曰漳水所入有白渠有大白渠猶斯洨之與洨不可混也今于常山之大白渠芟去大字則何以別于武安之白渠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官本曰按關原本及近刻竝譌作開今改正案朱譌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關縣音苦堯反即以爲春秋之樂也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欒鄗[illegible]于之封邑矣漢以爲關縣建武中以張況爲常山關長卽斯縣也關字誤案朱趙有地理志曰字常山之屬縣也又東爲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又東逕耿鄉南世祖封前將軍耿純爲侯國世謂之宜安城又東逕宋子縣故城北又謂之宋子河漢高帝八年封許瘛爲侯國官本曰按瘛近刻譌作瘛案朱譌趙改刊誤曰瘛史記侯表作瘛王莽更名宜子昔高漸離擊筑傭工官本曰按近刻脫高字傭譌作傳案朱脫譌趙增改刊誤曰當作高漸離落高字傳工當作傭工史記校正自此入秦朱箋曰史記高漸離擊筑而歌宋子傳客之聞于始皇帝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按地理志朱趙有曰字鉅鹿之屬縣也漢元帝封女敬武公主爲湯

沐邑圖騶十三州記曰楊氏縣北四十里有敬武亭官本曰按近刻脫敬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敬武亭落敬字故縣也今其城實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敬武壘即古邑也白渠水又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白渠下落水字謂之斯洨水地理志曰大白渠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至曲陽入洨河者也　案朱訛趙改晉河字刊誤曰班志原文是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河今補三字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之百尺溝又東南逕和城北世謂之初邱城非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郎中公孫昔爲侯國官本曰按昔近刻訛作耳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和成乃王莽所分鉅鹿之支郡見于東觀漢記在下曲陽一作戎而常山別有不成則公孫耳所封王莽更名和成部爲不成亭是也是注上言敬武下言貫城是鉅鹿之和成非不成也注引侯表繆矣又東南逕貫城西官本曰按貫近刻訛作有下同　案朱訛趙改漢高帝六年封呂博爲侯國朱箋曰按史記年表有貫侯呂漢表貫侯合傳功封同此云呂博互異未詳地志鉅鹿有貫縣無育縣趙釋曰一清按史表貫齊侯呂徐廣曰呂一作台漢表貫齊侯合傳胡害是侯不姓呂而注云呂博豈字近合傳故耶百尺溝東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貫城北又東積而爲陂謂之陽縻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泜水朱趙作祗水趙釋曰朱氏箋曰李克家云疑作泜水水承白渠于藁城縣之烏子堰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眞定國有藁城縣落城字又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陳臺南臺甚寬廣今上趙釋曰全氏曰下有脫文陽臺屯居之又東逕新豐城北按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侯國也趙釋曰一清按王子侯表元帝元鳳五年以封廣川繆王子康侯吉功臣表景帝以封趙內史王棄之皆國于此王莽更之曰樂市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分註作市樂疑彼文誤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矣趙釋曰一清按史記趙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蕞在新豐饒安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

原此新豐非咸陽之新豐今藁城縣東北有新豐城隋置新豐縣屬鉅鹿郡益錄舊名蔽地無考漢表書王子侯有前侯信濟北貞王子表云平原師古曰字或作蔽側流反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前作蔽徐廣曰一作散字誤也益郎蔽字索隱曰蔽音緻亦以爲蔽字蔽蕢皆與蔽字相近未審其的其水又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曰直陽城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請降穆子曰猶有食色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也官本曰按近刻無也字有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八字係後人以左傳之文增改　案朱趙同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也官本曰按近刻無也字有而民知義所五字亦後人以左傳增改　案朱趙同有死義趙作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既獻而返之鼓子又叛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負甲息于門外官本曰按近刻脫外字　案朱脫趙增襲而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趙釋曰一清按顧氏日知錄曰水經注一卷昔陽城兩見一在下曲陽下在沾縣誤也方輿紀要云晉州昔陽亭在州東南應劭曰下曲陽有鼓聚昔陽亭左傳昭公二十二年鼓叛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克之此鼓子所都之昔陽也又有昔陽城爲肥子所都在今山西樂平縣東南五十里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此肥子所都之昔陽也如紀要之云亦或異地而同名矣白渠枝水又東逕下曲陽城北官本曰按枝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泜下脫下字　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泜當作枝曲陽上落下字此是鉅鹿之屬縣又逕安鄉縣故城南地理志曰侯國也趙釋曰一清按王子侯表元帝竟寧元年封趙哀王子喜爲安鄉孝侯是也又東逕貫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育縣　案朱訛趙改入斯洨水斯洨水

又東逕西梁城南又東北逕樂信縣故城南地理志朱趙有日字鉅鹿屬縣侯國也趙釋曰一清按王子侯表宣帝神爵三年封廣川繆王子彊爲樂信頃侯又東入衡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眞定國緜曼縣斯洨水首受大白渠東至鄡入河蓋即衡水也衡水又北爲袁譚渡蓋譚自鄴往還所由故濟得厥名

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

衡水又北逕鄡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即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地理風俗記曰縣北有鄡阜蓋縣氏之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竹書紀年云衛鞅封鄡續志鉅鹿郡鄡縣漢志作鄡師古曰音苦幺反鄡字是鄡字之誤觀班志緜曼縣下分注作鄡可見若衛鞅封邑在宏農之商縣地理志云秦相衛鞅邑也史記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封鞅爲列侯號曰商君正義曰商州商洛縣又本傳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然則何得云在鉅鹿之地乎全氏曰蕭該誤音鄡爲鄡臧玲又誤音爲鄡按鄡是太原之邑鄡是鉅鹿之邑竝屬趙秦何由得取其地以封鞅乎王莽以鄡爲秦聚固非道元謂莽以鄡爲秦聚尤繆蓋析縣之南鄉有鄡亭通武關見王莽傳即鄧奕招降析宰之處正商於之地豈鉅鹿之謂乎通典舊唐書作鄡寰宇記作鄡亦非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王莽改曰閏朱箋曰舊本作潤博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趙釋曰章懷後漢注曰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漢光武自滹沱南出至此失道不知所以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爲趙有郡字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世祖赴之任光開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老父不得官本曰按老父近刻訛作父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父老何焯校改老父議者以爲神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糹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爭案朱作爭趙改崢刊誤曰九崢之名亦見濡水注此水逶迤屈曲似之故同其稱當從山作崢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引信都記云謂之九崢曲即今衡水縣之鹽若二河西逕樂鄉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樂邸也又東引葭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作列葭水注也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也當作之方輿紀要校趙釋曰全氏曰漢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澱說文澱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善長略澱不欽賴說文尚存其迹耳一清按漢書武五子燕剌王傳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葭音家寰宇記因作列家水也列葭水見漢志水經注作引葭水竊意引長也葭蘆也故變引葭爲長蘆引之與列字形相似正可與班書參異同耳

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

經敘阜城于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于事爲同勃海阜城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官本曰按後漢安平國之阜城即前漢信都國之昌城故道元明其非勃海之阜城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此是後漢安平國之阜城乃前漢信都國之昌成故注明其非勃海之阜城也而魏書地形志武邑郡阜城下云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蓋合二縣而爲一非也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也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按史記秦破趙將扈輒于武隧斬首十萬即于此處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馬河注之水上承滹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王莽之順桓也晉武帝封于于縣以爲王國後分武邑武隧觀津爲武邑郡治此趙釋曰一清按晉志無武邑郡地形志云武邑郡晉武帝置又云魏所置注前後兩仍其說宜以此文爲正也衡漳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淵之西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之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西南下之字衍文側水有武強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拜王梁爲大司空以爲侯國者宿云邑人有行于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長及吏咸

爲魚矣今縣治東北半里許落水朱無里字箋曰宋本作半里許趙增里字淵水
又東南結而爲湖又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
東奔又陷于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淵水北通謂之石虎口
又東北爲張平澤澤水所泛北決堤口謂之張刀溝北注衡
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衡河 案朱趙同 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溝水溢則南
注朱箋曰溝水溢三字古本宋本俱無今吳本增之 水耗則輟流衡漳又逕東昌縣
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東相官本曰按
近刻脫曰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名之下落曰字吳琯本校增 蓋相昌聲韻合故致茲誤
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爲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左會滹沱故
瀆謂之合口 趙釋曰一清按史記正義引水經曰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濅水之目也漢志魏郡武安縣濅
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沱河過郡五行六百一里師古曰濅子祖反說文濅水出魏郡武安東入滹沱水從水𡨋聲𡨋籀文
寖字卽衡漳也又謂之横河 衡漳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泆朱箋曰謝云舊本作
泆吳本作泆水蕩泆也 處名之曰李聰渙
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別出北 案朱作別出北趙加瀆字刊誤曰注
云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北下落瀆字趙釋曰一清按注云陵字是桓帝所加此亦經文晚出之證
衡漳于縣無別出之瀆出縣北者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上
落出字 乃滹沱別水分滹沱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又東分爲
二水左出爲向氏口瀆水自此決入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溝水自始決水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始宋本作此按溝水當作瀆水卽虖沱故瀆也下水字當作入 衡漳又東逕弓
高縣故城北漢文帝封韓王信之子韓穨當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高帝封韓
信兄子韓穨當 案朱趙同趙釋曰沇氏曰漢表是文帝十六年封信傳是十四年封非高帝黃愼中本作景帝亦非且
是信孽子非兄子也 爲侯國王莽之樂成亭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河間國分註莽改樂成爲

是信弓高爲樂成今本落亭字當以水經注補之 衡漳又東北右合柏梁溠水上承
李聰渙東北爲柏梁溠東逕蒲領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蒲近刻訛作扶 案朱
訛趙改 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惠王子劉嘉官本曰按近刻脫惠字 案朱
趙同趙釋曰一清按王子侯表是惠王 爲侯國朱箋曰按史記劉嘉封蒲領侯 地理風俗記云
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趙釋曰太平寰宇記阜城縣下云故蒲領城水
經云今滄州阜城縣東北六十里漳河西岸又有北蒲領故城蓋因漢末黃巾之亂有蒲領人流寓于彼遂立此城今本
無之 又東北會桑社枝津官本曰按社近刻訛作杜下同 案朱作杜箋曰宋本作社趙改社 又
東北逕弓高城北又東注衡漳謂之柏梁口衡漳又東北右
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世稱盧達從薄亦謂之摩訶河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河摩河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此卽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之從河也訶摩當作摩訶梵語謂大爲摩訶蓋
言大河也 東南通淸河西北達衡水春秋雨泛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漳澤津渚今
五字係衍文 案朱趙有 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爲澤藪蓋水所鍾也其
瀆逕觀津縣故城北樂毅自燕降趙封之于此邑號望諸君
王莽之朔定亭也又南屈東逕竇氏青山南側堤東出青山
卽漢文帝竇后父少翁冢也少翁是縣人官本曰按近刻脫少翁二字作卽是
縣人 案朱同趙卽上加一翁字釋曰一清按唐書宰相世系表竇建德傳竇后父安成侯充今誤本水經注作少淵寰
宇記引隋圖經作后父靑昔唐竇建德傳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青是其名淵乃青之誤文而下云民號青山或山
以人名受氏也 遭秦之亂漁釣隱身朱作魚趙改漁刊誤曰魚劉昭郡國志補註引決錄注作漁
墜淵而死景帝立后遣使者塡以葬父起大墳于觀津城東
南故民朱作名箋曰舊本作民趙改民 號曰青山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仲
舒廣川人也世猶謂之董府君祠春秋禱祭不輟舊溝又東
逕脩市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脩近刻訛作循下同 案朱趙不誤朱作溝趙改瀆刊誤曰溝當作瀆

漢宣帝本始四年封清河綱王子劉寅爲侯國王莽更之曰
居盧也俗謂之溫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脩縣朱作循趙改脩刊誤曰漢
書地理志勃海郡有脩縣應劭曰音條循字誤下並同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縣也
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淵而不
流亦謂之桑社淵從陂南出夾堤東派逕脩縣故城北東合
清漳漳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道朱訛趙改
案從陂北出東北分爲二川一川北逕弓高城西
而北注柏梁渚朱二川下無一川二字趙分爲二下增一字刊誤曰分爲二句下落一字孫潛校增一
川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楊津溝水出焉官本曰按楊近刻作陽下同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楊決口凡十一字係後條注文訛舛在此今刪　案朱趙作陽又朱溝作清箋曰宋本作溝趙改溝又朱趙有十一字趙刊誤曰決當作津
衡水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
縣故城南趙刊誤曰樂成兩漢爲河間國治至桓帝始加陵字此文尚仍舊稱說見下河間郡治
地理志曰故趙也漢文帝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文帝下黃省曾本有二年字考漢志亘是別爲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也景帝九年
封子德爲河間王是爲獻王王莽更名郡曰朔定縣曰陸信
褚先生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封大將軍霍光兄子山爲侯國
也趙釋曰一清按此是褚表之繆而道元誤承之者褚先生
云樂成侯霍山索隱曰表在平氏志屬南陽今按漢表霍
山封樂平非樂成也表云東郡後褚先生又云樂平侯許翁
孫而小司馬無說漢表許延壽封樂成侯翁孫疑是延壽字
故表云平氏平氏樂成均屬南陽郡南陽之樂成其地無考
大約與平氏相近地理志南陽樂成下云侯國而河間國之
樂成無說則非列侯食邑可知第褚少孫去宣帝世不遠不
應參錯乃爾抑或後人傳寫之誤使兩家封邑對換一字道
元引之小司馬釋之均未細覈班書耳然班固于霍山樂平
封邑下云東郡地理志東郡清縣顏師古註引應劭曰章帝
更名樂平則何以宣帝時即有此封不可曉也互見漯水篇
章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漢宣帝三字　案朱訛趙
改章帝漢字刊誤曰宣帝是章帝之誤封子開于此桓帝官本曰按桓帝上近刻亦衍漢字　案朱
趙有追尊祖父孝王開爲孝穆王趙作皇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
曰樂成陵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成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全氏云此三字縣也是水經特筆以見縣本以
樂成陵三字結名與史志可參異同陰溝水篇有樂成陵令許嬰碑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
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池北對層臺基隍荒蕪示存古意也
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合清河三字　案朱趙有朱箋曰吳本增下三字
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漳近刻訛作津朱訛趙改刊誤曰津當作漳　案
按地理志故屬勃海郡褚先生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封丞相
黃霸爲侯國也趙改宣帝五鳳釋曰全氏曰按本表曰沛而善長以爲勃海成平縣故城
在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索隱曰表在南皮今漢表作平城侯禮又不云在南皮皆爲脫誤也王莽之澤亭也城南北相
直衡漳又東右會楊津溝水趙楊改陽下並同刊誤曰楊當作陽水自陂官本曰按
此三字近刻訛作自澤水　案朱同趙澤改溝刊誤曰澤水吳琯本作枝水亦誤當作溝即陽津溝也東逕阜
城南地理志勃海有阜城縣王莽更名吾城者趙增也刊誤曰者下落也字
非經所謂阜城也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大司馬王梁爲
侯國楊津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楊津口官本曰
上條脫十一字云是後條注文即謂此也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趙釋曰一清按
漢志勃海郡成平縣下云滹沱河民曰徒駭又河間國樂成
縣虖池別水首受虖沱河東至東光入虖沱河又弓高縣下
云滹沱別河首受滹沱河東至平舒入海代郡鹵城下云虖
沱河東至參合入虖沱別按別下脫水字以漢志註并水經
驗之可證也又東北入清河趙入改合刊誤曰入胡渭校改合謂之合口又逕南
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
案朱趙同趙東上加浮水二字刊誤曰東北上落浮水二字全氏校補

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官本曰按逕近刻作自　案朱趙同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官本曰按戶近刻訛作后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有參戶縣后字誤下同分爲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又東注謂之蔡伏溝又東積而爲淀一水逕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代郡有平舒城故加東地理志朱趙有曰字勃海之屬縣也魏土地記曰章武郡治故世以爲章武故城非也又東北分爲二水一右出爲淀官本曰按一下近刻有水字　案朱趙有又淀竝作澱一水北注滹沱謂之濊口

清漳亂流而東注于海趙增與字刊誤曰清漳上落與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則濁漳自鄴以下皆清漳之流而水經注皆以爲濁漳與漢志異至此忽敘入清漳蓋欲應漢志濁漳入清漳清漳入河之說然不云入河而云入海是又與漢志異今清漳注尾又缺而無以辨之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官本曰按要近刻訛作覂　案朱作覂趙改䙮刊誤曰覂字誤當作䙮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有大䙮縣師古曰䙮即古要字是注亦云大要谷可互證也南過縣西

又從縣南屈

淮南子曰清漳出謁戾山官本曰按謁近刻作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揭當作謁高誘云山在沾縣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沾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漳山　案朱趙作漳後漢分沾縣爲樂平郡官本曰按近刻脫後字　案朱趙無治沾縣水出樂平郡沾縣界故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沾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舊名清漳縣　案朱訛趙刪縣字刊誤曰縣字衍文漢之故縣矣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名字其山亦曰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又南逕昔陽城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者是也趙釋曰全氏曰既云僞會齊師則不在樂平沾縣明矣杜既誤注而道元因之一清按昔陽有二此本杜說然其事則大有可疑者據傳是晉荀吳僞會齊師乘其無備也而入其國都是役也實滅肥傳故中之曰昔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入昔陽是一事滅肥又一事至昭二十二年負甲息于昔陽之門外遂滅鼓此與假途滅虢事絕相類昔陽非肥國都宜在鉅鹿之下曲陽不應在上黨之沾縣也道元蓋襲杜註而不之察耳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杜註正誤曰昭十二年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杜註鮮虞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高氏曰漢沾縣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地在太行之東去中山絕遠劉炫駁杜曰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在鮮虞之東明矣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于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城謂肥名取于彼乎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而建都于樂平之縣也二十二年傳云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信矣何以復云肥都是說也孔穎達嘗反復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輾轉支離至末後之說仍依然折而入于劉蓋杜見滅肥之役文繫于昔陽之下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記其乖于滅鼓之傳今按前後漢志及水經注所稱皆同劉說當從之按高氏此論極爲精細肥國都當以杜註鉅鹿下曲陽爲是樂平沾縣之說非也劉炫云鼓都在真定府晉州州治即隋鼓城縣開皇十八年以昔陽縣改置是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也肥都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南七里魏收志藁城有肥累城即杜註鉅鹿下曲陽之肥累城竝若沾縣之昔陽乃在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東五十里俗呼夕陽城相去絕遠矣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水有二源北水東南流逕其城東南注于南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注下落于字方輿紀要校增南水亦出西山東逕文當城北又東北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秦伐趙閼與官本曰按趙近刻訛作韓　案朱趙同惠文王使趙奢救朱作敵箋曰宋本作救或作攻趙改救之奢納許歷之說破秦于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竝言涅縣有閼

與衆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墟郭朱趙墟作虛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虛郭
按寰宇記是郭字通鑑註引此文同弔鬩與之舊都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平案朱訛趙改鬩鄍
亦云鬩與今梁榆城是也官本曰按鬩驥二字近刻訛作桓字案朱訛趙改袁豹刊誤曰箋
曰桓字誤似是松字謂袁松也全氏云非也蓋是袁豹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爲侯國
官本曰按近刻作爲鬩氏侯國當是後人據史記所增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鬩氏非鬩與侯表有誤文索隱曰在
安定亦非一清按史漢表之鬩氏索隱以爲安定益卽地理志安定郡之烏氏縣也續志作烏枝古篆文烏與於相似後
人又加一門疑馮解散之封宜在彼全氏以小司馬爲非未之審耳其水左合北水官本曰按左近刻訛
作右案朱趙同北水又東南入于清漳清漳又東南與轑水相得
轑水出轑陽縣西北轑山官本曰按轑陽近刻訛作轑河下同案朱趙同下同南流
逕轑陽縣故城西南東流至粟城注于清漳也趙釋曰初學記儀州下引
水經注曰黃嵒水出遼山縣西黃岡下寰宇記遼州遼山縣下引注水經云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亦云縣西南

黃巖山轑水出也今本無之一清按轑山當作轑陽河東圖云漢爲涅縣地後漢于此置陽阿縣俱屬上黨郡晉改爲轑
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太武併入武鄉明帝改轑陽爲遼陽隋初改置遼出縣屬幷州因縣西北轑山爲名注中轑河之名
不知何昉遼陽水從平城縣西北八賦嶺下出名八賦水經遼陽城名遼遼陽水又東合清漳爲漳水也元和志云後漢於
此置轑河縣今續志無之
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官本曰按涉近刻作沙漢志亦作涉涉字形相似而三國志有涉長之稱今
從原本案朱趙作沙趙釋曰一清按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
按地理志朱趙有云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于此有涉河之稱蓋
名因地變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河字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
變也增二字
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謝云此下疑脫注
趙補滏水

山海經北山經曰又北三百里曰神菌之山滏水出焉而東
流注于歐水御覽引水經注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
源奮涌若滏之揚湯矣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
水上有祠能興雲雨又東流注于漳謂之合河又曰水經注
云浮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日詣滏祠
稽首暴露卽日二白龍降于祠下于是雨徧千里劉昭郡國
志補註引水經鄴西北滏水熱故名滏口滏亦合漳之大川
也
趙補洺水
初學記邢州下引水經注曰洺水一名漳水俗名千步又水
經注曰洺水東逕栢暢亭又洺州下引水經注曰狗山頂上

有狗迹今在臨洺縣西又水經注曰洺水東北逕廣平縣故
城東水積于大澤之中爲澄泉南北四十里東西二十里亦
謂之黃塘泉寰宇記磁州武安縣下引水經注云洺水出易
陽縣西山洺州永年縣下云風土記云南易水本名漳水源
出三門山西自肥鄉縣界流入趙地記云六國時此水名易
水埤蒼及水經云洺水之目不知誰改俗謂山之下地名洺
水因經之故曰洺水九域志邢州古跡引水經云洺水東流
逕曲梁城按曲梁城見漳水篇列人縣注中蓋清濁二漳會
流于滹池斯有洺水之目今文絕無此水然蛛絲馬跡猶可
尋求也
水經注卷十

後魏酈道元撰

易水　滱水趙下列補滱沱水補泒水補滋水三目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

易水出西山寬中谷官本曰按此道元所謂北易今名中易水東逕五大夫城南

昔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官本曰按從近刻作同案朱趙作同子與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爲五大夫城卽此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字岳讚云五王在中龐葛連續者也朱作龐葛建續箋曰謝云宋本作龐葛連續趙改連續易水又東朱趙無又字左與子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南流逕五公城西孫校曰五公城在渦城縣屈逕其城南五公卽王興之五子也官本曰按刱近刻作猶訛趙改刊誤曰猶全氏校改刱案朱光武卽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憙侯官本曰按憙近刻訛作喜案朱趙作喜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官本曰按近刻作中山之五王也案朱趙有之字俗又以五公名居矣趙釋曰厄林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爲安漢公迫仁自殺諡刺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嘗愛莽矣所不同於莽者平阿侯仁也豈仁之同生乎考兩漢書諸子董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閎亦見張步傳莽東郡太守隗囂傳有向莽安定大尹馬嚴傳有仁子爵卽譚傳之述也莽九江連率馬援傳有仁子磐爲南土推當背東觀記以爲述子者凡此皆介特同根蔕駢聯綿從九族之降心若四體之無骨獨與父子自寬北闢絕意門朝淵泉共清林風愈引若非鄧氏農于無閑矣儉太平衛德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遭子與生五子避隱于此世祖立封爲侯所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蓋引其說若此言非夾王氏再世有二五侯矣全氏曰善長可謂輕信者矣王譚封平阿不封北平其妄一也譚以特進卒悉其弟商根仿政而莽始稱之譚之墓木拱矣安得不同其政平其妄二也莽之凶暴其子稍不順卽殺之豈容五才逃引其妄三也且其封爵何以皆在北平等縣其妄四也班范荀袁並不一及其妄五也方叔蓋疑之而未敢顯言日知錄曰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云云是後人追撰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又按寰宇記五公城事出河北記也二城竝廣一里許俱在岡阜之上岡朱趙作罡趙刊誤曰箋曰罡當作同按罡岡音同通用注例作罡字上斜而下方官本曰按二城以下十八字近刻訛在後館之于此下案朱斜作邪趙改袞刊誤曰邪孫潛校改袞又朱趙十八字在後此處有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月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三十三字從官本移後其水東南入于易水易水又東朱趙無東字右會女思谷水水出西南女思澗東北流注于易謂之三會口易水又東屆關門城西南卽燕之長城門也與樊石山水合水源西出廣昌縣之樊石山官本曰按縣上近刻衍鄉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鄉字衍文東流逕覆釜山下東流注于易水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易水又東逕武陽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武陽下落城字孫潛校增蓋易自寬中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擅武陽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卽故安縣之故城也漢文帝封丞相申屠嘉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文帝後三年封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誘云易水逕故安城南城外東流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趙竝無下城字趙移前于東下刊誤曰下云今水被城東南隅城南之南當移在東字下卽斯水也誘是涿人事經明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事明經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明經二字當倒互今水被城東南隅官本曰按被近刻訛作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破當作被世又謂易水爲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傳逮遊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芒蓋謂是處

也易水東流而出于范陽
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孫校曰范陽今涿州房山之地容城今屬順天
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按逕下近刻衍出字復脫南字　案朱衍脫趙刪增刊誤曰出字衍文故城下落南字秦末張耳陳餘爲陳勝略地燕趙蒯通說之官本曰按命字近刻訛在燕趙上　案朱訛趙改范陽先下是也漢景帝中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中元三年　案朱同趙刪元字封匈奴降王代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謐侯代以景帝中二年封漢表作靖侯范代范字羨文王莽之順陰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通順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順陰昔慕容垂趙釋曰全氏曰當作慕容德酈氏誤記之爲范陽也戍之郎斯官本曰按此十三字近刻訛在後臺北有蘭馬臺之上又郎斯下當有脫文　案朱趙在後趙刊誤曰御覽引此文作郎斯臺也今補正意欲圖還上京阻于行旅造次不獲遂中官本曰按此十六字近刻訛在後可得而尋下又上下當有脫文未詳　案朱趙在後中作心易水又東

與濡水合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官本曰按此道元所謂北濡今名北易水　案朱脫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流與源泉水合水發北溪東南流注濡水官本曰按南流近刻訛作西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黃省曾本作流東西字亦誤當作東南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于荊軻處也濡水又東南流逕荊軻館北昔燕丹納田生之言趙刊誤曰箋曰生宋本作先按王楙野客叢書曰先生之語古亦有單稱一字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眞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韈公翔數言鄧先皆此意也田光爲時所尊貴戰國策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鄭故曰田生也朱氏欲改生爲先殆未識斯義耳尊軻上卿館之于此二館之城朱箋曰二館謂樊於期荊軻並有一城趙釋曰一清按此句上下有脫文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可棲情朱棲作怡趙改刊誤曰怡情黃省曾本作栖情方外之士尙憑依舊居取暢林木官本曰按二館以下三十三字近刻訛在前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之下　案趙刊誤曰箋曰木一作亦按

木字不誤又此三十三字朱趙在前此處有二城並廣一里許俱在岡阜之上上袤而下方十八字濡水又東逕武陽城西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　案朱脫箋曰疑脫范字趙增范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冢西冢垣城側即水塘也四周塋域深廣有若城馬官本曰按近刻柏訛作相垣訛作亘域訛作城　案朱趙同城趙改域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邱詢之古老訪之史籍並無文證以私情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爲二瀆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一水東注金臺陂七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趙有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二訛作一　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作有二釣臺今補正參差交峙朱作跱箋曰宋本作峙趙改峙迢遰相望更爲佳觀矣其一水東出注金臺陂朱趙無注字陂朱趙不重陂字東西六七里

南北五里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西六七十步南有金北五十步　案朱趙無有金二字餘並同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餘朱箋曰太平御覽引此云高十丈趙改高十餘丈方可四十步趙十下有餘字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高十餘丈四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趙有又趙改如爲加刊誤曰如御覽引此文作加黃省曾本亦是加字又朱此下有昔慕容垂之爲范陽也戍之郎此臺十四字趙同此改斯又增也字說見前從官本移北有小金臺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五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御覽引此文作北有小金臺臺北有蘭馬臺今補正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徑通官本曰按徑近刻作逕　案朱作經趙改徑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朱作周施浦渚箋曰墝按御覽作周旋陂浦宋本作周旋被浦趙改同宋本棟堵咸淪柱礎尙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朱趙此下有意欲圖還上京阻於行旅造次不獲遂心十六字官本移前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

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連趙作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後故雕牆敗館尚傳鐫刻之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名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名字誤全氏曰當作石雖無經記可憑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雖無紀可憑案朱同箋曰御覽作雖無經記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趙增經字記仍作紀察其古跡似符宿傳矣官本曰按近刻脫宿字案朱脫趙增釋曰蔡氏夢鄴草堂詩箋曰春秋後語燕昭王曰安得賢士以報齊讎郭隗曰王能築臺于碣石山前尊隗爲師天下賢士必自至如其言作臺以金玉崇之號黃金臺述異記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上谷圖經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其說不同周氏密齊東野語曰燕臺世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後見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朱氏彝尊日下舊聞曰按隋上谷圖經酈道元注水經金臺在易州明矣京師故述傳是後人所築然自六朝至今垂之載記形之歌詠崇並存不廢也扈林曰文選注引上谷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隱

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太子丹黃金臺據北金臺蓋有兩也酈氏以長廡被禰閒館連都昭創于前丹踵于後然則曲樹鋪金虎臣畢驥高臺蓄寶駿骨先來豈亦昭貽孫謀丹纔祀武者乎一清按一統志今都城及定興安肅皆有黃金臺惟在易州者爲有據餘皆後人所爲也濡水自堰又東逕紫池堡西屈而北流又有渾塘溝水注之水出遒縣西朱箋曰遒舊本作酋漢地志作遒趙改遒下同白馬山南溪中東南流入濡水濡水又東至塞口古累石堰水處也濡水舊枝分南入城東大陂陂方四里今無水陂內有泉淵而不流際池北側俗謂聖女泉濡水又東得白楊水口水出遒縣西山白楊嶺下官本曰按縣下近刻有之字案朱無下水字有之字趙增刪刊誤曰箋曰孫云曰疑作水按口字不誤出上落水字之字衍文東南流入濡水時人謂之虎眼泉也濡水東合檀水官本曰按近刻作檀山水案朱趙同水出遒縣西北檀山西南南流與石泉水會趙刪一南字刊誤曰南字重文宜衍水出石

泉固東南隅水廣二十許步深三丈固在眾山之內平川之中四周絕澗阻水八丈有餘石高五丈石上赤土又高一匹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四上有丈字係後人所加案朱訛衍趙改刪刊誤曰丈字衍文四當作匹直立當倒互說文匹四文也小爾雅倍兩謂之匹孫潛云以柳僉鈔本校正壁立直上官本曰按近刻作壁直立上案朱同趙改說見上廣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軌僅通人馬謂之石泉固固上宿有白楊寺是白楊山神也寺側林木交蔭叢柯隱景沙門釋法澄建剎于其上更爲思玄之勝處也其水南流注于檀水故俗有并溝之稱焉官本曰按近刻作矣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矣黃省曾本作焉其水又東南流歷故安縣北而南注濡水濡水朱趙不重濡水二字又東南流于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也故地理志曰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至范陽入濡水闞駰

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許慎曰濡水入淶淶渠朱趙作深深渠趙刊誤曰箋曰許氏說文云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漆涑按此條不誤說見下趙釋曰一清按今本說文云濡水東入漆涑誤也巨馬水注云巨馬河即渠水可知善長所見之書尚未訛舛也二號即巨馬之異名官本曰按巨馬河注云即淶水也又云亦曰渠水故此言淶渠二號即巨馬之異名原本及近刻兩淶字竝訛作深而說文入淶今各本又訛作入漆涑皆輾轉訛誤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官本曰按南濡見滱水內南易南濡竝入滱而杜預云濡水入易蓋以下流既合互舉通稱北易可言入北濡南易可言入南濡故曰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也若以南濡北易連讀則不可通矣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竝亂流入淶官本曰按此即上所謂濡水東南合易而注巨馬水也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亂流入沫疑此沫字當作涑字說文可據吳本改作入淶按上條本文不誤此條吳琯本改沫爲淶是也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不聞別有涿郡之漆也又說文涑澣也从水束聲河東有涑水速侯切又涑小雨零貌从水束聲所責切初不云是水名至廣韻集韻始云水名在北地蓋承誤本說文東入漆涑之語而爲之辭檢說文淶字云

水起北地廣昌東入河从水來聲并州浸漢志代郡廣昌縣下云淶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方輿紀要云郡三謂代上谷涿也㳇淶𣴎𣳳𥿤黏柜鄹水經巨馬河篇云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注云卽淶水也又云淶水上承故瀆于酒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爲長潭自成淵渚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是篇注云濡水合渠許愼曰濡水人深深渠二號卽巨馬之異名正與彼文相照沶水篇有源源水沁水篇有鼉鼉水泗水篇有涓涓水獲水篇有滒滒溝是其名劍矣故知道元所見之說文與世本大異古淶字似淶字隸續云地皇儀鉦書七作來韓勅碑書淶作淶是其明證若淶字又淶字重文傳寫之誤宋氏不察反致疑于酈注之深深渠吳本改正之淶水眞所謂深入酒國以不狂爲狂者也趙釋曰一統志方順河自完縣發源曰祁水卽古濡水也元和志濡水在北平縣西五里舊志源出伊祁山俗名祁水古濡水有二方順河爲南濡其北濡卽北易下流爲定興縣之沙河一淸按觀此則知道元此注之繆南濡會蒲蘇諸水合于雹河何曾至范陽與淶水合耶方順河卽曲逆水也後人醜其名故易之

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 趙東上有巨馬水又四字刊誤曰東逕上落巨馬水又四字全氏校補

渾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 官本曰按道元敍北易既會北濡入淶與淶水同逕容城至平舒與南易合以下則敍南易源流矣二易混舉幾于不分非尋求端緒竟似訛舛故附釋之

闞駰曰涿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水 官本曰按此南易水 **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東北燕王仙臺東** 臺有三峰甚爲崇峻騰雲冠峰高霞翼嶺岫壑沖深含 朱作合箋曰一作含趙改含 烟罩霧耆舊言燕昭王求仙處 **其東謂之石虎岡** 朱趙作罡下同 范曄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窆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焉字 案朱趙無 厚其葬採涿郡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獸竝出此山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謂之石虎山山六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趙同 有所遺二石虎後人因以名岡 **山之東麓** 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罡字 **卽泉源所導也經所謂闞鄉西山** 官本曰按近刻西訛作㠯脫山字 案朱同箋曰經文作闞鄉西止趙依經文改 **其水東流有嶅** 趙作嶅 **水南會渾波同注俗謂之爲雹河司馬彪郡國志曰雹水出故安縣世祖令耿況**

趙釋曰全氏曰范史是況子弇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卽是水者也 **易水又東逕孔山北** 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篝 朱趙作構 火尋沙 朱作路箋曰古本作炒一作沙趙改沙 入穴里許渡一水潛流通注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潛通流注 案朱趙同 其深可涉于中衆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于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矣上又有大孔豁達洞開 官本曰按豁近刻訛作𥫵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𥫵當作豁 故以孔山爲名也 **其水又東逕西故安城南** 官本曰按城下近刻衍其字 案朱衍趙刪 卽閻鄉城也 **歷逡荆陘北** 官本曰按逡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字誤黃省曾本作逡寰宇記引九州記曰逡荆陘在易縣西南三十里卽荆軻入秦之路也 記書舊云燕丹餞荆軻于此因而名焉世代已遠非所詳也遺名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 **易水又東流屈逕長城西**

又東流南逕武隧縣南新城縣北 官本曰按隧近刻作遂下同 案朱同趙改 史記曰趙將李牧伐燕取武隧方城是也俗又謂是水爲武隧津 官本曰按近刻脫是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是字名勝志校增 **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 官本曰按汾近刻作分下同 案朱同趙改 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與燕 官本曰按近刻脫王字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孝成下落王字趙與燕易下落土字史記校補 燕以葛城武陽與趙卽此也 趙釋曰一淸按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正義曰邢子勵趙記云燕山有四龍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按蓋謂龍兌也汾門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蓋汾字之誤也按括地志之言非也龍門見滱水博陵縣注 **亦曰汾水門** 朱作分水門箋曰原作門門誤今據郡國志改正趙改汾水門 **又謂之梁門矣易水東分爲梁門陂易水又東梁門陂水注之水上承易水于梁門東入長**

城東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朱趙有一
字十五里俗亦謂之爲鹽臺陂陂水南通梁門淀方三里淀
水東南流出長城注易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長下落城字孫潛校增
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卽
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易水又東逕樊輿縣故城北朱趙無東字
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條趙釋曰一清按漢表作脩脩有條音爲
侯國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風俗記曰北新城縣東二十里
有樊輿亭朱重有字趙刪一刊誤曰箋曰克家云有字或作東按何焯云有字衍一故縣也易水
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朱趙無又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朱作夕箋
曰一作夜趙改夜釋曰一清按漢表作將夕此從史表于深澤趙釋曰一清按崇禎曰縣名屬中山此卽地理
志中山國深澤縣莽曰翼和者也而注文容城是涿郡之屬縣王莽更之曰深澤善長乃合二郡國之縣爲一誤矣涿郡

有南深澤不云是侯國寰宇記深澤縣下云南深澤城郡國
縣道記云在東南二十五里以城名言之卽是涿郡之屬縣
以去國里數校近卽此是中山之屬縣方輿紀要深澤縣下
云南深澤城在縣東南五十七里十道志云漢置深澤縣屬
中山國今縣治是也又于滹沱河南置南深澤縣屬涿郡此
城是後漢廢深澤縣而南深澤如故二縣川土皆郡趙侯之
封邑當在此總非新莽所改名容城之深澤也晉志中山國
北新城桑欽言易出西北東入滱一統志北新城故城在安
肅縣西南二十里漢置屬曰河間有新城故加景帝中三
北後魏去北字北齊仍曰北新城尋省入清苑
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于容城官本曰按唯近刻訛作攜案朱作攜徐盧箋曰史
記作唯徐盧史依漢書改之趙同官本釋曰一清按史表唯徐盧是朔名漢表作攜依徐盧攜又是諡攜唯聲相近百官
公卿表太初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卽唯徐光乃盧之孫皆爲侯國王莽更名深澤
也朱趙無也字易水又東埿水注之官本曰按埿近刻訛作溼下同案朱訛趙改下同刊誤
曰寰宇記引作泥下大泥澱小泥澱並同泥卽埿之省與溼相似水上承二陂于容城縣東
南朱趙水上有其字謂之大埿淀小埿淀其水南流注易水朱無其字趙增

刊誤曰水上落其字謂之埿洞口官本曰按洞近刻訛作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晏元獻公類要
引此文皆作泥洞口水側有渾埿城趙刊誤曰渾埿城當作渾泥城金泰和四年改渾埿城爲渾城縣與
隋人之舊毛州之誤正同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
城西北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城字當作西孫潛校改東入滱自下
滱易互受通稱矣趙釋曰全氏曰按桑欽之言與漢志大相參錯滱入易易不入滱其入滱者支流耳
善長蓋以互受通稱調停之一清按漢志涿郡中水縣應劭曰在易滱二水之間故曰中水酈說本此易水又
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于薊下時童謠云燕南垂
趙北際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故自薊徙臨易水
謂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趙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
達易京以京障朱趙作部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城壁夷平
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卽易京城也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

餘朱箋曰小爾雅云二丈爲兩倍兩爲匹是四丈爲一匹也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卽瓚
所保也官本曰按保近刻訛作堡朱訛趙改刊誤曰堡當作保案朱趙有故瓚所字與子書
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于樓上鼓角鳴于地中卽此
樓也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卽此城也闞
駰稱太子丹朱作太子丹趙改燕太子丹刊誤曰黃省曾本作燕太子丹今校正遣荆軻刺
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于易水上燕丹子稱荆軻入秦太
子與知謀者官本曰按近刻無此十四字係後人妄刪攷渭水注內記太子丹事亦引燕丹子曰當是古書
之逸者案朱作燕太子稱與入秦太子與知謀者趙改增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宋本無燕太子稱以下十三字當刪
之按此亦妄說也燕太子當作燕丹子渭水注引燕丹子曰秦王爲機發之橋蓋襲用其書也風蕭蕭之歌高漸離宋如
意之事皆出于燕丹子故知耳伯之非荆下落軻字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軻
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

擊筑宋如意和之朱作知趙改和刊誤曰知黃省曾本作和又朱箋曰燕策史記俱無宋意事唯陶淵明詠荊軻詩云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此有之爲壯聲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疑于此也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餞此也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僕䵣朱箋曰按漢功臣表䵣注音怛吳本改作黜誤今正之趙釋曰師古曰䵣音怛爲侯國也

又東過安次縣南朱箋曰漢地理志安次縣屬勃海郡今東安縣

易水逕縣南鄚縣故城北官本曰按鄚近刻訛作鄭朱箋曰鄚在今任邱縣北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史記蘇秦曰燕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謂此水也是以班固闞駰之徒咸以斯水謂之南易

又東過泉州縣南官本曰按泉近刻訛作東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按漢地理志東州亦屬勃海郡古本作泉州誤也孫云東州縣在今河間縣境內按黃省曾本作泉州字不誤也沽水篇經云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淸河合東入

海注云淸淇漳洹滱易淶濡沽滹沱同歸于海則是易水亦至泉州合淸河入海也漢志泉州縣屬漁陽郡今通州武淸縣地正直沽入海之處方輿紀要曰樂史云易水有三源流經易州南三十里者曰中易水出州西北三十里窮獨山者謂之濡水亦曰北易水出州西南六十里石獸岡者謂之雹水亦曰南易水中易水流經定興縣西亦謂之白溝河淶水縣之拒馬河流合焉又東逕安肅縣北及容城縣北濡水流合焉所謂北易水也又經新城縣南亦曰拒馬河雄縣及順天府霸州之北又東經東安縣及永淸縣南入武淸縣之三角淀又東南至小直沽與衛河合達于海此易水之東出者也其南易水卽雹水也自安肅容城縣南又東南經安州北東至雄縣亦名瓦濟河又東歷河間府任邱縣霸州之保定縣文安縣南引而東合于滹沱河注于海此易水之別出而東南流者也蓋易水之源竝出于易州而其流自不相亂或曰易水或曰故安水則推其本而言之也或曰拒馬河或曰白溝河則從其流而言之也或曰滋河或曰沙河唐河則因其所匯之川言之也又曰易水本無正流附合支川以達于海故自漢以來言易水源流多未得其詳云苑洨之言可稱明白了當水經未嘗兼敘南易道元從而釋之與經文有如枘鑿之不相入朱氏改泉州爲東州以爲易水既流經勃海文安與東州相近不應又改途北出至漁陽郡之泉州也經注不明致有斯蔽妄以疑意改竄舊文有識之士深所不取東入于海

經書水之所歷沿次注海也

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朱箋曰氏山海經作是趙改是下同

卽漚夷之水也官本曰按漚近刻訛作温周禮作嘔　案朱作温箋曰瑋云温夷當作嘔嘔夷趙改嘔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朱作經箋曰朱本作注趙改注于河者也其水東南流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其水又南逕候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曰候候塘　案朱趙候塘下重候塘二字川名也又東合温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温熱若湯能愈百疾故世謂之温泉焉東南流逕與豆亭北亭在南原上敧傾而不正故世以敧城目之水自原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趙無東南注于滱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流　案朱趙同滱水又東莎泉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泉水上落莎字又朱趙不重滱字以水字上屬水導

源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滱水滱水又東逕靈邱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水中自原南注滱水八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趙改中自源爲自中原刊誤曰上云亭在南原上此當是中原南字不从水中自二字當倒互又朱趙又東上不重滱水字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漢靈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朱趙作旻　朱箋曰舊本作旻上請別屬也瓚注地理志曰官本曰按近刻脫瓚注二字　案朱趙無靈邱之號在武靈王之前矣又按司馬遷史記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趙敬侯九年官本曰按九近刻訛作二　案朱同箋曰史記作九年敗作伐趙改九敗齊于靈邱趙釋曰一淸按顧氏炎武曰此別一靈邱水經注蓋誤以趙靈邱爲齊靈邱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方輿紀要靈邱城在滕縣東三十里與水之南城周八里內有子城戰國時齊南境邑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史記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是也則名不因武靈王事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靈王上落武字如瓚注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漢注案朱趙同滱水自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于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趙釋曰一清按北史魏文成帝本紀靈邱有山高四百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和平二年事也南則秀嶂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沿革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沿革字未詳按是沿泝之譌每出是所遊藝焉官本曰按近刻脫是字案朱趙無滱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朱箋曰後魏書北海王名詳獻文皇帝之子也吳本改爲祥今正之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官本曰按射碑近刻訛作所屆又流下有者字衍案朱趙同

東南過廣昌縣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案朱無箋曰宋本作東南過廣昌縣南一作又南趙增東字

滱水東逕嘉牙川趙釋曰太平寰宇記蔚州飛狐縣下引水經注云廣昌縣南有交牙城未詳所築以

地名交牙川爲名一清按飛狐漢廣昌縣隋仁壽元年改今名交牙川卽嘉牙川交嘉聲之轉有一水朱趙有上有川字趙一改二刊誤曰準下雁川三合之文一當作二南來注之水出恆山北麓稚川三合官本曰按稚近刻訛作雖案朱作雖趙改雁刊誤曰雖字誤全氏曰當作雁蓋與嘉牙川水合流也以是知上文一水當是二水之譌逕嘉牙亭東而北流注于滱水水之北山行卽廣昌縣界滱水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最爲深峭官本曰按最近刻訛作是案朱趙同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險之困朱趙無困字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全氏曰是困字行軒故關受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于松園建祗洹于東圃東北二面岫嶂高深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云起御座於松園建祗洹東圃北二面岫郭高深謝兆申云宋本無東字疑當作建祗洹圃東北二面云云按本文無誤字朱氏乃引古本誤文以相證何也若如謝說文義豈可通霞峰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行李所逕鮮不徘徊忘返

矣

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

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則當作側有祗洹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官本曰按此二語有舛誤案趙盤虹乙作虹盤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滱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恆山北阜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東北流歷兩嶺閒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峰石隥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崍之類者也朱趙崍作來朱箋曰埠按華陽國志曰邛崍山本名邛笮其巖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笮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注于滱水又東左合懸水水

出山原岫盤谷輕湍濬下分石飛懸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水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水字衍文一匹有餘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滱滱水又東流歷鴻山官本曰按近刻脫鴻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歷鴻山落鴻字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趙釋曰初學記定州引水經注云定水東流歷山俗謂之戲頭卽晉書所謂鴻上關一清按是注無定水之目而戲頭之稱與古志全乖存之以廣異說又關尉治北平而畫塞于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官本曰按極近刻訛作拯案朱土訛上極訛拯趙改刊誤曰全氏云上當作土拯當作極滱水于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溪東南流注于滱水也

又東過唐縣南

滱水又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左人城在唐縣西北四十里

官本曰按近刻左訛作中又脫在唐縣二字　案朱趙同**縣有雹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四字　案朱趙無
亦或謂之爲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無如字按如往也言自西往北也
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而銳上官本曰按而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側而銳上今校正
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記所云望都縣有委粟關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以城
中有唐水官本曰按此二字近刻訛作山之目三字　案朱趙同因復謂之爲廣唐城
也中山記以爲中人城官本曰按中山記上近刻衍故字　案朱趙有又以爲鼓聚
殊爲乖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中人山也　案朱作中人山趙改中山城刊誤曰中人山誤當作中山城
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
東二十里有故中人城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西下云但苦其不東正辯此言東之誤　案朱作西趙西下增北字
望都城東有一城名堯姑城官本曰按姑近刻作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路史餘論曰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爲堯姑城姑故音同始字誤也後同
本無中人之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中山之傳　案朱趙作中山
璠或以爲中人所未詳也中山記所
言中人者城東去望都故城朱趙有一字十餘里二十里則減但
苦其不東觀夫異說官本曰按夫近刻訛作矣　案朱趙同刊誤曰箋曰謝云其不矣三字疑有脫誤按無脫誤謝說非
咸爲爽矣今此城于盧奴城北如西六十里**城之**
西北泉源所導西逕郎山北官本曰按郎近刻訛作根　案朱作根箋曰孫云當作狼趙改郎
郎唐音讀近**實兼唐水之傳**官本曰按近刻作稱　案朱趙同**西流歷左**
人亭注滱水滱水朱趙不重二字**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
阜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郎中阜下　案朱同趙改狼山阜下刊誤曰郎中當作郎山趙釋曰一清按隋書地理志唐有郎山郎此山蓋郎狼音同通用與古易水所出及徐水所注之郎山有別彼郎山在今易州西南四十里也隋書地理志永樂縣有郎山郎此山
亦謂之唐水也然于城非在西官本曰按在西近刻訛作西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在疑作北按西在二字當倒互箋說非**俗又名之爲雹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俗字　案朱趙無
又兼二名焉西南流入滱竝所未詳蓋傳疑耳
滱水又東恆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恆川之通稱焉
即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趙釋曰漢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滱**
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山官本曰按山近刻訛作水　案朱趙同
東北流逕伏亭晉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
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二關勢接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一關勢帶接　案朱趙同
疑斯城即是關尉宿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
馬溺水又東流注于滱滱水又東逕中人亭南春秋左傳昭
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滱水**
又東逕京邱北世謂之京陵官本曰按近刻脫陵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京下落陵字陵亦邱也
南對漢中山頃王陵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山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頃王上落中山二字
滱水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憲王陵**坎下有泉源積**
水亦曰泉上岸滱水又東逕白土北南即靖王子康王陵三
墳竝列者是朱趙有矣字**滱水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
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滱水又**
東逕唐縣故城南此二城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二城謂左人城唐城也　案朱趙作北
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逕其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　案朱趙同**城西又**
有一水導源縣之西北平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導源盧奴縣之西北是城西平城之地　案朱同趙仍上八字改下七字爲是誠之西北平地刊誤曰於文是城之西北平地泉湧而出孫潛用柳僉鈔本校正
泉湧而出俗亦謂之爲唐水也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爲
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嬉遊多萃其上官本曰按嬉近刻訛作勝　案朱趙

泉源東北流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滱是豈唐水乎所未詳也又于是城之南如東朱趙有一字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高昌縣城或望都之故城也朱趙此下有故縣目曰望都六字官本移下縣在唐南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昌字衍案朱同箋曰當作高昌南趙改高昌南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此城之東有山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都山也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故縣目曰望都官本曰按此六字近刻訛在前或望都之故城也下案朱趙見上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爲名也唐亦中山城也爲武公之國周同姓趙釋曰全氏曰按中山既姓司馬彪曰子姓然則非周同姓也周之衰也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邑土遣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官本曰按此三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在治水南盧奴縣之故城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上文義不連貫今訂正移於此案此三十字朱在後趙移此刊誤曰周同姓下當接下十三行周之衰也至十四行築城以固之三十字錯簡於此趙釋曰全氏曰按國語及管子齊桓築鄣五鹿中牟未聞築中山也蓋邢衛諸國有赤狄之難遂元誤以中山爲中牟故以山戎爲赤狄皆誤也一清按寰宇記引輿地志云盧奴城北臨滱水南面泒河杜預謂之管仲城蓋古記相傳如是也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周王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欲無度其先亡矣後二年果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高祖立中山郡景帝三年爲王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侯國案朱趙作侯趙釋曰一清按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勝以景帝前三年封然則是王國也王莽之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曰定州治水南盧奴縣之故城昔耿伯昭朱箋曰耿弇字歸世祖于此處也滱水之右盧朱作惡箋曰謝云宋

同信爲勝處也官本曰按勝近刻訛作嬉案朱趙同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滱水自上歷下通禪唐川之兼稱焉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于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朱箋曰郡國志唐縣有中人亭注引博物記云唐關在中人西北百里中人在縣西四十里唐水在西北入滱與應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爲非也闞駰十三州志曰中山治盧奴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字案朱脫趙增唐縣故城朱作域箋曰當作城趙改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駰所說北則非也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全氏校改北史記曰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于唐望都縣在南今此城南對盧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攷古知今朱作今箋曰疑作知今趙改知今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里官本曰按此句之上當有脫文距中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爲唐城城北去堯山五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堯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上落堯字與七十五里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都香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都山以堯母慶都得名香字衍文蓋不學人有聞於都梁之爲香而妄加之也即是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此是張晏說皇甫謐曰堯山一名豆山今山于城北如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如東案朱趙同北嶄絕孤峙虎牙桀立官本曰按虎近刻訛作唐案朱作唐箋曰唐牙當作虎牙趙改虎山南有堯廟是即堯所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堯山在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此是應劭說今攷此城之南又無山以應之是故先後論者咸以地理記之說爲失官本曰按近刻脫記字此謂應劭地理風俗記案朱脫趙增志字又即俗說以唐城爲望都城者自北無城以擬之假復有之途程紆遠官本曰按近刻脫遠字案朱脫箋曰疑脫一遠字趙增山河之狀全乖古證傳爲疎罔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一

本作虛下同趙改盧水注之水上承城內黑水池官本曰按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在今府榭猶傳故制下自漢及燕上今訂正移此案朱故城下有周之衰也云云三十字無昔下二十七字趙移三十字於前二十七字於此刊誤曰三十字是錯簡當移在前六行周同姓下此處當移十六葉七行昔耿伯昭至九行盧水池二十七字錯簡於此又黑朱作靈趙改盧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爲踈闊駰應劭之徒咸亦言朱趙作謂是矣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中山國北平縣下云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此中山國之北平縣非右北平郡也應仲瑗乃加右字注于盧奴縣之下則繆矣道元并孟堅而非之何耶中山之北平縣在今保定府完縣右北平郡治則今薊州之境也余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朱趙有一字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黑水口盧案朱同箋曰口當作曰趙改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朱箋曰後漢書紀注引此注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官本曰按此城近刻訛作城北案朱作城北趙改城地刊誤曰北當作地池水東北際水有漢中山王故宮處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山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下脫中山二字初學記引此文校增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朱趙作城北朱箋曰一作北城累石爲竇官本曰按近刻脫爲字案朱趙無通池流于城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通涿唐水流于城中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涿字疑誤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頹毀趙作廢遺基尚存今悉加土朱作上箋曰疑作土趙改土爲利剎靈圖官本曰按利剎近刻訛作剎利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剎利二字當倒互孫潛校正池之四周居民朱趙作民居騈比塡褊穢陋官本曰按褊近刻訛作福案朱趙同而泉源不絕暨趙石建武七年遣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興復宮觀今府榭猶傳故制朱此下有昔耿昭伯云云二十七字趙移前刊誤曰故制下當接九行自漢及燕中間昔耿伯昭至盧水池二十七字錯簡當移在前十五葉十二行洽水南盧奴縣之

故城下自漢及燕池水逕石竇官本曰按竇近刻訛作瀆池水訛作涿滱水案朱漢訛漠趙改刊誤曰漢全氏校改漢謂漢中山國及後燕也池朱趙竝作涿滱趙釋曰一清按涿字疑誤石竇既毀池道亦絕水潛流出城潭積微朱作徵箋曰一作微趙改微漲消朱作渭箋曰渭字誤宋本作消以其潛流故消消然細也趙改消水東北注于滱滱水又東逕漢哀王陵北冢有二墳故世謂之兩女陵非也哀王是靖王之孫康王之子也趙釋曰一清按漢表靖王之子曰哀王哀王之子曰穅王師古曰穅音與康同穅惡諡也好樂怠荒曰穅今注父子倒易舛繆甚矣滱水又東右會長星溝溝出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官本曰按出近刻訛作作案朱趙同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消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消當作溝名勝志引此文校改東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恆山下廟北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中世以來歲書法族焉晉魏改有東西二廟廟前有碑闕壇場列柏焉官本曰按列柏近刻訛作相列案朱趙同趙釋曰顧炎武北嶽辨云漢書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于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其水又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朱趙無又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城在山曲之陽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縣案朱趙作縣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王莽之常山亭也又東南流胡泉水注之水首受胡泉官本曰按近刻脫水首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受上落水首二字逕上曲陽縣南又東逕平樂亭北左會長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川渠之左有張氏墓冢有漢上谷太守

議郎張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東北合滱水水有窮通不

常津注

又東過安憙縣南官本曰按近刻過訛作逕憙訛作喜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孫校曰安憙今定州故城在定州東三十里

縣故安險也其地臨險有井塗之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應爲侯國王莽更名寍險漢章帝改曰安憙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曲官本曰按曲近刻訛作西 案朱趙作西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憙秦氏建元中唐水汎漲朱作長箋曰宋本作漲趙改漲高岸崩頹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後燕之初此木尚在未知所從余考記稽疑蓋城地當初山水渀湯漂淪巨栰阜積于斯沙息壤加漸以成地官本曰按近刻脫漸字成地訛作城池案朱脫訛趙作重以成地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加以城地按謝改池爲地是也云加以城地則誤矣加字屬上讀以城上落重字當作沙息壤加重以城地板築既興沙息壤加者謂水漂沙去用成沃壤若連下讀則沙息壤三字如何成文板築既興物固能久耳滱水又東逕鄉城北舊盧奴之鄉也舊上朱有有字趙改古刊誤曰有當作古中山記曰盧奴有三鄉斯其一焉後隸安憙城郭南有漢明帝時孝子王立碑官本曰按明帝時近刻訛作朝時 案朱訛趙改

又東過安國縣北

滱水歷縣東分爲二水一水枝分東南流逕解瀆亭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閒孝王子淑于解瀆亭爲侯國孫宏卽靈帝也又東南逕任邱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一本作國亭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傳富爲侯國趙釋曰沈氏曰史表作安郭侯博此從漢表索隱曰表在涿郡而善長以爲卽中山之安國地理志涿郡無安郭縣疑是鄉亭之名其水又東南流入于滹沱朱作平池箋曰宋本作滹沱趙改呼池滱水又東北流逕解瀆亭北而東北注朱趙有之矣二字

又東過博陵縣南趙釋曰一清按博陵爲桓帝更名又在王忠文所指順帝之後孫校曰博陵城在深州

滱水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饒陽之下鄉者也自河閒分屬博陵漢安帝元初七年官本曰按元初近刻訛作永初 案朱趙同說見下封河閒王開子翼爲都鄉侯順帝永建五年更爲侯國也趙釋曰沈氏曰永初當作元初翼由縣侯敗非封也又東北逕博陵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北二字 案朱趙無卽古陸成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城 案朱趙同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者也趙釋曰全氏曰漢表作陸城在涿郡當從史表作陸城漢書田叔傳亦作陸城一清按地理志涿郡無陸城陸城中山國之屬縣也下云博陵史記蠡吾故縣蠡吾屬涿郡故表云涿也二縣川土相鄰矣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趙釋曰何氏曰是桓帝繼質帝酈氏誤記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晉太始年復爲郡今謂是城爲野城滱水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朱作故南城箋曰謝云疑作故城南趙改故城南釋曰全氏曰按侯世不知何時之縣寰宇記定遠軍東光縣有侯井城引郡國縣道記云後漢省舊地理書並失其所在以理推之蓋在今弓高縣西北三十五里房將海側置縣謂之侯井地理志河閒國之弟二縣曰侯井其卽侯世歟一清按非也侯世縣故城在蠡縣東北侯井廢縣在東光縣西兩地懸殊豈可混而爲一乎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順調矣又東南潛入地下博水又東南循瀆重源湧發官本曰按循近刻訛作於 案朱趙作於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卽古勺梁也竹書紀年曰燕人伐趙圍濁鹿趙

武靈王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靈王上落武字及代人救燕濁鹿敗燕
師于勺梁者也朱箋曰古本作敗燕師于勺燕而竹書但云敗燕師于勺吳琯改作勺梁是也今廣
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曰濁鹿邏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羅案朱趙作羅說見下
城地不遠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地案朱作地地趙改城地刊誤曰箋曰羅地地字有脫誤未詳按羅與邏
通遮邏也濁鹿邏如魏書章武王融傳自牛邏之類又趙郡王幹傳云以鼎邏無兵蓋戍守之別名也上地字當作城
土勢相鄰以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詳也博水又東南逕穀
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渚水瀦漲朱作瀦漲箋曰謝云宋本作渚
水瀦張趙改瀦漲方廣數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方下落廣字名勝志引此文校
增匪直蒲筍是豐寶亦偏饒菱藕至若孌婉丱童及弱年崽
子官本曰按近刻作孌童丱角弱年女子角字女字皆後人所改方言江湘之間凡言是子謂之崽廣韻山皆切呼彼
之稱案朱作孌童丱角弱年女子箋曰一作崽子音宰趙角改女女改崽刊誤曰箋曰古本作孌童丱及當是丱少之
譌吳改作丱角按孫潛校改丱友不如楊慎引此文作丱女為善或單舟採菱或疊舸折芰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艾案朱作艾箋曰當作芰趙改芰長歌陽春愛深綠朱趙作淥水掇拾
者不言疲謠詠者自流響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箋曰自下疑脫相和二字趙依
增于時行旅過矚亦有慰于羇望矣世謂之為陽城淀也陽
城縣故城近在西北故陂得其名焉郡國志曰蒲陰縣有陽
城者也今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
西北重源又發博水又東逕白堤亭南官本曰按白近刻訛作自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自名勝志引此文作白又東逕廣望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二年封
中山靖王子劉忠為侯國又東合堀溝朱作崛箋曰古本作堀趙改堀溝上
承清梁陂又北逕清涼城東官本曰按涼近刻訛作源案朱趙作源趙釋曰一清按清源
方輿紀要作清涼故城在今保定府東南五十里卽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

山靖王子劉朝平為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博水又東北左
則濡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南濡也今名祁水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中山
記曰郭東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稽諸傳記官本曰按諸下近刻
衍子字案朱衍趙刪無聞此處世代云遠朱趙云作又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又作云疑作
久按又字為是異說之來于是乎在矣其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
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為曲逆水也張晏曰濡水于城
北官本曰按濡近刻訛作湍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湍水漢書地理志註作濡水下並同曲而西流是
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春秋左傳哀公四年齊
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趙釋曰沈氏曰左傳是取逆時豈卽曲逆耶杜預曰晉地漢高帝
擊韓王信自代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宇甚多曰壯哉吾行天
下惟洛陽與是耳詔以封陳平為曲逆侯王莽更名順平濡
水又東與蘇水合水出縣西南近山東北流逕堯姑亭南官本
曰按姑近刻訛作始案朱訛趙改又東逕其縣入濡濡水又東官本曰按兩濡字近刻
訛作湍案朱訛趙改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陽山趙釋曰漢志中山國曲逆縣蒲陽山
蒲水所出西南流積水成淵東西朱趙有一字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
不測蒲水又東南流官本曰按蒲近刻作其案朱趙作其水衡有古神祠世
謂之為百祠亦曰蒲上祠所未詳也又南逕陽安亭東官本曰按
陽安近刻訛作安陽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安陽當作陽安以郡國志校正漢書王子侯表有易安侯平趙敬肅王
子武帝元朔元年封卽此陽安也而世本俱誤作易安非矣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陽
安曰蓋陽安關都尉治世俗名斯川為陽安壙蒲水又東南
歷壙逕陽安關下名關皋為唐頭坂官本曰按皋近刻作睪案朱同趙改出
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中險絕竹書紀年曰魏殷臣

趙公孫袁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者也其城東側因阿仍墟築一城官本曰按河近刻訛作河矣訛趙改刊誤曰河當作阿 案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趙釋曰厄林日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云郎史記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爲賈皐又變爲賈復而賈復更譌爲寡婦也考古證今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謂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一淸按剔說固精審然汝水注云桓水二源奇導于賈復城復南擊鄗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以寡婦爲賈復是一証證且賈屋山名賈復城名固未可合而爲一也漢廣武縣在今山西代州西十五里有廣武故城而賈復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西南至唐縣四十里方叔以幷州之山鎮當冀域之城地可謂不思之甚其水又東南流逕蒲陰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陰趙釋曰一淸按漢志註此是張晏說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焉水右合魚水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山石若巨魚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石善巨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魚山以下疑有訛誤按寰宇記引此文云山石若巨魚水發其下今校正水發其下故世俗以物色名川又東流注于蒲水又東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蘇水竝從縣東入濡水又東北逕樂城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盟于濡上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會于濡水 案朱訛趙改上字刊誤曰水左傳作上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朱趙陽作昜趙刊誤曰箋曰昜當作陽按昜古文陽字如此之類其義甚淺實爲辭費趙釋曰漢志涿郡高陽縣應劭曰在高河之陽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曰今按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于山其出平地者皆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蓋孔氏不知此濡水之所出觀酈注自有泉源其後名曰祁又謂之南濡也然杜註以爲出高陽則非東北至河間鄚朱作鄚箋曰宋本作鄚縣趙改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滹沱滱易互舉通稱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地理志曰博水東至高陽入河十二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趙有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

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趙作能達其上嶺趙作頂故嶺有五迴之名趙釋曰寰宇記滿城縣下引水經注云五迴山南七里有鬬雞臺傳云燕太子丹鬬雞于此今本無之下望層山盛若蟻蛭趙作垤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成若蟻垤按博雅盛多也言層山之多如蟻垤也盛字不誤實兼孤山之稱亦峻竦也官本曰按竦近刻訛作崍 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崚崍疑作峻崍按廣韻崍音盛山名在剡縣集韻音乘亭名在吳均與上崚字義不合類篇崍音陳山脊也崚崍山之最高處也謝說非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崖下官本曰按崖近刻作巖下同 案朱趙同水陰又有一碑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巒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巖名勝志引此文作巒下云巖障深高故知巒字爲是巖障深高壁立霞峙朱作岈箋曰宋本作峙趙改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險邃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途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途名勝志引此文作邃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趙釋曰一淸按此下有缺文寰宇記滿城縣五迴山引此碑云飛矢踰于巖山三百餘步後鎭軍將軍定州刺史樂良公乞文于射所立碑中山安喜賈聰書足補此注之遺刊石用讚元功夾碑竝有層臺二所卽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徐水東北屈逕郎山官本曰按東北屈近刻訛作屈東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屈字當移在東北之下孫校曰郎山在今保定府城西北五十里又屈逕其山南眾岑競舉官本曰按眾字近刻訛作岑山二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衍上岑字初學記引此文作眾崖競舉於文是眾岑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劒杪極地險之崇峭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其文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內有郎山碑事具文 案朱同箋曰一作事具于文趙依改刊誤曰內當作南郾

山下落君字趙釋曰全氏曰此是諺說漢燕剌王之墓曰戾陵或是剌王之子耳徐水又逕郎山君中子觸鋒將軍廟南官本曰按中子近刻訛作子中廟訛作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云是太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據此當作郎山君中子廣當作廟廟前有碑晉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發詔錫君父子法祠其碑劉曜光初七年趙釋曰全氏曰中山之碑何以有劉曜紀年不可曉也前頓邱太守郎宣官本曰按頓邱近刻訛作頓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書地理志云慶東郡立頓邱又云頓邱郡泰始二年置頓邱是頓邱之誤北平太守陽平邑振等共修舊碑刻石樹頌焉徐水又逕北平縣孫校曰完縣漢北平縣滿城漢北平地縣界有漢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詔書官本曰按戊近刻訛作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以代子語有訛脫按隸釋載此文是戊子蓋詔書以是日下也遣冀州從事王球幽州從事張昭官本曰按近刻作眼案朱趙同郡縣分境立石標界具揭石文矣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

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趙刊誤曰箋曰乘當作垂按乘字不誤傾瀾洩注朱趙瀾作瀾洩作泄刊誤曰箋曰克家云泄疑作溜按泄散也亦作洩會稽五泄即瀑布也此水乘崖注下與泄溪同義無可疑者一字之工髣髴與山水之靈相默契也七丈有餘濟盪之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自激官本曰按自近刻訛作白案朱趙作白濤襄四陸瞰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東南出山逕其城中有故碑是太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其水又東流漢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破之于順水北官本曰按近刻脫乃字案朱趙無乘勝追北爲其所敗短兵相接光武自投崖下遇突騎王豐于是授馬退保范陽官本曰按退近刻訛作進案朱趙同趙釋曰後漢書光武帝紀歸保范陽不得言進方輿紀要作退保范陽是矣此傳刻之誤順水蓋徐州之別名也趙州改水刊誤曰州黃省曾本作水徐水又東逕蒲城北趙釋曰一清按蒲城今直

隸之滿城縣也蒲滿字本易淆保定府志及滿城縣志皆不能識其受氏之故或以爲秦邑又以爲張蒼封北平侯子孫滿邑因名皆燕說也新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並云唐天寶元年始立是邑不知元魏時已有蒲城之號善長生于拓跋朝其言非謬元和志云蒲城縣本漢北平縣地後魏于此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爲蒲城以縣北故蒲城爲名夫曰故蒲城則非自唐始矣蒲城之稱唯元和志及舊唐書同于酈注其他紀載莫不從滿城之訛千年大惑諭復祛之章懷後漢書注云前書音義曰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又云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又云東觀漢記作蒲本多作滿字者誤也北史魏隋諸王傳兄覬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觀此益信予言之有徵矣又東逕清苑城又東南與盧水合官本曰按盧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沈下同今據漢書改正又近刻脫合字案朱同趙增合字刊誤曰於文當作又東南與沈水合水出蒲城西孫潛校增三字水出蒲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水城字俗謂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東入河三字係衍文案朱趙盧作沈有三字即是水也趙釋曰全氏曰按班志無沈水疑是脫文寰宇記沈水在清苑縣北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

地理志曰東至高陽入博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入河今漢書各本亦訛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中山國北平縣徐水東至高陽入博又學都縣博水東至高陽入河蓋徐水合博水以入河也下文引班志仍作入于博今不能也徐水又東左合曹水水出西北朔寧縣曹河澤官本曰按合下近刻衍會字水出西北訛作出西北水案朱衍訛趙刪改刊誤曰會字衍文東南流左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東逕邢安城北又東南入曹河曹水又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河南又逕北新城故城北十字係衍文案朱同北下有此字趙作又逕北新城縣故城北酈河南此三字刊誤曰河南二字衍文北新城下落縣字此字是北字重文之誤亦宜衍王莽之朔平縣也朱作寧趙改平刊誤曰朔寧漢書地理志作朔平今校正曹水又東入于徐水徐水朱無徐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徐字又東南逕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故上有一字案朱趙有俗謂之祭隅城官本曰按隅近刻訛作過案朱趙同所未詳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引輿地志云樊輿城西南隅有聖女祠女姓群字義姜鉅鹿人嫁爲樊輿王文支

死于此城之隅就而祭之俗名祭隅城然則是城即樊輿縣之故城也道元以祭隅爲祭過而云未詳得樂氏之書其義始明也**徐水又東注博水**官本曰按注近刻作流入　案朱趙同**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入于博**趙刊誤曰箋曰博古本作河按此是班固原文在中山國北平縣葢徐入博博入河朱氏乃欲以俗本改漢書耶**又東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滱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入于河又脫是也二字今漢書各本亦訛　案朱趙同朱箋曰孫云今曹河徐河唐河諸水並合易水經雄縣達直沽入于海

又東北入于易

滱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地說無依城之名官本曰按地近刻訛作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他說當作地說即古葛城也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滱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之阿陵也建武二年更封左朱作岸箋曰岸朱本作左趙改左將軍任光爲侯國**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官本曰按此易水謂南易至文安與滹沱合者長城在今文安縣界

趙補**滹沱水**

禹貢錐指曰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滱本名恆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恆衛之別源自周禮以虖池嘔夷爲幷州之川其名著而恆衛之名遂隱矣又曰或問恆衛滱滹沱漢志明列爲四水子謂恆即滱衛即滹沱亦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滱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此非恆即滱之明證耶水經無滹沱之目見濁漳易滱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衛水無考然酈注凡二水合流言

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之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又曰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爲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眞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爲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水經注云大浦淀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一清按滹沱水篇失亡猶幸有宋初原本見于載籍得以尋其川脈第東樵所引寰宇記之文尚有未盡謹補綴

之如左忻州秀容縣下引注水經云滹沱南歷忻中口俯會忻川水水出西管涔山東也程侯山下引注水經云忻川東歷程侯北山山甚層銳其下舊有採金處俗謂之金山九域志忻州古跡引水經注云程侯北山下有採金穴樂記處字疑穴字之誤又定襄縣三會水下引水經云三會水出九原縣西東入滹沱水逕定襄界又代州雁門縣句注下引水經云雁門郡北對句注東陘其南九塞之一也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也漢高祖欲伐匈奴不從婁敬之說械繫于廣武遂踰句注困于平城謂此處也漢志雁門郡下云句注在陰館北太原郡廣武縣下云河主賈屋山在北河主足句注

之誤又龍泉下引注水經云龍泉出雁門縣平地其大三輪泉源沸湧騰波奮發以巨石投之輒噴出亦云潛通燕京山之天池也方輿紀要雁門下云龍躍泉水經注謂之雲龍泉相傳與靜樂縣之天池潛通較樂記所引多一雲字又五臺縣五臺山下引水經注云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山晉永嘉三年雁門郡葰人縣五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爲之先驅因而不返遂寍巖野往還之士稀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俗人謂此山爲仙者之都矣中臺之頂方三里近西北陬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內經以爲清涼山御覽引此注云其北臺之上冬夏常冰雪不可居文殊師利常鎮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禮焉又聖人阜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水東逕聖人阜阜下有泉泉側石上有二手跡其西復有二腳跡甚大莫窮所自在縣西四十八里又云仙人山在五臺縣東南五十里石嵒上有人坐跡山腹石上有手跡山下石上有雙腳跡皆西向立初學記引注水經曰代州專池水西注五臺專池卽虖池之誤又思陽水東有獨山山上有嵓嵓上有坐跡山腹石上有兩手跡山下石上有兩腳跡俗名之曰仙人山也據此則樂記所稱仙人山亦是酈注原文而思陽水一語尤足補其闕逸魏書地形志肆州永安郡驢夷縣有思陽城蓋因水以得名故魏昌城下引水經云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原林麓之饒下無谿谷牛馬之息而入多其前是苦吾百姓遂執而免之漢光武時封大將軍杜茂爲苦陘侯漢章帝北巡改曰漢昌至魏文帝改漢昌爲魏昌城又鎮州行唐縣輪井水下引水經注云行唐城上西南隅有大井若輪水深不測王山祠下引水經云行唐城內北門東側祠後有神女廟廟前有碑其文云王山將軍故燕薊之神童後爲城神聖女者此土華族石神夫人之元女趙武靈王初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歎應與人俱遂妃神童潛刊貞石百堵皆興不日而就故此神後之靈應不泯焉莫州任邱縣狐狸淀下引水經注云鄚縣東南隅水有狐狸淀俗亦謂掘鯉淀非也滹沱水篇之殘簡斷文見于寰宇記者如此爲之隨方辨證焉

泒水 趙補

一清按水經本有泒水篇今失亡矣寰宇記定州安喜縣泒水下引水經注云泒水歷天井澤南流所播爲澤俗名爲天井淀初學記引水經注云定州泒水北流逕大核山大核山疑是大泒山之訛大泒山在今阜平縣西北五里其東又有小泒山以泒河所經得名說文泒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按山海經郭璞註曰今滹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戍夫武夫皆泰戲之一名顧祖禹曰蓋以滹沱爲卽泒水也此說非是蓋泒水與滹沱同出一山耳泒水源見說文尾見本注其中所歷之道僅有定州一語較之他篇脫失尤

甚

趙補 滋水

一清按方輿紀要山西蔚州靈邱縣下云山海經云高是之山滋水出焉滋水在縣北水經注滋水逕枚迴嶺懸流五丈湍激之聲震動山谷元和志滋水出靈邱縣西南枚迴山懸河五丈湍激之聲響動山谷樵桃之士咸由此渡巨木淪湑久乃方出或落崖石無不粉碎也土地記云枚迴嶺與高是山連麓接勢（李吉甫所引疑是酈注原文）紀要又云石銘陘在縣西水經注滋水逕枚迴嶺東南過石銘陘有石銘其上云冀州北界石銘陘亦見滱水注滋水與滱水發源最近故其事兩隸而班固地理志許慎說文俱謂滋水出牛飲山白陘（今漢書作陸字誤當從說文作陘）谷在南行唐今行唐西去靈邱四百餘里水源安得便出於此名勝志行唐縣下引水經注云滋水至行唐縣鹿水出焉謂之木刀溝入滹沱河寰宇記眞定縣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鎮州鼓城縣下云雷源中山記雷河溝水源出鼓城縣名勝志晉州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水流入雷河溝水過舊曲陽北據此則衛水與滋水通波沿注隨地易稱矣今山西廣靈縣有滋水流爲壺流河亦名葫蘆河元和志寰宇記謂之瓠𤬫河云上槽狹下槽闊有似瓠𤬫故名亦謂嘔夷河葢與滱水道近也而其下流則北入于桑乾疑與出行唐之滋水有別然山海經本云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則當日滋水惟南入滹沱不北入桑乾不知何時分一支北流今酈注既亡無從可證又嵐州紇眞山夏恆積雪烏雀死者一日千數寰宇記朔州鄯陽縣下引冀州圖云紇眞山在城東北三十里登之望桑乾代郡數百里內宛然夏恆積雪彼人語曰紇眞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眞山即紇干山虜語紇眞華言千里二語唐昭宗嘗稱之葢古謠諺也又祁州無極縣故安城下引水經云故安城即魏之安鄉城魏志云明帝太和元年封外祖甄逸爲安鄉侯嫡孫象襲爵青龍二年追謚后兄儼爲安鄉侯即此城也故新城下引水經云後魏太武帝[illegible]亦曰資城（滋亦作資又作咨此城因滋水所經得名）水經本有滋水篇今脫亡[illegible]

水經注卷十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　……撰

聖水　巨馬水

聖水出上谷朱箋曰孫云聖水今琉璃河趙釋曰一清案此條經文疑有脫誤方輿紀要房山縣西大房山古碑云幽冀之奧室也山下有聖水泉西南有伏龍穴一名龍城峪湯泉出焉又有孔水洞在山之東北縣崖千尺石竇如門深不可測與酈氏注所云略皆彷彿房山縣本漢良鄉范陽二縣地並屬涿郡又兼得廣陽國之薊縣於上谷無與漢上谷郡治沮陽縣其故城在今保安州東古涿鹿之地㶟水注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爲涿耶水而是篇注云在上谷爲涿耶水應劭以爲出上谷涿鹿縣是已下文注云聖水南流歷縣西轉逕良鄉縣也

故燕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也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　案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調也官本曰案更近刻作改　案朱趙作改**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

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嘗篝趙作爇火尋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一穴殊小朱無一字箋曰謝云宋本二下有一字趙增一字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穴經五六日方還官本曰案穴近刻訛作水　案朱趙作水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也官本曰案類上近刻衍流字　案朱趙有**是水東北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頹波瀉澗一丈有餘屈而南流也**官本曰案近刻脫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而下落南字

東過良鄉縣南

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而東南流逕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官本曰案謂近刻作爲朱同趙改刊誤曰爲當作謂　案**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聖水聖水又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官本曰案山南近刻訛作南山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南山當倒互孫潛校改**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聖水聖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南**朱趙不重聖水二字**又東逕聖聚南**官本曰案聖聚近刻訛作聚聖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聚聖二字當倒互**蓋藉水而懷稱也又東與侠**朱作挾箋曰宋本作侠趙改侠**河合水出良鄉縣西甘泉原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案地理志涿郡有西鄉縣而無都鄉城蓋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侠**朱作扶箋曰扶宋本作挾趙改挾**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溝也**朱趙作非深刊誤曰箋曰深一作理案深理音同傳寫之差深水即濕水注云涿水白涿鹿東注濕水此云非深之溝蓋未與濕水合也

又東過陽鄉縣北官本曰案陽近刻作長蓋後人所改　案朱趙作長趙釋曰一清案晉志范陽國有長鄉縣魏志作萇鄉全氏曰當是陽鄉細玩注文可見

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水首受淶水于徐城東南良鄉西分垣水官本曰案垣近刻訛作洹　案朱同箋曰洹當作垣下同趙改垣首上無水字**世謂之南沙溝**官本曰案沙近刻訛作涉　案朱趙作涉**即桃水也**官本曰案桃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桃考漢志涿縣下云桃水首受淶水分即此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汝澄曰桃疑作范水涿之爲范陽郡蓋亦取於此案非也漢書地理志涿縣下云桃水首受淶水分東至安次入河又良鄉縣下云洹水南東至陽鄉入桃桃梑字近致譌**東逕迺縣北**朱箋曰孫云迺古迺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爲涿水**官本曰案爲近刻訛作謂　案朱同趙改**又亦謂之桃水**趙刪入字**出涿縣故**

城西南趙增水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
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終仁之故居
非桃仁也官本曰案仁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桃水是桃仁之誤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案桃仁乃
高雲俾臣墟以人得名又傳是終仁之故居故云非桃仁也今本誤以桃仁爲桃水文義遂難通曉余案地理
志桃水上承淶水此水所發不與志同謂終爲是又東北與
樂堆泉合水出堆東東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東北逕涿縣
故城西朱趙有流字注于桃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
南有涿水郡蓋氏焉官本曰案近刻脫郡字　案朱趙無酈駰亦言是矣今于
涿城南無水以應之所有惟西南有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
出上谷涿鹿縣余案涿水自涿鹿東注㶟水官本曰案㶟近刻訛作濕下同
案朱訛趙改㶟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

置涿郡涿之爲名當受涿水通稱矣故郡縣氏之但物理潛
通所在分發故在匈奴爲涿耶水官本曰案匈奴近刻訛作山谷　案朱作山谷箋曰
釋案十三卷注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謂之涿耶水趙改上谷刊誤曰山谷當作上谷濕水經云又東過涿鹿縣北酈氏
以涿水釋之漢志涿鹿縣屬上谷郡蓋在上谷郡爲涿水而經廣陽郡者卽是聖水名因地變也山川阻闊
並無沿注之理所在受名者皆是經隱顯相關遥情受用以
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王
莽更名垣翰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莽改涿郡曰垣翰而涿縣下無說此當是垣翰亭落亭字漢志注亦闕此
文晉大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
有晉康王碑城東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官本曰案司馬近刻訛作司寇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晉書列傳范陽康王綏子虓司寇當作司馬黃省曾本校桃水又東北與垣水
會水上承淶水于良鄉縣分桃水官本曰案承近刻訛作分分訛作之　案朱趙同

世謂之北沙溝官本曰案沙近刻訛作涉　案朱趙同故應劭曰垣水出良鄉
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河閒有武垣縣涿有垣縣漢
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賜爲侯國趙刊誤曰箋曰賜古本作勝案史記漢書皆作
賜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垣縣屬河東郡武垣縣屬涿郡續志河閒國武垣故屬涿今注所引音義云云豈別有說乎又史
表垣侯賜索隱曰縣名屬河東則非涿之武垣可知善長又誤武垣城在河閒府西南三十八里去涿甚遠水道亦無相
通之處恐當涿郡又自有垣縣也一統志垣城在涿州北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
非也又東逕頃趙釋曰一清案此下有脫文亦地名也故有頃上言趙釋曰一
清案三字疑有誤世名之頃前河又東洛水注之水上承鳴澤渚渚
方朱趙有一字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服虔曰
澤名在遒縣北界卽此澤矣西則獨樹水注之水出遒縣北
山東入渚北有甘泉水注之水出良鄉西山朱趙無水字東南逕

西鄉城西而南注鳴澤渚官本曰案近刻脫鳴字　案朱作澤渚水趙增鳴字删水字刊誤曰
當作鳴澤渚水字衍文渚水東出爲洛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渚水東出爲洛六字　案朱趙無又
東逕西鄉城南又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垣水又東逕涿縣
北東流注于桃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闞駰曰至陽鄉注之
趙釋曰漢志涿郡良鄉縣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一清案南東當作東南今案經脈而不能屆也
桃水東逕陽鄉官本曰案逕近刻訛作入　案朱趙作入東注聖水趙釋曰漢志涿郡涿縣桃
水受首淶水分東至安次入河一清案蓋由聖水以注於巨馬河也受首當作首受聖水又東廣陽水
注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福祿水注
焉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
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
縣故涿之陽亭也地理風俗記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

後分爲縣王莽時更名章武郎長鄉縣也案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聖水又東逕長興城南趙釋曰沈氏曰疑是長鄉又東逕方城縣故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 趙無孫校曰方城今固安縣 案朱 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劉放爲侯國聖水又東左會白祀溝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地導源東南流官本曰案源近刻訛作泉 朱訛趙改刊誤曰泉當作源 案 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趙釋曰一清案魏少帝璜以甘露三年封爲常道鄉公甘露是高貴鄉公紀年此句訛意甚晰又東南入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寒號下落城字 非也聖水又東南流右會滈淀水水發西淀東流注聖水謂之劉公口也

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孫校曰安次今順天東安

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漢靈帝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桓帝 案朱趙作桓中平三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二年 案朱趙作二封荊州刺史王敏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案桓帝字誤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蓋以有功封也二年亦是三年之誤沈氏杉本摘中平非桓帝紀年蓋考之不審又東南流注于巨馬河而不達于海也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

即淶水也有二源俱發淶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廣屏矣官本曰案矣字近刻訛在下句國字下 趙改刊誤曰矣字當移在廣屏之下名勝志校 案朱同 魏封樂進爲侯國淶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淶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東北流謂之石槽水朱作曹趙改槽刊誤曰曹當作槽魏史云孟門山一名石槽溝南有山槃中如石槽此亦其類也伏流地下溢則通津委注官本曰案溢近刻訛作溺 案朱作溺箋曰李云疑作溢趙改溢 謂之白澗口淶水又東北桑谷水注之水南發桑溪官本曰案近刻脫桑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溪上落桑字酈邱水注云桑谷水注之蓋指此桑谿故也可證北注淶水淶水又北逕小黌東又東逕大黌南蓋霍原隱居教授處也官本曰案近刻脫居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下云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此落居字 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害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召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召全氏校改害 雖千古世懸猶表二黌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朱箋曰埤案晉書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元康年徵賢良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藿收原斬之淶水又東北歷紫石溪口朱箋曰謝云東北下一作又東流歷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大亘下東南流左會磊砢溪水官本曰案磊近刻訛作壘 案朱作壘趙改壘刊誤曰磊吳琯本作壘壘砢亦作磊砢上林賦云水玉磊砢玉篇云磊小石貌 蓋山崩委澗積石淪隍故溪澗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西南流注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檐趙作擔下同車水水出檐車硎官本曰案車近刻訛作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黃省曾本作車東南流逕聖人城南官本曰案近刻作城東南 案朱作東南城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

未本作逕聖人城東南案非也下文多一東字南城二字當倒互薟紫石水出聖人城北又逕城東此墻車水流逕城南
南流注於紫石水城之三面皆水之會也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淶水淶水又
東南逕榆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謂之榆城河淶水又南逕藏
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朱作長箋曰宋本作直上下背趙改上干霄遠望崖側
有若積刀環鐶相比咸悉西首淶水東逕徐城北故瀆出焉
官本曰案近刻脫故瀆二字案朱脫趙增沙溝二字刊誤曰出焉上落沙溝二字世謂之沙溝水又
東督亢溝出焉朱箋曰宋本作又東合督亢溝一水東南流即督亢溝也一
水西南出即淶水之故瀆矣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作涞之趙改淶水無之字刊誤
曰之當作水水盛則長津宏注水耗則通波潛伏重源顯于遒縣
則舊川矣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舊則川矣案朱趙同
東過遒縣北孫校曰遒縣今淶水屬保定府

淶水上承故瀆于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爲長潭潭廣百許步
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涓流控引衆水官本曰案近刻脫衆字案朱脫衆字趙刪水
字刊誤曰箋曰控引下落其字案非也水字衍文自成淵渚長川漫下十許里官本曰案
近刻訛作十一許步案朱同趙乙不改步字刊誤曰十一當倒互名勝志校東南流逕遒縣故城
東官本曰案近刻脫遒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上落遒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
降王隆彊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案漢表作陸彊此從史表王莽更名遒屏也謂
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袁本初遣別將崔巨朱作臣箋
曰魚豢典略作崔巨業趙改巨業攻固安不下退還公孫瓚追擊之于巨馬
水死者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
注之趙釋曰寰宇記易州易縣加夷城下引水經云巨馬水流逕加夷山即睒子於山中養無目父丹之所也今本
無之

又東南逕容城縣北孫校曰容城今屬保定府在府東北九十里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遒縣東東
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
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
可懷信爲遊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爲酈亭溝其
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北
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淶水于淶谷引之則長津委注
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遒縣北又
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即劉備之舊里也又東逕督亢澤
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于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
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
殺軻圖亦絕滅地理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
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
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
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又東散爲澤
渚督亢澤也北屈注于桃水朱趙注作滙趙刊誤曰箋曰滙宋本作注案滙本作匯尚書孔
傳曰匯迴也不得改爲注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而南
合枝溝官本曰案南合近刻訛作合南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而合南枝溝案合字當在南字
下溝水西受巨馬河東出爲枝溝又東注白溝白溝又南入
于巨馬河朱箋曰孫云白溝今在新城縣南巨馬河之下流也巨馬河又東南逕益昌
縣孫校曰今永清護淀水右注之水上承護陂趙護改濩刊誤曰護當作濩于臨
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說見下漢封

廣陽頃王子雲爲侯國官本曰案近刻脫頃字雲訛作須朱木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漢書王子侯表臨鄉頃侯雲廣陽頃王子元帝初元五年封臨鄉下落城字廣陽下落頃字須卽頃之譌當改作雲趙釋曰一清案漢表雲以元帝初元五年封地理風俗記曰官本曰案近刻脫風俗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地理下落風俗二字黃省會本校增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縣也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城南十里四字係衍文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四字衍文淀水又東南逕益昌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侯封廣陽頃王子嬰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案漢表嬰以元帝永光三年封王莽之有秩也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孫校曰今固安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又東八丈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泉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泉字衍文孫校曰安次今東安東南逕安次城東東南逕泉州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泉近刻訛作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是漁陽郡之泉州縣非勃海郡之東州縣也黃省會本校改又南

右合滹沱河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孫校曰泉州今鄚縣及寶坻東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河官本曰案此二十字原本截上十六字訛作經下四字仍屬注文近刻並爲注朱箋曰原本以又東南至又南十六字作經文以入巨馬河亂流東注也作注文謝耳伯云宋本又東南至注也二十五字接石勒也須作注文亂流東注也

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孫校曰東平舒今大城

地理志曰淶水東南至容城入于河官本曰案河上近刻衍海案朱訛趙刪海字以下文河字屬此句讀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入河海字衍文河卽濡水也官本曰案此謂南濡蓋互朱作升箋曰升以宋本作互以趙改互以明會矣巨馬水于平舒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平舒下落城字南入于滹沱而同歸于海也

水經注卷十二

水經注卷十三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㶟水朱作濕水下同

㶟水出鴈門陰館縣官本曰按㶟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濕說文㶟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力追切魏書作㶟已訛弁若濕則不得讀力追切今從說文爲正趙釋曰一清按㶟水俗本水經作濕水誤也資治通鑑晉愍帝紀建興元年代公又作新平城于㶟水之陽胡身之注云班固地理志右北平俊靡縣㶟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㶟力水翻又音郞斯翻酈道元水經注庚水與鮑邱水合俊靡在東與平城相去甚遠新平城不在此㶟水之陽也據魏書道武帝西如馬邑觀㶟源則㶟水蓋出于馬邑而東北流逕平城之南也酈道元魏人也其注水經敘代都之事宜詳初不言平城有㶟水但言濕水逕平城南耳班志鴈門陰館縣樓煩鄉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累音力追翻治音弋之翻竊謂水出累頭山疑當時亦有累水之名師古音從平聲音相近也意道元所謂濕水卽㶟水也丁度集韻㶟濕㶟三字同注云水出鴈門則亦有見於此矣㶟類篇音魯水翻益稱㶟旣不知㶟水之非㶟水又不識濕字之義宜其輾轉支離反覆而不可通也說文㶟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纍聲力追切㶟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㬎聲力軌切其言與漢志合此篇之水是㶟水非㶟水也而丁度以爲㶟㶟同出鴈門是爲悠謬也至于濕本濟濕之濕音他合翻說文作漯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糸作㶟字而濕字反相沿作㬎聲之㶟矣漯水導源累頭山故集韻又同出漯㶟字也漯爲㶟之省文然已混于濟漯之漯矣宜別白之孫校曰卽山海經鴈門之水也星衍說

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

㶟水出于累頭山朱箋曰累力追反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沿波歷澗朱波作坡趙改刊誤曰坡孫潛校改波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三年置朱後下有元字趙刪刊誤曰元字衍文王莽更名富臧矣官本曰按今本漢書作富代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富代魏皇興三年官本曰按皇興近刻訛作天安案朱趙同說見下齊平徙其民于縣立平齊郡趙釋曰一清按天安是魏獻文帝年號只得一年明年秋八月卽改爲皇興不當云三年也方輿紀要云平齊城在大同府西二十里漢平城縣地宋志泰始五年魏人徙升城歷城民望于桑乾因立平齊郡以處之泰始五年正皇興之三年也然于天安之號又不符

矣顧氏所引又不見于沈約志事在魏書慕容白曜崔元伯劉休賓房崇吉諸傳隋書地理志郡縣志無此郡也灅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朔州馬邑縣桑乾河在縣東三十里縣西北上平官本曰按原本作上下從近刻案朱趙作上平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卽溹涫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潛通官本曰按近刻脫通字案朱無趙增在北字下說見下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趙大改天刊誤曰寰宇記代州雁門縣下引水經注云涫通燕京山之天池北下溹通字大池當作天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其水二字案朱趙同趙方下增八字釋曰元和志池週迴八里澄渟鏡淨潭而不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潭字案朱脫箋曰瑋按御覽引此作潭而不流趙增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沖照池中嘗趙作曾無斥草及其風籜官本曰按斥太平御覽引作片籜近刻訛作澤案朱作斥作澤箋曰御覽引此作池中曾無片草及其風籜趙改片改籜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稽之耘鳥也官本曰按耘近刻訛作私案朱作私箋曰當作耘鳥趙改耘其水陽熯不耗官本曰按熯近刻訛作焊案朱趙作焊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焊當作旱按集韻焊火乾也義亦通陰霖不溢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于池側忽過大風趙刊誤曰箋曰過當作遇按過字不誤飄之于水有人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官本曰按原本作五六里從近刻清深鏡潔不異大朱箋曰宋本作天趙改天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矣蓋狄語音訛官本曰按音近刻訛作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言當作音下云馬磨聲相近是也馬磨聲相近故爾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干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于武州塞內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案朱趙作周下同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官本曰按近刻脫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崩下落者字劉昭郡國志補註校補有馬馳走一地官本曰按近刻脫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馬下落馳字劉昭郡國志補註校補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之為馬邑官本曰按近刻脫之為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遂名下落之為二字劉昭郡國志補註校補或以為代之馬城也趙釋曰方輿紀要馬城在大同府東北境漢縣屬代郡東部都尉治此東漢元初六年鮮卑寇馬城塞鄧遵擊破之魏明帝太和二年鮮卑軻比能圍護烏桓校尉田豫于馬城卽此十三州志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諸記紛競未識所是漢以斯邑封韓王信後為匈奴所圍信遂降之王莽更名之曰章昭其水東注桑乾水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箋曰李云流下當有注字趙依增

桑乾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北臨河又東南右合灅水亂流枝水南分官本曰按水近刻訛作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之當作津按當作水下云桑乾枝水是也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州塞水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案朱趙作周趙刊誤曰箋曰孫云地理志作武州按州周音同通用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南蓋夕陽西頹戎車所薄之城故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故城也案朱作故城箋曰舊本作城故趙依改東有日中城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榮案朱作榮箋曰當作東趙改城東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黃瓜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屈逕其堆南徐廣曰猗盧廢嫡子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趙釋曰全氏曰道元身為拓跋臣子其不敢斥言六修之變明矣徐廣曰一條疑是後人所加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乾郡北官本曰按近刻脫乾字案朱脫箋曰孫云當作桑乾郡趙增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東溪西北流逕故城北所未詳也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東流長津委浪官本曰按近刻脫長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津上落長字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

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惟良木耳俗
謂之南池池北對溼陶縣之故城官本曰按溼古涇字此下近刻衍南字案朱趙有
故曰南池也南池水朱趙無南字又東北注桑乾水為趙作與灅水
自下並受通稱矣官本曰按近刻脫自下二字案朱趙無灅水又東北逕石亭
西官本曰按石近刻訛作魏案朱作魏趙增巨字刊誤曰魏亭上落巨字蓋皇魏天賜三年之
所經建也灅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于是
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故宮廟樓榭基雉尚崇
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野為升眺之逸地矣灅水
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又東崞川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
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崞川下落水字水南出崞縣故城南官本曰按崞下近刻衍山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兩漢志俱作崞縣地形志恆州繁時郡領縣曰崞山則正道元時新制不得云故城也蓋其字

筆耳王莽之崞張也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處二山之中官本曰按
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二二山謂玄岳及崞山也故以崞張為名矣其水
又西出山謂之崞口北流逕繁畤縣故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繁畤下落縣字王莽之當要也又北逕巨魏亭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東
字案朱趙無又北逕劇陽縣故城西王莽之善陽也趙刊誤曰箋曰孫云一作
鄯陽按漢志是善字不從阝作鄯按十三州志曰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
其水又東注于灅水灅水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水
出涼城旋鴻縣朱箋曰後魏地形志恆州梁城郡有祗鴻縣一本作祗鴻縣趙釋曰一清案魏書地形志
梁城郡祗鴻縣註云一本作祗鴻與此異文疑是史誤西南五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
北俗謂之獨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東合旋鴻池水朱箋曰孫云後魏書
曰代郡有旋鴻池水出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官本曰按積近刻訛作即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即當作積黃省曾本校北引魚水水出魚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納
川流以成巨沼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川城之南池官本
曰按涼川城近刻訛作涼州池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涼州池全氏校改涼川城池方五十里俗名
乞伏袁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河案朱趙同雖隔越山阜鳥道不遠雲霞之
間常有官本曰按此下有脫文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㙔箋云下脫少數字西南流逕旋鴻
縣南右朱作又箋曰宋本作右趙改右合如渾水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寰宇記雲中縣下引水經注曰
雲中衙河水西南合桑乾河水今本無之名勝志引郡國志以為如渾水也是總二水之名矣如
渾水又東南流逕永固縣官本曰按永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水固疑是永
固之訛考魏書地形志並無此縣名按地形志恆州代郡領永固縣縣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
以氏縣也右會羊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年水案朱作年箋曰孫云當作羊水趙改羊水出
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

興十年慕容垂自河西還官本曰按近刻垂訛作寶西訛作而案朱同趙寶不改而改西刊
誤曰而當作西軍敗于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眾北至參合見
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朱作設策弔之箋曰十六國春秋云設祭弔之禮趙策改祭並無禮字
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官本曰按近刻脫六軍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哀慟上黃
省曾本有六軍二字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轝過平城北四十里疾
篤築燕昌城而還即此城也北俗謂之老公城官本曰按北上近刻衍故
字城下有也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故字也字俱衍文羊水又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
方山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趙無朱嶺上上屬趙嶺字上屬嶺上有文明太皇
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
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
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朱趙作雉有

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扶案朱作扶箋曰疑作趺趙改趺張青石屏風官本曰按張近刻訛作帳案朱作帳箋曰孫云疑作張趙改張以文石爲

緣坹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爲碑獸碑石

至佳朱至佳作在冡箋曰宋本作碑石至佳趙改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院

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

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羊水又東注五字係衍文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淸按五字重文宜衍如渾水又南至靈泉池枝津東

南注池池東西朱趙有一字百步南北二百步池渚舊名白楊泉

泉上有白楊樹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出案朱趙作出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

柞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亭觀綉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渾水

又南逕北宮下舊宮人作薄所在趙釋曰一淸按作薄江水篇注作作部沈約宋書亦作作部均沿習之非據漢書宣帝紀云爲聚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日薄室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織務既多因置獄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此云作薄與穀水篇注薄隸諸徒咸敬之文皆卽薄室之薄或又訛作簿字者誤也如渾水又南分爲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

諸池沼又南逕虎圈東魏太平眞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

秋之月聖上親朱作覩箋曰宋本作親趙改親御圈上勅虎士効力于其下

事同奔戎生制猛獸朱箋曰埤按穆天子傳云有虎在乎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

卽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圖也趙釋曰匠林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文明太后臨朝叡見幸爲侍中吏部尙書愛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坐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慟葬

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郁南又詔窦叡圖其捍虎狀于諸殿高允爲讚京師上女造新聲而歌之名曰中山樂善長託喻奔戎荅嗚具事微露捍虎亦迂詞也又逕平城西郭內魏太常七年所城

也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成案朱常作當城作成趙改刊誤曰箋曰當當作平按黃省曾本作太常魏明元帝年號也大武帝改元太平眞君道元不應邁下二字單稱太平朱氏誤矣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壇壇

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其水又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南又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南又二字當倒互屈逕平城縣故城南史記曰高帝先至平

城史記音義曰在雁門卽此縣矣王莽之平順也魏天興二

年遷都于此太和十六年破安昌諸殿官本曰按安昌上近刻有太華二字案朱趙有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朱作先箋曰當作元趙改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

東堂東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朱無石字箋曰

古本有一石字趙增是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官本曰按上石字近刻訛在之字下案朱之下有石字箋曰古本無此石字緇下又箋曰此下石也殿之東北至嵩天九百一十三字諸本錯入九卷淇水注中今據宋本改正于此趙刪上石字餘同太和殿之東北官本曰按太和二字近刻因與淇水互外遂脫入淇水注內訛作太和泉源水案朱趙無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卽皇信堂

堂之四周圖古聖忠臣烈士之容刊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

張僧達樂安蔣少遊筆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于趙釋曰一淸按下有脫文案朱趙同魏書藝術傳蔣少遊樂安博昌人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于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刻畫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宮宴謂百官曰本謂少遊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繢爲務因此大蒙恩錫後于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遊乘傳詣洛準量魏晉基址少遊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剞劂繩尺碎劇怱怱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慨嘆而乃坦而爲己任不告疲恥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堂南對白

臺臺甚高廣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官本曰按道近刻作路案朱

同趙改國之圖籙秘籍悉積其下臺西卽朱明閣直侍之官出
人所由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也字增刊誤曰所由下吳琯本有也字案朱脫趙其水夾御路
南流逕蓬臺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樓官本曰按又下近刻衍毀字案朱衍趙
刪刊誤曰全氏云毀字衍文樓甚高竦加觀榭于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
曜建素赭白綺分朱箋曰宋本作粉故世謂之白樓也後置大鼓于
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爲城里諸門啟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
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王馮晉國所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太師
黎昌憑晉國所造案朱同箋曰憑當作馮熙按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也官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在諸州
鎭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孝文卽位爲侍中太師趙改同官本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
合青石爲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
永寧七級浮圖西官本曰按永近刻訛作木朱作水箋曰當作永趙改永案其制甚妙

官本曰按近刻脫其字案朱脫箋曰西宋本作其趙存西增其工在寡雙又南遠朱箋曰一作逵
趙改逵出郊郭弱柳蔭街絲楊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園溉官本曰按
近刻作挽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園統按沈名蓀曰園挽謂灌園者所汲挽也二字不誤長塘
曲池所在布濩故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
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
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也臺南對岡朱趙作罡阜卽
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爲匈奴所圍
處孫暢之述畫曰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能畫作美女送
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于此矣其
水又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爲太上皇朱趙有也字所居故宮矣
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

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于此余爲尚書祠部與宜
都王穆羆同拜北郊親所經見朱羆作罷經作逕箋曰罷當作羆逕當作經㙔按後魏書
穆羆襲兄爵爲宜都王趙竝改柱側悉鏤雲矩朱趙作炬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悉鏤雲矩字誤當作雲
炬按玉篇炬火炬雲炬形容雕鏤之巧光炫奪目也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爲工巧去
子丹碑則遠矣官本曰按則近刻訛作側朱訛趙改刊誤曰側當作則案其水又南逕
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陽以爲恆州水左有大
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兼諸嶽廟碑
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朱作五箋曰宋本作三成趙改三成四周欄檻上階
之上以木爲圓基令互相枝梧官本曰按互近刻訛作干案朱趙同以版砌
朱作切箋曰朱本作砌趙改砌其上欄陛承阿上圓制如明堂而專室四戶
室內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輿親降受籙靈壇號曰天師孫校

曰天師出黃帝素問宣揚道式暫重當時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
麚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朱箋曰漢書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服虔注云用百頭梁
作臺因名焉臺榭高廣官本曰按近刻脫榭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臺下落榭字名勝志校增超出
雲閒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太平眞君十一年又毀之物
不停固白登亦繼褫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眞容鷲架悉結石
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
慶時官本曰按慶近刻訛作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魏書閹官傳王遇字慶時本名惡地馮翊李潤鎭羌也姓王
氏後改氏鉗耳賜爵宕昌公處字誤立祇洹舍于東皐朱趙作睪椽瓦梁棟臺壁櫺
陛尊容聖像及牀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
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
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跱趙作峙相望法輪東轉茲爲上矣

其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爲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二戶九堂　案朱同趙仍戶改堂爲室刊誤曰明堂月令白虎通俱作九室堂字誤而不爲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碧官本曰按近刻脫碧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飾縹下落碧字名勝志校增仰象天狀畫北道之宿焉蓋天也官本曰按上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自石字起至此句天字止近刻訛在淇水注內右合泉源水下原本不誤又此句朱謀㙔云當作畫北辰列宿象蓋天也　案朱作畫北道之宿烏趙改刊誤曰箋曰此處有訛誤當云畫北辰列宿象蓋天也按非也全氏云迺當作道烏當作焉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于其上下則引水爲辟雍水側結石爲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如渾水又南與武州川水會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下同　案朱趙作周下竝同

水出縣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逕武州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州朱趙作周朱箋曰孫云武周桓周漢志皆作州也又東北右合黃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黃山水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山當作水以下木字下屬水西出黃阜下東北流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重　案朱作重箋曰孫云疑作東趙改東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州川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　案朱趙同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六十七步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十七二字當倒互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烟騰火發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朱作鼠箋曰古本作得雨猛風不滅考之神異經云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今本改作鼠雨誤矣趙改暴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外朱作火箋曰神異經作時時出外趙改外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爲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卉物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朱作榮箋曰榮當作熒郡國志云連渾府遂火山西有火井炎氣上升常若微雷以草爨之烟騰火發故名熒臺趙改熒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又同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勢熱又同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勢熱二字當倒互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爲目井東有火井祠官本曰按火近刻訛作文　案朱作文箋曰謝云文井祠當作火井祠孫云三卷圖陽縣注中鴻門縣亦有火井祠趙改火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崖下有風穴官本曰按崖近刻訛作岸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岸名勝志引此文作崖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

猶須襲裘寒吹陵人朱趙陵作淩不可暫停而其山出雛烏形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繢采紺發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中章幼子捕而執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曰字　案朱趙有赤觜烏亦曰阿雛烏按小爾雅官本曰按近刻脫小字　案朱趙無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脰而羣飛者官本曰按脰近刻訛作頭下同　案朱作頭趙改頸刊誤曰白頭當作白頸下同謂之燕烏大而白脰者謂之蒼烏爾雅曰鷽朱作鸒趙改鷽說見下斯卑居也孫炎曰官本曰按炎近刻訛作文　案朱作文箋曰當作炎趙改炎卑居楚烏犍爲舍人以爲壁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壁屋　案朱同趙改壁居刊誤曰箋曰壁屋字誤當作卑居按今李巡註既無可考壁屋二字以廣異名否則爾雅原文既以鷽斯爲卑居孫炎又以卑居爲楚烏乃復云犍爲舍人以爲卑居辭重義複類于屋上架屋也蓋卑之轉音爲壁壁屋義又與居近壁屋疑即卑居之一名又鷽斯之鷽上從與不從與鸒音遲爾雅釋鳥鸒山鵲是也今刻誤以鷽爲鸒朱氏亦失

箋說文謂之雅雅楚烏莊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烏也官本
曰按近刻也上有者字　案朱趙有刊誤曰箋曰宋本無者字按者字宜有　又案瑞應圖有三足
烏赤烏白烏之名而無記于此烏故書其異耳自恆山已北
並有此矣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朱趙作附下並同川水武州川水
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並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
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官本曰按巖近刻作崖　案朱趙作崖
眞朱作其箋曰宋本作眞容趙改眞容巨壯世法所希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絺　案朱作絺趙改
稀刊誤曰絺通鑑注引此文作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
者也官本曰按城下近刻衍宮字州訛作周　案朱衍趙刪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
諸園池苑有朱作囿箋曰囿宋本作有趙改有洛陽殿殿北有宮館一水自

水十三　十二

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
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朱作鬨箋曰鬨宋本作同趙改同樵炭也又東注武州
川逕平城縣南東流注如渾水官本曰按東字近刻訛在南字上　案朱趙同又南
流逕班氏中板仿官本誤作平城縣故城東王莽之班副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
分註引秦地圖書班氏莽曰班副闞駰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
北俗謂之去畱城也如渾水又東南流注于灅水灅水又東
逕平邑縣故城南官本曰按逕下近刻衍北字　案朱衍趙乙刊誤曰逕北二字當倒互趙獻
侯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朱趙有曰字屬代王莽所謂平胡也十
三州志曰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百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通鑑
注作百八十里落百字北俗謂之醜寅城灅水又東逕沙陵南魏金田
之地也事同曹武鄴中定矣官本曰按此語有脫誤裴松之注三國志引魏略云河北始開

以王脩爲司金中郎將續漢書百官志本注云曹公始置司
金中郎將利權悉歸于上矣　趙釋曰一清按鄴中定未詳
三國志注引魏略曰河北始開以王脩爲司金中郎將陳黃
白異議議不傳而魏武與脩書云初立司金之官又引遐父
陶正桑宏羊爲鹽續漢書百官志曰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
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造曹公始置司金中郎將利權悉
歸于上矣魏書食貨志云世宗延昌二年秋恆州上言白登
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
詔置銀官常令採鑄元魏金田之制殆仿曹氏歸權于上之
意乎金田卽銀鑛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叔治黃白異議蓋舍
銅而專言金銀也灅水又東逕狋氏縣故城北朱趙並無又字趙釋曰一清按孟康曰狋
音權氏音精王莽更名之曰狋聚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
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干城矣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爲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爲當作謂
灅水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地理志朱趙有曰字王莽之道仁也
地理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故因以爲城名矣
今城北有淵潭而不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注　案朱趙作注故俗謂之爲平

水十三　十三

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灅
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地理志朱趙有曰字代郡之屬縣也北
俗謂之比郁州城官本曰按比近刻作北　案朱趙作北灅水又東安陽水注
之官本曰按近刻脫安字上衍流又東三字　案朱同趙存流刪又東增安字刊誤曰箋曰宋本無流又東三字按流
字宜存又東二字重文宜衍陽水上落安字水出縣東北潭中官本曰按潭近刻訛作澤　案朱趙
作澤北俗謂之太拔迴水朱趙重水字自潭東南流注于灅水官本曰按
潭近刻訛作源　案朱作源趙改澤刊誤曰源當作澤上云水出縣東北澤中是也孫潛校改又東逕東安
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官本
曰按近刻脫主父二字　案朱趙無此卽章封邑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章是武靈王子鄗氏誤記也王
莽之竟安也官本曰按竟近刻訛作競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竟安地理風俗
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灅水又東逕昌平縣朱趙無又

字溫水注之水出南墳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注朱趙作逕

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濕水濕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

也昔牽招爲魏鮮卑校尉屯此趙釋曰按一統志昌平故城在蔚州北魏太和中置漢昌

平縣屬上谷郡今順天府昌平州界是也今蔚州乃漢代郡地漢時桑乾爲代郡治不應上谷之縣反在其西昌平縣是

後魏所僑置水經注以爲即牽招所屯非是地形志平昌郡領昌平縣天平中置而失太和所置郡縣事也濕水

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

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

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魏任

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烏丸入涿郡逐北遂至桑乾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逆北逐至桑乾案朱正于此也官本曰按同箋曰宋本作逐北遂至趙依宋本改正近刻訛

作止案朱趙作止濕水又東流朱作水入東流趙改同官本刊誤曰箋曰入宋本作又按水上落濕字

水十三　十四

祁夷水注之朱箋曰周禮嘔夷之川鄭注云嘔夷即祁夷而酈注滱水云即嘔夷水出平舒縣

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門

予燕易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趙釋曰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

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

蔚州靈邱縣北九十三里夫既知葛城在高陽則武陽平舒必相去不遠先是惠文王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

年徙漳水武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淸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是時趙境東逼故燕以三邑予之易

土葛城廢縣今安州治武陽地闕平舒今大城縣也漢曰東平舒屬勃海郡師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是也徐廣既

誤證括地志又因之均爲非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

揚武將軍馬成爲侯國官本曰按揚近刻訛作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陽後漢書馬成傳作揚

其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

舒城朱箋曰舊本作有城平舒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

孫校曰然則又兼代水之名祁夷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

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

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

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

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

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即于此道也

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朱作二門字箋曰二門字宋本俱作

關趙改二關字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瑣朱趙作璅亭西西北注

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盧植言初築此城板幹

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結葦爲

九門于是就以爲治城圓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

水十三　十五

名其故城曰東城趙滅代官本曰案此下有脫文趙釋曰一清按此下有缺文漢封

孝文爲代王趙釋曰一清按前漢代郡治桑乾後漢移治高柳漢志代郡下應劭曰故代國孝文所都非也

文帝初封代王都晉陽徙中都未嘗居代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

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

曰厭狄亭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門官本曰按

泉近刻訛作源下同案朱趙作源一泉流出城北門二泉皆北注代水趙釋曰一

清按代城今蔚州治也東城今蔚州東二十里之代王城也城內有泉二東西分流與道元說合是此文當在東城之下

恐後來傳寫倒錯耳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綾羅澤澤際有熱

水亭其水東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朱趙無此三字又東北谷水注

之水出昌平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又東

北入祁夷水祁夷水右會逆水朱無二水字趙增刊誤曰兩祁夷下俱落水字水導

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朱趙有一字十五里疑
即東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盧植曰此城方就而板榦自移
趙釋曰劉昭郡國志補註引干寶搜神記曰代城始築立板
榦一旦亡西南移四五十里於澤中自立結葦爲外門因就
營築焉故其城周圍三十五丈爲九門故城處呼之以爲東
城一清按魏書李元護傳叔愉爲東代郡太守蓋太和遷洛
以後以平城爲代郡故以漢代郡之代縣爲東代地形志代
郡泰置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領平城太平武周永固四縣
而無東代郡且後魏時代郡又屬肆州本紀太和十一年肆
州之代郡民饑靈徵志神䴥二年白鹿見代郡倒刺山皆故
代縣地而志又缺則知所遺多矣應劭曰城從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
曰東城或傳書倒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辨之逆水又西注于
祁夷之水趙西下增流字刊誤曰又西下落流字下云逆之爲名以西流故也可證逆之爲名以
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者彥云官本
曰按彥近刻訛作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諺當作彥有潛龍出于茲浦形類青牛焉
故淵潭受名矣潭深不測而水周多蓮藕生焉祁夷水又北
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東城而非所詳
也又逕昌平郡東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連
水趙釋曰一清按黃氏本作蓮水非入焉水出雊瞀趙釋曰一清按孟康曰音句無師古曰雊音工
頭反瞀音莫豆反縣東西北流逕雊瞀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
趙釋曰寰宇記蔚州飛狐縣下引水經云廣昌縣有古板殿城今本無之一清按北史魏紀明元帝永興四年八月壬子
幸西宮臨板殿大饗羣臣即是處也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
大嶺即實朱趙作此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
城疑是城也尋其名狀忖理爲非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到
刺山水注之水出到刺山西山甚層峻未有升其巔者官本曰按
巔近刻訛作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嶺當作巔魏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

刺山山上有佳大黃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云出椒大黃其水北流逕一故
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注連水連水又北
朱趙不重連水二字逕當城縣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
于當城即此處也應劭曰孫校曰師古引作闞駰說當桓都山作城故曰
當城也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隨山
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逕桑乾
故城東而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
桑乾入㶟是也趙釋曰全氏曰按鄭康成注職方誤以嘔夷爲祁夷而顏師古從之不知班志已自了然
蓋嘔夷滱水也故于滱河之下大書曰幷州川則其爲嘔夷水無疑矣入㶟今本漢書作入沽蓋誤字也當作入治㶟
水又東北逕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魏土地
記曰代城東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者字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空侯城下黃省曾本有者字無也字彼此各缺一字可互證也其水又東北流注㶟水㶟
水又東逕潘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潘城縣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漢志俱作潘
縣此當云潘縣故城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溪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
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其水東北流歷笄頭山
闞駰曰笄頭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
潘泉故瀆瀆舊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趙作曰舜所都也魏
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
山上有虞舜廟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朱趙有一字百一十里
有潘縣地理志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廣十數步東出城
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惟泲泉而已關水又
東北流注于㶟水㶟水朱趙不重㶟水字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

記曰下洛城西南二十里官本曰按西南近刻訛作西西案朱作西西趙改西南刊誤曰箋
曰當作酉西按當作西南有雍洛城桑乾水在城南東流者也㶟水又東
逕下洛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下落縣故城南王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廣
甯縣廣甯郡治趙釋曰一清按地形志無此文蓋孝昌後已廢省矣魏書穆羆傳太和十六年除燕州刺
史鎮廣甯卽此魏土地記曰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亮丽㶟
水又東逕高邑亭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七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㶟水下落又東逕高邑亭北
七字黃省曾本校補又東逕三臺北㶟水又東逕無鄉城北地理風俗
記曰燕語呼毛爲無官本曰按毛近刻訛作亡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亡與無同詩何有何亡
可證也佩觽集河朔謂無曰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章懷註云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無鄉
似舊俗呼爲毛鄉酈故引地理風俗記之文以釋之不然亡無音義並同何須說得其城在今直隸保安州南今改
宵鄉也趙釋曰一清按地形志東燕州太和中分恆州東部置孝昌中陷天平中領流民置寄治幽州宜都城郎

宜鄉也㶟水又東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逕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逕字衍文溫泉水注之
水上承溫泉于橋山下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
橋山山下有溫泉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下字上落山字泉上有
祭堂雕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
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朱作越趙改赴刊誤曰越當作赴池
水北流入于㶟水㶟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
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官本曰按柔近刻訛作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子當作柔柔玄鎮乃魏六鎮
之一胡三省通鑑註曰柔玄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魏太和十八年如柔玄鎮卽此方輿紀要云孝昌初柔玄鎮民
杜洛周反于上谷圖燕州鎮蓋與上谷接境在今大同府大同縣界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
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當城
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縣也代稱不拘名號變改校其城

郭趙城改程刊誤曰城黃省曾本作程相去遠矣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
水出縣北塞外卽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地
理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
里俗謂是水爲河頭趙河作阿下同河頭出戎方土俗變名耳又東
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東逕延陵縣故城北
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陵鄉故縣也俗指爲琦城官本
曰案近刻訛作俗指謂之琦城川案朱趙同又東逕羅亭又東逕馬城南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北案朱趙作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于大甯郡北右注鴈門水
趙刊誤曰箋曰于宋本作流按于字不誤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之山鴈
出其門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聞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劉昭郡國志補註引山海經曰鴈門者鴈飛出于其門謂
字誤也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

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秦
始皇二十三年虜趙王遷以國爲郡朱以國作國以箋曰王當作以國爲郡趙改
莽之所謂厭狄也趙釋曰一清按此是前漢西部都尉治後漢代郡治此建武十九年
世祖封代相堪爲侯國昔牽招斬韓忠于此處趙釋曰一清按厄林曰魏
志牽招傳韓忠之頭非斷子經之手注誤也又傳稱遣詣柳城地理志高柳屬代郡柳城屬遼西相去遠矣善長又誤
城在平城東南六七十里趙作六十七里于代爲西北也鴈門水又
東南流屈逕一故城背山面澤北俗謂之叱險城鴈門水又
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爲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
餘里廣朱趙有一字十五里蒹葭藂朱作蘭箋曰一作叢趙改生焉敦水注之
其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官本曰按近刻其訛作導山字訛在之字下案朱同箋
曰導當作其趙改其仍之山二字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道

入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又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東又二字當倒互溛水注之水出東阜下朱無下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西北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敦水亂流東北注鴈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鴈門山謂斯水也鴈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水與神泉水合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神泉下落水合二字水出葦壁北水有靈馬及其密雲不雨陽趙作暘旱愆期多禱請趙作請禱焉水有二流世謂之比運泉一水東北逕一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伺道城北又東託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于葦壁北東逕陽門山南託台谷謂之託台水汲引泉溪渾濤

東注官本曰按近刻渾訛作澤又重一澤字案朱訛衍趙改刪刊誤曰澤當作渾下澤字重文宜衍行者閒朱趙有一字十餘渡東逕三會城南又東逕託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鴈門水鴈門水又東逕大甯郡北魏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卽山海經所謂脩水東流注于鴈門水也地理志朱有曰字箋曰疑衍趙刪有于延水而無鴈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官本曰按無近刻訛作燕案朱作燕箋曰當作無趙改無趙釋曰一淸按漢志鴈門郡彊陰縣諸聞澤在東北而是澤竟無聞焉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爲蘗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此見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東逕岡朱趙作罡下同城南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剛成君疑卽澤所邑也趙釋曰一淸按是時秦未并燕地恐誤寰宇記許州許昌縣有剛城燕人蔡澤封此世名武岡城于延水又

東朱延上脫文箋曰疑脫一于字趙增左與寍川水合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甯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于延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十九字案朱脫趙增不重于延水三字刊誤曰東南流下落逕小甯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十六字黃省曾本校增逕小甯縣故城南地理志寍縣也西部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昔邑人班趙釋曰一淸按欒史門或作瑕邱仲居水側賣藥于甯百餘年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棄于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失怖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案朱作北箋曰疑作此趙改此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爲夫朱作大箋曰謝云一作夫餘王趙改夫餘王驛使來甯官本曰按來近刻訛作汞案朱作汞箋曰喡云汞當作來趙改來此方人謂之謫仙也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當作

此與上此人失怖之此誤作北正同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源合注總爲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甯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寍也王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下洛下落城字有大甯城于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雞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寍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雞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于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于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于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焉因名其山爲

磨笄山官本曰按其山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其下疑脫地字按非也孫潛校改山又案朱箋
曰孫云磨笄山在今保安州漢涿鹿縣秦上谷郡治每夜有野雞羣鳴于祠屋上故亦
謂之爲鳴雞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
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
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
民憐之爲立神屋于山側因名之爲磨笄之山未詳孰是于
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久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所
謂二字 案朱趙無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王莽之所謂文居也按漢志是久字改作文非其水東南流
注于濛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寍入沽官本曰按沽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治今據漢書改正 案朱作治趙改沽刊誤曰全氏曰濕水卽治水既云注濕而又以入治爲非乎考漢志是沽字方
輿紀要云沽當作治劉氏似指伯莊然于延水本入治酈故以班志入沽爲非與祁夷水之入沽誤正同祁夷水師古改
作入濕趙釋曰一清按今本漢書作東至寍入沽誤也地理志上谷郡有寍縣有廣寍縣據是注當作廣寍非寍也入沽
常作入治治卽濛也道元故以爲非觀此則六朝時已訛治爲沽矣非矣

又東過涿鹿縣北
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王
莽所謂拂陸也官本曰按拂近刻訛作㯏 案朱趙作㯏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拂陸音如拂偏九州之
拂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官本曰按阿近
刻訛作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當作阿卽于是也官本曰按近刻作是處也 案朱趙作卽于是處也
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朱阪作昄趙改刊誤曰箋曰昄一作阪按寰宇記嬀州懷戎縣下云羮頡
山黃帝祠有泉湛而不流卽古阪泉也又云阪山史記云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卽此是也水導源縣
之東泉朱趙水上有其字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
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

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朱趙
作南朱箋曰古本作東趙釋曰一清按黃氏本作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
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
涿水涿水又東逕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僑郡
以統流雜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離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離當作雜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官本
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北而東北入濛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謂之涿邪水地理潛顯難以究昭非所知也濛水又東
南左會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村故
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水出平鄉亭西西北流注清夷
水清夷水又西北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
會牧牛山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下落水字魏土地記曰沮

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卽滄河之上源也
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者舊云山下亦有
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駁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谷朱作國箋曰宋本作谷趙改谷水
與浮圖溝水注之水出夷輿縣故城西南出上朱無水字趙王莽以
爲朔調亭也其水俱西南流注于滄水朱無流字趙增刊誤曰西南下落流字
滄水又西南右合地裂溝朱趙不重滄水二字古老云晉世地裂分此
界闕成溝壑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滄河又西
逕居庸縣故城南朱趙不重滄河二字魏上谷郡治昔劉虞攻公孫瓚
不克北保此城爲瓚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縣下城西枕水
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滄河又西朱趙不重滄河二字右與陽溝水

合官本曰按右與近刻訛作與右朱訛趙乙刊誤曰與右二字當倒互案水出縣東北西南流
逕居庸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故字案朱西逕大翮
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
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
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徵
而輒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
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首發于邁按道字不誤化爲大鳥朱作
鳥箋曰御覽引作大鳥趙改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
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
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
縣西北二十里峰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溫湯療

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下
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不得言朱箋曰孫云謂
不得聲言其熱耳言之則更灼熱矣趙釋曰一清按下有缺文大朱作次箋曰宋本作大翮山趙改大翮山東
其水東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南注滄河滄河又左得清夷
水口魏土地記曰牧牛泉西流與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
互受通稱矣清夷水又西靈亭水注之官本曰按亭下近刻衍城字案朱衍趙
刪刊誤曰城字衍文水出馬蘭西澤中衆泉瀉溜朱作流箋曰宋本作溜趙改溜歸于
澤澤水所鍾以成溝瀆瀆水又左與馬蘭溪水會水導源馬
蘭城官本曰按近刻脫源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導下落源字城北負山勢因阿仍趙作
成溪民居所給惟仗此水朱趙重一汴字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
水又南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次仲落鳥翮于此官本曰按落字

近刻訛在次仲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落字當移在次仲下孫潛校故是亭有靈亭之稱矣
其水又南流注于清夷水清夷水朱竝作清水箋曰並當作清夷水趙增夷字又
西與泉溝水會官本曰按與近刻訛作得案朱趙作得趙刪會字刊誤曰會字衍文水導源
川南平地北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蓋齊桓公
霸世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束馬懸車上卑耳之西極故水
受斯名也水源出沮孫校曰孟康曰音俎陽縣東而西北流朱而西二字倒箋曰
謝云當作而西趙乙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上谷
郡治此官本曰按秦字下近刻衍始皇字案朱趙有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陰
闞駰曰涿鹿東北至上谷城六十里朱至下脫文箋曰李云疑脫一上字趙增上字
魏土地記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
流注于灅水灅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洪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河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河當作洪
又東南出山
灅水又南出山官本曰按出近刻訛作入案朱訛趙改瀑布飛梁懸河注壑崩
湍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灅水自南出山謂
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干水非也灅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
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過廣陽薊縣北朱箋曰孫云廣陽今京師薊縣今大興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薊縣名本字从契从
邑見說文許愼曰周封黃帝之後于𨟙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𨟙縣而薊字下云共也則非地名書傳皆相沿作薊字
灅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後漢書曰朱無後字趙增刊誤曰隋書經
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吳武陵太守謝承撰落後字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
行卽此城也謂之小廣陽灅水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魏土

地記曰朱魏下有氏字趙刪刊誤曰氏字衍文後竝同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後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邱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趙釋曰全氏曰薊與燕各是一國其後燕幷薊耳此承班志之誤秦始皇二十三一趙作年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爲燕王更名燕國官本曰按近刻脫名字案朱脫趙增曰字刊誤曰更下落曰字趙釋曰顧氏炎武北平古今記云史記始皇紀三十六郡無廣陽之名當以昭帝置者爲定地理志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是也王莽改曰廣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公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云莽曰廣有縣曰代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成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云縣曰代戎城有萬載宮光明殿朱八字在王莽上趙改刊誤曰八字當移在次行縣曰代戎之下全氏校趙釋曰一清按漢書作明光殿論衡亦曰燕王旦在明光宮則光明字疑誤東掖門下舊慕容儁立銅馬像處昔慕容廆有駿馬豬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齒四十九矣官本曰按近刻脫齒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元年下落齒字謂馬齒也名勝志校增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鐫頌其旁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門內道左有魏征北將軍建成鄉景侯劉靖碑官本曰按近刻北訛作南成訛作城案朱作南趙改北成朱趙作城趙刊誤曰何焯云征南當作征北靖薨于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贈征北將軍晉司隸校朱作故箋曰當作校尉趙改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官本曰按近刻脫靖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表下落靖字楊慎刻水經碑目校增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官本曰按康近刻訛作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元嘉當作元康碑見鮑邱水注揚于後葉矣濕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源朱作平地道泉趙改同官本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爲遊矚之勝所也湖水東流爲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東門注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東門二字當倒互昔銚期奮戟處也朱奮作啟箋曰後漢書銚期從光武徇薊時薊中起兵應王郎之檄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滿道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曰蹕眾皆披靡及至城門已閉攻之得出趙改奮刊誤曰箋曰謝云啟戟當作棨戟按非也何焯云是奮戟之誤以後漢書本傳校改其水又東入濕水濕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浮圖建刹朱作刹箋曰當作刹趙改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基趾磐固官本曰按近刻脫墳字磐訛作盤案朱趙無墳字趙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文朱磐作盤箋曰疑作磐趙改磐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陵也朱趙無也字趙釋曰一清按魏書地形志燕郡薊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後人遂因此誤以燕刺王旦戾陵當之非戾陵在薊西南此陵在薊東南觀道元所敘高梁河甚明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九年二月詔改葬漢二燕王于城東蔡珪傳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基在東城內當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于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蓋燕康王劉嘉之葬珪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觀此則知地形志之非道元疑而未定可謂有識者矣濕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流東注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泉下落流字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土地記曰薊東朱趙有一字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濕水朱趙也在此下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笥溝孫校曰雍奴今順天武清縣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爲雍奴侯魏遣張郃樂進圍雍奴即此城矣笥溝潞水之別名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潞字案朱脫趙增潞字刊誤曰笥溝下落潞字全氏校增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濕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趙作曰高梁無

上源趙釋曰一清按高梁水首受灅水于戾陵堰見下卷鮑邱水篇清泉無下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爲微津散漫難尋故也

水經注卷十三

水經注卷十四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濕餘水趙作灅　沽河朱趙作水　鮑邱水　濡水

大遼水朱趙無大字　小遼水　浿水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官本曰按漢書地理志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元史泰定三年溫榆水溢昌平山水記云溫榆河即昌平之榆河遼史作溫榆本水經注之濕餘水以字相似而訛也今考溫與濕並灅之訛後漢書王霸傳云可從溫水漕溫水乃灅水唐韋挺運米至盧思臺方知渠閉則久壞不脩耳霸所漕者溫水非溫餘水也李賢注引溫餘釋之疏矣灅水有說文爲顯證而溫餘見漢書濕餘見水經承訛已久今姑仍之　案趙濕改灅下同釋曰朱氏彝尊日下舊聞曰按後漢書王霸爲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本作溫餘水遼史順州有溫榆河金更懷柔縣爲溫陽豈盡無據又昌平多溫泉有流入雙塔河者溫餘之名竊疑因此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習見一坊刻遂指溫字爲濕字之譌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爲悖也一清按朱氏之言過矣溫是灅之訛溫又是濕之訛自古未聞以濕水爲溫水濕餘之名連上篇出累頭山之濕水以受稱漢昌平舊縣自有溫水見瀠水注中豈可使以濕餘水當之今本漢志注轉寫成訛後漢因之遼金制度隨地改易此正與隋人誤以屯氏河爲毛氏河因置毛州貽笑千古安可惑於後起之文局彼方隅之見盡廢羣籍從我曲說哉方輿紀要云云榆水一名濕餘河或名溫榆河即濕餘之訛也金石文字記云水經濕餘水亦瀠字之異文昌平山水記云芹城水出芹城北南入于沙河水經注芹城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東南注濕餘水以此知沙河之爲古濕餘水也傳寫之訛或爲溫水後漢書王霸傳云云又云溫榆河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爲沙河入順義西南謂之西河金人名縣曰溫陽以此遼史作溫榆河本水經之濕餘河以字相似而訛也觀二顧先生之言則知朱氏以濕爲溫非惟不識古傳記之文且不知有灅水者矣可謂不學之甚

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更始使者入上谷官本曰按近刻脫更始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使者上落更始二字孫潛校增耿況迎之于居庸關即是關也其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故朱趙作古關之候臺矣南則

絕谷累石爲關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址案朱趙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
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朱作峽趙改狹刊誤曰峽方輿紀要作狹林鄣邃險官本曰按邃近刻訛作據案朱作據箋曰古本作林鄣遂嶮蓋邃險之譌吳本改爲據誤趙改邃嶮路才容軌曉
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
南逕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上谷
軍都山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是字案朱趙無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
流潛伏十許里也官本曰按近刻也上衍是字案朱趙有
東流過軍都縣南官本曰按東流上近刻衍又字案朱趙有孫校曰軍都今昌平州屬順天又東
流過薊縣北
濕餘水故瀆東逕軍都縣故城南又東重源潛發積而爲潭
謂之濕餘潭又東流易荊水注之其水導源西北千蓼泉官本

曰按近刻北下衍逕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逕字衍文亦曰丁蓼水東南流逕郁山西
謂之易荊水公孫瓚之敗于鮑邱也走保易荊疑阻此水也
官本曰按瓚走保易京在今雄縣界非易荊水也此誤引朱箋曰范曄後漢書麴義攻公孫瓚破之於鮑丘瓚遂保易
京開置屯田續漢志云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魏志瓚傳亦云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此云
易荊正同但字異耳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公孫瓚傳注云前漢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閒瓚所保易京故城在今
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歸義卽易縣唐時更名易京城在其南若軍都縣今昌平州二十里有軍都山太行之第八陘漢
立縣於山南居庸關在焉其地古有水名易荊安可以荊京音同而遂以爲伯珪所保之地乎或曰易荊水卽南沙河然
道元已著易京城于易水篇此重錄之蓋愛博之過也易荊水又東左合虎眼泉水出
平川東南流入易荊水又東南與孤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
源孤山東南流入易荊水謂之塔界水又東逕薊城又東逕
昌平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昌平近刻訛作平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按平昌應作昌平漢書地理志上

谷郡有昌平縣後魏廢入軍都縣魏書地形志幽州燕郡軍都縣有昌平城孝昌中陷於杜洛周天平中置東燕州領平
昌郡復立昌平縣隸焉道元卒於孝昌二年天平復置郡縣之事所不及知也又謂之昌平水魏土
地記曰薊城東北朱趙有一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
河又東流注濕餘水官本曰按流近刻訛作北案朱趙同濕餘水又東南流
左合芹城水官本曰按合近刻訛作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芹城水注之按非也右當作合注之二字耳伯所繆增水出北山南逕芹城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又字案朱趙有趙刊誤曰箋曰又古本作水按又字不誤上云水出北山南逕芹城不當改作水字也東南流注濕餘水
濕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趙有縣字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
徇承制拜吳漢爲安樂令卽此城也
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
昔彭寵使狐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兵自是縣矣濕餘水干

縣西南東入沽河故地理志曰濕餘水自軍都縣東至潞南
入沽是也官本曰按潞今漢書作路
沽河從塞外來
沽河出禦夷鎭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
水發鎭北大谷溪西南流逕獨石北界石孤生不因阿而自峙官本曰按阿近刻訛作河案朱趙作河又南九源水注之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當作源水導北川左右翼注八川共成一水官本曰按八近刻訛作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當作八故有九源之稱其水南流至獨石注大
谷水大谷水又南逕獨石西又南逕禦夷鎭城西魏太和中
置以捍北狄也又東南尖谷水注之水源出鎭城東北尖溪
西南流逕鎭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沽水又南出

峽夾岸有二城官本曰按近刻脫夾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岸上落夾字世謂之獨固
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爲依據官本曰按據據古字通案朱作居趙改據刊誤曰箋曰宋本
作依據疑作依據按古
據據通用据字爲近
巖壁升膂官本曰按巖近刻訛作兼案朱趙作兼疏通
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乾溪水引北川西南逕一
故亭東又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趙建武年幷
州刺史王霸爲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
官本曰按枕近刻訛作抗朱訛趙改刊誤曰抗當作枕案溪水之名藉以變稱故河有
赤城之號矣沽水又東南與鵲谷水合水有二源朱無水字趙增刊誤
曰有上落水字南即陽樂水也官本曰按濡水在內又別有陽樂水此水漢志作樂陽水出且居
縣朱箋曰漢志且居縣有樂陽水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南流逕大翮山小翮
山北官本曰按東南流近刻作東北流案朱趙作北歷女祁縣故城南地理志曰

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祁縣也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田河官本
曰按田近刻訛作曲案朱趙作曲趙釋曰一清按直隸赤
城縣水今謂之陽田河又曰樣田河則曲乃田之誤方輿紀
要樣田本曰雜田又考資治通鑑晉紀成帝咸康二年段遼
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胡三省曰回水載記
作曲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東北流逕女祁縣世
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溝水又濡河從塞外來西北逕禦夷鎮
城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曲水鎮又按載
記曲水當在好城北胡氏所引乃兩曲水一爲陽樂河今宣
化府龍門縣之龍門河也一爲濡水今灤河兩地懸殊非可
混而爲一彼曲水文云濡水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曲河鎮
東北三百里所云鎮即禦夷鎮也此水在禦夷鎮之東北二
百里今胡氏乃誤爲曲河鎮耳且此曲水史云柳城西則當
在灤州東北界去上谷絕遠引陽樂水之陽曲河當之尤謬
回曲田三字益易至混淆而此水今有樣田之名則固不可
以曲水實之矣又東南逕一故亭又東左與候卤水合官本曰按候近刻訛作舊
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舊詳下文當作候下舊卤城詞水出西北山東南流逕候卤
城北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卤太和中更名禦

夷鎮又東南流注陽樂水陽樂水又東南傍狼山南官本曰按傍字
上近刻衍逕字案朱衍趙刪山石白色特上官本曰按近刻脫白字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石一案
作白按山石下落白字朱氏誤以石爲白亭亭孤立超出羣山之表又東南逕溫
泉東泉在山曲之中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
河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上谷郡且居縣陽樂水出東東入海蓋自沽以達海也河水又東南右合
高峯水水出高峯戍東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東
南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而南合七
度水水出北山黃頒谷故亦謂之黃頒水東南流注于沽水
沽水又南漁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
城南應劭曰在漁水之陽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九字案朱趙無考諸地說
則無聞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所識釋三字案朱趙有趙釋曰朱氏謀㙔箋云謝云識釋疑誤脈水尋

川則有自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考地尋川則有應氏自案朱趙同趙自字下屬釋曰朱氏謀㙔箋曰謝云疑
有脫誤今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應說漁陽之名當屬此秦發閭
左戍漁陽即是城也漁水又西南入沽水官本曰按漁水近刻訛作漁陽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陽黃省曾本作水沽水又南朱趙不重沽水二字與螺山之水合水出
漁陽城南小山魏土地記曰城南五里有螺山其水西南入
沽水沽水又南逕安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
爲公國俗謂之西潞水也
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餘水合爲潞河官本曰按潞近刻訛作沽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此沽字誤當作潞以注文知之
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縣故城西漁陽太守
張堪于縣開稻田敎民種殖朱趙作植種趙刊誤曰箋曰當作種植按植種義自通百

姓得以殷富童謡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
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水
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　案朱脫水字西作南趙增改刊誤曰出上落水字下南字當作西王莽之所謂舉符也側城南注右會沽水沽
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
沽水又南逕潞縣爲潞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爲有潞名潞河也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誤文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是字　案朱趙無
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爲笥溝官本曰按近刻脫爲字　案朱脫趙增入字刊誤曰笥溝上落入字名勝志校增
濼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邱水于縣西北而東出官本曰按近刻出下有焉字衍　案朱趙有
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趙派改泒下同刊誤曰派字是泒字傳刻之譌下同
沽河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孫校曰泉州今瀰縣及寶坻王莽之泉調也沽水又東南合清河朱趙有也字今無水清淇漳洹滱易淶濡沽滹沱同歸于海官本曰按淇近刻訛作湛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湛當作淇全氏校改故經曰派河尾也

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

鮑邱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俗謂之大榆河又
南逕鎭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趙釋曰方輿紀要曰禦夷鎭城在保安右衛西北所謂濡源之地後魏初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魏主燾始置禦夷鎭于濡源西北爲六

鎭之一水經注密雲戍在禦夷鎭東南九十里鮑邱水逕其西似鎭與戍境相近賈耽曰密雲去禦夷鎭幾九百里道元時六鎭已陷沒豈傳聞之誤與抑紀載之訛與一清按魏書道元曾持節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六鎭改州必親至其地故應詳審且注明云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則近禦夷鎭者西密雲也非昌平州之密雲縣後魏於此置密雲郡及縣者也又南左合道人溪水水出北川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　案朱脫趙增導字刊誤曰水下落導字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孟廣峒水水出
峒下峒甚層峻峨巇冠衆山之表其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
穴開明故土俗以孔山流稱峒水又西南至密雲戍東西注
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南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亂流下落西南二字黄省曾本校增右會大榆河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矣大
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北發白楊溪望離右注大榆
河官本曰按望離與下自坎相對舉近刻訛作望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雖字疑衍按雖字是離字之誤不宜衍又東南龍芻溪水自坎注之官本曰按坎近刻訛作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決當作坎與上離字相照離南坎北蓋用代字法耳柳僉鈔本校正大榆河又東南出峽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南下落出字孫潛校增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
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
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也漢明帝改
曰鹽田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漁陽郡滑鹽縣應劭曰明帝更名鹽似脫田字右丞治趙釋曰何氏曰承與丞通蓋鹽官也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鎭二百里南注鮑邱水
又南逕傂奚縣故城東官本曰按奚近刻訛作溪　案朱訛箋曰古本作南逕虎溪縣故城按漢志漁陽郡有虒奚縣孟康云虒音題字或作䚢趙改釋曰王一清按漢志作虒奚蓋誤字也孟康云虒音題字或作題莽更之曰敦德也鮑邱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城東孫校曰服虔曰獷音鞏王莽之所謂平獷也又南趙有右字合三城水水出曰里山

官本曰按近刻作四　案朱作四箋曰四里古本作曰里趙改曰西逕三城官本曰按近刻作平獮城蓋後人所改　案朱趙同謂之三城水又逕香陘山朱趙不重山字山上悉生槀本香世故名焉又西逕石窟南窟內寬廣行者依焉窟內有水淵而不流栖薄者取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南官本曰按凌近刻訛作淩　案朱訛趙改與石門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鄣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離騷峨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一水西南流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字　案朱脫趙增桑谷二字刊誤曰水上落桑谷二字下云是水有桑谷之名可證也是水有桑谷之名蓋沿出桑溪故也又西南逕獷平城東南而右注鮑邱水鮑邱水又東南朱趙無又字逕漁陽縣故城南漁陽郡治也官本曰按近刻脫縣故城南漁陽六字　案朱脫趙增三字刊誤曰逕下落漁陽縣三字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潞縣曰得漁朱箋曰地理志王莽名漁陽縣曰得魚縣潞縣曰通潞亭鮑邱水又西南流公孫瓚既害劉虞烏丸思劉氏之德迎其子和合眾十萬破瓚于是水之上斬首一萬鮑邱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于沽河朱注下有之字趙刪刊誤曰之字衍文亂流而南

又南過潞縣西孫校曰案漢志漁陽路縣止作路今通州屬順天

鮑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稱矣官本曰按潞河近刻訛作鮑邱　案朱趙同高梁水注之水朱趙無水字首受㶟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朱趙作碑朱箋曰宋本作其詞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水以度形勢官本曰按㶟近刻訛作隰脫水字　案朱同箋曰相隰疑作相原隰

趙依改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官本曰按羨近刻訛作美　案朱趙作美乃使帳下丁鴻督軍士千人官本曰按督字近刻訛在丁鴻上　案朱趙同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官本曰按遏即堨　朱箋曰遏當作堨下同洛陽記云千金堨舊堰穀水積石爲堨也導朱作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官本曰按近刻潞訛作黃也訛作時　案朱趙作黃朱也作時趙改刊誤曰時名勝志引此文作也趙釋曰一清按此指桑乾即道元注所謂高梁河首受㶟水于戾陵堰者也而又以爲高梁無上源何耶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朱箋曰水下脫堨長二字趙增遏長山水暴發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川暴戾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山水按暴戾名勝志引此文作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朱作地箋曰宋本作門北趙改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官本曰按近刻作舍　案朱趙作舍趙刊誤曰箋曰舍宋本作合按非也潤舍謂溉潤廬舍與下溉田之文對待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濟　案朱訛趙改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滮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趙刊誤曰箋曰謝云乘宋本作剩孫云疑作割書曰湯湯洪水方割作剩亦誤按何焯云孫說謬甚據碑文是洪水毀損此遏所剩者北岸七十餘丈豈

可因洪水字而遂及尚書方割之文乎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
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
起長岸立石渠脩主遏官本曰按主近刻訛作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立當作主主遏見上又
朱氏欲改遏作堨按三國志吳書諸葛恪云築東興堤遏湖水又云圖壞堤遏又云保身緣遏遏堨音同通用治水
門門廣四丈立水朱箋曰疑脫一堨字趙增遏字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
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
而朱箋曰疑脫一趨字趙依增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
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
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
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事見其碑
辭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流下落逕字又東

水十四　十一

至潞縣注于鮑邱水朱邱下有之子趙刪刊誤曰之字衍文又南逕潞縣故城
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于
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
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于是水之南
光武策其必敗果爲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鮑邱水又東南
入夏澤澤南紆曲渚朱趙有一字十餘里北佩謙澤趙刊誤曰箋曰謝云謙澤
一作諫澤按通鑑注云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里今據是注乃二澤也謝說非眇望無垠也官本曰按垠近
刻訛作限　案朱作限箋曰謝云無限疑作無垠趙改垠
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鮑邱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今笥溝水斷
宮本曰按今近刻訛作合脫水字　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合當作今斷上增水字言笥溝水時已斷也衆川

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
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
水出北抱犢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
十二將追大槍五幡及平谷大破之于是縣也其水南流入
于泃泃水又朱趙有東字朱箋曰舊本無東字左合盤山水水出山上其山
峻險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
湍皓趙作溰然頹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轉注于泃水泃水
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水出北山山在傂奚
縣故城東南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世謂之
平陸城非也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爲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漢表
是昭帝始元二年封今從光傳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

水十四　十二

北海河東趙釋曰全氏曰是北海之河東城見本注按外戚恩澤侯表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
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與本傳注不同辟瓚曰按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城
在且居山之陽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今其居山之陽　案朱同趙改今下無城字刊誤曰箋曰其宋本作
在按其乃且字之譌當作今在且居山之陽處平陸之上帀帶川流面據四水文
氏所謂無縣目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有　案朱趙作有嘉美名也洳水又東南
流趙無流字逕平谷縣故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泃河官本曰按泃河上近刻衍
渠字　案朱同趙乙刊誤曰當作泃渠河亦見濡水注泃河又南逕絏城東而南合五
百溝水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絏城南東入于泃河泃
河又東南逕臨泃城北官本曰按泃近刻訛作河　案朱訛趙改屈而歷其城東
側城南出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臨泃城石趙置亦曰臨渠後魏廢唐武德二年置縣貞觀初省竹書
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即是水

也泃水又南入鮑邱水鮑邱水（朱趙不重此三字）又東合泉州渠口
故瀆上承滹沱水于泉州縣（官本曰按滹沱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宰池考淇水注云清河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泉州渠出焉即此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宰池當作滹池）故以泉州爲名
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朱趙有一字）百
二十里自滹沱北入其下歷水澤（朱趙有一字）百八十里入鮑邱
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將征之（官本曰按將字上近刻衍公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公字衍文）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
通河海者也今無水鮑邱水又東庚水注之（官本曰按庚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庾下同考漢志右北平無終浭水西至雍奴入海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顏師古云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可證庾乃庚之訛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庾水當作庚水即漢志右北平郡無終縣之浭水也俊靡縣下作庚庚浭音同）水出右北平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得黑

水十四　卅二

牛谷水又得沙谷水竝西出山東流注庚水昔田子泰避難
居之（官本曰按子泰近刻訛作于秦　案朱同箋曰于秦當作子泰璋按魏志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避公孫瓚之難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趙改子泰）衆至五千家開山
圖曰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按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
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一當作）
二則火發以然無灰之木（朱作以然無火箋曰謝云宋本作以然無灰之木可以終身趙依改）
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其水又逕徐無縣故城東王莽之北順
亭也（朱趙無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北（朱趙有一字）百一十里
有徐無城其水又西南與周盧溪水合水出徐無山東南流
注庚水庚水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
之俊麻也東南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世謂上落東南流三字黃省曾本

校增）世謂之車㠋水又東南流（趙無流字）與温泉水合水出北山温
溪（官本曰按近刻脫温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北山下落温字初學記引此文校增）即温源也養疾
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下落也字初學記引此文校增）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温湯即此也其水
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則通注灅水又東南逕石
門峽山高嶄絕（官本曰按山下近刻衍之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之字衍文）壁立洞開俗
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
遼東太守陽紘（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靈帝紀作陽終）中平五年詔中郎將孟
益（官本曰按近刻詔訛作與益訛作溢　案朱作與趙改詔益朱趙作溢趙釋曰一清按靈帝紀作孟益趙刊誤曰與字誤方輿紀要校改作詔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五年九月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是也）率
公孫瓚討純戰于石門大破之（趙釋曰日知錄曰後漢書公孫瓚傳云中平中張純與烏

水十四　卅三

桓邱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于屬國石門大敗之註石門山今營州柳城縣西南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水經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灅水又東南
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即帛仲
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有陽
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
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歿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
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
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
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家焉（朱家作嫁箋曰孫云嫁疑作家蓋要徐氏即家于此趙改家又趙釋曰一清按御覽引水經曰翁伯周末避亂適無終山山前有泉甚清夏常澡浴得玉璧一雙於泉側與今本異）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

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朱作仁箋曰宋本作人趙改人博施
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潞朱趙作路
徙于西山之下陽公又遷居焉朱趙無居字而受玉田之賜情不
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爲玉田陽干寶曰于種石處四角
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玉
田朱作田玉箋曰當作玉田趙改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譜敘
自去文矣官本曰按于近刻訛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文此言譜敘者或碑文即譜敘所引　案朱趙作之朱
箋曰此二句疑有譌誤趙釋曰一淸按此二句文義未詳疑有誤史記貨殖傳云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索隱曰漢書
作翁伯事亦見仙傳拾遺又孝德傳云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同之譜敘翁同似是陽公之名今薊州城北五里有崆峒山
寰宇記崆峒山一名翁同山山葢以人得名又去文二字或云是云文之訛藍水注之水出北山
東流屈而南官本曰按近刻作東屈而南流　案朱趙同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

無終子國也春秋襄公四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四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氏傳無終子事在襄公四年十字羨文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
皮請和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
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謂北順也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謂
虎也射之飲羽即此處矣趙釋曰朱氏琬曰漢右北平郡治平罡後漢治土垠水經注魏氏土
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薊城今京師也括地志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右北平城當在今薊州玉田縣界
此後漢之右北平也若平罡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此前漢之右北平而李廣之所守也射虎石酈氏水經注言
此石在玉田無終之間是以後漢之右北平爲李廣所治與東越晉陘之說自相矛盾著書之難如此魏土地
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趙釋曰顧氏炎武曰樊噲傳擊陳豨
破得綦毋卬尹潘軍于無終廣昌豈無終之先在雲代之境而後還于右北平與一淸按顧氏之說是也不然右北平去
太原東北二千餘里嘉父安得遠涉而與晉和其水又南入灅水趙無水字灅水又西南

入于庚水地理志曰灅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趙刊
誤曰箋曰一作庚按庚字不誤庚水趙不重庚水字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
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上　案朱訛趙改懸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
數百石囷有石梁貫之鼓之東南有石朱箋曰疑脫一人字趙增人字援桴
狀同擊勢耆舊言燕山石鼓鳴則土有兵庚水又南逕北平
城西而南入鮑邱水謂之柘口趙釋曰一淸按漢志右北平郡無終縣浭水西至雍奴入
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庚水也葢合鮑邱水以入海鮑邱水又東逕右北平
郡故城南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鮑邱
水又東巨梁水注之水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雞
山謂之觀雞水水東有觀雞寺寺內起大堂官本曰按起近刻訛作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有黃省曾本作起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

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
盡溫葢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
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其水又西南流右
朱作又箋曰宋本作右趙改右合區落水水出縣北山朱不重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
東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西　案朱趙作西逕土垠
縣故城西左會寒渡水水出縣東北西南流至縣右注梁河
梁河又南潤于水注之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土垠縣故城
東西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朱趙不重三字又東南右合五里水水
發北平城東北五里山故世以五里名溝一名田繼泉西流
南屈逕北平城東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邱水官本曰按
此下近刻有巨梁二字衍　案朱趙有自是水之南南極滹沱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南字　案

朱趙無西至泉州雍奴東極于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條分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校流條右案朱同箋曰枝流條右當作枝流條谷趙改枝流條谷往往逕通非惟梁河鮑邱歸海者也

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趙釋曰一清按濡水有二禹貢錐指曰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即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即今灤河

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官本曰按濡水即今灤河源出巴延屯圖古爾山名都爾本諾爾西北至茂罕和碩三道河始自東會之道元當時未經親履其地遂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爲灤河正源殊屬失實恭讀御製灤源考證訂覈審確賞足正酈氏之誤謹錄弁卷首並附識于此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則連淵水注之官本曰按左下近刻衍道字淵訛作泉案朱衍道刪淵並作泉刊誤曰道字衍文水出故城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綠水池南朱趙作渌水池水淵而不流官本曰按池近刻訛作其案朱趙作其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官本曰按沼上近刻衍池字案朱趙有謂之連淵浦官本曰按淵近刻訛作泉案朱趙同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官本曰按汙近刻作汗案朱同趙改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野官本曰按近刻脫野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字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濡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官本曰按後有木林山水其地即唐之松陘疑林山及木林山皆松林山之訛案朱作林山趙增松字刊誤曰林山上落松字方輿紀要松林城在大寧衛西北志云漢遼西郡文成縣地本松林南境遼置松江州勝安郡治松江縣金廢州元復置尋以松江縣省入上都路又曰北邊紀事皆慶州在大寧北六百里西南至

開平八百餘里地皆大松號曰千里松林亦曰平地松林在臨潢西潢水出焉或謂之曲水亦曰回水道元所謂水流回曲謂之曲河者也唐置松漠都督兼松林沙漠而取名焉郭造卿永平府志曰此乃千里松林也遼史曰蹕郡[illegible]事如史記匈奴傳之蹛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又正義曰顏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又寰宇記引入塞圖云漢大寧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又北行七百里至榆關又北行二百里至松林又北行千里方至瀚海也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鴈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逆流水注之水出東南導泉趙作源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趙改松刊誤曰木當作松水出山南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中官本曰按漢志白檀縣作漁水師古曰漁音呼鴟反案朱同趙改漁水出北蠻夷中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白檀縣下云漁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漁音呼鴟反漁水即濡水之缺畫訛是六朝已後漢書傳寫之誤師古不知而繆音之縣字衍文蠻下落夷字趙釋曰一清按今本漢書亦作漁然注不別出漁水是當即濡水矣此六朝以前本之訛誤也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彌節白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並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趙釋曰魏書地形志密雲郡要陽前漢屬漁陽後漢晉罷後復屬桃花山方輿紀要要陽廢縣在密雲縣東南六十里漢縣漁陽都尉治此後漢廢後魏復置屬密雲郡北齊廢魏志縣有桃花山即今桃山在薊州西南益境相接也一統志要陽廢縣在密雲縣東南漢縣在今古北口外後魏時僑置於此屬密雲郡北齊省縣志要陽故城在縣東南六十里也畿輔通志要陽故

城在密雲縣東北塞外縣志要陽故城在東南六十里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

要水又東南流逕白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官本曰按白檀要陽在今密雲縣並非濼水所經酈氏此條舛誤殊甚御製熱河考濼源考證特加辨正一破千古傳訛謹附訂于此濡水又東南朱東下有而字趙刪刊誤曰而字衍文索頭水注之水北出索頭川南流官本曰按此八字近刻訛作水北流南四字　案朱趙同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朱趙有水字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爲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與蟠泉水合泉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晉紀成帝咸康四年燕王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麻秋于三藏口蓋三藏水所會之口也在今古北口塞外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官本曰按西藏水卽今之圍都爾呼河先合中藏水卽今之茅溝河次合東藏水卽今之賽音河酈氏敘東藏水于中藏水之前以爲東溪西溪合流而與西源會殊乖川流之次恭讀御製熱河考訂正詳審道元之附會耳食顯然無疑謹錄弁卷首並附識于此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趙釋曰三藏水畿輔通志一名三城水在密雲縣東北其水三川派合曰西藏川東藏川中藏川其合處曰三藏口下流入于潮河方輿紀要密雲縣東北有武列水亦曰三藏川其水三川派合曰西藏川中藏川東藏川其合處曰三藏口晉咸康四年慕容皝伏兵于此敗趙將麻秋處也水經注要水武列水三藏水並注于濡水濡同濼潮水亦有濼河之名三藏水又東趙作西南流與龍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孫潛校改西東流入三藏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三藏水落三字又東南流逕武列溪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武列溪下云武列水可證謂之武列

水東南歷石挺下挺在層巒之上官本曰按近刻脫挺字在訛作左又此句之下衍有字　案朱同挺作挺趙改挺在層巒之上不刪有字刊誤曰箋曰謝云挺一作挺按當从木作梃說文梃一支也徐鍇繫傳曰挺者獨也挺然直立之貌石挺是石之孤生獨立者左字誤當作挺在層巒之上孤石雲舉臨岸危峻可高百餘仞牧守所經官本曰按近刻作逕　案朱趙同命選練之士彎張弧矢官本曰按近刻脫張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彎下落張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無能屆其崇標者其水東合流入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三會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于其川也流紆曲溯涉者頻濟故川塘取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官本曰按清陘方輿紀要作青陘下同　案朱作清趙改青刊誤曰永平府志方輿紀要俱作青陘紀要云永平府盧龍縣有青山口在府北桃林口東第四關口也下云東越青陘仍是青字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崢之名矣官本曰按崢近刻作峥　案朱趙作峥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而庾杲之趙釋曰何氏曰庾闡字仲初注誤以爲杲之一清按下文云而仲初言在南非也則又不誤豈以杲之爲仲初之名乎注揚都賦朱作楊趙改揚刊誤曰楊當作揚言盧龍山在平岡城北殊爲孟浪遠失事實余按盧龍東越清陘朱趙作青陘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青當作清按青陘字不誤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平岡在盧龍東北遠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

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洛水合焉朱作水又合焉趙作放水右合焉刊誤曰箋曰水又舊本作水名宋本作洛水合焉按水上落放字又當作右永平府志校正箋說非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合屈而注 案朱趙同不重濡水二字左得去潤水又合敖水朱無左字合作會趙增左刪去又作右刊誤曰得上落左字去字衍又當作右永平府志校正二水竝自盧龍西注濡水濡水朱趙不重濡水二字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朱作縣箋曰縣宋本作隸趙改隸焉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逕孤竹城西朱流下有注字趙存刪逕字刊誤曰逕字羨文右合玄水世謂之小濡水官本日按世近刻訛作也 案朱趙同非也水出肥如縣東北玄溪官本日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肥如下落縣字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之肥如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又此句之下衍非也二字 案朱同趙增之字刊誤曰又謂下落之字故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趙釋曰全氏曰肥子爲晉荀吳所倂不得云奔燕燕封于此故曰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爲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朱會作合趙改刊誤曰合黃省曾本作會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溪官本曰按近刻脫溪字 案朱趙無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水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温泉水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注之二字 案朱衍趙刪注字之改水下屬刊誤曰注字衍文之乃水字之譌名勝志校正水出東北温溪朱無水字趙見上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爲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趙釋曰全氏曰上言燕封肥子此又引桑欽語以爲晉遷肥族盧水非晉封域安得遷亡國之人于此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水官本曰按水上近刻衍盧字 案朱趙同朱玄下箋曰脫一水字趙增水字又南與温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南入玄朱趙作盧水又南入玄水玄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國也官本日按故字近刻訛在城字上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故城二字當倒互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下云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于此而餓死于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

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朱作矣箋曰宋本作吏趙改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于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趙君下增子字刊誤曰太平廣記引博物志作我孤竹君子也落子字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

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西鄉北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主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主永平府志作西瓠溝水注之水出城東南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流注濡水濡水又逕故城南官本曰按故近刻訛作牧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牧永平府志作故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

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瀆自雍奴縣承
鮑邱水東出朱趙無自上瀆字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
俱導也世謂之新河矣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陳壽
魏志云以通海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云字又海字上衍河字案朱趙同新河又東北
絕庚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庚水案朱訛趙改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泃渠之
水趙釋曰一清按一統志引此文作巨梁水是蓋庚水在巨梁西北新河絕庚水則今沽河合泃河而名爲薊運河者
也于是東絕巨梁水巨梁水今還鄉河也于是而清而縈迤遷東入于海若絕庚水之後更絕泃水則是水反西出無是
理也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故字案朱同趙改說見下王莽
之淑武也新河又東分爲二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分字案朱脫趙增又王莽上朱有至
字趙移增新上刊誤曰箋曰至宋本作故俱疑衍按全氏云至字當移在淑武也下枝瀆東南入海新
河自枝渠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合案朱趙同水

出新安平縣官本曰按近刻脫安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新安平漢書地理志校補下並同
西南流逕新安平縣故城西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
流龍鮮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山當作水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封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封大水漢書地理志校補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
者也亂流南會新河南注于海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下增入字刊誤
曰南流下落入字漢書地理志云皆南入海是也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陽縣南入
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官本曰按虛近刻訛作靈下同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靈漢書地理志作虛下同水出新安平縣東北安字朱脫趙增據官本上云下同今此處
無安字必轉寫脫去也今爲增入世謂之大籠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案朱訛山趙改水刊誤曰
山當作水東南流逕令支城西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官本

曰按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入字刊誤曰南流下落入字漢書地理志校補地理志曰緩虛水
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水出
令支縣之藍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
河又東至九濄口官本曰按濄近刻作過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濄當作澡枝分南注海
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毋餘爲侯國
趙釋曰全氏曰按搖毋餘南粵將豈有嶠外之產而封之遼海者故索隱曰是南越縣志誤是矣魏土地記
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會水
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朱趙有一字
十許里西入九濄注海朱濄作過趙改增口字刊誤曰箋曰一作濄按非也其字从水作澡不从
火作爓魏書毋邱儉傳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元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
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注云梁音過梁字無過音蓋誤文也冊府元龜作澡口云音

過梁與澡過皆以形似致誤海陽城漢縣屬遼西郡今永平府盧龍縣地舊志云西接薊門東達渝關今山海
關仲恭蓋由此越險以伐高句驪也沸流水丸都城在朝鮮京畿道東北遼史地理志淥州鴨淥軍節使正州本沸流王
故地爲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是也然而其事有可疑者沸流水在漢元菟郡而九澡口則在遼西郡仲
恭進兵與高麗大戰爲有引之反入內地之理史文部是難以意度也或于文當云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大戰澡口
進軍沸流水上宮連破走于事方合九澡下落口字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
孫校曰木究水地理志作下官水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迆爲北陽孤淀官本曰按
北近刻訛作孔案朱作爲孔陽孤淀名趙改與北陽孤淀合刊誤曰箋曰宋本無名字按永平府志引此文作左迆與
北陽孤淀合令校正淀水右絕新河官本曰按近刻脫淀水二字右上衍名字案朱趙無二字名字說
見上南注海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
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絫縣幷屬臨渝王莽
更臨渝爲馮德官本曰按馮近刻訛作憑案朱趙作憑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

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官本曰按揭近刻作碣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驪成大碣石山在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桀趙釋曰禹貢碣指曰山有名同而繫之以大小者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必有小碣石在絫縣海旁之石矣酈道元旣宗文穎以爲碣石在絫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爲跨二縣之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葢卽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絫縣在其南驪成在其西據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在亭之東南與驪成之大碣石相去闊絕安得連爲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葢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爲是也文穎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以新莽時正史遷之禹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甬朱作甬箋曰宋本作甬趙改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大至下落則隱二字全氏校增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趙有日字天橋柱也

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與朱作爲箋曰爲當作與趙改與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濡水于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按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朱作來箋曰管子作未趙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朱作闞箋曰管子作闟趙改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官本曰按援近刻訛作授　案朱訛趙改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

臣聞豈山之神有偷兒官本曰按管子作登山之神有俞兒　案朱同官本箋曰管子作俞兒趙豈改登偷改俞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趙作及膝已涉大朱趙作陸朱箋曰古本作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朱無至字箋曰宋本作仲父之聖至此趙增寡人之抵朱作私箋曰管子作抵趙改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記齊世家云桓公稱曰寡人南伐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還正義云卑音辟是也索隱曰卑耳山在河東大陽縣方輿紀要卑耳山在山西平陸縣東桓公西伐登太行卑耳宜在漢之大陽而道元以爲漢名記于濡水是因管子之文相仍書之兩地懸殊未知孰是也又按齊語云桓公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韋昭曰拘夏辟耳山之谿也豈亦贊谿之異名乎

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趙釋曰一清按山海經海內東經曰遼水出衛皋東郭注云出塞外衛皋山似合白平二字爲一孫校曰白平疑皋之誤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朱箋曰塞按此西字舊本作注誤今改正

遼水亦言出砥石山官本曰按砥近刻訛作砬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砬當作砥淮南子地形訓遼出砥石篇海類篇俱云砥同砥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趙作一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紀通所封之襄平不在遼東索隱曰是臨淮地理志臨淮郡襄平縣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又南逕遼隊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南訛作東隊訛作隧　案朱趙同朱箋曰舊本無又東逕三字吳本增之王莽更名之曰順睦也官本曰按睦近刻訛作陸　案朱訛趙改公孫淵

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隊即是處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遼水又南歷縣有小遼水其流注之也十五字 案朱趙有朱作共趙改共刊誤曰共當作共

又東南過房縣西

地理志朱趙有曰字房故遼東之屬縣也朱趙無也字遼水右會白狼水朱水下有又字趙刪刊誤曰又字衍文孫潛校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廣成縣三字係衍文 案朱南下有三字箋曰謝云南下當有逕字趙依增逕字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朱趙有曰字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强爲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爲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曰曹操于是擊馬鞍于馬上作十片即于此也博物志曰魏武于馬上逢獅子使格之朱無逢獅子三字趙增刊誤曰於馬上下博物志有逢獅子三字今校補殺傷甚衆朱作其趙改甚刊誤曰其博物志作甚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朱趙自作統趙刊誤曰箋曰統宋本作白按統字義自得數百人擊之獅子吼呼奮越官本曰按吼近刻作哮 案朱趙作哮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起上王車軛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上獅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獅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雞狗皆無鳴吠者也官本曰按洛中近刻訛作洛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陽博物志作中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故字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東趙刊誤曰箋曰又古本作入按又字不誤方城川水注之水發源西南山下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川當作源東流北屈逕一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 案朱趙無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趙釋曰一清按續志無昌黎縣晉志以爲魏置魏書三少帝紀正始五年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今以仲瑗之言考之則東京已有是縣旋廢而魏復立之宋琬曰後漢志作昌遼誤黎字之誤非也通鑑註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而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立昌黎縣後立昌黎郡章懷後漢書註夫黎縣屬遼東屬國寰宇記扶黎城在柳城縣東扶黎之名不見史志然必有據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徙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蓋委也人從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蓋委以下六字有譌脫按孫潛校改作蓋倭地人徙之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夷稱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 案朱趙作之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魯水注之水導西北遠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導上落水字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朱作晃趙改皝下刊誤曰箋曰克家云別本作皝按史作皝當據史改正何別本之足云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于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遼道有黃龍亭者也官本曰按遼近刻訛作黎 案朱訛趙改趙釋曰一清按續志遼東屬國劉昭補註曰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首曰昌遼故天遼而前志又無天遼之曰魏營州刺史治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

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卽是也又東北濫眞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歴重山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分爲二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分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流下落分字孫潛校增右水疑卽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縣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道元以爲卽是一水又右北平郡字縣渝水出東今字縣不知所在文獻通考貞觀二十一年李勣破高麗于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嵒二水皆由郝以下勣悞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卽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尋也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世以爲河連城官本曰按近刻循訛作巡脫西字世字案朱趙作巡朱無西世二字趙增西字刊誤曰故城下落西字孫潛校增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馮德者矣官本曰按近刻馮訛作悳案朱訛趙改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檻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檻盧城下註引此文方輿紀要檻盧城在凡城東城在水傍故曰檻盧疑卽地理志所

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蓋言自北而南也官本曰按蓋言近刻訛作言蓋案朱趙同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邱城西營邱在齊而名之于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迴趙刊誤曰箋曰迴宋本作遠舊本作迴按增韻迴寥遠也與遠字義無別若作迴尤非僑分所在趙釋曰方輿紀要營邱城在營州南五代志慕容廆以宥州流人置營邱郡治武寧縣後魏郡縣俱廢正光末復置領富平永安二縣高齊時唐契丹重熙初析霸城置營邱縣蓋因故郡爲名也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官本曰按近刻脫外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落外字一水東北出塞爲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朱作至箋曰當作注趙改注于遼魏土地記曰白狼水下入遼也

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

十三州志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志下落曰字大遼水自塞外官本曰按近刻脫外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塞下落外字西南至安市入于海

又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

縣故高句麗胡之國也官本曰按胡近刻訛作相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驪縣應劭曰故句驪胡相字誤也漢武帝元封二趙作三年平右渠置玄菟郡于此王莽之下句麗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遼陽入小遼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西南流逕至遼水案朱同趙改逕至爲注刊誤曰逕至二字是注字之誤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爲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爲淡淵晉永嘉三年涸小遼水又逕遼隊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襄平縣案朱趙同入大遼水

官本曰按遼近刻訛作梁案朱趙作梁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于斯水之上者也

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官本曰按此十二字近刻在前按小遼水所出下係後人移改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柳僉鈔本此十二字經文另爲一條在本注之後又隊朱趙作隧

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官本曰按近刻過下衍于字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兩漢志晉志魏志隋五代志俱無臨浿縣未知從何得名此卷中之太可疑者東入于海

許愼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而又此句下原本空一字朱謀㙔引謝耳伯云宋本原缺十二字案朱箋南作而趙釋曰朱謀㙔箋曰謝云此下宋本原缺十二字昔燕人衞滿自浿水西至朝鮮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孫潛校改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

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
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趙作三年遣
樓船將軍楊樸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浿水遂滅之若
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
城在浿水之陽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遼東郡險瀆縣應劭註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
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卽樂浪
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
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考之今古
于事差謬蓋經誤證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東方之水不見于水經注者遼西郡新安平縣夷
水東入塞外柳城縣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狐蘇縣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寰宇記彭盧水卽唐就水後魏輿地圖
風土記云水至徒河入海與地平故曰平盧今語訛為彭盧絫縣下官水南入海又有碣石水賓水皆南入海遼東郡居
就縣室偽山室偽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番汗縣沛水出
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沓氏縣應劭
曰沓水也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說文云沓語
多沓沓也遼東有沓氏縣徐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然則
本非水名也或曰非也三國志吳嘉禾二年孫權遣公孫淵
瑁曰沓渚至濱道里尚遠漢沓氏縣西南臨海渚謂之沓渚
泛海至遼沓渚其登涉之所也玄菟郡高句驪縣南蘇水西
北逕塞外西蓋馬縣馬訾水馬訾水近代謂之鴨綠江新唐
書云馬訾水出靺鞨長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隋元萬頃
檄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高麗報曰謹聞命矣卽此水也西
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一千一百里後
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
水貊章懷注引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
流入海樂浪郡含資縣帶水西至帶方入海吞列縣分黎山
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此殆所云有小水
四十八竝行三千四十六里者也不特此也武帝紀云元朔
元年東夷薉君南閭等降以其地為蒼海郡三[illegible]
年朝鮮降以其地為樂浪玄菟臨屯眞番郡臣[illegible]
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illegible]
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七里十五縣昭[illegible]
五年罷眞番郡而臨屯之罷據范氏東夷傳亦[illegible]
始元五年三郡既廢其地之水亦不復可問矣

水經注卷十五

後魏 [illegible]

洛水　伊水　瀍水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

地理志曰洛出冢嶺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趙釋曰一清案此文在海內東
經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趙釋曰一清案此文在中山經東與丹水合
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趙釋曰全氏曰案丹水不入洛道元謬也洛水又
東尸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尸近刻訛作戶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
云戶一作尸案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北發尸山官本曰案發上近刻衍出字案朱衍尸作戶箋曰戶一
作尸案山海經云尸水出尸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美玉是知戶字譌也趙刪發存出戶改尸刊誤曰出發二字義複
山海經曰尸水出尸山衍發字南流入洛洛水又東得乳水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水北出良餘山南流注于洛官本曰案
流近刻訛作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南字重文當作流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官本
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出蠱尾之山官本曰案
蠱近刻訛作蟲案朱作蟲箋曰山海經作蠱尾蟲字似訛趙改蠱趙水出上有山海經曰四字東流入洛
洛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洛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入洛下當重一洛字至陽虛山合
朱箋曰宋本有于字趙增于字玄扈之水趙釋曰一清案山海經曰雒水東北流注於玄扈之水又曰陽虛之
山臨于玄扈之水道元蓋抄變其詞山海經曰洛水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官本
曰案近刻脫此十五字案朱趙無孫校曰玄扈水今俗曰黑潭水是也又曰自鹿蹏之山以
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與讙舉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
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逕于陽虛之下山海經又

自官本曰案又字近刻訛在門字下朱訛趙乙刊誤曰曰又二字當倒互 案 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也河圖玉版曰倉頡爲帝南巡朱箋曰宋本作隨帝山海經注引河圖但作爲帝蓋爲黃帝代巡也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卽于此水也洛水又東朱無洛水二字箋曰宋本也下有洛水二字趙增歷清池山官本曰案此句之下近刻有傍字 案朱趙有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門水出焉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志以爲門水無考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趙釋曰全氏曰波水見穀水注道元以門水當之恐非王伯厚亦云洛水又東要水入焉水南出三要山東北逕拒陽城西孫校曰然則城在今洛陽境中而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輿山官本曰案輿近刻訛作興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興當作輿漢書地理志校正下獲輿川同孫校曰當卽今孤山俗謂

之備水也東北逕獲輿川世名之爲卻川孫校曰此卽今俗稱八里乾澗水也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趙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說又見下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官本曰案此十八字原本截上十五字訛作經下三字仍屬注文近刻截上九字訛作經下九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宏農郡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嶺山又云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此卽所謂連麓而異名也孫校曰文選注曰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爲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東北過盧氏縣南孫校曰太平寰宇記盧氏縣本漢縣洛水經縣南兜牟山自商州洛南界邐迤向西卻入朱陽山在縣南一百四十里洛水逕隝渠關北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近刻隝作陽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又朱趙作陽下同說見下隝渠水南出隝渠山官本曰案南出近刻訛作出南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箋曰謝云陽一作隝案非也出南二字當倒互孫校曰隝渠疑卽熊山耳卽荀渠山

也其水一源兩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于洛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卽是水也荀渠蓋熊耳之殊稱若太行之歸山也故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朱箋曰案圖括地象云熊耳爲地門其精上爲璧附耳星也洛水出其間是亦總名矣其一水東北逕隝渠城西故關城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官本曰案龍今竹書紀年作厖又近刻脫取盧二字 案朱作晉韓龍氏城箋曰竹書云晉韓厖取盧氏城趙依改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氏城東東南流注于洛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東字而訛作而 案朱趙少一東字朱作東而趙改而東刊誤曰東而二字當倒互孫潜校正又朱趙不重洛字以水字上屬洛水又東翼合三

川官本曰案翼上近刻衍龍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龍字衍文孫潜校竝出縣之南山東北注洛開山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避水災亦通謂之石城山山在宜陽山西南千名之山咸處其內陵阜原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險當作陘易以度身者也又有葛蔓谷水自南山流注洛水洛水又東逕高門城南孫校曰在今盧氏縣東卽宋書所謂後軍外兵龐季明入盧氏進達高門木城者也洛水東與高門水合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北山東南流合洛水枝津水上承洛水東北流逕石勒城北又東逕高門城北東入高門水亂流南注洛洛水又東松陽溪水注之官本曰案陽近刻訛作楊下同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楊當作陽方輿紀要云寧縣西六十里有松陽關極險阨下松陽山同孫校曰今永寧縣西六十里有松陽關當與溪相近水

出松陽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黃亭南又東合黃亭溪
水官本曰案亭近刻作城、案朱同趙改刊誤曰城當作亭禹貢錐指校水出鵜鶘山山有二
峰朱無山字趙增刊誤曰有上落山字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猨徒喪
其捷巧鼯族謝朱作窮箋曰宋本作謝趙改謝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朱趙作顛
趙刊誤曰箋曰顛作嶺案顛字義通一層霞冠峰方乃就辨優劣耳趙刊誤曰箋曰宋本
作方可按乃字不誤故有大小鵜鶘之名矣孫校曰鵜鶘山在今永寧縣西八十里溪水
東南流歷亭下謂之黃亭溪水又朱作而箋曰宋本作又趙改又東南入于
洛水洛水又東得荀公溪口官本曰案溪近刻訛作漢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漢
口當作澗口案當作溪口溪與漢近水出南山荀公澗官本曰案近刻脫公字案朱脫趙增即
龐季明所入荀公谷者也孫校曰荀公谷在今永寧縣西南其水歷谷東北
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

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
陽命參軍戴延之官本曰案軍近刻訛作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參將當作參軍晉書職官志諸公
及開府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參軍爲六人延之時從宋武帝西入長安正居此職作西征記也延之名亦見隋書經籍志
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遡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
延之屆此而返竟不達其源也洛水又東庫谷水注之官本曰案
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自宜陽山南三川竝
發合爲一溪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得鵜鶘水口水北發
鵜鶘澗官本曰案北發近刻訛作發北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發北二字當倒互東南流入于洛
洛水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洛
水又東侯谷水出南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龍驤城北
孫校曰城在永寧縣西南四十里龍驤將軍王鎮惡從劉公西入長安陸行

所由官本曰案行近刻訛作徑案朱趙作徑故城得其名洛水又東左合宜陽
北山水水自北溪南流注洛洛水又東廣由澗水注之水出
南山由溪北流逕龍驤城東而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右得
直谷水水出南山北逕屯城西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孫校曰在今澠池縣西四十里
城西有塢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城西下落有字出北四里山上
原高二十五丈故黽池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
縣治也洛水右會金門溪水水南出金門山孫校曰金門山見山海經在今
宜陽縣西六十里北逕金門塢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合款水其
水官本曰案此二字近刻作一有字案朱作有趙增水字刊誤曰有上落水字二源竝發兩朱作而箋
曰宋本作兩川趙改兩川逕引謂之大款水也合而東南入于洛洛水

又東黍亘谷水入焉官本曰案亘近刻訛作艮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艮禹貢錐指作亘水南
出金門山朱趙無水字開山圖曰山多重固在韓官本曰案山下近刻衍出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出字衍文建武二年強弩大將軍陳俊官本曰案大近刻訛作偏案
朱趙作偏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陳俊傳建武二年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注云偏將軍蓋誤也轉
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即此也而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左
合北溪南流入于洛也
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趙釋曰一清案寰宇記引此作文邑誤
太陰谷水南出太陰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合白馬溪水
水出宜陽山朱趙不重水字澗有大石厥狀似馬故溪澗以物色受
名也溪水東北流注于洛官本曰案東下近刻衍又字案朱作東又箋曰疑作又東趙改又
東洛水又東有昌澗水注之水出西北宜陽山而東南流逕

宜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郡典農治此後改爲郡其水又南朱作東箋曰舊本作南趙改東南注于洛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卽爲固官本曰案固上近刻有合字 案朱趙有一合之名起于是矣劉曜之將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于此故于父邑也洛水又東合杜陽澗水官本曰案陽近刻訛作楊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楊禹貢錐指作陽下杜陽溪同水出西北杜陽溪東南逕一合塢東與槃谷水合亂流東南入洛洛水又東渠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截上六字訛作經下九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渠谷上下疑有闕案無闕文也六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山在今宜陽縣西東北流逕雲中塢左上迢遞層峻官本曰案左近刻訛作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在當作左流煙半垂纓帶山阜故塢受其名渠谷水又東北入洛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渠谷二字 案朱趙無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情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孫綽之敘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既朱作卽箋曰一作既趙改既神遊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

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河南壽安縣本漢宜陽縣地洛水西自福昌界流入福昌古宜

陽地漢以爲縣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孫校曰案山海經熊耳山在讙舉山東六百五十里則此熊耳是也尚書導雒自熊耳孔傳曰在宜陽之西然則道元之說未可據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卽是山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澠朱趙作黽池矣又東南逕宜陽縣故城西謂之西度水又東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城在今縣北十四里秦武王以甘茂爲左丞相曰寡人欲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朽矣茂請約魏以攻韓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城故韓地也後乃縣之漢哀帝封息夫躬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本傳及表是封宜陵爲杜衍杜衍南陽之屬縣也善長誤以爲宜陽城之西門赤眉樊崇與盆子及大將等奉璽綬劒璧處世祖不卽見明日陳兵于洛水見盆子等謂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歎曰卿庸中皦皦鐵中錚錚也洛水又東與厭染之水合官本曰案染近刻訛作梁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厭梁山海經作厭染水出縣北傅山朱作傳山趙改刊誤曰箋曰傳一作傅案山海經正作傅山朱氏何不據之改正乎大陂山無草木其水自陂北流屈而東南注世謂之五延水又東南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黃中澗水出北阜二源奇發總成一川東流注于洛洛水又東祿泉水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泉下落水字其水北出近溪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近出北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近字與北字當互易下云水東出近川是其詞例也洛水又東其水入焉水北出長石之山山無草木其西有谷焉厥名共谷共水

出焉南流得尹溪口水出西北尹谷東南注之其水又西南與左澗水會官本曰案其水又西南與近刻訛作其水右與西南　案朱趙同水東出近川西流注于共水共水又南與李溪東南注蓁水蓁水發源蓁谷西南流與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水共水世謂之石頭泉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而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黑澗水南出陸渾西山孫校曰水在今宜陽縣東北六十里歷于黑澗西北入洛洛水又東臨亭川水注之水出西北近溪東南與長澗水會官本曰案與下近刻衍湖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湖字衍文水出北山南入臨亭水又東南歷九曲西而南入洛水也

又東北出散關南

洛水東逕九曲南孫校曰今宜陽縣東三十里有九曲城其地十里有坂九曲

水十五　八

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水出新安縣密山孫校曰密山見山海經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孫校曰元和郡縣志福昌縣古宜陽地漢以爲縣石墨山在縣西南三里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矣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東出關絕惠水又逕清女冢南冢在北山上書舊傳云斯女淸貞秀古蹟表來今矣枝瀆又東官本曰案枝近刻訛作故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故瀆當作枝瀆下同逕周山上有周靈王冢皇覽曰周靈王葬于河南城西南周山上葢以王生而神故謚曰靈其冢人祠之不絕又東北逕柏亭南皇覽曰周山在柏亭西北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柏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西柏當作西北謂斯亭也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焉字　案朱同趙增穀水二字刊誤曰東北出焉上全氏校增穀水二字趙釋曰一淸案此文當與穀水篇注參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賦云定當爲敬朱箋曰潘岳西征賦云咨景悼以迄匃政凌遲而彌季崔時所傳或作定悼故云定當作景傳寫者又誤以景作敬耳敬王名匃安得釁言之理乎子朝作難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于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景王葬于翟朱作瞿箋曰一作翟泉趙改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而復傳言在此所未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處今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周墓明矣枝瀆東北歷制鄉朱作故趙改枝刊誤曰故瀆當作枝瀆穀水注云洛水枝流入焉是也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郟鄏陌杜預釋地曰縣西有郟鄏陌謂此也枝瀆又北入穀葢經始周啟瀆久廢不脩矣洛水自枝瀆又東出關惠水右

水十五　九

注之世謂之八關水戴延之西征記謂之八關澤卽經所謂散關鄣自南山橫洛水北屬于河皆關塞也卽楊僕家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南流與瞻水合水東出婁涿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水又東南謝水朱箋曰山海經作㴬水北出瞻諸之山東南流又有交觸之水北出廆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城北官本曰案城北近刻訛作北城　案朱趙同二十里者也官本曰案此有脫誤其城西阻塞垣東枕惠水官本曰案枕近刻訛作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抗當作枕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率五營士屯都亭官本曰案近刻脫率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五營上落率字後漢書何進傳校補置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孟津等八關官本曰案函谷下近刻衍闕字闕亦訛作關復脫小字　案朱闕字不誤餘同趙刪增刊誤曰函谷關關字衍文平津上落小字後漢書靈帝紀校正都尉

官治此函谷爲之首在八關之限孫校曰八關在今新安縣東北函谷新關在縣東八里故世人總其統目有八關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而南流注于洛謂是水也洛水又與號水會水出扶豬之山官本曰案扶豬近刻訛作林楮 案朱趙同朱箋曰山海經曰扶豬之山號水出焉 趙釋曰一淸案山海經作扶豬北流注于洛水之南官本曰案之近刻作其 案朱趙同則鹿蹏之山也世謂之非山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衍趙刪其山陰則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平甘水發于東麓北流注于洛水也孫校曰今宜陽縣東南有鹿蹏山一名非山甘水出焉西有宜水又有昌谷水與甘水俱流入洛

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河南縣本漢舊縣洛水在縣北四里

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國志所謂甘城也官本曰案志下近刻衍曰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曰字衍文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朱箋曰舊本作倍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

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孫校曰元和郡縣志伊水在縣西南三里

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八百里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脫趙增方八百里四字刊誤曰因西下落方八百里四字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爲千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二十三年 案朱訛趙改晉合諸侯大夫戍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司馬遷自序云官本曰案近刻脫司馬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遷上落司馬二字太史公留滯周南摯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厲光武中興宸居洛邑趙刊誤曰箋曰宸一本作定案宸居猶言皇居也改作定非逮于魏晉咸兩宅焉故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魏爲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水趙釋曰一淸案師古曰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長沙耆舊傳云祝良字召卿官本曰案召近刻訛作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卿黃省曾本作召卿後漢書順帝紀云祝良爲九眞太守章懷註曰良字劭卿長沙臨湘人又麗參傳章懷注引謝承書云祝良字召卿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官本曰案近刻作午 案朱趙作午紫雲水起官本曰案近刻作沓起 案趙作沓甘雨登降人爲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趙釋曰全氏曰下有脫文則縣司及河南尹治司隸周官也趙釋曰一淸案續漢書百官志曰司隸校尉本注曰孝武初置劉昭補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周官也征和中依周置司隸周無司隸豈即司寇乎漢武帝使領徒隸董督京畿後因名司州焉官本曰案近刻脫後字 案朱脫趙增後世二字刊誤曰因名上落後世二字全氏校增地記曰洛水東入于中提山閒東流會于伊是也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朱趙作煞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昔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道士與浮邱同遊伊洛之浦官本曰案與字近刻訛在道字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與字當移在道士之下含始又受玉雞之

瑞于此水朱舍作舍之下有儒字箋曰舍始當作含始儒字衍帝王世紀曰漢高帝母曰含始遊于洛池有玉
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而生帝也亦洛神宓妃之所在也洛水又
東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孫校曰見山海經北逕合朱作今箋曰疑作合水趙改合水
塢而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訛號之曰光祿澗非也
上有袁術固四周絕澗迢遞趙作遰百仞廣四五里有一水淵
而不流故溪澗即其名也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
西北流逕劉聚官本曰案逕近刻訛作于案朱作于趙于上增注字刊誤曰流下落注字三面
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其水西北流
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
又東過偃師縣南
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又直

偃師故縣南官本曰案直近刻訛作東案朱作東趙東下增逕字刊誤曰又東下落逕字與緱氏
分水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
而北與少室山水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又
左會南溪水水發大穴南山朱趙不重水字北流入休水休水又西
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峽謂之大穴口北歷覆釜
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屆零星塢水流朱箋曰流字似衍潛通
重源又發側緱氏原趙側字移原下刊誤曰側字當移在緱氏原下孫校曰元和郡縣志緱氏縣緱
氏山在縣東二十九里洛水自西洛陽界流入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升
焉言王子晉控鵠斯阜官本曰案鵠近刻作鶴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鶴孫潛校改鵠靈王
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爲撫父堆
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矣字

案朱趙有莫能辨之劉向列仙傳云朱無列字箋曰疑脫列字趙增列字世有簫管
之聲焉休水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滑費春秋滑國所
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緱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謂之仙人觀
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鄭
袤廟碑官本曰案元近刻訛作光脫袤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鄭下落袤字光當作元晉書校文缺
不可復識又有晉城門校尉昌原恭侯鄭仲林碑晉泰始六
年立官本曰案泰近刻訛作皇案朱趙作皇趙釋曰一清案晉武帝改元泰始無皇始之號皇始是秦王苻健魏
主珪紀年蓋道元誤記也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百谷塢北
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朱作而箋曰朱本作高趙改高爲塢高朱趙
有字一十餘丈劉武王西入長安舟師所保也官本曰案保近刻訛作堡案
朱趙作堡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九字是注混作經竹書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洞即此處也洛水
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鄩中孫校曰左傳昭二十三年正月郊鄩潰杜注河南鞏縣西
南有地名鄩中水南謂之南鄩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中水之南鄩五字係衍文案朱衍趙刪刊誤曰
中水之南鄩五字重文宜衍亦曰上鄩也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也
而鄩水注之孫校曰郡國志鞏有鄩谷水水出北山鄩溪其水南流世謂
之溫泉水朱作水泉趙改刊誤曰水泉二字當倒互水側有僵人穴官本曰案僵近刻訛作重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重一作童案當作僵渭水注有僵人穴亦其類也且道元引西征記而又自爲之說朱氏豈
不審耶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
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官本曰案魄近刻作魂案朱趙作魂
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喩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
矣鄩水又東南于訾城西北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鞏洛

渡北有郭谷水東入洛謂之下郭故有上郭下郭之名亦謂
之北郭于是有南郭北郭之稱矣又有郭城蓋周大夫郭肸
之舊邑官本曰案肸近刻訛作盻下同　案朱訛趙改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
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水出方
山羅川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孫校曰今鞏縣有羅口保羅川在縣西南源出方山北入洛西
北流蒲池水注之水南出蒲陂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訛作出南浦陂　案朱同箋曰疑
脫水字趙增水字浦改蒲刊誤曰浦當作蒲上云蒲池水可證西北流合羅水謂之長羅川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長川羅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川羅二字當互易河南郡志云長羅川在鞏縣西南亦曰羅
中也蓋肸子郭羅之宿居故川得其名耳朱肸作盻箋曰盻當作肸左傳昭二
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朝郭羅納諸莊宮杜預云郭羅周大夫郭肸之子也　羅水又西北白馬溪
水注之水出嵩朱趙作崧下同山北麓逕白馬塢東而北入羅水西

水十五　十四

北流白桐澗水注之官本曰案桐近刻訛作相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白相孫潛校改白桐下
同　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又北九山溪水入焉官本曰案
山下近刻衍東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東字衍文孫潛校　水出百稱山東谷其山孤峯
秀出嶕嶢分立仲長統曰昔密有卜成者官本曰案卜成近刻訛作干城　案
朱作卜城趙改卜成刊誤曰城孫潛校改成　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謂是
山也山際有九山廟廟前有碑云九趙有山字顯靈府君者太華
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岳北帶洛澨晉
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在戊官本曰案此有脫誤近刻作太歲庚午考元康二年乃壬子也　案
朱趙作庚午趙釋曰朱氏謀㙔箋云謝云一作太歲在戊　案世譜晉元康二年太歲在壬子而用歷經推之是年九月乙
亥朔無庚午日也　帝遺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緱氏令王與主簿
傳演官本曰案近刻脫主簿二字傳訛作傳　案朱脫訛箋曰宋本作緱氏令王與主簿傳演趙增改奉宜

詔命興立廟殿焉又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
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朱箋曰史記秦本紀云顓頊之裔孫
大業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索隱云伯翳卽尙書
之伯益列女傳云皋子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云皋子者皋
陶之子伯益也此碑謂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與史記
異左傳所記隤敳庭堅並高陽氏之子杜元凱左傳注又云
皋陶字庭堅則父子同在八愷之中不應並時而舉也　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
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
矣趙釋曰沈氏曰惠帝紀年先永平後元康如何後建廟先立石若云元魏之永平相去又遠後有永康永寧永興三
元皆以永紀莫能定也　其水東北流入白桐澗又北逕袁公塢東蓋公
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北流注于羅水羅水又西
北逕袁公塢北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朱作子父趙乙刊誤曰子父二字當
倒互有碑岳父茈瑯琊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敗岳碑題云給

水十五　十五

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
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太常潘尼之辭也羅水又
于訾城東北入于洛水也
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孫校曰元和郡縣志鞏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河謂
之洛口太平寰宇記鞏縣黃河西自偃師界流入
洛水又東明樂泉水注之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泉下落水字水出南原下三
泉並導趙三改五刊誤曰三當作五下云世謂之五道泉可證也故世謂之五道泉卽古
明溪泉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師次于明溪者也洛水又東
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畿內鞏伯國也春秋左
傳所謂尹文父朱箋曰一作公趙改公涉于鞏卽于此也洛水又東濁
水注之卽古黃水也官本曰案黃近刻訛作湟　案朱趙作湟水出南原京相璠

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卽此亭也春秋所謂次于黃者也洛
水又東北洞水發南溪石泉官本曰案洞近刻訛作洞下同案朱訛趙改又下石泉下朱
無水字趙增刊誤曰洞水當作洞水下石泉下落水字世亦名之爲石泉水也京相璠
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桐水東疑卽此水也又逕盤谷塢東世
又名之曰盤谷水官本曰案盤近刻訛作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鹽谷當作盤谷司馬彪
郡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出及坎欿服虔
亦以爲鞏東邑名也朱無服虔二字趙增刊誤曰亦以上落服虔二字黃省曾本校補今考
厥文若狀焉而不能精辨耳晉大康地記晉書地道記並言
在鞏西非也其水又北入洛洛水又東北流入于河官本曰案此九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
河是也趙釋曰一清案山海經曰洛水出洛西山東北注河入成皋之西道元蓋鈔變其詞謂之洛汭

水十五　　十六

卽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
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鄩谷水者也朱箋曰史記張儀傳云塞斜谷之口徐廣音義曰斜
一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黃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沈璧受龍圖于河龜書
于洛赤文綠字官本曰案綠近刻訛作篆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篆起周宣蓋是綠字之誤堯帝
又脩壇河洛擇良卽沈官本曰案脩近刻訛作循卽作議案朱同趙改循不改議刊誤曰循當
作脩路史校改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色廣袤
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官本曰案七近刻訛作什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什當作七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官本曰案近刻脫堯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之下脫堯字又東沈書于口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
成字遂禪于舜舜又習堯禮官本曰案禮近刻作祀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祀當作禮下云
習禮堯壇沈書于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朱作位箋曰疑作負書趙改書至于稷

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舜以禪
禹殷湯東觀于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不起黃魚雙躍
出濟于壇黑烏以浴隨魚亦上趙作止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
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
苞洛以流川吐地符趙釋曰全氏曰元文是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巛古坤字與上文
複則知道坤二字是妄人所填寫王者沈禮焉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
馮夷鬬蓋洛水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爲羿所逐其昆弟五
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于是地矣
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官本曰案近刻脫魯陽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南陽
魯陽縣元和郡縣志引此文作南陽魯縣蓋亦脫陽字漢志南陽郡魯陽縣下云古魯縣續志云魯陽有魯山劉昭補註引荊
志曰古魯縣以相證春秋分記曰在夏爲魯縣劉累遷于魯漢爲魯陽是也說者謂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熊耳山與水經

水十五　　十七

何以有異不知南陽有三熊耳盧氏之外宜陽陝俱有之作水經者恐其混而無別乃據山經云蔓渠之山伊水出焉以立文
又恐蔓渠之名不顯人或疑之故云南陽魯陽縣西也盧氏熊耳山在魯陽縣之西縣西北九十里有歇馬嶺道出盧氏推舉
此爲名始無遊移矣不然淮南子以爲伊水出上魏山而括地志又有出巒山一名悶頓嶺元和志則有出鸞掌山之別此水
經之所以精覈而取校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世本水經注乃云出南陽縣西試思兩漢南陽郡治宛隋人始廢南陽郡改宛縣
曰南陽縣至今因之在漢魏六朝無有是名也以胡東樵吳任臣之好辨悉心研究禹貢錐指山海經補註皆不能指其缺失
信乎讀書之難也
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
理志曰出熊耳山卽麓大同陵巒互別耳伊水自熊耳東北
朱無伊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伊字逕鸞川亭北葌水出葌山北流際其城東
而北入伊水世人謂伊水爲鸞水葌水爲交水孫校曰見山海經故
名斯川爲鸞川也又東爲淵潭潭渾若沸亦不測其深淺也

伊水又東北逕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東北流者也（朱無北字箋曰宋本作東北流趙增北字）

東北過郭落山

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趙作大）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朱箋曰山海經作北流）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孫校曰見山海經）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伊水又與蠻水合水出盧氏縣之蠻谷東流入于伊

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孫校曰地理志宏農郡縣有陸渾元和郡縣志陸渾縣伊水在縣西南自虢州盧氏縣界流入伊陽縣本陸渾縣南界之地伊水在縣西南出鸞掌山東流）

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于釐山（孫校曰釐山在今嵩縣西）南流注于伊水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溪）東流注于伊水卽滽滽之水也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卽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闕東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十七字案朱趙無）春秋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澠（官本曰案近刻作黽案朱趙作黽）非南望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官本曰案近刻脫土字案朱脫又璠下有之字趙刪增刊誤曰之字衍文春秋下落土字）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說（官本曰案近刻作服氏之言云案朱趙同）塗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註臣瓚引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冊府元龜引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清河卽道元所稱引者）或言宜爲轘轅大谷伊闕（官本曰案近刻或訛作服谷訛作道案朱趙同）皆爲非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于三塗知是山明矣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几山之南七溪山（官本曰案几宋本作机近刻訛作桃案朱趙作机下同又趙以山字下屬釋曰一清案女几仙人姓名太霄經云朱中嘗以素書倚酒于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酒婦也寰宇記陝縣女几山九州要紀云富祿縣有女几年八十居陳留沽酒得道後飛昇于此山因人得名後人訛才作机非也富祿卽郡國志酒泉郡之福祿地理志曰祿福也）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于伊水又北蛩谷水注之水出女几山之東谷東逕故亭南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崑崙祠民猶祈焉劉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二十里許）西則非也北與溫泉水合水出新城縣之狠皐山西南皐下（官本曰案狠皐山西近刻作狠睪山之西案朱同趙刪之字刊誤曰下之字衍文）西南流會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睹嶺左納焦澗水水西出鹿蹏山（官本曰案蹏近刻訛作蹄案朱訛趙改）東流逕孤山南（官本曰案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孤山案東流下落逕字）其山介（朱箋曰一作分）立豐上單秀孤峙故世謂之方山卽劉中書澄之所謂縣有孤山者也東歷伏睹嶺南東流注于伊伊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卽陸渾都也（官本曰案陸渾下近刻衍山字都訛作者案朱衍訛趙刪改刊誤曰山字衍文者當作都全氏校尋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遺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朱箋曰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父母服畢辭家遊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姚大辟山中而居焉魏志云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其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號略在陸渾縣西九十

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縣西虢略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池案朱虢作號地作池趙改刊誤曰箋曰號當作虢案池當作地春秋所謂東畫虢略者也朱畫下有于字趙刪刊誤曰于字衍文何焯校北水東流合侯淵水水出西北侯溪官本曰案水近刻作淵案朱同趙改又增西北二字刊誤曰淵當作水出下黃省曾本有西北二字東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東逕陸渾縣故城北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官本曰案秦近刻訛作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春當作秦左氏傳校故縣氏之也涓水東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謂之七谷水阻澗東逝官本曰案阻近刻作祖朱同趙改刊誤曰祖當作阻案歷其縣南又東南左會北水亂流左合禪渚水官本曰案水近刻訛作渚案朱趙同孫校曰禪渚在陸渾縣東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趙渚改陂刊誤曰禪渚之渚當作陂渚在原上官本曰案在近刻訛作左案朱訛趙改陂方十里佳饒魚葦朱作萑箋曰一作葦趙改葦卽山海經所謂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墠一音暖官本曰案一字近刻訛在墠字上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箋曰郭景純云墠音墠案今道元引郭注云墠一音暖足正世本之誤一墠二字當倒互鯀化羽淵而復在此然已變怪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涓陽水下同案朱趙同涓水又東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于庖長而有賢德官本曰案長而近刻訛作而長案朱訛趙乙刊誤曰而長二字當倒互殷以爲尹曰伊尹也

又東北過新城縣南

馬懷橋長水出新城西山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宗均碑南官本曰案宗近刻訛作宋案朱趙作宋均字文平縣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東流入于伊又有明水孫校曰見山海經出梁縣西狼皐山官本曰案近刻作狼睪山案朱作睪趙改皐下同俗謂之石澗水也西北流逕楊亮壘南西北合康水水亦出狼皐山東北流逕范塢北朱趙不重水字與明水合官本曰案近刻此下衍北汶二字案朱同趙改北汶無又字刊誤曰箋曰孫云汶字疑誤案孫云當作北注又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經曰放皐之山朱箋曰舊本作放睪郭景純注山海經放皐山云放或作効又作牧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與大戟水會水出梁縣西朱趙水在西下朱梁作渠箋曰一作梁趙改梁有二源北水出廣成澤西南逕楊志塢北朱作出廣城西南逕楊志塢北趙改同官本刊誤曰城當作成廣成下落澤字西南二字重文宜衍與南水合水源南出廣成澤西流逕陸渾縣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西流陸渾案朱無逕縣南三字趙增刊誤曰西流下落逕字陸渾下落縣南二字孫潛校增河南十二縣境簿曰官本曰案近刻脫境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境字後同廣成澤在新城縣界黃阜西北流屈而東逕楊志塢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楊志塢落志字又北屈逕其塢東又逕塢北同注老倒澗俗謂之老倒澗水西流入于伊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其水又東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逕當階城西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又逕西北當階城西案朱訛趙乙刊誤曰逕字當移在西北之下又朱趙北上並有西字大狂水入焉孫校曰狂枉也水獨西流失其性故爲枉星衍說水東出陽城

縣之大砦山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大苦口案朱趙作砦口孫校曰寰宇記引作大苦又作大砦大山
海經曰大砦之山多㻬琈之玉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趙有注于
伊水四字刊誤曰西南流下落注下伊水四字山海經校補其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
大疾可以已腫狂水又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楚
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者也左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
倚薄之山南逕黃城朱箋曰舊本作城黃西又南逕綸氏縣故城東官本
曰案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綸氏下落縣字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朱作
東箋曰宋本作西趙改西八風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綸氏縣
故城西官本曰案近刻脫縣故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綸氏下落縣故二字西南流入于狂
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三源官本曰案三近刻訛作二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二當作三下云故世有三交之名也可證各導一溪竝出山南流合舍官本曰案此四

字近刻訛作南合流三字案朱趙不誤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竝出山南合流衍一舍字案非也於文竝出山句南流
合舍句宋本之安不待言故世有三交之名也趙釋曰一清案寰宇記潁陽縣下引水經注云三交
水石上菖蒲一寸九節爲藥最妙服久化仙枝勘云案水經洛水注有三交水不見石菖蒲事恐近世水經本有脫遺耳
石上菖蒲一寸九節爲藥最妙服久化仙官本曰案近刻脫此十六字案朱脫
趙無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逕缶高山北西南與湮
水合水出東北湮谷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又屈逕其亭南
其水又西南逕湮陽亭東蓋藉水以名亭也又東南流入于
狂狂水又西逕湮陽城南又西逕當階城南而西流注于伊
伊水又北土朱作上箋曰古本上溝一作土溝趙改土溝水出玄望山西官本曰案山西
近刻訛作西山案朱同箋曰一作山西趙改山西東逕玄望山南又東逕新城縣故
城北東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板橋水入焉水出西山東流

入于伊水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流逕郟垂亭南
朱箋曰郟音洽春秋左傳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郟垂老也
服虔曰郟垂在高都南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郟垂
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基
存焉官本曰案近刻作猶在案朱趙同朱箋曰一本有焉字京相璠曰舊說言郟垂在
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疏遠未足以證無如虔
說之指密矣官本曰案如虔近刻訛作知羣案朱趙不誤其水又東注于伊水伊
水又北逕高都城東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
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者也又
來儒之水官本曰案儒近刻作需案朱趙作需下同孫校曰見山海經出于半石之山西
南流逕斌輪城北西歷艾澗朱趙艾並作芰朱箋曰一作艾澗以其水西流

官本曰案水字近刻訛在以其上案朱趙同又謂之小狂水也孫校曰釋狂水眞足啟予鄙君可人
其水又西南逕大石嶺南鬪山圖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
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于山
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山虎超乘輿孫
禮拔劍投虎于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
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
元詣洛陽山請雨總盡除小祀惟存大石祠祈之七日大雨
卽是山也來儒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
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
又東北過伊闕中
伊水逕前亭西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三十二年案朱同箋曰

三十二年左傳作二十二年趙改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官本曰案詭近刻訛作跪案朱作跪箋曰左傳跪作詭趙改詭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爲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官本曰案近刻作焉案朱趙作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趙作曰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竝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蓋記水之漲減也官本曰案減近刻訛作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滅當作減右壁又有石銘云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壁之石當作右元康五年官本曰案元康近刻訛作永康案朱趙作永趙釋曰一淸案晉惠帝永康紀元僅一年卽改元爲永寧此當是元康之誤耳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石文尚存也

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

伊水自闕東北流枝津右出焉官本曰案近刻枝訛作之案朱趙不誤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于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貧之官本曰案貧近刻訛作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食戰國策作貧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命于君矣官本曰案近刻脫命字案朱脫趙增西周遂下水卽是水之故渠也

孫校曰此在偃師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焉水積成湖北流注于洛今無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合伊水案朱作今伊水趙伊改無刊誤曰箋曰今當作合案今字不誤伊當作無

伊水又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建之後漢書郊祀志曰官本曰案近刻脫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上落後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陽城南七里爲圓壇趙作壝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案禮天子大裘而冕祭皞朱趙作昊朱箋曰一作皞天天上帝于此今衮冕也壇壝無復紫矣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廣志曰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廣志以上疑有脫落案無闕文也蓋其書體例如此不得以人魚事與上文義不屬疑之鯢魚聲如小兒嗁官本曰案近刻脫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小兒下爾雅釋魚註有嗁字史記正義同今補正有四足形如鮫鱧官本曰案近刻脫鮫字案朱趙無趙刊誤曰鱧謂鮫鱧也本草陶隱居云鮫鱧形似鼉而短小又似鯉魚有四足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此與沔水注中廬疎水之水虎頗相類道元又以人魚釋之詳見下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趙刊誤曰箋曰山海經厭染之水出傅山之陽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不云伊水豈古今相沿升厭染之水名伊水乎案厭染之水見洛水注朱氏只知人魚字出厭染之水而不悟伊水亦有馬腹之文也故其著朱作著其箋曰一作其著趙改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卽鯢魚也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孫校曰淮南子作廛水是此俗加水耳通志河南縣有穀城山瀍水所出金谷梓澤並在東北其古穀城在縣西北元和郡縣志河南縣本漢舊縣瀍水在縣西北六十里今驗水西從新安縣東入縣界又永寧縣漢澠池縣之西境穀陽山在縣西北五十五里地理志穀水出穀陽山同谿名同坑在縣東北三十六里縣北有替亭官本曰案替近刻訛作潛案朱趙作潛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澤北對原阜卽裴氏墓塋所在碑闕存焉其水歷澤

東南流朱作南趙改流刊誤曰下南字黃省曾本作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朁亭之處也官本曰案朁近刻訛作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舊亭當作朁亭郡國志穀城瀍水出劉昭補註引博物記曰出朁亭山漢志作朁亭師古曰朁音潛從水後人所加耳卽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

東與千金渠合

周書曰我卜瀍水西謂斯趙作是水也東南流水西南有帛仲理墓墓前有碑題云眞人帛君之表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晉永寧二年十一月立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

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瀍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

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東南注于洛瀍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朱箋曰山海經作南流注于洛西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地理志曰瀍水在新安縣東南入洛官本曰案近刻在作出南下衍東字 案朱趙同是爲密矣東北流歷函谷東坂東謂之八特坂官本曰案後穀水注內摯仲治三輔決錄至我卜瀍水東者是也原本及近刻並訛在此下又其上引山海經之文截取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九字重出于此今訂正 案朱下有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摯仲治三輔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穀瀍二水之交作五門客因舍以爲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校聖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尙有故居處斯則瀍水也卽周書所謂我卜瀍水東言水者是也九十字趙刪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九字刊誤曰九字衍文穀瀍趙作瀍穀言水者是也趙作言是水者也餘同

東南入于洛

孔安國曰瀍水出澠趙作黽下同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瀍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爲瀍水也竝未之詳耳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詳之耳 案朱趙同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瀍水按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瀍水蓋習俗之誤耳孫校曰證古至鄺君吾無間然又按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爲瀍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注于離山瀍水也又東南流共十一字係上下文訛舛致衍 案朱同趙止刪離山二字刊誤曰離山二字衍文歷郟山于穀城東而南流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流同二字 案朱衍趙刪流存同刊誤曰箋曰一作同流 案全氏曰流字重文宜衍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瀍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或以是水竝爲周公之所相卜也呂忱曰今河南死水官本曰案穀水注云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瀟 案朱死作使趙改刊誤曰使當作死卽死穀也見穀水篇孫校曰呂君云河南死水死古文伊字卽謂伊水耳鄺君求一水以當之非也疑其是此水也官本曰案是下近刻衍卽字 案朱趙有然意所未詳故竝書存之耳

水經注卷十五

水經注卷十六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穀水　甘水　漆水

滻水　沮水趙沮作澮又下有補洛水三字

穀水出宏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孫校曰通志永寧縣穀水所出元和郡縣志永寧縣漢澠池縣之西境穀陽山在縣西北五十里

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

其中多珚朱作珉箋曰山海經作珚御覽引作珚趙改珚玉今穀水出千崤東馬頭

山穀陽谷官本曰按千近刻訛作于　案朱趙作于東北流歷黽池川本中鄉地

也漢景帝中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字二訛作三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淸按漢志是景帝中二年

初城徙萬戶為縣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黽池縣下云景帝

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初下落城字為下落縣字因崤黽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

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黽或作彭穀水出處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出

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穀水下落出字孫潛校增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

續漢書曰赤眉從黽池自利陽南欲赴宜陽者也孫校曰元和郡縣志

東城在澠池縣西十二里西城在縣西四十里世謂之俱利城耆彥曰官本曰按彥近刻訛作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喭當作彥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

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馮異又破赤眉于是川矣故光武

璽書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官本曰按

近刻作隅　案朱趙作隅收之桑榆矣穀水又東逕土崤北趙刊誤曰箋曰孫云土字

疑誤蓋有東西二崤此或作西崤也按非也玉海云呂氏春秋九塞崤其一也左傳晉敗秦師于殽公羊傳云殽之嶔巖

穀梁傳云殽巖崟之下春秋正義曰俗呼為土殽石殽其阸道在兩殽之閒土字不誤所謂三崤也官本

曰按三近刻訛作二　案朱作二趙改三刊誤曰二當作三胡渭云河水篇云河之右則崤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崤山東

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北陵也又云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之水南導于千崤之山即所謂三崤

山也史記正義亦曰殽三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北史崔宏傳云三崤地險人多寇封指謂此也穀

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官本曰按南近

刻訛作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西當作南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穀水又東

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昔項羽西入秦坑降

卒二十萬于此國滅身亡宜矣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

累石為垣世謂之千秋城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千秋二字　案朱趙無潘岳西征

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雍谷

溪朱逕下有于字趙刪刊誤曰于字衍文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

稱矣穀水歷側官本曰按穀近刻訛作晉　案朱作晉趙改崤刊誤曰晉當作崤左與北川

水合水有二源竝導北山東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

穀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二

壁爭高斗聳相亂西瞻雙阜右望如砥朱作始低箋曰一本作如砥趙改如砥

穀水自門而東官本曰按門上近刻衍缺字　案朱趙有廣陽川水注之水出廣

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峰相亂穀水又逕白超

壘南官本曰按朱謀瑋云當作白起考元和志白超壘一名白超塢漢末黃巾賊起白超築此壘以自固朱氏說非

也　趙刊誤曰箋曰白超字誤當作白起按非也元和郡縣志云白超故城一名白超壘一名白超塢漢末黃巾賊起白

超築此以自固周書魏元傳除白超防主又隋韓擒虎當為白超防主見其碑文蓋南北阻兵常為戍鎮據此則非秦之

白起明矣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

大道左右有山夾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夾至　案朱作夾至箋曰宋本作陜至趙改陜至相

去百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缺

門東朱趙有一字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官本曰按治官近刻訛作治宮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宮當作治宮下水治之治亦誤作治魏晉之日引穀水爲水治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治　案朱訛趙改以經國用遺跡尚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有　案朱趙作有穀水又東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石默溪東北流入于穀

穀水又東宋水北流注于穀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毋邱興墓南官本曰按興下近刻衍盛字下同　案朱趙有盛字下同趙釋曰一清按魏書毋邱儉傳及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議張既表俱作毋邱興無盛字二碑存焉儉父也管輅別傳曰輅嘗隨軍西征過其墓而歎謂士友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銜朱作銜　箋曰銜魏志作銜　趙改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皁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逕毋邱興墓東又南逕函谷關西關高險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峽　案朱趙作峽路出廛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于新安即此處也昔郭丹西入關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皁澗水又東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爽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合桑爽之水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山經桑爽二字不相連屬此是善長誤證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官本曰按爽下近刻衍之字　案朱同箋曰山海經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桑爽不得相連趙刪之字世謂之紵麻澗趙釋曰一清按此句是善長所增加非山經原文下百荅水句同北流注于穀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四字　案朱衍趙刪說見下其中多碧綠官本曰按近刻脫綠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海經曰四字重文宜衍碧下落綠字今校補穀水又東澗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

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官本曰按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九字原本及近刻又見澗水注內誤之八特坂下係重出衍文　案朱同趙刪彼存此摯仲治三輔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作五門客因舍以爲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校里數不殊仲治所記亦會尚有故居處斯則澗水也即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言是水也官本曰按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在澗水注內上連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九字接八特坂下今改正移于此又澗水東下近刻衍言水二字　案朱趙竝在澗水注內朱末句作言水者是也趙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無言水二字按于文當作言是水者也孫潛校正自下通謂澗水爲穀水之兼稱焉官本曰按語下近刻衍之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謂之之字羨文故尚書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出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北縣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北縣二字當倒互又有淵水未知其源余考諸地記竝無淵水但淵澗字相似時有字錯爲淵也故闞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淵水是以知傳寫書誤字謬舛眞澄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趙有曰字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趙刊誤曰箋曰山海經作陂水按爾雅釋水云水自洛出爲波今本山海經陂字乃傳刻之誤世謂之百荅水官本曰按世近刻訛作也　案朱作也箋曰疑作世趙改世北流注于穀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西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西字重文宜衍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陰控引衆溪積以成川趙釋曰一清按八字亦是善長所增加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蓬山西十里趙有曰字廆山其陽多㻬趙作

琈之玉俞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

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趙釋曰一清按五臣注文選曰澡水經注作潸可見唐時官本原是潸字古隸潸作㵩形與喿似故潸澡互異耳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官本曰按檀近刻訛作擅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擅當作檀檀山見洛水注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官本曰按上所引不言南入當有脫文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戍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今川瀾北注澄映泥濫何得言枯涸也官本曰按上所引無枯涸之語當有脫文皆爲疏僻矣

東北過穀城縣北

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穀水又東逕穀城南不歷其北又東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逕字案朱趙有逕字趙下增河南王城西五字刊誤曰洛水注云枝瀆東北歷制鄉逕河南縣王城西又北入于穀又東逕下落河南王城西五字洛水枝流入焉今無水也

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

河南王城西北官本曰按近刻脫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河南下落王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四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七年案朱趙作七暴水流高三丈趙釋曰一清按魏書明帝太和四年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溢流晉宋五行志並同無七年暴水事下云太和五年于九龍渠上立千金堨修張王故績則四年伊洛暴水爲是此七年當因下晉泰始七年大水暴出而誤也胡朏明曰按曹魏明帝元魏孝文皆有太和年號明帝之太和終于六年故方輿紀要謂穀水入瀍經王城北自元魏時始瀍水出穀城山東南流至王城東北而南入洛周靈王壅穀使東注勢必與之合韋昭云穀在王城之北東入瀍是也其元魏所決者磧北之湖水耳澗瀍之合不自元魏始也此地下停趙作渟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穀水又逕

河南王城西北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案朱趙無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卜年定鼎朱卜訛十趙改刊誤曰十當作卜爲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爲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爲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于此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于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鬬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之穀洛鬬處俱爲非也余按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鬬毀王宮王將堨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兩水相格有似于鬬而毀王城西南也潁容朱趙有之字著春秋條例朱箋曰隋經籍志云漢公車徵士潁容著春秋釋例十卷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始知緣生行中造次入關經究故事與實違矣考王封周桓公于是爲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于鞏爲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秦滅周以爲三川郡趙釋曰全氏曰按秦本紀滅周在滅韓之後滅韓已置三川郡滅周以其地并入三川耳善長所言未覈及項羽封申陽爲河南王漢以爲河南郡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鄉案朱趙作鄉趙釋曰一清按漢書王莽傳曰分三輔爲六都尉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鄉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也是莽所改是官名非地名且莽方營建東都恢宏其制豈肯改郡曰鄉鄉字是鄉字之誤地理志作鄉字道元又引之其由來舊矣光武都洛陽以爲尹尹正

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東流逕乾朱箋曰一作軌祭
門北官本曰按王城北門曰乾祭門子朝之亂晉所開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晉未嘗開門是誤讀左傳而妄言之者東至千金堨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
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脩此堰
謂之千金堨積石爲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
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
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朱箋曰此有誤當云此水衡渠止其水趙依箋改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
云爾蓋魏明帝脩王張故績也官本曰按明近刻訛作文案朱趙同趙釋曰何氏曰亭林云文當作明全氏曰太和是明帝年號亭林之言是也王卽王梁張卽張純堨是都水使者陳協
所造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趙有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

文王欲脩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
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
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
日大水迸瀑官本曰按迸近刻訛作并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作迸瀑出常流上
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卽壞
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遏官本曰按近刻作今故爲今堨朱謀㙔云宋本作捐棄大功故爲今堨皆係後人臆改案朱同趙改從宋本更于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
誠得爲朱箋曰宋本作瀉趙改瀉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
由其卑下水得踰朱作輸箋曰宋本作踰趙改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
于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
轉于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

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
畢代龍渠卽九龍渠也趙釋曰全氏曰按五龍渠與九龍渠不同五龍渠卽千金渠若九龍渠作于魏明帝青龍三年是時崇華殿災郡國九龍見明帝因更營九龍殿引穀水爲九龍池而築渠以堰之善長誤矣後
張方入洛破千金堨永嘉初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
修之以利漕運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十一字案朱脫趙增破千金堨下更有京師水碓皆涸六字刊誤曰全氏云張方破堨何以反云公私賴之據晉書李矩傳補京師水碓皆涸永嘉初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之以利漕運二十七字公私賴之水積年趙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文渠堨頹毀石
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脩復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
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于河南城北石磧西更
開渠北出使首狐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孤立案朱訛趙改故溝東下因故易
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

渠堨新成未患于水是以不敢預脩通之若于後當復興功
者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
憑準之于文北引渠趙北上增穀水二字刊誤曰北上落穀水二字全氏校補東合舊瀆
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于水上官本曰按梁近刻訛作渠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渠當作梁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
治石巷水門除豎朱作堅箋曰宋本作豎趙改豎枋更爲函枋立作覆枋屋
前後辟級續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以爲殺矣到
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記當作訖下弁紀之紀是記字弁紀趙改記說見上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巷東西長七尺南北
龍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丈謂之皐門橋官本曰按皐近刻作睪下同案朱作睪趙改睪下同潘岳西征賦曰朱有又字趙刪刊誤曰又字羨文駐馬皐門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林馬峯門　案朱趙作林即此處也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
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
谷謂之金谷水官本曰按近刻脫谷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金谷水落谷字東南流逕
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趙有石季倫金谷詩
集敘曰余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爲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
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眾果竹柏藥草備具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蔽翳　案朱趙同朱箋曰此以上是金谷詩集敘文而宋本至今俱脫錯以第十七卷渭水又東過上邽縣注中渭水又
東至即洋水也北三百二十二字入此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此下宋本至今俱脫錯一清按此處失去一葉無從補正
中尉雖引季倫詩敘以補其缺輙而與下西北角之文終不屬也金谷敘爲善長所裁取已非其舊故不錄金谷
水又東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逕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陽
城西北角築之官本曰按近刻脫金谷水至此句洛陽城止共二十六字　案朱趙無謂之金

墉城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魏文帝三字係衍文　案朱趙有起層樓于東北隅趙釋曰寰宇記
西京洛陽縣下云金墉城在故城西北角魏明帝所築也洛陽地圖云金墉城內有百尺樓一清按西北角之上當是敘
洛陽故城今本失之又城爲明帝築則層樓不應云文帝起也蓋亦明帝之誤文晉宮閣名曰金墉
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木爲榭故白樓矣官本曰按白近刻訛作曰　案朱趙
作曰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于此構宵榭于故臺所謂臺以
停停也南曰乾光門夾建兩觀觀下列朱桁于塹以爲御路
東曰含春門北有遑門官本曰按遑近刻訛作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退門當作遑門城
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臺置一鐘以和漏鼓西北連
廡函蔭官本曰按近刻脫函字　案朱西誤函廡下脫函字趙刊誤曰函北當作西北連廡下落函字孫潛校正
墉比廣榭官本曰按比近刻訛作北　案朱趙作北炎夏之日高視常以避暑官本
曰按朱謀㙔云高視當作高歡考道元以孝昌中死高貴黃之亂安得及神武時事魏書高祖紀常幸洛陽視乃祖字之

訛　案朱作視趙改祖刊誤曰箋曰視字誤當作高歡按非也何焯云道元卒于孝昌二年不及神武時全氏曰當作高
祖即後魏孝文帝也爲綠水池一所在金墉者也穀水逕洛陽小城北
因阿舊城憑結金墉故向城也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
城永嘉之亂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　案朱趙增刊誤曰永嘉下落之字結以爲壘號洛
陽壘官本曰按號下近刻有曰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曰字衍文名勝志校故洛陽記曰陵雲
臺西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壘者也又東歷大夏門下官本曰按
北城之西頭曰大廈門夏廈通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
魏明帝造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陽山官本曰按明帝近刻
訛作文帝下同　案朱趙作文下同餘基尚存孫盛魏春秋曰景初元年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黃初元年　案朱趙作黃明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
石英及五色大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于芳林園樹

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官本曰按時近刻訛作是　案
朱趙作是帝躬自掘土率羣臣三公已下莫不展力趙釋曰全氏按孫盛之
記事疏矣此乃明帝景初元年之事楊阜高堂隆交章爭之者也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
陽記曰九江直作圓水水中作圓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
東京賦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東京二字　案朱趙無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
水秋蘭被涯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崖　案朱趙作崖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
復髣髴矣趙刊誤曰箋曰謝云詳上文當作九江或作溪谷按何焯云江可該九不煩增改穀水又
東官本曰按穀近刻訛作渠　案朱趙作渠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趙刊誤曰疏亦
作蔬二字通用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緇石爲口官本曰按
緇近刻訛作錙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錙當作緇㶟水注云是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蓋黑石也趙釋曰一清按北堂書
鈔引注作鑕石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瑤華宮南官本曰按

近刻脱遲字增刊誤曰又下落遲字案朱脱趙歷景陽山北山有都亭官本曰按有近刻訛
作在案朱趙作在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
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
崎嶇巖嶂峻險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官本曰按
阿近刻訛作耶案朱作耶箋曰疑作阿閣趙改阿作出入虹陛望之狀鳧沒朱箋曰古本作鳥沒
一作鳥沒吳本改作梟沒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皐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罩案朱趙作罩傾
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于層石繡薄叢于泉
側微飈暫拂則芳溢于六空實為神居矣官本曰按實近刻訛作入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入當作實其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九花叢朱謀㙔云當作九華殿考臺以皇初七年築臺殿原屬一地案朱作九花叢趙改九華臺刊誤曰箋
曰九花叢當作九華殿洛陽宮殿簿有明光殿式乾殿九華殿蔬圃殿而魏志曰青龍三年還洛陽復崇華殿改名九龍

殿按非也程大昌演繁露云水逕洛陽天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樓字亦誤據魏書黃初七年三月築九華臺今校正
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于其上池南直魏文帝
茅茨堂官本曰按直近刻訛作置朱訛趙改刊誤曰置當作直[illegible]蔽文帝茨碑是黃初
中所立也趙釋曰羊氏衒之洛陽伽藍記曰華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
作苗茨堂永安中莊帝馬射于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帝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
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衒之時為奉朝請因郎釋曰以蒿覆之故曰苗茨何誤之有眾咸稱善以為得
其旨歸陳氏耀文天中記曰衒之魏人親釋苗茨之義道元謂黃初所立誤矣一清按天淵池黃初五年所穿九華臺黃
初七年所築或茅茨堂亦丕所建特其碑是叡所立未可知也又李同軌以公幹仲宣羽翼明帝亦未是劉王皆丕客至
叡時二人之骨朽久矣其水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故平
望觀也魏明帝常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恒幸觀聽之
以太和三年更從今名朱箋曰唐六典云都官者本漢置司隸校尉屬官掌諸奴男女男子人於

罪隸女子入於春饎之事都官郎中掌配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競雪寃觀西北接華林
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
學酒酣命甄后出拜官本曰按出拜近刻訛作拜坐案朱趙同坐者咸伏惟劉
楨平視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平仰觀之案朱趙同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
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朱作閥趙改作觀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拒
坐磨石不動官本曰按拒坐未詳近刻作拒坐朱謀㙔云一作匡坐案朱趙作摳坐箋刊誤曰箋曰一作
匡坐案摳坐摳衣而坐作徒磨石故其坐若此若匡坐則正坐也何以磨石太祖曰此非劉楨也
趙刊誤曰箋曰也當作邪按閻若璩云唐韻正古也與邪通用晉書魏舒傳有主人婦夜產俄聞有車馬之音相問曰男
也女也今注中多以邪為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炳五
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貞正
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池水又東流入洛陽

縣之南池官本曰按入近刻訛作于案朱趙作于池即故翟泉也南北百一十
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洛陽太倉
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
泉始盟城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
墓地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
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即東
宮街也于洛陽為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戶侯大
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
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
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其可
盡言乎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帝居平陽陸機洛陽記曰官本

曰按近刻脱陽字曰字　案朱脱趙增刊誤曰箋　步廣里在
曰脱一陽字按記下又脱一曰字黃省曾本校
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于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
裴司空彥季脩晉與地圖作春秋趙有上字地名亦言今太倉西
南池水名翟泉官本曰按池近刻訛作地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池　案又曰舊說言
翟泉本自在洛陽北蒦宏城成周乃繞之官本曰按近刻脱城字　案朱無城
字趙成改城　杜預因其一證謂必是翟泉官本曰按近刻脱謂字　案朱脱趙增又上五
翟字朱作狄趙改刊誤曰必是上落謂字狄泉當依傳文作翟泉　而郎實非也後遂爲東宮
池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出聞蝦蟇聲問人爲是官蝦蟇
私蝦蟇侍臣賈允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蟇在私地爲私蝦蟇
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蟇當貴昔晉朝收愍
懷太子于後池卽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觀憑

城結構不更增墉官本曰按增近刻訛作層朱訛趙改刊誤曰層當作增　案左右夾列
步廊參差翼跂南望天淵池北矚宣武場竹林七賢論曰王
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場上爲欄苞虎牙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阱
案朱趙作阱　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
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顚仆戎亭
然不動帝于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場西故賈充宅地
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官本曰按北城之東頭曰廣莫門　漢之穀門也北對
芒阜官本曰按芒邙古字通用　趙刊誤曰箋曰當作邙阜卽北邙也按北邙之邙亦作芒晉太安二年成都王穎
自鄴舉兵內向帝軍于芒山以拒之是也下芒壟北芒並如字　連嶺脩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垣　案朱訛趙
改刊誤曰垣當作亙黃省曾本校　苞總眾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壟也
官本曰按壟近刻訛作龍　案朱訛趙改　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臺見孟津

侍中辛毗諫曰若九河溢涌洪水爲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
帝乃止穀水又東屈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出屋南宋本南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屋爲屈刊
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屈而逕建春門按南字不誤蓋穀水東出折而南流也　逕建春門石橋下官本
曰按東城之北頭曰建春門　卽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
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二門官本曰按
二近刻訛作一　案朱訛趙改　每門候一人官本曰按近刻脱每門二字　案朱趙無　六百石朱箋
曰後漢志洛陽十二門每門候一人漢官儀云十二門皆有亭　東觀漢記曰郅惲爲上東門
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間識面惲
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亦袁本初挂節處也
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云朱右作石趙改刊誤曰石當作右　陽嘉四年
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

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
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路博流通萬里云
云河南尹邳崇隗趙釋曰一清按河南尹官也邳郡望也崇隗人姓名也漢志魯國薛縣下云夏車正
奚仲所國後遷于邳又東海郡下邳縣臣瓚云有上邳故曰下邳也王子侯表呂后三年封楚元王子郢客爲上邳侯郎
薛也續志註云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此單稱邳銘勒于陽嘉年其爲下邳無疑也　丞渤海重合
雙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蔭史趙興將作吏睢陽申翔道
橋掾成皐朱趙作睪　皐國洛陽令江雙丞平陽降監掾朱作椽趙改刊誤曰
椽當作掾　王騰之主石作右北平朱右作左趙改刊誤曰左當作右　山仲三月起
作八月畢成其水依柱又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官本曰按又近
刻訛作文　案朱趙作文　昔陸機爲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官本曰按北近刻訛
作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當作北　水南卽馬市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　舊洛

陽有三市斯其一也朱箋曰陸機洛陽記云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二曰馬市在城東三曰羊市在城南亦稽叔夜爲司馬昭所害處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亦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稽叔夜上名勝志引此文有亦字北則白社故里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昔孫子荆會董威輦于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爲榮故有威輦圖朱箋曰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勸之仕京以詩荅之遂遁去又東逕馬市石橋橋南有二石柱竝無文刻也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爲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以通漕官本日按以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刊誤日而御覽引此文作以洛中公私穰贍官本日按近刻訛作懷贍案朱作懷贍趙改穰贍刊誤日懷全氏校改穰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按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孫校日陽渠在今偃師境內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于洛邑城隍偪狹卑陋之所耳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廣之以封不韋以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亦謂之九曲瀆河南十二縣境簿云官本曰按河上近刻衍故字復脫境字案朱衍脫趙刪增刊誤曰故字衍文縣下落境字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按傅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狼朱作良箋曰舊本作狼趙改狼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是以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岑又言遙遙九曲間裴徊欲何之者也陽渠水南暨閶闔門官本曰按西城之北頭曰閶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宮記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于戌故以丹鏤之太和遷都徙門南側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中有碑碑側法子丹碑作龍矩勢官本曰按

書中曰雲矩曰蝌矩曰龍矩凡屢見朱謀㙔云當作龍距非也案朱箋曰疑當作龍距猶虁跌也趙依改龍距于今作則佳方古猶劣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右官本曰按宮城西門曰千秋門案趙右改古下屬刊誤曰右當作古宮門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渠務窮朱箋曰疑脫幽字趙增幽字隱發石視之曾無毀壞朱曾作嘗趙改刊誤曰嘗全氏校改曾又石工細密非今之所擬亦奇爲精至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門朱作亦箋曰疑作二門趙改門衡栿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皆刻朱作皆列箋曰初學記引此作皆刻趙改皆刻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官本曰按此乃宮城正南門下云改雉門爲閶闔門是也與前後所言閶闔門同名異地案禮王有五門謂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荆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爲勝宜官北宮牓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周官太宰以正月懸治法于象魏廣雅曰闕謂之象魏風俗通曰魯昭公設兩觀于門是謂之闕從門歎朱趙作厥聲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漢官典

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郎斯闕也白虎通曰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今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雖不如禮猶象而魏之官本曰按而字近刻訛在下句上字之下案朱趙不誤刊誤曰箋曰孫云此當作猶象魏之上而加復思以易觀矣按困學紀聞云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楊慎曰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其不見笑也幾希是注象而魏之句本古法非誤文上加復思以易觀矣廣雅曰復思謂之屏釋名曰屏自障屏也罘思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官本曰按近刻請訛作言　案朱訛趙改復重思之也漢末兵起壞園陵罘思曰無使民復思漢也故鹽鐵論曰垣闕罘思言樹屏隅角所架也潁容又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故謂之闕矣今閶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朱趙有也字昔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訊湯有總街之誹武王有靈臺之復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備也渠水又枝分夾路南出逕太尉司徒兩坊間官本曰按出字近刻訛在逕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出二字當倒互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朱箋曰獸古本作獵吳改作獸于閶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官本曰按脊近刻訛作郎　案朱趙作郎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趙釋曰一清按魏書藝術傳永寧寺九層浮圖郭安興爲匠浮圖下基方朱趙有一字十四丈自金露槃朱趙作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

都七級趙釋曰一清按七級浮圖在代都是元魏所刱九層在前七級在後何云取法耶而又高廣之朱箋曰洛陽伽藍記云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法信之徵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帀皆垂金鐸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剎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國趙作域有爵離浮圖趙刊誤曰箋曰爵一作鬱按非也爵離寺見河水注引釋氏西域記其高與此相狀東都西域俱爲莊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官本曰按土近刻作地　案朱趙作地地壁悉纍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難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犢信矣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居無復遺墉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廟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禮廟及路寢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惟祧廟則無官本曰按則近刻訛作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別當作則後代通爲一廟列正室于下無復燕寢之制禮天子建國左廟右社以石爲主祭則希冕今多王公攝事王者不親拜焉咸寧元年官本曰按寧近刻訛作陵　案朱訛趙改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王東渡魏社代昌矣趙刊誤曰箋曰王一作皇魏一作晉按非也道元生于拓跋朝是時魏都洛陽記此正以表晉衰魏興之兆安得云晉社代昌乎元王字亦不作皇例以稱劉裕爲劉武王知之耳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既淪故處亦褫惟壞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官本曰按經近刻訛作徑　案朱訛趙改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

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翟泉北今無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似是人功而不類于泉陂是驗非之一證也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泉源既塞明無故處是驗非之二證也杜預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于洛陽不得爲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稽之地說事幾明矣不得爲翟泉也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出東陽門石橋下官本曰按出東近刻訛作東出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方輿紀要雒陽城正東曰東中門魏晉以後曰東陽門東出二字當倒互注陽渠穀水自閶闔門而南逕土山東官本曰按此閶闔門乃上西門也近刻訛作逕閶闔門下落門字而南下落逕字黃省曾本校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自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漢大將軍梁冀所築土爲山植木成苑官本曰按木近刻訛作林　案朱趙作林張璠漢記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積金玉採捕禽獸以充其中有人殺苑兎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南出逕西陽門官本曰按正西曰西陽門舊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官本曰按邪近刻訛作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卯當作邪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南逕白馬寺東昔漢明帝官本曰按昔近刻訛作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是孫潛校改昔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此榆欓朱箋曰榆欓未詳考之袁宏漢紀及牟子俱不言其事唯吳越春秋嘗有廿密九欓文罰七枚之文解者以爲欓與箟通而齊民要術云榆十五年後中爲車轂及蒲萄箟知以榆木爲箟遠致蒲萄也箟箟欓三字互通則榆欓乃以榆木爲經函耳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

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偉之奇珍華嶠後漢書曰朱無後字趙增刊誤曰隋志後漢書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殘缺晉少府卿華嶠撰漢書上校增後字靈帝于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帀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古人以良金鑄其象官本曰按近刻作形　案朱同趙改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幷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今于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秀疑即平樂觀也又言皇女稚朱作雅箋曰當作稚趙改稚殤埋于臺側故復名之曰皇女臺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銷爲金用銅馬徙于建始殿東階下胡軍喪亂此象遂淪穀水又南逕西明門官本曰按西城南頭曰西明門近刻訛作西門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方輿紀要其南一門曰廣陽門亦曰西陽門後魏主宏改曰西明門上門字誤當作明故廣陽門也門左枝渠東派入城逕太朱作木箋曰一作太趙改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于靑陽門右下注陽渠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官本曰按南城西頭曰津陽門故津門也官本曰按近刻津下衍陽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方輿紀要又西曰津門以洛水從此而入城魏晉以後曰津陽門昔洛水泛洪漂害者衆官本曰按近刻漂下衍落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落字衍文何焯校津陽城門校尉官本曰按近刻脫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校下落尉字何焯校補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陳宣止之曰王尊臣也官本曰按近刻宣訛作宜尊訛作遵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陳宣當作陳宣賓字記引後漢書曰建武十年洛水泛漲諫議大夫陳宣云云是也 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官本曰按南城西頭次門曰宣陽門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于此對閶闔門南直洛水浮桁故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夫洛陽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實爲神也官本曰按此語有舛誤門左即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洛陽南宮官本曰按洛近刻訛作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括地志洛陽故城內有南宮北宮南陽字誤當作洛陽故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謻臺趙釋曰一清按說文云周景王作謻臺尺氏切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官本曰按邪近刻訛作依 案朱訛趙改注云謻門冰室門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皆屈曲邪行依城池

爲道故說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謻門即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周禮有冰人曰在北陸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冰室舊在宣陽門內故得是名門既擁塞冰室又罷穀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于此臺得鼮鼠于臺上朱鼮作走箋曰走鼠當作鼮鼠竇氏家傳云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僚遊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唯攸對曰此名鼮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匹趙改鼮亦諫議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趙釋曰一清按三輔決錄注云名頡以清正官本曰按朱謀㙔云此下疑脫爲郡功曹四字 朱箋曰此下疑脫爲郡功曹四字三輔決錄云第九頡字子陵以清正爲郡功曹趙補四字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廬江朱孟孫校曰朱下依後漢書注增廷字興等皆倫故孝廉功曹官本曰按近刻脫皆倫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上落皆倫二字全氏校補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永建中卒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官本曰按正南門曰平昌門故平門也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于其下爲辟廱也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官本曰按南城東頭曰開陽門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漢官曰官本曰按漢官下朱謀㙔云宋本有儀字 趙刊誤曰箋曰漢官下宋本有一儀字按何焯云不當有儀字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官儀一卷後漢軍謀校尉汝南應劭仲遠撰按唐志有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今惟存此一卷載三公官名及名姓州里而已其全書亡矣道元及見舊籍故宜無舛而猥云宋本此所以不免爲闕百詩滿定遠所詬也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趙無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良是遂堅縛之官本曰按縛近刻訛作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堅當作豎按何焯云堅字不誤傳當作縛刻

記上落因字以後漢書註文選註參校因朱脫趙補說見上刻記年月日以名焉何湯字仲弓官本曰按此五字近刻訛作湯仲弓三字 案朱趙無字字朱箋曰謝承漢書曰何湯字仲弓受學於桓榮爲高弟嘗爲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內朝廷嘉之又東逕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右學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左學下落右學二字以禮記王制校補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趙作曰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于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官本曰按熹近刻訛作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嘉平當作熹平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官本曰按近刻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八字又磾訛作彈馴訛作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漢書光祿大夫馬日磾按後漢書蔡邕傳云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朱氏所引何疏謬也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輛朱趙作兩塡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于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朱作有箋曰當作又趙改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孫校曰謂許氏不本古文之說起於善長然可謂不達六書矣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無會劇者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劇務按黃省曾本無作無言于劇務則無會也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仁朱作什箋曰初學記引此作傅宏仁趙改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朱箋曰脫一字趙增起字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朱作隸箋曰初學記隸作餘趙改餘餘同今書證知隸自朱箋曰一作字出古非始于秦孫校曰此必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鄺君小學最疏故取此委巷之說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于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官本曰按十近刻訛作千　案朱訛趙改廣三十丈魏明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文帝　案朱趙作文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趙釋曰隸釋石經殘碑曰水經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又隸續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經于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尙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勻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爲謬論一淸按景伯據水經之事實辨後漢書隋志之牴牾定一字爲漢刻三字爲魏碑其言簡而核他說紛紜不足錄也吾杭杭編修世駿撰石經考異荅萃羣籍足補亭林顧氏之缺四明全庶常祖望更增廣之搜剔益無遺漏石經之陳迹一旦顯于千百年之後也又按酈氏之言亦非也據陳壽三國志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春二月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刊石立于廟門之外不云于太學也搜神記乃云詔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裴世期曰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尙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不然蓋以搜神記所云爲非也蓋石經立于太學典論自在廟門之外道元以晉移爲魏立恐不如世期目覩耳聞之較實也又三少帝紀注引搜神記以典論爲魏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萬世至齊王紹位之初西域獻火浣布子桓夙謂不然于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酈云文帝刊附亦誤也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高堂谿等名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作堂谿典此文誤也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

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官本曰按元近刻訛作八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閻若璩云陽嘉止四年八是元字之誤盍作畢卽立碑也下九年亦當是元年碑文云建武二
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
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官本曰按近刻作字在工字下 案朱趙同陽嘉
元年八月作畢官本曰按元近刻訛作九 案朱訛趙改說見上碑南面刻頌表裏
鏤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雝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
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趙刊誤曰
箋曰當作存毀幾半按存半毀幾言所存者如此而毀者凡幾也朱氏以意妄改所未安矣駕言永久諒
用憮焉考古有三雝之文今靈臺太學竝無辟雝處昔永嘉
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穀水于城東南**
隅枝分北注逕青陽門東官本曰按東城南頭曰青陽門 案朱作清趙改青刊誤曰清當作

青故清明門也亦曰稅門朱趙有也字亦曰芒門**又北逕東陽門**
東官本曰按正東門曰東陽門故中東門也**又北逕故太倉西**洛陽地記
日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卽是處也**又北入洛**
陽溝穀水又東左迆為池又東右出為方湖東西朱趙有一字**百**
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東南轉屈**
而東注謂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穀水又東注鴻池陂**
孫校曰在偃師百官志曰鴻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丞一人二
百石**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東西**
橫塘水溜徑通官本曰按徑近刻訛作逕 案朱趙作逕故李尤鴻池陂銘曰鴻
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源東注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水朱謀㙔云舊本作又 案朱作水箋
曰開水東注舊本作開又東注玉海引此亦作開又其誤久矣按藝文類聚張載鴻池陂銘曰開源東注出自城池蓋本

李語也趙改源出自城池也**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
王穎朱無穎字箋曰宋本有穎字趙增使吳人陸機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輕
進為洛軍所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為治軍所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當作洛處當作乘名勝志引此文校正大敗于鹿苑人相登躡死于壍中及七里澗澗為之滿
卽是澗也澗有石梁卽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知
楊氏榮不保終思欲遯跡林鄉隱淪妄死官本曰按妄近刻訛作忘 趙刊誤
曰箋曰宋本作忘死按非也妄死謂詐死耳字不誤楊駿埋之于此橋之東駿後尋亡
矣搜神記曰大康末京洛始為折楊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辭
駿後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官本曰按楊下近刻衍為字 案朱趙有凡是
數橋皆壘石為之亦高壯矣制作甚佳雖以時往損功而不
廢行旅朱超石與兄書云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

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奇制作三字係衍文 案朱趙有趙刊誤曰
箋曰奇制作未詳玉海引此注無此三字按奇制作謂橋之制作甚奇卽上制作甚佳之意豈可以玉海所引無之而遂
疑之題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
四月末止此橋經破落復更修補今無復文字**陽渠水又東**
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官本曰按穀水自閶闔門而南以下竝陽渠水原本及近刻獨
此處及下逕亳殷忽兩稱陽渠後復稱穀水考其地相比次非有錯紊而稱名參差或後人臆改使然今姑仍之 趙刊
誤曰箋曰逕當作經按前後注文俱作逕此等實為辭費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
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向官本曰按近刻作東面 案朱趙作面門有
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胷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
經頹毀猶高丈餘闕西卽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剝缺不
復可識于安仰澄芬于萬古讚清徽于廟像文字趙釋曰一清按朱氏

謀寧箋曰文字下有脫誤當是載字謂成公子安集中有鄺生劾碑文也未知然否姑存之厥集矣陽渠水又東逕亳殷南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陽渠下落水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爲非以爲帝嚳都矣晉太康記地道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晉太康地理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太康下落記字地理記當作地道記兼引二書故曰並言也並言田橫死于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按司馬彪郡國志以爲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焉卽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陸詩敍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朱若作右箋曰異苑作左右若有民居無者字趙改若加有字因往逗朱作退箋曰宋本作逗異苑作投趙改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朱箋曰異苑作抗前致一辯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前至一辯文案朱趙同機朱箋曰異苑有乃字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朱無二字趙增刊誤曰稅駕下黃省曾本有逆旅二字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冢墓官本曰按止近刻訛作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孫潛校改止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朱趙有昏字又朱箋曰異苑衍昏字靄雲攢木蔽日朱趙無木字朱箋曰異苑有木字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朱箋曰異苑無前主一辯文機六字餘文並同其譌脫者依異苑補之此山卽祝雞翁之故居也搜神記曰祝雞翁者官本曰按近刻脫祝字案朱脫趙增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去矣趙釋曰全氏曰此下不敘陽渠水入穀之處疑有脫文且原流分合多有錯誤無從攷止一清按洛水篇經云又東至偃師城南注云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則陽渠水于偃師城南出穀入洛寰宇記引輿地志云洛陽城外四面有陽渠水卽周公所置也上源注函谷東流注城西北角仍分流繞城至建春門外合流又折而東注于池是也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曰帝嚳作都于亳偃師是也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孫校曰今地理志作師成也穀水又東流注于洛水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穀水有二道一在洛陽城北自皐門橋屈南逕建春門下蓋卽王梁之所引道元所謂舊瀆者也一在洛陽城南自閶闔門屈東歷開陽門又東逕偃師城南又東注于洛卽張純所穿此皆周靈王壅穀洛後歷代遞遷之水道非禹迹也

甘水出宏農宜陽縣鹿蹏山

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水之所導發于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所爲甘掌焉官本曰按掌近刻訛作棠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甘棠黃省曾本作甘掌如華掌鶯掌之類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壽安縣下本漢宜陽縣地後魏分新安置甘掌縣是也

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

甘水發源東北流北屈逕一故城東在非山上世謂之石城也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夷汧而平官本曰按夷汧近刻訛作夢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夢汁疑作廣闕按全氏云先司空本是夷汧二字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指謂是城也余按甘水東朱趙有一字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卽故甘城也爲王子帶之故邑矣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稱焉趙釋曰全氏曰按王子帶稱太叔死後稱甘昭公不稱昭叔甘水又與非山水會孫校曰非山卽鹿蹏山水出非山東谷東流入于甘水甘水又于河南城西北入洛經言縣南非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故字案朱趙有京相璠曰今河南縣西南官本曰按近刻重河南二字脫西南二字案朱同趙增說見下有甘水趙刊誤曰河南縣下落西南二字郡國志河南尹河南縣有甘城劉昭補註曰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卽此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杜元凱謂之甘泉北入洛斯得之矣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孫校曰杜陽今麟游屬鳳翔漆縣故城在縣西杜陽故城卽今治東北入于渭

山海經曰揄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尚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官本曰按近刻過訛作迴河訛作洛 案朱同趙改洛不改迴刊誤曰箋曰克家云東迴史記作東過按尚書本作東過不獨史記也且道元注例用迴字以別于經文之過入于洛當从經文作入于河蓋渭水至華陰入河而洛水則至華陰入渭今云渭入洛其舛甚矣朱氏顧遺其大而摘其細何也黃省曾本原作河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矣官本曰按今書傳作二水名 案朱趙作二水名無矣字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當作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漆沮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依經文當作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愼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朱作西有柴縣箋曰宋本作在長安西南鄠縣趙依改漆沮皆南注官本曰按近刻脫漆沮南三字 案朱趙無酆鄗水北注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渭字 案朱趙有開山圖曰麗山西北有溫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地朱訛埠云吳本改作池考永樂大典內已作溫池非吳氏改也 案朱趙作池朱箋曰古本作地吳本改作池然三秦記及漢武故事並云驪山湯泉又稱溫泉不言溫池也孫校曰開山圖之說符于山海經溫池西南八十里岐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按岐川字亦誤當作岐山見渭水注孫校曰此岐山當在岐鄠縣故潘岳亦云漆在鄠也在杜陽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在杜陵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杜陵當作杜陽埤宋本作北字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朱趙漆渠作柒渠趙刊誤曰箋曰當作漆按古字通用不必改也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在漆縣西官本曰按在近刻訛作出 案朱趙作出

闞駰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官本曰按近刻脫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北下落至字詩地理攷引此文校增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朱作柒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孫校曰西疑非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牙按黃省曾本作互古文互字若作牙音其義乖矣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趙釋曰王應麟詩地理攷曰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闞駰十三州記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水出北地入洛漆水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沮水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流而書言渭水會灃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灃水涇水之下流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沮自是二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沮漆卽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程氏大昌雍錄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言洛卽漆沮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出北歸縣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遲鄜坊同之三州乃始入渭孔安國輩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也漢懷德同州衙縣也所謂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則遂混爲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懷德入渭之水以爲洛水而曰洛卽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洛之得名不知起自何世秦用鄭國鑿谷口渠已曰鑿涇注洛則洛久出秦前矣若其立洛名而蓋掩漆沮則難究其始也一淸按程文簡公辨洛漆沮三水甚詳足破羣疑其云洛之得名不知何始周禮雍州浸曰渭洛具載職方豈所論于嬴氏之朝乎又北歸縣是地理志北地郡歸德縣之誤

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

地理志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

西南莽谷東北流注滻水孫校曰滻水出藍谷則今所稱藍水是也莽谷水卽輞川矣酈故以長水爲滻水也非滻水又北歷藍田川北流注于霸水地理志曰滻水北至霸朱趙作滻下同陵入霸水趙釋曰全氏曰漢志京兆尹南陵縣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師古曰沂音先歷反按酈注首尾再引班志似是沂水之卽滻水也但不知何以誤滻爲沂而沂又何以有涅音也一淸按此是今本漢書傳刻之訛宏農郡析縣師古音先歷反沂與析字形相近先歷之音于析則是而沂則非也行閒斷爛何人塡補致斯巨繆若師古不應如是之貿貿也沂水字亦作涅見渭水注霸陵縣可知本字不誤而其音則非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趙沮改滻下同釋曰一淸按古本水經滻水今俗誤作沮史記索隱曰沮水地理志無文而水經以滻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入洛說文滻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从水虘聲側加切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从水且聲子余切今北地之滻與漢中之沮更無分別觀小司馬所引猶見唐時水經之善與許氏字說合也

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入洛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出鐵縣西東入洛　案朱趙同

趙釋曰一淸按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東西入洛不云識縣也識縣之名不見漢志東西之文又互相異酈氏所引未知何據而司馬貞云沮水地理志無文更不解其義也今按孔穎達尙書正義導渭又東過漆沮下云彼漆則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蓋孔傳以漆沮爲二水名亦曰洛水而後之言洛水者總以漆沮之名當之此是不與班志之漆沮同故胡朏明曰本疏引扶風漆水蓋未定之論失于刊正耳然則雍州及導渭之漆沮當依顏師古漢書注漆沮卽馮翊之洛水爲據而與班志扶風漆縣下之漆水北地直路下之沮水不相扶同此小司馬所以云地理志無文孔仲達亦云彼沮則未聞也今水自直路縣東南逕譙石山官本曰按譙近刻作燋　案朱趙作燋東南流歷檀臺川孫校曰此是今中部入洛之水俗謂之檀臺水屈而夾山西流孫校曰此是今臨滻入洛之水文合爲一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嶔水口孫校曰酈以二沮爲一原水西北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東南流注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縣以漢景帝二年置官本曰按朱譌埠云宋本以下有漢名二字今以文義考之乃衍文　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以

字下有漢名二字按于文不當有此二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祋祤縣景帝二年置其水南合銅官水水出縣東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又此句之下衍而字　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出下落縣字而字衍孫潛校正西南逕銅官川謂之銅官水又西南流逕祋祤縣東西南流逕其城南原下孫校曰華原去城在縣東北一里而西南注宜君水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趙釋曰一淸按寰宇記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懷德縣也蓋後漢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今有廢城存括地志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據此則是漢縣與此城有別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東注鄭渠昔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于中山西邸瓠口官本曰按近刻脫邸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下落邸字史記河渠書校補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朱作誤箋曰宋本作穫　趙改穫矣爲渠並北山官本曰按近刻脫爲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渠上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皆有爲字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官本曰按近刻脫而字秦字　案朱脫趙增朱箋曰史記作中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鄭國曰始臣爲間官本曰按近刻脫鄭國二字　案朱趙無然渠亦秦之利官本曰按近刻渠下有成字　案朱趙有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塡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地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澤鹵下落之地二字史記河渠書校補又朱箋曰史有收字趙頃下增收字皆畝一鍾關中沃野無復凶年秦以富彊卒幷諸侯命曰鄭渠渠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史記云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道元蓋割裂引之封禪書漢武帝獲寶鼎于汾陰將薦之甘泉鼎至中山氤氳有黃雲蓋焉徐廣史記音義曰關中有中山

非冀州者也指證此山俗謂之仲山非也趙釋曰一清按顧祖禹曰圖經中山
北接嵏嶻西距冶谷南竝九嵕涇河自中而出故名中山一云以山在冶谷水西涇水東也俗訛仲山云漢高祖兄仲居
此道元以爲非得之矣鄭渠又東逕捨車宮南絕冶谷水官本曰按冶近刻訛作治
案朱紀作紀冶作治趙改刊誤曰箋曰紀當作絕按冶當作冶方輿紀要云冶谷在涇陽縣西北五十餘里亦謂之谷
口雲陽宮記曰冶谷去雲陽八十里山出鐵有冶鑄之利故因名有水曰冶谷水分渠十二是也鄭渠故瀆
又東逕巀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
下濁水注焉趙釋曰一清按孔氏尙書正義引注作瀆水自濁水以上今無水官本
曰按近刻脫今字水字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
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孫校曰長安志華原濁谷河水自縣西北孝義鄉大海村來經縣四十五里南
流入三原縣界今耀州卽華原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
孫校曰長安志三原縣黃白城在縣西南五十里秦曲梁宮在黃白城內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

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
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爲漆沮水孫校曰地形志萬年有漆
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城卽櫟陽宮也漢
高帝葬皇考于是縣起墳陵署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
馮翊萬年縣高帝置王莽曰異赤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櫟
陽今萬年矣闞駰曰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官本曰按
謂近刻訛作渭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一作此渭按非也渭當作謂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
水又西南逕郭獯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其
一水東出卽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
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朱作渠趙改柒刊誤曰渠水當作柒水東
流逕薄昭墓南冢在北原上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

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
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孫校曰今富平城在頻陽縣故城南頻
陽宮也秦厲公置城北有頻山山有漢武帝殿以石架之縣
在山南故曰頻陽也孫校曰頻陽者瀕陽也古字如此應劭曰縣在頻水之
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可當者惟鄭渠與沮水又東
逕蓮芍縣故城北孫校曰今渭南十三州志曰縣以草受名也沮水
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孫校曰今白水王莽
更名粟城也後漢封騎都尉耿夔爲侯國其水又東北流注
于洛水也官本曰按近刻作矣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矣當省曾本作也孫校曰按注沮自富平又分爲二一
自富平逕臨潼北竟入渭一自富平至白水入洛今白水縣沮水則烏泥川之下流蓋富平之流已絕也
趙補洛水

禹貢雖指曰禹貢豫有洛而雍無洛洛水之名其昉於殷周
之際乎周禮雍州之浸曰渭洛水經無洛水之目唯沮水渭
水注中一見然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尉李城下引水經注云
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華池縣子午山
舊名翟道山一謂之雞山引水經云有烏雞水出馬西北注
於洛水樂蟠縣有水出縣西北引水經注云與青山水合寧
州安定縣洛水下引水經一名馬嶺川水注云洛水又南逕
栒邑故城北與新陽川水合珊瑚谷水下引水經云珊瑚水
東南至栒邑入洛襄樂縣大延水下引水經注云大延小延
水出油水南延溪西南流逕襄樂南於延城西二水合流油
水下引水經云與追語川水並出東翟道山鄜州洛交縣白

水下引水經云白水源出分水嶺三川縣葦谷水下引水經
注云自葦谷東南流入三川黃原水下引水經注云砂羅谷
水南流逕黃原祠東合葦川坊州中部縣石堂山下引水經
注云豬水西出翟道縣西石堂山本名翟道山穆天子傳曰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駟造父爲御南征朔野逕絕翟道升
於太行翟道卽縣之石堂山也郭璞以爲隴右狄道非也淺
石川下引水經云淺石川水出翟道山香川水下引水經注
云香川水出中部縣北香山在縣西南三十七里自宜君縣
界來南香水在縣南三十五里出遺谷泥水下引水經云泥
水出翟道縣泥谷蒲水下引水經注云蒲谷水源出中部縣
蒲谷原丹州宜川縣丹陽川下引水經云蒲川水自鄜州洛
川縣流入丹陽川延州膚施縣清水下引水經注云清水出
上郡北流至老人谷俗謂老人谷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
水同州馮翊縣商原下引水經注云洛水南逕商原西俗謂
許原也一清按許原顧祖禹引水經注作滸原云志云沮水之滸也沙阜下引水經注云
洛水東逕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
沙苑澄城縣新城下引水經注云雲門谷水源出澄城縣界
朝邑縣朝坂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所謂朝
坂此皆言洛水而今本無之是水經原有洛水篇宋初尚存
後乃亡之耳一清按胡氏所引寰宇記清水一條已見卷三
河水注蓋偶有不照也漢志北地郡郁郅縣泥水出北蠻夷
中有牧師苑官又有泥陽縣莽曰泥陰蓋泥水所逕也說文

作沂水沂泥字通用蒲谷水亦見渭水注中又寰宇記安化
縣下云周地圖記云郁郅城今名尉李城注水經云尉李城
亦曰不窋城澄城縣温泉下引水經注云水有三源奇川鴻
瀉西注於洛亦曰帝嚳泉丹州汾川縣下引水經注云汾川
縣西有殺狗嶺初學記丹州引水經注云烏川水出汾川縣
西北按汾川縣本漢上郡地魏太和八年置安平縣屬北汾
州其州在河西三堡鎭東更有南汾州魏大統十八年省北
汾州乃取丹陽川號立汾川縣道元卒於孝昌三年下距大
統十八年已歷二十六年何緣知有置縣事乎且西魏文帝
殂於大統十七年三月明年廢帝欽元年亦非十八年也汾
川縣之文得無誤耶魏書地形志云汾州延和三年爲鎭太
和十二年置州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事見北史裴
延儁傳延儁從祖弟良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
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山胡劉蠡升
自云有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
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飢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
河自良始也又初學記引水經注云丹州豬水流逕柏城邊
州兎川西南流注洛水蒲州小蒲川水東南流入坊州太平
御覽引水經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上多松柏下多樗櫟其
獸多牸牛羬羊鳥多白鴞洛水出於其陽東注於渭也又洛
水源出縣北白於山按括地志曰白於山在慶州洛源縣所
謂縣北卽洛源縣之北也山海經曰盂山西百五十里曰白

於之山其鳥多鴞郭璞曰鴞似鳩而青色盛宏之荆州記云有鳥如鵲雞其名爲鴞楚人謂之鵩史記索隱引水經曰洛水出上郡彫陰泰冒山過華陰入渭此眞漢代經文洛水之源委具焉漢志北地郡歸德縣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懷德縣下云洛水東南入渭蓋由渭以達於河也又河水注云河水又南洛水自猎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於河全祖望曰此洛水卽雍州北地之所出也經流則合漆沮以入渭而支流則自上郡入河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於圁洛之間是洛水地望之見於七國之先者地理志引職方冀州之寖曰汾潞闞駰以爲潞卽濁漳是也而師古曰潞出歸德蓋以潞爲洛繆之甚矣

武進謝鍾英補　洛水

水經注逸洛水篇胡氏渭趙氏一清輯洛水遺文數十條然其中舛誤百出可據爲洛水者無幾如寰宇記慶州安化縣水經注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華池縣雞山水經注有烏雞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洛水樂蟠縣有水出縣西北水經注云與青山水合考泥水一名馬嶺水尉李城今慶陽府治雞山在合水縣東南五十里馬嶺青山均在今合水縣西二十里自白於山南至翟道山山東水入洛山西水皆入泥注涇卽古今水道變遷而山不容移也然則所謂洛水皆泥水之譌顧宛溪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胡氏渭不審地望遂據爲洛水遺文貽誤後

學不少安定縣引水經注云洛水又南逕枸邑故城北與枸陽水合珊瑚谷水東南至枸邑入洛考枸邑故城在三水縣北二十五里無論洛水不逕其地卽泥水亦不逕也寰宇記所引洛水並不知何水之譌矣又襄樂縣引水經注云大延小延水出油水南延溪西南流逕襄樂縣南於延城西二水合流油水與追語川並東出翟道山考襄樂縣今甯州東六十里翟道山又在其東水經注明言延水西南流洛水在翟道山東豈有自襄樂縣西南流可以入洛者耶此實涇水篇文而誤以爲洛水也又丹州宜川縣引水經注云蒲川水自鄜州洛川縣流入丹陽川考洛川在今洛川縣北宜川縣有丹陽水東流入河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得丹陽水口水出丹陽出俗謂之丹陽城顧宛溪曰蒲川水丹陽川均入黃河然則此爲河水篇逸文而誤以爲洛水也至於丹州汾川縣引水經注云汾川縣西有殺狗嶺初學記丹州引水經注云烏川水出汾川縣西北（此條趙氏已辨其非）寰宇記蒲州洛川縣引水經注云白水源出分水嶺考汾川縣今宜川縣東北七十里殺狗嶺當在延安甘泉之間洛交縣今鄜州治丹州下既云蒲川水流入丹陽川鄜州下復云南流入坊州豈水異而名偶同耶凡此數條或彼此相舛或源流不備入洛與否皆不可知今取可知者編爲洛水篇疑非是者缺焉隋唐以下所見之水皆不取甯缺無妄蓋其愼也若今洛水及所受之水源流備於水道提綱矣故不贅

洛水出上郡雕陰秦冒山過華陰入渭史記匈奴傳注引水經原文按班志上郡秦置治膚施括地志元和志並云故城在上縣東五十里今綏德州治雕陰應劭曰雕山在西南山海經曰疏屬山也括地志故城在洛交縣北三十里元和志甘泉縣南四十里今延安府甘泉縣南四十里雕山在縣南二十里

洛水源出洛源縣北白於山太平御覽白於山引水經注原文按元和志洛源縣本漢歸德縣地寰宇記云因洛水所出處爲名方輿紀要故城在慶陽府東北二百七十里元和志白於山在洛源縣北三十里水道提綱山在邊城甯塞堡南靖邊縣之西南

山海經曰孟山西北五十里曰白於之山其鳥多鴞補注白於山今名女郎山上多松柏下多樗櫟其獸多牸牛羬羊鳥多白鴞洛水出其陽東注於渭也太平御覽洛水下引水經注原文

地理志云洛水出北地歸德蠻夷中闞駰謂之漆沮水也補注

東南流逕上郡雕陰縣秦望山南引寰宇記慶州樂蟠縣下洛水文補按秦望山今甘泉縣南二十里雕陰山也洛水逕其東

南流爲三川水引方輿紀要鄜州洛水文補

葦谷水自葦谷東南流破羅谷水南流逕黃原祠東合葦川葦谷水東南流入三川寰宇記鄜州三川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三川縣本漢翟道縣地華池水黑水洛水同會謂之三川水三川城在今鄜州南六十里

豬水西出翟道縣西石堂山本名翟道山穆天子傳曰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駟造父爲御南征朔野逕絕翟道升於太行翟道卽縣之石堂山郭璞以爲隴西狄道非也寰宇記坊州中部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翟道故城在今中部縣西北四十里石堂山在翟道縣西北

豬水流逕柏城遼川冤川西南流注洛水初學記引水經注原文按汪士鐸洛水圖以爲卽華池水柏城遼川冤川無考

洛水又南逕中部縣東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坊州治中部縣洛水在州東四十里中部縣今屬鄜州縣志云縣東十里育吉川口卽沮洛交會處胡氏渭曰此不過沮水之枝津壅遊樹下流壅塞不由富平入洛則此遂爲二水交會之通川

沮水入焉故洛水亦名漆沮水寰宇記同州白水縣引水經注原文按胡氏渭曰沮水舊稱鄭渠東注洛今自富平縣界已絕

沮水出子午嶺俗號子午水禹貢云漆沮二水出馮翊北卽子午水也引寰宇記中部縣沮水文補

東南流據汪士鐸洛水圖補

淺石川水合南北二香水注之引方輿紀要中部縣文補

淺石川水出翟道山寰宇記中部縣引水經注原文

與泥谷水及南北二香水合流方輿紀要中部縣引水經注原文

泥谷水出翟道泥谷寰宇記中部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泥谷水在中部縣西北五十里源自栲栳谷來

東流入淺石川據方輿紀要汪士鐸洛水圖補

香川水出中部縣香山在縣西南三十七里自宜君縣界來香水在縣南三十五里出遺谷寰宇記中部縣引水經注原文按今宜君縣有玉華川慈烏水疑卽古之香水也

與淺石川水合流入沮水引方輿紀要中部縣水經注原文

沮水又東少北入洛水引水道提綱洛水文補

洛水又東南逕馮翊衙縣地引寰宇記慶州樂蟠縣洛水文補按衙縣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左合雲門谷水據汪士鐸洛水圖補

雲門谷水源出澄城縣界寰宇記同州澄城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澄城今縣屬同州府

南流注洛水據汪士鐸洛水圖補

洛水又南得溫泉水口據汪士鐸洛水圖補

水有三源奇跗鴻瀉西注於洛亦曰帝嚳泉寰宇記澄城縣下引水經注原文

洛水又南甘泉水自東北白水自西北來注之據水道提綱補

甘泉水出賣谷中其水尤甘美堪造酒泉東至新里僖公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卽此也寰宇記澄城縣下引水經注原文

下流注洛水據水道提綱補

白水出白水縣北據水道提綱補

其境東南谷多白土因名白水寰宇記白水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白水今縣屬同州府

東南流至甘泉口南入洛水據水道提綱補

洛水東逕商原西俗謂之許原也寰宇記同州馮翊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方輿紀要引此作滸原志云沮水之滸也在同州府北三十五里通典曰商原亦謂之滸原

洛水東逕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

之曰沙苑〔寰宇記同州馮翊縣引水經注原文按沙苑在同州南十里〕洛水東南歷強梁原俗謂之朝坂〔寰宇記同州朝邑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朝邑今縣屬同州府朝坂在縣南〕洛水又東逕懷德縣故城東南入渭〔據地理志補按懷德在朝邑縣西南三十里漢志歸德下云洛入河懷德下云入渭胡氏渭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王念孫曰入河二字衍文胡渭說非今從王說〕

水經注卷十七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　酈道元　撰

渭水〔朱趙有上字〕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

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朱作川箋曰宋本作源趙改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官本曰按南出近刻訛作出南又谷上衍出字朱同趙乙下出字未刪刊誤曰出南二字當倒互〕案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官本曰按地近刻訛作他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他說當作地說〕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朱重一過字箋曰疑作流趙改流〕過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官本曰按山近刻訛作水案朱趙作水〕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官本曰按溪近刻訛作渓朱訛趙改刊誤曰渓當作溪〕案次南得廣相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孫校曰五水當在今渭源境〕竝參差翼注亂流東南出矣

東北過襄武縣北〔官本曰按東北原本及近刻竝作又北考注云渭水常若東南不東北也可證又乃東之訛案朱趙作又北孫校曰襄武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五里又曰當是今鞏昌府之地元和志渭州襄武縣漢故縣渭水北自渭源縣界流入又六泉水在縣東北原上泉源有六因以爲名〕

廣陽水出西山〔孫校曰水在今隴西縣西西山在府西九十里〕二源合注共成一川〔官本曰按近刻脫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成上落共字〕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荊頭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鳥鼠山荊谷〔孫校曰谷在鞏昌府南三十里〕東北逕襄武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漢護

羌校尉温序行部爲隗嚣部將苟宇所拘官本曰按苟近刻訛作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温序傳是苟字朱氏誤引作荀宇銜鬚自刎處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常若東南不東北也又東泉水注之水出西南雀富谷東北逕襄武縣南東北流入于渭魏志稱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一寸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一寸魏書作二寸白髮著黃單衣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十二月天祿永終歷數在晉遂遷魏而事晉

又東過獂道縣南孫校曰當是今通渭之境獂道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三十五里

右則岑溪水次則同水俱左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注之二字案朱趙無趙俱改其刊誤曰全氏云俱當作其次則過水右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次字案朱趙無趙右改合刊誤曰全氏云右當作合渭朱作源箋曰一作渭趙改渭水又東南逕獂道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縣字案朱趙無又字朱脫縣趙增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于此二字案朱趙有應劭曰獂戎邑也漢靈帝中平五年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平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續志漢陽郡下劉昭補註引秦州記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此落二字別爲南安郡赤亭水孫校曰後漢書注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出郡之東山赤谷官本曰按近刻脫郡之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下落郡之二字通鑑注引此文校增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逕城南得粟水水出西南安都谷東北流注于渭孫校曰粟水以上皆在今隴西縣渭水又東新興川水孫校曰以下漳縣出西南鳥鼠山孫校曰今岷州界二源合舍趙刊誤曰箋曰舍宋本作注按舍字不誤未可因上有二源合注之文而訛爲宋本以安改之也東北流與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東北至彰縣南本屬故道候尉治朱箋曰漢地理志晉地志武都郡有故道縣後漢縣之永元元年和帝封耿秉爲侯國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帝上落和字萬年川水出南山東北流注之又東北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道記南安之屬縣也其水又東北與南川水合水出西南山下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北合北水又東北注于渭水渭水又東逕武城縣西孫校曰並在今隴西界武城川水入焉孫校曰水在寧遠縣西津源所導出鹿部西山兩源合注東北流逕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東北昌邱水出西南邱下東北注武城水亂流東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入武陽川又有關城川水出南安城谷水出北兩川參差注渭水官本曰按兩近刻訛作邱案朱趙作邱渭水又東有落門西山東流三谷水注之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與又谷上衍府字案朱作與趙改逕並有府字趙刊誤曰與當作逕胡渭校改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註曰隴西縣東南有落門山落門水出焉三川統一東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門聚孫校曰聚在今伏羌縣西十里本漢冀縣昔馮異攻落門未拔而薨建武十年來歙又攻之擒隗囂子純隴右平渭水自落門東至黑水峽左右六水夾注左則武陽溪水次東得土門谷水官本曰按次東近刻訛作東門案朱作東門趙改東北刊誤曰上門字當作北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則溫谷水官本曰按近刻則下衍有字又脫水字案朱衍脫趙刪增朱右作左趙改刊誤曰箋曰左宋本作右按有字衍文溫谷下落水字次東有故城溪水次東有閭里溪水亦名習溪水次東有黑水並出南山北流入渭渭水又東出黑水峽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脫峽字今據下文補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黑水下落峽字歷冀川

又東過冀縣北趙釋曰一清按說文驥下云天水有驥縣是驥字孫校曰故城在今伏羌縣東元和志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

渭水自黑水峽朱自作至趙改刊誤曰至當作自孫潛校至岑峽南北十一水注

之官本曰按十一近刻訛作一十案朱趙作一十北則溫谷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注之其水四
字案朱趙有又下導朱作道趙改導又增源字刊誤曰當作其水導源導平襄縣南山溫溪東
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城南訛作南城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當作
故城南孫潛校改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謂平相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謂平襄
縣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襄曰之當作所按之下落所字非之字當作所也漢志莽曰平相襄字誤縣字衍文其
水東南流歷三堆南又東流南屈歷黃槐川官本曰按流下近刻衍而字歷
訛作入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字梗津渠冬則輟流春夏水盛則通
川注渭次則牛谷水官本曰按近刻作午谷水案朱趙作午南入渭水南有長
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竝南出朱圉趙作圄
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嘉三
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聲隱隱如雷有頃止聞于平襄
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官本曰按皆近刻訛作自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自黃省曾本作皆石
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官本曰按著近刻作在案朱趙作在去地趙有二字
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
囚篩庫兵略吏民衣繡衣自號爲仙君黨與漫廣朱箋曰前漢五行志
云廣漢鉗子自號山君黨與浸廣趙仙改山漫改寖明年冬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信
而有徵矣官本曰按近刻脫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徵下落矣字名勝志校增其水北逕冀
縣趙有故字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
名鎮趙作塡戎縣曰冀治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漢陽郡城
即隗囂稱西伯所居也後漢馬超之圍冀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漢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後下落漢字孫潛校補涼州別駕閻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
侯淵爲超所擒令告城無救伯儉曰大軍方至咸稱萬歲超

怒數之伯儉曰卿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官本曰按義近刻訛作利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利當作義魏書校遂殺之渭水又東合冀水水出冀谷次東
有濁谷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次東下落有字次東有當里溪水
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黃土川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有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次東下落有字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趙山北倒而北流注
于渭官本曰按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流下落注字孫潛校增渭水又東出岑峽
朱箋曰古作岑吳改崟與前異誤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南溪谷赤蒿二水
竝出南山東北入渭水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
孫校曰新陽水今出平涼府隆德縣東北隴水與山海經濫水東北出隴山其水西流右逕
瓦亭南官本曰按流下近刻衍隴字案朱趙有隗囂聞略陽陷使牛邯守瓦亭
即此亭也一水亦出隴山官本曰按一近刻訛作其案朱趙作其東南流歷瓦
亭北又西南合爲一水謂之瓦亭川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引郡國志曰烏氏縣有
瓦亭一名薄落亭今本續志云烏枝有瓦亭出薄落谷盍有缺文疑當作烏枝有瓦亭一名薄落亭瓦亭水出薄落谷也
西南流逕清資溪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
黑城西西南流莫吾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隴垂西南流歷
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懸鏡峽又西南入瓦亭水官本曰按
近刻作川案朱趙作川又有㴲水自西來會官本曰按來近刻訛作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東
當作來世謂之鹿角口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安定郡烏氏縣烏水出西北入河都盧山在西莽曰烏亭
劉昭郡國志補注曰本傳有龍池山地道記曰烏水出焉烏水即黑水之異名乎寰宇記潘原縣烏水出都盧山有西烏
水又東北逕烏氏縣東注于涇謂之閻川水然涇水間有石巖東會兩川也西烏水自西來會者也懸鏡峽
即所謂石巖乎又隴西記曰寰武縣有錦鏡峽即黑水所經其峽四望花木明媚照影其中因名漢志云入河而此注云
入渭寰宇記云入涇涇渭合流益由渭以達于河也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

北地羌胡與邊章侵隴右漢陽長史蓋勳官本曰按史近刻訛作史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吏當作史屯阿陽以拒賊即此城也其水又南與燕無水合水源延發東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會方城川西注瓦亭水又南逕成紀縣東孫校曰元和志成紀縣漢舊縣瓦亭川水東去縣一百里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右與成紀水合水導源官本曰按此三字近刻作源導二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水導源孫潛校正西北當亭川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遂斷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漢以爲天水郡縣官本曰按近刻脫郡字案朱脫趙增漢下並有氏字趙刊誤曰漢志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塡戎明帝改曰漢陽續志漢陽郡永平十七年更名蓋未嘗以天水名縣也天水下落郡字漢以爲天水郡句縣句王莽之阿陽郡治也阿陽郡蓋王莽之支郡氏字衍趙釋曰縣句王莽之阿陽郡治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天水郡爲塡戎此云阿陽蓋是支郡所謂大郡至分爲五者也又東潛源隱

發通入成紀水官本曰按入近刻訛作之案朱趙作之東南入瓦亭水官本曰按近刻作川案朱趙作川瓦亭水又東南官本曰按瓦亭水近刻作川水案朱趙同與受渠水相會水東出大隴山西逕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水官本曰按近刻作川案朱趙作川瓦亭水又西南流官本曰按瓦亭水近刻作川水案朱趙同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緣穴故岫壑取名焉釋奉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透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兒童時案朱趙同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其水又西南與略陽川水合水出隴山香谷西西流趙不重西字右則單溪西注左則閤川水入焉官本曰按閤近刻訛作閣脫川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閣當作閤寰宇記所謂閤川水也洛川字其水又西歷蒲池郊石魯水出東南石鳴

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歷略陽川趙歷改入刊誤曰歷黃省曾本作入西得破社谷水次西得平相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虢谷水竝出南山北流于略陽城東揚波北注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𡑞渠水出南山官本曰按𡑞近刻訛作遲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遲當作𡑞下云𡑞峽是也北逕𡑞峽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刀斧自安民縣之楊城元始二年平帝罷安定滹沱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官本曰按元始二年至此乃注內之小注近刻訛作永始平帝訛作成帝滹沱作呼他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永始二年以下二十二字是注中注按漢書此是平帝元始二年事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平帝以中山王入正大統則宜是中山之安定呼他即呼池善長所引誤矣班志無安民縣蓋暫置而即省者一清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安定郡臨涇縣下引謝承書曰宣仲爲長史民扳留改宜民見李固傳而志無此改豈承之妄乎

宜民疑即安民之訛蓋西京已有是稱不始于宣仲昭以承說爲妄當矣又地理志鉅鹿郡有定安縣其故城在今邢州東鹿縣西七里此即中山之安定也元和志深州鹿城縣東至州二十五里本漢安定縣地屬鉅鹿郡隋開皇三年改爲鹿城取縣東故鹿城爲名滹沱河在縣西北四十二里苑蓋取水爲名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官本曰按從番須回中本直接上自安民縣之楊城句近刻從字上有來歙二字乃後人妄增入案朱同趙改又朱作審傾趙改番須刊誤曰箋曰里下脫來歙二字審傾當作番須按朱氏改審傾爲番須是也其云市里下脫來歙二字非也永始二年以下至市里二十二字是釋安民縣乃注中注後人轉寫作大字致文義多不可通若依原本則云自安民縣之楊城從番須回中文從字順今欲于番須上再加來歙二字不且與上文有隔礙耶夜襲擊囂拒守將金梁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拒守將軍金梁城等案朱同趙刪城字刊誤曰後漢書來歙傳作守將金梁城字衍文皆殺之因保其城隗囂聞略陽陷悉衆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親將救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親將下落救之二字全氏校增囂走西城世祖與來歙會于此其水自城北注

川一水二川㶩隱所堨以灌略陽也川水西得白楊泉又西得蒲谷水又 朱趙無又字 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龍尾溪水與蒲谷水合 官本曰按蒲近刻訛作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渭當作蒲 俱出南山飛清北入川水川水又西南 朱不重川字趙並刪水字刊誤曰水字重文宜衍 得水洛口水源東尊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流又得犢奴水口水出隴山西逕犢奴川又西逕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亂流西南逕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注略陽川略陽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 孫校曰元和志略陽川水北去縣三十步大隴山在縣東一百里瓦亭山在縣東北二百餘里 瓦亭水又西南出顯親峽石宕水注之 官本曰按宕近刻訛作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巖孫潛校改宕 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媧祠庖羲之後有帝女媧焉與神農爲三皇矣其水南流注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逕顯親縣故城

水十七 八

東南漢封大鴻臚竇固爲侯國自石宕次得蝦蟆溪水次得金黑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次字 案朱脫趙增又字刊誤曰得上落又字 又得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參差相入瓦亭水又東南合安夷川口水源東出胡谷 官本曰按出下近刻衍更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更字衍文 西北流歷夷水川 趙作夷川水 與東陽川水會謂之取陽交又西得何宕川水又西得羅漢水竝自東北西南注夷水夷水又西逕顯親縣南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東南得大華谷水又東南得折里溪水又東得六谷水 官本曰按谷近刻訛作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合當作六谷谷名也魏書地形志正始初改置南秦州治駱谷城方輿紀要鞏昌府成縣有洛谷川古字音同通用 皆出近溪澗峽注瓦亭水又東南出新陽峽崖岫壁立水出其間謂之新陽崖水又東南注于渭也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流于渭是也 案朱同趙增入不刪是刊誤曰流下落入字

又東過上邽縣

渭水東歷縣北邽山之陰流逕固嶺東北 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東字 案朱作封山流之陰逕固嶺北東趙移流於陰下北東作東北刊誤曰箋曰孫云封山當作邽山宋本無流字固嶺北東下云一本無北東字按魏書地形志秦州天水郡上封縣云犯太祖諱改爲本漢隴西郡之上邽縣後魏避其主珪嫌名改上邽曰上封道元從新制書之卷中邽字皆後人所改改之不盡尚留此遺跡耳流字當移在之陰下北東二字當互易均非羨文孫校曰邽山見山海經 東南流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眾溪南流注于渭渭水東南與神澗水合開山圖所謂靈泉池也俗名之爲萬石灣淵深不測實爲靈異先後漫遊者多羅 朱趙作離朱箋曰宋本作羅 其鱉渭水又東南得歷泉水水北出歷泉溪 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水字及出字 案朱闕趙增出不增水刊誤曰北下落出字 東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出橋亭西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出橋西亭西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上西字衍文 又南得藉

水十七 九

水口 孫校曰藉水出今秦州西城山 水出西山百澗聲流 趙刊誤曰箋曰當作羣流按聲流言泉流有聲也 總成一川東歷當亭川卽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右則會席水注之 官本曰按注之二字近刻訛在上當亭水下 案朱趙同趙下句增入焉二字刊誤曰水下落入焉二字孫潛校增孫校曰地形志上邽縣有席水 又東與大弁川水合 官本曰按川近刻訛作州脫水合二字 案朱同箋曰謝云此有脫誤當云又東與大弁川水合水出西山趙依改 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弁川東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二源同瀉東北入藉水藉水又東北逕上邽縣 官本曰按近刻又下衍次字逕作入 案朱衍趙刪逕竝作入刊誤曰次字衍文 左佩四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五水 案朱趙作五 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谷水 官本曰按谷近刻訛作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溪當作谷下有小魯谷水 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反谷水咸自北山流注藉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 案朱作自北山注藉

水趙改注離爲流注刪下注字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咸自北山注藉水無離注二字按非也注離乃流注字之誤孫潛校
改下注字重文宜衍藉水右帶四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帶五水案朱同趙改右不改五刊誤曰又
當作右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官本曰按木近刻訛作水案
朱訛趙改次東得羅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皆導源南山北流入
藉水藉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
瓜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旱谷水南出旱
溪歷澗北流泉溪委漾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赤谷
咸歸于藉藉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官本曰按得近刻作合案朱趙作合又東
逕上邽趙有縣故二字城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又字案朱趙有得瀱泉水竝出南
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卽洋水也朱箋曰古本作洋吳改作洋北有濛水注
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眾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逕上邽

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
之舊天水郡治趙釋曰一清按晉志魏志天水郡皆治上邽與兩漢之治冀縣異道元故分別言之五
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
元鼎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二年案朱訛趙改改爲天水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天水郡師
古引秦中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
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洋謂是水也藉水又東得陽谷水朱得下有其字趙刪刊誤曰其字衍文
又得宕谷水官本曰按宕下近刻衍水字案朱衍趙刪又下增東字刊誤曰又下落東字上水字衍文孫
潛校正竝自南山北入于藉藉水又東合段溪水水出西南馬
門溪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北流合藉水孫校曰水在今秦州南藉水又
東入于渭渭水又歷橋亭南而逕綿諸縣東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入案

朱趙作入與東亭水合亦謂之爲橋水也清水又或爲通稱矣水
源東發小隴山孫校曰元和志清水縣本漢舊縣小隴山一名隴坻又名分水嶺眾川瀉注
朱趙作瀉泿趙刊誤曰箋曰謝云一本作眾川瀉注按瀉泿字不誤統成一水西入東亭川爲
東亭水與小祗大祗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竝出
東南差池瀉注又有埋蒲水一本埋誤埋翼帶二川與延水竝西
南注東亭水東亭水又西右則歎溝水官本曰按歎近刻訛作暵案朱趙作暵
朱箋曰古本作嘆次西得麴谷水水出東南官本曰按水下近刻衍側字案朱趙有二
溪西北流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右則溫谷水出小隴山又西
莎谷水出南山莎溪官本曰按莎近刻訛作蕯南山訛作南北案朱訛趙改莎並作蕯刊誤曰北
當作山西南注東亭川水東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官本曰按近刻此下
有清字案朱趙有水導源東北隴山二源俱發西南出隴口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龍谷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谷古本作口按龍當作隴合成一水西南流歷細野
峽官本曰按歷近刻訛作磨朱訛趙改刊誤曰磨當作歷案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
城東孫校曰今清水縣卽漢縣王莽之識睦縣矣其水西南合東亭川自
下亦通謂之清水矣官本曰按近刻脫自下亦通西字及矣字案朱同趙水下增口字又逕
清水城南趙增縣故二字刊誤曰清水下落縣故二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
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
秦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有育故亭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育故亭誤當作故秦亭史記秦本紀孝王曰朕其分土
爲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自是矣趙釋
曰一清按地理志曰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乃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郡國志曰豬坻聚
有秦亭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趙釋曰一清按松多
胡名也晉大興二年屠各胡松多起兵附晉王保據草壁劉曜攻拔之松多奔隴城是也孫校曰松多水在今秦安二

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
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孫校曰案盤嶺在今清水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
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又西羌水注焉水北出羌谷引納
眾流合以成溪谿水星會謂之小羌水西南流左則長谷水
西南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則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左下落則字右則東部水東南
入焉羌水又南入清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羌水下落又字清水
又西南得綿諸水口其水導源西北綿諸溪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其水導源西北綿諸溪今校正東南有長思水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與案
朱趙同箋曰謝云水下疑有合字趙增合字北出長思溪官本曰按近刻脫長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思溪上落長字南入綿諸水又東南歷綿諸道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歷綿
諸故道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緜諸道縣有蠻夷謂之道此文誤也當作緜諸道故城北孫校

曰今西和縣東北五十里有綿諸故城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渭水又東
南合涇谷水水出西南涇谷之山東北流與橫水合水出東
南橫谷西北逕橫水墳又西北入涇谷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入西北涇谷水
案朱同趙入改又刊誤曰入當作又亂流西北出涇谷峽又西北軒轅谷水
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于天水在上
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邱邱在魯東門北未
知孰是也孫校曰姚說是也今清水東有軒轅邱其水北流注涇谷水涇谷水
又西北白城溪東北流官本曰按城下近刻衍谷字案朱作北流注涇涇谷水又西北白城谷
溪趙刪涇字谷字增合字刊誤曰涇字重文宜衍西北下落合字谷字衍文白娥泉水出其西東
注白城水白城水又東北入涇谷水涇谷水又東北歷董亭
下朱無涇字趙增刊誤曰谷水上落涇字楊難當使兄子保宗鎮董亭卽是亭

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山海經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
流注于渭是也孫校曰東南流與東北流相去甚遠疑酈誤證也渭水又東伯陽谷
水入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趙之字移山下北流白水出東南白
水溪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白溪水案朱訛趙刪刊誤曰白溪水之水衍文西北注伯陽水伯
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羣流北注渭水渭水朱趙不重二字又東歷
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朱箋曰漢郡國志渭水出隴西鳥鼠同穴山地道記云有三危
三苗所處故有苗谷水南出刑馬山官本曰按南出近刻訛作出南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出南二字當
倒互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孫校曰涇谷伯陽谷苗谷三水當在今清水縣界屈而東
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畎
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東南流眾川瀉浪官本曰按川近刻訛作水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水當作川鴈次鳴注官本曰按鴈近刻訛作邊案朱趙作邊左則伯陽東溪

水注之次東得望松水次東得毛六溪水次東得皮周谷水
次東得黃杜東溪水出北山趙出上增並字刊誤曰出上落並字孫潛校增南入渭
水其右則明谷水官本曰按明近刻作胡案朱趙作胡次東得邱谷水官本曰按
近刻脫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次東下落得字次東得邱谷東溪水次東有鉗巖
谷水官本曰按鉗近刻訛作銅案朱趙作銅竝出南山東北注渭渭水又東南
出石門孫校曰石門卽金門山在今隴州西南見山海經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官本
曰按由近刻訛作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元和郡縣志南由縣後魏孝明帝于南由谷置方輿紀要曰屬武都郡西魏
廢為南由鎮禹貢錐指曰隴州東南百二十里有南由故城本漢汧縣地後魏析置魏書地形志武都郡有南田縣則字
之誤也孫校曰南由故城在今隴州東南百二十里東與楚水合孫校曰今渭於寶雞縣東合汧水世
所謂長蛇水孫校曰元和志隴州南由縣本漢汧縣地長蛇川在縣南一百步水出汧縣之
數歷山也朱汧作刑趙改刊誤曰刑縣當作汧縣南流逕長蛇戍東魏和平三

年築從諸流民以遏隴寇楚水又南流注于渭闕駰以是水爲汧水焉官本曰按汧近刻訛作沂　案朱汧作沂焉作言趙改刊誤曰箋曰言宋本作焉按沂亦當作汧水渭水朱趙無渭水二字又東汧汙二水入焉余按諸地志官本曰按諸近刻訛作渭　案朱作渭箋曰宋本作諸疑當作漢趙改諸汧水出汧縣西北闕駰十三州志與此同朱志下有日字趙刪刊誤曰日字衍文復以汧水爲龍魚水蓋以其津流逕通而更攝其通稱矣渭水東入散關朱無渭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渭字孫校曰寶雞縣本秦陳倉縣散關在縣西南五十二里抱朴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眞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爲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有老子廟干寶朱干作于趙改刊誤曰于當作干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士覩眞人當西乃要之途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爲周柱

下史及周衰乃以官隱爲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接朱箋曰按高士傳云老子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而世莫知其眞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然幽王失道官本曰按失下近刻衍其字案朱趙有平王東遷關以捍移人以職從尹喜候氣非此明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而字　案朱趙有往逕所由茲焉或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趙改武功縣西北刊誤曰當作武功縣西北今校正俗以爲散關城官本曰按近刻脫爲字城訛作名　案朱作俗以散關城趙增名字刊誤曰箋曰城宋本作名按於文當增名字于散關之下不當改城爲名非也褚先生乃曰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蜀口棧道近山無他豪易高者是也渭水又與扞水合官本曰按與下近刻衍其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其字衍文又扞朱趙作捍水出周道谷朱水下脫文箋曰疑脫出字趙增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故道縣有怒特祠列異傳

曰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矣又曰秦公必持朱作特箋曰一作持趙改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于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趙作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朱箋曰又按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鬼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語聞公如言伐樹斷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因立怒特祠郎此一事而兩說附載以廣異聞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也孫校曰今寶雞縣西南有大散嶺是也渭水又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南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朱作諸箋曰宋本作夾趙改夾澗流注之朱趙有也字

又東過陳倉縣西

縣有陳倉山孫校曰元和志寶雞縣本漢陳倉縣陳倉山在縣南十里山上有陳寶雞鳴祠官本曰按近刻脫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京賦云陳寶雞鳴在焉史記封禪書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以一牢祠命曰陳寶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蓋廣異名也寰宇記通鑑地理通釋作寶雞祠是注寶雞鳴祠上當有陳字昔秦文公感伯陽之言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道　案朱感作城伯下缺字趙改增刊誤曰箋曰成當作感伯下脫一道字按清水注作陽伯當是伯陽之誤史記周本紀宣王太史伯陽甫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神仙傳老子名重耳字伯陽蓋李耳西入關又與秦文公同時當是也而朱長孺注李義山詩引此文云昔秦文公感伯王之言蓋直以意增耳遊獵于陳倉遇之于此趙作北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朱作城如箋曰城如一作歸而趙改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其來也自東南暉暉朱作煇煌箋曰古本作暉暉宋本作暉暉趙改暉暉聲若雷野雞皆鳴故曰雞鳴神也地理志曰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

祠官本曰按近刻脫祠字刊誤曰冢下落祠字　案朱脫趙增漢書地理志校補有羽陽宮朱作隱箋曰漢志陳倉有秦羽陽宮趙改陽秦武王起應劭曰縣氏陳山姚睦趙釋曰一清按上云南安姚瞻此云姚睦未知即一人也抑誤字也曰黃帝都陳言在此榮朱作營箋曰一作榮趙改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犧生成紀官本曰按此下近刻重一紀字　案朱作起起趙改紀刪重文刊誤曰箋曰起起宋本作紀紀按下起字重文宜衍徙治陳倉朱趙有也字非陳國所建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朱作營箋曰宋本作築趙改築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靳詳說之不下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逼射昭昭以火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汧水對亮城官本曰按汧近刻訛作濡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濡水當作汧水方輿紀要云石鼻城在寶雞縣東北三十里諸葛武侯所築水經注今汧水對亮城是與郝昭相禦處也是與昭相禦處也陳倉水出于陳倉山下東南流注于渭水孫校曰案此則陳倉山當在渭水北今志有渭水南誤也渭水又東與綏陽溪水合官本曰按近刻脫綏字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陽谿下落水字又正文增綏字刊誤未及其水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居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重　案朱趙作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邏候往來要道通入官本曰按近刻昔訛作者入訛作人　案朱同趙改者不改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渭水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孫校曰郁夷故城在今隴州西五十里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郁平也東觀漢記曰官本曰按記近刻訛作書　案朱訛趙改隗囂圍來歙于略陽世祖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者也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趙刊誤曰箋曰弦舊本作維按非也說見下決爲弦蒲藪趙刊誤曰箋曰弦舊本作絃按周禮職方雍州

藪曰弦蒲寰宇記隴州汧源縣下引晉太康地志云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朱氏上以維字改弦此又以弦爲絃紛紛牽引總屬辭費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汧之爲名實兼斯舉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小龍山按元和郡縣志小龍山一名隴坂又名分水嶺蓋與大隴山連麓朱氏以隴爲龍大謬孫校曰華亭縣本漢涇陽縣地小隴山在縣西四十里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漲當作深按漲字不誤出五色魚俗以爲靈而莫敢採朱作採箋曰宋本作採趙改採捕因謂是水爲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川水東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獵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又東歷澤亂流爲一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　案朱脫趙一下增水字刊誤曰亂爲一下落水字孫潛校增右得白龍泉官本曰按近刻脫得字白訛作曰　案朱趙同泉徑五尺源穴奮通官本曰按穴近刻訛作流　案朱趙作流趙刊誤曰箋曰舊古本作舊按奮通言水勢迸暴也作舊字何說乎淪漪四泄東北流注于汧汧水又東會一水水發南山西側朱趙不重水字俗以此山爲吳山孫校曰此下當據御覽增其山二字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趙刊誤曰箋曰返一作仄按傾返狀山勢巃嵷也仄訓偪仄義有未安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孫校曰元和志隴州吳山縣本漢隃麋縣地吳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古文以爲汧山也官本曰按文近刻訛作之脫以爲二字　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地理志云古文以爲汧山今校補國語所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趙刊誤曰箋曰空宋本作穴按空讀上聲與孔同小穴也韓非子空竅者神明之戶牖史記大宛傳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朱氏以穴字箋之殆誤讀平聲耳懸波側注瀨滀震盪官本曰按近刻脫震字　案朱脫趙增說見下發源成川官本曰按源下近刻衍穴字　案朱作穴川趙改成川刊誤曰箋曰一川宋本作成川按寰宇記引此作瀨滀震盪發源成川今校補北流注于汧白水會上

下咸謂之爲龍魚川朱趙無爲字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
朱作東南以趙刪以上誤曰箋曰以宋本作成川按以字衍文此與上所據宋本同一誤繆均不顧文義之通否而此爲
尤甚王莽之扶亭也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遯跡于斯趙刊誤曰漢書
鮑宣傳是郭欽釋許本悉趙釋曰一清按漢書鮑宣傳是郭欽然郭欽有二一在王莽傳見於鮑宣傳者不受莽徵閉戶
而終見于王莽傳者仕莽爲戊己校尉拜塡外將軍封剿胡子後列于九虎兵敗守倉降于更始封侯姓名同而行事絕
不相侔今道元以不受莽徵者爲郭歙則是與世本漢書異抑或六朝古本原是歙字而訛而爲欽未可知也建武
四年光武封耿況爲侯國矣汧水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
縣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平陽故城南朱趙平上有逕字史記秦甯公二年徙
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官本曰按郿近刻訛作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史記注
作郿之平陽亭郁字誤寰宇記曰地道記郁夷省併郿蓋王莽之亂郁夷之人權寄理郿界因併于郿劉昭郡國志補註
郿縣下引帝王世紀秦出公徙平陽是也城北有漢邠州刺史趙融碑靈帝建安

水十七　十八

元年立趙釋曰一清按靈帝紀元爲建甯獻帝紀元爲建安未知靈字誤也抑安字訛也汧水又東
流注于渭官本曰按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又朱渭下有水字趙刪刊誤曰東流下落注字下水字衍
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孫校曰磻溪水在今寶雞縣東南水出南山茲谷乘
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
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丸谷官本曰按丸近刻訛
作凡案朱作凡趙改凡刊誤曰凡當作凡音桓史記正義校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
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一石室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有下落一
字孫潛校增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官本曰按水下近刻衍流字案朱衍趙
刪刊誤曰流字衍文史記正義校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厀遺
跡猶存趙刊誤曰箋曰厀當作膝按厀脛頭節也从卩桼聲徐鍇繫傳曰今俗作膝是有磻溪之
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北去維堆城七十

里渭水又東逕積石原官本曰按近刻脫積字案朱脫趙增源改原刊誤曰石源字誤當作積
石原元和郡縣志云積石原在郿縣西北二十五里方輿紀要云積石原在渭水北亦曰北原五丈原謂之南原也即
北原也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司馬懿屯渭南朱趙司上有與字趙
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雍州刺史郭淮官本曰按近刻脫刺史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魏書郭淮
傳領雍州刺史此落二字策亮必爭北原而屯遂先據之亮至果不得上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四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亮至下有果不得上四字今校補渭水又東
逕五丈原北朱無東字趙增刊誤曰又下落東字孫潛校增孫校曰元和志郿縣本秦縣積石原在縣西北
二十五里五丈原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魏氏春秋曰朱無氏字趙增刊誤曰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二十
卷孫盛撰落氏字後並同諸葛亮據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
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趙刊
誤曰箋曰晉書曰諸軍無事矣按御覽引魏氏春秋作諸君元和郡縣志同蓋唐人尚以舊籍爲據不用晉書也亮

水十七　十九

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
輔都尉治魏趙增氏字春秋諸葛亮寇郿司馬懿據郿拒亮即此
縣也渭水又東逕郿塢南孫校曰郿塢在今郿縣東北十五里漢獻帝傳曰董
卓發卒築郿塢高與長安城等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
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其愚如此官本曰按渭水又東逕郿塢南至此
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雍水之末又南流注于渭下今考元和志云郿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十五里董卓塢在縣東北十
六里寰宇記云武功故城在今郿縣東四十里郿塢即與郿縣故城比近不得隔越武功方及郿塢今改正案渭水又
東逕郿塢南云云朱趙在後雍水末

水經注卷十七

水經注卷十八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渭水（官本曰按近刻前卷表目作渭水上此作渭水中　案朱趙同）

又東過武功縣北（朱過作逕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

渭水于縣斜水自南來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來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自南下落來字胡渭校增孫校曰斜水在今岐山縣）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餘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功水也是以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嶺北至郿注渭

渭水又東逕馬冢北（朱無渭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渭字）諸葛亮與步騭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渭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理志曰縣有太一山（趙一改壹下同刊誤曰一漢志分註作壹）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孫校曰據長安志亦曰上應脫三秦記三字）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彦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朱箋曰周地圖記曰太白山上恆積雪半山有橫雪如瀑布則雨人常以爲候故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山上有谷春祠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櫟南門及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爲立祠于山嶺春秋來祠中上（趙作止）宿焉山下有太白祠民所祀也劉曜之世是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朱箋曰此

下文理不屬蓋脫簡也按十六國春秋云劉曜光初四年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乎嗚乎赤牛奮靷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石勒滅之徵也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趙刊誤曰箋曰劉終以下文理不屬蓋脫簡也按孫潛用柳僉鈔本校補四百二十字眞希世之寶也詳本卷）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官（趙作臣）畢賀中書監劉均進曰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終如（趙有其字）言矣

渭水又東溫泉水注之（趙有溫字）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湯杜彦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趙作亂）則無驗其水下合溪流北注十三里入渭

渭水又東逕鄠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詩所謂即有邰家室也（官本曰按郃原本訛邰據詩字上　案朱趙同）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扈祠鄠之扈亭也王少林之爲鄠縣也路逕（趙作經）此亭亭長曰亭凶殺人少林曰仁勝凶邪何鬼敢忤遂宿夜中（趙作中夜）聞女子稱冤之聲少林曰可前來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爲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爲理寃勿復害良善也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明告亭長遂服其事亭遂清安

渭水又東逕雍縣（趙無南雍水注之水出七字釋曰一淸按下有脫文）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山（趙釋曰一淸按雍山上當云雍水出雍山漢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淮水祠疑雍水祠之誤寰宇記鳳翔府天興縣下云雍水在縣北二里源出西北平地而李應祥雍勝略云雍山在鳳翔縣西北三十里雍水出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以其積高亦可謂之山也關中地勢多積高如風涼原白鹿原斯類非一又康海武功縣志云雍原即周原周原在岐山下則雍山殆即岐山之支阜乎）東南流歷中牢（趙作牢下同）溪世謂之中牢水亦曰冰井水南流

逕胡城東俗名也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爲橐泉宮 趙無爲字 按地理志曰在雍崔駰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皇覽亦言是矣 趙無六字 劉向曰穆公葬無丘壟處也史記曰穆公之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 趙無六字 秦人哀之爲賦黃鳥焉 趙焉下有之字無焉字 余謂崔駰及皇覽謬志也 官本曰按所得白玉至此句謬字止共四百三十七字近刻脫落據原本補朱脫趙補朱志作忘趙改詳見下 案 惠公孝公並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矣子孫無由起宮于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 朱並作立趙改並刊誤曰箋曰孫云自忘也至此四十一字文不相續疑有脫誤按非也忘當作志謂崔駰及皇覽繆志也立當作並黃省曾本校趙釋曰雍錄曰據鄭此言則是惠公所都雍縣有祈年宮至孝公命爲橐泉名雖兩出其實一宮也又引崔駰之言從而辨正其失則是祈年橐泉皆在惠公雍都而亦不知何人所建

獨漢書曰惠公所起也黃圖祈爲蘄且曰穆公造廟記曰宮在城外而始皇本紀則曰在雍皆以世遠難究其的也一清按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卒葬雍裴駰集解引皇覽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皇覽魏志以爲文帝命劉劭集魏略以爲皇覽受詔撰崔駰是漢章帝時人今文止有崔駰之說無皇覽之辭而云知二證之非實蓋有缺失又漢志註橐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是有二宮程泰之不知引此所未喻矣 雍水又東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四字下有而字係衍文案朱趙同 左會左陽水世名之西水水北出左陽溪 朱趙不重水字 南流逕岐州城西魏置岐州刺史治左陽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與東水合 孫校曰考驗地理東水則今東湖也 俗名也北出河桃谷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俗名之北水出河按非也俗名也句北出河桃谷句道元以東水是俗名其水出於河桃谷孫汝澄以出河爲句繆甚 南流右會南源世謂之返眼泉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之中南則兩川之交會也世亦名之爲淬空也蓋秦鄧公泉注之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

鄧公泉數源俱發于雍縣故城南 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雍縣下落故字 縣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號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號縣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宏農郡陝縣下云西號在雍州而無西號縣之目右扶風號縣有號宮秦宣太后起郎所謂西號也 太康地記曰 官本曰按近刻脫地字案朱趙無 號叔之國矣有號宮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號矣 趙釋曰何氏曰按杜預云陝縣東南有號城郎是西號國乃號仲所封大陽之下陽城蓋其別都河東宏農地界相接非兩國也榮陽新鄭之號爲號叔所封在陝縣之南故當年號仲之北號亦得西號之名若右扶風之號與周室二號無與然則吾長說矣方輿紀要云桃號城在寶雞縣東五十里古號君之支邑也史記秦武公十一年滅小號郎此地今有號二城相距十餘里 俗亦謂桃號川雍有五時祠以上祠祀五帝 趙釋曰一清按此注有五畤誤地理志云雍有五時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郊祀志云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祀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宋作鄜時雍旁故有吳陽武時

雍東有好時皆廢而無祀德公卜居雍雍之諸祠自此興後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高祖立黑帝祠名曰北時除武時好時非秦所立襄公居西垂宮在隴西則西時非雍可知文公鄜時在鄜縣獻公畦時在櫟陽是又不在雍也雍之五時封禪書云惟雍四時上帝爲尊索隱曰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爲兼下文上帝爲五非也西時鄜時皆非雍密時並上時下時畦時是爲四並高祖黑帝而五也小司馬以畦時當雍四時之一而寰宇記鳳翔府天興縣有三時原引封禪書鄜時密時吳陽上時而云三時在此原亦謂之周原則反遺卻雍之下時矣章懷後漢書馮衍傳註亦但引史記曰秦幷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而不列指四時之目其義終莫能明顧祖禹以爲五時者鄜密吳陽上下北亦非也又按三時秦時也五時漢時也此三五之名所由分 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下屬地 朱趙無下字 其口止于鄜衍以爲上帝之神于是作鄜時祀白帝焉 官本曰按近刻作祠白帝案朱趙同並無焉字 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 官本曰按近刻作于陳倉北坂案朱趙同 祀青帝焉靈公又于吳陽作上時祀黃帝作下時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六字　案朱趙無祀炎帝焉獻公作畦時于櫟陽而祀白帝官本曰按近刻作作畦時祀赤帝焉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此文與封禪書郊祀志全相乖迕秦宣公作密時于雍不于陳倉北坂在陳倉北坂者是陳寶祠乃文公作今以陳寶爲鄜時非矣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上云雍有故吳陽武時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今云上時祀炎帝誤也史記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爲得金瑞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漢書云祀上帝字之訛也今云祀赤帝赤帝即炎也更爲謬矣漢高帝問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官本曰按近刻作今何四也　案朱趙同博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時祀黑帝焉朱箋曰封禪書秦文公夢黃蛇止于鄜衍又獲陳寶於陳倉北坂城作鄜時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秦獻公時櫟陽雨金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而祀白帝漢高祖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闞駰曰宜爲神明之隩故立羣祠趙作祀焉又有鳳臺鳳女祠秦穆公時有簫史者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爲作鳳臺以居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云雍宮世有簫管之聲焉今臺傾祠毀不復然矣鄧泉東流注于雍自下雖會他津猶得通稱故禹貢有雍沮會同之文矣官本曰按此句外誤　趙釋曰全氏曰善長誤矣豈可以兗州之灉沮釋岐西之水道乎雍水又東逕召朱作部箋曰古本作邵下同趙改邵下同孫[illegible]曰星衍按部當是邵郡國志右扶風雍注曰左傳邵穆公采邑乃劉昭注郿縣部亭引史記封棄于部恐非是矣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召樹聲相近誤耳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郿縣有召亭謂此也趙釋曰一清按周南召南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史記燕召公世家註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采于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邑于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封爵二公故詩有周南召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魏書地形志武功郡美陽縣有邵亭方輿紀要鳳翔府鳳翔縣有召城亦曰召亭是也而郡國志曰郿

有邰亭即上斄縣斄亭也班志云右扶風斄縣周后稷所封師古曰讀與邰同音胎善長誤記邰作邵以君奭之食采證皇祖之始封外謬甚矣王伯厚詩地理考引注云雍水東逕邵亭南黃本亦是邵字朱氏箋皆改作邵字殆又從而爲之辭者耶雍水又東南流與橫水合官本曰按橫近刻訛作杜　案朱趙作杜下同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朱有水字箋曰水字疑衍趙刪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官本曰按巒近刻作欒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欒寰宇記作巒水出西北大道川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收龜于岐朱收作牧趙改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史記作收龜漢書作放龜文穎注曰周放畜餘龜于沼沼之中至漢得之于岐山之傍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并逝官本曰按并近刻訛作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洋當作并俱爲一水南與橫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八字　案朱趙無俗謂之小橫朱作黃箋曰孫云當作小橫水趙改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孫潛校改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右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水北即岐山矣昔秦盜食穆公馬處也朱箋曰呂氏春秋秦穆公失其乘馬見野人方將食于岐山之陽公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恐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官本曰按近刻脫姓字　案朱趙無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姜母安登宋本作母曰姜[illegible]云謝引宋本亦誤據世紀當作神農氏姜姓母安登按於文是炎帝神農氏句姜母安登句本無誤也今三皇紀作女登母女登官本曰按女近刻訛作安　案朱趙作安趙釋曰一清按三皇紀作女登遊華陽感神而

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地也東注雍水雍水又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十二字訛作水合而東西字　案朱趙無此十二字朱作水合而東趙刪水字刊誤曰水字衍文逕美陽縣之中亭川合武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中亭川下有也字係訛舛衍文　案朱趙無三字有水也二字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官本曰按此十字近刻訛在下世謂之故縣川上　案朱趙同世謂之赤泥峴沿波歷澗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縣故城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杜陽下落縣字又朱趙此下有東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十字官本移上世謂之故縣川又故號縣有杜陽山官本曰按號近刻訛作谷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谷當作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號縣漢初并入雍故謂之故號也山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朱天作大趙改刊誤曰大柱當作天柱寰宇記校改趙釋曰寰宇記鳳翔府岐山縣下云岐山亦名天柱山河圖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山上時人亦謂此山為鳳凰堆注水經云天柱山有鳳凰祠或云其峯高峻迥出諸山狀若柱因以為名一清按御覽及程克齋春秋分記並引之今缺失矣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攝目矣朱箋曰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有杜陽縣杜水南入渭注云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即王莽之通杜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自當作有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詩自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上沮漆齊詩作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杜水又三字　案朱脫又字趙增並無杜水二字刊誤曰東上落又字二坑水注之水有二源一水出西北與瀆魋水合而東官本曰按近刻脫與字合上衍二字　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西北下落與字二字衍文歷五將山又合鄉谷水水出鄉溪東南流入杜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趙無謂之鄉谷川又南莫水注之官本曰按莫近刻訛作莢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名勝志引注作莫水方輿紀要云莫水亦曰莫谷水寰宇記武功縣下引水經注云莫谷水逕美陽縣與中亭川水合莢之與莫字形相近水出好畤縣梁

山大嶺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當作東南逕梁山宮西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水東有好畤縣故城王莽之好邑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將軍耿弇為侯國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雍水又南逕美陽縣西官本曰按近刻脫雍水二字　案朱趙無章和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永元二年　案朱趙同更封彰侯耿秉為侯國官本曰按彰近刻訛作鄣下衍雍字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耿秉傳秉以章和二年封美陽侯無封鄣雍侯事據前獂道縣注云渭水東北流與彰川合東北至彰縣南永元元年和帝封耿秉為侯國是秉先嘗封彰侯後更封美陽足補范書之缺此雍字誤其水又南流注于渭官本曰按此下原本及近刻並雜入渭水又東逕郿塢南至其愚如此共五十三字今訂正移前與渭水東逕郿縣故城南相比矣　案朱趙此下有渭水又東逕郿塢南漢獻帝傳曰董卓發卒築郿塢高與長安城等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其愚如此五十三字從官本移上渭水又東朱又作之趙改刊誤曰之當作又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逕長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維出洛谷圍長城即斯地也

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

芒水出南山芒谷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南下落山字謂終南山也宋敏求長安志校補北流逕玉女房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芒水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分為二水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于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即此也趙釋曰日知錄幼主謂之沖帝水經注以孺子嬰為沖帝其水分為二流一水東北為枝流官本曰按水下近刻衍之字　案朱趙有一水北流注于渭也朱箋曰舊本吳本俱缺此注謝耳伯據宋本補

水經注卷十八

後魏酈道元撰
渭水官本曰按近刻作渭水下經文上復衍渭水二字案朱趙同趙有補豐水補涇水補芮水三目
又東過槐里縣南孫校曰元和志興平縣槐里城周曰大邱云云卽此城也渭水南去縣二十九里又
東澇水從南來注之
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注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
也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趙無縣字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于竹
圃東北流又屈而北入于渭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案朱脫趙增西北二字刊誤曰箋曰
謝云宋本作又屈西北入于渭按孫潛云又屈而下落西北二字而字不衍渭水又東北逕黃山
宮南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黃山宮及就水田溪水皆在槐里縣西不得與經淆紊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卽地理志所謂縣有黃山宮惠帝二年

起者也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注是二年三字誤東方朔傳曰武
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游城也官本曰按近刻也上有非字衍案朱趙
有就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四字是注混作經水出
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孫校曰太平寰宇記盩厔縣有老子陵
昔李耳為周柱趙有下字史以世衰入戎于此有冢事非經證然
莊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
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復
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水歷竹圃北官本曰按近刻脫竹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孫云圃字疑誤或是陵字按名勝志引此文作歷竹圃北元和郡縣志司竹圃在盩厔縣東十
五里史記渭川千畝竹漢書王莽傳霍鴻負倚芒竹亦謂之鄠杜竹林有司竹都尉卽此地也箋說非是與黑水
合水上承三泉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三訛作二案朱脫訛趙增改就水之右三泉

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注就水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逕案朱趙作逕就水又
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逕長楊宮西官本曰按近刻脫逕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北流下落逕字又北逕盩厔縣故城西又東北與一水
合水上承盩厔縣南源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盩厔南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南字重文當
作縣泉當作原北逕其縣東又北逕思鄉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
又北流注于渭水也縣北有蒙龍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苑有蒙龍源案朱同
箋曰謝云當作縣北趙改刊誤曰源漢地理志作渠成林源靈軹源之源竝當作渠上承渭水于郿縣
東逕武功縣為成林渠官本曰按此有脫誤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郿下云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
上林苑為蒙龍渠東逕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苑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苑當作北亦曰靈
軹渠官本曰按渠近刻訛作源案朱訛趙改河渠書以為引堵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書字為

字案朱脫趙作湋渠以引堵水刊誤曰漢書溝洫志云關中靈軹成國湋渠引諸川如淳曰湋音韋韋水出韋谷此河
渠是湋渠之誤徐廣曰一作諸川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案朱訛趙改是也趙釋曰一淸按
漢書地理志云靈軹渠武帝穿溝洫志注如淳曰韋水出韋谷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
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考小槐里至此乃經所謂過槐里縣南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
是注混作經縣古犬邱邑也周懿王都之官本曰按懿近刻訛作槐案朱趙同趙釋曰
朱氏箋曰帝王世紀及世本並云懿王自鎬徙都犬邱此作槐王字之誤耳秦以為廢邱朱箋曰帝王世
紀及世本並云懿王自鎬徙都犬邱宋衷注云犬邱一名廢邱今槐里是也亦曰舒邱中平元年
靈帝官本曰按中平近刻訛作和平靈帝訛作桓帝案朱趙同趙釋曰沈氏曰是靈帝中平封左中郎
將皇甫嵩為侯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渠史記秦本紀云秦
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
趙釋曰沈氏曰秦本紀中無此文而漢書五行志引之洪範再考之則武王事見重敘秦世系中而昭王事終佚

五行傳云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
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後項羽入秦封司馬欣爲塞王
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章邯爲雍王都廢邱朱趙有居槐里三字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居槐里三字疑衍按是注正
釋槐里故重言之較櫟陽高奴加詳焉非贅詞也爲三秦漢
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滅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
槐治也世謂之爲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遞帶
防陸舊渠尚存卽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東有漏水官本曰按
漏近刻作涌 案朱趙作涌水趙刊誤
曰箋曰宋本作漏水按涌水字不誤出南山赤谷東北流
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以爲名漏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渭水 案朱訛
渭箋曰宋本作漏水趙改涌又北歷葦圃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遲葦圍西 案朱同趙改圍仍遲刊
誤曰圖當作圖名勝志校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

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西長楊五
柞二宮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七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東北逕五柞宮按長安志引此文五柞宮
下尙有西長楊五柞二宮七字寰宇記盩厔縣下亦有之今補入相去八里並以樹名宮亦
猶陶氏以五柳立稱故張晏曰宮有五柞樹在盩厔縣西趙刊
誤曰箋曰西一作矣按漢書注作西箋說之繆可知矣其水北逕仙澤東又北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北又 案朱趙同逕望仙宮東又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
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合甘水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
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趙增甘字之字刊誤曰在下落甘字水下落之字孫
潛校補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
郊地名也官本曰按甘字近刻訛在扈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南一作西按南字不誤甘字當移在

有扈之上尚書音義校正趙釋曰寰宇記鄠縣下引水經注
曰扈水上承扈陽池一清按此處引有扈以證甘水故知脫
文於此也甘水又東得澇水口水出南山澇谷北逕漢宜春觀東
又北官本曰按又字近刻訛在東字上 案朱趙同逕鄠縣故城西澇水際城北出
合美陂水朱趙美作渼趙刊誤曰箋曰漢古本作美按漢陂之渼十道志元和郡縣志長安志杜子美詩俱作
渼與美通不必改也水出宜春觀北東北流注澇水澇水北注甘水而
亂流入于渭官本曰按近刻脫澇水二字又脫注甘水而亂五字 案朱趙作北流入于渭趙釋曰一清按
說文澇水出扶風北入渭漢志無澇水也卽上林故地也東方朔稱武帝建元中
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夜漏十刻乃
出與侍朱作於外箋曰宋本作與侍趙改與侍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北地
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下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
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驩樂之上乃使大中大夫虞邱

壽王官本曰按乃近刻訛作仍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仍當作乃又朱箋曰虞卽吾古字通與待詔能
用算者舉籍朱作措箋曰漢書作舉籍謂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趙改籍阿城以南盩厔
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朱作宜箋曰漢書作賈直趙改直屬之
南山以爲上林苑東方朔諫秦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泰階
六符之事上乃拜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卒起上林
苑故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
林也
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
豐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爲枝津一水西
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逕靈臺
西又北至石墩注于渭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五十五字 案朱趙無地說云官本曰按

池近刻訛作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他說當作池說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趙改水所匯處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作水所匯處今補正無他高山異巒所有惟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與便門對直武帝建元三年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建武三年造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建武當作建元張昌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趙釋曰杭氏世駿曰漢書注張昌作服虔如淳作蘇林渭水又逕太公廟北廟前有太公碑官本曰按近刻脫廟字　案朱脫趙增文字褫缺今無可尋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又朱趙鄗作鎬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鄗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自漢武帝穿昆明池于是地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　案朱脫趙增基構淪褫今無可究趙釋曰雍錄曰諸家皆言自漢武帝穿昆明池後鎬京故基皆淪入於池

無復可究獨梁載言十道志曰鎬池一名元阯在昆明池北始皇璽之寰宇記云鎬泉在華陰縣東十九里其水或涌或止深不可測括地圖云是何眼亦謂之鎬池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過鎬池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初學記引樂資春秋傳作素車上人曰孫潛據之改過鎬池為車上人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官本曰按列近刻訛作扣　案朱趙作扣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見頃　案朱趙作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毛詩云

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為水名矣鄭元曰豐鄗之間水北流也鄗水北逕清泠臺西官本曰按清泠近刻訛作漢靈　案朱趙作溪靈趙刊誤曰宋本作漢靈臺按寰宇記引此文作清靈臺趙釋曰一清按谿字誤也朱氏謀㙔箋云宋本作漢靈臺竊謂似是而實非也御覽及長安志引此文作清泠臺與今本異朱氏家多古書未必無據魏書地形志京兆郡長安縣有周靈臺方輿紀要長安縣靈臺下引三輔故事曰周靈臺在鄠縣豐水東鄠縣豐城下云左傳昭四年楚椒舉曰康有酆宮之朝杜預曰酆宮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孔穎達曰酆去長安鎬池二十五里又曰靈臺在縣東北周靈臺也志云酆宮又東二十五里即靈囿之地中有靈臺詩所謂經始靈臺者也春秋僖十五年秦晉戰于韓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是也又曰三輔故事曰漢靈臺在長安故城西北八里本秦之清臺漢曰靈臺郭緣生述征記長安宮中有靈臺高十五仞水經注漢靈臺在秦阿房宮南去明堂三百步鎬水逕其西漢平帝元始四年立觀此則豐宮之靈臺為周而長安之靈臺為漢酈注既于長安城下紀漢靈臺矣于此又云漢靈臺不幾複與寰宇記引水經注作清靈臺是也蓋清臺之名不始于秦康志質遂禮統云夏為清臺商為神臺周為靈臺毛公詩傳曰神之精明稱靈四方而高曰臺且亦有清靈合稱者史記封禪書公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也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又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明有周漢之分呂圖亦云漢舊城外有靈臺北與未央宮對此即漢靈臺與鄠宮之靈臺無涉也中尉知改谿字之誤而不知漢字之亦屬臆說與事義大相乖繆者也玉海引水經注曰酆水北逕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廱靈沼此等文句今皆脫失無惑乎後人之但憑私見也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令朱作合箋曰疑作令趙改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也鄗水又北注于渭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注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慚尹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文穎以為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

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官本曰按朔近刻訛作霸　案朱趙同刊誤曰箋曰西京賦作秦里其朔薛綜注云里居也朔北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陽按霸者幽陰之義與朔字意同漢書律歷志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此義也實爲咸陽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爲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并長安南有洨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洨竝訛作沇下同考鄠縣東別有沇水此乃沇水也爲關中八川之一從穴不從允　案朱趙作而沇水注之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曰五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一清按沇字是洨字之誤地理志右扶風鄠縣下云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潏即今沇水或作洨與沇相似因名沇水潏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然則沇字之訛所由來舊矣水上承皇子陂于樊川官本曰按水上近刻衍其字　案朱趙有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

廢邱最賜邑于此鄉也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注　案朱趙作注西北流逕杜伯冢南杜伯與其友左儒仕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于宣王故成公子安五言詩曰誰謂鬼無知杜伯射宣王朱箋曰國語云周之衰也杜伯射王于鄗墨子云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其後三年王合諸侯田於圃田日中杜伯乘白馬朱衣冠射王中心折脊而殪著之周春秋以爲警汲冢瑣語云宣王之妾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王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並殺之後三年[illegible]杜伯射王洨朱趙作沇下同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也洨水又西北枝朱趙作支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于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洨水洨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又北逕秦通六基東又北逕堨水陂東又北得陂水水上承其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得陂承其陂　案朱趙同東北流入于洨水洨水又北逕長

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于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于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官本曰按近刻脫隆冬至上林十三字　案朱脫趙作乃於盛寒日載以駟馬車於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于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趙作暴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池水北逕鄗京東秦阿房宮西史記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官本曰按人上近刻有之字　案朱趙有先王之宮小乃作朝宮于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朱箋曰宋本有上字趙增上字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官本曰按抵下近刻衍城字　案朱趙有表山巔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

咸陽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其水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堨水陂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宮東于鳳闕南東注洨水洨水又北逕鳳闕東朱趙不重洨水二字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官本曰按貞近刻訛作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眞女當作貞女漢志注校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故繁欽建章鳳闕賦曰官本曰按鳳下近刻衍樓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何焯校衍樓字又朱無故字箋曰宋本有故字趙依增秦漢規模廓然毀泯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洨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

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傅子宮室曰上于建章中作神明臺井榦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卽賁非也官本曰按卽近刻訛作而案朱作而趙增卽字刊誤曰而下落卽字孫潛校增**泬水又逕漸臺東**漢武帝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趙臺下增高字刊誤曰漸臺下落高字名勝志校增漸浸也爲池水所漸一說星名也朱箋曰晉天文志漸臺四星在織女東南臨水之臺也南有璧門朱作壁趙改璧刊誤曰壁當从玉作璧下云璧玉門也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泬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沼案朱趙作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泬水入長安城官本曰按泬近刻訛作他案朱作宅趙改沈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引高都水按孫潛校改沈水于宅字爲近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朱作上箋曰漢書作土山趙改土山漸臺像西白虎卽是水也

又東過長安縣北

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爲澩其猶朱趙作出河之有雍也此瀆東北流逕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又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後人以爲鄧艾祠悲哉讒勝道消專忠受害矣此水又東注渭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渭水又東注此水案朱趙同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官本曰按近刻脫南有至造此其十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牽牛下落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十九字史記索隱引黃圖及別本水經注皆有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官本曰按三百近刻訛作二百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史記索隱作三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朱趙有一字百二十二梁孫校曰長安志作洞六十八柱七百五梁二百二十橋之南北孫校曰長安志作下二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官本曰按主近刻訛作立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立字長安志作主字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朱趙有一字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朱箋曰宋本作神趙改神出忖留曰我貌很醜朱趙作獰醜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狠醜按獰獰狀惡也朱氏作很醜與獰字義無別又誤刻爲狠字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脩之官本曰按更上近刻衍遂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遂字衍文橋廣三丈六尺官本曰按近刻脫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橋下落廣字孫潛校增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扶轝而機不發官本曰按扶近刻作捧案朱趙同但言官本曰按此下有脫文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謝云疑有脫誤今不知其故處也趙作矣**渭水又東與泬水枝津合**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泬亦訛作沈案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又泬朱

趙近作沈水上承泬水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水一水
東入逍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實可翫其一
水北流注于渭官本曰按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流下落注字渭水又東逕
長安城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經脫東字趙改增刊誤曰入字是注混作經又
下落東字胡渭校增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趙釋曰一淸按漢書惠帝紀元年城長安三年春發
長安六百里內男子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注鄭
氏曰城一面故速罷又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六年起長安西
市也而史記呂后紀云惠帝三年方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
年城就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
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卽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
之王莽更名常安官本曰按常近刻訛作長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常安長字誤十
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
亭一曰東都門官本曰按一近刻作亦案朱趙作亦又都並作城其郭門亦曰東都

門趙釋曰一淸按漢書王莽傳無東字卽逢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淸明門
一曰凱門王莽更名宣德門布恩亭官本曰按名近刻作內曰案朱趙作曰
有藉趙改藉下同田倉亦曰藉田門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
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靑又名靑城門或曰靑綺門亦
曰靑門門外舊出好朱趙作佳朱箋曰一作好瓜瓜昔廣陵人邵平爲秦
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
阮籍詠懷詩云趙作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靑門外連畛拒阡陌
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
莽更名永淸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
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
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名光禮門顯樂亭北對武庫官本曰按近刻

脫此四字案朱趙作卽西安亭北對未央宮第三門本名平門又曰便門官本曰按此四
字近刻訛在後光華門也下案朱趙同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朱誠作城趙改刊誤曰城
三輔黃圖作誠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官本曰按此十字近刻訛在顯樂亭下案朱趙同
孫校曰御覽引第三西安門下略同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
秋門億年亭亦曰光華門也官本曰按華近刻訛作畢案朱同箋曰宋本作故光畢趙增
故字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
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卽此門
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義亭
官本曰按義近刻作誼案朱趙作誼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官本曰按
民近刻訛作氏又此句之下衍又曰光門四字案朱趙同趙說見下亦曰突門趙釋曰一淸按此西出之
第三門也曰光門而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亦曰光門二
門不應相同也程大昌曰以黃圖考之長安城北面從西數

來第一門名橫門門外有橋曰橫橋呂相長安圖䂊趾亦
同又黃圖長安有九市其三在道東東市在突門夾橫橋大
道水經曰光門亦名突門在長安西從南來第三門正與黃
圖呂圖之謂橫門者隅角相次故黃圖呂圖之謂在北者卽
與水經之謂突門光門爲在城西面
者相應也今去古遠不敢以何爲定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
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
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
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孫校曰長安志咸陽縣棘
門在縣東北十八里按漢書徐厲軍于此備匈奴有通門亥門也官本
曰按此下近刻衍其字案朱趙有第二門本名廚門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洛門案朱趙作洛又
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
安城北門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一曰廚門四字案朱趙有又朱箋曰按此問敘長安十二門故洛門
之後繼以廚門杜門舊本脫誤以鄭縣注續此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故名曰廚門

也宮本曰按近刻東訛作事名譌作城朱訛趙改刊誤曰事當作東城當作名案如湻曰今名廣
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
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宮本曰按近刻外訛作水民訛作名案朱同趙改亦不
改名刊誤曰水方輿紀要作外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皆通逵九逵三途洞
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朱作爲徑之經趙改刊誤
曰箋曰一作爲往來之徑按此文見三輔決錄朱氏何以不名其書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漢
成帝之爲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
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
令太子得絕馳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
口東逕河池陂北宮本曰按近刻脫陂字案朱脫趙增陂而二字刊誤曰河池下落陂而二字孫潛
校增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泬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

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朱有縣字箋曰宋本無縣字趙刪鼎路門東
南七里其制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堂宮本曰按近刻訛作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明堂月令篇云九室十二堂劉
歆取考工補周禮冬官之闕匠氏一職記軌步之制十因及明
堂有云夏后氏世室五室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殷人重屋
四阿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湻于登作五室之說則云水木用事交于東
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土金用事交于
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鄭康成註禮主考工說謂大戴所
記創于秦相呂不韋之作春秋並非古制而主大戴者極訾
康成註悉本湻于登月令異義有乖正論九室五室互相譏
誚竟成門戶按北史封軌傳云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
之禮著十二堂之文又袁翻傳云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道元
北方之學者兼取戴記考工之制故濕水篇有明堂上圓下
方四周十二戶九室之文此注復列九宮十二堂四嚮五室
之義世本堂字誤作室下室字又嫌與上重文乃改作色沭
俗紕繆甚矣其妄也四嚮五室宮本曰按近刻訛作色案朱訛趙改堂北三百步有靈
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宮本曰按元始近刻訛作永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永始是元始

之誤渠南有漢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畤始祀皇天上
帝于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
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爲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好也太子巫
蠱事發斫杜門東出史良娣死葬于苑北宣帝以爲戾園以
倡優千人樂思后園廟故亦曰千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
門外與泬水枝渠會渠上承泬水于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
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于此
臺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
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宮本曰按臨近刻訛作于脫水字案朱
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三輔黃圖云頭入渭水尾達樊川按通鑑注引此文作頭臨渭水臨字是也尾達樊
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

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
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閶闔止
車諸門趙刊誤曰箋曰公車古本作正車玉海引此作止車門按關中記云未央宮有閶闔門止車門止字是也
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皇朱雀鵷鸞昭陽
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北朱作此箋曰玉海作北趙改北即桂宮
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
通故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朱作有箋曰一本作道趙改道穹隆屬
長樂與明光宮本曰按隆近刻作窿下脫屬字案朱作逕窿箋曰玉海有屬字趙增屬字不改窿字
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武庫北
舊樗里子葬于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
秦人號曰智囊葬于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

里子云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葬于渭南章臺東 官本曰按卒近刻訛作穴 案朱趙作穴 至漢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是也 朱是作予箋曰予疑作是 宋本無予字趙依宋本 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謂是池爲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豎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 官本曰按近刻脫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樓下落豎字名勝志校增 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卽漢書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渠官渠也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王宮家渠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王嘉傳註蘇林曰王渠官渠也今校正 猶今御溝矣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 官本曰按覆盎門近刻訛作霸門 案朱趙同 一水逕楊橋下卽青

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 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右入昆明故六字 案朱趙無 東逕奉明縣廣城鄉之廉明苑南 官本曰按廉近刻訛作廣 案朱趙作廣城趙作成 史皇孫及王夫人葬于郭北宣帝遷苑南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史王孫及王夫人七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七字重文宜衍 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是也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西葬日柩馬悲鳴輕車罔進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 官本曰按其內有長安廚官至此原本訛在後今斯原夾二水也下朱謀㙔移此 故遂葬焉冢在城東八里飲馬橋南四里故時人謂之馬冢 朱下接經文又東過鄭縣北注文渭水又東逕鑾都城北云云趙下接經文又東過霸陵縣北云云刊誤出故時人謂之馬冢七字曰箋曰按舊本脫誤吳琯移遂葬焉二十二字續此是矣

復誤以[illegible]亦注續馬冢之後錯簡如初今特改正按吳本錯誤尚多朱氏改正亦未爲得清溪胡渭作禹貢錐指二十卷悉取常熟黃儀之說更定余亟從之惟李夫人冢陵一條全氏又據黃圖移在漢武帝茂陵之下今爲先具錯簡之蹟然後校梨誤文可無遺憾已 故渠又北分爲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 官本曰按故遂葬焉至此原本訛在後陵之西如北一里西字下近刻多從朱謀㙔本截謂之馬冢以上二十三字移于此餘仍舊今考故渠又北以下乃注內敘昆明故渠所終朱氏不察耳 案故渠以下二十五字朱在後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陵之南下經文東入于河上趙移後悲思不已賦詩悼傷下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上 今從官本移此

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官本曰按長安故城在今長安縣西北霸陵故城在今咸寧縣東鄭縣故城在今華州北而華陰又在其東渭水西來由長安霸陵鄭縣乃至華陰入河原本經文于長安之後次華陰次鄭縣次霸陵接以東入于河近刻多從朱謀㙔本長安之後次鄭縣次華陰次霸陵皆失之注內訛舛尤甚其所敘成國等渠散在數處漫無首尾紛糾難理今悉以地之方向比次推勘爲之是正 案朱經文接後注又逕槐原東東

南流注于渭水下趙移接上注故時人謂之馬冢下以下同官本其不同者分析注明刊誤出又東過霸陵縣北至陵之南十一字曰又東過霸陵縣北經文接前十五葉二行注馬冢之次行陵之南下接前二十三葉十一行如北一里卽李夫人冢

霸者水上地名也 官本曰按者字近刻訛在水字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者二字當倒互黃省曾本校改御覽長安志引此文並如之本應劭語道元襲用之耳 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爲霸水以顯霸功水出藍田縣藍田谷 孫校曰長安志云十道志霸水源出終南山金谷 所謂多玉者也西北有銅谷水 官本曰按谷近刻訛作公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公當作谷寰宇記校 次東有輞谷水 官本曰按輞近刻訛作輕 案朱訛趙改朱脫水字趙增刊誤曰箋曰輕谷下脫一水字按名勝志引此文作輞谷水方輿紀要云藍田縣有輞谷水在縣南八里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有千聖洞細水洞錫水洞諸水會焉如車輞環湊自南而北圓轉二十里過此則豁然開朗林野相望亦謂之輞川王維云輞水淪漣是也輕字誤 二水合而西注 官本曰按近刻下衍之字 案朱趙有 又西流入渥水 官本曰按渥近刻訛作渥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長安志云劉谷水一名泥水方輿

紀要云晉永和十年桓溫伐秦破青泥是也下清泥軍清泥城並當作泥趙釋曰長安志劉谷水一名泥水引水經注曰水出藍田之東谷俗謂之劉谷西北與石門水合又石門谷水東有銅谷水合輞谷水西注泥水今本無之一清按輞谷水是輞谷水之訛 涇水又西逕嶢關北歷嶢柳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柳嶢城 案朱趙同 東西有二城魏遣青泥軍于城內官本曰按青近刻訛作清下同 案朱趙作清世亦謂之青泥城也秦二世三年漢祖入自武關攻秦趙高遣將距拒趙作于嶢關者也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 涇水又西北流入霸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京兆南陵縣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而是注涇水源流正與班固所稱沂水合沂涇音同觀宋敏求引注佚文可見師古音沂爲先歷反蓋誤耳而道元引漢志則以滻水當之 霸水又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 案朱竹作也趙改北刊誤曰也當作北 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脫成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惠下落成字竹書紀年校

補秦子向命爲藍君蓋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于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反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于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矜之 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孫校曰元和志藍田縣白鹿原在縣東南六里晉桓溫伐苻堅督護鄧遐等奮擊於白鹿原卽此也今在藍田縣西二里 卽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是也官本曰按是字近刻訛在也字下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也是二字當互易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秦始皇紀重敘秦世系云昭襄享國五十六年葬茝陽索隱曰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芷與茝同此是昭襄王之陵而其孫莊襄王亦葬茝陽卽所謂子楚陵也 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陵上西馳下峻坂官本曰按近刻脫陵上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霸下落陵上二字漢書袁盎傳校補 袁盎攬轡于此處上曰將軍怯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人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柰高廟何上乃止 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源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 其水西北流謂之荊溪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溪水二字 案朱同箋曰疑脫一荊字趙增荊字刊誤曰谿水上落荊字 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孫校曰今志狗枷川水荊谿水俱在縣西南五十里 水有二源西川上承魏山之斫槃谷孫校曰魏山疑卽蕢山漢書高紀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元和志藍田縣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逕風涼原西關中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魏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卽是原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原下落也字孫校曰太平寰宇記萬年縣硯石福地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川有阜曰風涼原亦雍州之福地卽此水

有二源西川水出魏山之斫槃谷是也 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右合東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次東有孟谷官本曰按近刻脫次東有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孟谷上落次東有三字長安志校正 次東有大谷朱有作又趙改刊誤曰又當作有長安志校正 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官本曰按近刻脫次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上落次字 五水北出谷西北歷風涼原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 案朱無出字趙谷西改合而刊誤曰谷西當作合而長安志校 又北與西川會原爲二水之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陵東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而字 案朱趙有 北去杜陵十里斯川于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趙大改天刊誤曰大長安志作天趙釋曰一清按北齊書昭帝紀云時有天狗下亦其類也山海經有獸亦名天狗焉西山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榴榴可以禦凶吳任臣廣注引事物紺珠云天狗如貍白首

音如猫食蛇有賊則狗吠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故字案朱趙有一堡無患故川
得厥目焉川水又北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
北去長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縣
之漢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趙有王莽之饒安也其水又北注荆溪荆溪
水又北逕霸縣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入案朱趙作入朱箋曰孫云疑作霸水趙縣改水又有
溫泉入焉水發自原下趙原改亭刊誤曰原當作亭郎下霸陵縣之故亭入荆溪水
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滻水非也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
在霸陵縣有故亭郎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云趙作霸日
滻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
大川之禮趙釋曰一清按史記封禪書云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今注云云

是抄變其詞而失其義也昔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指新豐路示愼夫人曰
此走邯鄲道也因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悽愴悲懷
顧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
椁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今斯
原夾二水也官本曰按又東過霸陵縣北至此原本訛在後灌水又北注于渭之後朱謀瑋本訛在又逕藕
原東東南注于渭之後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又朱箋曰此後皆敘霸水事舊本錯誤以廁門續此今移正案朱此下接
霸水又北會兩川與官趙本同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右出焉官本曰按渠右
近刻訛作源左案朱同趙改源不改左刊誤曰源當作渠霸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王
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
取材瓦以起九廟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

重屋孫校曰廟殿以下見三輔黃圖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
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褫高
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霸水又北逕枳道在長安
縣東十三里王莽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蛾羣飛官本曰按蛾近刻訛
作鶖案朱趙作鶖趙釋曰何氏曰亭林云當作白蛾一清按事見漢書元帝紀建昭元年也自東都門過
枳道官本曰按過下近刻有于字案朱趙有呂后祓除于霸上還見倉狗戟趙作
撠脅于斯道也水上有橋謂之霸橋地皇三年霸橋木災自
東起卒數千以水汎沃救不滅晨燎夕盡王莽惡之下書曰
甲午火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
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官本曰按近刻脫聖祖至正以共二
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神明下落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以二十字漢書王莽傳校補

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橋官本
曰按近刻脫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霸下落橋字王莽傳校補爲長存橋霸水又朱作之箋曰宋
本作又趙改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子楚
陵北皇甫謐曰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官本曰按芷陽近刻訛作芒蕩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芒蕩當作芷陽京兆東南霸陵山劉向曰莊王大其名立
墳者也戰國策曰莊王字異人更名子楚故世人猶以子楚
名陵趙釋曰一清按史記始皇之父爲莊襄王索隱以爲葬陽陵寰宇記雍州萬年縣下云霸岸在通化門東二十
里秦襄王葬于其坂謂之霸上有城即秦穆公所築漢爲縣在東北二十三里霸水東霸陵故城是也東南至漢文帝陵
十里又東逕新豐縣右會故渠渠上承霸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渠字案朱趙
無東北逕霸城縣故城南官本曰按霸城縣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霸下落城字
晉書地理志京兆郡有霸城縣蓋曹氏所改魏書地形志霸城縣晉改漢文帝之霸陵縣也官本

卅案陵下近刻衍葬字案朱衍趙删刊誤曰下漢字衍文王莽更之曰水章魏明帝景
初元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文帝黃初元年案朱趙同趙釋曰何氏曰文當作明黃當作景事見三國志魏明帝紀注中然後漢書方術傳注引此正同豈唐初所傳之本已訛繆不可讀耶書不經劉向揚雄之手其孰爲是正哉
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
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官本曰案近刻爾訛作其已訛作似案朱同趙改爾以刊誤曰其黃省曾本作爾似當作以古以已字通用故渠又東北
逕劉更始冢西更始二年爲赤眉所殺故侍中劉恭夜往取
朱箋曰一作收趙改收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于霸陵縣更始
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節安集河東聞更始死歸世
祖累遷司隸校尉行縣經更始墓官本曰案經近刻作遷案朱趙作遷遂下
拜哭盡哀而去帝問公卿大中大夫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

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釋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之字案朱趙有又東北逕新豐
縣右合漕渠官本曰案右近刻訛作又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右漢大司農鄭當
時所開也以渭難漕命齊水工徐伯朱趙有乃字發卒穿渠引渭
其渠自昆明池官本曰案其渠近刻訛作今源案朱作今源趙改合渠刊誤曰今源當作合渠南
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爲便今無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無趙删今字刊誤曰今字衍文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
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
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趙刊誤曰箋曰濺舊本作濺案集韻濺汙灑也史記藺相如傳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是其義也虎不敢動卽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
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渠魏尙書左僕射衞臻征蜀所
開也號成國渠引以澆田官本曰案田上近刻衍故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郿縣

成國渠北至上林入蒙龍渠益西京已有是渠衞公振更修治之其瀆上承汧水于陳倉東
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安定梁嚴趙作巖冢碑碣尙
存又東逕漢武帝茂陵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又東二字案朱脫趙增一又字刊誤曰逕上落又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帝自爲陵官本曰案帝上近刻衍武字案朱趙有
在長安西北八十餘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
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
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
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
不宜爲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邱
陵之西而北一里官本曰案霸水又北會兩川至此句西字止原本訛在前于嗟滕公居此室下朱謀瑋移此考其文義前後皆敘成國故渠所逕也案朱趙同朱作陵之南趙增西字而朱趙作如趙刊誤出陵之南三字

曰南上落西字又出如北一里至賦詩悼傷九字曰如北上接後三十二葉十六行陵之南賦詩悼傷下接後三十二葉十六行故渠又北分爲二渠黃圖云茂陵在茂陵北一里寰宇記雍州興平縣下云茂陵在縣東北十九里李夫人陵在縣北十六里是也又出如北一里四字曰箋曰如當作而案如字不誤卽李夫人冢冢形三成
世謂之英陵官本曰案英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英三輔黃圖云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案朱趙英作英趙刊誤曰箋曰一作英陵案英字不誤黃圖校夫人兄延年知音尤善歌舞
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常趙作嘗侍上起舞歌
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
知傾城復傾國官本曰案復近刻訛作與案朱同趙改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舞得幸
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官本曰案后近刻訛作厚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厚全氏校改后
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朱同官本故渠二字

下譚元春評本注曰箋注謂此故渠篇內不見張本疑有脫
誤然觀前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注中歷舉故渠疑此至分卑
尊之名者也當續前注馬冢之後趙賦詩悼傷下有故渠又
北分爲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二
十五字刊誤出故渠又北至今無水八字曰故渠又北上接
前二十三葉十八行賦詩悼傷今無水下接前二十三葉十
八行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又出故渠又東逕茂陵縣
故城南至分卑尊之名者也十九字曰故渠上接後三十二
葉十八行今無水分卑尊之名者也下接後二十六葉四行
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又出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
城南十一字曰箋曰此故渠篇內不見張本疑有脫誤案注
云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又逕漢武帝茂陵南又北分爲二
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下接是注故
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至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
無水成國故渠西京時已有之而衛臻更修復之世本彼具
霸陵縣下此隸華陰縣中前後倒置不相貫串又渠字或訛
作源一望迷離遂以爲不見張本疑其有脫誤耳今爲更正
始可追尋恨不起中尉于九原而告之案故渠下二十五字
今從官本移前故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縣焉王
時人謂之馬冢下
莽之宣成也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

故坂北卽龍淵廟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朱訛趙改刊誤曰此當作北　案如淳曰三
輔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廟處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其處黃　案朱訛
同箋曰宋本處上有廟字黃字衍趙依宋本蓋宮之遺也故渠又東逕姜原北渠
北有漢昭帝陵官本曰案陵上近刻有平字　案朱趙有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
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
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魏其侯竇嬰
冢南又東逕成帝延陵南官本曰案近刻脫東逕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下落東逕二
字陵之東北五里卽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南官本
曰案近刻脫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渭陵下落南字元帝永光四年官本曰案永光近刻訛作永元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永元當作永光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爲初陵詔不立縣
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東逕惠帝安陵南官本曰案近刻脫東字　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又下落東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趙衍地
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
北地理志曰縣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于蘭池今不知
所在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雍錄
曰咸陽縣東二十五里蘭池陂卽始皇遇盜之地漢于
其北立池陽縣一清案漢志左馮翊池陽縣應劭曰在池水
之陽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三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爲長池東
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爲鯨魚長
二百丈孫校曰蘭池史記注作蘭池又東逕長陵南亦曰
長山也官本曰案陵之西而北一里而字起至此原本及近
刻並訛在後不得爲湖縣西下今考文義亦敘成國
故渠所逕上下地望連比具有首尾後無所謂故渠者也
案朱訛趙改又朱趙此下有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
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
丈二十五字官本移後說見下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
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墳壠稱
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趙作邱云

者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于山分卑尊之名者也官本曰案
亦曰長山也下原本及近刻並接以三秦記曰長城北有平
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方接以秦名云云今
訂正移于後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朱故渠云云接後渠起谷口尾入櫟陽是
也今無水下趙移改刊誤出云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
至東南流注于渭水二十字曰故渠上接前二十四葉十九
行分卑尊之名者也東南流注于渭水下
接前二十葉十七行右逕新豐縣故城北冢北有亞朱作弱箋曰弱
夫當作亞夫趙改亞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陽
陵南官本曰案近刻脫陽字　案朱趙無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渭水又東逕
霸城縣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霸城縣落城字與高陵分水水
南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
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徵爲太子太子卽帝位立
恭王寢廟于京師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壽元年傅后崩合

葬渭陵番氏關中記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共陵也諸侯
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卽傅太后陵不與元帝
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
元帝齊者謂同十二丈也王莽奏貶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
百人開棺臭聞數里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月朱訛趙改刊誤曰月當作里案公卿在位
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
具助將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今其處
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墀又亦謂之增阜俗亦謂之成帝初陵
處所未詳也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冢次有碑左則涇
水注之孫校曰涇水僅見於此渭水又東逕鄣縣西蓋隴西郡之鄣徙
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水出雲陽縣石

門山謂之清水孫校曰一曰黃嶺水見卷十六瀘水下東南流逕黃嶔山西又
南入祋祤縣歷原南出謂之清水口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
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
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東南絕白渠瀆又東南
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官本曰案故渠
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白渠
自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下考其文義仍敘成國故
渠其入渭在景陵之東南渠自西而東逕漢諸陵先武帝茂
陵次昭帝平陵次成帝延陵次元帝渭陵次哀帝義陵次惠
帝安陵次高帝長陵次景帝陽陵據三輔黃圖所記茂陵在
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延陵在扶風
去長安六十二里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義陵在扶風渭
城西北原上去長安四十六里安陵在長安城北三十五里
去長陵十里長陵亦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陽陵在長安城東
北四十五里注文前後錯紊數處其脈絡條貫可尋又以三
輔黃圖諸陵里數參之無不脗合 案朱渭下有水字下接
前經文又東過霸陵縣北云云趙改同官本以渭水二字下

屬此于下增一渭字刊誤曰于文當重一渭字下渭水二字與右逕新豐縣故城北句接連渭水右逕新
豐縣故城北朱右作石接前水卽符禺之水也南出符下趙移改刊誤曰石逕新豐縣故城北至不得為湖
湖西十五字曰石字誤當作右上接後二十七葉九行渭水二字不得為湖下接前十六葉二十行蘇林曰湖西二字衍
文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麗山東北官本曰案近刻北訛作也此下又衍水字 案朱訛
趙改並有水字刊誤曰也當作北本導源北流朱趙北作東趙刊誤曰箋曰東一作北案非也下云後秦
始皇葬于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則東字不誤後秦始皇葬于山北水過而曲行
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池案朱趙作池下屬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圍四里池水
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冢壙于麗戎之
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
斬山鑿石下錮三泉官本曰案錮近刻訛作涸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涸當作錮史記始皇本紀穿

三泉下錮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也以銅為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
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
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
以人魚膏為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
甚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
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
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朱無發之二字趙增刊誤曰入關下落發之二字黃省曾本校增長
安志引此文亦有之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尋
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北對鴻門十里池水又西北流
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麗山西北有溫水祭
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

唾之生瘡 官本曰案近刻脫遊而忤其旨神女七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神女下有缺文朱無易引三秦記神遊而忤其旨神女七字 始皇謝之神女爲出溫水後人因以浣洗瘡張
衡溫泉 一本誤水 賦序曰 趙作云 余出麗山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
之普施乃爲之賦云此湯也不使灼人形體矣池水又逕鴻
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故麗戎地也高祖王關中太上皇
思東歸故象舊里制茲新邑立城社樹枌榆令街庭若一分
置豐民以實茲邑故名之爲新豐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改爲
都鄉封段熲爲侯國 趙釋曰一清案漢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都亭都鄉所以統一縣之鄉亭者後漢書本傳段熲初封都鄉侯更封新豐縣侯非改新豐爲都鄉也 後立陰槃城其水際城
北出世謂是水爲陰槃水 官本曰案城北近刻訛作北城又脫出字案朱趙同 又北
絕漕渠北注于渭 官本曰案渠北近刻訛作槃溝案朱訛趙改不增北字刊誤曰漕渠漢大司農鄭當時所開槃乃渠字之誤 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坂口名也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坂下坂名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坂二字重文史記項籍本紀云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也今校訂 右有鴻亭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古有鴻寍案朱同趙改寍不改古刊誤曰鴻寍當作鴻門亭 漢書高祖將見項羽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
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 官本曰案近刻脫采字案朱趙無
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 官本曰案近刻作相案朱趙作相 可誅之 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漢字案朱趙有 高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
盾撞人入食豕肩于此羽壯之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
亭者也郭緣生述征記 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三字案朱無趙增曰字刊誤曰郭緣生下落曰字 全氏校增 或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 朱有高祖二字箋曰宋本無高祖二字趙刪 危高祖羽仁而弗斷范增謀而不納項伯經護高祖

以獲免既抵霸上遂封漢王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
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
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
里于理爲得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涂經見可謂學
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
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
之 朱豐作城趙改又刪無之二字刊誤曰箋曰城宋本作豐案無之二字衍文 蓋指縣治而言非
霸城也 官本曰案城近刻訛作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 自新豐故城西至霸
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
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卽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
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
知緣生此記乖矣渭水又東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東戲水
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春秋晉獻
公五年伐之獲麗姬于是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麗邑矣
又北右總三川逕鴻門東又北逕戲亭東應劭曰戲宏農湖
縣西界也地隔諸縣不得爲湖縣西 官本曰案渭水右逕新豐縣故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竝訛在南出符石下考鄭縣在今臨潼縣西北新豐故城在臨潼縣東北渭水逕鄭縣而東與新豐地相連比今改正案朱縣西作湖西下接上而北一里卽李趙夫人冢至賦詩悼傷趙移同官本刪湖西二字蘇林曰刊誤出蘇林曰至俱北入渭八字曰蘇林曰此接後二十三葉十一行不得爲湖俱北入渭下接後二十四葉十九行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 戲邑名在新豐東南四十里 官本曰案四近刻訛作三案朱趙作三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云在鄭東南案非也郡國志新豐東有鴻門亭及戲亭劉昭補註引蘇林曰縣東南四十里此段注原在霸水新豐之下朱氏既誤割入鄭縣不得不假宋板改去新豐字以實其說也 孟康曰乃水名

也今戲亭是也孫校曰史記索隱曰今案其水東爲戲驛也昔周幽王悅褒姒姒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諸侯至官本曰案近刻脫諸侯二字案朱趙無無寇褒姒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諸侯不至遂敗幽王于戲水之上身死于麗山之北故國語曰幽滅者也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爲初陵以爲非吉于霸曲亭南更營之官本曰案近刻脫吉字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非下落吉于二字鴻嘉元年于新豐戲鄉爲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惡不可爲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徙將作大匠解萬年熾煌官本曰案萬近刻訛作延案朱趙作延趙釋曰一清案漢書作解萬年關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爲二水並注渭水渭水又

東泠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趙釋曰一清案長安志曰水經曰浮肺山一作肺浮是舊本原作浮肺今本乃後人據他書更易耳蓋麗山連麓而異名也北會三川統歸一壑官本曰案一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一歷陰槃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酉水南出倒虎山官本曰案酉近刻訛作首又脫出字案朱脫趙增並作酋刊誤曰南下落出字西朱作南箋曰一作西趙改西總五水單流逕秦步高宮東官本曰案流下近刻衍注字案朱趙有世名市邱城官本曰案市邱近刻訛作立市案朱訛趙改歷新豐原東而北逕步壽宮西又北入渭渭水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官本曰案蘇林曰戲邑名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鄭縣令裴畢字君先立下今考文義乃敘戲水所逕首尾連貫不得雜于東西石橋水之間，案朱此下接渭水又東與石橋水會云云趙移同官本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朱渭水云云按分卑尊之名者也下趙移同官本刊誤出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至今無水十五字曰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上接前十七葉十九行但北入渭今無水之次行接前十五葉四行又東過鄭縣北經文霸陵縣一條注盡此秦伐邽置邽戎于此有上邽故加下也渭水又東與竹水合朱趙無水字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官本曰案媚近刻作郿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郿名勝志校改媚寰宇記云竹水出媚谷是也孫校曰長安志萬年縣竹谷在縣南六十里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大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官本曰案首近刻訛作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口起漢書溝洫志作首起出于鄭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官本曰案起近刻訛作在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在後漢書溝洫志作起後即水所始也官本曰案始近刻訛作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黃省曾本作始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歷藕原下官本曰案歷近刻作逕案朱趙作逕又東逕鄣縣故城北官本曰案

近刻脫又東二字案朱趙無東南入渭今無水白渠又東枝渠出焉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書曰苻堅朱苻作符趙改刊誤曰符當从草作苻建元廿四年官本曰案近刻作十年案朱趙作二十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魯夢客龜言官本曰案近刻脫魯字案朱趙無我將歸江南不遇死于秦魯于夢中自解曰官本曰案魯近刻訛作曾案朱作曾箋曰宋本作高趙改高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于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又東逕櫟陽城北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自雍徙居之十八年雨金于是處也項羽以封司馬欣爲塞王按漢書高帝克

關中始都之官本曰案近刻脫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高帝下落克字全氏校增王莽之師
亭也官本曰案亭近刻訛作高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師亭後漢建武二年封
驃騎大將軍景丹爲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
錦夜行故以封卿白渠又東逕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逕居陵
城北蓮芍趙作勺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
溝洫志曰白渠首起谷口官本口案近刻脫白字　案朱趙無尾入櫟陽是也
今無水官本曰案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前分卑鄉之名者也下考下邽故城在
今渭南縣東北直新豐之東鄭縣之西不得雜入成國渠中今改正　案朱此下接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云云
趙移同官本
又東過鄭縣北朱又東云云接前故時人謂之馬冢下趙移同官本刊誤出又東過鄭縣北至裴畢字君先立
十三字曰又東過鄭縣北經文之右行接後二十六葉四行今無水裴畢字君先立下接後十七葉十九行渭水又東石橋水

會
渭水又東逕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
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巒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
非也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朱抗作亢趙改刊誤曰亢當作抗小赤水
卽山海經之灌水也孫校曰卽招水今名喬谷水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
加谷于孤柏原西官本曰案柏近刻訛作相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相寰宇記引此文作柏東北
流與禺水合官本曰案禺近刻訛作愚　案朱作愚箋曰愚山海經作禺趙改禺水出英山朱無
水字趙增刊誤日出上落水字北流與招水朱箋曰招音韶相得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
衍趙刪刊誤日水字衍文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官本曰案經文又東
過鄭縣北至此原本訛在前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後朱謀㙔本訛在謂之馬冢後辯詳又東過霸陵縣北下　案
趙刊誤曰箋云此後皆敘鄭縣事舊本錯簡今改正案朱氏之改正鄭縣注是矣然割截未淸致有下句之繆又案朱此

下有又逕觀愚之山北流入于渭十一字趙刪刊誤出此十一字曰箋曰孫云觀愚字誤山海經作苻禺之山苻禺之水
出焉北流注于渭案朱氏惟據上有禺水遂誤以十一字移此不知其文與上下絕不相蒙也後二十葉十六行十七行
注云渭水又東合沙渠水水卽苻禺之水也南出苻以下缺文當取此處禺之山北流入于渭八字補入乃成文而華陰
縣注亦終矣此十一字當衍去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趙刊誤曰石橋水有
二皆出馬嶺山道元兩敘其源流一流逕鄭城西爲西石橋水一流逕鄭城東爲東石橋水郭緣生云鄭城東西十四里
各有石梁者是也方輿紀要云劉裕伐秦王鎭惡自河入渭秦將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鎭惡追之秦主泓自霸上還屯
石橋以爲之援此西石橋也唐中和初昭義帥高潯合河中兵討黃巢尋敗于石橋潯奔河中華州復爲巢所陷此東石
橋也積石據其東麗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懸流數十朱有丈字箋曰舊本無丈字趙刪與華岳同體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有橋橋雖崩褫
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
闞駰謂之新鄭水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史記秦武公十

水十九

年縣之鄭朱無鄭字箋曰宋本作鄭桓公趙增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
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旣敗虢
儈又滅趙儈作檜刊誤曰箋曰國語作鄶案鄶古作儈世本所謂四曰求言是爲儈人後乃除人加邑毛詩國風又作檜
遷居其地國于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
余按遷史記趙無遷字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
庶弟友于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
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于虢儈之間幽王貫于戲官本曰案貫近刻作
卒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宮吳改作卒案全氏云皆非也宮字是貫字之誤鄭桓公死之平
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于彼官本曰案乃近刻訛作及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及當作乃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謂朱趙作使朱箋曰使一作謂公孫獲

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與許爭乎是指新鄭爲言矣官本曰案
是下近刻衍其字　案朱趙有然班固應劭鄭元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
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賢于
許瓚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赤眉樊崇于郭北
設壇官本曰案郭近刻訛作鄭　案朱趙作鄭祀城陽景王而尊右校卒史劉俠
卿牧牛兒盆子爲帝年十五被髮徒跣爲具絳單衣半頭赤
幘直綦履顧見衆人拜恐畏欲啼號年建世後月餘乘白蓋
小車與崇及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卽此處也城南
山北有五部神廟東南向華嶽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
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官本曰案渭水又東西石橋水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又逕符禺
之山北流入于渭下考西石橋水東去鄭城十里西則灌水而符禺之水遠在華陰之東今改正　案朱此下接前蘇林

曰戲邑名云云趙移同官本釋曰一清案五部神廟碑洪氏
隸釋作徵阮君神祠碑其辭曰天地定位山闕神七嶽瀆諸
侯瀆事其細禋祭祛曰山林川谷有益於民闕二在祀典夫
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也石隄樹谷南通商雒以爲熊耳
百川鍾集充雍溢谷時有盛雨彭濞涌溢乘高趨下揚波
沬於是殺阮以寫之賁承寫其流北注諸渭闕漢潘暴使不跳
爲害前世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爲立祠
以報其功自㠯新已來其祀隳廢阮稍堙塞隄防沮潰漂沒
田疇播敗亭市神怒民怨縣遂以衰闕賤仕宦闕失官諧闕弊不震
迄光和四年作詺之歲令河東聞憙闕君諱闕字君闕爲政
以德五教時序肅恭明神敬奉禮祀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一縣之陵遲懽闕至之無傳追惟伯禹過治之利乃復浚治
廢阮通利其水紹修舊祀宏祁其祠使民報祈覲於社稷其
有徵拜州郡辟召皆當來闕大小有差穀阮君尚饗後之人
是遵是奉神必據焉光和四年六月辛未造右穀阮君神祠
之碑銘篆額在鄭縣靈帝光和四年縣令裴畢字君先立碑
無縣令姓名据水經得之案有二陵古稱地險蓋川阜高深
雨盛水集有阮以儲之則可以疏泄漑注而無溢溢之患自
魏晉以來謂之五部神廟歐陽公嘗託部使者模此碑命工
以麪塡其刻而鐫剔之始可讀云廟有石隄西戌樹谷五樓
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之像莫可聽今碑云石隄樹谷南
通商雒當是有石爲隄有木爲谷後人因以名其神碑云葥

世通利吏民與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爲立祠考其文
意蓋謂前世阮不堙塞水泉通利地產人物有至御史將軍
牧伯之貴者後人不考亦以名其神爾光和之四年龍集辛
酉此碑以作詺爲作詺者出西漢天文志碑以彭爲滂阬卽
阮字祁卽祈字金石錄跋尾曰裴君水經以爲名畢而集古
錄云名畤今詳其點畫頗近畢字疑集古錄誤又歐陽棐集
古錄目及宋不知作者天下碑錄俱作裴畤字君光光字亦誤當以酈注先字爲正渭水又東與東石
橋水會官本曰案近刻脫東字　案朱無東與二字趙又下增與字又案朱渭水云云上接並南出廣鄉原北垂
俱北入渭趙移同官本刊誤出渭水又東石橋水會至南出符十二字曰渭水上接前十六葉二十行裴畢字君先立南
出符之次行接後三十二葉十八行東入于河經文箋曰宋本作又東與案朱氏亦因本文會字以意度之應有與字故
云爾非必眞據宋板也其實與字當增在東字之上此東石橋水也說見前故沈水也水南出馬
嶺山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趙作成縣王
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
城東西十四里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西字各有石梁者

也又北逕沈陽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陽字　案朱趙無注于渭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趙無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
蓋藉水以取稱矣渭水又東敷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敷谷
北逕告平城東者舊所傳言武王伐紂告太平于此故城得
厥名非所詳也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
集靈宮武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其後
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糧餘水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糧字　案朱趙無朱箋
曰餘上疑脫良字水南出糧餘山之陰官本曰案糧近刻訛作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
引此文是糧餘山北流入于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酸之
水世名之爲千渠水官本曰案千近刻訛作于　案朱趙作于水南出升山北流
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

通衢昔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于
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
沈璧也卽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陽卽懷德縣界也城在渭
水之北沙朱作池箋曰宋本作沙趙改沙苑之南卽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
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卽
夏后鑄九鼎處也王莽更縣曰德驩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
澗水注之水南出太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史
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

又東過華陰縣北

洛水入焉趙洛上增渭水東南四字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洛水東南沮水入焉全氏云此誤也當作渭水
東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官本曰案近刻作焉　案朱趙作焉曹瞞傳曰
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
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
作縑囊以運水夜汲作城比明城立官本曰案近刻脫比明城三字　案朱趙無
于是水之次也渭水逕趙增華陰二字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
惠文王五年改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王莽之華壇
也官本曰案壇近刻訛作驩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華壇縣有華山山海經曰
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南有小華
山也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爲博
箭趙刊誤曰箋曰節一作松案節柏字不誤豈可因禮記松柏有心之文輒爲更易乎長八尺棊長八
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是朱嘗作常趙改刊誤曰常當作嘗神仙
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

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山
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登華下落山字見父與數人博于石上勅度
世令還山層雲秀官本曰案近刻誤重一山字　案朱重趙刪刊誤曰山字重文宜衍事見神仙傳
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
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文帝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漢魏文帝三廟
案朱同箋曰三宋本作二趙改二釋曰一清案詳下文只是漢文帝廟耳魏字羨文也太平寰宇記華陰縣有南北二
廟北廟有古碑九所其一是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之碑黃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與鍾繇各于碑陰刻二十字此碑垂
名海內南廟是華北君祠今有北君靈臺上仙下仙四神童院此卽所謂二廟也但以南廟爲華北君祠而北廟又不云
是漢文帝祠不可曉解或是文有脫誤耳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
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
書之趙有魏字文帝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元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元帝誤當作文帝寰宇記華州華陰縣
下云北廟有古碑九所其二是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之碑黃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與鍾繇各于碑陰刻二十字此碑
垂名海內隸釋亦作元帝恐鍾公不逮事常道鄉公也此在南宋初年刻本已訛何焯校改帝作常元常鍾繇字不且與
下侍中司隸校尉之文有礙耶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存垂名海內官本曰案垂近
刻訛作重　案朱作二書存重名于海內箋曰存宋本作有趙改有名下增垂字刊誤曰刊其下落碑陰二字重名下落
垂字又刊侍中司隸校尉鍾繇宏農太守毋丘儉姓名廣六行
鬱然脩平官本曰案脩近刻訛作循　案朱趙作循是太康八年宏農太守河東
衛叔始爲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役其逸力脩立壇廟夾道樹
柏迄于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趙釋曰一清案隸釋華山有四
碑一西嶽華山碑威宗延熹八年一西嶽華山亭碑靈帝光和二年一宏農太守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光和二年一樊毅
修華嶽碑光和二年俱云水經有今本無是四碑蓋缺失矣西嶽碑洪氏云在華陰縣威宗延熹四年袁逢守宏農郡以
華嶽舊碑文磨滅遂案經傳裁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會遷京兆乃勑都水椽杜遷市石遣書佐郎郭香察書碑成于後之

四年盐孫璆典郡時也又曰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莅他人之書耳小歐陽以爲郭香察人所書非也隸辨云額題云西嶽華山廟碑六篆字爲二行碑式云文二十二行行三十七字袁府君蕭恭明神及京兆尹勑杜遷市石皆平闕高祖太宗孝武並列行高出一字有殺如碁局碑云勑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郎郭香察書蓋其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律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與金石錄跋尾曰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歐陽公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惟此碑見之余案班固漢書地理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理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于此碑矣而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都氏穆金薤琳琅曰漢西嶽華山碑董氏書跋云集靈宮漢志既書之桓譚賦之張昶序曰世宗經集靈之宮三輔黃圖書其制度藝文類聚亦書其名則又金石錄之所未及者華山亭碑樊毅所立隸釋所謂華嶽有樊毅之碑三者也碑云毅字仲德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隸釋俱不著碑所在蓋亦在華山之上也復祖碑及修華嶽碑集古錄目云在華州隸釋云復祖碑全載光和二年十二月王午奏牘無他詞修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案范書樊宏封壽張侯樊丹射陽侯樊尋元都侯樊忠更父侯樊茂平望侯樊氏侯者五國毅郎丹之後也又金石錄目有西嶽石闕銘跋尾云永和元年五月癸丑朔六日戊午宏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爲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尺永和漢順帝晉穆帝姚泓皆有此號穆帝時華陰不屬晉以此碑字畫驗之恐非姚泓時蓋漢刻也是碑景伯所未見即酈注云廟有石闕數碑者是也

渭水又東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長城官本曰案近刻訛作長安城案朱趙同城自華山北達于河官本曰案達近刻訛作逕案朱作逕趙改經華嶽銘曰秦晉爭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著述征記指證魏之立長城長城在後不得在斯斯爲非矣

渠水又北注于朱趙作入**渭**官本曰案近刻得下衍言字脫一斯字案朱脫趙增不刪言字刊誤曰於文當重一斯字官本曰案渭水又東與石橋水會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前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下考石橋水逕鄭城東而廣鄉原在今渭南縣東南干地遠隔今改正案朱訛趙改三秦記曰長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官本曰案此二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前亦曰長山也下長城訛作長安城考土言長城自華陰達于河即今華陰縣東長城遺址是也近華山之麓故地高而井深不得雜大成因渠中今改正案朱趙並在亦曰長山也下長城並作長安城尺並作丈

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西征記曰城因原立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土當作立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

渭水又東泥泉水注之水出南山靈谷而北流注于渭水也官本曰案而下近刻衍泉字案朱衍趙刪

渭水又東合沙渠水官本曰案渠近刻作溝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沙溝當作沙渠

水即符禺之水也官本曰案禺近刻訛作愚案朱訛趙改**南出符石**官本曰案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訛接渠水又北注于渭下案朱此下接逕新豐縣故城北云云趙石改移前刊誤出南出符三字曰南出符下缺禺之山北流注于渭八字朱氏誤入前十五葉十三行當移彼就此也

又逕符禺之山北流入于渭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訛在長安城北門也下朱謀㙔本訛在灌水又北注于渭下符禺訛作觀愚考其文義係敘符禺之水所終今改正案朱訛趙改連上文作南出符禺之山北流注于渭不增又逕符三字

東入于河朱東入上接前一水北合渭今無水趙移同官本東上增又字刊誤曰東入于河之右行接前二十葉十七行南出符缺文之次東入上落又字禹貢錐指曰渭水又東合昆明故渠自此以後多錯簡黃子鴻據他書及州縣圖志悉爲更定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又東逕咸寧縣北高陵縣南又東逕臨潼縣北又東逕渭南縣北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又東北逕華陰縣北又東入于河是曰渭口

春秋之渭汭也左傳閔公二朱作三箋曰左傳作二年趙改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趙作曰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

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趙釋曰全氏曰二字疑有訛誤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爲縣王莽之船利者也

趙補**豐水**

宋敏求長安志長安縣下引水經注曰豐水出豐溪西北流

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
注之又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堨注于渭萬年縣下云福水
卽交水也水經注曰水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山石壁谷
南三十里與眞谷水合亦名子午谷水長安縣下引水經注
曰交水又西南流與豐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漢故渠出焉又
西至石堨分爲二水一水西流注豐水一水自石堨北逕細
柳諸原北流入昆明池又石闥堰下引水經注云交水西至
石堨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所造一清按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鄠縣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宋氏所引水經
注今本失之而豐水源流較班志尤詳也禹貢錐指曰先儒
皆云豐涇大川故曰會漆沮小水故曰過嘗考渭南本周之

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都于此歷代相承鑿引諸川
以資汲取便轉輸漑民田灌苑囿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
志水經所言類非禹迹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
南諸川唯豐爲大自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豐水注
第中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豐鎬入昆明池二水于是
斷流又于京城西北引豐水爲漕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
渭而豐水之流愈微矣竊疑豐西之澇豐東之鎬滈霸滻禹
時悉合豐以入渭故豐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言北
過上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按豐水入昆明池不
始于唐東樵云云由未見水經注逸文故也

趙補
涇水

禹貢錐指曰周禮雍州其川涇汭水經無涇水之目渭水篇
中于入渭處僅附見一語而寰宇記原州平高縣笄頭山一
名崆峒山下引水經注云蓋大隴山之異名莊子謂黃帝學
道于廣成子蓋在此山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云涇水出安
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
入關謂之八水彈箏峽下引水經注云涇水逕都盧山山路
之內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聞之鼓舞而去又云弦歌之山
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名涇州靈臺縣蒲川
水下引水經注云蒲川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
北合且氏川水邠州宜祿縣芹川下引水經注云出羅川縣
干子山山一名千子嶺東流逕宜祿縣北寧州眞寧縣大陵

水下引水經注云大陵小陵水出巡河南殊川西南逕寧陽
城故豳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乾州永壽縣高泉下引
水經注云甘泉山卽高泉山也耀州雲陽縣涇水下引水經
注云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五龍谷泉下引水經注云五
龍水出雲陽宮西南雍州醴泉縣谷口城下引水經注云九
嵕山東仲山西謂之谷口本文是九嵕山東連仲山西當涇
水處故謂之谷口卽寒門也此皆言涇水而今本無之是水
經元有涇水篇宋初尙存後乃亡之耳一清按寰宇記渭州
潘源縣下引水經注云良源縣有銅城山水出歷白石城隴
州吳山縣下引水經注云南由縣有白環水出白環谷二條
皆涇水注文而東樵失引之又漢書地理志安定郡烏氏縣

都盧山在西師古曰氏音支九域志曰都盧峽卽彈箏峽又文選北征賦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李善注云赤須坂在北地郡水經注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寰宇記曰眞寧縣羅川水出羅山寧州古公劉邑春秋爲義渠戎國有義渠城卽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義渠道也又初學記引水經注曰梁谷水西南注于涇又曰涇水逕望夷宮北臨涇水以望北夷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于涇齋于此宮內又曰涇水逕長平觀北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無謁卽是觀也又長安志醴泉縣下引水經注曰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西筓頭山秦始皇巡地西出筓頭山卽是山也葢大隴之異名又名勝志邠州淯化縣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水泉流逕長箱坂下方輿紀要云車箱坂水經謂之長箱坂諸所引文又在寰宇記之外錐指又曰元和志云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北流注于涇寰宇記云注水經曰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逕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流注涇水此條亦是涇水篇逸文故不見于漆水注中也又漢志鹵縣灈水出西此則未知所在矣

趙補　芮水

太平寰宇記隴州汧源縣下引水經注云芮水出小隴山其川名汭邠州宜祿縣芮水下引水經注云芮水又東逕宜祿川俗謂之宜祿川水通典引水經云汭水逕宜祿川俗曰宜祿水方輿紀要云芮水出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藪東北流入平涼府華亭縣南又東逕崇信縣北至涇州城北又東南過長武縣北而東流合于涇水禹貢錐指曰涇屬渭汭傳曰水北曰汭春秋傳註曰水之隈曲曰汭說文汭水相入也按二義適相成而不相悖葢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詩大雅芮鞫之卽芮卽職方涇汭之汭水名也漢志扶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讀與鞫同余因悟水北曰汭之義葢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逕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及其後人衆而地不能容則又營其外曲以居故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卽鄭箋曰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外卽南內卽北也一清按涇汭各源汭流稍短不若涇耳職方以二水爲雍州川水經宜列于篇目故採摭羣書以補逸文

武進謝鍾英補　涇水

水經注逸涇水篇胡氏渭補之皆著　本朝州縣是今涇水非水經注涇水也涇水逸文胡氏渭趙氏一清收集者十數條今採是者次其前後（如南由縣有白環水一條考寰宇記南由縣在隴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去涇水甚遠決非涇水篇文梁谷水西南注於涇一條梁谷不知當今何地缺以俟考）復採誤作洛水者以次補入不足又取地理志元和志寰宇記方輿紀要水道提綱諸書編爲涇水篇其故事之關涉水地者從略志完舊帙非廣異聞也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涇谷寰宇記原州百泉縣下引水經原文按元和志涇陽故城在平涼縣西四十里通典寰宇記以爲在平涼縣南者誤也今平涼府城西四十里

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關謂之八水寰宇記原州百泉縣下引水經注原文

地理志涇陽縣西幵頭山禹貢涇水所出補注

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笄頭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笄頭山卽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太平御覽六十三引水經注原文按通典平涼縣漢朝那縣地史記正義朝那故城在百泉縣西七十里元和志西四十里今平涼府城北水道提綱笄頭山在平涼府瓦亭驛西北涇水出東南麓

一名崆峒莊子謂黃帝學道于廣成子蓋在此山寰宇記原州平高縣下引水經注原文

涇水逕都盧山山路之內常如有彈箏之聲行者聞之鼓舞而去一名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寰宇記原州百泉縣下引水經注原文

因謂之彈箏峽元和志原州平涼縣述彈箏峽與寰宇記所引略同而多此一句疑亦水經注原文洪志都盧山平涼縣西南彈箏峽在縣西

涇水從彈箏峽口東流逕隴東郡北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涇水從彈箏峽口過渭州北一里宋渭州後魏置隴東郡今平涼府治涇水過平涼北胡氏渭謂逕平涼縣南非也

又東南流逕潘原縣南得銅城山水口據寰宇記水道提綱補

潘原縣有銅城山水出歷白石城寰宇記渭州潘原縣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銅城山在潘原縣西三十五里方輿紀要潘原城在平涼府東南十里　大清輿圖平涼府東有蔚茹水自北來注之疑卽銅城山水也

注於涇據　大清地圖補

涇水又東南逕安定故城南據元和志補按漢安定縣唐爲保定縣涇州治元和志涇水在保定縣東一里保定縣今涇州北舊涇川城自洪武三年州移今治涇水始逕涇州北

又東南逕宜祿縣北汭水自西來注之據方輿紀要水道提綱補按方輿紀要宜祿城邠州長武縣東南芮水在長武北過涇水原又東入涇水道提綱涇水至涇州北汭水西自華亭崇信來北注之據紀要汭水入涇　國初猶在長武縣東不知何時改道涇州

汭水出小隴山其川名汭寰宇記隴州汧源縣引水經注原文按方輿紀要小隴山在華亭縣西三十里舊志以大隴爲隴首小隴爲隴坻

汭水又東逕宜祿縣俗謂之宜祿川水寰宇記邠州宜祿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方輿紀要宜祿城在邠州長武縣東南汪士鐸涇水圖以宜祿川與汭水分而爲二非也

芹川水出羅川縣千子山一名千子嶺東流逕宜祿縣北寰宇記邠州宜祿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羅川今慶陽府正甯縣正甯在涇水東水經注明言芹川水東流逕宜祿縣北則羅川縣千子山宜在涇水之西宜祿縣西南豈羅川地跨涇水東西耶而千子山不可考矣

注宜祿川據汪士鐸涇水圖補

宜祿川過淺水原又東合涇水方輿紀要長武縣下引水經注芮水原文按淺水原卽鶉觚原長武縣北五里

涇水又東左合泥水據地理志及汪士鐸涇水圖補

地理志云泥水出北蠻夷中應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略畔道補注按郁郅史記正義今宏化縣是元和志慶州府城也今甘肅慶陽府治略畔道元和志故城在樂蟠縣北五里合水縣西南三十八里合水今慶陽府合水縣治泥水錢坫曰郎今馬嶺水俗曰馬連河水道提綱馬連河源出慶陽府東北鐵角城之東山其東隔岡卽洛水源元和志寰宇記均訛爲洛水辨見洛水篇

泥水南流逕尉李城東北尉李城亦曰不窋城合馬嶺水號白馬水故泥水一名馬嶺水寰宇記慶州安化縣樂蟠縣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泥字皆誤作洛今悉爲改正續通典尉李城在安化郡城東南三里安化今慶陽府治

有水出略畔道故城西北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樂蟠縣卽漢略畔道有水出縣西北

與青山水合寰宇記樂蟠縣引水經注原文

南流注泥水據水道提綱補按寰宇記馬嶺山一名箭括嶺與青山相連互在樂蟠縣西一里樂蟠爲今合水縣地水道提綱合水縣西北之水皆入馬嶺河注涇

泥水又南有烏雞水出雞山西北流注於泥水寰宇記華池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雞山卽子午山舊名翟道山今合水縣東南五十里有分水嶺東流者入洛西流者入泥水

又有油水與追語川水並東出翟道山寰宇記襄樂縣下引水經注原文

西流注於泥據水經注補按水經注云延水逕油水南延水注泥知油水亦注泥也

泥水又南合大延小延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道提綱馬連河至甯州有大小延川東北自襄樂鎮來會

大延小延水出油水南延溪西南流逕襄

樂縣南於延城西二水合流寰宇記襄樂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襄樂縣今甯州東六十里
延水又西注泥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道提綱小延川大延川經甯州城北西會馬連河泥水
南流合羅水據水道提綱補按水道提綱正甯縣水注馬連河羅水出羅山又曰羅
山水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甯州眞甯縣本漢陽周縣地隋爲羅川縣因縣南羅水爲名又曰羅山水出羅山羅川
眞甯今慶陽府正甯縣也西流合大陵水據汪士鐸涇水圖補大陵小陵水出巡和
殊川西南逕甯陽城故豳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也寰宇
記甯州眞甯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方輿紀要甯陽城隋羅川縣西南巡和無考當在今正甯縣東也羅水又
西合赤須水據汪士鐸涇水圖補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文選
李善注引水經注原文按文選北征賦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李善注云赤須坂在北地郡水經注赤須水出赤
須谷西南流注羅水今羅水經正甯縣南縣北有馬造溝來注之疑即古赤須水也羅水又西注泥水
據水道提綱補按水道提綱眞甯水經縣城南而西受北來之馬造溝又曰馬連河合環縣合水甯州眞甯諸川眞甯

水即羅水馬連河即泥水是羅水入泥也泥水南流入涇水補注說見前涇水又東南
流逕宜祿縣東蒲川水自西來注之據寰宇記及水道提綱補按宜祿縣城在今邠
州長武縣東南水道提綱涇水逕長武縣東南至停口堡有
黑水河西南自靈台縣來會黑水河[illegible]大清輿圖作蒲川河
宜祿故城疑即停口堡蒲川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北合
且氏川水寰宇記涇州靈台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按細川且氏川無考東入涇據水道提綱補涇
水東南逕漆縣故城北據元和志補按陝西邠州本漢漆縣唐爲新平縣邠州治元和志新平縣
涇水西北自宜祿縣界流入漆水自宜祿縣界來又東過扶風漆縣北寰宇
記邠州新平縣下引水經注原文寰宇記曰以水經注驗之即邠州所理也漢志漆縣注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九里有
白土川水東北流經白土原東陳陽縣西又東北流注於涇水恐白土川水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麟遊縣東南一
漆水南流與杜陽水合非漢之漆水也據寰宇記所云漆沮之漆與漢漆縣之水異源分流矣又東南逕甘
泉山東據寰宇記補按寰宇記高泉山在永壽縣北三十里甘泉即高泉山也寰宇記乾州永

壽縣下引水經注原文據此知非淳化縣之甘泉涇水又東南逕雲陽縣故城東據元
和志寰宇記補按寰宇記漢雲陽縣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當在今淳化縣西北方輿紀要謂在涇陽縣西北三十里非
也元和志涇水在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五龍泉水出雲陽宮西南流逕長箱坂
下寰宇記耀州雲陽縣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泉水出雲陽宮西南名勝志邠州淳化縣下引水經注云五龍泉水流逕
長箱坂下按寰宇記雲陽縣有古雲陽宮秦謂之林光宮漢謂之甘泉宮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方輿紀要甘泉
山在淳化縣東北車箱坂水經注謂之長箱坂即冶谷往甘泉之道非五龍泉水出雲陽宮句西南流句逕長箱坂下入
涇也汪士鐸涇水圖繪五龍泉於涇水之西長箱坂南益誤以五龍泉水出雲陽宮西南爲句遂令東西舛誤南北易位
豈僅見寰宇記所引而未見名勝志耶今以名勝志補寰宇記所未備而五龍泉源流曉然矣入涇水補注涇
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寰宇記耀州雲陽縣引水經注原文
涇水東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焉寰宇記雍州涇陽下引水經原文按史記索隱瓠口即谷口

涇水逕九嵕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即寒門也寰宇記雍州醴泉縣下引
水經注原文按寰宇記谷口故城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九嵕山東中山西當涇水出處故謂之谷口今醴泉縣東北四十
里方輿紀要九嵕山醴泉縣東北六十里中山涇陽縣西北七十里涇水逕長平觀北甘露三
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毋謁即是觀也初學
記引水經注原文如淳曰池陽南原上之坂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顏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眭城坂也元和
志涇陽縣西南五里今涇陽縣南有眭村鎮疑即古眭城坂也涇水又東逕望夷宮北臨涇
水以望北夷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於涇齋於宮內初學記引
水經注原文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是也括地志云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按涇水東南流據張說望
夷宮在長平觀東爲今咸陽縣東北境元和志涇陽縣東南八里是也括地志謂在咸陽東南恐非涇水又東
南至陽陵故城東入渭據地理志補按地理志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括地
志陽陵故城在咸陽縣東三十里元和志云四十里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水道提綱涇水至高陵縣西南上馬

渡入渭
曰涇口

水經注卷二十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　酈道元撰

漾水　丹水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孫校曰漢水上疑脫西字桑君但有西漢水而無江夏入漢之漢水今誤合之又曰星衍案說文與班志是漢與沮二水也

常璩華陽國志朱趙作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官本曰按近刻脫西縣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隴西下落西縣二字漢書地理志校補會白水逕葭萌入漢官本曰按白水二字原本及近刻訛作一泉字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胡渭曰當是白水之誤始源曰沔按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縣官本曰按阿近刻訛作沔案朱作沔箋曰宋本作河陽趙改河釋曰一清按漢書高帝紀師古曰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章懷後漢書注亦云然則寫阿陽爲河陽其來舊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雍朱趙作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闢城案朱趙作闢合西漢水孫校曰即通谷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爲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朱箋曰凡廣魏宋本俱作廣漢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竝言漢有二源東出

氏道西山西縣之嶓冢山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孫校曰其說本高誘）又言隴西西縣（官本曰按近刻脫一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隴西下當重一西字）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獂（朱趙作獂下同）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愼呂忱竝言漾水出隴西獂道東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孫校曰此或字誤何足駁也若許言出天水獂道乃謬耳）然獂道在冀之西北（官本曰按獂道冀前漢竝屬天水後漢竝屬漢陽）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獂道之爲謬矣（朱箋曰漢地理志獂道縣在天水郡應劭云獂戎邑也音完）又云漢漾也東爲滄浪水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趙作沔）然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其猶漾耳而常璩專爲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而爲山水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而南流注于醜（朱作配箋曰山海經作醜塗趙改醜）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春山（朱春作舂趙改刊誤曰穆天子傳作舂山）西征至于赤烏氏己卯北征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官本曰按近刻脫曹奴二字人上有之字　案朱同箋曰當云辛巳入于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今穆天子傳亦缺曹奴二字遂不可句趙增曹奴二字不刪之字）乃獻良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狄人猶有此獻雖古今世殊而所貢不異然川流隱伏卒難詳照地理潛閟變通無方復不可全言闞氏之非也（趙釋曰何氏曰山海經洋音詳水可竟指爲漾以證闞駰之說）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土之稱是其有漾川漢陽廣漢漢壽

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爲漢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通羃歷津注而已西流與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言神馬出水事同余吾來淵之異（朱作徐吾箋曰徐吾當作余吾漢書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應劭注云余吾在朔方趙改涂吾刊誤曰箋曰徐吾當作余吾漢書應劭註余吾在朔方按山海經作涂吾與徐字爲近）故因名焉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謂之馬池川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蘭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竝出南山揚湍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黃花谷水咸出北山飛波南入西漢水又西南資水注之水北出資川導源四壑南至資峽總爲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朱作出草里谷箋曰宋本作苑亭西草黑谷趙依宋本改）三溪西南至峽石口合爲一瀆東南流屈而南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眾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其先大駱犬丘之地（官本曰按近刻脫爲西先字　案朱趙無爲西）垂大夫亦西垂宮也（官本曰按宮近刻訛作官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史記秦本紀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官字誤）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至阿陽（官本曰按阿陽近刻訛作陽河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河陽縣陽河字當倒互）竇融等悉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愁（朱作孤箋曰舊本作愁趙改愁）窮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

水以鐮幔盛土爲堤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壍不行地中數
大涌出故城不壞王元請蜀救至 官本曰按近刻脫王元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全氏云請蜀上据後漢書當補王元二字 漢等退還上邽但廣廉字相狀後人因
以人名名之故習訛爲楊廉也 官本曰按訛近刻作僞 案朱訛趙改 置楊廉
縣焉又東南流右會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東北流逕戎邱
城南吳漢之圍西城王捷登城向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
必死無二心願諸將亟罷 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亟還按亟罷本後漢書隗囂傳 請自
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又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
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逕始昌峽 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始昌縣故城西六字係衍文
重出 案朱趙同趙增直字刊誤曰始昌上全氏校增直字 晉書地道記曰天水始昌縣
故城西也 趙城西改西城刊誤曰城西當倒互作西城漢西縣晉改曰始昌屬天水郡見晉書地理志 亦

日清崖峽西漢水又西南逕宕 朱作巖箋曰巖宋本作宕趙改宕下並同 備戍南
左則宕備水自東南西北注之右則鹽官水南入焉水北有
鹽官 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下全氏校增北字 在嶓冢西五十許里
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
孫校曰今無此三字 其水東南逕宕備戍西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
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窮溪北注漢水又西南蘭皋 官本曰按皋近刻訛
作軍宋本訛作單 案朱作軍趙改皋刊誤曰箋曰蘭軍字誤宋本作蘭單而下文又有蘭坑疑作蘭坑按非也方輿紀
要云鞏昌府成縣有蘭皋戍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宋元嘉十九年遣裴方明等伐仇池楊難當
遣其將苻宏祖守蘭皋是也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皋鎮 水出西北五交谷 官本曰按出下
近刻衍于字 案朱趙有又朱無五字箋曰宋本作五交谷趙增五字 東南歷祁山軍東南入
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雞水南出雞谷 官本曰按南出近刻訛作

出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出南二字當倒互 北逕水南縣西北流注于漢漢水又
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
合注 官本曰按源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水字衍文 東逕建威城南又東與
蘭坑水會水出西南近溪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流注建安
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
也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即此處也去仇池 朱趙有一字 百二十
里後改爲建安城其水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戍東南而東
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
又北有小祁山水竝出東溪揚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
西出胡谷東逕金盤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層山上其水又
東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嘉十九年宋太祖遣

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難當將妻子北奔 官本曰按近刻脫難當二
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全氏云于文當重難當二字 安西參軍魯尙期 官本曰按軍近刻訛作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宋書氐胡傳作參軍 追出塞峽即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
洞人言潛通下辨所未詳也其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
北連山秀舉羅峰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 朱嶓作播趙改刊誤曰播冢之播當
从山作嶓 七十許里 朱作七十里罡箋曰宋本作七十許里無罡字趙依宋本 山上有城極爲
巖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南三里有
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
百四十里 孫校曰當是今禮縣之境 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蹊徑逶
迤 官本曰按蹊近刻訛作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溪徑之溪當从足作蹊或从彳作徯 山高巖險九
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衆阜之中亦非爲傑矣漢

水又西南與甲朱作中箋曰宋本作甲趙改甲下同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東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岈北中岈之六字案朱同趙改不刪之字又朱作岸趙改岈刊誤曰箋曰岸宋本作岈按此文多誤當作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之中中字移在之字之下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壠低昂亘山被阜古諺朱趙作語朱箋曰一作諺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縣五百里官本曰按去沮縣近刻訛作縣出沮脫里字案朱訛脫箋曰宋本云祁山縣去沮五百里趙改同官本刊誤曰祁山未嘗置縣此縣字當移在去沮之下有民萬戶矚其邱墟信爲殷矣漢水西南逕武植戍南武植戍水發北山二源奇發合于安民戍南又南逕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于漢水漢水又西南逕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逕其戍西南入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城南孫校曰地形志漢陽郡有蘭倉縣有雷午山黃帝祠又南

右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張華博物志云溫水出烏鼠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世俗名之爲階陵水官本曰按世上近刻衍然字案朱衍趙刪又朱階作皆趙改刊誤曰箋曰皆作階按然字衍文孫校曰地形志漢陽郡有階陵縣非也漢水又東南朱有右字箋曰右字疑衍舊本作名矣改作右趙刪得北谷水又東南得武街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城階水案朱同趙改武階水朱無又字趙增刊誤曰箋曰孫云疑作武階按東南上落又字孫潛校增又東南得倉谷水右三水竝出西溪東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孫校曰常璩漢中志武都郡有瞿堆百頃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官本曰按近刻脫唾字壺下衍其字案朱趙同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爲號山

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爲武都郡天池大澤在西故以都爲目矣官本曰按近刻脫以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下落以字御覽引此文校增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縣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下縣字衍文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孫校曰今仇池山在成縣西北成縣故漢下辨治左右悉白馬氐矣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楊騰者世居隴右爲氐大帥趙改太師刊誤曰大帥當作太師太平寰宇記校改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爲百頃氐王漢水又東合洛谷水水有二源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合洛谷谷有二源案朱同箋曰李云洛谷下疑脫水字趙改同官本刊誤曰谷當作水同注一壑逕神蛇戍西官本曰按同上近刻衍合字逕訛作於案朱同趙刪合仍於字刊誤曰合字衍文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爲物毒洛谷水又南逕虎馗戍東又南逕仇

池郡西瞿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官本曰按溪近刻訛作漢下同案朱趙作漢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洛漢當作洛溪按孫說非也方輿紀要鞏昌府成縣即故武都郡治也有六漢水即洛漢水也其水源出西和縣境即漢縣諸道地流逕成縣之六漢堡又西入西漢水六與洛音相近馬融廣成頌瀆以滎洛叶屋韻亦與六同盧各切讀也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南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窮溪即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戍東又東南入洛溪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脩源濬導逕引北溪南總兩川單流納漢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趙作洛水水出武街朱趙作階朱箋曰宋本作水出武源瑋按下文數舉武街知階當作街而宋本自誤耳十六國春秋亦作武街孫校曰地形志有武階郡東北四十五里更馳南溪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泉湧波飛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流黃省曾本作清下注平樂水官本曰按樂近刻訛

作洛下同朱趙作洛下同案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樂戍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武都郡有平樂道即平洛戍也道元時其縣已廢省矣孫校曰地形志脩武郡有平洛縣太和四年置又東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脩城道南孫校曰脩城疑當爲脩武與脩水合水總二源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孫校曰地形志有槃頭郡與濁水合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逕武街城西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孫校曰街當作階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李玲李稚官本曰按玲近刻訛作倉案朱趙作倉說見下以氐王楊難敵妻死葬陰平官本曰按楊難敵近刻訛作楊敵堅案朱趙同朱箋曰按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並云氐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劉曜所破奔晉壽守將李稚受其賂遣不逆成都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即叛稚與兄侍中玲攻難敵由白水橋進攻下辨而玲弟玗攻陰平難敵遣軍拒玗而玲稚從至下辨武街難敵絕其歸路四面攻之深入無繼皆爲氐衆所殺此云楊敵堅妻死葬陰平所未詳也趙釋曰一清按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李倉作李玲又氐王楊難敵堅頭乃兄弟二人此云楊敵堅蓋誤文也襲武街爲氐所殺于此矣今廣業郡治官本曰按魏書地形志槃頭郡廣業郡皆屬東益州後凡數見又云東益州之廣業郡朱謀㙔于其下竝云宋本作廣漢蓋此書爲宋人臆改者甚多故宋本亦往往不足據證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廣漢按非也方輿紀要鞏昌府成縣下云後魏析下辨道地置廣業郡領白石等縣魏書地形志廣業郡隸東益州後竝同濁水又東宏休水注之朱箋曰休世本作體蓋体寫之誤今據宋本改正水出北溪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北出溪案朱趙同南逕武街城東而南流注于濁水濁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爲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趙白水改有泉二字刊誤曰箋曰白一作當按非也御覽引此文是峽中有泉生大石今校正障塞水流春夏輒濆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醯灌之官本曰按醯近刻作水案朱作水趙改醯刊誤曰御覽引此文水作醯新唐書地理志云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灌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即詡之遺法也後漢書注亦誤作水字石皆碎

裂因鐫去焉朱箋曰碎裂舊本作滓裂後漢書虞詡傳注引續書云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泛溢之害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孫校曰見山海經濁水又東南涅陽水官本曰按涅近刻訛作涅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方輿紀要鞏昌府成縣下云泥陽川在縣東五十里祝穆云水自天水谷發源東南流至泥陽鎮與栗亭水合東南入徽州界注嘉陵江隋志後魏置泥陽縣西魏廢入同谷即此處也與地形志北地郡之泥陽縣蓋異地而同名此縣旋置旋廢魏收故不錄之涅字誤北出涅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濁水又東南與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案朱趙無兩當水注之孫校曰兩當縣今屬秦州水經其南縣即秦故道縣又曰兩當水金阜昌石刻以爲嘉陵水蓋誤也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孫校曰太平寰宇記樂泉縣黃花川水經云大散水流入黃花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魏征仇池築以置戍與馬鞍山水合水東出馬鞍山歷谷西流至故道城東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檟山南南流逕唐倉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歷廣香交合廣香川水水出南田縣孫校曰田疑當爲由利喬山趙釋曰一清按郡國志劉昭補注引秦州記曰上邽縣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生細竹翠茂殊常二楊樹大數十圍百姓祀之朱氏謀㙔箋曰利一作移未知所據南流至廣香川謂之廣香川水趙釋曰一清按蕭香建元元年葭萌戍主楊廣香請降以爲沙州刺史川蓋以人得名又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尙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峰柱月駕矣官本曰按柱近刻訛作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駐黃省曾本作柱孫潛云柳僉本同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

一。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于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水源北出
利喬山南逕尙婆川謂之尙婆水趙釋曰一清按元和郡縣志云尙婆水本名石磐水
水多磐石因以爲名俗語音訛故云尙婆歷兩當縣之尙婆城南魏故道郡治也
孫校曰地形志故道郡延興四年置西南至秦岡山官本曰按近刻脫秦岡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至下落秦岡二字全氏校補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右會黃盧山水官本曰按又右
會近刻訛作右又合 案朱同趙改又右合刊誤曰右又二字當互易水出西北天水郡黃盧
山腹歷谷南流交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業郡
界官本曰按廣業近刻作廣漢乃後人妄改 案朱作漢趙改業孫校曰隋志順政郡後魏置東益州廣業漢下辨也
地形志有廣業郡隋志同谷縣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
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孫校曰元和志興州順政縣本漢沮縣地嘉陵水經縣南去縣百步沮水
出縣東北八十三里長舉縣本漢沮縣地嘉陵水出縣南十里西南流注于兩當溪虞詡爲

郡漕穀布在沮從沮縣至下辨山道險絕水中多石舟車不
通驢馬負運僦五致一詡乃于沮受僦直約自致之卽將吏
民按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萬計以其僦
廩與吏士年四十餘萬也朱箋曰後漢書作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
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孫校曰元和志
槃頭故城在長舉縣南三里因水盤屈爲名也而南合鳳溪水孫校曰隋志順政郡長舉有鳳谿水
上承濁水于廣業郡官本曰按廣業近刻亦訛作廣漢 案朱訛趙改南逕鳳溪中
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止焉官本曰按止近刻作至脫焉字 案
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舊本作鳳凰上疑當作止吳本作至按御覽引此文作止焉孫校曰今成縣東南有鳳凰臺
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流左注濁水濁
水又南注漢水漢水又東南歷漢曲逕挾崖與挾崖水合水

西出擔澶交官本曰按擔近刻訛作擔 案朱訛趙改東流入漢水漢水又東逕
武興城南孫校曰地形志有武興郡元和志興州卽漢武都之沮武興郡今州理是也又曰隋志順政郡又
東南與北谷水合水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
北谷水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水出東溪西流注北
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出西北除
溪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通谷孫校曰今甯羌州西龍門當是通谷也
通谷水出東北通溪孫校曰通谷水在今甯羌州北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
漢水漢水又西南寒水注之孫校曰今西流河水東出寒川西流入
漢漢水又西逕石亭戍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又
有平阿水出東山西流注漢水漢水又逕晉壽城西朱不重漢水趙
增刊誤曰黃省曾本重漢水二字孫校曰地形志晉壽縣晉惠帝置而南合漢壽水水源出東

山西逕東晉壽故城南孫校曰地形志東晉壽郡司馬德宗置魏因之而西南入于
漢水也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官本曰按廣魏朱謀㙔云宋本作廣漢今考水經乃三國魏時所撰未入
臆說以爲漢桑欽故改魏作漢耳永樂大典內之本仍作廣魏蓋舊本相承如是 趙釋曰一清按此篇及羌水涪水梓潼水
經文俱作廣魏胡氏曰廣魏者故廣漢也蓋曹氏改名漢後人續經此其一證何氏曰亭林云魏書崔浩傳浩工書人多託寫
急就章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史于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彊魏初國號曰代故改漢彊爲代彊酈道元以
廣漢爲廣魏郎此例也據此則非由曹氏改名是又一義也孫校魏作漢曰戴君校本作廣魏乃欲實桑君非漢人耳今不取
之又曰廣漢今成州南境又曰常璩蜀志廣漢郡高帝六年置去洛三千里去成都百二十里又東南至葭萌
縣孫校曰今甯羌東北與羌水合
白水西北出于臨洮縣西南西傾山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廣漢郡何氏道白水出徼
外東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羌中

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與大夷祝水合水出夷祝城西南窮溪官本曰按南下近刻衍而字 案朱趙有北注夷水又東北合羊洪水水出東南羊溪朱趙不重水字西北逕夷祝城東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于夷水夷水又東北入白水白水又東與安昌水會水源發衞大西溪東南逕鄧至安昌郡南又東南合無累水無累水出東北近溪西南入安昌水安昌水又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入陰平得東維水水出西北維谷東南逕維城西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陰平道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道字 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陰平下落道字漢志續志校增王莽更名摧虜矣卽廣漢之北部也廣

水二十　十二

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官本曰按安帝近刻訛作平帝 案朱同箋曰按漢紀平帝有元始後漢安帝有永初趙改分廣漢蠻夷置又有白馬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 案朱趙無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官本曰按南上近刻衍而字溪訛作漢 案朱衍訛趙刪改刊誤曰箋曰漢一作溪按而字衍文東北逕長松縣北趙釋曰一清按隋書地理志武都郡長松縣西魏置初曰建昌開皇十八年改曰長松此昔人所謂未必不閒及隋唐者也吁可怪已而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東偃溪水出西南偃溪東北流逕偃城西而東北流入白水白水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雍朱趙作雝下同朱箋曰宋本作雍州刺史諸葛緒邀之于此後期不及故維得保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白水又與羌水合孫校曰白水至此行可二百五十里也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稱矣白水又東逕郭公城南

昔郭淮之攻廖化于陰平也築之故因名焉白水又東雍川水出西南雍溪官本曰按溪近刻訛作漢 案朱趙不誤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合空泠水朱泠作冷趙改刊誤曰冷當从水作泠傍溪西南窮谷卽川源也白水又東南與南五部水會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東南流東源出郎谷西南合注白水官本曰按合下近刻衍南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下南字衍文白水又東南逕建昌郡東官本曰按昌近刻訛作陽 案朱趙作陽趙釋曰一清按兩漢晉宋後魏地志俱無建陽郡之名名勝志引此文作建昌郡則西魏析陰平所置也以地望而言宇文留置建昌縣後改日長松建昌疑卽上長松之舊稱然皆在孝昌以後道元何由得舉之乎或曰此後魏梁州之華陽郡也建陽疑華陽之訛未詳是非而北與一水合二源同注共成一溪官本曰按一近刻訛作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一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卽白水郡治也經云漢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東南與

水二十　十三

西谷水相得水出西溪東流逕白水城南東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會東流水東入極溪官本曰按東入近刻脫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日入上落東字黃省曾本校便卽水源也趙刪便字刊誤日便字衍文白水又南逕武興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 案朱脫箋曰李云疑脫武字趙增又東南左得刺稽水口溪東北出便水源矣白水又東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祁山來合白水趙來改東刊誤曰來當作東斯爲孟涱也水出于平武郡東北趙釋曰一清按隋書地理志云平武郡西魏置驪累亘下南逕平武城東屈逕其城南又西歷平洛郡東南屈而南逕南陽僑郡東北又東南朱作北箋曰宋本作東南趙改南逕新巴縣東北又東南逕始平僑郡南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朱作涌箋曰一作通趙改通衞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趑

趙信然故李特至劒閣而歎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于人
豈不奴才也小劒水西南出劒谷東北流逕其戍下入清水
清水又東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于吐費城南趙于改逕刊誤曰箋曰孫
云疑脫逕字按于當作逕胡渭校改卽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
壽孫校曰見地形志卽蜀王弟葭萌所封爲苴侯邑故遂名城爲葭
萌矣官本曰按近刻脫名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遂下落名字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
又曰晉壽水有津關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注引水經注云白水東南流至葭萌縣謂之葭萌水水有
津關所謂白水關今本似有脫文段元章善風角弟子歸元章封筩藥授之
官本曰按筩近刻訛作筒案朱趙作筒曰路有急難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
吏諍打傷孫校曰打字出此開筩得書言其破頭者官本曰按近刻脫開筩得書言
五字案朱脫趙增筩作筒刊誤曰打傷下全氏據范史段翳傳校補開筩得書言五字翳字元章可以此藥

裹之生乃歎服還卒業焉亦廉叔度抱父柩自沈處也朱箋曰後
漢書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
牧客死于蜀范遂流寓西州後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
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
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
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孫校曰閬中治今保寧閬中縣
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闞駰曰强水出陰平
西北强山一曰强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敗
之于强川卽是水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水字案朱同箋曰宋本作敗之趙增之字水字刊誤
曰卽是下落水字其水東北逕武都陰平梓潼南安入漢水漢水又
東南逕津渠戍東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
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之攻霍峻于葭萌也自此水上
張達范彊害張飛于此縣漢水又東南得東水口水出巴嶺

南歷獠中謂之東遊水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諸郡
趙作郡布滿山谷其水西南逕宋熙郡東朱箋曰後魏地形志益州有宋熙郡領縣
二曰興樂元壽與巴州相比又東南逕始平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平城當作始平城魏書地形志南白水郡有始平縣又東南逕巴西郡東又東入漢水
漢水又東與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謂之爲清水也東南
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東孫校曰今保寧縣蒼谿是宕渠地漢水經府東
南又東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南鄭縣巴嶺官本曰按南鄭縣近刻訛作鄭
縣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江水注云宕渠水卽潛水渝水矣出漢中郡南鄭縣巴嶺山鄭縣南當作南鄭縣又趙不重
水字與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江水合
朱無江字趙增刊誤曰難下落江字寰宇記校補孫校曰今南江縣梁爲難江縣地難水出其東北水出東北
小巴山官本曰按近刻脫小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集州難江縣引此注作小巴山云小巴嶺在

縣東西南注之又東南流逕宕渠縣孫校曰今保寧府巴州通江南江皆漢宕渠地謂
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官本曰按近刻脫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入下落于字寰宇記
校補
又東南過江州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十字蓋因上注有又東南入漢句遂
致訛衍案朱趙同東南入于江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案朱趙同趙刊誤曰此條經文之誤詳具本卷趙釋
曰一清按此條經文誤也僞書古文疏證曰胡朏明曰水經魏
晉人續成自後附有附益亦未必不及隋唐頃讀至漾水末有
漢州江津縣大驚曰此非隋唐人筆乎漢乃渝字之譌渝州江
津縣今屬重慶府本州治巴縣地西魏分置江陽縣隋改曰江
津巴縣在東江津在西漢水不得過江津也再三推尋不知其
故及讀至羌水篇云出羌中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
東南至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東南入于江慨然悟曰羌水
合白水東南至白水縣與漢水合蓋漢水入江之道卽羌水入
江之道自閬中以下經文與此字字相同今本之誤蓋由東南
入于江之上字有空缺妄庸人率意塡補耳非續經也墊江今
合州漢水流逕州東涪水自州西南來注之正酈氏所云涪水
注之庾仲雍所謂涪內水者也若作渝州江津縣則涪漢之合

遠在上流經注譌舛矣東南入漢州江津七字當改作南至墊江四字入字凡非水經敘次水所逕過之郡之縣未有用入字者耕卽以經文有字缺爲妄庸人所塡寫非魏晉以後續經眞卓識也東樵旣面與論證及作錐指據漢書地理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之文更定作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于江而不從闞說江州江津俱屬巴郡第江州漢縣而江津則隋置耳且漢州唐垂拱二年始立此名則是不學者妄爲塡寫潛邸乃改作渝州以實其爲隋唐人之筆何至曲爲之說如此耶江水篇云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足相證明東樵以班志爲據較疏證似長

涪水注之庾仲雍所謂涪內水者也官本日按近刻庾訛作故脫所字　案朱訛脫

趙改增刊誤曰故當作庾雍下落所字通鑑注引此文校正趙釋曰一淸按漢水班志旣有東西各源之分水經又有漾沔異篇之目後之言禹貢者山川迻無定位莫能折衷黃文叔尙書說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獨氐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爲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中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貢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爲可據常璩華陽國志漾水出漾山漾山尋求不得其處漢志沮縣沮水出東狼谷中水經推爲沔水之源是否姑存之要與孔傳不同矣胡身之通鑑注云據禹貢則漢水源于漾據水經則漾會于涪沔入于江所出異源所入異派據班志則漾出氐道至武都爲漢水而東漢受氐道水通謂之沔過江夏而入于江則漾沔似合爲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沮縣南至沙羨入江與水經所謂沔水卽沮水說似不合而實合也夫道元之曲護經文誠如黃說然其言嶓冢有二東西兩漢異源同流是豈竟無別白耶若程泰之禹貢論力排水經反覆于東出西南其向嘵嘵不置近世胡朏明作禹貢錐指首列導漾圖又作東西二源圖可謂詳且備矣然不能于班志原文一加審諦卽道元之注亦未之深察故立言之旨猶有所蔽今略舉其書曰按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氐羌州界今在州北九十里山海經漢水出鮒嵎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

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鎭置金牛縣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實歷初省金牛入三泉故寘字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爲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于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隸軍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爲源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爲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二年卽衛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益此山本在漢沔陽縣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爲禹貢之嶓冢無疑也又云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卽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于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于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養木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自水經云漢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丘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驟轉迷惑愈久愈謁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于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其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闕入雍域故惟魏收所言爲得其實又云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氐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爲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卽東漢也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首尾橫決必魏晉闕人所續也尋其意旨蓋以氐道水南合濁水兩

苦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爲西漢水也故酈注以爲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嘗試以圖志考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嶓冢亘絕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略陽縣南入寗羌州界卽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入之理澄之所言卽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卽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顚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又曰水經依漢志以爲言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氐道水下爲東漾水氐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下辨之北濁水所受有丁令溪水宏休水渥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氐道來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考耳然沮水枝津上承沮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昔之觀水作記者不察地勢之高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爲氐道養水合濁水兩當溪由枝津以達沮沔是爲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于武都下加沮縣二字益亦以氐道水下通沮水爲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會之曰嶓冢則氐道亦有嶓冢山矣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爲之殊目要之氐道水所出別是一山非嶓冢也又云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務觀入蜀塗歷

金牛目驗得之涓涓細流安國傳所謂泉始出山爲漾水也新城王尙書士禛撰蜀道驛程記其言嶓漢最爲詳覈記曰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遲其中略如棧道但山庳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踝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崒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郎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沒鳧雁合五水自西東流爲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峽口懸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寧羌衞于此成化中卽衞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五丁峽水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爲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自明矣又云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

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爲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水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地上離合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殽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爲漢之別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東樵之言剖判辨析幾無賸義而鄙意則猶有未安者水經以漾水冒下西漢之上而東漢之源僅以沮沔枝津當之是其大錯而以爲誤始班志竊謂不然班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猶恐人誤以西漢水卽禹貢之漢水于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漢中沔陽下云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氐道水卽養水今人旣不知氐道之所在又烏能必養水之不出于氐道乎夫河源渺茫隔在異域尙可追尋況氐道雖陷氐羌當漢盛時猶隸版籍班氏之記載非盡無稽也由氐道而沔而漢以入于江源流脈絡條貫分明又武都沮縣下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夫沮卽沔也狼谷卽嶓冢也隴西之嶓冢西漢之所出氐道之養水乃大禹之所導班志明言之而猶歸過于班氏班氏

不受也道元知水經漾水之誤也于是欲于禹貢嶓冢導漾之外別求一漾水以彌縫其失而卒不可得也乃東樵則以魏書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執此文以詆班酈夫禹貢漾水出自漢中之嶓冢山前此山海經則以鲋嵎山水經則以爲東狼谷至後魏乃因漾水在是指所出之山而名之曰嶓冢雖有經記可憑然在漢時嶓冢自在隴西漾水自出氐道豈能逆料五百餘年以後之所追稱而强爲附和哉道元于沔水東南流注漢曰涓口下云所謂沔漢者也尙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鲋嵎山也補正之功不淺猶云成書未及追改使酈亭負此長冤而復據陸王征途所記以爲目驗得之夫二子卽博學嗜古其所涉歷按遽乘傳于川脈之遙修山谿之綿阻不過望而測之世代悠邈荆蓁蕪沒而率然斷以氐道水之不與沮沔相通殆非篤論也已況夫嶓冢一山誠非小弱也禹貢梁州云岷嶓旣藝導山云導嶓冢至于荆山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導水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兩兩比較書法重輕嶓之與岷未云多讓東樵亦云觀漢志云岷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知岷山山脈之長而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曾是與岷相匹之嶓而可以沔陽一縣限之乎程克齋春秋分記曰梁州左山皆曰岷右山皆曰嶓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有內水中水外水之異漢有西漢水東漢水之殊蓋自秦州東望則爲雍之嶓冢自寧羌

州所望則爲梁之嶓冢禹貢表之于梁而不繫之于雍則以導漾之功致力于梁而不于雍耳眞通儒之言也朝廷欽頒書經傳說彙纂云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水南北相去三四百里支派隱然聯屬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也何其明白易曉與故謂東漢水不出自隴西之嶓冢可謂隴西之嶓冢必非禹貢之嶓冢不可謂禹貢之漾水出于寧羌州之嶓冢可謂禹貢之嶓冢必僅在寧羌州則不可也爾雅音義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舊俗云卽禹貢潛也然潛水實受西漢水鄭康成所謂漢別爲潛大禹自導漾疏通卽爲西漢水也經云岷嶓旣藝沱潛旣導繫沱潛于岷嶓之下烏知禹貢之言漢不兼東西二源乎荊州貢道云浮于江沱潛漢足明四水之相通矣漢人說經各有師承康成大儒必不妄道三卿爲眾吾舍鄭公將何從乎同時閻百詩最不信古文力攻以爲僞書幷謂孔安國傳出自東晉梅賾手然其說嶓冢東西兩漢水源流尙不敢輕集矢于班志以隴西西縣之嶓冢爲非禹貢之所有氐道之養水爲非大禹之所導如東樵所云者其尙書古文疏證曰東西兩漢水異源同流按水經以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爲漢水者爲西漢水也故下文云又東南至廣魏與白水合又東南至葭萌縣與羌水合鄭氏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此是遙承班固地理志來不見有禹貢字是道元以班志西縣禹貢字爲非而不顯駁之古人文多隱約水經以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爲東漢水又言沔水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鄺氏注特標出尙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以大禹當日所導實在于此亡友顧景范謂水經不詳漢水所自出沔水特入漢之小水耳反詳志其源忘卻出今寧羌州者何與其說極是余請兩言以剖別之曰鄺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猶言各出嶓冢云爾而同爲漢水猶言同名漢水云爾又曰按孔安國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逕與前逾于沔傳漢上曰沔相照應補出此句最佳余欲以班志沮縣下注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取武都縣下注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十字補入東狼谷之下南至沙羨之上漢水原委方備又曰常璩稱漢有二源以東源爲卽禹貢之漾水極是與水經各一書非承水經而爲文者獨道元于水經以西漢水爲漾水曲徇其說寧取山海經闞氏荒誕之說曰川流有潛通之理故漾漢互稱至敘大通谷水曰上承漾水西南流爲漢水漾水之稱仍屬東漢鄺氏微意居然可睹矣潛邱之言如此是故山連麓而水異源山連麓故上邽之嶓冢與全牛之嶓冢皆爲禹貢之山水異源故西漢水爲大禹所疏通則已著于康成之說豈後人所得而妄加之哉說者猶以班志隴西西縣禹貢嶓冢爲疑夫夫雖善辯辛

不能滅秦州嶓冢之名則何如取隴東之山皆嶓冢一語深思而紬繹之也哉孫校曰今沿江於合州南入漢水也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孫校曰水出今商州西北百二十里冢領山

一名高豬嶺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字嶺訛作山案朱脫趙增嶺並作山刊誤曰名上落一字

丹水東南流與清池水合孫校曰丹水東南以下十字當是經文**水源東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

東南過其縣南

縣故屬朱作蜀箋曰李云疑作屬趙改屬京兆晉分爲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爲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官本曰按水源二字近刻作楚水案朱同趙增源仍楚刊誤曰水下落源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昔四皓隱于楚山卽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趙刊誤曰箋曰宋本無舍字按合舍字屢見注中箋說非是于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朱箋曰御覽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漢高后使張良詣南山迎四皓之處因名高車山翼帶眾流北轉入丹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朱箋曰宋本作丹水嶺以嶺字上屬誤嶺上有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兔和出卽春秋所謂左師軍于兔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

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汋注內同今改正均水見卷二十九案朱作汋趙改汮刊誤曰汋當作汮卽均水也下同

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商之名官本曰按商近刻訛作湯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湯當作商起于此矣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朱趙有作之趙刊誤曰左傳是晉楚有盟朱箋欲改之字作有然古人引書多

鈔灹具詞苟無害於義則可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者也京
相播日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下析酈官本日按析近刻訛作浙下同案朱作
浙箋日浙當作析史記高祖降析酈因襲攻武關破之趙改浙下同攻武關文穎日武關在朱
作右箋日謝云疑作在趙改在析縣西朱趙有一字百七十里宏農界也丹水又
東南流入臼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
氏縣大蒿山孫校日錢獻之日析水疑卽漢志之鞠水也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
縣卽析之北鄉也又東入析縣流朱作統箋日宋本作流趙改流結成潭謂
之龍淵清深神異者舊傳云漢祖入關逕觀是潭其下若有
府舍焉事既非恆難以詳矣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
秋之白羽也左傳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
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余按史記官本日按近刻脫記

字案朱脫趙增楚襄王元年秦出武關斬眾五萬取析朱趙有一字十
五城漢祖入關亦言下析酈非無城之言脩之則可矣官本日按
脩近刻訛作循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循當作脩析水又歷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為
君亭也官本日按君近刻訛作古案朱趙同趙釋日一淸按漢志作君亭而南流入丹水縣
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
南名日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
疑陵所築也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
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日縣北
有三戶亭竹書紀年日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者是也水
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
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丹水東南流

至其縣南黃水北出芬山黃谷官本日按北出芬山近刻訛作出北予山案朱同趙改
出北芬山刊誤日箋日一作北予山按漢書地理志析縣下云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湍水經云出
酈縣北芬山黃水鞠水同出北芬山特異谷耳箋說無据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官本日按近刻
注下有于字案朱趙有于字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黝焉若
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
有丹崖山山悉頳壁霞擧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為殊觀矣丹
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鄉
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為順陽王因立為順陽郡官本日按立為近刻訛作
為立案朱訛趙乙刊誤日為立二字當倒互而南鄉為縣舊治酇城官本日按治近刻訛作始
案朱訛趙改永嘉中丹水浸沒至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城南門
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

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
伐樹之前見夢于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更朱作吏箋日孫云吏疑作更趙
改更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南鄉縣北興寧末太守王靡之改
築今城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澗朱作溪箋日宋本作夾澗趙改澗深長
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
范甯立之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于朱趙作於中之北所謂商於
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呂
氏春秋日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卽此水也又南合均水
謂之析口官本日按口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日水當作口孫潛校改

水經注卷二十

水經注卷二十一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汝水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

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卽猛山也孫校曰勉猛音相近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趙刊誤曰箋曰汝州志大盂山在魯山縣西五十里山頂低窪四圍若城按朱氏以魯山縣箋魯陽縣大繆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魯陽縣下云有魯山古魯縣未嘗以魯山名縣也至唐初復置魯州始改縣曰魯山至今因之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竝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逕見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遴　案朱趙作遴不容不述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蒙柏谷官本曰按蒙近刻訛作黃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黃當作蒙說見下巖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蹟裁交西卽盧氏界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官本曰按近刻脫松列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深下落松列二字矣琯本校增筠柏交蔭尹公度之所棲神處也朱箋曰神仙傳云尹軌字公度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許年數百歲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又能銷鉛爲銀銷錫爲金後到太和山中仙去又東屆堯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爲溠水也卽經所言溠水出堯山矣一水東北出爲汝水歷蒙柏谷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按上文當作黃柏谷按何焯云以下文觀之則上又黃字亦當作蒙孫氏誤矣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柏傾山蔭渚故世人以名也津流不已北歷長白沙口狐白溪水注之夾岸沙漲若雪因以取名其水南出狐白川北流注汝水汝水又東北趣狼皐山者也朱不重汝水二字趙止增一汝字刊誤曰水上落汝字

東南過其縣北

汝水自狼皐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爲麻解城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非也二字　案朱趙有蓋蠻麻讀聲近故也汝水又逕周平城南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汝水又東與三屯谷水合水出南山北流逕后碣東官本曰按碣近刻訛作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堨當作碣杜側刊云河南界又有一碣題言洛陽南界碑柱相對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皐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一本誤城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圃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圃黃省曾本作囿營于南郊右矕三塗左枕嵩嶽面據衡陰背箕趙作基王屋浸以波溠演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朱箋曰馬融上廣成頌序云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鉦鼓之音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其水

自澤東南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朱趙作般源趙刊誤曰箋曰般一作數按非也般盛也字不誤揚波于川左泉上華宇連蔭茨甍交拒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池案朱訛趙改說見下方塘后沼官本曰按近刻脫方塘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茨甍交拒方塘后沼今改正錯落其間匪道者多歸之其水東南流注廣成澤水澤水又東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得魯公水口水上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城古梁之陽人聚也秦滅東周徙其君于此陂水東南流合于朱作乎箋曰宋本作于趙改于澗水水出北山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兆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兆當作北黃省曾本校南流注之又亂流注于汝水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霍山杜預曰河南梁縣有霍山者也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俗謂之張侯城非也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朱箋曰侵左傳作襲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屯厭新柏華朱作莘箋曰舊本作華趙改華餘賊合攻得霍陽聚卽此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祭遵傳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道元抄變其詞耳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朱趙無霍陽山三字按春秋周小邑也于戰國爲南梁矣故經云汝水逕其縣北俗謂之治城非也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縣治霍陽山水又東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朱趙作右朱箋曰一作左合三里水水北出梁縣西北而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故鄤狐聚也朱鄤作單箋曰單當作鄤史記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鄤狐徐廣曰鄤音憚鄤狐聚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于此因乃縣之杜預曰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卽是縣也水又東

南逕注城南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于注者也又與一水合水發注城東坂下東南流注三里水三里水又亂流入于汝汝水又東逕成安縣故城北按地理志潁川郡有成安縣侯國也史記建元以來功臣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封其子韓延年爲成安侯卽此邑矣世謂之白泉城非也俗謬耳汝水又東爲周公渡藉承休之徽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汝水又東黃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爲承休水縣故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洛陽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衞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朱作稱矣箋曰稱矣一作彌牟據檀弓衞將軍文子名彌牟趙依改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衞案朱訛趙改又朝朱作期趙改刊誤曰箋曰期當作朝按史記衞世家云懷君三十一年朝魏懷君卽勁也衞字誤黃省曾本作魏後惠成王如衞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衞最後滅疑嘉是衞後一本誤侯故氏子南而稱君也朱箋曰自按汲冢至此六十字皆史記周子南君臣瓚注中語初元五年爲周承休邑地理志曰侯國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鄭公趙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亦作鄭公而後漢黃瓊封邟鄉侯章懷注引說文曰邟潁川縣也漢潁川郡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音亢袁紹亦封邟鄉侯此云鄭公不詳其故王莽之嘉美也官本曰按美近刻訛作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嘉美故汝渡有周公之名蓋藉邑以納稱世謂之黃城官本曰按世近刻訛作也案朱同趙也下增世字刊誤曰謂上落世字水曰黃水皆非也其水又東南逕白茅臺東又南逕梁瞿鄉西朱箋曰括地志云周承休城一名梁雀塢在汝州梁縣東北二十六里趙瞿改雀下

同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云括地志周承休城一名梁雀塢
或云即梁瞿鄉也葢瞿雀字形相似道元以世謂之期城爲
非疑瞿音相似然則雀字爲正世謂之期城非也按後漢書官本曰按近刻脫後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漢書落後字此是謝承書上世祖自潁川往梁瞿鄉馮魴先詣行
所趙刊誤曰箋曰孫云行所當作行在按春秋經書公朝于王所即行所也不當妄改即是邑也水積
爲陂世謂之黃陂東轉逕其城南東流右合汝水
又東南過潁川郟縣南官本曰按近刻脫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東南下落過字
汝水又東與張磨泉合水發北阜春夏水盛則南注汝水汝
水又東分爲西長湖湖水南北五十餘步東西三百步汝水
又東匽潤水北出大劉山南逕木蓼堆東官本曰按木近刻訛作水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木當作木郟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迆爲湖湖水南
北八九十步東西四五百步俗謂之東長湖湖水下入汝古

水二十一　五

養水也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丞
仁三堆南又東逕沙川世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
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
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俗以是水爲沙水故亦名之
爲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爲稱更用惑焉但流雜
閒居裂溉互移朱作裂溉平移箋曰一作築溉頻移宋本作裂溉互移趙依宋本致令川渠
異容津途改狀朱作狀改箋曰當作改狀趙乙故物望疑焉又右會堇朱作堇箋
曰堇宋本作堇趙改堇溝水水出沛公壘西六十許步蓋漢祖入關往
征朱箋曰一作往往是由故地擅斯目矣其水東北注養水朱趙無水字
養水又東北入東長朱有迪字箋曰一無迪字趙刪湖亂流注汝水也官本曰按
近刻脫流字案朱脫趙增又朱也作縣趙改刊誤曰箋曰縣宋本作也按亂下落流字汝水又逕郟縣

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滶水注之
水出魯陽縣之將孤山東南流許慎云水出南陽魯陽官本曰按
南陽近刻脫陽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南下脫陽字說文校補入父城從水敖聲趙釋曰一清按
說文繫傳作父城今說文譌呂忱字林亦言在魯陽滶水東入父城縣與
桓水會官本曰按桓近刻作柏案朱作柏箋曰宋本作桓下同趙改桓水出魯陽北山朱水
上有柏字趙改桓字水有二源奇導于賈復城合爲一瀆逕賈復城北
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此瀆
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朱訛趙改刊誤曰北當作此案水有窮通故有枯渠之稱焉
其水東北流至父城縣北右注滶水亂流又東北至郟入汝
汝水又東南左合藍水朱趙無又字水出陽翟縣重嶺山東南流
逕紀氏城西有層臺官本曰按層近刻訛作增案朱訛趙改謂之紀氏臺官本曰按

水二十一　六

謂近刻訛作記脫之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名勝志引此文作有層臺謂之紀氏臺今補正續漢書曰
世祖車駕西征盜賊羣起郟令馮魴爲賊延裒趙作褒所攻力
屈上詣紀氏羣賊自降即是處在郟城東北十餘里其水又
東南流逕黃阜東而南入汝水汝水又東南流與白溝水合
官本曰按近刻與上衍又字案朱作又趙改右水出夏亭城西官本曰按水出下近刻衍亭城西而
南逕六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亭城西而南逕六字衍文又南逕龍城西城西北即摩
陂也縱廣可朱趙有一字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郟之摩
陂明帝幸陂觀龍于是改摩陂曰龍陂其城曰龍城其水又
南入于汝水汝水朱不重二字箋曰宋本疊汝水二字趙增又東南與龍山水會
水出龍山龍溪北流際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
以居太子建故杜預曰即襄城之父城縣也官本曰按原本訛作即襄城之

城父縣也近刻又脫縣字左傳集解今本亦誤考楚之城父
邑非置縣改曰父城屬潁川郡晉屬襄城郡晉譙郡有城父
縣漢屬沛郡是襄城郡漢晉皆不稱城父也今改正　案朱
趙作城父朱脫縣字箋曰按漢地理志潁川有父城縣而沛
郡有城父縣此注自說潁川之父城乃忽引楚平王城父事
故並舉說苑襄城君與黃帝襄城問塗以實杜注豈父城與
城父本爲一耶趙增縣字刊誤曰城父下落縣字黃省曾本
校增趙釋曰一淸按城父父城本是二縣漢志潁川郡父城
縣下云應鄉故國沛郡城父縣下云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
淮莽曰思善續志父城屬潁川而城父改隸汝南故特著曰
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左氏傳云楚遷許于夷實城父杜
預注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又後漢書馮異傳云潁
川父城人也章懷注云父城縣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
汝州郟城縣有父城亦或謂之城父元和郡縣志云父城故
殷時應國左傳楚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是也杜元凱恐後
人誤以此城父爲遷許之舊故云卽襄城之城父明以別于
沛郡也史記正義云潁川父城縣亦郡城　馮異據之以降世
父鳥拆郡屬縣其名自分斯言最核也
祖用報巾車之恩也其水又東北流與二水合俱出龍山北
流注之又東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王

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劉向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
服翠衣帶玉佩徙倚于流水之上卽是水也楚大夫莊辛所
說處後乃縣之　朱箋曰說苑云襄城君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
拜謁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忿而不言莊辛曰君
獨不聞鄂君子晳有感於越人之歌乎襄城君乃奉手而進
之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義爲侯國王莽更名相成　趙作城
也黃帝嘗遇牧童于其野故嵇叔夜讚曰奇矣難測襄城小
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也其城南對氾城周襄王出鄭居氾
卽是此城也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楚伐鄭涉氾而歸杜預曰
涉汝水于氾城下也晉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
曰襄城也今置關于其下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
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

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東觀漢記曰車騎馬
防以前參藥勤勞省闥增封侯國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
卽此亭也汝水又東南逕繁邱城南而東南出也
又東南過定陵縣北
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方
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　朱梁作梁趙改刊誤
曰左傳作楊梁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
外今水北悉杭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　朱作
陂箋曰宋本作阪下同趙改阪　蓋卽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湛水又
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蒱城蒲城北有湛水
者是也湛水又東　官本曰按湛近刻訛作漢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水當作湛水　于汝水

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
湛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
有符經文矣　趙釋曰一淸按漢志註師古曰潁水出陽城陽乾山宜屬豫州許慎又云湛水豫州浸荅川土相鄰故也全氏曰周禮職方荊州之浸潁湛按湛是汝水支流而潁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也又豫州之浸波溠波亦汝水支流然則汝雖不見于禹貢而未嘗不重于職方康成既不知湛水又不知波水非善長之註何以證明
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漢成帝元延三年封侍中衞尉淳
于長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定城矣　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更之下落曰字
東觀漢記曰光武擊王莽二公還到汝水上于湹以手
飲水澡頮塵垢謂傅俊曰今日疲倦諸君寧憊也　朱箋曰當作邪
卽是水也水右則滍水左入焉左則百尺溝出矣溝水夾岸層
崇亦謂之爲百尺堤也自定陵城北通潁水于襄城縣潁盛

則南播汝洪朱作伏箋曰當作洪趙改洪則北注溝之東有澄潭號曰龍
淵在汝北四思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清深常不耗
竭官本曰按常近刻訛作嘗朱訛趙改刊誤曰嘗當作常　案佳饒魚筍湖溢則東注鄎
水矣汝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東南流逕昆
陽縣故城西更始元年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官本曰按近刻脫者
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兵法下落者字吳琯本校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
里不絕又驅諸獷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
之盛未嘗有也世祖以數千兵徼朱作激箋曰激宋本作邀後漢書作徼趙改邀之
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世祖乃使成國上公王
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于郾
尋邑圍城數十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字　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城下落中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校補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人負戶而
汲王鳳請降不許世祖帥營部俱進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
千人徑衝尋邑兵敗其中堅于是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
鼓譟一本作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
莽兵大潰昆水又屈逕其城南世祖建武中封侍中傅俊爲
侯國故後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葢藉水以氏縣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
潁川郡昆陽縣應劭曰昆水出南陽昆水又東逕定陵城南又東注汝水汝水
又東南逕奇額朱作雒箋曰一作額趙改額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濆
水出焉世亦謂之大㶏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濆然則濆者
汝別也趙釋曰全氏曰公羊子曰濆泉者直泉也直泉者涌泉也釋名本之其音讀如濆謂自下而上也㶏則其
聲之轉也後卷小㶏水下有汾陂善長亦曰汾俗音糞葢汾即濆之通也詩曰遵彼汝墳葢汝旁之水爲濆則汝墳之土

亦爲墳謂突起也如禹貢赤埴墳之墳毛公乃以大防解之非也觀孟子則汝水宜決不宜防也故其下夾
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濆㶏之聲相近矣亦或下合㶏
潁兼統厥稱耳官本曰按近刻作矣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矣黃省曾本作耳
又東南過鄎縣北孫校曰元和志蔡州褒信縣本漢之鄎縣汝水經縣東北去縣五十五里鄎城縣汝水經
縣西北去縣七十里
汝水逕奇額城西東南流其城衿帶兩水側背雙流汝水又
東南流逕鄎縣故城北故魏下邑也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鄎
是也汝水又東得醴水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口水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口水二字當互易
水出南陽雉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雉山當作雉縣漢書地理志校亦云
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爲南岳非也馬
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

山依山海經不言有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焉字　案朱趙有焉字孫校曰此處星衍駁之見
山海經補注然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即高鳳所隱之山也醴水又
東南與皐水合水發皐山郭景純言或作章山官本曰按近刻脫言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字于文落日字全氏校增東流注于醴水醴水又東南逕唐
城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城葢因山以即稱矣醴水又屈而
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
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
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官本曰按字近刻訛作城此四字亦注中之小注　案朱趙作
城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官本曰按此字有舛誤世霸南土自越以
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完之在召陵
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

許執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高（官本曰按近刻脫高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沈諸梁字子高落高字）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葉公好龍神龍下之

河東王喬之爲葉令也每月望常自詣臺朝（朱趙臺朝作朝堂朱箋曰後漢書作詣臺朝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顯宗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吏民推排終不搖動（朱無推排二字趙增刊誤曰吏民下落推排二字黃省曾本校補後漢書本傳元有之）喬曰天帝獨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朱無中字趙增刊誤曰其下落中字黃省曾本校增後漢書本傳有之）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是以干氏書之于神化（朱干作于箋曰神化干寶搜神記篇名趙改干刊誤曰于氏當作干氏）

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燒車水合水西出苦菜山東流側葉城南而下注醴水（朱醴作澧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作醴水醴澧字通用）醴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沈子高諸梁碑（官本曰按沈近刻訛作公案朱作公趙增葉字刊誤曰公字上落葉字如曰公子高則疑于公子矣）舊秦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几筵黃巾之亂殘毀頹闕（趙刊誤曰箋曰一作頓闕案頹字不誤）魏太和景初中令長脩飾舊宇後長汝南陳晞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醴水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謂楚國（朱作以箋曰一作國趙改國）方城以爲城者也

山有湧泉北流畜之以爲陂陂塘方二里（官本曰按陂近刻作故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故當作陂）陂水散流又東逕葉城南而東北注醴水醴水又東注葉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竝諸梁之所堨也（趙刊誤曰箋曰也舊本作地按也字不誤）陂水又東逕潕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東南（朱趙作南東以東字下屬）與芹溝水合（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芹溝下落水字）其水導源葉縣東逕潕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南又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纏絡四縣之中疑即呂忱所謂峴水也（官本曰按峴近刻作涀案朱趙作涀）今于定陵更無別水惟是水可當之醴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南陽郡雉縣澧水東至郾入汝師古曰郾字音屋考澧水東至郾縣入汝今河南許州郾城縣是也郾字誤耳師古更以屋音釋之廣韻集韻始出郾字云地名在南陽皆爲謬也）山海經曰醴水東流注于涀水也（朱箋曰孫云涀山海經作視注云或曰宜爲潩潩水今在南陽也趙改視釋曰一清按郭璞註云或曰視宜爲潩漢志南陽郡舞陰縣潩水所出東至上蔡入汝全氏曰山經所云澧水注視澧乃濯字之訛濯水注瀙澧水不注瀙也）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者也汝水又東南流潕水注之（朱箋曰孫云山海經注云潕音武今在南陽舞陽縣）

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孫校曰元和志蔡州汝南縣本漢舊縣汝水經縣西南二里上蔡縣本漢舊縣汝水西去縣十五里）

汝南郡楚之別也漢高祖四年置王莽改郡曰汝汾（朱趙作潰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汝南郡高帝置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縣故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世本曰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竹書紀年曰魏章率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者也永初元年（官本曰按永初近刻訛作建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安帝改元有建光無建安按後漢書本傳是永初元年封此後人塡寫之誤）安帝封

鄧𨙸爲侯國汝水又東逕懸瓠城北孫校曰今汝寧府治卽縣瓠城元和志蔡州理城古縣瓠城也汝水屈曲形若垂瓠故城取名焉王智深云汝南太守周矜起義于懸瓠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彥云城北名馬灣官本曰按馬近刻訛作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疑作城比名焉按孫潛云柳僉本作馬灣若如箋說正不知作何等語也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朱箋曰魏都賦云信都之棗故安之栗注云故安屬范陽出御栗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卽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閑儆牧宰及英彥多、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瓠平南王肅起高臺朱箋曰一作齋于小城建層樓于隅阿下際水湄朱作堨箋曰一作湄趙改湄降眺栗渚官本曰按近刻脫眺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降下落眺字寰宇記校增左右列榭四周參差競跱奇爲佳觀也

又東南過平興縣南朱箋曰一作平興埠按漢書地志汝南有平輿縣輿音豫注同孫校曰今汝寧府東南

溱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青衣水也東南逕朗陵縣故城西應劭曰西南有朗陵山孫校曰元和志朗山縣朗陵一名大朗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縣以氏焉世祖建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爲侯國也溱水又南屈逕其縣南又東北逕北宜春縣故城北朱箋曰漢地理志汝南郡有宜春縣後漢郡國志作北宜春孫校曰今在確山縣東王莽更名之爲宣屛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元初三年官本曰按元初近刻訛作永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安帝卽位建元永初後改元初后父之封在元初三年見后紀永元字誤安帝封后父侍中閻暢爲侯國溱水又東北逕馬香城北又東北入汝汝水又東南逕

平輿縣南安成趙作城縣故城北王莽更名至成也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矣趙釋曰一清按索隱曰在豫章地理志豫章郡無此縣長沙國有安成縣非汝南之安成也汝水又東南陂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又陂訛作汝案朱趙作汝無注之二字趙又刪水字刊誤曰箋曰孫云汝水當作陂水按水字重文宜衍此卽涓水篇之汝水唐時向有汝柵巷水首受慎水于慎陽縣故城南陂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慎陽縣師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眞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陂水兩分一水自陂北遶朱作遲箋曰宋本作遶趙改遶慎陽城四周城塹官本曰按周近刻作固案朱作固箋曰一作圍趙改圍潁川荀淑遇縣人黃叔度于逆旅與語移日曰子吾師表也范奕論曰官本曰按奕近刻訛作睢案朱訛趙改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朱作深服遠箋曰後漢書作服深遠趙依改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塹水又自瀆東北流注北陂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陂當作北陂此與上南陂陂水兩分也一水自陂東北流積爲鯛陂官本曰按鯛近刻訛作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同當作鯛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鯛陽縣應劭曰在鯛水之陽也陂水又東北又結而爲陂世謂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陽縣北陂東北流積而爲土陂陂水又東爲窖陂陂水又東南流注壁陂陂水又東北爲太陂陂水又東入汝汝水又東南逕平陵亭北又東南逕陽遂鄉北汝水又東逕櫟亭北官本曰按櫟近刻訛作樂案朱訛趙改春秋之棘櫟也杜預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半淪水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卿士朱趙爲下並有魯字趙刊誤曰箋曰宋本無魯字按尚書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士孔安國傳云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孔穎達正義云周公爲畿內諸侯得立二

鄉左傳定公四年亦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杜預注曰爲
㕑公臣注從史記蔡世家曰爲魯卿士朱氏不審乃託名朱
本去之滅裂經史甚矣其妄也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申呂地也官本曰按申近刻作
中　案朱作中箋曰郡國志云汝南郡新蔡縣有大呂亭故呂侯國也此中呂未詳趙改申刊誤曰箋曰中呂未詳按傳
云南有荊蠻申呂中當作申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
爲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世祖建武二十八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元年　案朱趙作元年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吳漢傳國封在建武二十八年此云元年誤也封吳國爲侯
國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郡功曹都尉高懿廳
事前有槐樹白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
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托疾而去汝水又東
南左會澺水水上承汝水别流于奇領城東東南流爲練溝
逕召陵縣西官本曰按召近刻作邵　案朱同趙改東南流注至上蔡西岡趙刪
至字刊誤曰至字衍文北爲黃陵陂陂水東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陂下落水字于上蔡岡東爲蔡塘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澺水
趙釋曰一清按說文澺水出汝南上蔡黑閭澗入汝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
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後楚以爲縣官本曰按近刻脫楚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後下落楚字全氏校增史記曰秦將李信攻平輿敗之者也建武三十
年世祖封銚統爲侯國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後漢書銚期傳子統封建平侯非平輿朱本作
于箋曰宋本作本趙改本汝南郡治昔費長房爲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
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遠朱箋曰改本作退同入此壺隱淪仙路骨謝
懷靈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城南里餘有神
廟世謂之張明府祠水旱之不節則禱之廟前有圭朱作石箋曰舊
本作圭趙改圭碑文字紊碎不可復尋碑側有小石函按桂陽先賢

水二十一　十五

畫讚朱箋曰張熹乃桂陽郡臨武縣人吳本作信陽誤臨武張熹字季智爲平輿令
時天大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天下大旱　案朱同趙刪刊誤曰下字衍熹躬禱雩未獲嘉
應官本曰按近刻脫躬字嘉字又此句之下衍熹字　案朱脫衍箋曰宋本作未獲嘉應趙增刪刊誤曰熹字衍乃
積薪自焚官本曰按薪近刻作柴　案朱趙作柴主簿侯崇官本曰按近刻脫侯字　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按主簿下落侯字孫潛校補小吏張化朱趙吏作史趙刊誤曰箋曰史宋本作吏小史字不誤
從熹焚焉朱有侯字箋曰舊本作矣宋本無矣字趙刪火旣燎天靈感應即澍雨
此熹自焚處也澺水又東南左迆爲葛陂陂方數十里水物
含靈多所苞育昔費長房投杖于陂而龍變所在也又劾東
海君于是陂矣朱箋曰神仙傳云壺公以一竹杖與費長房騎之到家以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後
到東海值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故久旱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大雨陂水
東出爲鮦水俗謂之三丈陂亦曰三嚴水水逕鮦陽縣故城
南應劭曰縣在鮦水之陽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汝南郡鮦陽縣孟康曰音紂此是鮦誤師古章
懷音詡並承其失蒙太平寰宇記蔡州新蔡縣下云鮦音紂紅反說文鮦直龍切此與紂紅之音相近爲可證也漢
明帝永平中封衛尉陰興子慶爲侯國也官本曰按輿近刻訛作輿　案朱訛
趙改縣有葛陵城建武十五年更封安成侯銚丹爲侯國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更名封經侯銚丹爲侯國　案朱同箋曰朱本作鋌侯趙改更封鋌侯刊誤曰名字衍文是更封鋌侯銚丹爲
侯國趙釋曰全氏曰丹以安成徙封非鋌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瑟下衍城字　案朱同箋曰瑟城當作琴城三十二卷注云楚人謂冢爲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
民傳曰公琴即皋陶冢也趙瑟改琴刪城字刊誤曰箋曰瑟城當作琴城按城字衍文趙釋曰一清按皇覽曰民謂之楚
王岑蓋山陵之異名城北祝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曰楚武王是知武
王隧也鮦陂東注爲富水官本曰按鮦近刻訛作鋼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鋼當作鮦水
積之處謂之陂塘津渠交絡枝布川隰矣澺水自葛陂東南

水二十一　十六

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朱趙少一汝字左迆爲橫塘陂又東北爲青陂者也官本曰按青近刻訛作清下同案朱作又東爲北清陂趙改刊誤曰箋曰當作又東北爲清陂按清陂當作青陂此陂亦名青龍陂也汝水又東南逕壺邱城北故陳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邱以其服于晉是也汝水又東與青陂合孫校曰清水今在正陽縣東水上承愼水于愼陽縣之上愼陂右溝北注馬城陂陂西有黃邱亭陂水又東逕新息亭北官本曰按又近刻訛作於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於當作又又東爲綱陂朱箋曰一作綱陂陂水又東逕新息縣結爲牆陂陂水又東逕遂鄉東南而爲壁陂又東爲青陂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時趙作者南有荊蠻申呂姜姓矣朱箋曰鄭語史伯語鄭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蔡平

侯始封也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也側陂南有青陂廟廟前有碑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陂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陂當作碑漢靈帝建寧三年新蔡長河南緱氏李言上請脩復青陂司徒臣訓尚書臣襲奏可洛陽宮于青陂東塘南樹碑官本曰按于字近刻在洛陽宮上案朱同趙改碑稱青陂在縣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別流入于潺湲逕新息牆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坡朱謀㙔云宋本作阪今考阪亦陂之訛案朱訛趙改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餘頃陂水又東分爲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于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也又東北屈逕壺邱東而北流注于汝水世謂之薄溪水汝水又東逕褒信縣故城北而東注矣

又東至原鹿縣

汝水又東南逕縣故城西趙增原鹿二字刊誤曰逕下落原鹿二字杜預釋地曰朱釋上有所字趙刪刊誤曰所字衍文汝陰有原鹿縣也

南入于淮

所謂汝口側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

水經注卷二十一

水經注卷二十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潁水　洧水　潩水

潧水　渠沙水案朱無渠沙水三字趙作渠水無沙字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

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蓋因水以著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爲韓國王莽之左隊也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者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黍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爲濦水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官本曰按近刻互訛作乃山訛作三案朱趙同朱箋曰朱本仍作于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泂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朱箋曰呂覽作潁水莊子作椆水司馬注本作洞水云洞水在潁陽埠按潁洞古字通用故禮穎衣一作絅是其例也椆洞二字皆誤耳

東南過其縣南官本曰按近刻作又東南又字後人所加案朱趙有又字

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崈高縣朱趙崈作崇趙刊誤曰箋曰崇一作嵩按漢書地理志云崈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師古曰崈古崇字東北太室東溪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及

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嵱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暘旱輟津官本曰按陽近刻作陽案朱訛趙改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惟得餐飲而已官本曰按餐近刻訛作飡案朱趙作飡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周數里官本曰按潭近刻訛作澤案朱趙作澤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朱作山箋曰當作幽趙改幽情其水東南逕陽城西官本曰按南逕近刻訛作流南案朱作流南趙改流逕刊誤曰南當作逕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爲侯國也趙釋曰沈氏曰本表封成陽不封陽城成陽屬汝南不屬潁川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墓焉官本曰按其近刻訛作之案朱趙作之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趙刊誤曰箋曰一作樊父按困學紀聞云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潁水逕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陽城北又東南入于潁潁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勺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出陽關官本曰按陽下近刻衍城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章懷後漢書光武帝紀注云陽關聚名下亦云陽關聚城字衍文歷康趙有亭字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爲康鄉侯此即臻封邑也

又東南過陽翟縣北

潁水東南流逕陽關聚聚夾水相對俗謂之東西二土城也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縣西有故堰堰石崩褫頹基尚存舊過潁水枝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又有泉流出焉時人謂之嵎嶄崀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于大陵之上朱無下啟字亭作亨趙增改刊誤曰箋曰脫一啟字按亨當作享即鈞臺也春秋左傳曰夏啟有鈞臺之饗是也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為陂陂方十里俗謂之鈞臺陂官本曰按鈞字近刻訛在下句指字下案朱同趙增下文不刪刊誤曰臺陂上落鈞字蓋陂指臺取名也趙無陂字又西南流逕夏亭城西又屈而東南為郟之靡趙作摩陂潁水自堨東逕陽翟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陽翟下落縣字夏禹始封于此為夏國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經書秋鄭伯突入于櫟左傳朱趙有曰字桓公十五年突殺檀伯而居之服虔曰檀伯鄭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陽翟本櫟也官本曰按近刻脫陽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翟上落陽字故潁川郡治也城西有郭奉孝碑側水有九山祠碑官本曰按側水近刻訛作水側案朱趙不誤趙刊誤曰箋曰當作水側按側水謂臨側水際也字不誤叢柏猶茂北枕川流也

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

應劭曰縣在潁水之陽故邑氏之按東觀漢記漢封車騎將軍馬防為侯國防城門校尉位在九卿上絕席朱箋曰後漢書馬援次子馬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封潁陽侯潁水又南逕潁鄉城西潁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昌典農都尉治也後改為縣魏明帝封侍中辛毗為侯國也潁水又東南逕柏祠曲東趙刊誤曰箋曰自臺北陂以下原錯在東南臨潁縣注後今據宋本改正按黃省曾本之錯誤不待言彼文歷毘之下以臺臨水方百步至水受大漴經注共二十三行計四百十字按入邱城南之上是文當移接後又東公路臺北之下陂陂水南流積為江陂之上明白易曉朱氏誤割臺北陂至水受大漴經注一百七十二字于此遂至迷瞀幾不復可辨孫潛依柳僉鈔本又為改正方還舊觀矣歷岡朱此下接後臺北陂云云趙改同官本刊誤出東歷毘三字曰東歷毘下當接後五葉五行邱城南至十葉十九行所未詳巨城南故汾巨城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于汾司馬彪曰襄城縣有汾巨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壇受禪于是地官本曰按近刻脫壇受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登下落壇受二字改元黃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禪于此官本曰按近刻脫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禪上落受字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壇也官本曰按壇近刻訛作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臺黃省曾本作壇于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潁水又東南流逕青陵亭城北北對青陵陂陂縱廣二十里潁水逕其北枝入為陂陂西則瀙水注之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官本曰按襄近刻訛作褒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褒城當作襄城東流注于陂陂水又東入臨潁縣之狼陂潁水又東南流而歷臨潁縣也趙釋曰名勝志引水經注曰穎水又東逕豢龍城郎古豢龍氏之邑也城

西有拒陵岡今本無之一清按寰宇記云豢龍城在臨潁縣西四十里北周書泉企傳拒陽人杜窟即拒陵也古陽陵字每互用方輿紀要許州臨潁縣有大陵城引注文正同大陵見上陽翟縣及㵐水注中

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㶏强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

臨潁舊縣也潁水自縣西注官本曰按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西下落注字小㶏水出焉官本曰按近刻脫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下落焉字孫潛校增爾雅曰潁別為沙郭景純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也亦猶江別為沱也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官本曰按皋近刻訛作澤案朱訛澤趙改皋刊誤曰澤當作皋下皋澤字相似之澤亦當作皋即古皋城亭矣官本曰按皋城近刻訛作城皋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城皋二字當倒互春秋經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者也皋澤趙作睪字相似名與字乖耳潁水又東逕㶏陽城南竹書紀年曰孫何取㶏陽㶏强城在東北潁水不得逕其北也趙無也字潁水又東南溵水入焉非洧水也

又東過西華縣北

王莽更名之曰華望也官本曰也上近刻衍縣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縣字衍有東故言西矣官本曰按矣近刻作也案朱同趙改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鄧晨為侯國漢濟北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伏朱趙作伏案永元十三年徵太常焉官本曰按焉近刻作也案朱同趙改刊誤曰也名勝志作焉縣北有習陽城潁水逕其南官本曰按近刻作經其南也案朱作經趙改逕並有也字經所謂洧水流注之也

又南過女陽縣北官本曰按漢志女陽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女陰亦同近刻女汝二字雜用案朱作汝趙改女刊誤曰全氏云汝古皆作女道元以為方俗之音非也但不知漢人何以獨用古字于女陽女陰而其餘則否

縣故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厥稱矣闞駰曰本汝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未必一如闞氏之說以窮通損字也潁水又東大㶏水注之又東南逕博陽縣故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故字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邴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樂家

又東南過南頓縣北㶏水從西來流注之

㶏水于樂嘉縣入潁不至于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非也潁水又東南逕陳縣南又東南左會交口者也

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蒗蕩朱趙作蕩下同渠水從西北來注之

經云蒗蕩渠者百尺溝之名別趙作別名也潁水南合交口新溝官本曰按近刻脫潁水二字案朱趙無自是東出潁上有堰謂之新陽堰俗謂之山陽堨非也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縣故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蓋經誤耳潁水自堰東南流官本曰按堰字近刻訛在東字下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東堰二字當倒互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魯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又東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郭以為別都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舊潁州治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魏

豫州刺史賈逵祠北官本曰按近刻脫魏豫州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刺史上落魏豫州三字
王隱言廟在城北非也廟在小城東昔王凌爲宣王司馬懿
趙釋曰一清按三字注中注所執屈廟而歎曰賈梁道朱梁作良趙改刊誤曰箋曰當作梁
道按注中李梁作季良袁良作袁梁頗多互倡此亦其一也王凌魏之忠臣惟汝有靈知
之遂仰鴆而死朱箋曰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汝有神
知之其年八月宣王有疾夢凌逵爲厲遂薨廟前有碑碑石金生趙作生金干寶曰黃
金可採爲晉中興之瑞谷水又東流出城東注潁潁水又東
朱趙無又字側潁有公路城趙側下刪潁字刊誤曰潁字衍文袁術所築也故世
因以術字名城矣潁水又東逕臨潁城北城臨水闕南面又
東逕雲陽二城閒南北翼水並非所具又東逕邱頭邱頭南
枕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邱頭下落南字吳琯本校增魏書郡國志曰

宣王軍次邱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趙釋曰厄林曰司馬懿雖嘗討
王凌至邱頭而武邱之名至司馬昭克諸葛誕始改本注誤潁水又東南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南下落流字孫潛校增于故城北細水注之趙釋曰一清按細水說文作㴋
从水囟聲水上承陽都陂官本曰按宋本訛作陂近刻訛作陵案朱訛陵趙改陂刊誤曰箋曰陵宋本
作陂按皆非也當作陂陂水枝分東南出爲細水東逕新陽縣故城北
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官本曰按宋下近刻衍公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公字衍文郡國志云
宋公國蓋以爲宋是公國耳與他縣云侯國例合師古曰縣封于漸鄭號爲宋國後漢書郭憲傳云汝南宋人可證也
卽所謂鄭邱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卽所謂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鄭邱上落卽所謂三字全氏
校增秦伐魏取鄭邱謂是邑矣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于
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邑
于此故號新鄭爲宋公國也王莽之新延矣細水又東南逕細

陽縣新溝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兩新溝下俱落水字溝首受
交口官本曰按溝上近刻有新字案朱有新字趙增水字說見上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
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爲侯國官本曰按青近刻訛作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史表作呂青
王莽更名曰新明也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無水故渠
舊道而已東入澤渚而散流入細細水又東南逕細陽縣故
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細陽下落縣字王莽更之曰樂慶也世
祖建武中封岑彭子遵爲侯國細水又朱作之箋曰宋本作又趙改又東南
積而爲陂謂之次塘公私引裂官本曰按引近刻訛作列案朱作列箋曰宋本作引趙
改引以供田溉又東南流屈而西南入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
陽縣東南入潁趙釋曰一清按今漢志無是文師古曰居細水之陽故曰細陽細水出新鄭潁水
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滅胡

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官本曰按
北近刻訛作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北潁水又東南汝水枝津注之水上
承汝水別瀆于奇洛朱趙作潁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潱水也東
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
責楚貢不入卽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
曰召者高也孫校曰說文邵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又東
南逕征羌縣故召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
年以封中郎將來歙歙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趙釋曰一
清按後漢書來歙傳曰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漢志汝南郡無此縣名續志云汝南郡召
陵縣有安陵鄉征羌侯國有安陵亭與酈注合本傳之云所未詳也闞駰引戰國策以爲秦昭
王欲易地謂此非也官本曰按近刻脫非字案朱趙無釋曰一清按地理志傿陵李奇曰六國

爲安陵在潁川不在汝南汝水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朱無臺北二字趙增刊誤曰箋曰此
文原本錯簡入東南過潁陽縣注中今據宋本改正按公路下天指本有臺北二字朱氏錯割入前四葉十四行東歷罡
之下今移接于此臺臨水方百步趙無方字袁術所築也汝水別溝趙作瀆
又東逕西門城即南利也漢宣帝官本曰按漢下近刻衍書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
書字衍文封廣陵厲王子劉昌爲侯國官本曰按厲字近刻訛在王字下國訛作也　案朱
厲王不誤國作也箋曰謝云昌下一有寶字一作寶埠按漢書王子侯表云宣帝本始元年七月封廣陵厲王子昌爲南
利侯克家云當作爲侯國也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國縣北三十里有孰城號曰北利故
瀆出于二利之間閒關女陽之縣官本曰按近刻脫一閒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于
文當重一閒字世名之趙有曰字死女縣取水名故曰女陽也又東逕南
頓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案朱脫箋曰疑脫一字趙增北字又東南逕鮦陽
城北又東逕邸鄉城北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縣故

寢也寢丘在南故藉臣名縣矣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汝南郡有寑縣應劭以爲寑邱淮
陽國有固始縣顏師古又以爲寑邱故劉奉世疑之曰既列有固始則此寑疑更一地于謂非也睢陽之固始與寑本一
地而分爲二縣漢王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屬淮陽續志光武改寑爲固始而
淮陽之固始則幷省陳之陽夏故陽夏有固陵聚劉昭補注引晉灼云汝南固始縣以實之則二縣本相接也又何疑乎
寑之更是一地乎但今漢志則無固始故寑之文未知所據也王莽更名之曰閏治官本曰按近刻
脫閏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閏治今校補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爲封
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
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別汝又東逕蔡岡北岡上有
平陽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后稷之胄冢有石闕闕前有
二碑碑字淪碎不可復識羊虎傾低殆存而已枝汝又東北
流逕胡城南而東歷女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潁水又東

逕女陰縣故城北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高祖六年封
夏侯嬰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汝墳也縣在汝水之陰故以
汝水納稱城西有一城故陶丘鄉也官本曰按鄉近刻訛作縣　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縣當作鄉汝陰郡治城外官本曰按治近刻訛作汝　案朱訛趙改城外二字下屬官本讀誤趙刊
誤曰魏書地形志汝陰郡晉武帝置治社亭城縣曰汝陰下汝字誤當作治趙釋曰全氏曰晉志汝陰郡魏置首汝陰縣
後魏志汝陰郡晉武帝置治社亭城東北隅有舊臺翼城若丘俗謂之女郎臺
雖經頽毀猶自廣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鄉所未詳官本曰按歷圖
丘城南丘字起至此朱謀㙔本訛在後水受大㴩陂㴩字下原本不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所未詳之次行接前五葉
二行又東南至慎縣經文至五行水受大㴩注文朱氏誤割黃本錯簡今改正
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
潁水東南流左合上吳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細陂南流注于

潁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官本曰按江近刻訛作流　案朱趙不誤刊誤曰箋曰江宋本
作流按下文云陂水南流積爲江陂江亦陂名改作流字非水受大㴩陂官本曰按經又東南至此句㴩
字止朱謀㙔本訛在後會淮也後　案朱訛趙改朱作崇箋曰舊本作㴩趙改㴩刊誤曰水受大崇下接前四葉十四行
陂陂水南流至五葉一行蓋潁水之會淮也朱氏誤割黃本錯簡今改正大崇之崇當加水作㴩方輿紀要壽州下云大
㴩陂在下蔡城西北百二十里淮水篇又作天㴩陂誤也陂水南流積爲江陂南逕慎城
西側城南流入于潁潁水又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白公
所居以拒吳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王
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劉賜爲侯國潁水又東南逕蜩
蟟郭東俗謂之鄭城矣趙釋曰一清按功臣侯表宣帝神爵三年封鄭吉爲安遠侯表云慎縣知
此城爲吉封邑也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
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官本曰按水受大㴩陂陂字起至此朱謀㙔本訛在前歷圖邱

城南岡字下所陂字之上岡字之下又誤截逕公路臺北句臺北二字錯入其間朱氏以爲據宋本實前後舛謬惟永樂大典內洧水後次不紊 案朱訛趙改刊誤出臺北陂陂水南流注潁水之會淮也十五字曰臺北二字係後九葉十八行故水別瀆又東逕公路下文朱氏誤割黃本錯簡于此今移按于彼陂字上接下五葉五行水受大㟙至㴰潁水之會淮也潁水注盡此次行接後十葉二十行洧水經文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 孫校曰元和志河南府密縣本漢舊縣馬領山在縣南十五里

洧水所出

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 趙釋曰一清按此是班固說 山在陽城縣之東北㴰馬領之統目焉洧水東南流 官本曰按洧近刻訛作清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清當作洧 逕一故臺南俗謂之陽子臺又東逕馬領塢北塢在山上 官本曰按近刻脫塢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在上落塢字 塢下泉流北注亦謂洧別源也而入于洧水洧水東流綏水會焉水出方山綏溪

郎山海經所謂浮戲之山也東南流逕漢宏農太守張伯雅墓塋域四周 官本曰按近刻脫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塋下落域字 壘石爲垣隅阿相降列于綏水之陰庚門表二石闕夾對石獸于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 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內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內當作南 碑側樹兩石人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 官本曰按近刻脫矣字 案朱脫趙增 舊引綏水南入塋域而爲池沼 官本曰按域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 沼在丑地皆蟾蠩吐水石隍承濡池之南又建石樓石廟前又翼列諸獸但物謝時淪凋毀殆盡夫富而非義 官本曰按夫近刻訛作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矣隸釋載此文作夫 比之浮雲況復此乎王孫士安斯爲達矣綏水又東南流逕上郭亭南東南注洧洧水又東襄荷水注之水出北山子節溪亦謂之子節水東南流注于洧 官本曰按近刻脫注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流下落注字 洧水又東會瀝滴泉水出深溪之側泉流丈餘懸水散注故世士以瀝滴稱南流入洧水也

東南過其縣南 官本曰按近刻作又東南又字後人所加 案朱趙有又字

洧水又東南流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流南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流南二字當倒互 與承雲二水合俱出承雲山二源雙導東南流注于洧世謂之東西承雲水洧水又東微水注之水出微山東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官本曰按鄭所以近刻訛作以鄭二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傳是鄭所以不時城也今本誤 今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

之日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漢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爲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洧水又左會璅泉水水出玉亭西北流注于洧水洧水 朱作洧水水三字趙上水字改洧刊誤曰上水字重文當作洧 又東南與馬關水合水出玉亭下東北流歷馬關謂之馬關水又東北注于洧洧水又東合武定水水北出武定岡 官本曰按北出近刻訛作出北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出北二字當倒互 西南流又屈而東南流逕零鳥塢西側塢東南流塢側有水懸流赴壑一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遊者矚望奇爲佳觀俗人覩此水挂于塢側遂目之爲零鳥水東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與虎牘山水合水發南山虎牘溪東北流入洧洧水又東

南赤澗水注之水出武定岡東南流逕皇臺岡下又歷岡東
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東南逕鄶
城南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趙方下增氏字謂之女隤官本曰按
隤近刻訛作潰案朱作潰箋曰今據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生子六人大戴禮帝繫篇作女隤宋本水
經注作女潰趙改隤釋曰朱氏箋引世本作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啟其左脅三人
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其四曰萊言是爲鄶人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求言是謂之鄶案朱趙萊作求朱作是謂之鄶趙改刊誤曰史記註引宋忠世本曰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也今校正
鄭字亦誤當作鄶詳本卷說見下鄶人者鄭是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
人裴駰集解引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鄭字誤當作鄶小司馬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爲鄶人毛詩正義曰陸終生
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鄭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
逃死乎史伯曰虢鄶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鄶獻十
邑焉劉楨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于虢都榮之南官本曰按
都榮近刻訛作鄶榮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鄶當作都鄶之國都也左濟右洛居兩水之
閒官本曰按居下近刻有陽鄭二字衍案朱趙有趙釋曰全氏曰考潧洧之交並無陽水但有陰水耳左傳陰阪陰
口是也古文陽从阳陰从明字近致訛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
得在外方之北也洧水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
爲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而還
是也杜預曰陰坂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官本曰按水近刻訛作登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登當作參按夫參南何以曰陰乎全氏云是水南之誤口者水口也參陰聲
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官本曰按參上近刻衍商字案朱趙有實
沈之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上案朱趙作土鄭處大辰之野官本曰按大辰近刻訛作辰火
案朱趙作辰火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趙釋曰全氏曰按商參孫

汝澄云當作觜參何焯曰非也參當作舉說文舉商星也非二十八宿之參唐韻讀作所今切予謂義門以說文立異而
不細讀此注夫商星之舉何以亦爲實沈之主乎且舉爲晉分見于何書況善長引服氏語謂參陰聲相近今改而爲所
今切幾何不千里而遙也然則尚不如孫說之近是矣且善長此數語本屬傅會以晉爲實沈之土而軍師所次卽以名
其水口固未必然若鄭何嘗是閼伯之土乎此不足深辨者也

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朱潧作鄶箋曰鄶宋本作潧卽鄭詩溱字

洧水又東逕新鄭縣故城中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新鄭下落縣字
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
于洧上是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官本
曰按周近刻訛作同案朱趙作同朱箋曰一無惠字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
是曰桓公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河南郡新鄭縣應劭引國語曰周幽王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洛
邑遂伐虢鄶而并其地而邑于此京兆尹鄭縣應劭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史記鄭世家桓
公初封于鄭索隱引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曰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耳然則居鄭父之邱者
是桓公之子武公而誤以爲桓公者蓋竹書之謬道元于潧水篇已詳辨之皇甫士安帝王世紀
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
新鄭矣城內有遺祠名曰章乘是也洧水又東爲洧淵水春
秋傳曰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卽朱趙作則此潭也今洧水自鄭
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城之南門內舊外蛇與內蛇
鬬內蛇死六年大夫傅瑕殺鄭子納厲公官本曰按納近刻訛作入案朱趙
作人是其徵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自是徵也案朱趙同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
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于
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母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
案朱作城箋曰疑作成趙改成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析大隧之賦

洩洩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所謂澮水非也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趙刊誤曰箋曰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似非華字按史記鄭世家虢果鄶十邑註云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疇歷華也索隱引國語亦是華字困學紀聞鄭語依疇歷莘引史記鄭世家註及水經注俱作華字以證今本之失蓋宋本原有作華字者厚齋故特糾正之何焯曰明道二年國語本前華後河正作華字韋昭曰華國名矣史記秦昭王三十三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五萬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嵇叔夜常采藥于山澤學琴于古人即此亭也朱箋曰靈異志嵇中散嘗西南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一更中操琴聞空中稱善中散呼與相見乃出見形以手持其頭共論音聲因授以廣陵散黃水東南流又與一水合官本曰按一近刻訛作上案朱趙作上水出華城南岡官本曰按近刻作水出兩塘中案朱趙同一源兩分泉流派

別東為七虎澗水西流即是水也其水西南流注于黃水黃即春秋之所謂黃崖也故杜預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官本曰按苑近刻訛作宛案朱趙作苑趙刊誤曰箋曰當作宛陵按通鑑釋文辨誤云魏大都督宇文貴進據潁川東魏行臺任祥退保宛陵史炤曰宛陵宣城邑彭澤聚在西按史炤參取漢書地理志晉書地理志以為釋殊不知地理志漢河南郡又有苑陵縣晉屬滎陽郡後魏屬陳留郡天平以後屬廣武郡任祥所退保者也詳考諸志宣城之宛陵與任祥所保之苑陵字有苑宛之異傳寫者誤以苑為宛史炤遂誤釋為宣城之宛陵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也朱氏之誤殆與史同渠水注又改為苑苑音鬱更為非矣又東南流水側有二臺朱趙有也字謂之積粟臺臺東即二水之會也捕獐山水注之官本曰按獐近刻訛作章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章當作獐河南總志校水東出捕獐山朱東出作出東趙改刊誤曰出東二字當倒互西流注于黃水黃水又南至鄭城北東轉于城之東北與黃溝合水出捕獐山東南流至鄭城東北入黃水黃水又東南

逕龍淵東南官本曰按龍淵下近刻衍泉字案朱趙有七里溝水注之水出隙候亭東南平地東注又屈而南流逕升城東又南歷燭城西官本曰按又南近刻訛作又其南案朱趙同趙於其字下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誤即鄭大夫燭之武邑也又南流注于洧水也

又東南過長社縣北

洧水東南流南濮北濮二水入焉濮音僕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此亦注中之小注案朱趙無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水減則津渠輟流官本曰按近刻減訛作滅津訛作律案朱作滅箋曰宋本作減趙改減津字並不誤其瀆中濊泉南注東轉為淵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所謂淵無潛鱗也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公五年

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于南城西側脩立客館版築既興于土下得一樹根官本曰按土近刻訛作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當作土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稽之故說縣無龍淵水名蓋出近世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長社北界有禀水但是水導于隍壍之中非北界之所謂又按京杜地名竝云官本曰按杜近刻訛作社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社當作杜謂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及杜預春秋釋地也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于南矣然則是水即禀水也其水又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楚子伐鄭救齊次于棘澤者也禀水又東左注洧水洧水又東南分為二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也字案朱趙有其枝水東北流注沙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東南吳琯本作東北一水東逕許昌

縣故許男國也姜姓四岳之後矣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見許男于洧上者也漢章帝建初四年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更字　案朱趙有 封馬光爲侯國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 朱趙有昌字 失天下及魏承漢歷遂改名許昌也城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準價八百餘萬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爲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洧水又東逕鄢陵縣故城南 官本曰按鄢近刻訛作隱下同　案朱作隱趙改傿下同　孫誤曰隱陵當作鄢陵漢書五行志作鄢陵地理志作傿陵 李奇曰六國爲安陵也 孫校曰鄢安聲相近 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于此 趙釋曰春秋分記曰鄢亦曰鄢陵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陵即此六國時曰安陵兩漢晉爲鄢陵縣俱屬潁川郡按後漢志曰春秋時曰鄢注曰克段于鄢晉敗楚于鄢陵釋例亦然知其爲鄭之鄢無疑惟是漢陳留郡有曰傿王莽所易爲順通在東漢屬梁國者是也應劭于前漢志誤以陳留之傿爲克段之鄢水經據以爲正謬克段于傿其地在漢陳留杜預誤作潁川鄢陵蓋從應劭注耳此自應誤何得云杜誤乎一清按今本水經注浚儀渠其一者東南過陳縣也下及睢水出梁郡傿縣卷中俱無克段之文克齋所引豈無明據耶蓋是書多缺失耳寰宇記鄢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春秋時實陳株野地鄭伯克段之鄢在潁川不在陳留也 漢高帝十二年封都尉朱濞爲侯國 官本曰按朱近刻訛作諸　案朱趙作諸朱箋曰孫云按史記年表朱濞封鄢陵侯 王莽更名左亭洧水又東鄢陵陂水注之水出鄢陵南陂東西南流注于洧水也

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

洧水自鄢陵東逕桐邱南俗謂之天井陵又曰岡非也洧水又屈而南流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其字　案朱衍趙刪 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益字　案朱趙有 藉桐邱以取稱亦言取桐門亭而著目焉 官本曰按近刻脫著字　案朱趙無 然不知亭之所在未之詳也洧水又東

南逕桐邱城春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伐鄭鄭人將奔桐邱即此城也杜預春秋釋地曰潁川許昌城東北京相璠曰鄭地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下落鄭地也三字黃省曾本校補　今圖趙改 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隄其城南即長隄固洧水之北防也 官本曰按固近刻訛作因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因當作固全氏校 西而桐邱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邱之稱即城之名矣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漢宣帝神雀二年置于許之汲鄉曲洧城以河內有汲縣故加新也 官本曰按近刻此下衍漢章帝建初四年封執金吾馬光爲侯國十六字　案朱趙有十六字趙釋曰沈氏曰按後漢書本傳馬光無新汲之封而建初四年所封即許昌也已見上文此蓋複出之錯簡 城在洧水南隄上又東洧水右迆爲濩陂洧水又逕匡城南扶溝之匡亭也又東洧水左迆爲鴨子陂 朱有也字趙刪刊誤曰也字衍文 謂之大穴口也

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

洧水自大穴口 官本曰按近刻脫大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穴口上落大字 東南逕洧陽城西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甲庚溝 官本曰按近刻脫甲字庚訛作庚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下云餘波南入甲庚溝此脫甲字庚當作庚亦見渠水注 溝水上承洧水于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漢建安中封司空祭酒郭奉孝爲侯國其水又東南爲鴨子陂陂廣 朱趙有一字 十五里餘波南入甲庚溝 官本曰近刻波訛作陂庚訛作庚　案朱庚作庚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波當作陂按波字不誤汲水經云餘波南入駢陽城中獲水注云水上承安陂餘波北逕阿育王寺側蓋其詞例也惟波流所屆乃能入溝注洧若陂是定體何以能入與注乎 西注洧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 東北瀉沙洧水又南逕一故城西世

謂之思鄉城西去洧水十五里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趙無水字洧水又右
合濩陂水水上承洧水于新汲縣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于字汲作波　案朱脫于字汲作波
趙增改陂下並不重水字于訛曰箋下宋本作汲按洧水下落于字南逕新汲縣故城東官本
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又南積而爲陂陂之西北卽長社城官本曰按
社近刻訛作舍　案朱趙作舍趙釋曰全氏曰長舍卽長社之變陂水東翼洧隄西面茅邑
自城北門列築隄道迄于此岡世尙謂之茅岡卽經所謂茅
城邑也官本曰按茅城邑近刻訛作茅邑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茅邑地當作茅城邑陂水北出
東入洧津西納北異流官本曰按此句有脫誤未詳　案朱同趙改西北納濮流刊誤曰于文當
作西北納濮流謂濮水也
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

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
辰亭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謬傳
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朱減作減趙改刊誤
曰減當从水作減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疑是杜氏所謂
辰亭而未之詳也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王莽之長正
也洧水又南分爲二水枝分東出官本曰按分近刻訛作水　案朱趙作水謂之
五梁溝逕習陽城北又東逕赭邱南邱上有故城郡國志曰
長平故屬汝南縣有赭邱城卽此城也又東逕長平城南東
注澇陂洧水南出謂之雞籠水故水會有籠口之名矣洧水
又東逕習陽城西官本曰按洧近刻訛作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水當作洧水西南折

入潁地理志曰洧水東南至長平縣入潁者也
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
大騩卽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隄上趙隄下增之字刊誤
曰洪隄下落之字受神芝圖于華朱趙作黃蓋童子卽是山也潩水出其
阿流而爲陂官本曰按近刻潩訛作溪流而訛作而流　案朱並訛箋曰溪水疑作潩水趙改刊誤曰而流當
二字當倒互俗謂之玉女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襄王六年敗楚
于陘山者也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爲方墳
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
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成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趙無
列秀青青望之奇可嘉矣潩水又東南逕長社城西北官本曰按
城字上近刻有林字卽上成林二字訛在此　案朱同箋曰當作長社故城趙林改故上又增縣字南濮北濮

二水出焉劉澄之著永初記云水經濮水源出大騩山東北
流注泗衞靈聞音于水上殊爲乖矣余按水經爲潩水不爲
濮也是水首受潩水官本曰按潩近刻訛作濮　案朱趙不誤川渠雙引俱東注
洧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有　案朱趙作有洧與之過沙枝流派亂朱派作脈趙改刊誤曰脈
當作派互得通稱官本曰按互近刻訛作牙　案朱訛趙改是以春秋昭公九年遷
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
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
也且字類音同津瀾遐別不得爲北濮上源師氏傳音于其
上矣潩水又南逕鍾亭西又東南逕皇臺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西字
案朱脫又臺作帝趙改亭不補刊誤曰箋曰孫云按下文當作皇臺按黃省曾本作皇亭又東南逕闕亭
西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潩水又南分

爲二水官本曰按近刻脫爲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分下落爲字一水南出逕胡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其水南結爲陂謂之胡城陂濦水自枝渠東逕曲強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曲強下落城字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臺七女岡北皇陂即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史記魏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于濁澤是也趙釋曰方輿紀要云濁澤括地志云出解縣東北平地即涿水涿音濁史記趙成侯六年伐魏取涿澤魏世家魏惠王元年韓懿侯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濁澤大破之遂圍魏是時魏都安邑或以爲河南之濁澤誤也一清按史記韓世家注云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酈說蓋有所據其陂官本曰按陂下近刻衍水字案朱趙有水字趙釋曰寰宇記尉氏縣下引水經注云魏惠王元年韓懿侯會伐魏于皛澤陂北對雞鳴城一清按其陂水下疑有脫誤北對雞鳴城即長社縣之濁城也官本曰按長近刻訛作是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是社當作長社陂水東朱作又箋曰舊本作陂水東南流吳本改作又南流趙改東南流逕胡泉城北故潁陰縣之狐宗鄉也又東合胡城陂水官本曰按胡近刻訛作狐案朱訛趙改水上承皇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承陂水案朱同趙增皇字刊誤曰陂水上落皇字而東南流注于黃水謂之合作口而東逕曲強城北東流入濦水時人謂之敕水非也敕濦音相類故字從聲變耳趙釋曰一清按說文㶏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南入潁从水㶏聲與職切與水經合又有瀷水出河南密縣東入潁从水翼聲與職切瀷㶏音同而字相近其源委又同豈即一水而重出者與惟其爲與職切故與敕音相類若讀作異相去遠矣濦水又逕東西武亭間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東逕武亭間案朱同趙改東西二武亭間刊誤曰當作又逕東西二武亭間下云兩城相對是也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岸門官本曰按岸近刻訛作岑下同案朱趙同趙是作即史遷所謂走犀首于岸門者也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未知是否趙釋曰沈氏曰續志潁陰縣有岸門史記魏世家哀王五年走犀首于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岸門在長社縣西北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然則岑字誤也索隱引劉昭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蓋

爲謬矣一清按漢書衛青傳張次公封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顧景范曰岸頭亭在河津縣南古岸門也史記秦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于岸門虜其將魏錯又惠文王後十一年敗韓于岸門斬首十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于岸門今河津漢皮氏縣地與曲沃近河東亦有岸門因致斯誤濦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即鄭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濦水又南逕潁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爲侯國其水又東南逕許昌城南官本曰按其水下近刻衍城西二字東南逕脫南字案朱作俱水城西趙俱改其水下增自字不增東下南字刊誤曰箋曰俱宋本作其按其水下落自字又東南與宣梁陂水合朱箋曰孫云舊作宣帝陂誤陂上承狼陂趙上承上增水字刊誤曰陂下落水字于文是陂水上承狼陂于潁陰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春秋左傳曰楚子伐鄭師于狼淵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淵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左傳作狼淵今校補事在文公九年其水東南入許昌縣逕巨陵城北朱巨作臣趙改刊誤曰箋曰一作巨陵按春秋分記引京相璠土地名作巨陵顧祖禹曰又謂之大陵鄭地也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于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其水又東積而爲陂謂之宣梁陂也陂水又東南入濦水濦水又西南流逕陶城西又東南逕陶陂東東南入于潁

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趙釋曰全氏曰按溱水說文以出桂陽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水若其出鄭縣者說文以爲潧水其音如溱其字不作溱也不知何時盡毛詩外傳國語孟子史漢諸書之潧皆改爲溱猶幸水經存其舊稍留說文之學

潧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官本曰按西北近刻訛作北西案朱訛趙改朱箋曰絡御覽作洛東南流逕賈復城西東南流左合漎水水出賈復城東南流注于潧潧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水出西北承雲山東南

歷渾子岡東注世謂岡峽爲五鳴口東南流注于澮澮水又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爲柳泉水也故史伯答桓公曰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若克虢鄶君之土也如前華後河官本曰按華近刻作莘案朱同趙改刊誤曰國語若前華後河韋昭解華華國也道元注洧水能引韋氏之說則此華字是後人傳寫之誤無疑右洛左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左洛右濟案朱訛趙改主芣騩而食溱洧官本曰按芣近刻訛作丕案朱作丕箋曰鄭語作主芣騩而食溱洧韋昭云芣騩山名在密縣趙改芣脩典刑以守之官本曰按脩近刻訛作循案朱趙作循趙刊誤曰循國語作脩可以少固鄶謂此矣澮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趙釋曰全氏曰按澮水不得入洧道元已詳辨之則此注洧之說疑衍文詩所謂溱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爲鄶水也官本曰按亦近刻訛作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所孫潛校改亦趙釋曰春秋分記曰鄭之溱水故鄶國居之亦曰鄶水是也

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

自鄶澮東南更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東入洧者黃崖水也蓋經誤證耳趙釋曰一清按此條又不錯則知上注必無注洧之說

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

風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與濟亂流官本曰按濟近刻訛作泲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泲當作沸東逕滎澤北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案朱脫又滎作榮趙增改刊誤曰東下落逕字滎澤之滎當从水作滎釋傳相承朱氏箋云舊本作滎其陋如此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具圃當作具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官本曰按二十近刻訛作二百案朱趙作百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官本曰按近刻重一津字逕訛作逕案朱重趙刪逕並作逕刊誤曰律字重文宜衍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官本曰按近刻二漸字皆訛作斬案朱趙作斬趙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文作大漸小漸按今御覽正作漸字大灰小灰義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哧禺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禹中案朱訛趙改羊圈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牟圈案朱訛趙改大鵠小鵠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龍澤蜜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蜜罷案朱訛趙改大哀小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邱大蓋牛眼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眠案朱趙作眠朱箋曰御覽引此注斬作漸禹作禺牟作羊又有小鵠蜜罷作蜜羅餘皆同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趙刊誤曰御覽引此文作十五年竹書紀年事在周顯王八年正梁惠成王之十年御覽誤也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又有一瀆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官本曰按濮近刻訛作漢案朱趙作漢歷酸棗逕陽武縣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于渠或謂是瀆爲梁惠之年所開官本曰按梁近刻訛作渠案朱趙不誤而不能詳也斯浦乃水澤之所鍾爲鄭隰之淵藪矣渠水右合五池溝官本曰按水近刻訛作又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水溝上承澤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溝字案朱趙無下流注渠官本曰按近刻脫注字案朱下作中流下脫一字趙改下增入字刊誤曰箋曰中宋本作下按流下落入字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二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按三國志司馬懿取王淩在嘉平三年二字誤司馬懿帥中軍討太尉王淩于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五池者也今其地爲五池鄉矣渠水又東不家溝水注之水出京縣東南梅山北溪朱無二水字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十家溝按寰宇記云鄭水一名不家溝不姓也晉書束晳傳有不準不姓之不轉注古音彪或云與丕平字通春秋傳之平鄭亦作丕蓋其地

有不姓人居之故卽姓以名溝也朱箋所引宋本非矣渠下落水字出京縣上又落水字春秋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官本曰按近刻脫楚字趙增刊誤曰蔿子馮上落楚字案朱脫率銳師侵費右迴梅山杜預曰在密東北卽是山也其水自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官本曰按近刻脫王字案朱趙無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公賦鴟鴞以伐之卽東山之師是也官本曰按師近刻訛作詩案朱趙作詩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謂之爲管水又東北官本曰按又字近刻訛在上句俗字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字當移在東北之上孫潛校正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注黃雀溝謂之黃淵淵周朱趙有一字百步其一水東越長城東北流水積爲淵南北二里東西百步謂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澤分爲二

水一水東北逕東武強城北漢書曹參傳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蘄字衍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箋曰蘄漢書作稱按漢書無此字蓋是衍文擊羽嬰于昆陽追至葉朱作葉箋日漢書作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薛瓚云按武強城在陽武縣葉趙改葉卽斯城也漢高帝六年封騎將莊不識爲侯國又東北流左注于渠爲不朱箋曰宋本作十家水口也一水東流又屈而南轉東南注白溝也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清池二字案朱趙有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趙增池字刊誤曰當作清池水落池字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水出華城南岡官本曰按華近刻訛作畢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畢城當作華城一源兩派津川趣別西入黃雀溝官本曰按

雀近刻訛作芏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此卽濟水注之黃雀溝鄭國別有黃崖溝非此溝也東爲七虎溪亦謂之爲華水也又東北流紫光溝水注之水出華陽城東北而東流俗名曰紫光澗又東北注華水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卽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雁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官本曰按苑近刻訛作宛下同案朱趙作苑趙刊誤曰箋曰苑當作宛按此是世本郡國志誤文朱氏據之非矣詳見洧水篇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東如北七十許里官本曰按近刻鄭下衍北字有趙乙刊誤曰北東二字當倒互案朱苑陵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官本曰按近刻脫陵字在字曰謝云當有在字趙並增刊誤曰苑下落案朱脫箋陵字不得在新鄭北也攷京服之說並爲疏矣杜預云滎陽中

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脫趙增刊誤曰新鄭下落縣字案朱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爲北林最爲密矣又以林鄉爲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寧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積古之傳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疑作稽古按積古猶詩言振古積字不誤事或不謬矣又東北逕鹿臺南岡北出爲七虎澗東流期水注之水出期城西北平地世號龍淵水東北流又北逕期城西又北與七虎澗合謂之虎溪水亂流東注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卽是水也清水又東北白溝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逕靖城南與南水合南水出太山官本曰按南水近刻訛作木南出下衍合字案朱同箋曰宋本作南水屈合太水趙依改西北流至靖城

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
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謂之𥊍澗水官本曰按亦近刻訛作所案朱訛趙刪刊誤曰所
字衍文又朱趙水下有也字又東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山海
經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陽而東南流注于役水世謂之禮朱作
澧箋曰舊本作禮水趙改禮水也東北逕武陵城西東北流注于承水承
水朱趙不重二字又東北入黃蓋澗北逕中陽城西城內有舊臺甚
秀臺側有陂池池水清深澗水又東屈逕其城北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其水東北流為白
溝又東北逕伯禽城北官本曰按東北近刻訛作北東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北東二字當倒互
蓋伯禽之魯往逕所由也屈而南流東注于清水即潘岳都
鄉碑所謂自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官本曰按近刻脫鄉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都下落鄉字指是水也亂流東逕中牟宰魯恭祠南漢和帝
時右扶風魯恭字仲康以太尉掾遷中牟令政專德化不任
刑罰吏民敬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實使部掾肥親
按行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樹下雉止其旁有小兒親曰兒
何不擊雉曰將雛親起曰蟲不入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豎
子懷仁三異久留非優賢請還是年嘉禾生縣庭安美其治
以狀上之徵博士侍中車駕每出恭常陪乘上顧問民政無
所隱諱故能遺愛自古祠享來今矣官本曰按享近刻訛作饗案朱趙作饗清
溝水又東北逕沈清亭官本曰按近刻脫亭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沈清下疑脫亭字
疑即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陽武南地名也官本曰按南地名近刻訛作二
水沙名案朱同趙改沙水二名刊誤曰此文誤也當作博浪陽武沙水二名也詳見本卷今有亭趙釋曰一

清按漢書張良傳注引服虔曰博浪河南陽武南地名今有亭史記索隱曰服虔云博浪地名在陽武南而晉志滎陽郡
卷縣下云有博浪長沙道元既以博浪為澤水所鍾又是長沙故云沙水二名但所引服說全與史漢注異未知所據
所未詳也歷博浪澤昔張良為韓報仇于秦以金椎擊秦始
皇不中中其副車于此又北分為二水枝津東注清朱作沒趙改役
水清水自枝流北注渠謂之清溝口渠水又左逕陽武縣故
城南東為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
在中牟故世又謂之中牟臺朱無之字趙增刊誤曰又謂下落之字建安五年
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
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
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
之東悉紹舊營遺基並存官本曰按基近刻訛作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臺通鑑地理通釋

作基渠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慙不納其言害之時人嘉
其誠謀無辜見戮故立祠于是用表袁氏覆滅之宜矣又東
役水注之水出苑陵縣西隙朱趙作隟候亭東世謂此亭為郤城
趙郤改郄刊誤曰郤當作郄非也蓋隙郤朱箋曰疑作郄聲相近耳趙釋曰沈氏曰左傳襄公
十一年諸侯之師次于瑣杜註苑陵縣西有瑣候亭續志苑陵縣有瑣候亭若隟是隙字不與瑣通考字書璅與瑣通或
是璅字之誤文中平陂趙釋曰一清按中平陂上有脫文世名之遲泉也即古役水
矣山海經曰役山役水所出北流注于河疑是水也東北流
逕苑陵縣故城北東北流逕焦城東朱北流作流北趙乙刊誤曰流北二字當倒互
陽邱亭西世謂之焦溝水官本曰按世近刻訛作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世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伐鄭官本曰按近刻脫率師二
字案朱脫師伐二字趙增刊誤曰箋曰率當作伐按率下落師伐二字孫潛校增今本竹書無此二字蓋以意增圍

焦城不克卽此城也俗謂之驛城非也役水自陽邱亭東流逕山民城北官本曰按民近刻訛作氏下同　案朱趙作氏爲高楡淵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民者也又東北爲酢溝又東北魯溝水出焉役水又東北埿溝水出焉又東北爲八丈溝又東清水枝津注之水自沈城東派注于役水役水朱趙不重二字又東逕曹公壘南東與沫水合山海經云沫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沫作末沫水所出北流注于役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疑卽沫水也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南字刊誤曰城下落南字孫潛校增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云趙自邯鄲徙焉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不與己者烹之田英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說苑作田基新序作田卑將褰裳赴鼎處也

辟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爲鄭之堰也趙堰改疆刊誤曰史記趙世家集解引瓚說作爲鄭之疆內也左傳定九年正義亦同此堰字是疆之譌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曰衞侯如晉過中牟非衞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漯水之上矣官本曰按漯近刻作濕下同　案朱作濕趙改濕下同上改北刊誤曰濕當作濕古漯字春秋分記云定九年晉車千乘在中牟晉地也在河北趙世家曰獻侯卽位治中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河南臣瓚曰按春秋此中牟在漯水之上又史記注引汲郡古文上作北齊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衞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衞雖小其君在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遇之必敗乃敗齊師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牟迴遠疑爲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强弱

自相吞幷疆里流移官本曰按流近刻訛作畱　案朱趙作畱寍可一也兵車所指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南界極于浮水匪直專漳也官本曰按漳近刻訛作張　案朱趙不誤趙自西取後止中牟齊師伐其東鄙于宜無嫌而瓚徑指漯水官本曰按近刻徑訛作逕脫指字案朱訛脫趙逕上增但字刊誤曰而瓚下全氏校增但字空言中牟所在非論證也趙釋曰全氏曰有河南之中牟有河北之中牟張守節以鄴西牟山爲趙中牟者近之管子所謂梁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然則非獨滎陽有之矣一統志按春秋定九年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孔穎達正義曰此中牟在晉境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衞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或別是一地必非河南中牟當于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

耳有臣瓚者不知其姓或云姓傅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衞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中牟非衞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溫水宜是濟漯之漯此此爲文誤方輿紀要中牟城在湯陰縣西五十里此卽河北之中牟也漢高帝十一年封單父聖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表作單右車此從史表沫水又東北注于役水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間行出中牟爲亭長所錄郭長公世語云朱趙無云字爲縣所拘趙釋曰一清按九字注中注功曹請釋焉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卽鄭太叔攻萑朱作萑蒲箋曰左傳作萑苻趙改萑蒲之盜于是澤也其水東流北屈注渠官本曰按屈近刻訛作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從吳琯本作屈續述征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征續記朱趙水字上屬朱作征續記箋曰征當作伍伍續之有述征記趙改同官本所謂自醬魁城到酢溝十里者也朱無也字

趙增刊誤曰者下落也字刊誤曰流當作水**渠水又東流而左會淵水**官本曰按近刻亦訛作泲案朱訛趙改**其水上承聖女陂陂周二百餘步水無耗竭湛然清滿而南流注于渠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也**

又東至浚儀縣

渠水東南逕赤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渠字逕下衍西字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水上落渠字西字衍孫潛校戴延之所謂西北有大梁亭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官本曰按疵近刻訛作苴案朱趙作苴趙釋曰朱氏謀瑋箋曰今竹書作穰疵鄭師敗逋即此城也**左則故瀆出焉秦始皇二十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又東逕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于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故居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居也案朱同趙也改矣刊誤曰也名勝志作矣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趙釋曰日知錄曰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註梁國在馮翊夏陽縣郤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云馮翊夏陽故少梁也水經注乃誤以少梁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後漢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註引博物記云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亦誤全氏曰少梁左傳文十年晉所取秦邑也漢志河南郡梁縣臣瓚曰此梁周之小邑見于春秋蓋即指楚人侵梁及霍之梁在戰國為南梁蓋大梁在浚儀少梁在夏陽南梁在汝水之傍三梁不可混也秦滅魏以為縣漢文帝封孝王于梁孝王以土地下溼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濕案朱訛趙改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續述征記以此城為師曠城朱記下有曰字趙刪刊誤曰名勝志校衍曰字言郭緣生曾遊此邑踐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跡緬焉盡在余謂此乃梁氏之臺門魏惠之都居官本曰按都近刻訛作朝案朱趙作朝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即居疑當作所居按朝居猶皇居也非吹臺也當是誤證耳西征記論儀封人即此縣又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于北郛朱北作此趙改刊誤曰箋曰此一作北按輿地廣記玉海引此文並作此明北字是後人所改然而宋本誤也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汳沙為陰溝矣官本曰按近刻脫為字案朱作汴沙無為字趙改汴沙增為字刊誤曰箋曰當作汴沙按汴沙下落為字全氏校增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乎官本曰按近刻脫乎字案朱脫趙增漢氏之浚儀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浚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一作浚儀水按此下有錯簡孫潛依柳僉鈔本改正浚儀水下按後三十二葉九行無他也至三十三葉十一行所謂東汜者也下接此葉五行又東北逕中牟縣南至三十二葉九行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止本條浚儀縣注盡此亥行按三十三葉十二行又屈南至扶溝縣北經文王海二十一卷浚儀渠下引水經注云浚儀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于此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雖于字句有芟節然續述征記之文次于陳留風俗傳之下足證柳本較朱箋為長又柳本于又東北逕中牟縣南上有其水二字蓋謂汜水也左傳僖公三十年秦軍汜南杜預曰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孔穎達正義引釋土地名曰此東汜也滎陽中牟縣南汜澤是也今以中牟縣南之文接在所謂東汜之下以其水二字貫之益見柳本之善注末云楚東有沙水與下扶溝縣注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文義尤順也方輿紀要云汜水在中牟縣南東北入官渡水杜預曰此為東汜水左傳秦軍汜南蓋此水之南也又云官渡水在中牟縣北中牟臺下其說亦與酈注合無他也皆變名矣趙釋曰一清按顧景范曰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志云今祥符縣西三十里有寒泉陂即詩所稱浚水為汴所奪故汴水經大梁北亦兼浚水之名蓋不始於漢氏也浚城寒泉岡亦見酈子注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也**渠水又北屈分為二水續述征記曰汳**朱趙作汴下同**沙到浚儀而分也汳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趙更改東刊誤曰更當作東**逕**

梁王吹臺東孫校曰吹臺在開封府城東南三里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孫校曰倉頡城在開封府城北上有列僊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澤字　案朱趙無上多儁髦趙上改土衿帶牧澤方朱趙有一字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卽謂此矣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今層臺孤立于牧澤之右矣其臺方朱趙有一字百許步卽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墮趙作隳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城官本曰按繁近刻訛作婆　案朱趙作婆趙釋曰一清按文昌雜錄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繁婆音相近卽婆臺也日知錄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衞府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蒲谷承傳師古音蒲何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何則音婆三音互見並未歸一然繁字似有蒲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爲繁豎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司直繁君索隱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音步何反則繁之音婆久矣渠水于此官本曰按渠近刻訛作梁朱訛趙改刊誤曰梁當作渠　案有陰溝鴻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爲東西之別朱趙有故字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亭官本曰按波鄉下近刻衍亭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亭字衍文皆藉水以立稱也今蕭縣西亦有鴻溝亭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後談者亦指此以爲楚漢之分王非也蓋春秋之所謂紅澤者矣趙釋曰一清按善長之辨非楚漢分畫之鴻溝是矣其言春秋之紅澤則非也說見獲水注中渠水右與汜水合水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官本曰按苑近刻訛作縣宛下同　案朱訛趙改故鄭都也王莽之左亭縣也役水枝津東派爲汜水者也而世俗謂之埿朱作汜箋曰舊本作泥溝水趙改埿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官本曰按無他也至此近刻訛在後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之下原本不誤　案朱訛趙改其水又東北逕中牟縣南朱無其水二字趙增刊誤曰又東北上落其水二字栁僉本校增又東北逕中牟澤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河南郡中牟縣下云圃田澤在西豫州藪卽是澤也與淵水合水出中牟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　案朱脫趙增城有層臺按郭長公世語官本曰按郭長公近刻作郭頒　案朱趙同及干寶晉紀竝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正月朔自正官本曰按正月近刻訛作止月　案朱作止箋曰一作至趙改至以爲晉氏中興之瑞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端　案朱訛趙改而今不知所在或言在中陽城池臺未知焉是淵水自池西出屈逕其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汜

汜水又東逕大梁亭南又東逕梁臺南東注渠渠水又東南流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趙有水字注之其水出逢池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河南郡開封縣下云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爲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一年封陶舍爲侯國也陳留志稱阮簡官本曰按簡近刻訛作蘭下二簡字俱作阮　案朱作蘭箋曰一作阮簡趙改簡字茂宏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簡朱趙作阮朱箋曰一作簡下同方圍棊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棊聖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卽古之逢澤也徐廣史記音義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秦孝公會諸侯于逢

澤陂陂　案朱同下陂字下箋曰一云衍趙刪陂字汲郡墓竹書紀年作秦孝公會諸
侯于逢澤官本曰按近刻脫秦孝公會諸侯于七字　案朱趙無七字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秦本紀孝公二十
年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不如鄘所云斯其處也故應德璉西征賦曰
鸞衡東指弭節逢澤其水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
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梁　案朱作梁箋曰一作
渠趙改渠卽沙水也音蔡許愼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
少沙見矣官本曰按水少沙見近刻脫少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二十字注中注楚東有沙
水謂此水也
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扶溝下落縣字
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溝水出焉官本曰按溝近刻訛作渠　案朱趙
同孫校曰見地理志亦謂之宋溝也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孟康曰留鄭
邑也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留矣魯溝水又東南逕圉縣故城
北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魯溝下落水字下同孫校曰圉縣在杞縣南五十里縣苦楚難脩其干
戈以圉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
篡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奮威將軍孫建擊之于
圉北義師大敗尸積萬數血流溢道號其處爲萬人散百姓
哀而祠之趙釋曰一清按郡國志圉有高陽亭劉昭補註引陳留志云有萬人聚王莽破翟義積尸處今高陽
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又歷魯溝亭又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漢高祖六
年封陳豨爲侯國魯溝趙有水字又南入渦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陳留郡陳留縣魯渠
水首受狼蕩渠東至陽夏入渦正國語所謂商魯之溝今無水也沙水又東南逕斗城
西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于是也官本曰按
近刻是下有城字　案朱趙有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孫校曰牛首亭在今陳留左傳

桓公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
牛城矣沙水又東南八里溝水出焉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八里溝下落水字又
東南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逕澹臺子羽冢東與八
里溝合按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
有子羽祠民祈禱焉官本曰按近刻脫民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祠下落民字孫校曰今在陳留
縣京相璠曰今秦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
孰是因其方志所敍就記纏絡焉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
逕牛首亭南與百尺陂水合其水自陂南逕開封城東三里
岡左屈而西流南轉注八里溝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
南兔氏亭北野兔陂鄭地也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于兔氏
者也朱無者字趙增刊誤曰兔氏下落者字陂水東北入八里溝八里溝水又
南逕石倉城西官本曰按石近刻訛作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陳留縣下云石倉城在縣西南
七十里城冢記云鄭莊公理開封東南築此城積倉粟因名盛倉城盛與石音相近故號石倉城右字誤又南逕
兔氏亭東又南逕召陵亭西官本曰按召陵亭近刻訛作邵亭　案朱同趙增刊誤曰當作
召陵落陵字東入沙水沙水南逕扶溝縣故城東縣卽潁川之穀
平鄉也有扶亭又有洧水溝故縣有扶溝之名焉建武元年
漢光武封平狄將軍朱鮪爲侯國沙水又東與康溝水合水
首受洧水于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卽鄭之向鄉也後人
遏其上口今水盛則北注水耗則輟流又有長明溝水注之
趙有改西刊誤曰有當作西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城
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
澤在滎陽苑陵縣東朱在作卽趙改刊誤曰卽當作在卽春秋之制田也故

城西北平地出泉謂之龍淵泉泉水流逕陵邱亭西官本曰按泉水近刻作淵水案朱趙同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城西北平地官本曰按城西近刻訛作西城案朱訛趙乙刊誤曰西城二字當倒互泉湧南流逕陵邱亭西西南注龍淵水龍淵水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雁陂陂在長社縣東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長社下落縣字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鄉之西南司馬彪郡國志曰苑陵有林鄉亭趙釋曰一清按今續志無是文劉昭補註于苑陵縣下引杜預曰縣東南有林鄉白雁陂又引瀆南流謂之長明溝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城側下落有字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又東右迆爲染澤朱作二箋曰疑作染工宋本作染澤趙改染工陂而東注于蔡澤陂長明溝水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長明溝下落水字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朱箋曰弊獄謂斷獄也見周禮秋官注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故欒盈曰盈將歸死于尉氏也趙釋曰全氏曰欒孺子所對周尉氏之官也善長以此證鄭尉氏之邑則誤矣溝瀆自是三分北分爲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禮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本表是景帝所封索隱云西河又云東平陸在東平胡三省曰東平近楚爲得之建武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亭漢建安中封尙書荀攸爲陵樹鄉侯故陳留風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陳留郡無平陸縣也劉昭續志補註于尉氏縣下引陳留志云有陵樹鄉則東京廢省之說有如酈言抑或班固之失記乎北有大澤名曰長樂廄趙釋曰一清按劉昭補註尉氏縣下引陳留志曰北有大澤澤有天子苑有長樂廄漢諸帝以馴養猛獸然則廄非澤名善長誤矣康溝又東逕扶溝縣之白亭北朱扶作城趙改康溝下增水字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扶溝按康溝下落水字下同陳留風俗傳曰扶溝縣有帛鄉帛亭名在七鄉十二亭中康溝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之朱趙有爲字小城也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沙水又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爲二水一水南逕關亭東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合案朱趙作合又東南流與左水合其水自枝瀆南逕召陵亭西疑卽扶溝之亭也而東南合右水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當作右世以是水與鄢陵朱作隱陵箋曰隱陵當作傿陵前漢地志潁川郡有傿陵縣後漢郡國志作傿陵趙改傿下同陂水雙導亦謂之雙溝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呂錡射中共王目王召養由基使射殺之亦子反醉酒自斃處也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東

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卽扶溝之匡亭也亭在匡城鄉春秋文公元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卽此邑也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卽平邱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衞之閒亦往往有異邑矣陂水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又南逕小扶城西而東南流也朱作又南逕小扶城西而流也趙而改南刊誤曰而當作南城卽扶溝縣之平周亭東漢和帝永元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順帝永平中案朱訛趙改說見下封陳敬王子參爲侯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王孫子恭爲侯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永平一作永元按後漢書陳敬王羨傳永元十二年封敬王子思王鈞六弟爲侯註云伏侯古今注曰番爲陽都鄉侯千秋爲新平侯參爲周亭侯壽爲樂陽亭侯寶爲博平侯旦爲高平侯周亭侯卽平周亭侯也名參不名恭永元和帝年號非順帝孫字衍文沙水又東南逕大扶城西城卽扶樂故城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扶溝故縣也案朱趙同城北二里有袁良碑官本曰按良近刻訛作梁下同 案朱趙同云良陳國扶樂人官本曰按近刻脫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隸釋國三老袁良碑云良陳國扶樂人郡國志陳國有扶樂縣落國字趙釋曰隸釋漢國三老袁君碑云君諱良字厚卿陳國扶樂人也洪氏适曰碑在開封之扶溝袁君名良歷郎中謁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史廣陵太守議郎符節令國三老梁相以順帝永建六年卒其孫衛尉滂立此石滂以光和年爲相其作九卿當在靈帝之初水經云扶溝有袁梁碑者誤也一清按袁君名良碑字足據無可疑者酈注作梁良梁音同互用左傳季梁濆水注作季良亦其類也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更封劉隆爲扶樂侯即此城也渦水于是分焉不得在扶溝北便分爲二水也

其一者東南過陳縣北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也 案朱趙作也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也疑作北按也字不誤承上其一者爲文

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南沙水枝瀆西南達洧謂之甲庚溝今無水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流廢興溝瀆尚夥昔賈逵爲魏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逕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沙水又東逕長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城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城實中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神 案朱趙作神趙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當作羲城按全氏云非也神即祠也舜後嬀滿爲周陶正武朱作城箋曰當作武王趙改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詩所謂坎其擊鼓宛邱之下宛邱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討陳殺夏徵舒于栗門以爲夏州後趙釋曰一清按此下有缺文蓋敘楚莊王因申叔時之言而復封陳也然云楚討陳以爲夏州則尚有不合者左氏傳曰因縣陳又曰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孔氏正義曰謂之夏州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蓋未嘗以陳爲夏州也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剝缺官本曰按近刻作落 案朱趙作落不可悉識其略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郡云云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淮陽是國名不知此碑何以有郡稱也清惠著聞趙清上增王君二字刊誤曰清惠上隸釋校補王字又落君字此即上云陳相王君造四縣邸闕之碑也爲百姓畏愛求賢養士千有餘人賜與田宅吏舍自損俸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騏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故其頌曰脩德立功四縣回附朱回作內箋曰舊本作四縣回附疑當作向吳改作內趙改回今碑之左右遺墉尚存基礎猶在時人不復尋其碑證云孔子廟學非也後楚襄王爲秦所滅徙都于此文穎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城南郭裏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漢高祖十一年以爲淮陽國王莽更名郡爲新平官本曰按近刻脫郡爲二字 案朱趙無縣曰陳陵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陵陳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陵陳二字當倒互漢書地理志校正故豫州治王隱晉書地道記云城北有故沙名之爲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水又東而南屈逕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南分爲朱作於箋曰宋本作爲趙改爲二水新溝水出焉官本曰按新溝水近刻訛作沙水 案朱作沙水趙改新水刊誤曰沙當作新溝水東南流谷水注之水源上承澇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犖城官本曰按犖近刻訛作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犖城下云犖即犖也華字誤皆爲陂矣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澇城北趙澇作犖刊誤曰澇城當作犖城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櫟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櫟杜預曰櫟

郎举也在陳縣西北爲非桱小城也在陳郡西南谷水又東逕陳城南官本曰按又東下近刻有流字　案朱趙有又東流入于新溝水官本曰按近刻譌作入于沙沙水　案朱趙同又東南注于潁官本曰按東南下近刻有流字　案朱趙有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堨官本曰按近刻脫掩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入軍下落掩字三國志王凌傳校即此堨也今俗呼之爲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于百尺溝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王莽名郡爲新平七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此文與上複出故堰兼有新陽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矣

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

沙水自百尺溝東逕寗平縣之故城南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焚尸于此數十萬衆斂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余謂俊者所以智勝羣情辨者所以文身袪惑夷甫雖體荷儁令口擅雌黃汙辱君親獲罪羯勒史官方之華王官本曰按近刻譌作舉正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箋曰一作華正按當作華王謂華歆王朗諒爲褒矣沙水又東積而爲陂謂之陽都陂官本曰按近刻脫陂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陽都下落陂字明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枝津官本曰按近刻枝譌作之　案朱無承字枝譌之趙箸改刊誤曰箋曰上字下朱本有承字按之當作枝東出逕汝南郡之宜祿縣故城北王莽之賞都亭也明水又東北流注于陂陂水東南流謂之細水又東逕新陽縣北又東高陂水東出焉沙水又東分爲二水即春秋所謂夷濮之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春秋無夷濮之水之名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又云夷田在濮水西道元所引前後殆自相伐也枝津北逕譙縣故城西朱作南箋曰宋本作西趙改西側城入渦沙水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章水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也字趙章改漳刊誤曰章水當作漳水即漳頭水互見陰溝水篇一水東注即濮水也官本曰按濮近刻譌作注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注水春秋分記作濮水即春秋傳註所謂夷田在濮水西者是也俗謂之艾水官本曰按艾近刻譌作欠　案朱作欠趙改父並有也字刊誤曰欠水當作父水寰宇記城父縣下云父水在縣東四里受漳水南流經縣入蒙水經云沙水支分東注東逕城父縣之故城南東流注也官本曰按東字近刻譌在南字上也譌作之　案朱趙同

又東南過山桑縣北

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

又東南過龍亢縣南

沙水逕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沙水下落逕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也

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官本曰按成近刻譌作城注內同　案朱趙同南入于淮

義成縣故屬沛後隸九江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

水經注二十二

後魏酈道元撰

陰溝水　汳水　獲水

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官本曰按蕩近刻訛作蕩下同案朱趙作蕩孫校曰太平寰宇記陽武縣有莨宕渠即汴河之別名一名通濟渠又陽武故城在縣東南二十八里陰溝首受大河于卷縣官本曰按于字近刻訛在大河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于字當移在大河之下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擊取成皐滎陽初置三川郡疑即驁所築也于事未詳故瀆東分爲二世謂之陰溝水京相璠以爲出河之濟又非所究俱東絕濟隧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隊當作隧然古亦通用右瀆東南逕陽武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右溝東西逕陽池城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右溝當作右瀆東西當作東南陽池當作陽武東南絕長城趙增又字刊誤曰東南上落又字逕安亭北又東北會左瀆左瀆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于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氏春秋曰尊天子于衡雍者也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雍城即史記所記趙作謂韓獻秦垣雍是也又東逕開光亭南又東逕清陽亭南又東合右瀆又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溝既開蒗蕩渠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云出陽武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出武陽又脫矣字案朱訛趙改並無矣字刊誤曰武陽當倒互作陽武東南逕大梁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南二字案朱趙無左屈與梁溝合官本曰按溝字近刻訛在屈字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溝字當移在梁字下浚儀渠水注云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謂之梁溝是也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

會左瀆東導者即汳水也蓋津源之變名矣故經云陰溝出蒗蕩渠也官本曰按渠近刻訛作者案朱同趙增渠不刪者刊誤曰箋曰者一作渠按蒗蕩下落渠字非者字當作渠

東南至沛爲過水

陰溝始亂蒗蕩終別于沙而過水出焉過水受沙水朱無水字箋曰謝云一作受沙水趙增水字于扶溝縣許慎又曰過水首受淮陽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沛方爲過水也官本曰按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老子生于曲過闕之下過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之上案朱趙同爾雅曰過爲洵郭景純曰大水洪爲小水也官本曰按近刻洪作溢下有出別二字案朱趙同呂忱曰洵過水也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官本曰按字近刻訛作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字當作字隸釋校改羊虎碎折惟司徒滂蜀郡太守騰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自餘殆不可尋過水又東南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城實中而西有隙郭官本曰按近刻作瓌郭案朱趙作瓌過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鄢之大棘鄉也春秋宣公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獲華元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將戰羊斟曰官本曰按食士下近刻作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九字蓋後人據左傳之文所改案朱趙同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遂御入鄭故見獲焉後其地爲楚莊所幷官本曰按近刻脫莊字案朱趙無故闕稱曰大棘楚地官本曰按楚近刻訛作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云也地當作楚地有楚太子建之墳及伍員釣臺池沼具存過水又東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敦悉易以統御過水又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非也春秋之鳴鹿

矣杜預曰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晉中
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過水之北有漢溫令許續碑續
字嗣公陳國人也舉賢良拜議郎遷溫令延熹中立過水又
東逕武平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城下落北字城之西
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官本曰按近刻脫令字朱脫趙增刊誤曰尚書下落案
令字隸釋校後漢書本傳云永和初遷尚書令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虞仲
之後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刊誤曰箋曰康一作虞按後漢書本傳注引此文云虞案朱脫趙增朱虞作康趙改
仲後之爲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多缺不復可尋按范曄趙改氏
漢書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爲縣獄吏治存寬恕嘗曰于
公爲里門子爲丞相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不必不爲九卿趙不
改朱刊誤曰箋曰宋本作亦不失爲九卿按後漢書本傳作令二孫何必不爲九卿隸釋引此文云子孫未必不爲九卿

校正作未故字詡曰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于此終
以武平華夏矣過水又東逕廣鄉城北圈稱曰襄邑有蛇丘
亭故廣鄉矣官本曰按近刻脫廣字朱脫趙增刊誤曰鄉上落廣字案朱改曰廣世後漢
順帝陽嘉四年封侍中摯墳爲侯國卽廣鄉也過水又東逕
苦縣西南分爲二水枝流東北注于賴城入谷官本曰按注于二字近刻
訛在東北上案朱趙同謂死過也趙謂改爲刊誤曰謂當作爲過水又東南屈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又南東屈趙改刊誤曰南東二字當倒互案朱訛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曰春
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
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面南門一本作而列道徑趣廣
鄉道西門馳道西屆武平北門馳道暨于北臺過水又東北
屈官本曰按東下近刻衍而字朱衍趙刪刊誤曰按而字衍文案至賴鄉西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朱賴作瀨趙改刊誤曰箋曰一統當作賴賴鄉下落西字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渙水
于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夏叔仲彭生官本曰按近刻
脫仲字案朱趙無刊誤曰有謂叔下脫仲字者非陸氏釋文云仲衍字石經亦無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傳曰謀諸侯之從楚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趙釋曰全氏祖望曰傳文㝵案朱趙
謀諸侯之從楚者今鈔變作也字則其義乖矣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
故承匡城谷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陳留風俗傳曰縣
故宋也趙作地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
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趙刊誤曰箋曰徙舊本作徙按徙衆也字不誤
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朱箋曰後漢書陳王鈞坐殺人事削西華項新陽三
縣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鄢隸之官本曰按近刻脫十二年三字鄢訛作隱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自上落十二年三字黃省曾本校補隱當作傿漢書陳留郡有傿縣命以嘉名

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志
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柘令許君淸德頌石碎字紊惟此文
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臺令許叔種碑官本曰按近刻臺字種字互訛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廣平國有陽臺縣許叔臺當作許叔種字倒互耳光和中立又有漢
故樂成陵令太尉掾許嬰碑嬰字虞卿司隸校尉之子建寧
元年立朱作六年趙改刊誤曰箋曰一作元年按建寧止于五年元年爲是餘碑文字碎滅不
復可觀趙作覩當似司隸諸碑也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
泛則四周隍壍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賴鄉城南其城
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比案朱
訛趙改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過水過水又
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中官管霸

祠老子官本曰按中官近刻作官臣　案朱中官作尼宮脫遣字趙改遣宦官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桓帝遣宦臣按孫潛校改作宦官命陳相邊韶撰文官本曰按近刻脫文字　案朱趙無碑字上屬爲句趙釋曰隸釋云老子銘篆額在亳州苦縣屬陳國故其文陳相邊韶所作碑云延熹八年八月帝夢老子尊而祀之帝紀此年春冬兩遣中常侍至苦祠老子水經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國相王璋乃銘紀遺烈蒸威宗方修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竝作碑表此石立于延熹無疑杜子美云苦縣光和尙骨立誤也一清按注無立碑年月碑云延熹八年八月甲子日是也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趙作遷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濄水之側又有李母廟官本曰按李下近刻衍老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箋曰克家曰舊本作李母前廟疑當作李老君母廟按老字衍文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

子生于曲濄閒趙釋曰一清按晉書地道記云曲仁里老子里也又此下朱趙有許愼又云濄水首受淮陽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沛方爲過水也二十五字趙釋曰全氏曰此二十五字疑是注首扶溝縣下之錯簡今次于此是不比也官本移前扶溝縣下濄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文云官本曰按文近刻訛作又　案朱譌作又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鄉之東官本曰按賴下近刻衍游字　案朱衍有濄水處其陽疑即此城也官本曰按疑近刻訛作然朱訛趙改刊誤曰然當作疑　案朱是無郭以應之濄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趙作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譙城頓而還是也朱箋曰孫云按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注焦譙城夷城父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沇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而北注濄濄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

餘基尙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炬朱謀㙔云當作烟非也今考㶟水注內亦云柱側悉鏤雲矩　案朱趙作炬趙刊誤曰箋曰當作雲烟按炬火炬也字不誤上罘罳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詔策官本曰按詔近刻訛作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策何焯校改詔策二碑文同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麤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有騰兄冢官本曰按近刻作有兄騰冢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作騰兄冢按司馬彪續漢書曹節四子長伯興次叔興騰字季興所謂騰兄則伯興仲興叔也騰更無弟吳本作兄騰似誤又騰少除黃門從官自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亦未嘗爲潁川太守也按隸釋載此文正作有騰兄冢伯仲叔季騰最知名餘則有字而無名三國志魏書曹仁傳云仁太祖從弟裴松之註引魏書曰仁祖褒潁川太守斯其人也朱氏乃以騰未嘗爲潁川太守嘵嘵不置眞癡人說夢也冢東有碑題云漢

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趙釋曰一清按魏志曹仁傳裴松之註引魏書曰仁祖褒潁川太守斯其人也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侍中官本曰按侍上近刻衍引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引字衍文隸釋校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官本曰按近刻脫春夏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習讀上落春夏二字三國志註校補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于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于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碑之東北濄水南有譙定王司

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
柱高丈餘半下爲束竹交文作制極工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乃士案朱同箋曰
作制乃士字誤當云制作工巧趙改工巧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
州朱揚作楊趙改刊誤曰楊州當作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
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過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
枕道有碑官本曰按近刻重冢南二字案朱重趙刪刊誤曰冢南二字重文宜衍碑題云漢故
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龜字伯靈官本曰按伯近刻訛作汨案朱訛趙改光和六
年辛官故吏別駕從事史右北平無終年化趙刊誤曰箋曰年化當作牟化
即造碑故吏姓名也按隸釋引此文作年化年亦姓也中平二年造碑陰刊故吏姓名
悉薊涿及上谷北平等人趙釋曰一清按隸釋云漢幽州刺史朱君之碑有陰在亳州朱君名
龜石有碎落不能詳其官閥其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益州蠻又爲幽州刺史槩鮮卑爾靈帝光和六年卒後漢西

南夷傳蜀郡都夷反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剋李顒發板楯蠻平之碑所載與傳合過水東
南逕層邱北邱阜獨秀巍然介立故壁壘所在也過水又東
南逕城父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城下落北字沙水枝
分注之水上承沙水于思善縣世謂之章水官本曰按章近刻作漳下同考
章水又見渠水注內亦無水旁案朱趙作漳下同故有章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
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城父下落縣字側城東北流入于
過過水又東逕下城父北郡國志曰山桑縣有下城父聚者
也過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
垂惠聚世謂之禮城袁山松郡國志曰山桑縣有垂惠聚即
此城也過水又東南逕過陽城北臨側過水官本曰按注內言臨側者不一
朱謀㙔云當作側臨非也趙刊誤曰箋曰當作側臨按臨側字屢見魏太和中爲過州治官本

曰按近刻脫諡字魏孝文帝置渦州理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云後山桑城其地後入于梁後入魏改爲譙
州改譙郡爲渦陽縣州治上疑落渦字以蘄表爲刺史後罷州立郡官本曰按朱謀㙔云
舊本作立碑吳本改爲立郡今考原本作郡非吳所改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罷州立碑吳本改爲立郡按魏書地形
志譙州景明中置渦陽郡孝昌中貂領南譙郡渦陽縣屬焉此即所謂罷州立郡者也衿帶遏趙作堨戍
渦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傅昌
爲侯國趙釋曰沈氏曰按本傳昌由昆陽從蕪湖侯闞爲龍亢也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
桑者也趙釋曰厄林曰闞驛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負儋好持馬鞭行邑啟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託旅使
若弈渠道遇寇抄遂失實楊鄘氏取其一語殊爲不備過水又屈而南流出石梁梁石
崩褫夾岸積石高二丈水歷其間又東南流逕荊山北官本曰按
近刻脫北字案朱趙無而東流注也
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

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北朱趙無北字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
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蓋微脈涓注耳東南流逕
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昔文欽之封山桑侯疑食邑于此
城東南有一碑碑文悉破無驗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
元年義士門生沛國蕭劉定興立官本曰按士近刻訛作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趙
琦美云下有義城北字是城字之誤隸辨引此文作義士按義士猶今云信士宋避太宗諱改義爲信至今因之又朱箋
曰謝云蕭下疑有縣字趙增縣字北肥水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
亭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城字案朱趙有非也今城內東側猶有山亭桀立陵
阜高峻非洪臺所擬十三州志所謂山生于邑其亭有桑官本
曰按亭近刻作庭案朱趙作庭因以氏縣者也郭城東有文穆冢碑三世
二千石穆郡戶曹史徵試博士太常丞以明氣候擢拜侍中

右中郎將遷九江彭城陳留三郡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四部案朱同趙部改郡刊誤
曰部當作郡趙釋曰一清按所歷止三郡四字疑誤抑或脫失一郡也光和中卒故吏涿郡太
守彭城呂虔等立北肥水又東積而爲陂謂之瑕陂陂水又
東南逕瑕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卽此城
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
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
向沛國縣今幷屬譙國龍亢也杜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
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爲侯國卽此城也俗謂
之圓城非又東南逕義成南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案朱趙作城世謂之楮
城非趙釋曰一清按水經渠水篇云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于淮此篇注云過水受沙水東南流逕荊山左合北
肥水又東注于淮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十五里有渦口城又東北四十五里有向城卽過水入淮之處與漢志合故道
元以經言下邳淮陵入淮爲非此義城卽沛郡之義成縣胡渭云義成故城今名拖城顧祖禹云渦口城今訛爲菈城過
菈音韻聯而注又有楮城之目殆字形之變耳又東入于過過水又東注淮經言下
邳淮陵入淮誤矣

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

陰溝卽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官本曰按沁原
本及近刻訛作泌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泌當作沁于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
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濟水斷官本曰按濟近刻訛作沛案朱訛沛趙改沛汳承旃
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河南
郡滎陽縣卞水馮池皆在西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卽陰溝也于大
梁北又曰浚水矣故圈稱著陳留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
也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出陰溝于浚儀縣北也趙釋曰一清按

禹貢錐指曰浮于淮泗達于河蘇氏傳曰自淮泗入河必道
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
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
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衞與濟汝淮泗會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
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
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
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
爲汴上下百餘里閒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
王濬代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
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泝
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見秦漢魏
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之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
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
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
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
之明矣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菏而以爲不必然故發
此論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菏而陶邱而
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
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衞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
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
故漢志謂滎陽有蒗蕩渠首受泲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
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
迺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
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汳水則春秋
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爲灉灉本汳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
不善于酈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
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非禹引而
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
見禹貢之書爲出禹之後顏自幸其考訂比蘇氏差詳矣按
河渠書有自是之後四字百詩據此判鴻溝非禹迹眞老吏
斷獄手而愚更有進者謂由泗入菏由菏入濟是矣而自陶
邱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焉得不指爲禹迹乎謂滎陽
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
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于濟漯之閒求之蓋究青
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二水無相
通之處則浮濟者泝陶邱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
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
于濟者乃至菏會汶之濟而非陶邱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
通河者漯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
又曰黃文叔云蒗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爲悍
難行平地故釃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
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爲瀆或不順地阞或附屬不理故

其勢易決蓋非獨蒗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釃東決弧水通
河而弧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㵎十里竝水
門使更相回注案亂渠脈而禹迹蕩壞矣且所爲通淮泗者
以舟楫之利也蒗已通矣而何更用通蒗蕩哉其曰禹塞淫
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商権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欲
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託其名于禹而世不之察也河渠書
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
會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
以證徐州達于河之誤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即浚儀縣之倉垣亭也官本
曰按浚儀近刻訛作大梁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陳留郡浚儀縣下云故大梁續志亦云浚儀本大梁是未嘗
以大梁名縣也城臨汳水陳留相畢邈治此征東將軍苟晞之西也
官本曰按苟晞近刻訛作荀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書列傳是苟晞朱箋既引晉書尚仍荀字之誤何也邈走
歸京晞使司馬東萊王讃代據倉垣斷留運漕汳水又東逕
陳留縣之鉼鄉亭北陳留風俗傳所謂縣有鉼鄉亭即斯亭
也汳水又逕小黃縣故城南神仙傳稱靈壽光扶風人死于

江陵胡罔家罔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于此縣寄書與
罔官本曰按與近刻訛作於　案朱趙同罔發視之惟有履存汳水又東逕鳴
雁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雁者也杜
預釋地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人尙謂之爲白雁亭汳水又
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汳北一里
周五里雍丘縣界汳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孫校曰其故渠在今開封之東今無
復有水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或言董氏作亂引水南通睢水
故斯水受名焉今無水汳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爲落趙作
洛下同架口西征記曰落架水名也續述征記曰在董生決下
二里汳水又逕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續述征記曰莠
倉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東逕大齊城南陳留風俗傳曰外

黃縣有大齊亭又東逕科城北陳留風俗傳曰縣有科稟亭
是則科稟亭也官本曰按科近刻訛作料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料當作科汳水又東逕
小齊城南汳水又南逕利望亭南風俗傳曰故成安也朱趙故下
有曰字趙刊誤曰箋曰謝云曰字疑衍按曰字乃陳留風俗傳文不宜衍地理志陳留縣名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志曰陳留舊名　案朱趙志下有曰字縣作舊趙釋曰一清按舊名當作縣名漢武帝以封韓
延年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小司馬曰表在郲志在陳留蓋疑未能決也予謂延年郲人則潁川之郲是
也以爲陳留非也善長亦據本志言之耳一清按地理志潁川郡本有成安縣分註云侯國也而小司馬以陳留之成安
當之道元則又兩釋之而不知擇也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
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高三丈餘上方數十步
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菑獲渠考城縣周之采
邑也于春秋爲戴國矣孫校曰說文作戠左傳隱公十年秋宋衛蔡

伐戴是也漢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索隱曰漢表彭
祖姓祕音轡韋昭音符筏反非也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祕今見有姓祕氏陳留風俗傳曰秦之穀
縣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菑縣王莽更名嘉穀官本
曰按此下近刻有漢字　案朱有趙刪刊誤曰漢字衍文趙釋曰一清按道元此說非也漢書傳寬傳略菑別西擊邢說
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爲考城則秦時已名菑縣非自漢始蓋因王莽更爲嘉穀而造作是說章帝東
巡過縣詔曰陳留菑縣官本曰按近刻脫留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郡國志考城縣屬陳留郡
落留字又按春秋左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梁國菑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菑戴聲近故鄭元詩箋讀假戴
如熾菑是其音大同故漢于戴國立菑縣可以補酈注之遺其名不善高祖鄗柏人之邑
世宗休聞喜而顯獲嘉應亨吉元符趙元作之刊誤曰元全氏校改之嘉皇
靈之顧朱作故箋曰宋本作顧趙改顧賜越有光列考武皇朱光作先皇作王趙改又列改
烈刊誤曰箋曰先一作光按當作烈考武皇謂武帝其改菑縣曰考城是瀆蓋因縣以

獲名矣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
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
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爲堂城非也汳水又東逕黃
蒿塢北續述征記曰堂城至黃蒿二十里汳水又東逕斜城
下續述征記曰黃蒿到斜城五里陳留風俗傳曰考城縣有
斜亭汳水又東逕周塢側朱無又字趙增刊誤曰汳水下落又字續述征記曰
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汳故溝斬
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泊于此官本曰按泊近刻作薄　案朱趙作薄
故茲塢流稱矣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孟子曰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
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遣之又不祀湯又問之

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又率民
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湯乃伐葛葛于六國屬魏魏安釐王以
封公子無忌官本曰按安釐王近刻訛作襄王忌訛作咎　案朱訛趙咎改忌餘同釋曰朱氏謀㙔箋云史
記云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此云襄王誤也號
信陵君其地葛鄉卽是城也在寧陵縣西朱作四箋曰一作西趙改西十
里汳水又東逕神坑塢又東逕夏侯長塢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魏武帝紀袁
術退保封邱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太壽地無考大約在寧陵襄邑之閒
又夏侯惇傳領陳留濟陰太守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此夏侯長塢葢以惇得名續
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汳水又東逕梁國睢
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
十里東一里卽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中某君所

立官本曰按近刻脫中某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按熹平是漢靈帝年號此云熹平君知有脫誤也宋本亦
然其墜失久矣按全氏云錢遵王本熹平下有中某二字從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樹碑官本
曰按近刻脫其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弟上落其字全氏校增以旌厥德朱作進箋曰宋本作旌厥德趙
改旌隧前有獅朱趙作師子天鹿累塼作百達柱入所官本曰按近刻脫累字達
訛作樹　案朱脫訛又塼作博趙增改刊誤曰箋曰博宋本作塼按隸釋載此文作累塼作百達柱黃省曾本同惟誤以
塼爲博荒蕪頹毀彫落略盡矣
又東至梁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續志同作經者乃改云梁郡此與陳縣漢相王君造
四縣碑以淮陽國爲淮陽郡正相類後獲水睢水經文亦云蒙縣爲獲水官本曰按獲原本訛作睢近刻訛作
睢考後獲水出汳水于梁郡蒙縣北而睢水出梁郡鄢縣可證此乃爲獲水甚明今改正　案朱作睢趙改睢餘波南
入睢陽城中朱睢作淮趙改刊誤曰淮陽當作睢陽漢西京梁國治睢陽續志睢陽亦屬梁國領縣之第一注云
睢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是也

汳水又東逕貰城南官本曰按貰近刻訛作貫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貫城當作貰城俗謂
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貰城也官本曰按貰近刻訛作貫　案朱訛
趙改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貰杜預
以爲貰也云貰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以　案朱趙作以非此也今于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
考文準地貰邑明矣非亳可知趙釋曰一清按亳與上薄字同音汳水又東
逕蒙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蒙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遂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遂縣當作蒙縣俗
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卽莊周之本
邑也爲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
之沒杜門于此邑矣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睢陽城
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

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熹平五年立城東百步
有石室刊云漢鴻臚橋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無碑
誌不知何時建也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
疑即蒙亳也所謂景薄趙作亳爲北亳矣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此 案朱訛趙改
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
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
是也皇甫謐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
與葛爲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
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官本曰按陵近刻訛作陂 案朱作陂箋曰寧陂據郡國志當作寧
陵乃葛伯國也趙改陵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
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

征自葛始即孟子之言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
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
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按行水災因
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官本曰按
池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釋曰全氏曰按漢志徵屬左馮翊不屬右扶風然不經見難得而詳
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
然則周朱有移字箋曰疑衍趙刪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
戎之國葬于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爲疑杜
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朱作
先箋曰孫云當作世謂之趙改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

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眞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
問道家官本曰按問近刻訛作聞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聞當作問隸釋校或言潁川或言產
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
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
怪之明則祭朱箋曰當作登趙改登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
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
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
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熹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喜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
喜當作熙按當加灬作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
于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
邱官本曰按近刻覃訛作譚邱訛作思 案朱作思箋曰當作田趙改田覃竝作譚知至德之宅兆

實眞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
祠濯朱箋曰一作致祀祗懼之敬趙釋曰全氏曰隸釋改作祗懼非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
萊王璋字伯儀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義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黨錮傳王璋字伯儀東萊曲成人
少府卿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
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官本曰按近刻作既有經見 案朱
同趙改有仍經刊誤曰有黃省曾本作在不能不書存耳官本曰按近刻作存焉 案朱趙作焉
獲水出汳水于梁郡蒙縣北孫校獲改猚曰說文猚字犬聲睢陽有猚水廣韻曰推同惟徐引孫
恤五佳切案說文曰大聲則是後人誤以佳爲聲也
漢書地理志曰獲水首受甾獲渠官本曰按獲水下近刻有也字又有十三州志曰五
字並係衍文 案朱趙同甾趙作菑釋曰一清按漢志梁國蒙縣獲水首受甾獲渠汳水注云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
故城南爲甾獲渠道元是注蓋割裂班志又雜引闞說以成文殆好博之過也亦兼丹水之稱也竹

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朱作緩箋曰今紀年宋本作皇瑗趙改瑗于丹水之
上又曰宋大水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宋大夫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夫竹書紀年作水黃省曾
本元是水字丹水壅不流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山當作出水南有漢故繹幕令匡碑匡字公輔
魯府君之少子也碑字碎落不可尋識竟不知所立歲月也
獲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己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
志曰蒙澤在縣東春秋莊公十二年宋萬與公爭博殺閔公
于斯澤矣獲水又東官本曰按獲近刻訛作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汳水當作獲水逕虞
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于
是妻之以二姚者也王莽之陳定亭也城東有漢司徒盛允
墓碑官本曰按近刻脫碑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墓下落碑字隸釋校補允字伯世官本曰按允近

刻訛作公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公當作允盛允爲司徒在桓帝延熹三年見范史桓帝紀何焯云當作盛兒見姓氏急
就篇然當以史爲正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
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除郎累遷司空司徒
延熹中立墓中有石廟廟宇傾頹基構可尋獲水又東南逕
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宋景公遊
于空澤官本曰按近刻脫宋景二字案朱脫趙增辛巳卒于連中大尹左師興
空澤之士千甲朱箋曰千甲左傳杜預注謂甲士千人也吳本改作壬午今復正之奉公自空
桐入如沃宮者矣獲水又東逕龍譙固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固訛作國案朱
趙同趙釋曰一清按龍譙國未詳寰宇記亳州下云後漢熹
平五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颺以爲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
五十年亦當復見後如其言及文帝卽位黃初元年以先人
舊郡立爲譙國與長安許昌鄴洛陽號爲五都事見後漢書
方術傳及三國志魏文帝紀熹平之執譙尙爲縣屬沛國占
候者卽云其國若豫知當塗受命改制之事史氏多諱此其

驗矣又東合黃水口水上承黃陂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上承上落水字下注獲
水獲水又東入櫟林世謂之九里柞朱作柞箋曰柞宋本作柞陸機詩疏云秦人謂
柞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趙改柞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考烈王
滅魯頃公亡遷下邑又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兄澤軍于下邑
官本曰按兄澤近刻訛作弟周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按項羽本紀云呂后兄高帝紀亦云呂后兄非弟也且是周
呂侯名澤周呂其封國非名周也高祖敗還從澤朱趙作周軍子房舉捐地之策
收垓下之師陸機所謂卽趙有謀字下邑者也王莽更名下治朱趙
作治朱箋曰舊本作下治矣獲水又東逕碭縣故城北官本曰按碭下近刻衍山字案朱
衍趙刪刊誤曰兩漢志後魏志俱作碭縣無山字按漢志碭縣下云山出文石續志鈔變其詞曰碭山出文石連作大字
非以碭山名縣也山字衍文應劭曰縣有碭山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碭郡
蓋取山之名也王莽之節碭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

作郭穷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民
謂藏有神不敢犯神官本曰按近刻民訛作萌犯神訛作犯之案朱趙同凡到藏皆
潔齋而進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獸難得見見者云似
狗朱無云字趙增刊誤曰見者下落云字黃省曾本校增所未詳也山上有梁孝王祠
獲水又東穀水注之上承碭陂官本曰按碭近刻訛作陽案朱訛趙改上上增水字刊
誤曰上承上落水字陽陂當作碭陂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散流
爲零水瀤水清水也官本曰按爲近刻作謂案朱趙作謂積而成潭謂之碭
水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爲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浮遊
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
待于水旁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萬人
觀之官本曰按可近刻作千案朱趙作千留月餘復入水也陂水東注謂之

穀水東逕安山北卽碭北山也山有陳勝墓秦亂趙增覩字刊誤曰秦亂上落覩字孫潛校增首兵伐秦弗終厥謀死葬于碭謚曰隱王也穀水又東北注于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秋縣故城南王莽之子秋也官本曰按予近刻訛作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予秋子字誤獲水又東歷趙釋曰一淸按下有脫文洪溝東注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之字案朱趙有之字趙東改水刊誤曰下東字當作水南北各一溝朱趙南上有水字溝首對獲世謂之鴻溝官本曰按鴻近刻訛作洪　案朱趙作洪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卽地理志之虹縣也朱趙無也字朱虹作虹趙改刊誤曰虹爲蝃蝀音戶公切漢書地理志沛郡虹縣莽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是與虹字有別郡國志作虹縣斯則司馬彪之異詞非班固之實錄也趙釋曰一淸按此說亦見晉書地道記而酈景范非之郡國志秦山郡奉高邑劉昭補註曰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紅亭在縣西北漢志沛郡虹縣莽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音義竝異景帝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高后三年　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諜璋箋云王子侯表景帝二年更封富爲紅侯作高后誤一淸按索隱曰楚元王傳休侯富免後封紅侯紅休蓋二鄉名王莽封劉歆爲紅休侯一云紅卽虵縣封楚元王子富爲侯國王莽之所謂貢矣蓋溝名音同官本曰按音近刻訛作是　案朱趙作是非楚漢所分也趙釋曰全氏曰鴻溝史記年表作洪渠漢書音義作洪溝晉志淩儀縣下亦作洪溝則鴻洪字本通故有指此洪溝爲鴻溝者善長特起而糾正之

又東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睢訛作獲考注云卽經所謂睢水也實指此經之文而言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經混作注獲當作睢蓋睢水入獲也注云疑卽經所謂睢水蓋指此也

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也朱城作縣趙改刊誤曰縣黃省曾本作城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取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目山也劉澄之云縣南有冒山未詳孰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

謂之西流水言水上承梧桐陂陂水西流因以爲名也余嘗逕蕭邑城右惟是水北注獲水趙無水字更無別水朱無水字箋曰謝兆申云當作更無別水趙增水字疑卽經所謂睢水也城東西及南三面臨側獲水故沛郡治縣亦同居矣城南舊有石橋耗處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虡耗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箋曰耗字疑衍按處耗二字當互易謂水痕減落之處也積石爲梁高二丈今荒毀殆盡亦不具誰所造也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十二年楚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之士同挾纊官本曰按近刻作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同挾纊乃後人據左傳之文所改案朱趙同蓋恩使之然矣蕭女聘朱趙作娉齊爲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獲水又東歷龍城不知誰所創築也獲水又東逕同孝山北山陰有楚元王冢上圓下方累石爲之高十餘丈廣百許步經十餘墳悉結石也獲水又東淨淨溝水注之水上承朱趙作結朱箋曰宋本作承梧桐陂西北流卽劉中書澄之所謂白溝水也官本曰按溝近刻訛作瀆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白溝當作白瀆按蕭縣志云白溝在縣西北二十里溝字不誤又北入于獲俗名之曰淨淨溝也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但作名之曰淨溝也按淨淨溝之義如深深渠纍纍水源纍水涓涓水之類朱氏不察必欲去此重文亦昧矣

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

獲水自淨淨溝東逕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詳也蓋遵育王之遺法因以名焉與安陂水合水上承安陂餘波北逕阿育王寺側水上有梁謂之玄注橋水旁有石墓宿經開發石作工奇殊爲壯朱作莊箋曰宋本作壯構趙改壯構而不知誰冢疑卽澄之所謂淩冢也水北流注于獲獲水又東逕彌黎城

北劉澄之永初記所謂城之西南有彌黎城者也獲水于彭城西南迴而北流逕彭城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即楚老趙有父字哭勝處也朱箋曰漢書王莽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時年七十九矣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開傳言楚元王之孫劉向冢未詳是否城即殷大夫老彭朱作彭祖箋曰宋本作老彭趙改老彭之國也于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弁之以封魚石崔子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于邳圯勤魚石于彭城官本曰按勤近刻訛作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勤孫潛校改勤事在春秋襄公九年即是縣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朱箋曰按史記正義曰淮南北沛郡汝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文穎曰穎朱作潁趙改刊誤曰文潁之潁當从禾不从水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焉朱無焉字趙增刊誤曰都下落焉字謂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爲楚郡封弟交爲楚王都之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朱箋曰孫按史記楚元王世家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王莽更之曰和樂郡也徐州治城內有漢司徒袁安魏中郎將徐庶等數碑官本曰按近刻脫將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中郎下落將字竝列植于街右咸曾爲楚相也大城之內有金城東北小城劉公更開廣之皆壘石高四丈列塹環之小城西又有一城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下落有字是大司馬琅邪王所修因項羽故臺經始即構宮觀門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閣黃省曾本作閤說文閤門旁戶正韻內中小門也周圻名義考曰閣爲庋閣之閣禮內則天子之閣漢天祿等閣皆謂重屋也閤爲閨閤之閤文翁傳閨閤公孫宏東閤皆謂門也音義竝異非可混稱下邑閤如初之閤亦同惟新厥制

義熙十二年霖雨驟澍汳朱趙作汴水暴長城遂崩壞冠軍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悉以塼壘宏壯堅峻樓櫓赫奕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東薛安都舉城歸魏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邑閣如初官本曰按閣近刻作閤訛趙改 案朱觀不異昔自後毀撤一時俱盡趙釋曰一清按此處疑有脫文魏書堯暄傳初暄使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撤由是更損落及高祖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閒遺工雕鏤尚存龍雲逞勢奇爲精妙矣城之東北角起層樓于其上號曰彭祖樓地理志曰彭城縣古彭祖國也官本曰按古近刻作故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故漢書地理志作古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于此有冢蓋亦元極之化矣其樓之側襟汳帶泗官本曰按近刻脫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汳上落襟字東北爲二水之會也聳望川原極目清野斯爲佳處矣

水經注卷二十三

水經注卷二十四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睢水　瓠子河（朱趙作水）　汶水

睢水出梁郡鄢縣

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官本曰按蕩近刻作蕩案朱趙作蕩）東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浚儀狼湯水也（官本曰按狼湯近刻作蒗蕩案朱趙同）經言出鄢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故鄉聚名也（官本曰按故近刻訛作使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陳留縣下註臣瓚曰留屬陳故稱陳留蓋留本鄭邑爲陳所幷是以𨟻釋高陽爲故留之鄉聚名也使字誤當作故）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邱令董生（趙釋曰何氏曰隸釋作堇之乃堇督之義一清按斯言未安）仰餘徽于千載遵茂美于

絕代命縣人長照爲文（官本曰按長近刻作萇案朱趙同）用章不朽之德其辭云𩒼洗分餐諾謀帝猷陳鄭有豕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聞而單碑介立矣（官本曰按近刻宇訛作字單訛作軍案朱趙不誤）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于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趙釋曰全氏曰按食其生前未嘗封侯是因其子高梁侯疥而誤）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陳留徙涿（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陳留下落徙涿二字全氏校增）縣有鉼亭鉼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爲侯國也（趙釋曰一清按王常封山桑侯不聞在陳留也豈由鄉亭進封而史傳失之乎）睢水又東逕雍邱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滅杞秦以爲縣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內有

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因築其表爲大城而以縣焉（官本曰按因近刻訛作圖案朱趙作圖）睢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陂方四十里右則姦梁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雍邱城北又東分爲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之當作水）東合洛架口（官本曰按近刻口上衍水字案朱趙有）水上承汳水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睢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雍邱城北睢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歷鄢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鄢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彥尚書郎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

東過睢陽縣南（官本曰按東上近刻衍又字案朱趙有）

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大心禦華向于橫（官本曰按近刻作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華向于橫蓋後人據左傳增加四字案朱趙同）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成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武王案宋趙作武）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後爲宋都也（趙釋曰一清按尚書序史記周本紀宋微子世家皆云周公承成王命以封微子于宋注云武王誤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于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求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于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爲

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爲梁國趙釋
曰全氏曰闞若璩云睢陽是梁都而班志置之第八其第一縣乃碭也孩秦立碭郡則碭縣乃秦之治所及漢改治睢陽
孟堅或仍秦地圖之舊而未及改正耳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太后之
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寶多擬
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遊廣睢陽城七
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榭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
必曰睢陽曲官本曰按近刻脫曲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劉昭補註郡國志引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三
十里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注落曲字創傳由此始也城西門卽寇先鼓
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旁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
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門曰盧門也春秋華氏
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睢

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
之蠡臺亦曰升臺馬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雲霞競遠矣續述
征記曰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余按闕子朱箋曰漢藝文志縱橫家
有闕子一篇宋本作闕誤稱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
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
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孟霜之山朱趙
孟作西朱箋曰舊本注及御覽與文選鮑照詩注俱作西霜唯藝文類聚作孟霜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藝文類聚作孟
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梁朱訛趙改刊誤曰梁當作城　案餘勢逸
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蠡臺卽是虎圈臺也蓋宋世牢虎所
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眞開石門
鮮卑堅戍此臺眞頓甲堅城之下不果而還蠡臺如西官本曰按

如近刻作而趙改刊誤曰而當作如　案朱同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
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
蠡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也城內東西道北有晉梁
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
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嬪于
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官本曰按
此下有脫文　趙釋曰朱氏謀㙔箋云此下疑有脫誤太康九年立碑東卽梁王之吹
臺也官本曰按臺近刻訛作宮朱訛趙改刊誤曰宮當作臺　案基陛階礎尙在今建追
明寺故宮東卽安梁之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官本曰按齊近刻作廣
案朱趙作廣朱箋曰舊本作齊周吳本改作廣周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
清泠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

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
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
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
東出楊之門官本曰按楊下近刻衍州字　案朱同趙改楊門之左刊誤曰沈炳巽云當作東出楊門之左
州字衍文左陽門趙以左字上屬陽作楊卽睢陽東門也連屬于平臺則近
矣朱則作側箋曰御覽引此作則近趙改則字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
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于其上故齊隨郡
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
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
雪亦曰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

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官
本曰按橋近刻訛作喬下同案朱作喬箋曰舊本作橋玄趙改橋冢東有廟卽曹氏孟德親
酹處操本微素嘗候于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
乎操感知己後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
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
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
爲此辭哉悽愴致祭以申宿懷冢列數碑一是漢朝羣儒英
才哲士感橋氏德行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
故吏司徒博陵崔列官本曰按近刻作烈案朱趙作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
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官本曰按近刻皦訛作驕考訛
作舍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蔡中郎集載此碑作苟不皦述夫何考焉按金石文載此碑作苟不驕述夫何舍焉隸
釋改作稱述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隴西枹罕北次陽
守長騭爲左尉漢陽豲道趙馮孝高以橋公嘗牧涼州感三
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爲公之勳美宜宣舊邦乃樹碑頌以
昭令德光和七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年案朱趙作元主記掾李友字仲僚
作碑文碑陰有右鼎文建寧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
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銘文曰朱銘作名
趙改刊誤曰名當作銘故臣門人相與述公之行咨度體則文德銘于
三鼎武功勒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
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
勳焉趙釋曰隸辨曰按後漢書橋玄傳光和六年卒蔡邕集太尉橋公碑有二俱云光和七年薨水經注謂是碑作
于光和元年恐誤也其載鼎銘文云文德銘于三鼎云云乃是蔡邕橋公碑中語非鼎銘文也邕有東中西鼎三銘見于

集中又有戉銘所云鉞文稱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亦邕銘中語謂碑文爲李友所作豈後人援采邕集誤入他
人之文邪廟南二柱趙增石字刊誤曰二下落石字黃省曾本校增柱東有二石羊羊
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趙增二字刊誤曰石駝上落二字黃省曾本校增駝
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彫毀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雕飾案朱訛趙改刊誤
口飾黃省曾本作毀惟廟頹構麤傳遺墉石鼓仍存鉞今不知所在睢
水于城之陽積而爲逢洪陂趙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水經注作積而爲逢淇陂按淇乃誤文
何足據也陂之西南有陂又東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
步南流會睢謂之明水絕睢注渙睢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圃
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圃也趙釋曰太平御覽引水經
注曰睢陽有隕石水一名溹溝左傳云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故老云此水有時竭涸五石存焉故名隕石水墜處爲津今
本無之睢水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睢水又東蘄水出焉睢水
又東逕粟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睢水又
東逕太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
封魯恭王子節侯劉政爲侯國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漢書王子侯表魯共王子政封瑕
邱地理志瑕邱屬山陽郡而敬邱卽太邱屬沛郡注似誤引也一淸按酈氏所言未可非也地理志山陽郡瑕邱下不云
侯國沛郡敬邱下云侯國侯表中無敬邱侯安知道元所見之本之不作敬邱乎漢明帝更從今名
列仙傳曰仙人文賓邑人賣韡履爲業以正月朔日會故嫗
于鄉亭西社教令服食不老卽此處矣官本曰按近刻脫以正月至卽此處共二
十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爲業下落以正月朔日會故嫗于鄉亭西社教令服食不老卽此處二十二字據名勝志
所引校補又朱箋曰列仙傳云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年九十餘續見賓年
更壯拜賓問道賓令其至正月朔會鄉亭西社教令服菊花地膚桑寄生松子嫗亦更壯睢水又東逕芒
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彭跖爲侯國王莽之傳治趙增也字刊誤

曰傷治下落也字名勝志校增孫校曰漢志作博治世祖改曰臨睢城西二里水南有
豫州從事皇毓碑殞身州牧陰君之罪時年二十五臨睢長
平輿朱趙作與朱箋曰宋本作輿李君二千石丞綸氏夏文則官本曰按近刻丞訛
作承綸訛作輪案朱趙同朱箋曰鄉國志潁川郡有輪氏縣夏文則蓋其邑人也高其行而悼其殞
州國咨嗟旌閭表墓昭叙令德式示後人城內有臨睢長左
馮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遷廣漢屬國都尉吏民思德縣人
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興官本曰按近刻兒作倪案朱趙作倪劉伯郎等
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二縣
之間官本曰按近刻脫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芒碭下落二字御覽引此文校補山澤深固多
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竝隱碭山得道朱箋曰列仙傳云涓子齊人也餌朮
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隱於宕山能致風雨文伯陽九仙法又云主柱者與道士共上宕山餌丹砂三年得神砂

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于是處也京房
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
雨其下賢人隱矣
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陂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
訛作入于睢考睢水與梧桐陂水互相通注故經叙睢水言入于陂今改正案朱趙作睢趙釋曰一清按睢水豈可云入睢
乎漢志云睢水東至取慮入泗注云睢水東南流入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獲水經云又東過
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此篇經文入于睢之睢蓋別水支流所滙而非首受蒗蕩渠之睢道元故以出入迴環更相通注謂停
之孫校曰星衍曰入于雅見前雅水文
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泗水郡漢高帝四年
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爲侯
國曰湘成也趙作相成釋曰一清按史漢表並作湘成索隱曰在堵陽然則非沛郡之相王莽更

名郚曰吾符官本曰按近刻作更名之吾符案朱趙同縣曰吾符亭官本曰按此下近刻
有也字案朱趙有朱箋曰舊本作吾符高亭漢地理志王莽改沛郡曰吾符改相縣曰吾符亭睢水東逕
石馬亭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相縣故
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官本曰按共近刻作恭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恭當作共國府園
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
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遇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燒死
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鄭渾爲沛郡太守于蕭相二縣興陂
堰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睢水又左合白溝水官本曰按
溝近刻訛作瀆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白瀆水當作白溝水見前獲水注水上承梧桐陂陂側有
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則北流
入于陂陂溢則西北注于睢出入迴環更相通注故經有入

陂之文官本曰按入陂原本及近刻亦訛作入睢今改正案朱趙作睢睢水又東逕彭城
郡之靈壁東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靈壁東即此處也
又云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未
詳官本曰按未近刻訛作又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未睢水逕穀熟兩分睢水而
爲蘄水官本曰按而字近刻訛在睢水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字當移在爲蘄水之上故二水所
在枝分通謂兼稱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爲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爲當作謂穀水之名
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又云漢軍之敗也睢水爲之
不流睢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篤亭也
李奇曰今竹邑縣也睢水又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
之滭趙作滭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屆彭
城甾丘縣之故城東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

于睢水又東睢水南官本曰按近刻作睢水又東南案朱趙同八丈故瀆水注之水上承蘄水而北會睢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朱符作苻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符離漢武帝元狩四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光四年案朱趙作光趙釋曰沈氏曰是元狩四年封又按漢表曰邳離屬朱虛此從史記年表封路博德爲侯國王莽之符合也睢水又東逕臨淮郡之取慮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睢水下落又字取慮下落縣字昔汝南步游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遇母于此乃使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感昭徵矣睢水又東合烏慈水水出縣西南烏慈渚潭漲東北流與長直故瀆合瀆舊上承蘄水官本曰按瀆近刻訛作溝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溝當作瀆郎長直故瀆也北流八十五里注烏慈水烏慈水又東逕取慮縣南又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睢

睢水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爲侯國朱箋曰孫云按史記年表江都易王子劉定國封睢陵侯索隱曰在淮陽趙改劉定釋曰一清按索隱曰表在淮陵王莽之睢陸也睢水又東與潼水故瀆會舊上承潼趙作潼下同縣西南潼陂東北流逕潼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睢陵縣下會睢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趙無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高祖十二年封莊侯泠耳爲侯國應劭曰相水出沛國相縣官本曰按相水上近刻衍下字案朱趙有故此加下也然則相又是睢水之別名也官本曰按相字上近刻亦衍下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下相縣應劭曰相水出沛國故加下不名下相水道元誤矣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縣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書禹貢雷夏既澤雝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雝許慎曰雝者河雝水也趙釋曰一清按道元敘雷澤甚詳而雝沮甚略殆以不見班志故耶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雝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云去縣十四里則明有其處矣曾彥和則引爾雅水自河出爲雝許慎曰河雝水在宋雝之下流入于睢水睢水其沮水與晁以道亦引河出爲灉濟出爲濋求之于韻沮有楚音胡朏明非之以爲汳睢皆出豫入徐於兖無涉又云雝沮皆濟水所出而河不與焉故鄭康成欲被周禮職方兖州其浸盧維爲雷雝通典不從以濟陽盧縣自有盧水高密莒縣自有維水胡朏明又非之以周時徐并于青兖不得越青而東有維齊陽之盧水古不著名周禮多古字盧似盧雝似維也且裴駰史記集解引康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閻百詩曰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惟雷澤之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於濟也二水爲禹貢著名之水不容不詮要在雷澤之傍者近是道元注甚略且移而被之岐西之雍沮專門名家之學疏謬若此眞卷中一語柄也暨漢武帝元光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帝二字三訛作之案朱趙同河水南泆趙作決漂害民居元封二年官本曰近刻作武帝元封二年係上文訛舛在此案朱趙同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八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漢書此下有浩浩湯湯慮殫爲河句方叶韻殫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朱箋曰史記作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官本曰按維近刻訛作唯案朱趙作唯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汎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十四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漢書此下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下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屬字與玉字叶
隤竹林兮楗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口築宮
于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爲宣房堰而水亦以瓠
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及修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
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
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
瀆存焉河水舊東決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河案朱同趙改流刊誤曰河字當作流逕濮陽
城東北故衛也趙作地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
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
之都殷相土又都之官本曰按相土近刻訛作之相案朱同趙相下增土字刊誤曰當作相土落
土字史記殷本紀昭明卒子相土立索隱曰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左傳曰昔陶唐氏火

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始封商也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
趙釋曰全氏曰帝邱豈商邱耶閼伯之商邱在睢陽非帝邱也王伯厚曰此蓋出于帝王世紀之繆一清按寰宇記云衛
南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卽古帝邱衛成公遷于此酈氏以商邱當之眞屬臆說衛成公自楚邱遷
此秦始皇徙衛君角于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
故曰濮陽也章邯守濮陽官本曰按章邯近刻訛作邯公案朱趙同環之以水
張晏曰依河水自固趙釋曰一清按漢書謂章邯守濮陽耳非沛公也所引張晏註亦抄變其詞元
文是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也又東逕鹹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六字案朱脫趙增刊誤
曰自固下落又東逕鹹城南六字全氏云以先司空本校增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
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春秋左傳註濮陽
縣下有東南二字有鹹城者是也官本曰按近刻鹹訛作咸又是字訛在也字之下案朱訛趙改刊
誤曰咸城當作鹹城也是二字當倒互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

晉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六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傳文是分曹
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今鄄朱作甄箋曰一作鄄城趙改鄄城西南五十里
有姚城官本曰按姚近刻訛作桃案朱趙作桃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桃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名按神契
舜生姚墟應劭曰姚墟與雷澤相近世稱爲姚城是也或謂之洮也瓠瀆又東南逕清
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
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東郡尉治官本
曰按近刻脫東字案朱脫趙增東郡二字刊誤曰魏分立東西兩都尉此爲東部都尉治落二字
東至濟陰句陽縣爲新溝朱箋曰漢地志濟陰郡句陽縣春秋句瀆之丘也音鉤
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縣之小成陽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小字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句陽下落縣字成陽上落小字城北側瀆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
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官本曰按近刻脫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穀字下落林字墨子以

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
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
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朱作南箋曰舊本作西北趙改北半里許實
中俗喭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瓠子北有都關
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爲羊里水蓋資城地而變
名猶經有新溝之異稱矣黃初中賈逵爲豫州刺史與諸將
征吳于洞浦有功魏封逵爲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卽斯亭也
朱箋曰魏志云賈逵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韻近字
轉耳又東右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沮邱城南官本曰按
沮近刻訛作鉏案朱趙作鉏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
六國時沮楚同音官本曰按近刻脫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同下落音字以爲楚邱

非也又東逕咸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

又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成陽東垂亭西官本曰按小成陽下近刻衍縣故二字案朱同趙改城故東二字乙刊誤曰小成陽縣之縣當作城故東二字當倒互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孫校曰志有渠字水首受泲于封邱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邱城西考地志句陽廩邱俱屬陰官本曰按句陽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山陽今據上文與郡國志訂正案朱趙作山陽則都關無隸山陽理又按地理志郕都亦是山陽之屬縣矣官本曰按郕都故書今本作城都而京杜考地驗城官本曰按杜近刻訛作相案朱作東杜趙改京杜刊誤曰箋曰當

作京相按非也當作京杜謂京相璠及杜預耳與消水篇京杜地名文義正同又竝言在廩邱城南推此而論似地理志之誤矣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脫理字今據上文訂補案朱趙無或亦疆理參差所未詳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衞侯遇于犬邱經書垂也趙刊誤曰箋曰左傳作犬邱按注引經傳俱不誤箋說云云于義何取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

又東北過廩邱縣爲濮水

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又十上竝有一字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朱趙有一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卽成陽縣故史記曰武王封弟叔武朱趙作季載于成應劭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章帝紀注引述征記作靈臺隸釋載此文亦作臺都字誤也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竝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朱箋曰檀馬或謂檀與駮馬也詩疏云駮馬梓榆也諺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言三木之相似也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踈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于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敘

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祠官本曰按近刻脫祠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堯妃下落祠字卽中山夫人祠也見漢建寧五年五月官本曰按五年近刻訛作四年案朱趙作四年趙釋曰一清按四年當作五年成陽靈臺碑云建寧五年五月造後漢書靈帝紀以夏五月己巳始改建寧五年爲熹平元年故建寧無五年也造碑時尚未知有改元事故碑題仍稱五年酈以紀元建寧無五年遂作四年豈其實乎抑或後人妄更未可知也得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官本曰按近刻脫仲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甫上落仲字二冢間有伍員祠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伍員上落有字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竝無處所又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耳趙釋曰一清按隸釋有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威宗永康元年又帝堯碑靈帝熹平四年又成陽靈臺碑建寧五年三碑俱云水經有今本

祇有漢建甯四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碑即成陽靈臺碑也上二碑無之蓋缺失矣洪氏适曰成陽靈臺碑篆額靈帝建甯五年立與堯廟二碑在成陽皆有陰堯葬慶都于成陽名曰靈臺上立黃屋爲奉祠之所漢綴其祀至亡新而斷於是廷尉仲定奏請興治郡守審晃縣令管遵各遣大掾助成之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臺爲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注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有堯母冢明矣集古錄曰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也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惟見于此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爲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金石錄跋尾云成陽屬今雷澤歐陽公以爲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余按班固西漢劉昭東漢書地理志皆曰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東漢志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于濟陰成陽靈臺與章帝紀所載正同帝紀章懷太子注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成陽東南有堯母慶都冢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文母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蓋兩漢史所載似以靈臺爲堯冢惟此碑與述征記水經乃直指爲堯母冢爾然水經云在成陽西南而述征記云在東南余爲稻州同官李莬雷澤人云冢正在城西南蓋述征記誤路史辨帝堯冢曰堯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志及范氏志水經注言堯陵慶都陵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耶然述征記云在成陽東南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疆埸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母所在有堯冢故名文忠跋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陽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成王封母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而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混爲一也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迆澤之東北官本曰按迆近刻訛作池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池御覽引此文作迆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水趙作東賦曰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按之圖緯于事爲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舜所陶處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所陶處三字案朱脫趙增所陶二字刊誤曰箋曰舜一作亭按全氏云非也舜下落所陶二字朱氏但見漢志注有陶邱亭之文故改舜字以遷就之而不知其有脫文也不言在此緣生爲失**瓠河之北即廩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孫字案朱脫孫字下脫會字趙增刊誤曰箋曰今竹書作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邱叛于趙按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爲太公和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卒田會自廩邱叛于趙下公孫乃公孫會也今朱氏引竹書作兩公孫孫殺者是人而叛者又即其人豈可通乎史記齊世家亦云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反廩邱也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官本曰按近刻脫會字案朱脫趙增說見上田布圍廩邱翟角趙孔屑韓師朱箋曰竹書作氏救廩邱及田布戰

于龍澤田師敗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田布敗遁案朱同趙遁改逋是也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傳曰烏餘取衛羊角官本曰按近刻脫烏餘二字衛訛作晉案朱脫趙增衛並作晉刊誤曰傳曰下落烏餘二字遂襲我高魚有大雨朱趙有作天趙刊誤曰箋曰天舊本作有按天字不誤自竇入介于其庫官本曰按近刻脫于字案朱趙無登其城克朱趙作剋而取之者也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高魚魯邑也官本曰按此五字近刻訛作今魯邑也四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今字誤當作高魚二字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爲角逐城皆非也**瓠河又逕陽晉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過衛陽晉之道趙釋曰全氏曰按胡三省曰所謂衛陽晉者以魏境有陽晉故稱衛陽晉以別之史記秦取魏陽晉是也逕于亢父之險者也今陽晉城在廩丘城東南朱訛有一字十餘里與都關

為左右迫有晳字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匈徐廣史記音義云關一作闓趙釋曰一清按此十一字注中注東之亢父則其道矣瓠河之北又有郕都城官本曰按漢書今本作城都春秋隱公五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年 案朱趙作三郕侵衛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郕都故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有故郕都地理志曰山陽郷也十二字 案朱同趙都下增城字釋曰一清按郷當作縣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為侯國官本曰按史記今本金安上所封國作都成 朱箋曰孫按史記年表金安上封都成侯煒按漢書地志山陽郡有城都縣而無都成不審何在趙釋曰按褚表金安上封都成侯漢表同索隱曰志屬潁川而地理志無之然金日磾封秺侯秺屬濟陰安上之封必與日磾附近山陽濟陰又地界連接也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非北黎陽也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師古註引瓚曰黎陽在魏

郡非黎縣也道元荔抄變其詞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官本曰按黎侯下近刻衍陽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全氏曰據善長說陽似黎侯名誤矣詩所謂胡為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瓠河又東逕庛縣故城南官本曰按庛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秺說文云庛从广秺聲濟陰有庛縣今改正 案朱趙作秺地理志朱趙有曰字濟陰之屬縣也褚先生曰漢武帝封金日磾為侯國王莽之萬歲矣世猶謂之為萬歲亭也瓠河又東逕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

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濟渠與將渠合

瓠河自運城東北逕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瀆于乘氏縣北逕范縣左納瓠瀆故經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合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趙無渠受河于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杜預釋地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 案朱脫趙增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者字 案朱趙無又東南逕范縣故城南王莽更名建睦也漢興平中靳允為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于徐州張邈迎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功下落可立二字黃省曾本校增三國志程仲德傳元有之即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逕范城東俗又謂之趙溝非也

又東北過東阿縣東

瓠河故瀆又東北左合將渠枝瀆枝瀆上承將渠于范縣官本

曰按近刻脫枝瀆二字 案朱趙不重二字趙枝改故刊誤曰當作故瀆枝字譌東北逕范縣北又東北逕東阿城南而東入瓠河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于此矣趙釋曰全氏曰事見公羊非國語

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為鄧里渠

自宣防已下將渠已上無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自北為鄧里渠

又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

河水自四瀆口出為濟水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自泗口出考濟水注云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為濟又河水注云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逕周道故有四瀆之名也即此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

又爲改會刊誤曰河水注云四瀆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分沛亦曰沛水受河也濟水注云河水自
四瀆口東北流而爲淸淸卽沛也泗口是四瀆口之誤爲當作會濟水二字重文宜衍濟水二瀆合而
東注于祝阿也官本曰按濟水二瀆四字有舛誤考河水注云濟水受河始自是出東北流九里與淸水
合故濟瀆也是河水自四瀆口分流入濟與故濟瀆合然則二瀆當是故瀆之訛　案朱同趙刪濟水二字
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爲二
脈水尋梁鄒濟無二流蓋經之誤
其東北者爲濟河其東者爲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
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
入于沂
時卽耏水也音而二字注中注趙釋曰一淸按春秋襄公三年齊晉盟于
耏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沛下
同　案朱訛沛趙改泲卽地理志之如水矣官本曰按之近刻訛作日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日
當作之名勝志校改耏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卽耏水也蓋以澅與時合
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
會水注之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
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爲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
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
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
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官本曰按如近刻訛作洳　案朱訛趙改時水又西逕東
高苑趙作宛下同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遏令側城南注又屈逕其
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屈下落逕字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
齊爲膠西王國都高苑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邑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千乘郡高

苑縣邑字誤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高苑也官本
曰按近刻脫高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高字趙釋
曰一淸按道元此注是據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而文帝
紀及漢志皆云十六年又史記世家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
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
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又五宗世家膠西王端用皇世子
爲膠西王立四十七年卒國除爲郡而地理志云宣帝本始
元年更爲高密國首高密縣豈膠西國廢復置高密國而改
治者與巨洋水注又云高密郡治桑犢亭世謂之故郡城地
志桑犢北海之屬縣也後漢郡縣皆廢故續志無之其水又北注故瀆又西盍野溝水
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
朱趙有曰字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爲從城延從字相似讀
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盍野溝又西北流逕高苑
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
丙倩爲侯國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
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源上出盤陽官本曰按源上近刻訛作
上源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上源二字當倒互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般陽縣應劭曰在般水之陽後魏地形志作盤陽
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于樂安枝流旱
則竭涸官本曰按近刻作耗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耗黃省曾本作涸爲春秋之乾時也左
傳莊公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
于濟朱訛沛趙改泲刊誤曰沛當作泲趙釋曰全氏曰時水二支一至梁鄒入濟者其流甚短一東行至鉅定入馬
車瀆者其流甚長別見淄水注此道元所以補經也非濟入時蓋時來注濟若濟分東
流明不得以時爲名尋時濟更無別流南延華費之所斯爲
謬矣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官本曰按其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萊蕪後
人因注內言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遂憑臆妄改考注云
故不得過其縣南也此句乃舉經文之誤今訂正　案朱趙作

嬴孫校曰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嬴縣故城在縣西北

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濟故不得過其縣南也趙釋曰一清按經自謂汶水過嬴縣南耳不云過萊蕪縣南也酈之詮詁殆自相伐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草藥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草藥二字當倒互名勝志校改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斷徑官本曰按近刻脫斷字 案朱趙斷作絕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

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邱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躊朱趙作踟躕為之屢眷矣余按麥邱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官本曰按此三字近刻訛在川谷上 案朱趙同蓋誌者之謬耳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婚于齊也

又西南過奉高縣北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東 案朱趙作東孫校曰今泰安州東有奉高廢縣

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之祀泰山郡治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之祀泰山四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以奉下落太山之祀四字全氏校增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國也喪子于嬴博之間卽此處也從征記曰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誌而已自昔恆鐫民戶灑埽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惟故趺存焉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惟下落故字隸釋校補

屈從縣西南流

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孫校曰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曰汶出弗其孫校曰今萊蕪縣東有碁山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矣官本曰按近刻作也 案朱趙作也趙釋曰一清按高誘曰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此青州之東汶其水東北流入濰見下二十六卷道元以牟縣胡盧堆當之誤矣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西南流注

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水出分水溪朱不重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源與中川分水孫校曰今泰安州南泮水出泰山分水嶺蓋當此水牟泮字形相似東南流逕泰山東右合天門下溪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合字 案朱脫趙右改合刊誤曰右當作合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水上往往有石窌存焉蓋古設舍所跨處也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山第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朱無也字箋曰當有也字趙增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乃知是人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十四字 案朱趙無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見丈尺官本曰按近刻脫見字 案朱趙無直上七里天門官本曰按七下近刻衍十字 案朱趙有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朱箋曰今封禪儀記曰不可丈尺遂至天

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
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
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日觀者官本曰按近刻脫日觀二字　案朱
趙無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
東流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官本曰按田字近刻訛在下句龜字下　案朱訛趙
乙刊誤曰左傳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龜田二字當倒互孫校曰今泰安博城北三里有龜陰埠龜山在博
縣北朱趙有一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故字
案朱趙有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卽龜陰之田也
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
山南溪南流歷中下兩廟間官本曰按下近刻訛作階　案朱趙作階從征記曰
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
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

水二十四　三十三

閣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尺樹前有大井
極香冷異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減庫
趙作廟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虎
建武十三年官本曰按虎近刻訛作勒　案朱趙作勒趙刊誤曰箋曰後漢祭祀志云建武三十年羣臣上
言宜封禪泰山詔不許三十二年正月上讀河圖感動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是年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辛卯封泰山
甲午禪于梁陰此云十三年乃三十年之誤也按注明云石勒建武十三年朱氏以漢建武證之以爲當作三十年可哂
甚矣但建武是石虎年號注云石勒誤耳趙釋曰一清按建武是石虎年號注誤證永貴侯張余上金
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
于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卽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
東流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入于汶水四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四字羨文又東南逕明堂
下官本曰按近刻作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　案朱趙同趙刊誤曰下南字衍文趙釋曰一清按南字羨文或漢字之

誤蓋周明堂與漢明堂爲二矣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朱作常趙改堂
刊誤曰常當作堂于山之東北阯武帝以古處險狹而不顯也欲治
明堂于奉高傍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
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
上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汶水漢書郊祀志作
汶上如帶圖也古引水爲辟雝處基瀆存焉世謂此水爲石汶
孫校曰石汶一名天津河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注于汶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江　案朱趙作江趙釋曰一清按郭璞曰江一作海此江字固誤海字亦非當作汶卽此水也環水又
左入于汶水汶水數川合注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四字　案朱趙無又西南流
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

水二十四　三十四

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
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樓松也
魯連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官本曰按十近刻訛作千　案朱趙作千非憂正
室之無柱也官本曰按正室近刻訛作王寶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王室宋本訛作王室當
作正室何焯校改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郯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
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徠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
所保也官本曰按保近刻訛作堡　案朱趙作堡趙師改帥刊誤曰師當作帥故崇自號尤徠
三老矣山東有巢父廟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東下落有字名勝志校
增山高十里山下有陂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沿
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汶一水北流歷澗西流入于
汶一水南流逕陽關亭南孫校曰在今泰安西春秋襄公十七年逆

臧紇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

過博縣西北孫校曰博縣故城在今泰安州東南

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取博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脱齊取二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左氏傳云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取博杜預曰博齊邑注所引未備灌嬰破田橫于城下屈從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也汶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圍龍龍囚頃公嬖人盧蒲就魁朱無魁字箋曰左傳作盧蒲就魁趙增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取龍者也漢高帝八年封謁者陳署爲侯國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汶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鉅平縣之陽關亭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矣十五字係重出衍文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十五字已見上此復出陽虎據之以叛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居代之按據亦作据箋說非之虎焚萊門而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孫校曰淄水今蜀河

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趙釋曰全氏曰此又一淄水杜預所云入汶水者也鄭樵誤以爲萊蕪之淄王士禎不知而妄非之春秋隱公十一年營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逕梁

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故縣取名焉淄水

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理志朱趙有曰字泰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郿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脱縣字案朱脱趙增刊誤曰郿下落縣字續志濟北國成本國劉昭補註曰左傳衛師入郿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郿鄉剛父晉志作剛平漢高帝六年封董渫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作成侯索隱曰屬涿郡地理志涿郡成縣侯國春秋齊

師圍郕郕人伐齊飲馬于斯水也昔孔子行于郕之野遇榮啟期于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歎夫子善其能寬矣朱箋曰列子榮啟期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汶則死天地之性倚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趙釋曰全氏曰按王伯厚云列子釋文史記汶與岷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然則非東州之汶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孫校曰故城在今泰安縣西南甯陽縣東北王莽之汶亭也縣北有曲水亭官本曰按亭上近刻衍池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池字衍文左傳註校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朱無盟字趙增刊誤曰春秋經文有盟字今校補左傳曰平杞莒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章帝紀是二年東巡泰山立行宮于汶陽執金吾耿恭屯于汶上城門基塹存焉官本曰按城門二字近刻訛在于字上案朱趙同

世謂之闕陵城也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西注官本曰按近刻脱西字案朱脱趙而改西刊誤曰而當作西趙釋曰禹貢錐指元和志乾封縣界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按酈注無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宮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嬴汶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以小易嬴斯爲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瑯琊靈門縣有高柘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邱縣界淮南子

曰汶出弗其流入沂高誘曰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郎入睢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一清按五汶之名始于郭緣生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汶凡有五北汶嬴汶柴汶浯汶皆源別而流同浯汶遠在瑯琊闕入泰山郡域近志因之而誤東樵正之是矣乃欲以小汶易嬴汶則非考泰安圖志嬴汶與牟汶合自萊蕪縣東北流逕縣西南至泰安縣東北之故縣鎮與出仙臺嶺水會名曰大汶亦曰墊汶東樵以北汶爲墊汶亦非又西南流與石汶合石汶者環水也又西南流與北汶合北汶者泮水也濟水篇注云半水出分水谿者是也四汶共流而西南小汶水會之小汶出新泰縣東北龍堂山西流百二十里入泰安縣東南境至縣西南逕徂徠山南故柴城北而合于大汶尋其川脈即古柴汶之道柴汶本出梁父縣東西流逕菟裘城又西流逕梁父縣故城又西流逕柴縣故城又西流逕鄣縣北又西流逕陽關城南而西合于汶水今梁父縣東之上源已絕而下流僅至古柴城即入于大汶不能至陽關城更在古柴城之西然小汶之行甚遠其吐納衆水亦甚夥儒古有是水道元無容不詳記之此必溝通之以合于柴汶其後水流既盛而柴汶遂爲所奪大汶小汶之名皆起于後世彼以合嬴牟北石四汶故名之曰大此則專合柴汶故名曰小是五汶者又并而爲二以出于大汶口西歷堈城墕又西北歷戴村壩入于大清河即古濟水之故道也蓋嬴牟二汶由東達西橫水也北石二汶自南注北直水也柴汶出東北以注西南亦橫水也五汶之名不當去嬴以郭記李志皆先記之矣道元不別出嬴汶者以嬴爲汶水發源經流也郭記書中屢引之而此獨不從其說未知何故豈亦以其誤數浯汶爲不足據耶予有五汶考五篇辭多不載

又西南過蛇丘縣南孫校曰今肥城縣南有蛇邱故城本魯蛇淵囿漢置縣

汶水又西洸水注焉朱洸作洸趙改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洸當作洸克家云出焉當作注焉按出字不誤洙水注云洸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又云洸水又東南流注于洙水則洸水所注者洙水也非汶水也**又西逕蛇丘縣南縣有鑄鄉城**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治鑄鄉故城 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治鑄鄉按非也蛇邱縣治鑄鄉故城豈可改治爲治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官本曰按此下衍是也二字 案朱趙有杜預曰濟北蛇邱縣所治鑄鄉城者也官本曰按左傳集解無鑄鄉城三字

又西南過剛縣北官本曰按近刻剛訛作岡 案朱趙作岡下同孫校曰今甯陽縣北有岡城近汶

地理志剛故闡也官本曰按近刻剛訛作鄉 案朱訛鄉趙改岡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闡鄉字誤王莽更之曰柔朱趙有也字趙釋曰一清按地理志本作剛縣故新莽以柔易稱應劭曰春秋經書齊人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今闡二字 案朱無二字 趙剛亭字杜預春秋釋地曰闡在剛趙唯此作剛疑傳寫誤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闗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闗亭當作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

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俗謂之濁須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謂之夏暉城蓋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禮也官本曰按近刻也上衍是字 案朱有是字趙又增也字刊誤曰傳文曰非禮也此落也字世有夏暉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又西南逕遂城東**地理志曰蛇邱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邱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邱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逕春亭北**考古無春名惟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是亭東去剛城四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亭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然是下落亭字推朱作進箋曰一作推趙改璠所注則

符竝所未詳也趙釋曰一清按推播所注謂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也是注既不引其書何爲遽及乎

又西南過東平章縣南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脫東字今補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東平國有章縣落東字孫校曰今東平州東有章縣故城

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六年官本曰按中下近刻衍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和字衍文別爲濟東國武帝元朔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王莽之有鹽也官本曰按近刻也上衍城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城字衍文章縣按世本任姓之國也趙增春秋二字齊人降章者也故城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城字當移在故字之下在無鹽縣東北五十里官本曰按縣近刻訛作城案朱同趙移城字于上不補縣字汶水又西南有泌水注之水出肥成縣東北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肥縣東北自源案朱同趙改肥成縣東北白原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肥成縣肥下落成字自源全氏校改白原西南流逕肥成縣故城南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句窳亭北章帝元和二年鳳凰集肥成朱趙作城句窳亭復其租而巡泰山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成朱趙作城縣故城西王莽之成富也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城富按漢書地理志正作成字何舊本之足云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爲鄣城非葢因巨趙作亡新之故目耳

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孫校曰無鹽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壽張故城在州西南安民亭即州西南十里安山鎮汶上志壽張故城北有安民亭也

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官本曰按郈昭伯近刻訛作魯叔孫昭伯案朱趙同昭禍起鬪雞矣官本曰按起近刻訛作及案朱趙作及趙釋曰全氏曰郈昭伯以鬪雞啟禍昭伯亡後郈始歸叔孫昭子善長誤矣春秋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註引仲瑗云古厥國落國字今有厥亭孫校曰寰宇記中都縣漢爲東平陸縣亦古之厥國地今邑界有厥亭存汶水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龍山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漢書五行志曰案朱趙同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趙釋曰全氏曰八字注中注一清按漢志北海郡瓠縣師古曰瓠即報字而宣元六王傳瓠山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師古曰報山古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又通而爲狐地理志河東狐讘之狐史漢表俱作瓠徐廣曰音胡索隱曰即瓠字可證也山脅石一枚朱作丈箋曰漢書作一枚趙改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朱作高箋曰漢書作廣趙改廣四尺

官本曰按晉灼曰至此乃注文此下又屬漢書本文東平王雲及后謁曰漢世石立宣帝起之表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世訛作書表訛作象又此十字訛在下國除之下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后謁下有錯簡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十字當移于此后謁下落曰字書當作世全氏校正自之石所祭治石象報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趙釋曰何氏曰事在宣元六王傳非五行志也善長誤矣汶水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淀孫校曰此茂都淀即今南旺淀陂水之異名也淀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孫校曰寰宇記中都縣邑界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吳琯本作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僞矣巨野溝又西南入桓公河孫校曰寰宇記中都縣汶水北去縣二十四里桓水在縣西八十里晉桓溫進軍北次金鄉人鑿鉅野三

百里溝舊運自淸水入河以溫所鑿故口桓水俗呼桓河北水西出淀謂之巨朱作巨箋曰一作巨巨趙改巨巨水西南逕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瀆次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瀦爲澤渚官本曰按瀦近刻訛作遂　案朱作遂趙改逕刊誤曰遂當作逕初平三年曹公擊黃巾于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

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慶爲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郈鄉城南官本曰按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洽下同今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洽鄉當作郈鄉師古曰郈音后　朱有曰字趙刪刊地理志誤曰曰字衍文所謂無鹽有郈鄉者也汶水西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聚漢曰壽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官本曰按父近刻訛作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毋當作父良趙孝王也後漢書校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十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五年　案朱趙作五世祖封樊宏爲侯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出須昌城東北穀陽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溙溝水注焉水出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憲王倉冢碑闕存焉趙倉改蒼刊誤曰倉當作蒼後漢書校元和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二後漢書章帝紀校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于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爲二一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浦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浦當作沛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濟故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朱作沛箋曰今淮南子云汶出弗其流合于濟趙改沛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

耳

後魏酈道元撰

泗水　沂水　洙水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

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趙釋曰閻氏若璩潛邱劄記曰泗水出乘氏此出字乃後人所加班固自註原無出字漢書未可輕也一清按地志卞縣下亦無出字孫校曰地理志魯國及濟陰自是兩水不得合爲一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納季孫之言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趙釋曰一清按舜後姓姚又賜姓嬀此桃墟當因姚墟而訛洒水亦有姚墟嬀墟之稱也世謂之曰陶墟舜

所陶處也官本曰按近刻脫陶字案朱脫趙增井曰舜井皆爲非也趙刊誤曰箋曰御覽引此注云皆爲此也按道元以舜不居泗上故以陶墟舜井之說爲非矣墟有漏澤官本曰按漏近刻訛作澤案朱訛趙改方朱趙有一字十五里朱箋曰御覽引此云陶墟舜所陶處也井曰舜井皆爲此也墟有漏澤方一十五里淥水瀓趙作澂渟三丈如減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嬀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官本曰按側近刻訛作則案朱訛趙改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漏字又則字訛在此句之下案朱脫訛趙增改傾陂竭澤矣朱箋曰御覽引此云阜側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陂竭澤矣左右民居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洑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狀全氏校改洑約障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林時人謂之原泉祠官本曰按人近刻訛作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則孫潛校改人非所究也

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官本曰按近刻脫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左傳是二十九年落九字季武子取卞日聞守卞者將叛臣率徒以討之是也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間西逕郚城北春秋文公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杜預曰魯邑也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也泗水自卞而會于洙水也

西南過魯縣北朱過作逕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孫校曰今曲阜縣治即魯故城

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服虔杜

預官本曰按近刻脫服虔二字京相璠下衍曰字案朱同趙增服虔不刪曰字刊誤曰曰下全氏校增服虔二字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官本曰按近刻脫面字又此句之下衍牆字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閻若璩云正義引從征記泗牆二字作面泗章懷後漢書注亦云南北朱趙有一字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爲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北趙釋曰一清按日知錄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

魯城門池也从水爭聲上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
爭爾後人以淨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
以下俱爲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之今考道元所
記魯城北爲泗水則此地當是引泗以爲濠而失記之史
記冢記趙增墓字刊誤曰全氏云當作冢墓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于魯
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爲書
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
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
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
曰孔里孔叢曰官本曰按孔叢下近刻有子字係後人妄加案朱同趙刪刊誤曰何焯云子字衍文後
人所妄加黃省曾本無子字義門之言良是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
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
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

生荊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朱箋曰聖賢冢墓記云孔子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
世無能名其樹者其樹皆弟子持其方樹
來種之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屬泗水自城北南逕
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
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朱趙有一字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
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
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于魯
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止
郊魯侯觴之奏以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
門郭之外亦戎夷死處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
寒而後門與弟子宿于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
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愛

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趙有夷字歎曰不濟夫解
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
于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投屋
之桷反覆門上也春秋僖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
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
門同改名高門也官本曰按改近刻作故案朱趙作故其遺基猶在地八丈
餘矣亦曰雩門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
雩門蒙皐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
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
昔曾參居此梟不入郭趙作境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
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戟武器

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垌周成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武王案朱趙
同封姬旦于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薛郡漢高后
元年爲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是文引漢志然實班氏之誤高后以城陽爲魯國不以薛郡其時薛郡屬楚
國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臺西百
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磬制官本曰按近刻似訛
作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以孔宏復曲阜志引此注文作似春秋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
帥費人攻魯官本曰按近刻脫人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費下落人字左傳校補公入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
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
之堂後世以爲廟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
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之
官本曰按世近刻作時　案朱同趙改　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漢時全氏校改世　希有見者于時聞堂
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　官本曰按近刻此下衍矣字　案朱趙有　廟屋三間
夫子在西間東向　官本曰按間近刻訛作面　案朱趙作面　顏母　朱箋曰舊本作徵母　在中
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
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
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
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
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
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
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

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
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
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元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二年　案朱趙
作二趙釋曰金石錄跋尾曰魏志文帝以黃初二年正月下
詔令以碑考之乃黃初元年詔語亦小異當以碑爲正也
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　官本曰按石近刻訛作夫　案朱作
夫箋曰夫舊作尺吳改作夫埠按曹植撰孔羨奉家祀碑云
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
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趙改戶釋曰一清按原本作百夫
吏卒誤也曹植撰孔羨奉家祀碑作百戶卒今是碑載隸
釋闕里志作百戶卒史三國志魏紀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
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
以守衛之與碑足相證明隸釋闕里志所改則非也而顧炎
武金石文字記曰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
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
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然其自注又云杜氏通典作百戶吏
卒三國志同益未能審定爾何焯曰亭林但據桓帝永興元
年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不知黃初自置百戶吏卒

未可執此例彼也百石卒史掌領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
六藝雜試通利能奉宏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乃是孔氏子
孫爲之百戶吏卒則守衛之人耳　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
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　趙釋曰一清按
注云廟列七碑二碑無字則五碑有文字可知矣並見隸釋
一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威宗永興元年一魯相韓勅造
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一韓勅修孔廟後碑永壽三年一魯
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靈帝建寧二年一史晨饗孔廟後碑俱
云水經有故知即是七碑中之五碑也孔宏復闕里志云語
云世遠言湮文獻難徵之謂也曲阜爲天下宗國歷代表揚
無遺矣累朝興禮疆域規模陵廟增飾猶多湮沒惟水經注
存漢魏之迹東遊記許魯疆之槩斯文不亡闕里之幸也東
遊記是元皇慶中棻陽楊奐著　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有修栝
五株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
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
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

有釣臺方十步臺之基岸悉石也　官本曰按此七字近刻訛作池臺悉石也五字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池字衍文御覽引此注云臺之基岸悉石也今校正　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
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
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
十尺臺南水東西　朱趙有一字　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
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沂
水又西逕圜　朱趙作圓　丘北丘高四丈餘沂水又西流昔韓雉射
龍于斯水之上尸子曰韓雉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沂韓雉
曰吾聞之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之　出見虎搏之見龍射
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沂水又西右注泗水也
官本曰按近刻也上衍者字　案朱趙有

又西過瑯邪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

瑯邪魯邑春秋之負瑕矣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負瑕是也應劭曰瑕邱在縣西南昔衛大夫公叔文子升于瑕邱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民良田也瑕邱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趙釋曰巵林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于時魯有瑕邱何知衛無茲地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檯是防若瑕邱獨為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而終沒大夫卜穸強鄰之陌者也且此庭所敍成在邾魯封域忽入衛事于理殊乖又負夏可為負瑕則虞舜所遷豈亦在是乎一清按衛瑕邱在今開州東南三十里秦置濮陽郡即衛之帝邱成公自楚邱來遷者也公叔之云宜在彼地道元誤以魯瑕邱當之誠如方叔所議

漷水出東海合鄉縣漢安帝永初七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和帝永寧九年案朱趙同訛見下封馬光子朗為侯國官本曰按近刻朗作復案朱趙作復趙釋曰一清按此注皆誤據范史云永初七年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則復非其名且事在安帝永初七年非和帝永寧九年永寧亦安帝紀年次年之七月即改建元元年

其水西南流入邾官本曰按入邾二字有舛誤春秋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

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

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鄒山之陽官本曰按近刻脫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今城下落在字孫潛校增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于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趙釋曰全氏曰以鄒為郰則孔子乃邾婁國人耶善長可謂大繆矣王莽之鄒亭矣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騶縣繹邑之所依以為名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以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所依下落以字通鑑注校補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

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官本曰按家近刻訛作處下衍人字案朱趙同朱箋曰處當作居外寇雖眾無所施害晉永嘉中官本曰按近刻脫晉字案朱脫趙增說見下太尉郗鑒將鄉曲保此山官本曰按保近刻作逃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通鑑注引此文永嘉上有晉字逃作保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趙作頂名曰書朱箋曰御覽引此注作晝門俱誤唯山東通志作書門近是趙改書門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其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其經文是有字

漷水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

孫校曰薛縣故城在今滕縣南四十里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孫校曰郡國志魯國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孫校曰在今滕縣奚山旁晉太康地記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案朱趙無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孫校曰後漢郡國志注引地道記作二十里又引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百姓謂之神靈也齊封田文于此號孟嘗君有惠喻朱箋曰惠喻當作惠譽即馮煖焚券事也趙改譽今郭側猶有文冢結石為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迳觀以為異見矣

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北

孫校曰在滕縣東南晉太康地記曰奚仲遷于邳仲虺居之以為湯左相其後當周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絀為伯任姓也應劭曰邳在薛徐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郢客官本曰按近刻脫客字案朱脫趙增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也朱箋曰按史記楚元王子劉郢客封上邳侯有下故此為上矣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

漷水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

官本曰按西下近刻衍逕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邏字衍文故京相璠曰薛縣郗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是也經言瑕丘東誤耳

又南過平陽縣西孫校曰平陽故城在今鄒縣南

縣卽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肸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盼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盼當作肸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者也王莽改之曰黽平矣泗水又南逕故城西世謂之漆鄉應劭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鄉字案朱有趙改郭刊誤曰鄉當作郭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詳也

又南過高平縣西孫校曰高平故城在今鄒縣南洸水從西北來官本曰按西北近刻訛作北西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北西二字當倒互流注之

水二十五　九

泗水南逕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與衆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姜宸英曰此二句是後人所妄加蓋善長旣知高平是王莽所改則魏相所封非此高平明矣豈尚引之乎何焯曰弱翁所封蓋臨淮之高平地志注曰侯國者也予按漢表高平屬柘柘是淮陽之屬縣也一清按今江南宿遷縣疑是弱翁封邑高帝七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八年案朱趙作八封將軍陳鍇爲橐侯官本曰按鍇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錯史記索隱音楷引三倉云九江人名鍇曰鍇不得爲錯明矣今改正又橐史記漢書功臣表並訛作橐索隱云屬山陽而臣瓚于地理志云音柘則橐乃橐之訛耳案朱趙作錯趙刊誤曰箋曰史記漢書功臣表並作橐侯陳錯爲將從擊陳豨有功舊本水經注亦作橐侯此注改作橐侯未知何據豈酈君所見史漢別本有異乎按非也世本史漢表俱作橐侯師古音公老翻而小司馬則以爲山陽之屬縣也山陽之屬縣曰橐臣瓚音之曰拓酈在顏前想六朝時漢表元作橐字至唐始誤作橐師古不能據地理志以正之朱氏乃云舊本水經注作橐此注改作橐而且揶揄之曰豈酈君所見史漢別本有異乎一似舊本更屬他人之書而此注爲酈君所手定借曰異同要是後來傳寫翻刻之訛朱氏盍亦知之否乎又史表是陳錯故索隱曰漢表作鍇音楷三蒼云九江人名鍇曰鍇今云史漢表並作鍇豈其然乎趙釋曰全氏曰按八年當作七年陳錯漢表作陳鍇沈氏曰橐今史漢表皆作橐誤也小司馬曰屬山陽則是橐矣臣瓚曰音拓然師古註漢表讀作公老翻是唐人已誤橐爲橐矣一清按郡國志亦作橐東平憲王傳仍是橐字橐之與橐未能一定竊得據志以駁表乎地理志山陽之屬縣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案朱趙同朱箋曰舊本橐作橐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無是文王莽改曰高平應劭曰章帝改孫校曰今地理志脫應劭此注按本志曰王莽改趙作更名章帝因之矣所謂洸水者洙水也蓋洸洙相入互受通稱矣官本曰按近刻脫互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相入下落互字

又南過方與縣東朱作方輿箋曰方輿晉灼音房豫趙改輿孫校曰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

水二十五　十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

菏水從西來注之官本曰按菏近刻訛作荷案朱作荷箋曰荷當作菏趙改菏

菏水卽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朱濟作沛趙改刊誤曰沛當作泲孫校曰地理志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過縣三蓋自此而止因菏水畜爲湖澤實泲水之下流耳而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菏故因以名焉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地記之言水也凡二水大小相敵既合流自下皆得通稱多至五六水亦然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泲說文泗受泲水東入淮其所謂泲卽菏水也又漢志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陸入泲渠酈善長云泲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泲合流地記或言泲入泗泗亦言入泲故有入泲之文按觀魚臺下臨菏水而公羊傳以棠爲濟上邑則以菏爲濟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泗入濟許慎謂泗受濟而不言菏以菏卽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湖陸卽分濟之菏自沛縣以至睢陵卽入淮之

泗而皆以爲濟水蓋本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而泗水篇則自方與受菏以至睢陵入淮皆以爲泗水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于此而益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于海故得與四瀆之列使合泗入淮者亦濟則是因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而後世地記以菏泗爲濟本支不分大戾經旨不詳辨之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如日月哉

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朱作涓箋曰宋本作涓涓水注同趙改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

地理志故湖陵縣也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地理志曰故湖陸縣也今改正　案朱同趙不刪曰字陸改陵刊誤曰前漢爲湖陵續志云湖陸故湖陸章帝更名此引班書不得曰故湖陸菏水在南王莽改趙作更曰湖陸應劭曰官本曰按此下原本及近刻並衍尚書二字　案朱趙有一名湖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陸侯更名湖陸也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爲湖陵侯更名湖陵也考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又郡國志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蓋光武中興凡莽所改即不行用至章帝改湖陵爲湖陸改橐爲高平偶與莽同以莽不足道故直曰章帝更名耳光武永平二年以橐湖陵益東平國見光武十王列傳先云橐縣一名高平其正文及注兩橐字皆橐之訛是光武時仍前漢之舊稱橐湖陵章帝已後則稱高平湖陸也今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云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陵此條舛誤者入泗淮當作淮泗一也通于河當作通于菏二也水在南當作菏水在南三也尚書二字當在禹貢二字上不當在應劭曰下四也應劭時稱湖陸已久所引應劭語宜爲地理風俗記湖陸縣之文一名湖當是一名湖陵校漢書者妄刪陵字以起下文有陵字爲更名耳五也倉當作蒼六也爲湖陵侯當作爲湖陸侯七也更名湖陵當作更名湖陸八也道元此注亦有尚書二字蓋校是書者據漢志訛本增入說文菏字下云菏澤水在山陽湖陵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而水經濟水內敘菏水云又東南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道元注亦引尚書浮于淮泗達于菏今尚書本皆訛作達于河以尚書及前後漢書水經注互有舛誤彼此紛糾僅就一處訂正終難了徹故備論之　案朱趙陸作陵趙釋曰一清按此注全是襲用漢志而又誤者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陵通于河據說文是達于菏一名[illegible]之湖亦當是菏字蓋仲瑗引尚書之菏以證世本漢書通于河之誤傳寫者更訛而爲湖道元不察又加陵字遂有尚書一名湖陵之繆詞此酈氏之疏非應氏之過又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幸沛進幸湖陵則復號不始于章帝抑或史家追書之詞耶更考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補註云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晉以後總曰湖陸經文陸字疑亦後人所改

泗水又東逕郗鑒所築城北又東逕湖陵城東南

昔桓溫之北入也朱無之字趙增刊誤曰桓溫下落之字范權擒慕容忠于此城東有度尚碑趙釋曰一清按隸釋有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威宗永康元年立洪适曰此碑在湖陸荒野政和壬辰巡檢王當世見之始遷于宮廨其後邑令滕君欲徙碑于沛舟三載而三覆縋因大水漲沒不出劉宗儀攝事乃能立之使星亭云

泗水又左會南梁水孫校曰南梁水在今滕縣東北即趵突泉

地理志曰水出蕃縣孫校曰今滕縣今縣之東北平澤出泉若輪焉發源成川西南流分爲二水北水枝出西逕蕃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北枝水西出逕蕃縣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文誤也當作北水枝出西逕蕃縣北

西逕滕城北趙西上有又字

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漢高祖封夏侯嬰爲侯國號曰滕公趙釋曰全氏曰夏侯嬰嘗爲滕令故號滕公非封于滕也嬰封汝陰善長誤矣鄧晨曰今沛郡公邱也其水又溉于邱焉官本曰按于近刻訛作公　案朱趙不誤趙刊誤曰箋曰於邱當作公邱按邱即公邱也單舉之以見義耳縣故城在滕西北城周二十里內有子城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九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北下落城周二十里內有子城九字名勝志校補孫校曰子城

在今滕縣西按地理志卽滕也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
南十五里朱箋曰世本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封于滕杜預世譜並同
也唯漢書地志沛郡公丘縣注謂滕是周懿王子錯叔繡所
封故水經注仍其說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漢志沛郡公丘
縣注謂滕是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故注仍其說一清按顏
師古亦云未詳其義蓋古傳記齊滅之秦以爲縣漢武帝元
有之第文公字又未知所出耳
朔三年封魯恭王子劉顯爲侯國世以此水溉我良田遂及
百秭故有兩溝之名焉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魯國蕃縣故
城東俗以南鄰于漷亦謂之西漷水南梁水又屈逕城南應
劭曰縣古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濟渠官本曰按濟近
刻訛作沛下同又脫渠字案朱訛趙改不增渠字刊誤曰
漢書地理志魯國蕃縣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此世
本之誤沛當作泲下沛字俱當作泲趙釋曰一清按
漢志魯國蕃縣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當作泲濟在湖
陸西而左注泗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
互受通稱故有入濟之文闞駰十三州志曰西至湖陸入泗
是也經無南梁之名而有涓涓之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涓涓之水下同案朱訛
趙改疑卽是水也戴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
水亦無記于南梁謂是吳王所道趙作導之瀆也余按湖陸西
南止有是水延之蓋以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
掘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于濟以是言之故謂是水
爲吳王所掘官本曰按近刻脫謂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下落謂字非也余以水路
求之止有泗川耳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自案朱作自趙改是刊誤曰自當作是蓋北達
沂西北逕于商魯而接于濟矣官本曰按近刻無矣字案朱趙無吳所浚廣
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假之有通非吳所趣年
載誠眇人情則近官本曰按則近刻作廁案朱趙作廁以今忖古益知延之

之不通情理矣官本曰按益知近刻訛作知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於文當作益知一字誤泗水
又南漷水注之孫校曰今滕縣東南有郭河又逕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
者也趙釋曰全氏曰前已言漷水自湖陸入泗矣此又忽出漷水逕上邳南注泗之文不幾複與儻所謂西漷水近
是
又東趙作又南過沛縣東孫校曰元和志沛縣泗水自西北流入東去縣五十步
昔許由隱于沛澤卽是縣也縣蓋取澤爲名宋滅屬楚在泗
水之濱官本曰按在近刻訛作左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當作在于秦爲泗水郡治黃
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
池者也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
故加外也薛瓚曰縣有黃溝故縣氏焉圈稱陳留風俗傳曰
縣南有渠水于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昭
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華元居于稷里宣公
十五年楚鄭圍宋晉解揚違楚官本曰按近刻揚訛作楊違訛作圍案朱訛趙改作揚
楚圍刊誤曰圍楚二字當倒互言入楚圍以致命楚圍上仍有脫字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字致命于此宋
人懼使華元乘闉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趙釋曰全氏曰乘闉是穀梁傳文登
牀是左氏傳文迸長合而成書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趙作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子反退一舍宋楚乃平今城東
闉上猶有華元祠祠之不轂城北有華元冢黃溝自城南東
逕葵邱下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邱宰孔曰齊
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
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官本曰按在近刻訛作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有左傳是在字君
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卽此地也黃溝又東注大澤蒹

𦵯萑葦生焉官本曰按萑近刻作莞 案朱趙作莞卽世所謂大薺陂也陂水
東北流逕定陶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邱亭北官本
曰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截上六字訛作經下八字仍屬注文考之上下皆注內敘黃溝所逕不得承接經文濟水
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一清按此卽班固誤以爲衞文公所遷之楚邱而道元因之然
分注云有楚邱亭則以成武本有此名耳乃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之地詳見濟水注二黃溝又東逕
成武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東逕下近刻有郜城北三字係下文衍複在此 案朱衍趙刪王莽更
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公二年經書取
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
殺殤公而立公子馮以郜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爲非禮官本曰按
哀近刻訛作僖 案朱趙作僖趙釋曰一清按傳是哀伯此酈氏誤記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
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黃溝又東逕平樂縣故城南

水二十五　十五

又東右合泡水卽豐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貰城
北官本曰按貰近刻訛作貫 案朱趙作貫又東逕已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已善
也縣有伊尹冢孫校曰今曹縣在崔駰曰殷帝沃丁之時官本曰按近刻重一
時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時字重文疑衍伊尹卒葬于薄皇覽曰伊尹冢在濟
陰已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
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又東逕孟諸澤杜
預曰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又東逕郜成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
脫又東二字郜成訛作卭城 案朱脫訛趙增改仍城字刊誤曰逕上落又東二字卭城是郜城之誤 地理志
朱趙有曰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告成矣官本曰按告成近刻訛作郜城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郜城字誤當作告成漢書地理志校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也又東
逕單父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單父下落縣字昔宓子賤

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
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
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斯縣爲
利父矣官本曰按近刻父訛作善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單父縣莽曰利父師古曰音善甫
後人誤寫作利善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
右合泡水水上承睢水于下邑縣界官本曰按睢近刻訛作濉下同 案朱趙作濉
趙刊誤曰箋曰一作濉水下同按濉濉古字通用詳濉水篇東北注一水上承睢水于杼
秋縣界北流趙釋曰一清按南濉水俱是睢水之誤漢下邑縣在今河南歸德府夏邑縣西南睢水在縣東
南漢杼秋縣在江南徐州府豐縣西七十五里睢水在縣南五十里蕃睢河自河南陳留縣東北分河水東南流逕商邱
夏邑永城以達于江南之豐縣南下入徐宿二州二泡之水一于下邑分睢者獲水也一于杼秋分睢者穀水也而統謂
之睢則以獲水與睢水合流入泗穀水亦入泗與睢水往復逕通互攝兼稱二泡下流乃有豐水之目可知濉字與睢形

水二十五　十六

似致訛世又謂之瓠盧溝水積爲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
合灃趙作豐下同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灃泡並得通稱矣故地
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潭 案朱
訛潭趙改澤刊誤曰潭當作澤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麗山徒多亡到
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此卽漢高祖斬蛇處也又東
逕大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偃 案朱訛趙改水分爲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
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
流東北逕豐城北東注灃水灃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
水蓋狂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
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太尉劉義恭于彭城遣
軍主朱箋曰舊本作遣軍王吳本改作軍正並誤六朝時每謂將帥爲軍主如梁書韋粲令軍主鄭逸逆擊侯景是

其例也今改定稽玄敬北至城睢侯魏軍魏軍于淸西望見玄敬士眾魏南康侯杜道儁引趣泡橋沛縣民逆燒泡橋又于林中打鼓儁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淸水卽泡水之別名也官本曰按泡近刻訛作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泗水當作泡水趙釋曰全氏曰濟水入洨謂之淸水睢水入泗亦謂之淸水六朝所爭皆泗上之淸水而非濟水也其地有曰淸西則元嘉二十七年魏將拓跋建自淸西屯蕭城曰淸東則魏將步尼公自淸東屯西城曰淸南則天監五年梁將藍懷恭築城淸南曰淸中則永明三年齊角城戍主張蒲入淸中是也宋沈攸之魏尉元齊周山圖所爭皆在其地以其爲泗水合睢水入淮之地故亦謂之睢淸口秦始三年宋將陳顯達引兵入睢淸口是也建元三年齊角城將李安民敗魏師于孫谿渚胡三省曰渚在淸水之濱一淸按泡水泡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淸西橋通鑑俱作苞字蓋文異耳非也趙釋曰一淸按宋史索虜傳楚王樹洛眞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淸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淸東至留城乃淸東之軍旣遇嵇元敬還趨泡橋則自東而西今云魏軍欲渡淸西似失當時形勢矣泡水又東逕沛縣故城南秦末兵起蕭何曹參迎漢祖于此城高帝十一年封合陽侯劉仲子爲侯國趙釋曰一淸按史漢表傳沛侯濞卽高祖兄劉仲之子後封吳王國除城內有漢高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爲之階陛尙存劉備之爲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飮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乃植戟于門布彎弓曰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一發中之遂解此卽布射戟枝處也述征記曰城極大四周塹通豐水豐水于城南東注泗卽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趙釋曰一淸按漢志山陽郡平樂縣淮水東北至沛入泗道元兩引班書俱作泡水淮字誤明嘉靖年刊本尙作包字惟去水傍耳猶可按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官本曰按城近

刻訛作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故縣之縣黃省曾本作城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水亭長卽此亭也故亭今有高祖廟官本曰按近刻脫祖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高下落祖字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褫朱褫作褫趙改刊誤曰褫字誤刻當作褫略無全者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尙存高祖之破黥布也過之置酒沛宮酒酣歌舞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鄉也泗水又東南流逕廣戚縣故城南孫校曰今滕縣西北有戚城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劉擇爲侯國官本曰按擇近刻訛作澤　案朱趙作澤趙釋曰全氏曰按善長引史漢表之例王子侯必稱某王之名則此文當云魯共王子擇擇漢表作將今云澤亦誤也王莽更之曰力聚也泗水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孫校曰寰宇記彭城縣垞城在縣北三十里桓魋墓在縣北二十七里城西南有崇侯虎廟道淪遺愛不知何因而遠有此圖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泗水官本曰按枕近刻訛作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抗寰宇記引此文作枕西上盡石官本曰按西上近刻訛作上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上西二字當倒互鑿而爲冢今人謂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巧夫子以爲不如死之速朽也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泗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官本曰按竺近刻訛作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天基當作天竺仍在南陸東基堪中其石尙光潔可愛泗水又南獲水入焉官本曰按獲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淮今改正獲水入泗見卷二十三汳水內　案朱趙作淮孫校作淮趙釋曰一淸按泗水于下邳淮陰入淮所謂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彭城之境未爲淮水所逕疑是睢水之誤杜元凱所謂睢水首受汴渠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入泗者也而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

見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
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
稱樂大旱絕鼎系當是孟浪之傳耳 趙釋曰全氏曰按周鼎
何以過彭城而沒泗水
李復疑之舊矣且赧王五十九年而亡次年秦始取九鼎見
于周本紀上距顯王四十二年乃惠文王之十一年顯王又
六年而崩閒以愼靚王六年至赧王之五年乃武王之元年
其八年武王薨據甘茂傳武王葬周蓋舉鼎絕臏而死則是
時鼎猶未入泗又歷五十一年而九鼎始不保以道里計之
浮河入渭卽至秦土豈由泗乎又況在六十二年之前也其
妄明矣史記封禪書又謂宋太邱社亡而鼎沒泗水是周鼎
早在宋也夫周鼎何以在宋太邱之社更不可曉矣且使果
然則事在顯王三十三年又前乎此亦非四十二年又秦始
皇紀是祠泗水以求鼎非鼎見也張守節曰赧王十九年秦
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
水其八入秦是又一說也 泗水又逕龔勝墓南 墓碣尚存 又
經 趙作逕 亞父冢東 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縣郭東居巢亭中
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于居巢廳上後更造祠于郭

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傳歷陽人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
死不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涼馬臺 官本曰按涼近刻
訛作掠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
掠當作涼 臺之西南山麓上卽其冢也增不慕范蠡之舉
而自絕于斯可謂禍矣推考書事墓近于此也 官本曰按墓
字近刻訛在
事字上 案朱訛趙乙刊
誤曰墓事二字當倒互
又東南過呂縣南 孫校曰今徐州北有呂縣故
城呂梁山在州東南五十里
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鄭侵宋
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于
縣白頸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
妖白黑烏鬬時有吳楚之反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于

石梁卽斯梁也懸濤崩渀實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
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蓋惟嶽之喻未
便極天明矣 趙釋曰一清按呂梁洪之險道元時已不能如
古矣至明嘉靖二十三年管河主事陳洪範鑿
其石破害運舫鑿之使
平而禹迹蕩然無存矣 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
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于
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淺澀常
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卽陸機行思賦所云 官本曰
按近刻
脫機行思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
曰此是陸機行思賦全氏校補三字 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
之積沙者也晉太元九年 朱元作原趙改刊誤曰晉
武帝建元太元原字誤也 左將軍
謝玄于呂梁遣督護聞人奭用工九萬擁水立七埭以利運
漕者 官本曰按朱謀㙔云埭當作埭 案朱作七𢭏箋曰𢭏
當作埭晉書謝玄堰呂梁水植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

之流以利漕運趙𢭏改埭運漕作
漕運刪者字刊誤曰者字衍文
又東南過下邳縣西 孫校曰下邳故城在
今邳州東三十里
泗水歷縣逕葛嶧山東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東海郡下邳
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 卽
奚仲所遷邳嶧者也泗水又東南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
沂水流注焉 官本曰按流下近刻衍納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納字衍文 故東海屬縣也
應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信爲楚
王都之後乃縣焉王莽之閏儉矣 官本曰按近刻脫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閏儉
下落矣字
孫潛校增 東陽郡治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 官本曰按近刻
脫人字 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郡下落人字
漢書高帝紀註校增詳本卷 今下邳是也晉灼曰東陽縣本
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故張晏曰東陽郡今
廣陵郡也漢明帝置下邳郡矣 趙釋曰一清按漢書高帝紀
云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

楚王註引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爲甯縣君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初起于
郯號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史記項籍本紀裴駰集解引陳涉世家云秦嘉廣陵人城
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大司馬石苞官本曰按近刻脫大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司馬
上落大字鎮東將軍胡質司徒王渾監軍石崇四碑南門謂之白
門魏武擒陳宮于此處矣趙釋曰巵林曰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氏書
引此注蓋未知善長之誤也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
羨郗曇所治也昔泰山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
年遇于縣市文章欲殿伯武心神悲慟因相尋問官本曰按尋近刻作
詢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風俗通云因相借問按黃省曾本作尋問乃兄弟也縣爲沂泗之
會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
其城西王莽之和樂亭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樂亭上落和字漢書

地理志校增縣東有徐廟山山因徐從郎以名之也官本曰按郎以近刻訛作
以郎案朱訛趙乙刊誤曰以郎二字當倒互山上有石室徐廟也武原水又南合
武水謂之泇水趙釋曰全氏曰漢志太山郡南武陽縣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入泗應劭曰武水所
出南入泗水經注則以爲泇水而不云出冠石山至沂水篇注云治水出南武陽之冠石山顧不云入泗而云入沂其舛
錯如此南逕剛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武原水口也孫校曰今
東泇水源發費縣西泇水在嶧縣治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南合武河至邳州入泗謂之泇口又
有桐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祠水出西北東海容邱縣東南至下邳入
泗泗水東南逕下相縣故城東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至黃省
曾本作逕王莽之從德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
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趙釋曰金石錄目錄百四十九漢太尉陳球碑光和元年百五
十漢陳球後碑百五十一漢陳球碑陰隸釋跋曰水經云下邳陳球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造此所見皆故吏

故民而無管華姓名豈與劉寬碑相類其一則弟子所立乎又云陳公兩碑皆在淮陽莫識爲先後趙氏但有一碑陰而
水經謂墓前有三碑似亦指碑陰爲一碑也一清按洪景伯之言非也酈注明云墓前有三碑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今
隸釋所載二碑皆無管華姓名則弟子所立一碑已亡故金石錄僅有二碑而乃以碑陰充數何耶初平四年
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邱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
于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
爲暴矣泗水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
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康義矣趙釋曰全氏曰
水經注引漢志有爲今書所無者或是闕文然亦有絕非闕文而出于酈氏之妄者西京無下邳郡下邳東海郡之屬縣
耳安得下邳郡有宿留縣乎本無此縣又何以云王莽更名之曰康義乎一清按宿預故城在今邳州宿遷縣東南漢臨
淮郡厹猶縣之境也東漢省晉義熙中置宿預縣班志厹猶縣下云莽曰秉義康秉字形相似道元引之蓋實宿預之郎
厹猶也而不著厹猶之名是其疏畧之過如以爲造作無端則太甚矣晉元皇之爲安東也督

運軍儲而爲邸閣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後省爲戍梁將張
惠紹北入水軍所次憑固斯城更增修郭趙郭改廓刊誤曰郭當作廓塹
其四面引水環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
又東南入于淮孫校曰在今清河縣入淮也今其故道自徐州以南悉爲黃河所經尚書淮會于泗之文不可
考矣
泗水又東逕陵趙作淩下同柵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
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城臨泗水官本曰按城字近刻訛在北字上案朱訛趙乙刊誤曰
箋曰一本無城字按非也下城北二字當倒互於文是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句城臨泗水昔菑邱訢飲
馬斬蛟眇目于此處也朱箋曰韓詩外傳東海有勇士菑邱訢過神泉飲馬馬爲蛟所取訢拔劍
入水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吳越春秋作椒丘訢云訢爲齊王使吳過淮津飲馬於淮水神取
其馬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

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孫校曰角城縣故城在今清河縣西南晉義熙中置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孫校曰史記索隱引此作汶山

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屯案朱訛趙改俗謂之魚窮泉朱作山箋曰御覽引此三源作二源屯水作北水山作泉趙改泉孫校曰今蒙陰縣東北南河川小阜下有泉俗名魚窮泉是南原也其水東北逕馬頭岡山有泉東流注之北望沂山五十里是北原也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東

南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南下落流字左合桑預水水北出桑預山東注于沂水朱注作流箋曰一作注趙作東流注于沂沂水又東南螳蜋水入焉水出魯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朱無下沂字趙上水字改沂刊誤曰上水字當作沂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雙巒齊秀圓峙若一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莞近刻訛作菀下同案朱訛趙改下同與小沂水合官本曰按近刻脫小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沂水上胡渭校增小字孟康曰縣故鄆邑官本曰按鄆近刻訛作鄆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鄆字漢志註俱作鄆今校改今鄆亭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吉為東莞侯官本曰按子近刻訛作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按史漢年表俱作東莞侯索隱曰屬琅琊按史漢表皆作子注云弟誤也下盡侯稀亦誤以子為弟魏文帝黃初中立為東莞郡朱箋曰晉書地志云太康元年分瑯琊置東莞郡此云黃初中立未詳東燕錄謂之團城劉武帝北伐廣固登之以望王難官本曰按此二字有舛誤朱謀㙔云當作五龍廣固有五龍口見二十六卷案朱作王難趙改五龍魏南青州治左氏傳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趙釋曰全氏曰按十三州志曰有東西二鄆魯昭公所居為西鄆在兗州東平郡莒魯所爭為東鄆此邑是也亦即汶陽之田所謂鄆讙龜陰之田者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矣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與閭山水合水

出閭山東南流右佩二水總歸于沂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春秋時莒地官本曰按近刻脫春秋時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下落春秋時三字左傳莒人歸共仲于魯官本曰按近刻脫左傳二字案朱脫趙增左氏傳三字刊誤曰莒地下落左氏傳三字方輿紀要引此文校增及密而死是也時密水東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時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密水上落時字下同逕東安城南漢封魯孝王子强為東安侯趙釋曰一清按漢表還以宣帝甘露四年封時密水又東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桑泉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孫校曰五女山在今蒙陰縣西南有桑泉水出巨圍水注之水出巨圍之山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春秋莊公九年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東南注桑泉水桑泉

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與叟固一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此又一汶非入泲及入濰之水于欽以爲齊有三汶是已東逕蒙陰縣注桑泉水又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南東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南東二字當倒互盧川水注之官本曰按盧近刻訛作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廬川當作盧川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太山郡有盧縣即濟北王國都也城陽國有盧縣即是注所云盧川水者也盧爲周禮職方兗州汶之一班氏遺之師古則曰盧水在濟北盧縣今考太山之盧縣無盧水而城陽乃有之得毋師古偶誤以城陽爲濟北耶又瑯邪郡橫縣亦有盧水入濰然其源流似逕于城陽之盧稱謂師古所指爲城陽無疑也今本漢書城陽之盧作慮字慮有廬音如昌慮取慮之類水出鹿嶺山東南流左則二川臻湊右則諸葛泉源斯奔亂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豨爲侯國官本曰按子近刻訛作弟豨訛作稀案朱同箋曰漢書王子侯表云城陽共王弟豨封雷侯㙺按盧與雷古字通用周禮盧維讀作雷雍是也趙改子仍稀釋曰一清按漢表作雷侯豨此從史表鄭康成破周禮雷雝爲盧維雷盧字通用又本表以爲東海而注以爲城陽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右合蒙陰水官本曰按陰下近刻衍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二字衍文水出蒙山之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蒙陰山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水出蒙陰山當作蒙山之陰東北流背琅邪承宮避亂此山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黍者捨之而去其水東北流入于沂朱趙無于字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孫校曰地理志術水入沂自陽都以下與術水通稱矣縣故陽國也齊同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爲侯國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逕陽都縣南東注沂水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

南過瑯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孫校曰臨沂開陽故城俱在今沂州北沂水南逕中邱城西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邱左傳曰書不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瑯邪有臨沂縣故屬東海郡有治水注之官本曰按治近刻訛作洛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南武陽縣冠石山治水所出洛當作治下同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孫校曰冠石山在今費縣北費縣故城在縣西北二十里地理志曰冠石山治水所出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逕蒙山下有祠朱作有蒙祠趙刪蒙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校衍蒙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太山郡有蒙陰縣禹貢之蒙山即在其西南有祠治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季氏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社稷之臣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也字案朱趙有何以伐之爲官本曰按近刻無之字案朱趙無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便近于費者也治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師襲魯弗克後季氏爲陽虎所執弗擾以費畔即是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順從也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從水斤聲呂忱字林亦言是矣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東南趣也皆爲謬矣故世俗謂此水爲小沂水治水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公八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泰山之祊而易許田杜預釋地曰祊鄭祀泰山之邑也在瑯邪費縣東南治水又東南流注于沂趙釋曰一清按善長既引漢志以爲治水爲出南武陽之冠石山矣顧不云入泗而云入沂何也泗水篇有武水云至下邳入泗而其出不云南武陽之冠石山乃云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謂之泇水已耳此注敘治水

于臨沂之下殆因漢志東萊曲成縣出陽邱山之治水云南
至沂入海之文而誤也顧宛溪爲之說曰泇河有二東泇入
沂西泇入泗蓋泗沂交會之處故有此繆今按西泇河出嶧
縣之君山卽在嶧縣界中與東泇河合遂南入宿遷境今爲
運道其流甚盛而東泇河源出費縣山中或云出榜山蓋卽
今芙蓉湖其流稍短然則西泇河卽漢志冠石山之治水無
疑總與東萊曲成出陽邱山之治水無與也

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 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瑯邪郡治也

又東過襄賁縣東 孫校曰襄賁故城在今沂州西南 **屈從縣南西流** 官本曰按近刻作西南流 案朱趙同

又屈南過郯縣西 孫校曰今郯城縣西南有郯縣故城 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者也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婼 趙釋曰一清按三字注中注 問曰少昊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 官本曰按近刻無矣字 案朱趙無 黃帝炎帝以雲火紀官太皞以龍紀少皞瑞鳳鳥統歷鳥官之司議政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 趙釋曰一清按竹書是晉烈公六年當周威烈王之十二年 越子朱句滅郯以郯子鵠歸 朱箋曰今竹書紀年晉烈公六年於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鵠歸越 末改朱 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 趙釋曰全氏曰按郯非秦郡而秦已有東海郡治郯史記陳涉世家云圍東海守慶于郯是也此蓋承應劭之誤 卽王莽之沂平者也

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孫校曰良城故城在今邳州北下邳故城今州東三十里

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不可以行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水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 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圯上卽此處也建安三年曹操圍呂布于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

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 或作池字 孫校曰今本作池蓋字誤也 趙釋曰一清按八字注中注 **洙水自山西北逕蓋縣** 漢景帝中五年封后兄王信爲侯國 官本曰按近刻脫王字 案朱脫趙增又朱中下有元字趙刪刊誤曰元字衍文后兄下落王字 **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 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爲新泰縣也

西南至卞縣入于泗

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 尸子曰孔子至于暮矣而不宿 趙增至于下勝母二字 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朱箋曰史記鄒陽傳注引尸子曰孔子至勝母縣暮矣而不宿而淮南子及鹽鐵論並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故論語比考讖曰 官本曰按語比二字近刻訛作撰字 案朱趙同 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卽斯泉矣 **西北流注于洙水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入泗水亂流** 朱無入字箋曰此西南二字疑衍或有脫誤趙改而與刊誤曰西南全氏校改而與 **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 朱作此趙改北刊誤曰北當作北 **是謂洙泗之間**

矣春秋之浚洙非謂始導矣蓋深廣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
出焉又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古結石爲水門官本曰按古近
刻作又案朱作又趙改右石門下朱趙重門字朱箋曰此門字疑衍趙刊誤曰又黃省曾本作右跨于水上
也西南流世謂之杜武溝洙水又西南逕南平陽縣之顯閭
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
奔者也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者下落也字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
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
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一閭字案朱趙無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
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又南
洸水注之呂忱曰洸水出東平陽官本曰按近刻脫陽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
地理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落陽字上承汶水于剛朱趙作剛下同縣西闡亭東爾雅

曰汶別爲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朱作其曰洛之波矣箋曰一作其由洛之有波矣趙依改
其由洸水西南流逕盛鄉城西京相璠曰剛縣西南有盛鄉城
者也又南逕泰山盛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共
王子劉恬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恬作恢索隱曰表在濟南今漢表無濟南字地理志泰山郡盛
陽縣曰侯國是也王莽改之曰盛順也又南洙水枝津注之水首受
洙趙增水字刊誤曰洙下落水字西南流逕瑕邱城北又西逕盛陽城南又
西南入于洸水洸水又西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
侯二十年韓將舉與齊魏戰于乘邱朱箋曰史記世家趙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
魏戰死于桑邱漢地志太山郡有桑丘乃史誤也趙釋曰一
清按史記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
裴駰集解引地理志云泰山有桑邱縣今漢志是桑邱桑桑
字形相近致訛又韓世家宣惠王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六國
年表同韓宣惠王之八年乃周烈王之四十四年實趙武靈
王之元年也去肅侯之二十三年事隔兩朝年歷三週舉爲
趙將前已敗死又復爲韓將以與魏戰可怪也是以徐廣曰
韓將夫韓將而何以書于趙世家乎索隱曰舉是韓將而紀
年云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此亦爲史遷作調人耳考之
紀年則又不合當周威烈王之十六年正晉烈公之十年齊
田肸與邯鄲韓舉戰于平邑獲韓舉然則舉是趙將稍可據
其時韓武子趙獻侯田齊宣公耳年數相去八十六年之久
舛錯如此索隱引紀年云其敗當韓
威王八年是不同也而韓又無威王即此縣也漢武帝元朔
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作桑邱侯索隱曰表
在深澤今漢表作乘邱無深澤字蓋桑桑字相似然中山之
封何以在魯宋之郊蓋善長所見之漢書已脫誤矣今直隸
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安肅本漢中山國
北新城地將夜之封宜在彼而此則非也洸水又東南流注
于洙洙水又南至高平縣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不重洙字脫縣字趙增刊誤曰洙下
落一洙字高平下落縣字南入于泗水西有茅鄉城東去高平三十里
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者也

水經注卷二十五

後魏　酈道元　撰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朱箋曰漢地理志術水出琅邪郡東莞縣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寖

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控衆流積以成川東南流逕邳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于南故俗謂之乇城沭水又東南流左合峴水官本曰按合近刻訛作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右當作合通鑑注校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邳鄉東東南流注于沭水也

東南過其縣東

沭水左與箕山之水合水東出諸縣西箕山官本曰按東出近刻訛作出東案朱趙同趙縣改城刊誤曰漢書地理志無東諸縣而諸縣則有東諸城見濰水篇縣當作城劉澄之以爲許由之所隱也更爲巨謬矣其水西南流注于沭水也

又東南過莒縣東

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朱趙作桓公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列女傳作莊公此云桓公字之譌也公將弔之杞梁妻曰如殖死有罪官本曰按近刻脫死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如殖下落死字孫潛校補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公旋車弔諸室妻乃哭于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爲之墮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墜案朱作墜趙改隳刊誤曰墜當作隳許規切本作隓說文解字敗城𨸏曰隓徐鍇曰俗作隳非是今相承通俗用之卽是城也其城三重竝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國亡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秦始皇縣之漢興以爲城陽國封朱虛侯章治莒王莽之莒陵也光武合城陽國爲琅邪國以封皇子京雅好宮室窮極伎巧壁帶飾以金銀官本曰按壁近刻訛作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璧當作壁明帝時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後漢書是章帝此云明帝字誤京不安莒移治開陽矣官本曰按開近刻訛作闓案朱同箋曰後漢書作章帝時又云移治開陽趙改開沭水又南袁公水東出清山遵坤維而注沭官本曰按遵近刻訛作尋案朱趙作尋沭水又南溽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舊堨以溉田官本曰按近刻溉下衍渚字案朱趙有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溽水又西南流入沭

沭水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柱山朱柱作㳂趙改刊誤曰㳂當作柱方輿紀要校改西南流逕辟土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辟城南案朱訛趙刪城字刊誤曰城字重文宜衍世謂之辟陽城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節侯劉壯爲侯國也官本曰按節近刻訛作劉案朱訛趙改釋曰全氏曰索隱以爲屬東海而善長曰城陽此從史表其水于邑積以爲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于沭水也

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孫校曰陽都故城在今沂水縣西南

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倉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卽古有利城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釘爲侯國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本表曰東海而善長以爲城陽其城因

山爲基水導山下西北流謂之武陽溝又西至郎丘縣注于
沭沭水又南逕東海郡郎丘縣（孫校曰故城在今沂州東北）故春秋之祝
丘也桓公五年經書齊侯鄭伯如紀城祝丘左傳曰（趙無曰字）齊
鄭朝紀欲襲之漢立爲縣王莽更之曰就信也郡國志曰自
東海分屬琅邪闞駰曰郎祝魯之音（官本曰按郎近刻訛作郎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郎當作郎）蓋字承讀變矣沭水又南逕東海厚丘縣（孫校曰故城在今沭
陽縣北）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朱無曰字趙增又之上增名字刊誤曰史之下落曰字）分
爲二瀆一瀆西南出（官本曰按近刻脫一瀆二字案朱趙無）今無水世謂之枯
沭一瀆南逕建陵縣故城東（孫校曰建陵故城在今沭陽縣西北一百五里建陵山下）漢
景帝六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八年案朱趙作八趙釋曰一淸按史漢表俱云景帝六年侯注云八年誤也）
封衛綰爲侯國（朱衛作石箋曰史記年表作六年作衛綰趙改衛刊誤曰史漢表傳皆是衛綰石字誤也）

（又八年亦是六年之誤見本篇）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沭水又南逕建陵山西
（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脫建字今考魏書地形志建陵縣有建陵山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陵山上落建字方輿紀要
云建陵山在海州沭陽縣西北百里與山東郯城縣接境山南北長而東西狹上多陵漢因以名縣）魏正光中
（官本曰按光近刻訛作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正元曹魏高貴鄉公紀年此是拓跋魏孝明帝正光年中事也齊王郎
蕭寶夤魏書蕭寶夤傳云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是也）
齊王之鎭徐州也立大堨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
曲沭戍自堨流三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堨字案朱脫趙增戍字刊誤曰自下落戍字）西
注沭水舊瀆謂之新渠舊瀆自厚丘西南出（官本曰按近刻脫舊瀆二字案朱
趙無）左會新渠南入淮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
邳注泗者也經言于陽都入沂非矣沭水左瀆自大堰水斷
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水出襄賁縣泉流東注沭瀆又南

左合橫溝水水發瀆右東入沭之（趙改水）故瀆又南暨于遏（官本
曰按近刻改作堨今考注內堨亦通稱遏案朱作堰箋曰舊本作暨于堨蓋堨字之誤也吳改作堰趙改堨）其水
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孫校曰故城在今宿遷縣北）春
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王莽更之曰息吾也又西
南至宿預注泗水也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
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于楚之柤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
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
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官本
曰按傳近刻訛作偪案朱趙作偪）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趙釋曰一淸按漢志楚國傳陽縣故
偪陽國莽以傳偪字異故班固申明之續志亦以爲傅陽而劉昭又引左氏傳及杜預註以實之今注直改傳陽作偪陽
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

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
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
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朱箋曰左傳作郰趙改郰）人紇抉之以出
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
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
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請歸智伯
怒曰七日不克爾乎取之以謝罪也荀偃士匄攻之親受矢
石遂滅之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漢
以爲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齊孝王子劉就爲侯國王莽更
之曰輔陽也（朱無曰字趙增）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柤水又東南（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相水而南訛趙而改西刊誤曰而當作西案朱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相
口城得其名矣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也孫校曰朐縣故城在今海州南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
泰山卽東小泰山也巨洋水卽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
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朱蔑作蔑趙改刊誤曰蔑當作蔑通鑑注校亦或曰朐瀰
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趙釋曰一淸按朐瀰之瀰亦作瀰元史王磐傳李璮素重磐以禮延致之其水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
磐亦業靑州風土乃買瀰河之上題其居曰鹿菴卽朐瀰水也
漢惠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爲侯國趙釋曰一淸案史表章以高后二年封
地理風俗記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
虛丘阜矣故言朱虛城西有長坂遠峻名爲破車峴城東北
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類

音從字變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山導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山導二字衍文全氏校趙釋曰一淸
按丹古篆作几故與凡相似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世謂之東丹西丹水
也西丹水自凡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穴山案朱訛趙改朱脫水字趙增刊誤曰西丹下落水字穴
山是凡山之誤北流逕劇縣故城東東丹水注之水出方山朱無水字趙增
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山有二水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趙作三一水卽東丹水也
北逕縣合西丹水而亂流又東北出逕渏薄澗北渏水亦出
方山流入平壽縣積而爲渚水盛則北注東南流屈而東北
流逕平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水謂之魚合口丹水又東北
逕望海臺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海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望海臺方輿紀要云望海臺在壽光縣東
北四十里相傳秦始皇所築下云巨洋水又東北逕望海臺西東北流伏琛晏謨竝以爲平望亭是也東北注
海蓋亦縣所氏者也趙釋曰一淸按漢志北海郡平望縣侯國續志無之蓋東京省范史和熹鄧后

紀有平望侯劉毅章懷注云平望縣屬北海郡今靑州北海縣西北平望臺是也一名望海臺注無平望之目而云蓋亦
縣所氏可爲疎略矣亦見此篇注尾
又北過臨朐縣東
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
側瀨于窮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之爲冶泉
祠朱祠作泥趙改刊誤曰二泥字俱當作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淸明斯地蓋古冶
官所在故亦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淸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
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
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鎭海岱余總角之
年侍節東州官本曰按侍近刻訛作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持節當作侍節齊乘校隋書麥鐵杖傳云陪
麾問罪亦其義也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

笥尋波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泝又桂笥朱謀㙔云當作桂櫂案朱訛趙改輕林委浪琴歌既
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
直芳齊芍藥實亦潔竝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熏冶
泉又逕臨朐縣故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漢武帝元朔元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二年案朱趙作二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爲侯國趙釋曰一淸按索隱
曰表在東海考漢志東海有朐臨朐屬齊郡東萊亦有之然則未知東海是東萊之誤抑臨朐乃朐縣之訛也應劭
曰臨朐山名也趙釋曰一淸按朐是山名又是水名縣名臨朐以城臨側之故耳漢志注引應劭曰臨朐
山謂臨側朐山也非以臨朐爲山之名也善長誤矣故縣氏之朐亦水名其城側臨朐
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側川臨朐案朱趙同是以王莽用表厥稱焉趙釋曰一淸按漢志
齊郡臨朐縣莽曰監朐此無監之名而云莽表厥稱竊所未喩朐城上下官本曰按近刻作其城上下案朱
趙有其字治水悉是劉武皇北伐廣固營壘所在矣巨洋又東北

逕委粟山東趙增水字刊誤曰巨陽下落水字孤阜秀立官本曰按秀近刻訛作委 案朱訛趙改形若委粟又東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逢山祠西官本曰按祠上近刻衍下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下字衍文漢書地理志校洋水又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東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南東二字當倒互歷逢山下即石膏山也山麓三成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麓上落山字齊乘校補壁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聲聞數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聲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聞上落聲字方輿紀要校增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東北流出于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瀾無輟亦或謂之爲龍泉水地理志石膏山洋水所出是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所字又是字訛在出字上 案朱脫訛趙增敢刊誤曰漢書地理志臨朐縣石膏山洋水所出此落所字是出二字舊倒互今于此縣惟是瀆當之似符羣證矣巨洋水又東北得邳泉口朱作巨洋趙改洋水刊誤曰巨洋俱當作洋水落水字後竝同盇即齊乘之所謂北洋矣泉源西出平地東流注于巨洋水朱趙無水字巨洋水朱無水字趙增又北會建德水水西發逢山阜而東流入巨洋水也

又北過劇縣西

巨洋水又東北合康浪水水發縣西南峿山無事樹木而圓峭孤峙巑岏分立左思齊都賦曰峿嶺鎮其左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脫鎮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峿嶺下落鎮字下引齊都賦牛嶺鎮其南康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趙增水字又東北逕劇縣故城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後改曰劇故

晉達子曰朐劇之人辯者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國後并北海趙釋曰一清按郡國志云北海國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但前漢志菑川有劇北海亦有之此是菑川之劇非北海之劇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錯爲侯國王莽更之曰俞縣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俞訛作愈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愈漢書地理志作俞更之下落曰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菑川首劇自是王國都不應以封王子班固于此縣下但曰莽曰俞而北海之劇註云侯國疑錯所封在北海善長混而一之非矣菑川國治之劇在壽光縣東南三里亦曰劇南城春秋時紀國地城內有臺俗曰紀臺城者是北海之劇在昌樂縣西北後漢時此劇廢省而移北海郡治菑川之劇也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名勝志作池晏謨曰西去齊城九十七里耿弇破張步于臨淄追至巨洋朱箋曰舊本作巨昧趙改巨昧水上僵尸相屬即是水也巨洋趙增水字又東北逕晉龍驤將軍幽州刺史辟閭渾墓東而東北流墓側有一墉甚高大官本曰按近刻脫墓字 案朱墓作渾趙改刊誤曰渾當作墓時人咸謂之爲馬朱作馬箋曰一作馬陵趙改馬陵而不知誰之丘壟也巨洋水又東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滌蕩也官本曰按滌蕩今漢書作探陽 案朱無曰字趙增釋曰一清案今本漢志作探陽亦誤也范史劉盆子傳有王莽探陽侯用況章懷注曰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陽是也晏謨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豐人住于此城遂改名爲南豐城也又東北積而爲潭枝津出焉謂之百尺溝西北流逕北益都城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漢武帝元朔二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表作二封菑川懿王子劉胡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漢表作益都侯而漢志北海郡有益縣續志樂安國下云益侯國故屬北海是也魏書地形志齊郡有益都縣寰宇記云魏于壽光縣南一里益都城置益都縣屬齊郡宋至後魏並屬齊郡也則益都是三國魏所置治益都城與兩漢之益縣微有分別顧景范曰益都侯邑後并入益縣未知所據矣又青州府壽光縣下云鉅定

城在縣西北八十里漢縣屬齊郡後漢省志云縣西四十里有益縣漢益縣也縣北二十里有益都城漢武封淄川懿王子胡爲侯邑處是知侯邑與縣治本局二城益都始爲侯邑未立縣之明證也 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當作注于巨洋按漢志云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謝說非是

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巨洋水自巨淀湖 官本曰按近刻脫巨淀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淄水注云巨淀縣東南則巨淀湖注落二字 東北流逕縣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鯉爲侯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碑誌未詳所立 趙釋曰全氏曰按于欽曰水經之言非也乃是倉頡墓中石室 巨洋 趙增水字 又東北流堯水注之水出劇縣南角崩山 官本曰按角近刻訛作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有當作角名勝志校改 即故義山也俗人以其山角若崩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角下落若崩二字名勝志校補 因名爲角崩山亦名爲角林山皆世俗音譌也水即蕤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蕤水所出也北逕𡷊山東俗亦名之爲青山矣 官本曰按山近刻訛作水 案朱趙作水 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 今北海 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朕懷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斟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 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 山謂之塔山水曰鹿孟水亦曰戾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桑犢 官本曰按近刻作地理志曰桑犢故亭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北海郡桑犢縣覆甑山溉水所出北至都昌入海桑犢本漢縣何云故亭乎 北海之屬縣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

西北合白狼水 官本曰按合白近刻訛作今曰 案朱同趙曰下增白字刊誤曰當作白狼水落白字 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 朱無里字箋曰九十當作九里宋本作九十里恐亦誤耳趙增里字 溉水又北逕寒亭西而入別畫湖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五字 案朱趙無 郡國志曰平壽有斟城有寒亭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平壽在斟灌東 案朱同趙灌改城釋曰一清按續志云平壽有斟城不如酈所云 辯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衞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徯于河 趙作洛 汭此即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地 朱地作也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 衞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衞地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 又云夏相徙帝丘 官本曰按帝近刻訛作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南丘當作帝丘 依同姓之諸侯于斟尋氏 官本曰按近刻斟下衍灌斟二字 案朱趙有 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窮后既伐善射嬰相寒浞亦因逢蒙弒羿 官本曰按寒近刻訛作韓下同 案朱趙作韓朱箋曰古寒韓字通用 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豷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是以伍員言于吳子曰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是也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 官本曰按鬲近刻訛作隔下同 案朱訛趙改下同 今鬲縣也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 官本曰按斟尋近刻脫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斟灌下落斟字 殺寒浞而立少康滅之有窮遂亡也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縱遺文沿襲亭郭有傳

未可以彼有灌目謂專此爲非捨此尋名而專彼爲是以土推傳官本曰按土近刻訛作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當作土應氏之據亦可按矣趙釋曰全氏曰按吳仁傑曰原二斟故國蓋不一處應氏以爲壽光平壽縣按靡奔有鬲以收二國餘燼鬲在平原與北海近則應說是瓚以爲在河內與洛汭近則瓚說亦是然則其歸奈何曰汲冢書有之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太康失邦而奔斟尋斟尋本在河南羿伐之乃棄國而保平壽所以有二城不然斟尋未滅羿安得而居之相居在東郡之觀而北海亦有灌亭正類是而後又以渻于縣爲故斟灌國其非一地可知乃必欲以畔觀爲斟灌至此依違兩可彼不盡非應說亦頗矣因堯水又東北注巨洋伏琛晏謨竝言堯嘗頓駕于此故受名焉非也地理志曰甦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沿其逕朱作逕箋曰疑作逕趙改逕趣卽是水也

又東北入于海

巨洋水東北逕望海臺西趙增又字刊誤曰水下落又字孫潛校增東北流伏琛晏謨竝以爲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未詳也按史記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賞爲侯國又東北注于海也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孫校曰淄當爲菑周禮幽州浸曰菑時

淄水出縣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經有原山之論矣淮南子曰水出自飴山蓋山別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從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雲爲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余按泰無萊柞竝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官本曰按左傳季孫以桃邑與孟氏易成還杞謂息辭以無山與之萊柞是言成有山今桃乃無山耳此誤引 趙釋曰何氏曰左傳昭公七年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蓋有無之無非山名全氏曰按以蕪爲無善長殆有聞于萊蕪之爲萊毋而不知其非山也應劭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淄水又西北轉逕城西又東北流與一水合水出縣東南俗謂之家桑谷水從征記名曰聖水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史官本曰按史近刻訛作吏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小吏當作小史下同才巧舉手成器山岑上有神泉官本曰按山岑近刻訛作岑山泉訛作象 案朱訛趙乙仍象字刊誤曰岑山二字當倒互人不能到小史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旁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山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史辭遣家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去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者也

東北過臨淄縣東官本曰按近刻東上衍又字 案朱趙有孫校曰臨淄故城在今青州府北五十里

淄水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竝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卽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鎭其南者也水在齊八祠中齊之爲名起于此矣朱箋曰封禪書云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者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地理

風俗記曰齊所以爲齊者卽天齊淵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
水淄水朱趙不重淄水二字又東逕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
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
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
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趙釋曰一清按晏子作公孫捷樂府解題作田彊固野子晏子惡
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卽此也趙釋曰一清按陽里亦作陰陽
里寰宇記引郡國志云臨淄縣東有陰陽里是也御覽引此
文仍作蕩陰里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
府解題作追望陰陽里滄浪詩話青州有陰陽里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
日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丘趙釋曰一
清按爾雅云水出其前渻邱水出其後沮邱水出其右正邱水出其左營邱善長所引疑有誤下同武王以其
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爲齊或以爲都營陵史記

水二十六　　十三

周成王封師尙父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
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
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獻公自營丘徙臨淄
余按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
山俗謂凡山也東北流由爾雅出前左之文官本曰按由近刻訛作山案朱作山箋曰山字疑衍或有脫誤趙改由刊誤曰山全氏校改由不得以爲營丘矣營丘者
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作者多以丘陵
號同緣陵又去萊差近官本曰按近刻脫緣陵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上落緣陵二字
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
毛詩鄭注竝無營字瓚以爲非近之趙釋曰一清按以營陵爲緣陵正是瓚說而道
元駁云瓚以爲非近之則瓚別有說而今亡矣又按漢志齊
郡臨淄縣分註曰師尙父所封應劭曰齊獻公自營邱徙此

臣瓚曰臨淄卽營邱也故晏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
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今齊之城中有邱曰營
邱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又北海郡營陵縣分註曰或曰營
邱應劭曰師尙父封于營邱陵亦邱也臣瓚曰營邱卽臨淄
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師古曰臨淄營陵皆舊營邱地余謂
獻公徙薄姑都治臨淄見于史記齊世家應說遂啟後人之
疑且淄水又不逕營陵臣瓚云臨淄卽營邱誠說祇緣孟堅
以臨淄卽太公始封師古留附班氏而以瓚說爲是不知瓚
上句證臨淄之爲營邱下句實營陵之卽緣陵言各有當臨
淄營陵皆舊營邱地一語渭突了之然太公始封宜在北海
史記云營邱邊萊故萊人與之爭國寰宇記離州昌樂縣有
古營邱城云本夏商已前故國太公所封之處明其不在臨
淄也迨獻公新造斯邑猶取故稱故臨淄亦有營邱之號而
春秋之先杞自雍邱徙處東夷僖十五年桓公城緣陵而
遷之東迤閒田赤恩陵國以收救患分災之美霸者所爲大
率類是故營陵又有緣陵之目遂爲稽于公之都邑矣不然
東樓之裔既非强大焉能與泱泱表海之邦爭此逼處之土
乎且瓚所引晏子對景公之語本在薄姑而移之臨淄故知
所傳之妄若夫晏子對亦見韓詩外傳景公游牛山而泣
下晏子曰古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披蓑
豆而立畎畝何暇念死乎又寍可以是作太公封臨淄之據
哉又困學紀聞云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

水二十六　　十四

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
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于
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
言當有據此證尤爲精確顧祖禹曰呂氏春秋太公封營邱
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其後五世胡公徙薄姑六世獻公
徙臨淄蓋自東而西也又云顧氏曰班志云臨淄名營丘此
猶晉遷于新田而仍謂之絳楚遷于郢而仍謂之郢蓋因臨
淄城中有小邱而繫以舊名非卽古營邱也晉載記慕容德
如齊登營邱卽此地杜氏又謂臨淄後爲營陵大漢志明言
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豈一城乎此顧氏謂野王杜氏
則杜佑也君卿此語原非大繆祇因應劭有云陵亦邱也故
以營邱爲營陵不知營邱之號可襲而漢縣之目不可移也
若改作臨淄後稱營邱則善矣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
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
對天齊淵故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爽鳩氏居之逢
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趙釋曰一清按所古日築
營之邱言于營邱地築城邑季札觀風聞齊音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太公乎田巴入齊過淄自鏡朱箋曰舊誤作同巴按新序云田巴臨淄水而
觀形自知醜惡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營陵明
矣獻公之徙其猶晉氏深翼名絳官本曰按名近刻訛作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居
全氏校改名非謂自營陵而之也趙釋曰全氏曰孔穎達曰臨淄營邱是一地謂自營邱徙臨淄
者應劭之繆當云自薄姑徙臨淄一清按史記齊世家云哀公同母弟山怨胡公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
為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郎臣瓚所謂博昌有薄姑城者也濟水注云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漢志又云琅邪姑幕或曰
薄姑闕以為成王封太公非也蓋周公滅奄之後以薄姑地益太公之封耳其外郭即獻公所徙
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
諸郭因以名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資居因郭以名之案朱同趙改資居郭因以名之刊誤曰箋曰當
作虜其民實居郭因以名之按春秋經莊公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孔氏正義曰釋例曰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
左氏傳皆同唯左氏經獨言衛俘三家經傳有六其五皆言寶說文保從人𤓰省聲古寶保字通用或轉寫作俘此即虜

其民實之說事見孟子及戰國策蓋湣王虜燕之民實以居臨淄之外郭齊民故稱之曰虜民即旄倪寶即重器朱氏
改實為實非也秦始皇三十四年趙作二十六年滅齊為郡治臨淄漢高帝
六年官本曰按近刻脫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高下落帝字封子肥于齊為王國王
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趙無日字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
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于斯水之上也
又東過利縣東孫校曰利縣故城在今博興縣東
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
安平亭故縣也按淄水自利縣東又東北流不得過博昌之西南今臨淄縣東又有安平故城若以為是則當先安平後
利縣豈注文偶爾失次耶不然則道元誤引利縣東北當別有東安平城也一清按漢志留川國東安平縣師古注引闞
駰曰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然則非博昌也所引應劭語見濟水注安平又是平安之誤博陵後漢質帝置方輿紀要安
平城在臨淄縣東十七里本齊邑史記齊世家平公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湣王末燕師入齊田單走安平既而齊

襄王封田單為安平君漢置東安平縣屬留川國後漢改屬北海國安平平安本是二邑皆在利縣西南東安平為淄水
所逕平安為濟水所逕不可混也此文自縣東北流蒙上臨淄而言故以東安平次于其下觀後別出時水東北逕齊利
縣故城北之言可知原無外誤胡氏乃妄辯之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官本曰按巨淀漢書作鉅
定孫校曰故城在今樂安縣東北征和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大海三月耕
巨淀即此也縣東南則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淄水又東北
逕廣饒縣故城南孫校曰故城在今樂安縣東北漢武帝元鼎中封菑趙作菑
川靖王子劉國為侯趙釋曰一清按王子侯表是元鼎元年封淄水又東北馬
車瀆水注之受巨淀朱箋曰李云當作首受巨淀趙增首字淀即濁水所注也
呂忱曰濁水一名溷水出廣縣為山世謂之治嶺山官本曰按治近
刻訛作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當作治東北流逕廣固城西城在廣縣西北
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隍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

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帝伐慕容超于廣固也以
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攻曹嶷望氣
者以為澠朱趙作繩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
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段
龕十旬不拔塞口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
官本曰按近刻脫今字案朱趙無宜試修築官本曰按試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試孫
潛校改裕塞之超及城內男女皆悉腳弱病者太半超遂出奔
為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實憑地險其不可固城者在此趙小
改水刊誤曰不孫潛校改水濁水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
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
左麓廟像東面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上

頃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尚有人馬之迹徙
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逼眞矣至于燕鋒代鍔魏鋏齊鋩官本
日按近刻訛作銘案朱訛趙改說見下與今劍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功所制矣
朱箋曰齊銘宋本作齊鋩疑當作齊鏤以密模寫謂以蠟模揩其迹也樹提伽經云庶人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晉書
山濤傳有蜜章亦謂以蠟封奏章也趙密改蜜西望胡公陵孫暢之所云青州刺史
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濁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
流合長沙水孫校曰長沙水即漢志臨朐洋水也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
也東北流逕廣縣故城西舊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陽水
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山頂洞開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山字　案
朱脫山及下焉字趙增刊誤曰南山下名勝志重一山字若門下吳琯本有焉字今校補望若門焉俗謂
是山爲礕頭山官本曰按礕朱謀㙔云當作劈　案趙改劈其水北流注井井際

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
㶁之音驚川聒谷漰渀之勢狀同洪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井　案朱訛趙改刊
誤曰井當作河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于中闊絕乃積
緜載後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
嬉娛尤慰羇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陽水東逕故七級寺
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偏駕按偏字較長迴閣承阿林
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閒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
陽水又東逕東陽城東南官本曰按東陽近刻脫東字　案朱逕東作東逕趙乙刊誤曰箋曰
下東字疑衍按非也當移在陽城之上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穆之築此以在
陽水之陽即謂之東陽城官本曰按謂下近刻衍城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上城字衍文
世以濁水爲西陽水故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爲靈矣昔在

宋世是水絕而復流劉晃賦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
流積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抵朱箋曰北史酈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太武時給事東宮太武
踐祚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爲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遂表爲青州刺史
進爵爲侯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
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尨民孫道相頌曰惟彼澠
朱趙作繩泉竭踰三齡祈盡珪璧謁窮斯牲官本曰按謁近刻訛作竭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竭孫潛校改謁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耆民河間趙凝頌云敷化
未朞元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波北海郭欽曰先政輟津
我后通洋但頌廣文煩難以具載陽水又北屈逕漢城陽景
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後人堨斷令北注濁水時人通謂
濁水爲陽水故有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渾流世謂之爲長
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爲澠朱趙作繩下同水故晏謨伏琛爲齊記竝
云東陽城既在澠水之陽宜爲澠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爲
洋水余按羣書盛言洋水出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兩縣
雖鄰川土不同于事疑焉趙釋曰于氏欽齊乘云曾肇南洋橋記曰俗呼洋水有二曰南洋河
今橋所在是也曰北洋河距城北二里者是也北洋傳記無文今出九回山入淄水齊記謂之繩水道元則曰羣書盛言
洋水出臨朐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于事疑焉然則洋分南北當後魏時已不能知況後世哉今辯之曰羣
書盛言出臨朐者此巨洋也漢志失其原委耳南陽自爲長沙水北陽自爲濁水導源廣縣者是也曾氏乃因漢志石膏
山之洋水而以陽爲洋誤矣長沙水出其西石膏水出其東洋水自出臨朐沂山漢志讀如祥與蜀之洋州同音故水經
稱洋水則有巨洋北洋稱陽水則有南陽北陽四水雖以音同致疑源流可考惜乎曾氏之不察也濁水又北
逕臧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淀地理志曰廣縣
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巨淀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

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趙作苐頭山從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圍二十餘丈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墓而異墳伏琛所未詳也趙未改不刊誤曰未黃省曾本作不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趙刊誤曰箋曰三字未詳按厄林云王府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爲武帝侍中者合官與氏而稱焉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遠至裔孫而又曰後爲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伏滔青土人物論稱後漢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敘止當魏武時又爲齊人則元矩非卽衡字耶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壟在南山之阿請爲立祀趙作祠爲塊然之主郭緣生述征記曰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爲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南朱安平作平安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菑川國東安平縣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東北至臨淄入鉅定闞駰曰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平安二字當倒互續述征記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朱趙有字十五里然後更流北注陽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注北楊水案朱同趙改楊仍注北刊誤曰楊當作陽城故鄣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鄣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鄣以奉五祀田成子單之故邑也朱箋曰史記齊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集解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鄣邑也後以爲縣博陵有安平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脫安字今補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有下落安字漢志校補故此加東也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劉茂爲侯國趙釋曰一

清按范史宗室四王傳泗水王歙歙之子菑川王終歙從父弟曰中山王茂建武十三年宗室諸王降爵茂封穰侯是茂于菑川王爲從父亦不封東安平也然光武紀又云以茂爲單父侯道元載之泗水注中紀傳互異未知所是又逕東安平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安平上落東字東北逕壟丘東東北入巨淀官本曰按近刻脫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淀上落巨字地理志曰菟頭山朱菟作葂趙改刊誤曰葂當作菟漢志校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淀又北爲馬車瀆北合淄水又北時澠朱趙作繩之水注之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官本曰按西下近刻衍南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南字衍文通鑑注校平地出泉卽如水也趙刊誤曰箋曰孫云如水當作彤水按如水本漢志別作彤水弧子水注云時卽彤水也而卽地理之如水矣彼入泲而此入淄遷雖異而名稱是同正不當改如作彤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爲黑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愚山東官本曰按東上近刻重一山字案朱趙重文下屬爲句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

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于谷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鄰谿案朱趙作谿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卽杜山之通阜以其入狀愚故謂之愚公朱箋曰韓非子曰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爲愚公谷水有石梁官本曰按水上近刻衍故山二字案朱有趙刪故存山上屬爲句刊誤曰下故字衍文亦謂之爲石梁水朱無之字趙增刊誤曰亦謂下落之字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趙改書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澅清侯朝鮮尼谿相索隱曰澅音獲水名在齊又音乎卦反後漢書耿弇傳云進軍畫中章懷注云畫中邑名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有畫水故名或作書則字形之似也蓋以孟子三宿于此後人因以宿留目之方俗之音隨之而變酈元遊歷三齊熟其風土故云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蓋宿留反語宜爲畫字朱子集註曰或曰書當作書是也其後悉改而從澅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水經注云澅

水出時水及黃憤中刊本但是遽字失古義矣乃毛奇齡作
經問必欲強分晝畫爲二邑云晝邑在臨淄西南爲孟子所
宿之處畫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燕封王歜之地以燕從西
北至齊當是畫邑孟子從西南至滕當是晝邑妄生穿鑿故
不若酈注之爲當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樂毅伐齊賢而封之歜不
受自縊而死水側有田引水溉跡尚存時水又西北逕西安
縣故城南本渠丘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丘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左傳昭公十一年疏中無字曰
齊渠邱實殺無知杜預註曰渠邱齊大夫雝廩朱作稟箋曰今西安也齊大夫雍廩邑落邱字左傳作雍廩
趙改廩之邑矣王莽更之曰東寧時水又西至石洋堰分爲二
水謂之石洋口枝津西北至梁鄒入濟時水又北逕西安城
西又北京水系水注之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官本曰按
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世謂下落之字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竝
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爲申池昔齊懿公遊申池

邴歜閻職二人官本曰按近刻歜訛作戎閻訛作庸　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箋云左傳作邴歜閻職
害公于竹中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小小竹木以時遺
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也余按春秋襄公十
八年晉伐齊戊戌伐雍門之萩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荻　案朱訛趙改己亥焚
雍門壬寅焚東北二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官本曰按近刻脫濰南及
三字　案朱趙無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晉獻子尚不辭死以逞志何
容對仇敵而不懲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徵　案朱趙作徵暴草木于海嵎乎又
炎夏火流非遠遊之辰懿公見弒蓋是白龍魚服朱趙作遯朱箋曰遯
當作服見困近郊矣左氏捨近舉遠官本曰按舉近刻訛作遺　案朱趙作遺考古
非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議　案朱趙作議杜預之言官本曰按之近刻訛作泛　案朱訛趙改有
摧據耳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

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
髡田駢接予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
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稷
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曰字　案朱趙有張逸問書贊云官本曰按近刻脫書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問下落書字何焯校增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
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
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
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
魯城內地名官本曰按魯原本及近刻竝訛作齊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齊當作魯何焯校改左
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

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
玄釋兩葬之雖異名互見官本曰按互近刻訛作于　案朱作于趙改兩刊誤曰于當作兩
大歸一也趙釋曰一淸按寰宇記棘下齊城內地名棘稷聲相近不得引魯地以釋齊城內有故
臺有營丘有故景王祠即朱虛侯章廟矣晉起居注云齊有
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逕于市中市人悉觀自北
門所入處也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
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誡曰吾生則近市死
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淸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城
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
宮矣其地猶名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朱趙有一字百餘步南北
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闞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臺

西有石社碑官本曰按社近刻訛作杜重一碑字　案朱訛趙改並重碑字刊誤曰箋曰一作石杜碑按非也隸釋載此文作石社碑猶存漢靈帝熹平五年立其題云梧臺里系水
又西逕葵丘北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無庸戍之官本曰按近刻脫庸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字
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
齊侯不務修德而勤遠略趙無修字明葵丘不在齊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葵邱上落明字名勝志校增
引河東汾陰葵丘官本曰按河東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胡廣今改正　案朱趙同
山陽西北葵城宜在此非也余原左傳連
稱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時爲往還之期官本曰按爲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爲
請代弗許將爲齊亂故令無寵之妹候公于宮官本曰按妹近刻訛作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姝當作妹左傳校
因無知之紲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出

趙刊誤曰箋曰紲當作出按左傳云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紲之紲字本經傳不可妄改也
遂害襄公若出遠無代盍得謀及婦人而爲公室
之亂乎是以杜預稽春秋之旨卽傳安之注于臨淄西官本曰按此何有外誤
不得捨近託遠苟成己異于異可殊卽義爲負然則
葵丘之戍卽此地也系水西官本曰按系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時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下云又西北流注于時此不得云時水也當是系水之誤
左迆爲潭又西逕高陽僑郡
南燕所立也又西北流注于時時水又東北流澠朱趙作繩下同水
注之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也西北流逕營城北漢景
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劉信都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王子侯表是文帝四年封
澠水又西逕樂安博昌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樂安下近刻衍南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上南字衍文
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縣道遠不至取其嘉名趙釋

曰一清按漢志注引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臣瓚曰從東萊至博昌經歷宿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師古曰瓚說是今注云云殆合二人之說爲一人而昌陽之昌水水經失去東萊一郡之水故無可考耳
闞駰曰縣處勢
平故曰博昌澠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澠水有
地名貝丘在齊城西北四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在齊下落城字
春秋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公子彭生豕立而泣齊
侯墜車傷足于是處也澠水又西北入時水從征記又曰水
出臨淄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
爲澠也昔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澠指喻此水也時
水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千乘郡博昌時水北至巨定入馬車瀆俗本作縣字誤也
時水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
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地理風俗記曰

淄入濡趙釋曰全氏曰先司空公曰東州無濡水古文濡如通漢志如溪水經作濡溪是也然則所云濡卽郝水一名如故也然淄水支流通濟則由如以達濟非其經流也
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
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
矣朱箋曰淮南所引孔子白公語出列子說符篇及呂氏春秋審應覽俱作淄澠
又東北入于海
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
北與時澠之水互受通稱故邑流其號又東北至皮丘坈入
于海官本曰按坈近刻訛作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沈當作坈如馬常坈之之坈下同故晏謨伏琛
竝言淄澠之水合于皮丘坈西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
于海朱趙有也字蓋舉縣言也趙釋曰齊乘云按通志略曰杜預謂淄入汶班固謂淄入濟桑欽謂淄入海考其形勢當以杜爲正豈其然乎諸說惟桑氏爲有據宜其以水名家也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曰禹時淄水

入海不入濟水經注敘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于齊通菑濟之閒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泲一語云淄水東入泲非是王氏士禎居易錄云鄭夾漈聞入于西北地理水道多不能詳即就予鄉之水考之淄水杜云出泰山梁父縣西入汶班云出萊蕪原山東至博昌入泲桑欽云出萊蕪原山東北入海漁仲云考其形勢當以杜言爲正按淄水出益都縣顏神鎭東南岳陽山東麓即原山也北逕馬陵俗名長谷道東北逕牛山折而北遶臨淄城東又東北逕安平故城北又東北逕樂安城東又北至馬車瀆合時水入海今淄水流經臨淄城南十里沙石迅急東北至樂安境與時水同入海與汶判若秦越安得有西入汶之理以此推之通志之外訛多矣一清按淄水入海于氏主水經最合禹迹蔡氏主班猶未爲失鄭氏主杜則誤矣然杜元凱所言別一淄水原非禹貢之淄也夾漈不知而妄主之王氏不察而強辨之班云入濟即應劭所云入濡也是支流非正派地理志于太山萊蕪之淄水千乘博昌之時水皆云幽州浸青之北境即幽之南境蓋本于職方也合之孤河經及濟水注引伏琛齊記與本篇注淄時二水原有相通之道而以入海爲歸漢志水經本無異同也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 趙釋曰一清按沂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百二十五里周禮職方青州其山鎭曰沂山一名東泰山史記封禪書公玉帶言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禮官祠之而不封禪隋開皇十四年詔以沂山爲東鎭後代因之載在祀典志云山西宗岱嶽東俯琅琊背負鳳皇嶺東接穆陵關其嶺爲百丈崖壁立萬仞形如斧削有飛泉下灑曰瀑布泉瀰水出其西麓水經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酈注云泰山即東小泰山也沂水亦出其西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酈注云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是也沭水出其東水經沭水出琅琊東莞縣西北山酈注云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是也而入濰之汶亦出其下蓋齊東境內之水大半出于是表青州之鎭也宜哉

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竹書又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官本曰按烈子近刻訛作烈侯又翟員二字訛作及我師 案朱同趙改侯仍及我師刊誤曰何焯云據竹書紀年趙烈侯在未命侯以前當依今本作子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王越趙侵我伐長城者也官本曰按伐字近刻訛在我字上 案朱訛趙乙越改曰刊誤曰史記田齊世家云威王九年趙人歸我長城六國表云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又趙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延黃省曾本作曰音近致訛伐我二字當倒互

伏琛晏謨竝言水出縣東南嶠山山在小泰山東者也

北過其縣東

汶水自縣東北逕郚城北官本曰按郚近刻訛作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沈炳巽云郚諸本誤作峿春秋莊公元年齊遷紀郚杜預曰郚在朱虛縣東南說文郚東海縣故紀侯之邑漢書地理志東海郡有郚鄉縣續志無之蓋東京廢省而劉昭補注朱虛下引左傳杜注皆作郚無从山作峿者是蓋因上峿山而譌以爲縣名也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郚城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峿亭城 案朱訛趙乙峿改郚刊誤曰亭城二字當倒互峿當从阝作郚故縣也又東北逕管寧冢東故晏謨言柴阜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汶水又東北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有碑碣汶水又東逕安丘縣故城北孫校曰與淳于近當是北海之安丘漢高帝八年封將軍張說爲侯國孫校曰此琅邪之安丘鄘君合爲一非也地理志曰王莽之誅郅也孟康曰今渠丘亭是也官本曰按渠丘亭下近刻有莒渠丘城四字乃下文訛衍在此 案朱趙有伏琛晏謨齊記竝言莒渠丘亭在安丘城東北十里非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竝言亭在丘城東北十里非城也 案朱同趙增渠字刪下城字刊誤曰邱城上落渠字下城字衍又朱趙矣竝作也城對牟山山之西南有孫賓碩兄弟墓碑誌竝在也

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縣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縣下云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縣字誤

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公六趙作五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

遂不復也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趙釋曰一淸按漢志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齊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于欽曰按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謂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卽今大淸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者有三汶淸河爲大胡渭曰元和志乾封一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酈注無嬴汶嬴汶流合牟汶故不言五汶又有水出萊蕪縣塞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柔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東汶出朱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渹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邱界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濰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卽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元和志濰山在密州莒縣東北八十里濰水所出注云濰水導源濰山箕縣下落濰山二字趙釋曰日知錄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尚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析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維淄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鳥隹之作則一爾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孫校曰案琅邪郡治故城卽今諸城縣治

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幷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爲郡城卽秦皇之所築也官本曰按皇近刻訛作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王當作皇下同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于其上謂之琅邪臺朱無之字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衆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濱巨海秦王趙作皇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于琅邪山下朱三作二趙改刊誤曰二當作三史記校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廣五里官本曰按廣近刻訛作高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高當作廣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官本曰按至近刻訛作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主天中記引此文作至人汙之則竭齊潔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漢高帝呂后七年以爲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爲郡趙釋曰全氏曰于文當作漢高后七年以封營陵侯呂澤爲王國文帝元年更爲郡方合王莽改曰塡夷矣濰水導源濰山許愼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逕析泉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流下落逕字又東南逕仲固山東北流入于濰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趙釋曰一淸按漢志琅邪郡析泉縣析泉水北至箕入淮淮卽濰濰出箕縣濰山箕字是箕字之誤寰宇記引漢志亦作箕云舊地理書並失其所在蓋今莒縣東北分流山之北又云漢志注云夜頭水經禪南至海輿地志云向水南至海夜頭向水蓋異名也地理書皆失其所在今莒縣南七十里故向城春秋時向邑卽禪縣也禪今本漢書作椑說文作椑應劭曰音禪與析泉境相屬樂史所記足補酈注之遺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王莽更名諸幷矣濰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竝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常山三十里涓水發于其陰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又分諸縣之東爲海曲縣故俗人謂此城爲東諸城涓水又北注于濰水

東北過東武縣西官本曰按東武下近刻衍城字案朱衍趙刪孫校曰東武故城琅邪郡治也今爲諸城縣治

縣因岡爲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晏伏竝以濰水爲扶淇之水官本曰按伏近刻訛作謨案朱作晏謨趙改

伏琛刊誤曰晏謨下落伏琛二字 以扶淇之水爲濰水非也按經脈誌趙作志
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
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卽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
卽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趙釋曰一淸按漢志琅邪橫縣
下云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濰師古曰台音怡所
謂橫故山者山本名橫山縣因山以受氏亦曰橫耳道元依
班志以立文乃曰橫縣故山可謂疏卤矣顧景范曰久當作
名漢書誤本後人承其謬又曰盧水源出盧山北流入濰一
名台水近志訛爲久台水又曰盧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
里以秦博士盧敖隱處而名其北卽廢橫縣也盧水源出于
此按周禮職方兗州其浸盧維班固從志禹貢維水而盧水
無聞師古以爲在濟北盧縣而泰山之盧又無盧水也故老
友全謝山欲以城陽盧縣之盧川水當之竊謂不如用此琅
邪之台水本出盧山曰盧水東南至東武入濰見于地理志
以此當職方之浸庶爲可據也 王莽之令巳也官本曰按令近刻作合案朱訛合趙改刊誤曰合當作令漢書地理志校
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

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
勝火木方俗音曰檉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
云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
入濰地理志曰久台水東南至東武入濰者也官本曰按近刻水下有出字至作逕案朱趙同 尚書所謂濰淄其道矣
又北過平昌縣東孫校曰平昌故城在今安丘縣南
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王莽之養信也地理風俗記曰
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又北逕平昌縣
故城東荊水注之水出縣南荊山阜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
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卬爲侯國官本曰按卬近刻訛作永 案朱作永箋
曰按史記齊悼惠王子劉卬封平昌侯趙作劉永釋曰一淸
按永史漢表俱作卬是也卽後立爲膠西王者也又索隱曰

平原高苑長以爲琅邪地理志平原琅邪俱有平昌縣平原之平昌下云侯國而琅邪之平昌則無說續志北海國平昌下云侯國故屬琅邪然則小司馬非矣 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荊水通
物墜于井則取之荊水昔常有龍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謂之
龍臺城也荊水又東北流注于濰濰水又北朱趙少一濰字 浯水注
之水出浯趙作峿下同 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靈門縣有
高原山壺山官本曰按原卽柘字近刻訛作有高原山與浯一山 按朱同箋曰按漢地理志云靈門縣有
高原山壺山浯水所出注云原古柘字避原改泵浯改峿釋
曰一淸按漢志瑯邪郡靈門縣高泵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
入淮師古曰泵卽柘字 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愼說
文言水出靈門山趙釋曰一淸按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注云靈門山疑脫壺字 世謂之
浯汶矣其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
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

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
王莽曰季睦矣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瓚漢
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浯水又東北逕平昌縣故
城北古堨此水以溉田南注荊水浯水又東北流而注于
濰水也
又北過高密縣西孫校曰高密故城在今縣西南
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尺水者
蓋密水也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鄣日山山勢高峻隔
絕陽曦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八字 案朱脫趙增多卽此山也四字刊誤曰鄣日山下落山勢高峻隔絕陽曦卽此山也十二字名勝志引此文校補
晏謨曰山狀鄣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
鄣日故名鄣日山也 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

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舊鑿石疊柱斷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縣故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高密下落縣字明帝永平中封鄧震爲侯國朱箋曰震鄧禹長子縣南十里舊以爲塘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頃許陂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官本曰按本近刻訛作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平始當作本始更爲高密國王莽之章牟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王莽改高密國之高密縣爲章牟而國下無說濰水又北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于此信夜合爲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僞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于是水水西有厲阜官本曰按近刻作厲阜 案朱作厲趙改礪刊誤曰寰宇記引高士傳曰鄭玄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在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厲字誤也阜上有漢司農鄭康成冢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漢明帝永平中封鄧襲爲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復也

又北過淳于縣東孫校曰淳于故城在今安邱縣東北

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曰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皆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孫校曰故城在今昌邑縣東南城東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戶山祠官本曰按戶近刻訛作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石山當作三戶山今本漢志亦誤作石字方輿紀要山東平度州三固山一名三戶山漢書郊祀志宣帝信方士言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戶山于下密即此山也余按應劭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應劭下落曰字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俗以之名阜趙無之字非也

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官本曰按過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孫校曰都昌今昌邑治宋建隆三年以都昌地改置昌邑縣

濰水東北逕逢萌墓萌縣人也少有大節恥給事縣亭遂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萌以佯狂免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朱軫爲侯國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管亥所圍于都昌也太史慈爲融求救劉備持的突圍其處也

又東北入于海

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孫校曰膠水出今膠縣

齊記曰膠水出五弩山蓋膠山之殊名也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中封膠東康王子延趙多一年字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索隱曰按志松茲在廬江亦作祝茲表在瑯邪地理志瑯邪無祝茲縣然小司馬欲以廬江之域當膠東之封非矣漢表是元封此云元鼎道元誤記也又逕扶縣故城西官本曰按扶漢書作郱 案朱作扶趙改郱刊誤曰扶漢書地理志作郱地理志瑯邪之屬縣也漢文帝元年封呂平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史記高后紀及惠景閒侯者年表呂平以高后元年封扶柳侯非文帝索隱曰縣名屬信都亦非瑯邪郱縣也又平爲高后姊長姁子而亦冒姓呂氏者也膠水又北逕黔陬趙有縣字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秋僖公九年趙增二十二字刊誤曰經傳是二十九年落二十字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問之果然晏謨伏琛竝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

水二十六

四十里有膠水非也斯乃拒（趙作柜下同）艾水也水出縣西南拒艾山卽齊記所謂黔艾山也東北流逕柜縣故城西（官本曰按柜近刻訛作拒案朱訛趙改）王莽之祴同也（官本曰按祴同近刻訛作秩國案朱作秩國趙改祴同刊誤曰箋曰宋本作秩國按非也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柜縣莽曰祴同師古曰音廢）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爲洋水矣（官本曰按近刻重一洋字案朱趙重洋字趙釋曰顧氏祖禹曰蘇林以爲根艾水卽膠之洋河）又東北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案朱趙作逕）晏伏所謂（趙有西字）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膠水者也（趙刪四下八字刊誤曰四十里有膠水者也八字重文宜衍）又東入海地理志（朱趙有曰字）琅邪有柜縣（朱柜作推箋曰宋本作權縣按前漢地理志云琅邪有柜縣注云根艾水東入海如淳曰柜音巨趙改柜）根艾水出焉（朱根作拒趙改柜趙釋曰一淸按今本漢志作根艾水）東入海卽斯水也今膠水北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案朱趙無又趙今字移下刊誤曰今字當移在高密郡側之上）逕西黔陬城東晏伏所謂（官本曰按此四字近刻訛在西黔陬城東上案朱趙同）高密郡側有黔陬縣（官本曰按黔陬晉爲高密郡治案趙高上有今字）地理志曰膠水出邦縣（官本曰按邦近刻訛作郑案朱作郑箋曰郑今地志作邦音夫又音扶趙改邦）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卽是縣所未詳也

又北過夷安縣東

縣故王莽更名之原亭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名之下有曰字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縣下落故字曰字衍文）應劭曰故萊夷維邑也（官本曰按近刻脫維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萊夷下落維字漢志校補）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維之人也漢明帝永平中封鄧珍爲侯國（朱箋曰珍鄧禹子）西去濰水四十里膠水又北逕膠陽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膠陽下落縣字）晏伏竝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夷安地理風俗記曰宿于縣東南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流）左

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夷安縣東南皐下西北流歷膠陽縣注于膠膠水之左爲澤渚東北百許里（官本曰按近刻脫一膠字訛作水之左東北爲澤水渚百許里案朱趙同）謂之夷安潭潭周四十里（官本曰按潭下近刻衍之澤二字案朱趙有）亦濰水枝津之所注也膠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東（孫校曰下密疑當爲高密）又東北逕膠東縣故城西漢高帝九年別爲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此實項王事也葢分三齊而以故王田市國于膠東）景帝封子寄爲于國王莽更之郁秩也（官本曰按秩今漢書作祴案趙改秩）今長廣郡治伏琛晏謨言膠水東北迴達于膠東城北百里流注于海

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

縣故王莽更名之爲東萊亭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名字爲字案朱同趙增一名字刊誤曰更下落名字）又北逕平度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衍爲侯國（趙釋曰一淸按漢表作行此從史表）王莽更名之曰利盧也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朱箋曰坑玉篇作阬音亢云鹽澤也北史楊義臣以遼東還兵入豆子航討賊譌寫作航又省作坑）相承修煑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溟海者也（官本曰按謂下近刻衍之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之字衍文）故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也（官本曰按也上近刻衍者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淸按周禮職方九藪具載水經獨缺貕養漢志瑯邪郡長廣縣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淸池幽州藪寰宇記云萊州萊陽縣本漢昌陽縣地故長廣城在縣東五十里有萊王祠奚養澤在西方輿紀要云貕養澤其地屬幽州錄異記萊陽縣東北有蘆塘方八九頃深不可測今涸地近高密故宜附見卷中又幽州之山鎭曰醫無閭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音閭師古曰卽所謂醫無閭今在廣寧城西五里也不特此也漢志東萊郡腄縣之罘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丹水東北入海聲洋水寰宇記謂之淸陽水側近與海畔之罘山對方輿紀要云淸陽水卽淸洋河在登州府福山縣東十里北注于海聲淸音相近黃縣有萊山松林萊君祠臨

朐縣有海水祠所古曰齊郡已有臨朐而東萊又有此縣蓋各以所近爲名寰宇記漢故城去海三十里去海神祠約五六里曲成縣參山萬里沙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全氏曰曲成陽邱山之治水何以得至沂入海說文云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入海不云至沂也此水但當于膠潍之間入海不應開斷二千里歷齊淮二瀆至沂入海自續志晉魏史志及李氏元和樂氏太平王氏元豐諸志又皆無曲成治水之目則大可疑者竊謂出陽邱山者非治水也乃沽水也左氏傳姑尤以西杜元凱曰姑大沽水也尤小沽水也魏書地形志東萊郡長廣縣有沽水寰宇記云沽尤即齊界然則漢志所云南至沂者亦非沂也乃計斤之脫誤耳漢之曲成在今掖縣小沽水出焉其東則黃縣大沽水出焉逕黽山而招遠而萊陽至于平度即墨之間而合流三百餘里自東而南直趨膠州之麻灣口明世議海運口者之道也故其時嘗有議東引沽河者其入海之處正漢計斤縣地東萊之水未有大于沽河者亦未有古于沽河者次之則淸陽水耳漢志說文皆誤以爲治水而沽之名隱矣此與秦山郡南武陽冠石山之治水截然不同故分疏之如此按地理志琅邪郡黔陬故介國也計斤莒子始起此後徙莒有鹽官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語有輕重東漢廢介根入黔陬又析置莒盧故續志東萊郡下云黔陬侯國故屬琅邪有介亭劉昭補注云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伐莒侵介根杜預曰縣東北計基城號介國計基即計斤也又葛盧有尤涉亭即姑尤之水入海之處全氏以漢志沂爲計斤豁然可據黃縣有百支萊王祠昌陽應劭曰昌水出師古注引此文于千乘郡博昌縣下不夜縣有成山曰祠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于東萊故萊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是皆表壹舊名卷中一不及之似脫去東萊一郡之水而不可考矣

水經注卷二十六

水經注卷二十七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沔水朱趙水下有上字趙刊誤曰丏音勉丏音蓋沔水之沔从丏不從丏今文多誤不可不辨也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口朱趙作中孫校曰今略陽縣東有沮縣故城

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孫校曰此水出鳳縣紫柏山**水出河池縣**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趙無流字釋曰一清按漢志武都郡河池縣泉街水南至沮入漢行五百二十里秦隴之大川而漾水注又有河池水出河池北谷西南入漾水別是一水也

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官本曰按此十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八字是注混作經**所謂沔漢者也尙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趙刪漢水二字刊誤曰胡渭校衍漢水二字孫校曰東北當作西北**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又此句之下衍故字　案朱同趙改北存故刊誤曰北漢志註作此今校改**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俗稱白馬河在沔州城西三十步**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陵學道于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于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官本曰按住近刻訛作往　案朱訛趙改說見下**斷絕谷道**朱趙谷作閣趙刊誤曰蜀志劉焉傳作住漢中从亻不从彳閣道作谷道疑是史誤**用遠城治因即嶓嶺**

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接崖莫究其
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
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堂為
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
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州　案朱訛趙改城側二水之
交故亦曰濜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
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沔水又東逕沔陽縣**
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增縣字刊誤曰箋曰原本此十字是注六謝
云據宋本作經文按沔水篇多混注作經原本十字是注此蛛絲馬跡之猶可追尋者也謝耳伯又改易之謬矣沔陽下
落縣字城舊言漢祖在漢中蕭何所築也官本曰按言字近刻訛在中字下　案朱

趙同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中
王位于此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字又此句之下衍城字　案朱同趙增中存城刊誤曰蜀志先主傳云羣下上
先主為漢中王落中字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
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孫校曰山在今沔縣東南十里曹公南征
漢中張魯降乃命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南渡沔水
遂斬淵首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
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官本曰按塋近
刻訛作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營當作塋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
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
思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像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

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
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
至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
廟蓋所啟置也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塋東即八陣圖也官本
曰按塋近刻亦訛作營　案朱趙作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沔水又東逕西樂**
城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城在山上官本
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同趙改城在沔陽東山上刊誤曰方輿紀要引此文作城在沔陽東山上今校補周三
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
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即險之固趙刪以字刊誤曰以字衍文
保而居之為苻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守此城官本
曰按近刻脫守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相仍下落守字**城東容裘溪水注之**朱無水字趙增刊誤

曰谿下落水字孫校曰水在今沔縣南北流入漢俗以為養家河**俗謂之洛水也水南導**朱作
遵箋曰宋本作導趙改導**巴嶺山東北流**水左有故城憑山即險四面阻
絕昔先主遣黃忠據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逕西樂城東而**
北流注于漢官本曰按注內自此以下稱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孫改度水口下增水
字**出陽平北山**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入字訛作經下五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水在今沔縣東二十五里俗以為舊州河**水有二源一曰清檢**
出佳饑一曰濁檢官本曰按一近刻訛作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當作一**出好鮒常**
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朱箋曰爾雅云鱦大者饑小者鮛郭注云饑似鮎而大白色音
畫華陽國志饑字作鱯或是蜀語或寫誤耳廣雅云鮒一名鯽今之鯽也**度水南逕陽平縣故城**
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于漢水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　案
朱趙作而**漢水**朱趙不重二字**又東右會溫泉水口水發山北平地**趙作池

方數十步泉源沸涌冬夏湯湯望之則白氣浩然言能瘥百
病云洗浴者皆有硫黃氣赴集者常有百數孫校曰今沔縣東南四十里有
金泉水郎溫泉池水通注漢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官本曰按此十字原
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黃沙河在沔縣東南四十里源出雲霧山南流
至褒城界入漢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溪曰五丈溪水側
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孫校曰隋
書地理志褒城縣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卽其
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
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
郎水漢水又東合褒水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
注混作經水西北出衙嶺山孫校曰衙嶺山在今褒城縣北東南逕大石門歷故

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
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朱趙有一字百餘里其閣梁一頭
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
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
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趙作屯赤崖口但得緣崖與
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謂
是道也自後按舊修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
無不遙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故
也一水北出長安一水西北出仇池孫校曰此水今名武關河在褒城縣北百四十
里一水東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趙釋曰初學記岐州引水經注
日桐池水東北流入三交水今本無之寰宇記鳳翔府寶雞縣下云三交故城在縣西四十六里者舊傳司馬宣王與諸

葛亮相拒于此因築此城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
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有泉
懸注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泉上落有字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
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
于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
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
和二年朱桓作靈趙改說見下漢中太守同郡王升官本曰按漢下近刻衍大字太守訛
作大夫 案朱衍訛趙刪改刊誤曰靈帝當作桓帝漢太中大夫據碑是漢中太守嘉厥開鑿之功琢
石頌德以爲石牛道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
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
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厥蓋因而廣

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趙釋曰隸釋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唯
巛靈定位川澤股肱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爲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
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
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顛下則入冥傾寫輸淵平阿源泥常蔭
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盤臨危槍碣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遰㝵弗前惡蟲幣狩蛇蛭毒蟃未秋截霜稼苗夭殘終年不
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楗爲武陽楊君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
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遼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清涼調和烝二艾寧至建和二
年仲冬上旬漢中太守楗爲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君
德明二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綏億衙彊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二貞雍以方寧靜烝庶政與乾
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㢘宏大節讜而益明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鄭卽安有
動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蹤上順斤斗極下答川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㕣

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深億載世二數誦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勒二碣誠榮名休麗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褒中鼂漢彊字産伯書佐西成王戒字文寶主王府君閔谷道閣難分置六部道橋特遣行丞事西成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巍整字伯王後遣趙誦字公梁案蔡中曹卓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洪氏适曰華陽國志楊君名渙又曰故司隸校尉楗爲楊君頌隸額在興元威宗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立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晩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爲語助此乃後政頌其勳德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襃斜路蓋從其所請也子午長安正南山名襃斜者漢中谷名高祖闢石門史策不書亦見鄐閣碑平帝時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遂通子午永平之詔史亦闕文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叛斷隴道蔻三輔入益州殺漢中守乃橋梁斷絕時也自明帝永平四年通石門至永初幾五十年自永初襃斜斷絕至延光四年凡十五年水經云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即秦人取蜀之石牛道楊君因而廣之蜀都賦䟽以石門是也門在漢中之西襃中之北襃水南歷襃口北出斜谷碑以余谷爲斜谷充爲衙䛖爲抵蚩爲濇蔭爲陰遼爲寮䔑狩爲䔑獸衙爲禦縱爲蹤憶

爲喜積爲積西成爲西城禼即禹字墬即塗字斷即斷字胣即盤字盪即蕩字导即礙字悳即惡字彊即疆字厥即恢字醳即釋字繼即繼字隸拼曰墨寶云襃城縣北五里磨崖額題云故司隸校尉楗爲楊君頌十隸字碑式云碑文六十七行行三十字或有疏密不齊者高祖受命下闕命字垂筆甚長所侵兩字許又空二字方書其下一句序曰別作行後一行低二字書趙邵等三人姓名又書王府君分遣官屬事凡三行末行低七字書魏伯王從官隸續云宣和殿碑錄以碑爲鼂漢彊書考其碑云五官掾南鄭趙邵屬襃中鼂漢彊書佐西成王戒蓋二人主其事非鼂漢彊書也一清按此碑載張鳴鳳西遷注彼所親睹者悳宄薦獸是惡蟲𤡜獸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可補隸釋之遺寰宇記云洵陽縣心山漢宣帝時北平陽厥爲漢中守經此山有棲遁意不之郡學道感瑞見金羊因易姓羊氏蓋傳聞之繆爾又晉書云山簡與譙郡嵇紹沛郡劉謨宏農楊淮齊名即蜀中晩出碑其人也門在漢中之西襃中之北襃水

又東南歷襃口即襃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襃斜官本曰按近刻脫斜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襃下落斜字**襃水又南逕襃縣故城東襃中縣也本襃國矣漢昭帝元鳳六年置**孫校曰常璩漢中志曰本都尉治也今襃城縣

襃水又南流入于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孫校曰在今襃城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甑水南過水爲阻西北並帶漢水其城宿是流雜聚居故世亦謂之流雜城**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俗名漢山在南鄭縣西南昔漢女所遊側水爲釣臺後人立廟于臺上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爲案朱同趙改傳呼乖實又名之爲漢武堆非也

東過南鄭縣南官本曰按東上近刻有又字衍案朱趙有

縣故襃之附庸也周顯王之世蜀有襃漢之地至六國楚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于鄭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

民南奔故以南鄭爲稱官本曰按近刻脫鄭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南下落鄭字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爲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津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趙無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漢所脩築地沃川險魏武方之雞肋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緒鎮南鄭而還晉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爲梁州漢中郡南鄭縣治也自齊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即漢陰城也相承言呂后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嶺山北流逕廉川故水得其名矣官本曰按近刻脫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名下落矣字名勝志校增

廉水又北注漢水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寰宇記南鄭縣旱山下有石池水多蓴菜即此水也山下有祠列石十

二不辨其由盖社主之流百姓四時祈禱焉俗謂之獠子水孫校曰今俗名老子河出南鄭縣南夾溉諸田散流左注漢水漢水又東得長柳渡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長柳村名也孫校曰今城固縣西有柳林鋪即此漢太尉李固墓碑銘尙存文字剝落不可復識漢水又東逕胡城南義熙十五年城上有密雲細雨五色昭彰朱趙作章人相與謂之慶雲休符當出曉而趙作乃雲霽乃趙作及覺城崩半許淪水出銅鐘十二枚刺史索邈奉送洛陽歸之宋公府官本曰按近刻脫公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宋下落公字何焯校增南對扁鵲城當是越人舊所逕涉趙作陟故邑流其名耳漢水出于二城之間右會磐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磐余口庾仲雍曰磐余去胡城二十

里孫校曰今俗稱南沙河在成固縣西南三十里漢水又左會文水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在成固縣西北四十里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有仙人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川爲門川水爲門水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溪口漢水又東黑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在成固縣西北五里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

又東過成固縣南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下同　案朱訛趙改下同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趙釋曰一清按觀道元釋魏興安陽之文此條經文疑後人所竄

常璩華陽國志曰蜀以成固爲樂城縣也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左谷水出西面而東北入漢十一字係衍文　案朱趙有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當作西南按面字不誤盖左谷水與涔水異源而同流也左谷水出西北官本曰按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鬻即涔在乃左之訛　案朱趙西北作漢北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漢中郡安陽縣左谷水出北南入漢所云出北出安陽縣之北也道元注云出漢北非是趙刊誤曰朱氏謀𤩽箋曰宋本作右按左谷水出漢志亦見上右谷水則未聞也即壻水也朱壻作智趙改聟下同刊誤曰箋曰六朝壻字皆書作聟此智水智鄉即聟水聟鄉也後世傳寫誤作智字按壻漢碑作聟與智字形尤近古隸已然何待六朝北發聽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壻鄉水曰壻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惟朱趙作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

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行未還官本曰案壻下近刻有之字　案朱有趙刪刊誤曰寰宇記隸釋引此文俱無之字是也晏公類要作知字知即聟之缺文後人更加壻字于知字之上作壻知行未還今本之字又從知字音同轉譌金石文字記壻字一傳爲壻再傳爲壻三傳爲晉四傳爲智皆晉之變也詩有女同車釋文壻音細字林作壻戰國策韓且坐而胥亡乎胥臣之反而行並作胥書大傳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作胥晉書五行志淪胥作北音義胥息餘反張駿傳有黃龍見于揟亥之嘉泉呂光載記迎大豫于揟亥音義揟子魚反亥音玆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有揟亥縣此皆胥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壻字作智晉王右軍帖有女聟字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霍蚊虎之患其俗以爲信然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以爲下脫一壻字按非也寰宇記引此文是信然二字今校補隸釋載此文作其俗以爲神蓋盤洲以意增爾因號爲壻鄉故水亦即名焉百姓爲之立廟于其處也趙刪也字刊誤曰何焯校衍也字刊石立碑表述靈異朱趙有也字趙釋曰隸釋仙人唐公房碑云君字公房成固人蓋帝

堯之𨻰十之故能舉家𨻰五去上陟皇熾統御陰陽騰清躡浮命壽無疆雖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曾猶五毛天地之性斯其至貴者也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季君爲郡吏𨻰門土域啖瓜旁有眞人左右莫察而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眞人者遂與𨻰期谷口山上乃與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徠轉景即至閭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吏鼠齧被車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𨻰賓燕欲從學道公房頃無所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乃先歸於谷口呼其師告以厄急其師與之歸以藥飲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攣家不忍去又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元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俱去昔喬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舉家俱濟盛矣傳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故使婿鄉春夏毋蚊蚋秋冬鮮繁霜癘蠱不遐去其螟蜮百穀收入天下莫知斯德祐之效也道牟群仙得潤故鄉知德者鮮歷世莫紀漢中太守南陽郭君諱芝字公載修北辰之政馳周邵之風歆樂唐君神靈之美以爲道重者名邵德厚者廟尊乃發嘉教躬損奉錢倡率群義繕廣斯廟𨻰和祈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揚君靈譽其辭曰𨻰遙亭神藥超浮雲兮翱鄢洪氏适曰美即莽字智即婿字昰即鼠字攣即戀字 **婿水南歷婿鄉溪出山東**

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百餘丈上有𡚁奴城 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上有𡚁如城吳改作𡚁奴城未有所因埤疑當作上有邱如城按𡚁奴城即胡城也魏書地形志梁州漢中郡漢陰下云有胡城元豐九域志興元府漢中郡下云有古胡城蜀記云漢張騫使𡚁奴與胡妻及堂邑父俱還至漢中築城居之即此城也事見漢書張騫傳行水金鑑𡚁奴城在今成固縣西然則吳琯改本不誤可以釋中尉之疑矣 **方五里溶塹三重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欲脩北道通關中故名爲通關勢婿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壙壙崩出銅不可稱**勝趙作計得 **一塼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墎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婿水逕樊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成固北城乘高勢北臨婿水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也婿水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

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 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 **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溪東南流合爲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 趙增所謂洛口也五字刊誤曰漢水下逕鄐注引此文有所謂洛口也五字今校補名勝志曰鄐谷亦名駱谷南口曰儻北口曰駱駱洛音同通用 **漢水又東逕小成固南** 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下同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城固之城當作成前後並同孫校曰小成固故城在今洋縣東 **州治大成固移縣北故曰小成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戍興勢置烽火樓處通照漢水** 官本曰按照近刻作臨 案宋趙作臨

東歷上濤而逕于龍下蓋伏石驚湍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 龍下地名也有丘郭墳墟舊謂此爲龍下亭 **自白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爲山行之始漢水又東逕石門灘** 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 **山峽也東會酉水** 孫校曰酉水在今洋縣東七里 **水北出秦嶺酉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水東出寒泉嶺**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寒泉下落嶺泉二字下遷蘇溪口注云陽都坂西連寒泉嶺是也方輿紀要云寒泉水出洋縣東北寒泉山 **泉湧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原風雨之池** 官本曰按原近刻訛作源 案朱作源箋曰雷次宗豫章記云厭原山西北有洪井井北五六里有風雨池山高瀨激霏散遠灑若雨趙改原 **其水西流入于酉水酉水又南注漢謂之酉口漢水又東逕嬀虛灘** 官本曰按虛下近刻衍爲

字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衍訛趙刪改　世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爲字衍文又虚趙作墟下同

本曰舜居嬀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嬀墟在西北舜所居也

或作姚虛官本曰按姚近刻訛作嬀案朱訛趙改說見下故後或姓姚或姓嬀官本曰按故下近刻有舜所居也四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嬀墟當作姚墟劉昭郡國志補注曰帝王世紀云姚墟在西北困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是卽姓姚嬀之分此文姚墟字故與上嬀墟別也舜所居也四字重文宜衍嬀姚之異是妄未知所從官本曰按是近刻訛作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事當作是余按應劭之言是地于西城爲西北也趙釋曰一清按困學紀聞曰舜居嬀汭其後周封嬀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

漢水又東逕猴徑灘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猴徑灘近刻訛作猴經灘　案朱訛經趙改注朱徑作經箋曰舊本作猴徑灘與徑通吳本改作經趙改徑刊誤曰箋曰經舊本作徑按八字是注混作經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焉漢水又東逕小

大黃金南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黃金峽在洋水西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容百餘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許人言其險峻故以金鐵制名矣昔楊難當令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姜寶據鐵城宋遣秦州刺史蕭思話西討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蕭思話下落西討二字全氏校增話令陰平太守蕭坦攻拔之官本曰按坦近刻訛作祖　案朱作祖趙改坦刊誤曰蕭祖字誤當作蕭坦宋書蕭思話傳校賊退西水矣漢水又東合遼蘇溪口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又朱溪作漢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當作溪口按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稱金水河在洋縣東百里平黃金峽入漢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巴溪戍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朱趙有十一字

九曲西連寒泉嶺孫校曰今西鄉有韓仙嶺卽寒泉聲相近也官北又有寒泉山當卽注中之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重絕壁萬尋既造其峰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阻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遼蘇溪謂之遼蘇水而南流注于漢謂之蘇口

漢水又東右會洋水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洋水疑卽湑水酈注引書曰安陽有湑水其尾入漢地理志安陽縣有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攷今石泉縣則漢安陽境西與西鄉接界其南但有洋水北注之是爲湑水無疑也經云涔水自旱山注之酈君未之說及下可詳究川流漫闊廣幾里許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洋州西鄉縣有平西城後漢書班超平定西域有功封定遠侯晉置西鄉縣于此城方輿紀要云定遠城在西鄉縣治南後漢班超封邑也亦曰平西城晉志西鄉縣治平西城注作平陽城下文又云謂之城陽水口事義全乖矣自成朱趙作城固南入三百八十里官本曰按南下近刻衍城南二字　案朱趙有距南鄭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官本曰按近刻脫米字　案朱趙有帝爲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故又曰其地爲祥川官本曰按故又近刻訛作又故祥訛作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故二字當倒互洋川鄭贊引此文作祥川用表夫人載誕之休祥也官本曰按載誕近刻訛作誕載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誕載二字當倒互趙釋曰全氏曰西鄉縣本晉置而戚夫人產定陶不聞爲蜀女道元好奇之過城卽定遠矣漢順趙作和帝永光元趙作七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爲定遠侯卽此也洋水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也漢水又東歷敖頭經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

作經舊立倉儲之所傍山通道水陸險湊魏興安康縣治孫校曰安康故城在今漢陰有戍統領流雜漢水又東合直水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名遲河在石泉縣東水北出子午谷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南逕𥲤閣下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南下落逕字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漢水又東逕直城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地形志金城郡有直城今石泉漢陰界有廢直城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蟆頓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嶺黃省曾本作頓蟇頓字之誤音都回切地之高阜隆起形似蝦蟆故以名之亦謂之蝦蟆培趙次公東坡詩註云昔先生與子由自眉州鄉里舟行趨京師過峽州蝦蟆培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蝦蟆即此石也歷漢陽漁口而居于彭溪龍竈矣竝溪潤灘磧之名

也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魏興郡有寧都今漢陰縣治松溪口孫校曰松河在今紫陽北八十里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孫校曰廣城故城在今漢陰縣縣治王谷官本曰按近刻脫一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治上落縣字谷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疾漢水又東逕魚脯谷口官本曰按谷近刻訛作谿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谿黃省曾本作谷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

又東過西城縣南孫校曰常璩華陽國志曰魏興郡本漢中西城縣然則漢水於此始過魏興寄知前安陽上魏興是後人加之

漢水又東逕鱉池南鯨灘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而　案朱訛而趙改爲刊誤曰而當作爲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

者也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孫校曰饒風嶺在今石泉縣西七十里山下有饒風河又曰嵐河在今興安州西南發源四川嶂遠溪深澗峽險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颼颼故川谷擅其目矣漢水又東右得大勢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興安州有吉河是也勢阻急溪故亦曰急勢也依山爲城城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所治苻堅遣偏軍韋鍾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援遂陷漢水右對月谷口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口當作山照初學記校山在今興安州西山有坂月川于中孫校刪山字改作有月坂有月川於中下屬趙誤讀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故孟達與諸葛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地理志漢中郡之屬縣也

官本曰按志下近刻衍曰西城故四字　案朱趙有漢末爲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爲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氐略漢川梁州移朱作弘箋曰舊本作私治於此謂氐略漢川梁州而私治於西城也吳改作弘治孫云當作移治趙改移治于此城內有舜祠漢高帝廟置民九戶歲時奉祠焉漢水又東爲鱣湍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今俗譌爲團山有團山鋪在興安州西洪波渀盪漰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鰓失濟故因名湍矣漢水又東合旬水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水北出旬山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旬陽縣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東南流逕平陽戍下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孫校曰旬陽故城在今洵陽縣北與柞水合水西出柞

溪南流逕重巖堡西屈而東流逕其堡南東南注于旬水孫校曰今水西南注旬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人不能上官本曰按人上近刻衍今字案朱有今字趙刪刊誤曰今字衍文不知所道趙改逝刊誤曰道當作逝山下有石壇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下下落有字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旬水東南注漢謂之旬口官本曰按近刻脫謂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下落謂字漢水又東逕木蘭寨南官本曰按近刻脫寨字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木蘭下落寨字吳琯本校增右岸有城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當作右名伎陵城官本曰按近刻脫伎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注曰晏公類要云伎陵城在金州洵陽縣庾仲雍漢水記卽木蘭寨此文疑落伎字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爲木蘭寨云吳朝遣軍救孟達于此矣漢水又東左得育溪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又朱溪作漢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當作育溪按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青溪今俗稱蜀河興晉旬陽二縣分界于是谷官本曰按興近刻訛作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宋書州郡志魏興太守領興晉令旬陽令興晉令魏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羊元之封興晉侯卽此縣與當作興漢水又東合甲水口官本曰按合近刻訛作谷上復衍注字　案朱訛衍趙改刪刊誤曰箋曰注一作逕按非也黃省曾本無注字蓋缺文谷字乃合字之誤水出秦嶺山東南流逕金井城南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祔朱趙作祔下同朱箋曰宋本作祔水合水出上洛陽亭縣北青泥西山官本曰按青近刻訛作清　案朱趙作清孫校曰地形志魏興郡陽亭太和五年置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南合豐鄉川水水出弘農豐鄉東山西南流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南鄉淅縣官本曰按淅近刻訛作淅下同　案朱訛趙改下同有故酆鄉春秋所謂豐淅也朱箋曰左傳作豐析趙改析于地理志屬弘農官本曰按近刻脫志字　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地理下落志字郡國志南陽郡析故屬弘農有豐鄉城是也今屬南鄉又西南合關祔水關祔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甲水又東南逕魏興郡之興晉縣南官本曰按興晉近刻訛作與陽脫縣字　案朱同箋曰宋本作興陽南埠按晉書地志魏興郡六縣有洵陽而無興陽宋本亦誤趙改增刊誤曰箋曰晉志魏興郡有洵陽無興陽按當是興晉之譌興晉下落縣字晉武帝太康中立甲水又東右入漢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上雒縣甲水出秦嶺山東南至鍚入沔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孫校曰寰宇記商州上津縣本漢長利縣地甲水在縣西二百步南注漢水漢水又東爲龍淵淵上有胡鼻山石類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渚淵深數丈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又朱箋曰應劭曰錫音陽孫校曰錫縣本白河縣爲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屬漢朱有水字箋曰當衍趙刪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石壇長數十趙作十數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髮餌朮恒數十人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趙作衡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朱利作谷趙改刊誤曰長谷黃省曾本作長利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蓋舜後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趙刊誤曰是卷之尾當接二十九卷一葉七行又東過堵陽縣至八葉三行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上魏興郡錫縣與上粉縣界相連上粉分自房陵房陵錫漢志並屬漢中郡裴松之三國志註云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沔水上中下三篇當省中篇分爲上下二篇不然二十八卷末已敘沔漢入海之道何緣復歷荊襄之境乎禹貢錐指曰以今輿地言之漢水又東南逕石泉縣南又東逕漢陰縣南又東逕紫陽縣南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又東逕洵陽縣南又東逕白河縣北又東逕鄖西縣南又南逕鄖縣南又東逕均州北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又東南逕襄陽縣北此卽漢水自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至襄陽縣北所流之境也

水經注卷二十七

水經注卷二十八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沔水 官本曰按此卷經文又東過堵陽縣至注文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原本及近刻並爲卷二十九之首以又東過襄陽縣北至末爲卷二十八前後互訛今訂正並説詳後 案朱同趙移接二十七卷末説見上下又朱且作沔水下

又東過堵陽縣 孫校曰此當是注又曰堵陽故城在今湖北鄖縣西南 堵水出自上粉縣 官本曰按堵水出下原本及近刻並有焉字係後人妄加今刪去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此卷經注當移接二十七卷十六葉二行故地畱姚稱也之次焉字衍文 北流注之 趙釋曰全氏曰堵陽縣漢南陽之屬縣也寰宇記云鄖鄉縣古錫穴縣東十里有兜牟山漢中郡與南陽郡分界處此是漢舊縣非唐初所置南豐州之堵陽也兩漢志無上粉縣疑是曹魏暫置而旋廢者寰宇記房陵縣有粉城因粉水爲名疑即上粉縣故城此經文晚出之證

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 官本曰按出近刻作自 案朱趙作自 東歷新城郡 趙釋曰一淸按寰宇記云堵水出金州平利縣黃平原益下圖經云竹山縣郭帶堵水水通漢江舟船往來商賈所湊平利縣漢爲漢中郡西城縣地晉上庸郡之上廉縣也堵水源出于此宋書州郡志云建平太守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晉又有建平都尉武帝咸寧元年改都尉爲郡於是吳晉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吳平併合堵水蓋經其界也 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爲侯國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 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治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之旁有別溪岸側土色鮮黃 朱箋曰舊本作解黃孫云當作蟹黃按内經黃如蟹黃者生趙改解黃 乃云可噉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壽豈其信乎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側水謂之白馬塞 趙作寨 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

之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羣蠻以叛故滅之以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而案朱趙作而東北歷嵺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漢水又東謂之澇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爲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澇夏淨斷官使命言二灘阻礙趙脫也字刊誤曰阻礙下落也字寰宇記校增

又東過鄖鄉南官本曰按鄉近刻訛作陽下衍縣字案朱同趙改陽存縣刊誤曰史志無鄖陽縣晉立鄖鄉縣寰宇記云鄖鄉故錫所改注文可見陽字誤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東京省併錫縣故續志無之晉太康五年立爲鄖鄉縣此魏晉間人續經之證又按三國志蜀書劉封中儀俱封員鄉侯則其時雖未立縣而已爲侯邑矣

漢水又東逕鄖鄉縣南之西山上有石蝦蟇倉卒看之與眞不別趙此下補十六字刊誤曰不別下落山北有崖旁視之有一穴甚明號爲星鬮十六字寰宇記校補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謂之鄖鄉灘縣故黎也即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有鄖關朱作鄖有趙乙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曰有鄖關鄖有二字當倒互李奇以爲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以爲縣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梁益二州分境于此故謂之琵琶界也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

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趙作州下同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記隋書經籍志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落水字謂之千齡洲孫校曰滄浪千齡可證庾陽之過可折顧亭林之唐韻正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西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西當作南胡渭校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纒絡鄀鄀地連紀都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鄀當作都胡渭校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經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滄浪洲傳案朱同箋曰宋本作按考洲傳埠胡渭字亦譌當作經傳趙改按考經傳宜以尚書爲正耳漢水又東爲俍子湍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俍子葬父于斯故潭得厥目焉所

未詳也漢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世祖封鄧晨子棠爲侯國官本曰按棠近刻訛作堂案朱趙同趙刊誤曰堂後漢書本傳作棠內有一碑文字磨滅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漢水又東平陽川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官本曰按注內自此以下又復稱沔沔水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東又東曾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武當二字及故字又此十八字原本訛作經近刻上九字訛作經下六字仍屬注文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逕下落武當字縣下落故字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荆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于衆嶽峰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

咸知中歷陽謝允舍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焉官本曰按近刻脫焉字 案朱趙無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于沔謂之曾口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其上秀林茂木隆冬不凋

又東南過涉都城東北官本曰按近刻過訛作逕城訛作縣 案朱同官本趙改注改縣仍逕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涉都城按九字是注混作經

故鄉名也按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元封元年官本曰按元封近刻訛作元光 案朱訛趙改封南海守降侯子嘉爲侯國均水于縣入沔謂之均口也

又東南過酇縣之西南

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酇頭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爲侯國也薛瓚曰今南鄉酇頭是也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庚者也官本曰按庚近刻訛作庚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庚漢書地理志作庚趙釋曰一清按史表索隱曰音贊縣名屬沛漢書高帝紀注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酇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酇縣音才何反非也按地理志南陽酇縣侯國沛酇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酇縣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酇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爲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爲酇侯是知何封酇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酇字別有鄌音是以沛之鄌縣史記漢書皆作酇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酇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于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杜少陵詩云漢陰槎頭遠遁逃又云漫釣槎頭縮項鯿槎頭卽酇頭也亦作才何音矣

又南過穀城東朱過作逕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又南過陰縣之西

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墉闉頹毀基塹亦存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春秋昭公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是也縣東有冢官本曰按近刻脫冢字 案朱趙無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官本曰按教學近刻訛作學教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學教二字當倒互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枕洛溪官本曰按枕近刻訛作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抗當作枕溪水東南注沔水也趙釋曰一清按高洪撰穀城縣志云洛陽城在縣東一十三里莫詳何人所築遺址尚存顧祖禹曰蓋南北朝時所僑置

又南過筑陽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筑陽下落縣字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官本曰按此十五字原本訛入注內近刻屬經文 案朱趙作經

沔水又南汎水注之官本曰按水下近刻衍流字 案朱趙有水出梁州閬陽縣魏遣夏侯淵與張郃下巴西進軍宕渠劉備軍汎口卽是水所出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房州房陵縣下引水經注汎水作筑水汎口作筑口校勘爲之辨證曰按今記房陵穀城二縣所載則筑水自房陵流至穀城入沔其會沔處謂之筑口穀城卽漢之筑陽距房陵尚三百餘里又自房陵至南鄭千二百餘里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累犯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于瓦口郃等敗收兵還南鄭漢宕渠故城乃在今渠州流江縣界時張飛以巴西太守拒郃等還南鄭則當取道今巴西無緣相拒于穀城之筑口意宕渠自有瓦口而水經注誤以爲汎口今記又誤以爲筑口也宋書州郡志閬陽屬新城郡郡治房陵去閬陽必不遠汎水不應自閬陽東過巴西更歷巴渠上庸復逕筑陽水經之誤審矣筑口汎水皆當在穀城之間竊謂校勘之言似是而非也蓋張飛自拒淵郃于宕渠先主軍汎口以爲聲援非張飛與戰于是處也汎口左接巴西故駐軍以應援之蜀志之瓦口乃是汎口之誤而樂史之改筑口則又非矣隋書五代志房陵郡永清縣有汎水方輿紀要云乾汊河在穀城西南三里或以爲卽汎水也今故流漸湮漢江水漲則乾汊河與古洋河相通水落則乾因名又云古洋河卽筑水口蓋汎六浜

筑水同入于沔故晉分筑陽置汎陽也宋志扶風太守汎陽令晉武帝太康五年立屬南鄉仍屬順陽大明土斷屬此是
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郃于此水郃敗棄馬升山走還漢中趙釋
曰一清按方輿紀要云順慶府渠縣漢巴郡宕渠縣地東北七里有八濛山八峰起伏其下平曠江水環之不匝者一里
常有烟霧濛其上山下有勒石云漢將張飛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山飛所題也江卽渠江則汎水亦是渠江之枝流入
濛山卽張飛傳所云宕渠蒙頭盪石是也汎水又東逕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庸
東逕汎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枉渚
崩湍水陸徑絕又東逕學城南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考上下文義乃
注內敘汎水所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者
有人立學都于此値世荒亂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禦難故
城得厥名矣汎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汎口也沔水又南逕
闞林山東本郡陸道之所由山東有二碑其一卽記闞林山

文曰君國者不躋高堙下先時或斷山岡以通平道民多病
守長冠軍張仲瑜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踰隸釋載此文作瑜乃與邦
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其一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
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爲立碑于此趙釋曰隸釋郭先生碑弁生諱輔字甫成其先出自
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采食于號皇亐武王錫而封
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時爲晉所幷遺戰國秦漢子孫流分
來居荆土氏國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
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
鄰高尚直己而行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有四男三女咸高
賢姣孄富貴顯榮可謂子孫繁者已其季女明文顏川之夫
人也慼惟考妣克昌之德登山采石致亐墓道邑人縉紳刻
石作歌昭示來嗣其辭曰實惟先生號仲之裔盛德遺祀休
矣亦世孝友貞信仁恕好惠直己自求不欲榮勢緈緈令人
獲道之皇篤生七子鍾天之祉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
妃行追大姒葉葉昆嗣福祿茂止克昌厥後身去烈在鐫石
化歌昭示萬祀洪氏适日碑今在襄陽無歲月時代歐陽以
爲漢趙以爲魏晉字書今碑有兩昭字晉人所諱疑此是魏
刻郭君有四子碑云堂堂四俊碩大婉敏而此碑乃其季女

所立竝朱作蓋箋曰宋何也竝朱作竝趙改竝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沔水又南
逕筑陽縣東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又南
筑水注之杜預以爲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縣
以黃初中分房陵立趙釋曰一清按晉志新城郡有昌魏縣宋志云魏立卽魏昌也而三國志魏明
帝紀作魏陽疑彼文爲誤筑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
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而黃色見者多凶相與號爲承
受石朱無承字箋曰酉陽雜俎引此事作承受石趙增承字所未詳也筑水又東逕筑
陽縣故城南縣故楚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爲縣趙釋曰一清按漢志
南陽郡筑陽縣故穀伯國春秋桓公七年書穀伯綏來朝是也穀是伯爵蓋近楚之國非楚附庸也道元誤矣王莽
更名之曰宜禾也建武二十八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年案朱趙作元說見下
世祖封吳盱爲侯國官本曰按盱近刻訛作財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後漢書吳漢傳作盱章懷註

云盱音火俱反財字誤也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吳漢傳盱封亦在建武二十八年元年字誤也與汝水注吳國文正同
筑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筑口沔水又南逕高亭山東山有
靈馬士民奉之所請有驗沔水又東爲漆灘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
于斯灘矣
又東過山都縣東北
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卽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
矣秦以爲縣漢高后四年封衞將軍王恬啟爲侯國沔北有
和城卽郡國志所謂武當縣之和城聚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續志是和城聚落城字山都縣舊嘗治此故亦謂是處爲故縣灘沔
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趙刊誤曰箋曰激當作磩其字从石按激字不誤說文激礙衺疾波也一

日半遮也漢書溝洫志云爲石隄激使東注激者聚石于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波也濟水注云立激岸側以捍鴻
波是也若从石作礉音覈又音敫非其義矣**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
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淪于水亦云有
人葬沔北墓宅將爲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修此
激以全墳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嫁爲陰縣佷子婦官本曰按近刻
脫婦字案朱同趙爲改於刊誤曰爲當作於家貲萬金官本曰按貲近刻訛作貨案朱訛趙改而自
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
著渚下石積上官本曰按倒近刻訛作命案朱趙作命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
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
康中始爲水所壞今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佷子
是前漢人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景元

四年九月百姓刊石銘之樹碑于此**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
涉渡謂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濟晉太康中得鳴石于此
水撞之聲聞數里**沔水又東逕樂山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入字是注混作經昔諸葛亮好爲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
以樂山爲名**沔水又東逕隆中**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
刊誤日七字是注混作經**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于草
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卽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鎭
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
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朱箋曰蜀志注云劉弘命犍爲李興
爲文其詞甚美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也一名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
又爲其宅銘焉官本曰按又東過堵陽縣至此原本及近刻竝訛在沔水之末以沔水下表曰而又東過
襄陽縣北至注內附敘三江所終竝訛在前以沔水中表目
者錫縣故城在今陝西興安州白河縣東堵陽故城在今湖
北鄖陽府鄖縣西南白河縣東接鄖縣沔水逕錫縣北歷姚
方卽至堵陽又隆中在今襄陽縣西二十里襄陽故城卽今
縣治沔水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卽至襄陽城移近刻所謂沔
水下者于沔水中之前則敘次不紊矣今改正案朱訛趙
改自上爲卷
二十七終
又東過襄陽縣北官本曰按又東上原本及近刻竝有沔水二字因訛升爲卷二十八之首故表水名于上
乃後人所安加案朱趙此下竝爲卷二十八之首朱表日作沔水中趙改沔水下又東過上竝有沔水二字
沔水又東逕萬山北官本曰按萬近刻訛作方案朱趙作方下同趙釋曰一淸按初學記太平御
覽引注文作萬山元和郡縣志寰宇記竝是萬字廣韻集韻万同萬傳寫作方山上有鄒恢碑趙釋曰沈
氏曰晉書鄒恢襄陽得民和鄒恢疑是鄒恢之誤魯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
凱碑元凱好尙後名作兩碑竝述己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
一碑下之于此潭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山下水

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于漢
皋之曲漢皋卽萬山之異名也**沔水又東合檀溪水**官本曰按此八
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日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爲**
鴨湖湖在馬鞍山東北武陵王愛其峰秀改曰望楚山**溪水**
自湖兩分北渠卽溪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
眺農圃情邈灌蔬朱作蔬趙改刊誤曰黃省曾本作蔬二字通用意寄漢陰故因名
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水側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水字案朱脫趙增有
沙門釋道安寺卽溪之名以表寺目也溪之陽有徐元直崔
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家舅縱目檀
溪念崔徐之交朱作友箋曰宋本作交趙改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
矣**溪水傍城北注**昔劉備爲景升所謀乘的顱馬西走墜于

斯溪西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朱趙有也字是水當卽襄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樂史曰荊楚之地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爲襄其名無定故陸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卽襄陽縣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陽矣楚之北津戍也朱也作矣趙改刊誤曰矣黃省曾本作也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古鄢鄀盧羅之地官本曰按鄀近刻訛作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都當作鄀秦滅楚置南郡號此爲北部趙有焉字刊誤曰北部下孫潛校增焉字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爲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殷賑朱趙作隱賑趙刊誤曰箋曰隱賑當作殷賑辟綜西京賦注云殷賑謂富饒也按蜀都賦邑居隱賑劉淵林註隱盛也賑富也引獵賦殷殷軫軫李善注殷軫盛貌也殷音隱古字多假借正不必例彼規此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鎭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竝

是學生所立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爲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經月不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昔張公遇害亦亡劍于是水後雷氏爲建安從事逕踐瀨溪所畱之劍忽于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爲龍故吳均劍騎詩云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爲驗矣趙釋曰庾林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曰張公遇害劍飛入襄城水中郡國志曰南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蓋誤以襄城水爲襄陽水也何氏曰道元與吳均同時安得引用其詩疑此書後人附益者多矣一清按南史吳均傳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當道元之時均名位尙輕文字未必遂行江外義門之言可謂精審矣沔

水又逕平魯城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城魯宗之所築也故城得厥名矣趙釋曰全氏曰城係宗之所築然則何以云平魯也或是宗之北奔後劉宋以此名之東對樊城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城趙增刊誤曰樊下落城字顧炎武校增官本以樊字下屬故云脫二樊仲山甫所封也朱趙無樊字趙釋曰全氏曰仲山甫所封之樊在河內所謂陽樊者也非此樊也此城因樊山爲名漢晉春秋稱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笑而不答溫因與之言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城周四里南半淪水建安中關羽圍于禁于此城會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龐德奮劍乘舟投命于東岡魏武曰吾知于禁三十餘載至臨危授命更不如龐德矣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刊其後書伐吳之事也

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

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趙釋曰一清按通典樊城有宛水故有宛口之名卽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魚梁洲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于千里貢深心于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于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沔水又逕桃林亭東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又逕峴山東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孫堅死于此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鎭襄陽也與

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于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山上又有征南將軍胡羆碑又有征西將軍周訪碑山下水中杜元凱沈碑處官本曰按近刻脫沈字朱脫趙增刊誤曰杜元凱下案落沈字沔水又東南逕蔡洲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朱箋曰襄陽耆舊傳云蔡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爲魏武所親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洲東岸西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大當作東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朱箋曰襄陽耆舊傳云楊儀字威公爲蜀相諸葛亮長史亮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須臾便了楊顒字子昭爲丞相亮主簿後當爲東曹屬典選舉及顒死亮泣三日曰掾曹非楊顒於朝中多損益矣趙釋曰一清案松陵集皮日休荅陸龜蒙讀襄陽耆舊傳詩云偉哉洄上隱卓爾隆中耨即指儀顒所居之地集韻洄烏猛切音瞢郭璞江賦泓汯洄潒李善注曰水勢回旋之貌與洄字義同而瑩畫殊也豈唐人所見之耆舊傳作洄字耶又按武昌縣有大小回乃大江回曲處元次山有歌曰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爲大回叢石橫大江人云是釣臺水石相衝擊此中爲小回回即洄也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又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洑逗官本曰按洑近刻訛作伏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伏當作洑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二步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十二當倒互作二十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恆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爲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其水下入沔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爲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東南逕邑城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經趙改注亦無逕字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作東南逕按八字是注混作經習郁襄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東合洞口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又南逕安昌故城東屈逕其縣南縣故蔡陽之白水鄉也漢元帝以長沙卑溼分白水上唐二鄉爲

春陵縣光武即帝位改爲章陵縣置園廟焉魏黃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汝南郡安昌南陽郡春陵本二縣也晉志云武帝平吳分南陽置義陽郡地形志云義陽郡魏文帝置後罷晉武帝復寰宇記云義陽郡居安昌城又云石城山山甚高峻即呂氏春秋九塞之一也晉于山上置義陽郡其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春陵續志有晉志無時則省廢矣章陵縣後漢嘗立爲郡劉表之擅荊州拜蒯越爲章陵太守見魏書劉表傳注魏武紀亦云建安二年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張繡是也逮平荊州得其地嘗以趙儼爲章陵太守而後無聞顧景范曰章陵曹魏時省入蔡陽水經注魏黃初二年更章陵爲安昌縣誤也雖然猶有說西魏嘗置安昌郡幷春陵縣于此蓋道元身後之事然則此文又是後來不學人所攙補故迷繆其詞以拓跋爲當塗也白水又西南流而左會昆水水導源城東南小山西流逕金山北官本曰按金近刻訛作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今山字誤當作金山趙釋曰一淸按金山見淮水注又西南流逕縣南西流注于白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陽有漢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蘇伯阿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當作阿後漢書光武帝紀校改望氣處也光武之征
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懽張平子以爲眞人南巡觀舊里焉東
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祀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
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賓客又于此宅矣白水又西合濜水
水出于襄鄉縣東北陽中山趙無縣字西逕襄鄉縣之故城北按
郡國志是南陽之屬縣也濜水又西逕蔡陽縣故城東西南
流注于白水又西逕其城南建武十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六年　案朱
趙作六趙釋曰沈氏曰范史是十三年封世祖封城陽王祉世子本爲侯國應劭
曰蔡水出蔡陽東入淮趙釋曰一淸案自㴩口以下所合之昆水見汝水篇定陵縣下濜水見上
卷陽平關下此又以蔡水當白水蔡水見泚水篇三水各有源流不得如酈所云今于此城南更無
別水惟是水可以當之川流朱箋曰宋本作水西注苦其不東且淮

水二十八　十四

源阻礙山河無相入之理蓋應氏之誤耳趙釋曰一淸按道元之言誤矣蓋仲
瑗所謂入淮之淮卽下經文出房陵淮山之淮漢中盧故城在今襄陽府南漳縣東五十里蔡陽故城在棗陽縣西六十
里二城相距不遠自有可達之勢今注云云直認作出桐柏大復山之淮瀆故以應說爲非也洞水又西
南流注于沔水
又東過中盧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官本曰按維近刻訛作淮
漢書同漢中志及巴漢志竝云房陵縣有維山維水所出可證淮字之訛　案朱趙作淮下同
縣卽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
馬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
三國時陸遜攻襄陽于此穴又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
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趙釋曰一
淸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襄陽耆舊傳云蜀使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識其馬色云亡父所乘對之流涕其水東

流朱趙有一字百四十里逕城南名曰浴馬港言初得此馬洗之
于此因以名之亦云乘出沔次浴之又曰洗馬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既　案朱訛趙改渡沔宿處名之曰騎亭然候水諸蠻官本曰按侯近刻訛作候
案朱訛趙改北遏是水南壅維川以周田溉下流入沔沔水東南
流逕犂丘故城西官本曰按犂近刻訛作黎下同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經趙
改注犂作黎無流字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其城下對繕州趙作洲秦豐居之故更
名秦洲王莽之敗也秦豐阻兵于犂丘犂丘城在觀城西二
里建武三年光武遣征南岑彭擊豐四年朱祐自覩城擒豐
于犂丘是也官本曰按擒近刻訛作擒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後漢書作圍豐于黎邱按郡國志邔侯
國有黎邱城劉昭補註朱祐禽秦豐於蘇嶺山擒當作擒沔水又南與疎水合水出中廬
縣西南東流至邔縣北界官本曰按邔近刻訛作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卽當作邔漢書地

水二十八　十五

理志南郡邔縣孟康曰邔音忌東入沔水謂之疎口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謂下落之字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射之不可
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官本曰按上近刻訛作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劉昭郡國志
補註引荊州記作磧上厀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厀頭小兒不知欲
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皐厭可小小使官本曰按
近刻作可以小使　案朱趙同名爲水虎者也官本曰按虎近刻訛作唐　案朱訛趙改朱箋曰後漢郡
國志注引盛氏荊州記云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使名爲
水盧十道志引襄沔記云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
名曰水虎餘詳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孫汝澄云皐厭之
者水虎之勢也可爲媚藥善使內也一淸按董斯張吹景集
曰陶隱居刀劒錄漢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伊水中厭
人膝之怪引水經語亦與今文小異今伊水轉爲疎水未詳
摘其鼻句厭字屬下卽厭勝之厭也太平御覽引十道記云
涑水亦名襄水襄沔記云中盧有涑水注于沔此水有物咴
人名曰水虎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然則疎者涑之譌
也荊州記生得者摘其鼻厭可小小使名曰水盧合諸書語

益明孫云媚藥何搭使云者如黃公之制蛇御虎也又山海
經云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有獸焉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
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水唐之爲馬腹審哉海外經云聶耳
國使兩文虎黑齒國食稻使蛇大荒經蒍國中容白民之國
俱使四鳥虎豹熊羆司幽黑齒元股三身張宏毛民之國俱
使四鳥讀此可得使字之義矣遐周之言甚辯今考古今刀
劍錄云漢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伊水中厭人膝之怪
水經注中盧縣疎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膝
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戲弄便殺人
名爲水唐形狀與馬服類蓋陶惟以水唐釋馬服非便請錄
水卽伊水也竊更有疑者按史陶以宋孝建三年生梁大同
二年卒年八十五太清二年實東魏武定六年西魏大統十
四年其時拓跋氏已分爲二道元以孝昌二年被害距通明
之歿才二十二年耳南北殊域酈書未必遂行江表藉曰有
之不應訛誤若此載籍流傳率多舛繆而此等著錄要爲後
人羼亂不特水經注有依傍卽刀劍錄恐亦非隱居之舊也
寰宇記襄州襄陽縣下云涑水亦名襄水土人呼
涑水上流亦爲襄名卽無定疎之爲涑其誤明矣

又南過邔縣東北 官本曰按邔近刻訛作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邔一作印按此是今本郡國志文當以史記年表漢書地理志作邔字爲正

沔水之左有騎城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卽騎亭也縣故
楚邑也秦以爲縣漢高帝十一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二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史表作一　趙釋曰一清按漢書高祖功臣侯表是十二年封 封黃極忠爲侯國縣南有黃
家墓墓前有雙石闕彫制甚工俗謂之黃公闕黃公名尚爲
漢司徒沔水又東逕豬蘭橋 橋本名木 朱作荻箋曰宋本作木蘭橋趙改木蘭
橋橋之左右豐蒿荻于橋東劉季和 朱箋曰劉洪字季和沛國相人見襄陽耆舊傳
大養豬襄陽太守曰 趙釋曰沈氏曰當作襄陽太守劉季和于橋東大養豬方合劉宏晉陽秋字叔和襄陽耆舊傳作季和晉書本傳又云字和季疑爲非也 此中作豬屎臭 官本曰按近刻脫作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此中下落作字孫潛校增 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爲名矣橋北
有習郁宅宅側有魚池池不假功自然通漁長六七十步廣
十丈常出名魚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 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楚時于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
南郡太守王 朱作伍箋曰王海二十一卷引此作王寵趙改王 寵又鑿之引蠻水灌
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而東北入于沔謂之木里水口也

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 趙增縣字刊誤曰房陵下落縣字楊愼本校增

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 朱箋曰按晉書桓溫父名彝此云夷蓋嫌音之同也 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荆山相鄰其水東南流
歷宜城西山謂之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又謂之
鄢水春秋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夷水又東南流與零水
合零水卽沶水也 官本曰按沶近刻訛作沵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沶一作沱疑作涂按非也通鑑註作沶音怡方輿紀要云沶水在宜城縣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劉聰逼洛陽荆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衆散而還卽此 上通梁州沒陽縣之默城山 趙沒改沔刊誤曰沒陽當作沔陽 司
馬懿出沮之所由其水東逕新城郡之沶鄉縣 官本曰按郡近刻訛作縣又此下沶皆訛作沵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見三國志劉封傳新城縣當作新城郡晉書地理志新城郡統沶鄉縣宋書州郡志作沶鄉令何志魏立晉太康地志作沶音新 縣分
房陵立 朱作印趙改刊誤曰邔字誤當作立 謂之沶水又東歷軨鄉謂之軨水
晉武帝平吳割臨沮之北鄉中廬之南鄉立上黃縣治軨鄉
沶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沶溪東流合于夷水謂之沶口
也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逕蠻城南 城在宜城南三十
里 官本曰按城在之城近刻訛在上句南字上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上城南二字當倒互 春秋莫敖自
羅敗退及鄢亂次以濟淇水是也 趙釋曰一清按今本左傳作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陸德明音義曰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九域志宜城縣有淇水鎮又删定元豐九域志南漳縣有漳水沮水淇水鄢水是

知經典釋文誤作其水字也夷水又東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長谷水官本曰按近刻脫長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長谷水落長字荊州記挍增長谷卽左傳之荒谷也卽是水也官本曰按也上近刻衍者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者字衍文舊堨去城朱趙有一字百許里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爲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于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爲臭池後人因其渠流以結陂田城西陂謂之新陂覆地數十頃西北又爲土門陂從平路渠以北木蘭橋以南西極土門山東跨大道水流周通其水自新陂東入城城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歷大城中逕漢南陽太守秦頡墓北墓前有二碑頡鄀人也官本曰按鄀近刻作郡案朱作郡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鄀人也按鄀字似誤刻不然與本文何異乎隸釋載此文作鄀人以江夏都尉

出爲南陽太守趙釋曰全氏曰都尉非京朝官何以云出乎此後人所妄加者逕宜城中見一家東向朱家作冢趙改刊誤曰當作冢隸釋校改曰頡住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家後卒于南陽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二年春三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蓋死于兵亂也喪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吏爲市此宅葬之孤墳尙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冢前有二碑五字係重出衍文案朱趙有朱尙整作向塋趙改刊誤曰箋曰向宋本作尙按塋隸釋作塋又冢前有二碑下趙釋曰一清按五字與上複蓋刪削之未盡者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其水又逕金城前縣南門有古碑猶存其水又東出城東注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是漢南郡太守王寵所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良肥美更爲沃壤也縣有太山山下

有廟漢末名士居其中官本曰按近刻名訛作多脫居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多當作名士下落居字何焯校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于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爲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于永嘉中始爲人所毀其餘文尙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化鶴鳴此山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聞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聞當作問季云官本曰按近刻脫季字案朱趙無山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沔南彫散沔水又逕鄀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爲楚附庸楚滅之以爲邑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

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楚昭王爲吳所迫自紀郢徙都之官本曰按近刻脫自字紀訛作絕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絕當作紀漢書地理志江夏郡若縣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紀郢上落自字卽所謂鄀都盧羅之地也官本曰按郢字近刻訛在楚昭王上案朱趙同秦以爲縣沔水又東敖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逕太趙作大陽山西南流逕新市縣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逕襄陽都縣界西南逕狄城東南左注敖水趙釋曰名勝志承天府鍾祥縣下引水經云沔水又東豐樂水注之敖水枝水又注之今本無豐樂水之目石倉自釋云按豐樂河源出大洪山西北流逕盤石嶺溉田甚廣民賴以豐故名敖水源出黃仙洞西南流合枝水卽今之直河也枝水出横嶺西北流逕古都縣又西南逕狄城西左注敖水所敘最爲詳析足補是注之亡方輿紀要亦云直河俗訛作池河志云池河卽水經所載枝水也敖水又西南流注于沔寔曰敖口趙寔改是刊誤曰寔當作

是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太傅羊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官本曰按聊近刻訛作耶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傳定公五年杜預註曰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耶字誤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魯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者也

又東過荊城東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今謹全書體例定爲經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經混作注

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官本曰按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也禹貢所謂內方朱趙有山字至于大別者也既瀆帶沔流寔

會尚書之文矣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江夏郡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沔水又東右會權口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克權權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是也趙釋曰一清按左傳是闞緡以權叛楚子圍而殺之叛與殺者皆緡也今注云云殊失本旨且事亦非在莊公十八年左氏特爲巴人伐楚作緣起耳東南有那口城權水又東入于沔沔水又東南與揚口合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朱揚作陽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陽口晉書作揚口通鑑注引此文俱作揚下同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趙釋曰沈氏曰荊州記云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決赤湖進灌郢城是紀南城郢城爲二也一清按史記索隱楚都郢今江陵縣北紀南城是平王更城郢今江陵東北故郢城是楚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郢與紀南爲二城明矣而紀南本號郢鄢

注亦未盡非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陂趙不重陂字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餘步在靈溪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二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陂水又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揚水官本曰按揚近刻訛作楊下同 案朱訛趙改又東北路白湖水注之官本曰按路白近刻訛作流曰 案朱作路曰趙曰改白刊誤曰箋曰克家云路當作流按非也白湖亦曰路白湖與中湖昬官湖而爲三杜預闕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卽是水也曰字當作白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隄下曰昬官湖三湖合爲一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治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謂此處也春夏水盛官本曰按夏近刻訛作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秋當作夏方輿紀要校則南通大江

否則南迄江隄北逕方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方城郢南四 案朱訛趙改蠻府也又北與三湖會故盛引之日南蠻府東有三湖源同一水蓋徙治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白湖官本曰按白近刻訛作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自當作白下注揚水朱揚作楊趙改刊誤曰楊水當作揚水下同以廣運漕趙作漕運揚水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圓二里其深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隄臨際水湍遊憩之佳處也揚水又東北流東得赤湖水口官本曰按東得近刻訛作得東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得東二字當倒互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湖東北有大暑臺官本曰按暑近刻訛作置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江陵縣下云清暑臺一名大暑臺在城東二十里置字誤也高六丈餘縱廣八尺一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遊者登之以暢遠情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

官本曰按溪近刻訛作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港當作溪晉書桓元傳云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于靈溪是也
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
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
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官本曰按吳語子胥
稱楚靈王不君乃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韋昭云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下故
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　趙釋曰一清按此是外傳吳語之文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
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爲章華
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
過容宴之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趙釋曰全氏曰下有脫文言此瀆
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其水北流注于揚水揚水又東
北與柞溪水合官本曰按柞近刻訛作祚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祚當作柞水出江陵

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
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殷仲堪于江陵仲堪
北奔縊于此橋柞溪又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
湖水又東入于揚水揚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
柘水即下揚水也巾水出縣東朱趙有一字百九十里西逕巾城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下字　案朱趙有城下置巾水戍晉元熙二年竟陵郡巾
水戍官本曰按近刻作上巾水戍山　案朱趙同得銅鐘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
西逕竟陵縣北西注揚水官本曰按近刻注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注謂
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
鄉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即此也秦以爲縣王莽之守平
矣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劉隆爲侯國城旁有甘魚陂左傳

昭公十三年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者也揚水又北注
于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于當陽也張飛
按矛于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官本曰按斜近刻訛作邪　案朱作邪趙
改邪刊誤曰蜀志先主傳云斜趣漢津斜與邪同遂濟夏口是也沔水又東得滻口
其水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淼若
滄海朱趙淼作浩趙刊誤曰箋曰浩宋本作淼按浩字義通洪潭巨浪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疑作洪
濤按潭字不誤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滻丹漅是
也官本曰按朱近刻訛作珠　案朱訛趙改
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朱過作逕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夏水從西來注之
即堵口也趙堵改賭刊誤曰全氏云堵口當作賭口晉書甘卓傳作豬口若作堵口則是堵水之口非矣互見
夏水篇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沔陽縣下云周地圖經云賭水合諸水同入漢水自漢入賭名爲七里汙即屈原逆漁父

與言濯纓鼓枻而去是此地全祖望曰按夏水決入之地曰賭口非有賭水也而記又引荊州圖副及盛宏之說則亦不
以爲有水名賭也互見夏水篇爲中夏水縣故邔亭左傳若敖娶于邔是也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左傳所爲若敖聚于邔是也　案朱訛趙改二字刊誤曰爲當作謂聚當作娶孫校曰按邔即鄖字
即雲澤也王逸注楚詞云楚人謂澤日夢故日雲夢今人云二澤名非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
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城在東北沔水又東逕左桑官本曰按
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
舟以進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沒死于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
昭王南征而不復官本曰按而近刻訛作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之左傳作而寡人是問
屈完曰君其問諸水濱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
于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合巨亮
水口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北承巨亮

湖官本曰按近刻脫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亮湖上落巨字南達于沔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庚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止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殯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鄭公潭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脫公字案朱訛趙改並無公字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言鄭武公與王同溺水于是余謂世數既懸官本曰按余近刻訛作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今當作余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鄭鄉守邑大夫僭言公故世以為鄭公潭耳趙釋曰全氏曰同死者是祭公此或以鄭丹遺愛得名沔水又東得死沔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言昭王濟沔自是死官本曰按沔字近刻訛在死字下案朱趙同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趙釋曰全氏曰死沔之死亦如死汝死過死沙死穀之類皆水之枯者沔水又東與力口合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有溾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池河山官本曰按池河山近刻訛作河池山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河池山字誤方輿紀要承天府沔陽州景陵縣東北七十五里有涸河自府北池河分流經此又東南入于沔水景陵楚竟陵邑漢屬江夏郡晉末分置宵城縣同河即溾水也溾同聲相近又府北一十五里有直河俗呼為池河源出大洪山山在京山縣北二十里京山前漢為雲杜安陸二縣地後漢為雲杜南新市二縣地晉惠帝時析置新陽縣屬竟陵郡然則溾池河山即大洪山直河即枝水也今本誤寫池為地又倒互池河作河地遂難通曉耳寰宇記郢州京山縣南有泗水云在縣東四十里東入復州竟陵界泗河亦即池河之誤道元涢水篇注云泗或作池字可證也東流逕新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分雲杜立溾水又東南流注宵城縣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力口沔水又東南涓水入焉官本曰按此九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趙增沔陽二字刊誤曰縣上落沔陽二字江水注參校增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處沌水之陽也沔水又東逕臨嶂故城北官本曰按臨嶂近刻訛作林鄣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林鄣一作臨嶂顧祖禹云臨嶂即沔陽也有臨嶂山在沔陽府西六十里層山臨江盤基數十里晉下山下遊沔陽縣今亦名城頭山有峰曰烏林峰俗謂之赤壁誤也並見江水注

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鎮此也

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

庚仲雍曰夏口亦曰沔口矣尚書禹貢云漢水南至大別入江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按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陂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陂何焯校改阪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官本曰按在近刻訛作是案朱趙作是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漢陽府下云大別山在府城東北漢江之右一名魯山一名翼際山小別山在漢川縣南十里亦名甑山決水篇廬江雩婁縣之大別山別是一山非禹貢之大別也卷末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仍誤以為在安豐蓋惑于班志而不能別白也

水經注卷二十八

水經注卷二十九

後魏 酈道元撰　長沙王氏校本

沔水 朱有下字 趙無此目　潛水　湔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朱趙作沘水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 案朱趙此下連上爲二十八卷

尙書禹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

又東北出居巢縣南 官本曰按此經及下又東過牛渚當在其一東北流之下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之上

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尙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永平元年漢明帝更封菑丘侯劉般爲侯國也江水自濡須口

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 官本曰按導近刻訛作遵 朱訛趙改刊誤曰遵當作導 案 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絕塘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水出東北馬子硯 朱箋曰疑作峴趙改峴 之淸溪也東逕淸溪城南屈而西南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流字 案朱趙有 歷山西南流注柵水謂之淸溪口柵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鵲城南西南注柵水 官本曰按西南近刻訛作西流 案朱同趙增南字刊誤曰西下落南字通鑑注校補 柵水又東南積而爲竇湖 中有洲湖東有韓綜山 官本曰按綜近刻訛作縱 案朱趙作縱下同趙釋曰全氏曰韓縱卽韓綜吳將韓當子事見吳書縱綜字通 山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爲後塘北湖湖南卽塘也塘上有穎川僑郡故城也竇湖水東出謂之竇湖口東逕刺史山北 官本曰按東逕近刻作湖水東出逕 案朱趙同 歷韓綜山南逕流二山之間出王武

子城北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爲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 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虎山下落城字 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也昔諸葛恪帥師作東興隄以遏巢湖傍山築城使將軍全端留畧等各以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鎭東諸葛誕率衆攻東關三城 趙釋曰一淸按吳書諸葛恪傳云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魏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三嗣主傳云全端守西城留畧守東城通鑑陳大建五年遣吳明徹等北伐別將任衆軍於東關克齊東西二城顧祖禹曰卽諸葛恪所築此云三城按朱然傳云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大塢卽濡須塢三關卽東興關也是東興本有三城其後元遜更分築兩城耳三字亦非誤也 將毀隄遏諸軍作浮梁陳于隄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譟奮擊 官本曰按塘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黃省曾本作塘三國志吳書丁奉傳云遂據徐塘方輿紀要云徐塘在濡須水東 朱異等以水軍攻浮梁魏征東胡遵軍士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卽東興隄城亦關城也柵水

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南胡景略城北 官本曰按近刻脫略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胡景下落略字梁天監四年侵魏合肥胡景略與趙祖悅同軍交惡而韋叡解之事見南史韋叡傳然有大可疑者梁天監四年是魏孝昌元年明年道元被害於陰槃其成書又不知在何時安得遽取胡趙築城以相證而又云魏事已久難用取悉何耶此與襄陽水下引吳均詩同一蔽也

又東南逕張祖禧城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鄭衛尉城西魏事已久難用取悉推舊訪新略究如此又北委折蒲浦出焉柵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柵口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水字衍 案朱同 趙乙刊誤曰當作柵水口卽柵江口也

又東過牛渚縣南 趙釋曰一淸按牛渚圻名漢末嘗置縣也注云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姑孰今當塗縣地烏江廢縣在和州東北四十里蓋夾江南北岸也寰宇記太平州當塗縣下云淮南記曰吳初以周瑜屯牛渚晉鎭西將

軍謝尚亦鎮此城而牛渚山上有采石戍在城西北面上之最狹處然則雖未立縣而未嘗無城也縣字或當作圻亦或是城字**又東至石城縣**官本日按牛渚乃山名非縣名大江過其北非過其南縣南二字之上有脫文牛渚在今當塗縣西北二十里石城故城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道元辯經之誤云不得逕牛渚而方居石城也今攷石城不特在牛渚西且在居巢西居巢故城在今巢縣東北五里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當是餘杭之誤作水經者本之曰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以地望推之說外不可通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下當云又東過皖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杭縣東入于海則與漢志適協不言北江所終者水經之末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海大江源委因首尾完備矣然沔水經文自彭蠡以下在道元時已倒亂道元雖正其失而言之亦未能明析是以自言緝綜所躔未必一得其實也

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朱趙有也字**于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居石城也**朱居作界趙改刊誤曰界當作居**蓋經之謬誤也**趙釋曰一淸按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詩李善注引水經注云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卽南州矣今本無之姑孰于湖今太平府當塗縣地晉咸和初僑置淮南郡于此九井山在龍山之南桓溫所鑿元興二年桓元築禪位壇于九井山北大江在西北梁承聖初王僧辯討侯景至姑孰景將侯子鑒度南州於岸挑戰卽此處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官本日按此二字當在東至會稽餘姚縣之上**又過毗陵縣北爲北**趙作大**江**

地理志毗陵縣會稽之屬縣也官本日按近刻志下衍日字會稽上衍舊字復脫也字案朱同趙增也字說見下**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官本日按縣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也字當移在屬縣之下**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卽北江也經書爲北江則可**官本日按爲近刻訛作在　案朱作在趙刪江字刊誤曰江字衍文**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趙釋曰一淸按大江不得東至餘姚入海道元證經文爲誤是矣而其下以分江水合爲南江以應餘姚入海之文水名已殊而其道亦變不特非禹貢三江之迹并班志所記亦多不合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官本曰按地理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十會稽郡一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本屬二水各不相蒙道元合之爲一吳非也　趙釋曰胡氏渭曰按志以分江水繫石城南江繫吳縣至道元始貫穿爲一條一淸按道元依經立注誤以震澤爲南江而又合分江水言之謂其水得至餘姚入海也遂改寘班書以就已說且班志云吳故國周太伯所居六朝時曰吳國道元因改縣曰國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晉太康元年立**官本日按近刻脫立字　案朱趙無**隸宣城郡東合大溪**官本日按大近刻訛作天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天當作大**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官本日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攷江水自石城東入以下並注內敘分江水所逕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孫校曰南江自貴池以東今斷續不可尋其貴池水仍東北入江謂之貴口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官本日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東訛作又南東　案朱訛趙改刪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又南之南衍文**又東合涇水**官本日按合下近刻衍注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淸按漢志丹陽郡涇縣注韋昭曰涇水出蕪湖**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官本日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溪水昔**趙有鋌字**縣人**趙有陵字**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溪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趙有葬字**山下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朱箋曰列仙傳云陵陽子明者銍人也於旋溪釣得白龍子明懼解鈎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

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山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栖其冢邊樹上鳴呼子安云晉咸康四年改曰廣陽縣溪水又北官本曰按溪近刻訛作溪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溪水當作溪水即旋溪也合東溪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官本曰按此水今亦名小淮河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丹陽郡陵陽縣下亦引桑欽語今宣城人呼爲小淮水乃東壩之上游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南江二字案朱脫趙增江字刊誤曰於文當重一江字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東逕故鄣

縣南安吉縣北光和之末天下大亂此鄉保險守節官本曰按近刻脫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此下落鄉字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吳地記校補漢朝嘉之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于川川水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湖口訛作河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河口當作湖口下云謂之五湖口是也南江東注于具區官本曰按南江近刻訛作江南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江南二字當倒互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會稽郡吳縣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官本曰按近刻蕩訛作塘射湖脫湖字貴湖下衍上湖二字案朱同不衍趙改刊誤曰箋曰射貴湖下脫上湖二字按方輿紀要云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酈道元曰長塘湖射湖貴湖滆湖與太湖而爲五此即虞氏之說又云射貴湖今常州之芙蓉湖當時或分爲二故虞翻以射貴爲二湖也名勝志云上湖一名射貴湖則上湖即射貴湖矣蓋上湖之名晚出故射貴可分爲二湖以當五湖之

數而不容增上湖于射貴之下讀者審之朱長文續吳郡圖經則以爲道元謂長蕩湖貴湖上湖滆湖與太湖而爲五蓋傳聞之異久矣趙釋曰全氏曰按虞翻說無長蕩湖有洮湖謂長蕩即洮也韋昭說則以爲胥湖蠡湖洮湖滆湖與太湖而爲五其謂五湖祇一太湖者張勃吳錄也朱長文續吳郡圖經曰道元謂長蕩湖貴湖上湖滆湖與太湖而爲五蓋以射湖已與貴湖合也抑或所見之本異耶吳志云貢湖游湖梅梁湖金鼎湖胥湖其名皆出于近代也今吳中人又謂射貴湖即上湖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國語曰越伐吳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而字衍文戰于五湖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兼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下落兼字孫潛校增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圓五百里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具區五湖明是兩處而孔傳謂太湖一名震澤正義爲之辭曰徐州浸藪各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藪

謂之澤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班志曰在吳西亦未當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云在吳南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通洞庭山上有石鼓長丈餘鳴則有兵故吳記曰太湖有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出弓弩材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遠莫知所極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俱以洞庭爲目者亦分爲左右也但以趣矚

為方耳既據三苗宜以湘江爲正是以郭景純之江賦云爰有包（趙作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幽岫窈窕（趙釋曰朱箋曰詩話云吳有洞庭山名也楚有洞庭湖名也郭景純云吳有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蓋謂君山有石穴通吳之包山故包山亦以洞庭名酈善長注水經二湖俱以洞庭爲目誤也一清按善長未嘗以吳之洞庭爲即楚之洞庭吳中之山曰洞庭故湖亦即其稱既有斯名不可得而沒也朱氏蓋未之審耳）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謝康樂云山海經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五百里（官本曰按近刻脫百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山海經文是又東五百里不云在句餘東五里謝誤引或五下脫百字耳）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句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具區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此二字誤疑作句餘）今在餘姚鳥道山西北（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舊本作曰北按北上落西字會稽志引此文校正作曰字誤也）何由北望具區也以爲郭于地理甚昧矣（趙釋曰一清按全氏曰是蓋以南江當具區然則其川三江而說者又以此水當之何也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曰謝言山水微與今時不合未足爲據也唐子畫云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與山海經所記句餘道里不差于北望具區之文又合然則謝說誠然謬也）

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叩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事備羅浮山記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溪水入馬山陰西四十里（官本曰按山陰下近刻衍縣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此處何以闌入山陰縣山陰隔越浙江之東苕水在其西鄙以山陰谿水即苕水則具區山之陰所出之水也行間斷爛後人見上有山陰二字即塡入縣字而水道不可問矣）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煖二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苕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也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楊泉五湖賦曰（官本曰按泉近刻訛作修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楊修當作楊泉何焯校）頭首無錫足蹏松江負烏程于背上懷太吳（趙作太湖）以當胷岞嶺崔嵬穹隆紆曲（朱箋曰孫云按五湖賦岞嶺作岝崿崿穹窿二山名趙嶺改崿隆朱趙作窿）大雷小雷湍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岞嶺山俗說此山本在太湖中（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此下落山字續吳郡圖經引此文校增）禹治水移進近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近東　案朱訛趙改說見下）又東及西南有兩小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及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續吳郡圖經引此文作禹治水移進近吳又東及西南有兩小山今改正）皆有石如卷笮俗云禹所用（趙作閒）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笮嶺山蹝自此以東差深（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求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求續吳郡圖經引此文作東）言是牽山之溝此山去太湖三十餘里（趙釋曰董氏斯張廣博物志曰水經注大湖中穹窿山有銅闕今本無之全氏曰自潛通耶挪以下皆襲山海經無稽之言而更廣爲傅會）東則松江出馬（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文以下皆係注內敘太湖之水下流注海爲三江者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續吳郡圖經亦作注）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趙增南字刊誤曰吳國下落南字）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國南五十里五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五字重文宜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也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歧訛作奇　案朱訛趙改又歧朱趙作奇刊誤曰箋曰奇

分當作岷分爾雅八岷爲渚按廣韻奇異也言所出異道也字不誤九字是注混作經續吳郡圖經引此文亦是注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爲松江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道元曲爲此說以應漢志南江在南之文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名稱相亂官本曰按近刻脫名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字不與職方同庚仲初揚都賦注曰官本曰按近刻脫賦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揚都賦注落賦字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趙也上增此非禹貢之三江七字刊誤曰續吳郡圖經引此文而三下有此非禹貢之三江七字今校補趙釋曰一清按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繆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官本曰按谷水上近刻衍爲字此句之下衍吳記曰三字案朱趙同趙刪爲字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神異傳曰由卷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趙無曰字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朱箋曰搜神記作欲縛之門將趙改將下同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朱趙作煞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爲谷矣因曰長水城水曰谷水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卷縣治也卽吳之柴辟亭官本曰按辟近刻訛作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僻當作辟漢書地理志校師古曰辟讀曰壁故就李鄉檇李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吳黃龍三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四年案朱趙作四趙釋曰一清按吳書孫權傳黃龍三年夏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冬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則是嘉禾改元定在三年之冬此云四年字誤耳有嘉禾生卷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

和改爲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舊吳海昌都尉治晉太康中分嘉興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治孫潛校改立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官本曰按延近刻訛作逕案朱趙作逕秦始皇逕此美人死葬于山上山下有美人廟谷水之右有馬皐朱趙作睪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爲鹽于此縣也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于其地置海鹽縣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官本曰按展近刻訛作辰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展武辰字誤漢安帝時官本曰按近刻脫時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安帝下落時字孫潛校增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趙釋曰一清按劉昭補註郡國志曰今計偕簿海鹽縣之故治順帝時陷而爲湖今謂爲當湖大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縣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東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于縣出爲澉浦官本曰按澉近刻訛作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吳郡志開元五年刺史張廷珪奏置海鹽縣澉浦鎭至元嘉禾志澉浦在海鹽縣南四十五里散字誤以通巨海官本曰按引吳記至此胡渭云卽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爲東江者也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于縣蓋汎于風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毘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爲江水之所分毘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知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又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源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今按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

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經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之義不合而揆方命名亦第其然矣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於江即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元恐違漢志反以歷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荆溪南江即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一清按禹貢以漾漢觸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水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而不言南江但三江既入揚州之水已治而大別則在荆域于是班固疑之別著三江之道以爲南江在吳南水經更以震澤當之而又無中江之目遂與經異蓋水經所謂江水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者中江也其一過毗陵縣爲大江酈以北江釋之其下又以南江當之以其在毗陵縣之北故名之曰北江而東至餘姚入海則仍是南江水道故以經文大江二字爲誤中江水見江水篇而今亡矣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

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現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水經本班志以立文然班志石城之分江水自是分中江之水而別爲一支者至道元始名爲南江故云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大氐多衰周時以人力爲之而非天地自然節宣之氣可比南江至餘姚與浙江合又于餘暨東與浦陽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而東合浙江之柳浦今其水道多不可問後之釋水者宜無取于此卷也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謝靈運云具區在餘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餘姚　案朱趙作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趙釋曰全氏曰按餘暨今之蕭山也如何以爲餘姚之別名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趙釋曰隋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撰今失傳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朱趙作誌多言

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江南朱趙作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趙釋曰禹貢錐指曰餘杭乃姚字之誤**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官本曰按此所謂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者乃漢志所謂分江水之正流非南江枝分也然則漢志餘姚爲餘杭之誤以此證之甚明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班固所謂南江者實松江也闞駰所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即分江水經謂之南江者也或以爲北江大繆酈道元篤信班固故不能無疑于此又曰江水自湖口以東歷烏程縣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亦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亦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瀉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致堙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一清按東樵之言非也以松江爲南江正是酈注今混作經道元何嘗有疑于此乎且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纏絡何必截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二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即今浙江亭東跨浦橋

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徙治錢唐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即今杭州江于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尚未盡湮也**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趙釋曰一清按臨平湖在浙江西何以反自湖南通浦陽江乎此文容有錯謬**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官本曰按近刻脫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至字**又爲江也**官本曰按此下敘姚江在餘姚縣南者其水非浦陽江之分派道元欲附會經東至餘姚入海之文故有此說**東與車箱水合水出車箱山乘高瀑布四十餘丈雖有水旱而澍無增減江水又東逕黃橋下**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攷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以下乃注內因經之訛別敘餘姚之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臨江有漢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爲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于蜀復修舊好**江水又東逕赭山南**官本曰按赭近刻訛作緒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陳書徐陵傳子儀隱于錢塘之赭山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云赭山在鹽官縣西南四十五里姚寬西溪叢語云夾

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海寧縣志 虞翻
云赭山與紹興龕山相對葢浙江潮汐所由也赭字誤
嘗登此山四望誡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
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在江南者 官本曰按在近刻訛作有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有當作在 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爲有徵矣江水又經 趙作逕 官
倉倉卽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
也是地卽其雙雁送故處 朱箋曰孔曄會稽記云虞國爲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雁隨軒及
還會稽雁亦隨焉其卒也猶棲於墓不去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雙雁棲墓事謂是虞歆卽翻之父亦嘗爲日南太守此
用孔奕會稽志作虞國而寰宇記鄮縣下又引郡國志作陳國葢陳虞同姓陳國卽虞國也 江水又東逕
餘姚縣故城南 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文攷經有至會稽餘姚之文故注以縣南水當
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 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 朱作吳將所築箋曰宋本
作吳將朱然所築也趙依宋本 南臨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謂滄海浩浩萬
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 朱趙有一字 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
官本曰按因下近刻衍其字 案朱趙有趙刊誤曰箋曰宋
本作句章山按山海經南山經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郭璞註曰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餘縣北故此二縣因此爲
名見張氏地理志張氏疑是張勃朱氏以注下有句章之名
僞託宋本改句餘爲句章豈知出于山海經乎又寰宇記引
郭璞註云山多琊璋故取二縣以爲名較今本山海經註多
一句吳志伊廣註之所未及引也 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逕
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並爲良疇矣江水又東注于海 官本曰按
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
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
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
取悉雖蠡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朱趙至此止爲二十
八卷終趙釋曰一清按此篇經注多脫誤容有後人附益之辭讀者審之

潛水出巴郡宕渠縣 朱趙此下入二十九卷朱卷首注太下又東過堵陽縣至晋鑿齒又爲其宅銘焉趙
移前同 官本
潛水葢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
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 趙釋曰全氏曰伏水劉昭補注郡國志引蜀都賦註以爲
復出水一清按韻會濮伏流也或作洑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而其地又名白洑是亦復出水之義也唐置彼科巡院
于白洑鎭在潛江縣界道元故單釋伏爲潛也 或以爲古之潛水鄭玄曰漢別爲潛
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 朱導作通趙改刊誤
曰通漢當作導漢 卽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劉澄之稱白水
入潛然白水與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 縣以延熙中分巴
立宕渠郡葢古賨國也今有賨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
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儛高祖愛習之
今巴渝儛是也縣西北有餘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 朱趙餘皆
作不朱箋曰漢志巴郡宕渠縣注徐曹水出東北南入灊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巴郡宕渠縣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灊徐谷
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
還鄉漢水暴長 官本曰按近刻脫漢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漢字寰宇記果州相如縣西漢水
下引此文按增 郡縣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 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祭下落之字寰宇記校增 今所謂馮李也
又南入于江
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卽潛水也其南源取道巴
西 官本曰按近刻脫道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取下落道字 是西漢水也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左思
蜀都賦云演以潛沫劉逵注潛水與郭璞同劉昭於犍爲武陽下引蜀都賦注以爲潛水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
大綏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灊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注與郭璞說同下文又引康成之言以

爲譌按宕渠故城在今順慶府渠縣界酈道元云宕渠水卽潛水規江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于漢規避今渠縣之渠江源出夔州府太平縣東萬頃池自南江通江二縣界西南流至今州入嘉陵江者是也此水本出山源不出于漢徧考近志其地亦無所謂大穴通岡山下者且漢志云西南入灊灊卽禹貢之潛而此水與之合則是班固原不以此水爲禹貢之潛也水經改云入江故酈援郭鄭之說以立注而不知二氏所言丰漢青與宕渠無涉移彼入此舛繆殊甚且此水源出巴嶺巴嶺在南鄭縣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舞千尋冬夏積雪不消包孤雲兩角米倉諸山賈耽云與元之南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必三日始達上嶺王詔之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其險如此禹必不以爲貢道潛不在宕渠無疑矣一淸按漢志潛水西南入江與水經合不云入灊其入灊者不曹水也東樵何以誤引而繆證之

湍水 趙釋曰元遺山集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詩自註水經湍音專 **出酈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

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淸徹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東 官本曰按近刻脫陽字 刊譌曰漢書地理志酈屬南陽郡此落陽字 案朱脫趙增刊 史記所謂下酈析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析字 趙作析酈刊誤曰酈上落析字 案朱脫 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左將黃同爲侯國 趙釋曰一淸按史表是下酈侯左將軍黃同索隱曰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又漢表是下酈侯師古曰酈音宁然表明云南陽則酈縣是也若作宁音則在馮翊矣亦爲誤也 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 朱作菥箋曰前漢地理志作析谷趙改析 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 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竝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 菊水東南流入于湍 趙釋曰一淸按漢志宏農郡析縣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師古曰鞠水卽今所謂菊潭也黃水見丹水注 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

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 縣本穰縣之盧一本作廬鄉宛之臨駣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 趙釋曰一淸按魏晉之際軍中有軍司馬東里衮爲于禁軍司馬是也又有軍司杜預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是也胡三省曰軍司軍司馬也 張詹 趙釋曰寰宇記作張澹 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 官本曰按丹近刻訛作凡 案朱作凡趙改凡趙釋曰何氏曰凡古丹字俗本作凡誤也 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錮南山寧同壽乎 湍水又逕穰縣爲六門陂漢孝元之世 官本曰按元近刻訛作成 案朱趙作成 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 官本曰按堨近刻訛作碣 案朱訛趙改 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 趙釋曰一淸按建昭是元帝紀年成帝則有建始之號漢書循吏傳信臣由南陽太守遷河南太守徵爲少府立堨事在元帝之世無疑故平帝元始四年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九江以召父其時信臣已卒至五年更開三門爲六門堨又別是一事而道元遂言之淸水注云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陂直以元始所開亦信臣之遺規則誤矣滿漁志又云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豈久歷宣元之世不易其任故能成其功業耶 漑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修理晉太康三年鎭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 六門側又有六門碑 官本曰按又近刻訛作猶 案朱趙作猶 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 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

午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

又東過白牛邑南

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劉嵩爲侯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湍水又三字　案朱趙有　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云白牛蓋鄉亭之號在鄧州東東南逕安衆縣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丹以元朔四年封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封趙作四年封路最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漢表涅陽侯最朝鮮相路人子似失其姓又云在齊地理志齊郡無涅陽未詳其義又史表呂勝亦封涅陽索隱曰縣屬南陽則漢表疑誤抑或食邑在齊耶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云是左伯豪碑官本曰按伯豪近刻訛作桃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列士傳左伯桃按非也隸釋引此文作左伯豪黃省曾本原是豪字後漢書云左雄字伯豪涅陽人是也列士傳之左伯桃未能知其葬處魏書地形志濮陽郡廩丘縣有左伯桃冢寶刻叢編引訪碑錄云左伯桃碑在安肅縣西十五里皆去涅陽甚遠朱氏不引范史而襍引他傳亦好奇之過也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爲陂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于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蓋于二水之間以爲沿涉之艱阻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

又東南至新野縣

湍水至縣西北東分爲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與奉朝請西華侯鄧晨故宅隔陂官本曰按近刻與訛作其華訛作亭　案朱趙同鄧颺謂晨宅略存焉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爲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爲當作謂

東入于淯官本曰按此四字原本訛入注內按略存焉下近刻仍作經文接又東南至新野縣下　案朱趙同近刻

均水出析朱趙作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趙釋曰寰宇記鄧州內鄉縣下云析水即

水經之均水也出析縣北南入于沔謂之均口郡國縣道記析水逕析縣東今析水逕縣西蓋酈氏之經有誤矣

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修陽葛陽二縣界也趙釋曰一清按魏書地形志析州修陽郡領修陽葛陽二縣葛音同通用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爲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縣即析縣之北鄉趙無下縣字故言出析縣北山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　案朱趙無朱箋曰前漢地理志弘農郡有析縣後漢郡國志析縣改屬南陽郡趙釋曰一清按經文是出析縣北山均水又東南流逕其縣官本曰按流下近刻衍注字　案朱趙下南越南鄉縣官本曰按下南越三字有舛誤當作又南逕又南流與丹水合又南當涉都邑北朱邑下有縣字趙刪刊誤曰續志筑陽有涉都鄉漢表武帝封南海守子嘉爲涉都侯則西京已有是邑而未爲縣師古曰邑繫于縣縣字羨文南入于沔

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爲博山縣明帝復曰順陽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于是縣則無聞于順水矣章帝建初四年封衛尉馬廖爲侯國官本曰按廖近刻訛作康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馬康是馬廖之誤見范史馬援傳晉太康中立爲順陽郡郡縣官本曰按近刻脫郡字　案朱脫趙增縣字下屬刊誤曰順陽下落郡字見晉志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均口者也朱均水作汋水均口作汋口箋曰梁書曰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師入汋均口馮道根說顯達曰汋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鄧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及敗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汋均口戍副李子田析蹟云水經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汋水汋水又南流注於沔水謂之沔口與均水實一水故謂之汋均口趙汋並改均刊誤曰汋口當作均口北史魏廣陽王建弟嘉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益驗梁書汋均口之誤何焯曰梁書汋均口均字是讀者所音後人誤以入太行魏書孝文紀只作均口難易以今字尚不至重複也今人讀史不知汋均重音改作汋均口趙釋曰一清按通鑑釋文辨誤云孫愐曰汋水名出析縣北山南入沔今作均蓋

汋均同音或曰均口或曰汋口後人遂連汋均二字言之謂爲汋均口禹貢錐指曰沔水注云沔水又東南逕涉都縣東北均水于此入沔謂之均口或从水作汋韻會均字下云隋置均州取汋水名是汋卽均也史承水經之誤曰汋口晉桓溫伐秦水軍自襄陽入汋口是也或又曰汋均口齊陳顯達攻魏馬圈軍入汋均口是也汋口及汋均口自是史誤東樵猥云史承水經非矣 故地理志謂之清水 趙清改育下同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宏農郡盧氏縣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沔全氏曰育淯之不可混猶汋沔之不可通也蓋與過鄧入沔之清水有別也下同 言熊耳之山清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入于沔 官本曰按地理志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又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宏農郡盧氏縣下云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育水卽均水非自鄧入沔之清水也書敍指南曰水經均州地名曰龍井今龍井之文見沔水篇育溪注中均之爲育益可信矣

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

粉水導源東流 趙增房陵二字刊誤曰寰宇記云粉水出房陵縣東流蓋本水經以立文也導源下落房陵二字 逕上粉縣 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注 案朱趙作注趙釋曰一清按上粉縣不知何時所立兩漢晉宋魏諸志皆無之豈曹氏所置而旋廢者與寰宇記房陵縣有粉城沔水篇經注均有是縣此與淇水篇之臨淇縣同一卷中之可疑者也 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衆流故縣水皆取名焉

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 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訛入注內近刻仍爲經文

粉水至筑陽縣西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粉水當作口 粉水旁有文將軍冢 官本曰按近刻脫旁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粉水下落旁字全氏校增 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麗閭巨羨之爲南陽葬一婦墓側將平其域夕忽夢文諫止羨之不從後羨之爲楊佺期所害論者以爲文將軍之祟也

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

王莽更名朝陽爲厲信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爲厲信縣 案朱同趙刪曰朝陽也四字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朝陽縣莽曰厲信注文曰朝陽也四字衍 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

又東至新野縣南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西 案朱趙同 東入于淯

比水出比陽東北太 趙作大下同 胡山 官本曰按比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泚注內同卷之三十二泚水亦訛作泚考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又廬江郡灊縣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音比又布几反今據以訂正二水之名 案朱趙作泚下同說見下 東南流過其縣南 官本曰按過近刻訛作逕 案朱趙作逕 泄水從南來注之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續志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訛後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比水西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

太胡山在比 朱趙作泚下同 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張衡賦南都所謂天封太狐者也 朱趙狐作胡朱箋曰胡與狐通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御覽引注文作大狐又云胡一作狐南陽圖經云山有大石如狐范史樊英傳作壺山音同通用 應劭曰比水出比陽縣東入蔡經云泄水從南來注之 朱無二字趙增刊誤曰南來下落注之二字黄省曾本校增 然比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 朱泚作泚趙改刊誤曰壽春之泚水是泚字字或作淠淠泚音同泄水流合焉經云泚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東北過六縣東北入于淮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西與泚水合西北入于淮是泄水與入蔡之泚水了無關涉此篇經云泄水從南來注之自是經誤道元故辭而闢之漢志則以南陽泚陽之泚爲比水水經則以廬江灊縣之比水爲泚水交失之矣是注泚字誤當作泚 余以延昌四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比陽縣故城城南有蔡水出南磐石山故亦曰磐石川西北流注于比非泄水也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應之夾比而軍欲視水之深淺荊人射之而莫知也有芻 朱趙作蒭朱箋

曰一作㲺者曰兵盛則水淺矣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也
比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
于比水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比水余按呂忱字
林及難字爾雅竝言灤水在比陽脈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
津注宜是灤水音藥 趙釋曰一清按此二字乃注中注也 也比水又西南歷長
岡舊月城北 官本曰按舊字近刻訛在北字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舊字當移在月城上 比水右
會馬仁陂水 朱右作又趙改刊誤曰又孫潛校改右 水出灄陰北山泉流競湊
水積成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陂陂水歷其縣下西南堨之
以溉田疇公私引裂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列當作裂 水流遂斷
故瀆尚存比水又南迴會口與堵水枝津合 官本曰按堵近刻訛作緒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淯水注云地理志曰沘水堵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稱緒字誤 比水又南與澧水會
澧水源出于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爲派
水澧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善
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 趙釋曰一清按金石錄作衎彈碑詳見三十一卷淮水注
衛爲碑下 澧水又西北合溲水水出湖陽北山 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南案朱趙
作南趙釋曰一清按疑有誤文抑亦是大湖之南也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即湖陽之北山也 西流北屈逕
平氏城西而北入澧水澧水又西注比水比水自下亦通謂
之爲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于比水西斬之于斯水
也比水又南趙醴二渠出焉 官本曰按醴近刻訛作澧案朱趙作澧 比水又西
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其源微小 官本曰按其近刻訛作二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二寰宇記校改其 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申伯之都邑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
五字案朱脫趙增邑作也刊誤曰側水下寰宇記引此文有申伯之都也五字今校補 詩所謂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謝陽
侯即其國也然則是水即謝水也高岸下深 官本曰按近刻脫高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岸上落高字名勝志校增 浚流徐平時人目之爲淳灣水 城戍朱作
成箋曰一作戍趙改戍 又以淳灣爲目非也其城之西舊棘陽縣治故
亦謂之棘陽城也謝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比水比水 朱趙
不重比水字 又西南流逕新都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國
志以爲新野之東鄉 朱志下有曰字趙刪刊誤曰曰字衍文 故新都者也
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
比水于岡南 趙釋曰全氏曰此岡即上注云長岡也 西南流戍在岡上比水又
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 趙釋曰一清按坂門水即下板橋水也未知水有二名也抑誤字也
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山之西側有漢日南太守胡著碑
子珍騎都尉尙湖陽長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
石爲階陛廟北有石堂珍之玄孫桂陽太守瑒以延熹四年
遭母憂于墓次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字傾頹而梁字無毀盛
弘之以爲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隆 朱作陛箋曰孫云疑作隆
山趙改隆 山南有一小山山坂 朱作坂箋曰一作坂趙改坂 有兩石虎相對夾
隧道雖處蠻荒全無破毀作制甚工信爲妙矣世人因謂之
爲石虎山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廖國
也 朱廖作蓼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湖陽縣下云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飂字其音同耳漢六安
國有蓼縣則是舒蓼之蓼音了蓋字形之似而其地相去甚遠 竹書紀年曰楚共王會宋平
公于湖陽者矣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
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 趙刊誤曰箋曰宅陽乃比

陽之誤按非也以隸釋校是宮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廣起廬舍官本曰按近刻脫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起上落廣字名勝志校增高樓連閣波陂趙二字改陂案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嬴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功官本曰按近刻脫功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下落功字何焯曰以鈔本隸釋校增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齎送甚至世祖卽位追爵敬侯詔湖陽爲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趙釋曰一清按范史樊宏傳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王莽末義兵起宏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其水四周城溉城之東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趙釋曰一清按隸釋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君諱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延熹三年冬十有一月勒石城南有數碑無字又有石廟數間依于墓側棟宇崩毀惟石壁而已亦不知誰之胄族矣其水南入大湖湖陽之名縣藉茲而納稱也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西南與醴渠合又有趙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兩瀆雙引南合板橋水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于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後以爲神淵西南流于新野縣與板橋水合西南注于比水比水又西南流注于淯水也朱趙不重比水二字朱無注字趙增刊誤曰流下落注字

水經注卷二十九

水經注卷三十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淮水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孫校曰史記索隱引作㫖簪東北過桐柏山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孫校曰說文魏郡有𨙸陽鄉讀若錡今屬鄴本内黃北三十里尙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爲潧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白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下有脫文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卽復陽縣也闞駰言復陽縣胡趙作湖陽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東觀漢記曰朱祐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竝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辭鄙拙殆不可觀趙釋曰集古錄曰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蓋南陽太守修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然不著他事惟修廟祀神爾朱氏彝尊曰碑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其碑甚完好是爲後人所重摹一清案其一碑見隸釋第二卷卽道元所謂文辭鄙拙殆不可觀者也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淮水又東逕義陽縣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北流注于淮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

字是注混作經義陽郡治也世謂之白茅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世謂下落之字其城圓而不方闞駰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城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竝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爲名漢武帝元狩四年官本曰案元狩近刻訛作元光　案朱訛趙改封北地都尉衛山爲侯國也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雞翅山溪朱趙作磎澗瀠朱趙作濴委沿遡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渡水趙無水字故亦謂之爲九渡焉于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

東過江夏平春縣北

淮水又東油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章帝建初四年官本曰案章帝近刻訛作和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建初是章帝紀年子全見范史章八王傳和字誤封子全爲王國油水又東曲官本曰案油水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淮水今改正　案朱趙同趙增逕字連下曲岸北爲句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波三丈官本曰案沿下近刻衍流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流字衍文入于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北逕城趙作成下同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爲侯國王莽之新利也官本曰案新利近刻訛作利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利新漢書地理志作新利魏城陽郡治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水西出大木山山即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爵將家避難所居也其水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于淮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官本曰案此十

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傍川西南出窮溪得其源也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地理志曰四字　案朱趙有漢乃縣之趙釋曰一清案今漢志無此文文帝八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呂后八年　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𤩽箋曰孫云案史表文帝八年封封淮南厲王子劉勃爲侯國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東得𣸣口水源南出大潰山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載上八字訛作經下六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𣸣水今在信陽州東東北流寘帶三川亂流北注𣸣水𣸣水又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南陽置也晉太始初以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趙釋曰一清案希字疑誤侵逼徙治此城梁司州刺史馬仙琕不守官本曰案梁近刻訛作齊仙琕訛作鮮卑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通鑑梁天監四年魏人圍蔡道恭攻義陽益急上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元英徼擊之仙琕大敗而還蔡靈恩勢窮降于魏魏置郢州于義陽梁書本傳天監四年仙琕遷南義陽太守封含洭縣伯仍督司州諸軍事正指此事注云馬鮮卑不知傳寫之誤也抑南北流聞之訛也齊字亦誤當作梁魏置郢州也昔常珍奇自懸瓠遣三千騎援義陽行事龐定光屯于𣸣水者也𣸣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𣸣水又東逕義陽故城北趙增縣字刊誤曰義陽下落縣字城在山上因倚陵嶺周迴三里是郡昔所舊治城城南朱趙有一字一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一朱趙有一字百餘步深一丈東逕鍾武縣故城南官本曰案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鍾武下落縣字本江夏之鄳縣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曰魏

攻冥阨音義曰冥阸或言在鄳縣葙山也案呂氏春秋九塞其一也孫校曰冥阨即武勝關瀙水逕鄳縣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鄧邯爲鄳侯官本曰案鄳下近刻衍縣字　案朱衍趙刪說見下案蘇林曰音盲官本曰案近刻脫案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鄳縣侯衍去案字愚案非也鄳縣當作鄳侯案字仍存趙釋曰全氏曰六字注中注瀙水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至谷口谷水南出鮮金山北流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至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至字衍文瑟水注之水出西南具山東北逕光滝城東而北逕青山東羅山西俗謂之仙居水官本曰案近刻脫此六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羅山西下脫俗謂之仙居水六字名勝志引此文校補孫校曰仙居山在今縣南有水名能泉河即仙居水也東北流注于谷水谷水東北入于淮

又東過新息縣南官本曰案過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孫校曰初學記引作過

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亦曰扶光山孫校曰浮扶音近浮從孚聲即弋陽山也官本曰案近刻脫陽字　案朱脫趙增說見下出名玉及黑石堪爲碁其山俯映長淮每有光輝淮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十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引此文作即弋陽山也出名玉及黑石堪爲棊其山俯映長淮每有光輝淮水又東今校補二十四字逕新息縣故城南應劭曰息後徙東故加新也王莽之新德也光武十九年封馬援爲侯國外城北門內有新息長賈彪廟孫校曰元和志賈君祠在縣北一里廟前有碑面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曉碑官本曰案曉近刻訛作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程堯當作程曉魏書程仲德傳云分封少子延及孫曉爲列侯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裴松之註引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隋書經籍志有程曉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即其人也魏太和中釁用益宗劾誠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域當作誠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淮水又東合慎水官本曰案慎下近刻衍縣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縣字衍文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縣取名焉朱箋曰史記索隱曰慎陽屬汝南如淳曰音震闞駰曰合作滇陽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孫校曰元和志眞陽縣本漢慎陽縣淮水經縣南去縣八十里慎水出縣西南二十里漢高帝十一年封樂說爲侯國潁陰劉陶爲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見思如此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爲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爲上慎陂又東爲中慎陂又東南爲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脩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

之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毀之尋而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敢趙作故敗我灌龍淵官本曰案龍近刻訛作子　案朱趙作子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許揚傳作灌龍淵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謠曰敗我陂翟子威反乎覆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及子覆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作反乎覆水經多引異文可並存也陂當復明府興復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朱箋曰漢書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相奏決去陂水有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又東南入淮官本曰案又東下近刻衍逕字　案朱衍趙刪增流字刊誤曰逕字衍文南下落流字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于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爲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爲蓮湖水南流注于淮淮水又左迆流結兩湖謂之

東西蓮湖矣淮水又東右合壑水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白沙山孫校曰白沙關在光州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北流與潭溪水合水發潭谷東北流右會柴水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柴口也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水首受陂水于深丘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楚白公勝之邑也東北去白亭十里官本曰案東上近刻衍又字　案朱趙有又十上並有一字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于長陵戍東東南入于淮淮水又東北合黃水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趙釋曰全氏曰案木陵即左傳之穆陵南史俱作木水導源木陵山官本曰案近刻脫源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導下落源字西北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光城南官本曰案逕下近刻衍南字　案朱趙有　趙下南字連下光城爲文　案光城左郡治　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左二字　案朱趙無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弦國也官本曰案弦下原本及近刻並衍高字今改正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弦高是鄭商安得有國且非鄭地也將無誤記江黃道柏之姻而妄係以名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南有子胥廟官本曰案胥近刻譌作相　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子相當作子胥初學記校黃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淮水又東北逕褒信縣故城南而東流注也官本曰案注下近刻衍之者二字

案朱趙有

又東過期思縣北孫校曰今固始

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諸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楚滅之以爲縣趙釋曰全氏曰道元似以期思公即蔣君之後而楚滅之誤也是益楚之縣尹故稱公耳漢高帝十二年以封賁赫爲侯國城之西北偶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趙釋曰一清案隸釋楚相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六國時期思屬楚碑以漢延熹二年五月廿八日立及碑陰集古錄云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見于他書者亦皆曰叔敖而已徵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洪适曰碑在今光州延熹二年固始令段光爲叔敖作廟所立左氏傳蔿敖爲艾獵杜預皆以爲叔敖他書但云孫叔敖此碑獨言其名饒未知何據劉昌詩蘆浦筆記云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字攷史記本傳列于循吏之首獨載改幣高楣事爲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于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于季末仕于靈王則繆矣且莊之後爲共爲康爲郟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爲靈安得仕于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耶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續金石錄云碑文可議者三如云叔敖爲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又云繼伍舉子文之統又云仕于靈王卒後數年莊王封之夫叔敖相楚當爲宣公時曾閔在定哀之際援後贊前猶作文者比擬之病至伍舉後于敖四五十年直云繼其統何耶况靈王爲莊王之曾孫反序在前舛繆極矣彼云名饒未必有所據也毛奇齡經問曰張燧問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之令尹蔿艾獵也艾獵楚公族即蔿賈之子並非處士起家爲楚莊所舉用者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註原是有據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于王而代爲楚相未詳爲何所人也唯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即春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于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即有孫叔敖之名見于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爲令尹若云楚公族其誤始于杜預服虔之註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蔿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邲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遠而只此令尹必屬一人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左氏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

孫叔爲無謀矣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
名與蔿賈之子明屬兩人乃其所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
子稱有蔿敖而杜預以爲卽兼稱也其時蔿敖不在軍楚制
有令尹太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孫叔令尹豈得與蔿
敖太宰合作一人也又章懷後漢書註引皇覽曰楚大夫子
思冢在當塗縣東山鄉西去縣四十里子思造芍陂于思似
是孫叔敖之字然則非名敖字叔敖矣**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淠一作淠案非也淠水卽沘水淠沘音同九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弋陽**
縣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逕二城閒舊有賊難軍所頓防官本曰案所下近刻衍謂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謂字衍文**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
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西北去弋陽虞丘郭二十五里**水**
出南山東北流逕詔虞亭東而北入淠水又東北注淮俗曰
白鷺水孫校曰說文箹水在丹陽卽此
又東過原鹿縣南官本曰案近刻脫又字　案朱趙無**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縣卽春秋之鹿上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
以求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執金吾陰鄉侯
陰識爲侯國者也
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
廬江故淮南也漢文帝十六年別以爲國應劭曰故廬子國
也決水自舒蓼北注不于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
又非決水皆誤耳淮水又東谷水入焉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東
逕原鹿縣故城北城側水南谷水又東逕富陂縣故城北俗
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官本曰案近刻衍一曰字　案朱趙有汝南郡有富
陂縣建武二年世祖改封平鄉侯王霸爲富陂侯十三州志
曰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
也趙釋曰沈氏曰漢志續志後漢書本傳皆作波波陂字通用**谷水又東于汝陰城東南**
注淮官本曰案近刻脫淮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注下當有之字案不當有之字于文是落淮字耳**淮**
水又東北左會潤水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爲高塘陂又東積而爲陂水東注焦**
陵陂陂水北出爲鯛陂陂水潭漲引瀆北注汝陰四周隍塹
下注潁水焦湖東注謂之潤水逕汝陰縣東逕荊亭北而東
入淮官本曰案近刻脫淮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而東入下落于淮二字胡渭校補于淮二字**淮水又**
東北窮水入焉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水**
出六安國安風縣窮谷官本曰按風近刻訛作豐下同　案朱趙作豐下同**春秋左傳**
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者也官本曰案近刻窮下衍谷字　案朱趙有

川流泄注于決水之右北灌安風之左世謂之安風水亦
曰窮水音戎竝聲相近字隨讀轉趙釋曰全氏曰十字注中注**流結爲陂**
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
于淮京相璠曰今安風有窮水北入淮淮水又東爲安風津
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官本曰案近刻重一淮字　案朱重趙刪刊誤曰淮字重文宜衍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
焉魏書國志有曰司馬景王征毋丘儉使鎭東將軍豫州刺
史諸葛誕官本曰案東近刻訛作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鎭西當作鎭東從安風津先至
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斬之
傳首京都卽斯津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六安國有安豐縣莽曰美豐又有安風縣莽曰安風亭益
西京六安國治安風故莽改國曰安風縣曰安風亭也魏收
地形志揚州有安豐郡霍州有安豐郡治步洛城方輿紀要

安風城在霍邱縣西南三十里郡國志云安風侯國後漢以封竇融之國都也而別有安豐縣三國魏置安豐郡治安風縣晉仍爲郡治杜佑曰霍邱城北有安風津晉魏安風都尉理毋丘儉敗走安風津見殺處也或訛風爲豐今注云云直是誤文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官本曰案沘水泄水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泚水洪水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沘仍洪增流字刊誤曰此廬江灊縣之沘水也沘字誤合北下落流字趙釋曰全氏曰洪水當作泄水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 八

淮水又東左合沘口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泚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泚口當作沘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爲中陽渡水流淺磧可以厲也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蒼陵城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官本曰案蒼陵城北近刻訛作倉陵北又此二十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六字是注混作經又曰方輿紀要云壽州西北有蒼陵城魏書地形志云壽春故楚有倉陵城是也倉陵下落城字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爲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爲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是爲三楚者也趙釋曰一清案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師古曰孟說是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虵城南官本曰案城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于淮水謂之清水口者是此水焉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作左合椒水焉五字係後人妄改　案朱訛趙增也字刪左合椒水焉五字刊誤曰者下落也字全氏云左合椒水焉五字羨文蓋逕虵城南者即椒水也何合之有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　縣東北流注之

淮水于壽陽縣西北官本曰案晉孝武改壽春曰壽陽肥水從城西而北入于淮官本曰案近刻脫西字　案朱同趙而改西刊誤曰而當作西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趙釋曰全氏曰漢志沛郡城父縣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此別是一水與九江成德之肥水無與也近志稱肥水曰東肥夏肥水曰西肥水上承沙水于城父縣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寔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官本曰按男近刻訛作夷　案朱趙同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寔之者也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十五字　案朱趙無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漢桓帝永壽元年封大將軍梁冀孫桃爲侯國也官本曰按也上近刻衍者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沈氏曰是永興二年

夏肥水自縣又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爲高陂又東爲大漴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天漴陂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天漴陂穎水注作大漴陂字形相近水出分爲二流南爲夏肥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夏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肥水上落夏字下雜水又會肥水亦落夏字北爲雜陂夏肥水東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夏肥下落水字左合雜水水出雜陂東流爲黃陂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　案朱趙無又東南流積爲茅陂又東爲雜水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右會夏肥水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又脫夏字　案朱趙作又朱脫夏字趙增說見上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官本曰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僊所在也今山

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朱趙有一字十餘所仍今存焉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官本曰按哀近刻訛作襄　案朱訛趙改蔡昭侯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成公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祖望曰是昭侯其子乃成侯也且蔡亦無稱公者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即下蔡新城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下蔡上落即字寰宇記校增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淮水東逕八公山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公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八公山落公字山上有老子廟淮水歷潘城南置潘溪戍戍東側潘溪吐川納淮更相引注又東逕梁城臨側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迆為湄湖淮水又右納洛川于西曲陽縣北水分閻溪北絕橫塘又北逕蕭亭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北逕上落又字又北鵲

甫溪水入焉水出東鵲甫谷西北流逕鵲甫亭南西北流注于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王莽之延平亭也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下邳有曲陽故是加西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九江郡曲陽縣莽曰延平亭東海郡曲陽縣莽曰從平師古注兩引應劭在淮曲之陽語此是九江之曲陽續志始加西字東海之曲陽續志改隸下邳魏書地形志彭沛二郡領南陽中陽洛陽三縣南陽縣有曲陽城是也洛陽即洛澗之陽也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逕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注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從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肥水下落從字蓋經之謬矣考川定土即實為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山南有陰陵縣故城漢高祖五年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左陷大澤漢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及之于斲

縣者也案地理志王莽之陰陸也後漢九江郡治時多虎災百姓苦之南陽宗均為守官本曰按宗近刻訛作宋　案朱趙作宋朱箋曰謝承漢書云南陽宗資祖父均趙明誠金石錄云宗資墓在南陽有天鹿辟邪知宋均當作宗均也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按謝承書南陽宗資祖父均知宋當作宗范書作宋均退貪殘進忠良虎悉東渡江

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孫校曰初學記引作渦水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官本曰按墟近刻訛作娶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娶當作墟縣即其地也地理志曰當塗侯國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者　案朱訛趙改漢以封之趙釋曰一清按漢表當塗侯魏不害以圉守尉捕反

者淮陽胡倩侯又贛陽侯江喜以圉嗇夫捕反者故城父令公孫勇侯俱以征和二年十一月封此從褚表故當以班史為是江喜褚作江德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全氏曰此尚未是鍾離之濠水乃元和志所謂西濠者也在懷遠縣界水出莫邪山東北溪官本曰按溪上近刻衍之字　案朱同趙移改刊誤曰之字當移在東北上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經所謂蒗碭朱趙作蕩渠也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王莽之平寧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為侯國郡國志曰平阿縣有塗山官本曰按有下近刻衍當字　案朱趙有淮出于荊山之左趙淮改渠刊誤曰淮當作渠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官本曰按而近刻訛作西也訛作之　案朱同趙改而存之刊誤曰西北堂書鈔引此文作而春秋左傳哀公十七趙作年大夫對

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伐楚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骨而問曰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 案朱趙作之 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上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爲大也蓋巨明親承聖旨錄爲實證矣又案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敘孔子廿二世孫孔猛所出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羣書及方土 朱箋曰一作士 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

淮水于荆山北過水東南注之 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自 案朱趙作自

又東北逕沛郡義城縣東司馬彪曰後隸九江也

又東過鍾離縣北

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王莽之蠶富也豪 趙作濠下同 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 趙釋曰全氏曰此所謂東濠也寰宇記云出鍾離縣南濠塘山二濠相近然東濠爲大 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所未詳也豪水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 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又東渙水入焉

水首受蘄蔿渠于開封縣史記韓釐王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者也東南流逕陳留北又東南 官本曰按近刻脫入焉至[illegible]四十六字 案朱趙無 西入九里注之 官本曰按此六字脫誤未詳 渙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應劭以陳留襄邑爲春秋之襄牛師古引闞駰曰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應說誤也道元蓋惑于仲瑗不能別也 宋襄公之所葬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公今竹書作敾 案朱作公趙改敾刊誤曰景敾黃省曾本作景公誤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終于景公之四十年實周敬王之四十三年也年表云六十四年卒宋世家同蓋卒于周元王之二十四年六國表魏惠王十七年爲周顯王十五年去景公之卒已九十二年矣今從吳琯本所改考正之景敾之族疑出景公以諡爲氏者也 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 官本曰按近刻脫敗字此句之下有縣字今竹書作縣于襄陵 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韓師下落敗字縣字衍文孫潛校正今本竹書紀年作惠成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大繆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公會齊宋之圍六字原本及竹書皆無此語 案朱趙有 卽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溼徙縣于襄陵更爲襄邑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也字 案朱趙有 王莽以爲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冀子胡狗爲侯國 趙釋曰全氏曰按胡狗卽梁胤當是其小字 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厥篚織文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亦云襄邑在豫域不當引兗篚爲證蓋承其繆

渙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鄫城北

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渙水又東南逕鄢城北新城南又東南左合明溝溝水自蓬 趙作逢 洪陂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渙水

又逕亳城北

帝王世記 趙作紀 曰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十三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 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三 案

朱訛趙改宋公子御說奔亳者也官本曰按奔下近刻衍于字案朱趙有渙水東逕
穀熟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爲侯國又東逕楊
亭北趙楊改陽刊誤曰楊亭當作陽亭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
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
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城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同趙刪今增城
楊改陽刊誤曰今字衍文楊梁下落城字今日陽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矣西北
去梁國八十里渙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帝
元鳳元年官本曰按近刻脫元鳳二字案朱脫趙增武改昭刊誤曰漢書功臣表杜延年以昭帝元鳳元年
封是注有缺誤今改正封杜延年爲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酇縣
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鄫朱箋曰吳本作
鄫誤按左傳皆作會于柤古文柤作鄫應劭讀作嵯漢地志沛郡酇縣注酇本作鄫今爲改正今其地鄫聚

〈水三十〉 十六

是也王莽之酇治矣趙酇作贊釋曰一淸按漢志沛郡酇縣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師古曰此縣本
爲鄫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酇字爲之耳讀皆爲酇而莽呼爲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索隱以爲蕭何所封邑班固泗水
亭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以韻而言似非南陽之酇又曰何封實在南陽非沛縣也說者引江統
徂淮賦以爲證此乃統之疏繆不可考覈耳後說是渙水又東南逕費亭南漢建和元
年封中常侍沛國曹騰爲侯國騰字季興譙人也永初中定
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渙水又東逕銍縣故
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渙水又東苞水注之水
出譙城北白汀陂官本曰按白近刻訛作自案朱訛趙改增木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目當作白
陂水東流逕酇縣南又東逕鄲縣故城南朱箋曰漢志沛郡有酇縣又有鄲縣
孟康曰鄲音多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單城也
官本曰按單近刻訛作罶案朱趙作罶趙刊誤曰按罶城漢書分註作單城是也宋祁謂鄲有罶音非也宋書索虜傳

云步尼公進軍淸東屯罶城此春秋傳侯宋呂罶之罶漢縣屬楚國沛郡之鄲縣蘇林音多寒反不當作罶音也音
多趙釋曰全氏曰二字注中注沈氏曰漢書周緤傳景帝中元年封緤子應爲鄲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鄲也
史記周緤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是注則六朝本已
如是不始于小顏小司馬也又宋祁曰音罶蓋承六朝誤本以莽所改之單城爲罶城之繆若作罶音則又添一疑網轉
相迷惑不可窮詰矣又東逕嵇山北嵇氏故居嵇康本姓奚官本曰按近刻脫康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嵇下落康字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
改爲嵇氏官本曰按改近刻訛作故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故三國志註引虞預晉書作改取稽字
之上以爲姓蓋志本也嵇氏譜曰譙有嵇山家于其側遂以
爲氏縣魏黃初中文帝以酇城父山桑銍置譙郡故隸譙焉
趙釋曰一淸按晉志云魏武分沛立譙郡宋志云魏明帝分立又引王粲詩以證是建安中立然則武帝是也注以爲黃
初蓋文帝受禪之後建立五都譙亦其一耳苞水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逕蘄縣

〈水三十〉 十七

故城南地理志曰故甄鄉也官本曰按甄近刻訛作垂案朱作垂趙改甄刊誤曰垂漢書
作甀師古曰音直志反又高帝紀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曰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曰缶音甀師
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丈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甀而轉寫者誤爲缶字耳音保非也黥布傳正作甀字此足明其不
作缶也史記高祖紀作會甀裴駰曰漢書音義音僧保邑名甀直偽反黥布傳索隱曰上古外反下特瑞反吳王濞傳索
隱曰會音古兌反甀音錘以是知漢紀缶字音保誠誤也漢高帝破黥布于此縣舊都尉
治王莽之蘄城也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渙水又東逕
穀陽縣左會八丈故瀆官本曰按左近刻訛作右案朱趙作右瀆上承洨水南
流注于渙渙水又東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趙有縣字故城
東北右與解水會水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
即穀水也應劭曰城在穀水之陽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四字趙增刊誤
曰城在下落穀水之陽四字漢志校補案趙以原本穀水下屬故云脫四字也又東北流注于渙趙釋

日全氏曰先大父贈公曰溴讀如潨胡三省通鑑注引地形志穀陽郡建城縣有潨水丁度曰潨呼外反一作溴其音同今人呼爲澮水部潨水也溴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又逕虹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虹訛作蛇　案朱趙無又字趙蛇改虺刊誤曰蛇字誤當作虺即地理志沛郡虺縣續志作虹洨水注之水首受蘄水于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溝趙改瀆刊誤曰溝當作瀆下同溝上承蘄水南會于洨洨水又東南流逕洨縣故城北官本曰按逕近刻作于　案朱趙作于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縣曰肴城官本曰按肴近刻訛作育也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作有成並誤此是莽改洨縣曰肴城耳師古曰洨音肴是也應劭曰洨水所出音絞經之絞也趙釋曰全氏祖望曰六字注中注洨水又東南與溴水亂流而入于淮官本曰按近刻脫與溴水亂流五字及而字　案朱趙無故應劭曰洨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

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南逕沛國夏丘縣絕蘄水又南逕夏丘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又南三字　案朱趙無又王莽改曰歸思也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巉石朱無山字與官本同趙增刊誤曰巉石下落山字西南入淮淮水又東逕浮山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于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壞矣官本曰按壞近刻訛作淮　案朱趙作淮朱箋曰梁書康絢傳曰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高祖然之發徐揚人率二千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並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用鐵數千萬斤沈于堰所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士卒死者十七八明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天監十五年九月淮堰壞死者十餘萬口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

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導徐城西北徐陂趙增水字刊誤曰導上落水字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戍西官本曰按戍近刻訛作水　案朱趙作水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池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羽帥二十八騎引東城官本曰按近刻脫一羽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于文當重一羽字因四隤山官本曰按山近刻訛作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項籍傳云因四隤山而爲圜陣外嚮孟康曰四下隤隨也斬將而去即此處也史記孝文帝八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孝惠八年　案朱趙同封淮南厲王子劉良爲侯國官本曰按良近刻訛作賜　案朱趙作賜趙釋曰朱氏謀瑋箋曰按史記孝文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良爲東城侯劉賜爲陽周侯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河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全氏曰按胡三省曰今招信軍盱眙縣西淮陵城臨池河池河過淮陵

城西北入淮謂之池河口淮水又東蘄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首受睢水于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索隱曰表在豫章道元于贛水篇已引之此誤也王莽之多聚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豫章郡建成縣莽曰多聚道元誤以沛郡之建成當之蘄水又東南逕蘄縣縣有大澤鄉陳涉起兵于此篝火爲狐鳴處也南則洨水出焉蘄水又東南北八丈故瀆出焉官本曰按北下近刻衍入字瀆訛作溝　案朱同趙存入溝改瀆刪出焉二字刊誤曰克家云當作八丈故瀆按出焉二字衍文又東流長直故溝出焉官本曰按長直上近刻衍南北二字溝訛作瀆　案朱同趙改又東南流刪北字刊誤曰當作又東南流北字衍文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逕夏丘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流入徐縣趙增南字刊誤曰又東下落南字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

趙有流字注于淮淮水又東歷客山趙釋曰沈氏曰盱眙山古謂之客山逕盱眙縣
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南朱趙作西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趙
釋曰一清按西字胡渭本作南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
易王子劉蒙之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作劉衆之此從漢表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
匡武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武匡淮水又東逕廣陵淮陽城南官本曰按廣陵下近
刻衍歷字復脫南字案朱趙同城北臨泗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道增刊誤曰北上落城
字阻于二水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成縣亦有時
廢興也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孫按曰淮陰漢屬臨淮不屬下邳泗水從西北來流
注之
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

口也
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
淮水右岸卽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
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爲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
臨淮太趙北臨上增城字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爲侯國王莽之嘉信
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卽漂母
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
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
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
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
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趙釋曰全氏曰子胥爲浙江神今錢塘吳山祠廟香火甚

盛而人江之上杳然不知其亦主風濤之患也觀范史張禹
傳及章懷注所引水經注逸文可見故山謙之南徐州記其
于廣陵之曲江亦俱以爲大江所不專主浙江非盡無說也舊江水道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江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舊下落江字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
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
地理志所謂渠朱作築箋曰地理志江都有渠水趙改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又脫入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
誤曰而當作西末口下落入字胡渭校正趙釋曰一清按漢
志廣陵國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禹貢錐指曰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
明謂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
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
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丁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楊子
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若預爲
之兆者亦一異事又云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
湖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
南入北非自北入南也且以邗溝既開言之孟子云淮注江
非誤然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刌撰水經者

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
遂以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
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
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
之徑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通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
今按江淮自吳闢邗溝以後水流逕通但與隋人所開有順
逆之分胡氏云路可通淮水不通淮語自永和中江都水斷
亦有病末口今注疏本作宋口非是
其水上承歐陽埭官本曰按近刻脫埭字案朱趙無趙釋曰全氏曰胡三省曰江淮之間地名歐陽
見于史者非一處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裴邃
拒長孫稚欲營歐陽則在壽春境上蕭正美爲侯景擢歐陽
斷援軍在今眞州界邗溝之所承也而會稽郡烏程縣亦有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
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荆國十一年爲吳城卽
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
陵王莽更名郡曰江平縣曰定安官本曰按近刻脫更名二字案朱脫趙增定安改
安定刊誤曰王莽下落更名二字定安漢書地理志作安定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

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官本曰按此二湖在今高郵州南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官本曰按湖在高郵州西北五十里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朱趙作邪下同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官本曰按津湖在今寶應縣南六十里趙釋曰一清按魏書蔣濟傳作精湖湖在今山陽渡十一里方達北口官本曰按此謂津湖之北口直至夾邪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官本曰按近刻南下衍北字此謂津湖之南口案朱衍趙删刊誤曰北字衍文胡習校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趙釋曰一清按蔣子通作三州論本詩人淮有三湖之義言木淺也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官本曰按近刻脫敏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是陳敏穿溝落敏字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趙馬上增白字刊誤曰馬上補白字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趙釋曰一清按師古曰即項伯爲侯國也王莽更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爲王國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淮安府山陽縣下云漢臨淮郡射陽縣地後漢屬廣陵郡晉義熙中置縣爲山陽郡治以境內有山陽津而名又云山陽瀆在淮安府城東古邗溝也其入淮處謂之末口後漢書山陽王荆光武帝子初封山陽公進爵爲王後以西羌反徙封廣陵曰廣陵思王也荆本不在淮南酈氏葢以廣陵地近致誤而不知山陽郡之名起于典午潛邸劄記曰後漢河內郡有山陽縣又山陽郡治昌邑荆封或邑不可定唯其爲金鄉之山陽或河內之山陽方以西羌有警徙居東南廣陵若如今山陽去廣陵三百里耳何取乎其徙封一清按范史廣陵思王傳荆以飛書事覺顯宗遣其出止河南宮是未嘗就國也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有變私迎能星者與之謀議帝聞之乃徙封廣陵遣之國荆潛居京邸包藏禍心是以斥之遠方以絕其邪謀東京皇子皆封郡王則似金鄉之山陽爲是酈氏言之未明遂啟後人之惑爾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

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中瀆下落水字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

又東兩小水流注之

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四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三年案朱趙作三初置都淩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郯下衍四年二字案朱趙同封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爲國官本曰按近刻脫封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四年下落封字趙釋曰沈氏曰漢志云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而表作二年封已自不合是注又後參差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商以四年封則志是而表非也又泗水國無郯縣其都即淩縣善長亦誤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爲水順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順水案朱趙作順水淩縣爲生淩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陵縣爲生夌案朱同趙陵改淩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寔曰淩口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淩字案朱脫趙增寔改是刊誤曰寔當作是曰下落淩字應劭曰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即經之所謂小水者也朱之在謂下趙改刊誤曰之字當移在即經下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城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地理志云淮水至淮陵入海註疏本訛爲睢陵唯水經云至淮浦縣入海又曰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淮何得于縣界入海也淮陵乃淮陰之訛又云淮陰去海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湔氐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全氏曰東樵之言非也地志以淮水之入海系之淮陵而以淮水所分之游水系之淮浦水經則但言淮浦以游水即淮水也漢志水經其實一也說者謂盱眙去海尚遠不知淮水至此而止其東即枝分之游水故班固曰淮陵也何得改曰淮陰乎一清按山海經海內東經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與水經應

應劭曰淮崖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浦岸也案朱同趙改淮涯刊誤曰浦岸字誤漢書地理志注作淮涯葢臨側淮瀆朱無臨字趙增刊誤曰葢下落臨字又瀆朱趙作瀆故受此名淮水逕

縣故城東官本曰按還近刻訛作出 案朱趙作出朱無東字趙增刊誤曰故城下落東字武進丁履恆游水疏證曰淮浦故城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淮水于縣枝分北爲游水歷朐縣與沭合朱沭作沐趙改刊誤曰沭當作流即流水也又逕朐山西官本曰按還近刻訛作匡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匡字譌未詳按當作逕山側有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云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古今註云闕觀也說文云門觀也蓋古象魏之制秦皇立石海上狀如宮門之闕也史記始皇紀云立石東海上朐縣界中以爲秦東門據此是無闕字丁履恆曰沭水新渠既入淮陽宿預縣注泗其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相門城中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寰宇記朐山在縣南二里按舊圖經云秦始皇東巡之朐山界漢朐縣蓋以山得名今海州城南四里有朐山即注所謂山側有朐縣故城是也[illegible]崔琰述初賦曰倚高艫以周眄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趙作州下同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趙釋曰一清按今本山海經作郁州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僊士石室也乃往觀焉官本曰按近刻脫焉字 案朱作所趙改焉刊誤曰箋曰所字衍按孫潛校改焉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東海縣下引水經注曰朐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州有道者學徒十人游于蒼梧鬱州之上數百年皆得至道其山自蒼梧徙至東海上今猶有南方草木生焉故崔琰述初賦曰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古老傳言此島人皆先是麋家之隸今存牛欄一村舊是麋家莊牧猶祜祭之呼曰麋郎臨祭之日必著犁鏵執耕鞭又言初娶婦者必先見麋郎否則爲祟此等文句今皆缺失矣游水又北逕東海利成縣故城東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東上衍之字 案朱訛趙改並有之字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嬰爲侯國王莽更之曰流泉丁履恆曰寰宇記利成漢縣故

城在今縣[illegible]西六十里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疇咨四岳得舜官本曰按疇咨近刻訛作時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時曰二字當作疇咨之誤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爲黃熊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能 案朱趙作熊朱箋曰熊字誤晉語作黃能韋昭注能似熊宋庠音釋云能乃來反字林云能足似鹿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汲冢書春秋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則又變能爲羆矣趙刊誤曰箋曰黃能字誤按非也黃能字見山海經郭璞註之開筮趙釋曰全氏曰按晉語作黃能韋昭注云能似熊宋庠云能乃來反汲冢皆春秋又作朱羆若黃能則見于山海經郭注之開筮人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祀之故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寔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丁履恆曰寰宇記羽山在朐縣西北九十里故祝其城在懷仁縣南四十二里平地顧祖禹方輿紀要祝其城在縣西五十里今縣治西四十餘里興甯鎮有夾谷山其西十餘里有古城周四五里內有民居城址宛然當即祝其故城其地接壤山東沂州府與寰宇記引太康志在郯東九十里者正合羽山恰在其南縣之東有夾口浦游水左逕瑯邪計斤縣故城之西官本曰按計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部三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即邸字誤當作計斤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有計斤縣若即邸則東海之屬縣也趙釋曰一清按計斤縣杜預謂之計基城樂史云即左傳所謂介根城音之轉耳丁履恆曰寰宇記計斤城在高密縣東南四十里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鹽官故世謂之南莒也游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北丁履恆曰魏書地形志懷仁縣有吳山魏山莒城[illegible]當是贛榆故城寰宇記所云贛榆故城在東海縣東北五十里青山之陰故城猶存者是也[illegible]縣今縣治北三十里朱汪鎮有盧山山下有土城[illegible]東十餘里龍王廟鎮別有鹽倉城周里餘寰宇記

引郡國縣道記曰贛榆城在懷仁縣東北三十里一名鹽倉城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以鹽倉城爲贛榆故城皆誤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朱趙有一字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朱趙有一字十二字**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莒之婦人怒莒子之害其夫老而託紡焉取其纑而夜縋絕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遂入紀故紀子帛之國穀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杜預曰紀鄣地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即此城也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當作城丁履恒曰寰宇記紀鄣城在懷仁縣東北七十五里地近海周一里餘今縣北四十餘里石橋鎮東贛縣海口中每潮落往往見城形相傳即紀鄣城址江南通志謂在贛榆縣東北七十五里乃沿樂史之文而誤者也懷仁縣故城在今贛酉二十三里**游水東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泛巨海憚其濤險更沿溯是瀆由是出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也**丁履恒曰案游水自今安東縣西枝分北流經海州合沭入贛榆縣西南境東北流至縣治北入海去漣水百數十里[illegible]唐仲冕海州志因沭水注有至朐縣入游注海之文而沭水又分流入漣[illegible]遂誤指漣河謂即游水今據左傳漢志魏書及寰宇記諸書疏證酈注條分縷晰不特游水故道昭然可見並贛榆縣境諸故城遺迹亦瞭如指掌矣[illegible]

水經注卷三十

水經注卷三十一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滍水　淯水　濦水　灈水

瀙水　潕水　溳水

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趙釋曰全氏曰按左傳云楚子與晉師夾泜而軍杜預曰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即滍水也蓋音同字異耳

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滍水出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滍澧藥濜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滍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溫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源奇發**官本曰按近刻脫阜字源訛作泉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北山下落阜字寰宇記校增泉當作源**炎熱特甚闞駰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官本曰按近刻疾下有矣字案朱趙有**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若冰谷矣渾流同溪南注滍水**官本曰按南下近刻有流字案朱有趙刪刊誤曰流字衍文**滍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痾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癢者**朱趙癢並作養刊誤曰箋曰白氏六帖作救癢按癢本作蛘荀子榮辱篇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凡从疒後人所加**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愈百病**官本曰按飲之近刻訛作飯而案朱同箋曰一作飲之趙改飲之**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飯案朱作飯箋曰一作飲趙改飲**多少**

目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卽南都賦所謂湯谷涌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宛魯陽俱屬南陽郡何以云非魯陽及南陽之縣蓋以宛有湯谷魯陽亦有之南都賦所云是宛之湯谷非魯陽之湯水西京南陽治宛而王莽更宛曰南陽故亦或有直稱宛爲南陽之縣也然文義特晦 張平子廣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滍水又東房陽川水注之水出南陽雉縣西房陽川北流注于滍滍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不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檻插霄矣北面有如頹落劣得通 朱作道箋曰當作通步趙改通 步好事者時有扳

陟耳滍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別邑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 趙釋曰全氏曰周禮豫州其川滎洛其浸波溠康成師古皆不知波水所在而以滎波之波當之後人或疑其非而以爾雅洛出爲波之波當之不知滎洛旣爲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爲浸也波水自當以出霍陽由滍入汝之波爲是此可補入周禮注中 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 城卽劉累之故邑也 有魯山 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有魯下落山字漢書地理志校增 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 趙釋曰一清按今漢志無此文 昔在于楚文子守之與韓遘戰 官本曰按遘近刻作搆下有難字案朱趙同 有返景之誠內有南陽

都鄉正衞爲碑 趙釋曰隸釋跋曰都鄉正衞彈碑水經作衞爲靈帝中平二年立在汝州魯陽城中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衞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衞彈勸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衞爲衞遂云莫詳其爲衞碑于考其文則縣令嗇陵君丞昆陽長劉之餘懇慾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犇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十瓌丞濟陰華林優卹民隱爲之立約白是之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其大略如此又云則民所利斯所謂惠康之策又有輕賦斂及役艱苦之謠頌則美其輕賦均約甚是紀述守令繇役條敎也前書食貨志月爲更卒已復爲正注云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衞宏漢官舊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陣又云民給正衞材官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酸棗令劉熊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此云都鄉正衞彈者與劉君碑同困學紀聞已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于攷禮注而酈道元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衞又誤矣洪書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謂耡者與續金石錄云周禮里宰合耦于耡鄭元謂耡者里宰治處

也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于此水經建寧三年改新豐爲都鄉而百官志凡州所監爲都都鄉者都邑之鄉若今之關廂也故鄉曰某鄉而都鄉則無地名封爵有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正者漢官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前書食貨志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師古曰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爲給中都官者此都鄉之正也周禮于耡合耦以勸農漢人于街彈之室糾彈不法昆陽當亂喪之餘徭役煩苦郡守縣令吏董科條收其舊直臨時顧募不煩居民立碑于街彈亦所以頌其德也洪氏云趙氏誤認衞字爲街改名街彈碑亦引衞宏漢官舊儀爲證無論街彈見于註疏若衞士乃正卒一歲以後所遷之名又一歲爲材官騎士百官志註云凡八月都尉令長相丞尉課試殿最非若正卒亭長之所得糾彈也況去士字似不成語予意仍題街彈爲得洪氏碑目云水經作衞爲趙作街彈按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衞爲碑衞爲似人姓名在魯陽非昆陽也如以衞字屬之上文則爲碑二字題額又何說乎又引劉熊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按三國志吳張淑爲司直表正彈曲二十人專司不法與劉碑之正彈同非此碑之正係卒夫之名也況洪之所辨乃衞字若引劉碑則正彈連合又何關涉乎屈林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衞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衞彈勸碑衞之與街豈可强傅者按鄭元駁許愼異義曰周禮六十

十五皆征之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
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徵官秋若封人任
同里宰不得以
解衛彈之室也湛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外分頭山
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湛湛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
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焦立碑牛蘭水又
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
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
山是也水南注于湛湛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
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湛水水出魯陽
縣南彭山蟻塢東麓北流逕彭山西下有彭山廟廟前有彭
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長立趙釋曰一清按范史桓帝
紀元嘉紀元僅二年至明
年夏五月改元曰永興不得云三年也或碑以
春立在未改元之先此與成陽靈臺碑正同彭水逕其西
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
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
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直應城南而入湛湛水又左合
橋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朱作東箋曰宋本
作北恃山趙改山東南逕應山北
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
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
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
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
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趙釋曰一清按呂
氏春秋以下是臣
瓚說見漢志注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應
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應
侯武王之子又
輿志說不同戰國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湛水又東逕

犨縣故城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犁城犨是
也出于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
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官本曰按役徒近刻
作徒役　案朱趙同吾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即湛水也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
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官本曰按近刻脫成字州字　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金石錄漢隸字源引此文
俱作吉成侯
州苞今校補冢前有碑基西枕岡趙基改墓刊誤
曰基隸釋作墓城開四門
門有兩石獸墳傾臬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
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
表墜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蓋仕
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閹閹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
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爲石至
千春不若速朽苞墓萬古祗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趙釋曰
金石錄
跋尾曰吉成侯州輔碑名字已殘闕其額題云漢故中常侍
長樂太僕吉成侯州君之銘輔姓名見范氏後漢書宦者傳
以定策立桓帝與曹騰等七人同時封爲亭侯今此碑載當
時詔書有云其封輔爲葉吉成侯以此知其名輔而酈道元
注水經云湛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
前有碑其辭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今驗其詔文實有此語
猶以輔爲苞蓋水經之誤當取漢史及此碑爲正一清按輔
碑載隸釋其碑闕姓與字輔字無殘闕趙德甫云名字殘闕
蓋捐本未善耳碑文云特以才明敏達拜小黃門遷事紐点
后孝安思皇后時爲大宮令孝順皇帝踐祚復拜小黃門遷
臧府令當拜中常侍讓與同郡錡任後以病孫位起家復拜
謁者令中尚方令遷中常侍遭順帝棄天下扶佐孝沖孝質
帝兼領黃門令順烈皇后攝政拜長樂太僕遭孝質無嗣乃
定冊帷幕援立聖主有定社稷之勳建和二年七月已巳封
爲葉吉成侯和平中復拜大長秋永壽二年十二月丙子薨
其銘詞所謂六帝四后是諮是諏者也洪氏曰葉吉成者葉
縣之吉成亭也又碑陰有故京兆尹延篤叔堅名字洪氏曰
州輔碑目自漢陽太守而下四十有九人其人稱邑曰冠軍

曰宛曰章陵曰新野曰比陽曰魯陽皆南陽之邑餘人惟延
篤有傳乃南陽犨人則不稱邑者犨之人也碑云鄉人絅族
相與刊石則又知輔爲犨縣人也又金石錄跋尾云余初得
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
汝潁間因託訪求之特以見寄其一碑邪道元所見也其一
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爲村民所
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 滍水又東犨水注之俗謂之秋水非也水
有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踐犢山東崖下水方五十許步不
測其深東北流逕犨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東而北合西源
水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流 案朱趙作流西源出縣西南頽山北阜下東北逕
犨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右水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二 案朱趙作二亂流
北注于滍 漢高祖入關破南陽太守呂齮于犨東即于是地
滍水之陰也 滍水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 昔漢光武與王
尋王邑戰于昆陽敗之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閒官本曰按近刻

脫閒字 案朱趙無會大雨如注滍川盛溢官本曰按川近刻作水 案朱同趙改虎豹
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
輕騎皆乘尸而度趙作渡矣
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
滍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于定陵城北東入汝郾
縣在南不得過
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支離山官本曰按支近刻作攻 案朱趙作攻趙刊誤曰箋曰孫按山海經
云支離之山清水出焉按方輿紀要云郡志云清水出嵩山縣
雙雞嶺雙雞蓋攻離之譌然方俗之稱字隨讀改山海經作支
離字形之近也 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弘農
郡盧氏縣下云熊耳山右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考酈注以均
水當之其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之清水方輿紀要云俗名白
河逕內鄉縣東境又東南流至南陽府城東繞城南達于新野
縣府境諸水悉會焉又南至光化縣東北又東逕故鄧城東南

而入于漢水地理志亦云南陽酈縣有水出西北南入漢與道
元注正同二水源流既不相甚遠而名稱又復相似故詳辨之
此以
清水導源趙增宏農二字刊誤曰導源下落宏農二字全氏校增東流逕酈縣故城北
郭仲產曰酈縣故城在支離山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故城南在攻離山東 案朱同趙刪南仍攻
酈舊縣也三倉曰樊鄧酈酈有二城北酈也官本曰按後魏析置南北酈湍水逕南酈城東清水逕北酈城北
漢祖入關下淅酈即此縣也清
水又東南流歷雉縣之衡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歷字之下衍雉字 案朱同趙增歷存雉刊誤曰流下落歷字
東逕百章郭北又東魯陽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
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爲
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
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芝與母遇賊

處也朱箋曰魏志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
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官至大司農闗水歷雉衡
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
烈皇后于淯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
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
室又所幸也 闗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 昔秦文公之世有
伯陽者官本曰按伯陽近刻訛作陽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陽伯當作伯陽詳淯水篇刊誤逢二童
曰舀曰被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彼 案朱訛趙改二朱趙作兩童二雉也得雌者霸
雉者王二童翻飛化爲雙雉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索隱引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
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曰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宋書符瑞志媦作猬晏公類
要引此注是舀與被乃兩童子名可與郊祀志互證光武獲雉于此山以爲中興之祥

故習縣以名焉朱箋曰按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
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
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搜神記所引正同但云其雄者飛
至南陽秦表其地爲雉縣後光武起於南陽此注舀曰以下
似有缺文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南陽郡雉縣師古曰舊讀音
音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
雄止陳倉爲石雄止此縣故名雉縣疑不可據也顏說是也
蒼雉縣西京已有之是注云光武中
興置縣亦非搜神記以爲秦縣得之鬬水又屈而東南流注
于清清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故城東官本曰按縣下近刻衍西北二字案朱
衍趙刪刊誤曰西北二字衍文郭仲產曰在郡東北百二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在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郡上落在字又朱趙百上有一字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
衛青西征爲軍前導相望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爲
侯國地理志南陽有博望縣官本曰按志下近刻衍曰字又脫博字案朱趙有曰字朱無
博字趙增刊誤曰當作博望縣落博字王莽改之曰宜樂也清水又東南逕西

鄂趙有縣字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昔劉表之攻杜
子緒于西鄂也功曹柏孝長官本曰按柏近刻訛作伯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九州春
秋只畤柏季長在城中按魏書注引九州春秋正作柏孝長季字誤刻也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
蒙被自覆潛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清水又南官本曰按淯近刻訛作清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清水當作淯水洱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
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房陽城北漢哀帝四年封南陽太
守孫寵爲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表作方陽云在龍亢俗謂之房陽川又逕西
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有平子碑文字悉是
古文篆額是崔瑗之辭盛弘之郭仲產並云夏侯孝若爲郡
薄其文復刊碑陰爲銘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翕耳
而非孝若悉是隸字二首並存嘗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碑

今惟見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官本曰按景近刻作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隸釋作
景疲而莫究矣趙釋曰一清按隸釋跋曰世所傳凡百君子者即平子篆碑其石已中斷台向城後碑始
能成文此刻有夏侯湛姓名孫云書之碑側蓋酈氏考之不
詳又金石文有河間相張平子碑具載其辭趙明誠金石錄
亦有之此即崔瑗之作隸釋載孝若
之文而略子玉之辭蓋搜錄之漏也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
去六七丈雙跱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
綠光可以鑒其上欒櫨承栱官本曰按欒近刻訛作鑾案朱訛趙改雕簷四注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柱案朱趙作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
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趙釋曰一清按欒史云是北齊時人恐非有三女無男而
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
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
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平永

下近塡墓官本曰按下近刻作不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不隸釋作下而不能測其處所
矣洱水又東南流注于清水世謂之肆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謂之下落肆水二字肆洱聲相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
三水洱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趙釋曰一清按三水謂伊水清水郎
水經之均水也又有洱水漢志云過郡二行六百里師古曰洱音耳過郡二謂弘農及南陽也清水又南逕
預山東山上有神廟俗名之爲獨山也山南有魏車騎將軍
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
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清水又西南逕史定伯碑南又西
爲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謂之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堵陽西
道方城官本曰按堵近刻訛作赭西訛作而案朱趙作赭而趙改西刊誤曰全氏云漢志續志晉志皆作堵陽
魏收志始作赭陽然水經舊本仍作堵陽章懷注引水經注云堵水南逕小堵鄉可證也世本忽堵忽赭不亦惑乎予謂

六朝後魏改堵爲赭道元於沔水篇作堵于淯水篇改從赭各存所是正無取乎從同也而孫潛校改西 建武三年世祖自堵陽西入破虎將軍鄧 朱作劉箋曰後漢書作鄧奉趙改鄧 奉怨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陽下遂斬奉郡國志所謂宛有瓜里津 官本曰按里下近刻有野字 案朱有趙刪刊誤曰野字衍文 夕陽聚者也阻橋即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衆軍北討所營 官本曰按所近刻訛作列 案朱趙作列趙刊誤曰箋曰按晉書穆帝本紀桓溫遣諸將討河北在永和五年而范汪傳云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卒于家本紀范汪之廢則在升平三年與此互異按晉書穆帝紀永和五年桓溫北伐乘石遵之亂也十年伐關中討苻健也十二年又北伐則征姚襄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又北伐慕容暐蓋不僅永和五年一役而已范汪之廢溫公通鑑目錄書于升平五年而穆帝紀升平五年又無廢汪事汪廢在哀帝紀之冬十月即升平五年之冬十月也汪傳以爲溫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似是討姚襄事溫傳所云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是也然升平五年春正月北中郎將都督青徐兗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郗曇卒二月以范

汪代之又在伐姚襄之後豈溫以汪勢既盛忌之追論前事而廢之耶朱氏以汪廢在升平三年三豈五之訛刻耶 清水又西南逕晉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都 官本曰按城近刻作地 案朱趙作地朱都作國趙改刊誤曰國黃省曾本作都 楚文王滅申以爲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爲將伐楚取郢即以此地爲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善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城內有舊殿基 官本曰按近刻重一城字 案朱重趙刪刊誤曰城字重文宜衍 周二百步高八尺陛階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殿基周百步高五尺 官本曰按近刻脫殿字尺訛作丈 案朱脫訛趙增改又百上並有一字刊誤曰有下落殿字五丈當作五尺 蓋史始所起也城西三里 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地當作城黃省曾本校 有古臺高三 趙作二 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行所築也清水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淯水蕩其胷者也王莽地皇二年朱鮪等共于城南會諸將設壇燔燎立聖公爲天子于斯水上世語曰張繡反公與戰敗子昂不能騎進馬于公而昂遇害魏書曰公南征至宛 官本曰按近刻脫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三國志註引魏書曰公南征此落南字 臨清水祠陣亡將士 官本曰按近刻脫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亡上落陣字三國志註校補 歔欷流涕衆皆哀慟清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于秦爲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 官本曰按梅近刻訛作紫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紫谿當作梅谿 史記曰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尚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

縣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呂忿 朱作忩箋曰按史記呂后紀四年封呂忿爲呂城侯趙改忿 爲呂城侯疑即此也又案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梅溪又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按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按字衍文 漢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爲侯國王莽更之曰閏衍矣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于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 官本曰按令近刻訛作今 案朱趙作今 謂之安衆港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潁陽侯祭遵西擊鄧奉弟終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衆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衆後漢書祭遵傳作終 破之于杜衍進兵涅陽者也梅溪又南謂之石橋水又謂之女溪 官本曰按女近刻訛作汝 案朱趙作汝 南流 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之 案朱作之趙改合刊誤曰下之字當作合 而左注清水清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

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餞離處也盛弘之著荊州記以爲三公置余案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南陽郡宛有北澨山淯陽有南澨聚諸儒或以爲邑或以爲地或以爲水際及邊地名而班固以爲山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卽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爲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爲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爲南陽又爲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爲阿街卒趙釋曰一清按阿街卒古之所謂騶唱唐人謂之籠街喝道阿與呵通用而范史范式傳作阿里街卒章懷注云阿里里名也是又不同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又屈南過淯陽縣東

淯水又南入縣逕小長安司馬彪郡國志曰縣有小長安聚謝沈趙有後字漢書稱光武攻淯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于此淯水又西南逕其縣故城南桓帝延熹七年封鄧秉爲侯國官本曰按秉近刻訛作康案朱趙作康趙釋曰沈氏曰康封泚陽其弟秉封淯陽縣故南陽典農治後以爲淯陽郡省郡復縣避晉諱文諱更名雲陽焉官本曰按雲近刻作云案朱趙作云淯水又逕安樂郡北漢桓帝建和元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六年案朱訛趙改釋曰沈氏曰是元年封司徒胡廣爲淯陽縣安樂鄉侯今于其國立樂宅成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廣字彥輔官本曰按此下衍也字案朱趙衍善清言見重當時成都王廣女壻長沙王猜之廣曰豈廣一女而易五男猶疑之終以憂殞其故居今置成因以爲名

又南過新野縣西朱箋曰此下原有廿二字重出今刪去

淯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隰衍苞注官本曰按苞字近刻訛在隰字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全氏校改作隰衍苞注左積爲陂東西九里南北朱趙有一字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爲良沃淯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上卽位感悼姊歿追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卽此邑也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爲新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官本曰按近刻五訛作伍脫棘字又封焉訛作封爲案朱脫訛趙增改仍伍字刊誤曰箋曰屬下當脫一字按晉志義陽郡統縣十二有棘陽落棘字爲黃省曾本作爲王文舒更立中隔官本曰按此句上下有脫誤三國志王昶字文舒朱訛堨以王字屬上句作封爲王非也案朱以王字上屬箋曰按晉書新野莊王傳云歆字弘舒太康中封新野郡公邑千八百戶惠帝本紀云永寧元年三月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而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四月倫伏誅明年爲太安元年十二月成都王穎新野王歆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知歆進封爲新野王在趙王倫伏誅之後也此注斷脫駢後備述之趙改同官本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三國志魏書王昶傳昶以爲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文舒昶字此卽更立之事也西卽郡治東則民居城西傍淯水又東與朝水合水出西北赤石山而東南逕冠軍縣界地名沙渠又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拔鄢郢卽以爲縣秦昭王封相魏冉爲侯邑王莽更名曰農穰也官本曰按農近刻訛作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註作農穰魏荊州刺史治朝水又東南分爲二水一水

枝分東北爲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四　案朱訛趙改南北
五里俗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
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昔在晉世杜預
繼信臣之業復六門陂官本曰按近刻脫上衍之字　案朱趙有遏六門之水趙釋
曰一清按信臣所開者只石碣耳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爲六石門今注云云直以六門皆信臣所開矣誤也下結
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
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湍水又東南
與棘水合水上承堵水官本曰按堵近刻訛作赭下同　案朱趙作赭下同堵水出棘
陽縣北山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棘改赭刊誤曰棘陽當作堵陽寰宇記云唐州方城縣本漢
堵陽縣有堵水一名赭水水經注云堵水出堵陽縣北山落山字數源並發南流逕小堵鄉
謂之小堵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宮從上擊堵鄉官本曰按
鄉近刻訛作也　案朱訛趙改二改三刊誤曰堵下落鄉字後漢書臧宮傳不書擊堵鄉事見岑彭傳云三年夏帝自將
征奉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淯陽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于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
大破之奉迫急乃降而彭于建武二年冬十一月先率朱祐賈復耿弇王常郭守劉宏劉嘉耿植八將軍先擊堵鄉鄧奉
來救董訢彭等攻之不尅帝故自將征之傳俊臧宮皆從二年當作三年以光武帝紀及岑彭傳校正也字衍文東
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堵鄉謂
之堵水建武三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于堵鄉以水氏縣故
有堵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堵水趙釋曰一清按今漢志無是文王莽曰
陽城也漢哀帝改爲順陽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云博山哀帝置故順陽非赭陽也道元于均
水篇已言之矣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爲堵陽侯堵水于縣官本
曰按近刻脫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赭水下落於字堨以爲陂東西夾岡水相去五
六里古今斷岡兩舌官本曰按朱謀㙔云當作左右斷岡兩舌岡外下垂陂陀而出者謂之舌　案

趙古今改右合刊誤曰箋曰當作左右斷岡兩舌按非也古今是右合之誤都水潭漲朱箋曰都水當作渚
水蓋前去陂陀之上接水連岡築堨瀦水以成潭漲也案都義同瀦朱僞不照南北朱趙有一字十餘里
水決南潰趙作瀆下注爲灣灣分爲二西爲堵水朱趙堵作赭下同東
爲榮源朱榮作滎趙改刊誤曰滎當作榮瀙水注云榮水上承赭水是也堵水參差流結兩
湖故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其水枝分官本曰按其近刻訛作俱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俱當作其東南至會口入比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沘下同今改正比水
見卷之二十九案朱趙作沘下同是以地理志朱趙有云字比水堵水皆言入蔡
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無赭水入蔡語郎沘水入蔡亦是應劭說互受通稱故也二湖流注
合爲黃水惟所受焉官本曰按惟近刻訛作唯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唯當作惟逕棘陽
縣之黃淯聚又謂之爲黃淯水者也謝沈後漢書官本曰按謝上近刻
衍故字又脫後字　案朱衍脫趙刪增刊誤曰漢書上落後字隋書經籍志校增故字衍文甄阜等敗光
武于小長安東乘勝南渡黃淯水前營背阻兩川官本曰按背近刻訛
作皆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皆當作背後漢書齊武王傳云南渡黃淯水臨泚水阻兩川斷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是也
謂臨比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三軍潰官本曰按三近刻訛作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當作三溺死黃淯水者二萬人又南逕棘陽縣故
城西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棘下落水字漢
書地理志校補是知斯水爲棘水也漢高帝七年封杜朱作莊箋曰按史記年表
棘陽莊侯杜得臣趙改杜得臣爲侯國後漢兵起擊唐子鄉趙刊誤曰箋曰鄉一作鄉
按唐子鄉地名光武帝本紀注云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殺湖陽尉進拔棘陽
鄧晨將賓客會光武于此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歷黃郵
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進擊秦豐先拔黃郵者也謂之
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于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爲蠻居

猶名之爲黃郵𦒿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淯水謂之
爲力口也棘力聲相近當爲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從
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爲力子木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爲 / 力子之木也　案朱訛
趙改無是字刊誤曰之字衍文又朱箋曰舊本誤以 / 㶏水東北流枝瀆右出殺入此注今據宋本改正淯水又
東南逕士林東戍名也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
疇三千許頃也
南過鄧縣東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西　案朱趙 / 同趙增又字刊誤曰西過上落又字
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淯水右合濁
水官本曰按淯近刻訛作清　案朱 / 訛趙改刊誤曰清水當作淯水俗謂之弱溝水趙重 / 水字上
承白水于朝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
楚王至鄧之濁水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逕鄧

塞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者　案朱 / 作者趙改南刊誤曰者當作南即鄧城東南小山也方
俗名之爲鄧塞官本曰按方俗近刻訛 / 作先後　案朱趙同昔孫文臺破黃祖于
其下濁水東流注于淯淯水又南逕鄧塞東又逕鄾城東古
鄾子國也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爲好鄾人奪其
幣即是邑也司馬彪以爲鄧之鄾聚矣
南入于沔官本曰按此四字近刻接前經文西過鄧縣東下 / 案朱同趙移改刊誤曰四字柳僉鈔本另爲一條在
鄾聚注 / 之後
㶏水出㶏強縣南澤中東入潁
㶏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于潁水官本曰按此即 / 潁水注內所謂
中水導源少 / 室通阜者而亂流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㶏水出焉官本 / 曰按
此即潁水注內所謂潁 / 水自縣西小㶏水出也東逕臨潁縣故城北㶏水又東逕㶏

陽城北又東逕㶏強縣故城南建武二年官本曰案近刻訛 / 作元年　案朱趙
同趙釋曰沈氏曰 / 按本傳是二年世祖封揚化將軍堅鐔爲侯國㶏水東爲
陶樞陂官本曰按臨潁西北派 / 分之小㶏水終于此余按㶏陽城在㶏水南然則
此城正應爲㶏陰城而有㶏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㶏水故
此城以陽爲名矣潁水之南有二瀆其南瀆東南流官本曰 / 按近刻
此下衍行字　案朱衍 / 趙刪刊誤曰行字衍文歷臨潁亭西東南入汝今無水也疑
即㶏水之故瀆矣汝水于奇雒趙作 / 頟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
大㶏水官本曰按此即汝水注內所謂澺水世亦謂之大㶏 / 水者也　案朱脫大字趙增刊誤曰謂之下落大字
孫潛 / 校增東北流枝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別汝又東北逕召陵
城北練溝出焉別汝又東汾溝出焉別汝又東逕征羌城北
水南有汾陂俗音糞趙釋曰一清按 / 三字注中注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爲

此陂水積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瀆左合小㶏水官 / 本
曰按此別一小㶏水與上小㶏水同名異實上 / 小㶏水在潁水之北此小㶏水在潁水之南水上承狠陂
南流名曰䢵水青陵陂水自陂東注之官本曰按青原本及 / 近刻並訛作清今改
正狼陂青陵陂並見潁水注內 /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清當作青東迴又謂之小㶏水而南
流注于大㶏水大㶏水取稱蓋藉㶏沿注而總受其目矣官 / 本
曰按沿近刻訛作汾其訛作巨　案朱訛趙 / 改朱箋曰巨宋本作其趙刊誤曰汾當作沿又東逕西華縣
故城南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東注于潁
𤃩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奧山官本曰按奧近刻訛作興　案 / 朱訛趙改刊誤曰興山當作奧
山方輿紀要云遂平縣西七十里有奧 / 來山即是山也亦見山海經及親水注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縣西北有棠谿城官本曰按棠近刻訛作堂 / 下同　案朱趙作堂下同故房子國春秋
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之于棠谿故曰吳房也

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歆子煇爲棠谿侯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煇字林云灼也音光善反或作輝山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朱箋曰當作白羊趙改白漢武帝元封二年白羊出此淵官本曰按近刻此訛作北朱訛趙改刊誤曰北當作此案畜牧者禱祀之俗禁拍手嘗有羊出水野母驚拍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扑案朱作作趙改扑刊誤曰作當作扑楚辭天問注手拍曰拚上云俗禁拍手是也自此絕焉淵水下合濯水濯水東逕濯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瀙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建武二十八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年案朱趙作元封吳漢孫旦爲侯國官本曰按旦近刻訛作且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且范史作旦趙釋曰沈氏曰吳漢三孫皆以建武二十八年封吳旦吳盱吳國也而水經注皆以爲元年誤矣其水又東入于汝水

瀙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

山海經謂之視水也郭景純注或曰視宜爲瀙出蔵山許慎云出中陽山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中陰山方輿紀要云中陽山在唐縣東七十里一名慈邱山隋因此置慈邱縣皆山之殊目也而東與泌水合朱泌作此趙改刊誤曰全氏云此當作泌以先司空本校改寰宇記云唐州泌陽縣漢舞陰縣泌水在邑界是也水出潕陰縣旱山東北流注瀙瀙水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熟之山東北流入于瀙瀙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宣山東南流注瀙水官本曰按東南近刻作南東案朱同趙改瀙水又東得奧水口水西出奧山東入于瀙水也

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濯陽縣南

應劭曰濯水出吳房縣東入瀙縣之西北即兩川之交會也

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

山海經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官本曰按近刻脫南字注字案朱脫趙增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堵朱趙作赭水東流左與西遼水合又東東遼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流注于滎滎水又東北于潕陰縣北左會潕水其道稍西官本曰按其近刻訛作之案朱趙作之不出其縣南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武建武中封岑彭爲侯國漢以爲陽山縣趙釋曰一清按是句文義未詳魏武與張繡戰于宛馬名絕景爲流矢所中公傷右臂引還潕陰即是地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曰陂在比陽縣西五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案朱趙無又比並作此下同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隨年變種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會于比潕水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潕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爲陽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潕水又東北澧水注之官本曰按澧近刻訛作河案朱作河箋曰案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雉縣注云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入汝此河水誤當作澧水趙改澧水出雉衡山東南逕建城東官本曰按東字近刻訛在山字上案朱趙並同建當爲卷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潕潕水東北逕于東山西西流入潕官本曰按此四字上有脫文案重文二潕字趙改葉陂刊誤曰全氏曰上重文二潕字當作葉陂不然潕水何以流入于潕乎以汝水注敘澧水文參校正之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溪水出黃城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有溪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有谿二字全氏校增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官本曰按菜近刻訛作萊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方輿紀要云黃城山在葉縣北十里一名苦菜山一名長城山萊字誤也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

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瀙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官本曰按聖賢冢墓記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地理志考地理志南陽葉下云有長城號曰方城更無此文又邑字訛在方城下今據改正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曰葉有長城號曰方城未嘗云黃城也是注所引或別有一地理志一脩按寰宇記引此文出聖賢冢墓記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蓋于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朱箋曰當作逕趙改逕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朱箋曰御覽王海及舊本皆作聯聯吳本改作聯絡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朱無百字箋曰御覽及宋本俱作相去六百里趙增北面雖無基築官本曰按北面近刻訛作若南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若字衍文南北御覽引此文作北面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山曰方城官本曰按山近刻訛作城 案朱作長城趙城下增山字刊誤曰今本郡國志作葉縣有長山曰方城此注落山字彼文落城字劉昭補注引杜預曰方城山在縣南可證也指此城也瀙水又東北歷舞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朱作元箋曰按年表是六年趙改六年封樊噲爲侯國也

又東過西平縣北

縣故柏國也春秋左傳所謂江黃道柏方睦于齊也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卽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漢宣帝甘露三年封丞相于定國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本表曰臨淮王莽更之曰新亭晉太康地記曰官本曰按地記近刻訛作地理志 案朱訛趙改地記刊誤曰理字衍文縣有龍泉水孫校曰今在羅山縣南合竹竿河東北入于汝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爲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

又東過郾縣南

郾縣故城去此遠矣不得過

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

漢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置定潁縣順帝永建元年官本曰按此六字近刻訛作延光中三字 案朱趙同以陽翟郭鎮爲尚書令官本曰按鎮下近刻衍之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之字衍文郭鎮後漢書有傳封定潁侯卽此邑也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鎮以誅閻景擁順帝封是永建元年不在延光年也延光乃安帝年號

濆水出蔡陽縣

濆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朱趙作隋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趙作磐基所跨廣圓朱趙有一字百餘里峰曰懸鉤處平原眾阜之中官本曰按原近刻訛作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縣當作原爲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夾鄣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以穴內常有風熱官本曰按近刻以訛作而熱訛作勢又此句之下衍火字 案朱以訛而衍火字趙改刪熱改熱刊誤曰箋曰舊本作風勢吳本改作風熱按當作風埶而當作以火字以字俱衍文無能經久故也官本曰按能下近刻衍以字 案朱衍趙刪說見上濆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廣厚可以浮舟栰巨川矣時人以濆水所導故亦謂之爲濆山矣濆水東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濆謂之小濆水而亂流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弗與止之三

年唐人竊馬而獻之于常歸唐侯是也溳水又東均水注之
水出大洪山官本曰按近刻脫大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大洪山落大字東北流逕土
山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山上土山四字係衍文案朱有趙改水出土山刊誤曰箋曰山上二字疑脫誤按下云富水左合土山水世謂之章水於文當作水出土山又東北流入于溳水溳水又屈
而東南流
東南過隨縣西官本曰按過近刻訛作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當作過又朱趙隨作隋下同
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趙刊誤曰箋曰孫云左傳作隨按隨古作隋戰國策寶珍隋珠荅不獨楊堅受禪始去辵爲隋也趙釋曰金石文字記曰皇甫誕碑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漼少林寺碑皆然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溫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溳水隨縣字作隋則知此自古人省筆之法謂文帝始去辵而爲隋者未必然也楚滅之以爲縣晉武帝太康
中官本曰按近刻脫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晉武下落帝字立爲郡有溠水出縣西北
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㵐水出桐柏山之陽
呂忱曰水在義陽㵐水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注于溠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增入字刊誤曰流下脫入字方輿紀要校增溠水又東南逕隨
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朱無尹字箋曰左傳作令尹趙增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于隨謂此水也水側有
斷蛇丘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
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隨季
梁大夫池朱趙梁作良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左傳作季梁一清按梁良音同通用二十二卷渠水注扶溝縣袁梁碑其碑本作良是可證也其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出隨城東南井泉
嘗湧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之義井下流合溠溠水又
南流注于溳趙釋曰全氏曰按溠水豫州浸康成師古皆疑其地不應在豫然職方之地犬牙相錯荊州之浸爲潁則知豫之溠亦其例也溳水又會于支趙作枝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
東流注于溳溳水又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
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
隨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官本曰按隨近刻訛作遼下同案朱作遼箋曰當作隨水趙改隋釋曰全氏曰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云隨水右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小司馬曰今鄧州之西也
西北流南迴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傳云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今安陸北有橫山即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元和志云陪尾山一名橫尾山在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邑嘗經此傳謬禹導山至陪尾蓋寶爲泗水泗之與淮猶伊之與洛也水經注云博物志曰泗出陪尾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今在縣東五十里閻百詩云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光星賈公彥賈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博物志固有所受之也一清按酈注泗水篇既引博物志之言是注不應又引漢志以安陸之橫尾爲陪尾豈非自相舛錯與卷末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亦誤隨水
又西南至安陸趙作樂縣故城西入于溳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案朱趙無
故鄖城也因岡爲墉峻不假築溳水趙增會之二字刊誤曰溳水下全氏校增會之二字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于其下籠彩鳳以惑眾晉
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
敗追斬于江涘官本曰按涘近刻訛作夏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作斬于江矣吳本改作斬于江夏按春秋分記引此文作江涘說文涘水厓也音俟即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
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溳水兼清水之目矣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六字案朱脫趙增溳水之通稱矣六字以此溳水字下屬又東南流爲文刊誤曰蓋字下落溳水之通稱矣全氏曰以先司空本校增寰宇記亦云清發溳水之別名可證也又東南流而右會富水水出竟陵
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水有二源朱趙有也字大富水出山之陽

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東前漢末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文字闕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泌水也

又西南流逕杜城西趙刊誤曰箋曰孫按漢志江夏郡有雲杜縣杜城疑誤按漢志江夏郡無新市縣續志有之蓋東京分安陸縣立也與雲杜竝列晉志宋志因之則雲杜非新市治所矣方輿紀要云雲杜城在沔陽州景陵縣西北南新市城在承天府京山縣東北百里水經注新市治杜城杜佑曰在今富水縣北箋說非也新市縣治也郡國志以爲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陸縣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立縣　案朱同趙刪縣字刊誤曰縣字衍文又王匡中興初舉兵于縣號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東南流于安陸界左合土山水世謂之章水水出土山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又南流右入富水富水又東入于溳溳水又逕新城南永和五年晉大司馬桓溫築溳水又會溫水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端淨可愛靖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㷅雞洪瀏百餘步冷若寒泉東南流注于溳水又右得潼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潼山孫校曰曲陵當作西陵東南流逕其縣南縣治石漉故城城圓而不方東入安陸注于溳水

又東南入于夏

溳水又南分爲二水東通灄水西入于沔謂之溳口也

水經注卷三十一

水經注卷三十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漻水　蘄水　決水　泚水朱作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趙此下有補涂水目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朱無梓字　涔水

漻水出江夏平春縣西

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爲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章趙作山卽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朱箋曰盛弘之荊州記云神農九井在厲山北重壍周之廣一頃二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又言汲一井則衆水動井今堙塞遺跡髣髴存焉亦云賴鄉官本曰按近刻脫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亦云下落賴字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漻卽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爲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朱趙作隋下同又注漻漻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

南過安陸入于溳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

山卽蘄朱作近箋曰近宋本作蘄趙改蘄柳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爲五水蠻五水謂巴水希水赤亭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五字及希水二字訛作水卽謂巴水也又赤亭水　案朱同趙改五水卽謂蘄水希水巴水也又赤亭水刊誤曰水上落五字卽謂下落蘄水希水四字蓋蘄水希水巴水赤亭水西歸水合爲五水也見宋書夷蠻傳水西

歸水蘄水其一焉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五字案朱趙無蠻左憑居阻耕山川也爲抄暴朱世沈慶之手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即五水蠻也

南過其縣西

晉改爲蘄陽縣縣徙江洲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從江州案朱同趙改從仍州刊誤曰從當作徙置大陽戍後齊齊昌郡移治于此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一齊字昌訛作安案朱趙同

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

蘄水南對蘄陽洲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州案朱趙作州入于大江謂之蘄口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案朱洲趙改州上有蘄陽縣徙

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

俗謂之爲檀公峴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名公訛作山案朱同趙改山仍名刊誤曰山方輿紀要引此文作公亦見梁書裴邃傳蓋大別之異名也趙釋曰一清按尚書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元曰在廬江安豐縣杜預春秋注云大別不知何處或云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胡渭曰按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杜說所自出正義謂地志無大別何也又云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水經注江水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府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酈氏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爲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其水歷山委注而絡其縣矣官本曰按近刻作也案朱趙作也

北過其縣東

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即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婁官本曰按近刻脫婁字案朱脫箋曰當有婁字趙增

又北過安豐縣東

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豐也官本曰按美豐近刻作美風案朱趙作風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竇融爲侯國晉立安豐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六安國安豐縣莽曰美豐今注云美風似因安風縣名而譌續志有安豐縣又云安風侯國蓋光武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其國都則治安風爰及魏晉之安豐郡皆治安風縣也魏收地形志云邊城郡治麻步山領史水一縣則南北流移境土非一故治無常所也此與淮水注之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之安豐蓋兩地而異名不可混也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高帝六年封孔聚爲侯國朱趙有也字朱箋曰孔聚漢書功臣表作孔聚世謂之史水官本曰按史近刻訛作決朱永嘉中置史水縣取水以名縣案朱趙作決決水又西北也官本曰按決近刻訛作也上屬案朱趙作也上屬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淮水也官本曰按淮近刻訛作注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灌水按非也據漢志是淮水淮即灌也非出桐柏之淮然其字相承已古要不可改而作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胡渭曰淮當作灌愚謂非也班志原是淮字道元故以之釋灌水若破淮作灌則以灌水釋灌水於義豈可通乎許愼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也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說文澮是汾澮之澮而別有澮水出廬江入淮從水惠聲音胡計切者即是水也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朱箋曰今龜策傳云神龜出于江淮之間此注作江灌蓋所見之本各異耳趙釋曰全氏曰今龜策傳作江淮灌即灌也非出桐柏之淮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也字案朱趙有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官本曰按近刻至訛作注淮訛作灌案朱同趙仍注灌改淮灌水亦至蓼入決官本曰按近刻作灌太子參亦入決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廬江郡雩婁縣下云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道元

詻抄其詞而稍變之似失意義又趙此下增十一字刊誤曰入決下落縣西蓼邑卽皐陶之封邑也十一字寰宇記引此文校補 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趙有燮字滅舒蓼臧文仲聞之曰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趙逮改建釋曰箋曰按左傳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有皐陶不祀之歎至宣公八年夏楚人滅舒蓼自是兩事 決水又北

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漢獻帝中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靈帝中 案朱趙同趙釋日一清按靈帝下脫年號後漢書黃琬傳云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入朝在靈帝崩後則琬封當在獻帝初年亦非靈帝也 封太尉黃琬爲侯國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 官本曰按口近刻訛作石 案朱作石箋曰當作陽泉口趙改口釋曰一清按三國志魏書滿寵傳吳將陸遜向廬江寵整軍趨陽宜口卽陽泉口也又吳書孫綝傳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于陽淵酈注施水篇亦作陽淵續志廬江郡陽泉侯國劉昭補註引廣志曰有陽泉湖

又北入于淮

俗謂之澮口 官本曰按澮近刻訛作決 案朱趙作決 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届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脈水尋經方知決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 案朱作水箋曰宋本作口趙改口釋曰一清按上文既以俗謂決口爲非而此又云方知決口何耶或恐有脫誤 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眞耳

沘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 官本曰按沘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泄下同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沘水當從沘後漢書光武本紀云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沘水章懷註云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章懷所云唐州沘陽縣之沘水是沘水之誤其云廬江灊縣亦有沘水卽是水也道元云沘水或作淠以沘與淠音同若从此作泚相去遠矣篇中沘字俱當作沘

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 朱箋曰爾雅大山宮小山曰霍郭注云宮謂圍繞之 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卽其稱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吳因楚喪圍灊是也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灊山沘字或作淠 朱箋曰孫云按漢志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沘音比又音布几反 淠水又東北逕博安縣 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淠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於文當重一淠字孫校曰說文箋丹陽水也是此矣 泄水出焉

東北過六縣東

淠水東北右會蹹鼓川水水出東南蹹鼓川 朱脫鼓字趙增刊誤曰當作蹹鼓川落鼓字 西北流左注淠水淠水又西北逕馬亭 朱作亭箋曰宋本亭作亭趙改亭 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 縣故皐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卽皐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 趙釋曰一清按此文與夜水篇注可參證皇覽亦謂之曰公琴也 漢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國

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淠水又西北分爲二水芍陂出焉 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脫芍陂二字今據歸有光本補入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二水下落芍陂二字 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 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也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之 案朱趙作之

北入于淮

水之決會謂之沘口也

泄水出博安縣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九江郡有博鄉縣續志無蓋後漢省說文云泄水受博安洵波豈順帝以前曾改博鄉爲博安乎顧祖禹曰卽壽州之都陸城晉元帝封六安繆王子交爲侯邑考晉志又無之

博安縣地理志之博鄉縣也王莽以爲揚陸矣泄水自縣上

承沘水于麻步川官本曰按沘近刻訛作北　案朱作北趙改沘刊誤曰北當作比卽比水也西北出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當作出移在西北下歷濡溪官本曰按歷下近刻衍山字　案朱衍趙移改說見上謂之濡水也趙釋曰全氏曰漢志六安國六縣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卽濡谿水也

北過芍陂西與沘水合朱沘作泚趙改刊誤曰泚當作沘

泄水自濡溪逕安豐縣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水　案朱作水箋曰宋本作口趙改口下又增逕字刊誤曰安豐縣上落逕字北流注于淠亦謂之濡須口官本曰按近刻作一謂之其濡口　案朱同趙仍一改其濡刊誤曰其濡口當是濡須口之誤

西北入于淮

亂流同歸也官本曰按歸近刻訛作國　案朱同箋曰國宋本作歸趙改歸

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

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荻城東官本曰按荻近刻訛作穫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穫當作荻城又北逕荻丘東官本曰按丘近刻訛作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荻江當作荻邱南北朝置戍守于此魏書李神傳爲陳留太守領荻邱戍主亦曰荻城梁普通五年裴邃自合肥攻荻城是也右會施水枝津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又　案朱作又箋曰又宋本作右趙改右水首受施水于合肥縣城東朱趙首上無水字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水也

北過其縣西官本曰按此句之上原本及近刻有肥水別三字係施水之文訛舛在此　案朱趙有北入芍陂

肥水自荻邱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逕芍陂東又北逕死虎塘東官本曰按虎近刻訛作馬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死馬誤魏書

王肅宋書劉勔等傳俱作死虎通鑑宋紀明帝泰始三年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胡三省曰杜佑通典作死虎又齊紀東昏侯永元二年蕭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率眾萬餘屯死虎胡三省曰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門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書明帝泰始三年劉勔破劉順于宛唐卽死虎之誤也通鑑注引此文作死虎字近致譌通典作死武則唐人避諱故也芍陂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肥水又北右合閻澗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肥水東北又合閻澗水　案朱同趙仍東改又改澗刊誤曰箋謝據宋本作肥水又北右合閻澗水按非也東北字不誤閻澗當作閻澗上承上當重一水字上承施水于合肥縣趙上上增水字說見上北流逕浚遒縣西官本曰按浚遒原本及近刻訛作後道今改正浚遒故城在今合肥縣東北　案朱訛趙改浚遒刊誤曰漢志逡遒縣續志作浚遒晉志作逡道此復道是浚道之誤案刊誤浚道當爲浚遒水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官本曰按虎原本及近刻竝訛作雩考死虎壘在今壽州東四十餘里宋書劉順等東據宛唐築四壘通典云宛唐死虎之訛也　案朱訛趙改夾橫塘西注宋秦始初豫州司馬劉順帥眾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勔趙叔寶以精兵五千官本曰按趙近刻訛作杜　案朱趙作杜送糧死虎劉勔破之此塘趙釋曰一清按通鑑宋明帝紀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八千人東據宛唐胡三省注云宛唐水經注作死虎杜佑通典作死武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門十餘里杜叔寶宋書殷琰傳作趙叔寶水分爲二官本曰按爲下近刻衍澗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上澗字衍文洛澗出焉閻澗水注之水受芍陂陂水上承澗水于五門亭南別爲斷神水又東北逕五門亭東亭爲二朱趙竝作眾箋曰眾宋本作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跡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實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陂周朱趙有一字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趙釋曰一清按元和郡縣志云芍陂周二百里逕百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凌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陵　案朱訛趙改釋曰沈氏曰王凌時爲征東非太尉

與吳將張休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張休文今據三國志改正案朱訛文趙改大刊誤曰文當作大事見吳書顧譚傳戰于芍陂即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官本曰按近刻脫一陂字案朱趙無謂之芍陂瀆趙釋曰全氏曰按華夏對境圖曰芍陂周二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並子思作引淠水爲子午渠開六門淠水即淠水也陽泉見決水篇其大業當在蓼縣蓋取皋陶之字爲陂名而善長失之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朱趙無此水字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漿趙刊誤曰箋曰魏書諸葛誕在壽春被徵爲司空遂舉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遣人至吳求救吳遣全懌等與文欽俱來吳將朱異以誕被圍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此云諸葛緒拒之於黎漿所未詳也按諸葛緒事在鄧艾傳毋邱儉作亂文欽以後大軍破敗于城下艾追之至邱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即注所引事也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又北過壽春縣東

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津側有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萃止又西北右合東溪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左案朱趙作左溪水引瀆北出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山當作出西南流逕導公寺西寺側因溪建刹五層屋宇閑敞崇虛攜覺也官本曰按此句有舛誤案朱同箋曰攜覺字誤當作嶕嶤趙依改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又西逕東臺下臺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肥南播也肥水西逕壽春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故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頹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

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爲廣小足閑居亦勝境也溪水西南注于肥水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南二字作流注于肥水案朱趙同

北入于淮

肥水又西分爲二水右即肥之故瀆遏爲船官湖以置舟艦也肥水左瀆又西逕石橋門北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西下落逕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朱作此箋曰宋本作北洲趙改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眞容妙相相服粗煒朱作倬箋曰舊本作煒趙改煒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蒼兕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倉光案朱作倉光趙改倉兕刊誤曰箋曰史記倉兕倉兕總爾舟楫王充論衡作倉光按非也史記齊世家倉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然則論衡本作倉兕不如朱氏所云云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朱作重箋曰宋本作童阜趙改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薶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

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按漢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肥水又左納芍陂瀆官本曰按芍近刻訛作芍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芍當作芍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壽春下落城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鉅鹿時苗爲縣長是其留犢處也朱箋曰魏略云時苗爲壽春令始至乘輿黃牸後歲餘牛生犢及去任留犢與主簿曰是淮土所生也瀆東有東都街街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勔廟宋元徽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時年碑功方創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宋書言泰始元年朱泰作大趙改太刊誤曰泰始是宋明帝年號作大非豫州刺史殷琰反朱趙作叛明帝假勔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爲立碑文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爲其廟銘故佐龐珽爲廟讚官本曰按珽近刻訛作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一作故吏按故吏猶故佐也珽當从玉作珽夏侯敬友爲廟頌竝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爲名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水瀆瀆受淮于烽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爲玄康南路馳道左通船官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北出水際官本曰按水字近刻訛在北出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字當移在北出下有曲水堂亦嬉游所集也又西北流趙增逕八公山四字刊誤曰流下落逕八公山四字全氏

校增昔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趙刊誤曰箋曰謝玄祈疑作於按祈禱也左氏所謂戰禱也道元故以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惑解之及置陣于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此即堅戰敗處官本曰按堅近刻訛作故案朱趙作故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朱作治箋曰宋本作肥口趙改口也施水亦從廣陽鄉肥水別官本曰按此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肥水經文北過其縣西之上今改正案朱趙三字在肥水經文內東南入于湖趙釋曰全氏曰施水導源廣陽鄉與肥同源者也逕合肥入芍陂而歸巢湖經文之例未有不溯其所自出者此篇獨變文書之施水受肥于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朱箋曰孫按漢志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按川殊派別官本曰按殊近刻訛作流案朱作亡趙改殊刊誤曰箋曰川亡字誤當作川流按通鑑釋文辨誤作川殊今校正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趙釋曰胡三省通鑑釋文辨誤曰史炤曰合肥漢九江邑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余按應劭所云酈道元固疑之矣道元以夏水出城父而東南流入于淮則與淮合無絕淮而南流至合肥縣與肥水合之理而施水上承肥水于廣陽鄉東南逕合肥縣又東南流而入于灤湖肥水西北注于淮而施水東南入灤湖已自分流惟夏月暴水漲溢則二水復能合于合肥縣界故合肥以此得名道元之說庶乎信而有徵矣一清按漢志沛郡城父縣下云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二行六百里城父與下蔡皆屬沛郡不得云過郡二也而應劭于九江合肥縣下云夏肥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所謂父城卽沛郡之城父非潁川之屬縣又云與淮合則亦何關于合肥之名耶道元引之改而曰出城父與肥合且又證以闞駰之說肥在淮南夏肥水安能截淮南過而與之合且所謂與肥合者夏肥水也是肥與肥合矣道元知其說之謬妄故折之曰非謂夏水非謂夏水者非謂夏肥水也又曰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施水亦出九江成德之廣陽鄉而流合于肥故曰合肥夏月水暴長二水相合與導菏澤被孟諸之義

相扶道元所謂水盛方乃覆被者也夏肥水源流已具淮水注中班志在城父下木自不錯應劭移之合肥之下則舛矣唐盧潘合肥辨曰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逕合肥縣南又東南入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淮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于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此文見姚鉉唐文粹中其言足發酈氏之所未備

施水自成德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脫施水二字成德訛作城父今據歸有光本改正　案朱脫趙增仍城父刊誤曰自上落施水二字孫潛校增趙釋曰一清按城父當作成德此是行間留欄後人塡補見有成字遂疑即上文之城父而遽竄筆書之耳酈氏之枉屈也

東逕合肥縣城南城居四水中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居上落城字

又東有逍遙津官本曰按又東近刻訛作東又　案朱趙作東又

水上舊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于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趨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

趙補滁水

唐六典淮南道大川曰滁肥之水巢湖在焉寰宇記廬州愼縣下云滁水源出縣西綦禿古塘酈元注水經云滁水出浚遒縣也又和州含山縣下引水經注云滁水東經大峴西北流逕大峴亭卽此山也方輿紀要云滁河源出廬州府合肥縣東北七十里廢梁縣界東流過滁州全椒縣南六十里又東至滁州東南三汊河又東至江寧府六合縣爲瓦梁河東南流至瓜埠口而入大江三國志吳赤烏三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今滁州古曰涂中其地實南北扼要之區猶脫落無聞則濱江來會之水大要失亡矣

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官本曰按二字舛誤據漢書當作東山　案趙淮水改睢山刊誤曰淮水楊愼本作淮山山字是也淮字則非矣方輿紀要湖廣大川下云沮水本作睢左傳定四年吳人敗楚及郢楚子出涉睢又哀六年楚子所謂江漢睢漳者也後作沮又譌爲租今襄陽以南沮水左右皆曰沮中亦謂之租中後漢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反劉尚討破之杜佑曰潳山蠻也潳亦作租卽租中蠻矣郡縣志南漳縣東北一百八里有租山吳朱然諸葛瑾從沮中險道北出處也吳志赤烏四年朱然圍樊諸葛瑾取租中漢志沮水出東山蓋異名也沮山本因沮水得名字亦作睢後人因漢志上文有淮山淮水所出之文而誤作淮又譌山爲水今校正趙釋曰全氏曰按睢山楊愼本作淮山謬也漢志房陵縣淮山淮水所出東山沮水所出是房陵固有淮山然非沮水所出也睢山卽東山之一名字稍近淮因之成訛

東南過臨沮縣界

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高峰霞舉峻竦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東南縣有潼水東逕其縣南下入沮水沮水朱不重沮字趙改上水字爲沮**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卽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居郡下城故新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西表悉重山也**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卽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淩空交合危樓傾崖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岳案朱趙作岳朱箋曰疑作阜恆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猨
流聲于白雲之上遊者常若朱箋曰疑作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
以林徒棲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青溪又東流
入于沮水沮水又屈逕其縣南晉咸和中爲沮陽郡治也沮
水又東南逕當陽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又此句之下衍縣字案朱脫衍趙增
刪刊誤曰當陽縣下落故字下縣字衍文城因岡爲阻北枕沮川官本曰按枕近刻訛作抗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抗當作枕其故城在東朱趙有一字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
緣林長坂南長坂卽張翼德橫矛處也沮水又東南逕驢城
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遂叛朱箋曰吳
志呂蒙襲羽羽在麥城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以是父子俱獲傳云子胥造驢磨
二城以攻麥邑卽諺所云東驢西磨麥城自破者也官本曰按近刻
脫此十四字案朱脫趙增也作矣刊誤曰麥邑下落卽諺所云東驢西磨麥城自破者矣十四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
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
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合焉
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
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也
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
荆山在景山東朱趙有一字百餘里新城沶鄉縣界官本曰按沶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沛今據晉書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沛鄉當作沶鄉晉書地理志校雖羣峰競舉而荆
山獨秀漳水東南流又屈西南逕編縣南縣舊城之東北百
四十里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也字案朱脫趙增在字刊誤曰舊城下落在字西南高陽城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高陽城西南案朱趙同移治許茂故城官本曰按漢編縣卽今荆門州西高陽城

晉隆安中東北移百四十里卽今南漳縣之許茂城城南臨漳水又南歷臨沮縣之章
朱趙作彰鄉南昔關羽保麥城詐降而遁潘璋斬之于此漳水又
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朱麥上有于字趙刪刊誤曰于字衍文王仲宣登
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
是也漳水又南沲水注之山海經曰沲水出東北宜諸之山
南流注于漳水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商案朱訛趙改釋曰全氏曰按漢志南郡高成縣沲山沲水所
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繇水卽油水也不言入漳善長蓋主山經而油水篇則又主漢志
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官本曰按烏近刻訛作烏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烏當作烏入于
沮
地理志曰禹貢南條荆山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東案朱趙作東趙釋曰一清按東條字誤
當作南條在臨沮縣之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
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楊水當作陽水漢書地理志校非也今漳水于當
陽縣之東南百餘里朱趙作一百里餘而右會沮水也
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官本曰按津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注云江流豫章口
東有中夏口此江流字誤當作江津方輿紀要荆州府東南二十五里有夏水口亦謂之豫章口二十里有江津戍或謂之津
鄉荆州記江陵縣東三十里有津鄉蓋沿江津得名漢時于此置戍有江津長司之夏水蓋出于此江津戍亦見江水注趙釋
曰全氏曰按經文之例皆曰出某郡某縣某山獨沔水獲水實卽莨蕩渠之注陰溝者而夏水亦卽江水也皆變文書之一清
按水經注此條本之伏生大傳夏水出江入沔沔亦入江荆州之沱宜以夏水當之
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趙汜改沱刊誤曰汜
當作沱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卽郢
城之東門也
又東過華容縣南

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永嘉中西蜀阻亂割華容諸城爲成都王穎國官本曰按此六字近刻訛作爲穎王都案朱同趙改爲王穎都刊誤曰全氏云晉志割南郡之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別立豐都合四縣置成都郡爲成都王穎國今曰穎王都文義未合夏水又逕交阯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辭歷范西戎墓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趙釋曰沈氏曰王仲宣登樓賦已有北彌陶牧之文本注云陶鄉名牧郊外地則非指蠡冢晉太康地記官本曰按康近刻訛作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原當作康盛弘之荆州記劉澄之記竝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

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爲究悉以親逕其地官本曰按以近刻訛作似案朱趙作似故違眾說從而正之夏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夏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落夏字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趙釋曰一淸按漢志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藪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亙隰兼苞勢廣矣夏水又東夏楊趙作陽下同水注之水上承楊水于竟朱作競箋曰競陵當作竟陵趙改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而東北注趙釋曰一淸按隋書地理志梁置沔陽營陽州城三郡及州陵惠懷二縣西魏省二縣改置建興縣其故城在沔陽州北二里道元卒于孝昌三年上距梁天監元年僅五年耳其成書不知在何時而遽稱江表新朝之建置乎此蓋後人所增入與沔水注引𡿨均之詩可互證也

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官本曰按近刻入訛作水又此句之下衍出字案朱趙同謂之堵口焉官本曰按夏水入沔之口是爲堵口趙堵改賭下同刊誤曰堵口是賭口之訛下同詳沔水篇趙釋曰一淸按寰宇記引荆州圖副曰夏水既非山流有若川渚冬斷夏通故名又曰盛宏之云夏首又東二十餘里有渚口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矣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

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尙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爲非也自堵口下沔朱作納箋曰宋本作沔水趙改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趙釋曰一淸按劉昭郡國志補注云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州名夏口則是夏之爲名始于楚莊水因以立稱道元以仲瑗康成之說爲非是蓋特具卓識也

羌水出羌中參狼谷官本曰按參狼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參糧脫谷字今據歸有光本改正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孫按漢志引水經云羌水出羌中參谷按此師古注引水經非班固原文參糧當是參狼之譌後漢書羌無弋爰劍傳云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谷因種人得名狼誤作粮轉寫作糧今本漢書註脫狼字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羌水又東南逕宕婆川城東

而東南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宕昌婺川城東注北注姜水 案朱同水又上無羌字趙增白刪昌姜改羌刊誤曰水上落白字昌字衍文昔姜維之寇隴右也官本曰按姜近刻訛闕作羌 案朱訛趙改鍾會入漢中引還知雍州刺史諸葛緒屯橋頭從孔函谷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從此谷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谷當作孔函谷三國志校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北道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此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道當作北道三國志校渡橋頭入劍閣緒追之不及趙釋曰全氏曰按是時姜維由沓中赴難非有事于隴右也諸葛緒要橋頭維乃由北道入示將斷其後緒遂退還維反軍渡橋頭入劍閣非緒邀之于北道也羌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東南逕武街城西南官本曰按街近刻作階 案朱趙作階又東南逕葭蘆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南下落逕字羊湯水入馬水出西北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北又東南逕五部城南官本曰按

五近刻訛作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部當作五部方輿紀要云階州盤堤城後魏太和四年置南五部郡尋改爲縣寰宇記引郡國志云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將姜維勒五部氐羌之所東南右合妾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右妾水合 案朱同箋曰一作接水趙增與字刊誤曰右下落與字傍西南出即水源所發也羌水又逕葭蘆城南逕餘城南趙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誤又東南左會五部朱作會箋曰宋本作五部趙改部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爲一水屈而東南注羌水羌水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官本曰按此乃西漢水朱箋曰克家云廣魏字誤當作廣漢後同

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趙釋曰何氏曰墊江之墊說文作褺从衣不从土孟康曰音重疊之疊此是後人傳寫之誤東南入于江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

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朱道作遊縣作水箋曰孫按漢書地理志廣漢郡剛氐道注此當作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趙改王莽之統睦矣朱無矣字趙增刊誤曰統睦下落矣字孫潛校增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于涪自此水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朱作礦箋曰當作礦趙改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緜竹縣北臧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緜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南流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西當作南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趙釋曰一清按華陽國志曰新都有金堂山水通巴漢涪水又南

枝津出焉官本曰按近刻脫津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枝下落津字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南至小廣魏與梓潼水合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趙無

小廣魏即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

故廣漢郡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公孫述改爲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爲梓潼郡以峻爲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氏朱作是箋曰一作氏趙改氏山爲五婦山又曰五婦候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侯 案朱作侯趙改堠馳水所出趙釋曰一清按湎水篇池水即馳水也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山中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

趙㸔刊誤曰導源下全氏校增山中二字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子同矣自縣南

逕涪城東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西　案朱趙作西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

口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射洪縣下引水經注曰涪江水又東南合射江即今射洪縣有此水今本無之

又西南至小廣魏南官本曰按近刻南上衍縣字　案朱作趙删刊誤曰箋曰孫云小廣魏當作小廣漢衍一縣字按道元多改廣漢爲廣魏觀涪水篇自知之入于墊江

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漢水即西漢水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北當作此又趙無漢下水字亦謂之爲內水也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內水下落也字北逕墊

江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

沈水朱箋曰一作沉水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沈水本或作況水及沉水者並非宮左步右

騎夾船而進勢動山谷趙刊誤曰箋曰芬當作聲按後漢書臧宮傳云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明與注左步右騎之文相違酈蓋習用謝書不關范史也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

餘入水爲濁流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官本曰按近刻脫鄭字　案朱無箋曰南縣當作南鄭縣　按漢志南鄭縣有旱山趙增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官本曰按安陽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沔陽今改正沔水經文云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非沔陽甚明　案朱趙作沔陽趙釋曰全氏曰史記沱涔既道鄭康成尚書注曰水自漢出爲涔是涔固爾雅之潛也漢志漢中郡之安陽縣鬵谷水師古曰音潛其字亦或從水而不即以爲尚書之潛何哉及讀酈注有曰安陽之潛尾入漢耳首不自漢出也此言了然乃知潛涔字通而涔水亦不可以當禹貢之潛也

涔水即黃水也東北流逕成固南城北官本曰按成固近刻訛作城固下同　案朱訛趙改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創築未知定所制

矣義熙九年索遐爲果州刺史孫校曰錢竹汀曰六朝無果州之名必是梁州之譌通鑑是年有索邈爲梁州刺史邈與遐字形相涉其爲梁州無疑又檢宋書州郡志譙縱時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索邈爲刺史正在譙縱初平之後宋志有成固無苞中然則酈注之成固南城其即苞中與自

成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衿朱作今箋曰當作衿淵趙改衿淵帶谷

絕壁百尋北谷口造城東門傍山尋淵五里有餘盤道登陟

方得城治城北水舊有桁北渡涔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

有桁渡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館

涔水歷其北北至安陽左入沔官本曰按安陽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沔陽今改正又近刻脫入字　案朱趙作沔陽無入字趙左改合刊誤曰左當作合爲涔水口也官本曰按涔近刻訛作二　案朱趙作三

水經注卷三十三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　酈道元撰

江水 官本曰案近刻作江水一無一二三等字　案朱趙有

岷山 趙釋曰全氏曰案元和郡縣志汶山即岷山荀子江出汶山是也漢志作嶓則增加之文宋祁曰岷當作嶓誤矣說文作[illegible]从山敃聲 在蜀郡氐道縣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隴西郡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續志同二縣名[illegible]所出之水又異自蜀漢號湔氐道曰氐道晉改曰升遷於是始相混淆矣水經雖有魏晉間人續增不應江水鉅篇首繆遂屬之後來好事者徒以酈注舉蜀漢之制以釋經不學之徒因并經而改之非其義矣 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

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水百數 官本曰案水近刻訛作大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大當作水 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爲天彭谷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彭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天彭谷落彭字 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 官本曰案元延近刻訛作延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延平當作元延何焯校正 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也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 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六字是注混作經 漢武帝元鼎六年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元封四年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案漢武帝元鼎六年以冉駹地置汶山郡地節三年廢屬蜀郡北部非元封四年 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爲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 官本曰案十近刻訛作千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千前渭改十趙釋曰一清案龍涸亦曰龍鶴華陽國志云蜀時以汶山險要自汶江龍鶴冉駹白馬臣明皆置戍守即龍涸也周天和元年置龍涸郡元和志云故城在翼州衞山縣北十一里城之北境舊爲土谷渾所居故曰防渾城蓋亦氐羌州種之名號也又曰龍鵠通鑑晉紀永明三年仇池鎮將穆亮帥騎三萬軍於龍鵠是也鵠舊字通又曰龍格晉紀義熙四年桓謙至成都譙縱疑之置於龍格胡三省曰即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灘之地 又八十里至蠶陵縣 官本曰案蠶近刻訛作西　案朱訛趙改釋曰沈氏曰西陵是蠶陵之誤 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 趙釋曰全氏曰晉移汶山郡治於綿虒故以此治爲故郡 乃廢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溼坂 官本[illegible]作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方輿紀要云茂州茂溼山在州北十二里林木茂密常有嵐氣益州記云江至溼坂而稍大是也濕當作溼 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曜江漢炳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 趙釋曰案蜀志秦宓傳裴注引河圖括地象作上爲東井絡至左思蜀都賦乃省裁東字 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廣雅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蜀郡下云有小江入幷行九百八十里 東北百四十里曰峽山 官本曰案近刻脫曰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峽山上落曰字黃省曾本校增 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峽山邛峽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南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山南　案朱趙作山南 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陽按轡處也 官本曰案近刻王下衍子字　案朱趙有 平恒言是中江所出矣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于峿峽又東百五十里曰峿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多怪蛇 趙釋曰一清案明楊慎欲據此以當禹貢揚州之三江眞可謂癡人說夢者也 江水又逕汶江道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蜀郡汶江不曰道至續志始加道字縣有蠻夷謂之道或今本漢書脫道字當以續志水

經注補之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官本曰案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水出綿虒道官本曰案近刻脫虒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案班志蜀郡之綿虒續志謂之綿虒道今云綿道似落虒字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官本曰案虒近刻訛作夷　案朱作夷箋曰孫云綿夷字誤案漢志蜀郡有綿虒縣注云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應劭曰虒音斯趙改虒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蜀郡綿虒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江水又東別爲沱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趙釋曰全氏曰案宣帝地節中廢汶山郡蜀先主復置之治汶江道晉志以爲靈帝立劉昭補註郡國志曰安帝延光三年復也渡江有笮橋江水又歷都安縣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堰於江作堋　案朱同趙於改闕刊誤曰於當作闕又朱趙堋皆作塴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趙作檢下同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官本曰案近刻脫穿字引字刊誤曰又下落引字　案朱脫趙增全氏校增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郵官本曰案三字上近刻有于字又訛在下句作三石人之下　案朱趙並作作三石人于白沙郵作三石人朱趙此下有郵在堰官上五字官本移後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要　案朱作要趙作腰刊誤曰要與腰同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

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郵在堰上官本曰案堰下近刻衍官字又訛在前立水中上　案朱趙同說見上俗謂之都安大堰官本曰案大近刻訛作之　案朱趙作之亦曰湔堰又謂之金隄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　案朱趙無左思蜀都賦云趙作曰西踰金隄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朱作大箋曰作本趙改本一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觀下反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作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八字　案朱趙同其徵不祥不從果爲牙門張和朱趙作宏所殺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趙刊誤曰箋曰華陽國志作光映上照案依文自通不必改江水又逕江原縣官本曰案原近刻訛作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江鄉當作江原漢志校王莽更名邛原也郫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爲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于水郡縣表異焉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趙釋曰一清案漢志郫縣下云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顧祖禹曰世或以成都內江外江爲沱水夫二江爲李冰所引非禹貢之沱也宛溪之說誠然且梁荊之沱有三蜀郡之汶江也郫也南郡之枝江也汶江枝江俱無禹貢字而郫獨有之何哉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注引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常璩華陽國志曰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檢江即流江冰穿一江而爲二則冰以前無支流可知何得以郫江爲沱耶胡朏明則主郫江云推尋事理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江即禹貢之沱時必淤淺冰復從而濬之遂幷數爲二江夫既云二江皆冰所穿則何以獨指檢江爲冰之創始而郫江僅加疏濬耶此欲諂附班志郫縣下禹貢二字而不覺言之

出於胸臆不可從也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官本曰案近刻脫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神上落江字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恆澹澹
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鬭于江岸旁有閒冰
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亟官本曰案近刻作疲極案朱同趙疲改大刊誤曰疲黄省曾
本作大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刺殺北面者
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秦惠王二
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
導江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太康中蜀郡爲王國更爲成
都內史益州刺史治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
帝元朔二年改梁趙有州字曰益州以新啟犍爲牂柯越巂州之
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乃徙此故李固與

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
去官本曰案謂近刻訛作爲案朱趙作爲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
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
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是也城北又有龍
隄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
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上曰沖治橋官本曰案近刻
脫上曰二字治訛作里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華陽國志作沖治橋此云沖里是唐時寫本避高宗諱且章懷後漢
註亦作沖里橋可證也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
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
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一頭在府
市市橋門官本曰案此八字近刻訛作在府中一頭在市橋案朱趙同一頭沈之于淵也

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官本曰案近刻脫星
字案朱脫趙增里字下曰笮橋官本曰案笮近刻訛作莋案朱作莋趙改笮南岸道東有
文學始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于南城永初後學堂遇
火趙刊誤曰箋曰舊本經作永年華陽國志作永初謝云宋本作永平案當從華陽國志爲是後守更增
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夷星橋南岸道東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五字作移夷里
三字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學中講堂一名周公禮殿道西城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趙無故
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他江官本
曰案他近刻訛作沱案朱作沱趙改佗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爲錦里也蜀有迴
復趙作澓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
之遂不爲害江水東逕廣都縣漢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
就都亭也李冰識察水脈穿縣鹽井江西有望川原官本曰案近刻

訛作有望穿脫原字案朱同趙仍穿增原刊誤曰望穿下
落原字劉昭郡國志蜀郡廣都縣下補註引任豫益州記曰
縣有望川源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廣都田云後漢所
穿鑿者華陽國志云廣都有漁田鹽井之饒江有漁濟梁山
有鐵鑛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過水二十里即望川源矣若
此神功要非李冰不能也趙釋曰一清案劉昭補註郡國志
引任豫益州記作望川源鑿山崖度水官本曰案近刻脫崖字案朱趙無度竝作渡結諸陂池
故盛養生之饒即南江也又從沖治橋北折官本曰案沖近刻訛作里案
朱趙作里曰長昇橋城北十里曰昇僊橋官本曰案近刻僊訛作遷脫橋字案朱訛脫
趙改增刊誤曰華陽國志作升僊橋今改正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將入長安題其
門曰不乘高朱箋曰華陽國志作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邛蜀果
如志焉李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
在七橋連星間趙釋曰一清案華陽國志曰安軍宜在七星間全祖望曰自沖里橋至長昇橋爲七橋華
陽國志曰郫江上西有永平橋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此一橋不在七橋之列今注失去一句寰宇記云萬里橋一名篤泉

橋橋之南有篤泉也此橋因費禕使吳諸葛祖歎得名然則非李冰之舊矣又云笮橋亦名夷里橋而下又有笮橋即夷里橋之目笮橋以竹索爲名笮橋以汶江一名笮橋水受氏注故分而爲二又曰江橋亦名安樂橋七星橋之一篤泉橋星橋之二市橋星橋之五而此外無聞焉楊慎四川總志曰考七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中也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江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曰笮橋曰長昇橋郫江上西有永平橋及城北十里又有昇僊橋不知所謂七橋者竟何所指今存者市橋笮橋萬里橋昇僊橋餘俱無所考矣漢自廣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夾江爲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謝豐揚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壁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潛渡江就尚擊豐斬之于是水之陰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洩以溉灌繁田朱趙有一字千七百頃湔水又東絕緜洛官本曰案湔近刻訛作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江水當作湔水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爲北江趙釋曰一清案山堂雜論曰外江內江之名前後凡三見大江爲外水涪江爲內水此不易者也湔水入洛爲外江沫江入江爲內江此自成都府言之也郫江對大江而言則大江爲南江郫爲北江對流江而言則流江又爲外江郫江爲內江此自成都一城言之也流江實兼內外之稱各因所指立名似相雜而實不相溷也江水又東至南安爲壁玉津朱無江字璧作壁趙同改刊誤曰於文當重一江字壁當作璧何焯云據文選注校寰宇記云玉津縣本漢南安縣地隋大業中置以江有璧玉津故以爲名案華陽國志云玉壘山出璧玉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官本曰案沫近刻訛作洙 案朱作洙箋曰洙水當作沫水趙改沫

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建元六年開置郡縣官本曰案近刻作漢武帝開道置以爲縣九字 案朱趙同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建元六年置五字係上文脫誤在此 案朱趙同趙置下增郡字王莽更名郡曰西順官本曰案近刻脫郡曰二字 案朱趙無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朱箋曰華陽國志曰更始

時犍爲遠奉貢職及公孫述有蜀郡拒守述伐之郡功曹朱遵逆戰死之而任君業閉戶費貽素隱光武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有鄣江入焉趙有水字出江原縣官本曰案原近刻作源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江源字誤當作江原漢書地理志校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江原縣鄣水近世謂之大皁江者岷江之正流而班氏以爲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縣下江上官本曰案江近刻訛作注 案朱趙作注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大杜山 案朱同箋曰華陽國志作天社山趙改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爲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朱箋曰華陽國志犍爲東接江陽南接朱提北接蜀郡西接廣漢王喬升其北山彭祖冢其彭澤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莋趙作筰下同道與濛趙作蒙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僕水合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蜀郡臨邛縣僕千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而是注云布僕水未知孰是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都西部邛莋邛官本曰案此十四字舛誤不可通當作漢武帝元鼎六年以蜀郡西部莋都置漢書武帝本紀可證不得繫之元封四年也又越嶲郡治邛都沈黎郡治莋都不得兼言邛莋明矣莋都即旄牛縣亦曰旄牛道天漢四年罷沈黎郡置都尉仍治旄牛其縣隸蜀郡故城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 案朱同官本趙增帝都改郡刪下邛字刊誤曰漢武下落帝字蜀都當作蜀郡下邛字衍文理旄牛道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羌趙釋曰一清案范史莋都夷傳云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民華陽國志同而前書紀志及續志皆無之亦見青衣水注中在邛崍山表官本曰案崍近刻訛作來 案朱趙作來自蜀西度邛莋官本曰案華陽國志邛崍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其道至險官本曰案近刻脫道字 案朱趙無有弄棟入渡之難揚趙作楊母閣路之阻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爲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井

水文井水又東逕江原縣官本曰案原近刻訛作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江都當作江原縣濆文井江江上有常氏隄跨四十里官本曰案近刻作有長隄隄跨四十里案朱趙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朱箋曰玉匣經云青城山黃帝封為五岳丈人一月之內羣仙再朝六時洒泉以代晷漏在岷山之南羣峯掩映互相速撞虛無所宅祥異則多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饑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逕越巂邛都縣西東南至雲南郡之青蛉縣入于僕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又郡朱作都趙改刊誤曰箋曰都宋本作郡案全氏云青蛉縣下落入于僕三字郡本雲川朱作山箋曰華陽國志作川趙改川地也蜀建興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貪水合水出青蛉縣上承青蛉水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趙有縣字入于僕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

行五百里僕水又逕寧州建寧郡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志云建寧郡蜀置治味縣宋志云建寧太守漢益州郡劉氏更名建寧是郡非縣也縣字誤州故庲降都督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官本曰案人近刻訛作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當作人古人字與入似劉釋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雙柏縣即水入焉水出秦臧朱作藏箋曰前漢地志作臧趙改臧縣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益州郡秦臧縣牛蘭山即水所出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趙增僕水二字刊誤曰又東上落僕水二字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越巂郡青蛉縣僕水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過郡二謂越巂益州也此別是一僕水非臨邛之僕千水也亦見溫水注水出徼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麊泠縣官本曰案麊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麊漢書今本亦訛說文云麊從米尼聲交趾有麊泠縣案朱趙訛麊趙刪東上僕水二字刊誤曰全氏云據漢志是勞水入海非僕水也僕水入勞不入海僕水二字衍文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益州郡來唯縣勞水出徼外東至麊泠入南

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南流入于海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與吳漢溯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遂為制客所害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官本曰案模近刻訛作謨亦字訛在謂之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謨當作模亦字當移在曰字上通鑑注引此文校正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趙河改和刊誤曰河平當作和平山崩地震江水逆流趙釋曰全氏曰續漢書五行志和平元年廣漢梓潼山崩非此山縣溉有灘名壘坻官本曰案華陽國志作雷垣亦曰鹽溉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監溉案朱訛趙改李冰所平也朱箋曰華陽國志南安縣郡東四百里治青衣江會縣溉有名灘一曰雷垣二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令朱箋曰漢志牂柯郡有鼈縣趙釋曰一清案寰宇記引周地圖記作鼈靈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朱趙有鼈

字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趙釋曰全氏曰案華陽國志是朱提女子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于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朱趙有鼈字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南有峨眉山有濛趙作蒙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漢案朱訛趙改東南流與涐水合趙涐改渽刊誤曰涐當作渽下同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渽水出蜀官本曰案渽近刻訛作涐案朱訛趙改許慎以為涐水也出蜀汶江徼外官本曰案近刻脫此六字案朱趙無從水我聲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汶江縣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師古曰音哉渽乃涐之誤即禹貢之和夷也和涐同音道元故引說文以正之南至南安入大渡水趙釋曰禹貢錐指曰班固謂大渡入涐道元謂涐入大渡然涐亦源長當以漢志為正大渡水

又東入江故山海經曰濛趙作蒙水出漢陽西入江聶陽西趙釋曰全氏曰案此三字不可曉郭注亦無說

又東南過㸑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渚水北流注之官本曰案渚近刻訛作注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注水疑誤北流注下當有之字案注水是渚水之訛注渚音相近注云渚水則未聞是也

縣本㸑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趙下仁改人刊誤曰仁當作人故字從人孫校曰案說文夷从大从弓此說非也秦紀所謂㸑僮之富者也官本曰案近刻脫所字案朱趙無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㸑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鑿之迹猶存官本曰案鏨近刻訛作塹脫鑿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塹舊本作鏨案鏨下落鑿字方輿紀要校增王莽更曰㸑治也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乘空若飛縣有蜀王兵蘭趙刊誤曰箋曰華陽國志云江有兵欄李冰燒之後漢志云有玉岳蘭案兵闌天子之門禁也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于帳中也史記索隱曰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庾子山作吳明徹墓誌曰長沙楚鐵更入兵欄正使此事蘭欄闌三字通用郡國志之玉岳蘭蕊誤文耳其神作大灘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五色焉官本曰案近刻作有赤白玄黃五色焉案朱作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從㸑來趙改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照水焉魚從㸑來刊誤曰箋曰後漢志云越巂舊本有㸑人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案此是華陽國志文劉昭補註郡國志引之道元鈔變其詞以赤白玄黃并於五色之上則下文不應又重赤白玄黃四字全氏校衍之是也焉字當移在照水之下從㸑來補註作魚從楚來當從㸑來為正赤白照水玄黃魚從㸑來官本曰案近刻脫魚字案朱趙見上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趙釋曰一清案寶字

記戎州㸑道縣有伏犀灘引水經注云昔有黃牛從㸑溪出而上此崖乃化為石是名伏犀灘今本無之益部耆舊傳曰張眞妻官本曰案眞近刻訛作員下同華陽國志作貞案朱作員趙改貞朱箋曰華陽國志云㸑道黃帛張貞妻也黃氏女也名帛眞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眞手于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先絡朱作光洛趙改刊誤曰箋曰華陽國志云符有先絡案困學紀聞云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絡符縣人符有光洛㸑道有張帛原注洛疑即絡字何焯曰雄蓋雒字轉寫之誤後漢書亦誤當從華陽國志㸑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黑水合官本曰案黑近刻訛作里又此入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經趙改注里改黑刊誤曰入字是注混作經符里當依箋作符黑下同水出宕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為郡趙釋曰一清案宋書州郡志朱提太守劉氏分犍為立南廣太守晉武帝分朱提立又云南廣令晉太康地志屬朱提晉書地理志無南廣郡王遜傳云分朱提為南廣郡武帝疑是成帝之誤方輿紀要云蜀志後主延熙中立南廣郡以常竺為太守晉廢此事不見陳壽書蓋蜀中志乘耳然以是注觀之似是蜀置西晉廢而東晉復立也導源汾關山北流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北水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字衍文有大涉朱作步箋曰步宋本作涉趙改涉水注之水出南廣縣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北流注符黑水又北逕㸑道入江謂之南廣口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㸑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渚水則未聞也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官本曰案洛縣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洛陽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又朱箋曰魏當作漢東南注之

洛水出洛縣漳山趙刊誤曰漢志作章山蓋世本有缺畫耳亦言出梓潼縣柏山山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導孫校曰山海經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洛水出焉東注于江正是此洛水

而酈氏以爲山海經不言洛水所導蓋亦疏矣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常璩云李冰導洛通山水流發瀑口朱作暴箋曰一作瀑趙改瀑逕什邡縣漢高帝六年封雍齒爲侯國王莽更名曰美信也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漢高祖趙作帝之爲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于乘鄉趙釋曰一清案下文注云縣有沈鄉續志云廣漢有沈水郎涪水注所謂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者也亦作繩鄉華陽國志云廣漢郡本治繩鄉永初二年移治涪後治雒城也蓋乘沈繩字同音假借用耳王莽之就都縣曰吾雒也官本曰案吾雒近刻作廣信係後人妄改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莽改雒縣曰吾雒後人不知西京廣漢郡治雒而以廣漢縣宜爲郡治故改縣曰廣信以實之而不悟其非也黃省曾本元作吾雒可知舊本不誤也漢安帝永初二年移治涪城後治洛縣官本曰案原本脫此四字近刻脫治字今據歸有光本補正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後下落治字方輿紀要云漢雒縣屬廣漢郡後漢爲郡治蓋廣漢本治雒縣之乘鄉安帝時移治涪城後更治雒縣劉焉徙治緜竹也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于府中積數十年沛國陳寵爲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劉備自將攻洛龎士元中流矢死于此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官本曰案近刻脫一爲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犍爲下當重一爲字土地沃美人士雋乂一州稱望朱一上有爲字趙刪刊誤曰爲字衍文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官本曰案姜近刻訛作江案朱作江箋曰江士遊後漢書作姜士遊華陽國志云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趙改姜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遡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官本曰案近刻脫取字案朱脫趙增婦恐姑知稱託遊學官本曰案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詩今據後漢書改正案朱趙作詩冬夏衣服實投趙有諸字江流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稱廣漢姜詩妻麗氏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知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又云永平三年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注云子坐取水溺死則死者詩之

子何以又云婦恐姑知稱詩遊學乎文義實爲乖爽矣于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官本曰案涌泉近刻訛作洞泉下又衍一泉字趙洞改洞下泉改潛刊誤曰洞當作洞下泉字當作潛案朱訛洞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漑盡爲沃野又涌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焉可謂孝悌發于方寸徽美著于無窮者也洛水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緜水合水西出緜竹縣又與湔水合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廣漢郡雒縣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亦謂之郫江也又言是涪朱作洛箋曰宋本作涪趙改涪水呂忱曰一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又逕犍爲牛鞞縣爲牛鞞水官本曰案近刻脫縣字及爲牛鞞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犍爲下落牛鞞縣爲四字漢書地理志犍爲郡有牛鞞縣蓋因此水得名下云縣漢武帝元封二年置可證也昔羅尚乘牛鞞水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封二年置趙釋曰一清案方輿紀要云郫江在成都府城南十里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汶江自灌縣分流經郫縣歷府西折而南又東合於流江亦謂之內江任豫益州記郫江爲內江流江爲外江是也晉永寧元年李特據廣漢進攻益州刺史羅尚於成都尚屢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載記尚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蓋自郫江南達大江緣水爲險也既而特潛渡江擊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遂以少城降特人據之或據水經注以緜水爲尚所阻之郫江誤矣又東逕資中縣又逕漢安縣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安漢縣今改正攷安漢今爲順慶府之南充縣遂州非緜水所逕緜水由資中漢安江陽入江資中故城在今資州資陽縣北漢安故城在今瀘州江安縣東江陽故城在今瀘州治然則當作漢安明甚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書地理志江陽郡有漢安縣宋書州郡志東江陽太守領漢安縣前漢無後漢屬犍爲晉太康地志屬江陽晉中興書曰穆帝永和二年以漢安獠反復置漢安縣若安漢則巴郡之屬縣在今順慶府東北三十五里注誤也二字當倒互謂之緜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緜洛爲沒沃也緜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漢中郡緜竹縣紫巖山緜水所出東至新都北入雒謂之緜水口亦曰中水官本曰案近刻

脫衍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曰上落亦字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趙釋曰沈氏曰漢志縣水入洛洛水入湔湔水入江蓋以湔爲主也故曰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水經注以洛爲主洛水合縣水不合湔江故以江陽爲江洛之會前言湔水自廣都北岸入江特其支流耳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小司馬云縣在東海案地理志東海無江陽也又徐廣曰蘇一作藉索隱曰漢表作蘇息江陽郡治也故犍爲枝朱趙作岐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官本曰案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在後蘇桑魚鹽家有焉之下又枝訛作岐攷華陽國志江陽郡本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郡江陽縣郡治漢安縣郡東五百里然則此條不得係之漢安下明係錯簡今改正　案朱趙在後江中有大闕小闕焉官本曰案近刻闕訛作門　案朱訛趙改季春之月則黃龍堆沒闕乃平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季秋之月則黃鱗魚死漚也　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黃鱗以下字有訛誤案華陽國志云江中有大闕小闕季春黃龍堆沒闕卽平昔世祖微時過江陽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象王莽求之而獠殺之

後世祖怨爲子立祠于縣謫其民罰布官本曰案獠近刻訛作撩　案朱趙作撩數世朱箋曰華陽國志云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而縣人殺之世祖謫其民不使冠帶者數世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思惟養親官本曰案近刻脫思字　案朱趙無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水逕漢安縣北官本曰案漢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安漢又此七字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安漢二字當倒互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蠶桑魚鹽家有焉官本曰案近刻脫桑字　案朱脫箋曰一作蠶桑趙增又此下並有江陽郡治也故犍爲岐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二十字官本移前江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頻歷二險也又東過符縣北邪趙釋曰全氏曰案邪字下有脫文孫汝澄曰漢志有邪龍縣竊謂江水不得入益州界而復過符關是不知地理之言也且注但詳符縣之建置以是知經之不及他縣也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官本曰案建元近刻訛作建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建初當作建元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漢武二字　案朱有趙增帝字刊誤曰漢武下落帝字元鼎二年立趙釋曰全氏曰案元鼎二年本華陽國志據漢史亦當是建元六年且立犍爲郡今注無郡名而云立何哉王莽之符信矣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鄨縣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官本曰案近刻脫樂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孫云北逕安縣疑有脫落案漢志犍爲有南安縣有符縣無名勝志引此文作安樂縣元和郡縣志云合江縣晉置安樂縣梁改安樂戍寰宇記云縣有安樂山注云縣治安樂水會蓋以山水受氏也又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官本曰案先近刻訛作光　案朱訛趙改以永建元年十二月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十一月　案朱趙作一詣

巴郡沒死成湍灘官本曰案湍近刻訛作濡　案朱趙作濡趙釋曰一清案范史常志作湍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趙作誠孝也朱箋曰華陽國志作先尼和沒死女絡以不得喪自沈父沒處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父泥和爲犍爲功曹墮湍水物故雄怨痛不得尸喪百許日後自投水卻後六日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搜神記云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其鰼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强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官本曰案近刻脫五字　案朱脫箋曰宋本作五水合趙增强水卽羌水也宕渠水卽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郡宣漢

縣巴嶺山郡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官本曰案華陽國志云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　趙釋曰一清案宋志云魏元帝景元四年平蜀復立梁州治漢中南鄭晉志云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又云桓溫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此文似有錯繆縣南去郡八百餘里故蜀巴渠官本曰案近刻脫渠字　案朱脫趙增蜀改屬刊誤曰此文有脫誤當作故屬巴渠宋書州郡志云魏興太守領宣漢令永初郡國何志屬晉昌本建平流雜民又巴渠太守領宣漢令與郡新立是也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于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巴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巴字衍文治江州趙釋曰一清案此言秦立巴郡故治江州而漢之巴郡亦即治焉故下文復云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于江州則永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胤朱作騫清箋曰華陽國志作蹇胤趙改之訟復為巴郡趙釋曰全氏曰案善長言三巴建置皆本常璩而不知其誤也華陽國志曰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趙韙建議白劉璋分巴韙欲得巴舊名取墊江以上為巴郡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以朐忍至魚復為固陵郡而用龐義為巴郡建安六年璋以蹇胤訟爭巴名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而改龐義為巴西是為三巴考初平元年劉璋尚未嗣位趙韙亦未為征東其誤一也韙欲得巴舊名而乃以予龐義其誤二也建安五年羲已屯閬中則是固陵太守非巴也其誤三也不知趙韙但分巴為二至蹇胤訟後始分為三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為二韙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為治而割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以蹇胤訟分巴為三以永寧為巴東閬中為巴西墊江為巴郡是乃三巴分置之次第也但初平僅四年無六年是則譙氏之誤再考劉璋嗣位以趙韙為征東乃與平元年正分巴之歲也誤以為初平亦酈氏之疏也建安六年趙韙誅故再分巴諸家皆未細覈其歲時耳又曹氏亦嘗分三巴劉璋之末巴郡入於張魯故璋雖有巴郡太守嚴顏屯江州僅保一城而已魯降曹氏巴郡亦隨之而入建安

二十年分其地為三以羲師朴胡為巴東杜濩為巴西任約為巴郡旋為先主所幷故史志不詳以嚴顏為守顏見先主入蜀歎曰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即拊心處也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巴　案朱趙同趙郡移漢上刊誤曰郡字當移在漢世之上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周朱趙有一字十六里造蒼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為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竟不果趙釋曰全氏曰案嚴欲於城後穿山引汶江入巴以亮召竟不果此事善長注蓋失記之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承二江之會官本曰案二近刻訛作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二郎涪內水蜀外水也夏水增盛壞散顛沒死者無數縣有官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縣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皜曜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之為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為粒水矣官本曰案粒近刻訛作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立水當作粒水江之北岸官本曰案之近刻訛作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當作之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竝言禹娶于此官本曰案近刻脫庾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庾仲雍落庾字余案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于此也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朱又下有江水二字延江下無水字柯作牁趙刪增改正刊誤曰江水二字衍文延江下落水字牂牁當作牂柯

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官本曰案江水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在經文又字下今改正　案朱訛說見上趙改刊誤曰東逕上落江水二字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為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

逕黃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官本曰案全近刻訛作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今名勝志作
全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黎鄉歷雞鳴峽江之南岸官本曰案
南近刻訛作兩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岸禹貢錐指作南岸方輿紀要云賈躭四夷縣道記涪陵故城在蜀江南涪江
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即漢枳縣　有枳縣治華陽記
曰枳縣在江州巴郡趙作巴郡江州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
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
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導武陵郡官本曰案導近刻作逕　案朱
作道趙改導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逕案非也當作導　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
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玄猨于是縣猨自拔矢卷木葉塞射
創朱創作瘡趙改刊誤曰何焯云創古字瘡俗字　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
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後乃幷巴郡遂罷省江水又東逕文陽

水三十三　　九

灘灘險難上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官本曰案漢平縣屬涪陵郡
案朱趙無縣字趙釋曰一清案晉書地理志梁州涪陵郡漢平縣云是蜀置是注與下二百餘里不相連屬蓋有脫失矣
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黃石東為桐柱灘官本曰案黃近刻訛
作積　案朱訛趙改又桐改銅刊誤曰積石當作黃石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于黃石章懷注云即
黃石灘也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亦謂之石梁桐柱當作銅柱寰宇記云涪陵江中有銅柱灘昔人於此維舟見水底有
銅柱故名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峽對豐民洲趙作州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
雖都江州官本曰案江下原本及近刻竝衍平字今改正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平字衍文　又治平
都即此處也有平都縣為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兼建
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鬚灘官本曰案此七
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近刻右訛作又　案朱訛趙改右亞作又趙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灘水廣大

夏斷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王莽之監江縣也官本曰案監近刻訛作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
書地理志作監江　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
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水沿注江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沿注溪非
水　案朱同趙刪井字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注鹽井谿水案非也井字衍文　江水又東得黃華水
口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江浦也左逕石
城南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字是注混作經　庾仲雍曰臨
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官本曰案此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五字是注混作經又洲作州下同　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
和灘趙釋曰一清案方輿紀要云自忠州東行九十里至曹谿驛又六十里至瀼塗驛名勝志云瀼塗驛在萬
縣南六十里江中有石似胡人名曰胡灘杜少陵詩不是怕胡灘者是矣瀼壤形似和胡音聯故也　又東逕界

水三十三　　三十

壇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　是地巴東之
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接故得是名也之下
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經混作注　江水又東右得將龜溪口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
字是注混作經趙釋曰趙氏彥衞雲麓漫鈔曰江水東注凡水經言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　華陽記曰朐
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于相府言出自此溪也趙釋曰全氏曰
案漢志朐忍縣容毋水所出即此谿也　江水又東會南北集渠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
竝訛作經會字又訛在南字之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南會二字當倒互　南水出涪陵
縣界官本曰案南水出三字近刻訛作二溪水　案朱同趙二溪水下增出字刊誤曰水下落出字　謂之陽
溪官本曰案之字下近刻衍十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案蜀志後主傳建興八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

谿又魏延傳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據傳文于字爲義不屬陽谿豈道元誤截耶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硤側官本曰案硤近刻作夾案朱趙作夾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趙三改二刊誤曰三當作二以木爲桶徑五尺脩煮不絕溪水北流注于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溪口北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逕其縣西又南朱趙有一字百里至朐忍縣官本曰案至近刻作入案朱趙作入南入于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忍剧治此江水又東右逕汜溪口官本曰案近刻脫東字汜訛作淝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又下落東字汜當作汜九字是注混作經蓋江汜決入也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閒官本曰案近刻石訛作右而訛作水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七字訛作經下九字仍屬注文案朱同趙改經改右仍水刊誤曰右當作石七字是注混作經有盤趙作磐石廣四百丈長六里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而復殆于四字係衍文案朱趙有趙釋曰全氏曰先宗伯公云長六里而復者猶言長六里有奇也阻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亙通渚又東逕羊腸虎臂灘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江水又東彭水注之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巴渠郡朱箋曰孫云當作羣獠趙改羣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水朱有道字趙改導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卽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峽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又西過山案朱趙同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彭溪水又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又入案朱無水字南作入趙增刪刊誤曰彭谿下落水字入字衍文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官本曰案注近刻訛作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至當作注謂之彭溪口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巴郡閬中縣彭道將池在南彭道漁池在西南其卽彭水與巴漢志云閬中有彭池大澤又寰宇記閬州閬中縣下引四夷述云州東南池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州城西南十里有郭池周約五十畝二池與漢志相符彭道將池方輿紀要亦謂之南池在保寧府城南云自漢以來堰大斗小斗之水漑田里人賴之唐時堰壞遂成平陸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江之南岸有方山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之上落江字山形方峭枕側江濆江水又東逕瞿巫灘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卽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縣官本曰案近刻歷下衍之字朱作之箋曰當作其縣趙改其案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繖官本曰案近刻作傘繖卽古傘字案朱趙作傘故因名之曰繖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湯水朱趙作溪下與檀溪水合水朱趙無水字上承巴渠水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巴渠二字案朱趙有南歷檀井溪謂之檀井水官本曰案近刻脫謂字案朱趙無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湯口江水又逕東陽灘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破石灘苟延光沒處也朱作苟箋曰舊本作苟延光吳改作荀趙改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官本曰案近刻脫勢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石城下落勢字巴漢志校增靈壽木及橘圃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橘官有民市趙刊誤曰箋曰案漢志巴郡朐忍縣註云南有

橘宮鹽宮此云民市盜傳寫之譌案此篇多志市集有民市三字道元所自云非引班書亦非傳寫之譌趙釋曰全氏曰此三字乃善長所自云非引班志也是篇上下多記市集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朱譌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案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官本曰案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日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也有魚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于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陂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鴈不異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

無地密惡鑒不可輕至江水又東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經官本曰案近刻脫東字又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案朱脫譌通增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又下落東字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常璩曰巴舊立市于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官本曰案此元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又水下近刻衍口字譌趙改並有口字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案朱水出陽口縣西南高陽山東官本曰案陽口縣在今夔州府奉節縣西原本及近刻並譌作水口出陽縣今改正案朱同趙改水出高陽縣刊誤曰口字衍文出下落高字方輿紀要歸州興山縣有高陽城云在縣西楚舊城也劉昫曰興山縣治高陽城晉書地理志建平郡統興山縣宋書州郡志云今無高陽縣亦不詳建置之由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漢丙穴之

類也朱箋曰任豫益州記云嘉魚之鱗似鱒鯛人謂之拙魚從石孔隨泉出大者五六尺其水北流入高陽溪溪水又東北流注于江謂之陽元口官本曰案近刻元下衍水字案朱趙有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官本曰案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荊棘成林左右民居官本曰案近刻脫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民下落居字多墾其中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云所作案造猶作也無異義也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官本曰案近刻作又東南脫城字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案朱衍脫譌趙刪增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南字衍文赤岬下落城字鄭樵通志地理略校增寰宇記夔州奉節縣下云赤甲城公孫述作與舊白帝城相連即楚地江關之要方輿紀要云赤甲山上有石城類要云即魚復縣之故址也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朱趙有一字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官本曰案石近刻譌作土譌趙改刊誤曰土黃省曾本作石案朱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徬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郭仲產曰斯名將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官本曰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作經今攷注敘江水西來所逕至此乃經所謂東過魚復縣南也案朱譌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羣蠻叛楚

莊王伐之乜遇苦北㳜禆鯈魚人逐之是也朱鯈作鰷趙改刊誤曰鰷當作
鯈左傳校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取其王色官本
曰案近刻訛作巴 案朱趙作巴連下蜀字爲句趙釋曰一清案是句文義有脫誤元和志云白帝山州城所據初公孫
述據蜀殿前井有白龍出白稱白帝因更魚復城爲白帝城龍出殿中事見後漢書述本傳蓋取此瑞以王巴蜀也蜀
章武二年劉備爲吳所破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漢獻
帝興平元年官本曰案興平近刻訛作初平 案朱趙作初平說見下分巴爲二郡官本曰案
近刻訛作三郡 案朱趙作三郡趙釋曰全氏曰初平當作興平三郡當作二郡以魚復爲故陵郡
褰肩訴劉璋官本曰案近刻褰訛作趙 案朱作趙箋曰趙肩當作褰肩見華陽國志趙改褰改爲
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岬山
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十七丈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寰字記引此文作七十又東傍東瀼溪趙釋曰全氏曰案入蜀記曰土人謂山閒
之流通江者曰瀼東瀼溪卽東屯也公孫述所墾田又有西瀼水見寰宇記與大瀼水而三卽以爲隍西
南臨大江闞之眩目惟馬嶺小差委迤趙作逶迤下同猶斬山爲路
官本曰案近刻脫山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斬下落山字寰宇記校增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
州刺史鮑陋鎮此爲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
石爲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猴臂相牽引汲然
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
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官本曰案近刻脫出字宋本脫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處宋本
作出案此也裁下落出字又朱箋曰李膺益州記云灩澦堆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又曰猶豫言舟子
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豫也樂府作淫豫坤元錄作冘豫縣有夷溪卽假山清江也官本曰案
近刻假訛作狠 案朱訛趙改經所謂夷水出焉官本曰案此可證前以經入注之訛江水又
東逕廣溪峽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斯乃

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頽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
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
故因名之天旱燃木岸趙作崖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卽降
雨朱卽作則趙改刊誤曰則當作卽常璩曰縣有山朱箋曰舊本錯以淸水注並灩水注三百六十
六字入此今改正之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
應鳴鼓而興雨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官本曰案龕近刻訛作龍 案朱趙
作龍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
千石徑朱趙作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
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猨猨不生北
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狢獸渡
汶而不生矣其峽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益上落其峽二字黃省曾本校增
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趙增
也字刊誤曰者下落也字

水經注卷三十三

水經注卷三十四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官本曰按近刻作江水二　案朱趙同

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前卷注內接夏后疏鑿者之下今改正又下條過巫縣南注文因經誤爲注注誤爲經遂割裂異卷今訂正改此爲卷首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經混作注

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捍改扞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捍關國策史記作扞關字得通用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東上皆其域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域訛作城此乃注釋經文入南郡界句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自巫下落東字城當作域又趙自此以上爲卷三十三終

又東過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官本曰按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竝訛入注內按自巫東上皆其域也之下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自此下爲三十四卷刊誤曰十五字是經混作注此條經文是三十四卷之首誤截於此

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東近刻訛作入東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入東當作又東按九字是注混作經此條是三十四卷注之首誤截于此水出天門郡澧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官本曰按又東過巫縣南至此原本及近刻爲上卷之末　案朱自此以上爲卷三十三趙改刊誤曰此條注是三十四卷之首連下卷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誤截于此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又別爲卷首可證今之卷帙非復道元之舊也　案朱訛經自此下爲三十四卷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與上卷注烏飛口接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爲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

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夔國也官本曰按近刻脫下衍謂之二字　案朱趙有

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今改下文巫溪即經之鹽水也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溪水導源梁州晉興趙作邑郡之宣漢縣東又朱作入箋曰當作又南趙改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水南有鹽井官本曰按水近刻訛作井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上井字當作水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官本曰按此乃注釋經文鹽水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竝高泉官本曰按近刻作飛清潔石穴竝高泉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潔字當移在石穴之下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東逕巫峽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

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三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續漢書五行志是十二年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朱作北箋曰當作比趙改比之諸嶺尙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羣山竝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朱作血箋曰山海經作孟涂趙改孟下同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趙有曰字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

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臺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臺御覽引此文作陽趙釋曰一清按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亡非于巫山之陽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姬　案朱訛趙改亟刊誤曰臺宇記阻引江源記云楚辭所謂巫山之陽高邱之亟亟字與上下文叶且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朱趙有一字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官本曰按近刻脫或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王命上落或字御覽引此文校增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趙以改似刊誤曰以當作似寰宇記引此文作加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官本曰按怪近刻訛作檉　案朱趙作檉趙釋曰一清按御覽引此文作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朱榮作滎趙改刊誤曰滎當作榮良多趣味朱箋曰舊本作謂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官本曰按屬近刻作屢　案朱作屢箋曰世說注引荊州記作屬引清遠趙改屬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趙釋曰按寰宇記作清猿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爲陸遜所破走朱作是箋曰一作走逕此門趙改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趙刊誤曰箋曰吳志作兜道按何焯云夔字是也史誤文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發憤而薨矣

又東過秭歸縣之南

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喩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以詈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卽坂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室趙作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旣曰熊繹之始國則非熊摯附庸所居矣自相參辰何也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官本曰按原田宅近刻訛作屈原宅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屈字衍文原下落田字黃省曾本校正指謂此也江水又東逕一城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脫一字　案朱訛脫趙改增其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逕下落其字胡渭校增其城憑嶺作固趙刪其刊誤曰其字衍文二百一十步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趙作楊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官本曰按吳下近刻衍子字　案朱衍趙刪陽改楊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丹陽郡丹陽縣下云楚之先熊繹所

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是班固誤記朱郦曰丹陽當作丹楊
是也晉書地道記云丹楊縣丹楊山多赤柳在西寰宇記潤
州丹陽縣下云木溪曲阿縣地唐天寶元年復爲丹楊縣以
邑界楊樹生丹爲名故今字从木爲稱按宋志亦从木作丹
楊樂記故以復爲釋之何焯校衍子字改陽爲楊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荊山無
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趙釋曰一清按班志此文在丹陽郡丹陽縣下然觀子革僻處荊山之語
則枝江爲近鄺氏故辯而闢之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閒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子　案朱趙
作子蓋爲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跨據川阜趙增城字刊誤曰跨據上落城字周迴一里百
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口溪官本曰按背近刻訛作皆脫口字　案朱
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皆當作背鄉口溪見下此落口字南側大江城內西北角有金城
東北角有圓土獄西南角有石井口徑五尺熊摯始治巫城
後疾移此蓋夔徙也趙釋曰全氏曰熊摯不得爲熊繹後故封夔非自巫徙春秋左傳
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朱箋曰城夔左傳作滅夔趙改滅夔者也服
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官本
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袁山松曰父老傳
言原既流放忽然蹔歸官本曰按蹔近刻作暫　案朱趙作暫鄉人喜悅因名
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
云惟岳降神主甫及申信與余謂山松此言山松朱作袁松趙作袁山松刊
誤曰袁松卽袁山松晉書有傳謝安傳作袁崧而是注前後亦多作袁崧蓋合二字爲一終當以山松爲是可謂
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
東帶鄉口溪溪源出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朱北作南趙改刊誤曰南
黃省曾本作北逕狗峽西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具足故以
狗名峽鄉口溪又西北逕縣下入江謂之鄉口也江水又東

逕信陵縣南官本日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臨大
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
大江也朱無于字趙增刊誤曰而注下落于字黃省曾本校增
衍文
又東過夷陵縣南官本日按又東上原本及近刻並衍江水二字今改正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衍水二字
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之空泠峽官本日按謂之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朱泠■泠趙改刊誤曰謂下落之字泠當作泠通典寰宇記俱作空舲峽顧祖禹曰夏秋水泛必空舲乃可
上然作泠字于義亦得梁書王僧辯傳作空靈灘卽湘水注之空泠峽也峽甚高峻卽宜都建平
二郡界也其閒遠望勢交嶺表官本日按近刻脫勢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望下落勢
字寰宇記校增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
俗傳兩郡督郵爭界于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爲
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官本日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
訛作經插訛作埵　案朱訛經趙改注刊誤日十三字是注混作經朱插作埵趙改下同江之左岸絕岸
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爐官本日按近刻訛作爐　案朱作爐箋曰
當作火爐插在崖閒趙改爐插在崖閒望見可長數尺趙作丈父老傳言昔
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爐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
相承謂之插竈也朱箋曰洽閩記云空舲峽絕壁上有一火爐長數尺名曰插竈相傳堯時洪水行者
治舟崖側炊爨以餘爐插之鄭常蓋亦據此注耳江水又東逕流頭灘官本日按近刻脫逕字又
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東下落逕字其水並峻激
奔暴官本日按峻近刻作浚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浚何焯校改峻又趙暴改瀑魚龍所不能游
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朱倏
作倏趙改刊誤曰倏當从犬作倏从火作倏非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

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分夷道佷山所立也官本曰按佷近刻訛作很　案朱作狠箋曰佷當作佷趙改很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趙增也字刊誤曰縣下落也字御覽引此文校增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官本曰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袁山松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靑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八字訛作經下一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孫校曰御覽作崖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官本曰按近刻脫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有石按當作有石色荊州記校增如人

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旣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旣高加以江湍紆迴官本曰按近刻脫以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加下落以字寰宇記校增雖途逕趙作經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八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二句下御覽引此文有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八字今校補言水路紆深官本曰按紆近刻訛作行　案朱訛趙改迴望如一矣朱箋曰御覽引此云言水路紆深回環望如一矣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朱趙有一字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淸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

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意　案朱趙作意趙躋改齎刊誤曰躋孫潛校改齎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官本曰按之字近刻訛在耳聞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之字當移在耳聞下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朱無佳字箋曰疑脫佳字趙增佳字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旣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六字訛作經下一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峽北有七谷村官本曰按七近刻訛作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寰宇記引郡國志曰西陵有七谷村北字誤兩山間有水淸深潭而不流又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

流逕故城洲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五里官本曰按近刻脫五字　案朱脫箋曰疑缺一字趙增一字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爲西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太傅羊祜接援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于文當重一晉字未至爲陸抗所陷也江水又東逕故城北官本曰按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陸抗故城北按非也若此有陸抗二字則下不應又以所謂陸抗城也釋之八字是注混作經朱氏蓋不識也所謂陸抗城也城卽山爲墉四面天險官本曰按天近刻訛作大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大當作天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山松爲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

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雁矣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曰夷陵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　案朱訛趙增刊誤曰後復下落曰字縣北三十里有后穴名曰朱作白箋曰舊本作名曰馬穿趙改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食字　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食字下疑有禾麥字乃成文理白帖引荊州記正同但云昔有馬從穴出因復還入潛行乃出漢中按當有白馬出穴句食句人逐之自足成文正不必有禾麥字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山松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朱趙作里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朱再見作見其趙改刊誤曰見其黃省曾本作再見

〈水三十四　九

江水又東逕白鹿巖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沿江有峻壁百餘丈猨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崖乘巖而上故世名此巖爲白鹿巖官本曰按近刻作云　案朱趙作云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閒官本曰按近刻閒訛作門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下門字當作閒後漢書注校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當作北後漢書注引此文校石壁色紅閒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二山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二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朱趙作闕竦而盤薄圓朱作圖淵九迴以懸騰溢朱作溢箋曰江賦闕作闕圖作圓溢作溢趙改圖溢仍闕字流雷呴而電激者也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數萬官本曰按近刻脫數字　案朱趙無據險爲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

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朱箋曰漢地理志武陵郡有佷山縣孟康云音恆

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朱作湖箋曰宋本作江南趙改南桓溫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臨江郡官本曰按魏武下近刻衍臨江二字　案朱趙有劉備改曰宜都官本曰按近刻脫改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劉備下落改字孫潛校增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爲二江之會也趙釋曰全氏曰按夷水別名清江其入江也有涇渭之分故曰二江之會北有湖里淵淵上橘柚蔽野桑麻闇日西望佷山諸

〈水三十四　十

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朱淸作青趙改刊誤曰青當作淸郎佷山淸江也遊矚之名處也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官于蜀屢愆秋期官本曰按秋近刻訛作歸　案朱作歸箋曰舊本作愁期當是秋期之訛趙改秋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鞠爲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尚存矣

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官本曰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按尚存矣之下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經混作注

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晉大元中苻堅之寇荊州也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州治此城官本曰按此城近刻訛作城也　案朱趙作城也其地夷敞北

據大江江汜朱箋曰當作江沱趙改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
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江迤出西南案朱作江迤出西南趙改迤存南刊誤曰箋曰江迤當作江沱地理志南郡鄉縣注禹貢江沱在西南東入大江按漢志南郡枝江縣下云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按此是荊州之沱朱氏引梁州之沱以相證可謂疎鹵矣又班志枝江之沱無南字恐是世本脫失耳東入江是也其地故羅國蓋羅徙也官本曰按此九字近刻訛作其民古羅徙五字案朱趙同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于長沙
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
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官本曰按近刻此下衍鄉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何焯據左傳校衍鄉字杜預曰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
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
即其地也官本曰按殆近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津鄉縣舊本作津鄉宏吳改作縣亦無所據

漢晉地志無津鄉縣也或是似字之訛按何焯曰宏疑當作殆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
出百里洲西去郡朱趙有一字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
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甘果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中下落有字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
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洲下石案朱同箋曰當作洲不百趙改故不
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官本曰按增近刻訛作潛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潛實字記作增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
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
龍飛江漢矣朱箋曰此今上是盛弘之荊州記中語謂宋文帝也隋志云盛弘之是宋臨川王侍郎撰荊州記三卷趙釋曰日知錄曰凡引用前人之言必用前文水經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縣東二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

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
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衡
山終焉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迆洲長十餘里義
熙初烈武王斬桓謙處官本曰按烈武王近刻訛作武烈王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箋曰武烈王當是武陵王按宋書高祖討桓元元敗走江陵乃奉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大赦天下元走至枚回洲斬首傳京師義熙元年正月劉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按何焯云武烈乃烈武之譌宋臨川烈武王道規也事見本傳朱氏蓋未詳桓謙復以譙縱蜀師寇江陵之事耳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僧
精廬自言巴東人少遊荊土而多盤桓縣界惡衣麤食蕭散
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欻然而對貌言尋
求終弗遇也雖逕跨諸洲而舟人未嘗見其濟涉也後東遊
廣陵卒于彼土僑本無定止處官本曰按本下近刻衍洲字案朱作本洲箋曰疑作在

洲趙改在洲宿憩一小菴朱作巷箋曰疑作小菴趙改菴而已弟子慕之于其昔
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稱子香于漢
和帝之時官本曰按近刻脫稱字案朱趙無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
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
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
王君其子孫至今猶謂之爲白虎王官本曰按至今近刻訛作世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世令當作至今禁釋校江水又東會沮口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楚昭王所謂官本曰按近刻脫王字案朱趙無江漢沮漳楚
之望也

又南過江陵縣南

縣北有洲官本曰按北近刻訛作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江當作北名勝志校號曰枚迴洲

朱枚作枝箋曰沈約宋書作枚迴洲斬桓玄處趙改枝釋曰全氏曰或云枝江所迴繞故亦曰枝迴江水自此
兩分而爲南北江也趙釋曰禹貢雖指曰袁中道澧遊記曰酈道元注水經于江陵枝迴洲下有南
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者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
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小修此義最爲精覈水經注澧水自后門以西與導江無涉其南江會澧故道參以近志東入
洞庭此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一清按水經及注則是澧水注江非江合澧所云略有差錯北
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毛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
于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拔去之王韶之云官本曰按韶近刻訛作昭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昭當作韶玄之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麤粥咽不
下昇抱玄胸撫之玄悲不自勝至此益州都護馮遷斬玄于
此洲斬昇于江陵矣下有龍洲洲東有寵洲二洲朱作淵箋曰當作洲
趙改洲之閒世擅多魚矣漁者投罟歷網往往絓絕官本曰按絓近刻訛
作罣　案朱作罣箋曰荊州記作投罟掛網宋本作往往罣絓趙改罣絓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
下有兩石牛嘗爲罾害矣官本曰按罾近刻訛作層　案朱訛趙改故漁者莫不
擊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官本曰按枻近刻訛作栧　案朱趙作栧其下謂之邴里
洲洲有高沙湖湖東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東逕
燕尾洲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譌上八字訛作經下一字仍屬注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
是注混作經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趙承改成刊誤曰承
當作成黃省曾本校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
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東得馬牧口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江水斷洲趙作州通會江水又東逕江陵縣
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禹貢荊
及衡陽惟荊州蓋即荊山之稱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

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
秋之渚宮矣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地
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趙作均勢敵
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朱箋曰出周書史記解按
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閒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
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
王坐侵廟壖地爲宮官本曰按壖近刻訛作垣　案朱趙作垣被徵升車出北門
而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
非理終也漢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趙釋曰全氏曰秦置南郡即治江陵高帝元年
改郡名曰臨江以封共敖而本表曰都江陵高帝五年復曰南郡景帝二年又曰臨江郡以封子榮中二年復爲南郡蓋
郡名有更易縣名無改移注非是王莽更名郡曰南順官本曰按近刻脫郡曰二字　案朱趙無
縣曰江陸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陵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注作江陸舊城關羽所
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
乃引而退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
凱病癭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
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
善于方功朱作防攻趙改刊誤曰箋曰孫云防攻當作方功謂以方計土功也按漢書張湯傳云治方中孟康
曰方中陵土作方也師古曰古謂掘地爲阬曰方今荊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之朱氏言之不詳使人
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栖霞
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西側馬徑此洲始自
枚迴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
主度州郡貢于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對馬

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宏信義談者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官本曰按大近刻訛作水案朱作水箋曰江水舊本作江火疑火乃大之譌吳改爲水朱安趙改大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子囊遺言所築城也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爲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尙矣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所未詳也

水經注卷三十四

水經注卷三十五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江水官本曰按近刻作江水三按朱趙同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江水左迆爲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迆南派屈西極水曲之勢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派曲而極水曲之地勢按朱同趙改曲而爲屈西不刪地字刊誤曰曲而當作屈西全氏校改世謂之江曲者也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官本曰按入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出攷涌水乃夏水枝分入江者非從江出蓋後人因注文江水又東涌水注之訛而爲經嫌與此複遂妄改作出耳今訂正案朱趙作出

江水又東涌水注之經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按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二水之間官本曰按此四字近刻訛在而遂下二水上復衍于字按朱同趙增二水之間於于江下刪下于二水之間五字刊誤曰于江下落二水之間四字春秋所謂闔敖遊涌而逸者也趙增左氏傳三字刊誤曰春秋下通鑑註引此文有左氏傳三字今校增於二水之間五字衍文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官本曰按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按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五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此注語欽漢人不得言南平郡晉志孱陵南平縣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于此渚也

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

又東右合油口朱訛經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又東逕公安縣北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鎭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罷華容置之朱罷作置趙改刊誤曰上置字吳琯本作罷謂趙釋曰一清按此處脫誤甚多不可強通

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爲南郡官本曰按吳近刻訛作矣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矣當作吳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縣有油水水東有
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
通澧水及諸陂湖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南案朱趙作南自此淵潭相接官本曰按
自此近刻訛作北是潭訛作也案朱同趙北是改自此也改池刊誤曰箋曰孫云淵當作淪按非也名勝志引此文作
淵潭於文當是淵池池字與也字形相近北是誤當作自此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
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江水左會高口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又近刻高訛作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江口楊慎本作高口下云故市口水與高水
相通是也江浦也右對黃州官本曰按近刻脫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對上落右字趙彥衞雲麓
漫鈔云江水東注凡水經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左會高口高口在北黃州宜在南故云右對也下云江水又東右得
聶口左對聶州是其例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云公安縣有黃山字或作皇昔人呼爲雎山今或呼爲王山黃州蓋以

山得名江水又東得故市口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
字是注混作經水與高水通也江水又右逕陽岐山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又陽作楊山北訛作北山今改陽岐即今石首縣西山在江之南岸案朱訛趙改仍楊字刊誤曰九字
是注混作經北山二字當倒互寰宇記云楊岐山在石首縣西一百步宋鮑明遠楊岐守風詩云洲迴風正悲江寒霧未
歇即此也山枕大江官本曰按枕近刻訛作抗案朱作抗箋曰宋本作枕趙改枕山東有城故
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
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江水左迆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
也趙刊誤曰箋曰當作故曰夏口也按非也通鑑註引此文是子夏江有江夏中夏之名此云子夏下文子練口是其
證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十字是注混作經江浦也大江右得龍穴水口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江浦右迆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

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
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性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生下落性也二字
寰宇記引此文校增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焉故
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得俞口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近刻脫得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按九字是注混作經東下落得字夏水泛盛則有冬無
之江之北岸朱之作水趙改刊誤曰水當作之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
朱無利字趙增刊誤曰晉書地理志云南郡統監利縣寰宇記引荊州圖副云晉太康五年立監利字又東得
清陽土塢二口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楊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仍楊字刊誤
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官本曰按此十
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次
北湖洲下江水左得飯筐上口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秋夏水通下口上下口間官本曰按近刻脫上下口三字案朱趙
無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
苦蛟害昔荊佽飛濟此官本曰按昔近刻訛作者案朱作者箋曰宋本作昔趙改昔遇兩
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淸水口官本曰按淸近刻訛作溝
案朱作溝箋曰宋本作淸趙改淸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
對淸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灃浦江水左
會飯筐下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右會飯筐上口案朱同趙上改下刊誤曰上當作下江浦所
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
字是注混作經江滸也江水又東逕竹町朱作畦箋曰宋本作町趙改町南官本曰按此八
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江中有觀詳滸趙詳改洋刊誤曰詳
全氏校改洋滸東有大洲官本曰按近刻作太洲案朱同趙改洲東分爲爵洲洲

南對湘江口也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

湘水從南來注之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俗謂之西江口官本曰按俗字上近刻衍夏浦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夏浦二字衍文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卽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亦曰暉落磯趙作嶬下並同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卽玉澗朱作潤箋曰潤宋本作澗趙改澗水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大江之中四字案朱趙有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右歷鴨蘭磯北江中山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江中下落山字晏公類要校增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逕上烏林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近刻上訛作止案朱訛經訛止箋曰止當作上趙改注改上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卽中烏林矣又東逕下烏林南官本曰按近刻脫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按此當作下烏林落下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卽是處也江水又東

左得子練口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北逕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卽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閏雋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朱趙有又字逕其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鎭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又東逕蒲磯山北北對蒲圻洲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北字案朱趙無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卽蒲圻縣治也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湨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揚朱趙作楊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官本曰按此十四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一名沙屯卽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淵洲朱作淵箋曰宋本作淵趙改淵一名淵步洲江濆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岸歷蒲圻至白沙方有浦官本曰按蒲圻近刻訛作專政案朱同箋曰政宋本作岐趙改岐上甚難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右岸有雍口亦謂之港口官本曰按港近刻訛作流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流當作港卽長洋港口也東北流爲長洋港官本曰按爲近刻訛作之案朱訛之港下脫又字趙改增刊誤曰之當作注長洋港下落又字又東北逕石子岡官本曰按近刻東北下有流字案朱趙有岡上有故城卽州陵縣之故城也莊

辛所言左州矦國矣又東逕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
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
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駕頓此因以
爲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
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
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又東右得聶口官本曰按近刻脫又字此八字原本
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江水下落又字江浦也左對聶洲
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
作經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官本曰按
處所近刻訛作所起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所起當是處所之誤江水東逕大軍山南官本曰按
此八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山東有屯夏浦江水

左迤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右則塗水注之水出江
州武昌郡武昌縣金山官本曰按金近刻訛作泰案朱趙作泰又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
落水字泰山魏書宣武帝紀亦作金山趙釋曰一淸按寰宇記鄂州江夏縣下云金水在縣南九十里出金山西注大江
舊記云有金雞從雞翅山南飛產金于此故名焉山水之殊日矣方輿紀要云塗水一名金水荊湘記金水北岸有汝南
舊城是也西北流逕汝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遷戶口南
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
又東逕小軍山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
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山東即土城浦也
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
沌水上承沌陽縣之太白湖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竝脫沌字下同攷沌陽故城在今漢陽

縣西又近刻脫太字案朱同趙承下增沔字之下增太字刊誤曰陽縣上落沔字白湖上落太字通鑑注寰宇記引此
文竝同今校補兩漢志沔陽縣屬漢中郡晉宋因之後魏屬華陽郡去江夏絕遠寰宇記漢陽軍下云魏初定荊州屯沔
縣輿地志曰魯山下有城即吳江夏太守所理之地晉立沔陽縣屬江夏郡歷宋齊梁因之按魏書文聘傳云別屯沔口
非沔縣也晉書陶侃傳亦云鎮于沌口移入沔江即沔口又不云是沔陽惟宋志荊州總序云刺史陶侃治沔陽後
治武昌祝穆方輿勝覽云魏立荊州屯沔陽爲重鎭蓋在沔水之陽亦即沔口又謂之臨嶂城魏始立城晉乃置縣即舊
江夏太守治樂史之說故爲非矣東南流爲沌水逕沌陽縣朱逕下脫沌字趙增刊誤曰宋
書州郡志江夏太守領沌陽縣子相江左立寰宇記云晉于林鄣立沌陽縣屬江夏郡南注于江謂之沌
口有沌陽都尉治朱趙有下無沌字趙釋曰一淸按有下落一字晉書陶侃傳侃率周訪進軍入湘使
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而不言地名時侃屯沌口明年徙林嶂即臨嶂矣顧祖禹曰臨嶂即沔陽是也胡三省
曰沔陽梁武帝時方置郡據沈約志陶侃爲荊州刺史初治沔陽則是時已有沔陽城矣當屬竟陵郡界宋白曰復州沔
陽縣漢縣也郡國志曰沔陽縣即楚王城又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都尉置竟陵郡治石城此都尉疑即江夏西

部後易稱沔陽者也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爲荊州鎮此明年徙林
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官本曰按此十二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十二字是注混作經亦曰歎步矣趙歎改炭刊誤曰數步黃省曾本作炭步江之右
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之末官本曰按近刻之訛
作以案朱趙作以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
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古翼際山也官本曰按古近刻訛作右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右當作古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
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
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故曰江三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入江下落故曰江
三字漢志校補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
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

曾事趙釋曰全氏曰按征杜曾者是王廙有劉琦墓及廟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然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然字衍文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也朱趙有也字昔魏將黃祖所守趙釋曰全氏曰劉表之將黃祖領江夏太守孫權擒之曹操得荊州祖骨朽久矣一淸按道元蓋襲用盛宏之荊州記之文而誤遣董龔凌統攻而擒之官本曰按凌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陵今據三國志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吳書是凌統陸字誤禰衡亦遇害于此衡恃才倜儻肆狂狷于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㴒曰朱箋曰當作洄趙改洄洑浦官本曰按洑近刻訛作狀朱訛趙改刊誤曰狀當作洑案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趙釋曰庭林曰宋書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衡陽王義季鎭京口長史張劭與顒姻通迎來上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此澗義季亟從之遊太祖每欲見之嘗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讌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誤矣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官本曰按近刻脫黃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鵠灣鵠山上俱當有黃字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趙釋曰一淸按高觀山名也亦曰高冠山在武昌縣城東南五里上則遊目朱作困箋曰一作目趙改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寔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白湖官本曰按近刻脫白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太白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溳水于安陸縣官本曰按溳近刻訛作沔案朱趙作沔趙釋曰方輿紀要曰灄水本溳水分流注誤溳爲沔而東逕灄陽縣北東流注于江官本曰按流近刻訛作南案朱訛趙改江水又東湖

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右趙作左岸東會龍驤水口水出北山蠻中朱趙出上無水字江之左有武口官本曰按近刻脫左字案朱無左字趙改江之右岸得武口刊誤曰箋曰有宋本作右按右下落岸得二字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官本曰按江水左得湖口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同趙改刊誤出江水左得湖口至通安陸之延頭十三字曰九十八字是注混作經宋元嘉二年朱作永趙改元刊誤曰永嘉當作元嘉衛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上流爲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于此爲戍主光順之所執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對楊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吳舊屯朱作地箋曰宋本作屯趙改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庾仲雍江水記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趙無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東得苦菜夏浦浦東有苦菜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夏案朱作夏趙增口字以夏字下屬爲文刊誤曰苦菜下落口字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菜苦可食江水左得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矣北對崢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于此洲玄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

又東過邾縣南

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山臨側江瀆又東會赤溪夏浦浦口官本曰按浦近刻訛作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口當作浦口即赤溪夏浦口也江水右迆也又東逕貝磯北官本曰按近刻貝訛作具北訛作此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貝磯按此當作北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右岸趙增之字刊誤曰江下落之字有秋口江浦也又東

得烏石水出烏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磯磯北亦曰
黎岸也官本曰按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竝截上八字訛作經下五字仍屬注文又近刻脫一磯字案朱訛趙
改並不重磯字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山東有夏浦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
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烽火洲卽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
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事當作字非也
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蒙龍戍南官本曰按近刻脫蒙字案朱趙無蒙字訛作
龍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黄州府麻城縣舉水下引水經注云舉水西北流逕蒙龍城南南史梁宗室安成王秀傳云
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秀超據蒙龍來降魏書地形志南定州蕭衍置治蒙龍城注有脫誤梁定州治蠻
田秀超爲刺史朱趙秀超作超秀趙刊誤曰梁書安成王秀傳作田秀超今從魏書孝明帝紀作田超秀
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朱作戈箋曰疑
作弋漢志汝南郡有弋陽縣趙改弋陽溮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

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
二州東蠻田魯生爲刺史治湖陂城亦謂之水城也舉水又
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倒水注之水出黄武山
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南流逕白沙戍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案朱趙無又東
南逕梁達城戍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東南歷赤亭下官本曰按
東南近刻作南東此句之下衍一又字案朱同趙乙並下有又字刊誤曰南東二字當倒互謂之赤亭水
又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洲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洲當作口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
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溮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江字案朱或脫趙增刊誤曰夏上落江字
作舉疑卽此也左水東南流入于江江滸曰文方口官本曰按近刻
脫一江字案朱趙無江之右岸有鳳鳴口江浦也浦側有鳳鳴戍江

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
注混作經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元年官本曰按近刻
訛作三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元項羽封吳芮爲衡山王都此晉咸和
中庾翼爲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
守樊俊共鎭之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丘墟焉城南對
蘆洲舊吳時築客舍于洲上方便惟所止焉官本曰按近刻脫築字惟訛作
謂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時下落築字名勝志引此文校增謂當作唯亦謂之羅洲矣
鄂縣北三字趙併作注與上羅洲矣相接說見下
江水右得樊口官本曰按此六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庾
仲雍江水記云趙刪水字刊誤曰隋書經籍志校衍水字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
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治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

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羣臣
泛舟江津屬値風起權欲西取蘆洲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止朱訛趙改刊誤曰止當作上案令取樊川薄舶船至岸而敗故
名其處爲敗舶灣因鑿樊山爲路以上人卽名其處爲吳造
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官本曰按
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孫校曰蘇軾之賦赤壁者也赤鼻爲赤壁宋人
之嘅山際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卽西陽縣也官本曰按此十
四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四字是注混作經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
國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舊樊楚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世本稱熊
渠封其中子紅爲鄂王官本曰按紅字近刻作之名某者四字當是後人因文有脫誤增成其語

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誤埭箋曰史記楚世家爲中子紅晉太康地記以爲東鄂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中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中字衍文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綜爲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卽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趙刊誤曰箋曰依夕字誤當作依希按非也鍾惺曰依夕猶言傍晚太平御覽引武昌紀正作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朱天作大趙改刊誤曰大子當作天子後屬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廟也又孫皓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以其首虎爭之官本曰按此句有脫誤裴松之引江表傳云使親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食之　案朱以在虎下箋曰江表傳曰孫皓於殿上斬王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囓之趙以移而字下刊誤曰以字當移在而字下**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趙作嘗極飲其上曰墮臺醉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郊壇權告天卽位于此官本曰案近刻脫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告天下落郎字顧謂公卿曰魯子敬嘗言此可謂明于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于斯石也**又東得次浦**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得東五丈又得次浦　案朱同趙改又東得五丈浦又東得次浦刊誤曰得東二字當倒互五丈下落浦字又下落東字**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沿次江陰故得**

是名矣仲雍謂之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孫校曰巴別聲相近**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于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八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又朱箋曰漢地理志江夏郡軑縣孟康音汰又音徒系反舊本作較宋本作軟皆誤**故弦國也**趙釋曰全氏曰此是漢志語而前西陽郡下又引王隱晉書地道記是爲複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利倉趙釋曰沈氏曰漢表作黎朱倉此從史表爲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洲　案朱訛趙改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卽是洲也東

會希水口水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官本曰按此二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出灊縣上落水字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卽霍山也有祠南嶽廟音潛趙釋曰譚氏元春曰二字恐非正文一淸按友夏之言是也二字注中注漢志注晉灼曰音潛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爲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而爲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水口者也**官本曰按水口近刻訛作口水　案朱訛趙改**然水流急濬霖雨暴漲**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病　案朱訛病趙改疾刊誤曰箋曰孫云疑作暴尌按孫潛校改疾**漂濫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從此至武昌尙方作部諸屯相接枕帶長江**又東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西陽郡治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南　案朱趙作南趙釋曰全氏曰此地安得爲南陽郡治或因下

南陽山而謂先宗伯公日當作西陽郡治是也今悉荒蕪江水左得赤水浦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夏浦也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官本曰按此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又曰芍朱作苟箋曰苟宋本作芍趙改芍磯亦曰南陽磯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姥水勢迅急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一字是注混作經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章帝建初二年封陰堂趙作棠爲侯國江水東歷孟家溠朱作洟箋曰洟疑作溠趙改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官本曰按此十九字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經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九字是注混作經即黃石磯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也字　案朱有也字趙上增治字縣北則三洲也山連延江側官本曰按近刻延訛作邐側訛作則　案朱訛趙改則仍邐刊誤曰則當作側東山

水三十五　十四

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于行小難兩山之間爲關塞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也字從此濟于土復土復者北岸地名也趙復並作澓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興國州大冶縣西塞山北即道士洑也亦名土洑則土澓者即土洑也澓與洑通用

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疑作北來按北東字本禹貢不誤

江水又得葦口官本曰按葦近刻訛作常　案朱訛趙改又趙改右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韋口按當作葦口下云浦東有葦山可證也又當作右江浦也浦東有葦山江水東逕山北北崖有東湖口江波左迆流結成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得空石口江浦在一本誤左右臨江有空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蘄陽縣治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又東蘄水注之江水又東逕蘄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子浮爲侯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江水又東得銅零口江浦也大江右逕蝦蟆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通大湖北達于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趙有左右翼山江水逕其北東合臧口江浦也官本曰按近刻作矣　案朱趙作矣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長風口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磯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高山也此即西陽尋陽二郡界也趙刊誤曰箋曰西陽一作南陽按朱書州郡志云西陽太守本縣名二漢屬江夏魏立弋陽郡又屬焉惠帝又分弋陽爲西陽國屬豫州在今湖廣黃州府境東南距九江府二百四十里右岸有土復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曰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曰當作口又趙復作澓江浦也夾浦有江山北耶祁護口官本曰按近刻口字訛在有護上　案朱趙同江浦也朱趙無也字庾仲雍謂之朔二浦也趙釋曰全氏曰朔二浦先宗伯公手校本作朔江浦即上蘄口浦之義

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官本曰按利近刻訛作刊下同　案朱訛趙改說見注中西南注之

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也字　案朱趙有又東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口朱重水字趙刪刊誤曰水字重文宜衍夏浦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新縣官本曰按近刻脫新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是陽新縣落新字故豫章之屬縣矣朱無縣字箋曰一作屬縣趙增地多女鳥玄中記曰陽新男子官本曰按陽新近刻訛作新陽　案朱趙同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閒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遊女矣官本曰按夜飛近刻訛作飛夜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飛夜二字當倒互朱碧猗覺寮雜記云

水三十五　十五

嶺外人家嬰兒衣夜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蠱名暗衣亦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不可療其形大如蝙蝠水經謂之夜飛遊女搜神記又謂之夜遊女以爲即鬼車也趙釋曰方輿紀要興國州永興廢縣下云本漢鄂縣及下雉縣地孫吳初爲武昌縣地尋析武昌縣南境置陽新縣屬武昌郡晉以後因之隋改曰富川縣今猶謂之陽新里晉志陽新屬武昌不屬豫章然吳書呂蒙傳以尋陽陽新爲奉邑意者先屬豫章後更武昌乎且晉志又無新陽之名宋志竟陵太守屬有新陽別相殆是宋初後所置是注上云陽新下云新陽兩所引毛女事搜神記作豫章新淦人則是又與陽新新陽俱無當也又西北逕下雉縣王莽更名之潤光朱作兒箋曰當作光趙改光矣後併陽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新陽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孫吳析下雉置陽新末晉並下雉入新陽也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官本曰按近刻脫成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咸下落成字孫潛校增舊吳屯所在也江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又訛作日東字誤在下句右字之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口當作又右東二字當倒互右得蘭溪水口並江浦也又東左得青林口官本曰按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

作經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官本曰按水出上近刻衍郎字案朱衍趙刪改江增左傍青林湖郎利水八字刊誤曰寰宇記蘄州廣濟縣下引此文曰江水左傍青林湖即利水今校補八字利水世本水經注作刊水前後經注俱校改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此則善長不以洞庭爲九江以是知第四十卷九江在長沙下雋之文非本經所有爾以爲經注互異則彼文善長何無一語糾正之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樹青山覩一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何爲答欲討賊童乃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在眾人之中忽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謂利水也右對馬頭岸自富口迄此五十朱作千箋曰當作十趙改十餘里岸阻

江山官本曰按水經于沔水內敘其入江之後所過蘄與江水合沔之後詳略兩見今江水止于下雉縣而沔水內訂其錯簡又東過彭蠡澤又東過皖縣南又東至石城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又過毗陵縣爲北江參以宋記禹貢山水澤地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下雉縣以下大江入海之大略固具在道元于江水敘次必詳悉自宋時已闕逸矣趙釋曰何氏曰此下注文總見二十八卷沔水南江下又曰三卷涉大江源委即當繼以沔水蓋沔即漢江漢同朝宗于海不可得而隔越也一清按義門之言非也沔水篇兼敘北江南江江水篇專敘中江豈可合也禹貢錐指曰水經江水自下雋以東所紀山水地名或頗細難考沔水自石城以東尤多舛錯道元亦自謂未必一得其實今據府州縣志附載其下水經注江水自西塞山又東逕蘄春縣故城南又東逕積布山南又東逕下雉縣北又東左得青林口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東逕瑞昌縣北廣濟縣南又東逕德化縣北黃梅縣南彭蠡澤在德化縣東南九十里其水北注于江此導江東迤北會于匯之所經也江水至德化縣東北與贛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又東北逕東流縣西其對岸則懷寗縣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北其對岸則無爲州

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北逕當塗縣西其對岸則和州又東北逕江寗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又東北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又東逕句容縣北其北岸則儀眞縣又東逕丹徒縣北其北岸則江都縣又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北岸則泰州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皋縣又東逕常熟縣北其北岸則通州又東逕太倉州北其北岸則海門縣又東入于海此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所經也又曰漢志湔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江都下云有江水祠海陵下云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言之江海會者謂江入海處也毗陵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今泰州泰興靖江如皋通州漢時皆爲海陵縣地今武進江陰常熟及太倉瀕海之鄉漢時皆爲毗陵縣地故大江入海在其境班氏所言初無滲漏然北江者大江之正流也而志與中江南江並列而爲三使枝幹不分石城分江水即南江之上源而松江在吳縣南者中江由陽羨入海之道也志更以爲南江使首尾橫決此則其所短耳水經依導水之序先沔而後江沔水篇云與江合流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而不及江都蓋舉其南而遺其北也江水篇敘至下雉縣北東陵鄉之東北而止以是應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文而不知此東陵非禹貢之東陵也自是以下則以爲與沔水同故不復見然沔水篇但云過毗陵爲北江而下文則專敘南江至餘姚

入海無一言及于北江遂使志家有錯認北至山陰爲浙江
者貽誤不小按東樵之言亦非也世本江水篇缺軼下卷故
中江入海之道湮耳予爲採摭遺文補亡正繆欲爲酈氏
洗此沈冤長夜復旦或庶幾焉寰宇記舒州望江縣下引水
經注云江水對雷水之北側有周瑜廟亦呼大雷神桐城縣
下云益塘山在縣南一里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巡狩過盛
唐作樅陽盛唐之歌酈元注水經云此水源東南流逕盛唐
戍俗謂之小益唐雷水又名雷池水又云大雷池水西自宿
松縣界流入自發源縣界東南積而爲池謂之雷池又東流
逕縣南去縣百里又東入于海江行百里爲大雷口又有小
雷口晉庾亮報溫嶠書云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乃此地卽注
所云青林水又西南逕尋陽分爲二一水東南流逕大雷者
也御覽引水經曰雷水南逕大雷戍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
一派東南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困學紀聞鮑明遠登大雷
岸與妹書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
大雷戍陳置大雷郡自注云積雨爲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
謂之大雷口名勝志桐城縣下引注水經曰樅陽湖水逕闕
亭與江水合而東流卽此處也太湖縣下引水經注云晉泰
始二年置縣在龍山太湖水邊水出縣西積稻山東南流入
大江漢志廬江郡湖陵邑下云北湖在南全氏曰北湖卽樅
陽湖與丹陽郡溧陽縣之南湖隔江對岸初學記舒州引水
經注云破虜磯東有趙屯城內有倉寰宇記和州歷陽縣下

云洞口浦魏將曹休張遼伐吳至此與吳軍相望注水經云
江水左列洞口書敘指南云水經和州地名洞浦初學記相
州引水經注云江水北逕烏江縣之豐浦上通湖池又云久
得陰塘水同受皇后湖湖水連爲包湖西巢湖方輿紀要
云和州烏江浦在故烏江縣東四里卽亭長艤舟待項羽處
水經注云江水又北得黃律口卽烏江渡也章懷後漢書張
禹傳注引水經注云吳王賜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與羣
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按東莞揚
州刺史治歷陽今和州也周應合景定建康府志云白鷺洲
在城之西酈道元水經云江寧之新林浦西對白鷺洲又曰
曲水晉海西公于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水經注曰舊樂
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方
輿紀要常熟縣崑承湖水經注云廣長各十八里文選江賦
注引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會偏湖漢志丹陽郡溧陽縣應
劭曰溧水所出南湖也說文溧水出丹陽溧陽縣又有溧水
亦出丹陽建康府志云酈道元水經曰朱湖在溧陽又云銀
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卽魯陽五堰也今無湖縣南有
支江俗稱爲縣河經縣市中東達黃池入三湖三湖丹陽固
城石臼湖也至銀林而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卽此也蘇常
承此下流常病漂沒故築銀林五堰以窒之自是中江不復
東而宣歙皆出蕪湖西出達于大江積湖之地皆隄爲圩田
中江亦漸湮狹故老云當時慮後人復開此道則蘇常之間

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路又旋鐵以固石故曰銀淋今訛
爲林又云中江舊逕溧陽縣界古三江之一今永陽江一名
九陽江一名潁陽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卽其遺迹唐開元
十七年蔣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
舟楫無施縣宰喬翔創浮梁以便行旅中江橋梁之設昉于
此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施輕舸饋糧是時中江
置堰江流亦既狹矣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者古
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
人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紿官中廢去五堰五
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荊
溪由荊溪而入震澤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
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荊溪漫者其詳以見
溧陽亦禹迹之所歷云明高淳韓邦憲作廣通壩考曰廣通
鎭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
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
湖荊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
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伍牙山云左傳襄
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
子期伐吳及桐汭蓋由此道鎭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以
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
矣而漢唐以來言地理者遂以爲水源本通蓋皆指吳所開
爲禹貢三江故道耳中江之蛛絲馬迹見于羣籍者如此又

漢志丹陽郡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
入江在今寧國府界豈卽清弋江乎說文泠水出丹陽宛陵
西北入江泠水疑卽清水也而應劭乃移而屬之零陵郡泠
道縣下故臣瓚以爲非也此水不見于江水注爲附記之

水經注卷三十五

水經注卷三十六　　鈔王氏校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後魏　酈道元　撰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延江水朱有沅酉水三字　存水　溫水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

縣故青衣羌國也官本曰按故下近刻衍有字朱衍趙改古刊誤曰有當作古　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年罷沈黎郡分兩部都尉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分沈黎郡西部都尉　案朱趙同趙郡下增置字一治青衣主漢民官本曰按此七字近刻訛作青衣之王漢五字　案朱同箋曰華陽國志作罷沈黎置兩郡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漢民趙改治青衣主漢民六字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爲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嘉得此良臣也朱不重嘉字箋曰謝云嘉字下當又有嘉字趙增縣有蒙山青衣水朱無水字箋曰疑脫水字趙增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于越嶲郡之靈關道朱無越字箋曰當作越嶲郡趙增釋曰一清按此是漢嘉之靈關山非越嶲郡之靈關道也道元蓋爲經所誤詳沫水篇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東至蜀郡臨邛縣東入青衣水

至犍爲南安縣入于江

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青衣水又東流注于大江

桓水出蜀郡岷山官本曰按漢書作蜀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朱無理字趙增刊誤曰當作地理志落理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尚書又曰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耳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古者桓有和音故鄭康成破和爲桓晉地道記云梁州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厎績此說是也但不當破和爲桓耳又曰漢志蜀郡下桓水別是一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班氏指爲禹貢之桓水何其繆也酈道元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此亦爲班孔作調人耳依鄭說其所指者當出西傾之洮水居之大渡河而謂此水即西傾所匯之桓水大非釋桓水者當以鄭注所敍之白水爲正浮于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朱趙作厎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厎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兩川之通稱矣官本曰按川近刻訛作江　案朱趙作江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攷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緝綜川流沿注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麤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沮漾枝津官本曰按沮近刻訛作阻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阻當作沮南歷岡穴迆邐而接漢沿此入

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枝灌于斜川 官本曰按近刻水訛作川枝訛作皮 案朱同箋曰皮當作支趙改水改支刊誤曰川胡渭校改水 居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 趙釋曰禹貢錐指曰酈元云自西漢泝流而至晉壽沮漾枝津南枝津郎郭璞所云水從沔陽縣南流至漢壽寰宇記所謂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穴郎郭璞所謂嶓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者也又曰水經注以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考諸漢史則猶有可疑者河渠書云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蘇氏據此以說經曰沔無入渭之道漢人所言褒斜則其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竊謂褒斜二水禹時必有相通之道如水經注所云衙嶺之南溪水支流于斜川者及夏殷之際梁俗變爲蠻夷貢職不修貢道遂廢周武王牧野之師八國雖嘗來會其後巴蜀恃險復不與中國通遂沔入渭之道其誰知之嘗觀江河之枝流日久亦多堙塞而況深山窮谷之中溪流一綫裁得通舟自禹至漢多歷年所豈能長存而不變褒斜二水相通之道禹時自有漢時自無不得據漢史而疑聖經亦不得據酈注而疑漢史也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 孫校曰按山海經顓頊是昌意之孫 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曆 趙作麻 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 官本曰按旄近刻作髦下同 案朱作髦箋曰漢志作旄牛趙改旄漢志蜀郡旄牛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旄牛不曰道續志亦不曰道與注異也 南流入于若水 趙釋曰一清按 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爲繩水矣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越嶲郡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過郡二行千四百里說文從水作澠詳本篇僰道縣入江注中孫校曰此漢志所以有若水入澠之說 莋夷也汶山曰夷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莋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莋華陽國志作夷 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莋皆夷種也 趙釋曰一清按禹貢錐指曰凡言莋者夷人於大江水上置藤橋謂之莋定莋大莋皆是近水置莋橋處莋與莋同漢志越嶲郡定莋縣下云出鹽步北澤在南都尉治

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 朱無之字箋曰注下當有之字趙增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莋置之縣陷爲池今因名爲邛池南人謂之邛河 官本曰按近刻脫邛字 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越嶲邛都縣下云南山出銅有邛池澤范史西南夷傳云南人以爲邛河劉昭補註郡國志引南中志曰邛都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河廣都河從廣三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 河中有蜂嶲山 官本曰按蜂近刻訛作蛙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華陽國志云邛都河中有奉嶲山 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華陽國志作蜂嶲山今校正 應劭曰 官本曰案近刻脫此三字 案朱趙無 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 趙釋曰一清按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說本應劭漢

書音義然漢書西南夷傳又作粵巂粵與越通猶百粵之爲百越揚越之稱揚粵耳則越巂二字相連仲琰之說大抵附會道元引之非也以爲越巂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爲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爲集巂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巂水即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下湯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驤敗李流于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朱箋曰胎銅謂銅璞也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南夷官本曰按近刻脫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是西南夷傳本傳亦有南字今校補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越巂郡臺登縣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

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朱趙作蜻下同入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青蛉水又東注于繩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應劭曰蜻蛉水東入江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趙釋曰全氏曰按越巂原有會無經之所指乃三絳縣故善長晰言之若水又與母血水合朱無若字趙增刊誤曰水上落若字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水出北至三絳入繩行五百一十里繩水又東涂水注之孫校曰此涂水疑即山海經所謂涂水注邛澤者水出建寧郡之牧靡趙增縣字南山官本曰按牧今漢書作收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

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趙增草字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喙口中毒趙無口字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李奇曰牧靡即升麻也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巂入繩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牧靡縣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巂入繩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今本漢書落谷字當以水經注補之繩水又逕越巂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出卑水四字案朱趙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越巂郡卑水縣孟康曰音班劉昭郡國志補註卑水縣華陽國志云水通馬湖而東流注馬湖江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越巂諸水皆與注合惟蘇示縣下云尼江在西北獨無可考耳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官本曰按近刻脫爲字案朱趙同趙增注之二字刊誤曰水下落注之二字孫潛校補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朱無縣字箋曰孫云當作縣以氏焉

趙增犍爲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綰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爲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巂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趙釋曰一清按晉書王遜傳作姚崇擊之戰于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幘裂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朱作郡箋曰宋本作縣趙改縣漢明帝永平二年置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二年

案朱趙作十二年趙釋曰一清按郡國志是永平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
北流逕博南山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出案朱趙作出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
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
越倉津渡蘭倉爲作人趙釋曰一清按作人猶役徒也而華陽國志作爲佗人全祖望曰作郎作
之省則爲當讀去聲唐書張柬之傳引此語作他人則仍華陽志也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
沙越人收以爲黃金又有珠光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光珠穴案朱訛趙乙刊誤曰
御覽引此文作珠光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
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嶲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
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嶲唐縣
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
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

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特朱作時箋曰宋本作特趙
改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
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趙作經之下同
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防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防何
焯校改旁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
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爲傑秀官本曰按傑近刻作
高秀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高秀名勝志引此文作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
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
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
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
業不可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

里曰瀘水官本曰按嶲近刻訛作舊又此句有外誤未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舊全氏云當作嶲曲羅嶲者
嶲人種名唐置曲州以此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
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
僰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水道二字案朱趙無至
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爲之語曰楢溪赤水盤蛇七
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官本曰按近刻作尹案朱同
趙改刊誤曰箋曰二語未詳按說文濩雨流霤下貌又廣韻
布濩流散也泚汗出也言行道艱苦流汗也呼尹當作呼伊
住柱呼伊傳仗呼其儔類也泚伊相叶
古三聲通韻看都二字義難通曉康降賈子左擔七里
趙刊誤曰箋曰康降屯名也華陽國志云建寧郡治故康降
都督屯也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縣谷莨前道徑險窄北來擔
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按蜀志李恢爲康降都督領交
州刺史住平夷後馬忠爲康降都督移治建寧味縣裴松之
曰康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置此職以總
攝之平夷城在今雲南陸涼州又曲靖軍民府南寧縣有異

味縣此蜀漢之康降屯若江油左擔道郎陰平道鄧艾由之
入蜀在今四川龍安府平武縣界去南中絕遠不得因蜀記
左擔字漫引之也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趙頰改顙刊誤曰頰方輿
紀要作顙說文頰面旁也
非能搏者顙之訓爲額易說卦傳其于馬也爲的顙是也矣
穎芳曰頰字亦通道藏道家拜天名曰搏頰拜崖嶺峻險馬
必低首拳蹄以上有如
搏頰坂由此以得名也其艱險如此也
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若水至僰道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縣字案朱趙有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
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
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趙咸改或刊誤曰咸當作或正是
異水沿注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台昔朱作
西箋曰宋本作昔趙改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爲母給江膂水官本曰按
膂今華陽國志作膂案趙給作汲刊誤曰箋曰華陽
國志云爲母汲江膂水全氏云江膂江心也膂字不誤天爲

出平石至江脅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沫水出廣柔徼外朱箋曰漢地理志蜀郡有廣柔縣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朱箋曰開山圖注云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吞之遂孕十四月而生禹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

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漢靈關道屬越嶲郡去此地甚遠今盧山縣西北有靈關廢縣通典雅州盧山縣有靈關山是也其地當爲沫水之所經益漢後別置宋書符瑞志云晉咸寧三年黃龍見漢嘉靈關則縣屬漢嘉之靈關非越嶲之靈關道也經注並誤一清按靈史記作零寰宇記雅州

盧山縣下云靈關鎮在縣北八十二里四向嶮峻控帶蕃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云廓靈關而爲門注云關爲西南漢嘉郡界也又云靈關山在縣北二十里峰嶺嵯峨出箐十里傍夾大路下有山峽口闊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爲重關通蠻貊之鄉入白復夷之境是也縣有銅山官本曰按近刻重一山字案朱重趙刪又有利慈渚官本曰按近刻脫渚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利慈下落渚字晉太始九年黃龍二見于利慈池官本曰按近刻脫利字案朱作慈池趙改利慈刊誤曰慈池當作利慈全氏校改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改護龍縣也

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卽蒙山也

東北與青衣水合

華陽國志朱趙作記曰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自下亦謂之爲青衣水沫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沫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沫字逕開刊縣官本曰按刊近刻訛作邦案朱趙作邦故平鄉也晉初省沫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也朱原作源趙改刊誤曰源當作原

東入于江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爲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若沫水按非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西至沫若水又云故乃關沫若謂沫水及若水也孫汝澄誤以二水爲一名又以己意改沫若爲若沫繆之甚矣御覽引此文是昔字而當作爲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鬭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卽冰所穿也趙釋曰一清按溷崖卽江水篇之熊耳峽也續志犍爲郡南安縣有魚泣津劉昭補注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便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丈塹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然則溷崖之闢爲李冰出事而成于唐蒙也范史吳漢傳章懷注引續志作魚涪津又曰魚鳧津寰宇記引南北八郡志云犍爲有魚鳧津符涪鳧音同通

用泣字誤也

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東至牂柯鄨縣又東屈北流朱趙又字在東至上

鄨縣故犍爲郡治也趙釋曰一清按兩漢晉宋諸志俱不云犍爲郡治鄨且鄨屬牂柯已見經文善長注自異何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狟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黚水黚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官本曰按黚水原本及近刻並訛作鄨水今改正漢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鄨水當作黚水漢書地理志校下同閟駰謂之闞水俱南入鄨水鄨水于其縣而東注朱趙有于字延江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江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延水當作延江水下並同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犍爲郡符縣溫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牂柯郡鄨縣不狟山鄨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今以是注考之蓋溫入黚黚入延延入沅以入江也說文溫水出涪南入黔水黔字誤當作黚然善長所引卻不錯蓋流俗本之失

也
延江水又與漢水合水出犍爲漢陽道山閼谷官本曰按此三字近刻訛在下句新通也之下閼訛作關 案三字朱趙並在下朱作關箋曰山關谷漢地理志作山閼谷趙改閼朱脫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王莽之新通也東至鄨邑入延江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犍爲郡漢陽縣都尉治山閼谷漢水所出東至鄨人延漢陽不云是道續志之犍爲屬國晉志之朱提郡下亦無道字漢志續志鄨是縣非邑也二縣注並與史異

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

更始水卽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官本曰按巴近刻訛作邑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邑當作巴兩漢志涪陵屬巴郡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邑立爲涪陵郡官本曰按邑立近刻訛作巴巳 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𡍼箋曰晉書地理志蜀置涪陵郡今云魏武分所未詳也全氏曰晉志又云涪陵是劉璋置劉璋之末巴郡人于張魯魯降曹氏更人魏因置三巴見于魏書則魏或嘗立涪陵郡未可知也特史志不詳耳張堪爲縣會公孫述擊堪同心義士選習水者筏渡堪于小別江卽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口石門官本曰按口近刻訛作水 案朱趙作水空岫陰深邃澗闇密傾崖上台恆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官本曰按此西字近刻訛作將有遷之處 案朱同趙刪處字刊誤曰處字衍文全氏校無不危心于其下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開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

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官本曰按酉近刻訛作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西陽當作酉陽漢書地理志校入于酉水

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爲郡主簿太守趙偉趙刊誤曰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先賢傳作趙厥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

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破光武時移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趙釋曰一清按劉昭補注郡國志曰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所據而出酉水北岸有黚陽縣許愼曰溫水南入黚盩鹽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際其故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于酉陽合也

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官本曰按酉水原委詳沅水注內 案趙十一字改注接于酉陽合也下刊誤曰十一字是延江水篇注尾誤作酉水篇經文趙釋曰一清按酉水源流詳具沅水篇而俗本目錄作沅酉水已是不合所存卷中僅此經文而注無一字全氏曰此是延江水篇注結語後人妄分之耳何焯亦云酉水入沅當附沅水篇但酉水出充縣明見漢志而應劭于酉陽縣以爲酉水所出誤也善長云東逕酉陽則善矣蓋酉水自充縣至此始與延江水合也應劭又曰東入湘亦誤今經文旣改隸而其目亦削去焉

存水出犍爲郁鄢縣朱鄢作鄢箋曰漢地理志作郁鄢縣注云鄢音莫亞反趙改鄢釋曰全氏曰按木經皆用東漢郡縣名獨郁鄢不見于續志或者是和帝以後所併作經時其縣尚在與天水隴虛同一例也王莽之鄢朱作鄢箋曰孫云漢志莽曰鄢趙改鄢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于山繫馬柳柱官本曰按柳近刻訛作柳 案朱趙作柳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夷言馬也存水自縣東南流官本曰按存近刻訛作周 案朱趙作周逕牧靡縣北又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

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

存水又東官本曰按存近刻亦訛作周 案朱趙作周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官本曰按毋近刻作無下同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無斂當作毋斂漢書地理志校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矣字 案朱趙有水首受牂柯水東逕毋斂縣爲毋斂水

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益水變名也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㒂唐縣周水首受徼外又鬱林郡定周縣水首受毋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益自徼外合毋斂水同入潭也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 官本曰按潭水源委詳溫水注內

溫水出牂柯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應劭注作邑 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槀 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臺今據漢書改正 案朱訛趙改 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 朱箋曰晉地道記同瀨縣有同虜山 東逕談槀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年 案朱趙作元趙釋曰一清按諸葛南征在建興三年不得有元年置郡事也元字譌當作三字 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 朱箋曰華陽國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金 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滇池于西北池 案朱同趙于下增縣字以池字下屬刊誤曰箋曰于當作之按非也于下落縣字 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 朱作池箋曰當作倒流趙改流 故曰滇池也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 長老傳言 官本曰按傳下近刻衍下流淺三字 案朱同箋曰宋本作長老傳曰無下流淺三字趙刪三字 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二年立益州郡治滇池城 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趙無 劉禪建寧郡也 官本曰按郡下近刻衍治字 案朱趙有 溫水又西會大澤

官本曰按大近刻訛作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水澤當作大澤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下厶大澤在西是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滇池縣大澤在西 與葉榆僕水合 朱箋曰漢地理志益州有葉榆縣 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 官本曰按毋音無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下同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 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橋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俞元縣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 縣治龍池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勝休縣河水東至毋棳入橋而善長以爲即橋水之一名 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縣並在洲中橋水東流至毋單縣 官本曰按近刻脫至字 案朱脫趙增逕字說見下 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毋棳縣東 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又毋棳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毋掇下同今改正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橋水東流溫水又東南下俱落逕字孫潛校增漢書地理志毋棳縣師古曰棳之悅反其字从木 王莽更名有棳也與南橋水合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南橋下落水合二字 水出縣之橋山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益州郡毋棳縣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善長以爲南橋蓋以別于俞元之橋也全氏曰按善長既加南字以別之矣然南橋水因河水之所入也又謂俞元之橋一名河水則二橋互相出入矣恐有誤 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縣 官本曰按于近刻訛作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與當作于 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 王莽更名勝𨐛縣 梁水又東逕毋棳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 官本曰按近刻脫郡字 案朱脫趙增 治溫縣 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治宛溫縣今改正華陽國志興古郡屬縣十一溫縣郡治 案朱趙作宛溫刊誤曰箋曰孫云漢志牂柯郡有宛溫縣此宛溫疑誤按今本漢書正作宛溫蓋所見者誤本耳興古下落郡字 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盤南 官本曰按

華陽國志梁水郡在興古之監南　案朱監作盤趙改同識曰漢書地理志益州郡律高縣監町山出銀鉛師古曰監音呼鷄反今俗本盤字誤也**置郡于梁水縣也**趙釋曰一清按朱志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梁水縣與郡俱立此云蜀置葢東晉復立此郡也**溫水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無水字箋曰李云當作溫水又東南趙依增**逕鐔封縣北又逕來惟**朱趙作㑊下同**縣東而僕水右出馬**

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

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爲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醞賓客之祼事官本曰按醞近刻訛作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祭祀黃省曾本作祭醞和鬱鬯以實樽彝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應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爲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惟水來細水**官本曰按漢書作來西水**伐水並自縣東歷廣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趙釋曰全氏曰漢志牂柯郡句町縣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而蒙水獨無稱又鬱林郡下云有小谿水七幷行三千一百一十里

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官本曰按斤南水漢書作斤員水　趙釋曰全氏曰按斤南卽漢志之斤員末祁曰一作斤南者也經又別稱斤江又曰員水者是

縣有朱涯朱趙作厓下同**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驪水注之水源上承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涯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增食縣驪水首受牂柯東界入朱厓水行五百七十里**朱涯水又東北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趙南改員刊誤曰箋曰漢地志云鬱林郡臨塵縣有斤南水按今漢書作斤員末祁曰一作斤

南朱氏據小宋之說何可以蒙班固乎**侵離水**官本曰按侵近刻訛作浸　案朱訛趙改釋曰全氏曰四十卷末作侵黎**並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臨塵縣朱厓水入領方又有斤員水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領方縣斤員水入鬱

東北入于鬱

鬱水卽夜郎豚水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然則鬱水非卽豚水矣范史西南夷傳作遯水章懷注引前書地理志亦作遯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朱箋曰華陽國志作嗣趙改嗣帝封三子爲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應劭注作邑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椓牂柯繫船官本曰按近刻作徑牂柯繫船顏師古云牂柯繫船杙也　案朱趙作徑因名且蘭爲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有柱蒲關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在　案朱訛趙改浦趙作蒲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牂柯郡下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曰牂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名爲牂柯**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官本曰按毋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母下同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

毋斂水出焉又東離水出焉官本曰按離近刻訛作驪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驪水漢書地
理志作驪水又逕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
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吳陸績曰官本曰按陸下近刻衍緒謂子三字案朱趙
有從今以去六十年官本曰按去近刻作後案朱趙同車同軌書同文趙釋曰何
氏曰據吳志此是績語未知酈據何書且績父康裴注引謝承書曰康字季寧拜廬江太守不名績也至太康
元年晉果平吳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合又東入阿林縣潭
水注之朱作溫箋曰朱本作之趙改之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東流逕鬱
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
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趙有縣字入潭趙釋
曰一清按此段注水道與存水注合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地理志曰橋

水三十六　七

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方縣又有橋水官本曰按又近刻訛作而案朱趙
同朱箋曰漢地理志鬱林郡領方縣有斤員水入鬱余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
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
而字當爲溫非橋水也蓋書字誤矣官本曰按橋水在毋極縣郎入溫橋水小溫水
大已下不得稱橋水其逕領方至中留者乃溫水非橋水也又溫水于中留入鬱其下乃潭水入鬱潭與鬱皆大水地理
志因併鬱之上流稱爲潭故云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寔乃溫水至中留入鬱也道元之意以領方縣當云有溫水不當云
有橋水橋郎溫字之誤故云字當爲溫非橋水也蓋書字誤矣近刻訛作字當爲南南橋水也文義遂不可通案朱趙
溫非作南南趙釋曰全氏曰漢志橋水蓋此郡有三鬱林郡有一三橋水各爲源流善長既以俞元之橋混入毋极之橋
茲又以毋极之橋混入領方之橋一清按漢志鬱林郡領方縣下云又有墧水此又字不是而字亦是墧字从土不从木
師古曰墧音橋善長郎混而一之而于下文又出墧水則以萌渚嶠爲名何也然則南橋水之名直是繆詞豈所見有別
本耶鬱水右則留水注之水南出布山縣下逕中留入鬱趙釋曰一

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于此
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
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爲
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有封水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在案朱趙同趙水下增之陽二
字釋曰一清按此是應劭注非班固原文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
之封溪水口者也趙釋曰一清按續志交阯郡封谿縣建武十九年置劉昭補注引交州記曰有隄防
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鰓點額血流此水恆如丹池有秦潘江出嶇山分爲九十九流三百餘里
共合一口鬱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朱水
南出上有牢字趙删刊誤曰牢字衍文治合浦縣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
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帝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武下落帝字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
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

清按漢志鬱林郡中留縣師古曰留音力救反水名說文溜水出鬱林郡鬱水東逕阿林縣官本曰按
兩鬱字近刻皆訛作潭案朱趙兩鬱字皆作潭又東逕猛陵縣泿水注之官本曰按泿原
本及近刻並訛作浪今改正泿水詳卷之三十七案朱作浪箋曰孫云泿水山海經作浪水三十七卷泿水南至鬱林
潭中縣與鄣水合趙改泿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灘水注之鬱水又東官本曰按
水近刻訛作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林當作水封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
謝沐縣東界牛屯山朱趙出上無水字又朱箋曰晉地理志臨賀郡吳置統縣六曰臨賀謝沐馮乘
封陽興安富川亦謂之臨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亦字水訛作賀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謂之上落亦字
臨賀當作臨水東南流逕萌渚嶠西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流下落逕字
又東南左合嶠水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
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
羅山官本曰按北下近刻衍有字案朱趙有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荆州

水三十六　十八

苛珠徙交阯會稽孟伯周爲守有惠化去珠復還朱箋曰謝承後漢書孟嘗字伯周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采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飢死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閒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合浦郡臨允縣下云牢水北至高要入鬱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鬱水南逕廣州朱作川箋曰孫云當作廣州趙改州南海郡西泿水出焉官本曰按泿原本及近刻竝譌作浪今改正此即泿水注內所謂泿水東別逕番禺者也案朱譌趙改又南右納西隨三水趙釋曰全氏曰按西隨三水即葉楡水篇所謂西隨水過交阯分爲五水至東界復爲三水者也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曲屈通郎湖趙漕口改浦口曲屈改屈曲刊誤曰漕口當作浦口曲屈黃省曾本作屈曲湖水承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泠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

盧容水湊隱山遶西衞北趙刪山南下二十字刊誤曰全氏據後文校衍此二十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泠水合水出壽泠縣界朱箋曰漢地理志交阯郡有麊泠縣音麋零後漢郡國志同晉志作麋泠唯沈約宋書州郡志作壽泠晉武帝太康十年分西卷立壽泠縣屬日南郡今注俱作壽泠從宋志也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泠縣以爲疆界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界疆案朱訛趙乙刊誤曰界疆二字當倒互即此縣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區粟城南長嶺東七字係重出衍文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全氏據後文校衍此七字壽泠縣以水湊故水得其名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隱山繞三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全氏據後文校衍此三字東逕區粟故城南趙刪故字刊誤曰故字衍文攷古志竝無區粟之名應砌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官本曰按域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域後同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

四百餘里準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海有竹可爲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閒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趙折改拆刊誤曰箋曰此十字譌按非也折當作拆集韻拆裂也開也言其城角作十字形開裂也王隱晉書曰何曾尊豪累世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亦取開裂象形之義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甎城二丈上起甎牆一丈開方隙孔甎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宮殿南向官本曰按近刻脫宮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殿上落宮字屋宇二千一百餘閒市居周繞官本曰按繞上近刻衍市字案朱衍匝字趙刪刊誤曰匝字衍文黃省曾本作市居周居繞岨峭地險亦誤下居字衍文故知原文無匝字也阻峭地險故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官本曰按近刻故字訛在林邑下案朱趙同多城壘自林邑

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朱箋曰隋志宋車騎將軍范泰撰古今善言三十卷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邪趙作也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實官本曰按不必近刻訛作必不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必不二字當倒互日亦俱出于東耳至于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于戰鬭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于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

矣壽泠水自城南官本曰按近刻城訛作西西南箋曰宋本自城西南趙依宋本　案朱作自東與盧容水合趙刪東字刊誤曰東字衍文東注郎究究水所積下潭爲湖謂之郎湖官本曰按近刻郎訛作狼　朱訛趙改刊誤曰狼當作郎　案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灒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灒當作浦下同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遠負眾慢威背德北寶既臻南金闕貢乃命偏將與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修文服遠二十三年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以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虎士爲怒風烈火揚城摧眾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官本曰按坑近刻作戮　案朱趙同樓閣雨血填尸成觀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成謂築成京觀也自四會南入得

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官本曰按郡近刻訛作部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部當作郡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官本曰按象郡近刻訛作象林郡　案朱有林字箋曰孫云當作象郡趙刪林字永和五年征西桓溫遣督護滕畯率交廣兵伐范文于舊日南之盧容縣爲文所敗即是處也宋箋曰晉書云范文襲九眞害士庶十八九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舊本作滕畯夕會譌也後攻九眞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畯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泠浦入頓郎湖討佛于日南故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畯平破之佛逃竄川藪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士陳延勞佛官本曰按近刻脫士字又佛下衍子字　案朱脫衍趙增刪刊誤曰武下落士字子字衍文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

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眾國津逕鬱水南通壽泠官本曰按鬱水近刻作鬱林又南下衍倉字　案朱訛衍趙改刪刊誤曰箋曰林一作水按倉字衍文即一浦也浦上承交阯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駱越也官本曰按駱越近刻訛作越駱　案朱趙同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眞浦陽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眞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開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趙釋曰一清按此處似缺一字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朱作與箋曰宋本作典趙改典由渡故縣至咸驩咸驩屬九眞咸驩已南麞麂朱作麗箋曰宋本作麂趙改麂

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德官本曰按口近刻訛作日　朱作日箋曰一作口趙改口　案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域記曰官本曰按域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九德縣屬九眞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轝居其地死子寶綱代孫黨服從吳化定爲九德郡又爲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譯而來自九德通朱作道箋曰宋本作通趙改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朱箋曰宋書州郡志交州九德郡南陵縣晉武帝立竺枝趙作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九眞郡下云有小水五十二並行八

千五百六十里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阯太守杜慧度造九眞水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日　案朱趙同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
百餘人胡達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限　案朱趙作限趙釋曰一淸按此處有脫文蓋言胡達保險自固
五月慧度自九眞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眞長圍跨山重柵斷
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殺傷乃退地理志曰九眞
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官本曰按
成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晉書地道記曰九眞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
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
嶺崪不踰仞倉庚懷春于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嬰讙接
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
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橫山分界度比景廟
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吳赤烏十一年當魏正始九年元字誤趙釋曰全氏曰五字注中注交州與林邑
于灣大戰初失區粟也渡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自盧容
縣至無變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變曰無戀未詳漢志九眞郡有無編縣恐是無編之
譌按卷末無變水戀當作變未可以九眞無編當之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景當
身下與景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
庇景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趙釋曰全氏曰吳仁傑曰考古編云舊唐志景州北景縣晉將
灌邃破林邑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日景在南故郡
名日南縣爲北景按唐命太史往安南測日景亦云然然王
充謂從日南還者問之日不盡然蓋惟五月日景在南常時
則不然也按水經比景縣音芘影言影爲身所芘此酈雖所
謂距齊州以南戴日者也宋書州郡志亦作北景蓋後來傳
習成訛並爲異義耳斗南以比景爲北景豈所見前後漢志
有別本與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官本曰按比近刻訛作庇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良

水三十六　卅五

比景詳本卷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
宅依樹止宿食生魚肉官本曰按魚字近刻訛在食字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魚字當移在生
字下採香爲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
逕通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
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爲國林邑記曰屈都
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泠浦元嘉元年交
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官本曰按陽近刻訛作楊下同　案朱趙
作楊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官本曰按已近
刻訛作以　案朱趙作以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
大敗陽邁携婚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救援謙之遭風餘數
船艦夜于壽泠浦裏相遇闇中大戰謙之手射陽邁柂工船
敗縱橫崑崙單舸接得陽邁謙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
此還渡壽泠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于灣分界
陰陽圻朱作折箋曰宋本作圻趙改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
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
和之破區粟已飛旝蓋海將指典沖于彭龍灣上鬼塔與林
邑大戰還渡典沖林邑入浦令軍大進官本曰按大近刻訛作亦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水當作大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沖去海岸四十
里處荒流之徼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
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
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
逵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連　案朱趙作逵下同趙釋曰一淸按梁書作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爲

水三十六　卅六

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于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泠以爲疆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范椎奴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夷師雅夷奴也案朱同箋曰晉書作夷帥范椎奴也趙改夷帥椎家奴也）文爲奴時山澗牧羊于澗水中得兩鱧（朱趙作鱧）魚隱藏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爲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刀向鄣因祝曰鯉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神靈（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靈神案朱訛趙乙刊誤曰靈神二字當倒互御覽文校改）文當得此（官本曰按得近刻作治案朱趙作治）爲國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虆（官本曰按虆近刻訛作臺案朱作臺箋曰御覽作虆趙改虆）由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于孫如斬蛇之劍也椎嘗使文遠行商賈（官本曰按椎近刻訛作雅案朱訛趙改）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廓略（官本曰按廓近刻訛作廟案朱作廟箋曰宋本作廓略趙改廓）王愛信之使爲將帥能得眾心文譏王諸子或徙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椰子中（官本曰按椰近刻訛作柳案朱作柳箋曰當作椰子趙改椰）飲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爲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己者取而納之不從己者絕其飲食而死（官本曰按而近刻訛作乃案朱趙作乃）江東舊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爲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

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于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爲王威加諸國（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晉紀成帝咸康二年初日南夷帥范椎有奴曰范文後至林邑林邑王范逸愛信之是歲逸卒文詐迎逸子于他國置毒于椰酒而殺之文自立爲王于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篇中所紀諸地名皆夷王國也屈都徐狼並見前）或夷椎蠻語口食鼻飲或雕面鏤身狼䐔裸種（官本曰按近刻無狼字䐔訛作脫案朱身下脫文箋曰孫云疑缺一字䐔作脫趙下增衣字刊誤曰脫下落衣字）漢魏流赭（趙釋曰一清按漢書刑法志云赭衣塞路蓋罪人之服注云流赭謂徙人也）咸爲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眞百姓奔迸千里無煙乃還林邑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連接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郍郍遠界三重長洲隱山遶西衞北迴東（朱作衞山迴東趙改曲街迴北刊誤曰箋曰山舊本作北按非也當作曲街迴北下云曲街迴東可證也）其嶺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曲街迴東合淮流以注典沖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壍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壍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端（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兩案朱趙作兩）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甎城二丈上起甎牆一丈（官本曰按牆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城當作牆）開方隙孔甎上倚板（官本曰按近刻脫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上字上落甎字）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鬼嶠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爲前門當兩淮渚濱于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壍北迴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壍對溫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趾太守

杜寶別駕阮朗 官本曰按近刻脫杜字朗訛作郎 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晉書作杜寶阮朗今校補
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今林邑東
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
周闉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
南擬背日西區城內石山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檐鴟尾青
瑣丹墀 官本曰按瑣近刻訛作璅 案朱訛璅趙改瑣 櫋題桷椽多諸古法閣殿上
柱高城丈餘五牛屎為埿牆壁青光迴度 趙刊誤曰箋曰當作迴廊按非也迴度猶言迴行也 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
殿上臨踞東軒徑與下語 官本曰按徑近刻訛作逕 案朱趙作逕 子弟臣侍皆
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 朱趙作巨朱箋曰與區同 連甍接棟檐宇相承 官本曰按相近刻訛作如 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相承按如字不誤乃瞻望擬議之詞 神祠鬼塔 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神乾按祠字不誤 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
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
豈久存哉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陽邁舉國夜奔竄山
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軍還之後陽邁歸國家國荒殄 朱作殄箋曰當作殄趙改殄 時人靡存躊躇崩擗憤絕復蘇即以元嘉二十三
年死初陽邁母懷身夢人鋪陽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
色起 官本曰按金字近刻訛在席字上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金字當移在席上之下黃省曾本校正 昭晰
暨曜 官本曰按晰近刻訛作晣 案朱趙作晣 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
金為陽邁金父胡達死襲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為國祥
慶其太子初名咄後陽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
改名陽邁咄穆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壍

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藤盤筀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
林氣清煙澄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 朱箋曰列仙傳云桂父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斤桂今荊州之南尙有桂丸焉 時
禽異羽翔集閒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
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
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
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
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 官本曰按腹近刻訛作腸 案朱作腸箋曰當作腹趙改腹 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
十千路餘萬里 官本曰按餘近刻訛作由 案朱作由箋曰宋本作餘趙改餘 何由歸哉九
眞太守任延始教耕犂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
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
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于草甲萌芽 官本曰按近刻至訛作更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更宋本作至草甲舊本作草更按甲字不誤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後漢書章帝紀云方春生養萬物孚甲注云葉裏白皮也 穀月代種穜稑
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獲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恆
為豐國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緜者矣其崖小
水冪歷 官本曰按崖字近刻訛在小水下 案朱趙同 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
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
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逵也 檀和之東橋大戰陽邁
被創落象即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
狼外夷背裸身男以竹筩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䐗所

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瞑夜與人交市闇
中臭(朱趙作齅)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自此外行得至
扶南按竺枝(朱趙作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官本曰按近刻脫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四千下落里字)水步道通檀和之令軍入邑浦據船官
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潮上西
流(官本曰按潮近刻訛作湖　案朱作湖箋曰宋本作潮趙改潮)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
以西朔望並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爲
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限(官本曰按近刻作定　案朱趙作定)高
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爲海運(官本曰按爲近刻作日　案朱趙作日)亦曰象水
也又兼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潾清逕象渚澄源者也
(官本曰按潾近刻作遴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遴當作潾金潾地名張籍詩行人幾日到金潾亦作金鄰吳都賦云金鄰象郡之渠梁書扶南傳云次伐金鄰國是也)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
十日壞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
便來爲害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
漢置九郡儋耳與焉(朱趙與作預趙釋曰一清按九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儋耳朱崖而爲九儋耳朱崖既罷故地理志列七郡之目也)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爲飾雖男
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爲美
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
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
對合浦徐聞縣(官本曰按聞近刻訛作文　案朱作文箋曰孫按漢地理志合浦郡有徐聞縣趙改聞)
清朗無風之日徑望朱崖州(官本曰按徑近刻訛作逕　案朱趙作逕)如囷廩大
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餘里徑度

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而女多姣
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
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朱崖俱在
海中(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儋耳在朱崖脫海中二字　案朱作儋耳俱在朱崖趙朱崖移儋耳下刊誤曰朱崖當移在俱在之上俱在下又有脫文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應劭張晏皆云在大海中也臣瓚曰茂陵書珠崖治瞫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分爲東蕃故山海經曰
在鬱水南也鬱水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爲
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
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
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
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

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
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趙作其)流寓號曰馬流
世稱漢子孫也山海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
陵東南者也(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東須訛作項　案朱訛趙仍東改項刊誤曰山海經作須陵項字誤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鬱林郡廣鬱縣鬱水東至四會入海過郡四行四千三百里)應劭曰鬱水出廣信
東入海言始或可(官本曰按或近刻作則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則黃省曾本作或)終則非
矣

水經注卷三十六

水經注卷三十七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淹水　葉榆河（朱趙作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淹水出越巂遂久縣徼外

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

東南至青蛉縣（官本曰案青近刻作蜻下同　案朱趙作蜻）

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朱趙作縹碧之雞　朱箋曰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彩彩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彊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耀儀

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淹水逕縣之臨池澤（趙釋曰全氏曰漢志越巂郡姑復縣臨池澤在南又青蛉縣臨池灊在北澤之與灊不知何以分也一清案灊即澤也二縣地界以此而分方輿紀要姑復廢縣在四川會川衛南沈約志雲南有東西二古復縣即漢姑復縣青蛉廢縣在雲南姚州大姚縣北）**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趙釋曰一清案劉昭郡國志補注引南中志曰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馮河）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爲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八十里（官本曰案近刻脫八字　案朱趙無）有弔鳥山眾鳥千百爲羣其會（官本曰案其近刻作鳴趙作呼嚶共　案朱趙作共鳴）嘶每歲七八月至十（趙作集）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燃火伺取之（官本曰案伺近刻訛作而　案朱趙作而）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爲義鳥（趙有鳥字）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于此山故眾鳥來弔因名弔鳥（趙增曰字刊誤曰因名下落曰字朱箋曰郭義恭廣志作弔鳥山在縣西北八十里作每歲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則止又九州要記云一歲必一度大集是亦皇死也李彤四部云弔鳥山俗傳凰死於上每歲七月至九月羣鳥常來集其處）**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爲此川藪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郎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巂時其地古有黑水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郎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莫此之明也而傳同叔非之杏溪之說遠過九峰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乾汝節云此說尤不適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尚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

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益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河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昌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其所祠卽黑水之源哉一清案葉榆范史滇王哀牢傳俱作楪榆章懷注云楪或作蝶則此水果非因榆葉所漬致黑足以折九峯之妄而拄樊生之口矣樊綽唐咸通中爲安南都護蔡襲從事著蠻書十卷見唐書藝文志）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臺華陽國志作壹　案朱趙作臺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後漢書作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官本曰案小近刻訛作一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一黃省曾本作小）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官本曰案舐近刻訛作抵據後漢書及華陽國志改正　案朱趙作抵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後漢

書作舐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官本曰案華陽國志作元隆云元隆猶漢言陪坐也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來乘革趙作箄下同船南下官本曰案近刻脫來字又此句之下衍水字　案朱趙同攻漢鹿茤民官本曰案茤近刻訛作崩下同　案朱作嶷箋曰後漢書云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注云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箄以當船也茤音多趙改茤下同鹿茤民弱小將爲所禽于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涌二百餘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趙耆老移謂其上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卽遣使詣越巂奉獻官本曰案近刻詣訛作道奉訛作奏　案朱趙同朱箋曰道一作詣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官本曰案昌近刻訛作平　案朱作平箋曰永平當作永昌漢郡國志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趙改昌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于此故以不韋名縣趙釋曰沈氏曰常璩云武帝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宗族子此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非秦徙也北去葉榆六百餘里趙無餘字葉榆水不逕其縣官本曰案近刻脫葉字下同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葉榆水落葉字下同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葉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于不韋縣爲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官本曰案近刻臧訛作藏縣下有也字　案朱訛衍趙仍藏刪也刊誤曰也字衍文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官本曰案近刻脫池字　案朱無池字滇作填箋曰秦藏漢志作秦臧濮作僕填作滇連然雙柏二縣名趙改滇池澤濮作僕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注作滇池澤落池字葉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官本曰案逕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流趙下增逕字刊誤曰流下落逕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洑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于是水之南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盢町山官本曰案盢近刻訛作盤　案朱作盤箋曰盤町當作盢町漢地志云益州律高縣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盢町山出銀鉛注云盢音呼鴟反趙改盢釋曰一清案漢志注師古曰盢音呼鴟反町音挺孫校曰案玉篇廣韻俱無盢字未知師古何所據而爲此音合從此作盤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官本曰案梁水郡晉置領梁水賁古西隨三縣朱謀㙔云當作卑水非也　趙刊誤曰箋曰梁水字謀當作卑水漢地志越巂有卑水縣　案溫水注云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有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盢南置郡于梁水縣也宋志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晉書王遜傳云分永昌爲梁水郡蓋西晉廢而東晉復置耳若卑水是巂名越巂之去南中道里隔越朱氏謬矣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㾊之反官本曰案瘴近刻訛作㾊　案朱趙作㾊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麋泠出賁古官本曰案麋近刻訛作麋下同　案朱趙作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官本曰案駱越近刻訛作越駱　案朱趙作越駱便習戰鬬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卭竹桄榔樹樹出麪而夷人資以自給

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桄榔朱箋曰博物志云蜀中有樹名桄榔皮裏出屑如麪用作餅餌謂之桄榔麪魏王花木志曰桄榔出興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麪百斛臨海異物志云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綜梗漬之不腐**盤水北入葉榆水**諸葛亮入南趙增中字刊誤曰南下落中字戰于盤東朱作中箋曰宋本作盤東趙改東是也

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言從麊朱趙作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趙釋曰全氏曰漢志牂柯郡西隨縣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夢縣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益州來唯縣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二行三千五百六十里是皆所云麋泠水道也而壺水獨無聞自西隨至交趾朱趾作阯下同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于交趾**朱趙作阯下同

過交趾麊朱趙作麊下同**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界復合爲三水**官本曰案南近刻訛作東趙作東朱箋曰東界一作南界案朱**東入海**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于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于傳不通于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趾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于是乃置交趾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垂官本曰案明近刻訛作郡朱趙作郡朱箋曰舊本作明案遂辟交趾于南爲子孫基址也朱趙址作阯趙釋曰一清案後漢書章懷注引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折兩足竝趾則相交趾與阯同古字通用然則非因武帝置郡而有子孫基阯之說也此蓋襲應劭漢官儀之文麊泠縣

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州外域記曰官本曰案州近刻訛作郡案朱訛作阯趙改刊誤曰當作交州阯字誤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眞二郡民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趾九眞太守官本曰案此下近刻衍主字案朱趙有諸雒將主民如故趙釋曰全氏曰案交趾長稱西于王見漢書功臣表左將黃同斬之不稱越亦非迎降者晉書地道記謂南越侯織封歲隤侯亦非也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州名爲交州後朱鳶雒將子名詩索麊泠雒將女名徵側爲妻趙釋曰一清案索妻猶言娶婦范史南蠻西南夷傳云嫁爲朱鳶人詩索妻亦繆之甚矣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官本曰案詩近刻訛作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妻當作詩蓋徵側將其夫作賊也黃省曾本校攻破州郡服諸雒將皆屬徵側爲王治麊泠縣復交趾九眞二郡民二歲調賦官本曰案復近刻訛作得案朱趙作得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趙釋曰全氏曰按金谿范史作禁谿章懷注引越志作金溪穴一清按穴乃究字之誤三歲乃得爾時西蜀竝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爲令長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溼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趙釋曰一清案隋書經籍志異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案朱趙作此**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

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
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
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
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
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
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
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
記縣屬交趾朱無屬字箋曰一本作縣屬交趾趙增釋曰全氏曰九字注中注越遣太子名
始趙越上增南字刊誤曰當作南越落南字下並同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
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
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官本曰案媚近刻訛
作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南越志作媚珠居字誤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
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南越王官本
曰案近刻脫 字下同案朱脫趙增下同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
敗安陽王下船逕出于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
太康地記縣屬交趾趙釋曰全氏曰九字注中注越遂服諸雒將趙越上增南字
馬援以西南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導朱趙
作道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貍豞人面頭
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
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
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
水官本曰案北近刻訛作此朱訛趙改刊誤曰此當作北案建安二十三年趙釋曰一清案浪水

十二年篇注作二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南北二津官本曰案于下近刻衍水字
案朱趙有故改龍淵以龍編爲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
杜慧度官本曰案慧近刻作惠下同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惠晉書作慧下同古二字本通川論語釋文云小慧
魯讀慧爲惠可證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
散循亦中矢赴水而死官本曰案水近刻訛作火朱訛趙改刊誤曰火晉書作水案于是
斬之傳首京師慧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
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譎變哉其水又
東逕曲易縣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曲易當作由易漢志交阯郡有由易縣按漢志續志晉志皆作曲易古陽
字無作由易者東流注于浪朱作浪箋曰當作浪鬱趙改浪鬱經言于郡東界復合
爲三水此其二也官本曰案二近刻訛作一案朱趙作一趙釋曰全氏曰當作此其二也二水謂南
水北水其次一水謂中水合之爲三水其次一水東逕封溪縣南又西南逕西
于縣南又東逕羸𨻳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
涇水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朱徐作度趙改刊誤曰漢
書地理志是稽徐縣度字誤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羸𨻳縣南朱箋曰羸𨻳音連婁
交州外域記曰縣本交趾郡治也官本曰案縣本近刻訛作本縣案朱訛趙乙刊誤
曰本縣二字當倒互林邑記曰自交趾南行官本曰案記曰下近刻有縣本二字係衍文案朱有
同趙去本存縣刊誤曰本字衍文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
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見之者其水
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南
水又東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北案朱趙作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記曰
交趾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卽是水也江水對

交趾朱䳒縣趙改北刊誤曰水經省留本作北又東逕無切朱作功箋曰無功漢志作無切趙改切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趾于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眞至無切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朱箋曰餘發縣名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羊牛數千頭官本曰案羊近刻作羣案朱趙作羣時見象數十百爲羣援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眞亭趙釋曰全氏曰六字注中注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眞乃靖朱作清箋曰當作靖趙改靖其水又東逕句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紀粟者也官本曰案安定下近刻衍縣字案朱衍趙删刊誤曰縣字衍文縣江中有潛牛趙删縣字增水字刊誤曰劉昭郡國志補注引交州記作有潛水牛落水字縣字衍文形似水牛上岸鬪角輭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illegible]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

夷水卽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官本曰案近刻脫石字案朱趙無朱箋曰後漢書注引此云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趙釋曰一清案應劭曰夷山在夷陵西南又云夷水出巫東入江然夷水之源最遠方輿紀要云源出蠻中南流名柘林溪經天池洛浦名黔黎溪南至金洞唐崖入黔江縣名黔江又云黔江自貴州思州之上費溪發源經五十八節名灘至黔州境分流入黔江縣界爲施州江入湖廣施州衛謂之清江是也水源之遠如此是以善長不記其所出而以佷山清江爲限至應邵所云夷山似因夷水得名大類常璩漾山漾水之殊目不足爲据江水篇經云江水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注云夷道縣爲二江之會是夷水出江入江而胡朏明云禹循江而南且東以至于巫山乃不出三峽而竝夷水以東且南逾澧水沅水以至于衡山導江云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又云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荆州之沱也古時自巴人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此言舟師自夷水以入楚也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爲扞關以拒之水經注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扞關茲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沱出佷山逕扞關制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拒扞關則不逕巫峽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日就湮塞後漢建武中公孫述遣將田戎等乘枋箄下江關拔夷道夷陵光武命岑彭吳漢伐之泝江而上則皆取道于三峽而不復由夷水矣蓋其時水已淺狹不勝戰艦自後則梁用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酈注云河梁裁得通船則後魏時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逕成斷港故章懷注西南夷傳寰宇記明一統志不復知此水出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爲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然自漢志已不言首受江未知何故班氏疏略頗多水經注源委甚明而又有張儀之言爲證無可疑者禹導江自梁入荊必浮此水也東樵此言峽究溪爲覈然則夷水乃跨有荆梁之沱禹貢所記二州指此已備紛紛郫江王輸江都江枝江皆後起之名耳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

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官本曰案近刻脫渠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晉書地理志建平郡統沙渠縣落渠字縣有巫城水南岸山道五百里官本曰案水字近刻訛在南岸下案朱同趙增臨字作南岸臨水其水歷縣東出焉

東南過佷山縣南朱箋曰前漢地志佷山縣屬武陵郡後漢郡國志佷山屬南郡晉地理志佷山屬宜都郡

夷水自沙渠縣入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入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縣二字當倒互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卽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北面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

因名難弫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
劒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官本曰案奉近刻訛作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吳黃省
曾本作奉巴氏子務相乃中之又令各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
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
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
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爲蟲羣飛蔽日天地晦瞑積十
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
夷城石岸險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爲崩廩君登
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
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卽夷
水也趙釋曰全氏曰按江水篇夷水出夷谿鹽水出巫溪今此合爲一又有鹽石卽陽石也

官本曰案卽下近刻衍鹽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鹽字衍文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卽廩君
所射鹽神處也將知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官本曰案知下近刻衍是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是字衍文事既鴻古難爲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層
巖之上石室南向水出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徑望見官本曰案
徑近刻訛作逕案朱趙作逕每有陟山嶺者扳木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
人騷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見都凝矚
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爲仙人室袁山
松云都孫息尚存官本曰案息近刻作昔案朱同又存訛作孝趙改刊誤曰箋曰孝字當作存案昔
當作息夷水又東與溫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
夏煖冬熱上常有霧氣瘍痍百病官本曰案痍近刻作疾案朱趙作疾浴者
多愈父老傳此泉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

此亦其一也夷水又東逕佷山縣故城南縣卽山名也孟康
曰音恒出藥草恆山今世以銀爲音也趙釋曰全氏曰孟康曰下十七字注中注
舊武陵之屬縣南一里卽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西
南潛穴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朱箋曰當作瀆
趙改瀆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卽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
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
鉤餌官本曰案鉤近刻訛作釣案朱趙作釣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
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官本
曰案輒近刻作扳案朱作扳箋曰宋本作輒趙改輒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
勢穴口大如盆袁山松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飄卒至官本曰案飄近刻作

標案朱同箋曰當作慓趙改慓卒改言刊誤曰卒黃省曾本作言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
冬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月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
矣其水重源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冷甚于大溪縱暑
伏之辰尚無能澡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
時有渴者誠啟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
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左
近村居官本曰案平樂下近刻衍村字案朱趙同輩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
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
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竅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官本
曰案竅近刻作微起高作高起案朱趙同中有石牀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林當
作牀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別分隨偃而輸

趙改撇下同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輙凶往觀者去時特平舋處自然恭肅矣

又東過夷道縣北

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又東逕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刁斗形色亂眞惟實中耳官本曰案惟實近刻訛作雜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雜石孫潛校惟實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峰秀甚高東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畮許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山根東有湧泉成溪即丹水所發也下注丹水天陰欲雨輙有赤氣故名曰丹水矣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

其遠近穴中蝙蝠大如烏多倒懸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大者悉多倒懸案朱同趙增如烏二字刊誤曰箋曰悉一作如烏按於文大者下落如烏二字悉字宜存玄中記曰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冷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脫文蓋言泉水有魚故下有秋藏春遊之文秋則入藏春則出遊官本曰案二語言魚之出入此上當有脫文民至秋闌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美異于餘魚丹水又逕其下積而爲淵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芮朱箋曰宜都山川記芮作菵趙改菵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丹水又東北流兩岸石上有虎迹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然咸非人工丹水又北注于夷水水色清澈與大溪同夷水又東北逕夷道縣北而東注

東入于江

夷水又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遊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恆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頽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

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沅水合水出高城趙作成縣沅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

東過其縣北官本曰案此五字近刻接上經西界下案朱在上趙移此刊誤曰箋曰據宋本補五字案此五字經文當補在注入油水也之次行另爲一條趙琦美本校正

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官本曰案陸近刻訛作陵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孱陸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脩之其城背油向澤官本曰案此注

近刻與上注連爲一節案朱同趙改說見上

又東北入于江

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

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東標零陽西揭充縣充縣廢省官本曰案近刻脫充縣二字案朱趙無朱揭作碣趙改刊誤曰碣當作揭又刪廢省二字說見下臨澧即其地縣即充縣之故治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縣臨封縣之故治案朱同趙刪臨澧二字改如下說刊誤曰廢省臨澧四字衍文當作臨側澧水故爲縣後即其地爲臨澧縣之故治全氏校改名官本曰案故近刻作即案朱趙作即晉太康四年置澧水又東茹水注之

水出龍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壯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
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注澧水官本曰案注近刻訛作流　案朱同趙東流下增注入二字刊
誤曰箋云克家云當作東流入澧水案孫潛校增注字
又東過零陽縣之北
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
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零溪水源南出
零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零陽縣應劭曰零水所出東入湘砯卽
零溪也而道元以爲入澧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
溪又以九渡爲名山獸咸飲此水而遝越他津皆不飲之九
渡水北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峭世名之爲仙樓水自
下歷溪曲折透迤傾注行者間關每所褰沂山水之號蓋亦

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婁水入焉水
源出巴東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
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縣卽零溪以著稱矣官本曰案縣卽近刻訛作
藞郡　案朱作藞郡趙改郡緣刊誤曰藞字誤全氏校改緣移在郡字下澧水又逕澧陽縣官本曰案
澧近刻訛作澧脫陽字　案朱趙作澧並有陽字右會澧水字官本曰案近刻重一澧　案朱作澧澧水趙
改澧水刊誤曰澧水二字誤當作右會澧水水出建平郡水出建平郡東逕澧陽縣南晉
太康中置澧水又左合黃水黃水趙刪一黃字出零陽縣西北連
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趙增之字刊誤曰採下落之字祭祀
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澧水
澧水又東注澧水謂之澧口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南臨澧
水晉太康四年立天門郡治也吳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

官本曰案郡下近刻衍有字　案朱衍趙刪高峰孤竦素壁千尋望之若亭有似
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門角上各生
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官本曰案近刻脫此十五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廣二百丈下御
覽引荊州圖副記有門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謂之天帚天中記引此文亦有之今校補孫休以爲嘉
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澧水又東歷層步山朱山作出趙改刊誤曰出當作山方
輿紀要云澧州石門縣有層步山在縣東北三里外望如一內有三重高秀特出趙作立山下有
峭澗泉流所發南流注于澧水
又東過作唐縣北
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縣置澧水入縣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
門郡界趙北改南刊誤曰北當作南南流逕涔坪屯官本曰案坪近刻訛作評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評方輿紀要作坪此是吳屯所也吳書周泰傳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是也屯堨涔水溉田數

千頃趙釋曰一清案說文涔陽渚在郢中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澹水
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東逕
南安縣南官本曰案南安近刻訛作安南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晉書地理志南平郡統南安縣安南二字當
倒互晉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于作唐縣
東逕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澹口趙釋曰一清案澹水三國時亦曰誕水吳書黃
蓋傳所謂巴醴由誕者也由卽油水誕卽澹水也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官本曰案近刻
脫士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文選贈答詩有王仲宣贈士孫文始一首李善注引三輔決錄注曰士孫瑞子名萌字文
始落士字萌卽士孫瑞之子獻帝都許錄瑞功封萌都亭侯悠悠澹澧者也澧水又東與
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沙口官本曰案沙口近刻訛作
沙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疑作湖口案當作沙口卽赤沙湖口也上云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是也
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

兮澧有蘭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

沅水出牂柯且蘭縣趙刊誤曰漢志續志皆作故且蘭落故字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續志皆云故且蘭至晉志始去故字宋志云且蘭令漢舊縣故且蘭是也此條經文與江水篇氐道縣同一例爲旁溝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東過無陽縣朱趙過作運朱箋曰舊本此六字作注文據宋本是經文今改正趙仍改作注刊誤曰箋曰舊本作注文據宋本是經文按非也仍當作注說詳本卷趙釋曰一清案後漢省無陽故不見于續志晉志作舞陽宋志云太康地志有蓋復立也此句之首注有脫文朱謀㙔箋曰舊本作注文據宋本是經文非是塘珠沅州府志云方輿紀要沅江在沅州府西南五里自貴州番界入沅州境又云潕水在州南四里又引熊氏曰今辰州之武溪即古舞水沅州之潕溪蓋即沅水之異名耳案諸書皆謂潕水即沅水是混潕沅而一之其說均非不可不辨蓋熊氏之以潕水即沅水者由誤以武溪即潕水耳今瀘溪縣志亦祖其說是踵誤也夫無水之名見于水經注武溪之名亦見于水經注

水經注謂武溪源出武山南注于沅後漢書注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元和郡縣志亦云盧水在盧溪縣西二百五十里即武溪所出是武溪可名盧水而案其源流與出自故且蘭東南入沅之無水迥別顧熊氏之爲此說或因荊州記五溪有武溪無潕溪故遂以武溪當潕溪與不知五溪之名出入不一武溪之不能當潕溪猶潕溪之不能當沅溪也惟見于水經注者爲足據耳至于顧氏之言則又泥解水經注何也漢書注言無水首受故且蘭又言沅水出牂柯首受與出既異文則義固自有別是沅與潕本二水也水經言沅水至鐔成縣爲沅水鐔成今黔陽也水經注言無水南流至無陽故縣無陽故縣今芷江也安得謂無陽即鐔成耶乃或者疑經文有沅水東逕無陽縣句可以證沅無總一水之說不知舊本此段經文自沅水出牂柯云云至東至鐔成縣爲沅水句止下云東逕無陽縣五字則注起語也酈道元北魏人其所謂無陽縣者乃晉義熙中從故鐔成之無陽亦即今黔陽已非漢舊故稱漢之無陽爲故縣以別之且下即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者蓋謂沅之上流另有一支之水流入于沅故注文至謂之潕口句下又云沅水東逕無陽縣前有故字而後無故字則五字之非經文可知自朱鬱儀移作經文且自謂據宋本改正鬱儀號稱博雅其點竄古人不無穿鑿附會顧氏不細繹經注漫以沅始析流爲得解强合爲一以誤後人而莫有知其非者尤可怪也

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朱箋曰漢地理志武陵郡有無陽縣注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後漢省無陽縣故云無陽故縣縣對無水官本曰案近刻脫一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對上落縣字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運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流注于熊溪熊溪南帶移山趙釋曰一清案泿水篇注無陽縣有移溪殆即熊溪也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東武怪山之類也官本曰案亦近刻訛作以東武怪山訛作佐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以當作亦佐山當作東武怪山全氏校正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嶠朱作橋箋曰宋本作嶠趙改嶠之山北流入于沅沅水又東官本曰案近刻脫一沅字又東訛作又一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水上落沅字一當作東溠水注之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

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官本曰案武近刻訛作義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是武陵郡義字誤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官本曰案馬近刻訛作焉脫良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箋曰秭歸以下有脫誤案此處無脫文焉當作馬良二字之猶往也詳本卷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官本曰案良近刻訛作亮案朱訛趙改釋曰一清案義陵縣後漢廢蜀志先主傳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于夷道猇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撫五谿蠻夷咸相響應良所築城即故義陵城也之猶往也所治序溪最爲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沅水又東合溆水水導源溆溪官本曰案溆近刻訛作柱案朱趙作柱說見下北流注沅趙釋曰一清案序水方輿紀要作溆水引舊志云今溆浦縣南有雙龍江其水一自縣南百二十里之龍潭發源一自縣東二十里龍灣

發源流經縣南二里之龍堆合流而西入于沅蓋卽序溪矣注又别名之曰柱溪柱序音同通用故耳 沅水又
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辰陽縣
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 東南流獨母水 趙增合字刊誤曰流下落合字孫潛校增 注
之 趙無二字 水源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逕其
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卽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
王莽更名會亭 朱作貟箋曰今漢地志作會亭趙改亭 矣辰水又右會沅水名
之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西溪 官本曰案樠溪下近
刻衍力溪二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箋曰宋書說五溪曰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而無力溪二字案後漢書馬援傳
章懷注引鄺注及東坡小圖五谿意苡詩王十朋集注李厚引水經注俱無力溪唐宋相沿足證世本之誤 辰溪
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 官本曰案左下近刻衍右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六朝人稱
蠻郡曰左郡蠻縣曰左縣故稱蠻左謂五溪蠻也右字衍文 故謂此蠻五溪蠻也 趙增爲字刊誤
曰此蠻下落爲字 水又逕沅陵縣西 趙增沅字刊誤曰水上落沅字 有武溪源出武
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迹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
之畜狗也其王五色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
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
將軍之首于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爲信不可違
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 官本曰案女近刻訛作妻 案朱趙同 上石
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
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
衣裁製皆有尾 官本曰案製近刻訛作置 案朱趙作置 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
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卽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
嫡孫世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東施水注之水南

出施山 溪源有陽欺崖崖色純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 官本
曰案近刻脫室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石下落室字孫潛校增 先有人居處其間 趙無居字 細
泉輕流望川競注故不可得以言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不可下落得字孫潛校增 施水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逕沅陵縣北 漢故
頃侯吳陽之邑也 趙釋曰一清案漢表陽以高后元年封 王莽改曰沅陸縣北
枕沅水 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 移縣治縣之舊城 趙刪下縣字刊誤曰下縣字
衍文 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酉二川之交
會也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
南流逕無陽故縣南 朱脫遷無二字趙增刊誤曰箋曰陽故縣上缺一無字案無陽上又落遷字 故
又東逕遷陵故縣界 朱箋曰案漢地理志武陵郡有無陽遷陵二縣相近後漢志省無陽晉太康地
志有無陽云卽無陽也後漢晉宋地志武陵郡有遷陵南齊地志無遷陵矣 與西鄉溪合卽延江
之枝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酉水又東逕遷陵縣故
城北 官本曰案近刻重一城字 案朱重趙刪 王莽更名曰遷陸也酉水東逕酉
陽故縣南 縣故酉陵也 酉水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逕潘
承明壘西 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也 朱無也字趙增刊誤曰築下落也字 其
城跨山枕谷 酉水又南注沅水闞駰謂之受水其水所決入
名曰酉口 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充縣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 沅水又
逕竇應明城側 應明以元嘉初伐蠻所築也 沅水又東 官本曰案
又下近刻衍合字 案朱趙不衍趙刊誤曰箋曰一作沅水又合東溪溪水南出茗山案本文無脫字 溪水南
出茗山 山深迴險人獸阻絕 溪水北瀉沅川 官本曰案近刻川下衍水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水字衍文 沅水又東與諸魚溪水合水北出諸魚山 山
與天門郡之澧陽縣分嶺 溪水南流會于沅 官本曰案溪水下近刻衍合字

案朱趙有沅水又東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
接壺頭山朱壺作胡箋曰後漢書作壺頭山下同趙改壺釋曰一清案章懷後漢書注引武陵記曰此山與東
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故名壺頭山也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
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壺頭徑曲多險其中紆折
千灘援就壺頭希效早成道遇瘴毒終沒于此忠公朱趙作以朱箋
曰舊本作公獲謗信可悲矣劉澄之曰沅水自壺頭枝分跨三十
三渡逕交趾龍編縣東北入于海脈水尋梁乃非關究但古
人許以傳疑聊書所聞耳
又東北過臨沅縣南
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
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
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瀆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
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
斷行者莫不擁檝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
均跱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綠
蘿蒙冪頹巖臨水實釣渚漁詠之勝地其迭響若鍾音信爲
神仙之所居朱作頹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臨谷[illegible]響若鍾無綠下二十九字趙同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御
覽引水經注云綠蘿蒙冪頹巖臨水實釣渚漁詠之勝地其迭響若鍾音信爲神仙之所居沅水又東逕
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栖託者不能自絕于
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南臨沅水因以爲名朱箋曰荊州記
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柯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谿王莽更之曰監沅也朱趙無曰字沅下有

縣字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玄之墓官本曰案人近刻訛作詩龔訛作龔案朱句
箋曰詩宋本作人趙改刊誤曰何焯云宋本晉書作龔玄之通志氏族略晉有隱士龔玄之南史有龔爲蕃希姓也銘
太元中車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秦昭襄
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楚割漢北與秦官本曰案
近刻脫一楚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割上落楚字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
地官本曰案近刻脫秦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取上落秦字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
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王莽更之曰建平也朱趙無曰字平下有郡字南
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
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
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脩溪一百餘里官本曰案脩近
刻訛作循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循當作脩茂竹便娟披漢蔭渚長川逕引遠注

水三十七

于沅沅水又東入龍陽縣有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
折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
從今名闞駰以爲興水所出東入沅而是水又東歷諸湖方
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趙釋曰一清案漢志武陵郡索
縣漸水東入沅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氾洲洲長二十里吳丹楊太
守李衡官本曰案楊近刻訛作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丹楊植柑于其上臨死勑
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官本曰案州近刻訛作洲案朱訛趙改不責衣食
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
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枿蓋其遺也趙釋曰全氏曰
胡三省曰氾洲乃柑洲非橘洲湘水篇臨湘縣之橘洲乃衡
所植也晏公類要曰湘江四洲橘洲其一焉張舜民郴行錄
橘洲東對潭州是知非氾洲也沅水又東逕龍陽縣北城側沅水趙增臨字刊誤

曰城下落臨字沅水又東合壽溪內通大溪口有木連理根各一岸
而陵空交合其上承諸湖趙增水字刊誤曰其下落水字下注沅水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趙釋曰一清案漢志牂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陽
入江資水篇經文與班志合則此條不容有參錯且與澧水篇經文相同惟少一東字耳
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于江
浪水出武陵鐔成縣北界沅水谷官本曰案成近刻訛作城下同案朱訛趙改孫校曰阜
昌禹迹圖石刻作很水
山海經曰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
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
水出無陽縣縣故鐔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之移溪
溪水南歷潭中注于浪水
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
鬱水出鬱林之阿林縣官本曰案近刻脫出字案朱脫文趙增自字刊誤曰鬱水下落自字
東逕猛陵縣趙釋曰全氏曰案漢志蒼梧郡猛陵縣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而善長不志猛陵
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浪水于縣左合鬱溪亂流
逕廣信縣地理志朱趙有曰字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
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趙釋曰一清案虞喜志林云太康八
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元封五年交州自嬴陵縣移治于此建
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爲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
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官本曰案近刻訛作臣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
三國志吳書步騭傳是吳巨臣字誤下竝同擁眾五千騭有疑于巨先使諭巨巨
迎之于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

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爲用騭惡之陰使人請
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于廳事前中庭俱
斬以首徇眾即此也鬱水又逕高要縣晉書地理志曰縣東
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徙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趙刊誤曰箋曰
搜神記云鵠奔亭謝承後漢書作鵠巢亭案列異傳云鵠奔亭方掘其屍時有雙鵠來奔其亭故名江淹獄中上書曰梧
邱之魂不愧于沈首鵠亭之鬼無恨于灰骨正使此事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于交州
刺史何敞處事與蘇亭女鬼同官本曰案蘇部古字通原本及近刻竝訛作蘇亭今改正
蘇亭事詳渭水注內案朱趙作蘇朱箋曰搜神記云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高要宿鵠奔亭夜半有一女
子自稱蘇娥字始珠廣信人嫁施氏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欲之旁縣賣繒貸牛車一乘到此亭爲
亭長龔壽所殺刺致富亦死掘樓下合埋之取財物去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乃遣吏捕問具服並其父母兄
弟皆斬之謝承後漢書所記事同但作鵠巢亭爲異王氏交廣春秋曰步騭殺吳巨區
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博宿巨部
伍與軍逆騭于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于是遂交戰毅與
眾投水死者千有餘人趙釋曰一清案三國志吳書呂岱傳云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
博爲高涼西部都尉方輿紀要高涼山在高州府東北九十里本名高梁衡毅錢博拒步騭于高要峽口毅死博與屬亡
于高梁蓋即此山是高要峽之戰毅死而博逃其後遂降也交廣春秋未得其實
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海
鬱水分浪南注
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
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
文式問云何以名爲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
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

名之爲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也官本曰案而近刻訛作西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西當作而秦并天下略定揚越官本曰案揚近刻訛作楊　案朱趙作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南海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曰聞陳勝作亂豪傑叛秦吾欲起兵阻絕新道番禺負險可以爲國會病篤無人與言故召公來告以大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拒關門設守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自立爲王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佗爲南越王官本曰案近刻脫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史記尉佗傳是南越王剖符通使至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二歲而亡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也建安中吳遣步騭爲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鼈黿鼉鮮鰐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趙作紀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趙作複道回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于焉逍遙騖登高遠望覩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邑朱作也箋曰宋本作邑趙改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交州治中姚文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

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廣春秋曰趙有南字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祕奧朱作異箋曰宋本作奧趙改奧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爲墳其壠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柩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佗雖奢僭愼終其身朱終其作厥其趙改終厥刊誤曰箋曰厥一作終案於文是愼終厥身其字衍乃令後人不知其處有似松喬遷景牧豎固無所殘矣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朱趙作躭下同仕州爲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于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閤前官本曰案閤近刻訛作閣　案朱作閣趙改閤回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廣州記稱吳平晉滕脩官本曰案近刻訛作盧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國志注引交廣記是滕脩晉書有傳爲刺史脩鄉人語脩蝦鬚長一赤官本曰案古字尺通用赤趙釋曰一清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王氏交廣春秋一赤作一丈四赤作一丈四尺脩責以爲虛官本曰案責字近刻訛在虛字下　案朱趙同其人乃至東海取蝦鬚長四赤速送示脩脩始服謝官本曰案服近刻訛作復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復當作服交廣記云脩乃服之是也厚爲遺其一水南入者鬱川分派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卽川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于越也趙釋曰一清案漢書以下與前文複蓋刪削之未盡者泿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水有鱨魚裴淵廣州記曰鱨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鑢物生子子小隨母朱趙作覔覓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鱨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入旦從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

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

其餘水朱趙無水字又東至龍川爲涅水趙釋曰全氏曰案師古漢志注引裴氏廣州記曰龍川縣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泉因以爲號龍川始卽涅水也屈北入員水官本曰案此十六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連接上下注文今改正考注稱溳水枝津衍注卽解其餘水也又稱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卽解東至龍川也下經員水又東南卽承此員水言也 案朱趙作注連接上下注文

溳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越志曰縣多鵔鸃鵔鸃山雞也光采鮮明官本曰案采近刻訛作色 案朱作光色趙作毛色五色采趙作炫朱趙作眩耀利距善鬬世以家雞鬬之則可擒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坰者也趙佗乘此縣而跨據南越矣

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朱作經趙改注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

東歷揭陽縣王莽之南海亭而注于海也

水經注卷三十七

水經注卷三十八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資水　漣水　湘水

灕水　溱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

資水出武陵郡無陽縣界唐紏山蓋路山之別名也謂之大溪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溪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卽其稱焉大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縣南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都梁下落縣字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遂之邑也官本曰按遂近刻訛作定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敬侯定當作遂史記年表校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淸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趙作馥遠俗謂蘭爲都梁山因以趙有爲字號縣受名焉

東北過夫夷縣

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流逕扶縣南官本曰按扶下近刻衍陽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宋書州郡志云邵陵太守領扶縣令漢舊縣晉曰夫夷漢屬零陵晉屬邵陵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溫諱去夷夫不可爲縣名故爲扶云陽字衍文本零陵之夫夷縣也趙釋曰一清按沈約志云漢舊縣至晉曰夫夷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溫諱去夷夫不可爲縣名故爲扶云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義之邑也夫水又東注邵陵水謂之邵陵浦水口也官本曰按水字近刻訛在口字下 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謝耳伯云當作浦水口按本文不誤謝說非也

東北過邵陵縣之北朱趙東上有又字趙釋 按兩漢志昭陵屬長沙孫吳始改曰邵陵此亦經文晚出之證

縣治郡下南臨大溪水逕其北謂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吳寶鼎元年趙釋曰全氏曰五字注中注一清按魏祚終于咸熙二年乃孫皓甘露元年明年改元寶鼎晉武帝泰始二年也孫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縣縣故昭陵也官本曰按昭近刻訛作邵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邵陵當作昭陵說見下趙釋曰一清按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童爲洛陵侯索隱曰表作路陵在南陽夫長沙之子何以封於南陽括地志云即昭陵是也鄙氏疑之故不著洛陵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即前漢之昭陵縣屬長沙國後漢析置昭陽縣晉諱昭改曰邵陵邵陽云爾溪水東得高平水口官本曰按水近刻訛作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水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逕高平縣南官本曰按逕近刻訛作流 案朱作流趙增逕字刊誤曰流下落逕字又東入邵陵縣界南入于邵水邵水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山西北流逕邵陽南朱作邵陵趙改刊誤曰邵陵當作邵陽宋志云邵陵太守領邵陵子相何志屬長沙二漢無吳錄屬邵陵又邵陽男相吳立曰昭陽晉武改晉志邵陵統邵陵縣又統邵陽縣是也則昭陵是吳所置亦晉武改之而沈約不云當以水經注正之縣故昭陽也官本曰按昭陽朱謀㙔云疑作昭陵非也今攷郡國志昭陽屬零陵郡昭陵屬長沙郡 案縣字朱在南上趙並有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口趙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當作邵陵按邵陽字不誤不得因上有邵陵浦口水而改之自下東北出益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爲茱萸江蓋水變名也

又東北過益陽縣北

縣有關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于是水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又謂之資水應劭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處處有深潭漁者咸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也水南十里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尺趙作赤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測其深古老相傳昔人以杖撞地輒便成井或云古人采金沙處莫詳其實也孫校曰郡國志益陽注曰荊州記曰縣南十里有平岡岡有金井數百淺者四五尺深者不測俗傳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輒成井

又東與沅水合于湖中東北入于江也

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

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别趙改資水之别四字入注文刊誤曰全氏云四字是注混作經以先司空校本改

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縣故城在湘鄉縣西朱趙有一字百六十里控引衆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湘鄉縣歷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官本曰按鰭近刻作鰭 案朱作鰭趙改鬐宛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漣水又逕湘鄉縣南臨漣水本屬零陵長沙定王子昌邑官本曰按昌受封于建平四年去定王已遠漢書但云長沙王子此定字或後人誤加朱箋曰漢書王子侯表哀帝建平四年封長沙王子昌爲湘鄉侯疑非定王子也趙釋曰一清按漢表哀帝建平四年封長沙王子昌爲湘鄉侯無定字又長沙定王傳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曰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絶哀平之世王乃魯人也昌是魯人之子諸侯王表魯人以元帝永光二年嗣四十八年薨諡曰繆注誤漣水又屈逕其縣東而入湘南縣也

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

漣水自湘南縣東流至衡陽湘西縣界入于湘水也于臨湘
縣爲西南者矣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孫校曰始安二字疑衍
卽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山官本曰按零下近刻衍陵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漢志
註無陵字何焯云此長沙臨湘縣之零山不可妄加陵字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
縣故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趙釋曰全氏曰
七字注中注立始安郡湘灕同源分爲二水南爲灕水北則湘川
趙釋曰一清按善長此言非是詳見灕水篇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
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東北過零陵縣東
越城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嶠卽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

戍是其一焉北至零陵縣下注湘水湘水又逕零陵縣南又
東北逕觀陽縣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觀陽下落縣字與觀水合水
出臨賀郡之謝沐縣界孫校曰案晉書孫權分蒼梧置立臨賀郡地理志謝沐蒼梧縣西北
逕觀陽縣西縣蓋卽水爲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謂之觀
口也
又東北過洮陽縣東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注如淳曰洮音韜
洮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卽洮水以立稱矣漢武
帝元朔五年朱無帝字趙增刊誤曰漢武下落帝字後同封長沙定王子節侯拘
爲侯國官本曰按節侯拘有脫誤史記作靖侯狗漢書作靖侯狩燕案朱趙作靖侯狗㑹朱箋曰舊本作洮
陽侯拘案漢書表作狩燕而史記年表作狗㑹恐史記譌也孫按索隱引漢表作將燕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按索隱曰
表作將燕一清按今本漢書將字作狩王莽更名之曰洮治也其水東流注于

又東北過泉陵縣西
營水出營陽泠道縣南山官本曰按南下近刻衍流字案朱有流字趙改畱刊誤曰流全氏
校改畱趙釋曰流氏曰當作營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朱作磐碁箋曰當作蟠基趙改磐基
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
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趙釋
曰全氏曰按胡三省曰太史公云舜南狩崩於蒼梧歸葬於江南九疑則蒼梧九疑兩地也合而言之者誤也山南
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
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峰者山之東北泠道縣界
又有舜廟縣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營水又西逕
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

馮溪西北流官本曰按馮溪二字近刻訛在下句縣字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馮溪二字當移在導源下
縣以託名馬馮水帶約眾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歷縣北西
至關下關下地名也是商舟改裝之始朱舟作州趙改刊誤曰州當作舟馮
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
其山多錫亦謂之錫方矣渚水北逕馮乘縣西而北注馮水
馮水又逕營道縣而右會營水營水又西北屈而逕營道縣
西王莽之九疑亭也營水又東北逕營浦縣南營陽郡治也
魏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置在營水之陽故以名郡矣營
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
西縣本泠道縣之舂陵鄉蓋因舂溪爲名矣漢長沙定王分
以爲縣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中子買爲舂陵侯官本曰按近刻侯上衍節

字　案朱趙有縣故城東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相傳
言漢家舊城漢稱猶存知是節侯故邑也城東角有一碑文
字缺落不可復識東南三十里尚有節侯廟都溪水又南逕
新寧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脫寧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方輿紀要道州寧遠縣下云舂水亦曰舂陵水出舂陵山東南流入桂陽藍山縣界下流至衡州府常寧縣入于湘水又云縣有都谿水歐陽忞曰卽舂陵水也常寧縣古新寧縣三國吳時析耒陽縣置新平縣晉書地理志新寧縣屬湘東郡元和郡縣志云吳置新平縣宋元徽中始改新寧下云新寧故新平也又云舂水又北逕新寧縣東蓋都谿在南而舂水在北互受通稱津渠灌注矣此文新下落寧字　縣
東傍都溪溪水又西逕縣南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
一溪五水會于縣門官本曰按縣近刻訛作谿　案朱趙作谿趙釋曰朱氏誤埠箋曰初學記引此注作會于縣門故曰都溪也都溪水自縣又西北流逕洽道縣北與
洽水合水南出九疑山趙釋曰一清按應劭以此洽水爲出丹陽宛陵縣西北入江而臣瓚非之

師古曰瓚說是洽水見說文卽漢志宛陵縣下之淸水今謂之淸弋江豈可以洽溪目之乎仲璞該誤矣北流逕
其縣西南縣指洽溪以卽名王莽之洽陵縣也洽水又北流
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營水又北流官本曰按營近刻訛作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谿水當作營水入營陽峽官本曰按入字近刻作注于二字　案朱趙同又北至
觀陽縣而出于峽朱趙有矣字大小二峽之間爲沿溯之極艱矣
營水又西北逕泉陵縣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官本曰按近刻脫帝字　案朱脫趙增以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溥潤零
陵郡治故楚矣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
九疑實惟零陵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或作零郡四字係衍文　案朱趙有或作零郡四字趙釋曰全氏曰四字注中注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郡也下邳陳球爲零陵太守
桂陽賊胡蘭攻零陵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反決水淹

賊相拒不能下朱箋曰後漢書陳球字伯眞下邳人官侍御史時桂陽黠賊寇鈔荊部以球爲零陵太守賊虜消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轉攻零陵球弦大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於內輒反決水淹賊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遂共斬破蓋等縣有內士鄉零陵先賢傳
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爲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
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
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爲更生
鄉也晉書地道記曰官本曰按記近刻訛作志　案朱趙作志縣有香茅氣甚芬
香言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與
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崖隥險阻峻崿萬尋澄源朱趙作澂湛
于下應水湧于上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卽
應水爲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

泉陵之北部官本曰按陵近刻訛作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陽當作泉陵漢書地理志校東五
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
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爲鬼象生不慧朱趙作惠死
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得汜口
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燕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
燕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
燕羣飛頡頏如眞燕矣羅君章云今燕不必復飛也其水又
東南逕永昌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
有餘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縣東南流注于湘其
水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崗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濁字衍文揚淸汎濁水色兩分湘水
又北　宜溪水合水出湘東郡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

朱箋曰宋書州郡志云湘東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
部都尉立晉世七縣宋孝武太元二年省郡及新平但有臨
烝新寧茶陵 新寧故新平也衆川瀉浪共成一津西北流東
湘陰陰山
岸山下有龍穴宜水逕其下天旱則擁水注之便有雨降宜
水又西北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營陽舂陵
縣西北潭山 趙釋曰一清按此是吳復立之舂陵縣晉志曰舂陵屬零陵郡宋志曰舂陵令屬營陽太守
又北逕新寧縣東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桂陽郡耒陽縣
舂山舂水所出北至酃入湖過郡二行七百八十里
又東北過重安縣東 孫校曰郡國志零陵重安侯國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案此亦非西漢人語 又
東北過酃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
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
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

神今猶時聞銅聲于水水輒變綠 朱趙作淥 作銅腥魚爲之死 趙釋
曰一清按名勝志引此注作飛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
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鼈則魚不復去則魚飛誠亦有之
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 漢長沙頃王子度邑也 官本曰按度近刻訛
作虔 案朱作虔箋曰王子虔 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
漢表作鍾武節侯度趙改度
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
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水 趙釋曰一清按下有缺文 至湘東
臨承縣北 朱箋曰漢地志承陽在承水之陽故名蒲若烝屬長沙國後漢志作烝陽屬零陵郡晉志宋志俱作
烝陽屬湘東郡 東注于湘謂之承口 臨承卽故酃縣也縣卽湘東郡
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
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 朱趙作赤 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
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數十里此鼓今無復聲觀陽

縣東有裴巖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響遠徹其類也
湘水又北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北又訛趙乙刊誤曰北又二字當倒 案朱 歷印石 石在衡
山縣南湘水右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衡水縣南江水又有案朱訛趙改衡山縣南湘水右側有刊
誤曰方輿紀要云衡山縣漢湘南縣地三國吳析置衡陽皆改衡山水字誤又曰江水當作湘水又當作右側二字名勝
志校改
盤 趙作磐 石或大或小臨水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而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而字
衍文 石悉有跡其方如印纍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
名爲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
紫蓋一名石囷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四字 案朱趙無說見下 一名芙容 官本曰按容近刻訛
作峰 案朱趙作容峰趙釋曰一清按湖渭曰此處有脫誤盛宏之荊州記云衡山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石囷一名芙
容注少石囷一句 芙容峰最爲竦傑 官本曰按近刻脫芙字 案朱趙無 自遠望之蒼
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湧

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山字 案朱趙有 爲南
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
營丘九頭圖禹治洪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禹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治上落禹字 血馬當作
白馬全氏校改卷四十衡山注同 血馬祭山 趙血作用白說見上 得金簡玉字之書芙
容峰之東 朱趙無芙字 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
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 趙作治 湘七百里
中有九向九背 官本曰按近刻脫九向二字 案朱脫趙增 故漁者歌曰帆隨湘
轉望衡九面 朱箋曰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九疑皆有舜廟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
埠按此注所引漁歌九面正與轉字相叶卽羅含九向之義宋本自誤作九同耳 山上有飛泉下注
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
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 分湘南置也衡陽郡治魏甘露二年

官本曰按甘露近刻訛作正元　案朱趙作正元趙釋曰一淸按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也吳書孫亮傳郡以太平二年置則魏甘露二年也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晉湘南太守何承天官本曰按近刻脫晉字　案朱無趙增於太守上刊誤曰太守上落晉字徙治湘西矣官本曰按治近刻訛作郡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郡當作治**十三州志曰日華水出桂陽郴縣日華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日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日華山落日字**西至湘南縣入湘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趙無下西字朱箋曰漢地理志郴縣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湘水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

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漉水從東南來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南來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從東下落南來二字以漉水篇經文校補

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鳴如牛呴朱作吼箋曰宋本作如呴聲趙改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縣亭殺掠吏民因以為候**湘水又北逕建寧縣**官本曰按此下原本及近刻有而旁湘水縣北六字係訛舛衍文歸有光本所無今刪去　案朱有趙改而傍湘水縣北六字刊誤曰而當作西方輿紀要云建寧城在湘潭縣西百六十里湘江亦在縣西是也**有空泠峽**趙釋曰一淸按方輿紀要引此文作空靈峽張舜民郴行錄同寰宇記作空舲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湘水又北逕建寧縣故城下**晉太始中立

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官本曰按注下近刻有之字　案朱趙有**縣南有石潭山湘水逕其西**山有石室石牀臨對淸流**湘水又北逕昭山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湘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落湘字**山下有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

南津城西西對橘洲趙釋曰全氏曰此卽胡三省所指之橘洲或作吉字官本曰按此四字亦注內之小注　趙釋曰全氏曰四字注中注何氏曰周子充云橘訣律切吉激質切本作兩音北人混而一之故酈道元水經注云橘洲或作吉字一淸按吳音亦呼為吉字不惟北也**為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趙刊誤曰箋曰孫云疑作橘子洲戍按子戍戍之小者耳猶子城之類故郭尙存**湘水又北左會瓦官水口湘浦也又逕船官西**湘洲　朱趙作州商舟之所次也**北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

湘水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卽名焉王莽改號撫陸故楚南境之地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楚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下落楚字名勝志校增秦滅楚立長沙郡卽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趙無荆王獻青陽以西趙釋曰全氏曰按此乃二十六年詔書中語其時荆亡已三年矣漢書鄒陽傳曰趙無曰字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注張晏曰青陽地名也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卽芮築也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為王都此王莽之鎭蠻郡也于禹貢則荆州之域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荆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廨西有陶侃廟官本曰按近刻脫有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西下落有字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牀纔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廛郭之佳憩也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于縣立

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與發冢人朱與作預趙改
豫刊誤曰預當作豫于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
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
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槨口
並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
枕側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官本曰按近刻脫矣字案朱脫趙增也字
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為二水之會也湘水又逕瀏口戍西北
對瀏水

又北潙水從西南來注之

潙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
康矣潙水又東入臨湘縣歷潙口戍東南注湘水湘水又北

合斷口又北則下營口湘浦也朱也作矣趙改刊誤曰矣字上文當作也湘水之
左岸有高口朱之作又趙刪刊誤曰箋曰又宋本作之按又字衍文水出益陽縣西北
逕高口戍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趙增首字
刊誤曰受上落首字謂之上鼻浦高水西北與下鼻浦合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南黃省曾本作西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謂
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屈為陵子潭東北流注湘為陵子
口湘水自高口戍東又北右會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對
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
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

又北過羅縣西潰水從東來流注官本曰按注下近刻有之字案朱趙有

湘水又北逕錫口戍東又北左派謂之錫水西北流逕錫口

戍北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東南流
注于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湖水注之水上承玉
池之東湖也南注于錫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下增注字刊誤曰流下落注字
謂之三陽涇官本曰按近刻作逕下門涇三津涇苟尊涇並同案朱趙作逕趙陽改錫刊誤曰陽當作錫
水南有三戍又東北注于湘湘水自錫口北出又得望屯浦
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出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案朱作津北趙增枝字出字刊誤曰
又北下黃省曾本有枝字于文是枝津北出津北卜又落出字謂之門涇朱趙作逕下同也湘水紆
流西北東北合門水謂之門涇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東承
大湖官本曰按大近刻訛作太下同案朱趙作太西通湘浦三水之會故得三溪
之目耳又北東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涇朱趙作逕湘水又北逕
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又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黃省曾本作右

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
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
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趙釋曰一清按說文瀟水名从水蕭聲相邀切又潚水清深从水肅聲子
叔切則瀟是水名故朱子以當洞庭九江之一今注以瀟為水清深蓋誤讀說文也又按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於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地記因之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
江之閒道元既本山海經以立文而則去在九江之閒一語殆不以洞庭為九江也江水注指東陵在廬江亦同此旨
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如樗蒲矢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初學記引此文作如樗蒲矢今校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
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于水側焉荊州
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于廟以旌不朽之傳矣黃水又西流
入于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少有異才官本曰按少近刻訛作山案朱趙作山

年二十一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于湘浦卽斯川矣朱箋曰張華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眞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王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也南郡宜城人子山夢賦序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卻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具古文苑中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町口瀆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逕吳昌縣北與純水合水源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又北逕其縣故城下縣是吳主孫權立純水又右會汨水汨水又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長沙郡官本曰按立字近刻訛在長沙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立字當移在長沙之上因以爲縣水亦謂之羅水官本曰按縣近刻訛作郡脫水亦二字案朱作郡箋曰疑作縣趙改縣並無水亦二字汨水又西逕玉笥山羅含湘中記云趙作屈曰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腳山汨水又西爲屈潭卽汨羅淵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羅淵上落汨字說文校補屈原懷沙自沈于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朱箋曰甄烈湘中記云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焉趙釋曰一清按說文長沙汨羅淵屈原所沈之水从水冥省聲莫狄切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于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趙釋曰一清按南下疑落郡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謂之汨羅口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湘水又北枝分北出逕汨羅戍西又北逕扃石山東官本曰按扃近刻作壘下同案朱趙作壘下同又北逕磊石戍西謂之苟導涇朱趙作逕下同矣而北合湘水湘水自汨羅口官本曰按近刻脫湘水二字及羅字案朱趙不重二字朱無羅字趙增刊誤曰汨下落羅字顧景范曰汨羅江源出江西寧州之柏山流逕岳州府平江縣至長沙府湘陰縣境分爲二水一南流曰汨水一西逕古羅城曰羅水復折而北出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又西流注于江謂之汨羅口西北逕磊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爲青草山也西對懸城口湘水又北得九口並湘浦也湘水又東北爲青草湖口右會朱作合箋曰宋本作會趙改會苟導涇北口官本曰按近刻脫導字案朱脫趙增與勞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迆者也

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官本曰按注下近刻有之字案朱趙有

湘水左會清水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水青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當作清水口長沙府志云清水潭在益陽縣西七里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左官本曰按近刻無之字案朱趙無之字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官本曰按近刻脫石字案朱趙無咸湘浦也側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也官本曰按湖下近刻衍口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口字衍文右屬微水卽經所謂微水經趙作逕下雋者也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湘水又北官本曰按湘近刻訛作也案朱趙作也趙增湘字刊誤曰水上落湘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湝也湘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官本曰按近刻重一北字案朱重趙刪刊誤曰北字重文宜衍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者字案朱趙無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官本曰按近刻脫瀟字案朱脫趙增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

郛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
矣昔秦始皇遭風于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
秦王趙作皇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東北對編
山山多篦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
石岸有山世謂之笛烏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
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山在湘水右岸趙釋曰一清按巴丘山宋人以爲禹貢之東陵曾彥和曰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
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又曰沅漸无辰敘酉湘資醴水
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
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
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
之閒是也晁以道云洞庭九江也胡渭曰以洞庭爲九江始
于宋初胡旦而晁曾從之朱子故主其說而力辨尋陽九江
之非然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則意有未安澧水實會南
江以東注洞庭安得而不數之蓋後人訛无爲元朱子故以
爲無是水而爲之更定不若曾旼之說爲得其實全祖望曰
顧景范以宋人洞庭九江謂本許叔重語大繆叔重何嘗有
此說乃曾旼之書曰東陵巴陵也許慎曰迤邪行也今江水
過洞庭至巴陵西東北邪行以合彭蠡彥和所引許氏祗邪
行一語而顧氏牽連并下文以爲皆叔重語曾氏之書今不
傳猶幸其引入夏僎書解中胡氏亦引入通鑑注卒不然殆
難考矣王厚齋云張守節史記正義以巴陵爲東陵曾旼蓋
本於此益可知許愼無此言矣孔穎達正義曰九江禹前先
有其處禹導水過之非別有九江之水其言最爲精覈然既
名爲九則亦必有其流派故曾晁之說自可從非若尋陽記
緣江圖造作烏白嘉靡等名色遂謂之禹迹所可比也胡渭
又曰周禮荆州無九江蓋已包在數澤雲夢之中矣然自是
九江之名不著故或稱江南之夢或稱洞庭五渚或又稱巴
邱湖後世旣不知洞庭爲九江見尋陽江中多沙水相閒處
遂指其九派爲九江而導山導江之文義皆不可通矣太史
公不敢信山海經然其中有可信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
之閒賴此一語猶可推尋其有造於禹貢不小也正義又曰
鄭玄以此經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於者或山或澤故
以澧爲陵名孔以爲水名今按易祓曰澧陵是小山因水而
得名者據此適與東陵之文相對鄭義較孔爲長於是始無
疑於澧爲九江之一之說也方輿紀要許愼曰九江沅漸潕
辰酉敍澧資湘也漸水在常德府武陵縣合於沅潕水在沅
州城西亦入沅江辰水在辰州府辰陵城東入沅酉水亦在
沅陵城西入沅敍水在辰州府敍浦縣西北流入沅惟澧水
出岳州府澧州慈利縣西三十里之歷山東逕華容縣南而
入洞庭湖然則所云九江者惟四江達於洞庭耳余于壬寅
春夏之交言涉長沙過岳州登樓遠眺惟見湖水渺瀰不知
紀極湘水東匯下瀉江流正直下雋之西北禹貢記水不應
遺此鉅浸信乎非洞庭不足以當九江之名也然漢時自有
九江在尋陽史記龜策傳云神龜出於江淮之閒嘉林之中
酈道元以淮卽灌決水注云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
源金蘭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許慎曰出雩婁縣俗
謂之澮水也諸先生去古未遠必有師承而又因禹貢荆州
九江納錫大龜之文遂實其說然尋陽地屬揚州何以闌入
荆域哉龜出江灌乃洞庭不聞有此後人欲據此以釋經恐
於經義全不合也故尋陽之九江以之言漢志則可欲以之
解禹貢則非矣禹貢導水於導漾下云又東匯澤爲彭蠡此湖
漢九水漢儒之所謂九江也導江下云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至於東陵東迆北會於匯匯卽東匯澤爲彭蠡之匯書法互
見則九江在其上游是非以洞庭當之不可荆揚二域水道
敍次分明彼徒執漢志以疑禹貢紛紛臆說誠何必然

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于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官本曰按分近刻作磅案朱趙作磅北屆大江官本曰按屆近刻作對案朱同趙改刊誤曰對黃省曾本作屆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夾山列關謂之射獵又北對養口咸湘浦也水色青異朱作青異趙改青黑東北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

灕水亦出陽海山

灕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灕之閒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卽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灕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灕水又南與潙水合水出西北邵陵縣界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而東南流

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騭即是地也漓水又東南流注于灕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灕水者也灕水又南合彈丸溪水出于彈丸山山有湧泉奔流衝激山嵋及溪中官本曰按嵋近刻作崖案朱作崖箋曰舊本作山嵋趙改嵋有石若丸自然珠圓狀彈丸矣故山水即名馬驗其山有石竇下深數丈洞穴深遠莫究其極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十八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出故山水即名馬六字曰此句下御覽引此文有驗其山有石竇下深數丈洞穴深遠莫究其極十八字今校補溪朱作漢箋曰當作溪水請彈丸溪水趙改溪水東流注于灕水灕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元帝咸熙二年官本曰按元帝近刻訛作文帝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咸熙是曹奐年號裴松之註引魏世譜曰諡曰元皇帝文字誤吳孫晧分零陵南部立始興縣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吳書孫晧傳甘露元年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宋書州郡志廣興公相孫晧分桂陽南部都尉立為始興郡領始興令今注云云蓋誤記也且事在甘露元年十一月是為晉武帝泰始元年去魏咸熙二年差一歲灕水又南右會洛溪溪水出永豐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晧割以為縣洛溪水又東南逕始安縣而東注灕水灕水又東南流入熙平縣逕羊瀨山山臨灕水官本曰按近刻脫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臨下脫灕字石開有色類羊趙刊誤曰箋曰孫云當作有石按色字不誤如作石字則云石開有石類羊豈可通乎下云石色狀雞可證也又東南逕雞瀨山山帶灕水石色狀雞官本曰按石上近刻衍山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山字衍文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灕水又南得熙平水口水源出縣東龍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與北鄉溪水合水出縣東北北鄉山西流逕其縣北又西流南轉逕其縣西縣本始安之扶鄉也孫晧割以為縣溪水又南注熙平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熙平下落水字熙平水又西注于灕水縣南有朝夕塘水出東山西南朱趙無東山二字有水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塘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塘水黃省曾本作有水從山下注塘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于潮水因名此塘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潭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潭黃省曾本作塘為朝夕塘矣灕水又西逕平樂縣界左合平樂溪口水出臨賀郡之謝沐縣南歷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至平樂縣東南左會謝沐眾溪派流湊合西逕平樂趙有縣字南孫晧割蒼梧之境立以為縣北隸始安溪水又西南流注于灕水謂之平樂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樂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平樂水名縣取名焉上云左合平樂谿口是也落樂字

南過蒼梧荔浦縣

瀨水出縣西北魯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水出永豐縣西北濡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東南逕其縣西又東南流入荔浦縣官本曰按入下近刻有于字　案朱趙有注于瀨溪又注于灕水灕水之上有關官本曰按近刻脫灕水二字　案朱脫趙移增刊誤曰於文當重灕水二字下灕水字當移在又注于之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有灕水關　案朱訛趙移改說見上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引注云灕水南逕郡利山今本無之孫校曰關即荔平關灕水又南左合靈溪水口水出臨賀富川縣北符靈岡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灕水也趙釋曰全氏曰灕水一名融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脈水諸川入於交州復至中國歷三十六灘而為灕水本無關於湘水其引湘水而通之灕者秦史祿運漕之故水經不知以為湘灕同源此大繆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水源出陽海山而灕水乃牂柯江下流南下興安地勢高二水遠不相謀史祿始作靈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灕使北水南合然則灕水不出陽海其自陽海導湘水使合灕水者皆史祿之力也善長於湘灕二篇皆言之不詳亦大疏漏也又曰范云作靈渠

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派
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灕江與俱南渠繞與安界深不數尺
廣丈餘六十里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
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
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此渠零渠通鑑作澪渠卽注所謂靈
溪也又曰按柳開日湘灕二水之名書記皆無說淳化元年
開自全州移知桂州泝湘水抵分水嶺下復溯灕水如二水
至嶺方分所謂相離者也而乃北水曰湘南水曰灕疑其不
當爲此灕字當以離傍加水作此灕字又字書古無此灕字
酌其理增而今以爲字焉仲塗之言頗爲愷突蓋不識水道
而妄生異議者也一清按此事見漢書嚴助傳云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
史也名祿又嚴安傳云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
鑿渠運糧渠卽靈渠也寰宇記云秦鑿渠在興安縣南二十
里本灕水自拓山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
爲二水昔秦命御史監祿自零陵鑿至桂林漢故歸義粵侯
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卽此郡國志從漢伏
波將軍馬援開湘水爲渠六十里穿度南城今城南流者是
因秦舊瀆耳至唐寶歷初渠道崩壞舟楫不通觀察使李渤
遂壘石造堤如鏵觜劈分二水每水制石斗門一使制之在
人開閉開灕水則全入於桂江擁桂江則盡歸於湘水又於
湘水鑿分水渠三十五步以便行舟據此則秦渠與零渠爲

江石湖云激湘入灕永言云
闢灕入湘三家言稍有不同

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

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

溱水導源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溪合山海經曰肄
水出臨武西南官本曰按肄近刻訛作肆下同朱訛趙改下同刊誤曰肆當作肄案而東南
注于海官本曰按近刻脫而東南三字案朱趙無入番禺西肄水蓋溱水之別
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右合溱水亂流
東南逕臨武縣西謂之武溪縣側臨溪東因曰臨武縣王莽
更名大武也溪又東南流朱又作之趙改水刊誤曰箋曰之宋本作又按當作水左會
黃岑溪水官本曰按岑近刻訛作涔下同案朱訛趙改下同刊誤曰兩黃涔俱當作黃岑何孟春郴陽志曰
黃岑山或曰王禽山又曰騎田嶺五嶺之一也宜章一縣之
水南出部之樂昌以入于曲江與耒水注可互證也下谿字

衍文水出郴縣黃岑山朱水上有谿字趙刪說見上西南流右朱作又箋曰宋本作右趙
改右合武溪水朱趙無水字武溪水朱趙無溪字又南入重山官本曰按重近刻訛
作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里當作重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
峻險阻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崖壁峻阻案朱趙同巖嶺千天交柯雲蔚霾天晦
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

東至曲江縣安聶邑東屈西南流

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任將軍城南海都尉任囂
所築也囂死尉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瀧水又
南合泠水泠趙無泠字水東出泠君山山孽峰之孤秀也晉太元
十八年崩十餘丈官本曰按十近刻訛作千朱訛趙改刊誤曰千當作十案于是懸澗
瀑挂傾流注壑頹波所入灌于瀧水瀧水又右合林水朱趙無又

字林趙無林字水出縣東北洭山王歆之始興記曰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王歆之落之字後同林水源裏有石室官本日按近刻脫石字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太平廣記引水經作有石室落石字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瓮官本日按行近刻訛作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太平廣記引水經列作行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
必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
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
餅卽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官本曰按償近刻訛作備脫覺
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備太平廣記引水經作償又曰太平廣記引水經覗上有覺字林水自源西
注于瀧水官本日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下增注字又與雲水合水出縣北
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卽熟官本日按近刻訛作
熱案朱作熱趙改熟刊誤曰熱當作熟其中時有細赤魚游之不爲灼也西北

合瀧水又有藉水上承滄海水有鳥嶼焉其水吐納眾流西
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靈鷲山山本名虎郡山朱箋曰疑作虎羣山趙改羣
亦曰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中沙門釋僧律葺
宇巖阿猛虎遠跡蓋律仁感所致因改曰靈鷲山瀧水又南
逕曲江縣東云縣昔號曲紅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言縣昔號曲江案朱同趙改仍又言
二字刊誤曰昔當作昔曲江當作曲紅下曲字下落紅字金
石錄跋尾校正隸釋及楊慎水經碑目黃省曾本同名勝志
曰漢志桂陽郡有曲江縣舊圖經漢置曲紅縣以東連曲
紅岡也後因其下有江故改名曲江亦非也說詳本卷曲
紅山名也官本曰按近刻脫紅字案朱脫趙增說見上東連岡是矣瀧中有碑文
曰趙釋曰一淸按瀧中碑是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銘也
其文曰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
軆性敦仁天姿篤厚行典闈門名缺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
郎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迺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收
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烝細缺綏有方進則貞亘退則錯枉
崇舉濟濟吉士牣充朝招訓缺蒙開誘六蔽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缺嘉穀生於壟奇草像蓮莆異根之
樹超然連理於此缺時郡域惟寧郡又與湞南海接比商旅之
所臻自瀑亭至乎曲紅壹由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禽之山
山蓋陰缺三兮天泉肇沸踊發射其顛分泒離散爲十二川
踰陸隋阻企旱錯連隅陬壅藹末由騁爲爾乃貫山鑽石磥
缺四揚爭怒浮沈潛伏虵龍蟠屈澧隆轡治千渠萬澮合聚
谿澗下迄安聶六瀧作難湍瀨淹淹泫沄潺湲雖詩稱百川
沸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蓋莫若斯天軌所經惡得已改其
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缺勿荒忽牆陸不相知及其
上也則羣輩相隨檣柁提缺唱號慷慨沈深不前其成敗也
非徒喪寶玩隕珍奇替珠貝缺沉象犀也往古來今變甚終矣
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訓缺應龍之畫傷行旅之悲窮哀
內人因厄感蜀守冰殄絕犂魋嘉夫昧淵未用夷易迺命良
吏按師壯夫排頹勝石投之寥缺二高塡下鑿截迴曲弭水
之邪性順導其經脈斷碓溢之電波弱陽侯之洶涌由是小
溪乃平亘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升涉周旋功萬
於前除昔缺二樹墨於茲雖非龍門之鴻績亦人君之德
宗故胎鄉人嘆於水潛行旅語於途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
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
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圖宣揚德訓師禮不越欽仰高
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龔雄等命工擊石建碑兮瀧上
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乾坤剖兮建兩儀剛

柔分兮有險夷沓中鬱兮穆崔嵬嘆衡林兮獨傾欹增陵阤
兮甚嶇崎鮫莫涉兮禹不規卽王禽兮又崟嶬俯瀧淵兮湿
以悲岸參天兮無路溪石縱橫兮深澗湍波隆隆兮賁若雷
或抱貨兮以從利或追恩兮有赴義汎自悄兮自不遑缺躬
軀兮於元池委性命兮於苦編怫悽慄兮不皇計忽隨濟兮
殆忘歸懿賢后兮發亟暨英聞禾通兮治斯鷄歷巨石兮以
湮塡開切偲兮導曲機擢六瀧兮弱鑿闢刻本缺兮散其波咸
怒定兮混瀾瀾息聊收兮逝缺鑿兮鞠本缺兮蛟龍滅胼老唱兮
臚人歌名闕非兮超踰倫今稱缺闢兮燿涿沙功斐斐兮鏡海
裔君兮君壽禾皆周府君開瀧有功嶺表善長不應無旻語
贊揚之注文瀧中有碑文曰下按按地理志云云似有脫誤
今從隸釋采錄此碑而訛缺太甚又據廣東通志略爲補正
彼所遺佚不可復考矣此碑名下缺字是高字迺宣魯衛之
政迺字是守字屬上讀烝細下缺字是振字招訓缺蒙爲招
賢訓蒙缺文在訓字上靈瑞符下缺字是應字於此下缺文
是之字山蓋隆下缺字是崇峻極三字泉肇沸踊是涌字經
下缺字是營滿盼激四字於文爲經營滿盼激揚爭怒惡得
已改其下注也已字下有哉字改字是故字恐非惡得已防
言無他道也檣柁提缺是檣挽提携其成敗也成字是或字
應龍之畫畫字作變化二字寥下缺字是堅夷二字於文爲
投之寥堅夷高塡下遊下缺字是淀字開不通兮開或作闕
弱下缺字是其勢遏泌汨五字睦老唱兮老或作耆稱下缺
字是提字餘見諸跋語中附載於篇次集古錄曰桂陽周府
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
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
征其門人韓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
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
周府君開此溪下合湞水桂陽人便之爲立廟刻石武水源
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桂水湞
水衆溪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淺爲瀧
韓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卽此水也又後本跋尾云國子監
直講劉仲章者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憬問
何以見之云碑刻雖缺尚可識也乃以此碑並陰遺余余初
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
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
疑而愼於更改者如此曾氏鞏南豐集曰熙寧八年余從知
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按曲江縣圖經周府
君名昕字君光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江夏字志
作紅蒼古字通用不可不知劉氏昌詩蘆浦筆記曰漢周府
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百字跋最後方辨其名憬蔣穎叔作
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於
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
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昕則並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
以六一爲未詳攷耶金石錄曰周府君碑陰題名凡卅一人

姓氏旦存酈道元水經注瀧水南逕曲江縣東縣昔號曲紅
曲紅山名也而東西兩漢史皆作曲江今據此碑自縣長區
祉而下凡十七人皆書爲曲紅則是當時縣名曲紅無可疑
者不知兩漢皆作曲江何也隸釋曰右神漢桂陽太守周府
君功勳之紀銘隸額周府君名憬自囿始相爲桂陽守碑云
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區祉與邑子故吏建
碑於瀧上蓋熹平甲寅年也茲水發源王禽山于渠萬治下
湊六瀧舟楫過之若奔車失轡狂牛無靡貴寶玩流象犀損
有日矣周府君思夏后龍門之績慕李冰離堆之事排治滿
梗人得利涉紀其功勳銘辭全逼騷雅有孤子歌遺意韓退
之詩云南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者卽謂此也樂史寰宇記
云瀧上有太守周昕廟今碑在韶州張九齡廟中其名尚隱
隱可辯蓋憬字也碑以壟藹爲壟邃犂塊爲犂堆小徯路徯
皆爲蹊又曰周憬碑陰有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六人熊
君碑亦仝兩漢皆作曲江諸家地理書皆云水流屈曲故曰
曲江唯水經云縣昔號曲紅山之名也前書工女大功皆只
同用紅字未知水經何所據也盤洲之言本於南豐寰宇記
梓州射洪縣下引李膺記云婁儳灘東有射江土人語訛以
江爲洪則知曲江之爲曲紅亦是音同之故熊君碑是漢縣
民校尉熊君也碑云除補桂陽曲紅長故洪氏引以爲詩佐
爾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爲除虜始興郡治魏文帝

咸熙二年孫晧分桂陽南部立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吳書此事在甘露元年是晉武帝
泰始元年去魏咸熙二年差一歲縣東傍瀧溪號曰北瀧水水左卽東溪口
也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閣山西流而與連趙改漣下同刊
誤曰連當從水作漣水合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卽大庾嶺也五
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斯則改裝之次其下船路名漣溪
漣水南流注于東溪謂之漣口官本曰案近刻脫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漣下落口
字庾仲初謂之大庾嶠水也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
西邪階水注之水出縣東南邪階山水有別源曰巢頭重嶺
衿瀧湍奔相屬祖朱箋曰一作徂源趙改徂源雙注合爲一川水側有鼻
天子城鼻天子所未聞也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又有鼻天子城路
史謂鼻天子卽象也邪階水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逕始興縣南

又西入曲江縣邸水注之水出浮岳山山踹一處則百餘步
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流注于東江東江又西與利水
合水出縣之韶石北山南流逕韶石下其高百仞趙刊誤曰箋曰其一作石按其字不誤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
名曰韶石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自爾年豐彌歷一紀
利水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
耆舊傳言石本桂林武城縣官本曰案林近刻訛作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兩漢地志桂陽郡但有臨武縣而無武城疑字誤也按沈炳巽云晉志桂林郡統武城縣朱氏但見誤本作桂陽疑武城縣之有誤而不知爲孫吳所置陽當作林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歎曰
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其傑處臨江
壁立霞駮有若繢焉水石驚瀨傳響不絕商舟淹留聆翫不

已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東江口溱水自
此有始興大庾之名官本曰案庾近刻訛作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大江當作大庾上云庾仲初
謂之大庾嶠水也而南入湞陽縣也
過湞陽縣出洭浦關官本曰案洭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淮今改正漢書中宿縣有洭浦關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洭浦關見洭水篇淮字誤又朱箋曰漢地理志湞陽縣屬桂陽郡與桂水合
溱水南逕湞陽縣西舊漢縣也官本曰案漢近刻訛作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益當作
漢漢書地理志桂陽郡有湞陽縣王莽之蓁武矣官本曰案蓁近刻作基案朱趙作基縣東
有湞石山廣圓三十里挺崿大江之北盤址長川之際其陽
有石室漁叟所憩昔欲于山北開逵郡之路輒有大蛇斷道
不果是以今行者趙刊誤曰箋曰宋本舊本俱作今者吳本增一行字按蓋宋本舊本有脫字耳何足
據也必于石室前汎舟而濟也溱水又西南歷皐口太尉二山

之間是曰湞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昔嘗鑿石架閣令
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溱水出峽左則湞水注之水出南海龍
川縣西逕湞陽縣南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湞水西入溱是也趙釋曰一淸按漢志桂陽郡湞陽縣下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道元引之分而爲二上句又不云是應說溱
水又西南洭水入焉官本曰案洭近刻訛作洭　案朱同箋曰洭當作洭漢志南海郡中宿縣有洭浦趙改洭山海經所謂湟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肆入敦浦西
者也官本曰案湟近刻訛作洭肆訛作肆敦訛作郭又脫山字湟今山海經作潢　案朱訛同趙改並無山字刊誤曰洭水當作湟水肆當作肆郭浦當作敦浦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
隘名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崖朱趙崖作岸朱箋曰一作崖壁竦下有神
廟背阿面流墻宇虛肅趙虛改靈刊誤曰虛當作靈廟渚攢石巉巖亂峙
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
伯下材朱作林箋曰當作材趙改材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
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官本曰案近刻脫岐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觀下落岐字石間懸藤卽其處也但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
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並延入水府衣不霑濡言此
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游與河宗論寶以
此推之亦爲類矣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吳孫皓分四會
之北鄉立焉

南入于海

溱水又南注于鬱而入于海

水經注卷三十八

水經注卷三十九

後魏酈道元撰　長沙王氏校本

洭水朱作滙　深水　鍾水

洣水　漉水　瀏水　溳水

贛水　廬江水朱無江字

洭水出桂陽縣盧聚官本曰按洭近刻訛作滙下同　案朱訛趙改釋曰一淸按今徐本洭俱作滙誤也說文洭器也从匚淮聲尙書禹貢東匯澤爲彭蠡孔傳曰匯迴也釋文曰徐胡罪反韋空爲反別無水出桂陽之說文說洭水出桂陽縣盧聚出洭浦關爲桂水从水匡聲去王切與水經合予嘗疑水經洭水標題與下含洭字義不符觀叔重之書始知後來傳寫之誤班志桂陽縣洭水南至四會人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應劭曰桂水所出東北入湘合洭縣應劭曰洭水所出東北入沅今水經不言洭水所入之處溱水篇云洭湞水注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南入于海注云溱水又南注于鬱而入于海是桂水與溱水俱注于鬱而入海與班志賂合臨武縣下又云溱水東南至湞陽入滙師古曰滙胡賄反蓋滙與桂音近而與滙形似滙水卽桂水亦卽洭水道元所謂山海經謂之湟水桂水其別名者是也洭集韻曰本作滙隸省作洭漢書作洭今作洭蓋因避宋太祖諱匡缺筆作匡而誤作洭耳溱水注黄本作洭水亦卽洭字之訛誤故應劭以桂水釋桂陽洭水釋含洭而不別出洭水最爲得解史記南越傳云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裴駰集解云徐廣云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鄒氏劉氏本湟竝作湟音皇年結反漢書作湟溪音皇又衞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姚察曰史記作滙今本有湟涅及滙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洭縣南有滙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于古今考水經惟篇首作滙字下含洭縣洭浦關皆作洭小司馬以漢書湟字爲近古得之矣若作滙字去湟音益遠更作洭字尤無所據字經三寫魯變爲魚信矣九域志云開寶四年改含洭縣爲含光避太祖諱也可知至宋猶仍洭字之稱洭字之誤審矣全祖望曰水經作洭與說文合史記作湟與山經合水經又作桂亦與說文合若作滙則洭之似而訛猶之湟則洭之似而譌也而又有作湝水者則桂音之近而譌道元特起而糾之今本湝又轉誤作雜益不足辨矣

水出桂陽縣西北上驛山盧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
故城謂之洭水地理志曰洭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也官本曰按

洭今漢書桂陽下訛作滙惟含洭不誤師古曰洭音匡　案朱訛趙改下同洭水又東南流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出桂陽南至四會是入字卽上文訛衍重出　案朱趙有嶠水注之水出都嶠之溪官本曰按近刻脫嶠水注之溪水出都七字　案朱趙無溪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啟生石中摯呱空桑抑斯類矣物之變化靈以理求乎朱箋曰隨巢子淮南子並云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呂覽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命曰伊尹溪水又合洭水洭水又東南入陽山縣右合漣口水源出縣西北朱趙有一字百一趙作二十里石塘村東南流官本曰按東南近刻訛作村之案朱趙同並以村之流下屬爲句水側有豫章木本徑可二丈官本曰按徑近刻訛作逕　案朱訛趙改其株根猶存伐之積載而斧跡若新羽族飛翔不息其旁衆枝飛散遠集鄉亦不測所如惟見一枝獨在含洭水矣官本曰按衆枝飛散已下舛誤未詳漣水東南流注于洭洭水又東南流而右與斟水合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又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當作右水導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而注洭水洭水又南逕陽山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陽山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孫案南逕下疑脫含洭二字按全氏云先賢公云見宋本是陽山二字耆舊傳曰往昔縣長臨縣輒遷擢超級太史逕觀言勢使然官本曰案勢近刻訛作埶　案朱作埶箋曰埶字似誤當作城勢趙改城勢掘斷連岡流血成川城因傾阤遂卽傾敗闔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追號聖鼓自陽山達乎桂陽之武步驛所至循聖鼓道也其道如塹迄于鼓城矣

洭水又逕陽山縣南縣故含洭縣之桃鄉孫晧分立爲縣也

洭水又東南流也朱作南東趙乙刊誤曰南東二字當倒互

東南過含洭縣

應劭曰洭水東北入沅瓚注漢書沅在武陵去洭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洭水東南左合翁水水出東北利山湖湖水廣圓五里潔踰凡水西南流注于洭謂之翁水口口已下東岸有聖鼓杖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枝下同　案朱訛趙改下同卽陽山之鼓杖也橫在川側雖衝波所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船人上下以篙撞者官本曰按篙撞近刻訛作高種　案朱同箋曰當作以篙撞者趙依改輒有癧疾洭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水東出堯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上落水字山盤紆數百里有赭岳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古英出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堯行宮所陶水西逕縣北右注洭水洭水又逕含洭縣西王歆趙有之字始興記曰縣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魴爲縣有善政白鹿來游故城及岡並卽名焉南出洭浦關爲桂水官本曰按此與鍾水注內之桂水同名而南北異流關在中宿縣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謂之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灌水也漢武帝元鼎元年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卽此水矣桂水其別名也

深水出桂陽盧聚趙釋曰一清按深說文作㴱

呂忱曰深水一名邃水導源盧溪西入營水亂流營波同注

湘津許愼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也經書桂陽者縣本隸桂陽郡官本曰按縣下近刻有也字案朱趙有後割屬始興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東也

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

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爲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官本曰按淵近刻作泉案朱趙作泉

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官本曰按都近刻訛作部下同趙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部山按非也都山卽都龐嶠也東坡有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詩王梅溪註曰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第二十都嶠山是也未可因注部龍字擅相改易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渚亭又北過鍾亭與灌朱訛雜趙改下同水合

都山卽都龐之嶠官本曰按都龐近刻訛作部龍嶠下有也字案朱趙同說見下又五嶺之第三嶺也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吳佑傳章懷注引南康記曰五嶺南康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嶠五也廣州記則以爲大庾一始安二臨賀三桂陽四而以九眞爲揭陽合爲五嶺是注所言五嶺之次與鄧記合第考班志九眞郡有都龐縣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龏而桂陽之部龍乃嶺嶠之名王象之輿地紀勝曰山之絕頂曰都逢土人語訛曰龐也不知都部相似龐龍音相聯而強以都逢爲土音山之絕頂之說殆因字嶺嶠而傅會耶此與九眞之都龐縣無涉鄧記誤也當以南平部龍爲是鍾水卽嶠水也庾仲初曰嶠水南入始興溱水朱趙溱作灌趙釋曰一清按耒水篇引庾說作始興溱水蓋溱水出洭浦關與桂水合也官本說見下注于海北趙釋曰一清按耒水篇引庾說北字下多一水字入桂陽湘水注于江是也官本曰按南入溱注海者洭水北入湘注江者鍾水此統稱嶠水近刻溱訛作灌灌水卽桂水也官本曰按灌近刻訛作雜下同案朱訛趙改說見下灌桂聲相近趙刊誤曰雜當作灌上云嶠水南入始興灌水此云灌桂聲相近故字隨讀變也經仍其非矣酈蓋以經文灌水爲非也方輿紀要云桂陽州藍山縣漢南平縣地有歸水源出九疑山合縣諸水入桂陽州界會舂陵水又曰舂陵水又名舂水亦曰鍾水蓋鍾灌聲之轉鍾水卽灌水亦卽桂水也經注竝誤灌爲雜蓋俗本之失故字隨讀變經仍其非矣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逕南平縣而東北流屆鍾亭右會鍾水通爲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

又北過魏寧縣之東趙釋曰一清按續志桂陽郡漢寧縣永和元年置吳改曰陽安晉改曰晉寧宋以後因之無魏寧也此如廣魏魏興之類道元蓋併經而改之

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朱趙有一字百二十里縣南西二面阻帶清溪桂水無出縣東理蓋縣邑流移今古不同故也

又北入于湘官本曰按此五字近刻與上經文連接又下有東字案朱同趙改同官本並有東字刊誤曰六字

趙琦美本別爲一條在魏寧縣注後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

耒水發源出汝城縣東烏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濬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爲行旅㴉涉之艱難也又西北逕晉寧縣北又西左合清溪水口水出縣東黃皮山西南流歷縣南又西北注于耒水汝城縣在郡東三百餘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餘里訛作里餘案朱脫趙增仍里餘二字刊誤曰汝下落城字宋志桂陽太守領汝成令江左立卽汝城縣也今郴州桂陽縣地山又在縣東耒水無出南山理也

又北過其縣之西

縣有淥水出縣東俠公山官本曰按俠近刻訛作侠案朱訛趙改朱淥作綠趙改刊誤曰厄

林云荆州記桂陽郴縣東界侯公山下有淥溪源官常取此
水爲酒晉書武帝太康元年薦文帝咸安元年並薦酃淥酒
于太廟豈合酃湖淥溪之醽爲釀豈嘗酎之
典與緑水當作淥水侯公山當作侯公山 西北流而南屈
注于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醖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
也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縣西黄岑山山則騎田之嶠趙釋
曰一清按南康記作甲騎 五嶺之第二嶺也黄水東北流按盛弘之云衆
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
之爲貪泉飲者輒冒于財賄同于廣州石門貪流矣廉介爲
二千石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挹而不亂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辭案朱訛趙改刊
誤曰辭當作亂晉書校改 貪豈謂能渝其貞乎官本曰按近刻渝訛作汙貞訛作負案朱訛趙改
負仍汙刊誤曰負當作貞 蓋亦惡其名也劉澄之謂爲一涯溪通四會殊
爲孟浪而不悉也庾仲初云嶠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海卽黄

岑水入武溪者也趙釋曰一清按黄岑曲紅碑作王爲 北水入桂陽湘水注于
大江卽是水也右則千秋水注之官本曰按右則近刻訛作又側 案朱訛趙改 水
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溪
下卽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黄水黄水又
東北逕其縣東右合除泉水水出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
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見
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
之半湯泉也水盛則瀉黄溪水耗則津徑輟流郴舊縣也桂
陽郡治也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
名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桂陽郡無此語此是應註在桂陽縣下殆道元誤記也 王莽更名南平
縣曰宣風趙有其城二字 項羽遷義帝所築也縣南有義帝冢內有

石虎官本曰按石近刻訛作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白黄省本作石 因呼爲白虎郡東觀
漢記曰茨充字子河朱趙作何 爲桂陽太守民惰嬾少麤履官本曰按
麤近刻訛作麁案朱作鹿箋曰當作麤趙改麄 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今江南知織
履皆充之教也朱箋曰齊民要術云茨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
惰窳少麤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 黄溪
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圓四十許里漢末有郡民蘇耽
棲遊此山桂陽列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
無時人謂之癡常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爲帥錄牛無散每至
耽爲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道不走
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卽面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
又說官本曰按近刻作曰案朱同趙改刊誤曰黄省曾本作又說 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

一井飲水官本曰按一近刻訛作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孫潛校改一 可得無恙如是
有哭聲甚哀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爲立壇祠民安
歲登民因名爲馬嶺山趙釋曰朱氏謀㙔箋云無恙以下有欵文洞神傳云耽初去時云今年大
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闔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神仙傳
曰耽母既終葬後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聲知蘇君之神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 黄
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郴口耒水又西逕華山之陰亦曰
華石山孤峯特聳枕帶雙流東則黄溪耒水之交會也耒水
東流沿注不得北過其縣西也兩岸連山石泉懸溜行者輒
徘徊留念情不極已也
又北過便縣之西
縣故惠帝封長沙王子吳淺爲侯國趙釋曰全氏曰按漢表以爲江夏之編索隱曰

縣屬桂陽當從道元爲是淺以惠帝元年封 王莽之便屏也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之西北左右有田數千畝官本曰按千近刻作十 案朱趙作十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度此水冷不能生苗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于耒水也

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

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亭東傍耒水水東肥南有郡故城縣有溪水官本曰按溪近刻訛作漢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當作溪東出侯計山其水清澈冬溫夏冷西流謂之肥川川之北有盧塘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石全氏校改有塘池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湧數丈波襄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水側

注官本曰按此三字有脫誤西北逕蔡洲洲西卽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郎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黃門郎士人之官倫是宦者不當有郎字順帝之世擣故魚網爲紙用代簡素自其始也

又北過酃縣東

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西北去臨承縣朱趙有一字十五里官本曰按西北上近刻有此字 案朱有趙增城存此刊誤曰故下落城字 從省隸 官本曰按宋太元二十年省酃縣入臨承此三字上當有脫文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山北至酃縣入湖也孫校曰此卽春水矣

北入于湘

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水謂之耒口也

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

水出江州安成郡廣興縣太平山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西北流逕茶陵縣之南趙釋曰名勝志衡州府酃縣下云洣水源出洣泉注水經云泉不常見遇邑政清明年穀豐稔其泉淅然如米泔瀑湧者舊相傳疾者飲此多愈今本無之一清按今酃縣本漢茶陵縣地宋嘉定四年置非漢之酃縣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訢之邑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表作欣此從漢表師古曰訢與欣同王莽更名聲鄉[illegible]洣水又屈而過其縣西北流注也地理志謂之泥水者也

又西北過攸縣南

攸水出東南安成郡安復縣封侯山西北流逕其縣北縣北帶攸溪蓋卽溪以名縣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則爲攸輿侯趙釋曰一清按索隱曰按今長沙有攸縣本名攸輿漢表在南陽小司馬蓋本之酈注卽

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illegible]入于洣水也

又西北過陰山縣南

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趙釋曰一清按漢表宗以元帝永光二年封言其勢王趙言上有形家二字故塹山堙谷改曰陰山縣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桂陽郡有陽山縣又有陰山縣皆云侯國至續志有陰山無陽山蓋東京省併之故應劭曰陽山今陰山也而師古以應說爲非殆未詳考也宋志云陰山令漢舊縣屬桂陽吳湘東郡有此疑是吳所立沈約所云亦非孫吳所立是湘東郡而度桂陽之陰山縣隸之故晉志湘東郡有陰山縣陰山縣未嘗廢省何容復立乎縣上有容水自侯曇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水有大穴容一百石水出于此因以名焉洣水又西北逕其縣東又西逕歷口縣有歷水官本曰按此十八字近刻訛在容口下 案朱訛趙改刊誤出下注洣水謂之

容口八字曰容口下當接十行水有大穴容一百石出於此水因以名曰十六字出於此水當作水出於此名曰當作名
馬又出縣有歷水四字曰歷水下當接十一行下注洣水云云下注洣謂之歷口朱作容水下注水謂
之歷口趙刪容水二字注下增洣字刊誤曰箋曰下注下脫洣字按容水二字衍文下注洣水上接前十行縣有歷水
洣水又西北與洋湖水會水出縣西北樂藪岡下洋湖湖去
岡七里湖水下注洣謂之洋湖口洣水東北有峩山縣東北
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于
其處得遺詠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藉念泉鄉遺詠在茲官本
曰按詠近刻訛作味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味黃省曾本作咏覽其餘誦依然息遠匪直遊
想霞蹤愛其文詠可念故端牘抽札以詮其詠其略曰登武
陽觀樂藪峩嶺千䨱洋湖口命蜚螭駕白駒臨天水心踟躕
千載後不知茹蓋勝賞神鄉秀情超拔矣

又西北入于湘
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
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爲國縣南臨淥水水東出
安城鄉翁陵山余謂漉淥聲相近官本曰按近刻脫聲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漉淥下落聲字後人藉便以淥爲稱雖翁陵名異而卽麓是同
屈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趙刊誤曰宋志湘州刺史治臨湘領瀏陽侯相吳立縣字誤趙釋曰
一清按瀏陽縣本漢臨湘縣地孫吳析置以縣在瀏水之陽故名據此亦經文晚出之一證全祖望曰三國志周瑜傳以下雋
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則瀏陽自漢末已有其名豈未爲縣而已爲邑若作邑字于經爲合西北過其縣東
北與澇水合官本曰按澇水近刻作澇溪水　案朱趙同
瀏水出縣東江州豫章縣首禪山趙禪作禪注同趙釋曰全祖望曰按顧祖禹曰今瀏
陽之大圍山卽首禪山其水曰白沙湖分四派一入袁之萬載一入分宜一入岳之中江其一卽瀏水予謂據顧說則經文所言是也善長誤以分宜之水當之不知首禪山不在豫章也導源西北流逕其縣南縣
憑溪以卽名也又西北注于臨湘縣也
西入于湘
汨水出豫章艾縣
春秋左氏傳曰吳公子慶忌諫夫差不納居于艾是也王莽
更名治翰
西過長沙羅縣西
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爲羅侯城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羅侯下落城也二字孫潛校增方輿紀要云羅縣城在湘陰縣東六十里春秋時羅國地秦置縣漢皆屬長沙
郡汨水又西流積而爲陂謂之町湖也

又西至累石山入于湘水官本曰按近刻脫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又西下落至字全氏校增
累石山在北亦謂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狀故俗人藉以
名之朱箋曰五木者樗蒱之戲也李翱五木經云樗蒱古木玄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注云樗蒱古戲其投有五以木爲之故呼五木山在羅口北汨水又在羅水南流注于湘謂之東
町口者也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
山海經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也班固
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
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
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
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

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朱箋曰十川者贛盧牽淦盱濁餘鄱僚循是爲十此源謂贛水也九水俱入於贛水諸本作北源誤劉澄之曰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是爲謬也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訛在西有貢水句之下是字上又衍西字 案朱訛衍趙改刪刊誤曰下西字衍文是爲謬也四字當移在因以名縣焉之下縣治二水之間三語尙是劉澄之之詞是爲謬也下是道元解說如此宋李厚註東坡詩引水經注亦無四字可知世本之誤劉氏專以字說水而不知遠失其實矣官本曰按其下近刻衍亦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水字衍文趙釋曰全氏曰按章貢圖經曰東江發源于汀州界之新樂山逕雩都而會于章水貢西江導源于大庾縣之聶都山與貢水合二水合而爲贛則散之之言未可非也如善長所引山經及庾說但有貢水而無章水恐未足以釋贛水之義也沈氏曰逆世皆以豫章水爲章水湖漢水爲貢水所歷十八灘之險黃公灘爲最郎所謂惶恐灘也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一本作東野縣北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一本作頃波委注六十餘里又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逕上落又北二字胡渭校增逕贛縣東縣卽南康郡治晉太康五年分廬江立豫章水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竦臨川官本曰按近刻作臨水 案朱趙作水耆老云時見金雞出于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也

又西北過廬陵縣西

廬陵縣卽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復 案朱趙作復朱志下有日字趙刪刊誤曰箋曰安復當作安成漢地志長沙安成縣莽曰用成按全氏云考晉太康中改安成爲安復宋晉因之闕氏作志時稱安復是也唯是縣改安復時郡亦改稱安成則當云安成安復不當襲舊隸曰長沙也朱氏欲改安復爲安成殆不考晉志故耳日字衍文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卽王莽之用成也官本曰按用漢書作思 案趙改思刊誤曰漢志註作思成今校正趙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長沙國安成縣侯國續漢書郡國志無之蓋省併也吳復置晉太康元年改曰安復王子侯表蒼封是安成非安復也吳寶鼎中立以爲安成郡官本曰按成近刻訛作城 案朱訛趙改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

又東北過石陽縣西

漢和帝永平九年分廬陵立漢獻帝初平二年趙初改興刊誤曰箋曰一作興平按吳書孫策以興平二年渡江馬得有初平立郡之事乎此等直當據史改正耳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城中有井其水色半清趙作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朱箋曰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者灰汁取作糜粥皆作金色土人名灰汁爲金因名爲金井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趙釋曰一清按後漢中平中立漢平縣吳改曰吳平此亦經文晚出之證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牽水西出朱作逕箋曰宋本作出趙改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爲侯國王莽之脩曉也官本曰按脩近刻訛作循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志作脩曉今校正牽水又東逕吳平縣舊漢平也晉太康元年改爲吳平矣趙釋曰一清按宋志吳平侯相吳更名牽水又東逕新淦縣卽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注于贛水

又北過南昌縣西

盱水出南城縣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宮 案朱作宮箋曰南宮當作南城按漢志南城縣注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又建成縣注云蜀水東至南昌人湖漢趙改城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濁水注之水出康樂縣故陽樂也趙釋曰一清按宋志康樂侯相吳孫權黃武中立曰陽樂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濁水又東逕望蔡縣縣因汝南上蔡

民萍居此土晉太康元年改爲望蔡縣趙釋曰一清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豫章
記曰上蔡縣中平立此地名上蔡者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然則漢縣本名上蔡也濁水又東逕建
成縣漢武帝元光趙釋曰沈氏曰按本表是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
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多聚也縣出然石異物志曰石色黃
白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
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齎石以示張公張
公曰此謂然石于是乃知其名濁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
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太守長沙
徐熙于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于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
梁郡夏侯嵩于碑傍立思賢亭松大合抱亭世脩治至今謂
之聘君亭也贛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

水三十九　十四

洲上孺子名穉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
尚書令陳蕃徐穉袁閎誰爲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
雕至于徐穉傑出薄域故宜爲先桓帝備禮徵之不至太原
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于廬前而去衆不知其故
林宗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年七十二卒贛水又逕谷鹿洲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郎蓼子州案朱訛趙改
洲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五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谷鹿洲下落郎蓼子洲也五字名勝志引此文校補舊
作大艑處朱箋曰北堂書鈔云豫章城西南有艑艡洲去度支步可二里是呂蒙作句鹿大艑處按此谷鹿洲
卽何鹿之譌也廣雅艑艡船也音鉤鹿贛水又北逕南昌縣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故
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故字于春秋屬楚卽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者
也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陳嬰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以

爲豫章郡治此卽陳嬰所築也官本曰按陳嬰原本及近刻竝訛作灌嬰今改正史記高
祖功臣侯年表稱堂邑侯陳嬰定豫章漢書同案朱訛趙改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
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爲太守
署徐穉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
之此卽懸榻處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爲豫章趙釋曰一清按
兩漢及晉豫章郡治南昌晉志豫章郡領豫章縣劉昭郡國
志補注引豫章記曰豫章縣建安立三國吳改曰西安故晉
志豫章郡有豫章縣蓋復漢之舊也晉志不言豫章宋志不
記豫章均爲脫漏且宋志云豫章太守領豫章侯相漢獻帝
建安中立吳曰要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要安又是西安
之誤吳書太史慈傳數爲寇下艾西安是也艾在今武寧縣
西二十里前漢爲海昏後漢爲建昌縣地去南昌府城三百
二十里非郡治也此注言豫章郡治而晉以西安疑庸妄人
所塡改觀下彭澤注郤甚分明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
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樟

水三十九　十五

樹生庭中官本曰按樟近刻訛作郡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郡字當作樟沔水注引應劭漢官校故以
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
爲中宗之祥也禮斗威儀曰君政訟平豫樟常爲生朱樟作章趙改
刊誤曰章當從木作樟太興中元皇果興大業于南故郭景純南郊賦
云弊樟擢秀于祖邑是也以宣王祖爲豫章故也贛水北出
際西北歷度支步是晉度支校尉立府處步卽水渚也贛水
又逕郡北爲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趙有成字侯張普爭
地爲普所害卽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焉朱箋曰太平御覽引安成記云
賈萌爲豫章太守與安成侯張普爭境戰于新淦之野爲普
所害謝承漢書云賈萌爲豫章太守王莽篡漢舉兵誅莽不
克而死趙釋曰全氏曰賈萌事太平御覽引謝承後漢書謂
是討莽而死又引安成記謂爭地而死然考之漢書王莽傳
則是爲莽九江太守拒漢而死其亦異矣豈同時先後之閒
有二賈萌又皆爲南州牧守耶一清按寰宇記洪州南昌縣

龍沙廟即西漢末太守賈萌也萌與安成侯張普共謀誅王莽普反告莽收萌而殺之時人咸嘆故爲立廟祭之事更詳核允可與班書參異同也水之西岸有盤趙作磐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朱箋曰二十七卷內有云勢同厭原風雨之池此當作厭趙改厭原山疊嶂四周杳邃行趣晉隆安末沙門竺曇顯建精舍于山南僧徒自遠而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高瀨激激著樹木朱重樹木二字箋曰宋本無此二字趙刪霏散遠灑若雨朱箋曰御覽引豫章記云去洪井六七里有風雨池山樵水出激著樹木星散遠灑如風雨焉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鶴所逕過也官本曰按鵠近刻訛作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鶴當作鵠有二崖朱箋曰似當作峯號曰大蕭小蕭言蕭史所遊萃處也雷次宗云此乃繫風捕影之論據實本所

〈水三十九　十六

未辨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矣又按謝莊詩莊常趙作嘗遊豫章觀井賦詩言鸞岡四周有水謂之鸞陂似非虛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趙釋曰周氏必大汎舟遊山錄云徐孺子亭在東湖徐宅名見水經又乾道庚寅奏事錄云東湖徐孺子亭洪錫職乘云湖在郡東南周廣五里酈道元云十里一百二十步寰宇記引雷次宗豫章記曰州城東有大湖北與城齊一清按今文似有脫誤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章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木通大江案朱同趙改大仍木刊誤曰寰宇記作章江大字誤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于夏月江水溢塘而過民居趙作居民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爲水門水盛旱則閉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盛下全氏校增旱字內多則洩之自是居民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

云是孫奮爲齊王鎮此城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渚字案朱趙有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爲南昌尉居此後福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趙釋曰一清按六字注中注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阤有龍形連亙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塼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贛水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雷次宗豫章記云建安四年孫策破劉勳于尋陽欲謀取豫章太守華歆于郡下流一百四十里臨江築椒邱城以備之一清按然則椒邱城非策所築其後策駐軍于此以脅華歆遂以名之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

〈水三十九　十七

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趙刊誤曰全氏曰校尉失其姓名出字疑作米按校尉豫章疑作豫章校尉倒互耳于治次聚石爲洲長六十餘丈洲裏可容數十舫贛水又北逕鄡陽縣王莽之豫章縣也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王莽名之日治干也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武陽鄉也地有黃金采官本曰按金下近刻衍可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鄱陽縣下云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師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可字衍王莽改曰鄉亭孫權以建安十五年分爲鄱陽郡鄱水又西流注于贛官本曰按近刻脫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水上孫潛校增鄱字又有繚水入焉官本曰按繚近刻訛作僚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僚水全氏云寰宇記作繚水以范史校之良是其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繚水東逕新吳縣漢中

平中立繚水又逕海昬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昬江分爲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爲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寰宇記云昌邑城在洪州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雷次宗豫章記云昌邑王賀既廢之後宣帝封爲海昬侯[illegible]國築城于此注落城字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昬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于循趙作脩水也

又北過彭澤縣西

循水出艾縣西官本曰按循水漢志作脩水近刻西訛作而　案朱訛趙改說見下又朱箋曰漢地理志豫章艾縣有脩水東北入湖此注作循誤也趙改脩下同東北逕豫寗縣官本曰按豫下近刻衍章字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而名勝志作西豫章寗縣章字衍文晉書地理志豫章郡統豫章縣無豫寗縣豫章記云豫章縣建安立皆誤也考豫章名縣前乎此王莽改鄡陽曰豫章後乎此隋平陳廢豫章郡爲豫章縣要非所論于漢晉之世也宋書州郡志豫章太守領豫寗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要字亦誤當作西方輿紀要江西南昌府武寗縣下云西安廢縣後漢置晉以後曰豫寗宋王僧綽封豫寗侯是也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循水又東北逕永循縣漢靈帝中平二年立循水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臻一瀆官本曰按臻近刻訛作湊　案朱趙作湊趙刊誤曰箋曰湊宋本作湊按湊與臻同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湊是也俱注于彭蠡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豫章郡彭蠡縣禹貢彭蠡澤在西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九江郡下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全祖望曰郡國志云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十川均流此源最遠善長亦云贛水總納十川按漢志豫章郡贛縣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雩都縣下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即注所謂豫章水右會湖漢水者也其十川漢志南壄縣下云彭水東入湖漢長沙國安成縣下云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宜春縣下云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新淦縣下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南城縣下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縣下云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餘汗縣下云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鄱陽縣下云鄱水西入湖漢艾縣下云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蓋十川者合湖漢水之經流而爲十也湖漢水源流最長次之則脩水今校之水經鄱水下多繚水則除湖漢水得十川一清按此是漢代之九江而非禹貢之九江禹貢之九江自當以洞庭爲據猶之三江班固地理志所云乃漢時見行之水道而于禹貢亦無與也

北入于江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清潭遠漲官本曰按清潭上近刻有而字　案朱趙有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朱趙作窿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一本作江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官本曰按接近刻訛作按　案朱作按箋曰宋本作接趙改接開山圖曰官本曰按近刻脫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山上落開字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朱姓作性趙改刊誤曰性當作姓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趙有爽字于宮庭之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洞庭之山　案朱訛趙改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南巡覩山以爲神靈封俗大明公朱箋曰御覽引此注云遂寓精爽於宮庭之山漢武帝南巡此山親覩神靈封俗大明公遠法師廬山記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官本曰按受近刻訛作奚　案朱訛趙改釋曰一清按慧遠廬山記曰匡俗先生受道于仙人朱箋本作奚道仙人則似道號矣奚乃受之譌當依續漢志注改正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矣又按周景式曰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于此山時

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猶存弟子覩室悲哀哭之旦暮事伺烏號官本曰按近刻脫事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伺上落事字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斯耳傳之談非實證也故豫章記以廬爲姓因廬以氏周氏遠師或託廬慕爲辭官本曰按慕近刻訛作基 案朱趙作基假憑廬以託稱官本曰按廬近刻訛作虛 案朱趙作虛二證既違二情互爽官本曰按二情近刻作三情 案朱趙作三情按山海經創之大禹官本曰按之近刻訛作志 案朱趙作志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名山水相依互舉殊稱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强引此類用成章句耳又按張華博物志曹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後吳猛經過山神迎猛猛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猛又贈詩云仰矚列仙館俯察王

神宅曠載暢幽懷傾蓋付三益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理難詳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爲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趙釋曰 清按鍾彭謂石鍾山及彭蠡澤也今注無石鍾山之文而唐時李渤作記尙引水經升鄱注其爲缺失無疑也寰宇記云南康軍都昌縣本漢彭蠡縣也石鍾山在縣北二百一十里西枕彭蠡連峰壘嶂壁立峭峻西南北面皆水四時如一白波撼山其聲若鍾因名之按辨石鍾山記云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酈道元以

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鍾因受其稱予幽棲者因尋釋東湖沿瀾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于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鍾也有銅鐵之異焉扣而聆之南音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潭滋其山山含其英聯氣凝質發爲至靈不然則安能產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瀕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貫之聊刊前謬留遺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記白鹿先生姓李名渤字濬之時隱廬山因所居洞爲號後任江州刺史諫議大夫給事中桂管觀察使太和元年八月七日故吏湖口鎭將吳文幹刻石蘇文忠公又反濬之之說而濟善長之意作石鍾山記曰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道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者或曰此

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于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深淺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劉氏獻廷廣陽雜記曰酈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于此作記者乃上石鍾也蓋石鍾山有二曰上石鍾下石鍾意者長每遇山水之靈奇可喜者刻畫若圖畫使人恍置身其間迺石鍾之佳趣僅傳數語不得坡公之記世人固無有能言之者矣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朱箋曰御覽引此作澍趙改澍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許步上望之連天官本曰按十許近刻訛作千數 案朱同趙改數仍千刊誤曰數御覽引此文作許若曳飛練于霄中

矣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門釋慧遠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峰隥險峻人跡罕及（朱箋曰晉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云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絕逕迥曲阜路阻行艱故罕經焉）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官本曰按通近刻訛作遊　朱作遊箋曰舊本作通趙改通　案）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于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趙釋曰何氏焯曰爾雅以大山宮小山爲句道元蓋誤一清按爾雅大山宮小山霍疏云宮猶圍繞也謂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圍繞之山形若此者名霍非謂大山名宮小山名霍也然卷末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霍山爲南嶽注引爾雅作大山宮小山曰霍則彼文仍是莫謂善長眞誤讀經也）宮之爲名蓋起于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分風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爲貳擘流爲兩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趙釋曰一清按搜神記云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于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于當世也（官本曰按近刻脫目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廣記引搜神記面下有目字）復下已女于水中將渡（一本作度）遙見二女于岸側（官本曰按遙近刻訛作遲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遲御覽引此文作遙）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故于寶書之于感應

焉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趙刊誤曰箋曰照水未詳按下云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即石鏡所照之水也）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趙作影）晨光初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曜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曜名勝志引此文作散）則延曜入石豪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成巨井（官本曰按近刻脫成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悉下落成字孫潛校增）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遂記爲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曰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爲瓌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合辨之也（官本曰按近刻脫合字　案朱趙無）

水經注卷三十九

水經注卷四十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朱無此及下條趙此十字作日南水三字水下又有禰弱水禰黑水二日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漸江水 趙釋曰一清按宋祁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水當作浙不知漸江浙江並見說文武陵有漸水固也而未可以漸江水當之 出三天子都 趙釋曰全氏曰顧祖禹曰大鄣山在績溪縣東六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一百五十里一名三王山祥符圖經云卽三天子鄣山海經謂江出三天子都水經因之蓋訛鄣爲都秦置鄣郡以此山名也郭璞曰三天子鄣山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玉山浙水出其傍寰宇記曰大鄣山吳越于此分界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按山海經三天子鄣有三一日在閩西海北卽浙江之源也郭景純云今在新安歙縣東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傍者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漢人以霍山爲衡山所謂在彭澤者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說者曰匡廬是西鄣徽是東北大鄣婺之永陽亦有三天子鄣是南鄣其說當存而不論若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然三天子鄣雖有三而大鄣則推浙江之源秦漢間人以是取郡名爲鄣郡是非彭澤所能爭也

山海經謂之浙江也 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唐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卽其水也制折聲相近 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 趙有夷字 中 趙釋曰一清按顏師古注漢書引地理志作漸與道元所見之本作浙江者異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全祖望曰按王應麟云唐盧潘引地理志作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今觀是注所引則唐本僞誤也而新安人作志乘以爲山經之文有率山率水之目不知山經無此說山海經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

水經合當東漢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班志謂之蠻夷今以蠻爲率則誣甚矣率山率水不見他書太平御覽云率郎歙耳亦混語也寰宇記始收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以羅存齋程篁墩職志事尙不能辨正何也 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峯若劍杪時有靈鼓潛發正 朱作官箋曰舊本作正長趙改正 長臨縣以山鼓爲候一鳴官長一年若長雷發聲則官長不吉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及　案朱作及箋曰當作不反趙改不反 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爲廣德國封中山憲王孫雲客王于此 官本曰按近刻脫中山憲王四字　案朱脫趙增 晉太康中以爲廣德縣分隸宣城郡會稽陳業潔身清行遁跡此山 朱箋曰孔曄會稽志云陳業上虞人爲會稽太守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跡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 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遂

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鱗故名新定 官本曰按定近刻訛作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吳書賀齊傳是新定安字誤 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名 浙江又左合絕溪溪水出始新縣西東逕縣故城南爲東西長溪溪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奔波聒天 孫權使賀齊討黟歙山賊賊固黟之林歷山山甚峻絕又工禁五兵齊以鐵杙椓山 朱杙作棧趙改刊誤曰棧字誤當作杙音弋橛也鐵杙者取寸鐵如木橛所以緣而升山也 升出不意又以白棓擊之 官本曰按又近刻訛作人　案朱趙作人 氣禁不行遂用奇功平賊 朱箋曰抱朴子云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刀劍不得拔弓弩還自向賀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者五千人先登捉棓擊賊賊不知備所殺萬計 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華鄉 官本曰按府近刻訛作尉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都尉按始新縣都尉據吳書賀齊傳是立始新府耳尉字誤也 令齊守

之後移出新亭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東注浙江浙
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
里廟㴑有大石高十丈圍五尺官本曰按近刻作五尺圍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孫
云十丈當作一丈五尺宋本作五十按非也圍字當移在五尺之上本文無誤也水瀨湝激而能致
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
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縣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喪二親負
土成墓數年不勝哀卒官本曰按近刻脫哀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不勝下落哀字浙江
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水字在浙江下趙改刊誤曰水
字當移在桐溪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
疊西臨峻澗官本曰按近刻脫峻字案朱峻作後趙改浚刊誤曰後當作浚山上有霜木
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

曰浣龍池官本曰按浣近刻訛作蛟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蛟御覽引此又作浣池水南流逕
縣西為縣之西溪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水出縣西百丈山
即潛山也山水東南流名為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磐石官本
曰按夾近刻訛作挾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挾當作夾下連山挾水之挾同石長百餘丈望之如
朝霞又名此水為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
逕白石山之陰官本曰按近刻脫石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方輿紀要廣德州雲山下云又南十里曰
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于此又曰桐木源出州南白石山或謂之白石水杜氏曰白石之水衛實則二
湖皆為泛濫是也注落石字趙釋曰一清按吳越春秋曰南瑜赤岸徐天祐注曰水經曰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
曰赤岸水今本無之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峰交峙
反項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
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暉名曰樓林紫溪趙有又字

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為桐溪孫權藉溪之名以為縣目
春之地立桐廬縣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
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字案朱趙無漢光武帝時嚴子
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
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遊也桐溪又東北官本曰按桐下近刻衍廬字案朱
衍趙刪刊誤曰桐廬縣名桐谿谿名二名不相及今連稱之非也廬字衍文逕新城縣入浙江縣
故富春地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案朱訛趙改孫權置後省并桐廬官本曰按近刻
脫置字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孫權下落置後二字咸和九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元年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元當作九以宋志校正復立為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
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為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
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漢末

墓上有光如雲氣屬天黃武五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四年案朱趙作四孫權
以富春為東安郡分置諸郡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縣案朱趙作縣趙釋曰一清按三國志
吳書孫權傳事在黃武五年秋七月以討七宗官本曰按此有脫誤朱謀瑋引吳志云黃武五年秋分三郡惡
地十縣置東安郡治富春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又全琮傳云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
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招誘降附案朱宗作琮趙討下改山越命全琮五字刊誤曰箋曰吳志全琮此云以討七琮下疑
是字誤按全氏云當作以討山越命全琮于文義方合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山上有
孫權父冢趙釋曰一清按吳書孫策傳云堅薨還葬曲阿孫權傳云吳高陵松柏斯拔高陵堅冢名吳地記云
堅墓在盤門內何焯曰參以謝詢請置守冢之文則文臺定葬吳也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變在姑蘇時盜發孫堅
冢楊作詩云云今注所云得無因孫鍾墓而誤耶鍾因種瓜得墓地事備幽明錄又按劉昭郡國志補註吳本國下引皇
覽曰縣東門外孫武冢蓋春秋時人後人或指此訛為堅墓則陳壽志還葬曲阿之說未可非也道元指富春所葬為孫
權父墓尤誤當是孫堅父鍾孫亮立廟稱曰太祖者而幽明錄沈約宋書謂以鍾為堅之祖恐不如劉敬叔異苑以鍾是

堅父之確當也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浙江逕縣左合餘干朱箋曰餘干疑作餘杭趙改杭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東有郭文墓晉建武元年驃騎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令改葬之朱箋曰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鹿婁葛巾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王導聞其名迎置西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逃歸臨安遂以病卒建武十六年縣民郎稚作亂官本曰案稚近刻訛作雅脫作字　案朱訛脫趙改增又武改安刊誤曰建武當作建安郎雅當作郎稚吳書賀齊傳校亂上落作字賀齊討之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岡為城南門尤高謝安莅郡遊縣逕此門以為難為亭長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為縣王莽之淮睦也官本曰按淮近刻訛作進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何焯曰進宋本漢書作淮俗本誤全氏曰義門之言是也梁書劉仁茂反侯景拒謝荅仁于下淮陳書留異出下淮抗禦沈恪皆其地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溪南大塘即渾立以防水也縣南有三碑是顧颺范甯等碑縣南有大壁山趙刊誤曰箋曰孫云疑作大滌山按非也名勝志云由拳山一名大辟山此山在大滌之左壁郭文自陸渾遷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羣烏助銜土塊為墳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後有羣烏銜鼓集顏烏所居之邨　案朱同趙鼓改土刊誤曰箋曰異苑云羣烏銜鼓集顏所居村按寰宇記義烏縣下引異苑云羣烏助銜土塊為墳烏口皆傷朱氏所引係誤本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朱穀作榖趙改下同刊誤曰漢志作穀水黃省曾本原是穀字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

之西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部　案朱趙作部訛見下姑蔑之地也趙釋曰全氏曰漢時方有分部而西部亦不在姑蔑東京分郡西部始在姑蔑耳春秋戰國時不當以西部目之西部或是西鄙之誤秦以為縣王莽之末理朱趙並作治朱箋曰吳本作理趙釋曰一清按黃本作末理猶仍唐人寫本之舊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官本曰按近刻脫隸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陽郡上落隸字穀水東逕獨松故冢下冢為水毀其塼文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今則同龜繇矣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溪水合官本曰按近刻脫溪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永康下落谿字縣即朱作西箋曰宋本作即趙改即東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官本曰按居近刻訛作君　案朱訛趙改故謂之長仙縣也言赤松采藥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為名後傳呼乖謬字亦因改溪水南出永康縣縣赤烏中分烏傷上浦立劉敬叔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為君所得擔者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舡于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治官本曰按近刻作泊　案朱趙作泊龜曰子明無多辭既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即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其水飛湍北注至縣南門入穀水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上承上落水字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石如牀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有如石牀　案朱訛

趙乙刊誤曰如石二字當倒互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采帖也東陽
記云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
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
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
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
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
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如凝雪石溜湍波浮
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縣漢獻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
焉溪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連朱訛趙改刊誤曰連當作東案逕長山縣北北對
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
矣後人立廟于山下朱箋曰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常止

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赤松澗在東陽赤松子
遊金華山以火自燒而化故山上有赤松子之祠澗自山出故曰赤松澗今本無之溪水又東入于穀
水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傑
立高朱趙有一字百許丈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
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溪水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
東陽趙昞並善越方朱箋曰越方卽封禪書所謂越巫越祝者也時遭兵亂相遇
于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枯柳柳爲生荑
二人相示趙作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章
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梧鼎而爨朱梧作支趙改刊誤曰箋曰舊本支鼎作梧鼎
按梧鼎出范史徐登傳支鼎義自通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
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于是

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于永寧而蚊
蚋不能入昞冢道懷術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同葛弘朱元之
龜孫校曰見龜策傳尼遲之來故難救矣穀水又東入錢唐縣而左
入浙江官本曰按唐近刻作塘下同漢志錢唐無土旁案朱作塘趙改唐下同故地理志曰穀
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
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
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如朱趙作似蓮花昔有道士長往不歸或
因以稽留爲山號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
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記曰防海大塘
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
有能致一斛土者卽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

而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
焉趙釋曰一清按武林水因武林山泉瀦而爲湖舊湖水通江後人築塘以隔江湖泉與錢通用王莽改錢唐爲泉亭
闞駰曰山出錢水可證也故湖曰錢湖江曰錢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華信築塘與錢之事蓋出於傳記之悠謬耳縣
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
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
海趙釋曰全氏曰漢志會稽郡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武林山卽靈隱山在今錢唐縣治
西五里武林水東入海則是截錢唐江而東趣餘杭以達于海不然不得云東入入也計其里數不及二百何云八百三十
里耶一清按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
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武林水
既入于江則是合江流而東入于海推本源流所行恰有此數亦非孟堅誤記也吳地記言縣惟浙
江今無此水趙釋曰一清按武林水卽錢水今杭人所謂西湖者是陸氏之記殆不識眉目之言也縣

東有定包朱作巳箋曰疑作包趙改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于兩山之
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
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
種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吳官本曰按亮近刻訛作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死當作亮全氏云
隋人避諱改忠爲亮今誤作死字非也而浮尸于江吳人草之立祠于江上名
曰胥山吳錄云趙作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
文種誠于越官本曰按誠近刻訛作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何焯云隋人避忠字寫本乃作誠又訛作城
而伏劒于山陰越人哀之葬于重山趙重改種刊誤曰重山寰宇記作種山御覽云
吳會稽分地曰種山大夫種所葬也在西鄉郭外後潮水穴山漂去其屍俗云伍子胥乘湖水取以去今山脅有缺處
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
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
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處焉秦始皇三十七
年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
詔息之名也浙江又東合臨平湖異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
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朱趙作曰可取蜀中桐
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
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傳言此湖草薉壅塞朱薉作穢趙改刊誤
曰穢當從草作薉下同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上
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又于湖邊得石函函中有
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冊爲
天璽元年孫盛以爲元皇中興之符徵孟湖之石瑞也錢唐

朱趙作塘記曰桓元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浦陽江
下注浙江趙釋曰全氏曰臨平湖在浙江之西不得越浙江而通浦陽江若云上通南江則善矣一淸按此文
之誤與污水篇注正同卽此句乃知南江與浙江合之證一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
江也朱此下接又逕會稽山陰縣云云趙改接浙江又東逕槃兒鄉云云刊誤曰此處有錯簡依全氏本校正浙江
也下接十五葉十一行浙江又東逕槃兒鄉至湖水上承妖皐谿而下注浙江三百九十五字于此下接次行又逕會稽
山陰縣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于浙江之濱言可以
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官本曰按柤近刻訛作祖
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國志吳書孫靜傳作查瀆裴松之註云查音祖加反下祖字皆當作柤謂之柤
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數戰不利孫靜果說策曰朗負阻城
守難可卒拔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負阻下落城字三國志校補柤瀆去
此數十里是要道也若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矣策從之
破朗于固陵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
夏架山趙釋曰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曰當作東有湖城山西有夏架山夏架山去海祗數里焉得復有湖在西
湖水上承妖皐溪而下注浙江官本曰按浙江又逕固陵城北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
後被會稽湊山陰是也之下又逕永興縣北之上今據歸有光本改正案朱訛趙改又逕會稽山陰
縣朱此上接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趙改刊誤曰又逕上接十六葉六行湖水上承妖皐谿而又注浙江有苦
竹里里有舊城言句踐封范蠡子之邑也浙江又東與蘭溪
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
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
亭以爲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
臨郡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浙江
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耆彥云句踐使工人伐榮

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因以名地句踐都瑯邪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踐謂不欲遂止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吹山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吳當作矣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爲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項七里孫校曰御覽以取二字作至懸磴孤危徑路險絕記云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官本曰按近刻脫甚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無字下落甚字御覽引此文校補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爲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山海經曰夕水出焉趙夕改勺刊誤曰山海經是勺水註勺或作多然則夕字正得多字之半耳南流注于湖趙作湨吳越春秋稱覆釜山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昊案朱作旱趙改刊誤曰旱日知錄引此文作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湮井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東有硎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硎是湮井之誤御

覽校正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會稽山朱趙無會字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書云官本曰按述下近刻衍征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征字衍文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匱山石形似匱朱作又有石山石形似匕字箋曰御覽引此作石匱山石形似匱云云趙依增上有金簡玉字之書言夏禹發之趙刊誤曰箋曰吉字衍按吉字仍存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爲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爲當作謂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爲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爲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爲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次道作郡常于此水中得烏賊魚南對精廬上蔭修木下瞰寒泉西連會稽山官本曰按近刻脫會字案朱趙無皆一山也東帶若邪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而出銅官本曰按近刻涸訛作銅又脫下三字案朱同趙改涸不增三字刊誤曰箋曰孫云銅疑作鑄按當作涸吳越春秋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耶之谿深而莫測故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也以成五劍趙釋曰一清按越絕外傳記寶劍曰當此造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赤堇山在今寧波府奉化縣東五十里漢取山名以氏縣曰鄞縣漢志會稽郡鄞縣下云有鎮亭有鮚埼亭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鎮亭山名在奉化縣西南百里勢極高天門山在縣南六十里一名蜃樓門演裏港海兩峯對峙勢若插天天門水即縣之廣平湖及大溪是也而水經注無聞焉又按天門水在海山有龍居之明都督萬文巡海夜射眇其目今猶謂之鐮門老龍也溪水上承嶕峴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官本曰按乘近刻訛作垂案朱趙作垂猨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

邪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
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官本曰按近刻脫此溪二字　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父老上黃省曾本有此翁二字今校補寵各受一文然山栖遯逸之士谷
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遠爲貴荷錢朱趙作泉致意故受
者以一錢爲榮豈藉費也義重故耳溪水下注大湖邪溪之
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
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弘少以苦節自居恆躬采伐用貿
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雖憑舟自運無杖檝之勞
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
鄭風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
山北湖塘上舊有亭吳黃門郎楊哀明朱楊作吳趙改刊誤曰黃省曾本作楊哀

明會稽志引此文亦作楊下云亭埭皆以楊爲名是也居于弘訓里太守張景數往造
焉使開瀆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埭皆以楊爲名孫恩作賊從
海來楊亭被燒後復脩立厥名猶在東有銅牛出山有銅穴
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
里趙練改鍊刊誤曰練塘徐天祜吳越春秋註引越舊經作鍊塘下云句踐鍊冶銅錫之處是也吳越春秋
云句踐練朱趙作鍊冶銅錫之處采炭于南山故其間有炭瀆句
踐臣吳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吳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
曰王上落吳字東至炭瀆是也縣南九里有侯山山孤立長湖中晉
車騎將軍孔敬康少時遯世栖跡此山朱箋曰孔曄會稽志云孔愉字敬康以諭
議守正爲王導所銜出爲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趙釋曰全氏
曰孔愉棄官居山陰不得言是少時湖北有三小山謂之鹿野山在縣南六里

按吳越春秋越之麋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遊息處矣縣
南湖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南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南字有陳音山楚之善射
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其說乃使簡士習射北郊之
外朱箋曰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楚人也王曰善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
所習無有不神乃使音教士習射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按吳越春秋音死葬于
國西山上今陳音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諸邸舍
連衍相屬又于湖中築塘直指南山北郎大越之國秦改爲
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于此命曰會稽
會稽者會計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會稽二字　案朱趙無始以山名因爲地號夏
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趙釋曰全氏曰按夏人報杼乃夏后之賢者豈以支
子分封奉祠哉史記越世家亦不云是后杼也世歷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

卒句踐稱王都于會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
北界山陰康樂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吳處趙删處字刊誤曰處字衍
文黃省曾本校故北其門以東爲右西爲左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
百步有雷門門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館
宇屋之大瓦亦多是越時故物趙釋曰全氏曰按此即王十朋賦所云雙彤應是越故物
者也句踐霸世徙都琅邪後爲楚伐始還浙東城東郭外有靈
汜下水甚深舊傳下有地道通于震澤又有句踐所立宗廟
在城東明里中甘滂南又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
山創基架林裁宇割澗延流官本曰按近刻脫割字　案朱脫箋曰疑脫一字趙增刊誤曰
澗上落割字會稽志引此文校補盡泉石之好水流逕通浙江又北逕山陰
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琅邪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

從此歷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名
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云越王無彊爲楚所伐去琅
邪止東武人隨居山下官本曰按止近刻訛作山　案朱趙作山遠望此山其形
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于山上又作三層樓以
望雲物朱箋曰一云句踐起怪游臺以灼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川土明秀亦爲勝地
故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猶如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
吳王小吳王邨並是闔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
猶存故目昔越王爲吳所敗以五千餘衆棲于稽山卑身待
士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棲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
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許愼晉灼並言江水至
山陰爲浙江江之西岸有朱室塢朱作堤箋曰宋本作塢趙改塢句踐百里

之封西至朱室謂此也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爲　案朱訛趙改浙江又東北逕
重趙作種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在山
下官本曰按近刻脫在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本下落在字孫潛校增縣令殷朗移置今處
沛國桓僞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僞後浮海
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升陟
遠望山湖滿目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
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漢高帝十二年一
吳也朱一作亦箋曰當作一趙同釋曰全氏曰按高帝六年會稽郡屬荆王賈國中十二年屬吳王濞國中故曰亦
吳也景帝四年始以郡屬天子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趙作吳郡吳興郡會
稽其一焉朱此下同官本趙移浙江又東逕禦兒鄉於前刊誤曰一焉下按十六葉七行又逕永興縣南浙
江又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

由拳西鄉有產兒墮地便能語朱作隨便能語箋曰宋本作墮地便能語趙改云天
方明官本曰按近刻脫方字　案朱脫趙增河欲清鼎腳折官本曰案近刻脫鼎字　案朱脫趙
增刊誤曰御覽引萬善歷曰天方明又曰鼎腳折今校補金乃生因是詔爲語兒鄉官本曰按
因是近刻訛作是因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是因二字當倒互非也禦兒之名遠矣蓋無智
之徒因藉地名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民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民當作名生情穿鑿耳國
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安得引黃武詮地哉韋昭曰
越北鄙在嘉興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
于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夷　案朱訛趙改湊山陰是也自浙江又東逕禦兒鄉至此止趙併移前行於所從以出
浙江以下又逕永興縣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南　案朱趙作南縣在會稽東北朱趙
有字一百二十里故餘暨縣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故餘暨縣四字　案朱趙無應劭曰

闔閭弟夫概之所邑官本曰按近刻脫應劭曰三字所訛作故又此句下衍也字　案朱趙同趙釋
曰一清按此是應劭說而顏師古非之然吳伐越封句踐以百里之地則或取其餘地以封夫概未可知也王莽
之餘衍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趙釋曰一清按永興
故漢之餘暨與餘姚餘杭而爲三故曰三餘也故孫權改曰永興官本曰按永近刻訛作元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當作永興縣濱浙江又東合浦陽江江水導源烏傷縣官本
曰按江水下近刻衍之字又此句之下衍又字　案朱衍之趙改又此句下並有又字刊誤曰之當作又東逕諸
暨縣與洩溪合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
有五洩官本曰按五近刻訛作三　案朱訛趙改下洩懸三十餘丈官本曰按近刻脫下字
案朱脫趙增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官本曰按三近刻訛作二　案朱訛趙改登趙有
他字山遠望乃得見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下洩二字　案朱衍趙刪懸百餘丈水
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

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
兩旁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鼎響外發未至
橋數里便聞其聲江水北逕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
嶺森蔚沙渚平靜趙改淨刊誤曰靜御覽引此文作淨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
縣嵊山之成功嶠官本曰按功近刻作工　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曹學佺云圖經稱謝元破苻堅歸越
人築之磨石大書成功嶠三字深刻其上則以爲成工嶠者誤也嶠壁立臨江欹路峻狹不
得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孤峯特上飛禽
罕至嘗有採藥者沿山見通溪尋上于山頂樹下有十二方
石地甚光潔朱光作方箋曰會稽志引此注作地甚光潔趙改光還復更尋遂迷前路
言諸仙之所憩讌趙諸改都刊誤曰諸仙御覽引此文作都仙都諸音同故以壇讌名
山嶠北有嶀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
焉若相侵竊必爲蛇虎所傷北則嶀山與嵊山接二山雖曰
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孫校曰御覽作水
風馨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
記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
朱箋曰會稽志引水經注作謝玄舊居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脩通澄湖遠
鏡于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爲桐亭樓
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
出趣山官本曰按趣近刻作趣　案朱趙作趣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
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朱箋曰會稽志引此注云俯眺平煙杳然在下
水陸寧晏足爲避地之鄉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
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

人號爲洩也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
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夫槩王之故邑六字係重出衍文　案朱趙
有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之餘暨吳更名永興應劭云夫暨之所邑即今之蕭山縣也又諸暨莽曰疏虜不云是夫暨邑注
上文于永興縣下已引應說此又複出豈誤諸暨爲餘暨乎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官本
曰按無近刻訛作吳下同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句吳國語作句無韋昭曰諸暨有句無亭括地志以爲句乘山也山在
縣南五十里又闞駰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并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故國語曰句
踐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虜也夾水多浦浦中有大湖春
夏多水秋冬涸淺江水又東南逕剡縣與白石山水會山上
有瀑布懸水三十丈下注浦陽江浦陽江水又東流南屈又
東迴北轉逕剡縣東王莽之盡忠也縣開東門向江江廣二
百餘步自昔耆舊傳縣不得開南門開南門則有賊盜江水
翼縣轉注故有東渡西渡焉東南二渡通臨海並汎單船爲
浮航西渡通東陽併二十五船爲橋航江邊有查浦浦東行
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列
門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溪江上有趙有
六字溪六溪列溉散入江趙列作裂乙散字釋曰一清按漢志會稽郡句章縣渠水東入海全氏曰
即六谿之水也凡言渠水必皆以人力爲之句章之渠水亦是居民若江湖之斥鹵而引山谿之水爲渠以利田溉是即
所謂渠水者矣蓋六谿皆簟谿之支流簟谿入浦陽而此六谿者瀦而爲渠遂獨擅句章之望雖于前記無明文然合此
六谿更無以當之矣水夾溪上下崩崖若傾東有簟山朱箋曰會稽志云簟山在嵊縣
東三十里孔曄云山遙望之如鋪簟也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爲縣之秀峰山
下眾流泉導官本曰按泉近刻訛作前　案朱趙作前湍石激波浮險四注浦陽
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徑七尺橋上有

傳觀焉乃如龜鼈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寍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書竝分之舊治水西常有波潮之患官本曰按潮近刻訛作湖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湖當作潮晉中興之初治今處縣下有小江源出嵊山謂之嵊浦逕縣下西流注于浦陽秫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陰浦而達于江江廣百丈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陰被水江閒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栧望景爭途江南有故城太尉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趙釋曰全氏曰按劉牢之終于鎮北將軍其討孫恩時爲會稽五部都督非太尉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朱王上有至字趙刪刊誤曰至字衍文本司鹽都尉治朱趙有也字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

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趙釋曰一清按釋名曰吳虞也封泰伯于此以虞其志卽虞樂之義古娛虞通用也縣南有蘭風山山少木多石驛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枕帶長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爲三石頭丹陽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朱作愛箋曰舊本作爰宅趙改爰宅蘭風垂釣于此以永終朝朱永作詠趙改刊誤曰詠當作永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得魚賣否方平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亦謂是水爲上虞江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廟今移入裏山此朱趙作北趙刊誤曰箋曰北一作此按北字不誤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岫疊嶺參差入雲

澤蘭山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塢有石槤一所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創湖之始邊塘屢崩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卽江津也江南有上塘陽中二里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爲埭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槤三所以舍此江得無淹潰之害縣東有龍頭山山崖之閒有石井冬夏常冽清泉南帶長江東連上陂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得朱作覓箋曰宋本作不得趙改得乃號踴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沈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沈娥遂于沈處赴水而死縣令度尙使外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目山洪濤一

上波隱是山勢淪嵊亭閒歷數縣行者難之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母墓趙無上字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朱作佴箋曰舊本作弭耳趙改弭耳而去自趙作是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于英獸矣又有吳瀆破山導源注于胥江上虞江東逕周市而注永興地理志云趙作曰縣有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之東北朱趙有一字十里江北柯水疑卽江也又東北逕永興縣東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永興下落縣字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趙釋曰一清按劉昭郡國志補註引魏都賦注作潛水劉逵注作瀆水皆潘字之誤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趙釋曰全氏曰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于諸暨是爲浙錢清二口其自義烏山南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小江也

下流斯爲曹娥其自山北出者道山義橋所謂西小江也下流斯爲錢淸考浦陽之名漢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志于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係之上虞郎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有潘水而系之餘暨郎錢淸也續志有潘水而失柯水至韋昭始以浦陽爲三江之一六朝時合曹娥錢淸二江總曰浦陽故謝康樂山居賦所云皆指曹娥而南史爭戰之地則皆在錢淸歷唐五代作志乘者尙無曹娥錢淸之名故九域志以曹娥鎭爲會稽錢淸鎭屬山陰可證也道元注水經以上虞江稱曹娥而錢淸則否是知曹娥爲浦陽江經流無疑矣觀南史浦陽江南北各有埭司以稽察行旅胡梅磵曰浦陽江南津埭郎今之梁湖堰北津埭郎今之曹娥堰與西陵埭柳浦埭稱四埭六朝官制班班足與水道相證明蓋浦陽之水東行者當隄堰未興之日直自餘姚達于句章之浙江境非猶夫今之曹娥也道元言之不明遂啟後人之疑

浙江又東注于海故山海經曰浙江在閩西北入海官本曰按近刻浙江下衍在其東三字　案朱趙有

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

斤江水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于鬱官本曰按漢書作斤員水

地理志云逕臨塵縣至領方縣注于鬱

容容

夜

緬[illegible]

湛

乘

牛渚

須無

無濡

營進

皇無

地零

侵離官本曰按近刻作侵黎下同　案朱趙自容容下爲一條離並作黎

侵離水出廣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東至臨塵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得　案朱作得趙改行刊誤曰得當作行入鬱趙釋曰一淸按漢志鬱林郡臨塵縣下云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亦見溫水注云逕臨塵入領方注鬱

無會

重瀨

夫省

無變趙釋曰一淸按無變見溫水注

由蒲

王都

融

勇外朱趙自無會至此爲一條

此皆出日南郡西東入于海官本曰按近刻重一西字又此十一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經文總上二十水見于後此乃注文體例　案朱重東字趙刪朱趙十一字作經刊誤曰東字重文宜衍又朱箋曰漢地理志日南郡有小水十六並行三千二百八十里屬交州此無會諸水蓋十六水之名也

容容水在南垂名之以次轉北也

右二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官本曰按二十近刻訛作三十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入注內考經文後云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體例與此同今改正　案朱趙二十作三此十三字並作注趙釋曰一淸按自容容以下文義難曉今以雙字數之得十七水耳而注云三十水豈有脫文耶漢志日南郡下云有小水十六並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稍爲近之全氏曰漢志日南郡西捲縣下云水入海則西捲亦水名西捲水見溫水注

趙補弱水

禹貢錐指曰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爲出張掖刪丹縣鄭康成曰衆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入不可得而詳也一清按史記索隱曰水經曰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漢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卽是小司馬所引之文是唐時尚有弱水篇今本盡失之耳張守節正義亦云合黎水出臨松縣東而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逕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又漢志金城郡臨羌縣下云有弱水說文曰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觀此則弱水之源委約略可得矣又曰屼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十六國

春秋乞伏札子擊吐谷渾覓地於弱水西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離騷夕次於窮石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是也隋書地理志刪丹縣有祁山弱水胡渭曰疑卽屼字之誤寰宇記曰合黎水一名羌谷鮮水一名覆袁水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孔安國云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卽謂此也詳河水篇第二卷注中

趙補 黑水

禹貢錐指曰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池止言有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竝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今案滇池所祠之黑水卽金沙江與雍州無涉山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以爲出張掖之雞山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於元邱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觻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爲張掖

河合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竝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耶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又曰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輶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況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元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燉煌郡下竝無其文司馬彪

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其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唐初魏王泰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繫風捕影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凝爲山國語曰禹封九山山土之聚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爲崧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有少室東北有太室官本曰按二有字近刻並作爲　案朱趙作爲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又云山有玉女臺言漢武帝見趙增嘗之二字刊誤曰見字上下有脫文當云言漢武帝嘗見之因以名臺朱箋曰紀異志嵩山有玉女擣帛石立秋前一日中夜常聞杵聲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

岱宗也王者封禪于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

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爲霍官本曰按爲近刻作曰　案朱趙作曰開山圖曰其山上侵神氣下固窮泉趙釋曰全氏曰按禹貢不志霍山此以五岳而類及之一清按下又出衡山則禹貢荆州之山爲南嶽也此因漢武帝改祀而特記之

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古文之惇物山也趙刊誤曰箋曰禹貢云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按禹敘雍州不言華山故以敦物當之然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已記之矣漢書云惇物山垂山也豈垂華字相亂耶按漢志字不錯此是道元錯引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下云垂山古文以爲惇物非華山也道元誤引朱謀㙔曰豈垂華字相亂耶孫校曰此酈君之誤史記索隱引漢書正作華山無垂山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山朱趙無山字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也官本曰按垣下原本及近刻並衍曲字今刪　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兩漢志晉志皆作垣縣曲字衍文又趙自雷首下連爲一條

昔黃帝受丹訣于是山也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王烈得石髓處也朱箋曰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嘗之太行山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青石石中一穴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嚼之氣如粳米飯用攜少許示嵇叔夜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趙自恒山下連爲一條釋曰禹貢錐指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碣山在縣西南并曰揭石遼西郡絫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也及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穎字叔良南陽人爲荆州從事謂此山臨渝之孤石與班固異自穎始水經有魏晉間人所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劉昭補注遂于臨渝言碣石

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官本曰按夾右近刻訛作右夾　案朱訛趙乙刊誤曰右夾二字當倒互禹貢校

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汧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開山　案朱作開趙改開刊誤曰箋曰禹貢無開山漢志扶風汧縣有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周禮雍州之鎭曰嶽山鄭云吳嶽也按經典釋文尚書音義曰岍音牽又作汧山馬本作開釋名曰吳山謂之開山益劉熙鄭康成弟子而康成馬融弟子也故同馬本開山是開山之訛又脫禹貢北條山也注　在扶風汧縣之西
也趙自析城下連爲一條又於此下增禹貢北條山也六字注文釋曰一清按道元旣參用馬融王肅之說以西頃爲中條嶓冢爲南條則宜以汧山爲北條地理志右扶風汧縣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又總敘云雍州山曰嶽師古曰

即吳嶽也此本周禮鄭康成說而渭水篇注則又引班志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荆山之文
隴山趙二字連禹貢北條山也爲注文釋曰全氏曰此篇專釋禹貢而隴山非禹貢所及漢志隴西郡下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坂即今之隴山汧隴相按道元或因汧及隴本注中牘字其後脫落繆置誤作經文未可知也今改
王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
西頃山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頃音傾　案朱趙無朱箋曰頃讀曰傾舊作須據漢志改　在隴西臨洮
縣西南趙此條連上文釋曰一清按漢志隴西郡臨洮縣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縣西句此云西南益誤衍
禹貢中條山也朱箋曰禹貢西頃因桓是來馬融王肅禹貢說云岍爲北條西頃中條嶓冢南條凡三條
也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
南條山也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渭源縣本漢首陽縣鳥鼠山今名青

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
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其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爲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爲牝牡故因以名山朱箋曰沈約宋書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此雖非本注存之以廣異聞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山海經云山在鄧林東河所入也官本曰案山海經郭璞注引此爲水經之文其注乃後人所託不足據證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也
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逕姑臧縣
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一水下落逕字東北流水側有靈淵
朱作源箋曰宋本作靈淵池趙改淵池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內
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官本曰按近刻脫起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雙闕下落起字以晉書張軌傳校增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條茂
起學舍築闕于此泉太守塡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
徙發趙徙改陡刊誤曰徙當作陡音斗通作斗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昌黎答張十一詩斗覺霜毛一半加皆其義也重導于斯故有靈淵之名也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城
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
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

武帝元朔三年改雍（趙有州字）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
遷于冀（趙釋曰全氏曰按續志涼州刺史治漢陽隴縣其再遷冀則中葉以後事）晉徙治此王隱
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
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官本曰按及近刻訛作乃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乃黃省曾本作及）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
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游幸幷
舊城爲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閣采綺妝飾擬
中夏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淸澗水入焉
俗亦謂之爲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
河水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揟次縣王莽之播德也（朱箋曰按漢地理志揟次縣屬武威郡孟康云揟音子如反次音咨舊本作楫誤）西北歷黃沙阜而東

北流注馬城河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
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
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治（官本曰按近刻脫治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闞若璩云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武威郡下落治字趙釋曰齊氏召南曰本紀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郡志云武威郡太初四年開則不同時矣疑當以紀爲是一淸按功臣表昆邪以元狩二年封則志誤也善長又誤仍之）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出
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
俗謂之爲西海一水又東逕（朱趙有一字）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
之（趙有爲字）東海通謂之都野矣（趙釋曰全氏曰漢志武威郡姑臧縣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道元以爲通謂之都野是也考蒼松縣南山松陝水所出北至揟次入海休屠縣都尉治熊水鄣谷水松陝水熊水皆澤之所屬也松師古曰古松字也陝音下陝反兩山之間也松陝陝名）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合黎山也（趙釋曰一淸按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鎭夷所出石硤口三百里一作合離禹貢錐指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於合離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即弱水也）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官本曰按近刻脫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下落北字以漢志註校補）尙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
沙沙與水流行也（官本曰按沙與水近刻脫沙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流沙下當重一沙字）亦
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趙釋曰全氏曰此漢獻帝時曹氏所置之西海郡非新莽置於金城者也）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

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趙作經）日不滅有大
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言動火之事發疾經年
故不敢輕近耳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
東朝雲國西歷崑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趙釋曰一淸按以上所引本之大荒經而有脫失據本文歷壑市又有國曰氾葉曰鳥山曰淮山曰朝雲之國注中過瀛之山四字不知所出蓋道元旁據以成文）太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逕夏后開之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趙無）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焉（趙釋曰一淸按郭璞解上三嬪于天謂獻美女于天帝朱子以爲當是啟夢賓天吳任臣曰夏啟三夢上賓于天天得傳天帝之樂如秦穆聽鈞天之奏唐王效霓裳之舞也楚辭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正作賓字開即啟避漢景帝諱然大荒西經之文曰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焉則非夏啟也道元蓋抄變其詞）
又歷員丘不死山之西（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不死下落山字山海經校）

補趙釋曰一清按此句眞巳二字出郭璞註非山海經文全氏曰漢志張掖酒泉敦煌多有水道道元不之詳而泛濫于山海經甚矣其蔽也**入于南海**朱箋曰據宋本補六字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趙燉改敦下同刊誤曰燉煌之敦不從火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卽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正義云三危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鄭玄引地說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說乃妄書言未必可信要之三危山必在河之南也按水經兩引山海經以證尚書之三危與地說略同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今臨洮府南岷州衞北矣又云在積石之西南殊不可曉山南帶黑水蓋以扶州之黑水出素領山入白水者當之也妄言無疑三危山自當以在沙州者爲是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地理今釋云梁州黑水卽今雲南之今沙江其源發于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郵鄉北打沖河自鹽井衞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衞南又東至

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至敘州府南入岷江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導川黑水卽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于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經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案金沙瀾滄一爲梁州之黑水一爲導川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蕃名山川皆以形色而南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打沖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也而眞黑水之源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哈拉烏蘇色禽經蒙蕃怒彝猓猓界由緬甸入南海卽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東是也禹跡之所不至葢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又云案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正不必强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至于燉煌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縣注云紛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唐樊綽亦以麗江爲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卽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打沖河至大姚縣卽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趙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由黑水以至其國是史任之由海經注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若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第以張掖燉煌尚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託爲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爲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拔秦隴直達長安以爲南山之由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猶于雍州三危既宅之說此是言雍州分域以內之終南鳥鼠皆在河之南而三危更無鳥鼠之南其與以內之今黑水又何涉邪然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之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瀾江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源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葢以二水僻在蕃界隔之黑水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卽魏之法顯唐之元奘元世祖之蔯南征邱處機之西遊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于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爲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滑說有所折衷矣 **春秋傳曰允姓之姦**

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幷于月氏者也朱氏作氏趙改刊誤曰月氏音支不作氏**漢武帝元鼎六年**官本曰按此四字近刻訛作後元二字案朱同趙增年字刊誤曰後元下落年字趙釋曰齊氏召南曰本紀分武威酒泉爲張掖敦煌在元鼎六年置郡久矣曰後元年者志之誤也**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冀縣當作冀城注故云卽冀縣

卽冀縣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則鳴有常應又云石鼓山有石鼓于星爲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矣

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

漢書以爲濆山者也

熊耳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嶓冢山　案朱趙同趙釋曰全氏曰三字誤說見下在弘農盧氏縣東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案朱趙作南

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也趙釋曰全氏曰按嶓冢山常作播冢林見山海經且穀水出弘農黽池與盧氏無涉桑經酈注于穀水篇悉本山經之舊至此盜遂忘之此篇專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播冢林非禹貢之所有篇中獨失去熊耳山則嶓冢二字卽熊耳二字簡策零斷行間失次後人牽意塡寫又假作注文以附會之未可知也漢志弘農郡盧氏縣下云熊耳山在東東近于南不至相縣說地理者當以班志爲據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東條山也趙釋曰朱氏謀㙔箋曰東條未詳一清按禹貢錐指曰漳水注亦引地理志曰禹貢東條荊山在臨沮縣之東北是六朝漢書誤本道元襲用之耳然旣以臨沮之荊山爲東條矣顧于嶓冢下云南條山也曾不思禹貢導嶓冢至于荊山本相連屬乎從導汧至敷淺原舊說有三條之目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褱德南條荊山在臨沮而臨洮之西頃不云是中條旣不襲用馬融王肅之說酈氏前遵馬王又雜采班氏然以荊山爲東條則大謬矣三條鄭玄又分爲四列導汧爲正陰列西頃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胡渭曰四列長于三條或嫌其陰陽之名近怪但陰陽只作南北字用朱子據導字分南北實本康成而又參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然則究無東條也卞和得玉璞于是山楚王不理懷璧哭于其下王後使玉人理之官本曰按近刻脫王字使字　案朱脫趙增王使二字於後下刊誤曰後下全氏校增王使二字所謂和氏之玉焉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禹貢注章山也趙釋曰顧氏祖禹曰章山在安陸府東四十里古文以爲內方山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圖經云豫章卽章山也一名障山晉太安二年華宏討義陽賊張昌于江夏敗于障山卽此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朱箋曰禹貢內方至于大別孔傳云二山在荊州漢所經也荊州大別山在江夏郡此廬江大別疑非一山趙釋曰一清按大別是魯山卽古翼際山不在安豐也

外方山崧高是也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云古文以崧高爲外方山此條與首條參互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趙釋曰一清按胡渭曰禹導陪尾實爲泗水泗出陪尾見博物志然則不在江夏安陸也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趙大別下至此連爲一條

禹治洪水血趙作白二字馬祭衡山于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也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朱趙作雋縣西北趙釋曰全氏曰據漢志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王伯厚謂以九江爲洞庭本于水經胡朏明因之指此條也予謂經之所據當是楚地記所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者善長注留不及之盜有遺忘其疏九江專主劉歆湖漢九水之說一見于江水篇再見于贛水篇至湘水篇絕不以九江與之將無謂善長于經有異同耶則宜糾正之矣今不論列一言何也夫九江與東陵相首尾以九江爲湖漢則東陵當在廬江以九江爲洞庭則東陵當在巴陵無兩可也今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而又云東陵在廬江金蘭自相矛盾有是理乎殆不學之人見衍間脫爛從而妄補之而不能掩其敗闕也至于九江之不當爲洞庭則夏柯山已疑之而胡梅礀尤疑之北宋以來大儒數十輩考正審定而終不得其是抑九江固不可以言地若九江地果是經文則如大伾地善長亦必指其失也一淸按全氏之說甚辨但此條決非後人添補道元專附班固故不以洞庭爲九江而又不敢顯斥水經存而不論未可知也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朱九江至金蘭縣西北爲一條箋曰前後漢志廬江郡無金蘭縣按漢志廬江郡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三十二卷注中有金蘭縣趙釋曰一淸按漢志廬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顧祖禹曰金蘭縣亦見漢志蘇林注檢今本漢書註非蘇林也又曰或以爲三國魏所置縣晉廢蓋在大蘇山東胡渭曰金蘭漢初有是縣中廢故志不書晉宋間復置故酈注據以爲言當在固始西南南直黃梅之北矣今考善長注所說金蘭縣見決水篇而晉宋志則又無之宛溪東樵所言均未的也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趙西改南刊誤曰西當作南漢志註校改師古亦云在豫章歷陵南趙釋曰一淸按漢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而水經不載此川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志分註云在西師古曰在西北從之又朱敷淺原至此連爲一條趙九江地至此連爲一條

尙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志註作西南今校增

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趙釋曰一淸按水經此條是本漢志以成書非禹貢之三江也班志會稽郡吳縣下云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以震澤爲南江殆是誤讀班書耳酈道元沔水注亦以具區爲南江且合石城分江水爲一條葢承其繆孔安國導江傳云有北中有南可知導漾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亦未嘗入震澤也夫江流祇一川曰禹貢漾水下之北江即江水下之中江所謂江漢朝宗于海者也故師古于北江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逆爲北江而入海文于中江下云亦曰彭蠡出班志之所謂中江出蕪湖西南至陽羨入海者的是後來人力爲之斷非禹跡也禹貢錐指曰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曰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蘇氏之說人或疑之及閱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已有之又曰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云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三江亦當從韋解然此但可以解國語耳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愚謂以此當國語之三江更長于韋何也漢志毗陵縣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是岷江正環吳之境而韋獨遺之酈元云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是浦錢塘渾濤入海而韋强分爲二故以岷易浦陽較長也然終不可以釋禹貢蓋松江乃震澤之下流以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與導水之文相背戾矣又曰職方氏荆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與禹貢同蓋荆州未會彭蠡故但稱江漢及至揚州則江漢與彭蠡參會故有三江之目二經若合符節又朱趙自中江下至此連爲一條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趙嶧陽下至此連爲一條縣郭王莽之猶亭也趙釋曰一淸按此文與淮水篇複出尙書殛鯀于羽山謂是山也山西有羽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爲黃熊朱趙作能以入淵矣故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羽郊者也

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陶丘丘再成也

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趙釋曰全氏曰菏澤在定陶班志語也菏水在湖陸孔傳及許氏說文語也二菏有上下之分故水經兼引之而胡渭嘵嘵于此抑昧矣

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朱趙自菏澤下至此連爲一條

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邳然則大邳山名非地之名也朱箋曰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鄭玄注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臣瓚漢書注云脩武武德無此山而成皋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是大伾也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趙釋曰一淸按漢志梁國睢陽縣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

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趙釋曰全氏曰汶江縣之沱爲明所鑿郫縣之沱是湔𤃭江李冰所堰皆非禹跡也顧祖禹嘗疑之而不能指沱之所在豈益州無沱冰乎予謂江水篇都安縣下注云都江水出焉武陽縣下注云

鄀江水入焉鄀江出江入汀與沱義合禹貢雖指亦曰江原縣鄀江水近世謂之大皁江者祇江之正流而班氏以爲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以此當禹貢梁州之沱或庶幾焉荆州之沱惟枝江足以當之一清按全氏此言亦未的梁荆二州之沱當主夷水故皆有沱潛既道之文而導江云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直以江沱與澧水相接連而導漾下不別出沱水是其明證也詳見夷水篇

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 官本曰按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三澨地之南在邔縣之北考邔縣地理志南郡之屬縣孟康曰音忌又注稱經云邔縣北沱可據以訂經之訛外今改正 案朱趙自明都澤以下至此連爲一條朱沱並作滙三澨云云訛同官本案語箋曰滙當作沱漢志蜀郡汶江縣注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南郡枝江縣注江沱出西東入江邛縣訛漢志南郡有邔縣疑轉寫訛也趙滙改沱三澨云云作三澨池在南郡邔縣之北釋曰禹貢雖指曰水經三澨池今本作地字爲是然自酈道元時已譌觀注云滙流可見傅寅集解引此亦作池明地字乃近世所改一清按注經自明正嘉以來屢經各家校刊改池爲地池雖誤文寔古本也故不從俗改作地字耳趙刊誤曰當作三澨池在南郡邔縣之北地字是後人所改詳本卷

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阪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陂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陂何焯校改阪 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愼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 朱趙有曰字 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 朱趙薳作蓬趙刊誤曰箋曰左傳作薳澨按胡渭云蓋以上文有薳字而誤宋紹興間括蒼李如箎作東園叢說引左傳正作蓬澨可知世本之非當據六朝舊典以正之也 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 朱趙有曰字 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 趙釋曰一清按春秋成十五年傳則決睢澨杜預注曰澨水涯 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惟鄭玄及劉

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縣北沱然沱流多矣 朱趙二沱字並作池趙刊誤曰箋曰孫云池當作沱按徐鍇說文解字繫傳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觀楚金所釋則古字通作沱故曹粹中詩傳旱麓篇以出旱山之池水爲沱水也此與江沱之沱聲畫並同而義異 論者疑焉 朱趙論上有而字 而不能辨其所在 趙而改亦刊誤曰而孫潛校改亦趙釋曰一清按此篇惟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不及其他而忽出池字所以後人改三澨池爲三澨地也索隱引水經亦云三澨地名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方輿紀要亦曰三汊水在竟陵南三十里汊讀曰叉卽禹貢三澨故地也最爲低窪然道元又明明注爲池字則非傳寫之誤可知而不能正其繆殆强弩之末博學好奇或未致思耳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趙釋曰全氏曰按六十之目芟去隴山之誤文改正潘冢山之訛字釐定三澨池之標目斯爲脗合前人讀水經注者至此大氐以將畢業神疲力索不復細討于是隴山竄入熊耳嶓職而三澨池目爲寄公矣可發一笑也

水經注卷四十

水經注附錄上

長沙王氏校本

仁和趙一淸誠夫錄

水經三卷郭璞注　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隋書經籍志

水經三卷郭璞撰　又四十卷酈道元撰 舊唐書經籍志

桑欽水經三卷一作郭璞撰　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

水經三卷漢桑欽撰郭璞注　水經四十卷酈道元注 通志藝文略

水經四卷右漢桑欽撰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 郡齋讀書志

一淸按水經郭注三卷酈注四十卷歷考史志無云四卷者

晁氏所題誤矣或是四十卷脫去十字耳

水經四十卷晁氏曰漢桑欽撰陳氏曰欽邯鄲書目以爲漢人晁氏言成帝時人當有所據 文獻通考

隋志水經三卷郭璞注唐志桑欽三卷舊志云郭璞撰酈道元注四十卷後魏人字善長博采地志窮述水源隋志不言桑欽晁志云漢桑欽撰成帝時人 玉海

李吉甫刪水經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

一淸按前人極重水經如陸龜蒙詩云水經山疏不離身是也東坡寄周安孺茶詩云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李宏憲撰元和郡縣志河南府新安縣白超壘知起爲漢末人禦黃巾賊築此壘以自固非秦之白起足正中尉改白超爲白起之繆

漢開四方之境款殊俗之附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論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 史通

漢書地理志注文選注史記正義引水經後漢書注引水經注 玉海

一淸按史記正義曰酈元注水經云滈水上承滈池北流入滈今按滈水入永通渠蓋酈氏誤矣檢渭水篇注滈水自入渭其流注鄗者滮池水也豈有鄗復入鄗之云張氏所引容有乖爽

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 唐六典注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

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鎭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與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倉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困學紀聞

一清按王伯厚所見是元祐以後刊本故多誤文而亦不能正其失也

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水經引黃圖今本所無 仝上

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逕其東南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散亡良可歎已 西溪叢語

一清按西溪叢語是宋姚寬撰所引酈注廣陽溪水是濡水篇溫溪下非廣陽溪水也姚氏誤記

酈元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秋日爲夜豈謂是乎 埤雅

一清按陸農師所引注語未知在何篇也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敘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僰道謠云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櫳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 丹鉛總錄

水經引南中行紀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乃知前人或略後有考焉 升菴全集

桑欽水經祖禹貢而父山海然與圖經等耳其傳以酈注酈蓋借經而見已博該者也然徧該而旨未洽橫蒐而詞未修以備稽考則優孟志怪以耀世引遐搜僻以示異將使人應接不暇莫知所以根據雖宏富贍給而靡所取裁以之鑽味弗堪矣 詹氏小辨

一清按詹氏小辨明詹景龍東圖撰其所云大氏本之杜君卿而又甚焉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於四瀆百川之源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蹟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

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於北而略於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稿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亟講也

廣陽雜記

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之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於子鴻見之矣千載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誤支分縷晰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於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褙成書命門人鈔錄其圖幷二十一史輿地志考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亟錄之以爲疏水經注之資云仝上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余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爲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於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攷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於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仝上

意將楚水圖記所標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於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爲四冊以江漢湘沅爲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可觀矣仝上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蹟繆妄概不足訪昔神禹導漢水至於大別會於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去俗曰蛇山遙遙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

踰於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闊瀠洄數重環拱於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於接應矣按尙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例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逕林嶂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都督鎭此庾仲雍曰夏口一名沔口矣按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則與尙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也其注水經妙絕今古北方諸水毫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

其所目及也小別不知所在俟更考也仝上

水道遷流最難辨晰河渠溝洫班馬僅紀大端而餘史或缺焉其詳爲之辭者惟酈氏水經注而杜佑甚病其荒繆葢河源紆遠尚依史漢舊文而江漢以南又皆意爲揣測宜其未盡爾也若其摭拾遺聞參稽往蹟良爲考古之助余嘗謂酈氏之病在立意修辭因端起類牽連附合百曲千回文采有餘本旨轉晦使其據事直書從源竟委恐未可多求也後世河防水利之書作者相繼至於晚近記載尤多浮雜相仍鮮禆實用川瀆一書略仿水經之文仰追禹貢之義務期明確無取辭費讀史方輿紀要

通典以水經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出順帝以後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廣之下及魏晉地名疑舊唐志作郭璞撰者近是余請一言以折之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卽酈氏於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經言固亦判而二之近黃太沖撰今水經序文竟實以璞著惜不及寄語此尚書古文疏證

一清按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南山經青邱之山註云亦有青邱國在海外水經云卽上林賦云秋田於青邱西山經積石之山註云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山東河所入也北山經碣石之山註云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成縣海邊山中山經末山末水出焉北流注於沒註云水經作沫海內東經漢水出鮒魚

之山註云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按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爲沔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又沅水註云水經曰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又東北至鐔成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又洛水註云書云導洛自熊耳按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嶺山東北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皋縣亦屬河南也又濟水下註云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爲凡山水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凡此八條濟水下云云係郭自撰述中惟沅水碣石二條合於水經耳他如青邱之文今本脫亡疑是注非經也青邱在高麗境服虔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也唐討高麗置青邱道行軍總管此句疑是淯水注之逸文非齊景公畋于青邱在漢千乘縣北地名青水泊之青邱也 漢水所引錯舉大略南鄉魏興之名又非桑氏所知葢後來經注混淆之故洛水下引水經云出上洛冢嶺山今攷水經云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酈注乃云出冢嶺山耳東北經宏農之文亦不見經至於積石末水一在四十卷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中一在二十二卷渠出滎陽北河注中其爲酈注無疑而景純引之景純以晉明帝大寍二年爲王敦所害下迨拓跋孝昌之朝幾二百餘載大氐容有羼入之辭非其舊矣寍可執是以爲左證耶然水經本非璞撰璞但有註三卷且太沖亦不云是璞但引圭齋之語耳潛邱竟未審視也

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文逸註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與禹本紀見太史大宛傳漢書張騫傳註並未指爲何書惟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最是而郭璞引禹本紀除見史漢之外多卻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二語酈注禹本紀與此同則知是漢武以至道元皆曾見此書特唐亡耳璞注引禹本紀又引禹大傳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爲一書者非

仝上

唐人地理之學的有源委去西漢未遠元和志容有牴牾酈道元則近而加核矣水經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臨渾縣縣居班志之第六又云元朔二年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

朔方城王莽曰武符似又以此城爲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漢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郡治埜王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三唐縣中山郡治漢高祖立縣居班志之第四無終縣秦置右北平郡治田疇傳曾北平郡治在平岡漢李廣爲郡於此縣居班志之第二漢武帝元鼎二年改爲天水郡似指隴西郡言治上邽縣縣居班志之第二上蔡縣漢高祖四年置汝南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二十四其第一縣平輿云東漢汝南郡治睢陽縣漢高祖五年爲梁國治縣居班志之第八其第一縣碭曰秦立碭郡秦始皇卽句踐故都爲瑯琊郡漢因之班志於瑯琊縣下注云句踐嘗治此則瑯琊郡治瑯琊縣縣居班志之第十二秦惠王置漢中郡南鄭縣卽郡治漢因之縣居班志之第三其第一縣西城則

云屬縣也漢武帝蜀郡初治廣漢之雒縣元鼎二年始徙治成都雒縣縣居班志之第四漢高祖六年分巴蜀置廣漢郡治乘鄉王莽曰廣信卽廣漢縣縣居班志之第六漢高祖六年置江夏郡治安陸縣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元鼎六年置合浦郡治合浦縣縣居班志之第三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縣居班志之第四泉陵縣零陵郡治漢武帝元鼎六年分置縣居班志之第八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治縣居班志之第三而卽治書先第一縣者則隴西郡之狄道縣也金城郡之允吾縣也安定郡之高平縣也五原郡之九原縣也雁門郡之善無縣也上郡之膚施縣也宏農郡之宏農縣也千乘郡之千乘縣也平原郡之平原縣也太原郡

之晉陽縣也河東郡之安邑縣也濟陰郡之定陶縣也濟南郡之東平陵縣也山陽郡之昌邑縣也臨淮郡之徐縣也清河郡之清陽縣也魏郡之鄴縣也趙國之邯鄲縣也鉅鹿郡之鉅鹿縣也信都國之信都縣也河閒國之樂成縣也涿郡之涿縣也上谷郡之沮陽縣也廣陽國之薊縣也漁陽郡之漁陽縣也遼東郡之襄平縣也元菟郡之高句驪縣也樂浪郡之朝鮮縣也河南郡之雒陽縣也武都郡之武都縣也潁川郡之陽翟縣也淮陽國之陳縣也楚國之彭城縣也沛郡之相縣也泰山郡之奉高縣也東平國之無鹽縣也魯國之魯縣也東海郡之郯縣也城陽國之莒縣也菑川國之劇縣也齊郡之臨淄縣也高密國之高密縣也九江郡之壽春邑也廣陵國之廣陵縣也南陽

郡之宛縣也六安國之六縣也蜀郡之成都縣也巴郡之江州縣也南郡之江陵縣也越巂郡之邛都縣也益州郡之滇池縣也牂柯郡之故且蘭縣也鬱林郡之布山縣也九眞郡之胥浦縣也交阯郡之羸𨻻縣也蒼梧郡之廣信縣也南海郡之番禺縣也長沙國之臨湘縣也桂陽郡之郴縣也豫章郡之南昌縣也至云舊朔方郡治臨戎舊定襄郡治善無故河內郡治懷舊代郡治高柳故天水郡治冀故琅琊郡治開陽竝指東漢而言驗諸司馬彪志而一一扶同矣潛邱劄記

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云郡所治也此惟東漢時則然而西漢不爾歷攷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襄也宛也陽翟也薊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郯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僰道也故且蘭也邛都也滇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先書碭卻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孝王武傳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左馮翊先書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城中以趙廣漢傳及景帝紀注百官公卿表注知之而韓延壽傳云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尤明證也汝南郡先書平輿亦不爲治治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此顧亭林黃子鴻所未分晰節錄以廣異聞又胡身之注通鑑地理號稱佳者然亦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卽秦九原郡治稒陽不知班志明云東部都尉治稒陽太守不與都尉同一治所胥

孝王孫澤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此是青州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氏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乎仝上

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爲薈蕞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失之雜也李振裕禹貢錐指序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删丹下云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今按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尙書欽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竝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竝非盡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

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禹貢錐指例略

一清按地理志引桑欽者七說本深寧叟玉海何義門曰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竝載之故閻文亦作七胡東樵曰效穀下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葢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竊謂胡說爲長

酈道元博覽奇書撥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摭河源濟瀆二事以詆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可以正蜀板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蹟一概不問孰知爲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也 仝上

一清按述宜都山水記語出袁山松非道元也東樵葢誤會耳

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貢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葢皆以岷江爲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鬲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於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概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仝上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稱沔水漳與絳合亦稱絳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東流爲濟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爲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爲沱漢別爲潛河別爲漯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爲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山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仝上

一清按經仿禹貢總書爲過注以逕字代之以此例河濟江

淮諸經注混淆百無一失

濟爲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因此略知古濟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 禹貢錐指

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許慎曰河灉水在宋又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於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入狙獾水經竝無狙獾蓋灉獲二字之誤 仝上

一清按曾彥和所引誤本水經宋時已然據之解經豈非大謬故特記之

漳浦何模平子撰禹貢圖一卷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閩之不勝嚮往恨一時無從購耳 胡渭禹貢圖說

水經注附錄卷上

水經注附錄下　長沙王氏校本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洪适水經注碑錄跋曰右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見于水經者如此周秦先漢刻石皆用篆故不錄有不著歲月疑似難明者亦竝載之道元罔羅四方異聞所涉獵者廣博傳疑書疑宜有譌誤而轉寫歲久後人更失其眞時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若袁梁王紛之類則又仍其舊也其碑到今不毀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姑聚其說以見思古之意夫物莫壽于金石而大書顯刻光沈迹絕者不可勝計獨傳之竹帛猶可久此君子所以取乎編類之書也水經曰上郡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爲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爲大鳥

落翮于居庸山中又曰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秦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于秦其說固已二三案齊胡公以周孝王時卒歷數世至宣王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秦有小篆既云隸出于篆不應篆未萌而隸先作也書傳多以隸爲程邈所造兩漢書亦云然當据正史爲是異端之說非所惑也 隸釋

楊愼水經碑目引曰陸士衡曰碑披文以相質持此言也以觀于先秦兩漢之石刻其辭用韻如劉熊碑末之三詩皆四言費鳳別碑石子才所製終篇皆五言尤爲奇儁披文之類也其敘

事如邊韶祭口碑劉靖碑可裨史傳廣遺逸相質之類也余嘗錄金石古文起三代訖漢又觀酈道元水經注博收古碑惜其不盡見撮取其目而考評之以詒好古同懷云莯者攬末觸手而輒强言曰歐陽趙明誠所錄已具矣斯非同懷之人知言之選也請賜罯之本書

一湋按升菴節錄水經注碑目編成一帙其孫宗吾爲之梓行然其書別無發明且于酈注所載尚多遺漏而云撮取其目而考評之殆虛語耳又跋云道元水經注天下之碑皆載焉言夏景驛途疲而莫究則凡所書皆目覩若以屬人豈有同懷知己者噫好古若道元今實鮮矣又云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于林邑外夷亦在紀述可謂詳矣其心折如此

王禕水經序曰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鎭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曁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于周公而云張仲孝友倉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疏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

於遷就間有錯簡金蔡珪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亙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于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與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系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

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與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王忠文公集

楊愼水經序曰漢桑欽水經舊錄凡三卷紀天下諸水首河終斤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例也而水道如指掌矣又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以卷終限華夷判疆域利灌溉通輓運具考是焉蓋不刊之典也故以經名有宋陳振孫者獨評其爲未精審遂啟疑于後

人謂河源一派漢使終不能窮九河故道淤塞無稽欽所記徧域中豈必一一皆信也余竊以其說爲不然昔在陶唐水失其行神禹平之史官紀其濬導之績于是乎禹貢作焉厥後好事者因禹跡之廣旁及異域圻壤悉載俶詭畢陳于是乎山海經作焉原欽此志蓋祖述禹貢而憲章山海者也職方王會之遺圖溝洫河渠之雜志輶車觀風之赴告謠俗問見之傳信其不爲無稽之籍可知已豈必地至方問而後筆哉以余嘗所經歷驗之自吾西蜀至北都水浮荊楚陸走秦趙且萬餘里名川支津問津者無慮此書之十二徵往所載與今所見無至泰忤用是例其未經者雖天下可知也謂其未精審者無乃厚誣與夫禹貢者聖人作之聖人訂之然其間如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

會爲匯傳者摘其爲記者之誤至于山海經之牴牾多有之而學者猶不廢也則此書顧不足爲禹貢之義疏山海經之補逸乎乃獨久湮于肆篋者亦由知之者鮮爾余近得之惜其紙墨朦乃重爲校輯止存欽之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厥其枝蔓太繁煩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文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名姓俱泯焉誠可慨夫亦猶習禮者汰儀禮而反任曲禮之傳爲經說春秋者不知據經以按傳而反因傳以疑經皆貴諷說賤本始是末師而非往古可重慨者類此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焉嗚呼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也已 升菴文集

一清按楊子可謂失言矣水經一書歷古志記莫能定爲何人所作乃云桑欽姓名由道元而泯亦甚誣矣道元歷覽奇書掇其菁華薈萃此編大半爲末學小生所未見卽其造句驚人遣辭則古六朝文士終當斂手遜席自可成一家之言固無專藉于經而猶依據舊典以附麗己說蓋不欲徑當作者之稱耳若夫獺祭之徒或喜其文采絢爛取爲詩材賦料之用至比之玉壺冰臥遊錄雕蟲小技烏足數哉不知其有功于神禹之故迹而爲來學之津梁世乏竊比之心窮經博史之彥罕有深味其言者然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注引其支流至一千二百五十二較之本經不啻什百譬諸人身官骸雖具而無筋絡血脈以貫通之能全其生者鮮矣

誠使讀是書者專壹于經而不釋之以注楊子雖敏能通其義否與楊子且援儀禮之于曲禮春秋之于三傳以爲說吾卽以春秋而論孔子修魯史之舊文筆則筆削則削苟束三傳于高閣憑臆見而逞淫辭乖違聖心不知幾萬里而遥也況水經成非一時一手豈得上與聖經同門而語哉幸有道元爲之詮次缺者補之繆者正之杜佑通典訾毀百端識者已極辨其非矣彼陳振孫者于書錄解題中徒拾君卿之唾餘而楊子又逐陳氏之後塵何哉今本水經注目起河水迄斤江水百十有六較唐六典注所稱亡二十一篇楊子云凡一百十有一是于書錄之明白易曉者舛戾若是悠悠之口烏足信乎厥孫宗吾又爲之梓行吾是以歎明人刻書而書

亡而正楊之作不可以已也

盛夔題水經後曰右水經三卷撰于漢桑欽氏而校輯于升菴楊先生溯源達支縷析無遺一展卷間不必跡禹之跡而天下了然在目余嘗因是考之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天地之外也水入東而復繞西又滲縮上升而下流于東耳其說亦近似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非若未盡之水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古之聖賢有見于斯川上之歎觀瀾之喩源頭活水之咏獨亹亹焉欽之見未必識此乃能幽探廣采會博歸約窮千古於管端移萬里於几席其用心亦密矣視彼胸吞雲夢袖藏東海有不足言者雖然有先生爲之表章而欽之著述始顯否則湮沒弗傳與物澌盡矣寥寥百世其心孰從而白耶噫浦珠煥劍失而復全鬼神尚呵護之而況斯帙有裨治理者焉造物不終棄之而待於今謂非有數存乎哉先生涵泳聖涯此特緒餘耳顧余何能測其浩瀚縱覽之餘繕本而梓之亦得以竊一勺之潤 本書

一清按盛夔無錫人號筠谷道人

楊愼跋新刻水經注曰吳中新刻酈道元水經規制裝潢甚精但誤字苦多矣誤而相似魯魚帝虎猶可改也所恨爲淺陋妄庸者以意匠擅加筆削如立碑樹桓本桓楹之桓今乃妄改爲松柏之柏杠人本山名杠人已見哀江南賦今乃改杠爲杜弱年崽子崽子改切楚人謂子曰崽今不知崽字妄改爲弱年女

子熒山刊石妙在熒字今乃改爲焚何異小兒語耶 升菴文集

黃省曾刻水經注序曰水之爲德大矣哉道生天一職統材五發始西極產毋隅也折赴東墟趨乎方也濊涌昭化妙之初質流瀾衍於穆之神用厚氣肇之升盛露雨由之感澤象曜資之光朗元黃本之浮載穹灝倚之配密雲漢會之紀戒圖書託之興瑞祇軸寄之融絡是以寓目者歎其渾逝臨淵者頌其靈長且兆類非此無以脈阜萬里非此無以準平醴饔非此無以烹膳而育年壤墟非此無以灌溉而興穀法其形勢而樹都廟因其限隔而分州域舳艫興而窮逌互通堤鑿成而堣瘠咸利鍾匯之區則珠玉以登枯絕之野則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則皇波達貫坦乎國紀封原割畫則百川斷裂洋然險防況其精通天

步體轄人事海安而知內盜河淸而期聖出徙焉卜廢竭以表亡則代運之隆衰而姓庶之災吉亦可觀也但卑赴其常決疏爲順平成之績粲在夏書其宣導也必探夫源首其排入也必極夫歸納以奠以敷號名俱炳厥後九邱不傳四岳薶緼周官存藪浸之略爾雅開崑崙之端若司馬遷之棷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況王澤寖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淵泉公家醧激巨右改張是以啟塞靡恆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緯紜紜訰訰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特創此作追法貢體錄爲新經羅幷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注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鉤派畫條科以罄脈衍務討異奇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是乃瓆絕之觚翰也然規綱則舉節解未彰迨于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遙以博洽之宏襟擅圖輿之顓學隨經抒述掇籍宏鋪剖說十倍于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譌或極辨而較是或哀逖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皐維夾竝之坻岸環閒之亭郵跨偫之城陸鎭被之巖嶺迴注之谿谷瀨枕之鄉聚眥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桑欽之詁釋實所以粉飾漏闕銓次驪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通撰也一則主于敘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于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根柢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荊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者也故幷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椊輯之煩勤爾各謂二經所記于今矛盾矣其將舍旃可乎予解之曰予何榆枋之安而蟪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酈之括纂猶之姒禹之告成也今卉藥非簠簋之稽筿成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擯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闊可乎況山殊稱貝而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粵溯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泰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瀓演之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部守節屢登于正義應麟富戢于地鈔江淹稱之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頓躓古人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核希怪狀寫物靈暘探荒極理驗遝圮裁量利害差剖離翕騐度率眕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諏帝采則二經者亦寰內不刊之珍典也五嶽山人集

王世懋水經注序曰叄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其言閎肆麗裔大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宜傳云爾第校讎未精亥豕時混人非邢邵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愛此書志存嘉惠乃延江都陸君至白下假以歲月窮其搜剔於是梓匠殫技觀者厭心書成陸君以屬世懋爲之序曰物于天地間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浸溉萬靈功至矣譬之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也治身者不循其血脈意醫無所稽

手治水者不辨其條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世令荒度者受成乎子長號爲良史書止河渠蠡𣿄一句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世所憑依見天地之血脈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書雖多詩漏體嚴詞雅故是作經法也後魏道元疏之旁引百家時發雋語流溢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以爲談然經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不能千載而余所覩記源流或盭何也蓋其說有三焉首楞嚴義云見水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是知人之一身從少至老其間枯溢流壅種種不一行天地間而欲令千載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其解一也時代陵谷聚落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而名非道元所以著新莽之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盡元氏舊

疆即波流不改而名號已殊安所定爲故都纚其繆指此其解二也河出崑崙傳之載籍尋源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耳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況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諳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先民鑒惟來哲好古者尚其奧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憑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怪何以見驗于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頓殊于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既過其實譚蓺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羽翼傳之通邑大都足使千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而下文人氣吐詎非方輿之珍覽寶守之一快乎吳君名琯陸君名弼皆

一時嫺于文詞人也 王奉常集

朱謀㙔水經注箋序曰在昔志地者禹貢而下代有撰述迄于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常侍澄任太常昉先後集爲一部名地理書極稱該博隋唐之際圖史散失陸任所纂已不可得而別集自行者猶五十餘家乃今所傳僅山海佛國十洲神異數種而已然而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造語命詞殊爲彪炳則知水經一注攟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豈不誠爲六朝異書哉顧傳寫既久錯簡譌字交棘口脗至不可讀余甚病焉間嘗紬繹割正十之六七已與友人緱安謝耳伯婺源孫無撓商榷校讎十得八九則懼古今聞見互有異同未敢輕致雌黃也乃援引載籍以爲左劵名曰水經注箋篋而藏之萬歷甲

寅齊安李公分陜江右既及奏最政教恢卓風化穆清甘棠之頌洋溢郡國間於退食之暇延見紳帶表章幽微一日詢古先逸典於太學生李嗣宗嗣宗偶以不佞水經注箋對公遽索觀之慨然歎曰是書脫誤可憾幾致淪廢乃今箋校精詳殆還酈氏舊物可無與當世好古之士共覩乎遂捐鋟梓之仍屬嗣宗董校其事極深研幾閱五月而告成嗟乎水經一書原本山川而作非有道業名理可味也又非當世博士家言所急也李公一見輒命梓之豈無槩于中哉夫水在天地間猶乎世之貨財也發源名山流成江河趨爲四海蘊爲雲氣還雨天下以浸潤萬物未嘗少壅也一有少壅即至泛溢昏墊患被四方猶之高府之財瓊林大盈之藏蓄而不散納而不出理極勢窮潰決雷

駭此則不覩川塗而潰之既也有國有家者能使因是水經之理引申觸類以施于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然則公之刻此用意蓋深遠矣非規規小識所能測度矣 本書

李長庚水經注箋序曰水經在楊用修時以為久湮搜刻方始而去其注近方有吳歙二刻並注盛行于世惜其中尚不無譌謬嘗謂古書一有譌謬便成廢書然在他書譌者猶可以理測可以意更且一字之譌未必能累篇一篇之譌未必能累卷惟水經有譌非足跡所履非圖籍所載不敢擅定且出過注入之異勢也江淮河漢之異名也一字之譌逕派稍異分合頓殊此無以通彼無以受譬之人身脈絡之間一節有碍卽為痿廢故是書校刻之難尤倍他書南州鬱儀氏專攻此書有年而架帙

甚富腹笥更廣又與四方博雅之士所得於遐搜邈覽者互相參糾蘄歸於是遂成此書忠臣李生克家佐有勞勩一日持以相過余往讀是書每遇疑處不能自通輒為寘卷今得聞所未聞喜而刊之于署因歎古人著書立言皆于古無所沿於人無所倚或窮天文陰陽之變或索輿地廣闊之形或藉之名山大川或馮之耳目手足或闢于古特立之見或創從來未有之書故終其身著一家言以成名而今人載籍滿目勘訂甚易乃不能為古人保已成之緒則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世界有四大水居其一然古今至變者亦莫如水乃有疑是書與今水不無相近者不知此適以明其變耳又有疑桑欽於史缺其名者夫司馬遷之傳以史記也至於漢書一傳不過寫其自序文耳何

足重遷班固之傳以漢書也亦不以范史之一傳重也欽以水經傳矣必以史重於經邪又有謂酈注太贅者經固宜簡注固宜煩經宜據實以書注宜旁引以證彼疑其任傳而疑經者不曰郭之注劉之注裴之注非注也各自為一書以行也何獨疑於酈乎況其鉤采羣書宏鋪抒述新益見聞尚慮是書之易竟矣今注箋一出而變者可定缺者可信博者可該疑者可證是經之功不在禹下而箋校之功亦不在欽下矣李生謂是書成當一序之余笑曰水經無容序也水經而贅之以序猶序書經而贊其政事之嘉序詩經而稱其風雅之致也不幾于爝火而助日月之光乎古今序水經者皆複語也可無序也惟序其所以箋校水經者如此其諸君子姓名則俱載編首之下 本書

一清按中尉為明寧獻王權之諸孫曰石城王奠堵奠堵之諸孫曰石城鎮國將軍宸浮中尉宸浮之曾孫也名謀㙔字鬱儀其父奉國將軍多㷿端謹好經術親課中尉經史遂貫串羣籍通朝家典故諸王孫好學敦行自周藩中尉陸桴而外莫能及也萬歷二十二年廷議增設石城宜春管理命中尉理石城王府事典藩政三十年宗人咸就約束暇則堇戶讀書著述凡百十有二部皆手自繕寫病革猶與諸子說易至夜分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棲鳥皆悲鳴越二日而逝明史有傳水經注箋乃其生平力學之驗後之論者如顧亭林以為三百年來一部書 見尚書古文疏證 而馮定遠云朱鬱儀號為多學者也校水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為據意有不安惟

小註云宋板作某字耳何尤乎不學之小生（見銳吟雜藁）黃太沖云鬱儀毛扆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見今水經序）可謂切中其弊然較之黃氏吳中之刻吳氏白下之編大不侔矣謝耳伯名兆申孫無撓名汝澄李嗣宗名克家三子與有功焉同時鍾伯敬譚友夏亦開梓是書兼爲評點不過標取字句之藻飾供儉腹者之謏聞膚受耳近年眞州重又鏤板頗稱工緻然竊朱箋以爲己有中多刪節尤乖旨趣俗學疑焉故表出之

譚元春刻水經批點敘曰自水經有注而桑氏書眞爲經矣注行而孤吟遙想之夫開物寄道之士若有所恃以自證其山水之好端坐深讀若奇石佳木舟馬相瞻若森森礚礚麗我瞻矚又若搭廟碑版光我目蒼我思有高人眞僧迢迢待我可躡足提杖而一往也予少時卽知好之間一名家前輩歲輒一閱深歎其勤求得其書觀之筆如槁木無復冥奧似爲考核醜記而已私語亡友鍾子曰如是則是書亦可不著也頗與鍾子空濛蕭瑟于其中庶幾想酈子當日作注之意而蜀朱無易先生者淵人也來官我楚揖我而坐卧于桑酈之間當是時師友淵源通理輔性外慕等夷內懷悱發眞有如雷次宗所云者于是有鍾朱二家之選而予評遂逸去不復能自愛惜矣予友嚴忍公家武林不妄交一人獨好余輩所閱書而與聞予將諸同志合刻全注以爲雅人資糧夫子之所得于酈注者自空濛蕭瑟之外眞無一物而獨喜善長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囙捉幽異

掬弄光彩歸于一緒以力致其空濛蕭瑟之情于世而胸中獨抱是癖且獨著一書而死而世人猶執考核醜記以求之不幸而與類書同功嗚呼則是書亦可不著也

錢曾鄭道元注水經四十卷跋曰昔者陸孟鳧先生有影鈔宋刻水經注與吾家藏本相同後多宋板題跋一葉不著名氏余因錄之其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於成都府學宮元祐二年春運判孫公始得善本於何聖從家以舊編校之纔載三分之一耳乃與運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鏤板完缺補漏比舊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帙小失次序先後咸以何本爲正元祐二年八月初一日記詳觀跋語是本在當時蓋稱完善惜後人無翻雕之者余故備錄此跋以告世之藏書家（讀書敏求記）

一清按錢曾字遵王有述古堂藏書覩所載無名氏跋語則知水經注宋初所行都非足本故歐公集古錄跋成陽靈臺碑以水經注無堯母葬處也而樂史寰宇記所引每多逸篇係奉敕纂修是惟閣本有全書耳然崇文總目已亡其五朝家所藏如是草澤之士烏從得覩足本耶元祐二年之刻大氐與今書相仿而經注淆混又必始於蜀版遷就之失非遵王此記何從悉其源委耶何聖從名郯見宋史列傳八十一卷本陵州人從成都歷官侍從提舉玉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王荆公有呈聖從侍制詩卽其人也

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曰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

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板行之屬余序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尙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巳見于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巍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于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寍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全祖望曰宇文氏殆是大學士宇文虛中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尙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于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于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

正甫之博洽多識其見于他著作者葢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閒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淞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今人放失舊文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于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元文類

蘇天爵題補正水經後曰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眞定父祖皆仕於金公生長富貴雅好著述予自蚤歲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補正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並跋尾十卷皆巳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汝礪模本晉陽志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爲江南行臺御史槀水經將板行之適奉詔錄囚湖北七月歸至岳陽與郡教授于欽止覽觀山川欽止言洞庭西北爲華容而縣尹楊舟方校水經念其文多訛闕予因以補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夫以蔡公問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難以來散失無幾余酷好訪求前代古文遺事而僅得此則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沒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與公同居鄉郡潭西故宅巳爲釋氏所廬邱壟在滹沱之西太保莊者翁仲石獸猶存昔嘗過之有懷賢不勝之感公之行事則具祕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銘滋溪文集

一清按蔡正甫金史有傳附其父松年後云有補正水經五篇考元遺山中州集是水經補亡四十篇也圭齋序云三卷葢補酈注之亡卷每一篇至蘇滋溪刊行釐爲三卷史云五篇誤矣

黄宗羲今水經序曰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爲民用葢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後世流爲詞章之學始修飾字句流連光景高文巨冊徒充汙惑之聲而已由是而讀古人之書亦不究其原委割裂以爲詞章之用作者之意如彼讀者之意如是其傳者非其所以傳者也先王體國經野凡封內之山川其離合向背延袤道里莫不講求水經之作亦禹貢之遺意也酈善長注之補其所未備可謂有功於是書矣然

開章河水二字注以數千言援引釋氏無稽於事實何當已失作者之意余越人也以越水證之以曹娥江爲浦陽江以姚江爲大江之奇分若水出山陰縣具區在餘姚縣沔水至餘姚入海皆錯誤之大者以是而槩百三十有七水能必其不似此與歐陽原功謂郭璞作經酈善長作注璞南人善長北人當時南北分裂故聞見有所不逮余以爲不然璞既南人而習南水矣其南水又不應錯誤至此後之爲水經之學者蔡正甫補正水經惜不獲見朱鬱儀水經注箋毛舉一二傳寫之誤無所發明馮開之以經傳相淆間用朱墨分勾乙未曾卒業若鍾伯敬水經注鈔所謂割裂以爲詞章之用者也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諸圖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事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言然今世讀是書者大抵鍾伯敬其人則簡樸之誚有所不辭爾本書

水經注附錄卷下

〔清〕鄭泰　吴振輯

月令精鈔二卷

清康熙刻本

月令精抄序

月令一書出於呂覽非純王政典也而曲臺蹟之禮經何哉蓋祖龍焚棄詩書典章散逸古帝王敬授人時與飭國典論時令之制盡委之灰燼而不傳不韋此書先集諸儒綴集舊章而作考其所記經天時緯物候列民政雖間襍秦制而唐虞三代授時飭典

裁成輔相之道畧有述焉白虎觀校定六經而不見黜亦禮失求野之意也厥後箋傳註疏歷經表章近代復有廣義十二卷搜羅古今鉅細罔遺其用力可謂勤矣而瑣襍並綴篇帙遂繁披覽輒涉旬月識者病焉　文玉鄭先生博雅君子也偕余甥吳子子翼參考經傳綜覈史乘芟煩

就簡都爲二集文約事慱不支不漏讀者盡終日之力而可貫穿終歲之典所謂精義致用者非耶名之曰精抄良不誣也余讀周禮月吉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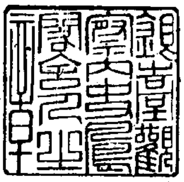
懸書象魏教民讀法之文嘗以不得其詳爲憾今得是書存什一於千百實勸於民事者順時布化之一助也若徒搴芳擷藻誇愽闘靡所謂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則非善讀先生是書者矣

時

康熙歲次柔兆困敦月在屠維大淵獻下浣之吉

同里年家眷弟魯超頓首

題



月令精鈔目錄

月建　律呂　名數
節候　上三候　下三候　愆候災祥徵驗
日次　事宜
物候芳華
典故
政令
失時徵兆
聯　立春　元旦　人日　上元　清明　寒食　社　端午　伏　中秋　重九　冬至　臘日　除夕
詩
錦帶書
四時景物藻言
附推測起例五種

月令精鈔上集

里山易

山陰　鄭　泰子虞
　　　吳　振子翼　纂輯
會稽　王三[illegible]
　　　魯[illegible]

正月　立春　元旦　人日　元夕　　蘭亭王思誠景純

建寅 寅，津也，生物之津塗也　太簇 律名，言萬物出地，隨陽奏生也

端月 秦始皇名政，故避正月為端月，正讀平聲　王正　陬月　孟陽　初月 宋文帝名宮人曰月者，因易以為初月　周三月 周以子月為正月，故至寅為三月

立春節 大寒後十五日斗指艮為立春，春氣始至，故為之立　日 出卯入酉，躔玄枵之次，太陽在子

上三候 立春之後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次五日魚陟負冰

東風解凍 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也。曰東者，東方為木，乃火之母也，火氣溫，故凍遇解也

蟄蟲始振 蟄，藏也。振，振動也

魚陟負冰 凡魚應陽而動，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春冰薄，其升如背負也

愆候 東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奸陽也。魚不上冰，甲胄私藏也

雨水中 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為雨水，正月中。雨水中氣，雪散為水也　日 出卯入酉，躔娵訾之次，太陽在亥

下三候 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候雁北，又五日草木萌動

獺祭魚 是月獺取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祭魚，將食之也

候雁北 雁，陽鳥，其性畏寒，秋南春北，以氣將暖，故反居也。一曰鴻雁來

草木萌動

愆候 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日次

初一日 履端 元日 上日 三元 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三始 歲之始月之始日之始 三著 三微而後成著三著而後體成當此之時也天地交而萬物通 三微 陽氣始施於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 三朔 夏以平明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 首祚 日征月來元首祚 正日 為七十二候之三百六旬之始 初 人正 夏建寅為人正 七始 天地四時人之始也 履新 唐羣臣上千秋萬歲壽制曰履新之壽與卿等共之 天中節 書 四始 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 天臘

初七日 人日 人勝節 人日之勝傳自漢魏至晉劉臻妻陳氏含飾花勝之巧

初八日 上八日是日有兩應元宵亦兩 穀日 是日晴和主歲豐夜雨吉 踏青 蜀俗 穀天 楚俗

十五日 上元 元宵 一歲夜節之首故曰元 燈夕 傳柑節 明皇時上元夜御樓貴戚例有黃柑相遺 五夜元宵 宋乾德五年增十七十八兩夜燈京師上元燈放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燈

十六日 耗磨日 落燈夜

二十日 補天穿 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俗以紅絲繫煎餅置屋上謂補天漏又為天饞李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二十三日 補天穿 池陽俗以是日為補天穿謂女媧補天日也

二十四日 補天穿 江東俗以是日為補天穿

二十九日 窮九

物候芳華

瑞香烈 蘭蕙芳 櫻桃始葩 徑草綠 望春初放 菖始生 木始榮 百花萌動 郁郁 采芸 綏滿 青鳥司啓即倉庚立春鳴立夏止 東 狐不渡冰冰下有水聲也 雉震响正月必雷惟雉先聞故鼓振其翼而响鳴雷候也

典故 立春

寬大書 漢於立春之日下寬大之書後漢郎顗正月歲之始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恩 竹管葭灰 宜陽金門竹為管河內葭草為灰候陽氣 循行風俗 立春日遣使者巡行風布聖德存恤孤寡存問勞苦 三素雲飛 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見再拜自陳某乞侍輪轂如三見元君之華蓋白日昇天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為題 剪綵花 唐景龍中立春日出剪綵花人賜一枝 賜春旛 唐立春日賜郎官御史春旛自郎官御史長貳以上皆以羅為之宰執親王近侍皆金銀為之入賀訖戴歸私第 綵燕 歲時記立春剪綵為燕以戴貼宜春字 春盤生菜 晉李鄂於立春日以蘆芹芽為菜貯盤相餽又夯人

春日食生菜簇春盤 春餅 唐人立春日食春餅生菜號春盤 洞庭春酒 立春日以黃柑釀酒名洞庭春色

元日

五辛盤 葱薑芥辣蒜椒為之 拋鈎戲 公輸子遊楚為載舟之戲 百戲蓮盆 律志正旦大宴百戲蓮花盆 桃符 黃帝時立欒山鬼淮南子羿死於桃棓 桃版 黃帝之時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於桃樹下今人畫其像於桃板 懸羊磔雞 正旦縣官懸羊磔雞以羊塞葦雞啄五穀殺之以助生氣 畫雞 貼畫雞於戶懸葦索於上百鬼畏之 重明鳥 堯時祗支國獻重明鳥一名重能言雙睛在頂狀如雞鳴如鳳毛羽時落肉翮能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惡不為害 除貧鬼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敝衣於元日夜祝於巷曰送窮鬼 屠蘇酒 飲之以祓瘟癘惡 椒柏酒 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柏是仙藥汪頡却病以年少者先飲畢始獻長者為壽 梅花酒 元日服之却老 長

命杯前朝元日飲酒皆曰祝壽又曰辟邪庾信詩曰王朝辟惡酒新年長命盃五薰盤五辛也辛乃發五臟之氣飲酒茹辛以通五臟獻尊旌直魏武用漢儀元日百官上壽設白獸尊於廷有獻直言者發尊飲之白獸豸也獻鳩列子邯鄲民正旦獻鳩於簡子厚賞而放之示有恩也客曰君欲放之而捕者衆君欲生之不如禁民而勿捕放鳩滎陽有智井沛公避項羽於井中時雙鳩集上人謂公在井羽曰井有人則鳩不集沛公遂免故漢世正旦放鳩講經重席侍中戴憑正旦朝賀漢武帝令羣臣說經更相難不通者輒奪其席憑遂坐五十餘席元日雪舊唐書長壽二年元日大雪上謂羣臣曰元日雪百谷豐此論有何故實姚璹曰汜勝之書雪是五穀精迎年佩歲通俗元日佩經絹囊內裝人參豆一攤炭木香一二厘起時服日出方止號迎年佩雲開節岳州自元日獻歲鄰里飲宴相慶至十二日始罷其日為雲開節坐覓孟嘉元日褚裒於庾亮坐中覓孟嘉歷觀以手指之亮大跌奇之阮瞻會親友元日謂親友曰人生如風中燭尊酒何必悲其歲不知明年今日再開此會誰復相從椒花頌晉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

花頌曰旋穹周回三朔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美哉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映永壽千萬三元頌岑文本頌唐太宗椒花銘成子安銘曰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新蠲除百疾綵鷄蠟燕洛陽人家正旦造綵鷄鷄蠟燕粉荔枝花雪宋大明五年元日花雪降殿庭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

人日

賜綵勝中宗景龍三年人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賜金綵勝令學士各賦詩安仁會魏東平王七日登壽張安仁山為會刻銘詩云正月七日厭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名下無虛士國朝傳記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及誦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玉局治道經在成都府南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太上老君乘白鹿張天師乘白鶴來至此有局腳玉床自地而出太上昇座為道陵說南北斗經去而座隱地中梅花粧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閣簷下梅花落額如錢益增其嬌後人效之為壽陽粧

元夕

金吾弛禁漢執金吾之官掌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弛禁前後各一日狄青破虜狄青宣撫廣西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享將佐一鼓稱疾輒退忽報是夕三鼓已破崑崙關樂昌合鏡陳樂昌公主徐德言之妻也陳亡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公主入越公楊素家德言流離數年至京是日公主令人賣半鏡德言引至寓出半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公知之召言還之厚遺以物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難月中人晉尹思元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月中一人披蓑帶鐵今年當大水思自往視日月中人乃帶劍伏兵當大亂三十年後小清耳後果如其言登高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有登高之會隋文帝於正月十五登高元旨不在即令號名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不如就朕也觀燈賜酒宋宣和中士女觀燈者賜酒一盃有夫婦共遊不獲同進其婦家竊輒懷酒盃因作詩謝曰歸家恐被兒夫怪願賜金盃作證盟帝即賜

之西涼燈影葉法善曰西京燈亦佳令玄宗閉目已在霄漢儀而及地睹燈影亘數十里鐵如意易酒翼日驗之果不誣擲杖化橋上元夜羅公遠擲杖化橋玄宗因遊月宮又謂過路州城又謂至西涼各說不同百枝燈樹韓國夫人置高八十餘尺太乙青藜劉向外傳上元人皆遊賞獨向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然向千炬燭圍楊氏子弟元夜各有千炬燭圍長燈詩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因罷之微服觀燈唐中宗景隆年上元與韋后微服過市觀燈至國忠之第宮女多有亡者宜男蟬都人上元作宜男蟬龍銜燭不周山日月不及照臨故有神龍銜燭照之傳柑見前十五日下造繭開元遺事上元日造麪繭以官位帖置其中以高下相勝為戲

政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皥

其神句勾芒亡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
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是月也以立春先三日太師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齋至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旋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坂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失時徵兆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標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　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至首種不入

註人君于孟春之月而行孟夏孟秋孟冬之政則感召咎徵蓋夏爲巳火之氣所洩秋爲申金之氣所傷冬爲亥水之氣所淫也摯傷折也稷爲百穀先種故曰首種傷于春寒不入倉廩矣

正月聯

條風發歲應同律管輕黃青鳥司辰喚起雲林嫩綠緋梅
拂袖玉堂開翡翠之樽椅柏浮杯金屋挂鴛鴦之幔冰雪
初隨臘改花　○條風謝臘淑氣盈庭年從獻歲柏酒迎春北斗回天東風拂地三陽啓泰四序
柳欲及春看　更端而三微奉符一爲元日迎景婿梅柳粧春鳳曆春回鴻鈞氣暖

立春聯

翠入江煙　銀塘曲水含苔　南方先表農祥
香迎嶺雪　綺閣條風變柳　東郭初迴木德
金剪懸花　旹已回于春意　綵幡銀勝方翻煖氣于遼風
玉盤傳菜　知必舒于雅懷　栢酒辛盤恍對陽和于游日
蒼精啓節　卿雲呈五色之輝
太簇開晨　煖氣散千林之彩

元旦聯

序推四始　仙荚換曆　舊餞寒梅　震陽初動
曆正三元　直草秀塔　新迎暖律　木德惟仁
龍精夜旦　地天交泰　榮高八座　歲時初改
烏曆司春　歲序履端　慶協百僚　民物俱新
盎和送臘
日暖催鶯
賦庸歲月俱增　綠申椒頌之忱　軍民稱慶之時
道德韶華共茂　敬瀝葵傾之悰　福祿駢臻之日
東皇啟泰乾坤桃李生花　青郊布令淑氣先到梅花
北斗持衡中外鬱紳動色　紫氣調元陽春遂同蔀屋
晷移南陸景當鳳曆三元　晴光爛熳梧桐丹鳳聲和
令布東皇春滿龍城萬室　淑氣氤氳牛斗雙龍影動

造化無私總放陽回天上　梅開堪茹勝翻憐宮剪催花
勾芒有信已從春到人間　桃綻欲侵符競事辛盤傳菜
葦桃在戶引玉鈙之祥光　感日月之方除欣同陽表
椒柏稱觴分金莖之瑞露　覩地天之交泰喜共春生
醼臺栢而爲醪甚醉碧桃春色　披鳳曆而莫遂趨承
剪綵霞而作勝欲鬪紅杏枝頭　望龍門而難禁欣忭
寅日陽宗聿發木中之盛　天上雲霞沐青輝之已久
甲爲干始肇開貞下之元　江邊梅柳逆淑氣而猶先
玉勝迎風春酒頻開栢葉　融風入序一年時令從頭
桃扉映日舞筵競落梅花　淑氣開祥萬里陽和有腳
玉燭萬年春宇內共嬉化日　高門白玉鏤金彩貼家家
金羹一杯壽御前分作椒漿　織手青絲剪彩花粧樹樹
曆三百六旬交會之初　歲更鳳琯一年時令從頭
正二十四考權輿之始　春滿虎城千里陽和有腳
牛犢將動有年喜驗于農祥　尺素佔懷乎蛙鳴
鴻庇焉依指日願歸于化治　寸丹寶符了燕喜
氣涵玉燭識造璣衡當天地交泰之日解竹迴春廣雨露
潤灑之天盤椒沸頌其雲臥草茅風傳栢葉千金裘五花
馬莫酹樽酒之細綸尺素書
雙鯉魚但愧美人之遠意

三見東風感楚詞之獻歲蜀提比十島名世之逢午薰然
暄旭以被人請若條隱之扇物帖傳儀日椒花映逸步之
詩節慶開雲栢葉酒岳陽之酒遂使水衡小飲祖具辛盤
何滅仙關大官新分臘酥某詩無試筆慚有白雲之飛食
有素餐鷄換青絲之節心惟葵向律已黍吹燃
炬歌杜陵詎喧櫪馬之贈梅謝陸凱聊托素鴻

啟鷄分之初淑誰幹玉衡綏熊土之慶豊先萌甘草方城
漢水競鼓舞于條風栢葉椒花倍輝煌于蓂曆既流膏而
奮地宜錫福以從天某閱郎樹之新忽訝梅將害擬讀府
蘇之記乃知酒是庵名欲寄春心猶懸臘色折松枝于仙
苑莫陪代塵之談拜家兕了蓬萊竹飛化鳧之般三奈
雲飛常瞻紫氣九農星正遙看青旂 伏願壽如康開府
之孟恩波飛酌福若戴侍中之席皇眷重加仙木日符餞
餘寒于江上農祈是正典嗣歲于宸中凡熙泉之登臺錬
五辛而醑九醞皆化工之
轉斗斂百福而調一元

麟筆書元朽攜龍角羲爻晝奉日會娵訾阻陪後閣之賓
遙致先杯之謙恭惟某氣調玉燭膏潤青規談經勝奪席
漢延論道而傳樽纓殷春風和氣坐消客
子之塵心彩勝金幡難狀詞人之妙語

人日聯

二陽勝節 東郊竹葉 紅飛驟鬟之塵
七日靈辰 南陌櫻花 青送屠蘇之酒

花齊王樹千條柳報王春 雲頭日綻一年事屬陰晴
彩貼金屏七葉蓂迎帝曆 雨腳風收萬壟春隨律呂

茱萸免俗方喜負于靈辰
花勝分春忽羅頒乎盛覲

元夕聯

壁火下樓臺 漢苑煙花駐馬 敲鐵馬之春冰一
笙歌歸院落 秦樓歌舞驂鸞 賦石犀之夜燭一

火盈樹而輝燦 彩雲影落芳辰 暉玉燭之華
虹垂橋而燦爛 皓月光搖良夕 侈銀燈之盛

花明不夜䍐迴鰲背之波 青黎分太乙 行歌處處落梅
塵暗生香霞散魚鱗之浪 白雪和陽春 遊騎人人穠李

樂逢佳夕龍啣燭以照眠筵
尊催良宵鰲駕山而排臺閣

元夕詩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
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九陌連
燈影千門慶月華 一月光三五夜燈焰一重春 一月華連
晝色燈影雜星光 十分桂魄千門爽萬斛蓮花一夜開
鰲臺絕勝宜南苑燈火還同不夜城 燈嫌月淡連天焰
花怯春寒傍火開 火樹連龍苑煙花繞鷲峰 管絃沸
月暄和氣燈火 龍宋有月能開坐
燒空奪夜光 何處聞燈不看來

錦帶書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啟青帝之芳辰
梅花舒臘歲之妝柏葉泛三光之酒飄飄餘雪入簫管以
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書幌性縱
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
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嘆參商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
庸流沉形南畝之間滯跡東皋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
謹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二月 社

建卯 卯茂也陽生而萬物滋茂也 夾鍾 萬物孚夾鍾類而出也 中呂 夾鍾俗名 仲春
仲陽 如月 中易 春皞神 二月 氷泮月 桃李節
周四月 橘如 花月 明庶風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
驚蟄節 雨水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蟄蟲震驚起而出也 日出卯日入酉
上三候 驚蟄後五日桃始華次五日倉庚鳴次五日鷹化爲鳩
桃始華 始音試
倉庚鳴 黃鸝也感陽氣而鳴也

鷹化爲鳩鳩布穀也陽類鷹陰類仲春氣盛故鷙鳥感之而化鳩蓋秋時鳩化鷹再復本形故曰化

徵候桃不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遵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

春分中驚蟄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分者半也當九十日之半也故謂之分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
氣而已陽生於子極於午至卯爲半卯其中分之候也

下三候春分後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

玄鳥至燕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高禖先媒之神也燕亦蟄于巖野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雷乃發聲雷震也屬木而旺與卯陽氣搏之成聲而振起萬物也雷于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
物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
君之象也

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氣浅而光生也

徵候玄鳥不至婦人不孕雷不發聲諸侯擴民不始電君無威震

日次

初一日 天正節 中和節唐德宗令於上巳九日共爲三令節 獻生子民間
以青囊盛百穀瓜菓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 禁烟節 代晦日貞元五年詔以中和
節代晦日百官休假一日 花朝洛陽 踏草節蜀中風俗

初二日 挑菜節曲江拾菜遊觀甚盛 踏青節閩中 花朝洛陽記

初八日 芳春節 釋伽佛生

十二日 百花朝新雨百花朝

十五日 花朝唐以是日爲花朝 眞元節太上老君生 撲蝶會唐

十六日 長春節宋太祖生日

物候芳華

始雨水 蟄蟲咸動 獻羔開冰 玉蘭解 紫荊繁 芍藥榮 杏花飾其靨 李能白 陽雲出

菫榮 采繁 棃花榮

典故

望杏而耕以杏花時爲耕候也 海水氷唐長慶間二月海州海水氷 桃李春宋眞宗朝
日本國人滕木吉來朝詩曰年年三月桃李一般春 進尺尚書令每年二月初二日進鏤牙尺紫檀尺

賜尺唐制二月二日賜近臣紅牙銀尺各一 迎富萬州俗二月二日攜酒筵技樂郊外遨飲至暮而歸
爲之迎富又宋渠之地亦然又梧州容州亦然 宜春酒閭里釀以祭勾芒 禁烟介子推二月一日爲
火所焚國人哀之因禁烟 進農書文武百辟進農書以示務本 白蓮社遠公結白蓮社以書招淵
明答書曰吾性嗜酒若許即往矣遠許之淵明至無酒攢眉而去謝靈運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止之 社前

茶茶之最佳者在社前造其次火前其次雨前火前寒食前也

一社立春後第五戊日爲春社稿舍社賦序曰漢卜丙午魏氏擇用丁未晉則社孟月日則酉各因行運

三代不同

立社禮王爲羣王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爲王社諸侯爲百姓立曰國社自立爲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

秋日祀社秦紀 社綜百家共立者 四鄰會社日四鄰結會 枌榆鄉名漢高祖初禱枌
榆社既定天下詔御史令治枌榆社 新豐社太上皇徙長安不樂高祖問知其愴少年屠酤之輩乃命匠人
胡寬營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并移舊社街巷宛如舊土放雞犬亦知其家太上乃悅 社勾龍社飲椒酒非謂
止灕社勾龍以勞農也春爲農之始戊者土德故置酒灌勾龍也 陳平分社肉社日陳平分肉社長
服其平平答曰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 罷社魏王脩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社日脩哭之哀鄰里爲之罷社

董龍社樹董龍盜屋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分胙衆不平逐之龍乃自造泥

飯牲以祭祭畢於樹下將焚文有白鼠啣文入地穴攜之
獲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詣縣奏聞表其閭曰義里

邴原社樹 原遊飛遼東嘗路拾一錢以繫樹表此錢既無人取去而繫者反多原問其故人答曰此神樹也原悲其由己而成淫樹遂之望中因斂其錢以爲社供

李士謙設黍 李士謙宗族豪長春秋二社會宴醉喧士謙盛饌盈前先設黍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寧可違乎少長肅然而退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不德

停針線 唐宋社日婦女停針線謂之忌作

社飯 以猪肉雜調鋪飯饋送謂社飯

社羹 吳越俗祀社必以羹

社翁雨 提要錄社翁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以有雨謂社翁雨陛

雞豚會 讒紫詩幾點社翁雨一番花信風 韓詩願爲同社人雞豚宴春秋

政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氣候徵兆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証 淫氣皆以類應也

二月聯

杏園斜日節屆良辰柳岸濃烟時臨淑景禱川炫服疑秦代之綺羅蒸野靚粧似漢宮之花草鬪鬪朱鳥初傳金谷新聲花苒芳襲又禁翠纓弱態

○催花令序酡穰嘉時夭桃始華玉顏舒鮮花明麗日鳥弄和風燕入嬌簾鶯囀金谷蝶舞(?)枝敲輕篇箭奏巧慢茶花啓晴烘柳眼

社日聯

自同田父乃命麴生

堪嗟浮世流光 又是去年風物

與鶯燕以相關 話鷄豚而共樂

况當花柳之辰 長其枌榆之樂

高梁新有燕 細柳乍聞鶯

應知花信風來 兒說社翁雨至

隴上鳩鳴酤酊欣逢田父 樑間燕繞恢諧歸饋細君

禮成百祀歲時慶溢枌榆 民重九農村落懽騰簫鼓

分讌啓扉門墻得楊柳之風 玄馬將鳴時節饒杏花之雨

天飛蝴事鷁結有必舒之色玄鳥方至縝默無不暢之聲 走埜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

鳥弄芳園韵响王喬之履飄香墮笄擔風 春宿蝶之花從影流衣擁月聽臥鶴之酒

宴望仙樓正當此日賦清輝閣九是今朝鶯隨玉笛聲聲巧出層陽馬受金羈步步香隨紅雨桑柘影斜幾處有鷄豚之樂枌榆陰裡誰家無短豆之歡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久不違 田翁逆社日邀我嘗春酒 幾點社翁雨一番花信風 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樓樹下行

詩

二月春來半玉家日漸長 二月賣新絲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 三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

陰陰 旁郊二月初離別 獨倚寒林喚野鵲 一月寒儀
滿枝素心寧與鸚鵡期 二月楊花滿路飛 二月山
城未見花 二月初驚見草芽 二月猶北風大
陰雪寅寅 東風二月淮陰郡惟見棠梨一樹花

錦帶書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迴淑氣浮空走野馬于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園韻繫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烟霞尋五柳之先生緊尋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翻誠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蓽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既而風塵傾隔仁智兪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羣之恨敬伸數字用告寸誠

三月 清明 寒食

建辰 辰震也時物震動而長也 律姑洗 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而從新莫不鮮明也 明庶

風 季春 暮春 晚春 末春 病月 蚕月

花時 竹秋 凡百穀以初生爲春熟爲秋若筍以鞭行時分芽露白時爲春及外苞內實冒土而生二三月爲秋 青草 小寒食 寒食前一日也 同月 禊月 般

春

清明節 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三月節萬物至此皆潔齊而清明矣 日出卯入酉躔大梁之次

上三候 清明乙位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爲鴽次五日虹始見

桐始華 桐有三種華而不實曰白桐榮桐皮青結實曰梧桐青桐生山崗子大有油曰油桐始華白桐也十天地合氣搭也

田鼠化爲鴽 田鼠害稼者鴽鵪鶉之屬蓋陰類之屬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

虹始見 虹螮蝀也雄爲虹雌曰蜺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中無雲不見太陽亦不見輒與日相互卒以日西見於東日東見於西

愆候 清明後桐不華歲有大寒多貪殘 虹不見婦人多苞亂一作色亂 田鼠不化鴽國

穀雨中 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三月中言雨生百穀清淨明潔也

下三候 穀雨辰位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次五日戴勝降於桑

萍始生 萍有三種陰物靜以承陽也

鳴鳩拂其羽 飛而翼拍其身氣始然也

戴勝降於桑 織紝之鳥鵟也生穴中不巢頭有毛花成勝三月降于桑蠶蠶生之候也

愆候 穀雨之日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於桑政教不中

日次

初一日 大昕

初三日 上巳 此當作十干戊巳之巳古人用上戊之類無用支者 上巳 陽生於子終於巳巳者巳 元巳 之巳 重三 五月五爲重五九月九爲重九三月三爲重三張詩云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 祓禊 上巳流水洗祓不祥 上巳節 唐德宗以上巳日爲

節令

初五日 禁煙 介子推五日爲火所焚人憐之爲禁煙

十三日 展上巳 唐文宗歸融爲京兆府以事繁又近上巳曲江宴奏請改日上巳去年取十九日爲重陽未爲失遂以十三日爲展上巳

物候芳華

薔薇蔓　木筆書空　棣萼韡　楊入大水爲萍

海棠睡　雪球落　牡丹華　改火　攝桑　須水

分冰以授大夫　采識 識職也車也黃蘗也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采作菹食也　桃花水

榆莢雨　九子萍　蕪毋生　花信風 初春至初夏五日一風候謂花信風始梅花風終於楝風

典故

飛英會 范蜀公居許下作長嘯堂春季花時宴茶蘼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盃風過則滿座無遺者名飛英會

[illegible]遊 成都三月有海雲山摸石之遊山有小池遊人摸石求子得石者男得瓦者女太守設宴[illegible]

百五節 寒食無定日或二月或三月去冬至一百五日有風雨至即寒食也有云清明前一[illegible]日爲寒食故又云百六節

雨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於台州旬餘乃止

思烟臺 晉文公以焚林求介子推有白鶴繞烟而噪或集子推之[illegible]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之立臺曰思烟

武林社 三月三日祐聖觀二十八日東岳廟

油花卜 洛陽俗以三月三日葬花點油祀之灑入水若成龍鳳花卉狀者吉餘以類推名油花卜

登高 肇慶府新慶縣有歌舞岡南越王佗三月三日於此登高

曲江踏青 上巳賜宴於曲江都人江頭禊飲踏青草曰踏青

踏青鞋 三月三日上踏青鞋

留客雨 陸機以三日雨爲留客雨

蘭亭脩禊 王羲之于太原孫統等四十一人會於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重者各搆別體

金人水心劍 束晳曰秦昭王以三月置酒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

羽觴曲水 束晳對晉武帝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

蠶市 成都記三月三日遨所干龍橋名曰蠶市

錢龍會 長安遊女上巳日結錢爲龍作會

鬬草戲 荊楚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鬬草之戲婦

楊花粥 寒食枚萬花輿煑楊花粥

青精飯 寒食採楊桐葉煑飯

龍禁 龍星木之位春爲東心爲火畏其盛故禁之非子推事也

春衫當酒 杜詩人生遇此須行樂典借春衫當酒錢

鬭鴨 鄴中記寒食日俗畫鴨相餉遺今猶效之

政令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是月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

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 供 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是月也乃合累 平 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 那 九門磔 責 攘以畢春氣

失時徵兆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

淫雨蚤降兵革竝起　沈陰感少陰戊土之氣也

三月聯

桃睦紅入晴生竹外之霞柳岸青歸曉度松間之鶴風光佳事雲物快心飄林落絮三千玳瑁之簪剪葉飛花數十珊瑚（○柳含桃間錄肥紅嫩鴬柳排羽戴勝棲桑兩引春情　花營醉眼和催鶯語麗燕花梢蝶趣蜓翻鷺蠶弄巧）之樹

清明聯

日暖輪蹄路　曉覺池臺浮　竹葉酒杯相似
風翻錦繡塵　春隨風雨歸　桃花人面可憐
東風也作清明節　雲暗青山啼杜宇
開遍來禽一樹花　雨寒荒塚臥麒麟
九十春光留不住　活火試新茶此日僅酬寂寞
一聲啼鳥又黃昏　遊人臥芳草佳辰又報清明
桐花吐艷蟬迎煖日添爐　花朔柳媚春老啼鳩聲聲
榆火分新氣助和風回律　萬落千村風送飛花點點
風細杏花天共喜單衣初試　花雨弄晴開遍來禽幾樹
烟晴芳草路又看春酒頻斟　榆烟護暖輕回遊騎芳塵

三月

玉條金屋夜雨滿地飄梨
紅蕊錦茵朝霞侵堦亂草

寒食聯

寒食起愁烟　曲水已傳佳詠　草色淺深圍繡幕
青精廻曉日　崇山堪紀勝遊　花枝上下逐秋千
莫向杜鵑啼處宿　春報禁烟遙想花輿穩駕
楚鄉寒食便思家　時當藏火懸知盥酒初斟
歌舌如鶯躑躅爭翻飛鳥　冷烟初禁家分隣粥之香
舞腰似柳鞦韆競出垂楊　寒火漸新榆變爐灰之艷
白雲拜掃千岩松栢烟霞
碧草追遊萬井樓臺綺繡

上巳聯

曲水流觴布韶光于曲水　滿地落花紅雨亂
春風歸詠紀勝事于蘭亭　一庭芳草綠茵齊
洛邑時和飛閣高凌芳樹　麗日韶光指點桃花流水
山陰氣爽華池俯落彩雲　暮春禊事共傾竹葉芳樽
玉勒金鞍急管鶯催歌板
彩霞玉絮輕花燕蹴舞裀

三月詩

巳日帝城春　傾都祓禊辰　三月草萋萋　黃鸝歇又啼
蚕生春三月　春芳正含綠　帝城春欲暮　喧喧車馬渡
風散五更雨　鳥啼三月春　涼州三月半　猶未脫寒衣
三月無清草　千家盡白榆　白玉一盞酒　綠楊三月天
桃花飛綠水　三月下瞿塘　煙花三月下揚州　三月三
日天氣清　長安水邊多麗人　長安三月百花發　滿城飛
絮何漫漫　點點花飛春事晚　青青芳草暮愁生　千林
欲暗稻秧雨　三月尚寒花信風　夾道桃花三月莫　莫
春三月巫峽長　鳴鳩乳燕青春深　蕭蕭三月閉柴荆
美酒飲教微醉後　好花看到半開時　花明柳暗前溪
水日莫雲
濃三月天

上巳詩

卜洛成周地　浮盃上巳筵　上巳餘風景　芳辰集遠坰
采繭脩禊及芳晨　賜飲初逢禊節　佳昆明新漲碧無瑕
九門寒食多遊騎　三月春陰
堪餐花紅桃碧柳禊堂春

[illegible]令精鈔　三月　十九

清明詩

禁日園林好　清明烟火新　清明千萬家　處處是年華
幾年逢熟食　萬里逼清明　曉日晴明天夜來嵩少雨
千門尚烟火　九陌無塵土　村落清明近　鞦韆稚女誇春
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　清明寒食好園林百卉開　洛
陽城外清明節　百花零落梨花發　內官初賜清明火上
相閑分白打錢

寒食詩

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　寒食山中酒　復春綠楊紅杏
宜寒食　寒食江村路　楊花高下飛　榆柳芳時火　梧桐
今日花　初過寒食一百六　店舍無烟宮樹綠　上巳接
寒食鶯花度莫春　寒食花爭麗　豐江柳獨深　寒食時
空度春遊事已違　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烟散入五侯家
一百五日寒食雨　二十四番花信風

錦帶書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蝶

飛林兢散隹人之靨魚遊碧落疑呈遠道之書燕語雕梁
似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寵大夫之松虹跨澗以
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玆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
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豪鸞詞壇月白吞羅含之彩鳳
辯闡日新但某山北逸人墻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
何年鵠路頹風想簪纓于几載既遠誥嘿且阻江湖聊寄
八行之書代伸千里之契

四月

建巳 巳起也物至此畢盡而起也 仲呂 呂者助也陰助成陽之功也言陽氣極將彼故中難之也 孟
夏 初夏 除月 農節 朱明 余月 橋余 爾雅

清和 乾月 乏之月 四月爲乏之月冬穀既盡夏麥未登宜賑乏也 大荒落
清明風 自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
立夏節 穀雨後十五日斗指巽爲立夏四月節言物至此皆假大也 日 出寅卯入酉戌
上三候 立夏五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後五日黃瓜生
螻蟈鳴 一名土狗好夜出又名螻梟陰氣始故螻蛄應之
蚯蚓出 即地能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
王瓜生 生于野田澤墻垣葉似括樓烏藥圓無了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生青
熟紅
愆候 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權王瓜不生困於百姓
小滿中 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長於此小得盈滿也

下三候 小滿之五日苦菜秀次五日蘼草死後五日麥秋至
苦菜秀 埤雅以苦菜爲苦菜感火氣而苦味成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此宜言英也
蘼草死 蘼草葶藶之屬草之枝葉靡細者凡物陽生者彊而立感陰生者柔而靡蘼草則至陰所生也
故不勝陽而死
麥秋至 凡物以熟爲秋麥備四時之氣今夏中已成故云秋至也
愆候 苦菜不秀賢人潛伏蘼草不死國縱盜賊麥秋不至是爲陰慝
日躔實沈之次日行南陸 夏也 斗柄指南 天下皆夏 天地大籍
在夏人之神存於心
日次
初一日 正陽日

初四日 竹下圍棋勝者一年大吉朝制是日賜百官服紗衣
初七日 沐浴 令人富
初八日 佛節 佛以是日生 龍華會 戒房事
十五日 櫻筍廚
十九日 浣花
物候芳華
牡丹生 吳葵華 蒠乃華 罌粟滿 鵲雛出 杜鵑歸 赤箭生 竹笋出 荷疊錢 荼蘼香夢
木香上升 芍藥相於階 葵花向日黃葵常以葉向日不令照其根 吳葵菜也陽草開花時其花
自朝至暮隨日而轉故謂之向日葵今俗以蜀葵黃葵向日升也 葵衛足即黃葵 南香李四月先熟
梅雨 風土記梅熟時雨謂之梅雨 麥秋天麥熟也

典故

隕霜殺草 秦始皇癸亥九年夏四月大寒民有凍死者 梁乙未年四月大寒 列 漢武帝元光四年夏四月隕霜殺草 又元帝永光元年 又 新莽甲戌年 辛巳年四月皆大寒 爍石流金 淮南子 焦

金爛石 綠露 石流土焦 莊子 萬物敷華 前漢書 開嶠進蚑 齊桓公 赤

脚踏水 馬融夏熱詣同舍曰安得赤脚踏陰山之水以滌煩熱乎 夏扈促耘耡 崔實月令夏扈

即霄脂鳥一名播穀 朱明敷物 前漢書 潤溽歊蒸 選 煎沙枯畝 旱賦 祝融

御轡 暄 暑鬱蒸 熱之化也 炎赫沸騰 熱之用也 夏蟲疑水 莊子 又盧鴻山

志語

政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止 律中中 仲 呂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是月也以立夏先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徽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失時徵兆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朔 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註 申金之氣所洩則應苦雨 亥水之氣所傷則草木枯 寅木之氣所淫則蝗蟲爲災

四月聯

黃催梅雨愛落花之洒途綠滿荷風玩奇雲而映演題鴞 聲聲欲老辛夷片片成泥飛紫霧於林間山如白岸架蒼 粥於休未 樹似青蹊

立夏聯

客撫五絃翠竹初舍新粉方倣羲皇于午夢 鶯歌三徑綠池俄貼青錢忽驚杯酒于辰間

鳥帶殘雲楊花盡村村之雪草勝花時小樹晚收白蝸 蝶分過雨梅子傳樹樹之金風生麥氣平蕪晴放新鵝

摘青梅而薦酒日切懷人 撫綠樹以成帷春歸如客

炎氣扇夏草想迎涼雨日燒天蓮思脫火笪新 籜解拾錦裍之簪簪櫻薦盤登探驪珠之顆顆

詩

摘荷纔早夏驄馬尚餘春 四月清和雨乍晴 麥候始 清和涼雨銷炎燠 四月熟黃梅 麥隨風裡熟梅逐雨

中黃寒岩四月始知春 四月田家麥穗稠 四月江 南黃鳥肥 落絮濛濛立夏天 四月園林春去後深深

密樹陰初茂 麥天 晨氣潤 俄日午陰晴

錦帶書

伏以節屆朱明碧鍾南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金掛陶潛之柳榴風拂戶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皐詩成七步涵蚌胎于學海卓爾超羣蘊鵠抵于文山儼然孤秀但某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為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鶚鷟子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聯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藏之俾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蕪蕘如遇囘鱗希垂玉翰

五月

建午 午悟也逆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 律蕤賓 仲夏 啟名 皐月 姤月 一陰月 中夏 端五月 日長至 日短至 落梅風 濯枝雨 桐花雨

芒種節 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為芒種五月節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 日出辰卯入申酉

上三候 芒種之五日螳螂生次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

螳螂生 一名斫父蟲之有斧者一名斧蟲飲風食露感一陰而生又名天馬言其飛捷于馬也一殼百子生于林木至此破殼而出藥中為螵蛸

鵙始鳴 博勞也二物皆陰類感微陰而生而鳴也音梏

反舌無聲 反舌百舌之鳥感陽中而鳴至是感微陰而無聲也

愆候 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鳴佞奸變倨反舌餘有聲佞人在君側

夏至中 至稱後十五日斗指午為夏至言萬物至此假大極至也 夏至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晰是月乃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曰至

下三候 夏至之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鹿角解 鹿以陽為體以陰為末角末也故應陰而脫諸物皆感微陰之氣而然山獸也形小觭陽角文向前

蜩始鳴 蜩始鳴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蛻殼而成雄者鳴雌無聲音逆鳴于夏為蜩即螗蛄夏蟬也鳴于秋為寒蜩即寒螿也初秋夕陽聲疾小而綠色為蛁了也

半夏生 藥草也居夏之半而生也

愆候 夏至之日鹿角不解兵革不息 蜩不鳴貴臣放逸 半夏不生民多癘疾

日次

初一日 錢財日 此日宜進錢財不宜出 端一日

初三日 扇市 端午前二日為之扇市 試龍舟 端三日

初四日 重四節 獨平陽江南初四日做節謂之重四 文宣王生 一說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出捜神記

初五日 端五日 正也始也 端午 五月建午故日端午 午日 重午 天中節 地臘日 五帝是日校生人官爵

物候芳華

榴花烯眼 萱北鄉 夜合始交 菖蒲有香 即梔子花 葵開錦 山丹頳 木槿榮 三光盛 書雲 頒冰 禁至 伯趙鳴 鶡草 蝤蝶 桃朱

典故

孟嘗君生 蕭史生 弄玉夫也 胡廣生 廣姓黃父母惡之藏於葫蘆棄于河流後人救

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所生則害義背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乃以葫蘆爲姓名廣後官三司 王鳳生其父不舉其叔諭而舉之 王鎮惡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孟嘗以此日生後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乃以鎮惡名之仕晉安帝爲司馬 崔信明生時有異雀數頭形小色采太史占曰午火離爲文采此兒必以文章顯雀小位高後果然 宋徽宗生俗忌之改爲十月十 紀邁生其母棄之村人耿純妻收養年六歲知其母遂泣後傭賃以供母 張嘉生以儒術節文自高與李泌爲友祿山叛詣闕上書補參軍 田特秀生金大定生以進士官轉運 龍舟競渡起于越王勾踐又爲救屈原而起後世遂以爲戲 曹娥江漢時上虞人父盱善舞樂神建安二年五月五日泝濤迎伍君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泣投江而死經五日負死而出 壽索 長命縷 綵絲 辟兵繒 合歡索 百索唐百索粽子 五色印漢五日以五色印飾門戶 五毒符 蒲人

艾虎 朮羮 角黍 烹鶩鵝 菹龜 菹萱花 梟羮 水團 射粉團唐宮中五日造粉團角黍釘金盤中以弓射之中者得食 雄黃酒雄黃太陽之精能辟百邪解諸毒故五日泛雄黃菖蒲硃砂于酒中 榴花觴 浴蘭湯 辛盤 菖蒲酒 益智粽 續命湯盧循遺劉裕以益智粽裕報循以續命湯 江心鑄鏡唐世五日于揚子江心鑄鏡以進 天罡塞鬼戶 諫三事唐武德初孫伏迦以三事上諫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及于民間借婦女裙五百餘以充散妓之服又五日擬于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 三山覆舟陳堯咨泊三山磯有老叟曰午日午時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不行而同行舟果多沉溺次日公再見前叟曰某江遊奕神公當位相故告 洛水寶圖唐垂拱四年五月庚申得寶圖於洛水 獻身唐代宗五日各獻服玩上謂李泌曰先生何獨無獻對曰自巾至履皆陛下賜所獻獨以身耳上曰朕求正在此 五月雪魏靜帝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謂高歡擅權專政築鄴城之應 五月霜雪唐貞觀九年五月李靖伐吐谷渾引兵由南道無人之境盛夏大霜雪 賜綾袴漢章帝端午日賜百官 賜玳瑁釵隋煬帝五日賜百官 賜扇 踏青鬭草

政令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是月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失時徵兆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行冬令子水之氣所淫行春令卯木之氣所淫行秋令酉金之氣所淫

五月聯

珠浦流光乍引吳江之彩鷁銀潭競渡時謳越女之青龍

五葉蓂開映徽圖而益炯九畦蘭浴流翠幄而爭芳榴花

紈錦丹霞掩映朱明蒲節生香白玉輕浮綠蟻

端午聯

榴花焰服拂空近熱之壓塵蘭草爲湯不落既炊之暑滋

故雨枝白濯辟兵非假桃符仙艾內熏蓄藥宜防鬼目舟

競渡龍艭忠魂于楚永艾偏懸虎樣毒魅于高門逐

花泛水艷如越女之臙蘋葉翻風影亂秦臺之鏡

日逢重午 俯躬獻頌 薦登鷄肖 頌擬尚陵
節届一陰 引領祝禧 茂擁鴻麻 歎同燕雀
虎帳生風 日躔東井 茂對南薰 絲縷新縈五色
龍舟競渡 斗指南杓 斑聯北斗 靈符堪辟七兵
玆當午節之臨 佳節偶逢地臘 虔修烹鶩之悰
正值中天之景 良辰正值天中 式佐泛蒲之席
喜遇續縷佳辰 正欲擅時獻頌 丹霞掩映朱明
取効刻蒲勝事 乃承佰序頒施 白玉輕浮綠蟻
圖借朱衣吐焰 盤錯仙人之掌 三楚仰澄清之烈
安依綠綬生香 縷分織女之絲 六師仰震疊之威
營開細柳以摩旂 北日際天中之令節
犀泛青蒲而按節 雄風觀嶺表之太平
鶉首司節宿正楚分 裝法冠而躋獨座天堦處賜皐羹
龍鷁競標條摧荆蠻 僭芝之檢以防三台大內時頒蜀扇
台穎日綬蒲節初成長命縷 仰逐扇之和風長朔披拂
閶燡自淨珠簾不用辟兵符 逢隨車之甘雨時荷栽培
花間帳前開日永周軍之柳 葵心獨映借榴火以抒丹
銅從江上鑄風清馬氏之標 棠蔭方濃對桑陰而沃綠
蒲節生香芳氣飛纏于蒼玉 炎帝初中酒泛蒼蒲之玉
榴花吐艷赤光掩映于紫微 朱明方艷盤堆角黍之金

文源翻浪織玉激以翰霞 虎帳生風三楚仰澄清之烈
彩筆呈葩映丹榴而耀錦 龍舟耀日六師伸震疊之威
繡虎雄文縷縷新縈五色 艾虎懸門舊俗難忘於荆楚
羨梟乳畀靈符堪辟七兵 龍舟躍水忠魂曾弔於汨羅
丹水出魚何來遠方之素 數聲疊震鼓人奏飛捷之兒
赤雲連馬兼照上臨之樽 百尺高標仙客唱奪歸之錦
服以除疴堪比三年艾佩 炎景方中艾葉映葳蕤之瑞
浴而取潔彌思九畹蘭湯 朱明正麗榴花迎午漏之祥
既塗海而無波競看龍舟之戲水
覽晴原而有慶何煩艾虎以祈祥
艾懸鈴閣之旂旗旋蔽丹霄之影
蒲掛齋壇之劍鋒銳閃清漢之光
青絲縈虎靈文握有道之符 炎帝執衡遠耀蒼龍之火
寶鏡騰龍玄鑒明無私之照 故人在抱長隨黃雀之風
日隨化以舒長人山南陸風爲民而解阜童舞束城紀節
正嘉五黃汀山照眼讀騷雅工三楚觴咏同人乃勸千里
暌合之思持有所索陸離之興蕭屈遠襲佩深味于維馨
條雨初收樽陪清于飲醉錫雙龍之鏡如奉德輝溯萬鶴
之波共揚思浪東逢茲陽節感彼泛蒲蔟黍遙傳接鶉勒
紅翼楚舟競發忱趨侍于龍標頤赤蔘而蔆躬何殊靈

賞覩朱絲之約
曾永結綢繆
三光盛而赤燁流八表和而黃琮禮武成慶宴正在朱明
維水寶圖應施地臘恭惟某氣蘊四時聲揚九夏秉乾坤
之大德與物同明表循業于宣平獻身爲壽梟羹絕惡龍
競生明士女歡樂于飛鳧材官無事而躪柳景凉握日氣
炎炎
風

詩

猋賓五月中清朔起南飈 大火五月中景風從南來
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火山突兀赤亭口
火山五月火雲厚 五月夏已半谷鶯先弄晨 五月炎
氣蒸三時刻漏長 言避一時暑池亭五月凉 年年四五
月麥黃葵小秋 五月五日天清明楊花繞江啼曉鶯
林葉黃梅盡山遙半夏新仲夏鳴蟬集茵臨綠樹陰 百
年地僻柴門迥 五月江深草閣寒 五月五日天氣鮮 艾
葉榴花對眼前 鐵瀲五月凉 五月西施採 五月西
湖上荷花十里紅 一雨能生五月凉 火山五月人行
少 自從五月因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 五月榴花照

眼明 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節分端午 候
誰言萬古傳聞爲屈原 五月梅始黃蠶凋桑柘空 五
月炎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 五月看花憐金葉今
朝國草最宜男

錦帶書

伏以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泛水艷如越女之腮蘋葉飄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飈因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凉竹徑托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佳遊乃王孫之雅事某沉疴漳浦臥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榮枯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竹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嘝禮以代勞人佇睹芳

詞帝垂愈疾

六月

建未 未味也萬物向成咸有味 律林鍾 林衆也萬物成熟種類多也 槐月 伏月

遯月 長烈 未垂 且月 百鍾 徂暑 庚伏

金柔 赫曦

小暑節 夏至後十五日斗指丁爲小暑 日 出寅入酉 日躔鶉火之次 景風

前三候 小暑後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

溫風至 此未月之候前兩月皆溫風而此月始極呂覽作涼風至

蟋蟀居壁 羽翼稍成未能遠飛故但居空壁

鷹乃學習 鷹鸇學搏擭迎殺氣之微呂覽作鷹始摯

徵候 溫風不至國無寬政 蟋蟀不居壁急兵之暴 鷹不學習不備賊盜

大暑中 小暑後十五日斗指未爲大暑小大暑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初後爲小望後爲大

末三候 大暑之五日腐草化爲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

腐草化爲螢 草得暑濕之氣變而爲螢一名丹鳥夜光宵燭有光焰離明之極雖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明也

土潤溽暑 土氣潤故蒸鬱爲溽濕

大雨時行 前候濕暑而後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徵候 腐草不化螢穀實鮮落 土潤不溽暑物不應時 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

伏日 伏者何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故至庚金必伏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立秋後第一庚爲末伏共四十日大熱所以對大寒之厲也

日次

初六日 曝衣服書畫 藏水 製百病藥 烏梅子同麩炒黃等分爲末收用時以米湯調服二錢治水瀉食傷百病

物候芳華

榴花發 菡萏爲蓮 茉莉來賓 鳳仙降于庭 蕎麥瓜 黃雀風 鷄冠環戶 莎鷄振羽 三時雨 濯枝雨 送梅雨

典故

六月如冬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 鶴觴 江東人劉白隋善釀六月以罌盛酒于日中經旬不壞而味愈香美飲之久醉士人千里相饋 隕霜殺草 證聖元年六月隕霜殺草 弘州漂麥 泰初

元年六月弘州人張琰晚憩石上有人言曰律呂律呂上天勅汝此月二十行傾雨語畢騰空而去琰遍語鄰人使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日爲雨所傷 蓮花酒 房壽六月造蓮花碧芳酒 冰獸 楊國忠鏤冰爲鳥獸繫金鈴絲絲遺贈王公士 紫龍髯拂 元載有紫龍髯拂色如爛椹長三尺水晶爲柄清冷逼人晝無蠅蚋夜無蚊蜹 冰山雪檻 楊國忠侈奢其子弟伏中鑿冰爲山圍筵席客有寒而挾纊者雪檻卽冰山取象別名也 碧筩酒 魏鄭公伏時避暑于君林宴賓取荷葉穀其心注酒曲柄飲之名碧筩勸 避暑飲 袁紹三伏之際晝日與劉崧飲酒故有避暑飲 伏日寒 唐大曆四年伏日大寒 汲桑重裘 汲桑重裘於盛暑之日累裀而坐使人扇之不涼卽斬扇 巴蜀自擇伏日 其地卑濕草木早生晚落氣異中國 伏

臘稱觴

政令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

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
人納材葦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二黑
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
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去木毋有斬伐不可以
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

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
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力果切其音
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
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
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音宏

失時徵兆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生熟不勻未熟而落國多風欬多風則肺受疾而嗽
民乃遷徙自下升上曰遷此適彼曰徙春氣發散之應行秋令則丘隰水潦
禾稼不熟乃多女災姙孕多敗純陰之氣過盛而反陽之故姙孕多敗皆戊土之氣應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春夏王出秋冬王入
故四鄙入保者丑土之氣所應

六月聯

金流炎海石爍火雲玉枕清冰雲送催詩之雨朱盤丹荔
香遂解慍之颷凉陰蟬透絳紗宿豔螢臨青索

三伏聯

臨流意爽　漱玉飛時節龍藏　火光流影橫銀漢
枕石魂清　松花落處覓冰桃　水寫無聲下翠微
石質寒泉空有夢　皓叟渴思甘雨澤
永壺團扇更無功　蒼生懸望白雲陰
拔暑松竹一瓶浮茶水之冰　浮瓜沉李空傳河朔之風
瀟洒樓臺六尺展簟文之浪　烹羊炮羔聊藉田家之獻
火老金柔正值伏庚之節　搖風竹幕居然塵事頓希
筆精墨妙忽來知己之書　凝冰蘭香略爾烟光將夕
漢人漢事卯不效其包羔
楚俗楚風聊相從於進餅

灑火龍而爍金石赫奕一時粧雪鑑而御蔬蒸清涼五內
故思燒炎室無恃煩蒸灼人而座近冰壺不使暄囂曝骨
螢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
之髩粧操紅影池快蓮生色瀟絲香座酣瓜戰

詩

三月熱如火籠窗開北牖　朱明運將極溽暑晝夜興
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　火龍駕不息
三伏啟炎陽　六月火雲大不雨　三伏適已終　驕陽化
為霖　三伏炎蒸定有無　火山六月應更熱　暄歷六
月滞無津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　六月
禾未秀官家已修倉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　未月
黃衢尼遮　畢竟西湖六月中
妖赤道行　風光不與四時同

錦帶書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蟬噪繁柯
影入機中之髩濯枝遷而潦溢芳槿茂而發榮山土焦而

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足下藏形月府遁跡氷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群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忘言諸不具伸應候面會

月令精鈔下集

厓山易

山陰 鄭 泰子虞 纂輯 會稽 王
吳 振子翼 魯 參閱

七月

蘭亭主思誠景純

建申 律夷則 孟秋 首秋 肇秋 蘭月 大晉

爽節 開秋 始秋 相月

立秋節 大暑後十五日斗指坤爲立秋 節秋者揫也萬物于此揫斂也 日出卯 日入酉

初三候 立秋之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

涼風至 禮作盲風西方淒涼之風也溫變而肅也大雨之後涼風來

白露降 天氣下降茫茫而白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

寒蟬鳴 即寒蜩小而青紫色者物生于暑其聲變之矣

徵候 立秋之日涼風不至國無嚴政 又五日白露不降民多邪病 又五日寒蟬不鳴人皆力爭

處暑中 立秋後十五日斗指申爲處暑言溽暑將退伏而潛處暑氣止息也

末三候 處暑之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鷹乃祭鳥 鷹義禽也秋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必先祭之不擊有胎之禽故曰義

天地始肅 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

禾乃登 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徵候 處暑之日鷹不祭鳥師旅無功 天地不肅君臣乃違 農不登穀煖氣爲災

失政徵候 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七月日無光蟲災歲凶 西南坤方之風名曰涼風主立秋後四十五日坤主蟲故四時不宜暴發則主兵動人病

月次

初一日　乞巧市

初七日　牛女會　七夕

十五日　中元日　中元節　集福世界　大慶之月

盂蘭會

物候芳華

葵傾赤　玉簪搔頭　紫薇洗月　木槿朝榮　蓼花紅　菱花實　苹秀　梧桐葉落　剪秋勝　趣織鳴　清風減寒

典故

七月氷 唐王方翼平西域七月次葉河無舟渡一夕氷合而渡時以爲祥云

織女遊人間 郭翰

乘月行庭中一女下曰吾織女也帝命遊人間願乞神契乃共寢翰問牽牛郎何在那敢獨來女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夜方至一夕悽惻泣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乃贈詩曰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以七寶枕頭留贈而去

點金贈詩 閩中士人姓楊家貧孝親七月七日一道人云姓回至其家久之因取囊中一丸黙一小石爲金曰助爾甘旨之奉楊辭曰不願得此只欲求一詩以爲顧室之光道人因以朱題其壁曰楊君眞愨士孝行動穹壤上帝憐其勤七日遣回在須臾化頑石助于爲孝養子既不我受予亦不汝强風埃雖久留子志堅勿爽行看泉首紀青雲如返掌是後不知其所終

蔡經尸解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得道老君賜之七轉景變靈符位爲總眞眞人常以七日過蔡經家敎經尸解法如過狗竇忽身熱因解失其尸

緱山鶴駕 周靈王太子晉卽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浮丘公接以上嵩年久偶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頭其家候之至日果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

王方平降蔡經家 吳蔡經去家時已老及還更少壯鬢髮皆黑語家中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作數百斛酒飲之至日方平果來乘羽蓋駕五龍有金鼓簫管人馬之聲

麻姑降 王方平降蔡經家持玉壺十二皆蠟封遣人招麻姑至會王方平云接待以來東海三度桑田方平曰海波行復揚塵也麻姑手甲如鳥爪長數寸蔡經心想可爬背癢忽有鞭鞭經背云

王母降 漢武帝七月於承華殿忽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武帝乃張雲錦帷燃九光燈焚百和香候之王母頃刻駕臨乘九色斑龍紫雲車至二青鸞夾侍其旁而下與帝會

織女降銀州 郭子儀從軍沙漠間後回銀州于七夕夜見空中赤光軿車繡緯中坐美女垂足于床自天而下子儀意是織女乃拜祝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而去後子儀貴盛鎮河中疾甚三軍畏懼子儀曰吾自知未衰因語其事衆賀後年九十

騎赤龍 陶安公六安冶師七月七駕赤龍上昇由東南而去

五寶玉 女尼李眞如于七月七日見五色雲墜地一囊中有五物乃寶玉也

竇后神光 後漢竇后少時頭禿不爲家人所齒七夕皆看織女后獨不出有神光滿室而容麗

天開門 有幼女七夕見家人禱望天門開女獨不出禱乃曰若當見卽賜赤見之至夜深忽見天門開及長嫁富家家益盛有賈客貨其絹百疋去而覆舟此女偶開後旁見絹在其中而微濕

牽牛 河鼓謂之牽牛星又名黃姑

一年一會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容貌不整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其一年一會

雙星 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爲之織女雙星也

烏鵲橋 七月七日織女赴牽牛烏鵲塡河成橋而渡

曬腹中書 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衣服隆乃臥日中出腹云我曬書

曬褌 阮籍好酒而貧七月七日諸阮富足皆曝衣庭中絺繡滿目籍獨豎長竿標一布犢鼻褌于庭前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灑淚雨 七日雨謂之灑淚雨

曝衣樓 太液池西有漢武帝曝衣樓七夕出后衣曬

開襟樓 漢采女七夕乞巧于開襟樓

九孔針 唐宮中乞巧事乞

私願 係于七夕晚設酒脯禱于牛女乞之

蛛絲乞巧 明皇與貴妃七夕宴清華宮列花菓酒饌于庭求恩于牛女星又罝蛛于小合至曉開盒示之有絲在菓上爲巧外人效之

織女金針 肅宗時鄭氏女采鐶乞巧夜夢車輿隨織女遺一金針綴于紙中三日始開不則再化爲男丹張氏遂成二日而開惟空紙後母脈

而柔娘病不語惟曰母懷男子是我也及生一男面柔娘死因名曰叔子至長有才名後官至御史

流星金梭 蔡州丁氏女七夕禱見流星墜筵中爪上明日視其上得金梭自後巧思益進竟為世之名姝云

弄化生 七夕作蠟嬰兒浮水戲弄為有子之祥名化生

摩喝樂 以土偶悉以雕木綵裝欄座或用紅碧紗籠金珠牙翠裝成有一對值數千者

水上浮 京師七日以黃蠟做鳧鴈鴛鴦之屬綵畫之飾以金縷浮于盆以玩謂水上浮

百子池連綬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大人侍高祖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畢以五色綫相羈謂之連綬云

金鈿七孔針 中尚署七日進金鈿七孔針

赤彘生漢武帝 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崇芳閣帝遂覺見赤氣如林故閣為猗蘭殿使王夫人居之乃生武帝

孤山魚鼈 孤山嶺有池多魚鼈七日出遊族類各別

中元典

玉京會 地官校選天人分別善惡作六都大會于玉京山誦老子經十方大聖普誦

盂蘭會 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不得食佛令作盂蘭盆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菓着盆中供養十方佛而後母得食目連白佛凡弟子行孝者亦應奉盂蘭遂為盂蘭會

禮空王 唐憲宗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

水陸 今水陸齋儀始于梁武帝武帝居法雲寺夕夢僧教設水陸齋覺而求其儀世無其說因自撰集儀文既成設之于金山大抵眾教母事云爾後世中元各僧皆設水陸大會放燈度孤

水燈 南國風俗中元夜家家具齋供于門外祝祀傷亡沒水燈三十六名曰度孤亡界三十六類

步輦名學士 明皇七月十五日甚思姚元崇論時務因步輦名之

遊赤壁 蘇東坡謫黃州者泥浮命棹

雜紀

吹角射鹿 契丹風俗每歲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至七月上旬復入夜半彌人吹角作鹿鳴誘麞鹿集而射之

起盆解索 永州少年以七月擊鼓舉入民家行盜皆迎為鼓具謂之起盆後為之解索喧呼夜闘

梧桐金井 世嘗言金井梧桐非也非是乃禁上史常俗王禁之有黃圖文如井故曰金井耳謂言為確

政令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所類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平視折哲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培垣墻補城郭

失時徵兆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亥水之氣所洩介蟲敗穀戎兵乃來介蟲兵之象行春令則其國大旱寅木之氣所損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秋主殺而反行春令故陽氣還行夏令則國多火災

熱不節民多瘧疾巳火之氣所傷

七月聯

水輪升霧坐飛度襪之塵玉杵清霜鵲駕瀾裙之水事感
則萬緒同流情鬱則百憂總集登高起今昔之懷望遠切
睽離之恨

立秋聯

光陰轉轂 落日誰家吹笛 風烟淒而庭樹寒
蹤跡飄蓬 西風何處倚樓 草木落而蘭臯晚
一葉梧驚紫陌夜深露滴 玉嶺清霄傳書悲來塞雁
千峯雲暝碧空夕爭火流 銀河白晝伏枕愁聽莎雞
吹蒻練於江風山搖望眼
擁齊紈於海月樹繞吟魂

七夕聯

白鵲山頭 橋成占鵲羽 共悵天上佳期
青鸞池上 盤巧鬪珠絲 莫負人間良夜

月令精鈔 七月 三九

已擲風于彩佩 天上歲時星轉
忽傳信于香筵 人間離別水流
霧佬影斷新愁錦字封提 銀河牛渚音憑雀信之傳
團扇凉生舊恨金錢拋擲 金井鳳機巧就蛛絲之送
霧仙問偶駕白雀于緱山 問天孫之乞巧爭慶絲樓
西母遊神集青鸞于華殿 祈星郎以賜恩方開粉席
天上佳期又會雙星于銀漢
人間樂事宜延片月于瓊樓

錦帶書

伏以素商觴辰白藏届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
夜凝直泣仙人之掌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
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
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
但某一介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

罕逢見日俛仰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鴛鴨
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七夕詩

一年銜怨別七夕始言歸杜槎來人泛海橋度鵲填河李
青女三秋節黃姑七日期趙雲漢彌年阻星筵此夕同李
今年七月閏應得兩迴歸王悵悵一宵促遲遲別日長
妙會非綺節佳期乃隔年 初商忽云至暫得奉衣巾庾
一聆誠已故每聚忽如新沈約 代織女贈牽牛如何寸心中
一宵懷兩事猶憶今春悲尚有故年淚王筠 代牽牛荅織
女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來襟未解帶迴鑾已霑軾邢
子才漢曲天榆冷河邊月桂秋橫波翻寫淚束素反緘愁
江總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此夜
樓天上裁紅粉席法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
綫 婦疏隨月落織女逐星移離前悲夜夜別後對空機
歡逐今宵盡愁隨還路歸猶將宿昔淚更上去年機 誰
能留夜色來夕倍還梭 一年銜別怨七夕始言歸 那堪
盡此夕復往弄殘機 年年今夜盡機杼別情多 靈歸

月令精鈔 七月 三九

天上匹巧乞世間人 雲錦虛張月星房冷閑秋遙憐天
帝子辛苦會牽牛 古來傳織女七夕渡銀河 鳳律驚
秋氣龍梭靜夜機歡餘夕漏盡愁結曉驂歸 月帳銀河
次第開多情惟恐曙光催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
巧來羅疊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來 七夕今
朝看碧宵家家乞巧望秋月鵲橋崔嵬河宛轉織女牽
牛夜相見笛陽女兒迎七夕乞巧樓高高百尺
君不見古來巧拙何足語歲歲樓前競兒女

孟秋藻句

玉衡指孟秋衆星何歷歷古秋風忽嫋嫋向夕
引涼歸梁文帝 蓁星初伏火秋霜正動鍾庾信
夏末臨曉落秋影入簷長元稹 律變新秋至蕭條自此初
司空曙 將秋數行雁離夏幾聲蟬杜 七月新秋風露早歐
陽修 小暑南收大火西流休塘改夏雲物凝秋務宵王次
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潦收而水澄九辯 露液月肅霜
庾秋登孟秋之月天地功成 高秋應爽節 開秋兆涼
氣 蟋蟀始吟秋鮑 香兒蘭秋 秋風起兮白雲飛

秋七月 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 穀傳 四德備而後為乾一
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一時不具
則歲功廢矣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時天
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時有霖雨 韓於今不同者類此 以也今則秋令交而時言出北風土亦異凡書傳所言

八月

建酉 酉者緧也時物皆緧縮也 律南呂 南者任也呂者助也言陽氣尚有好生陰助陽成功也

仲商 中秋 桂月 提要 正秋 莊 清秋 賦 西成 南呂

律 梧月 太初 素節 流火 長王 酉月

端正月 壯月 橘月 竹春 函鍾 閶闔風

荳花雨 觀卦 八月

白露八月節 處暑十五日斗指庚爲白露 言陽氣漸重露凝而白也 日出卯 日入酉 日躔鶉尾之次

上三候 白露之五日鴻雁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

鴻雁來 自北而南來也

玄鳥歸 燕乃北方之鳥故日歸

羣鳥養羞 羞者謂藏美食以備冬月之養也羣者衆也

徵候 白露之五日鴻雁不來遠人背畔 又五日玄鳥不歸室家離散 又五日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

秋分八月中 白露十五日斗指酉爲秋分陽生于午極于亥故酉其中分也仲月之節爲秋分秋爲陰中陰陽適中故晝夜長短亦均焉

末三候 秋分之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

雷乃始聲 雷震也木也二月出地八月入地而萬物亦收也出則興利入則除害人君之象也

蟄蟲坏戶 坏細泥也坏其蟄穴之戶使通明之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

水始涸 水春氣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徵候 秋分之日雷不收聲諸侯淫佚 又五日蟄蟲不坏戶民靡有賴 又五日水不始涸甲蟲爲害

日次

初一日 絲囊柏露 弘農鄧紹八月朔入華山見一童子以五色絲囊取柏露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因作眼明袋以洗眼

初四日 絲絲祝壽 以絲絲向北斗星下祝求長命 奕棋占福 竹下圍棋勝者吉負者凶

初五日 上金鑑錄 唐玄宗千秋節羣臣皆獻寶物張九齡述前代興廢之源爲書五卷上之名千秋鑑云

初八日 東橋小春 竹醉日 是日種竹易活

十二日 紙月 長慶中弘農楊蘊夜謁王先生留之宿先生名其女七娘謂曰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東垣須臾月出炯焉開樽對飲欣然滿室如燭夜半收之而光滅

十五日 中秋節 是夕月中天最正乃太陰朝元之夜宜守夜燒香 日夕 端正月 一年秋 三五夕 蟾晲圓

十六日 二八秋 唐 仍圓月 山河減影 山河令減清輝影

十八日 錢塘潮

廿七日 紱麟 孔子之母顏氏禱于尼山之野遇麟乃解繡紱繫于角遂有娠生孔子

物候芳華

槐花黃　桂香飄　斷腸始嬌　白蘋開　金錢夜落　剝棗　櫻珠即覆盆子　牡丹誕　景天華　竹小春　霜林衰草　鳩化鷹　龍潛淵　橘分發獄　燕辭巢　蟋蟀在宇　蟒芒　蟋蟀鬭虎虎不能勝　黃雀魚惠州海南八月魚化為黃雀十月後復化為魚　鶴警露八月白露鶴即鳴而相警鶴為露禽即馴養于家者露下即去白鷺亦然　剝棗斷壺　毛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　紫金蓮嵩山法王寺石池生紫金蓮遇中秋開一月乃神光說法時從地湧出移他處即枯死　金籠蟋蟀開元中至秋宮人以金籠閉蟋蟀置枕畔夜聽其聲

典故

黃帝鼎成 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荊山之陽八月望鼎成帝崩騎龍上昇　**子胥潮**　**幔亭會** 玉皇與天姥魏眞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幄　**霜娥怨** 古樂府曲漢人以中秋月作此　**觀廣陵濤**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偕與諸諸侯並往觀于廣陵之曲江　**寒暑勻** 秋之與時先夏後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終十五日于夜又月之中稽之天道則寒暑勻取之月數則蟾魄圓　**瓊樓玉宇** 熙寧丙辰中秋蘇東坡歡飲達旦大醉作辭節下傳唱神宗聞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乃曰蘇軾終是愛君遂命移汝州　**天子請客** 王岐公在翰苑值中秋夕帝于宮中問當直學士左右以對遂名至賜酒對坐語曰節下無事與醉聲色何如與學士對飲令宮嬪進酒命各以巾帶索詩乃以金琖雀釵簪其幞頭曰須與潤筆宴畢醉起謝令不必拜撤金蓮燭送歸院明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學士直宿** 唐玄宗蘇頲與李義府對掌文誥帝顧念之深是夕直玩月文酒之宴月色如畫撤去燈燭　**解縉侍宴** 永樂中秋上開宴賞月雲陰名學士解縉賦詩遂口占落梅風詞一闋上歡甚復命賦又成長短句上益喜乃同至夜半月復明上笑曰子才眞可為奪天手段也　**鳳山月巖** 杭州之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拔地上有一竅長尺許名日月岩惟中秋月穿竅而出平時則斜出竅外題詠甚多　**兎胎蚌珠** 八月十五月明深山之兎結胎滄海之蚌結珠　**金蟆** 長慶中有人于中秋夜見光發于林間如疋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蟆人疑月中者　**嵩嶽會** 田璆鄧韶元和癸巳中秋夕與羣仙會於嵩嶽　**梯雲取月** 唐太和中周生有道術中秋會客乃取筯數百條繩以為梯以手舉衣取月于懷中出月寸許則光色焰耀寒氣入肌骨　**天柱玩月**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無月知微曰可備酒肴登天柱玩月既出天關月即飲至月落方歸下山則疾風苦雨陰晦如前　**遊廣寒宮** 唐明皇與中天師遊月宮寒氣逼人過一大門在玉光中榜曰廣寒清虛之府見素衣美姬十餘人皓衣白鸞舞于廣庭大桂樹下樂聲嘈雜明皇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又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玩月乃取柱杖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帝同登至大城闕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歌舞曰此霓裳羽衣也帝密記之及回其橋隨步而滅旦卽製霓裳羽衣之曲　**紫雲回曲** 明皇與葉法善中秋夕遊月宮聞奏樂上問之曲名曰紫雲回曲也上密記音調歸製歌之　**天樂遊** 明皇與太眞及葉法師中秋遊月宮少傾見龍樓鳳闕冷氣逼人後西川奏是夕天樂過　**鍾陵仙侶** 鍾陵西山有遊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豪士多名姝善謳者唱和有書生文簫往觀覩一麗姝唱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生意其神仙也立而不去姝亦相伴引至絕頂俄頃有仙童判曰吳彩鸞以私故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姝同生下山歸鍾陵一紀後各跨一虎而去　**南樓乘月**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徒乘月登南樓俄而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且住老子興復不淺也遂據胡床與浩等談論達旦而去　**南郡詩會**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以館閣帶職為僉判賓主相得中秋陰晦君玉密諭公已寢急為詩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惹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起名客洽濃大會夜分月果出達旦紅粉雜沓一年勝事之最　**虎丘看月** 蘇俗中秋駢集虎丘酬飲　**社日贈葫蘆** 廣記秋社婦女歸外家外舅姨皆以新葫蘆贈之云宜佳外甥　**陰晴間** 中秋天色陰晴郎發狄皆間　**牛渚詠詩** 袁虎為人傭載運租于牛渚月夜詠詩謝鎮西尚聞詠詩聲問之乃是袁作詠史句尚遂乘舟相邀大相賞　**踏八步** 南北風俗中秋夜士女出遊名踏八步以却疾又度橋為之過運　**狗寶** 不知所自出凡狗望月而戲即吐寶如團久而復吞之今藥中狀色不一難辨眞假　**君山夜笛** 賈客呂筠鄉中秋夜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忽一老人挐舟來于懷中出三笛為吹最小者三聲風濤跳躍而止

政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茈）觿（攜）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其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女教切）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天子乃難（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教）脩囷倉乃命有司趣（音促）民收斂務畜（蓄）菜多積（恣）聚乃勸種（去）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失時徵兆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秋雨成物之雨卯木之炁所應）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午火之氣所傷）行冬令則風災數起（北風殺物也）收雷先行草木早死（收聲之雷先時而動以慾陽也）

八月聯

露和玉屑金盤冷浸樓臺月射珠光貝闕寒吹絃管蕭心

塞鳥御風萬里奮搏天之翮江鱗觸浪千尋揚激水之鬐

中秋聯

去鳥來鴻檻外天上幾回今夜　喜素景之氣方中

飛雲落木杯前人間空度百年　想廣寒之游如在

少年多載酒之歡　冰輪兎杵炫冷影于人間

騷客有泛舟之樂　玉樹霓裳嘯輕飈于庭畔

九秋方半星樓蕙帳涼生　于律思中天襯樓臺疊浪

五夜初長風笛金天爽徹　銀蟾正滿風吹絃管過雲

寶鑑流光冷浸山河百二　望隆北鑰既勞半壁以撐天

桂花拂影香浮世界三千　典湓南樓試展一樽而吸月

令節平分碧洗四天一色　析楊悉洗大開不夜之迷途

舒光滿馭消麥千里無埃　圜闠俱空共誦中天之明月

平分秋色一輪滿快挹光儀　絃管開雲驚破晏君之夢

長件雲衢萬里明北方明斷　廣寒曲度如同公遠之遊

醫圖書懸廚後悉登稿褱於有秋

紿人蹺汗胸中大破迷途於不夜

何時無圓魄獨擅中秋此興有南樓雅張三楚遠空如書

光躋仰數秋毫銀漢無聲江水平分素練桂子香而暗落

影接青鸞梧葉舞以生瀾光浮白鳳

嘉此月夜之皎潔美哉台匽之澄清

洞庭四望無待遠觀枚乘之濤美人一方爭傳再出謝莊之賦素韻堪挌於警鶴流光倍繞于樓雅某驚神女之弄珠想仙人之修斧闕山勝事猶憶慢亭之觴楚客羈懷欲追牛渚之咏雖攬不盈手寄遠緒以飄飄而清可如心挹餘光而耿耿馳悰

浮蟻托宇初鴻

宜理發于南樓遽傾漿于北斗對嬋娟而人千里同驚照地之霜瀰蒹葭分水一方倍感流衣之露想武夷之會既行樂于寶座雲霞乃廣陵之觀猶托懷于交遊兄弟某懷牛斗之泛槎憑虛真到書樓臺之近水得照偏多恨不得邀素娥而遊清虛悅已覺乘彩鸞而舞桂樹

玄御當秋奮乾純炬論時令則六氣惟中較圓光則三門不夜對銀河而望遠托皓魄以陳詞恭惟某秀握木壺香醲金粟青鸞山鳳共卯漢月澄清玉宇瓊樓倘見大臣原采心珠高朗智劍橫空素韻堪挌警鶴流光倍繞樓鴉某道然守帶驚微弄珠術瑚梯雲馳思修斧金盤玉屑知流瀣之非遙貝闕珠宮詠津槎之可問、

兩度看洞庭之月秋滿楚天千里懷君子之風情深良夜忻惟光霽抱此清卿智府澄空濟銀河而皎皎思波際漢零玉露以瀼瀼身在瓊宇之中纖塵不到人遊冰壺之境萬戶皆圓桂闕落香衣袖撲天中金粟蓮房墜粉酒氣收江上芙蓉蟬集朱巽之冠已預占開才之佳兆蟾照蘇願之宴思往從微燭之良遊晴光秋半詎非待月之人旅思風前同是聚星之客正水靈之有想忽玉舉之遙分江晩芙蓉涼氣微侵懷袖露清

金粟天香

靜洒衣裳

三百六十光陰幾如秋色二十四橋明月生聽簫聲況凌虛萬萬馬之濤而挾羽下變城之鶴水晶瀣𩙪那知庾亮之樓天漢乘流

忽問君平之斗

中秋詩

一年逢好夜萬里見月明　秋色今朝已半分　八月三五良宵嘉蟾兎光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　高秋滿例水萬里正圓明　此夜若無月一年空度秋　莫辭終夜看動是隔年期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八月十五

瀲灔觀天下無　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飲奈如何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花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　風簾淅淅銀漏痕　中秋雲淨出滄海　一半秋光此夕分去年中秋端正月　今夜霽寒當碧天

錦帶書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侶領袖嘉賓傾玉醅于風前弄瓊駒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既傳蘇子之書更泛陶公之酒聊因三鳥略叙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明風念不黜魚緘

九月

建戌 戌者滅也時物皆衰滅也土盛于戌土陰之主也萬物畢成陽下入地　無射 射[illegible]厭也陽氣上昇

季秋　暮秋　晩秋　末秋　暮商　季商　抄秋

菊月　天睢　玄月　霜月　深秋　霜辰　長月　五陰月

寒露節 秋分後十五日斗指辛為寒露言露冷而將凝也　日出卯日入酉　日躔大火之次

太陽過卯

上三候 寒露之五日鴻雁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花

鴻雁來賓 此戌月之候也候雁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

雀入大水為蛤 雀陽物蛤陰物此黃雀也寒嚴所致此飛化為潛也大水海也

菊有黃花 菊華于金獨曰有秋令在金專言其黃金有五色季秋土旺之時故曰黃也

愆候 寒露之日鴻雁不來小民不服　又五日雀不入大水失時之極　又五日菊無黃花上不稼穡

霜降九月中 寒露後十五日斗指戌為霜降言氣肅露凝而為霜矣

下三候

豺乃祭獸 祭獸以獸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也

草木黃落 黃落色黃搖落也秋肅氣使之也

蟄蟲咸俯 咸俯乃垂頭寒涼不食也

愆候 霜降之日豺不祭獸爪牙不良　又五日草木不黃落是為愆陽　又五日蟄蟲不俯民多流亡

日次

初五日　皇極日
初八日、馬當水府助風　王勃赴滕王閣宴賦
初九日　重九　重陽九為陽數日月金應故曰重陽陽數節　吹花節
菊花節　登高會　茱萸節
初十日　小重陽京師士女十日再會為小重陽十日菊鄭谷詩紙縫今日人心變未必秋霜一夜衰
十五日　雞黍約後漢范式與張劭為友劭告歸期是日過元伯家九月十五日伯母殺雞為黍以待果如約
十九日唐文宗展上巳于三月十三展重九于九月十九
物候芳華

菊有英　菊花金吐　芙蓉冷　花拒霜　芰荷化為衣　山藥乳　筐竹筍　乳柑　蟋蟀在戶　鷸鷸隕霜　霜鐘鳴　藍花風　鯉魚風　黃雀雨　雁送霜信　閶闔風　秋社成　鷫鷞畏日

典故

九月黎花唐武后季秋出黎花一枝以示朝臣皆賀改月唐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曰九月而衫十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如何左右稱善李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瞿然止契丹打圍九月九日契丹國王打圍闘射虎少者輸重九日設筵席射罷登高與番漢臣飲菊酒出生兔肝麋舌拌醬食之又以茱萸酒門戶辟惡桂臺釣蛟漢武帝以季秋泛靈鶂舟下昆池中內桂臺之上以香金為鉤纏絲絲為綸丹鯉為餌釣得白蛟付大官為鮓肉紫骨青香美無倫失政占霜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誅不原情霜附木不下地不殺而誅霜反在草下物不凋九月物不凋三月草不傷宋左妻公宋皇父圖為平公築臺妨農功子罕請俟臺杵歌不聽築者歌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今纍脈者歌以應聲起此

九日典

玄帝飛昇北降眞武玄天上帝成道於武當山飛昇天師漢時張道陵與妻雍氏同時飛昇

餻字韻詩詩話劉夢得作九日詩以五經無餻字輒不復為故宋子京詩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闘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中一世豪辟邪延壽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九日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云不食糕袁德師乃給事中高之子九日不忍食糕為音似高九日館齊武帝立賜宴

校射唐蕭瑀不解射九日賜宴校射矢下著鵠歐陽詢戲詩曰急風吹緩箭弱手御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借問誰為此只應是宋公戲馬臺宋武帝為宋公時在彭城九日出遊項羽戲馬臺遂相承為故事

黃菊歌德宗九日作黃菊歌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耶時綬為學士以心疾還第即遣使持示綬遽奉和附進沙苑射鶴唐明皇九日獵沙苑射中飛鶴帶矢西南飛去益州道觀有道士徐佐卿寄寓是日持一

箭歸曰吾為飛矢所傷已無恙因掛箭于壁書其月日云此後十年箭主至此付之後明皇幸蜀至觀乃見是箭驚憶之龍山落帽桓溫九日集寮屬于龍山風吹孟嘉落帽不覺孫盛時在座溫授紙筆命嘲之著嘉坐處嘉見之而笑請紙筆以答之東籬把菊陶潛九日無酒坐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花盈把少頃見白衣人至乃太守王弘轉致醴通之隗酒至遂酣飲菊下贈菊魏文帝作書贈菊于鍾繇聰明尉魏奉古為雍丘尉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日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徐笑曰適記之耳汴守目為聰明尉布衣預宴蘇明允初至京師為歐公所知韓忠獻重陽置酒惟歐文忠與三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其間賜錢貞元四年敕重九日賜學士錢為節賜橘唐于蓬萊殿九日賜羣臣橘柚賜餻酒宋九日賜近臣花糕菊酒相府題詩李義山乃令狐楚故吏楚子綯繼相殊不展分重陽日義山題詩綯府雨花臺南都九日登雨花臺士民宴集徹夜不散上方烟雨蘇州九日士大夫俱集于上方山之治平寺遊宴歌舞畫船含尾而泊十餘里不斷雖大雨亦然至夜始罷滿城風雨潘大臨云臥聞風雨攪林聲起題曰滿城

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敗興竟不成詠

嶺南氣候 東坡云嶺南氣候菊花開即是重易涼天佳月即以爲中秋菊以爲節不須斷以日月時也

五色糕 盧公範九日上五色糕飾以菊花枝茰茱樹

花糕 燕都

棗糕 皆古時俗所尚

九日臺 齊武帝立商飇館于新陵寺岡直呼爲九日臺

九仙山宴 楚王無諸九日宴于九仙山有千秋堂四徵亭

鳳嶺三隥 襄陽宋武王陵高處三隥即山簡劉弘九日登

商宴賞地

龍沙 南昌登高地

九井山 姑熟桓公登高處

政令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亦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 即夏楚二物 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 塈 其戶乃趣 促 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 去 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失時徵兆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未上之炁所感 冬藏殃敗 水大浸賓害之藏 民多鼽嚏 未涕 氣窒于鼻曰鼽聲發于口曰嚏肺疾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丑土之炁所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 辰土之炁所感 民氣解惰師興不止 氣暖民情兵興不止息也

九月聯

青山薄暮飛鴻影斷孤村碧樹窮秋流水聲歸別澗
闊河白雁龍山蕭瑟登高籬落黃花栗里淒涼送酒

重陽聯

丹楓如錦但遣青尊不負滿頭須插于黃花
綠醑成醇從教白髮相催開口休論于塵世
晴光浮碧水之槎綠酒黃花一任蕭娘之風雨
樂事寄青山之筆白衣青眼況逢故國之山川
往裹絲苔令落參軍之帽齊謳雲管悲搖寒女之心
籬邊黃菊堪傳工部之杯楚練霜砧愁搗佳人之手
桓景佩茰誰訓橫災之可避鴻澤微歌萬寶穰穰玉露
孟嘉落帽曾知佳節之堪酹鳳郊覽德三珠濯濯金風
日月俱陽答佳辰而載酒江山獨異
渺羈緒以懷人雁影來賓籬香作主
興逸龍山可想萬年之雅韻不敢題糕何異劉郎閣筆
臺登戲馬應愉一世以自豪有懷送客僅同杜老哦詩
露懸朱絃柏府紫烟山之色霜凝綉斧
楓潭清潦水之波喜日逢重荷天有二
丹楓兩地如爭爲于醉客紫茰一枝欲仗添予逸興分王
江州甕頭之釀已傒先施贈劉夢得盤中之糕聯供作賦
憑高而嘗胥近氣挾凌雲舒嘯而彩霞飛聲流爽籟餐
英引壽笑鄒谷之尋泉飲酎導祥叱長房之繫佩如浮阮
生見有菊蕊之杯同宴
龍山羅落烏皮之幘
三年楚客欲沾崖國輔之裳一紙故入還動白行簡之詠
倚閣邀黃菊數霜徑之就荒出門見白衣掃風軒而欲舞
歷原醒而陶潛醉寒香之知己則同孟嘉落而杜甫扶
烏帽之風流各異賞心不殊于戲馬籬色弁帶子飛鴻萩
葭縱橫托伊人而懷千古茱茰把翫因兄弟而命友生從
此授始寒之衣登山發健詎止沽破愁之酒桂杖餞饒以
我感秋殯攖病絡賴君知節恍作勝招惟自保丁歲寒無
不貽於花笑蒲城風雨未必造物之妬遊兩地雲霄能忘

誦仙之
寄遠

錦帶書

伏以夙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聘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聲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序節景窮秋霜挹樹而摧柯風拂林而下葉企堤翠柳帶星彩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稱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音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仰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十月

建亥 亥者劾也言陽氣劾殺萬物也 應鍾 鍾者動也言物應陽而動不藏也 上冬 陽月

良月 大章 陽止 開冬 初冬 大素 亥仲

大月 首冬 吉月 坤月 陰月 小春 橘

月 正陰月 大義 娵訾 小呂 暢月

立冬節 霜降後十五日斗指乾爲立冬十月節日出卯辰 冬者終也言萬物此時皆終而收藏也日入申酉

上三候 立冬之五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人大水爲蜃

水始冰 水面初凝未至於堅故曰始冰

地始凍 土氣凝寒未至于坼故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亥月之候雉陽物蜃陰物大蛤也陽化陰也大水淮也

愆候 立冬之日水不冰是代陰負陽也 又五日地不始凍咎徵之咎 又五日雉不入大水爲蜃

園多
淫婦

小雪十月中 立冬後十五日斗指亥爲小雪十月中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時言小者蓋寒未深雪未大也

下三候 小雪之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橘始黃乃閉塞而成冬矣

虹藏不見 陰陽氣交而成虹此時純陰而無陽故悉不交而虹故伏不見虹無質故日藏言氣下伏也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天氣升地氣降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

橘始黃閉塞而成冬 天地不交則二氣不通不通則閉塞也

愆候 小雪之五日虹不藏婦不端 又五日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妒 又五日不閉塞而成冬 坤道不正

日次

初一日 正月之吉 周正建子十月朔也 水德歲首 秦始皇以爲周得火德而王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會朝皆以十月朔以六爲紀 拜冬 須曆 拜墳墓

祀井 送寒衣 煖爐會 賜紅錦袍 宋

十五日 下元節 水官解厄 水府校籍 遊赤壁

張燈 太平興國五年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久先開寶四年中元張燈火後于淳化元年悉罷之

十六日 寒婆生日 晴主冬暖

念五日 青牛度關 周元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老子度函谷關令尹喜先敕門吏曰有老翁從東南來乘青牛薄板勿聽過關是日果來留之授喜道德五千言而去

物候芳華

木葉脫 芳草化爲薪 采蔵 若林 朝菌歇下
篠隕 蓏藏不見 橙黃橘綠 藥雨 蟋蟀床下
滌場 黑鳥浴 鳥也浴者飛乍高乍下也 雉入
于淮爲蜃 農事畢 土氣收 十月純坤用事天氣
上也 小春 月內三雨爲液雨
百蟲飲而藏蟄故俗呼爲藥雨

典故

江水出火 吳十二年冬十月濟東塘汀水出火可以燃物 初冬絺綌 袁充年十餘歲其父
嘗至門時初冬充尚衣葛客戲之曰絺兮綌兮淒其以
風克應聲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數客驚訝而嘆服之 烏
卜 西女國以十月爲正令巫者齋請市中散麥于空大呪
呼烏俄而烏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
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爲烏卜 呵筆撰詔 李白于便殿對
明皇撰詔誥時
十月大寒筆凍敕宮嬪十數人侍左右呵筆以書 孔子生 宣聖生于魯襄公二
十二年十月庚子 冬霜
殺菽 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菽草未可以殺而殺紀異也 流火蝕蟲 十月流火不定四月蝕虫不育
熒惑太微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爲不祥

政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
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
朽其祀行祭先腎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
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
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境完要
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
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
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
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
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失時徵兆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寅木之氣所洩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巳火之氣所擾 行秋
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申金氣勝也土地削摯斂所致也

十月聯

青帘酒食流水不定汀風白欲漁家飛烟偏多夕照日月
不能改晦朔之期炎凉不能移變通之運寒江兔兔空餘
禾杜之流落荊蘅
萬牛是銷蟬之樹

立冬聯

蘋禁韻表梅放 律應黃鍾灰已動 花梅迎律春先動
麥□城頭柳舒 日行北路晷初長 宮柳逢風色欲搖

岸容待臘將舒柳　畫閣試烘今日火
山意衝寒欲放梅　玉壺新結夜來冰
淡歎炭之紅政當十月　西郊素景貌芍木之變容
浮蟻樽之綠聊復一中　北陸玄冥圖山川之慘色
風來勁竹飛鴻月墜孤音　鷲鵩促膝雲還羅捲青山
雲蕭喬松翔鶴樹翻凍影　獸炭擁爐風度尊浮寒綠
爐開綾閣問梅信于小春
座列芳樽記橙黃之好景

錦帶書

節屆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辦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趨日與曝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于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但某　陋巷孤遊穿墻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貪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十一月

建子（子者滋也言萬物皆滋于下也）黃鍾（黃中色也鍾動也言陽氣動于黃泉之下欲養萬物也）一陽　一之日　三至（陰極之至陽氣始至南至日行南陸）暢月（禮）周月　天泉復月　正冬　辜月（爾雅）周正　天統　廣寒月　章月（至朔同日謂之章月）

大雪節（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爲大雪十一月節言積陰爲雪至此栗烈而大也　出辰入申）躔析木之次

二候（大雪之五日鶡鳥不鳴次五日虎始交次五日荔挺出水仙開）

鶡鳥不鳴（子月之候鶡旦乃夜鳴求旦之鳥似雉而大有毛角陽鳥也感微陽之生而得所求又感六陰之極而不鳴也）

虎始交岩權榮（虎陽物而陰感之于陽故交也）

荔挺出水仙開（凡物之氣感陰者醒感陽者香荔香草也以感陽氣而然）

徵候（大雪之日鶡鳥鳴羣諺塞賢　又五日虎不始交[illegible]獨失所天　又五日荔挺不出嬖士專權）

冬至十一月中（大雪後十五日斗指子爲冬至十一月中陰極而陽始至日南至漸長也）日躔星紀之次

三候（冬至之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結如繩也）

麋角解（麋澤獸形大屬陰角支向後冬至一陽生感陽氣而角解解脫落也）

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一陽初生故泉感之而動也）

徵候（冬至之日蚯蚓不結君政不行　又五日麋角不解兵甲不藏　又五日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日次

初一日　履端于始（上元曆十一月一日子時初一刻爲冬至曆首）始皇生（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旦政生秦人諱正爲征月而轉聲作平至今不改豈不謬哉）

初二日　梅亭記（黃庭堅於治平二年十一月初二日爲銃堂僧作梅亭記鄭延有大夫竹圖大三尺伐之內二仙翁相謂曰平生勁節惜爲王人所伐遂騰空而去黃曰此與橘中叟無異）

初四日　禁刑（是日大忌譴責下人）

初六日　天竺冬至

十五日　越裳冬至

二十五日掠刷太夫忌日最忌夫婦交姤大凶冬至後

庚辛日亦忌

物候芳華

椒花紅 枇杷蕋 松栢秀 蜂蝶蟄 剪綵時行 花信風至 芸始生 取貉爲裘 狩田 殺草 徙杠成 管灰調律 日添一線 鷵射干 佰勞鳴止 蘭枝出 鶡巢向太乙 岩樓榮 水仙開 金鈸菊 橙黃橘綠 茶梅花 融風至 廣莫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爲武

典故

冬除唐人冬至前一日乃謂冬除亦謂除夜

小至冬至前一日

日在牽牛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

三至斗指子爲冬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

三極冬至之日爲極者有三章焉晝漏極短去北極遠晷影極長

菖生始耕冬至後五十七日而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耕雖來年而發端則在冬至

三氣候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出爲衰氣

八神樹影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則歲美人和不則歲惡人歲晷入則水晷退則旱進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一說謂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

日遠斗近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水寒極天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然則寒依于渾暑依于蓋也

數日驗歲淮南子曰以冬至日數至來年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不足不滿五十日者減一升過五十日者盈一升最驗

子半兩義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

肥冬瘦年

鑽燧改火冬至日

數四十九管子

日南至周之正月也冬至日南去極彌遠其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端履長之慶焉

天地交讓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之交讓天不爲溫地不爲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

祭成天文天文謂之三光運焮天下冬至而數訖于時迎祭而成之所以報本

陽乘陰冬至日則陽乘陰是以萬物化仰而生也

玄明天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天

陽氣火燥陽氣爲火勝故冬至燥

五星連珠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牽女應鄧評云從天元已來訖十一月朔朝冬至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

冬月養魄冬至後月養魄于廣寒宮

迎至五日冬至之始人主與群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縱樂五日爲迎日至之禮云

稱賀君道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消故不賀魏晉冬至日稱賀宴會其儀亞于歲朝

寢兵鼓冬至陽氣始起麋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不事送迎五日鼓以動衆鐘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

合八能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影候鍾律權土灰傚陰陽也

書雲僖公五年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以占災祥也

食餛飩天開于子陽氣發生當行拜賀之禮食餛飩營天闢混沌之意故也

冬荐稻鴈冬祭以長至日禮冬荐稻以鴈今以新粳米炊飯備杰鴈無鴈則以鷄鵝鴨代之今亦隨時具羞行三獻禮

東陽縱囚梁東陽太守席闡冬至縱獄囚歸家依期而還南齊東陽太守王志亦縱囚

上履襪崔浩女儀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于舅姑踐長至之義也今暫行之崔駰襪銘陽升于下日永于天長履景福至于億年

天竺冬至天竺以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一陽巾冬至煎錫絲珠戴一陽巾

紀事

霧雪大曆二年十一月墜霧如雪

雄雉入齋宮開元十二年十一月戊子有雄雉飛入太山齋宮內封禪告成功祀事至重也而野鳥馴飛不祥之兆後卽祿山反

兩日鬪唐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兩日金出而鬪是日黃巢陷江陵

盃種瓜神人馮相仲冬于刺史馮植座上以酒盃盛土種瓜子須臾引蔓結瓜食之甚美

陰霧封樹宋永徽二年十一月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爲之樹介兵象甚驗

封四海五鎭宋眞宗康定元年十一月詔加封四海爲王五鎭爲公

火勝冬燥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日冬至幷水盛盆水溢羊毛脫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表

日中雨影丈三尺 不寒雨雹 十二月寒不降五月雨雹

政令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氣閎以奄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失時徵兆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火氣蒸之應于來年氛霧冥冥亦火氣所蒸雷乃發聲陰不能固陽皆午火之氣所充行秋令則天時雨汁雪無水雜雨而下如物之有汁酉金之氣所淫也瓜瓠不成國有大兵感金氣而然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疥癘虛陽所作也皆卯木之氣所洩

十一月聯

一陽節協六琯灰飛平雲處處而寒陰貞魄蒼蒼而夜色
木落峰瘦流孤雁而叫嬰霜動草乾梟驚鳥而嘹嚦流水
悲隨鳴咽殘
烟愁鎖寂寥

冬至聯

道啓元陽 溫其趨日 析際剛辰 道向日南
景開南陸 停彼魯雲 敬陳善頌 福隨剛長
和氣益流 晧恒紋線添長 一陽交泰迎祥
歡聲騰沸 轉覺繡衣增燿 亞歲履長納慶
氣已動于乾坤 允矣宅生靈之命 紀調與闢闔同嚴
祥備書于雲物 復其見天地之心 福祉共靈蓂並秀
周律頒新瑞紀魯雲之麗 肯飈亦獻難忘寸草之暉
漢幹倚重祥迎趨日之長 口角可噓原假重綫之庇
梅放煖枝欲試調羹手段 梅含山意欲催妙手調羹
綉添弱線因催補衮工夫 柳展岸容趣入新堤穩步
葭管灰飛化日迎長之候 氣動陽鍾開折水之荔色
梅花醸熟春風索笑之時 節移陰管出除雪之蘭栽
梢迎柳花愛日情長宮線 山意衝寒映水散蕭蕭之葉
盤添苜蓿書雲瑞滿魯臺 岸容待臘飄風迴片片之花
律諧鳳應日迎天統之長 子建周郊鳳籥應六雄之律
土飽馬騰雷動雲屯之喜 辛書魯觀豸臺懋百祿之適
日添紋綫已催補衮之工 周圭測景日華增一線之長
春上煖枝行繼調羹之手 漢曆占星象緯識連珠之瑞
例當律動于黃鍾 覘含金井方愁坐客之無氈
轉覺光生于繡斧 灰動玉葭忽報繡紋之增線
茂對室葭飛白冬曦放暖于宴中
遙知宮線添紋春曙分光于江表
雷在地中伏葭飛緹室之書子爲天上正梅挹練溪之煖
歡騰燕頌慶洽鯨樽恭惟某聲名黃鍾之和文物清臺之
瑜朝崑崙夕玄圃豈但曰一二千石之良左浮丘右洪崖某
乃青賦三十六峰之秀於穆袴襦之最有來綸綍之褒
式對亨期至承剛德紀漢宮之迎至屢驚
節物歸嚎吹鄒律以破寒更探陽和消息
五色曉書做戲魯臺之瑞雙旋鳳鵷清分韋戟之光
茂對剛辰誕膺繁祉恭惟某濕如圭日清徹壺冰
北杓指朔應四十一刻之初南景留冬滿三寸九分之管
青臺占于夜半黃宮驗于日中彔荔芳芝闕陽甦躍恭惟
某心會陽宗身扶人統雲和錦瑟聲希玉節金盤羹淡臨
蒼精于左角式見天心迎瑞日于東郊漸覲道長宮添一
綫樹影入神某蟲方坏戶雁忽隨陽坱圠無垠猶矢吃毫
書物土圭莫測頤偕緹室浮青拜太乙以迨君王文十二
而觀天地將
引駉時御床

仲冬詩

寒冬十一月晨起踐嚴霜古邊城十一月雨雪亂霏霏
邊寒望亚昏中凋陰寒節升張華北杓指玄朔南星留嚴
冬中衛返叔叔氣弱黄鍾何景明仲冬風日始凌
淒杜冬至陽生春又來杜斗柄挿子律調黄鍾盧仝

冬至詩

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杜他鄉正遇一陽
生我愁日愁添一線長子美天乃群物祖日爲衆陽宗

錦帶書

伏以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爭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神虹入漢以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形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以留客施大

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溫獸炭而袪透心之冷果攜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紅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諸不具陳敬伸微意

十二月

建丑 丑紐也其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 律大呂 呂拒也陽氣欲出陰拒之也

暮冬 杪冬 嚴冬 暮節 除月 涂月 臘嘉

平 一終 玄律 急景 麗月 改歲 陪月

春王二月 天皓 陽德 窮紀 二陽 殷正

臈月 二之日 一歲而 臘[illegible]

小寒節 冬至後十五日斗指癸爲小寒十二月節陽極陰生乃爲寒今月初寒尚小也 日 出[illegible]辰 入申酉

日躔星紀之次 太陰在丑

上三候 小寒之五日雁北鄉大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梅花開

鴈北鄉 鄉向也一陽之候鴈將避熱而南今則向北飛至立春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

鵲始巢 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爲巢知所向也

雉雊 雉火畜感于陽而後有聲雉文明之禽陽鳥也

愆候 小寒之日雁不北鄉民不懷王 又五日鵲不巢國不寧 又五日雉不雊國大水

大寒中 小寒後十五日斗指丑爲大寒十二月中至此栗烈矣日躔玄枵之次太陰過子

下三候 大寒之五日雞始乳欽冬花次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梅始眞

雞乳 雞木畜麗于陽而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

征鳥厲疾 鷹隼之屬善擊故曰征厲疾猛厲而迅疾也

水澤腹堅 腹猶内也入納而藏也此言藏冰之氣重陰之氣極于是故冰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乃

節宜 陰陽之道非特避暑之用

愆候 大寒之五日雞不始乳淫女亂男 又五日征鳥不厲疾國不除兵 又五日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日次

初八日 臘八 凡臘四十日而以此爲勝 王侯臘 正臘日及臘八日皆曰王侯臘忌夫妻房事

釋迦佛 釋迦佛于檀持山中學非非想于二月八日成佛用二月夏之十二月 浴佛 朱元是日都城諸寺作浴佛會 臘八粥 今俗以諸穀米菓荳煮粥相饋送謂可辟邪祛寒郤諸疾病

十六日 星廻節 南詔以是日爲星廻節登避風臺命詞臣賦詩詞臣爲之清平官 天竺

臘 天竺國以是日爲臘

廿四日 交年節 送竈醉司命 滇南祭祖 滇南俗以六月及是月廿四日謂之祭祖之辰 宣聖丹 臘月廿四日平旦雞未鳴汲井華水於淨器浸乳香數塊至元旦五鼓煖溫合家從小飲起各吞昔大一粒嚥水三口一年無時疾 焰虛耗 廿四夜床上點燈照虛耗

廿五日 老子度關 東十月廿五日周正建子厥之二月卽夏之十二月 口數粥 俗是煮赤豆作糜暮夜闔家同饗云能避瘟氣遠出歸者亦留貯口分

廿八日 老君化胡 是日老君降伏九十六種邪魔

三十日 除日 除盡今歲以更新也 迎新年 歲除三百六旬之盡七十二侯之窮家家具殽蔌宿歲以迎新年相聚酣飲 大儺 歲除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至十歲者一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衣執大鼗方相帥之及百隸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灑之持火炬逐疫出端門外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還 焚商陸 裴度當除夜薾者迨曉不寐爐中焚商陸火凡數添 爆竹 除夕爆竹通宵達旦所以震發春陽消除邪厲 換桃符 刻門埋硯 洛陽人家銅刀刻門小兒埋硯 賣痴獃

臘日 夏曰嘉平殷曰淸祀周曰大蜡秦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又云夏曰淸祀殷曰嘉平 三戍爲臘 冬至後三戍爲臘祭百神也 漢臘 漢承秦以臘故也

膢臘 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 祖臘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故漢以火德午祖日爲祖戍日爲臘祖長生也 蜡臘异祭 蜡者報百神臘者祭先祖同日而异祭也 伏獵侍郎 戶部侍郎蕭炅不知書蓋李林甫所引者嘗與嚴後言蒸嘗伏臘乃曰伏獵嚴白張九齡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炅爲岐州刺史林甫恨之 口脂面藥 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及賜羣臣宴 王

侯臘 道家三臘十二月正臘爲王侯臘 縱囚 後漢緱陽令虞延安太守何鳳俱于伏臘縱放囚還家因皆依期而至 小歲 臘之明日爲小歲又爲之祝歲小歲進椒酒以祝賀君師尊長

物候芳華

蠟梅坼 茗花發 水仙負冰 梅香綻 山茶灼

兎毫霜 林桃 忍冬藤 海紅點雪 霜花

玄駒 鵲巢 雪花六出、

新冰

是月也日窮于次至也月窮于紀會也星回于天數將幾近也終歲且更始去年季冬日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去年季冬月與日會于玄枵至此窮盡還復于玄枵也列宿至此復天故處故日回天歲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于終歲且更始終則有始也

雜紀

野雩 卽儺俗訛爲野胡 冬雪不殺菽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記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菽何爲記此斷日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 立春不報囚 漢章帝詔十二月立春不報囚 煖爐香 雲漢異僧盛冬客至不燃薪火有煖香一爐滿室如春 寄梅花 劉向說苑載越使發梅一枝遺梁王梁臣韓子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陸凱自江南遣使寄梅一枝詣長安與范宗蔚弁詩一絕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漢光武生 光武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于洛陽縣舍有赤光炤室 夾

樊祀祖 樊人臘月廿四日祀祖如中圓上塚之禮 烏鸞春節 烏鸞以臘月爲春節豎長竿橫設一木左右各一人以五相起落爲戲 鍾馗卽終葵 考工記大圭首註云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言大圭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晉宋人名後人訛終爲鍾馗俗又畫神像帖門上執椎擊鬼又畫元夕出遊圖及除夜嫁妹圖文士又作鍾馗傳言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孫逖張說有謝賜鍾馗畫表先于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俗使立石于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傳謂眞有其人矣李卓吾曰假則皆假眞則皆眞先生勿太認眞也先生又曰蘇易簡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指按硯以鍾馗名也蓋硯形如

大圭耳卓吾曰硯石鍾馗進士大
圭首椎終之一椎耳先生勿勞也

祭八蜡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者一先嗇即神農也二司嗇乃上古后嗇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神也三農係古之田畯也四郵表畷郵于表畷之處謂以標表田畔相畷處造爲郵亭田畯居之以督耕也五貓虎能食田鼠田豕迎其神而祭之也六坊謂隄防也七水庸即溝漁也八昆蟲猶蝗螣也祭位相對向而祝曰土返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豐年時若 上歲取千百此祭禮起于伊祁氏

政令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命有司大難 那 旁磔 青 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失時徵兆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介蟲應金而妖民畏介蟲爲兵兆故入保此戌土之應也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 未生曰胎方生曰夭生蚤早至胎夭不充其性而多傷久而不瘥曰痼辰氣所應也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曰逆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 火奪水之令也 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冬者雪之時不降則冰凍消釋盛陽燥之也未土所應也

十二月聯

物換星回歲殘月盡野風飄而拂水城烟起而泊山白草愁雲雪積將軍之樹黃沙苦霧冰堅太史之河折竹聲淒飛禽影絕

除夕聯

續明催盡燭　守歲接長筵
隨俗燈消獨夜　近人斗下虛簷
半夜臘因風捲去　五更春逐角吹來

寒鈞冬雪彈絃奏入梅花　煖帶春風對局鄉傳栢葉
寒杯送盡燈燃院院之花　曙角吹回爆響家家之竹
曆添新歲浮蹤豈任江山　詩祭一年傲骨難除歲月

除夕詩

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共歡新故歲迎送一宵中 唐太宗 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將栢葉酒試奠五辛盤金箔圖神像朱泥印鬼丸梅花愁不折惜爲雪中看 夏君吾 旅館寒燈夜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高常侍 一夜兩年分 崔嘯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 戴叔倫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 杜甫 欲知垂盡歲有如赴壑蛇兒童強不睡相守夜喧譁 蘇軾 冬盡今宵促年開明日長 唐太宗 客愁當暗漏春色向明歸 丁仙芝 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 李德裕 明日便爲經歲客昨朝猶是少年人 方于 一宵有幾刻兩歲欲平分 半夜臘因風卷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曹松 今夜今日不可留明日明年更可愁 何景明 故節當歌守新年把燭迎冬氛戀滄箭春色候鷄鳴晝梅枋滿月香綴草迎春明朝元會日萬壽樂章陳 杜審言 豈知新歲酒猶作異鄉身到明追此會

俱是隔年人幸莊殘燈和燼盡曉角帶春來高蟾循殘
一夜贓併得兩年春迎陽朔剪綵守歲夜傾觴王安石

錦帶書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旣屬嚴風荐冷苦露添寒氷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捐德但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爨灶以揚聲不逢蔡子焦鹽車而顯迹罕遇孫陽徒懷扣角之心終想曝腮之患卽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悉露

閏月

王月禮王居門 門王杜預作門中玉爲閏 陽餘 歸邪書曆 餘月 二終唐曆

贏閏志太玄 閏餘史 備閏張純 非常月公羊 叢殘 附餘附月之餘 章閏 蔀閏十九年一章章七閏四章爲蔀又蔀首 章月 樞紐歸奇 斗兩辰 補小月紀斷

閏理

非常月公羊閏月不告朔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爲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附月餘日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二終天終數九地終數十終窮也言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終之數爲文 一月閏餘日麗天布行雖遲于常數實進月麗天左行雖疾于常數實退此閏之所由生也蓋月以三十日爲常數日與月一會于常數則加半日月與日一會于常數則減半日合兩半日爲一月之閏餘也

一年閏差

一閏再閏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天道大備禮所以五年一迎守者何五歲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 餘日餘分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

物理

梧桐知閏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遁甲注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月爲一月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藕益節藕行根如竹行邊節生一花一葉花葉常偶生故曰藕藕應月生一節遇閏益一節 黃楊厄閏黃楊木無大一年只長一寸遇閏年退一寸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椶櫚半葉其木應月生一片棕遇閏則生半片歲長十二節閏年增半節 鳳尾十三鳳尾十二翎遇閏十三翎今樂府小尾聲一十二板以象鳥尾故曰尾聲或增四字加一板以象閏 花亨泰閏三月爲之花亨泰 仙桐廿五葉曾縣定清寺萬曆辛卯閏三月望日有道人坐枯桐俄夜歌曰木無根兮根無核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明旦失所在越二日桐根發巨萊逾月拱

把旁數二十四葉圍大五六尺如扇每生二葉輟脫二葉遇閏益一葉其生落不減本數時觀者拍肩稱奇

紀事

門閏左晉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杜預注云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月壬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自癸亥至戊寅凡十五日也張鷟云辨門閏之非察陶陰之謬 漢不置閏漢初不特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一月爲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卒歸餘于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和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後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置閏始也疑其不書閏者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冬無可紀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方見于此後以杜預長曆攷之自隱至哀凡更十餘閏至此方書漢紀事正效春秋紀事之法大率如此 閏不出避宋仁宗正月朔日食楊偕德奏來歲閏十二月則庚辰正月朔且當移閏于庚辰則月食在前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詔民

事也其可曲避之乎不許 **議告朔** 唐武后詔羣臣議告朔于明堂張齊賢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宅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 **大備小備** 光武詔張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純奏曰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 **不舉百事** 閏月不舉百事以無中氣也

閏節詩

鬭雞重九貞遊下大千花寒仍待菊座晚更披遮利鳳廻輦帳紅間綠旗還將西梵曲助入南薰絲李嶠應制 閏月再重陽未之間摹幕後蒼蒼微知傍早陽惜寒春已盡待閏月猶長柳困非關雨花遲豈爲霜自茲延聖曆誰不駐年光 斗柄未回猶帶閏星曆九年重冬晖七十二候廻環推天宮玉琯灰剩飛今歲何長來歲遲王母攜桃獻天子羲氏和氏迂龍轡李賀樂府 春色閏冬後元宵驚蟄邊軟塵欺月散繁火奪星懸李夢陽 只有黃楊厄閏年東坡 山帶新晴雨溪流閏月花戎昱 銀蟾光彩喜㕘差閏正元宵還再吳子和閏正月詞

四時景物藻句

春

青帝規仁 敷和之紀 陽谷回春 鴻鈞氣轉
陽春煙景 時陽初煖 凍解銀塘 春光淡蕩
春色融和 春寒料峭 花暖鶯嬌 惠風和暢
草香泉暖 春風風人 和春淑景 柳媚花明
柳堤試馬 湖樓縱眺 花裏秋千 簾下曉妝
飛觴醉月 新火茶香 柳浪鶯聲 王孫芳草
犬吠花鈴 杏村貫酒 東郊飯犢 山寺談禪
紅添結幄 柳線拖金 新荷貼翠 春月胡笳
溪橋戲奕 斜陽牧笛 榆錢散碧 紫陌尋芳
遠岫施藍 楓林社鼓 花朝踏草 燕度湘簾
春花臥酒 桃茵紅雨 曉窻啼鳥 花亭午夢
曲水流觴 天朗氣清 新煙改火 晴波蕩槳
碧落飛鳶

夏

日永星火 天地洪爐 火輪燒空 凱風自南
草閣風林 風窻木榻 松林石磴 雪巘冰山
溪山草閣 長林豐草 茂林修竹 激溜懸崖
綠陰清晝 樹影閒堦 雨過新涼 薰風殿閣
夏雲奇峰 竹下圍棋 北窻高臥 造冰取雪
客樹清流 科頭箕踞 小沼荷香 南窻寄傲
梧桐清露 深柳黃鸝 夏浦芙蓉 跳竹幽窻
席蔭清談 方枕晝眠 江村漁艇 巖畔披襟
靜坐茗香 冰簟觀書 畫梁語燕 山樓供飲
高樹鳴蟬 新篁搖綠 柳橋漁鼓 竹底烹茶
紗絺小閣 赤脚踏冰 甘雷飛珠 松窩雪賞
編草爲裳 槐陰亭榭 桑林蠶婦 麥浪秋香
綠天避暑 浮李沉瓜
水榭流杯 碧筩避暑

秋

少昊執矩 辰火微流 大火西流 清商應節
日馭西陸 秋箭移晷 鳳律移秋 西顥沆碭
亭移玉律 氣應金商 清風戒寒 舒芳振條
綌綷啼秋 羅帳含月 秋水涼煙 天高氣清

桂子飄香　寒砧搗月　雨滿蕉桐　秋江垂釣
梧桐掛月　雁唳霞天　紅蓼藏波　長林紅葉
漁村夕烙　草木變衰　芙蓉露落　平沙落雁
碧天如水　勁風推帳　萬葉吟秋　踈林葉脫
白蘋紅蓼　萬寶秋成　寒馬生驕　羅衣露薄
色灌冰壺　漢宮秋老　林壑秋聲　孤旅懷鄉
蟬戀踈枝　新霽蟬鳴　織女塡橋　山光掩紫
長亭衰柳　玉簟生凉　月華暈彩　泛舟載月
紅葉題詩　園林剪彩　秋香蒲院　小燕辭巢
雲峰夕照　雲物凝秋　秋囘一葉　玉笛悲秋
寒沙衰草　以蟲鳴秋
苔老霜階　金籠蟋蟀

冬

隆冬枯木　落木扶蘇　林樹蕭森　平林漠漠
衰草斜陽　野草漫烟　寒流野燒　翠柏蒼松
橙黃橘綠　古木寒鴉　老樹枯藤　明月梅花
江天暮雪　遙峯積雪　霽雪月明　落木悲風
雪花六出　巖花獨豔　洞沍陰寒　玄雲素冰
蟬不知雪　玉瓶寒凍　十堯一穗　天不較冬

貞桂秀冬　冰非五寒　璧不慄寒　心念忘寒
重裘救寒　玄英易節　冬德寒信　冬日可愛
玄陰戒寒　貞冬智末　桂樹冬榮　旨蓄禦冬
天心復見　日行北陸　陽氣伏潛　噓育根荄
帝戰乎乾　宮嬪呵凍　筆不及凍　三餘勤學
玄明入夢　僵臥立節　澣衣披絮　臥藁為曹
畫樓醉雪　深夜圍爐　婦功夜績　雪裏尋梅
扁舟訪戴　瓜洲笛韻　掃雪烹茶　雪飄風韻

寒食辯疑

禁烟節 晉文公哀介子推之死禁烟三日禁烟節始於此

溫食 周舉為并州刺史舊俗以介子推焚死有龍禁之忌不敢烟爨冷食一月民多死者衆到任即移書介廟止禁三日革去舊余民得溫食而免死亡之害風俗頗易

魏禁寒食 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食云為介子推也魏武帝下令禁之令後不許寒食犯者刑家長及令長

龍禁 丹陽記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一百三日蓋曆家以餘分演之也世以禁烟為子推事或云龍木星之位也春為東方心為大火懼火太盛故禁之是以寒食為龍禁之忌非為子推而禁也似難

不禁火 寒食之節尚於晉國蓋以節序過同其事也且天下皆有寒食之節而無熟食之禁此以龍禁而非獨以子推禁也甚明

百五節 寒食無定日或二月或三月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暴雨謂之寒食節又據曆在清明前二日秦為熟食節齊為冷烟節

推閏月訣

欲知來歲閏　先筭至之餘　更看大小盡　決定不差殊　謂如來歲合有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應在八月閏或小盡在七月閏也如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是則復起一數是也若十三日則無閏

推立春訣

今歲先知來歲春　但隔五日三時辰
依此推之誠不謬　千年百歲總堪輪

十干名

甲閼逢　乙旃蒙　丙柔兆　丁彊圉　戊著雍　己屠維　庚上章
辛重光　壬玄黓　癸昭陽

十二支名

子困敦　丑赤奮若　寅攝提格　卯單閼　辰執徐　巳大荒落　午敦牂
未協洽　申涒灘　酉作噩　戌閹茂　亥大淵獻

定寅時歌

正九五更二點徹　二八五更三點歇
三七平明是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眞妙訣

年上起月

甲己之年丙作首　乙庚之歲戊為頭
丙辛之年從庚起　丁壬壬上順行流
戊癸之年何處起　須從甲上去揆求

日上起時

甲己還加甲　乙庚丙作初　丙辛從戊起
丁壬庚子居　戊癸何方覓　壬子是真途

喜神方位

甲己東北丁壬南　乙庚西北喜神方
丙辛正在西南位　戊癸東南是喜[illegible]

甲己日朝東北方丁壬日朝南方餘倣此

〔清〕英善等撰

廓爾喀案不分卷

清鈔本

奴才英善福寧跪

奏爲接據廓爾喀王來禀並該部落現在情形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接據廓爾喀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來禀內稱小的父親拉特納巴都爾從前作事不好移居噶喜地方今小的父親回想過來與披楞分手於正月十四日自噶喜起身二十一日已抵陽布懇求二位大人轉奏

大皇帝如何教導之處諭知小的辦理等語並據唐古忒邊界濟嚨聶拉木等處營官具禀探聞披楞現與甲噶爾部落爭鬪大約披楞兵敗猶恐廓爾喀發兵夾攻是以披楞將拉特納巴都爾好爲看待放回陽布該老王子回至陽布現與伊子同住拉特納巴都爾到後即將小王子所禁之瑪木薩野等開釋並將噶箕達木達爾帮里全家鎖拏另放噶箕四人仍留噶箕乃爾興辦事該處大頭目多有逃走者該老王子將南北兩路阻擋必須請照方准放行並據噶箕乃爾興差人至邊界告知營官意欲携家逃入唐古忒境內等語奴才等伏思拉特納巴都爾從前本係因病傳給伊子承襲自赴披楞地方今仍回陽布管事伊子年幼父子本屬一體原無分別至於噶箕人等若竄至境內自未便收留致啟邊衅現已飛飭後藏都司定日守備及邊界營官等遵照廓爾喀自臣服

天朝以來十分恭順拉特納巴都爾從前本係因病傳給伊子承襲今既回陽布原可率同伊子辦事諒伊父子斷無不睦之理至噶箕等乃該王臣屬應聽該王黜陟豈有因老王子回來即思欲投藏地殊屬非是如乃爾興再差人前來即令邊界營官明白告知爾

乃首領辦事之人如能盡心辦事即係廓爾喀出力之
人王子自必照舊相待若背叛私逃即係獲罪之人
天朝規矩斷不收留逃叛之人二位大人亦斷不准爾入
境況屢奉
大皇帝諭旨邊外之人不得擅行越境我等亦斷不肯放
爾入界自取咎戾爾切不可前來彼時進退兩難於
爾更為不便如乃爾興及其餘噶箕有逃至境上者
亦即照此告知妥為駕馭遣回斷不可令其過界並
飭處以鎮靜嚴密防範不得稍事張皇奴才等再查小
王子年甫数歲此次來稟內稱伊父作事不好又亳
無指實但求具奏
皇上教導情詞亦甚含混恐係噶箕等捏稟使伊父子搆
衅亦未可定隨後拉特納巴都爾自當有稟前來奴才
等俟接到之日察看情詞再為奏請
訓示遵辦所有廓爾喀部落現在情形及奴才等籌辦緣由
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九年二月十八日具
奏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英　福　嘉慶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英善福寧奏廓爾喀老王子拉特納巴都爾現在
回至陽布與伊子同住有噶箕乃爾興差人來至邊界
告知意欲攜家逃入唐古忒界内已飛飭該處營官明
白宣諭不准收留等語所辦甚是其令營官等宣諭之

言亦屬得體廓爾喀臣服天朝頗稱恭順從前老王子因病傳給伊子承襲伊子年甫數歲今老王子既回陽布原可率同辦事該噶箕等乃伊臣屬輙思背主潛逃豈有天朝容納叛臣之理若准其入境何以撫馭外藩此時乃爾興若不內投則已若再差人遣請英善等並當諭知來人以乃爾興背棄國王即屬天朝所惡若逃至境上不但不行收留並當縛交該國王聽其自行辦理如此嚴切示諭則乃爾興及其餘噶箕自必皆知凜

硃改

惕即或本國不能存留逃往他處（聽其自便若潛來）斷不至來至唐古忒

硃

地方滋生事端邊界（即行縛交該國）自可永臻寧謐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再查廓爾喀部落情形前經奴才等恭摺奏

聞在案茲據後藏都司定日守備接據濟嚨營官來稟內稱探得拉特納巴都爾於二月初二日將噶箕達木達爾帮里及伊子等五人同時誅戮並有剜去眼目者二人聞係達木達爾帮里商量欲乘迎接之時將老王子扭鎖被老王子得信是以六日趕回陽布將商謀數人概行誅戮二月初七日有噶箕然納布帮哲係達木達爾帮里之姪隨帶二人逃至唐古忒河西邏格山邊界意欲在唐古忒所管山內僻靜之處

硃批

躲藏兩三月等語該營官等總未將伊（甚是）放入境內定日守備姜國棟聞信亦即馳往濟嚨阻攔都司馮纘坤亦馳往定日防守奴才等隨即札飭該都守等嚴諭邊界各營官總以不收逃叛為要即有逃入邊界者即令送出界外不可收留至於該部落事務原可無須過問今唐古忒既不收其逃叛亦斷不致別生邊衅奴才等仍飭該都守等處以鎮靜妥為防範所有廓

爾喀現在情形理合附片具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嘉慶九年三月初七日具
奏本年五月十二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英 福 嘉慶九年四月初十日奉
上諭據英善福寧奏廓爾喀老王子拉特納巴都爾因噶
箕達木達爾帮里等商量欲乘迎接之時將伊扭鎖是
以趕回陽布將商謀數人概行誅戮二月內有該噶箕
之姪然納布帮哲隨帶二人逃至唐古忒河西疆格山
邊界欲在唐古忒山內躲藏該番官總未將伊放入境
內現已飭令該處營員嚴諭邊界番官總以不收逃叛
為要等語廓爾喀噶箕等背主潛逃前經降旨英善等
不准容留並諭以若再來瀆求即當縛交該國今噶箕
然納布帮哲係噶箕達木達爾帮里之姪達木達爾帮
里欲將老王子謀害致被誅戮該噶箕因隨帶二人逃
來邊界實屬該國叛臣斷無容留之理該番官不准放
入境內甚是此時如噶箕等再遣人前來瀆請或竟私
自逃進邊界著英善等飭令該營官先行嚴切示諭以
伊等如敢私藏邊界定行縛交該國王懲治若伊等畏
懼逃往他處則已倘仍在邊界糾纏不已即當遵照前
旨縛交該國王可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再奴才等欽奉
上諭英善等奏藴班色之子差人寄信討要漢人衣服弓

箭自欲仿照置辦假稱天朝之兵爭佔作木朗舊地豈
不又開邊衅英善等現飭在藏兵丁不得私自給與所
見甚是惟將差來之四郎等三人歸入藴班色人數管
束之處尚未妥協伊等朝夕聚處又必商同滋事衛藏
地方寬闊自應將四郎敦柱札喜等分作三處安置隨
時稽查不得任其私通信息藴班色之子穆納藴薩野
倘亦潛來即應拘拏到官奏明另為安置至藴班色經
該大臣等面諭其情形尚未釋然亦恐其私自潛逃並
著英善等飭屬留心防範為要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咨
明達賴喇嘛濟嚨胡圖克圖並飭噶布倫等擬議將
四郎安置打孜地方敦柱安置冷竹宗地方札喜安
置撒拉地方三人分作三處相隔各四五十里交營
官頭目管束仍給與口糧不准其私通信息如穆納
藴薩野胆敢前來探視伊父即拘拏到官奏明另為
安置至藴班色住居之處奴才等先已飭知噶布倫專
派幹練番目在彼逐日稽查並嚴飭關隘地方認真
盤詰不得另其私逃現在藴班色等尚屬安靜理合
附片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嘉慶九年三月初七日具
奏本年五月十二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再廓爾喀部落情形經奴才等兩次附片奏
聞在案茲據防守邊界之都司守倫及該處番官等稟稱
前次逃至濟嚨邊外之噶箕然拉布帝哲經濟嚨營
官等攔阻不令入境已於二月二十七日起身轉回

廓爾喀所屬通門地方由該處繞道逃往甲噶爾躲
避去訖現在並無逃人來至境上並據聶拉木營官
探聞廓爾喀於三月初六日派頭目三名每名各帶
兵四千名往攻西甲噶爾斡直地方該處離陽布有
三個月路程現在陽布存兵無多老王子雖代管一
切事務王子之位仍係小王子坐臺等語奴才等伏思
該部落派兵往攻西甲噶爾斡直地方自係前因披
楞與甲噶爾構衅不能取勝將拉特納巴都爾放回
囑令幫兵夾攻亦未可定然皆外藩之事自當遵
旨毋庸過問再奴才等現又接據該王來稟因藏中管束該
處貿易番衆之頭目出缺派人前來並聞哲布尊丹
巴胡圖克圖來藏欲差人前來謁見仍係小王子吉
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之名奴才等諭覆該王亦
即就事回覆並諭以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不日受

朱批
戒即回原處無須差人前來（朱批：甚是）令其和睦鄰封妥為經
理部落中事務其餘皆（朱批：是）不提及並飭邊界漢番員弁
處以鎮靜慎密防守所有該部落情形理合附片具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嘉慶九年四月初二日具
奏本年六月初六日奉到
硃批所言得體知道了欽此

奴才瑚圖禮喜明珂實克跪
奏為駁飭廓爾喀王來稟緣由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奴才等接到廓爾喀王來稟內
稱聞得披楞王子派人探聽道路欲將唐古忒掃除

霸佔地方然後再往內地鬧事該王派人將路徑阻
擋披楞之人目下即不前來冬間定必爭鬧懇求
賞給該王金銀各物以資爭戰等語奴才等查披楞地方在
廓爾喀西南素與唐古忒不通聞問並無仇隙該國
之人亦從未到過藏地豈有無故越境遠來與唐古
忒搆衅之理所言殊不可信向來廓爾喀與披楞爭
闘連年不息嘉慶十七年七月內廓爾喀貢使噶箕
等到藏時接據該國王來稟以披楞之人與廓爾喀
爭鬧懇祈轉
奏經奴才瑚圖禮等駁飭
奏明奉到
硃批諭旨所辦甚是欽此嗣該噶箕等到京後復在理藩
院稟求經理藩院逐款駁飭
奏明行知前來奴才瑚圖禮等均經譯諭該國王遵照在
案是該國王兩次稟求俱未稱其私心今復藉詞披
楞之人欲侵擾唐古忒地方妄行捏稟竟圖挾制狡
詐已極且該國王屢請使用該國銀錢均被駁飭今
復駕詞聳聽希冀
賞賜金銀遂其私願更屬貪鄙詭譎毫無情理現經奴才等
嚴加駁飭檄諭該王想該王接到檄諭後自知詭計
難行諒不敢再行設法嘗試矣謹將譯出廓爾喀王
來稟及奴才等檄諭底稿録呈
御覽再該王送來卞契緞一疋若仍發還恐生疑忌業已
收受回給緞疋以為酬答所有駁飭廓爾喀王來稟
緣由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具
奏本年十月十一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喜　河　嘉慶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瑚圖禮等奏駁飭廓爾喀來稟緣由一摺披楞在廓
爾喀西南與唐古忒不通聞問素無仇隙豈有越境遠
來與唐古忒構衅之理自緣廓爾喀與披楞連年爭鬭
求助天朝屢干駁飭是以妄言聳聽希圖賞賜金銀遂
其私願所言實不可信瑚圖禮等繕檄駁飭所辦甚是
廓爾喀接到檄諭如不再瀆稟則已如果再來嘗試喜
明等當嚴加駁諭以天朝一視同仁從無因外藩被兵
賞賜金銀之事即使以金銀賞助仍須爾國自為備禦
如備禦不力非但賞去金銀被其搶奪即爾國自有財
物亦難保守爾國疆土界在披楞及唐古忒之間披楞
欲至唐古忒鬧事必先將爾國搶佔斷不能越境而來
爾為天朝固守藩籬即所以自固藩籬無庸多為冒瀆
如此明白飭諭該國王自當畏服凜遵不敢再行瀆稟
但廓爾喀此次稟內既有披楞欲將唐古忒霸佔再往
內地鬧事之語邊疆緊要不可不加意備防喜明等仍
當密為留神隨時偵探以杜窺伺而靖邊陲將此諭令
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欽差駐藏大臣瑚喜檄諭廓爾喀王知悉本年七月內接據
爾王來稟內稱聞得披楞王子派人探聽路徑欲侵
擾唐古忒地方因此爾王派撥頭目人等將路徑阻
擋並將裝扮阿咱拉模樣之人拏獲用刑拷打之後
鮮出爾國地方因爾王未將路徑指示目下披楞定

要與爾王爭鬧嗣後再與唐古忒爭戰爾王曾吩示
西方噶納噶底世乍河起至東方撒達魯達爾河止
一帶地方頭目人等將鎗刀器械並糧食等項妥爲
預備等語具見爾王恭順
天朝保固疆宇本大臣等深爲欣喜又稱披楞目下即不
前來爭鬧冬間定必前來彼時若將走唐古忒之路
任他行走伊等即不向爾國爭鬧仍與爾王買路銀
錢六七百萬等語查披楞與唐古忒素無仇隙該國
之人亦從未到過藏地今無故探聽道路欲侵擾唐
古忒地方想來並無此事設該夷人果有此事爾王受
大皇帝深恩把守南方自應嚴密防範以爲西藏藩籬
方不負
大皇帝加恩爾王之至意又爾王求本大臣等
奏懇
賞給金銀各物等語
大皇帝撫有萬國從無偏因助外藩被兵
賞給金銀之事本大臣等不敢冒昧具
奏上瀆
聖聽爾王惟當和睦鄰封保護疆土必然永受
大皇帝恩典斷不可冒昧瀆請自干罪戾所有爾王送來
卡契緞一疋念係遠道送來已經收受今本大臣等
回給爾王大緞一疋由塘發往王其祇領並問近
好此諭

奴才喜明珂實克跪
奏爲欽奉
諭旨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於本年十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嘉慶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瑚圖禮等奏駁飭廓爾喀王來稟緣由一摺披楞在廓爾喀西南與唐古忒不通聞問素無仇隙豈有越境遠來與唐古忒搆衅之理自緣廓爾喀與披楞連年爭鬬求助天朝屢干駁飭是以妄言聳聽希圖賞賜金銀遂其私願所言實不可信瑚圖禮等繕檄駁斥所辦甚是廓爾喀接到檄諭如不再瀆稟則已如敢再來嘗試喜明等當嚴加駁諭以天朝一視同仁從無因外藩被兵賞賜金銀之事即使以金銀賞助仍須爾國自為備禦如備禦不力非但賞去金銀被其搶奪即爾國自有財物亦難保守爾國疆土界在披楞及唐古忒之間披楞欲至唐古忒鬧事必先將爾國搶佔斷不能越境而來爾為天朝固守藩籬即所以自固藩籬無庸多為冒瀆如此明白飭諭該國王自當畏服凜遵不敢再行瀆稟但廓爾喀稟內既有披楞欲將唐古忒霸佔再往內地鬧事之語邊疆緊要不可不加意備防喜明等仍當密為留神隨時偵探以杜窺伺而靖邊陲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奴才等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慎重邊陲

指示周詳無微不至之至意奴才等伏思該國王所稟雖係必無之事然邊疆重地奴才等曷敢疎懈隨飭定日協弁不動聲色密為偵探去後嗣據駐防定日汛守備稟據聶拉木營官稟稱前次接奉大人公文隨即專差賫送陽布並訪得披楞與廓爾喀各守境土現俱安靜無事等情奴才喜明親閱邊界之時查訪各處邊隘均屬寧謐茲據廓爾喀王來稟譯稱奉到二位大人檄諭查從前陽布遇有大小事件俱係具稟駐藏

大人轉奏
大皇帝遵奉批示辦理是以此次遵照前例稟懇轉奏
大皇帝施恩我不過先為稟明請示今奉到檄諭以此等
事件不敢具奏惟有敬謹遵奉但嗣後廓爾喀恐有
事件或不稟明尚祈二位大人不必加罪就沾恩了
等語奴才等查該國王前稟張大其詞今接到駁飭檄
諭自知詭計難行無從嘗試則藉詞支飾居心實屬
狡詐奴才等自當處以鎮靜置之不問惟有謹遵
諭旨密為留神隨時偵探以杜窺伺而靖邊陲所有欽奉
諭旨及接到廓爾喀王來稟緣由謹恭摺覆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具

奏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到
硃批原稟不奏汝二人錯謬極矣即速補行具奏欽此
奴才喜明珂實克跪
奏為接據汛弁稟據邊界營官差探廓爾喀與披楞搆
直等處打仗情形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七月內奴才等接據廓爾喀王稟稱與披楞
打仗求助金銀以資防範等情當經奴才等
奏奉
諭旨以廓爾喀此次稟內既有披楞欲將唐古忒霸佔再
往內地鬧事之語邊疆緊要不可不加意備防喜明等
仍當密為留神隨時偵探以杜窺伺而靖邊陲等因欽
此奴才等當將接據廓爾喀王稟覆各緣由恭摺奏
聞並欽遵

諭旨密爲留神隨時偵探以重邊陲茲於十一月十三日
接據定日守備穆崇稟稱據聶拉木營官稟稱適據
差赴陽布探事之番役策墊奪結回稱探得廓爾喀
與披楞現在打仗廓爾喀所派頭人熱拉孜薩達爾
薩瑪賽薩達爾二名原帶的兵都被披楞殺了祇剩
頭人二名兵丁數十人自八札烏里起至木貫布地
方有三天路遠三天路上披楞的兵狠多管披楞兵
的頭目名叫咱里蕪牙帶兵已到木貫布地方查木
貫布離陽布祇有兩天路程陽布地方的人甚爲畏
懼目下廓爾喀又差噶箕東興之弟名叫耿勒薩野
同帮薩野等帶兵前往堵禦所有陽布東西邊界俱
與披楞打仗披楞將廓爾喀地方畧爲佔去又探得
幹直亦與廓爾喀打仗廓爾喀甚爲吃虧廓爾喀地
方也被幹直佔了些去理合稟明等情由該守備轉
稟前來奴才等查廓爾喀王與披楞等處搆衅多年乃
係蠻觸相爭自應欽遵
諭旨置之不問但據邊界營官所稟差探廓爾喀頭目人
等被披楞等處之人殺戮甚多且稱木貫布地方相
距陽布僅止二日程途恐廓爾喀之人情急竄入邊
界亦未可定奴才等隨札飭後藏定日江孜各汛員弁
密諭各邊界營官妥爲防範亦不得稍涉張皇設有
廓爾喀之人情急竄至邊界立即阻回勿令闌入仍
隨時偵探確情具稟除俟續有情形另行具
奏外所有奴才等接據邊界營官差探廓爾喀與披楞等
處打仗情形合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具
奏嘉慶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奉到
硃批嚴防邊界為正辦但須訓練勁兵勿令竄入為要若
廓爾喀王投奔至邊安插邊外喜明速往妥為料理一
面由五百里具奏欽此
奴才喜明珂實克跪
奏為復接廓爾喀王來稟遵
旨嚴行駁飭緣由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前據汎弁稟據邊界營官差探廓爾喀與
披楞幹直等處打仗情形曾經恭摺奏
聞在案十二月初十日接據定日守備穆崇稟據聶拉木
營官稟稱據前差妥役奪結回稱探得廓爾喀與披
楞打仗之事廓爾喀所管之木貫布地方披楞來的
兵多廓爾喀管兵頭目熱拉孜薩達爾所帶之兵都
被披楞殺了廓爾喀也將披楞的人殺了二百多木
貫布地方概係樹林披楞的兵騎馬的多不好打仗
退了兩天路在亨底地方紮營廓爾喀的兵在木貫
布山上樹林內紮營如今兩家沒有打仗陽布的人
謠言大我營官現又差人往陽布探聽去了俟探聽
確實有無別事再行飛稟等情適於十二月十八日
接據廓爾喀王來稟內稱刻下西南方各地界並陽
布附近地方現在與披楞打仗我國兵丁損傷甚多
我國頭目人等亦將披楞之人殺傷數千總不肯將
兵撤退尚在各處屯紮若再向伊等打仗我國兵目
雖多只是缺少口糧懇求轉奏
大皇帝賞給金銀我國兵目亦好出力等語並給達賴喇
嘛班禪額爾德尼第穆胡圖克圖夷信各一件奴才等

譯閱亦與奴才等稟內詞意相同查廓爾喀自不安分
招怨鄰邦連年爭鬬不息今屢經敗衂復瀆求
賞賜金銀以資捍衛尚給信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
幫給口糧實屬貪詐妄瀆奴才等即欽遵前奉
諭旨嚴行駁飭並嚴飭後藏定日江孜各汛員弁轉飭各
邊界營官不動聲色密爲防範勿稍疎懈所有廓爾
喀王給班禪額爾德尼原信當經遞去茲於十二月
二十九日准班禪額爾額尼將回覆夷信遞送前來
謹將譯出廓爾喀王來稟及奴才等檄諭底稿並廓爾
喀王給達賴喇嘛等各原信及回覆信底一併恭呈
御覽俟聶拉木營官等探有陽布確信稟到時再行奏
聞所有廓爾喀王復行瀆稟奴才等遵
旨駁飭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年正月初二日具
奏本年三月初九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年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復接廓爾喀王來稟遵旨嚴行駁飭緣由
一摺廓爾喀與披楞互相爭鬬自取敗衂天朝豈能過
問乃屢次瀆求賞助金銀並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
呢等求爲幫給口糧殊屬貪詐喜明等遵照諭旨嚴行
駁飭所辦甚是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呢於接到廓
爾喀來信亦俱能正詞駁飭絕其覬覦之心朕披閱准
呈各信均屬妥協着喜明等傳旨嘉獎此時廓爾喀王

如不再瀆稟則已倘再來具稟着喜明等檄知以爾國與披楞打仗一事據爾來稟所言爾國兵丁被披楞損傷固多但爾國殺傷披楞之人前後計有八千餘名亦屬不少可見爾國兵勢尚足以抵禦披楞若謂披楞廣有金銀爾國既能殺敗披楞所得財物分給爾國兵丁亦可不至窮苦何得飾詞求助況天朝撫馭外藩從無賞給餉銀令與鄰國構兵之理即如緬甸與暹羅同為

天朝屬國伊兩國從前累有爭戰之事彼時大皇帝從未偏助令爾等彼此相爭事同一律若此時幫助爾國豈披楞前來求助亦幫助披楞乎如此明白曉諭該國王自不能再行瀆請至陽布地方關係緊要不可不密為備禦固守藩籬喜明等當督率邊界營汛加意訓練留心防範並派明幹將弁在彼時常偵探如披楞與廓爾喀祇在邊外構衅總當置之不問倘披楞之兵竟敢闌入邊界則當示以兵威痛加剿殺立時驅逐出境勿稍疎懈特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廓爾喀頭爾德呢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具稟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喜阿臺前請安敬稟者前聞披楞要來我們邊界爭鬧懇請具奏

大皇帝施恩多多

賞給我國金銀以便出力攻打披楞

大皇帝若不施恩就難以抵敵此事前已具稟在案未蒙允准剋下西南方各地界並陽布附近地方現在與披楞打仗我國兵丁損傷甚多我國頭目亦將披楞之人殺傷一千五百名又在西邊地界打仗也將披楞人殺了三千六百名並將披楞屯住瑪噶溫納地

方之兵七百名都殺了又殺得披楞新兵二千七百
名屢次傷伊兵丁如此之多伊等總不肯退兵仍在
各處屯紮總要爭鬧若再向伊打仗我國兵目雖多
只是缺少口糧若無金銀怎樣與披楞打仗如今披
楞所管甲噶爾等處兵丁甚多金銀最廣我國兵目
甚屬窮苦目下披楞之人用金銀招募我國兵目歸
順等語我王想若將此地被他奪去均有不好至陽
布地方現係
大皇帝所管係一緊要隘口如被披楞之人將陽布佔去
就要來佔唐古忒地方我王一心投誠
大皇帝把守南方心內常想
大皇帝必肯
施恩賞給金銀二位大人亦必施恩轉奏今因披楞之人
將廓爾喀地方看看佔去我王方具稟二位大人若
大皇帝肯
賞給金銀目下就是
施恩之際了一有金銀我國兵目亦好前往出力將披楞
滅了各處就能清平無事
大皇帝若肯
施恩乞二位大人速賞檄諭我王自必繕
表謝
恩如若不肯
施恩之處我王只有儘命出力把守此次回信務求急速
賞給至切至望十一月二十五日自陽布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珂嘻檄諭廓爾喀王知悉去年十二月內接
據爾王來稟內稱刻下西南方各地界並陽布附近
地方現與披楞打仗爾國兵丁損傷甚多爾國頭目
亦將披楞之人殺傷數千伊等總不肯退兵仍在各

處屯紮總要爭鬧若再向伊打仗爾國兵目雖多只
是短少口糧求本大臣等轉奏
大皇帝賞給金銀爾國兵目亦好出力等語查
天朝撫馭萬邦遇有外夷爭鬪等事一視同仁從無因外
藩被兵
賞助金銀之事即使以金銀
賞賜仍須爾國自為備禦如備禦不力非但賞去金銀被
其搶奪即爾國自有財物亦難保守爾國疆土界在
披楞及唐古忒之間披楞欲至唐古忒鬧事必先將
爾國搶佔斷不能越境而來爾為
天朝固守藩籬即所以自衛無庸多為冒瀆本大臣等亦
不敢代為具
奏至爾王來稟內稱爾廓爾喀若抵擋不住定必來藏
鬧事等語查披楞與唐古忒素無仇隙況不相聞問
亦斷不敢前來且
天朝自乾隆五十八年於西藏添設漢番官兵終日操演
原為防範地方而設爾王儘可放心不必罣念爾王
惟當嚴密防範自己疆土誠信和睦鄰邦自必悅服
特此諭知並問近好
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吉爾巴納尼塔畢噶爾瑪薩野
字問掌管黃教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臺前近安
此時披楞人到我們地方看看吞平西方處處有兵
打仗被我兵殺傷他兵一千五百名殺傷新兵六千
三百名又瑪噶温納地方被我兵殺傷他兵七百名
屢傷他兵如此之多他兵還不退去仍在各處屯紮
預備打仗倘若將廓爾喀佔去披楞仗勢必來侵佔
唐古忒此話是一定的從前已稟過駐藏二位大人
此刻方寫信與你們知道我廓爾喀地方兵丁甚多

只缺少錢糧但多有錢糧與兵前去打仗必能將披
楞勝得今我們將廓爾喀地方保守得住唐古忒方
纔清吉若披楞大兵前來如無錢糧怎能與他打仗
若沒了廓爾喀唐古忒也難以保守若披楞來至唐
古忒地方又於內地不便要曉得這樣不如廓爾喀
與唐古忒合同一心誅滅敵人就不難了兵自我們
甚多兵之錢糧你們幫給如此南方就不必操心十
一月二十五日自陽布發
達賴喇嘛字問廓爾喀額爾德尼王近好接到爾王
信字內云一切均已閱悉查藏中一切事件
文殊菩薩
大皇帝定有章程從無人敢於例外任意辦理至駐藏二
位大人亦係欽遵
天朝制度不敢妄行代

奏今爾王既將此情稟明二位大人想二位大人自必
回覆爾王遵照可也爲此特寄外押信哈達一方
班禪額爾德尼字問廓爾喀王近好接到爾王來信
內稱爾國與披楞打仗彼此傷害甚多懇祈幫助銀
兩等語查爾國與披楞互相爭鬬生靈不安我班禪
心中實在不忍至幫助銀兩一節查札什倫布自從
鉄猪年軍務之後所有金銀等項均已花用無存其
每年之出息僅敷恭祝
大皇帝萬壽保護衆生靈平安念經之費所收佈施人給
衆喇嘛念經及超度孤亡之用若以此項幫助爾國
今與鄰封打仗傷害生靈既非佛教慈悲且與爾王
亦有不利我班禪意見爾國與披楞務要兩家和好
各守地界俾兩國人民均得安享昇平之福我班禪
這裡虔祝三寶默佑你們總要爾國與披楞罷兵息

戰方稱我之心願也焉此特寄外押信哈達一方

奴才喜明珂寶克跪

奏為遵
旨駁飭廓爾喀王來稟緣由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接據定日汎守備穆棨稟據聶拉木營官
稟稱據差赴陽布探事之番役策墊奪結回稱本年
正月十七日披楞之人紮營在拉然噶昔地方廓爾
喀前往偷營將披楞的人殺了二百多披楞之人也
將廓爾喀之人殺的不少廓爾喀前差頭目帮薩野
已帶領兵丁於正月二十七日返回陽布現在廓爾
喀兵丁在拉然噶昔地方山上防守披楞之人從拉
然噶昔地方退回去了一天路地名叫巴扎噶底離
陽布有四天路其餘地方俱係各人守各自的邊界
小的營官還差的有人在陽布探聽有無別事再行
飛稟等情轉稟前來並接據廓爾喀王來稟內稱該
國王欲差薩爾達爾札瑪爾塔巴賚
表來藏懇請奴才等轉
奏並懇
勅諭披楞各守邊界不必滋事之
勅書等語奴才等伏查守備穆棨差赴陽布探事之人據稟
探得廓爾喀將披楞之人殺了二百多披楞之人已
退回一日之程現在披楞與廓爾喀各守邊界等語
而廓爾喀王稟內又稱披楞之人偷探唐古忒路徑
現今在尼增達拉等十五處屯紮嗣後若抵擋不住
到了我國之後必定往唐古忒地方鬧事等語是該
國王所稟情詞與汎員探聽情形兩異實屬詭譎復
查該國王前次屢求

賞助金銀均被駁飭不能遂其私欲今輙求通
表文奴才等伏思該國王表內亦不過以奴才等未將該國
王所禀情由代為轉
奏藉詞懇求
勅諭披楞各守邊界之
勅書為詞仍將求
賞金銀之事冒凟
聖聽殊屬詭詐奴才等復欽遵
諭旨嚴行駁飭至邊界地方誠如
聖諭關係緊要不可不密為備禦固守藩籬奴才等當現督率
營汛官弁留心防範並時常偵探如披楞與廓爾喀
祗在邊外搆釁即遵
旨置之不問倘披楞之兵竟敢闌入邊界奴才等則當示以兵
威痛加剿殺立時驅逐出境不敢稍涉疏懈以仰副
聖主慎重邊疆之至意謹將譯出廓爾喀王來禀及奴才等
檄諭底稿恭呈
御覽俟邊界營官等探有陽布情形具禀到日再行奏
聞外所有奴才等遵
旨駁飭廓爾喀來禀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年三月十六日具
奏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駁飭廓爾喀王來禀緣由一摺廓爾喀與

披楞彼此爭鬬既在邊境之外總當置之不問廓爾喀
來稟內所稱欲差頭人齎表來藏懇求轉奏勅諭披楞
令各守邊界並稱披楞之人偷探唐古忒路徑在尼增
達拉等十五處屯紥該國若抵擋不住必往唐古忒鬧
事等語其意總欲求天朝幫助伊國加兵披楞故爲此
虛詞聳聽喜明等接到來稟即遵照前奉諭旨嚴加駁
飭自爲正辦該國王如遣人齎表來藏喜明等仍當駁
回諭以爾國與披楞此時尚未釋爭所進表文不便轉
奏大皇帝撫有萬國一視同仁從無偏助一國之事設
此時披楞造作言詞來天朝赴訴豈肯即偏助披楞加
兵爾國乎如此絕其覬覦該國王自不敢懷詐飾詞再
來瀆請至藏地一帶邊界喜明等當督飭營員加意防
守將所屬弁兵時加訓練密爲備禦如披楞人等果有
闌入邊界之事則當示以兵威痛加剿殺俾知震懾以
固邊圉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廓爾喀王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喜珂臺前請安敬稟者正月二十五日接奉
二位大人來諭內開爾國疆土界在披楞唐古忒之
間披楞欲至唐古忒鬧事必先將爾國搶佔斷不能
越境而來况披楞與唐古忒素無仇隙爾王惟當自
固藩籬無庸多爲冒瀆懇
賞金銀之事本大臣等亦不敢代爲具
奏等語查披楞得了我國許多地方仗勢要往唐古忒
鬧事此係真情前曾扮作阿咱拉模樣探聽唐古忒
路徑我王屢次勸說伊等總不肯應允現仍在尼增
達拉等十五處屯紥我國的兵尚在防堵若失一處
伊等即可到唐古忒地方我王係投誠

大皇帝之人盡心把守南方今遇披楞壞心之人欺壓我
國偷採唐古忒路徑是以將此情具稟二位大人
懇祈轉
奏今二位大人不信爲實想從前至今有我國抵擋方
纔平寧嗣後若抵擋不住到了我國之後必定要往
唐古忒去若不信此話懇請差人前來探聽便知我
王係據實具稟並無虛言二位大人若疼顧我國並
信我王所稟是實懇將我王
表文同二位大人奏摺速爲具
奏憐念我國即是憐念唐古忒一般今我王欲差薩爾
達爾扎瑪爾塔巴賫
表來藏懇請二位大人轉
奏並求
大皇帝勅諭披楞各守邊界不可滋事之
勅書專人賫送前來實沾恩德矣所有備細情由自有薩
爾達爾前來面稟俟二位大人回諭到時即差薩爾
達爾等賫
表起程赴藏祈差人至聶拉木迎接照料並懇將回信
急速賞發正月二十六日自陽布稟
欽差駐藏大臣阿喜檄諭廓爾喀王知悉接據爾王來稟內
稱披楞之人曾扮作阿咱拉模樣探聽唐古忒路徑
爾王屢次勸說伊等總不肯依允刻下仍在尼增達
拉等十五處屯紮爾王現欲差人賫
表來藏懇請轉
奏等語本大臣等揣度爾王
表內所言亦不過是爾國與披楞打仗情形查爾國殺
傷披楞之人前後計有八千餘名可見爾國兵勢尚
足以抵禦至求

賞金銀一事因
天朝撫馭外藩從無賞給餉銀令與隣國搆兵之理前已
明白曉諭玆不贅叙至爾王恭順
天朝盡心把守南方本大臣等素所深知實爲嘉悅本大
臣等奏
命駐藏諸事仰體
大皇帝聖心以誠待人凡爾王來禀無不信以爲實爾王
前次所求
賞助金銀因與
天朝體制攸關是以不敢代爲轉
奏並非不信爾王來禀之言也至爾王所禀差人賫
表來藏懇請轉
奏並求
大皇帝勅諭披楞各守邊界一節查

天朝所屬外藩凡遇進
表納
貢之年必須先行
奏明俟奉到
諭旨允准之時始令遣使進京即如爾國例貢之期亦須
先行禀明駐藏大臣具
奏奉
旨遵行今爾國並非進
貢之期無故呈遞
表文與例不符本大臣等不敢違例代
奏冒瀆
聖聰爾王惟當謹守疆土和睦鄰封毋庸再行瀆禀亦不
必差人前來徒勞往返跋涉也特此諭知並問近好
努
喜明阿實克跪

奏為接到廓爾喀王呈遞
表文來藏遵
旨駁回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前將廓爾喀王來禀欲遣人賫
表來藏各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嗣奉到
諭旨內開該國王如遣人賫表來藏令奴才等仍行駁回等
因欽此茲據該國王來禀以廓爾喀姑瑪烏地方起
至撒達曾達爾河及甲噶爾所有地方盡被披楞佔
去還有一併吞平之意並令該國王投誠等情飾詞
具禀並將
表文送至聶拉木營官轉送定日守備由塘賫送來藏
奴才等已遵
旨駁回至廓爾喀現在實情據定日汛守備穆崇轉據聶
拉木營官禀稱探得從前廓爾喀內裡鬧事之時有
谷魯覺名叫敏薩足逃往披楞今於四月初八日回
到陽布與披楞廓爾喀兩家說和見了王子將說和
的事做生意的事說了沒說清白於十二日仍回披
楞去了等情當飭營官速差妥役前往探聽確情具
禀去後今於五月十九日據營官禀稱探得目下披
楞與廓爾喀並未打仗披楞之敏薩足去後亦未來
陽布聽聞廓爾喀的人說後來若說和成了就罷若
說和不成到七八月之間過了年有打仗之意等語
奴才等伏思廓爾喀所管地方如果盡被披楞佔去自
必及時爭奪豈肯待至七八月之間始行打仗明係
廓爾喀王希冀幫助金銀遂其私願是以張大其詞
任意瀆請無論伊等是否說和奴才等惟有欽遵

諭旨置之不問至邊界地方甚為緊要已督飭漢番官員
加意防守並將所屬弁兵時加訓練如披楞人等胆
敢闌入奴才等示以兵威痛加剿殺俾知震懾以固邊
圉不敢稍涉疎懈致負
聖主諄諄訓誨之至意謹將譯出廓爾喀王前後來稟及
奴才等檄諭底稿恭呈
御覽再該國王送來卡契緞一疋若仍發還恐生疑忌業
已收受回給蟒緞一疋以為酬答所有奴才等遵
旨駁飭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具
奏本年八月十二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駁飭廓爾喀王兩次來稟並將譯出原稟
及檄諭底稿進呈朕詳加披閱喜明等檄諭仍係照常
駁飭未能義正詞嚴此次廓爾喀王來稟內有披楞之
人心懷不善名與我國爭戰實意欲想唐古忒若將唐
古忒滅了必有想北京之意等語極為悖謬喜明等即
當嚴切飭諭以唐古忒地方自
聖祖仁皇帝開拓以來為喇嘛焚修之所派有駐藏大臣帶
有重兵鎮守屯戍相望披楞以徼外么麿部落何敢生
心窺伺若果披楞竟敢擾及唐古忒邊界大皇帝發兵
剿辦必將披楞立即殄除至北京係大皇帝都會距邊
疆萬餘里之遥廓爾喀噶箕人等瞻覲來京往來行走

俱所稔悉披楞豈能逾越山川自取敗滅看來披楞之人雖極愚昧無知亦萬無是想此語竟係爾國捏造冀圖動聽以為求助之地不知造此狂悖之語即已自干重戾若奏知大皇帝決不寬恕必先治爾國王之罪至披楞令爾王投誠一節爾等兩國相爭投誠與否天朝俱不過問況聞知爾國已有人前往披楞說和現在並未打仗有待至七八月之議爾國何得張大其詞屢次瀆稟如此飭諭方為得體但喜明等所發檄諭業已見不及此亦不必再行申諭嗣後廓爾喀王來稟如無此語亦毋庸復理前說倘再如此稟訴即當遵照此旨嚴切駁飭喜明等仍一面遣人密探廓爾喀與披楞近來相持情形曾否彼此議和如和議已成如何統屬或約而不成仍否搆兵探有確信即行奏聞至藏內地方緊要喜明等總當加意訓練弁兵防守邊界勿稍大意該披楞竟有擾及邊界之事一面嚴兵堵剿一面飛速奏
聞可也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廓爾喀王具稟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臺前請安蒙二位大人發來檄
諭俱已盼悉但我國與披楞爭戰之事此時披楞勢派更大若不
奏明日後恐
諭內稱
大皇帝聖怒與二位大人都有不便今奉二位大人來
大皇帝一視同仁如幫助你國金銀若披楞前來稟懇亦得幫他
天朝從無幫助外藩金銀之事等語我想廓爾喀係投誠
天朝之人怎與披楞相比披楞之人心懷不善自南方海

邊起已佔至北方山邊所有各處王子俱已吞平今
名與我國爭戰其實想要唐古忒若將唐古忒滅了
必有想北京之意披楞所懼的是廓爾喀現係投誠
天朝之人恐怕
天朝多將金銀帮助廓爾喀披楞就難以抵敵其實不知
我國只係儘我部落所有的錢糧與他爭戰今我國
業已空虛餓兵豈能打仗無奈備
表懇求又奉二位大人如此檄諭令披楞不見此處差
人前來勸說亦未見帮助金銀其勢更大我廓爾喀
看看把守不住前已稟過數次日後如有別情與我
無涉又奉諭爾國兵丁殺了披楞之兵八千有餘將
所得金銀分給爾兵尽可使用等語查此次並非我
們多事前赴披楞地方打仗搶奪他的金銀分散我
兵我們也做不出此事我惟有謹守邊界愛惜百姓
因披楞無故帶兵前來騷擾我兵方與他戰過幾次
雖傷他兵有八千餘名並未搶奪絲毫金銀今披楞
又領大兵十萬有餘前來爭戰披楞的兵甚多再要
如此十倍還有是以我王着急譬如遇敵遇火遇病
若不早治後必受累我係投誠
天朝之人遇此大難惟有懇求
大皇帝施恩救援若以不是例
貢之年即不得差人進
表是我國備細情由
大皇帝就不得知了想二位大人大才奉
旨駐藏即如
大皇帝眼目一般遇事速辦我是稟也稟過的只有儘力
在此爭戰此外我再無能了此事還祈速為施恩餘
不盡稟再我欲差頭目前來備細稟明又未見各處

預備馬拉今接閱此稟懇祈速賞回諭以便差人前
來四月初三日自陽布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阿喜檄諭廓爾喀王知悉今接爾王來稟各
情俱已閱悉查前次爾王稟懇
賞助金銀又欲專差賚表赴藏非是本大臣等不肯代
奏實因
天朝法度森嚴諸事必須按例辦理若違例具
奏不但不能仰邀
恩准本大臣等並有不是是以不敢代
奏爾王惟當遵照前諭儘力把守南方則披楞自不能
再行侵佔特此諭知並問近好
廓爾喀王具稟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臺前請安敬稟者前將備細情
由具稟諒蒙閱悉我們遇此大難惟想
奏明
大皇帝懇
恩賞給金銀前已稟懇二位大人三四次二位大人俱不
信以爲實無奈敬備
表文專差噶箕賚送前來並面稟一切即請定奪吩示
並懇救援再披楞已將姑瑪烏地方起直至撒達曾
達爾河及甲噶爾所有地方盡行佔去還有一併吞
平之意又叫我們投誠我實在爲難我是投誠
天朝之人理當請示遵行若吩示你係投誠
天朝之人斷不可投誠披楞就乞急速多賞金銀幫助稍
有遲慢我就抵敵不住我係盡心投誠
天朝之人即去投順披楞也要聽候
大皇帝旨意並二位大人檄諭這兩樣内懇乞吩示一樣
以便遵行並懇將怎樣就能救我之大難並固守

大皇帝之南方速速教導前來是望五月初二日自陽
布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珂喜檄諭廓爾喀王知悉本大臣等接據爾
王來稟內稱爾國姑瑪烏地方起直至撒達魯達爾
河及甲噶爾所有地方盡被披楞佔去還有一併吞
平之意並令爾王投誠爾王是投誠
天朝之人務要請示遵行等語查爾王所管地方雖有幾
處被披楞佔去而爾國兵勢尚足以抵禦豈能即被
一併吞平至令爾王投誠之語想爾王係恭順
天朝之人披楞素所深知亦不敢妄有此意諒爾王亦不
肯辜負
大皇帝天恩投順披楞也爾王惟當仰體
大皇帝加恩爾王之至意竭力把守南方愛惜百姓永受
大皇帝天恩至求助金銀之事本大臣等前已備細諭知
爾王務當遵照勿得再行多瀆再前據爾王懇祈呈進
表文當經本大臣等駁飭不許差人賫送今爾王並不
遵奉檄諭竟行遞送來藏查爾國與披楞此時尚未
釋爭所進
表文不便轉
奏仍由塘遞回爾王查收寄來卡契緞一疋念係遠道
送來業經收受今本大臣等回給爾王蟒緞一疋由
塘發往爾其祇領並問近好此諭

奴才喜明珂實克跪
奏為接奉
諭旨並駁飭廓爾喀緣由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於八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嘉慶
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云云欽此奴才等跪讀之下仰見
聖明指示周詳奴才等愚昧見不及此實深惶悚伏查奴才等
自駁飭該國王之後久未接其稟信今於十二月間
復據該國王稟稱該國王現差人與披楞講和披楞
之人令其將唐古忒路徑並克哲孟雄山路讓出並
令其投誠該國王如肯依允即與和好但現在與
天朝進貢若投誠披楞即不容與
天朝進貢懇求漢番兵丁安駐邊外以壯聲勢並祈奏請
賞賜
勅旨與披楞頭人將所佔該國地方退還等語伏思廓爾
喀王自奴才等駁飭之後久無稟信今又妄行請稟揆
度其情顯係該國王因前次屢求幫助金銀均經駁
飭未能稱其私心今又揑造多詞冀布圖聳聽無非求
助之意詭詐已極奴才等當即欽遵

諭旨嚴加駁飭以絕其覬覦之心並嚴飭邊界員弁不時
偵探陽布情形密為防範如披楞與廓爾喀祇在邊
外爭鬬奴才等謹遵
旨置之不問設使廓爾喀勢窮不能抵敵或披楞之兵竟
敢闌入邊界奴才等即當欽遵
聖諭示以兵威痛加剿殺立即驅逐出境以清邊圉而固
藩籬所有駁飭廓爾喀王來稟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並將譯出廓爾喀王來稟及奴才等檄諭底稿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具
奏嘉慶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接到廓爾喀來稟遵旨駁飭一摺此次廓爾喀來稟內有現在與天朝進貢若投誠披楞就不能容我與天朝進貢只得遵奉披楞吩示叫我投誠兩處實在為難廓爾喀好比唐古忒南方鐵門如將鐵門打破唐古忒也難保等語其詞實屬狡詐太不恭順喜明等所與檄諭措詞猶未盡當應指出該國王稟內紕繆之處責以大義以該國久經投誠即為天朝臣僕如屆期不行進貢即屬背叛若將此稟奏聞大皇帝必然震怒立即興師討罪是以不敢具奏爾國來稟之意不過要求天朝幫助但天朝於邊外部落彼此相爭從無發兵備助一國之事爾國與披楞或和或戰即或竟投誠披楞天朝總置不問但屆至貢期仍當按例進貢倘至期不來即當奏聞大皇帝發兵進剿彼時爾國追悔何及至爾國境內天朝無駐兵之理若係唐古忒邊界自有大兵鎮守披楞斷不敢窺伺倘敢侵及邊界立即剿殺諒披楞幺麼小國何能為患如此嚴詞飭諭自可破其奸謀但喜明等於各處邊界不可不加意防範倘披楞之兵竟敢軼入邊界殊屬不成事體此時各卡隘原設之兵殊不足恃喜明等即於該處漢番官兵內挑選數百名派得力曉事將弁帶領移駐該一面地方鎮靜彈壓隨時偵探如有越界擾及者無論披楞廓爾喀即當痛加剿殺以鎮邊威現已降旨令賽沖阿攜帶欽差大臣關防前往西藏察看情形賽沖阿到彼後凡藏內一應事宜俱著賽沖阿列銜在前與喜明等會同具奏妥協辦理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廓爾喀王具稟

欽差駐藏大人臺前請安我們地方與披楞爭鬪從前俱
已稟過我們廓爾喀與唐古忒原是一家我想一家
分上纔如此出力與披楞打仗打了十數處披楞俱
敗走了披楞本是一個大地方現又帶大兵前來將
我們姑瑪烏地方佔去這姑瑪烏與唐古忒交界我
只得處處安兵所護衛的還是唐古忒的隘口並差
人前去與披楞講和據披楞之人聲稱若將唐古
忒之路並哲孟雄山路與我讓出你即是投誠我們
之人我就准和並將所得你們地方一併退還如不
然我得你們地方萬不能退還等語想我王業經投誠
天朝再沒有另投别人所以屢次稟明二位大人心想替
我奏請
賞助金銀以便將披楞逐出界外又備
表將披楞打仗情形聲明二位大人不信爲實將
表又復駁回今披楞令我將哲孟雄之路讓出若不讓
出此路刻即要與我們打仗披楞已將軍火預備齊
全我們無力實不能與披楞爭戰了若將此路讓去
我們自然就與披楞和睦了我現在與
天朝進貢若投誠披楞就不容我與
天朝進貢我只得遵奉披楞吩示叫我投誠兩處實在爲
難廓爾喀好比唐古忒南方的鉄門一般若將鉄門
打破唐古忒也就難保我此刻只求漢兵一千或唐
古忒之兵一半安駐喀爾達濕界一半安駐姑瑪烏
對面以張聲勢自有我們之兵前去打仗若如此我
們打仗就不爲難勝敗在天萬望
天朝施此一點之恩若叫我不必投誠披楞就請二位大
人急速具奏

大皇帝迅即
賞賜
勅旨與披楞之大頭目二人說噶里河之西界撒達魯達
爾之東界等處地方都是廓爾喀的廓爾喀係投誠
天朝之人你所佔的地方速為退還由塘諭他二人知之是
望若有喀爾達姑瑪烏對面這兩處之兵屯紮再有
大皇帝
勅旨想披楞亦不敢與我們打仗他若不遵
旨意只要有這兩處之兵以張聲勢我們能以將他們逐
出境外若說廓爾喀與披楞爭鬧不與
天朝相干叫我去投披楞我是不能就去的也要有
大皇帝旨意並二位大人吩示方可此時尚能抵禦披楞
以後就無力了或賞帮助或叫我們兩家和好或叫
投誠披楞與唐古忒有益或不叫投誠披楞與唐古
忒有益之處懇祈速為定奪吩示前來是望十一月
初一日自陽布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珂喜檄諭廓爾喀王知悉今接爾王來稟內
稱爾國與披楞搆兵爾王現差人前去講和據披楞
言說若將唐古忒路徑並哲孟雄之路讓出就准
爾王講和並將所失地方一併退還如其不然萬不
能退還等語查披楞與爾國彼此爭鬪與唐古忒毫
無關涉況披楞遠在極邊之外與唐古忒素無聞問
豈有無故欲入唐古忒之理至哲孟雄亦與披楞素
無嫌隙亦不應有讓路之語且唐古忒地方自
聖祖仁皇帝開拓以來為喇嘛焚修之所派有駐藏大臣帶
領重兵鎮守屯戍相望披楞以徼外么麿部落何敢
生心窺伺若披楞果敢擾及唐古忒邊界
大皇帝發兵勦辦必將披楞立即殄除看來披楞之人雖

極愚昧無知亦萬無是想此語竟係爾國揑造異圖
動聽以為求助之地不知造此狂悖之語即已自干
罪戾若奏聞
大皇帝決不寬恕必先治爾國王之罪爾王又稱若將此
路讓去爾國就與披楞和睦爾王現與
天朝進貢若投誠披楞就不容爾王與
天朝進貢只得遵奉披楞吩示等語查爾等兩國相爭投
誠與否
天朝俱不過問至求漢兵及唐古忒兵丁安駐喀爾達等
處邊界以張聲勢之語更屬妄言查漢兵及唐古忒
兵丁乃係捍衛唐古忒地方而設豈以外藩相爭擅
行派撥以助聲勢之理若奏明
大皇帝定獲罪戾又請本大臣等具奏
大皇帝賞賜
勅旨與披楞頭人將所佔爾國地方退還
大皇帝撫育萬國一視同仁遇有外藩相爭之事即係自
作不靖禍福由人自取
天朝豈能因爾外藩搆衅失去地方代為飭還之理本大
臣等亦不敢冒昧具
奏上瀆
聖聽本大臣等念爾王臣服
天朝極為恭順是以詳細諭知爾王務當遵照勿得再為
揑造虛言妄行瀆稟並問近好此諭

奴才喜　珂　跪

奏為廓爾喀王專遣頭人來藏投遞稟帖及檄諭緣由

恭摺奏

聞事本年正月二十三日據定日守備穆崇稟據聶拉木

營官稟稱廓爾喀王專差頭人巴凌角行抵聶拉木

營官當問伊此次出來有何事件據稱奉該國王差

赴西藏將該國情形面稟

欽差二位大人等語我營官未敢放行可否准其赴藏之

處轉祈稟請示前來奴才等伏思巴凌角係廓爾喀王

派在西藏管束貿易巴拉布人等之頭人於嘉慶十

九年八月內奉該國王調回陽布今因該國構兵復

遣來藏面稟該國情形自應准其前來隨行知守備

穆崇轉飭聶拉木營官令其赴藏茲於二月二十七

日該頭人抵藏面見奴才等當詢此番來藏有何面稟

事件據稱我奉王子吩示我王子年輕不知事務今

與披楞爭鬪披楞之兵相距陽布不遠差我前來面

求二位大人轉奏

大皇帝賞給

勅書與披楞頭人將所佔廓爾喀地方退還令其兩相和

睦我王子另有稟帖呈投二位大人請祈閱看等語

奴才等吩示爾王屢次來稟均屬背謬本大臣等不敢

以違例之事具奏

大皇帝況外藩遇有爭戰之事

天朝從無偏助一國之理

大皇帝撫馭萬邦一視同仁總欲外藩永享

昇平之福這是

大皇帝如

天之聖心汝等不但不能仰體

聖心抑且不知大義屢次瀆稟本大臣等斷不敢具奏若
將爾王稟帖奏明
大皇帝必然震怒先問爾王之罪爾王恐不能當此重咎
據該頭人覆稱所有稟內言語我是小頭人不能到
辦事地方去實不知道我王子年輕諸事懇祈施恩
照應奴才等復吩諭爾此次前來是否仍回陽布據稱
我奉王子差來投遞稟帖將我國情形面稟二位大
人今蒙吩示一切我自應即回陽布回覆我們王子
等語奴才等隨諭以爾王所遞稟帖本大臣等譯閱後
另給爾王檄諭爾即先行回去當令定日差來押送
該番目之把總王順於三月初五日自藏起程轉回
至該國王遞來夷稟奴才等譯閱仍係以披楞之兵臨
境不能抵敵稟懇奏明
當給勅書令披楞將所佔地方退還等語妄行瀆稟奴才等
即行駁飭以絕其覬覦之心謹將譯出廓爾喀王來
稟及奴才等檄諭底稿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具
奏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
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
野具稟
欽差總理西藏事務二位大人臺前請安緣披楞與我國
爭鬧將我國地方自姑瑪烏起至西方之撒達曾達
爾止並我國舊有地界一併佔去今披楞之兵現已
預備過山來與我兵打仗情由前稟內俱已稟明在

集今披楞仗勢發兵臨境只離我陽布兩天路程若
不救護我國實在不能抵敵若要細稟已稟之不及
我廓爾喀離北京寫遠所有我們苦處備細總係先
行具稟駐藏二位大人然後轉奏
大皇帝今專差薩達爾巴凌角來藏面稟二位大人備細
一切情由所稟事件務乞賞准再此時披楞實在勢
大嚇唬我國將老哲孟雄之路徑讓出如不讓出之
時便要與我國大鬧等語我王隨差噶箕阿瑪爾興
塔巴前往畢曾布然地方防守若該噶箕到彼看了
情形自必詳細具稟二位大人但此稟必由宗喀面
喀爾宗一帶遞赴來藏二位大人自必深知今懇祈
念我王原是投誠
天朝之人目下盡被披楞吞平在邇如此急迫從前已經
稟明全伏二位大人奏明
大皇帝今遇此大難也是要求二位大人轉奏
大皇帝的因此專差巴凌角來藏呈投稟帖並面稟我國
苦處總乞賞准具奏
大皇帝我廓爾喀係永遠投誠
天朝之人若施恩救得廓爾喀地方亦顯得二位大人名
聲也好今務祈賞救不然懇祈二位大人轉奏懇
恩賞給敕書一道指明與披楞之人以我廓爾喀係投順
天朝令披楞不得爭佔我國地方所有得過我國地界一
併退還如此請給
敕書曉諭披楞頭人懇乞急速照此辦理沾恩無既矣若
再不能或叫我們去投披楞不必投
天朝也須與我一個字樣若這樣也使不得只求二位大
人念我廓爾喀是永遠投誠之人求乞施恩差人前
來我們兩國交界地方救護實沾恩不盡如又不能

允准還是仍求二位大人轉奏
大皇帝賞給勅書與披楞大頭人夠然拉納納札瑪野爾
二人說廓爾喀是投誠
天朝係不得佔他們地方令你披楞將得過他們地方務
須退給照舊界分還兩相和睦各守舊界如此速
即賞給
勅書前來即可將廓爾喀地方救下再北京離此窵遠一
時難以救急
勅書一時難以前來還求二位大人設法先行照前稟求
一切檄諭披楞頭人實沾恩便為此十月二十四日
自陽布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珂喜檄諭廓爾喀熲爾德呢王吉爾巴納足
塔畢噶爾瑪薩野知悉本年二月二十七日爾王所
差達薩爾巴凌角行抵西藏接到爾王來稟業已譯
閱至爾國情由據巴凌角備細回明所有爾王稟內
言稱披楞仗勢發兵臨境只離陽布兩天路程若不
救護爾國實在不能抵敵今專差達薩爾巴凌角來
藏面稟一切備細情由所稟事件務祈賞准並請本
大臣等轉
奏懇
恩賞給
勅書指明與披楞以爾廓爾喀係投順
天朝之人令披楞不得爭佔爾國地方所有得過爾國地
界一併退還如此請給
勅書曉諭披楞頭人若再不能或叫你們去投披楞不必投
天朝也須與我一個字樣若這樣也使不得只求本大臣
等念爾廓爾喀是永遠投誠之人求乞差人前赴你
們兩國交界地方救護等語查爾王投順

天朝久沐
大皇帝天恩自應仰體
大皇帝憐憫爾王之
聖心謹守疆土和睦鄰封永享
昇平之福乃爾國自不安分欺侮鄰邦今抜楞前來爭
戰爾國不能抵敵轉懇奏請
大皇帝賞給
勅書令將抜楞所佔爾國地方退還伏思
大皇帝撫馭萬邦一視同仁遇有外藩搆兵之事
天朝一秉至公從無偏助一國之理至稱或叫你們去投
抜楞不必投誠
天朝也須與我一個字樣等語尤屬悖謬爾王係久經投誠
天朝即為
天朝臣僕今爾王胆敢稟稱叫你們去投抜楞不必投誠
天朝尚須與你一個字樣實屬背叛爾國與抜楞或和或
戰即或竟投抜楞
天朝總置不問若將此稟奏聞
大皇帝必然震怒立即興師討罪爾王那時即不能當此
重咎彼時爾王追悔何及本大臣等是以不敢具
奏又求差人前赴你們兩國交界地方救護並抜楞叫
爾王讓出哲孟雄之路等語爾與抜楞彼此爭競
以外夷境內
天朝亦無駐兵之理若係唐古忒邊界自有大兵鎮守抜
楞斷不敢窺伺諒抜楞亦不敢說叫爾王讓出哲孟
雄之路即或爾國將哲孟雄之路讓出抜楞倘敢侵
及邊界立即剿殺況抜楞么麼小國何能為患本大
臣等憐念爾王年輕不知事體屢次妄行瀆稟本大
臣等均未敢具

奏是以諭知爾王遵照嗣後毋得再為揑造此悖謬之
言妄行瀆禀致干罪戾並問近好此諭

奴才喜　珂　跪

奏為遵
旨揀派將弁兵丁移駐定日鎮靜彈壓緣由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於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具
奏接到廓爾喀王來禀遵
旨嚴切駁飭一摺茲於本年二月十九日奉到
硃批並准軍機大臣字寄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接到廓爾喀來禀遵旨駁飭一摺此次廓爾喀來禀內有現在與天朝進貢若披楞就不能容我與天朝進貢只得遵奉披楞吩示叫我投誠兩處實在為難廓爾喀好比唐古忒南方鐵門如將鐵門打破唐古忒也難保等語其詞實屬狡詐太不恭順喜明等所與檄諭措詞猶未盡當應指出該國王紕謬之處責以大義以該國久經投誠即為天朝臣僕如届期不行進貢即屬背叛若將此禀奏聞大皇帝必然震怒立即興師討罪是以不敢具奏爾國來禀之意不過要求天朝帮助但天朝於邊外部落彼此相爭從無發兵偏助一國之事爾國與披楞或和或戰即或竟投誠披楞天朝總置不問但届至貢期仍當按例進貢倘至期不來即當奏聞大皇帝發兵進勦彼時爾國追悔何及至爾國境內天朝無駐兵之理若係唐古忒邊界自有大兵鎮守披楞斷不敢窺伺倘敢侵及邊界立即勦殺諒披楞幺麼小國何能為患如此嚴詞飭諭自可破其奸謀但喜明等於各處邊界不可不加意防範倘披楞之兵竟敢軼入邊界殊屬不成事體此時各卡隘原設之

兵殊不足恃喜明等即於該處漢番官兵內挑選數百
名派得力曉事將弁帶領移駐該一面地方鎮靜彈壓
隨時偵探如有越界擾及者無論披楞廓爾喀即當痛
加剿殺以振邊威現已降旨令賽沖阿携帶欽差大臣
關防前往西藏察看情形賽沖阿到彼後凡藏內一應
事宜俱着賽沖阿列銜在前與喜明等會同具奏妥協
辦理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奴才等跪誦之下仰見
聖主洞察奸謀周詳指示不勝惶悚欽佩之至伏查定日
一汛為廓爾喀往來通衢總滙相距濟嚨聶拉木絨
轄爾各邊界較近該汛原設唐古忒番弁兵丁五百
二十七員名除安設各卡隘番弁兵丁外存汛番弁
兵丁僅止三百餘員名誠如
聖諭殊不足恃奴才等當即欽遵
諭旨揀派駐藏遊擊新陞山西寧武營參將蕭太和於二
月二十五日帶領前後藏漢番弁兵四百一十七員
名移駐定日鎮靜彈壓並飭揀派幹練弁兵前往濟
嚨聶拉木絨轄爾會同各卡隘原設弁兵不動聲色
嚴密防範隨時偵探如有越界擾及者即速飛稟叅
將蕭太和刻即帶領漢番弁兵兼程前往無論披楞
廓爾喀即痛加剿殺以振邊威並飛稟奴才等以便奴才
喜明帶兵前往接應一面飛咨賽沖阿督飭川省弁
兵迅速前來會同辦理奴才等現另預派前後藏漢番
弁兵一千餘員名以備臨時調遣並將軍火備辦齊
全至前後起所派弁兵口糧責令噶布倫等供支按
照時價於該弁兵等月支鹽折銀兩內扣齊發給其
藏內一應事宜亦關緊要奴才珂 自應妥速辦理如
廓爾喀與披楞兩下和息或祇在邊外搆衅奴才等總

置不問惟有鎮靜防範斷不敢稍涉妄舉所有奴才等遵
旨揀派將弁兵丁移駐定日及另派漢番弁兵以備接應
緣由謹恭摺由四百里覆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具
奏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
再據定日守備穆柴禀據聶拉木營官禀稱前差妥
役策墊奪結赴陽布探聽廓爾喀與披楞打仗情形
今回來禀稱廓爾喀之兵紮在箕蕪八納山上披楞
之兵紮在箕蕪八納平地披楞之人將廓爾喀山上
紮營之卑錫地方用火攻燒廓爾喀現經退回如今
兩家的兵俱紮在卑錫隘口離陽布只有一天多路
廓爾喀之兵打不過披楞廓爾喀現差小頭目一名
谷茹明三足携帶東西前去與披楞講和披楞之人
將東西退回並未講和谷茹明三足已回來了又據
濟嚨營官禀報差探陽布情形如今陽布之人俱有
些驚慌現在招募新兵只要十六十八歲者當兵並
未打仗各等情奴才等即札飭叅將蕭太和兼程前往
勿稍遲延並飭定日守備穆柴後藏都司劉心裕留
心偵探密為防範倘有竄及邊界之人即刻先行帶
領漢番弁兵前往剿辦速即飛禀奴才喜明帶兵前往
接應謹此附片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具
奏四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
一年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檄駁廓爾喀來禀並揀派弁兵移駐定日
等處各摺廓爾喀來禀有或叫伊去投誠披楞不必投
誠天朝也須與他一個字樣之語其詞謬妄不恭喜明
等駁飭甚是此時賽沖阿計已到藏著即會同商酌督
飭各汛官兵嚴守邊隘並勤加偵探以備不虞就此時
兩國情形而論披楞勢頗披猖廓爾喀兵敗地蹙將來
披楞或竟將廓爾喀國土併吞並將其王子戕害但於
邊境無犯則總係外夷之事蠻觸相爭得失俱可不問

硃 斷不能因廓爾喀之故向（代爲報復）披楞興師問罪惟披楞於侵
硃 奪（師出無名於理不合）廓爾喀後若竟敢恃強不戢擾及唐古忒邊境則必
硃 當（不可遲疑）痛加剿殺示以兵威（驅逐遠遁不必窮追深入）又或廓爾喀逼於披楞該王子
棄其國都遁逃覓活來至唐古忒邊界敂關求納亦情
事之所有該國王投順年久若值流離之際天朝拒其
硃 來歸致在邊界之間橫遭戕害亦屬不成事體（硃 失字小之義）其時賽
沖阿等即當准其投入擇地安插但此一節賽沖阿等
三人惟當密存於心所有文武員弁不可使一人知之
若稍一宣露豈非招之使來自啓衅端乎彼時披楞如
聞該王子已投入天朝不敢致問則已若遣使前來求
索即當諭以廓爾喀前經臣順今該王子失地來歸業
已奏聞大皇帝將伊擇地安插斷無將該王子交付爾
國之理如披楞聞諭率衆回巢亦可相安無事倘敢肆
意鴟張侵擾邊界則不得已而用兵亦不能不大振邊

硃

威使之震懾賽沖阿等即當督率將弁相機征剿倘兵力不敷即就近酌量撥調一面由六百里奏聞將此由（總之用兵之道必須正名不可存好大喜功之見也）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奴才喜 珂 跪

奏為接據邊界營官稟探廓爾喀與披楞搆兵情形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前奉

諭旨遵即揀派叅將蕭太和帶領漢番弁兵移駐定日鎮靜彈壓緣由當於三月初三日恭摺具

奏在案茲於本月十四日據該叅將稟稱帶領漢番弁兵於三月初八日行抵定日附近地方駐紮即揀派弁兵前往濟嚨聶拉木絨轄爾會同各卡隘原設弁兵不動聲色嚴密防範隨時偵探如有越界擾及者即速飛稟所有經過地方察看番民俱各安居樂業照常耕作隨於初九日據守備穆崇稟據聶拉木營官稟稱前差妥役策墊奪結於三月初三日回來回稱披楞與廓爾喀兩家於正月三十日打仗一次又於二月初七初八兩日亦曾打仗因降大雨火藥火繩均被雨濕不能施放鳥槍用刀相鬬兩家的兵壞的狠多如今打仗的地方熱得狠又染患瘡疾該處實在住不得聽說兩家要說和廓爾喀有要給披楞送些禮物之意兩家的兵都撤了要照去年一樣廓爾喀已差小頭人谷茹明三尺赴披楞說和去了不過幾天即可轉回陽布如若說和成了兩家俱要出結所有兩家說和之事我營官當時又差策墊奪結探聽去了有無別事再行飛稟並據濟嚨營官稟探

情形無異等情轉稟前來奴才等伏查去年七月內據
邊界營官稟稱差探廓爾喀與披楞因天氣炎熱並
未打仗俟到九月間伊等過了年始行打仗等情當
將差探情形奏
聞在案茲據稟據廓爾喀與披楞打仗地方現在炎熱又
有瘴疾兵都撤了要照去年一樣之語似與去年差
探情形相符無論伊等是否罷兵奴才等當復札飭叅
將蕭太和督飭漢番弁兵仍應嚴密防範不時偵探
確情即速飛稟不得因有此信稍形疎忽所有接據
邊界稟探情形除咨明賽冲阿外謹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具
奏五月二十九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嘉慶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據營官探報廓爾喀與披楞搆兵情形一
摺廓爾喀披楞打仗數次互有殺傷現因天熱患瘴撤
兵看來此時暫可相安惟上年該二國撤兵後至九月
間伊等過了年復行打仗此次又有要照去年一樣之
語賽冲阿既已到彼且在藏稍住數月察看情形廓爾
喀披楞或已和好息爭或於過年後復行接仗其該國
過年是否亦按內地時節或係另有年期總俟察探明
白酌量可以無事再行奏明回川再此次該將軍帶兵
赴藏一節切不可揚聲邊外今廓爾喀聞知妄疑中國
有兵前來救援轉啟其干求之志此次該將軍帶兵赴

藏原為協同該大臣等鎮防邊隘惟當督飭該將弁等
於各要隘處所嚴廵密探不可因兩國現已撤兵稍存
大意倘廓爾喀又來乞兵仍當嚴詞檄駁總以固守邊
硃 不可貪功妄作
圉勿輕啓兵端為要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奴才賚 喜 珂 跪
奏為奴才賚 馳抵前藏與奴才喜 珂 商辦廓爾喀披
硃直
楞交兵瀆稟一案先行馳檄詰責隨後帶兵前赴邊
境覆以兵威各緣由恭摺由驛
奏請
聖訓事竊奴才賚 帶兵進藏於三月二十八日行抵碩板
多將行程適利及沿途番民樂業各緣由恭摺
奏祈
聖鑒在案奴才賚 自碩板多趲程前進業於四月十五日
馳抵前藏會晤奴才喜 珂 詢知廓爾喀披楞現在
並無打仗情形廓爾喀亦無續行稟求之事奴才等伏
讀前奉
諭旨以廓爾喀屢次乞賞求助今復以投誠披楞即不容
進貢天朝之詞顯為挾制其情叵測著賽沖阿挑帶官
弁兵丁馳驛前往會同 喜 珂 相機妥辦如果廓
爾喀披楞有擾及唐古忒邊界者即督兵痛加剿殺以
振兵威若兩國安靜邊境寧謐不可輕啓兵端近則半
年遠則一年暫行留藏駐紮等因欽此奴才賽沖阿查廓
爾喀與披楞構衅交兵前據聶拉木營官差探披楞
之兵離廓爾喀王所居陽布地方祇一日路程廓爾
喀自顧不暇豈能擾及唐古忒邊界至披楞雖乘屢
勝之勢而陽布距後藏邊界三千餘里離札什倫布
四千餘里披楞現剳箕躪八納地方尚不能直抵陽

布豈能越擾唐古忒邊界況邊隘如聶拉木濟嚨絨
轄等處險要異常均有官兵把守更不虞其闌入是
以該番等雖連年搆衅而唐古忒邊界寧謐人心安
靜並未驚慌實足以仰慰
聖廑查廓爾喀自嘉慶十八年以來乞賞求兵屢次瀆稟
復敢揑造浮詞顯為挾制誠如
聖諭其情叵測不可不預為防範萬一犬羊之性因求助
不得積懟成怨縱不致轉投披楞誘其窺伺或藉詞
硃直
民窮財盡例貢稽遲亦復不成事體與其追求於事
胡說　一片犬吠之聲
硃直
後莫若詰責於事先使狡黠小夷無所施其伎倆較
硃直
為事半而功倍查廓番來稟惟藉路阻貢之詞最為
無禮若詰責廓爾喀彼必飾詞狡賴以為此詞出自
謬妄極矣
硃直
披楞奴才等現在一面詰責披楞一面詰責廓番俟披
楞據實稟覆奉

表謝
恩其時廓爾喀理屈詞窮自知罪無可辭勢必稽顙邊庭祈
恩曲宥如此辦理當可以陰褫其狡黠之魄潛消其桀驁
之心庶事後不致滋生事端再行瀆稟奴才等發檄後
催齊後起官兵奴才賽沖阿奴才喜明分起帶赴後藏駐
紮定日仍親赴各邊隘查閱操防遍加訓練以張聲
勢務使該番等震懾兵威羣知向化以仰副我
皇上先幾燭照弭患未萌之至意並使班禪額爾德呢僧
俗人等同知
聖主恩威遍及普護眾生更得同安住牧一意焚修共享
昇平之福所有詰責該番檄文錄呈
御覽奴才喜明同赴邊界將駐藏大臣關防留交奴才珂　仍
硃直
駐前藏以資彈壓奴才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誠然
聖訓遵行再西藏距京萬有餘里是以奴才等由四百里馳

奏以後凡遇廓爾喀披楞事件均由四百里馳遞合併
陳明所有奴才賽沖阿馳抵前藏與奴才喜 珂 商辦
情形會銜恭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具
奏本年六月十六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
一年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賽沖阿等奏商辦廓爾喀披楞交兵讀稟一案先行
馳檄詰責隨後帶兵前赴邊境脅以兵威一摺所奏實

硃
屬妄誕紕繆之至此次令賽沖阿帶兵赴藏原爲嚴防（已於原奏批示）
邊界不許輕啓兵端並令該將軍到藏以奉旨詢問達
賴喇嘛呼畢勒罕爲名不可稍露風聲使廓爾喀聞知
歷降諭旨甚明乃賽沖阿竟不欽遵辦理輒首先出名
將讓路阻貢之詞分馳二檄詰責廓爾喀披楞其詰責
廓爾喀之詞已屬糊塗無理至詰責披楞則謬妄更出
情理之外如披楞接到檄諭該國王以讓路阻貢之言
係廓爾喀捏稟伊國並無此言懇請天朝發兵同剿廓
爾喀其將何以應之若披楞國王恃其險遠竟承認伊
與廓爾喀曾有此言其言亦祇係私向廓爾喀恐嚇並
非敢抗拒天朝又豈能因此一言即大興師旅窮兵黷
武乎至廓爾喀屢次投稟請兵請賞今接到檄文即回
稟以前次屢稟駐藏大臣未蒙轉奏今聞大皇帝特差
將軍帶兵前來感恩懽喜其讓路阻貢之言實係披楞

硃

所說懇請天朝發兵進剿披楞試思披楞遠在廓爾喀
之外大兵經越廓爾喀衝冒瘴癘萬里遠征國家何所
為而出此若如賽沖阿等檄諭所言我兵兩路進搗陽
布檄飭披楞攻其南面則廓爾喀臣順多年不恤其難
轉率同外夷夾攻其地堂堂天朝大體安在乎賽沖阿此朕惟自恨瞢瞶
無能奴才之咎曷勝憤懣舉首鼠兩端進退無據看來伊因朕派令赴藏即妄起
貪功之心欲構成邊釁以邀爵賞而置國家大局於不
顧是誠何心況如此重大軍情即欲檄諭亦應擬稿先
行進呈候奉旨准行再行發往乃不待奏聞先行馳檄
其專擅之咎亦無可辭賽沖阿著傳旨嚴行申飭先拔
去雙眼花翎革去頭品頂戴降為二品頂戴此事自係
賽沖阿主見但喜明珂實克豈不知其不可乃並不阻
止隨同會銜喜明珂實克俱着降為三品頂戴喜明並
拔去花翎現在檄諭業已發往料難追回惟有靜候該

二國回稟再行核辦其該二國回稟齎到時賽沖阿等
即將原稟譯出不准增減一字據實由六百里奏聞候
朕指示辦理彼時邊疆靜謐賽沖阿即帶兵徑回成都
喜明自回前藏此時惟有嚴防邊境持以鎮靜不許輕
舉妄動若賽沖阿等再妄發檄諭或帶兵擅出邊界激
成釁端朕必立派大臣馳往將賽沖阿革職拏問從重
治罪凜之慎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珂禧　檄諭廓爾喀額爾德呢王吉爾巴
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知悉照得本爵大臣將軍賽
欽奉
大皇帝聖旨據駐藏大臣奏稱據廓爾喀王稟稱披楞令
爾將唐古忒路徑併走哲孟雄山路讓出即與和好
若爾國投誠披楞即不容與天朝進貢懇求漢番官

兵分駐邊界以作聲勢等語特頒發
欽差大臣關防一顆着本爵大臣將軍賽　帶領滿漢屯
硃直　土官兵馳往唐古忒查問此等悖謬之詞究係出自
硃直　何人即行帶兵剿滅本爵大臣將軍賽　遵
旨選帶久經戰陣鎮將百數十員滿漢勁旅屯土官弁兵
丁數千員名又檄調唐古忒漢番官兵數千員名駐
紮定日查辦此案如披楞果有令爾讓出走唐古忒
及哲孟雄路徑併不容進貢
天朝之語是披楞胆敢窺伺邊境肆無忌憚法所不容本
爵大臣將軍賽　即帶兵剿滅披楞以彰
大皇帝天威如披楞並無此語爾廓爾喀竟敢揑造謊
言冒瀆
硃直　天朝本爵大臣將軍賽　即帶兵問爾之罪惟念爾國自
納貢輸誠以來素稱恭順今因與披楞搆衅交兵被
逼無奈揑造浮詞希圖動聽又以徼外小夷不知禮
義措詞不善致以虛詞而受實禍其情亦覺可憐若
本爵大臣將軍賽　不加訓誨立即帶兵進剿是不
教而誅亦非
大皇帝撫馭萬邦一視同仁之至意為此格外施恩先行
檄諭如罪在披楞即剿披楞罪在爾國即剿爾國賞
功罰罪一秉至公諭到即將所稱讓出唐古忒路徑
阻爾納貢之語究竟出自何人明白稟覆以憑剿辦
本爵大臣將軍賽　現已檄詢披楞諒該國奉到檄
諭即行稟覆倘係爾國造此狂言則本爵大臣將軍
硃直　賽一面分派大臣由濟嚨聶拉木兩路齊進直搗陽（胡說混道醉生夢死之言）
布併檄飭披楞攻爾南面以爾彈丸之地四面受敵
自必刻日殄除爾國不能敵披楞之兵豈能抗
天朝之衆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呼吸之間存亡立判爾如

自知罪戾改過自新速即恭繕認罪表文專差噶箕
頭人賫呈本爵大臣將軍賽 行營代為具
奏祈求
大皇帝格外垂慈俯念爾王年幼無知措詞不善誤犯
天威今敬謹納貢祈
恩施與一線生路免其剿滅以後再不敢滋生事端冒昧
稟瀆庶幾
大皇帝高厚生成宥爾罪愆本爵大臣將軍賽 即撤兵
硃批
歸伍爾國與披楞或戰或和（不管自相矛盾）
硃批
大皇帝一概不問求賞求兵一概不准如爾國不進表文（太自相矛盾矣）
納貢認罪祈
恩則是爾自取滅亡本爵大臣將軍賽 惟有發兵剿殺
斷不姑容特諭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瑚圖禮 檄諭披楞王格臥爾遮爾奈哩知
悉照得本爵大臣將軍賽 欽奉
大皇帝聖旨據廓爾喀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
稟求駐藏大臣奏稱該國與爾披楞構衅交兵爾披
楞令廓爾喀讓出走唐古忒路徑並哲孟雄山路即
與和好廓爾喀投誠爾國爾王即不容進貢
天朝等語爾披楞如果有此事實屬狂悖無禮即應發兵
剿滅幸
大皇帝明同日月念係一面之詞未肯輕信特
頒發欽差大臣關防一顆令本爵大臣將軍賽 帶領滿
漢屯土官兵馳赴唐古忒查辦此案本爵大臣將軍
賽遵
旨選帶久經戰陣鎮將百數十員滿漢勁旅屯土官兵數
千餘名又調唐古忒漢番官兵數千餘名駐紮定日
等處確查此等悖謬之語出自何人即行發兵剿辦

查爾披楞於乾隆五十七年曾經具稟前任公中堂
大將軍福　情詞極為恭順數十年來亦並未滋事
是爾國僻處海隅久通
聲教斷不敢出此狂悖之語自取罪戾或係廓爾喀屢
經敗衄揑造此言嫁禍爾國我
大皇帝撫馭萬方一視同仁不肯偏聽一面之詞本爵大
臣將軍賚　仰體
聖意賞功罰罪一秉至公是以暫行駐紮邊界馳檄查詢
硃直 如爾披楞果有讓路阻貢之語本爵大臣將軍即剿
辦爾國如爾國並無此心並〔亦〕無此語均係廓爾喀飾
詞揑造則爾國亦應感激
大皇帝明見萬里不肯偏聽廓爾喀加兵爾國之恩即須
繕表謝
恩賚投本爵大臣將軍賚　行營以憑代爾具

硃直 奏本爵大臣將軍即發兵問廓爾喀之罪為此特諭

奴才賚　喜　阿　跪
奏為遵
旨覆
奏事竊奴才賚冲阿於四月十五日馳抵前藏與奴才喜明
阿賓克商辦廓爾喀與披楞交兵情稟一案先行馳
檄詰責隨後帶兵前赴邊境脅以兵威各緣由業於
四月二十日會銜恭摺由驛
奏請
聖訓在案奴才等正在催集後起官兵帶赴後藏於四月二
十八日承准由五百里遞到
廷寄欽奉
上諭就此時兩國情形而論披楞勢頗披猖廓爾喀兵敗
地蹙將來披楞或竟將廓爾喀國土併吞並將其王戮

害但於邊境無犯則總係外夷之事蠻觸相爭得失俱
可不問斷不能因廓爾喀之故代爲報復向披楞興師
問罪師出無名於理不合惟披楞於侵奪廓爾喀後若
竟敢恃強不戢擾及唐古忒邊界則必痛加剿殺不可
遲疑示以兵威驅逐遠遯不必窮追深入等因欽此奴才
等跪誦之下仰見
皇上訓示周詳無微不至奴才等辦理益有把握查廓爾喀
與披楞搆釁連年每年三月以後溽暑瘴厲瘟疫時
行便不能接仗前據聶拉木營官差探該二國於二
月內打仗後廓爾喀求和不允迄今差探並無打仗
情形是該番等果否講和雖未可知而現在之斂兵
守隘實時勢所必至披楞之兵既未能直抵陽布必
不能越擾唐古忒邊界此實足以仰慰
聖廑者惟是犬羊之性罔知大義廓爾喀或竟挾誠披楞

稽遲例
硃批（付之不問）
貢披楞或狃於屢勝妄肆鴟張又或忽戰忽和鬭爭不
硃批（此有何勞若妄動干戈苦勞極矣）
息雖事在徼外而邊隘番民時勞偵探亦有失
硃改
聖主綏靖華夷同安衽席之至意奴才等悉心籌畫（硃改：實）斷不敢
存好大喜功之見（硃改：欲）邊開釁亦不敢存苟且偷安之
見稍涉顢頇是以馳檄廓爾喀責以大義而仍誨以
自新之路使之敬畏
硃批（不成說矣）
天威復誘使永承
恩眷廓爾喀屢經敗衂似不敢稍有抗違約計六月間必
專人奉
表祈
硃批（不通極矣）
恩是大義既明奴才等即可代求
曲宥至披楞雖僻處海隅向未納
貢而奴才賽沖阿帶兵赴藏該番亦應早有風聞該番因

屢受廓爾喀欺凌興師報復本無覬覦唐古忒之心
今復馳檄曉諭示以兵威而於廓爾喀捏詞嫁禍等（硃批：一派夢話）
情仍爲白其寃誣拔楞具有天良定知感激（硃批：大奇）
聖恩表求剖白爾時曲直既明即不勸諭罷兵該番等亦
無衅可搆（硃批：胡謅臭文）似亦事理所必至然此皆奴才等愚見所及（硃批：下愚之徒）
是否能如所料須俟該番等稟覆到日酌量妥辦請
旨遵行拔楞離邊較遠約七月間方有稟覆至現在唐古
忒邊界極爲鎮靜奴才喜明珂實克先已遵
旨選帶官兵分撥定日等處嚴守邊隘仍勤加偵探以備
不虞週日連降大雪拉里一帶跋涉維艱奴才賽冲阿
所帶後起官兵尚未到齊現已專弁迎催俟有續到
官兵奴才賽冲阿喜明即帶赴定日等處以張聲勢並
即順道查閱唐古忒漢番兵丁逼加訓練奴才等仰伏
天威聲勢甚大當可以不戰服人仰副我
皇上綏靖邊陲之至意奴才等又查濟嚨聶拉木等隘口每
處僅設番兵二十五名並未設有漢兵於防守機宜
或未盡善奴才賽冲阿喜明擬親歷各處察看情形或
應添設漢兵或應酌量調設容俟查閱周遍後會
商妥議
奏請
訓示所有奴才等欽奉
諭旨恰遵（硃批：尚云恰遵耶）商辦情形恭摺由驛四百里覆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具
奏本年閏六月初三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賽沖阿等奏遵旨商辦廓爾喀披楞事宜一摺所奏殊不成話廓爾喀與披楞遠在邊徼之外蠻觸相爭但於中國無犯總當付之不問賽沖阿一經到藏即馳檄詰責兩國紕謬已極此次所奏尚復文過飾非如所稱兩國爭鬪不息則邊隘番民時有偵探之勞試思慎固邊隘分番偵探有何勞苦妄動干戈番民運糧供役其勞苦何啻百倍賽沖阿前奏明係好大喜功欲開邊衅此時廓爾喀與披楞因溽暑疫癘不能接仗尚各歛兵守隘而賽沖阿等轉欲帶兵馳赴邊界以國家將士投之瘴癘輕冒不測豈非視同兒戲乎至所謂誨廓爾喀以自新之路誘使永承恩眷曉諭披楞爲之白其冤誣真是一派夢話廓爾喀被逼強鄰並非背叛何用使之自新披楞勢方披猖有何冤誣而爲之剖白滿紙胡謅可笑極矣賽沖阿等著傳旨嚴行申飭仍遵前旨靜候兩國回稟到日將原稟譯出據實由六百里具奏候朕指示辦理賽沖阿此次赴藏原祇令其察看邊隘情形會同喜明等在彼靜鎮本無需携帶多兵除前起官兵業經到藏者即令隨賽沖阿在彼暫駐外其後起官兵既因道路濡滯着即檄令回程各歸原伍此項官兵既已撤回其沿途應付烏拉遲延之頭人及各糧員等均無庸查辦一概免議可也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再奴才等伏讀

諭旨內或廓爾喀逼於披楞該王子棄其國都遁逃覓活來至唐古忒邊界歛關求納亦情事之所有該國投順

年久若值流離之際天朝拒其來歸致在邊界之間橫
遭戕害殊失字小之義其時賽沖阿等即當准其投入
擇地安插但此一節賽沖阿等三人惟當密存於心所
有文武員弁不可使一人知之若稍一宣露豈非招之
使來自啓釁端乎彼時披楞如聞該王子已投入天朝
不敢致問則已若遣使前來求索即當諭以廓爾喀前
經臣順令該王子失地來歸已奏聞大皇帝將伊擇地
安插斷無將王子交付爾國之理如披楞聞諭率衆回
巢亦可相安無事倘敢肆貪鴟張侵擾邊界則不得已
而用兵亦不能不大振邊威使之震懾賽沖阿即當督
率將弁相機征剿倘兵力不敷即就近酌量撤調一面
由六百里奏聞總之用兵之道必須正名不可存好大
喜功之見也等因欽此奴才等跪誦之下仰見我
皇上矜全屬國
睿慮周詳於慎重邊防之中寓俯恤窮番之意
恩威並著
覆燾無遺奴才等曷勝欽佩查廓爾喀與披楞現在或戰或
和雖探無確耗但至今未據續報打仗情形是邇來
皆已斂兵拒隘廓爾喀當能安其巢穴不至窮無所
歸如其被逼逃生致關求納奴才等自當仰體
聖恩妥為安插至披楞倘敢窮追不戢闌入唐古忒邊界
則是勞師遠涉自取災殃奴才等仰仗
天威即率現在兵丁驅使遠遁設其時尚須添兵謹一面
奏聞一面就近酌調至此次欽奉
諭旨奴才等自當慎密不敢宣露以仰副
皇上防患未萌之至意緣奉
恩諭謹另片密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具

奏

奴才賽沖阿喜明跪

奏為恭奉

硃批諭旨據實覆奏並現據廓爾喀君臣懼罪畏威稟求

教導奴才等發檄明白指示各緣由恭摺由驛

奏祈

聖鑒事竊奴才賽沖阿帶兵抵藏馳檄廓爾喀責以大義並

檄詰披楞各緣由於四月二十日五月初五日兩次

恭摺奏

聞在案奴才賽沖阿喜明催齊後起官兵於五月十七日分

起由前藏起程二十日行抵春堆承准

廷寄奉

上諭喜明等奏據營官探報廓爾喀與披楞搆兵情形一

摺廓爾喀披楞打仗數次互有殺傷現因天熱患病撤

兵看來此時暫可相安惟上年該二國撤兵後至九月

間伊等過了年復行打仗此次又有要照去年一樣之

語賽沖阿既已到彼且在藏稍住數月察看情形廓爾

喀披楞或已和好息爭或於過年復行接仗其該國過

年是否亦按內地時節或係另有年期總俟察探明白

酌量可以無事再行奏明回川再此次該將軍帶兵赴

藏一節切不可揚聲邊外令廓爾喀聞知妄疑中國有

兵前來救援轉啓其干求之志此次該將軍帶兵赴藏

原為協同該大臣等鎮防邊隘惟當督飭該將弁等於

各要隘處所嚴巡密探不可因兩國現已撤兵稍存大

意倘廓爾喀又求(来)乞兵仍當嚴詞檄駁不可貪功妄作

總以固守邊圉勿輕啓兵端為要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奴才等正在繕摺覆
奏於五月二十九日途次白朗復奉到
硃批命汝帶兵至藏總為嚴防邊界斷勿協助廓爾喀若
披楞擾及藏地邊界必應痛剿驅逐切勿貪功窮追若
廓爾喀王子情急本身來投亦可收留妥為安插嚴堵
披楞勿令闌入若兩處講和罷兵汝即回成都可也特
諭汝至藏時以奉旨詢問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為名勿
宣露帶兵衛邊之意即廓爾喀又來請助總置不問仍
令噶明珂實亢二人寄信勿令彼知汝在藏方妥又諭
欽此奴才等跪誦之下仰見
皇上睿慮周詳
訓示明切感激欽佩莫可名言伏查廓爾喀雖係徼外小
番而其所部之巴勒布番民在前後藏貿易者不下
六七百戶向例設有頭人二名管理貿易事務由廓
酋派來在藏居住又有纏頭回部數百戶在藏貿易
由該部往來西藏亦必取道陽布是以西藏一切舉
動廓爾喀聲息皆聞此次仰蒙
皇上特頒
欽差大臣關防發兵赴藏奴才賽沖阿甫自鑪城出口該番
已經得信若到藏之後托以他事為名不即宣露防
邊之意恐廓爾喀轉疑奴才賽沖阿救援該番而至更
將肆意干求又恐借我兵威揑詞影射為挾制披楞
之舉不即講和罷戰亦非我
皇上撫育萬邦同安衽席之意奴才等再四思維竊謂廓爾
喀屢次乞賞求兵詞意荒謬此時即聲罪致討實屬
師出有名特因
國家經費有常不值為此窮番上勞

睿慮而先聲奪人兵法所貴是以馳檄詰責諭以求賞求
兵一概不准或戰或和一概不問惟以屢次揑詞瀆
稟干冒
天威為法所不容飭令上表認罪納貢祈
恩然後恕其既往此盖由奴才等身歷邊陲稔知廓爾喀之
狡詐貪愚為西南諸番之最但知畏威不知懷德有
不得不脅以兵威之勢且值該番屢經敗衄螳臂莫
支當此理屈詞窮勢衰力竭奴才等臨以
天威自必惟命是聽用敢明白宣諭縱不能絕其日後之
干求亦可消其目前之妄想所幸
聖主恩威無遠弗屆五月二十日據該國王藉稱遵奴才喜
明珂實克前檄派人來藏管束巴勒布貿易人等之
由專差頭人巴凌角賷呈該國王噶箕等稟二封譯
閱稟詞極為恭順查其發稟之時雖未接奴才等詰責

之檄而已聞風生畏是以專差該番兼程求見懇請
教導等語奴才等即諭以奉表認罪納貢祈
恩並示以睦鄰安民保守國土永承
恩眷之意該番理勢俱屈或從此講和罷戰亦未可知此
奴才等查辦此案懾以兵威之原委也奴才等滿洲世
僕仰荷
皇上豢養生成寄以重任斷不敢貪功妄作輕啓兵端上煩
睿慮特不如此辦理不足以靖反側之心雖廓番之貪狡
性成難保其後此之必無稟瀆然未經詰責以前曾
屢次揑造浮詞顯為挾制此後即偶有干求當亦自
知斂戢庶於體制益尊至披楞遠處海隅特因廓爾
喀欺凌太甚興兵報復實無覬覦唐古忒之心斷不
致擾及唐古忒邊界該二國現在是否說和雖無確
據或經此番檄諭藉得通名中夏判別是非由此罷

戰息征似亦事勢所宜有披楞離邊較遠約七月間
方有稟覆該番等以八月歲首奴才賽沖阿遵
旨傳該番過年後如果無事或該番先期稟覆奏
表祈
恩察看兩國安靜然後撤兵徑回成都現在仍嚴飭防邊
將弁嚴密防範勤加偵探不敢稍有玩忽以期仰副我
皇上慎重邊防之至意緣奉
硃批諭旨指示詳明謹將奴才等辦理情形及譯出廓爾喀
君臣來稟奴才等檄諭一併恭呈
御覽伏求
聖訓再奴才珂實克留駐前藏不及會銜合併聲明所有奴才
等現在辦理緣由謹恭摺由四百里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具
奏本年七月初七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喜　嘉慶二十一年
閏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賽沖阿等奏接據廓爾喀來稟懇求教導發檄指示
一摺此次廓爾喀國王及噶箕因喜明等從前檄令派
人來藏接管巴勒布貿易人等該國派出頭人巴凌角
來藏順便賚帶稟函其事係在未接賽沖阿等檄諭之
先閱其稟詞祗因巴凌角管理貿易懇求教導並無一
字提及與披楞搆兵之事乃賽沖阿等藉此為由又檄
諭該國王告以該國與披楞交兵該將軍帶兵來藏查

辦並將前次不容進貢之言詰問出自何人即行發兵勦滅責令具表認罪乞恩納貢辦理又復錯悮賽冲阿明係接奉硃批諭旨自知前次撤諭兩國之非此次又專檄廓爾喀以巽掩飾前過而不覺其詞之始終矛盾廓爾喀前次不容進貢之言何必詰其出自何人賽冲阿以本省將軍帶兵赴藏自查本境營伍又何處廓爾喀心生疑懼此時檄諭業經發往亦已無及如該國王回稟具表認罪祇可將表文譯出進呈諭以前次該國王因被披楞凌逼出言過於急廹今既認罪乞恩大皇帝天地之量亦不加罪責仍准令照常納貢至爾國與披楞息爭罷戰和睦鄰封實為保境安民之美事也其前次賽冲阿等檄諭廓爾喀披楞兩國俟有回稟仍遵前旨將原稟譯出據實由六百里具奏候旨遵辦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廓爾喀額爾德呢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瑚喜二位大人臺前請安本年接得

二位大人賞來檄諭內開藏中巴勒布頭人巴拉巴達業已病故所有藏中貿易人等甚衆無人照料飭令小的專派妥當頭人赴藏管理等諭小的接奉之下實在感激當即遵諭速派巴凌角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自陽布起程並令迅速來藏接管照料叩見

二位大人並將小的部落所有的事件稟明懇乞

賞給教導並懇常賞檄諭使衆百姓都得好處感

恩不淺再巴凌角在藏管理貿易人等日後若遇事件亦求

二位大人諸凡指示就沾恩了為此四月二十七日

自陽布具稟
欽差成都將軍賽駐藏大臣喜　諭廓爾喀額爾德呢王吉爾巴納足
塔畢噶爾瑪薩野知悉巴凌角來藏呈投爾王四月
二十七日陽布來稟知爾王以巴拉巴達在藏病故
所有藏中巴勒布貿易人等乏人管束特派妥當頭
人巴凌角來藏接管照料所辦甚是又據稟稱爾部
落所有事件俱懇本大臣賞給教導並懇常賞檄諭
爾部落眾百姓都得好處各等語俱已譯閱查爾王
自投順
天朝以來納貢輸誠素稱恭順祇因近年與披楞搆衅交
兵屢次祈賞求兵業經本大臣駁斥而爾王又敢揑
稱披楞令爾讓出老唐古忒路徑並不容進貢
天朝之語大屬荒謬本爵大臣將軍賽　帶兵來藏查辦
爾既揑造此語即屬法所不容本應即刻進兵剿辦
今見爾王稟詞恭順懇求教導着即繕具認罪表文
呈送本爵大臣將軍代爾具奏乞
恩照例納貢則爾部落庶得仍安住牧眾百姓都有好處
這就是本爵大臣將軍的教導又披楞係爾鄰國理
宜彼此和睦不應結怨今既連年爭戰失陷地方殺
傷人民與爾國有何好處須即講和罷戰守土愛民
則爾國可永承
太皇帝恩眷矣至爾王前次所稟求賞求兵一概不准爾
國與披楞或戰或和一概不問本爵大臣將軍本駐藏大臣教導之
言止此禍福惟爾是取也特諭並問近好
廓爾喀噶箕然拉托咱塔巴具稟
欽差駐藏大臣珂喜二位大人臺前請安敬稟者小的與小
的父親在西方駐紮十二年從前松大人駐藏時小
的父親所稟事件俱蒙賞有回諭今年小的父子來

至陽布見了王子亦要稟明二位大人查從前奉過
檄諭凡廓爾喀事件或遇進
貢之事務要稟明二位大人請示辦理從前小的哥哥
赫熱畢熱塔巴解送
貢物來藏叩見二位大人稟懇事件亦係奉有二位大
人檄諭方敢前來再小的兄弟噶列納拔格達畢爾
塔巴亦奉二位大人檄諭方敢進京朝
覲至今廓爾喀總是與
大皇帝出力想普天下惟有
大皇帝至大至尊駐藏二位大人是欽奉
諭旨駐藏辦事亦是至大的務要俯念廓爾喀係久經投
誠之人格外照看就沾恩不盡了為此四月三十日
自陽布具稟
欽差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喜諭廓爾喀噶箕然拉托咱塔巴知悉譯

閏四月三十日來稟據稱爾國遇有事件俱稟明駐
藏大臣請示辦理又稱廓爾喀係久經投誠之人要
求格外施恩照看等語具見該噶箕小心謹慎如此
方能輔佐爾王仰事
大皇帝永承
恩眷所稟殊堪嘉尚查廓爾喀現與披楞搆兵連年民窮
財盡勢已難支復因屢次瀆稟干冒
天威本爵大臣將軍賽　現已統領官兵前來剿辦此誠
爾國存亡之秋着即奉表認罪納貢祈
恩本爵大臣將軍當為代奏
大皇帝施恩寬宥這便是本大臣照看之處為此覆諭其
各凜遵特諭
奴才賽沖阿喜明珂實克跪
奏為欽奉

硃批諭旨敬陳奴才等愧悔悚懼下忱叩謝
天恩及差探廓爾喀披楞現在講和情形並續據廓爾喀
王來稟譯呈
御覽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奴才賽冲阿喜明移駐後藏接據廓爾喀君臣來
稟懇求教導各緣由業於六月初六日由驛奏
聞在案六月十六日欽奉五月十九日
硃批諭旨以奴才等四月二十日具
奏馳檄廓爾喀披楞一摺辦理謬誤蒙
恩將奴才等分別降等示懲閏六月初三日復奉
硃批諭旨以奴才等五月初五日具奏一摺文過飾非傳
旨嚴行申飭奴才等跪誦之下仰見
聖主慮事之精詳知奴才等所辦之錯謬如夢初覺追悔已
遲伏念奴才等雖無好大喜功之意妄思構衅邀功而
於查辦邊外夷情不能慎密持重遽馳二檄辦理實
屬輕率奴才賽冲阿受
恩尤重而昏瞶糊塗至於此極即革職拏問亦屬咎無可
辭乃荷
皇上高厚深恩僅予拔去雙眼花翎降為二品頂戴奴才喜
明不行阻止蒙
恩拔去花翎降為三品頂戴奴才珂實克薩同畫諾降為三
品頂戴仰見
皇上於明罰勅法之中寓
曲宥矜全之意奴才等自問何修邀茲
寬典愧悔之餘並深感激謹望
闕泥首叩謝
天恩奴才等愚昧無知仰蒙

皇上疊降諭旨指示機宜因道途遥遠接奉稍遲以致無
所遵循諸多謬誤今則獲誦
諭旨備邀
訓示周詳無微不至奴才等惟有事事恪遵以期中外義安
稍贖愆尤於萬一至廓爾喀披楞現在情形據条将
蕭太和都司馬伏全禀稱探得披楞有大頭人咱哩
然帮赴陽布議和陽布亦差有頭人前往迎接並探
知廓爾喀接到檄諭現在趕緊辦理貢物一面與披
楞議和一面赴唐古忒祈恩廓番君臣百姓都害怕
的狠俟探明該番等作何定議再行飛禀等情奴才等
復查披楞既遣使前來其和議想必可成從此永息
戰争同安住牧則遐邇內外共享
昇平庶可以仰副我
皇上軫念降番之至意廓爾喀王於前遣巴凌角賫投禀
函後續又由驛遞到禀一封譯閱情詞俱係訴其被
逼情形頗知感畏
恩威不復如前次所禀之顯為挾制惟其中有懇飭諭
披楞退還侵地之語勢難准行其時尚未奉到五
月十九日
諭旨奴才等已據理駁飭容俟該番再行禀覆到來譯請
聖訓飭遵至奴才賽冲阿前在成都遵
旨選帶副将朱承受以下四十五員兵丁五百名並道府
廳縣等官以備委用今察看邊疆寧謐該番等和議
将成無須多兵防範所有選帶員弁兵丁雖已陸續
齊集後藏擬即不動聲色分起撤回以節糜費奴才
賽冲阿遵
旨酌留前起官兵仍駐後藏俟二國禀覆到後如果無事即
奏明回川奴才喜明照例廵閱各邊訓練操防事竣之後

回駐前藏即使該番等和議不成仍前爭戰奴才等總
置不問現仍嚴飭將弁謹守邊隘勤加偵探不敢稍
涉顢頇此時兩國安靜邊界敉寧斷不至輕啓兵
端上煩
睿慮所有奴才等悚懼感激下忱及差探情形並籌商撤兵
事宜遵
旨由六百里奏祈
聖鑒其廓爾喀王原稟並奴才等覆諭一併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十日具
奏本年八月十四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喜　嘉慶二十一年
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賽沖阿等奏差探廓爾喀披楞現在講和情形並籌
商撤兵事宜一摺現在披楞既有頭人赴陽布與廓爾
喀議和陽布亦差人往迎其和議想必可成該兩國若
已和好息爭邊界寧謐自可無須多兵防範所有賽沖
阿原帶弁兵應即陸續撤回以節糜費該將軍等俟二
國稟覆到日安靜無事亦即可各回本任此次廓爾喀
續行遞到稟函懇請飭諭披楞退還侵地該將軍等所
覆檄諭尚為得體廓爾喀從前侵佔別國地界未經諭
令退還此時披楞佔伊地界何能諭令退出伊等或戰
或和天朝總付之不問該廓爾喀再有請兵幫助之說
即諭以本大臣此次帶兵來藏原為巡閱邊界並非助

爾聲勢爾不得妄生希兾以絕其干求之念若披楞稟
懇求助則更易於立言即諭以廓爾喀係天朝屬國前
曾屢稟乞兵天朝尚不肯偏助豈有轉助爾國欺凌屬國
之理如此明白曉諭俾兩國俱無妄想但使邊圉寧輯其
境外之事原無庸過而問馬将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廓爾喀王具稟
欽差成都将軍賽 駐藏大臣書珂 臺前請安今蒙
将軍大人於四月二十二日發來檄諭我王子於五月初
八日接到內閒照得本爵大臣将軍賽 欽奉
諭旨頒發欽差大臣關防一顆着本爵大臣将軍賽 帶
領滿漢屯土官兵馳往唐古忒查問此等悖謬之詞
究係出自何人即行帶兵剿滅本爵大臣将軍賽 遵
旨選帶久經戰陣鎮将百數十員滿漢屯土官弁兵丁數
千員名又檄調唐古忒漢番官兵數千餘名現已抵
藏復蒙
将軍大人施恩憐念我王年輕不知事務先行發檄教導
我王及大小頭目人等閱悉之下均深感畏至奉諭
着将從前稟內所稱讓出唐古忒路徑並不容與
大皇帝進
貢之語明白稟覆等語遵查我王住在我的地方又
係投誠
大皇帝之人因披楞仗勢将我王舊有之姞瑪馬以及西
方撒達魯達爾河並界連唐古忒地方佔去又将我
王附近陽布之甲噶爾地方佔去又我王有一寨苦
小地方亦被其将該處之兵戕殺甚多披楞王子現
又帶領衆兵來至附近陽布一日路程上駐紮並嚇
唬我王你若将陽布讓我來坐我即将所得你的甲

噶爾并界連唐古忒哲孟雄之山一併退你如若不
允我即將你陽布地方民人殺佔若論打仗還有比
你大的部落為我所殺我兵甚多至於似你如此小
部落不過給與錢糧即可降服如此給我王信字前
來我王實在無法與頭目等商議想我是投誠
大皇帝之人惟有將此苦處據實稟明懇求轉奏
大皇帝憐念我王年輕
施恩給披楞一道
諭旨以廓爾喀係久經投誠
天朝之人飭令披楞退守邊界並將所佔地方退還我王
這就是
大皇帝施恩拯救我王闔部落衆百姓等均感戴
天恩不盡了我王原是這個意思令披楞之兵離陽布僅
有一天路程我王將在何處容身如何與

大皇帝出力我王係投誠
大皇帝之人遇有如此急難是以屢次具稟
二位大人並恭具
表文遞送到藏
二位大人不信為實將
表文仍然發回未蒙
大皇帝施恩披楞因之勢焰更大騷擾不休任意侵佔實
非我王本心要稟皆因事處無奈始行稟求查向來
遇有事件俱係稟明
二位大人此事亦不過照例稟知不料竟至仰擾
聖心
特派將軍統領大兵來藏我王實在喜歡前已差頭人巴
崚角帶呈請安今我王欲轉差噶箕前來面稟事件
應令在何處迎見懇祈指示再巴崚角謁見

将軍大人将我王這裡的事件面爲稟陳後即祈賞一檄
諭並望将噶箕應由何處迎見賞給我王主意以便
速差噶箕前來面稟若念廓爾喀係投誠
天朝之人即祈給披楞一個檄諭令将所得我王地方退
回倘不應允即以兵攻打披楞如有
将軍大人這樣檄諭則披楞自然退去我王係與
大皇帝把守南方門户出力之人
将軍大人若能轉求
大皇帝在我王身上
施恩則
将軍大人也有好大聲名爲此五月十五日自陽布具稟
欽差大臣 駐藏大臣 諭廓爾喀額爾德呢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
瑪薩野知悉前據爾王專差頭人巴凌角來藏帶來
爾王呈投本大臣稟信懇祈賞給教導具見爾王恭
順悃忱今又據爾王以奉到本爵大臣将軍賚四
月二十二日檄諭遵諭稟覆據稱爾國被披楞所逼
情出無奈君臣商議稟求轉奏
大皇帝施恩賞給披楞
勅書飭令退守邉界還爾所佔地方等語殊屬非是我
大皇帝撫有萬國各邉部落納貢輸忱者何止千計豈有
偏助爾國之理况從前已勅布亦係投誠
天朝部落嗣爲爾所佔
大皇帝並未令爾退還地界近如哲孟雄地界亦爲廓爾
喀佔去大半哲孟雄如懇求
勅書飭爾退還爾王又将何地自處爾所求之事斷不准
行本爵大臣将軍前諭已有爾國與披楞或戰或和
一概不問求賞求兵一概不准之語爾王豈未閲悉
耶本爵大臣将軍奉

旨帶兵來藏專為查問爾王前稟中讓路阻貢之語出自
何人查詢明白即發兵剿滅並非助爾國聲勢代為
索地起見諭到着即將前稟所稱讓出走唐古忒路
徑及不容進貢
天朝之語是否出自披楞抑係爾國揑造之處明白稟覆
以憑剿辦如若含糊具稟妄求恩宥不即上表認罪
納貢祈
恩本爵大臣將軍即統領大兵分道進剿爾國不能敵披
楞之兵豈能抗
天朝之勁旅宜即三思毋貽後悔本爵大臣將軍仰體
大皇帝好生之德念爾國係久經投順之人實欲爾國君
臣黎庶共享昇平是以不即加兵先行檄諭又據爾
國來稟屢求教導此即本爵大臣將軍教導爾以自
新之路除面諭巴凌角令其詳細寄知外復加此檄
爾其恪遵言盡於此禍福惟爾自擇寄來大鎗一桿
押信卡契布一方已發交巴凌角寄回矣此諭
奴才賽沖阿喜明阿實克跪
奏為廓爾喀王感畏
恩威遵檄趕辦認罪表貢稟請示期進獻並據稟與披楞
講和永息爭鬬及奴才等察看兩國息和邊界無事將
隨帶官兵分起凱撤各緣由恭摺奏祈
聖訓事竊奴才等前奉
硃批諭旨嚴行申飭謹將感悔悚懼下忱並差探情形及
廓爾喀王原稟於閏六月初十日奏蒙
聖鑒在案竊照廓爾喀王前遣巴凌角來藏稟求教導奴才
等即教以上表認罪納貢祈
恩並示以睦鄰安民保守國土永承
恩眷嗣該國王稟稱奉到奴才賽沖阿詰責檄諭具稟訴其

被逼強鄰之苦以掩其揑詞瀆稟之愆並有懇求飭
諭披楞退還侵地之語奴才等復據理駁飭去後茲據
該國王稟稱接到兩次檄諭已與披楞說和完事感激
天恩趕辦貢物稟求示期以便專差噶箕頭人恭賫進獻
等情譯閱情詞極為恭順不但無所干求如前稟之
顯為挾制並有此稟是與不是之處懇求寬宥教導
等語是該國王之感畏
恩威出於至誠奴才等因結以恩信允為代奏祈
恩寬宥其貢期諭令候
旨飭遵所有該國王原稟及奴才等覆諭一併恭呈
御覽奴才等復查該國王前稟據稱該國原有姑瑪烏甲噶
爾等處地方均被披楞佔去懇求飭令退還今則稟
稱已與披楞說和完結所佔地方已不說了又云貢
物陽布不能辦齊差人赴甲噶爾採辦是甲噶爾仍
為廓爾喀所有並未被披楞佔去或被佔而退還已
可概見並據派防邊界之叅將蕭太和都司馬伏全
稟稱探得披楞差大頭人卓達格呢薩野哈呢薩野
女頭人布底薩野三人帶同跟役並箱籠無數在陽
布城一日路程朗古地方住紮廓爾喀守邊兵丁開
箱驗明纔放進陽布城去是該酋等不但和議已成
且信使往來開市貿易其修好息爭實屬可信披楞
離邊甚遠此時雖未據其稟覆而兩國既已講和斷
不至別生事端將來覆稟諒必恭順伏思廓爾喀近
在唐古忒邊外前曾屢肆鴟張擾及札什倫布經大
兵窮追深入疊奏膚功該酋始行臣服近復因搆衅
鄰封乞賞求兵顯為挾制誠如
聖諭其情叵測不可不懾以兵威奴才等仰秉
廟謨不煩隻失張弓而已螳臂莫支鴉音胥革此皆由

睿照機先指示詳明用能銷邊患於未萌振
天威於域外從此退爾內外共享
昇平絕域殊方同登衽席唐古忒僧俗人等曾受廓番
荼毒至今猶有畏心今聞廓番感畏
恩威輸誠恐後自班禪額爾德呢以下莫不歡欣鼓舞深感
皇恩琫等奉
命遠來得以迅速蕆事不致久勞兵旅尤為欣幸現在兩
國既和邊界無事前調官兵即遵
旨分起凱撤回營琫賽沖阿酌留官弁兵丁數十名暫駐
後藏俟披楞稟覆到後即行遵
旨回川以恤征士而節靡費至廓爾喀貢期向例五年一
貢自嘉慶十七年十一月該國貢使到京後扣至嘉
慶二十二年即係貢期今該國王來稟自該貢使回
國之年算起殊屬含混應否飭令於來年上納或令
於本年八月間該番過年後即行上納之處伏候
聖旨飭令遵照所有接據廓爾喀稟請示期納貢及官兵
分起凱撤各緣由謹遵
旨由六百里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具
奏本年八月十六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欽差大臣成都將軍賽 駐藏大臣喜 嘉慶二十一年
七月十四日奉
上諭賽沖阿等奏據廓爾喀國王來稟已與披楞講和趕
辦貢物稟求示期進獻情詞極為恭順等語廓爾喀與

披楞和議已成彼此息爭邊境寧謐賽沖阿奏請俟披楞稟覆到日即行回川計此時披楞稟覆應已到藏該將軍查看無事即回成都本任至廓爾喀備辦表貢請示期進獻該國係久經臣服之國豈有因此一事令添備一貢之理即諭以該國與披楞連年構兵今和議甫成得以安輯大皇帝體恤藩服俾令休養安息此時毋庸趕辦貢物仍遵照一定貢期於嘉慶二十二年差噶箕頭目於年內到京照例朝覲以示懷柔該將軍等接奉此旨即檄諭該國王祇遵可也至披楞已與廓爾喀講和將來稟覆諒無異說如稟詞極爲恭順著由四百里具奏若尚有應行查辦之處由五百里具奏毋庸再發六百里急遞致駭聽聞也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廓爾喀王具稟

欽差成都將軍賽駐藏大臣喜臺前請安前差頭人已凌角赴藏叩見

將軍大人所有我王吩咐一切該頭人俱已備細稟明當蒙賞來檄諭憐念我王係久經投誠之人諭令安靜住牧並稱披楞係屬鄰封自當與其和好若與對敵俱屬無益飭令上緊與其和睦不必對敵務要謹守部落愛惜百姓遵照所諭奉行方能永受

大皇帝恩典所諭一切甚爲周詳不勝感激但我原係小部落錢糧無多兵丁稀少自投誠

大皇帝以來盡心把守南方門户今被披楞仗其兵多糧足前來對敵將我國地方佔去殺傷我兵甚多如此苦情應當稟明是以稟知今蒙

將軍大人諭令與其和睦不宜對敵所有佔去地方多少也不說了業已與披楞處和完結至我王原係投誠

大皇帝的如今仍是投誠再不能投順別處再查進
貢一事向係六年呈進一次我們的六十九年即是六
年進貢之期前差噶箕扳格達畢爾達巴噴進
表貢赴京朝
覲叢
大皇帝賞賜
敕書各物七十年八月內噶箕回來至今甫及四年且應進
貢物這裡不能齊全必須前赴甲噶爾地方採辦此時
正值炎熱瘟疫時行應俟過年後方可差人帶銀前
赴甲噶爾製辦惟此項
貢物或俟至六年滿時打發前來抑或甲噶爾貢物到
時即行前來懇祈
將軍大人指示教導賞給檄諭以便遵照奉行至我投誠
大皇帝這樣誠心還求
將軍大人施恩代為具
奏以便永受
大皇帝恩典此稟是與不是之處並祈指示就沾恩了為
此六月二十三日自陽布具稟
欽差成都將軍駐藏大臣諭廓爾喀王知悉據爾王稟稱爾王係
大皇帝臣僕深受
大皇帝恩典所有應進貢物須赴甲噶爾採辦稟請本將軍大臣
指示貢期等情均已閱悉具見爾王恭順悃忱殊堪
嘉尚本將軍大臣已據稟轉奏
大皇帝代懇
天恩免爾從前瀆稟之罪我
大皇帝賞功罰罪一秉至公爾既恪守忠貞定可仰邀
恩宥至爾國貢期向例五年一次查上屆例貢係嘉慶十
七年十一月到京是來年即係例貢之期今據爾王

稟稱或應俟至年滿或俟製辦齊全即行進獻之處
請示遵行等情本将軍大臣已據稟奏請
聖旨指示貢期俟奉到
諭旨再行檄飭遵照可也又來稟所稱爾國遇有應奏事
件還祈代爲轉奏之語如係合例當奏之事本将軍大臣
斷不敢壅於
上聞如事不合例亦斷不敢姑徇爾王之請煩瀆
聖聽增爾咎戾今閱爾王來稟深明大義恭順出於至誠
除将原稟恭呈
御覽俟
旨飭遵外先賞去蟒袍一件海龍馬褂一件朝珠一盤荷
包八對黃緞二疋紅緞二疋錦緞二疋閃緞二疋爾
王即可收領至爾王已與披楞講和現在各安住牧
共享昇平實係爾國君民之福聞知甚慰此間近好

再廓爾喀披楞既已講和現在並無徵調事件奴才賽
冲阿前奏
頒發欽差大臣關防應即呈繳容俟披楞稟覆到日奴才即
專派妥員敬謹送繳
軍機處奴才賽冲阿帶兵回川沿途如有應
奏應咨事件即借用駐藏大臣印花空白備用至此次
奴才等酌賞廓爾喀王衣服緞疋並沿途賞給承辦烏
拉之營官番目等茶烟布疋銀牌哈達等項均係督
臣常明及奴才賽冲阿並各司道捐廉辦用不敢違例
開銷合併陳明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具
奏本年八月十六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奴才賽沖阿 喜明 珂實克跪

奏為廓爾喀王專差噶箕恭進

表貢並披楞部長頭人遵檄稟覆情詞恭順現在兩

國講和邊境寧謐謹將廓爾喀表文原稟並披楞

原稟譯呈

御覽仰慰

聖廑事竊照閏六月間據廓爾喀王稟稱趕辦表貢懇請

示期進獻奴才等覆諭允為代

奏其貢期檄飭候

旨遵行業於閏六月十七日奏請

聖訓在案嗣據廓爾喀王續稟內稱年班例貢一時趕辦

不及現派噶箕三名恭賫陽布所出微貢奉表上納

稟請指示由何路行走奴才等正在覆諭指示間又據

派防濟嚨員弁稟稱接得廓爾喀夷信內開該國王

不待覆諭已派噶箕於七月十八日自陽布起程兼

程前來等語奴才等伏查前因該番屢次瀆稟乞賞求

兵願為挾制其情叵測蒙

皇上洞燭幾先發兵來藏該番始知畏懼不敢捏飾干求

奴才等仰體

皇上軫念降番不復追求既往僅諭以是否准其納貢之

處候奏請

聖旨飭遵覆諭甚明而該國王忽專遣噶箕兼程進表

自係我

皇上恩威遠播化及殊方之所致惟是廓番素性狡詐此

時向化情形前後太覺兩岐若非另有干求即係該

番探聞披楞輸誠內附是以爭先効順果於八月初

一日接到披楞頭人巴里納札爾薩野巴稟一封內

稱接到檄諭已轉遞噶里噶達該國王子處因道路

窎遠禀覆稍遲又稱該番已與廓爾喀和息以後蒙
天保佑永遠和睦等語八月十五日又接到披楞部
長格卧爾奈爾遮爾奈里寄呈奴才等禀二封内稱賞
來檄諭已經奉到所詰讓路阻貢之語實係廓爾喀
揑造卯蒙
大皇帝洞鑒感激歡喜披楞因受廓爾喀欺凌興兵報復
今已和息彼此交質較前更為和睦其情詞極為恭
順又自稱為披楞頭人不敢以番酋自居尤足徵
其敬畏
天朝之意謹将譯出披楞兩次遞來夷禀三封並奴才等覆
諭另封恭呈
御覽披楞部長頭人恭順可嘉奴才等已酌加賞賚至廓爾
喀噶箕等於八月十三日馳抵後藏賫呈
表文一件押表土貢金絲緞珊瑚珠卡契緞呢片等物
當即恭譯
表文内惟感
恩祈
恩之語而該番另寄奴才等禀函又有仰仗将軍大人勿許
披楞之人來在陽布居住都得安静之語奴才等當即
面詢情形據噶箕等回稱我國王子實因披楞強横
屢次瀆禀自知獲咎特差小的們進表祈
恩寬宥我廓爾喀早與披楞求和無奈披楞倚仗兵多糧
足不肯干休直到接奉檄諭披楞的頭人說你們
果然是
大皇帝屬國我們就與你和息你不該揑説讓路阻貢的
話幸蒙
大皇帝明見萬里替我判明我們從此通商修好因此纔
得説和我王子感激

天恩倫此微貢奉表上納其年班例貢明年一定差噶箕
進獻的至王子差小的們求見的緣故因披楞現差
人住在陽布我廓爾喀不敢阻他怕被披楞佔了陽
布去要求施恩驅逐核與該番來稟大畧相同奴才等
諭以爾等彼此通商已有成議斷無代爾翻悔之理
如慮披楞併吞陽布現據披楞國王來稟有彼此交
質較前更為和睦之語爾國又何疑懼因將披楞原
稟三封擲與譯閱該噶箕等皆歡喜叩頭不復置辯
查此次廓爾喀差來噶箕大頭人四名隨帶頭目兵
丁跟役人等共計一百四十名人數浮於定額奴才等
正欲令其見我兵威因飭令全行進謁該使聽仰軍
容十分敬畏及交閱披楞君臣來稟其歡欣感激之
情見於形狀奴才等仰體
皇上懷柔遠人之意照例賞給筵宴衣糧其沿途往還應
用騎馱烏拉羊隻米麵均飭員按名支給妥為照料
以獎其誠該國王又另送奴才等禮物亦酌收食物四
種奴才賽沖阿喜明各回賞大緞二疋以慰其心其所進
表文附有金絲緞一疋珊瑚珠一串原匣封固恭呈
御覽匣外之卡契緞二疋呢片五板因非例貢之期仍令
該噶箕等帶回以示體恤現在兩國罷兵爭先向化
漢番樂業邊境敉寧奴才賽沖阿俟該噶箕回巢後即
帶領官兵徑回成都先委懋功協副將蕭勤當阿謹賫
恩頒欽差大臣關防敬繳
軍機處核收奴才喜明查閱邊界營伍事畢仍回前藏
所有廓爾喀
表文稟信及奴才等覆諭譯呈
御覽至披楞君臣原稟三封繫有押信牌二面另匣恭
呈其牌上字跡藏地無人繙譯據在藏貿易之纏頭回

民指為該國王之符節再奴才賽冲阿仰蒙
簡任成都将軍迄今已届三年犬馬戀主之誠歴時彌摯
容俟抵省後即遵奉
諭旨赴
闕復
命藉伸瞻就下忱其此次查辦廓爾喀披楞夷務迅速蔵
功所有在事滿漢将弁著有微勞其轉運籌辦各大
員皆係自備資斧奔馳萬里可否仰祈
皇上廑念勞臣量加鼓勵之處奴才等未敢冒昧陳請如蒙
皇上逾格
恩施准其據實開報奴才等秉公查核開列名單恭候
聖裁所有廓爾喀呈進表貢披楞遵檄稟覆現在邊界敉
寧撤兵回川各緣由遵
旨由四百里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具
奏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成都将軍賽 駐蔵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一年
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賽冲阿等奏廓爾喀王專差噶箕恭進表貢披楞部
長頭人遵檄稟覆現在兩國講和邊界寧謐並遵旨撤
兵回川各一摺覽奏欣慰此時廓爾喀與披楞兩國和
議已成披楞來稟並有與廓爾喀更加和好永遠和睦
之語彼此自可息爭邊境寧謐至廓爾喀貪詐刁頑即

或另啓衅端亦與天朝無涉其來禀所稱有事總欲禀
知此時儘可付之不答將來即有禀求之事亦仍置之
不問惟當加意訓練漢番兵丁慎守邊疆是為至要至
廓爾喀貢期着仍遵前旨於嘉慶二十二年差噶箕頭
目於年内到京照例朝覲現在該二國俱已恭順服從
邊圉敉寧賽冲阿着加恩賞還雙眼花翎頭品頂戴喜
明珂實克俱賞還二品頂戴喜明並賞還花翎賽冲阿
現在撤兵帶回成都到省後即將將軍印信交常明兼
署起程來京陛見計算程期如年内可以至京即作為
本年年班至該將軍等此次帶往將弁及文職官員等
並未着有勞績有何可鼓勵之處不准保奏一人喜明
於查閱營伍後亦即回前藏供職可也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欽差成都將軍駐藏大臣 覆諭廓爾喀王知悉八月十三日噶箕
然拉畢熱興塔巴等行抵後藏賫呈爾王恭進
大皇帝表文及押表金絲緞珊瑚珠卡契緞等物具見爾
王恭順悃忱本將軍大臣已將爾王表文及金絲緞珊瑚
珠由驛
奏呈
大皇帝俟奉到
諭旨再行檄飭遵照至爾王呈投本將軍大臣禀一封均已譯
閱知爾王感激
大皇帝一片誠心總望
大皇帝格外施恩我
大皇帝撫有萬方一視同仁爾王既篤守忠貞定可仰邀
恩眷至所稱仰仗本將軍大臣勿許披楞在陽布居住都得安
靜之語本將軍大臣當即面詢噶箕然拉畢熱興塔巴等

據稱爾國自上年二月間便與披楞議和屢說不允
今因本爵大臣將軍帶兵來藏發檄詰問披楞始准
和息差頭人前來陽布居住怕日後佔了陽布懇求
代為驅逐等語因查披楞頭人已里納札爾薩野已
來稟內稱該國已與廓爾喀說和以後蒙天保佑永
遠和睦又查披楞部長來稟內稱廓爾喀不應捏詞
妄稟章蒙
大皇帝洞鑒披楞並無此語感激歡欣現在已與廓爾喀
講和從此更加和好等語是披楞與爾國和議已成
信使往來實爾王保土安民之良策本將軍大臣方且為
爾王稱慶爾王有何疑慮況查唐古忒前後藏地方
外番來此貿易者何止數十部落即如爾王所管已
勒布商民居住前後藏者六七百戶我
大皇帝並未驅逐出境祇因
天朝法度嚴明
大皇帝愛護臣民不分遐邇撫育漢番公平交易所以漢
番樂業永慶昇平如爾王亦能妥為駕馭則披楞現
來陽布之人方且感激愛戴又有何慮如現來之人
不甚安靜自在爾王隨時查看設法遣去本將軍大臣奉
大皇帝聖旨鎮撫唐古忒地方斷不便代爾驅逐披楞也
況爾國與披楞修好通商已有成議更不宜朝更夕
改致失信於鄰封若爾國與披楞和好不久自啓衅端
天朝斷不能偏助爾國本將軍大臣憐念爾王恭順悃忱不惜
諄諄教導爾宜知悉至爾王此次恭進
表文內附進金絲緞一疋珊瑚珠一串因爾王感激恭
順出於至誠是以連匣奏呈
大皇帝以明爾王誠敬之心本年尚非例貢之期所有匣
外附呈之卡契緞二疋洋呢五板仍交噶箕等帶回

可即收明其爾國年班例貢前已代爲轉奏俟奉到
諭旨再行恭録諭知可也爾王又寄來紬緞刀鍩食物等
件本將軍大臣收受檳榔棗子奶桃豆蔻四種其餘紬緞
刀鎗等物均交噶箕等帶回矣本將軍大臣賞給爾王大
緞四疋爾王可即收領該噶箕頭人賫表遠來恪恭
將事本將軍大臣已賞賚筵宴並按名賞給蟒袍凱帽紬
緞銀牌荷包玉佩等物其餘大小頭人及跟役人等
亦均賞給銀牌衣帽盐茶烟布手叓米麺等物以奬
其勞特此諭知並問進好
披楞頭人格卧爾奈爾遮爾奈里具稟
將軍大人賽喜珂臺前請安蒙
將軍大人賞來檄諭內開據廓爾喀稟稱披楞吽廓爾喀
哲孟雄讓路並有不必與
天朝進貢之語此事業已奏明
大皇帝仰蒙
大皇帝不信廓爾喀言語
特派大將軍前來查辦等因由哲孟雄送交然布頭人薩
野巴轉送我處接奉之下甚爲歡悦想我披楞久受
天朝恩典斷無吽廓爾喀哲孟雄讓路之事况我披楞素
非奸詐之人這是
大皇帝洞鑒的我們部落貿易之人常在
天朝地方往來萬不能妄想
天朝地方今將我們情由據實稟明廓爾喀曾已數年拾
惹我們披楞我們披楞係好生之人以好意並未理
會心想與他同到兩下界址查明所爭地方應歸誰
家管理是以我們兩家各差人到所爭地方查明實
係我們披楞所管我們兩家前已言明此地係誰家
管的就歸誰家管理乃廓爾喀不依所議前來侵佔

我們無奈只得派兵前去把守隨便徵收該處錢糧
又吩諭該處兵丁等若有廓爾喀之人即行逐出該
兵丁等到彼將廓爾喀之人逐出後來廓爾喀帶領
許多兵丁於夜間前來偷營將我們兵丁殺死大半
並傷的人狠多又將我們帶兵頭人捉去折磨至死
其餘兵丁逐回本處這樣喪盡天良蹧踏我們我們
面上羞愧纔派兵前去報仇與他打仗因一蒙
蒼天保佑二來我們有理三仗我們兵勢武藝故此得勝
因我們兩家從前並無仇恨是以廓爾喀要與我們
講和我們看廓爾喀說和話語狠好就與他講和了
從此我們披楞與廓爾喀更加和好我們心想廓爾
喀同我們兩家將從前仇恨丟開總要一心和好纔
於兩家有益恐日後反悔是以兩家言明廓爾喀派
一人前來在我們披楞地方居住我們派一人到廓
爾喀地方居住以為兩家和好常通信息之意祈
將軍大人們細查我們披楞並不是為非作歹妄想人家
地方各守各界和睦鄰封向來廓爾喀係與內地並
甲噶爾適中之山地居住我們原無到他地方之意
我們乃係誠心恭順
天朝之人以後祈常賞檄諭就沾恩不盡了為此七月初
五日自噶里噶達具稟
欽差成都將軍駐藏大臣諭披楞部長知悉八月十五日哲孟雄遞
來覆稟二封據稱爾披楞久荷
大皇帝恩典爾部落之人曾在
天朝地方貿易素通聲教並不敢說讓路阻貢的話都是
廓爾喀揑稟的仰蒙
大皇帝不肯偏信廓爾喀一面之詞爾披楞君臣百姓
都感戴

天恩甚實歡喜並據禀稱已與廓爾喀講和此前更加和
好等情具徵爾披楞恭順悃忱本將軍大臣已據禀轉奏
大皇帝爾披楞從此更可仰沐
大皇帝恩典爾國君臣百姓永慶昇平至所禀現在已與
廓爾喀講和守境保民永息干戈自係爾君臣之福
從前兩國交兵原係廓爾喀啓衅今既和睦務宜永
守和議不可再啓兵端若朝更夕改失信鄰邦便在
爾部落百姓都要恥笑的再爾披楞差人住居陽布
原爲常通信息起見但此事亦須兩國皆願方屬修
好之長策如兩國稍有不便之處或廓爾喀不願如
此辦理即當將現住陽布之人撤回全以信義相結
更足明爾披楞一片好心至廓爾喀捏詞妄禀本應
治罪因廓爾喀王自知獲罪已差噶箕來至後藏呈
進表貢本將軍大臣憐念廓爾喀王年幼無知今既奉表祈
恩已據情代奏
大皇帝施恩寬免矣本將軍大臣因爾披楞恭順
天朝深爲嘉悦今賞給繡花蟒袍一件海龍馬褂一件雕
香珠一盤京製荷包八對平絲衣料二件寧紬衣料
二件宮紬衣料二件巴緞衣料二件可即收領並問
近好此諭

奴才賽沖阿喜明跪

奏爲遵
旨檄諭廓爾喀王照例納貢並遣令廓爾喀進表噶箕回
巢及奴才賽沖阿凱撤日期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接據披楞部長遵檄禀覆並廓爾喀王專
差噶箕賫表來藏奴才等覆諭各緣由已於八月十九
日恭摺奏

聞在案奴才等伏查廓爾喀王來稟及該噶箕等面稟該國
情形總以披楞差有頭人住居陽布恐日後為所吞
併不能終守和議為慮奴才等當將披楞部長格卧爾
奈爾遮爾奈里原稟交與詳閱該噶箕中亦有認識
披楞字跡之人見披楞稟稱以後永遠和睦比前更
加和好之語該噶箕已欣喜過望復將奴才等檄飭披
楞覆諭給與閱看內有從前兩國交兵原係廓爾喀
啓衅今既和睦務宜永守和議不可再啓兵端若朝
更夕改失信鄰邦便在爾部落百姓俱要恥笑的再
爾披楞差人住居陽布原為常通信息起見但此事
亦須兩國皆愿方屬修好之長策如兩國稍有不便
之處或廓爾喀不愿如此辦理即當將現住陽布之
人撤回全以信義相結更足明爾披楞一片好心等
語該噶箕等閱後歡欣舞蹈即望

闕叩頭謝
恩並向奴才等叩謝再三據稱披楞最愛顏面今蒙將軍大
人如此教導披楞一定遵奉我廓爾喀從此可以永
遠仰承
大皇帝恩典我君臣百姓都是
大皇帝賞給生命小的們回國將此恩典稟知我王子要
叫我闔部落的人都得放心樂業我王子定要重賞
小的們奴才等復將八月十六日欽奉
諭旨免其本年納貢着於嘉慶二十二年差噶箕進京照例
朝覲之
恩旨當面宣諭該噶箕等伏地叩頭口稱我廓爾喀國小
人愚不知禮義從前求救心廹冒昧具稟仰蒙
大皇帝施恩寬宥已沐格外
天恩今蒙准令照常納貢使我廓爾喀仍得投誠

天朝仰見
大皇帝福大量大我廓爾喀實在感激不盡廓爾喀能
如此受
大皇帝恩典都是將軍大人代為轉奏所致小的們俟叩
送將軍大人凱旋後纔敢回國等語奴才等諭以現在
尚有應辦事件不即起程爾國王現在滿心疑懼爾
等須及早歸巢安慰爾王毋庸在此候送隨於二十
二日飭令該噶箕等自後藏徑回廓爾喀去訖奴才察
看廓爾喀畏懼披楞幾於朝不保夕真有萬分惶恐
之象今見披楞君臣効順其感畏我
皇上恩威自更倍於從前該番犬羊之性雖非唐古忒諸
番可比而畏懼之餘易生感激自屬情理所必至我
皇上撫育萬方原不事長駕遠馭而披楞効順實亦牽制
廓爾喀之一端從此中外義安漢番樂業唐古忒近
邊地方更可永慶昇平奴才賽沖阿拜摺後即日帶
領官弁兵丁徑回成都奴才喜明巡閱邊界後即回
前藏除將遵
旨傳飭廓爾喀照例納貢檄諭恭呈
御覽外所有遣令廓爾喀噶箕回國及奴才賽沖阿凱撤日
期理合借用駐藏大臣印花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具
奏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
再查披楞離邊甚遠乾隆五十六年達賴喇嘛專人
寄信前往經一年之久始有回音上年十月間披楞

然布地方頭人寄呈奴才喜明阿賓克稟信係由哲孟
雄部長轉遞前來本年四月間奴才賽沖阿等給與檄
諭及披楞部長覆稟均由哲孟雄轉遞今披楞輸誠
內附情形極為恭順所有唐古忒與哲孟雄接壤各
隘口原無須多兵防範惟查藏屬東南毗連哲孟雄
若由正南取道定結干壩經帕克里至江孜汛再行
二日可抵後藏或由東南取道阿咱喇經布魯克巴
過珠布拉山亦至帕克里合路以達江孜是江孜一
汛先年祇係控制布魯克巴哲孟雄等小部落是以
僅設守備一員外委一員帶兵二十名已足以資彈
壓今披楞稟信往來亦取道於此原設官兵二十二
員名似覺太單奴才等親歷邊界目睹情形有不得不
因時制宜量為變通之勢擬於前藏原設官兵四百
六十六員名內抽撥兵丁二十名交駐防江孜守備
管轄以聯聲勢而壯屏翰如此一轉移間則後藏西
南有定日汛設官兵四十三員名東南有江孜汛亦
設有官兵四十二員名於聲勢益形聯絡所有新移
兵丁二十名應領鹽糧即於後藏糧務支給並飭令
噶布倫於江孜營官寨左近撥給間房十數間以供
新移兵丁居住毋庸另蓋兵房以節縻費惟該兵丁
自前藏至後藏由後藏撥赴江孜計程二十三站半
每站每兵例支鹽菜米折銀一錢六分三厘三毫應
於臺費項下動支報部核銷奴才等因邊防緊要謹合詞
奏請
聖裁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勅部核覆施行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具

奏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奉到
硃批依議該部知道欽此

奴才喜明阿賓克跪

奏為接據廓爾喀王之子呈
進表文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前據定日汛守備穆崇稟探廓爾喀王因
染痘症身故當經奏蒙
聖鑒在案茲於十一月十七日接據廓爾喀王之子熱尊
達爾畢噶爾瑪薩野來稟內稱廓爾喀不幸致小的
之父染患痘症於十月初八日去世小的年幼遭此
大難亦是闔部落百姓人等無福今敬備
表文懇祈轉奏
大皇帝至稟內情由尚係以披楞許給廓爾喀銀兩將廓
爾喀之甲噶爾附近地方歸於披楞管理之語奴才等

伏查廓爾喀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野身故
該國王之子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承繼伊父遺
業在該國坐臺自應仰體
皇仁慰諭該國王以示
聖主懷柔遠人之意至所稟各情均係該夷等外番之事
奴才等謹遵
諭旨總當置之不問惟稟內有控稟之處奴才等指出駁飭
謹將該國王呈
進原表一件銀絲緞一疋並譯出表文及給奴才等稟帖
並奴才等檄諭稿底一併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

奏嘉慶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奉到
硃批另有恩旨欽此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
駐藏大臣喜 珂 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喜明等奏廓爾喀王之子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野
因伊父身故稟請呈遞表文一摺廓爾喀係久經臣服
列在職貢之國該國王出痘身故嗣王幼稺殊堪憫惻
現據該王呈遞表貢情詞恭順自能恪守藩封喜明等
先已移檄慰諭現飭令撰給勅書俟撰就後同賞件一併發
交喜明等照例頒給可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欽差駐藏大臣喜 珂 檄諭廓爾喀王熱尊達爾畢噶爾瑪薩
野知悉本年十一月十七日接據爾王來稟內稱爾
王之父因染痘症於十月初八日身故敬備
表文懇祈轉奏
大皇帝等情本大臣等譯閱來稟不勝悼惜想爾父自投誠
天朝以來事事恭順今不幸爾父身故自應奏聞
大皇帝必蒙憐憫至爾王年在幼稺惟當謹守國度安常
處順和睦鄰封以期自固藩籬永承
天朝恩眷其稟內所稱蒙大人們面諭噶箕檄知披楞自
必遵奉大人們吩示回國若披楞不遵之時爾等可
即行稟覆等語查前給爾父檄諭內言爾國與披楞
修好通商已有成議不應朝更夕改失信於鄰封若
爾國與披楞和好不久自啓釁端
天朝斷不能偏助爾國等語並無披楞不遵之時爾等可
即行稟覆之語顯係揑詞妄稟嗣後爾王年幼辦事
噶箕等凡有事件務須小心妥協辦理再不可妄揑
瀆稟至披楞許給爾國銀六萬兩將爾國之甲噶爾

附近地方歸於披楞管理如今披楞將許給銀六萬兩之語未提意欲將甲噶爾所屬地方仍退還爾國等語此係爾國與披楞從前商議之事本大臣等亦不便代為管理至披楞人等現在陽布住紮不知或住或去並無確信之語爾國現與披楞和好應自行辦理可也特此諭知